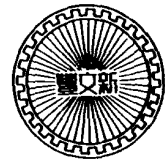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冊目錄

總類



各類叢著

說緯二卷.....	清	王崧著	雲南	一
閱世編十卷.....	清	葉夢珠輯	上海掌故	七三
秋浦雙忠錄四十二卷.....	民	劉世珩編	貴池	一八七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雜錄一卷 宋華岳撰.....				一九六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宋華岳撰.....				二五一
啓楨兩朝剝復錄十卷附札記一卷 明吳應箕撰.....				三〇〇
留都見聞錄二卷南都應試記一卷 明吳應箕撰.....				三九六
讀書止觀錄五卷 明吳應箕輯.....				四一六

群經總義

鄭氏三禮目錄一卷.....	漢	鄭玄撰	鄒齋	四三五
鄭氏六藝論一卷.....	漢	鄭玄撰	鄒齋	四四七
經典釋文絞錄一卷.....	唐	陸德明撰	花雨樓	四五三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三卷.....	宋	劉敞撰	續古逸	四七三
群經臚義一卷.....	清	俞樾著	南菁書院	五〇七
鄭志考證一卷.....	清	成蓉鏡著	南菁書院	五一九
安甫遺學三卷.....	清	江承之撰	南菁書院	五四三
逸經補正三卷.....	清	朱彝尊輯	適園	五七九

ED67/12

叢書集成續編 目錄

簡莊疏記十七卷……………清 陳 鱣 撰 適 園 六一一

說

緯

雲南
圖書館
藏書
版

原敘

班氏志藝文諸子十家雜與小說居其末敘曰雜家出於
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在見王治之無不貫小
說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閭里小婦者
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班志本於劉子駿七畧一家之書
凡千七百餘篇今觀其所著錄傳於世者鮮矣夫羣言淆
亂當折衷於聖人傳聖人之學者有七十子之徒唐宋以
來競為說部之書淡連床閣載累舟車殫歲月之功猶未
能徧觀而盡識核其體例不僅為小說而已蓋兼雜家之
學且有綜貫乎四部者其中最稱精博如李緯尙書故實

說緯

卷一原序

李肇國史補封演聞見記沈括夢溪筆談王觀國學林洪
邁容齋隨筆王楙野客叢書趙彥衛雲麓漫鈔王應麟困
學紀聞陶宗儀輟耕錄方以智物理小識以及近人之日
知錄潛邱劄記諸書嗜學之士莫不藉為汲古之脩綆焉
其他一名一物之解探賸索微亦足以澹靈明資淹雅世
愈衍而事愈多說亦愈繁而要以不離聖人之旨者為近
是聖人所作曰經賢人曰傳傳升為經於是有十三之自
漢世依經立言而八十一篇之緯出經常也道賴經而傳
十三部者不惟經道且以緯道道之經與緯皆具矣八十
一篇奚為乎若夫說則不然入藝林而各奉一葉航學海

而各拾一鱗取舍既殊異同攸判苟非羅羣籍而參稽互
證必無以得其指歸此樂山先生說緯之所以作也標一
目而眾說聚焉排偽說而正義昭焉如絲之紛有縷以綜
之如錢之散有緇以貫之此說之所以有緯也古今之所
撰述靡所不備而以緯名者姚信有士緯高似孫有緯畧
近人有左傳事緯廿一史史緯試取以較此書其孰難孰
易必有能辨之者

嘉慶戊寅五月癸丑受業門人武鄉李企英撰

說緯

卷一原序

二



說緯卷一

六藝羣經

浪穹王

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見周禮地官大司徒樂三物之第
三又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二曰五禮二曰六樂
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莊子天運篇孔
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
史記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
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困學紀聞
經說類六經始見於莊子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始

說緯

卷一 六藝羣經

一

見於太史公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著四書釋地又續古書百姓有
二義六藝亦有二義古者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
書禮樂以造士故孔子亦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子
所雅言詩書執禮如是四者而已至周易者卜筮之繇辭
春秋者侯國之史記掌於太卜職於太史非士子之所肄
習惟孔子晚年喜贊易懼修春秋始合所刪之詩書所定
之禮樂而成六經一名六藝故曰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四書釋地又續近人閻若璩著案漢以後六藝六經之名雜出皆謂禮樂
詩書易春秋亦曰六學又曰六籍史記儒林傳秦之季世
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太史公

自序傳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畧以拾遺

補藝厥協六經異傳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

士贊曰孝武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藝文志劉歆奏其

七略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

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

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

用事焉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

之典籍東都賦六籍所不能談李善注六籍六經也又案

莊子天道篇孔子緇十二經以說老聃釋文六經六緯合

說緯

卷一 六藝羣經

二

為十三經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

三公經荀子解蔽篇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云云

呂氏春秋察微篇孝經曰高而不危云云此皆謂文籍為

經也禮記經解篇雖備言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未正

言六經之名且其書出自漢儒在諸子之後秦代滅學樂

經殘亡隋書音樂志梁沈約云云漢武帝立五經博士以書詩禮易春

秋為五經故藝文志謂三十而五經立法言寡見篇惟五

經有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

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法言十卷漢揚雄著白

虎通五經篇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

禮易智詩信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白虎通四

著因學紀聞經說類後漢崔譔曰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攷

之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五經列於學官

者唯詩而已景帝以轅固生為博士而餘經未立儒林傳

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歐陽禮后易揚春秋公羊

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然藝文志并論語孝經小

學為九種樂猶在內而不謂之九經經典釋文序錄則易

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凡九而與藝文志不

同經典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著第一卷序錄初學記文部經典類禮有周禮

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

通數謂之九經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著有稱七經者三國志秦宓傳

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西漢叢話卷下張崇文

歷代小誌文翁姓名

免章

卷一 六藝羣經

三

禽宇仲翁景帝時為蜀謝承後漢書趙典學孔子七經河

郡太守漢書不載其名謝承後漢書趙典學孔子七經河

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趙典後漢書困學紀聞經說類

春秋正義云傅咸為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案藝文類聚初

學記載傅咸周易毛詩周官左傳孝經論語詩而闕其二

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因學紀聞經說

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云云朱子謂此事在漢

書無攷余謂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尚書初出屋壁云云非

岐說之所本乎但史文不備耳案孟合觀二書之言文帝

子注十四卷漢趙岐著卷首有題辭

時經之立學官置博士者數已有九但無九經之名蓋藝

文志序六藝為九種其後去樂而增孟子其目亦九至唐

褚遂良稱谷那律為九經庫而九經之名始著見唐書唐

書選舉志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此九經則以字之多

說章

卷一 六藝羣經

四

寡分上中下三等特為試士之制而已左傳為大經周禮

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文宗創立石壁九經并孝

見舊唐書本傳然但有六經也

經論語爾雅九經者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

公羊氏傳穀梁氏傳其目凡十有二而不云十二經見唐

宗紀藝文志鄭覃傳宋以三傳合為一又舍儀禮而以易

禮張紹文書春秋經傳公穀不題書人論語爾雅張德釗

書孝經孟子不題書人見玉海藝文門石經類容所云十

二經蓋九經外孝經論語通稱爲經也石室十三經則并

爾雅孟子通稱之矣元何異孫以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

庸書詩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爲十一經著十一經問

對五卷其說頗爲杜撰是則文籍之稱經見於荀子呂氏

春秋六經六藝見於莊子史記五經見於漢書藝文志七

經見於傅咸詩劉敞小傳九經見於唐書選舉志十一經

見於田敏所上何異孫所著十三經見於孟蜀所刊其外

六經六緯爲十二經前南史周續之傳范甯於郡立學續

說緯

之年十二詣甯受業通五經五緯曰十經宋書周續之傳

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

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

助教分掌見玉海藝文門總六經類又見文獻通考職官考國子博士條注學齋佔畢卷

四大戴記雖列十四經云云是宋世或有十四經之說也

學齋佔畢四卷又有二經三經四經之名禮記中庸篇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康成注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

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此以春秋孝經爲二經也宋楊時

著三經義辨十卷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見玉海

文門經此因辨經義而以書詩周禮爲三經也後漢書賈

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

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章帝紀此以左氏穀梁春

秋古文尚書毛詩爲四經也宋乾道九年胡銓進所解諸

經先繕寫周易周禮禮記春秋四經見玉海藝文門經解類此以周

易周禮禮記春秋爲四經也又有二學三史四府之號春

秋公羊傳何休序昔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

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此以春秋孝經爲二學

也文中子王道篇昔聖人述三史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三者

說緯

同出於史而不可雜文中子中說二此以書詩春秋爲三

史也皇極經世觀物內篇昊天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

也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昊天四府者時

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易書詩春秋四經猶春夏秋冬皇

帝王伯皇極經世十二卷宋邵雍著小學紺珠藝文類經解以詩爲首

七畧漢劉歆藝文志班固七錄梁阮孝緒易居前七志宋王孝經

爲初小學紺珠十卷困學紀聞禮記類同

宋王應麟著

羣經字數

周禮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氏注古曰名今日字古書著之竹帛傳寫各異自有石刻板本其字乃可數計唐國子學石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口百口十三字論語十

說緯

卷一 羣經字數

七

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凡十二經共一百五十二卷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冬十月判國子監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垂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新唐書鄭覃傳覃以經籍刊謬建言鏤石太學唐會要太和七年文宗初元敕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近人關中金石記卷

四記唐開成石刻十二經易九石書十石詩十六石周禮十七石儀禮二十石禮記三十石春秋左氏傳六十七石公羊氏傳十七石穀梁氏傳十六石孝經一石論語七石爾雅五石又五經文字三卷大歷十一年六月張參撰九經字樣一卷唐玄度撰共十石其十二經卷數並與前列同云西安府學大成殿後舊為碑林今稱碑洞乾隆壬辰歲進訪古刻諸碑率棄榛莽旋於土中搜得舊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以闌楯壁經貞石頓復舊觀崧案舊書會要所載卷數既異又均與石刻不同未知何故而字數尤與今文不合鄭耕老勸學曾列

說緯

卷一 羣經字數

八

九經字數合毛詩尚書周禮禮記周易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孝經計之共四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字載小學紺珠藝文類近太原閻詠復申左汾近藁載之卷首謂其非唐制亦非宋制并補儀禮公羊穀梁三經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字吳苾玠菴讀書論列四書六經字數合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共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字易書詩禮記春秋左傳孝經共三十八萬六千七百九十九字析諸經列之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儀禮五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春秋左氏傳

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四萬四千七十五字穀梁氏傳四萬一千五百十二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鄭耕老九經總數今細核之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字較少五千一百字合閻氏所補三經計之凡十二經共六十二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字惟爾雅未經核計據唐石經所列之數增入十三經凡六十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七字歐陽公常勸人每日讀一千字不及二年九經可周鄭耕老所列之數亦謂以中才爲率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閻氏所增三經謂日誦三百字者更一年三四月

說緯 卷一 羣經字數 九

可畢吳玠菴讀書論計大學一千七百三十三字此數較列少十中庸三千五百五字合之論語孟子凡四書共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字又計大學正文及大註內外註共五千四百七十四字中庸正文及大註內外註共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七字論語正文及內外註共七萬六千七百三十六字孟子正文及內外註共二十萬六千七百四十九字合計四書正文及註共三十萬一千七百十六字

三易四易五易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康成注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賈公彥疏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鄭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

說緯 卷一 三易 十

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爲周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周易正義孔穎達疏三易鄭氏易贊及易論云夏殷周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康成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亦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膺膺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彘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

經典釋文周代名周至也普遍也備也今書名義取周普
路史發揮論三易篇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
初稟坤初乾初離初犖坎初兌初艮初釐震初輿巽此歸
藏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
氏之書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而商人因之羅
華注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為三代所
作者非也神農為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
帝之舟楫亦取之渙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

說緯

卷一

三易

七

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
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也玉海
藝文門易類姚信曰連山氏神農得河圖夏人因之曰連山
歸藏氏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
因之曰周易玉洙曰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
曰連山云云斯乃杜子春之所憑姚信之言所從傳者異
耳以上所論三易自當以夏因連山商因歸藏周因伏羲
為長惟連山歸藏不以易名而周禮統曰三易洪駒父整
齊賈疏之義謂周易以乾天周匝四時取名見容齋二筆近世
顧寧人謂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

興也其於中古又曰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
紂之事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為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
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見日知錄卷一合二說參觀
是周易之名不特如周書之別於虞夏商詩周頌之別於
商魯且取義於卦象也三易經卦皆八其卦皆六十有四
可知連山歸藏之卦亦必如周易之交易變易而後成周易
本義卦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雖無易之名已有易之道統名三易宜
矣惟是文王演伏羲之卦而繫以辭始名周易則連山歸
藏之辭當必出於夏商之聖人乃不曰夏易商易而名之
以作卦者之號其時周易未演而伏羲之卦具在其何以

說緯

卷一

三易

三

名之連山歸藏名義協於卦象伏羲之名與卦象無涉固
不可名以伏羲也上古人簡畧伏羲氏又號太昊神農
氏又號炎帝黃帝氏又號軒轅又曰有熊考古者已不能
無疑若神農黃帝復有連山歸藏之號豈不太繁且伏羲
作卦最先何以又無異號竊意連山歸藏本非地號蓋夏
商各因卦象以名其書後人誤以書名名其作卦之人文
王所演則義協卦象故直名伏羲之卦為周易不復有異
名也在夏商之前三聖人所作或但云伏羲之卦神農之
卦黃帝之卦及夏而後有連山之名及商而後有歸藏之
名及文王而後有周易之名八卦之為六十四卦既皆由

於交易變易於是復因周易之名而謂連山為夏易歸藏為商易也又考周之先后稷封於有邠慶節立國於豳古公亶父遷岐俱無周國之號綿詩有周原之文而亦非以名國凡詩所言之周大抵追溯之辭是則國之名周至文王始著或在周易既演之後與連山歸藏之號為類而國名因之竹書紀年於殷武乙時即有遷於岐周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之稱其書戰國人所為以後世之名加於古昔耳路史發揮伏羲之小成神農易之為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為大成伏羲之先天神農易之為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為後天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周謂之

說緯

卷一

三易

三

易此其所論乃古之三易也連山歸藏並亡惟周易獨傳唐書藝文志連山十卷司馬遷注通志藝文畧連山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禮記禮運吾得坤乾焉鄭氏注其書存者有歸藏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遺書炫遂偽造連山易魯史記等錄送上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坐除名隋書經籍志歸藏十三卷晉薛正注唐志同崇文總目歸藏三卷薛正注隋志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木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通志藝文畧連山亡矣歸藏三篇辭質義古後學以其不文疑而棄之獨不思後之人能為此文乎文獻通考經籍考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晉隋間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偽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偽書亦此類耳丹鉛錄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經義考歸藏隋時尚存至宋猶有三篇其見於傳注所引者皆古矣而孔氏正義謂偽妄之書亦未盡然若三墳書以歸藏易為氣墳其卦爻大象曰天氣歸地氣藏木氣生風氣動火氣長水氣育山氣殺各為之傳則較傳注鄭康成易贊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含三所引大不倫矣

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

篇施孟梁邱三家儒林傳施贊為博士孟喜授白光翟牧皆為博士梁邱賀傅子臨臨代五鹿充

宗充宗授士孫張為傅隋書經籍志漢初傳易者有田何士劉奉世曰代當作授

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有

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焦延壽別為

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號曰古文易以授王璜璜授

高相相授子康及毋將承故有費氏之學小學雜珠藝文類歐陽文忠公

曰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明黃道周著三易洞璣十六卷

之析而為三者也又有四易漢易博士施氏孟氏梁邱氏

說緯

卷二

三易

四

京氏並見儒林傳施孟梁邱外京房授殷嘉姚平乘弘皆為博士宋張行成著述衍十

八卷通變四十卷謂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

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朱子著本義謂有天地

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又

有五易宋元豐中汲郡呂大防始定古周易十二篇靖國

中嵩山晁說之并十二為八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亦各定

為十二篇九江周燾又自改定故言古易者為五家見玉海

下文門易近人蕭山毛奇齡述其兄錫齡之說著仲氏易三

十卷謂易兼五義一曰變易一曰交易為先儒之所知一

曰反易一曰對易一曰移易皆先儒之所未知

尚書古文今文

尚書有今文古文皆出於西漢之世文者字也隸書為當

時所用謂之今文科斗書謂之古文有序一篇篇目凡百

今本尚書注疏分冠於各篇之首者是也注疏又名正義見唐書儒學上

孔穎達傳史記儒林列傳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文帝時

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欲召之年九十餘老不能行

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案朝字本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漢書儒林傳注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

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顯漢書

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

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師古曰伏生所傳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

凡百篇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失

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伏生教濟南張生

及歐陽生歐陽生事伏生授倪寬又受業孔安國由是尚

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

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凡此所言皆今文尚書也史記儒林列

傳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

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

尚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固

卷一

尚書

五

說緯

卷一

尚書

六

自註為五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案論衡正說

從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幸經凡

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

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

九篇案二十九篇伏生書也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於學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云與史記同安國為諫大

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尚書後辨遷書

說皆古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

敖敖授王璜平陵塗暉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

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

東萊張霸分折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承左氏傳書序

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

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與中書

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

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迺黜其書凡此所

言皆古文尚書也伏生所傳今文尚書止二十九篇內大

九篇但泰誓非伏生所得破馬融云泰誓後得鄭康成書

論亦云民問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

在武帝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及孔安國壁

內故為史禮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加分折也

中得書於二十九篇外復多得十六篇合之凡四十五篇篇為一卷加序一篇為一卷武帝立五經博士初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見漢書儒林傳贊據此則漢世尚書古文今文並立學官矣而後漢書儒林列傳十四博士中尚書但有歐陽大小夏侯而無古文蓋先立而後廢也古文雖不立學官然其中兼有今文故傳於民間後漢書杜林傳東海衛宏長於古學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

卷一 尚書

不墜於地也賈逵傳逵字景伯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逵傳父業與班固並校秘書蕭宗特好古文尚書詔逵入講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於世鄭玄傳玄字康成從東都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事馬融玄注尚書尚書大傳馬融傳融字季長博洽為通儒鄭玄其徒也融注尚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古文尚書學未得立扶風柱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尚書後辨東漢古文之學頗盛此傳中述孔信字仲和自文因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蓋孔

氏子孫以一本獻之中秘即以一本藏之其家也大抵安國古文其傳有四一傳都尉朝遷傳至杜賈馬鄭一傳司馬遷載史記一傳之其家即孔信傳云云皆異流而同源惟倪寬傳今文此安國壁中得古文尚書之流傳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從尚書正義堯典第一疏中所言攷之可得廿 第堯典二連慎微以下無日若 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費誓二十六 呂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此所謂今文

卷一 尚書

尚書也孔安國壁中所得於伏生書外增多二十四篇其目具於鄭氏所注書序見尚書注疏原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同命二十四此所謂古文增多之十六篇也今文二十九篇古文中皆有之依古文分卷而包今文於中凡得四十六卷堯典卷一自首至陟方乃死無日若舜典卷二別有舜典非正 汨作卷三九共九篇卷四大禹謨卷五臯陶卷六若自日 古臯陶至帝拜 棄稷卷七別有棄稷非正 禹貢卷八甘誓

卷一 尚書

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崩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咸有一德卷十四典寶卷十五伊訓卷十六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彤日卷二十西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泰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向書正義武成篇疏引鄭氏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向書後辨班氏作志已亡而虛其卷數仍劉氏別錄之舊不敢擅改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金縢卷二十八大誥卷二十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周命卷四十一

說緯 卷一 尚書 九

尚書後辨律歷志載畢命文即劉歆載之三費誓卷四十二統歷者親達作周命周當為畢字之訛也二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五篇之序合為一篇卷四十六此漢書藝文志所謂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也伏生之二十九篇內盤庚三篇同卷泰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卷雖二十九篇實三十四也孔壁增多之十六篇為十六卷內九共九篇同卷卷雖十六篇實二十四以三十四合之二十四為五十八篇建武之際亡武成一篇非正義故班固自注云為五十七篇也今文自伏生傳後又証以孔壁之古文固無作偽以亂之者而古文則有張霸偽作百兩篇以亂之然以

中書校之而被黜矣至孔壁之真古文自安國得而獻之因以起其家遞相傳述盛行於東漢之世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追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衆書滅亡事見隋書釋文序錄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案偽孔安國序於堯典蓋瓊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伏生以舜典合篇合為一康王之誥俗於顧命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

說緯 卷一 尚書 二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尚書正義卷首疏晉書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尚書後辨今晉書皇前謚傳不言得古文尚書鄭冲傳不言傳古文前書頌達所據以別是一種晉書又言梅賾於前晉奏上前字恐誤舜典疏明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况前晉秘書現存為書寧得施行邪且今晉書皆據傳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立似門在斯時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類達之誤不待言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

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經曰重華協于帝古帝
字是姚方與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
本或此下更有潘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問乃命以位
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尚書後辨真微五
典與而曰欽哉緊相承接直至陟力乃死皆堯典也此伏
生本而孔安國所得歷古文與之合見晉梅賾皆與典文但
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所歷數孟子不待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
並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
行於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為亡夫舜典以售其欺
蓋既分真微以下為舜典而又亡其傳亦以見堯典傳
存而舜典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為一耳乃又有姚方興者
偽撰舜典孔傳一篇并於篇首偽增十二字史通云隋劉
炫取列本第乃濬哲十六字并非方興所有陸德明釋文
載其首十二字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并載於大字中僅
於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惟穎達作疏始於二十八字及
慎徽五典以下之經與傳遵方興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
傳與今然孔注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

卷一 尚書 二二

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中古文後漢盛行具見儒林傳賈逵鄭玄馬融作注具見各本傳疏為此言者欲以明梅賾之書即安國壁中所得也
隋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玄注
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尚書後辨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如
何偽孔本四十六卷而此為十三卷十四卷鄭王注三十
四篇當為二十九卷加序亦當三十卷而此為十一卷九
蓋已為後人併合永嘉之亂歐陽炫小夏侯尚書並亡至
疑劉焯劉一併所為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一篇
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
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

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遂微唐書後辨隋書
偽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為二十五篇叙述得書本末
全依偽孔序以為說而反以鄭注為今文其顛倒若此至
梅賾得安國之傳奏舊唐書經籍志古文尚書十三卷孔
之一語尤為鶻突安國傳又十卷馬融注又九卷鄭玄注又十卷王肅注新
唐書藝文志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
融傳十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尚書後辨新舊唐書志
所載馬鄭王注古文即堯典疏所云馬鄭注尚書皆題曰
古文而篇數與伏生同者是也蓋增多之篇其七久矣但
舊志以馬鄭王注并系孔傳下似馬鄭王所注之古文即
偽孔古文者此特史家無識耳若新志則又以王肅居馬
融前且不加古文字似二家即孔本而鄭注別加古文字
此宋人所修紛紛更易殊不可據矣要之據此二志知唐
時馬鄭王本固在也至宋史藝文志諸書所載梅賾奏上之
志始無之夫約亡於唐宋之間

卷一 尚書 三三

古文尚書原委如此其書有經有傳凡五十八篇又有序
一篇謂經即孔壁所得之古文傳及序皆安國所作唐時
修五經正義據此為尚書列於學官正義卷首於虞書題
下具列其目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
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
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
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
十四冏命二十五其說以為安國於壁內得書而為之傳
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
篇增多鄭注案所云二十五篇即上但孔君所傳值巫蠱

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

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

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案所云二十四篇即前所列舜典而疏誤以為張霸所偽造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

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

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

篇案所云孔書即大禹謨至罔命鄭氏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

十四篇為五十八案所云偽書即舜典以此二十四為十

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藝文志劉向別

說緯

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悉得其書以古文又

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疏之言如此

其所稱孔傳即梅賾所上者所稱張霸偽書即後漢所盛

行賈逵馬融鄭玄所傳者彼蓋以梅賾所上之書為孔壁

之古文而賈馬鄭所傳為張霸偽造也經典釋文序錄後

漢書云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

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是以馬鄭杜預之徒

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

見孔傳而秘之乎尚書後辨此一段論杜林本賈馬鄭實

就三十四篇耳德明因此遂謂馬鄭傳伏生今文非古文而直以梅賾本為古文德明之無識如此王肅注全本德

明時尚在彼實親見之故云解大與古文相類釋文所論梅賾之書與正義同而

謂馬鄭所注乃伏生今文以為不見孔壁古文書之今文

古文其分合真偽見於羣書者如此今綜叙之以便觀覽

尚書凡百篇其目見於書序伏生所傳二十八篇并後得

之泰誓凡二十九篇迄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

學官見前漢書藝文志所載經二十九卷者一篇為一卷

也孔安國得壁中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十六篇者分之為二十

四則記而伏生之二十九篇則分盤庚為三顧命中分出

康王之誥又分泰誓為三共出五篇篇為一卷凡三十四

說緯

卷合之孔壁多得之二十四篇共五十八篇而序在其外

定為四十六卷見前漢書藝文志所載尚書古文經四十

六卷班固自注云為五十七篇者建武之際已亡武成一

篇紀現存之數也書雖有古文今文之別而古文已包今

文雅才好博之儒皆以孔壁之書為本據堯典疏引鄭氏書贊名之

為古文尚書安國得書以教齊魯之間由都尉朝司馬遷

遞傳至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尚書後辨述之書本於塗擘

脈相承歷歷可指述之書即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

達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即安國之書又明矣壁

系明確如此遂行於世惟馬鄭所傳雖為壁中之書而

祇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不注增多之十

六篇案釋文叙錄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云云又正義卷首原目疏張霸之徒於鄭注外偽造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篇偽五十八篇云云故知馬鄭所注伏生所誦之二十四篇不注增多之十六篇永嘉

亡失後馬鄭所注之二十九篇雖或僅存著錄於隋唐書志而增多之十六篇因其無注遂致淪喪梅賾奏上之書

於伏生二十九篇外增多二十五篇即前所列大禹謨併至罔命目見正義

伏生所有分為虞夏商周四代有孔安國傳及序孔穎達

據以作疏虞書五篇堯典第一舜典第二取伏生書中慎

之篇首增曰若稽古大禹謨第三皋陶謨第四益稷第五

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夏書四篇禹貢第一甘誓第二五子之歌

分伏生書中帝第三胤征第四商書十七篇湯誓第一仲虺之誥第二湯

說緯 卷一 尙書 三五

誥第三伊訓第四太甲上第五太甲中第六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盤庚上第九盤庚中第十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上第十二說命中第十三說命下第十四高宗彤日

第十五西伯戡黎第十六微子第十七周書三十二篇泰

誓上第一泰誓中第二泰誓下第三牧誓第四武成第五

洪範第六旅獒第七金縢第八大誥第九微子之命第十

康誥第十一酒誥第十二梓材第十三召誥第十四洛誥

第十五多方第十六無逸第十七君奭第十八蔡仲之命

第二十三顧命第二十四康王之誥第二十五畢命第二

十六君牙第二十七罔命第二十八呂刑第二十九文侯

之命第三十費誓第三十一秦誓第三十二孔安國序有

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云云釋

文音義謂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白堯典至秦其

一是百篇之序錯亂磨滅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夏

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

居肆命祖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

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

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亡釋文所列亡篇與馬鄭不

同鄭注有所謂亡者失亡也有所謂逸者不在二十九篇

說緯 卷一 尙書 三六

內也梅賾所上之書其經亦五十八篇而與馬鄭所傳不

同馬鄭所傳有汨作九共九篇九典寶肆命原命等十三篇梅

書無之梅書所有之仲虺之誥大甲三說命篇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等十三篇馬鄭所傳無之

其不同者一馬鄭所傳別有舜典棄稷二篇梅書則割堯

典之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割皋陶謨之帝曰來以下為

益稷其不同者二馬鄭所傳別有泰誓三篇在伏生今文

三十四篇之內而不入之孔壁古文二十四篇數中梅書

則泰誓三篇併入於所謂孔壁書內為古文二十五篇致

伏生今文但有三十一篇而後分出舜典皋陶謨二篇以

爲三十三篇合於今文二十五篇共足五十八篇之數其不同者三馬鄭所傳之武成建武之際已亡而梅書則有其不同者四至於大禹謨五子之歌增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旅獒罔命八篇其官雖與馬鄭同而馬鄭所傳已與舜典汨作等篇亡於永嘉之亂梅書並非其本釋文與正義皆謂梅氏奏上之書即是孔壁所得之古文無如馬鄭所傳篇目具在既取梅贖不得不黜馬鄭適有張霸偽書之事遂以馬鄭所傳當之曾不思張霸之百兩篇已被黜於前漢馬鄭何由傳之正義又謂張霸之徒於鄭注外偽造二十四篇藝文志劉向別錄所云五十八篇者偽書二

說緯

卷一

尙書

二七

十四篇在內夫張霸在鄭氏之前藝文志別錄作於霸書被黜之後何得藉以狡飾乎況百兩篇黜於劉向見釋文叙錄而別錄即向所撰既黜之何復取之乎馬鄭傳注既亡尙書獨有梅贖所上之孔氏古文經傳孔穎達等疏之勒爲令典人皆以爲孔壁所得之古文即是此書矣或謂日本國有真本尙書乃徐福入海時携去者故歐陽修日本刀詩曰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尙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滄波浩湯無通津蓋疑梅氏之書非真古文也其後吳才老棫朱晦菴熹吳草廡澄並斥以爲偽澄著纂言四卷惟注今文二十八篇

二十九篇吳氏朱子之說畧具於纂言叙錄今錄之伏氏中去泰誓吳氏朱子之說畧具於纂言叙錄今錄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贖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氏棫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譌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止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於小爾雅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昧也吳氏所採吳才老之語蓋本於才老所著裨傳朱子之語蓋本於黃士毅所輯晦菴書說而朱子臨漳所刊書經亦書其

說緯

卷一

尙書

二六

後謂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朱子之說陳振孫謂非有絕識獨見不能及此見直齋書錄解題類吳澄之說明人歸有光謂其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儒之手見震川文集尚書敘錄然諸儒雖斥梅氏古文為偽而亦不知馬鄭所傳固是壁中真古文故其為說誤謂藝文志所列之古文經四十六卷即是張霸偽書而馬鄭傳之近人閻氏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五卷惠氏棟著古說緯

卷一 尚書

二十九

曰若稽古 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注其說不見於書然此四字實為文籍所始訓釋者不一馬融曰堯順考古道見經典釋文三國志魏高貴鄉公紀鄭康成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見尚書疏後漢書李固傳東晉古文尚書孔安國傳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也向書後案卷一鄭以稽為同者說文卷六下云稽从禾木曲頭止不能上也極於上而止是上同之意也儒行古云天為古毛詩商頌玄鳥云古帝命武湯箋云古帝天也虞翻述八卦通象亦云天為古是也若為順者釋言文據論語泰伯篇云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魏巍成功故鄭云順

說緯

卷一 稽古

三十

說如此其說比堯儒為優然而此皆虞書也虞書謂堯為古可也禹臯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則此說不通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為堯則下加曰字又為難說如允迪厥德臯陶之言也謂若稽古臯陶曰可也放勳重華文命以下非堯舜禹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此說為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尚書全解四十卷融堂書解卷宋林之奇著

卷一若稽順考也書作於後世故曰若稽古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

著書集傳卷一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案周書召誥越若來馬氏鄭氏註俱選孔傳以于順來為解疏謂于順來者于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拙齊全解從其說東坡書傳融堂書解俱無說蔡傳接曰若之例謂古語

說緯 卷一 稽古 三三

辭書纂言卷四越若發語辭來簡來稽考也史臣將叙堯年來日之來承上交二月言故云來稽考也書集傳六

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卷宋蔡沈

著凡此諸說皆以稽古屬後世史臣也自集傳採用諸說而以曰若為發語辭馬鄭孔之說遂不顯李校書所云古文書以曰為越今不可見書纂言亦曰唐以前隸書本曰作粵書纂言四卷元吳澄著書傳旁通謂此即安國隸古文書傳旁通六卷元陳師案爾雅釋詁上篇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郭璞註轉相訓邢昺疏皆謂語辭發端轉互相訓也又案盤庚上篇越其罔有黍稷釋文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漢書律曆志引周書武成篇粵若來二月逸周書世俘解越若來二

月律曆志又引古文月采篇三日曰胙召誥疏引周書月令三日粵胙困學紀聞書類是則曰粵越之相通義固可徵而曰若可援周書越若來之例矣稽古二字全解難之蓋誤以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及大禹謨一篇皆為真古文尚書而不知其出於後人不可援以為証也伏生所傳尚書中曰若稽古四字凡兩見一為堯典之首一為臯陶謨之首孔傳於臯陶謨亦曰順考古道鄭氏謂臯陶下屬為句見尚書疏尚書後案卷二鄭以臯陶下屬為句者鄭於前篇解稽古為同天堯德則然臯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臯陶連讀也曰若稽古四字想與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惟堯餘篇相承用為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穆解亦以四字發端又周頌諸疏引中候摛雅戒有曰若稽古周公旦

說緯 卷一 稽古 三三

亦此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台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臯陶聖人以自篇曰若稽古臯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東坡書傳卷三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非也

有虞氏之世而謂舜臯陶為古自今已上皆古也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於夏后氏之世亦不可知也全解卷五允迪厥德而下皆臯陶之謨也名篇曰謨故即以其言屬於若稽古之下猶言其謨之如此也融堂書解卷二此書後世為臯陶陳謨而作故亦云若稽古書集傳稽古之下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此也以上諸說自鄭孔外大旨畧同然皆并稽古帝舜稽古大禹言之案尚書篇次正義謂馬融鄭氏王肅別錄

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

書四十篇見疏法言問神篇虞夏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

周書靈噩爾據此則古之尚書虞夏併稱而無虞夏書

之目蓋虞事亦皆夏世史臣所記其時去臯陶已遠故亦

曰稽古至於放勳以下為史臣贊堯之辭允迪厥德以下

為史臣記臯陶之言其例似出於二然古書或有此例周

禮每篇皆冠以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五句石經周禮每卷下皆有周禮鄭氏注五字

監本惟第一卷有之餘皆刪去穆天子傳每篇之首皆有古文二字穆天子傳

六卷晉太康中汲冢所得皆是自為其例佛氏書皆用如是我聞

冠於篇亦其書之例也

尚書後案所謂相承用為標首者事理或然也如此則曰

若二字決為發語之辭稽古二字決為追溯之辭全解之

所疑可以釋然矣

說緯 卷一 稽古 三三

義和

尚書堯典乃命羲和馬融注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

子掌四時見經典釋文及小學紺珠卷五鄭康成注高辛氏之世命重為

南正司天黎為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

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見周禮疏序及玉海官制門官名類晉古文孔傳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呂刑

孔傳重即羲黎即和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以至夏商韋昭注羲氏和氏是也史記太史公自序與國

語同惟火正作北正索隱以火正為是法言重黎篇或問

說緯 卷一 義和 三四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義近和孰重孰

黎曰義近重和近黎凡此諸說皆謂羲和為堯時掌天地

四時之官而其人乃重黎之後也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

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

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注羲和者蓋天地

始生主日月者也故晉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

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人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

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故堯立羲和之官以主

四時其後世遂為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暹轉之

於甘水中以効其出入暘谷虞淵也據此經注則羲和乃

人名堯因以立官矣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博雅釋天篇日御謂之羲和案山海經大荒經以下五篇蓋劉歆所增似在離騷之後羲和日御之說離騷山海經及王郭二氏之註隱相比附而博雅因之也書序羲和涵淫廢時亂日虬往征之作虬征史記夏本紀同竹書紀年帝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虬侯帥師征羲和晉古文尙書虬征篇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虬后承王命徂征凡此諸書所紀蓋堯時羲和之後爲諸侯世掌天地之官至此失職而仲康征之是羲和者山海經以爲人名離騷博雅以爲日御之名堯時爲官名夏時

卷一 羲和 三五

爲侯國之名其義相因而起惟其事頗有難通者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山海經大荒西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郭璞注祝融即重黎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又本經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命重獻上天黎叩下地郭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又本經有人名曰吳回郭注祝融弟亦爲火正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史記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

譽高辛居火正命曰祝融帝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集解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黎顓頊氏裔子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故名祝融呂氏春秋孟夏紀高誘注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淮南子時則訓注畧同凡此所紀據左傳則重爲少昊之叔黎爲顓頊之孫不惟重黎爲二人且非一祖據山海經則重黎雖二人而皆顓頊之孫據大戴禮則重黎爲一人乃顓頊之孫據史記則亦重黎爲一人乃顓頊之曾孫此世系及一人二人之不同也據山海經則重黎二人有

卷一 羲和 三六

弟吳回據大戴禮世本史記則重黎一人有弟吳回據王符高誘則有黎無重而黎即吳回此有重無重而吳回與黎是一是二之不同也史記楚世家索隱重氏黎氏代司天地重爲木正黎爲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因學紀聞卷十一謂史記之言皆繆曰知錄卷二十五謂索隱順非而曲爲之說近人史記志疑山海經新校正諸書嘗究其同異而爲之說史記志疑謂少皞

之裔重徙爲木正而顓頊之裔黎兼司天地其後遂以重黎爲號不關少皞之重是以楚語云重黎世叙天地鄭語云荆重黎之後大戴禮世本皆云老童生重黎史公本之作楚世家及自叙傳非誤也若以史爲誤無論楚不應有二祖而序司馬氏之先豈有自誣其祖之理山海經新校正謂重少昊之子偶與老童之子同名非一人也凡此諸說皆爲楚與司馬氏出於重黎不容有二祖故徵引參互以解之案左傳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少皞之叔重爲句芒顓頊之子黎爲祝融是重與黎人名句芒祝融官名也楚語堯復育重黎之後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

說緯

卷一

義和

三七

陟方乃死
伏生所傳尚書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統爲堯典嬪于虞帝曰欽哉之下直接慎徽五典中間無曰若稽古帝舜至乃命以位二十八字別有舜典一篇逸而不傳故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云云曰堯典不曰舜典東晉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亡舜典一篇取王肅注從慎徽五典已下分爲舜典齊姚方輿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輿所上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見經典釋文序錄及尚書音義上孔穎達作疏用之遂傳至

說緯

卷一

陟方

三七

今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堯時猶未平舉舜而敷治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是則天下之治始於堯舜而堯之治天下在於舉舜舜之治天下用以事堯觀伏生之堯典自首至於變時雍總述堯德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專述授時帝曰疇咨若時登庸至我其試哉由治水而巽位皆爲舉舜張本女子時以下至納于大麓皆舜微庸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舜攝位事在璿璣玉衡以下皆舜由攝位而即直代堯敷治所爲盡臣道以事君也古有左史右

史之官分記言動虞夏之朝秉筆皆聖賢之徒見而知之故能鑄鑄二帝之德業於一篇二帝之崩並紀於堯典以見天下之治由於堯舉舜舜事堯且不僅以編年之史但曰某年月日帝崩而已中有精微之義故鄭重而矜鍊其辭於堯崩也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說文卷四下友部引此經作放勳乃祖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於舜崩也曰舜生三十徵庸疏引鄭注三十疏引鄭注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尚書疏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尚書後案卷一晚出本庸絕句二十作三十當從疏所引鄭注改鄭云云者舜季三十無妻即舜生三十是也蓋降二女至大麓皆徵庸二十年中事受終文祖至四罪咸服皆攝位八年中事格于文祖

說緯 卷一 陟方 三五

至三考黜陟皆即二十八者通舜徵庸攝位之數也紀堯位三十九年中事二十八者通舜徵庸攝位之數也紀堯崩而繫以舜年紀舜崩於篇末而櫜括其生平蓋於堯之崩涵納舜事而於舜之崩結束堯事也殂與陟皆謂魂升於天落與方皆謂魄降於地殂落之義人所易解惟陟方之下復綴以乃死之文人多難之東晉古文尚書孔傳謂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韓愈據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皆曰陟因謂陟者昇天猶言禮陟配天方乃死者所以釋陟之義見黃陵廟碑蘇軾主其說而以方字屬土謂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為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為經文見東坡書

傳卷 蔡沈集傳亦以陟方為升遐而不釋乃死之義從韓愈之說羅莘以蘇軾為未見紀年見路史發揮舜冢篇并註據此則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乃死二字豈非贅設近人趙氏翼糾之是矣見陟餘叢考卷一然其解陟方仍案漢書張湯傳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注孟康主孔傳之義漢書張湯傳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注孟康曰陵上土作方也如淳曰漢法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古謂掘地為阬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史記張湯在酷吏酷吏田延年傳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注師古曰方上謂壙中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三國志魏明帝紀裴松之注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皆負土董尋諫曰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

說緯 卷一 陟方 四

被以文繡而使穿方舉土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又案禮記檀弓下篇其坎深不至於泉墨子節葬下篇謂招無封即方字之義如此解則陟與殂對方與落對矣說林周洪謨曰是時舜已老故垂歿之際先定其壙而後乃死然其定壙蓋亦不過謂吾死之後可葬某處非若後世選擇風水預紀二帝之崩其辭不同非互文也堯以不為壽藏者也紀二帝之崩其辭不同非互文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既敷治可以殂落矣堯崩而舜在無異於堯在故不曰乃死舜之生也天若為堯生之三十而舉以敷治至陟方而敷治已終故曰乃死生死二字相應死者生之終也能終堯之事即無異於堯百姓之如喪考妣不言不自見於堯不但曰帝殂落於舜不但曰陟方死而皆

綴之以乃乃者難辭又繼事之辭又辭之緩也有舜敷治而堯乃殂落舜終堯事而陟方乃死其辭不可以相易易則事理有乖倘如韓愈羅泌之說則紀舜崩止一陟字與紀堯之辭大不相倫失其義矣舜生至乃死十七字不特用以紀舜直舉曰若稽古帝堯以下全篇包孕其中近人蒲氏起龍不取漢書注中掘土為阬之說而謂畢竟孔傳為正由於止就陟方乃死四字推求而不統會全文故耳見史通疑古篇通釋又云是時禹攝帝位爾雅方言釋名久矣舜不應更事親巡此等處當闕疑廣雅諸書雖無以掘土為阬訓方字者然旁參互証義亦可以相通周禮夏官凡涉土地之事皆以方名如職方土

說緯

卷一

陟方

四一

方懷方合方訓方方之屬皆是而方相氏所掌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鄭氏注雖以放想釋方相罔兩釋方良而入壙擊四隅豈非掘土為阬之義又儀禮士喪禮筮宅家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泣下受視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鄭氏注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既夕記筮宅家人物土鄭氏注物猶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凡此所言足與陟方發明蓋陟方即考降之意法言君子篇吾聞伏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林之奇謂與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見尚書全解卷三猶但就文

勢而言也曾鞏南齊書序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皆聖人之徒也其言當矣然尚未知伏生所傳之堯典固自曰若稽古帝堯直至陟方乃死也融堂書解卷一陟方乃死魂氣升於天之謂也謂之陟方者姑以明雖死而未嘗死實無方之可陟也此惟覺者知之未覺不惟不知亦不信其說頗為近之但出於臆度而無所考証法言雲徂乎方見寡見篇吳秘註徂往也方四也蔡傳取之然於經義不甚協也自東晉以一篇分為二篇又於慎微五典之上冠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於是二帝之事不明遂訛為巡狩野死葬於蒼梧愈傳愈失愈失愈遠有流為褻嫚者有流為悖亂者蒼梧有舜冢湘水出其東南陬入洞庭下其神有湘君湘夫人因以為舜之二妃而文人逞其治蕩狎侮之詞此流為褻嫚者也詳說蒼梧冢史記五帝本紀正義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野黃陵廟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史通疑古篇舜放堯於平陽有城以囚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

說緯

卷一

陟方

四三

夏桀放於南巢趙嘉當作遷於房陵周王流琬楚帝徙彬

斯則陟方之死其始文命之志乎史通二十卷唐劉子立

路史發揮舜冢篇註劉知幾又謂任昉記朝歌有獄臺為

囚虞舜之宮路史四十七卷宋羅泌著其于莘註案今任

此流為悖亂者也喪嫚者至於唐李羣玉有虞舜辟陽侯

之誑見雲漢友悖亂者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南則

蕭劉陳氏北則齊周楊堅類以攘竊之詐僞為推挹之文

雖逮李唐奮戈除暴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諱誅伐為

惡聲掩揖讓而護跡凡茲口實率附陶姚本史通疑且有

居之不疑者若曹丕升壇禮畢顧謂羣臣舜禹之事吾知

說緯卷一 陟方 四

之矣見三國志魏文帝紀裴松之注後人偽託古聖反謂古聖所為本出

於偽經學晦盲其害豈可勝極而世人乃以稽求考訂為

迂濶良可慨已

春秋託始

孔子修春秋因魯史舊文而託始於隱公元年據史記十

二諸侯年表魯隱公元年為周平王四十九年已未杜預

經傳集解序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

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范甯穀梁傳序平王以

微弱東遷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夢溪筆談卷

十四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三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

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

也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

注云惠公三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

說緯卷一 春秋託始 四

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

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

密其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三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

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

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却

盡在庚午歲史記亦是差誤因學紀聞公羊類鹽石新論

音訓當作平王東遷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時記隨隱漫錄

錄之誤處案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宋沈括著

卷五桓公弑兄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能復讐始此春

秋之所以作也此春秋之始於隱公也孔子作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惟孟子知之隨隱漫錄五卷困學紀聞公羊類

安定胡瑗謂平王東遷孝公之二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

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

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日知錄卷四

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

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以王也左傳昭二年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

之盛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

之良史也孟子雖言詩亡然後春秋作然不應伯禽至孝

公三百五十年全無紀載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

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四五

述而不作也自隱公以下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

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

乎其書之不存也春秋毛氏傳卷一始隱並無義例或隱

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隱以前有

其書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修則修之春秋

毛氏傳三十六已上諸說於託始隱公之義皆似有所發

明但春秋為東周而作平王元年值魯孝公三十七年文

用魯史自不得以惠公殘年為書首而平王三年為魯惠

公元年若但取時之相接正可始於惠公元年矣乃舍惠

公一代四十六年不紀而以隱公元年為始或如隨隱漫

錄之說毛氏傳謂隱以前亡其書則與韓宣子聘魯之傳

相違其謂有其書而不必修與日知錄善而從之同意案

孟子好辨王迹二章極言春秋之作大有關繫如日知錄

毛氏傳之說是春秋之修不修但因舊史之善不善何異

士人之訂正詩文且惠公以上之春秋夫子若善而從之

七十子之徒當必傳授不絕何至湮沒無聞春秋本以平

王續天子之統胡氏乃云絕之舛矣藉如所云猶有所待

何不并置平王隱公而始於桓王九年桓公元年以合於

待後王之義乎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六何杞瞻曰春秋誅

亂臣賊子之書始於隱公隱公被弑之君也秦龍光曰考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四六

秦本紀襄公七年周東徙雒邑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

岐以西之地襄公十二年而卒子文公代立文公四年始

至汧渭之會十六年始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

之周是前此二三十年周雖以岐西賜秦秦實未敢有之

也兩都形勢東西長而南北短平王時成周宗周規模尚

存當時人心望其西歸見於三百篇者非一至其末年岐

豐之地盡入於秦故大夫行役見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於是黍離之詩作君子知平之不復西而序詩列之王風

故曰王者之迹熄春秋始於平王四十九年蓋紀實之文

也龍光之論因學紀聞嘗辨之云云四書典故辨正二十

卷近人周栢中著

案隱公被弑之說已該於隨隱漫錄中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秦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典故辨正所指即此條史記志疑卷八依沈括所引春秋纂例疑年表東徙雒邑四字元本在平王三年唐以前尚不誤今本在元年乃後人傳寫妄移之末知是否學林以纂蓋平初立在申故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四七

周紀云諸侯即申侯而立平王鄭王風譜謂晉鄭倉卒援迎於申而立之非立未必即便徙都亂定而乃至洛耳世家述幽王之禍連及東遷此史家順叙之法非以東遷在庚午歲也沈括誤史記志疑三十六崧案平王東遷國語周語但云十一年卷近人梁玉繩著幽王乃滅周乃東遷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史記周本紀云平王立東遷於雒邑辟戎寇都不明言其年諸侯世家亦然唯年表繫之元年故史記志疑有東徙洛邑四字本在平王三年後人傳寫妄移之疑筆談所云啖趙乃唐人啖助趙匡纂例十卷陸淳著而竹書紀年載平王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與史記年表正同竹書紀年二卷晉太康中汲郡

人發家所得可見史記不誤筆談所稱平王三年東遷未足為據而春秋託始隱公之義究不能明也竹書紀年幽王三年王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十一年申人鄭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是為攜王二王並立平王元年東徙洛邑錫文侯命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隨劉炫左傳述義如國語史記之文幽王止立伯服為太子耳既虜褒姒必廢其子未立為王而得呼為攜王者或幽王死後褒姒之黨立之為王也汲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四八

家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太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太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皙云左傳攜王妘命舊說攜王為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伯服立為王積年諸侯始廢之而立平王其事或當然見春秋左傳正義昭公崧案紀年所載是伯服被殺後周有東西二王並立歷二十一年攜王被殺而平王之位始定史記但言殺幽王虜褒姒而不及伯服之殺余臣之立記錄之疎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諸

侯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郟杜預註謂

攜王為伯服時猶未見竹書是以歧誤杜預左傳後序竹書初藏在秘府余

見之述義謂褒姒子得呼為攜王殆由讀竹書未審之故

又謂余臣非適故稱攜王亦非余臣立於攜即其地而名

之猶厲王之為汾王耳東晉謂伯服古文作伯盤考今本

紀年正作伯服蓋當時之本有異也子朝系出平王故謂

攜王奸命自事後而言不可為定論顧炎武曰平王徙維

也謂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申國在今信陽州

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

也謂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申國在今信陽州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四九

申遷於維維邑而後使周人為之戍申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二年楚人侵申三十

六年王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

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

為可誅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曰文侯用師

替攜王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

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

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

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

詩其旨微矣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厚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與幽王褒姒號石父

同列傳言平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

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於般是也幽王之亡

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

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

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

矣而望其中興哉如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見日知錄卷二

周柄中曰考竹書幽王未廢宜曰而宜曰遠出奔申居申

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是幽王之弑宜曰實與聞之若

論當時大義則諸侯之立宜曰未必是而號公之立余臣

未必非也春秋為東遷而作其時惟惠與平正相接然而

有攜王在焉則平王未全乎為君也故不始惠而始隱或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五下

聖人之微意歟辨正卷十六故梁玉繩曰嘗論申侯者平王

不共戴天之讎也乃始奔於申繼立於申不可謂非與聞

乎弑矣借手腥羶無殊推刃號公明冠履大義獨立余臣

輔相二十餘年之久真疾風勁草哉使當時晉魯許鄭皆

如號公則廢宜曰而奉攜王周有祭主世有人倫豈不偉

歟余方怪當時羣臣之替余臣而史并削余臣不書毋亦

昧於春秋之義乎左傳攜王奸命言出王子朝何怪也規

春秋之作以名分存天子之統為一書之綱天下無二王

亦不可一日無王余臣在而西周尚存春秋可以不作余

臣替而周竟爲東聖王不興雖宜曰本弑逆之人不得不以王者之裔而存天子之統文因魯史必取魯君之元年爲書首前乎隱者孝惠二公也孝之元年在宣王時周末東而正盛惠之元價值平王三年西周之王固在東保洛邑者獨平王耳平王歷年二十有一而攜王替四十有八而隱公立至是而西周之亡二十九年矣西周亡而王迹熄春秋不可以不作魯君之年與東周之王相接者非隱其誰而春秋之託始非隱莫屬矣蓋春秋託始隱公有四義焉天子無德無權止可定其位於文武之裔一也亂臣賊子平王爲首世道衰微不得不以平王爲天子使人不

說緯

卷一

春秋託始

五十一

敢萌僭竊之心二也棄舊京於西戎後世之邊釐肇端於此當謹誌之三也崇隱之讓傷桓之弑四也平隱相接之際時勢之所值舍此四義一操筆而并包非聖人其孰能之又案史記秦本紀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王應麟辨之謂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見困學紀聞然考竹書紀年平王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於岐來歸岐東之田其言與史記相應春秋大事表秦穆公始東境至河宜從史記不宜從詩譜論史記秦本紀岐以東獻之周是秦至文公未嘗越岐以西一步豐鎬故物依然尙在號

鄭愨親雖從王東遷而其故封無恙直至魯僖二年秦穆公滅芮築王城濱河而守晉亦於僖五年滅虢守桃林之塞豐鎬故都淪入於秦而不可反距初遷已百二十年藉令如鄭氏之說則西都久在秦封內宮殿當已脩葺王使至秦何至有黍離之痛孔氏穎達曲護鄭說引終南之詩爲證終南山凡八百里巨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爲據況此詩興體未嘗指終南爲當日之實境春秋大事表六十卷顧棟高著此與秦龍光皆就西都之入秦而言事即可徵義亦尙隘非託始之旨紀年之書出於汲冢說誤固多而其確實者往往足資考核

說緯

卷二

春秋託始

五十二

即如所紀宜曰余臣二王証之左傳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之語豈不脗合又所紀錫文侯命楚人侵申王人戍申亦與詩書相應近人考古多不信紀年因其有所訛誤而一概不取過矣又案史記魯世家孝公二十七年卒而諸侯年表宣王二十二年乙未魯孝公元年平王二十一年而宣王殺伯御立孝公通伯御之年計之爲三十入附識於此

虞仲

周初有兩虞仲均非論語之逸民虞仲也左傳僖公五年
太伯虞仲大王之昭哀公七年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曰虞仲曰仲雍固一人
也史記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又吳太伯
世家太伯仲雍乃犇荆蠻一稱虞仲一稱仲雍猶夫左傳
也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
一名吳仲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則大王之次子或稱虞
仲或稱仲雍或稱吳仲一人而所稱各異也此一虞仲也
史記吳太伯世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

說緯

卷一

虞仲

五十五

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
虛是為虞仲列為諸侯索隱曰虞仲是大王之子今周章
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
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
與孫同號也此一虞仲也論語逸民虞仲集註云即仲
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顧寧人日知錄卷七謂仲雍君吳
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
吳仲之誤吳越春秋太伯曰當有封者吳仲則仲雍之稱
吳仲固有徵矣顧氏所云二書謂左傳稱虞仲大王之昭
論語稱逸民虞仲以為逸民虞仲非太伯之弟仲雍乃周

章之弟虞仲而未審周本紀固稱古公次子為虞仲也案

論語之虞仲漢唐諸儒俱不注其為何人惟漢書地理志
夏父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孔子謂虞仲夷逸顏師古曰虞
仲即仲雍也史記吳太伯世家注索隱曰論語稱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仲雍稱虞仲周章之弟亦稱虞仲是集註虞
仲即仲雍其解實始於漢志也而黃氏日抄堯峯文鈔四
書釋地續諸書皆有說以疑其非近人有從顧氏之說者
申汪氏堯峯文鈔所疑謂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
之體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荆蠻
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

說緯

卷一

虞仲

五十五

可乎然則虞仲之為周章弟無疑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未
物色時固隱居耳漢地理志偶誤而古今人表所載有仲
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有虞仲在既克商後明是兩人崧
案仲雍虞仲為兩人史記已然何待漢書世家於太伯之
弟曰是為吳仲雍於周章之弟曰是為虞仲然如顧氏吳
虞通用之說何以解於本紀次曰虞仲之文汪氏所疑且
謂仲雍之逃猶夷齊以孤竹讓孔子嘗推太伯至德及詮
次逸民登夷齊於首而太伯不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閻
氏釋地謂可疑良是其於困學紀聞史記正誤注亦云論
語虞仲非仲雍凡此諸說皆謂逸民虞仲非太伯之弟耳

然以爲周章之弟則亦有所未然謂仲雍有土之君不當
逸之民之彼周章之弟受封於故夏虛獨非有土之君乎
謂武王未物色時隱居而稱爲逸民試思商周之際賢人
君子見棄於紂而見錄於武者何限何獨於吳君周章之
介弟而逸之民之乎然則逸民虞仲固非太伯之弟亦非
周章之弟蓋後乎伯夷叔齊者別有一虞仲如夷逸朱張
之流經傳無徵耳若周初之二虞仲均與隱居放言之論
不合也荀子非相非十二子儒效諸篇每以子弓與仲尼
並稱論語釋文正義引王弼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
子困學紀聞論語類逸民各論其行而不及朱張或曰其

說緯

卷一

虞仲

五五

行與孔子同故不論案孔子論逸民明言我則異於是朱
張何以能同輔嗣注及或說與謂逸民虞仲爲周章之弟
者皆牽合無稽荀子非相篇楊倞注子弓蓋仲弓言子者
著其爲師漢書儒林傳駢臂字子弓然駢臂傳易之外更
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駢臂其說較王輔
嗣爲長仲弓在德行之科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其曰子弓
猶季路之稱子路非十二子篇仲尼子游亦嘗並舉也

夏禮殷禮

孔子能言夏殷禮而杞宋之文獻不足徵其語凡三見而
皆小異論語八佾篇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禮
記禮運篇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
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
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中庸篇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林勉
夫謂讀禮運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見野客叢書卷三聞若璩

說緯

卷十

夏禮殷禮

五五

百詩謂聖人之言述於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
之確如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
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歸以祀其先
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
中庸其至矣乎及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墜括
論語之文此則改論語而失其意故不確越後二十餘年
忽憶孔子世家末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
中庸不覺豁然以悟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
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仲尼次春
秋爲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也口授弟子又定哀多微

辭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程

勉夫讀禮運而知論語之句百詩憶史記而悟中庸之文

均可謂善讀書者然於孔子所言之義未有以發明也論

語八佾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先進篇先進

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中庸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

此者哉及其身凡此皆孔子之言也與夏禮殷禮杞宋文

獻不足徵之言其義一也子思彙括平口所聞引入中庸

而義愈明著解經者不能融會貫通輒謂夫子欲取二代

之禮與周禮並存夫周監二代其可取者已取之矣今乃

說緯

卷一 夏禮殷禮 五七

欲徵杞宋而存之是周之所取猶有遺憾豈不與從周反

古之義相悖乎又為政篇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既曰可知不待徵於杞宋矣然

則夫子之為此言也何居曰監二代而郁郁乎文者先進

之禮也周末謂之野人而反之以為後進之禮孔子從先

進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欲取證於杞宋之文獻若曰

先進之禮固我周聖人監於夏殷之所制文已郁郁無可

更張使杞宋之文獻足徵則固夏殷之裔得用其先代之

禮者也其見取於周與不取於周者昭然可案足證吾言

之非虛無如文獻不足故我周先進之郁郁人不知其為

監於二代而反以為野人也子思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鄭氏曰言作

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蓋夏殷周之禮皆聖人為天

子之所作也周禮雖有先後進之分而後進之禮但由文

勝而然未嘗顯有所作故可以云行同倫今用之也林放

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是亦從先進之意也杞宋雖文獻無徵而於杞猶得夏

時於宋猶得坤乾及乎修史繫易則仍從周周正可備夏

時周易可備坤乾當日之作固已監於二代也若夫子思

中庸之言其深契乎聖人之旨者尤不徒在辭句之間已

說緯

卷一 夏禮殷禮 五六

此夫子欲徵文獻於杞宋之義也

楚書楚寶

國語楚語下篇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寶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

說緯

卷一

楚書楚寶

三九

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闔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講繡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新序雜事第一篇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

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悃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

說緯

卷一

楚書楚寶

本

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案國語所記乃楚昭王時事而說苑所記秦楚不知何君所列諸人子反事楚共王卒於魯成公十六年子敖殆即康王之子郊敖與魯襄公同時子西立昭王爲魯昭公二十七年葉公子高與魯哀公同時昭奚恤事楚宣王在春秋後見戰國策楚策一篇據史記年表宣王元年爲魯共公八年距子反之卒幾二百年人不相及事亦無徵蓋昭王孫圉聘晉事而記有舛

誤也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鄭康成註楚書楚昭王時書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朱子章句雖云楚語不過謂楚人之語非指白珩之對亦非謂國語中之楚語也方文輞曰纂大全者誤讀楚語二字為國語之楚語遂專以此對實之國語中楚語是左邱明所述豈得云楚書今若改周語魯語為周書魯書可乎況章句明云不寶金玉與王孫圉庇蔭嘉穀等語安得并為一辭當從註疏舊說為是近人四書典故辨正深陽周謂經傳引書皆直舉原文今楚語王孫圉之對無此之語自不可以當楚書襄三十年左傳子產曰鄭書有之鄭

說緯

卷一 楚書楚寶

六十一

書非鄭語則楚書非楚語矣然古註以為楚昭王時書而並舉觀射父昭奚恤為善人則謬誤尤甚案二氏所糾甚當但鄭註之義謂楚以善人為寶而楚之善人則觀射父昭奚恤耳其曰昭王時書非指國語白珩之對及說苑設壇之詞也章句義同皆以發明經旨非為帖括計纂大全者因時文中用白珩之對遂採入書中近人集講章見說苑昭奚恤事并以纂入反謂前人但採國語為陋自由不考之故孟子言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王伯厚曰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見周學紀問孟子類問百詩曰此謂以珠玉作耳

目之玩者耳若楚語玉足以庇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蓋一以祀神一以禳火方獲福矣何殃之有物一也顧所用何如耳見四書釋地三續愚案寶善人寶珠玉無非為土地人民政事大學孟子之言參以王孫圉之論理益明備又案寶善人之論說苑所記雖誤而戰國時固有與白珩之對相類者韓詩外傳卷十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

說緯

卷一 楚書楚寶

六十二

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亦載此事而繫會田於齊威王二十四年據年表魏惠王在位實歷齊之威宣會田不知的在何王時而其語要非妄記也

東脩束脩

經史諸書有束脩有東脩說文弟四下肉部脩脯也从肉
攸聲弟九上彡部修飾也从彡攸聲脩修二字形既不同
義亦迥異周禮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註加薑
桂煨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又腊人掌
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脾之事註薄析曰脯釋名釋飲食
篇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此
脩之義也禮記檀弓篇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篇其以乘
壺酒束脩一犬賜人春秋隱公元年穀梁傳束脩之肉不
行竟中尚書大傳卷四大王亶父杖策而去國人束脩奔

說緯

卷一

束脩

六三

走而從之者三千棄此束脩之義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
置束帛一筐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之禮開元禮皇子束
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升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
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
請見此弟子見先生束脩為贄之義也儀禮鄉射禮薦脯
用邊五臠臠長尺二寸少儀壺酒束脩疏束脩十脰脯也
韻會虞部申曰脰屈曰脰此脰脯脰束之義也凡此皆說
文从肉攸聲之脩也後漢書鄧皇后紀故能束脩不觸羅
網李賢註言能自約束修整也卓茂傳束身自修鄭均傳
束修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劉般傳

束脩至行此皆紀註所謂約束修整之義即說文从彡攸

聲之修也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孔註以束脩為脩脯鄭康

成註謂年十五以上也而集註脩脯也十脰為束本於少

儀疏乃脩字之義自書籍傳寫訛誤當作脩者或作修當

作修者或作脩故集韻謂修或作修通作脩能改齋漫錄

據後漢書註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而以束脯為非野客

叢書糾之則據鹽鐵論及北史劉焯語並見謂二說皆通

近人所著四書識遺程大中叢殘小語江浩然咳餘叢考

趙翼皆有所辨正愚案脯脰之義見於經傳約束修整之說

著於漢唐朱子本古義以釋經自無可議且禮聞來學不

說緯

卷一

束脩

六四

聞往教若謂自行束脩為約束修整下文未嘗無誨為來
學乎為往教乎於詞理亦覺未暢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
嘗有所教誨即自行束脩未嘗無誨之意也又考鄭註年
十五以上之說他書亦有之家語本姓解齊太史子輿謂
南宮敬叔曰孔子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鹽鐵論
貧富篇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家語或偽
不足據鹽鐵論之十三與鄭註之十五義亦相近而後漢
書伏湛傳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謂年十五以上延篤亦
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誦讀陳崇奏頌曰自
初束脩折節行仁賈堅謂荀羨曰吾束脩自立未嘗易志

註據鄭氏義並以束脩爲十五歲以上咳餘叢考卷四備引後漢諸傳謂十五乃入學之年入學必用束脩遂爲故事意與野客叢書畧同而四書典故辨正則以康成之說爲長然十五以上之義於經無徵惟脩有長義見於詩四牡脩廣之註若引伸之似亦可通而揆之論語文義究不若脯臠之確習見之字如饑之與飢飢之與餓義雖不似脩脩迥異而亦易於相混說文弟五下食部饑字下云穀不熟爲饑从食幾聲居衣切飢字下云餓也从食几聲居夷切是饑飢本二字故禮部韻畧飢入六支饑入八微也韻會飢無饑謂饑飢字異而義同羈機韻異而音同正

說緯

卷一

束脩

六五

韻又收饑關飢韻賡補入逸字引汪來儀說饑饑之饑從幾飢渴之飢从几正字通食部二字竝收而於饑下註云與飢同案說文二字各爲音訓當是古書如此自經籍傳寫互異飢或作饑饑或作飢近世字書疎於考訂輒謂二字通用即如所引韓詩外傳一穀不升曰歉二穀不升曰飢今其文見卷八歉作饑飢作饑所引漢書元帝紀掠民飢饑師古曰穀不熟爲飢其文見初元三年掠作救飢作饑而其前有大水飢詔曰黎民飢寒又關東飢人相食飢饑雖雜出而與寒並言者爲飢與饑並言者爲饑饑屬歲凶大水而飢非歲之故故不云饑諸本互異明是傳寫之

誤漢書師古註語本出爾雅釋天篇韓詩外傳語亦見春秋襄公十四年穀梁傳又墨子七患篇五穀不收謂之饑

左傳疏引李巡云穀不成熟曰饑其字並無作飢者徧考春秋經傳國語凡言穀不熟皆作饑禮記月令篇其國乃饑檀弓篇齊大饑衛國凶饑樂記篇風雨不節則饑爾雅

釋天篇仍饑爲荐論語先進篇因之以饑饑顏淵篇年饑用不足逸周書文傳解遇天饑大開武解人而獲饑呂氏

春秋制樂篇歲害則民饑審時篇得時者忍饑皆作饑管子揆度篇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文子及呂覽愛類篇述

神農之教與管子畧同其饑字似可作飢然因不耕無著

說緯

卷一

束脩

六六

見困於凶歲故作饑若飢字之見於古書以書舜典黎民阻飢爲始其時百穀甫播非關歲凶故云飢禮記表記篇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與寒並言故云飢詩三百篇孟子七篇饑飢參錯義各有當其作饑者詩周南怨如調饑小雅降喪饑饑饑成不遂大雅饑饑薦臻瘧我饑饑孟子梁惠王下篇凶年饑歲盡心下篇齊饑皆說文居衣切者也其作飢者詩陳風可以樂飢曹風季女斯飢小雅載飢載渴匪飢匪渴孟子凡十六見梁惠王上篇五畝之宅前後二節盡心上篇一節共五見願安承教章一見禹稷章二見當路章一見陳子曰章二見飢者甘食章

四見皆說文居夷切者也周南饑字或作飢文義亦畧可通孟子寡人之於國章二飢字有作饑者近人戴震東原訂舊趙注本注疏本宋刻九經本賈復石經本俱作飢其爲傳寫之誤無疑十六飢字中有作饑而亦可通者究不若飢字之切至於飢饑不能出門戶飢者甘食不關乎凶歲如改作饑於義舛矣詩之諸飢字亦然此外羣書中與寒並言而作饑如呂氏春秋愛士篇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之類或於義可通或傳寫互異要當以說文爲正是則脩修相混因上文皆有束字饑飢相混以其義之相近也饑字亦見說文食部飢也从食我聲五箇切玉篇

說緯 卷一 束脩 六七

餓飢也廣韻不滿也據諸訓義飢餓似無所分而韓非子歸邪篇家有常業雖飢不餓淮南子說山訓寧一月飢毋一旬餓高誘注飢食不足餓困乏也二飢字諸本有作正餓者亦傳寫之誤字通謂以二說推之餓甚於飢說文廣韻林非然說文之訓蓋如穀梁傳及墨子由一穀不升以至五穀有嗛荒凶侵諸名其實皆饑耳饑者歉之甚饑者飢之甚也沈作詰寓簡饑非餒也不及飽耳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凡字皆有對如饑之對飽寒之對暖悲之對歡是也獨渴字無不渴之字對之二書饑字俱當作飢

伯夷叔齊

史記伯夷列傳司馬遷雜採傳記益以傳聞之辭謂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父卒二子相讓不肯立而逃國人立其中子三子往歸西伯及至西伯卒武王伐紂載木主號爲文王三子叩馬而諫謂父死不葬非孝以臣弑君非仁左右欲兵之太公扶去之天下宗周二子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其傳如此後人頗以爲疑自黃魯直夷齊廟記發其端至王氏直齋夷齊之辨大暢其說困學紀聞又記正誤引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朱文公曰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近人梁氏玉繩史記志疑於伯夷列傳辨之甚力今錄之孟子謂夷齊至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年安得言歸於文王卒後其不可信一已書序謂武王伐紂嗣位已十一年即周紀亦有九年祭畢之語畢乃文王墓地安得言父死不葬其不可信二已禮大傳謂武王克商然後追王三世安得言徂征之始便號文王其不可信三已東伐時伯夷歸周已久且與太公同處岐豐未有不知其事者何以不阻於帷帳定計之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六六

初而徒諫於干戈既出之日其不可信四已左右欲兵之太公扶去之武王之師不應無紀律若是萬或緩不及救則彼殺比干此殺夷齊不真若以暴易暴乎其不可信五已空山無食采薇其常爾獨不思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但恥周之粟於義為不全其不可信六已

劉峻辨命論夷齊斃

叔媛之言注引古史考謂野有婦人難夷齊采薇論語稱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必皆至於死且安知不於逃國之時餓首陽耶其不可信

七已即云恥食周粟亦止於不食祿糈非絕粒也戰國燕策蘇秦曰伯夷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漢書王貢龔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六九

鮑傳序曰武王遷九鼎於洛邑伯夷叔齊薄之不食其祿豈果不食而死歟其不可信八已即云不食餓死而歌非三子作也詩遭秦火軼詩甚多烏識采薇為二子絕命之辭況歌言西山奈何以采薇當之設唐風之采芩為軼詩則詩中明著首陽將指為夷齊所作歟其不可信九已孔子稱夷齊無怨而詩嘆命衰怨似不免且易暴之言甚顛必不以加武王其不可信十已案梁氏所辨但即諫伐紂以後而言自予觀之所謂孤竹君之子兄弟讓國而逃者亦非也論語列逸民以伯夷叔齊為首述其事曰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推其德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

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七篇言伯夷者八章

公孫丑上篇加齊御制章非其章離婁上篇辟紂章萬章下篇目不視惡色章告子下述篇先名實章盡心上篇辟紂章盡心下篇百世之師章

其事曰辟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

推其德曰古聖人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能朝諸侯有天下

曰天下之大老曰聖之清者曰百世之師為二子立傳孰

有如孔孟之詳備哉由其言觀之伯夷叔齊者不知何許

人生當濁世立德惟清有濟天下之心而無可乘之位居

於北海之濱首陽之下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聘之者恐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七十

其浼已而不受甘心窮餓必待賢君而後出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其時太公亦辟紂於東海之濱往歸文王文王薨武王立太公佐之伐紂伯夷叔齊先卒不得與於亂臣之列故曰逸民蓋二子之本末如此孟子但稱伯夷而不及叔齊二子同心同德言伯夷而叔齊可知復恐伯夷歸西伯時叔齊已卒也前乎史記而言二子之事者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誠廉篇但謂有士二人處於孤竹不言其為國君之子戰國策燕一篇人有惡蘇秦章伯夷汚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汲冢書或告伯夷叔齊曰胤子在邲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

煽王燼商可復也云云見釋史武王克殷篇亦不明言國

君之子惟列子楊朱篇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

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

陽之山是則謂夷齊為孤竹君之子而餓死始於列子矣

孔孟於二子稱之不遺餘力獨不言其讓國大戴禮曾子

制言中篇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二

子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意與論孟所

言相應不曰棄厚富而曰非有厚富可見非國君之子矣

逸民七人虞仲非仲雍亦非周章之弟乃後乎伯夷叔齊

者別有一人民者無位之稱古重世族未有稱國君之子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七十一

為民者夷逸朱張少連皆無可考夷齊而外柳下惠最為

孔孟所稱嘗為士師見黜臧文仲知其賢而不與立推之

逸民諸人或有仕而不得行其志以去故德雖有高下而

均謂之逸民與長沮桀溺丈人之無心於世而隱者不同

逸者已欲為世用而世不能用之隱者世雖欲用之而已

不欲為世用是以逸民之號不予彼而予此史記正義謂

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王伯厚定為蒲之首陽見國學紀

然參諸孔孟所言首陽之下當即北海之濱濱與下所該

甚廣當時想已不能確指其處且云下則謂登西山者亦

妄餓於首陽之下猶云尼於陳蔡之間也又猶云一簞食

一瓢飲在陋巷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二子之所以餓也既歸西伯不惟不餓而死且得其養

而考終矣孟子兩言辟紂皆先伯夷而後太公若以齒叙

伯夷且近百歲宜乎不見武王伐紂矣其居而餓為辟紂

以待天下之清也伐紂而叩馬以諫周興而恥食其粟以

餓會朝清明而致歎命衰以死誠如史記所言二子詎不

為妄人乎伐亂救民固非以暴易暴即使二子有所未嫌

而其人固不念舊惡者也四方政行天下歸心之後應已

釋然無憾何復忍餓作歌以死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乃愚夫愚婦梓材所稱迷民畢命所稱頑民之類染其惡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七十二

既深不知仁暴之別若夫聖賢之徒與武同道孰暴孰仁

所見豈容稍異三仁貴戚之卿於周之興且無異辭何況

夷齊且其歌不類商末周初人所為商詩自五頌外無所

見周詩具存試以此歌置其中豈能並列以暴易暴之語

大似孟子以燕伐燕句法頗疑戰國人如王蠋陳仲子輩

致慨於齊人伐燕燕昭報齊之事而人誤以屬之二子至

於兄弟相讓而逃國人立其中子蓋即秦伯仲雍採藥荆

蠻古公傳位季歷之事傳聞失實司馬氏誤信之又誤以

採藥為采薇列子欲明偽實之辨妄舉古昔以証其言不

必有其事列莊之書往往如此戰國策士亦然二子若果

遜國而逃中子既立豈不求之太王薨季歷嗣位泰伯已君於吳仲雍輔之故季歷迎之不返伯夷叔齊未嘗有土與其待養於文王何不歸老於故國韓非子姦劫篇古有伯夷叔齊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外儲說左下篇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又承列子之說而輾轉增飾矣千古以來人但知叩馬采薇作歌餓死之非而不疑遜國而逃之誤始因論語爲衛君章記夫夫子貢問答以爲子貢舉夷齊兄弟之遜反証衛輒父子之爭抑知有此問答愈見遜國而逃之不實何則夫子志欲行道嘗眷懷於衛輒拒父時適在其國輒欲用夫子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七三

之言門人欲探夫子之去就而難於顯言夫子嘗謂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又謂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爲衛君謂事而輔之也輒非可事之君夷齊遇之必望望然而去柳下惠遇之或不羞汗君降志辱身以仕夫子既異於是當別有所處欲舉柳下惠以問則言行何以中倫中慮未易窺測惟夷齊不事非君顯而易見故舉以爲問夫子答以古之賢人而子貢復推求其怨否者不爲衛君將再罹絕糧之厄如子路之愠見而以君子有窮爲問也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言雖如夷齊不受辭命而餓正君子固窮之

道也昔因問陳而行今豈受浼而仕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求仁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得仁也飯蔬

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又何怨乎孟子謂伯夷伊尹孔子不同道而具有同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所不爲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仕止久速各適其宜假令不可以仕而仕可以止而不止何以爲孔子子貢聞言而知夫子之不爲義在於此倘欲反証衛君父子自可援引泰伯兄弟願讓之與爭是非不問而皆知且於孔子之行止無與伯夷叔齊何人之問若曰非其君亦仕乎怨乎之問若曰既窮而憫乎如是而已夫子語子路以正名

說緯

卷一

伯夷叔齊

七四

子路謂之迂猶是愠見之意也夫子極言名之不正至於民無所措手足又謂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夫蒯瞶得罪出奔輒據國拒父其名必不可正矣事君所以爲政名不可言言不可行何政之爲子路之識遜於子貢不知名不正之惡人雖非伯夷亦不肯立其朝而與之言又不能闕其所不知而以爲夫子之無可無不可亦如柳下惠之不羞汗君而可以免於阨窮夫子斥其野他日責其知德者鮮又誨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皆此意也是故觀於此章之問答而伯夷叔齊之非遜國而逃也益信

馮婦搏虎

孟子盡心下篇齊饑孟子不復勸王發棠而取馮婦搏虎為喻據趙氏解迎為馮婦迎虎而望見馮婦無解太平御覽人事部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眾逐虎虎負嶠莫之敢攖馮婦趨而迎之以有眾逐虎上連野字為句其文似與今本不同乃後人據今本亦有欲作此屬讀者劉昌詩蘆浦筆記此殺之言合以卒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有眾逐虎為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為笑也周密志雅堂雜鈔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為士者笑

說緯

卷一

馮婦搏虎

七五

之文義相屬於章旨亦合癸辛雜識續集及楊慎用修丹鉛錄所論畧同閻若璩百詩糾之見四書釋地又續謂古人文字叙事未有無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眾得望見馮婦若斷士則之為句以與末其為士者笑之相照應而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虎耳何由有馮婦來此為無根或曰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余曰周書則至于豐稔案諸氏所論但在句法而於引喻之義均未當夫孟子固以馮婦之搏虎而善喻先時之勸王發棠而從也以虎既負嶠不當攘臂下車喻今日之棠王必不發不可復勸也兩善字同義乃善射善御善弈之類而非善人善行之善兩士字

亦同義乃執鞭之士虎賁之士持戟之士之類而非士君子士大夫之士卒字乃蒙上之辭非更端之辭馮婦於虎始搏即善後又屢搏竟以善搏之士見稱然能卒為善搏之士者由於未遇負嶠之虎虎而負嶠斷不能搏逐虎之眾殆野老田夫不知虎之可搏不可搏而競逐之發笑之士則勇士壯士素能搏虎者彼知馮婦為善搏之士料其見負嶠之虎必不肯搏而竟攘臂下車是以笑之則之野者馮婦恃其善搏故適野求虎以逞其技告子上篇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史記項羽本紀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其則字正與此則字相似攘

說緯

卷一

馮婦搏虎

七六

臂下車者馮婦自喜有虎可搏不虛此行眾皆趨迎而悅其為士者但傍觀而笑情事宛然如見虎乃傷人之獸聖人所驅搏之豈可謂惡若如舊解然則先時之發棠本不當勸今之不勸乃改行為善乎蓋先時之勸度王之能從如虎之不負嶠而可搏也今日之不勸度王之不從如虎之負嶠而不可搏也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孟子嘗稱其智不復為發棠意正如此諸氏誤解下善字及兩士字故於引喻之義不合馮婦於他書無考趙氏註謂馮姓婦名勇而有力不過因此章所言以推測之而已

許由

堯讓天下於許由世競傳之案列子楊朱篇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莊子逍遙遊篇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謂無所用天下而以鷓鴣偃鼠喻其自足皆未言許由為何如人莊周蓋借許由之不受天下以自明逍遙遊之旨耳至讓王篇有許由娛於潁陽之語似許由不受天下而隱居矣又謂堯讓於子州支父舜讓於子州支伯又讓於善卷讓於石戶之農讓於北人無擇湯讓於卜隨又讓於務光蘇子瞻莊子祠堂記嘗疑盜跡漁父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寓言列禦寇固是一篇莊子

說緯

卷一

許由

三七

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如蘇氏之說則子州支父等乃竄易莊子者因許由而衍之也墨子荀子呂氏春秋諸書皆言許由務光諸人之事韓非子說林下篇至謂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而符子又謂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牽犢而去見藝文類聚獸部牛類說苑尊賢篇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法言問明篇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儻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司馬公集註儻禪同克一本作刻吳秘曰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譙

周古史考許由隱箕山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遂崇大

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常居巢故一號巢父漢書古今人表列許繇巢父為二人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堯讓天下由逃去堯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曰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水經注箕山上有許由冢下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石上犢跡存焉凡此所載皆因莊子之言輾轉增飾者也而古今樂錄且傳許由箕山之歌其詞淺易儻不待辨近人馬氏釋史陶唐紀謂堯讓由辭其人其事皆在有無之間

說緯

卷一

許由

三八

譙周以為有其人無其事本揚子又謂莊子不言巢父則巢父又後人增設所見甚卓然諸子所述之許由非無因也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春秋隱公十一年左傳許大岳之况也杜注大岳堯四岳也詩大雅崧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事於周則有申甫齊許合經傳參之諸子所謂堯讓天下於許由即其人其事或當時許由嘗致仕退老傳及戰國遂失其實而有娛於潁陽之說大凡隱遯之士恒以不就時君之聘為高其或著書往往援古之賢君禮士賢士卻聘之事以自況貧賤驕人士前趨勢其流風之遞嬗也堯

舜禪授而泰伯仲雍及春秋時讓國諸人皆見稱於世湯亦古聖人故因堯而增飾舜湯之讓舜發於畎畝以匹夫而有天下故所讓之人皆傳其為隱居之士不知舜以不得於親而耕稼陶漁未有室家故曰匹夫匹猶特也非隱居也特之為匹猶亂之為治擾之為馴臭之為香落之為始為榮也堯之禪舜憂天下之不治而使治之非私舜而子以為天子之樂也歷試以位載於尚書使之主祭而神享使之主事而事治孟子論之備矣司馬氏亦曰功用既興然後授政傳天下若斯之難故伯夷列傳於許由未隨務光設為疑詞如諸子所言讓此不可又欲讓彼假令所說緯

說緯

卷一

許由

七九

擬易卦
聖人垂世之文厥有六經樂與詩相表裏而文則附於禮其實止五經後人文體莫不本之記叙本尚書春秋韻語本詩著述本禮惟易罕有擬之者揚雄作太玄衛元嵩作元包司馬光作潛虛阮逸託名關朗作洞極真經邵雍作皇極數蔡沈作洪範數胡翰作衡運論大抵揣測易理行為術數而不必襲其文漢焦延壽易林辭句古奧用以占卜亦多有驗究非易體隋王通贊易七十篇見於杜淹文中子世家其書雖不傳要亦易傳之類宋王應麟作百忍圖一章載於玉海藝文門圖類其體倣周易參用太玄爻說緯

說緯

卷一

擬易卦

七九

不云九六而由一至六以初次上排之傳不云象象文言曰測曰質用以發明忍字之義陶宗儀輟畊錄第十四卷載睦人邵玄同先生桂子嘗作忍默怨退四卦揭之坐隅真得保身慎言絜矩知止之道第十卷載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譔浪調笑不為無補於名教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配之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諷卦知新錄卷二十二謂之元人七卦而輟耕錄又言輓卦或謂自宋末即有今具錄百忍圖而以元人七卦附之
忍元亨利君子貞初吝終吉傳曰忍剛中而柔制乎外治

氣養心君子之吉疆力忍垢實左右商王伊尹以之必有忍乃其有濟君陳以之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忍之時義大矣哉測曰心上有刃忍君子以順德容物初一罵汝毋嘆唾汝毋乾艱貞吉測曰毋嘆毋乾忍艱難也次二忍辱至三公无咎測曰先辱後榮量有容也次三小不忍亂大謀有悔測曰小不能忍必敗謀也次四剛而忍胥利用入郢測曰剛能堅忍能乃成也次五詘一人之下信萬乘之上王用亨于漢中測曰以詘求信忍有功也上六勝不如忍有善元吉測曰忍終則喜慶大來也質曰忍之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天爲剛

說緯

卷一 擬易

八十一

德猶不干時天且忍而況人乎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地猶忍而況人乎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物皆忍而況人乎不爲己甚犯而不校聖賢之忍也執雌持下柔弱受垢老氏之忍也無諍三昧面壁九年釋氏之忍也天子不可不忍武王之銘曰少間弗忍終身之羞諸侯不可不忍詩刺鄭莊公小不忍致大亂卿大夫不可不忍傳謂魯以相忍爲國士庶人不可不忍白圭之治生以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仁者其言也詎詎忍也言不可忍乎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羸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瓢緼袍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節也忍餓於首陽忍渴於盜泉其篤

學也忍寒於映雪忍痛於焯掌險阻艱難晉侯忍以定霸卧薪嘗膽越子忍以復讎子房忍取履淮陰忍跨下而爲人傑丙吉忍汗茵師德忍唾面而爲長者裴度則忍事陸遜則忍辱趙襄子范雎則忍詬對敵能忍者勝一慙不忍者終身慙不善加已直爲受之張霸之忍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朱仁軌之忍也忍於怨若藺相如寇恂忍於誣若直不疑卓茂劉寬不耐煩者嵇康所以逢咎耐辱者司空圖所以避旤司馬子長以隱忍成書謝安石以忍須臾成名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不報無道強而忍也忍謗以無辨忍侮以自省忍笑於口忍愧於顏苦言忍而受交友忍而久如金忍於百鍊如松栢忍於霜雪夫一忍可以支百勇故肥家以忍順養生以忍默忍過事堪喜忍事敵灾星古之人忍恥於三北忍愠於三已忍於佩韋忍於吸醯彼鄉原之合汙非忍也長樂老之癡頑非忍也挾輈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倒執手板不能忍懼吁艱哉忍者仁之端也忍然後有不忍之心其流於殘忍者爲佳兵爲峭法爲終訟爲鬪狠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可不戒歟不忍小忿富長諫周輕不忍久司馬譏吳故曰萬事之中忍字爲上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習忍可以有容知此其張公藝乎書忍字至

說緯

卷一 擬易

八十二

百餘焉家親而天下疎忍於外易忍於內難公藝處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也右耐

忍亨初難終吉利君子貞不利小丈夫象曰忍剛發乎內柔制乎外故亨初若甚難乃終有吉唯君子為能動心忍性不利小丈夫其中淺也象曰刃在心上忍君子以含容成德初一小不忍則亂夫謀象曰小不克忍成大亂也次二必有忍其乃有濟象曰能忍于中事克濟也次三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象曰一朝之忿至易忍也亡身及親禍孰大焉次四出于跨下以成漢功韓信以之象曰跨下之辱小辱也成漢之功大功也次五張公藝九世同居

說緯

卷一 疑易

八十五

書一忍字以對於天子象曰同居之義忍克致也積而九世有容德也上六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象曰方剛之氣忍則滅也形而為鬪自求禍也右忍

默无咎可貞不利有所言象曰默不言也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默而不出故无咎默以自守其道可貞也不利有所言尚口乃窮也象曰口尚玄曰默君子以去辯養靜初一守口如瓶終吉象曰守口如瓶謹所出也其初能默終則吉也次二多言不如守中象曰言不如默得中道也次三駟不及舌有悔象曰駟不及舌騰口說也一言之失悔何追也次四无以利口亂厥官卿士戒

之象曰位高而言輕亦可戒也次五聖人之教不言而信象曰不言而信淵默之化也上六君子之道或默或語象曰時然後言默不可長也右默

恕有孚終吉象曰恕之為道善推其所為而已以己之心合人之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故有孚能以一言終身而行之其吉可知矣象曰如心恕君子以明好惡同物我初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象曰強而行之恕之始也行而不已違道不遠也次二君子有絜矩之道象曰絜矩之道恕也次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象曰拂人從欲身之菑也次四言欲立而立人言

說緯

卷一 疑易

八十六

欲達而達人象曰立而達恕以從人也次五聖人與眾同欲象曰與眾同欲聖人之恕也上六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象曰待人之法可用恕也責己之道不可自恕也右

退勿用有攸往象曰退止也勿用有攸往知止也日中則退而昃月盈則退而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而況於人乎退之時義大矣哉象曰民止其所退君子以晦藏于密初一退无咎象曰其進未銳義无咎也次二難進易退象曰難進易退可事君也次三兼人凶象曰兼人之凶勇不知退也次四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象曰知難而退終无尤也

次五終日如愚以退爲進顏子以之象曰顏子之退進不可禦也上六蠲蠲升高躡而不悔象曰蠲蠲升高其道窮也躡而不悔亦可戒也右退卦

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象曰輓亨天地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初六輓出門无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于鍊轄象曰傳于鍊轄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輓輓厲无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无咎也九四模稜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擲掄之象曰

說緯

卷二 擬易

六十五

以輓受爵亦不足敬也右退卦

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爲象曰吝鄙嗇也利居閒无所求也不利有所爲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于周急悔亡无攸利象曰吝于周急不恤其貧也悔亡无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于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于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于君子雖有言无尤也吝于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于色務所欲終以死亡

凶朋來吝于酒食弗克歡无咎象曰不吝于色惑于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其類也吝于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而无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于內吝于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于內畏寡妻也吝于教子終无所成也右吝卦

編貞亨初吉終凶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象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編或庶幾也終凶編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于君子入于邪也象曰麗口掉舌編君子以求名于祿初九編于同朋无咎象曰同朋于編又誰咎也九二畧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三來

說緯

卷一 擬易

六十六

其編酒食用享象曰來其編民取則也享其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用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編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編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編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編衆怒殺之何過也右編卦

以上七卦前四卦蓋因百忍圖而推演之後三卦輓則雷地豫吝則艮編則兌而吝卦無大象傳較畊錄謂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良然

說緯卷二

浪穹王崧樂山

愚公

愚公有二說苑政理篇齊桓公出獵走入山谷見一老公問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此一愚公也列子湯問篇太刑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聚族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遂率子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

說緯

卷二

渤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損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告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此又一愚公也水經注時水又北逕杜山北有愚公谷乃說苑所記之愚公列子之言則未可信

寧戚飯牛歌

齊桓公舉寧戚事一見呂氏春秋舉難篇一見淮南子道應訓一見新序雜事五篇一見說苑善說篇俱大同小異惟寧戚所歌何辭諸書皆不載呂覽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且備載魏風碩鼠之詩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亦云擊車輻而歌碩鼠今本說苑則云擊車輻而歌顧見近人呂覽校本謂顧見當是碩鼠之訛是則漢書注所引即今本說苑之文矣而世所傳寧戚飯牛歌凡三篇各出一書今備錄之其一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此史記鄒

說緯

卷二

陽傳集解引應邵也其歌出三齊記其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飢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此藝文類聚所載也其三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此文選成公子安嘯賦李善注所引也釋史卷四十四具載之謂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擬然合而觀之亦自成章法又桓公使管仲求寧戚寧戚應之曰浩浩乎見管子小問篇及列女傳大畧相同惟管子書引秦穆公舉百里奚事在齊桓公後必非管子本文

程嬰公孫杵臼存趙孤

史記載屠岸賈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匿趙孤十五年得復為趙氏後洪駒父容齋一筆辨之以為春秋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十年書晉景公卒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洪氏之意蓋以朔同括之死與嬰杵臼之匿孤俱在晉景十七年即魯成八年越一年而景公卒則史記所謂匿孤十五年景公復使為趙後者於年世為不合取史記所載晉景三年之事麗於春秋魯成八年晉景十七年宜其因年之舛而疑事之偽也史記所載之事謬誤雖多然或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三

得之傳聞而失實或考之典籍而偶疎未有全無其事而懸空結撰者太史公於此事既載之趙世家又載之韓世家乃其得意之文豈可疑為不實特趙世家所載稍有謬誤若參以晉韓二世家固與春秋經傳釐然畫一也案左傳趙武之父為朔母曰莊姬朔有叔父曰原同曰屏括曰樓嬰晉景三年當魯宣十二年朔將下軍從於邲之戰景十三年當魯成四年樓嬰通於莊姬其明年原同屏括放樓嬰於齊景十七年當魯成八年莊姬以樓嬰故譖同括於晉景公而殺之武從莊姬畜於公宮韓厥以其先世之勲為言景公乃立武為趙氏後景十九年夢大厲搏膺而

踊曰殺余孫不義遂病卒又案史記趙世家晉景三年魯宣公十一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韓厥告趙朔趙朔不肯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

齊左傳無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當是成公女有遺腹走公宮匿免身生男屠岸賈索之不得朔客公孫杵臼及友人

程嬰共謀匿趙孤山中居十五年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絕祀者趙氏具以實告於是誅屠岸賈復與趙氏田邑如故韓世家晉

景公三年屠岸賈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藏趙孤韓厥知之景公十七年病厥稱趙成季之功以感景公於是言趙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四

武而續趙氏祀晉世家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乃復立趙庶子武為趙後陳寔曰左傳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蓋左氏為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為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臼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語見趙世家評林今以左史互較史記之謬誤在於趙世家記同括之誅與朔並為晉景三年且嬰亦與焉是以與春秋經傳及晉韓世家不合而有年世乖妄之失夫朔死

於晉景三年是矣若同括之死則在晉景十七年而嬰則同括未死之前放之於齊不與朔之難並不與同括之難也晉景之元年為魯宣之十年宣立十八年而薨魯成之元年則晉景之十年其八年則晉景之十七年也晉景三年與楚戰於邲而朔將下軍景十一年鞍之戰將下軍者為變書而朔之名自邲戰後不復見則其死於晉景三年信如趙世家所載矣魯成公四年左傳紀趙嬰通於莊姬五年原同屏括放嬰於齊時當晉景之十四年蓋朔之死於是已十有二年故傳不言其人也魯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而傳並及立趙武之事且叙殺同括之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五

由為莊姬之譖時當晉景之十七年嬰之放於齊已四年而朔之死已十五年矣據趙世家之文朔同括嬰俱於晉景三年為屠岸賈所滅是時魯成猶未立也經何以不書殺同括於是年而書於魯成八年又何以但書殺同括而不及朔與嬰且嬰已於四年前放之齊矣晉又何以殺之然則朔同括嬰四人三死而一放死者朔同括也放者嬰也而朔同括之死又非一時一事朔之死在晉景三年同括之死在晉景十七年朔之死左傳不言其故以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之語推之則朔當死於屠岸賈之難而同括之死則以莊姬之譖為晉侯所誅也揆其本末蓋晉景三

年邲戰之後屠岸賈追討靈公之賊殺靈公者為趙盾而朔乃盾子將下軍有寵屠岸賈嫉而害之韓厥不能救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其時同括嬰皆不與其難也又或同括嬰與屠岸賈同謀害朔也至晉景十四年同括以嬰通於莊姬之故而放之於齊晉景十七年莊姬又以放嬰之故譖同括而殺之十九年景公夢大厲而卜得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因韓厥之言求趙武而立之為趙氏後趙武之生如史記所言為朔遺腹則朔死之年即武生之年至是凡十七年國語曰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史記謂程嬰匿趙孤山中居十五年武生一二歲而嬰乃匿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六

之也趙武之立在晉景十九年而左氏叙之於晉景十七年殺同括傳中者徐廣所謂終說之非此年事者是也魯成十七年左傳載韓厥之言曰吾昔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杜註謂韓厥少為趙盾所待養可知厥受趙氏恩故以立後報之也程嬰公孫杵臼存孤事左傳不載者陳氏所謂為文高簡詳叙其後而不追悉其初者是也史記所以詳載者韓厥程嬰公孫杵臼大義足以動人流傳不朽故得而述之也其以朔同括嬰統為屠岸賈所滅而繫之晉景三年者屬辭之際得意疾書因同括嬰皆朔之族遂連類而及未經檢校也年表列趙武復立事於晉景

十七年者左氏叙其事於魯成八年是爲晉景十七年據其文而不核其非此年事也然趙世家及年表雖有謬誤而韓世家紀屠岸賈作亂於晉景三年但言趙朔而不及同括與嬰齊晉世家記誅同括於晉景十七年但言同括而不及趙朔并不及嬰齊不惟與春秋毫不相戾且足以相証即匿武居山中十五年之數亦與左傳立武之年相符若將趙世家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之下刪去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十一字即無所失矣洪氏但據趙世家所紀而不察其所繫之年又不旁求於晉韓二世家宜其斥爲乖妄也又案左傳稱樓嬰趙嬰樓其封邑趙其氏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七

嬰其名也而史記稱爲趙嬰齊毋乃所紀即趙嬰放於齊之事而簡編脫落傳寫訛錯歟趙朔語韓厥曰子必不絕趙祀死不恨厥許諾姬氏有遺腹而程嬰公孫杵臼得知之者始以此耳程嬰曰朔婦幸而生男吾奉之是時莊姬在公宮武雖已生而嬰杵臼或未遽知也迨偵知而設謀伺間自宮中取之以出亦大非易易矣固當在一二年後也厥嬰杵臼之義人所難能而其事頗與夏少康相似姬氏之懷遺腹而匿也似后緡之方娠而逃厥嬰杵臼之宛轉存孤也似伯靡有仍有虞之輔少康趙氏之絕而復續也似夏后之中興少康之事亦必有曲折艱難如趙氏者

惜古人尙質無有太史公其人爲之摹寫以傳洪氏乃謂戰國俠士刺客之所爲春秋時無此夫戰國之士皆傾險陰狡取功名以自利未見有忠於君友若斯者若侯嬴田光輩之輕生又不過激於一時之意氣可已而不可已也嗚呼豈特春秋時無此也哉

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傳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杵臼之類此蘇子瞻之言也見東坡志林卷四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正義曰按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爲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尙少不得爲成公

說緯

卷三 存趙孤

八

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於時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則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此王伯厚之說也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爲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以得之傳聞此閭百詩之說也程嬰公孫杵臼

之事最爲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爲之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太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此何義門之說也並見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及注左傳叙趙氏孤之事皆謂莊姬譜殺同括無所謂屠岸賈里克殺奚齊卓子時曾令屠岸夷告重耳其後未見姓屠岸之人仕於晉者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被難時已有武並非莊姬入宮後始生此趙耘菘咳餘叢考之說也閻百詩又謂趙武當生於成公元二年間見潛邱劄記卷二已上諸說皆謂史記異於左傳也今即左傳釋之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莊姬爲嬰之亡故譜之於晉侯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九

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晉侯夢大厲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韓厥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韓厥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此皆左傳所記也國語載趙文子冠見藥武子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則不知請務實乎莊主謂朔也又載郵無正之言曰昔先主文子少嬰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文子謂武也使非盡滅趙氏何以收其田因厥言而後立武反田可見前此晉侯未知趙氏之尚有武矣使武自始生至十六七歲皆從姬氏在公宮而非藏身避害則晉侯豈不知之何待韓厥

之言朔死於晉景三年爲魯宣十二年朔死而武生其立於晉景十九年爲魯成十年年十七歲考之經傳固有明徵武生一二歲姬畜之於公宮稍長則宮中不可復畜自當出而匿於民間必有取以出匿而保存之者矣國語所以謂其少嬰於難也武見藥武子諸人其所訓戒皆似危而復安亡而復存之語然則不待參之史記而武之始被難而後得立其情事已可想見陔餘叢考謂屠岸夷後未見更有姓屠岸之人仕於晉案呂氏春秋先識覽有晉太史屠乘安知非屠姓而岸夷賈乃名乎嬰通莊姬武畜公宮皆左傳所載而史記無通姬事可以謂其從畧屠岸

說緯

卷二 存趙孤

十

賈程嬰公孫杵臼三人左傳所無而史記獨詳言之以出於無稽說苑復恩篇新序節士篇並載其事而皆本於史記他書未有言及者然史記所載或姓名出於傳聞情事有所鋪張至於保存趙孤之非鑿空固可於左傳國語信之容齋一筆又謂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訪求其墓得其冢於絳州太平縣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聖明帝王之墓尙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絳郡以朝命所訪姑指他邱隴以塞責案神宗訪墓封爵事見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九其冢之妄當如洪氏所云

楚莊王聽隱諫

楚莊王好隱事諸書所記不一其最先者韓非子喻老篇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呂氏春秋重言篇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公賈入諫云云史記楚世家以入諫言為伍舉新

說律

卷二

十一

序雜事二篇以為士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亦為伍舉說苑正諫篇以為蘇從而史記滑稽列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案魯文公十四年為楚莊王元年左傳文公十六年庸人帥羣蟹叛楚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滅庸其云三年無令蓋莊王即位於魯文公之十三年至十六年而歷年凡四聞隱諫聽政後秋冬間即有滅庸之舉也惟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然則進隱者非伍舉也因學紀聞卷十一攷史類曾辨之滑稽傳所載蓋傳聞之誤楚莊王則有其事而莫能定為何人

晏子語合經義

晏子春秋內篇雜下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案靈公當作景公說苑政理篇亦作景公文與此同惟賣馬肉於內作求買馬肉呂氏春秋審分覽高誘訓解以汙穢之德隨潔白之蹤里諺所謂懸牛頭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晏子入篇見漢書藝文志後人以篇為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為

說律

卷二

十二

一則為七卷見七畧史記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隋唐書經籍藝文諸志俱著錄宋時析為十四卷見崇文總目漢劉向校讐奏稱其書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合六經之義云云觀此章所陳與大學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之旨相合困學紀聞禮記類文子曰聖人不慚於影君子慎其獨也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原注云高彥先謹獨銘曰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影其寢無愧於衾四句並見劉子崧案劉子語見新論慎獨篇云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文子凡十二卷皆述老聃之說名

言如霏玉屑而多與淮南子相同漢書藝文志道家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柳子厚謂其多竊取他書以合之是則其書之本末未可考而晏子春秋外篇有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寃二語實爲劉子所本其義之精粹直與大雅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相參可知劉子政之言洵非溢美班固志藝文本於子政七畧儒家冠九流而其書莫先於晏子春秋有以夫

說緯

卷二

晏子語

十三

扁鵲

韓非子喻老篇扁鵲見蔡桓公曰君有疾桓侯曰無體痛索扁鵲已逃秦矣史記扁鵲列傳作見齊桓侯索隱案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又新序雜事二篇亦作齊桓侯而詞意與韓非子同曹植相論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蔡桓侯封人元年當周桓王六年而扁鵲傳言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爲大夫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世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是則傳之晉昭公蓋頃公定公之誤但田齊桓公午元年距簡子之卒據六國表凡七十五年而近人釋史及諸家考訂則九十三年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計其立時年十七使其及見簡子同時之扁鵲則扁鵲應在百歲已外矣今本竹書紀年安王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注云韓非子作桓侯史記晉世家烈公十九年威烈王賜趙韓魏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頎欣紀年以爲桓公故韓非子有晉桓侯崧案晉烈公子果爲桓公則其元年距趙簡子卒據六國表凡六十七年據釋史諸家凡八十三年俱較桓公午差近竊疑扁鵲所見

說緯

卷二

扁鵲

十四

乃晉桓公韓非子誤爲蔡史記誤爲齊耳又史記載扁鵲診號太子病事亦見韓詩外傳卷十搜神記卷一而後漢書文苑趙壹傳晉書佛圖澄傳並徵引之惟說苑辨物篇以所診爲趙王太子史記索隱曰案傳玄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安得有號然案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正義所糾畧同崧案郭公見於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其亡已久蘇子由古史謂薛久亡而孟嘗君稱薛公安知是時無號此皆臆度之詞無所取証考扁鵲之見於諸書戰國策秦二篇載其見秦武王請除左右秦武王之立在周赧王五年去趙簡子二百餘年其說緯

卷二

扁鵲

十五

誤無疑列子湯問篇載魯公扈趙齊嬰請扁鵲求治新語資執篇載扁鵲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所著之人均無可徵惟鶡冠子世賢篇載魏文侯問扁鵲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案魏文侯時謚桓者史之晉孝公紀年作桓公外趙簡子之子嘉立一年而卒謚曰桓子說苑作趙王太子無乃即是其人而史記誤爲號君歟雖三晉受命爲侯尙在此後二十餘年不應稱王稱太子然戰國燕策張儀說昭王曰趙王以其子爲代王妻魏策安陵君曰受詔襄王呂氏春秋長攻篇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史記趙世家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所云王與太子皆襄子

也襄子者桓子之兄也當時僭稱如是矣漢書高帝紀十二年注韋昭曰越人魏桓侯時醫臣瓚曰魏無桓侯瓚能糾其失而不能定其爲誰蓋魏趙皆由晉大夫爲侯故瓚聞致誤然則扁鵲所診而起者趙簡子之子也見而逃者晉桓公也史記列傳先叙其視趙簡子病次叙其起號太子死後叙其見齊桓侯有疾不治而逃今以諸書証之所叙歷歷可案但晉定公誤作晉昭公趙誤作號晉桓誤作齊桓諸書沿訛襲謬是以大費叅稽

說緯

卷二

扁鵲

十六

諸書所記出亡相類

左傳哀公十一年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咥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奔疾入殺太子祿立子比爲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錡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錡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錡人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吕氏春秋過說緯

卷二 諸書所記出亡

十七

皆不肖而惡王之賢因相與合兵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納遂走莒淖齒擢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尙不知所以亡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百姓害傷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宋昭王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

說緯

卷二 諸書所記出亡

十八

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
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
宋昭亡而能悟卒得反國云新書先醒篇昔宋昭公出亡
至於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
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
吾君麗者吾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
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餒畫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
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
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
誅逐政治踏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
說緯

卷二 諸書所記出亡 十九

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
御進股脯梁粃虢君喜曰何給也御者曰儲之久矣曰何
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
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
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
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
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
皆不肖夫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嘆曰嗟乎
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
以塊自易逃去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

悟所亡此不醒者也先醒者及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
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新書所載宋昭
虢君二事又見韓詩外傳卷六虢君作郭君蓋虢郭古多
通用新序之靖郭君亦即其人而衍一靖字其稱宋昭王
則昭公之誤宋有兩昭公一名杵臼當魯文公時一名得
當魯哀公悼公時考左傳史記兩公俱無出亡事而名得
之昭公史記世家作特且記其攻殺太子自立與左傳乖
異據左氏哀公二十六年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
得與啓畜諸公宮景公卒大尹劫六卿立啓國人立得大
尹奉啓奔楚揆其情事當是景公卒而得立得無道出亡
說緯

卷二 諸書所記出亡 二十

大尹立啓國人聞得改行迎而復位左傳詳於六卿三族
大尹之爭畧於昭公之出亡反國賈誼韓嬰別有傳聞而
司馬遷未之考也凡諸所記出亡其事畧相類其言極悚
切以亡人之時代論虢君在前楚靈次之陳轅頰宋昭公
又次之齊湣王在後以著書之時代論左傳在前呂氏春
秋次之新書韓詩外傳又次之史記新序在後釋史晉滅
虞虢篇採新書虢君出亡謂牽合陳轅頰齊閔王楚靈王
而一之非實可知然楚靈王枕銷人股銷人以土自代逃
去見於史記與新書虢君事正相類若云相襲當是史記
襲新書矣

併衣糧與友事相類

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為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無計自度不能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宦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

說緯

卷二 併衣糧與友

三十一

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為世規見後漢書申屠剛傳注又琴操三士窮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石尹一作文子叔愆一作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嶺巖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能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也豈若并衣糧於一人哉二人俱以革子為賢乃推衣糧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何庸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楚王知其賢用旨酒嘉殺設鐘鼓以樂之

革子愴然有憂悲之意楚王乃推樽罷樂引琴而進之其

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王聞之曰琴何悲哉

革子推琴離席長跪涕流而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

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嶺巖之間逢飄風暴

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不以臣為不肖推糧與臣

二子遂凍餓而死今王雖陳酒設樂臣誠不敢酣樂也

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棺

歛收二子而葬之以革子為相見太平御覽案此二事當

即一事而傳聞有異也又呂氏春秋卷二十長利篇戎夷

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高氏訓解違去齊至魯與弟一

說緯

卷二 併衣糧與友

三十二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必能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案此事正與前事相反高誘以為不義之義見本篤愚謂羊角哀其思革子乃人自與之戎夷則欲奪人之所有其死宜矣角哀革子雖較勝戎夷然患難相從忍人之死而已獨生究非君子之道况免死而得富貴又未見其立功名為世所不可少之人乎

女嬰費子陽祖朝所憂相同

韓詩外傳卷二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積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昔宋桓司馬得罪於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驅吾園之葵是歲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列女傳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婦曰何嘯

卷二 女嬰費子陽 三三

說緯 之悲也子欲嫁邪女曰吾憂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丈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容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澗九里漸洳三百步今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禍及庶婦人獨安所避乎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困學紀聞左傳蔡原注列女傳魯漆室女韓詩外傳云魯監門女嬰玩注意似謂兩書所記為一人孔叢子抗志篇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此亦子之

善意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說苑善說篇晉獻公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養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為乎何為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轅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

卷二 女嬰費子陽 三四

說緯 肉食者已慮之矣養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養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諸書所記語義相似桓司馬知非一人稱晉獻公為大王尤非當時語釋史晉滅虞虢篇未附採說苑此條謂其言甚美蓋後人之寓言愚案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子大叔見范獻子引人言蔭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即女嬰祖朝所言之義也呂氏春秋知化篇曰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足補諸書未盡義

教子私積之喻

韓非子說林上篇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呂氏春秋遇合篇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高注不必生謂終死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姑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己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淮南子汜論

說緯

卷二

教子私積

三五

訓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案三書所記即一事也韓非子以為衛人淮南子以為宋人或當時實有是事故韓非呂不韋之書並著以警世之惑者而淮南子之言尤為明切其人問訓有曰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又曰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皆名言

曲突徙薪之喻

漢書霍光傳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者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廼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說緯

卷二

曲突

三六

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絕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士上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案淮南子說山訓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高誘注淳于髡告其鄰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為功焦頭爛額為上客新論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之直而積薪在旁謂曰此直有火使為曲突而徙薪鄰家不聽後果焚其屋鄰家救火乃滅烹羊具酒以謝救火者不肯呼髡智士譏之曰曲突徙薪無厚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也人為徐生上書所取譬明是此

事而不著淳于髡之名說苑權謀篇記徐福事與漢書同是漢書本於說苑也竈突之喻前人亦有之呂氏春秋論大篇燕雀爭善處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妯娌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妯娌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務大篇亦載之而以爲孔子之語孔叢子論勢篇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

說苑

卷二

曲突

三七

於魏便子順曰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其曰先人與呂覽稱孔子語相合此喻與徐生事義異而其警人則同困學紀聞孟子類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此與呂覽無有安國安家安身之語各明一義而皆深於觀世之言

前利後害之喻

莊子山木篇莊周遊乎鵬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躍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休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爰走虞人逐而諍之戰國策楚四篇莊辛謂楚襄王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

說苑

卷二

前利後害

三六

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書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鮪鯉仰鬻陵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磡引微繳折清風而抆矣故書游乎江河夕調乎雉鴛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臨乎

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
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
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
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
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
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卮塞之內
而投已乎卮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新序
雜事二篇與此畧同韓詩外傳卷十楚莊王將興師伐晉
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
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

說緯

卷二

前利後害

三九

忠臣也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
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
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
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
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見前之利而不
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說苑正諫
篇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
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
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
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

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
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
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夫差既
殺子胥復伐齊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太子友欲切言之
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
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
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擣長吟悲鳴自
以爲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
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蹶微
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

說緯

卷二

前利後害

三十

擲踏踰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罔
其旁闔忽罔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爲大王取笑
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太子曰天
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
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
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
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
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
莫過於斯也凡此諸書所記始一事而傳聞異辭本莊子
之言而衍之耳

好士使臣之說意同人異

戰國策齊四篇先生王斗章王斗曰先君桓公所好者五
今王有四焉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
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
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
騶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
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
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
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
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

說緯

卷二

好士使臣之說

三三

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
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又魯仲連謂
孟嘗君章君之廐馬百乘無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
騏驎騶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有毛廐西施哉
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說苑尊賢篇淳于髡
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
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
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騏驎騶耳今無有王選於眾
王好馬矣古者有象豹之胎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味矣
古者有毛廐西施今無有王選於眾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

嘿然無以應此三事當是一事而所記各異孟嘗君固非
不好士者蓋即宣王而傳之偶誤說苑又以王斗誤爲淳
于髡也然王斗尺穀之喻戰國策中已有與之相同者趙
策三篇建信君貴於趙章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
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
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
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悅
形於顏色曰寡人不肖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
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

說緯

卷二

好士使臣之說

三三

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
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矣先
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扉首
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
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轡也又四篇容見趙王
章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
遷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
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
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
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買馬善而

若惡皆無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案二策所稱趙王乃孝成也在齊宣王後魏牟之言鮑氏謂出於王斗吳氏不以爲然鮑氏又謂王斗魏牟及此客其言若出一口理義人心之所同然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說緯

卷二

好士使臣之說

三三

崧案韓非子備內篇日月暉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與趙客語同蓋古有是言如篇中所引桃左春秋之類

戰國諸君朝周

困學紀聞孟子類閻百詩註人知齊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其後有趙肅侯之朝周人知魯仲連義不帝秦而不知其先有孔子順義不入秦又見諸邱劉記卷二崧案趙肅侯朝天子見史記趙世家當周顯王二十三年而六國年表不載齊威王朝周見戰國策趙三篇魯仲連告辛垣衍語史記魯連列傳同而本紀世家俱不載惟六國年表周烈王六年註徐廣曰齊威王朝周資治通鑑亦於是年書齊威王來朝魯仲連言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是以徐廣繫於是年而通鑑因之烈王在位之年史

說緯

卷二

朝周

三三

記本紀作十年六國年表竹書紀年資治通鑑俱作七年參之魯仲連語當是七年本紀字誤也兩國朝周趙在齊後二十四年又案齊威趙肅兩朝後史記周本紀顯王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核之爲秦孝公十八年秦本紀孝公二十年使公子少官會諸侯逢澤朝天子核之爲顯王二十七年六國年表同呂氏春秋報更篇張儀德東周昭文君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高誘註秦會諸侯於逢澤魏王爲昭文君御韓王爲之右案昭文君之號他書未見惟呂氏春秋務大篇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

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淮南子道應訓同又戰國策東周篇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鮑彪注史書東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不然則惠公別稱崧案呂覽所言逢澤之會當即秦本紀之孝公二十年事惠王則孝公子惠文王或即少官也是年爲魏惠王二十九韓昭侯十七杜赫之名見戰國策東周篇杜赫欲重景翠於周鮑注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疑赫字誤吳師道正之謂翠與赫可以相及是則顯王時秦孝公且會諸侯以朝矣又案戰國策秦五篇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

說緯

卷二

朝周

三五

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高誘注梁君惠王也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齊五篇蘇子說齊閔王曰昔者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韓非子說林上篇魏惠王爲曰里之盟將復立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戰國策韓三篇亦載此事惟曰里作九重彭喜作房喜鄭君作韓王是則魏惠王亦朝周矣而史記紀表世家俱不載惟魏世家於惠王十五年書魯衛宋鄭君來朝六國年表同竹書紀年周顯王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據其所紀核之乃魏惠

王十四年其云來朝者朝魏也魯恭衛成之年並與史合其時宋君乃剔成所云桓侯或即剔成之謚而姬姓之鄭於周烈王元年已爲韓所滅史記魏世家索隱曰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由此觀之韓非子曰里之盟所稱鄭君當即韓昭侯故韓策載之又案四國朝魏史記紀年相同但年數稍異合諸書案考蓋四國朝魏魏惠爲盟欲率以朝周房喜雖有異議惠王卒成其事是以秦齊二策並誇美之趙肅侯秦孝公之朝皆在其後或欣慕其事而然戰國策齊五篇魏王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曰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

說緯

卷二

朝周

三六

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必請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

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鮑彪注西喪地於秦謂此歟案此章乃蘇子說齊閔王而述魏惠王之事頗足以証孟子東敗於齊西喪於秦南辱於楚之言亦可見秦孝公之朝天子欲以傾惠王也所云秦王乃孝公時未稱王吳氏補註此辯士之詞崧案陳滅於秦悼公十四年蔡滅於秦厲共公三十年俱在孝公之前衛鞅殆約畧言之然則戰國諸君之朝周齊威王最先魏惠王次之趙肅侯又次之秦孝公在後烈王一顯王三也魯仲連不帝秦見戰國策趙三篇及史記本傳孔子順不入秦見孔叢子論勢篇孔在赧王五十六年魯

說緯

卷二

朝周

三七

在五十七年國君朝周高士攢秦皆當時盛事然不特君與士也赧王時東西周分治而民猶知其爲天子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問其巷人而不知也東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事見韓非子說林上篇又見戰國策東周篇力爭之後民能誦詩而知其義至今讀之令人嗟然想見文武周公之遺澤焉

本草

本草之書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平帝紀元始五年正月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遺詣京師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陳駸叔進中興書目謂本草之名蓋見於此又曰梁七錄載神農三卷陶隱居序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凡七百三十種合爲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刊定增一百十四種廣爲二十卷開寶中詔盧多遜等重注嘉祐二年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後蜀張文懿撰本草括要詩三卷熙寧中崔源辨誤一卷

說緯

卷二

本草

三六

鄭樵外類五卷成書二十五卷玉海藝文門藝術類開寶重定本草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墨字別之文獻通考經籍考子類醫家補注神農本草二十卷晁氏曰宋朝掌禹錫等補注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書中有後漢郡縣名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至張機華佗始爲編述嘉祐初詔禹錫與林億蘇頌張洞等爲之補注以開寶本草及諸家參校采拾遺逸刊定新舊藥各一千八十二種又大觀本草三十一卷陳氏曰唐慎微撰名曰經史證類本草舊經止一卷陶隱居增名醫別錄因注釋爲七卷唐顯慶廣爲二十卷謂之唐本草蜀孟昶又嘗增益

謂之蜀本草嘉祐中掌禹錫林億等更爲補注今慎微頗復有所增益石林葉氏曰神農本草初但三卷所載甚畧議者攷其記出產郡名以爲東漢人所作梁隱居始增修爲七卷松案諸氏之言皆謂本草之名起於漢世也然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見王海藝文門藝術類隋書經籍志神農本草八卷是本草之名見於漢而書則著錄於隋也又周禮疾醫鄭注治合之齊存乎神農子儀之術察其盈虛休王吉函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參兩變動能專是者其唯秦和乎岐伯俞柎兼彼數術賈公彥疏案劉向云扁鵲使子儀脉神荀勗中

說緯 卷二 本草 三十九

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義一人也子義亦周末時人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又博物志卷四藥論採神農經三條又新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尙矣今復修之何所異耶對曰昔陶宏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極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

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宏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行又藝文志蘇敬新修二十一卷王方慶新本草四十一卷陳藏器拾遺十卷陰餘叢考卷三十三本草拾遺謂人本草內有人肉是藏器所修也合註疏子史觀之本草蓋創自神農而定於黃帝凡岐伯桐君雷君唐志雷公集撰神農本草四卷桐君藥錄三卷徐之才雷公藥對二子儀所著皆本於神農至陶隱居而參核加詳唐宋遞有增輯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五十二卷所取諸藥一千八百九十二種而其書大備

說緯 卷二 本草 四十

察釘殺獄

輟耕錄卷五姚忠肅公燾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合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包孝肅公拯云案此事世俗以為包孝肅蓋因比姚為包而誤傳也然其事前代已有之酉陽雜俎續集砭誤篇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

說緯 卷二 察釘 四二

人哭乎當近何所對以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撫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西陽雜俎語至此止鄭子產事見韓非子難三篇論衡引而糾之見非韓篇今世所用之洗冤錄中備載驗屍諸法大都往事所已經者是以有孽開頭髮檢頭上頂心連

額門之條作姦者愈多其技愈巧子產聞聲執問即得其姦蓋彼婦未嘗狡飾也韓滉之吏必待青蠅集首發髻見釘而獄始具然彼婦猶未知掩其迹也劉義之嫂并能塗其迹矣洗冤彙編云火燒釘子挿入骨內其血不出亦不見痕迹則其技豈不更工乎韓非之論子產也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智察為之弓矢

說緯 卷二 察釘 四三

則子產誣矣韓非之譏子產似謂子產之治不修其本而從事於末然非之所謂本不過法術而已以法術為治而不尚禮義教化其弊必致天下之人相率而為姦前人之姦既為法術所制後之作姦者反因其見制之故而別出其奇以遁於法術之外法術之詳密至於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止矣然人人重足而立天下無一自適之民無一可安之士彼之所謂治乃聖人之所謂亂也

天主教

異教之入中國者佛氏回回外近復有天主教明史外國
七意大里亞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國萬歷時其國人
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
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
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
第四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
矣大都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如德亞
即大秦國也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年史書所載世代相
嬗及萬事萬物原始無不詳悉謂為天主肇生人類之邦

說

卷二 天主教

四三

言頗誕謾不可信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
中西行教於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閏
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
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
并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
之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接利
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歷官推筭日
食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龐廸我熊三拔等深
明歷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廸我等同
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徒來者益眾有王豐肅陽瑪諾等

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
奏請逐回四十六年廸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泛海九萬

里觀光上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
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崇禎時歷法益
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名湯若望等以其國
新法相參較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歷為歷元其法視
大統歷為密焉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專意
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
尚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畧鄧玉函諸人皆歐
羅巴國之人也案四庫全書所收西洋人撰著凡九種史

說

卷二 天主教

四四

部地理類則艾儒畧職方外紀五卷南懷仁坤輿圖志二
卷子部農家類則熊三拔泰西水法六卷天文算法類則
利瑪竇乾坤體義二卷熊三拔表度說一卷簡平儀說一
卷陽瑪諾天問畧一卷龍華民等新法筭書一百卷薩几
里得幾何原本六卷又案天啟中艾儒畧作西學一卷言
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鐸理加者文科也裴錄
所費強者理科也默弟濟納者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
加諾搦斯者教科也陡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
第大抵從文入理而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
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中

所謂盡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要以明體達用爲功與儒學次序畧相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蓋入中國後窺見載籍故附會儒理以冀其教之行書末附載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即於義寧坊勅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據此碑則其國即大秦也册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闍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

日知錄卷二十九此與今之利瑪竇天主堂相似而不行於玄宗之世者豈非在朝

說緯

卷二 天主教

四三

多學識之人哉資治通鑑唐紀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敕各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中等十八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祇僧皆勒歸俗胡三省註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祇乎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積西諸州火祇而禁民祠祭官品令有祇正蓋主祇僧也案利瑪竇之來先於艾儒畧當時以爲從古未有不知其教之入中國唐宋以來具有紀載所謂天主乃祇神也墨莊漫錄卷四東京城北有祇廟祇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自唐已來祇神已祀於汴矣鎮

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祇神祠不知何人立也西溪叢語卷上嘗攷火祇字其畫從天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祇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祇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祇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而兩京波斯寺

說緯

卷二 天主教

四六

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祇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祇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祇正祇法初來以鴻臚寺爲禮遠令邸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祇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德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祇不識佛法有祇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澣河中灘流中有火祇祠相傳祇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祇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室中後

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爲歲每歲日鳥澣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也

西溪叢語文至此止

程史卷十一番禺有

海獠雜居其最豪者蒲姓號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浮海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踰禁性尙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謂聲牙亦莫能曉竟不知何神也堂中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爲像主拜者皆嚮之巨輒

說緯

卷二 天主教

四七

會食不置匕箸用金銀爲巨槽合鮭炙梁米爲一灑以醬露散以冰腦坐者皆寘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而已羣以左手攫取飽而滌之復入於堂以謝已上皆宋人之紀載也通典職官二十二視從七品薩寶符祆正祆呼朝反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顧野王玉篇祆阿憐切祆神說文示部新附祆胡神也从示天聲火千切案說文有祆字又有祆字祆在正文示部云地反物爲祆从示芙蓉聲於喬切韻會蕭部祆本作祆或省作祆先部祆與暄同音胡謂神爲祆關中謂天爲祆案說文祆字始徐鉉據玉篇增入是則祆祆二字音義自別從天者

其音與天暄在輕重之間凡諸書所載胡神之祆並當從

天通典所謂西域國天神豈非今之天主乎西溪叢語所引酉陽雜俎孝億國界至三千餘所見境異篇銅馬至遂不敢毀見物異篇考境異篇復有一則叢語未引今補錄之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璽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此一則於天主事更確繫之竿上豈非天主教之十字架乎此及通典皆唐人之紀載也徐鉉說文新附雖在唐後而顧野王玉篇已在唐前又考左傳僖公十九年杜註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浦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祆神東夷皆社祠之杜註又在

說緯

卷二 天主教

四八

玉篇之前矣考後漢書及通典大秦在西海之西土多金銀奇寶凡外國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襪毳毼屬帳之屬其色鮮於海東諸國所作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齋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始乃一通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後漢書見西域傳通典見邊防九

其言海西即今西洋之謂

其土物亦與今西洋相似是則其人之入中國蓋在漢晉之間惟其教本出佛氏而所著之書乃排斥之殆因近世佛氏寢微故別逞奇說以行而其尤悖誕者李祖白作天

學傳槩謂初生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無始故稱天主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躬自降生救贖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允從遂生子名曰耶穌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尙未壞又謂初生人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並無人居推以年代在中國爲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裔自天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是以唐虞下迄三代聖賢垂訓往往呼天稱帝夫有所受之也又謂天主耶穌謀反事露正法同盜釘死十字架上天地人物俱証其爲天主

說緯

卷三 天主教

四九

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地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物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案釋氏長含經記渾淪以前修多羅識言釋教興廢其書已屬妖妄而天學更有甚焉釋氏之行教也衣食全藉布施將使天下之民化爲游惰天主之行教也交際專用貨財將使天下之民化爲商賈商賈種游惰之根游惰逐商賈之末先王之道日就淪亡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有心斯世者可勿審諸

先儒論讀書

法言寡見篇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是以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晉書虞溥傳學徒既至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程子書銘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小學紺珠藝文類鄭耕老勸學曰立身以力學爲先

說緯

卷二 先儒論讀書

五十

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毛詩尙書周禮禮記周易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孝經以字數計之中才日誦三百字四年半可畢天資稍鈍減中才之半日誦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年半可畢苟能熟讀而溫習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積之功耳里諺曰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困學紀聞雜識類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已上諸說皆勉人讀書也淮南子說山訓謂學不暇者雖死亦不能學矣玉海藝文門經解類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

以三百五篇諫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夫子既成六經後尚爲未試之書也困學紀聞左傳類周之替也自原伯魯之不說學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習誦孟子類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潛邱劄記卷二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斯真可謂之經術已上諸說皆警人不讀書也而玉海之言尤足令人太息原伯魯不說學見左傳昭公十八年子

說經

卷二 先儒論讀書

五

楚不習誦見戰國策秦五篇然則讀書之所繫豈不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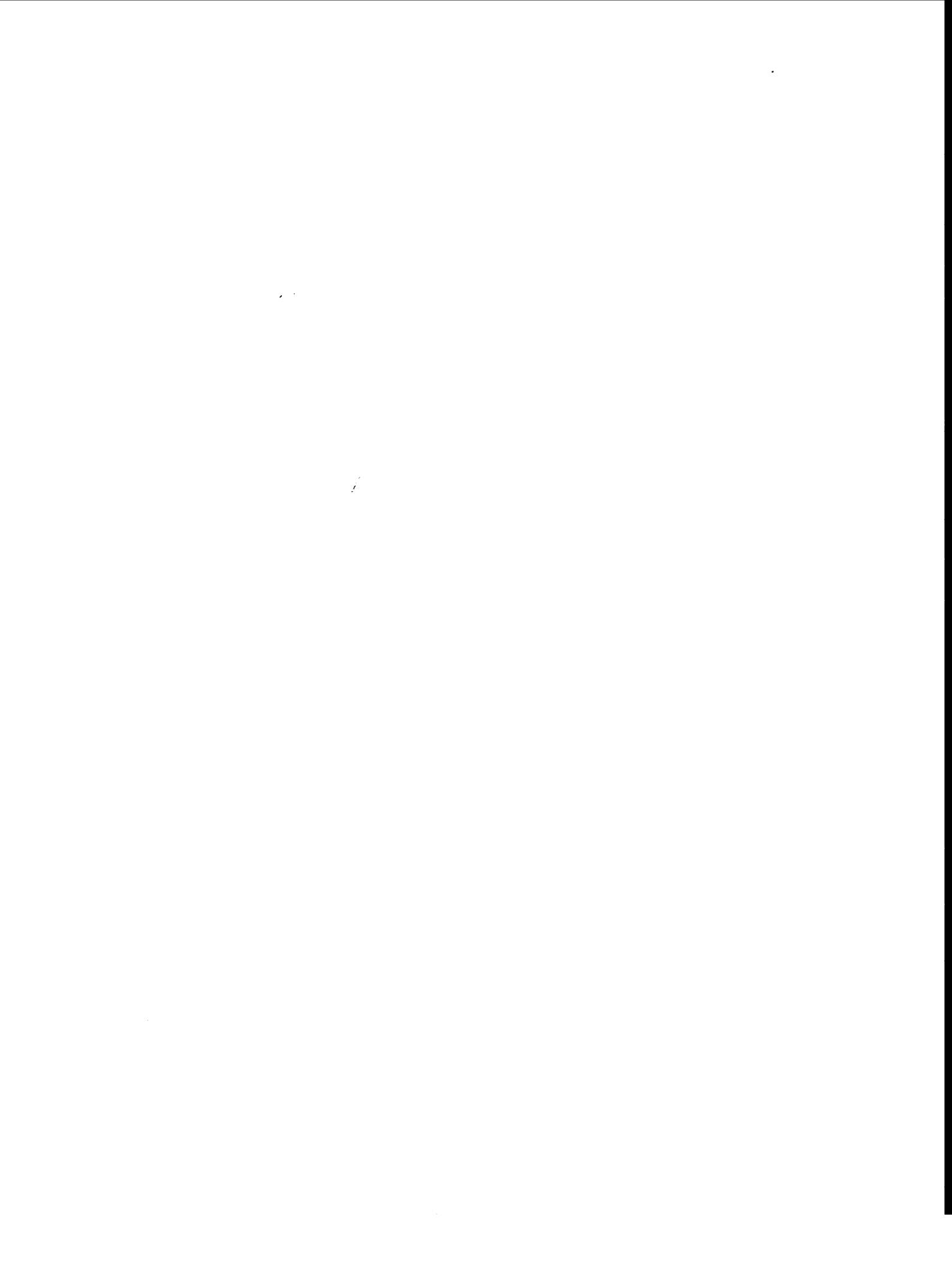
揚子雲曰如欲秦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其斯之謂與



閩世編

胡權安題





閱世編目錄

卷一

天象 歷法 水利 災祥 田產一 田產二

卷二

學校一 學校二 學校三 學校四 學校五 禮樂 科舉一
科舉二 科舉三 科舉四 科舉五 科舉六

卷三

建設

卷四

閱世編目錄

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士風 宦績 名節一 名節二

卷五

門祚一 門祚二

卷六

賦稅 徭役

卷七

食貨一 食貨二 食貨三 食貨四 食貨五 食貨六 種植

錢法

卷八

冠服 內裝 文章 交際

卷九

宴會 師長 及門 釋道

卷十

居第一 居第二 紀聞

閱世編目錄

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二集

閱世編卷一

葉夢珠輯

天象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至治之世日月星辰行有常道次有常度無足紀也然而異日怪風中天已見或謂氣運使然未必全關人事春秋不書徵應殆為是耶後世談占驗者莫精於劉向董子京房祖述而推廣言之鑿鑿卒無補于喪亂是果修教之無術歟抑數定不可挽救要之天道遠人道邇不能盡人而不信天是無天也不能盡人而任天是無人也無天將太白入井而誣其渴亂亡固莫救矣無人如長星示變而勸之酒

閱世編

卷一

一上海掌故叢書

災異其可弭乎予生也晚不獲睹景星慶雲之盛又不敢習天官言偶有見聞惟取法於春秋紀災不紀驗之意憶而紀之忘者闕焉至於徵應以俟明於理數者

崇禎三年庚午熒惑入東井退舍復羸居數月

四年辛未四月太白晝見熒惑再入鬼宿犯積屍氣

八年乙亥九月熒惑犯太微兩日並出或曰黑光摩盪也

兩日並見疑是九年事時有逆逆者謂師營謂曰日

章有二此即所謂黑光摩盪也予從潘師乃九年未八年也或九年連八年事亦未可知

九年丙子六月夜有大星如斗光芒數十丈自西南東流聲如雷

十年丁丑正月朔日食春太白晝見六月太白經天

十一年戊寅二月朔日光摩盪竟日十一月五日日中有黑子黑氣摩盪

如兩日

十二年己卯正月三日日光摩盪自旦及暮五日日旁有青黑氣若戰十月一日彗星見朝廷修省免刊

十三年庚辰閏正月則正月六日猶十二月節也大兩震雷有如夏月九月望有兩日出沒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時聞空中聲響如沸人皆謂之天愁又晴皎無纖雲而細雨沾濕

三年丙戌五月十六日早有二日相盪其一在南六月二十二日夫星亂落如雨八月以後天鳴相繼

四年丁亥八月時聞天鳴惟初六夜尤甚西南聲沸如雷廿六日夜亦然

閱世編

卷一

二上海掌故叢書

六年己丑十二月初五夜有黑虹貫于月下十九日夜大寒節雷電大作七年庚寅十月辛巳朔午未之交日食將既予祭先初畢撤饌時忽冥如薄暮或云直有見星處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寅冬至微雪降夜復震

八年辛卯六月二十乙丑夜有大星自北斗隕于南箕光芒數丈七月二十四日己亥白露戌時有星大如斗孛於斗牛之間光芒丈餘照耀如雪

牛馬皆驚

十年癸巳七月時聞天鳴惟三十日癸亥日將暝四野聲沸如鳴風箏

十三年丙申閏五月十五壬戌月食六月初一戊寅日食十一月庚寅望自申至酉月食既九月初十乙卯黑虹見十四年丁酉正月一日甲辰朔日食十六己未望月食五月十五丁巳望

月食

十六年己亥三月二十六日丁巳申酉之交大星流于西南光芒數丈自天中起下至于地形如匹練聲如震雷六月初三壬辰黑虹見于昏之中天十六日乙酉末白虹見于中天自南互北

十七年庚子九月初一日癸丑午後中天有大星如斗色赤隕于西南轟然有聲十五日丁卯酉末月食殆既內有紅光如火歷數刻而逆出

康熙二年甲辰正月十五戊寅望戌時月食殆既移時方出十一月初五壬辰冬至夜半彗星出東南上指數丈光芒如帚至十四日辛丑彗芒下指東北直至月終漸縮而光淡十二月戊午朔申初日食八分

四年乙巳四月二日戊午太白晝見以後時見

附世編

卷一

上海學故叢書

五年丙午五月十二日壬辰戌將末白虹貫月自東互天直至西極

七年戊申正月二十八日丁卯彗星見光芒下指長數丈

八年己酉四月癸亥朔日食自未至申而復

十一年壬子二月二十五日辛丑大雨雹予方讀書于張氏不窺軒中未之間忽然雨雹大者如胡桃小者如龍眼頃刻庭間積與培齊

十二年癸丑正月五日丙子震雷十一月六日辛未酉刻雷電大作時予在郡城旅館見之

十三年甲寅十一月二日辛酉未刻黑虹貫日東西互天少頃而散

十五年丙辰六月九日庚申晝太白見于西方

十六年丁巳正月戊寅朔日雷電俄而大雪十月二日京師星隕朝廷遣

使迹之得巨石有古文人莫能辨

十七年戊午四月二十三日壬辰未刻雨雹六月十三日壬午青氣竟天朝廷下詔修省時予在江陰不及見歸閩邸抄知之八月初十日戊寅夜天鳴四野聲沸如雷

十八年己未正月丁酉朔辰巳之間兩日疊見者久之淺黑色一淡白色是朝竟日光不射人十五日辛亥酉初刻雷電大作八月初二日甲子京師地震甫息晚見兩日始而上下相鬪既而兩日並行二十三日乙酉山西鄉寧縣大雪凍死種植十月初一壬戌風雪閉天雷聲大作予在泖上見之

附世編

卷一

上海學故叢書

十九年庚申六月十六日癸酉未時京師天鼓鳴自東南以至西北有白

氣一道下垂或云星隕也見邸抄十一月丙辰朔冬至越一日丁巳薄暮

長星見于西南自申及酉而沒形如匹帛白光數丈三四日後漸趨而北上貫斗柄逾月不滅二十九日甲申夜分白虹互天自西及東雲不能揜

二十年辛酉正月十五己巳望月食既

二十一年壬戌七月二十七日壬申起每夜彗星見于西南光芒四五丈皇上面諭羣臣同加修省

二十二年癸亥正月十六日戊午月食自早至暮時聞雷聲立春後八日也

二十三年甲子五月初十日乙亥太陽生耳十四日己卯月邊有白氣二十二日丁亥起太白晝見京師有黑風雷電之異俱見邸抄

二十五年丙寅九月二十二日癸卯立冬夜雷電大雨

二十七年戊辰三月十五日戊子月食四月癸卯朔日食自辰至巳食幾

六七分日色無光七月十四夜黑虹貫月八月初二日薄暮白虹貫日初

三日黑虹貫日

二十八年己巳十一月初十日癸卯冬至前二日辛丑夜電光閃爍雷聲

殷然先是六月十八日癸未午時余在荷里館中衆言太白經天皆于背

陰處觀之星光炯然予雖望而不見然衆皆指示爲確見也十一月十八

日辛亥夜酉時時雪初霽聞浙瀝聲疑爲雨霰啓戶視之星斗一天爛然

無纖雲而雨灑不止食時始定先是月初東南有白氣一股自上下冲約

長數丈吾鄉見者甚衆皆言下有三星星上生芒至上而漸闊但據邸報

閱世編

卷一

五

上海掌故叢書

欽天監所奏止言白氣不言三星也

三十一年壬申正月丁亥朔日食巳午之間余所見不過二分下午日色

無光據荷里諸生云日食後有白氣縱橫出入于日中而黑光如日者數

十相間上下于氣內尤異徵也

歷法

有明一代之大統歷其法本于元太史令郭守敬之授時歷二歲二十四

氣及每月日之出入有時刻而無分晝夜十二時共應九十六刻以子午

二時獨多二刻故分晝夜爲百刻月之上旬計日而無初字值日之建滿

平收開成除危等列于二十八宿之上至詳且悉也迨後相沿日久氣候

不無漸差以歷官拘守成法無變通傍救之材耳

本朝創興肇頒時憲歷日用西洋陪臣湯若望爲欽天監正依其國之算

法凡逐月日之出入以及十二月之二十四氣俱各就京城省城準定即

日食月食之分數亦然似更較詳歷日面葉明刊欽天監欽奉上傳依西

洋新法印造時憲歷日云云以昭一代大典若望錫號通微教師官加通

政可使又加一級仍掌欽天監印務可謂知遇之極隆矣

康熙五年丙午退湯若望而以張其瀆爲監正始于歷面去欽奉上傳依

西洋新法字樣仍做授時大統歷法然而西洋法猶參用之未盡廢也

康熙六年丁未以進士馬祐武舉楊光先爲欽天監正盡出西洋法悉因

授時大統之制

八年己酉推定是歲閏十二月論者力辯其非改閏來年之二月以頒歷

閱世編

卷一

六

上海掌故叢書

在先不便重頒申飭天下不準本年之閏而仍俟來歲頒歷之閏爲準

九年庚戌閏二月是歲楊光先罷去馬祐超陞都御史巡撫江南而歷法

又變漸復西洋之制矣

十年辛亥更用西洋人南懷仁治理西歷法遂盡復西洋歷法以十二時

共九十六刻定日分直省定二十四氣及日之出入月之上旬仍加初字

改二十八宿于開成收閉等之上而以參商列宿之前特歷面仍如丙

午所頒止云欽天監奏准印造時憲歷頒行天下云云無欽奉上傳依西

洋新法等字樣至今因之

水利

淞郡濱海帶江漁鹽灌漑民命寄于水利然海水清濁甘鹹不一故沿海

皆築塘以爲障惟擇水清洋淡之處俾能潮沙于內也恐鹹潮一入則膏腴盡爲斥鹵耳海濱蘆葦沮洳遠者距塘數十里近者數里或二三里惟青村柘林以西迄于金山衛水勢衝決潮汐直薄塘下日刮月削鹹潮有衝入之虞崇禎初方禹修先生爲松郡守建築石塘以護之蜿蜒綿亘力障狂瀾瀕海是賴鼎革以後衝決日甚幸而石塘堅固猝不可壞迨康熙初水從塘下決道而入漂沒田廬一瀉數里鹹潮所經僵禾殺稼地方患之當事者望洋無策惟從內地植木築土爲塘以避其鋒其如水勢洶湧非土木所能捍衛隨築隨潰隨決隨避迄今塘距石塘舊地不下數里潮退一望微茫如在烟雲之外簽役富家強名義戶義戶之名起遂爲松郡大役然徒費金錢怒濤難殺當事者可無經久之計哉

閱世編

卷一

七

上海掌故叢書

江南浙江之水由三工以入海水得所歸而後旱滂無患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之太湖也三江者一曰婁江卽太倉之劉家河以婁而訛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常二府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卽上海之黃浦以兩浙水來故曰東江而黃浦范家浜皆其委也此松江及杭嘉湖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卽今之吳淞江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江口一淤則蘇州之下流與松江之上流俱不能洩而蘇松之低鄉交困矣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婁青浦之大水口也吾生之初吳淞淤塞已久召佃起科已成沃壤故跡不可問矣猶及見婁河之通潮汐而海艘之揚帆出入也三十年來婁江亦成平陸康熙九年庚戌浙西大水督撫飛章入告詔凡被災

之處漕米改折分作三年帶徵條銀免十之三至冬而浙撫范公承謨思爲國家久大之計會同江南制府麻公勒吉撫院馬公祐疏請開浚婁中二江故道以資蓄洩得邀旨先浚劉河越明年辛亥夏四月告成卽于本年十二月經始吳淞朝廷撥江浙二省正供銀一十四萬餘兩給發士民募夫開浚除一夫計給工食銀二兩五錢外甲戶又倍加其值而後遠近響應羣趨赴工禁侵漁嚴虛冒分課于丞尉董率于羣倅臨之以監司而受成于撫憲五閱月而告成功役夫數萬上海居多大約計田一甲出夫一名嘉定華婁青浦諸邑次之又恐濁潮滯泥而江易淤也復建閘于上海之北郊以時啓閉三江備而浙西之水庶得所歸也然而怒濤衝激閘亦易毀不三載而幾廢當事議修召匠計工約費甚廣大尹任公辰日仍

閱世編

卷一

八

上海掌故叢書

募江北石工習于建閘者修葺費省而工約得復舊觀但閘雖設而水不可障濁潮出入去江口不數里水已漸淺將來又有淤塞之虞耳蒲匯塘介乎郡邑之間爲海邑入郡水道必由之路通新涇泗涇灌漑蓄洩亦要渠也蒲匯淤勢必取道于大浦風濤巨測暴客縱橫幾于畏途而陸行勞費不堪重載人恆患之予于崇禎十年丁丑初應府試此時蒲匯猶未甚淤塞道經于此其後竟成平陸十七年甲申秋弘光帝卽位南都邑人徐思誠叩關請浚下其事于撫按兩臺責成郡倅檄行該縣僉派塘長鳩徒赴役其如工費浩繁里役不堪其苦中人之家莫不破產從事甚者逃亡相繼連累波及思誠亦因而毀家逾半載始獲告成而次年乙酉大兵既下江南總兵官李成棟克取松江由松城而至海邑取道蒲匯水

陸並進八月二十五日遂定上海向之勞費竟爲興朝之助豈非天哉康熙中蒲匯復淤邑紳張越九錫懌於十八年己未春具呈撫院請復疏浚檄下郡縣時以均編塘長久廢乃做開浚吳淞之例按甲起夫並令甲戶自給工食遠役苦之以故浚亦不如法略通水道草草報成恐不及數年又將復爲平陸耳

上海賦役大半出于浦東東鄉運糧入邑以及鄰境賈遷仕宦由郡抵省入都自十七保而出浦者曰周浦塘曰白蓮涇曰洋涇自十九保而出浦者曰閘港曰沈莊塘曰杜家行然蓮涇洋涇淺狹僅容小艇不若周浦塘堪任重載也崇禎之初周浦塘通達無礙其後日漸淤塞至本朝順治九年壬辰歲旱業戶居民各自就田疏浚不過略通細流其後潮沙往來

閱世編

卷一

九

上海掌故叢書

不覺日漸深廣至十六年己亥秋特行會試朱帖思太史以第一人捷南宮論者咸謂周浦塘淤塞自開爲里黨掄元先兆然自是以後塘亦復即于湮恐亦未足憑也今惟水發潮大之汎僅通小舟輕載水涸則難通矣閘港通塞不時就予記及亦在弘光之初與蒲匯同時開浚視蒲匯之工役稍差而較諸尋常疏浚則費亦甚廣閘港通則潮沙直達新場鎮迄今三十餘年而淤塞已二十餘載由滬入內不三里而荏葦交塞砂平成陸故道幾不可問無論沿港之膏腴水耕絕望而大小舟楫必紆途而假道于沈莊塘沈莊塞而迂道于杜家行兼之周浦塘淤而十七保之舟出浦者亦必由之是以杜行之一線水而通大半縣之舟楫一過冬月其不至擠擁廢時者幾何論者謂閘港之易塞由于港口之橫沙年來沙長日益

高大則濁潮之入泥澄而愈不出欲開閘港必須先去橫沙是矣但橫沙綿亘港口當大浦之中怒濤衝斥惟潮落片時可動人工潮至則沒雖巧力無所施去之甚難况今塘長之役既廢居民業戶十室九空當事者其何以爲經久之謀哉

舊聞民謠云潮到溇出閣老嘉靖辛亥潮到溇徐文貞公大拜崇禎初機山錢先生大拜時潮亦到溇可謂屢驗矣至近年而溇上之潮與浦中無異即近溇支河無不浸灌而吾郡無拜相者不知何故一說海口老鶴嘴向來橫亘吳淞海口近爲潮水衝決日就坍塌以至潮汐直入無紆回之勢故所被自遠殆不可以風水論矣即如潮汎朔望舊以午時爲準今邑城之潮參前將逾一時是其明驗也又一說潮到溇二旬爲地師賴布衣

閱世編

卷一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所題陳眉公寶顏堂祕笈亦論及之猶憶予爲兒童時親見一日三潮更不知何故此崇禎十二年乙亥秋事邑城市河俱溢老稚驚相歎異是又不可以常理論矣按府志自海潮決李家洪去吳淞江口南二十里潮信遂早數刻故渾潮日至泥瀆日積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里人以閘港久淤呈請撫院洪公開浚檄行郡縣勒限起工矣而閩邑士民以爲此港止利東南非關通邑要津引康熙初年邑紳施清惠公題准本圖水利止許本圖居民業戶開浚不得遠助別處累民一案具呈撫院准行停止

災祥

災祥之告無代無之要以遇災而懼則天不爲災修教有方則民不爲害

是以聖人慎之史册所載不可枚舉以予所見災害之甚者莫如崇禎十四年辛巳之旱自是以來災變不一皆可為略紀焉

崇禎十四年辛巳夏亢旱蝗蔽天焦禾殺稼郡守方公岳貢聽訟贖銀俱責令捕蝗瘞之動以數十百石計蝗終不能盡是歲大饑越明年春壬午有司各勸縉紳富室捐米煮粥分地而給饑民遠近響應提攜襁負絡繹不絕甚者不及到廠而斃于路或飽粥方歸而殞于途道殣相望嬰兒遺棄婦女流離有望門投止無或收惜而轉死於溝壑者是時白米石價五兩豆麥稍差糟糠粃稗價亦驟貴賓客過從餉之一飯便同盛筵傭募工作惟求一飽不問半麥世風為之一變蓋松民買利半仰給於織紡其如山左荒亂中州糜爛尤甚吾鄉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布商裹足不至松

閱世編

卷一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民惟有立而待斃耳加以軍興餉急漕米一石時須價銀五兩有奇本邑無米乞糴他境莫不破家值邑紳張詡叟先生入掌戶垣疏請准麥折價得九十分之二每石折銀一兩五錢較之米價猶稱易辦延至初夏麥秋大稔民慶更生而疾疫大作幾於比戶死亡相繼此予有生以來所見第一凶歲也

十七年甲申六月邑城有物如猴輒向人家竊食逐之即不見或一家一日數至或數家同日同時各至於是同相震響以驚走之金竹之聲相聞者數日不絕未幾嘉定縣有黠奴聚黨向家長索還身契稍遲則搶掠焚劫逼辱隨至延及海上凡被猴之家往往受奴僕之禍時弘光稱帝於南都六月亢旱直至冬至不雨井汲俱竭除浦潮而外其餘支流盡涸舟楫

斷絕陸行者假道河中遂成坦途爭水斃者往往關殿成訟其後各從池底鑿井深一二丈方得鹹濁之水澄而炊飲甚有隨鑿隨涸終不得泉者令君彭公報荒疏中有米價貴水價倍貴飢欲死渴更欲死二語蓋實事也商旅不行物價騰湧至十二月始得一雨連日方快霑足而民已困憊矣

順治五年戊子五月十六日烈風驟雨大水二十四日戊子又大雨低鄉漂沒七月十七日庚辰連日風雨晚禾徧野焦萎究其故則食心食節一莖之中小蟲無數即詩所謂螟螣蠹賊也幸而高鄉早稻有秋三農不至就斃耳

閱世編

卷二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九年壬辰大旱水竭幾及甲中之夏自五月至八月外河始通潮水若積水內池直至次年癸巳四月十五日方得大雨盈滿本年禾苗俱槁民不聊生

十一年甲午六月二十二日庚辰疾風暴雨海水泛溢直至外塘人多溺死室廬漂沒聞崇明之水幾及城上女牆漂沒人民無算十二月初三起嚴寒大凍河中冰堅盈尺行者如履平地浦中疊冰如山乘潮而下衝舟立破數日始泮十三年丙申九月初十日乙卯巳時地震有聲如雷十月十六日庚寅地復震如前

十五年戊戌八月初九日甲戌夜大雨傾倒至初十日乙亥風雨尤甚河水于午後頓增數尺我家居址頗稱高阜然更增寸水便可入室矣時予在郡城親見府治內出水護樓下門內水高二三尺勢若倒峽府治前人

不能行亦有生所僅見者

十八年辛丑大旱自六月初至閏七月中僅得小雨偶灑八月望後始得沛雨約計十旬亢旱禾苗枯槁川渠俱涸人行河底往來便于平陸早稻有內地積水者間熟半收晚禾絕種民多菜色

康熙二年癸卯六月至十月終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達于鄉家至戶到一村數百家求一家無病者不可得一家數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為僅見就一人則有連病幾次淹滯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復發或病而無害則各就一方互異耳此亦吾生之後所僅見者

三年甲辰八月初一日庚申夜暴風海水汎溢及于外塘崇明尤甚飄來屋木家伙遍滿塘外往往有男婦附木而浮於海澨者時惠禧庵禱祥為

閱世編

卷一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川沙參將冒雨衝風躬率將士駕舟海濱到處撈救全活甚眾

四年乙巳六月望後有海鳥來止海岸是年大水自正月至九月霖雨水發凡十五次朝廷詔求直言許中外臣工各陳得失

五年丙午六月十四日癸亥暴風驟雨河水頓漲四五尺坍塌民居廬舍無算吾鄉如川沙城中喬憲副石牌坊大聖寺脊及里中十餘圍大樹相傳植於洪武初年者是日俱傾倒拔起聞有羣龍鬥於空中雖未目覩然從來未見此大風潮也

七年戊申六月十七日甲申酉時地震予館郡城樓房有傾側之勢有頃而定後見邸報知是日北直山東河南淮揚地震尤甚兼以水漲衝倒城郭屋廬人民死者甚眾七月初三庚子京師大雨三晝夜不止平地水深

數尺初九日尤甚至晚山西水發衝倒廬溝橋橋上水高數尺西城坍塌數丈行人裹足文移停閣

九年庚戌四月大水五月積雨水勢益漲與順治戊戌八月同然戊戌之水計日而退是歲則逾月如故月杪予往澄江由郡城歷青浦崑山吳門無錫抵江上皆一望無涯六月十一日丙申風潮大作暴水增漲浙西諸郡幾沉水底歷冬逾春此亦數十年間僅見之水災也予作庚戌水災聞見錄詳紀其事

十五年丙辰十二月己酉朔厲風奇寒甚於朔北亦生平所未見者

十七年戊午四月初五日甲戌未刻地震聲如隱雷時予在筍里館中正草是編田產甫畢適逢之六月七月亢旱河水俱涸余於四月二十六日

閱世編

卷一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往澄江六月二十六日歸舟次杜行內趙家樓潮不得達舍舟步至筍里半由河底作途後見邸報知大江南北河南山東俱旱赤地千里京師尤甚每日渴斃多人皇上躬行步禱日至天壇拜祈齋戒禁屠余在江上茹素已逾半月一路歸絕無葷腥響於市肆亦異事也又華婁二邑自六月望後起至十一月大疫吾鄉家至戶到病歿者甚多或一邨而喪數十人予有薄田在柳上佃戶不過六七家病歿者男婦凡三人大概可知矣因早而病屨水無力召募無人田多拋荒即號稱熟者亦皆歉收三斛起租之田上好不過收米二石次者一石五斗甚者止收石許田家八口嗷嗷家徒四壁逃亡相繼幸而浦東一帶溝深稻早農雖勞苦頗號有秋

十八年己未正月山東河南江南北大饑朝廷遣官分道賑濟山東行旅

俱絕蓋因馬料初喂饑民一見啖之立盡故騎不敢行河南差勝往來都下者寧紆道從之然人食草根剝樹皮千百成羣要奪官糧當事者憂之慮鳳及江寧常鎮俱就撫院慕公鳴鶴檄勸所屬官紳富戶助米施粥以賑蘇郡及松之青浦亦然惟吾邑去歲較鄰邑頗稔故獨免流離饑困七月二十八日庚申京師地震自已至西聲如轟雷勢如濤湧白晝晦暝震倒順承得勝海岱彰儀等門城垣坍塌無數自宮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壓傷大學士勒得宏壓死內閣學士王敷政掌春坊□□子翰林侍讀莊罔生原任總理河道工部尚書王光裕一家四十三口其他文武職官命婦死者甚衆士民不可勝紀二十九三十日復大震通州良鄉等城俱陷裂地成渠流出黃黑水及黑氣蔽天有總兵官眷經通州宿於公館

閱世編

卷一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一月二十四日乙卯酉時江南溧陽縣地震黑氣冲天聲如轟雷震倒房屋壓死人民略如京師七月俱見邸抄

十九年庚申四月十八日丁丑京師地震自已至午其聲如雷二十八日丁亥又震自酉刻起連震四次房屋動搖官民徹夜露處至五月十八日尙未安寧六月至七月望後大雨時作江南大水七月杪水方退八月初二日夜澍雨竟夕水復驟漲衝倒上海南城數丈壓死居民七人七月初四五六日山西大同遼州等三四十州縣雨雹大如斗如升盈地數尺積處如冰山江南江北大水一望如海罕見平陸自常州以迄蘇松大疫遍地吾鄉家至戶到談鬼事者如見

二十二年癸亥十一月初十日狂風大作至十三日嚴寒洄凍數十年間所未見十七日尤甚余在符里館中自朝至暮終日擁爐飲酒而寒不能却硯池中用酒及醋而頃刻成冰黃浦中亦凍兩塘疊冰如山自開港以北中間稍通數尺一路然冰牌乘潮而下勢若排山舟逢之者往往立碎以西則全浦俱凍潮沙往來皆由冰下不通舟隻閱行渡口略通而冰牌覆舟死者數十人上海董家渡渡船亦覆死者亦如之縣大夫親臨驗閱重責篙師禁止開渡漕白亦俱停比直至二十四日冰始稍釋二十七日浦中始通船行兩塘疊冰猶未解也

二十六年丁卯九月初二日丑時京師地震午時皇上傳集滿大臣九卿面諭云朕奉太后懿旨謂地震皆因朕過或大臣罪輕而譴重配邊或用刑過當而無辜受害或帶往行圍人員困苦各家男婦含怨皆是朕

閱世編

卷一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不是以後再不帶你們大臣行圍了是時因有滿州吏部尙書達哈達奉命馳騎隕越而死又漢軍內閣學士吳興祖因不善馳騁被責憤而自刎故太皇太后慈諭指及而聖上亦深自悔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月十七等日雲南鶴慶軍民府劍州地震壓死兵民營馬震倒公私房屋毀壞軍器械樓堦橋等甚眾見邸抄

二十八年己巳五月初五日庚子夏至二十五日初陰雨兼旬天氣涼如深秋晝服夾衣夜用綿被是時病者甚眾至秋吾郡歉收異常直隸遼東早荒詔蠲本年及來歲田租遣官運米分賑京師施粥以食貧民淮徐皆然直至次年春夏方止

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二十一日壬子浙江寧波府鎮海縣鄉民張希亮家

閱世編

卷一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牛產麒麟產下卽斃見邸抄是年三輔及山東山西亢旱至四月二十七日澍雨竟日二十九日又雨京城內外兼雨雹內城更甚五月二十日庚戌陝西鎮原縣大雨雹平地尺餘豆麥壓盡民皆號泣七月二十三日壬子四日癸丑浙江餘姚上虞慈溪三縣山水大發高有丈餘田禾房屋俱淹沒因起蛟也是兩日吾鄉風水大作田禾花豆亦頗損壞見邸抄

三十二年癸酉五月周浦人家菊花盛開川沙人家生小豬八口內一猪隻眼額中有肉角下垂邑城俞家街居民生子一身兩首對面隨產而斃

田產一

吾鄉在禹貢揚州之域田稱下下今乃賦居上上宜乎民窮極矣然天下之號繁華者猶首推焉雖曰習俗相沿亦地力之所出也意者芟荒墾蕪

非復三代以前之舊乎就吾郡一府之田論之華婁青邑畝收三四鍾皆

石外起租甚至一石五六斗者比比獨上海上田不過石一二斗次則八

九斗下至六斗起租耳崇禎中華青美田每畝價值十餘兩上海田美者

每畝價值三四五兩縉紳富室最多不過數千畝無賤價之田亦無盈萬

之產也順治初米價騰湧人爭置產已賣之業加贖爭訟連界之田挽謀

插內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華青石五六斗田每畝價值

十五六兩上海六七斗田每畝價值三四兩不等田產之貴至此極矣厥

後米價漸平賦役日重田價立漸馴減至康熙元二三年間石米價至五

六錢而差役四出一簽賦長立刻破家里中小戶有田三畝五畝者役及

毫厘中人之產化爲烏有狡書貪吏朋比作奸圖蠹虎差追呼絡繹視南

閱世編

卷一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畝如畏途相率以有田爲戒矣往往空書契券求送縉紳力拒堅却并歸

大戶若將洩焉不得已委而去之逃避他鄉者中產不值一文最美之業

每畝所值不過三錢五錢而已自均田均賦之法行而民心稍定然而穀

賤傷農流離初復無暇問產於是有心計之家乘機廣收遂有一戶而田

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亦田產之一變也是時數年之間

豐歉不一米價亦不大昂然賦役大非昔比故惟多田者多藏第紳戶漕

白已加徵十之三十民之差派如十六年之舡工青樹灰炭河夫亦稍稍

漸起彼越陌度阡之家不可不思預爲之備耳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價騰貴田價驟長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價至

二兩一畝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爭買者價至二兩五錢以及三兩華婁

石四五斗起租之田價至七八兩一畝昔年賤價之田加價回贖者盡起
至次年辛酉米價頓減其風稍息

田產

瀕海斥鹵之地沮洳蘆葦之場總名曰蕩不在三壤之列明興並給灶戶
不容買賣俾刈薪挹海以資鹽商人運米易鹽聊以代食而已其後沙灘
漸長內地漸墾于是同一蕩也有西熟有稍熟有長蕩有沙頭之異西熟
稍熟可植五穀幾與下田等既而長蕩亦半堪樹藝惟沙頭為蘆葦之所
長出海濱殆不可計萑葦之外可以漁長蕩之間可以鹽稅輕役簡雖有
該年總催之名稅無賠累役無長征沮洳斥鹵遂為美業富家大戶反起
而佃之名雖稱佃實同口分灶戶轉為佃戶利之所在人共爭之勢使然

閱世編

卷一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也本朝因之長蕩以內稅隸漕司較之田賦十不及一業戶以之成家司
役視為奇貨因于正供之外倍加使費然民猶未甚病也自順治十六年
己亥江上海氛深入次年朝廷遣大臣蘇公訥海等相度沿海機宜奏遷
瀕海之民于內地並棄長蕩不容樵採耕駐于是盡徙山東閩浙以及江
北江南濱海之地嚴禁不許人跡至海濱片板不容入海洋鹽課蘆稅幾
幾不可問矣吾鄉獨從南匯所守備劉效忠議以為松屬沙灘素號鐵板
船不得近不在遷棄之列惟以浙閩山東等處因遷而缺之課額均攤于
蘇松不遷之地曰攤派而鹽課之額極重矣自海甯將軍郎賽駐節吳門
放馬數千于沿海沙頭遂為牧地而蘆課之稅賠矣于是民視蕩業幾于
康熙元二三四年間之田即徒手授人莫肯顧而問者年來海禁已弛攤

派遞減總催之累稍息獨是沙頭自康熙元年蘆政達陽安躬臨丈量而
後上下其手者因而獲利迄今清丈不已弊孔百出監司郡縣接踵督行
職掌愈多業戶愈困究之沙淡荒蕪茫無涯畔非若熟田有溝洫徑塗之
限有蘆舍坟墓可以記認圖形按册可以計畝之比望空升科總是賠累
遙度減賦尤屬空談民間有數倍之征公家無毫末之益將來日甚一日
竊恐漁鹽之地羣委而去悉化為甌脫之墟矣可不慮哉

閱世編

卷一

二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濱海鹽課自有明相沿各場于灶戶中編簽家富而蕩多者每歲若干名
為總催各灶戶每年輸糧于該年總催總催從場官起批至分司處驗銀
倒換批文解至鹽運司收庫轉轉經承總計各項貼費依三限完足者大
約額銀一兩使用倍之若後期徵比及託非其人或為役蠹場蠹侵蝕者
倍價賠累三四倍不止自康熙二十一年浙江巡撫王康侯國安立法悉
照縣徵民田例設櫃于分司衙門使納戶自封投櫃分司按限轉解運司
從來積弊為之肅清然而役蠹場蠹百計作奸聲言不便必欲變動巡
使者百計挽之未幾王轉督閩中其法果變弊不能革至二十七年戊辰
吾郡王印周先生為大司徒儼齋王鴻緒為總憲力為主持自封投櫃並
歸縣征不關分司其局始定

閱世編卷一終

閱世編卷二

葉夢珠輯

學校一

吾生之初學校最盛即如上海一學除鄉賢奉祠生及告老衣巾生而外見列歲科紅案者廩增附生共約六百五十餘名以一府五學計之大概三千有餘比昔三年兩試科入新生每縣六十餘名歲入稍增至七十其間稍有盈縮學臣得以便宜從事是以少年子弟援筆成文者立登庠序一時家絃戶誦縣試童子不下二三千人彬彬乎文教稱極隆焉順治乙酉江南初定學政悉仍舊制至三年丙戌始裁定入泮額大縣不過四十二名中三十名小二十名學臣恪遵功令不敢稍逾一人矣然松郡俱為大縣縣學四十名縣又取二十名撥入府學則猶有六十名去舊額不遠也其後論者追理二年前案謂與新例不符將照新額以外者謂之溢額並令學册除名幸而已捷省解中南宮者不及追論其在學者無故被黜士林不無惜之至十六年己亥又裁入泮額大縣不過十五名中縣十名小縣七八名如吾邑大縣連撥府學每試所入不過二十名耳然而新進稍差郡材無恙宮墻猶有色也迨十八年辛丑又以江甯撫臣朱國治奏銷一案合蘇松常鎮四府并溧陽一縣共黜諸生史順哲等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六名蘇松糧最重故誣誤者最多本年冬學臣胡在恪歲試所存在册與試者每學多者不過六七十人少者二三十人如嘉定學不過數人

閱世編

卷二

一上海掌故叢書

而已胡公唱名為之墮淚以為江南英俊銷鑠殆盡也自十六年裁額即

定歲入泮而科不入泮之例康熙改元學臣孫天閑胤驥承胡歲入之後

復試童子考取入學被論部駁幾至不測賴有中州學使者同事并力挽

回始准作將來歲入故江南自壬寅冬入學之後直至康熙六年丁未方

復童試入泮之難至此極矣故以後學子喪氣甚者改業每逢縣試不過

一三百人耳十二年癸丑復行歲科兩試入泮之例學者甫幸進取有機

旋以四方多故國用告匱總河臣王光裕建議暫停一歲一科考試俾童

子納銀入泮以濟河工部議僉謂捐納既有入監之例則入泮無容再納

惟更裁其額則有志者盡并人監亦足用之一法也于是裁定歲科入泮

大縣不過四名中縣三名小縣二名幾于停試矣十六年丁巳始從江南

閱世編

卷二

二上海掌故叢書

督臣阿公席熙議以為入泮之額既窄則多才淪棄可惜合于四名而外

有志上進者不拘額數納銀若干兩即准入泮庶幾於國用人材兩得章

下所司議定每名納銀一百兩准作生員于是多者每縣納至數十名少

者二三十名幾過當年舊額然而中人之產尚難勉從單寒之家力豈能

辦徒為富民進取之捷徑于真才無益也至十八年八月上因地震修省

羣臣紛紛上書咸請亟停捐納生員仍復入泮舊額得邀諭旨于是歲科

兩試畢復仍得康熙十五年以前大縣十五名中縣十名小縣七八名之

額考取入泮後學始復有進身之階矣

十九年春又因安徽撫臣徐國相言令學臣科試入泮照康熙十五年以

前舊額進取外倘有情願急公者仍許納銀一百兩准予進取新生一體

送學再候歲科兩試後停止捐納

二十八年己巳春御駕南巡詔江蘇浙江二省人材日盛入學之額宜廣該督撫酌議應廣之額數以聞于是議定府學增廣五名大縣增四名中縣增三名小縣增二名與原定康熙十五年以前進取額一體取中入泮奉旨准行

學校二

太學之選明初最重或由庠序拔入或由胄子恩廕天下之英才畢集焉故歷朝除官與進士等自景泰以後納粟之例行而太學遂濫士林亦漸忽之馴至啓禎之間俊秀雖列衣冠官長視之殆與富民無異積輕之勢使然耳本朝定鼎革除援納之例太學爲之一清厥後因事間開然而例

閱世編

卷二

三

上海學故叢書

銀額重隨開隨止非大有力者不敢問故終順治之年選拔多而援納少誠慎之也康熙之初一乘舊章三四年間納銀入監之例尙停其後以城工河工相繼舊例始開既而淮上水災流離接踵又開賑饑之例比昔例銀尤重庠生二百兩有差俊秀三百兩有零納者猶未衆也自十三年甲寅以後軍需告急事例廣開或納米菽或納馬草或納鳥鎗種種不一近而本省遠而秦楚更遠而閩越總歸大堂計其所費俊秀不過百餘金廩增附生不過幾十金耳于一時向風急公恐後有司承旨多方勸諭禮貌有加太學生員增至數十萬人而在藩籍未咨到監者不與焉成均之盛從古未有也然而進身之途既雜流品不無難辨所以暴客之子捕盜之役盡列橋門致大司成特疏糾參抑亦學宮之玷矣惟是值其資斧

不必坐監可以調選各就本省可以鄉試稍有才力者咸共便之第恐仕途壅塞解額未廣窮變通久之方又所當亟講耳

康熙二十年辛酉以雲南蕩平四方無警詔凡因軍興所開各項各省捐納事例盡行停止惟向來舊例生俊援納入監者照康熙十四年以前納銀入監于是賢關有清汰之機矣

二十八年己巳因畿輔及山陝淮南淮北歲荒御史周士星題請天下郡縣修立常平倉令職官得納粟陞級及生員俊秀得納粟入監各貯本地常平倉以備饑荒賑濟既而科臣譚瑄條奏沿邊郡縣陸運多費請照各省捐納米穀數目量減以示鼓勵奉旨准各衙門合議各省俊秀納米二百石或穀四百石廩增附生員以次遞減至米八十石或穀一百六十石准作監生其直隸及山陝沿邊郡縣減半捐納其納銀舊例暫行停止俟常平倉積貯既足督撫題請重開

閱世編

卷二

四

上海學故叢書

學校三

前朝學校最盛廩貢最難凡歲科兩試不列一等一二名無望補廩甚或有一二名而無缺可補者廩生非二十年之外無望歲貢甚或有三十四年頭童齒豁而始得貢者蓋材多則難以見長人衆則艱于須次理勢然也然一登廩冊卽歲食餼銀一十八兩令長欲給印串卽扣本戶田糧而本生尙不願領以爲糧銀可以漸輸廩餼分應取盈耳一叨歲薦卽給旗匾銀一百二十兩可作赴京廷試之資廷試後教職可立授也本朝之順治九年十年以前歲貢銓選與進士等其後以度支告匱而廩餼遞減銓

政壅滯而歲貢停選諸生非中式無由進身沾升斗之祿矣馴至十八年
奏銷而後學校幾空遂有今年補廩而明年即貢年未二十而登歲薦者
貢之易從來未有也府學廩缺至三十餘名縣學缺至十七八名歲科一
等之末而亦得遞補者廩之易亦從來未有也自康熙十三年軍興而
後廩餼盡裁充餉廩與增附無異歲貢開援納之例不論廩增附生俱可
歲貢監生亦如之大概由廩起捐者納銀三百兩由增者四百由附者五
百既欲銓授教諭者倍之訓導稍差今日取庫收明日即報貢今日納急
選明日即注銓而廩生之揆貢者旗匾盡裁不納急選者終無銓授地方
之期即急選之中有先用有先用有急急選有即用苟非即用亦在須
次之列歲貢與廩生無異極盛而反又勢使然足又廩貢之變局也自康
熙二十年海宇蕩平停止各項援納之例獨歲貢仍許生員捐納至二十
六年丁卯二月禮部題請停止歲貢廷試竟令本省學臣考試彙集試卷
造冊報部不必到京以免年老長途資斧之費其銓選訓導照舊揆選人
亦便之是年五月又以兵科給事中王紳疏請停止歲貢捐納之例戶部
奏覆邀准歲貢之途始清

學校四

前朝惟京師有武學郡邑無之凡應武科鄉試者雖謂之武生要皆學業
粗疏負材矜氣之子弟或原屬軍籍而學書不就者則習武經學弓馬中
式則爲武舉不中則依然齊民耳無所謂武生員也崇禎之季始詔郡邑
考取武生員并入學宮令督學考校然而積習輕武苟有志者不層應試

閱世編

卷二

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學臣亦視爲具文或有無多寡不拘定額也迨本朝順治之初猶未舉行
九年十年之間始照舊例增設而應試者尙無其人十一年甲午石仲生
申以翰林侍讀督學江南檄行郡邑考送儒童猶未及武童也時惟欲假
衣冠以便衙門出入者或洩縉紳向學臣批案行學而已故雖有武生員
之名而人不知之丙申以後始命文武生童一體考校而應試者稍稍聞
出迨十四年丁酉以後裁定入泮大縣不過十五名武亦如之予是不得
於文者翕然應武有司亦明知其故假以禮貌殆與文生等而從事者益
衆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又裁入泮四名之額而應文試者愈難武則仍舊
歲入泮而科則否十五名之原額猶未減也宜乎求進取者盡入武科矣
而丁巳之歲求得武學者反緩直使二十名之額過半出于單寒是亦人
情之所不可解越二年己未應試者復多幾至額不能容豈盡由司衡之
故哉

閱世編

卷二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十九年庚申令學臣暫停武生入泮考試武童有志進取者每名納銀五
十兩准爲武生員惟納一次即行停止以後仍舊考取

學校五

考規之嚴久矣聞之前輩悉如會典所載即如縣試童生則有蓬廠有供
給彬彬乎甚可觀也等而上之府則視縣三倍矣再等而上之學院則又
視府十倍矣府縣試之寬簡自禹修方公守郡始方公守松十四年予初
應試猶及見之其年蓬帳雖上不加幔下無板鋪而高猶數丈明聽軒豁
也不搜檢不瞭望不編坐號然而覆試最嚴弊竇肅清也而且簡竿牘絕

苞苴每一案出前列數十名皆真才也若學院則供帳之盛擬于王侯爲諸上臺冠而規矩嚴肅視場屋有加焉諸生府縣季試則有供給有激賞而規矩全寬錄科則嚴肅矣學院賞銀一等每名一兩二錢首名倍之二等八錢三等三十名內則備紙筆花紅俱在外也供給每人餅餌八時果數枚擺列無虛席也他如各上臺之觀風最多自撫院代巡而外巡差巡屯巡江巡漕下逮監司莫不各有供給湯飯茶點一如郡縣季試賞銀一如學憲而惟鹽臺爲更豐卽不當堂給發吏胥罔敢乾沒也本朝定鼎因之者十餘年後以軍興節省錢糧遞減應試者日少而規矩亦日寬賞銀供給之薄府縣蓬廠之卑陋自學臣改道始賞銀供給之盡裁府縣試之不蓋廠自奏銷以後入泮減額始是時各縣院停差觀風賞銀俱廢矣至

閱世編

卷二

七

上海掌故叢書

一到耳
縣試之整肅惟崇禎七年甲戌劉念先先生潛來宰吾邑最爲有法是時應試童生不下二三千人先期蓋廠北察院中借取總甲棹机編號排列用竹木綁定不得動移將儒童姓名編定次序如院試挨牌之法各路巷柵先遣官役把守朝不得早開獨留學前一路諸童俱集廣場聽點自擁高座以次唱名給卷領卷畢卽向東轉北由東柵入試院卷上編定坐號入場對號而坐又分號出題卽密藏卷後既封門方示以題之所在外無擁擠之擾內無傳遞之弊亦吾生所僅見者其後婁縣初分眞定李雪生老師浣首來爲宰以三月二十五日縣試二十八日覆案全案並出覆試二十七名正取二百五十名初一日內衙覆試弊竇肅清試卷隨交隨閱面定甲乙縉紳薦剡不及進胥役上下無所施故余列覆案二十五名拔置第二名由此入學亦縣試之良法也

閱世編

卷二

八

上海掌故叢書

康熙十三年戶部酌議損省而後修廠協濟派及諸生諸生試卷以及學臣供應並發價自備矣猶憶昔年每遇歲科兩試水次停泊舳艫數里高艫畫舫多如櫛比今皆小艇數亦寥寥稍可容膝者每逢上臺徵舫令下縣邑得而封解之亦可見物力之日艱人心士氣之不振而時勢之多故也并記于此

小試之提調向以府縣印官爲之猶鄉試都下用京兆尹各省用方伯重其事也昔年外省學臣俱屬監司守令猶必親提調之任南北兩畿學院更無論矣自順治十一年甲午總制馬國柱建議以時方多故正印官不應輕離地方每逢學臣考校始以府佐提調以後遂爲定制然而試畢考察猶親到焉後改學道無考察之體府縣印官罕至惟有事相干者間

其事也昔年外省學臣俱屬監司守令猶必親提調之任南北兩畿學院更無論矣自順治十一年甲午總制馬國柱建議以時方多故正印官不應輕離地方每逢學臣考校始以府佐提調以後遂爲定制然而試畢考察猶親到焉後改學道無考察之體府縣印官罕至惟有事相干者間

棹机而欲其守法者斷未有能從者也
新生之撥入府學發案時不知迨紅案轉方行分撥耳自順治戊子蘇次公銓科試入泮始于發卷拆號時卽撥明府學另列一案在各學之前其後或先撥或後分各隨學使者之意不得以舊例拘矣
舊例諸生入泮必取府縣考試原卷與入學試卷一并連釘覆試之日給

發新生令覆試所作文即謄于入泮試卷之後以對筆跡異同防頂代也順治丁酉予初入泮猶然至康熙初始廢連三試卷之例令新生另備試卷覆試然而入泮原卷猶于試朝發新生閱視府縣試原卷提調官猶帶至公寓以備吊取也自援納之例興并入泮原卷亦不發出違問連三試卷者猶憶明季予初應試時入學案發後凡府取童生院試落卷並發出令人自閱以示至公諸童生不入泮者並馳驅而往覓視落卷以驗己之得失國初猶然順治五六年後此典遂廢嗟乎所取非所好所好非所取卷之上下主司已不堪自問焉堪問世耶是亦考試之變局也

閱世編

卷二

九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坐亦一變局坐號舊例于唱名給卷時當堂印浮票上出場交卷時揭去故必俟拆開折角彌封方知編號姓名今坐號先印卷面給卷隨即印點名册上一望瞭然不必拆號而先知姓名矣舊例發案時上書所編坐號下填姓名其後徑填姓名不著字號已覺太簡略矣自康熙十七年捐納生員始不榜明姓名案上止列所坐字號自各記認至十八年己未劉文宗歲試發案陸續懸掛前後名次俱不可辨又一變也
童生府取在吾生之初已無公道凡欲府取者必求縉紳薦引聞之前輩每名價值百金應試童生文義雖通苟非薦剡府必不錄當時入泮每縣六七十名府取不過百餘名文理稍順者竭力營謀府取入泮直如拾芥故當日童試不難于入泮而獨難于府取謂之府關自方禹修先生來守

松郡始拔真才而取額亦漸廣然每縣所拔孤寒無過二三十名而取額直多至三四百人故府取之價縉紳家亦自貶方在任十四年間自五十遞減至一二十兩

本朝順治之初郡守考校大概如方惟李茂先先生守郡力破情面概絕竿牘獨府取略事通融時兩旁勢要縉紳每薦不過二三名以故價亦復昂每名增至三四十金後此遞減至二十金以至數金至康熙之初入泮額減府取照舊故每名所值不過三四金及捐納例開入泮減至大縣四名府取價值愈賤馴至十八年己未劉木齋宗師無不收之府取價值每名不過一兩甚至有五六錢者府取之濫至此極矣十九年庚申戶部等衙門會議科臣余○疏內一款凡應試童生每名納銀四兩該州縣給與本生印票赴道投卷應考不必更由府州縣錄送省其資斧以濟軍需是或一道特真正孤寒四金亦不易辦耳

閱世編

卷二

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趕積者齋貨隨學憲所在開市惟崇禎十三年庚辰陝西張公鳳翽督學南畿歲試臨松時最盛古玩珍異比戶而列是年因試院東西房租過昂乃約會俱開市于對河莊老南南北街上一家陳列至值幾千百金者鼎革而後兵燹之餘日漸遞衰年來積市上惟書舖尙多然亦無甚價重之書其餘不過略陳尋常應用之物古玩絕響亦世風之一變也因附于此舊例童生入泮于覆試後一日即着公服各學師率領向文宗謁謝行師生禮文宗躬率新生先于試所文廟內參拜然後各回本籍俟發紅案發各府州縣擇吉迎送入學國初猶然自順治七八年後新生進謁文宗畢

始令各學師率領謁廟而文宗躬送之禮遂廢康熙而後并學師亦不率領諸生各從師友或三或五先後到廟而已

舊例上海縣試童生附南匯所如金山衛附于華亭之例納卷命題出榜俱別于本縣府取入泮總歸于金山衛學極盛時南匯縣取二三百名崇禎八年乙亥予姊夫羅尙闈名士傑南匯首名猶仍舊也本朝順治二年科試時人驚風鶴應縣試者總計不及一二百人無願屬南匯者以後仍之此案遂廢今惟華亭仍帶試金山衛學如故耳

禮樂

傳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樂者馭世之大防而致治之原本也三代以降禮樂不可問矣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

閱世編

卷二

十一

上海學政叢書

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季且然况今日耶以予所見玉帛鐘鼓之文三四十年間又不無變遷之異故略舉數端以概其餘若夫制作之大中相之微更非草茅管見所敢議爾

冠禮古人最重予幼聞父執行冠時尙邀冠賓三加元服一如古禮及予所見初冠者出見親長必拜揖親友見之亦必揖而稱喜余冠于順治之初猶習舊文也近來三歲童子即加元服與成人無異不擇吉日不謁家祠其設香案參天地拜父母盛服筵賓諸禮俱廢古制蕩然矣

婚禮隆殺以予所見大概如常獨迎新綵轎日異當崇禎之初輿服止用藍色紬四角懸桃紅綵球而已其後用刺繡未幾而純用紅紬刺繡又未幾而用大紅織綿或大紅紗紬滿綉輿上裝綴用大鏡一面當後或左右

各一後用數小鏡綴于頂上更覺輕便飾觀今俱用西洋圓鏡大如橘柚雜於五綵球中如明星煌煌綴綵雲間華麗極矣輿上左右向各懸染紅綵飾不知何所取義順治以來踵營中之俗飾上各加箭三枝今則不懸轎上而以兩人執之夾輿而行尤爲馴雅

喪禮不古久矣然余幼所見猶不盡廢凡守制而稍加禮者三年之內衣冠必麻間用白布不緝不縫不與古典縉紳輿服必以白布或麻居家器用不用形口治喪之後凡祭奠者必致胙出謝親友必徒步不乘轎也今則衰麻幾廢間用白布爲袍出見賓客必加黑色外套白輿之上蓋以雨衣帽上惟去紅纓或用白布爲頂亦惟初喪則然若期功之服幾置不問矣縉紳之家治喪不致胙非縉紳之流謝孝或乘肩輿嫌其喪服反以徒

閱世編

卷二

十二

上海學政叢書

行爲不雅相習成風恬不之愜是風俗之變也

祭先大典所以致其誠也以予所見吾邑縉紳之家如潘如陸如喬家必立廟設祭品四時致祭主人必公服備牲牢奏樂子孫內外皆謁廟自歲時以迄朔望皆然喬氏家祠內椅桌亦按昭穆不移易如夫婦二人者一桌二椅相連三人者一桌三椅相連左右各分屏障代不相見雖非古禮亦見專誠之意其餘祭器之不他用更可知已諸士林之力薄者或不能備物要之稍知禮法者必盡其誠今則縉紳家不立廟亦不備物而寒士無論庶民亦益無論矣

古樂不可見其來更久予幼時尙聞郡庠學宮樂器猶備每逢春秋丁祭鐘鼓管籥笙簧琴瑟執磬祝囀之類悉出陳列舞則朱干玉戚鸞羽鸞翻

俱令黃冠羽士服皮弁黃衣按歌出舞畫地爲份庶幾古風自鼎革之際樂器失亡殆盡順治中予嘗入廟觀祭惟編鼓鐘磬簫管琴瑟之屬僅存什一至于巨業崇牙無從復問黃冠畫地而舞徒存其意鸞羽鸞翻不可得見矣廟祭如此家樂可知他若尊彝之屬亦俱散盡反不如吾邑學宮尙完然而樂器樂舞邑庠更不可見也其在民間之樂向來如常近有西洋琴瑟之類俱用銅絲爲弦彈之於其淨麗昔于江上聞邊關之調悉用胡琴朔管雜弦索而奏之頗異時音軍中往往以此爲樂民間尙未習見也最可異者邑城近習苟非縉紳官長在座則歌兒奏技皆列坐彈唱是雖無關於樂要亦樂工之變局借未有起而正之者

閱世編

卷二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產殮時必鼓樂發炮矣報赴鄉紳惟以知事家人出名具呈郡縣不刊計單也其後以白全帖印計單報親友自縉紳之喪始數年以來始用全幅涇縣連泗紙刊刻大字不獨縉紳家行之矣其喪中孝帖向用連泗紙今蘇俗改用奏本白全而吾郡尙仍舊制恐幾年之後好事者又將效其尤耳

前朝縉紳大老之喪但有行狀墓志墓表及神道碑家傳皆藉手于名公鉅衮無孝子出名之行述也行述行略之刻自順治中始其初縉紳大老家間用之其後凡屬縉紳皆用今則士流亦效之恐日後濫觴流及市井輿隸之温飽者從風而靡耳更有身後稱待贈者必其子孫列于士林或已入仕籍而未蒙綸誥者親友從而頌禱之後則概用若爲固然今則子

孫自稱之矣習焉不察可發大笑

婚姻六禮貧家久不能備矣至于納采問名庶民寒陋者亦所不免以余所見順治戊子年民間訛傳朝廷將采女童入宮城鄉有女之家婚配者紛紛無論年齒不擇門第朝傳庚帖晚即成婚債相樂工奔趨不暇自早至暮數日之內無非吉日良時陰陽忌諱略不講擇然而時婚家亦不見干犯不祥始知選日合婚徒多炫惑耳至康熙壬申十一月復然朝廷正選旗下女童不及民間也先是六月中昌兒家信內云晤禮部郎陸曾庵先生云將有如漢制選侍之舉至八月而不聞將謂中寢矣不意十一月望後舉國若狂然而婚嫁者因此盡削繁文亦便民之事故當事者不禁亦聖人從儉之意也

閱世編

卷二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科舉一

原闕

科舉二

舊制以辰戌丑未年二月八日設科會試獨崇禎十六年癸未以流寇充斥河南已停壬午鄉試各省計偕舉子道阻難集改至八月會試故事會元大概非鼎甲卽館選惟崇禎庚辰會元楊瓊芳年適中式不得入詞林皆會試之變局也逮乎本朝順治丙戌會試一仍舊典尋以開創之始加恩士子是秋再舉鄉試次年丁亥春再舉會試又出常格之外至九年壬辰會元程周量可則以文體被論不准殿試至康熙中始復十五年戊戌以滇黔新定計偕士子不能如期到京詔緩一旬于二月十八日始試初

場是時懲丁酉之役禮闈嚴肅與棘闈等四書二題皆奉欽定于試朝特命大臣齋至貢院繕刻頒發中式者四百人次年己亥又以海宇悉平需材正急秋八月再行會試吾里朱帖思錦由此掄元入館職自十八年辛丑會元陳鐵山常夏始補外缺其後康熙甲辰會元沈昭子珩丁巳會元黃初緒俱不得登翰苑庚戌會元宮宗袞夢仁以冒籍被論雖旋即辨明而不及與殿試及至癸丑會元韓元少葵丙辰會元彭凝祉定求相繼取大魁而宮亦與登館選是亦本朝前此所未有也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會元陸肯堂亦狀元及第欽定會場四書題目始于順治十五年二月御史趙祥星題請至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禮部請仍照戊戌科例欽定第一場題目于試期前一日午時密封付試院其餘考官擬出以後順天鄉試亦然至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八月初一日上諭順天題目竟自主考出不必請旨試卷竟取亦不必進呈

世編

卷二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從來會試分南北中卷順天府延保二州盛京之奉錦二府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爲北卷江西浙江福建廣東湖廣五省江南之江甯蘇松常鎮徽甯池太淮揚十一府廣德一州爲南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江南之廬鳳安三府徐滁和三州爲中卷後因滇黔川粵道梗會試至者甚少自康熙丙辰去中卷止分南北二十四年乙丑臺臣劉□題請復中卷奉旨該部議奏

二十七年戊辰禮部以皇祖母太皇太后喪請展會試期于三月初九上命舉子貧者資斧難繼命緩十日于二月十九日初場又從臺臣陸祖修

議考試官閱卷舊例鄉場無過九月朔日會場無過三月朔揭榜恐內簾官草草塞責致有遺珠之歎特並寬期十日務俾細心校閱以拔真才至于謄錄所苛求細故貼出不謄之弊亦行禁止除真草不完篇及題目差落以至七夫七蓋七結字相同等照舊貼出其餘小過及犯試官名字俱不准貼若墨塗油污卷面甚者稟明監臨給換

康熙庚午順天同考試官俱聘知縣不點中行評博從上年左都御史董納議也向例十五房是科因任縣知縣賀助聘而不到內監臨糾參并春秋爲一房止十四房從正主考王揆請也

科舉三

世編

卷二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臨軒策士鼎甲最貴鼎元尤貴焉然其間遭際亦有不同崇禎庚辰魏公藻德鼎元不二年而大拜何驟貴至是也迨甲申都城陷而卒爲闖賊所害是科下第舉人及歲貢生俱蒙召對稱旨者數十人並賜進士進士亦召對稱旨者即授科道亦變局也癸未鼎元楊沐如廷鑑不半載而遭國難且罹清議終身廢棄是科榜眼爲溧陽陳百史名夏歸附本朝不三四載由少宰而大拜究不克終探花宋其武之繩亦附本朝官不過編翰耳即以本朝之鼎甲論惟順治丁亥之呂公宮由狀元未幾而大拜其餘卽有位列大僚者皆未登揆席也他若鼎元戊戌科孫扶桑承恩辛丑鼎元馬章民世俊俱屈于短馭不克大展尤可惜焉惟韓彭二元之會狀聯綴玉峯徐氏立齋元文首中順治己亥鼎元伯兄健庵乾學繼中康熙庚戌探花仲兄果亭秉義又中康熙癸丑探花同胞兄弟三登鼎甲亦間世一

見者耳

康熙二十八年春徐元文以戶部尚書拜相

殿試向于會試後三月十五日至康熙壬戌因駕幸奉天五月變回部議
九月初七日殿試特旨改九月初一日至初四日傳臚賜蔡昇元吳涵彭
甯求等及第出身有差

康熙乙丑科三月二十日殿試賜會元陸肯堂狀元第二名陳元龍榜眼
黃夢麟探花及第因是科會榜前十名皆主考官閱擬將硃卷重贍進呈
請上規定名次于揭曉前一日封付貢院同諸中式試卷公同拆號填榜
故也上定陸肯堂為會元御批示主考諸臣曰朕未習時文覽其大概此
卷時文格局醇正二場工穩三場議論好猶恐未安卿等細加斟酌皇上
之虛懷延納蓋如此

因世編

卷二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科舉四

進士一科鼎甲而外最重館選由庶常教習養成宰輔之器非泛然進士
之比前朝不由庶常不入詞林惟崇禎末間有之推知行取入詞林者不
由詞林不入內閣自嘉靖後間有以外官而入閣者要知皆非常格也是
以舊制殿試後于新進士中妙選少年美質學富才優者命學士為館師
俾教習之課滿之日以留館為貴外補科道猶快快焉本朝因之始用點
選然每科得人亦惟此為盛第年來留館者少外補者多外補科道者少
補部曹者多康熙之初會元如陳如沈如黃俱不得館選惟宮以下科殿
試反始得之庚戌而後天子右文崇道每選庶常必採一時文望故凡解

元之登會榜者必獲館選焉然而求賢若渴之心惟日不足故于康熙十
七年戊午特開博學鴻儒之選命中外大僚各舉所知無分山林朝野在
任在籍並得應舉詔以八月會集京師上將親試之後以道里遠事故
不一不能遽集直至次年己未三月朔御試取己亥進士彭孫通等五十
人分為二等充纂修明史官有職者照原官補翰林院侍讀無官者悉除
授編修檢討是又擴館選而大之矣

康熙壬戌以殿試改期館選至十月初八日始點

從來翰林官無每年外轉之例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上從部臣言做吏部
屬官及科道每年外轉之例每年掌院學士指摘四百員會同吏部列名
上請候旨降外自修撰而下對品外調修撰調府同知編修調知縣及三
司首領甚而有革職者是年侍讀高萊以不謹革職編修馮勛等二人補
布政鹽運司首領亦翰林之變局也至二十七年戊辰秋奉旨停止

因世編

卷二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科舉五

鄉會試中式者各刻硃卷分送親友舊例本房座師在第一頁上總裝批
語於中式名次籍貫之後四六駢儷連篇累牘以後則同考官依次小批
末後兩大座師批取及中字自順治己亥後始革去分房名色同考試官
公閱公薦遂無四六總評是時除受業師及教官而外凡房師座師薦主
及拜認等師一概奉禁會試中後刻有大小題房稿改稱京稿向有同門
稿彙集一房所中臆稿選刻至是亦禁向有序齒錄彙刻同年中式姓名
字號并所生年月日時及曾高祖考妣伯叔兄弟子姪婚娶履歷每人一

頁各依年齒編列前後裝訂書本分送時已先行禁止於是鄉會中式者將前項履歷另刊一頁裝於所刻硃卷之前別有履歷一本每人止刻字號籍貫爲一行次列三代脚色爲一行人共二行亦變局也刻硃卷者做硃卷體既列姓名於前題下例無姓名今題下復刻矣由廩生中式者稱某府州縣學生增稱增廣生附稱附學生今廩生中者稱廩膳生非體也康熙己未御史大夫魏公象樞建議以公閱反有推委之弊不若仍舊分房倘有情弊可以專責諭旨遵行始復舊制鄉會大主考舊例一正一副今會場添至四員或更用總憲掌科參列防範愈嚴矣江南主考向用詞林後亦間用科臣部屬至康熙戊午用太僕少卿熊君一瀛亦是特簡而是科拔取最公凡大有力者俱不獲售可謂不負君恩矣副主考李公迥

閱世編

卷二

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刑科給事中亦清介著望宜放榜後翕然服衆也是科監臨屬慕公天顏乃江甯巡撫也科條寬簡亦從來未有凡試卷除不完及污壞最甚而外一概差失並不許粘貼宿場至次日午後猶未瞻完者亦不許搶卷直待瞻完後類收多士德之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恭上太皇太后徽號覃恩中外凡牌坊旗匾以及舉貢監費花紅銀兩前因兵興裁減者准照舊全給向來鄉會硃卷惟中式者解部餘皆棄去好事者各就本府縣收歸俟諸生之有志者每卷出銀二三錢購閱其間點竄往往有未竟甚或不染一筆者亦付之無可如何也順治辛丑始令會試硃卷無論中式與否必須細閱加評至康熙二十年辛酉鄉試以科臣建議凡硃卷同考官務須細

加評閱中式呈堂者明註加褒不中者亦必分別詳評以示勉勵揭榜後除中式硃卷解部外其落卷即令本生各自領歸倘有故誤許本生據實告部吾友周子鷹垂卷因同考官點竄破旬三場設贍他人作具呈禮部題參將同考官及收卷贍錄各官降革有差十論稱快

鄉會試錄舊例放榜後將中式姓名依次開列不註某府州縣學生或增廣或學生或貢監生及習某經前開監臨提調等各職銜次列主考及同考彌封對讀以至巡綽供給等職銜次列三場四書五經詔誥論表策問題目次列前五名一二三場文字彙刻印訂成本兩主考爲前序監臨爲後序進呈後分給中式之家甚盛典也自順治十八年辛丑停刻至康熙八年己酉停刊十四年乙卯因浙撫陳東直疏請停止節省費也二十三年甲子因俞科臣請仍刊刻及京師放榜後物議沸騰九月初三日上諭九卿啓事科道進士出身者卽刻赴午門外公同磨勘順天鄉試硃卷將不合式原中舉人汪起蛟等十二名交禮部看守主考秦松齡王沛思同考官王諄等七員着吏禮刑三部會訊口供十一日啓奏徐樹屏徐樹聲史麒生汪起蛟朱廷迪五名革去舉人其餘七名俱罰停科主考二員同考二員俱革職其餘同考降罰有差奉旨這次順天鄉試情弊顯然嚴密立見朕從寬免其嚴審其文體不正文理悖謬舉人徐元文之子等革去舉人其餘照例議處順天府進呈題名錄奉旨錄內第二名高曜是何項監生八十七名陳于荆江南人乃註廩膳生明係訛誤着明白具奏原錄并發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從來京兆鄉試同考試官例用中行評博六部主事及科甲出身知縣康
熙二十六年丁卯左都御史董納建議以爲中行評博主事官階閑散與
在京監生平日往還交好入闈恐有情弊主考監臨向無統屬一時難以
信察請停其分房專用科甲出身知縣直隸不足轉聘鄰省科甲出身教
官至期督撫遴選二十員酌量道里俱于八月初一日至順天初五日同
主考官同人貢院庶無前弊奉有諭旨遵行至八月初一日直撫咨取簾
官齊集京師初二日京兆尹奏聞皇上傳九卿諭曰往年開列京官人數
較多高防囑托今外縣起送二十餘人內進士不過十餘人而所用者十
六房外人同難揣測遂遠鑽營合照舊例速開京官進來朕行親點隨于
本日開進二鼓時屏去左右上親自批寫封固發內閣于初六日中午開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拆依單點進貢院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江南鄉試例值上江安徽撫臣監臨安徽藩司提調
以撫臣薛斗柱內陞勅印在兩江總督董公納所而新撫楊素蘊被命未
幾場期將屆應聘內外簾官安藩柯永昇遂請總督監臨處分已定至八
月初十日楊撫兼程而至未往安慶抵任先來省城董公遂以監臨事權
還之通省士子已竊議其躁而非體矣至二十八日放榜省城生監見中
式者半屬營梁子弟同聲不平遂于省城偏貼主考狗情受賄相率于九
月初三日先往文廟鳴鐘伐鼓跪哭樞星門外常熟知縣楊震藻房官也
道經廟門下橋諸生監羣共毆之碎其橋又遇監試鳳廬道楊嘉榮擁而
前楊云吾乃外簾不司去取衆舍之而往正主考米漢斐署所鼓噪肆罵

米令家丁三十餘人執械馳逐衆並驚散米丁執十三人縛送臬司李國
亮轉發江寧府署府糧廳趙顯又發上元縣收審米復報聞監臨請具疏
上聞初四日上元令于述統審十三人中惟一監一武生餘皆經過
平民詳覆臬司臬司會議欲將平民釋放安藩不可楊撫即于初五日具
疏入告時總督董公奉命往淮上會勘河工省中司道具文詳報董公于
初六日在高家堰亦具疏題明二十六日督府回署生監百餘人具呈控
告董公召入當堂細訊顯末云已拜疏諸生各回候旨次日即傳臬司將
十三人暫釋候命下定奪督撫章下禮部部議請勅督臣查審具題後遇
恩赦俱免及禮部磨勘江南硃卷不合式者十人各罰停會試有差米漢
斐及副主考龔章俱照不謹例革職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江南諸生監具控督院呈詞 據省報抄錄

爲虞士虐民奇慘異變事切以鄉試大典不第朝廷名器攸關士風視爲
隆替是以聖諭諄諄務必矢公甄別豈意江南典試之米漢斐醜斷操觚
公行賄賂一榜之內富貴者十居八九而通省孤寒未收一二雖踴躍王
謝不乏奇英而落窳窮儒豈無特出致十四府之生監激爲不平之鳴拜
訴先師後相與指摘榜下千人擁擠兼之風日摧殘故守吏有毀榜之報
然生未經身列亦不敢擅置一詞至捏稱打毀公署皆因通省士子遵奉
部文求發敗卷而米漢斐內愧于心羞對多士叱逐門外士子遂而星散
豈漢斐虛物議洵欲借端堵塞陸遺虎僕數十餘人各執鐵尺短棍邀
截通衢凡遇往來士民即行捆綁思以惡黨冤害無辜生尙受毒刑靴傷

耳門棍被太陽雖一息僅存而遍體鱗傷復送上元縣監禁堪憐守法士
民或垂白雙親望禁門而慘籲或髫年稚子被毒刑而哀啼始以苞苴公
行而激變通省士子繼以黨棍冤民而驚駭各行罷市誠近來未有之奇
變也伏乞太宗師大老爺親提嚴究并賜拘米漢妻質審情形按律參處
士子幸甚百姓幸甚

江南檄文

竊以唐堯御宇尚有放殛元凶司馬文章不乏同升僻士但豺豕未振先
見為難豈鷓鴣性橫張斯心不昧如今之貪賊米漢妻者托足權門獻松壽
而謬稱阿舅乞憐昏夜拜菊叢而擠殺淵明曩已佈穢演中今復塵汚南
國操觚顛倒祇憑此日冬烘鎖院深沉不記當年辛苦暗通鄉故巧為楊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三

上海華故叢書

億之拂衣招攬親知肯學夏卿之擺袖違煌煌之天語藐嘗登之聖言阿
房宮賦就不傳鬱輪袍曲中誰賞南金已盡確是車載斗量隋珠離遺盡
人奚護木棠趙公子海稅漏緇偉矣名登二十駱員外典庫滲些微榮
哉姓標六十祖總憲父督關何須金雀生輝內大成外三壽何必螢牕五
夜凡吾同輩改圖短擔長軛自今以始勿復懸梁刺股太史公之貨殖宜
各究心王安豐之持籌仍須熟講若泣無媒于學徑誰憐白髮盈頭空愁
不寐于松牕莫問青陽逼歲豈是歐陽之鼓噪當為劉蕡以訟冤請看今
日之簪花耀彩畢是若輩之鼠目獐頭

禮部為題明事議得總督董等疏稱江南放榜後有生監百餘人將榜文
打破放聲叫喊擁入主考米署內毀碎執事等項現獲不知姓名十三人

等因具題前來查得科場條例內如場後有等生儒不咎學業之不精惟
恨主司之不明無端造謗撰搆歌謠已經嚴禁今該督既稱其中有無黨
援懷挾情弊取具各犯確供姓名另行具題等語相應請勅下該督現獲
十三人并有百餘人姓名查明嚴審確實具題到日再議可也

禮部磨勘順天鄉試硃卷不合式者九人 屈如辰 穆宗道 王家楨

謝宗玉 路 得 李安迂以上六名詳沈博 喬崇烈 何瑞明以上三

交吏部議處 禮部磨勘江南鄉試硃卷墨卷不合式者十人四人罰停會試一科六人
罰停會試二科正主考米漢妻副主考龔章俱照不謹例革職

閱世編

卷二

二十四

上海華故叢書

解元張兆鵬係松江人即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張□之子 王楨係浙江
學院王□之子 徐樹本徐樹敏俱得高中是以不服上元學生員趙建
中乃係遼東人原任總督趙廷臣之孫江南海關道趙□之子 駱鳴騶
係句容人乃大富之子撥入江甯府學

科舉六條註詳自甲子始就所見聞

前朝天啓甲子科周 鏞榜

黃德麟寶 袁 橫華 楊汝翼華 吳天胤金陵 鑿華 郭繼周華 唐允諧華 張肯

堂華 蔡文陞上 張元始上 章 簡華 喬之文上 潘衷昉前 徐天麟上 朱永佑上

俞廷諤吳 佳胤北 計安邦北

天啓乙丑科華琪芳榜

一甲 余 煌 華琪芳 吳孔嘉三名俱外郡 唐昌世 袁 橫 張
肯堂 軍國祚 楊汝城五名俱松郡

天啓丁卯科沈 幾榜

主考 陳其慶

中式 張士範 唐昌齡 陳于明 張元礪 張安磐 張玄之 王

鐘彥 金子山 王廷貞 潘 垣 李 淑 施 沾 陶良楫

宋徵壁北

崇禎戊辰科曹 勳榜

一甲 劉若宰 何瑞徵 管紹甯

中式 陳正中 施 沾 莊元禎 張元始 曹 勳本浙界而兼松郡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崇禎庚午科楊廷樞榜

主考 姜曰廣 陳 演

中式 夏廷球 張世基 黃徵蘭 朱 積 陳子龍 彭 賓 楊枝

起 張眉錫 何 厚 喬履將 李待問 徐期生

崇禎辛未科吳偉業榜

一甲 陳子泰 夏曰瑚 吳偉業

中式 吳 禎 張世基 徐天麟 杜麟徵

崇禎癸酉科桂 仲榜

主考 丁 進 蔣德璟

中式 周汝誼 薛 靖 楊懋官 單 恂 葉兆龍 張安恭 郁汝

持 鄭稚孫 朱紹鳳 李 懷 沈 泓 徐 行 徐銘常 張壽孫

朱在廷 王陸彥 吳文胤

崇禎甲戌科李 青榜

一甲 劉理順 楊昌祚 吳國華

中式 楊枝起 翁元益 吳文瀾 朱永佑

崇禎丙子科章 曠榜

中式 章 曠 包爾庚 陳于王 韓文昭 鄭重光 錢 綺

包 壇 袁國休 嚴在明 徐纘 朱襄孫 陳玄燾 王宗

照 徐世禎 奚士龍 郁繼垣 吳永孚 葉日華 莫日嚴 徐銘敬

李長苞 高汝量

閱世編 卷二 二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崇禎丁丑科吳貞啓榜

一甲 劉同升 趙士春 陳之遴

中式 唐昌齡 陳子龍 章 曠 夏允彝 袁 定 包爾庚

奚士龍 吳培昌

崇禎己卯科湯斯祜榜

中式 張若義 諸舜發 沈 龍 陳正容 徐丙晉 吳欽章 唐汝

致 張所珍 顧其言 徐浚承 沈士英 錢世貴 錢嘉泰 秦宜弘

崇禎庚辰科楊瓊芳榜

一甲 魏藻德 葛世振 高爾儼

中式 單 恂 錢 綺 吳永孚 錢世貴 顧其言

崇禎壬午科盧象觀榜

中式 陸慶衍 陸亮輔 張勗之 陸慶臻 陸慶紹 許啓源

袁國梓 宋之蘭 張 輔 朱在鎬北 徐孚遠北

崇禎癸未科陳名夏榜

一甲 楊廷鑒 陳名夏 宋之繩

中式 張若養 沈士英 李待問 徐丙晉 陸亮輔 郁汝持

陸慶衍 王宗熙 宋徵璧 張勗之 朱 積 沈 泓 沈 龍

本朝順治乙酉科張九徵榜

主考 成克鞏

中式 李延渠 張安茂 宋徵輿 徐 鼎 曹垂燦 周茂源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順治丙戌科李爽棠榜

主考 馮 銓

一甲 傅以漸 呂纘祖 李爽棠

中式闕

順治丙戌秋復行鄉試范 龍榜

中式 何 鏗 姚騰芳 顧 鏞後改名大甲 曹爾堪浙籍

順治丁亥復行會試李人龍榜

正主考 馮 銓 副主考 宋 維名備

一甲 呂 宮 程芳朝 蔣 超

中式 張安茂 諸舜發 徐 鼎 宋徵輿 曹垂燦

順治戊子科袁大文榜

主考 梁清寬

中式 王廣心 姚世曙 許纘曾 陸振芳 施維翰 王日藻

田茂遇 郭 藩本姓黃後改名 胡復誠

順治己丑科左敬祖榜

主考 范文程 洪承疇 王文燿 宋 權

一甲 劉子壯 熊伯龍 張天植

中式 許纘曾 何 鏗 王廣心 周茂源 陸振芳 朱紹鳳

袁國梓

順治辛卯科袁孟義榜

閱世編

卷二

二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大主考 黃 機 副主考 高 珩

中式 沈 荃 張有光 陸夢蛟高姓 王之明姓 章本練後改名 陸鳴珂

徐士吉 朱 錦 張 榘 方文席北 陶 懃 陸 廣俱浙籍 沈 珣

楊應標浙籍 張錫懌

順治壬辰科程可則榜

大主考 胡統虞 副主考 成克鞏

一甲 鄒忠濬 張永祺 沈 荃

中式 李 懋 沈 荃 許啓源 徐士吉 李廷渠 顧大申原名

施維翰 曹爾堪

順治甲午科朱朝桂榜

大主考 姜元衡 副主考 馬煒曾

中式 單 顯 蔡文炳 張淵懿^北 董 含 潘堯彩 宋祖年

顧昌時 夏長泰 馮善世^{上二名北}

順治乙未科秦 鉞榜

大主考 金之俊 副主考 胡兆龍

一甲 史大成 戴王綸 秦 鉞

中式 陸鳴珂 王之明 王日藻 夏長泰 張有光 章 霖

潘堯彩 張雲孫 張錫樸

順治丁酉科蔣欽宸榜

大主考 方 猶 副主考 錢開宗

閱世編

卷二

二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中式 何 炳 黃 樞 周 官 王又沂 莫春芳 葉映榴

唐子瞻^{姓趙} 李 樞 張十紳 張一鶴 陸 篔^{上三名俱北} 張陳鼎^{浙籍}

順治戊戌科張貞生榜

大主考 傅以漸 副主考 李 爵

一甲 孫承恩 孫一致 吳國對

中式 陸夢蛟 張一鶴 沈 珣

順治己亥科復行會試朱 錦榜

大主考 劉正中 副主考 衛周祚

一甲 陸元文^{姓陸} 華亦祥 葉芳靄

中式 朱 錦 陸 篔

順治庚子科申 穉榜

大主考 譚 篆 副主考 譚名臣

中式 董 俞 朱 愷^{姓王} 諸嗣郢^前 朱廷獻^上 宋慶遠^浙 玉^{實山人}

順治辛丑科陳常夏榜

大主考 衛周祚 副主考 成克鞏

一甲 馬世俊 李仙根 吳 光

中式 葉映榴 董 含 王又沂 唐子瞻 諸嗣郢 宋慶遠

康熙癸卯科馬晉錫榜

大主考 王 勗^編 副主考 王日高^{工部給事}

中式 王頊齡 張 喆 吳元龍^北 程文彝 張世綬^北 袁^{浙籍}

閱世編

卷二

三十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康熙甲辰科沈 珩榜

一甲 嚴我斯 李元振 秦 宏

康熙丙午科儲方慶榜

中式 吳元龍 程文彝

康熙丁未科黃祜緒榜

一甲 繆 彤 張玉裁 董 訥

中式闕

康熙己酉科牛奎渚榜

中式 王元臣^晉 程化龍 黃雲企 張 集 顧昌祚 沈 藻^{俱北}

康熙庚戌科宮夢仁榜

一甲 蔡啓傳 孫在豐 徐乾學

中式 黃雲企 王元臣 程化龍

康熙壬子科陸 輿榜

主考 沈允范

中式 張 守 張起胤本姓顧後改名何綏來姓顧范 鰓 金 然本姓周龔爾

美姓周唐子鏞北錢芳模王鴻緒原名度心

康熙癸丑科韓 莢榜

一甲 韓 莢 王鴻緒 徐秉義

中式 王鴻緒

閱世編

卷二

三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康熙乙卯科施震銓榜

中式 楊 瑄 沈 藻 張 翼北高層雲閔 璋北彭開祐北張

士鏞浙沈 業

康熙丙辰科彭定求榜

一甲 彭定求 胡會恩 翁叔元

中式 楊 瑄 張啓祚姓顧王頊齡 范 颯 張 集 高層雲

唐子鏞 朱 袞 彭開祐

康熙丁巳科潘麒生榜

主考 趙士麟

中式 艾汝成 陳 琰 沈宗敍 陸祖修 宋志樸 何康錫

胡 昆 王九齡是科特試現年科監生員不得與試

康熙戊午科宋 衡榜

大主考 熊一瀟 副主考 李 迥

中式 陸 燧 陳嘉璧 王師旦 曹泰曾 楊繼祖 金 甫北

沈宗敬 董德其

康熙己未科馬教思榜

主考 馮 溥 宋德宜 楊雍建 葉芳雷

一甲 歸允肅 孫 卓 茹蓉馨

中式 金 甫 朱廷獻 王師旦 陸祖修

康熙辛酉胡任輿榜

閱世編

卷二

三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主考 朱彝尊

馮 瑞府戚 懿金姚弘緒北路 垓北徐 賓北曹國維北張映壁浙

康熙壬戌科金德嘉榜

大主考 黃 機 副主考 張 英

一甲 蔡升元 吳 涵 彭甯求

中式 曹國維 金 然 宋志樸 王九齡 王喆生

康熙甲子科潘宗洛榜

中式 張 淵 戴有祺 李登瀛 高 曜 施是培 姚 釗上

康熙乙丑科陸肯堂榜

主考 張士甄 王鴻緒 孫在豐 董 訥

一甲 陸肯堂 陳元龍 黃夢麟

中式 馮瑞 沈藻 高曜 李登瀛

康熙丁卯科張兆鵬榜

大主考 米漢斐 副主考 龔章

中式 張兆鵬華 張永申上 潘軼美 王楨 吳元詒 王原 張

王爽北本姓王

康熙戊辰科范光陽榜

主考 王熙 徐乾學 成其範 鄭重

一甲 沈廷文 查嗣韓 張豫章

中式 沈宗敬 王原 王爽 張豫章名翼徐 賓

閱世編

卷二

三十三

上海學故叢書 第一集

康熙庚午科劉輝祖榜

主考 王尹方 副主考 裴袞

中式 王鎬上 馮府 劉貞吉上 張德純青 姜遴北

康熙辛未科張瑗榜

主考 張玉書 陳廷敬 李光地 王士禎

一甲 戴有祺 吳昂 黃叔琳

中式 姜遴 吳昂 陶爾穩 姚弘緒 王楨

閱世編卷二終

閱世編卷三

葉夢珠輯

建設

從來制作無一定之法通變隨乎時廢興因乎勢雖聖人不能使千百年無更易之制矣特善變者轉弊而為利不善變者無益而滋害原其興革之心無非為國為民及其變更之後遂分世升世降斯亦氣數使然若非人力所能為也謹略舉其概筆而錄之大者可以規世運小者可以觀士風庶使後之覽者得以考也

閱世編

卷三

一 上海掌故叢書

交運也其初不過環以水垣內列倉宇公廨以便積貯官司暫憩而已崇禎之初穀城方禹修先生來守吾郡慮其地近湖濱盜賊出沒不時冬春貯米防禦難周乃與縉紳士大夫謀築城以衛之爰即其地浚濠啓土環築甃磚建四門以通出入分街道以便往來引水貫城架梁度水監臨督護解宇森列雖斗大一城人烟輻輳居然有金湯之勢本朝因之後分婁縣以城中河為界北屬華而南屬婁每值貯米提標婁員防汛至今賴之董其役者為吾邑陳仲台于階時為鳳司博士相國徐文定公之甥也才多知巧與方守為忘形交其委托專任其册籍尙存數年前仲台嗣君子式子正持來予曾見之今不復可考矣

府縣城隍之神向故各有廟貌以司香火然亦重門複道殿宇軒舉備堂

皇之制而已自崇禎之初府城隍前啓臺門後營寢殿壯麗特甚而吾邑縣城隍廟亦于儀門上建樓以備演劇中堂後擴地以造寢宮稱並美焉蓋自殿以前規模不逮府廟而後寢之制較勝亦地勢使然耳自是以後邨鎮社廟樓門寢殿亦紛紛並建總不若府縣城隍之規模弘遠也

閱世編

卷三

二 上海掌故叢書

閩老坊在縣治之南為相國徐文定公諱光啓所建也成于崇禎辛巳之秋工費甚繁予初見其立柱時每柱基下先掘地方丈布木椿數十並于高木懸大石以下椿椿與坎內土齊鋪以方石而後立柱于上柱之立也先于架上橫大木作盤車象施大輶以垂下縛于石柱用數十人作氣以盤之輶漸短而柱漸升俄而直立復用二大石鬪筭合抱于柱底用壓石獸於其上故頂蓋紛疊而下不動搖亦石工之巧也以後吾郡名公鉅卿不乏旋逢鼎革而建坊者罕見矣

江南舊為陪京原設五府六部大小九卿科道一如北京之制以後官雖量裁佐貳然衙門如故惟都察院有操江都御史則管上下兩江地方民事其餘非奉欽差者則與地方無與也故明季好訟之民至操江而止無總督及布按兩司也順治二年乙酉夏大兵下金陵改南京為江南行省始設布按二司豫王凱還命大學士洪公承疇總撫江南駐劄江南省城總理文武兵餉總督之任自此始矣以後馬公國柱繼任總督江南江西山東三省既而河南山東亦設總督江督所轄惟二省而已康熙四年麻公勒吉來任統轄猶如故也至十二年癸丑每省各設總督至今因之總督之銜不大遠于巡撫然而事權極重勅令巡撫提督並聽節制文臣六

品而下武臣四品而下皆得便宜行事庶幾古節度使之風矣

吳中帶江濱海賦甲天下最稱重地然前朝未聞有武臣提督也相傳嘉靖中因倭亂設總兵於鎮江京口後移駐吳淞海口已耳自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設提督時奉旨張天祿着授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提督徽寧池太軍務吳勝兆着授郡都督同知提督蘇松常鎮軍務如吾松雖有李總戎成棟亦止以都督僉事駐劄吳淞時至松城而已自李帥調征閩廣吳張相繼來松吾郡始有提督然至馬惟善逢知亦止轄四府時駐吳淞亦不專在松城也十六年己亥崇明水師總兵官梁公化鳳破海綜于江上遂解金陵之圍克復鎮江等府州縣朝廷嘉其功遂以梁代馬提督江南省仍駐防松江遂為定制康熙辛亥七月化鳳以疾卒于官繼任王

閱世編

卷三

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公之鼎楊公捷統轄駐防如故十三年甲寅因楚中告警徽甯安池震動提督駐劄海濱鞭長難及因分上下兩江各設提督云

江南故為南京直隸衛府州縣自順治二年改為行省于是始設布按三司然亦仍前朝行省之制布政使二員左右並建按察使則惟一員俱駐省城順治季年因蘇松賦重特分江甯及蘇松常鎮五府屬右藩而駐劄於蘇州左藩則轄安徽等九府徐和滁廣四州駐劄省城至康熙六年丁未盡裁天下右藩獨于江南添設江蘇布政使照舊駐蘇而按察司亦添一員分轄安徽等府駐劄安慶于是上江下江名雖一省幾同貳省矣上海倉舊在小南門之外面東啓門當浦水薛家港口以漕船泊浦便于交兌轉運也方廣百餘步外週土垣內列倉廩中設公廨以備官司臨視

規制亦略具焉崇禎十三年庚辰邑宰章茂開光岳因而修葺之周垣覆

五門建重樓雉堞森然殊有倉城之象中添公廨一所以為監司督兌憩息之所尤為輪奐未幾鼎革貯米連漕猶存舊制至順治十年癸巳九月海寇入浦直至闕行鎮大掠而去時汝南閩康侯紹慶正宰吾邑慮徵漕貯倉萬一海鯨復入則貽誤不小因申請各臺遷倉入城相度東南隙地遂即杜氏廢宅而建倉焉以其地近舊倉去浦不遠運米出入亦易而在城內水關之口隄防尤便耳倉宇凡數百間重門公廨雖稍遜于舊乃越兩月而畢具公私俱賴亦稱能吏矣

閱世編

卷三

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松江之有婁縣自順治十三年始也按舊志自元以前為華亭縣屬嘉興府元始建淞江府而分府北一帶立上海縣明初以郡多水災因於淞字去水而從松稱松江府又分上海之西立青浦縣以後廢而復建于嘉靖之間吾生之初松府惟華上青三縣而已錢糧土地華為最上次之青又次之即有公事則華任十之五上任十之三青任十之二百有餘年莫之易矣順治十年河間李茂先正華來守吾郡以松屬積逋多而役繁重華亭尤甚乃議將華亭中分為二縣十二年請於各臺時巡撫大中丞張公中元素重李廉能遂允其議具疏上聞得邀諭旨分華之西半為婁縣縣初寄治于西倉城後因遇公事入城往還道遠遂買府後朱太史第而立縣治焉然而獄囚倉庫尙附華邑學宮亦未鼎建諸事猶多草創云蘇州賦甲天下府治門無麗譙惟松江之麗譙最為煒煥下築臺基上建危樓五楹樓上橫匾曰譙樓樓前豎匾曰松江府匾旁立冕服木人二相

傳于其中設大鼓司更漏規模極爲弘敞崇禎十七年五月以弘光帝諱改松爲嵩因易匾額重加修葺次年八月大兵下松城府前一帶直及西郊街市俱毀譙樓亦廢于火守臣卽臺蓋屋而立匾于門上焉至順治十五年遼左祖公永勛以任子來守松謀復舊觀不支公帑不擾民間惟令呈稟者計紙輪磚自三至五不等所費人不過分文松俗多好事者每朝總計之千百立具又取本府贖錢及屬縣官助工銀遺幕僚採辦木料於上江用作臺下棟宇而臺上重樓則買故尙書張公第後樓改建之砌新磚於舊築之外施新樓於舊樓之基東西較舊雖量節一間然而綉閣雕甍翬飛矢棘南軒北牖外繞花闌工巧較精于昔矣譙樓橫匾照舊安設而樓前豎匾仍移樓下門上規制稍遠于舊而樓前明曠可以登眺上

閱世編

卷三

五 上海掌故叢書

架礎鼓用司更漏爲一郡之壯觀焉譙樓上下二匾皆周公遠裕度所書公遠卽學憲萊峯思兼孫也筆法道勁

前朝吳中撫院原轄應天蘇松常鎮五府而衙門駐節于蘇府學宮之西北體制規模極爲弘敞順治初年蘇城初下撫院公廨毀於兵火時以河南總戎土公國寶改大中丞首來撫吳乃暫駐節于故相國申文定公舊第順治八年辛卯春予適吳門道經撫院故址猶一望瓦礫也次年土公被參自經周公國佐繼任不欲居申相第復卽撫院舊址鼎建廨宇重門複道前堂後寢綿瓦幾百餘畝樓觀臺榭以備宴游庫廩倉廩以儲時糧寶有公館更有直廬列戟當門高牙外擁康熙之初兼統淮揚儼然江南半壁之屏翰矣

閱世編

卷三

六 上海掌故叢書

前朝文宗每逢科試則在句容吊考逢歲試則按臨各府自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分南直學院爲二上江轄八府三州應安徽甯池太廬鳳及滁和廣德是也下江轄六府一州蘇松常鎮淮揚及徐州是也于是上江仍以句容爲駐節之所下江建書院於江陰爲駐節之所而科試吊考歲試按臨則仍舊焉玉峯之有書院向爲學使者按蘇時歲試之地且以介在蘇松之間間或吊考松江亦兩便故也會逢鼎革書院圯廢順治乙酉冬江陰未下學使陳公昌言于常府吊考蘇松以後按蘇則駐節於蘇州府學地更寬敞爲尤便焉十二年乙未奉旨改學院爲學道以山西張公能麟督學三吳因府學在撫院之前鼓角發炮體統不便爰卽玉峯書院舊址而重建焉取材于蘇松協濟各屬助工越二載而落成前堂後寢一如江陰之制文場號房亦俱瓦蓋特下未鋪磚內衙稍狹耳自是以後卽有奏銷減額之令蘇松應試生童無幾卽逢歲試竟于玉峯吊考而按松之例廢矣康熙十八年己未總憲魏公象樞條奏學政內一款凡學臣歲試必須逐府按臨不得任意吊考致士子跋涉間關告病者遠赴臨驗獨松江之館圯毀有司議修工費難辦乃詳請撫院移咨部院而止仍于崑山玉峯書院吊考云

前朝舊制學臣提督學政南北兩畿各差御史一員其他行省則于布政兩司中特差佐貳一員並給勅印關防專一提督凡關學政撫按各衙門不得參預中制重事權也南直隸幅員幾二千里三年中歲科不能周匝子衿往往有終身未經歲試者而童子進取之期亦曠大非鼓勵作人之

意萬曆中邑紳姚永濟通所先生居禮垣疏請分南畿學臣上下江各設一員于是三年兩試士知敬勵入泮者亦易木朝因之江南雖改行省提督則仍差御史至順治十年癸巳上以臺臣爲耳目之官不應出使除巡鹽照舊欽差外他如提學巡按巡漕巡屯茶馬各差御史盡皆撤回京畿及江南督學則差翰林院侍讀仍異各省也閱二年乙未論者謂行省不宜與京畿同始命上下兩江俱改學道江南之學道上江自李公來泰始下江自張公能麟始康熙改元復裁江南學道一員自是以後提督通省學政以僉憲爲之與各省一例矣

閱世編

卷三

七

上海掌故叢書

職不一要以皇華銜命察吏風聞霜威特重焉本朝因之其始代巡不得其人長吏無所顧忌士民重足而立世祖章皇帝洞悉其弊極重巡方之權首懲代巡之不職者立置大法革去巡書承差以清本衙門之蠹禁帶主文記室以端文職官之方勅內開載在外總督巡撫提督總兵等官如有蒙蔽專權擅作威福及縱兵害民縱賊害良等事許巡方御史不時糾劾則下此不待言矣時江南正當法敝紀弛之日而瑞賓秦公世禎奉命巡方首劾監司之最不職者繼之參總戎既而參巡撫撫臣土公國寶留心地方興利除害無他大過祇以寬于察吏馴至縱奸遂蒙嚴旨投繯自盡他如衙蠹之蟠踞而挾持官府地棍之刁訟而魚肉善良者往往訪懲誅死半壁爲之肅清順治十年癸巳上慮臺諫空虛撤回各差御史巡方

遂廢越二年乙未復差至十八年辛丑凡御史一概停差惟巡鹽向來獨留近來鹽使亦禁出巡專駐省會殆與運使無異其他御史至今尙未有出差者

道臣之職不一其出駐外府州縣者一曰分巡一曰分守皆以布按二司佐貳爲之當未設撫按之時道臣得專舉劾之權分巡即如代巡分守即如巡撫也迨既設撫按則道權遂輕然而總轄文武兼統軍民依然憲臺之體南北兩京無布按則借員於他省故銜稱欽差整飭某府等處地方兵備兼理糧儲某省提刑按察使司或副使僉事或布政使司參政參議與京差等其後因事添設一省增至數人合巡守二道計之幾于每府一員不無太冗初因之至康熙六年丁未裁汰各道凡非省會要地及事

閱世編

卷三

八

上海掌故叢書

權職專之所共裁道臣一百八員其後稍稍漸復然已非昔日之舊制矣卽如蘇松常鎮四府其初有二道一駐太倉州一駐江陰縣而駐虞山之督糧道不與焉今兩道衙門俱廢而并蘇松常三府爲一道駐蘇州亦可以見道員之省也康熙二十一年撫院余公國柱奉旨議裁道員又裁去蘇松常道而并于虞山之督糧道移駐蘇州
松江府佐舊制五員曰海防曰督漕承也曰水利曰糧捕倅也曰理刑推官位班五員之末然爲各上臺耳目之官按院出巡必先委推官一員查察錢穀刑名于所屬州縣一如上臺出巡體以故按君統轄之地皆稟奉之如本府司理最稱權要其胥吏與臺驕踞加於紳士小民畏之如虺如賊彼視府吏蔑如各廳無論矣順治四五年間裁去督漕水利理刑之權

愈重九十年間先復水利康熙四五年間又復督漕重見五廳之制矣六年丁未盡裁天下理刑積年衙蠹俱爲怨家告訐奔竄四散至今永廢郡守領官向有經歷知事照磨檢校今檢校亦汰

前朝儒學府教授一員訓導四員縣教諭一員訓導二員國初因之至順治五六年間府學裁訓導二縣學裁訓導一康熙初盡裁天下訓導每學惟留教職一員十五年丙辰因學貢銓選壅塞不論府州縣學各添訓導一員又以軍興費繁俸薪難辦令正佐共食一官之俸而兼視其事云

松江守禦前朝止設千戶一員統兵有限蓋以內地承平不須武衛聊備獄囚倉庫司城門之啓閉而已本朝初駐總兵官繼之以提督而標官遂衆提標額兵五千分配前後左右中五營又設城守營兵一千各統以游

閱世編

卷三

九

上海軍政叢書

擊守把共計六營而提督親兵之戎旂營不與焉儼然重鎮矣上海向承倭亂之後留兵獨多吾生之初甯謚日久裁定額兵尙有三百餘名然惟統之以哨官官皆札委銜不過千把總設公廨於城隍廟東之李公祠內遇霜降及上臺按臨例應閱操則各兵集演武場聽操若令長及哨官新任則邑宰與哨官共臨閱焉然而日餉每名不過銀二分兵皆土著或習工技或負販貿易與市井小民無異崇禎之末又添水營哨船數隻水哨官一員自鼎革以後間以參將游擊統各兵分駐因而裁去土兵僅存數十名以備倉庫城門之守謂之城守營迨順治十年海賊入犯直至閩行人心惴惴當事者謂城守單弱議撥撫標參將一員統兵一千長駐上海謂之黃浦營而建牙於學東之南察院十七年庚子大司馬蘇公訥海奉

詔巡閱請調崇明水師二千名副總兵一員移駐上海建牙於虹橋南艾方伯故第幾與郡城等矣康熙七年戊申邑紳張青瑯宸爲夏官郎疏請裁歸崇明而於提標量撥汛兵防守駐于城隍廟西之驛館卽今所稱松江分府爲海防駐劄之地也十三年甲寅以方隅多故復移吳淞副將一員于上海亦謂之黃浦營而駐于北門褚氏之民舍焉十七年戊午副將王虎山陞去復於提標撥守備一員爲黃浦營而仍駐南察院云

川沙濱海而城向設把總一員額兵四五百名北連寶山南達南匯與青郵柘林諸堡並隸金山衛參將自順治十七年江上之警次年庚子上命兵部尙書蘇公訥海等相度沿海機宜乃議于鎮江京口設鎮海大將軍一員松江設川沙參將一員罷寶山城守兵而併于川沙共一千名建牙

閱世編

卷三

十一 上海軍政叢書

於南城故喬憲副第而以舊總司爲中軍守備所與金山衛參將分轄松江沿海自南匯以北隸川沙以南隸金山時蘇州添設甯海將軍駐劄於婁門海甯陳相國之拙政園內康熙甲辰撤回將軍園改蘇松常道後復歸陳相公子旋賣于王額駙永甯永甯爲平西王吳三桂增康熙癸丑冬吳三桂反額駙已沒第入于官十七年戊午蘇松常道祖公澤深輸價于官復買爲駐劄之公廨焉

吾郡府學明倫堂後舊有尊經閣予猶及見崇禎之季閣雖稍殘而巍然雄峙也後遭兵燹竟致坍塌明倫堂亦廢順治初廖公文元守松重建明倫堂不三載而毀于颶風順治十二年乙未太守李茂先正華以聽訟爵庠生唐廷球寶言鼎建共費八百餘金規制不甚弘麗至今因之堂額舊

爲朱徵國文公手書筆法端凝雄壯不知何往今所懸者實言憤其費多不復更求名筆肆意揮成殊無古意矣文廟之紅牆街西爲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四齋皆訓導公廡也今亦俱廢

上海縣學文廟西北有訓導齋有射圃東南有文昌祠今俱廢尊經閣自有藏書數十部自鼎革後散失無存順治中學博高兩吉遇重修尊經閣迎文昌像供於閣上而移藏書舊櫺於側至今因之

松郡向有公館三以爲上臺巡行駐劄之所府東東察院規模最爲壯麗大抵撫按及文宗諸院駐焉華亭縣南南察院體制同而宏壯稍差大抵各道及監兌諸部差查整理刑駐焉城東南隅新察院則商灶所建以爲鹽運司分巡之所崇禎以前未有也順治季年南院猶稱完備府試生童

閱世編

卷二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於此與東無異也今已廢爲瓦礫之場東察院自按差裁後文宗因奏銷減額生童寥落不復巡試數年之中日就坍塌不堪駐足康熙十八年己未學臣因總憲條奏歲科必逐府按臨檄行蓋廠有司議葺物力難辦而止第恐失今不修將來亦必爲平地舊制不可問矣余于康熙乙丑入郡固已爲平地久矣

聞東察院東向有公館云是東理刑廳蓋司理嫌本衙門湫隘僅可爲私第而別營此廳爲聽斷之所今惟荒址一邱門前外屏僅存一望曠然故迹甯可問哉

海邑縣治內衙前後堂舊有界河橫互上有石梁規制甚壯崇禎甲戌劉念先潛來令吾邑填土築室遂失舊觀大堂後有穿堂康熙中陳令君之

佐解任時拆去迄今未建大門外石獅則陳令君自北察院移來舊所無也

沿浦自吳淞海口而入率濬築土墩高方數丈上匝土牆內蓋小房謂之寨臺前此無之自順治十年海寇入犯因而簽役建築並于浦之近邑入郡一面約計數里擇要害處築臺撥兵防守浦濱兩岸大小水口俱造橋梁通馬步凡遇寇至則守禦官兵夾岸堵截十二年己未閩行之捷不無得力於此然建立之初臺有卒哨有巡人心猶知警備迨日久懈弛登陣無卒臺上牆屋俱廢甚者或潰於水或宅於艸徒棄良田空勞民力而已其後更有架木爲台九里一建置鼓其上一聞寇警鼓聲相應以便官兵援捕則官塘要路在在有之不但沿浦也然法非不良今亦或毀或廢徒爲具文甯獨一寨臺爲然哉

閱世編

卷三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太平菴在裕伯顯橋之北百曲之西向止結廬一間有陳和尚者土人也栖息于此苦行焚修忽于順治七年庚寅若有所憑依言輒驗羣往叩之病者求治隨取座間灰土之屬與之輒有效遠近翕然向風進香皈依者繹絡而至一歲之中徑爲之開庵亦鼎建重軒匝宇宛若名園丹碧塗金擬於古剎遂末者輻輳而集左右遂成市肆肩摩轂擊晝夜不停旅次留賓舳艫數里江南海外奔趨恐後撫院土公慮有他故檄遷和尚于蘇之北寺越三載而示寂庵亦遂衰今益寥落矣

萬安橋在朱涇鎮當苕苕諸溪由浦入海之衝水勢最爲洶湧鎮中人烟萬井商賈輻輳往來濟渡舟楫頗艱崇禎之初穀城方禹修相國來守吾

郡設法輪助構石爲梁極稱雄壯順治初橋有傾側之勢忽逢異人自言力能挽正遂募麻組數條剋期於某日某時候東北風起以繩纏橋召集多人向南挽之屆期觀者如堵須臾東北風果起遂如其法鳴鑼作氣頃刻而橋正其人不取酬而去衆共異之越數年一夕暴風驟雨橋竟若然而崩後有僧募資重建略移北首基址甫定而工用不繼迄今告成無期甲寅春冬余曾兩經其地積石填塘工作猶未興也鎮之東市向聞有洪武中富人沈萬三之臥床今爲佛座予時往觀座高六七級上層以雕欄內施以牕榻質皆彤鏤頂如佛殿體制斗拱架疊盤旋以上漸銳而結世俗所謂螺頂也聞之昔年漆色最古如斷紋古琴所以爲貴今則丹雘煥然不復辨其爲古器矣然看來或本是佛座乃沈所施耳未必是臥床也

閱世編

卷三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松城西南數里有北錢邨相傳爲吳越王分封子弟於此以北錢別之者因其南亦有邨也今居民寥落當年邸第不可問矣大半廢爲邱墓有石橋當道而峙下俱墾田絕無池影惟橋北有多墩想造墩時從此收水口而入以橋鎖之今已湮爲平地故也橋下鑄成化五年里人張輔等鼎建此張輔必非英國計其年不過二百五十耳然而滄桑已不可辨況遠而千百年哉乃今之造墩者爲千百年不朽計爭執風水不遺餘力吾恐數百年後誰復辨其故迹耶可發猛省

崇福庵俗名三官堂在十七保七團大護塘之內爲濱海喬氏發源之所庵建于元一修於嘉靖之初先大夫東瀛公書其事於碑而立於門左再修於萬曆之初張方伯七澤先生記其碑而立於門右雖非古制由來久

矣每當春初茲庵香火千里走集自朝至暮舟楫絡繹不絕香舶所停舳舻相接者三四里崇禎辛未予初入小學從師游觀近庵有街市摩肩揮汗爐烟聞於里外猶甚盛也自喬氏既衰少年子弟輕薄無賴至春日以游蕩爲事三五成羣環觀進香婦女遇少艾者甚至循途踪跡偶語戲談遠近懲之遂罕至焉鼎革後日益衰落二十年來寂無一人而廟貌亦日圯矣菴後高閣下墮八灶港東可以眺海塘諸烽墩纍纍可數上供三茅真君左文昌右真武頗足壯觀康熙十九年春爲喬氏子拆去餘亦剝蝕僅存恐再經一二十年後莫爲修理必將廢爲瓦礫之場矣東北有庵在護塘下者曰小普陀其初香火亦盛凡至崇福者必到焉今庵已荒廢惟正殿僅存巍然爲魯靈光爾至康熙甲子里人龍九上等倡募修葺今復舊觀惟崇福庵仍舊廢

閱世編

卷三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松江西門外市西盡處有南北橋石梁跨秀州塘曰跨塘橋潮沙最急舟行遇逆水數十篙師不能挽一舟而過水洞三環高可通巨艦漕船當水漲亦出入無礙也南北兩岸更樓當其上列櫺以司啓閉規制頗壯康熙十九年庚申圯毀土人改木架梁鼎新舊制尙未有日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得重造成功

崇明縣舊隸蘇之太倉州爲蘇松沿海外屏然在前朝素無重兵本朝定鼎後因海寇出沒不時特設水師營總兵等官額標兵六千康熙十二年甲寅起原任浙江總督劉公兆麟爲帥以官階既貴改陞總兵爲提督而標兵如故至二十三年甲子以臺灣蕩平海氛盡熄戶部酌議節餉疏請

裁減崇明營水師乃裁去三千存兵三千仍設總兵官統轄提督撤回
提督學政各省向設司道官江南在國初雖因舊京之制與北直隸並差
御史從未改翰林至順治十二年乙未上下兩江俱改學道與各省一例
矣康熙二十三年冬山西道御史郡神張集題奏學臣文運攸關必得年
富力強才華俊傑之員方能考拔得才不宜專用資俸深滿部郎道守陞
補奉旨直省提學必得品行素優才學兼長者方能稱職應不拘定例將
內外各衙門由進士出身官員作何選擇銓補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於
是江南已銓趙隨改用翰林院侍講李振裕浙江已銓畢忠吉改用右春
坊右贊善兼檢討王揆各以本衙提督學政與直隸學臣一體而各省仍
用僉事如故

閱世編

卷三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五方賢聖神不知始於何代亦不悉其氏族爵里或云通稱福德五聖固
上界貴神明太祖憫陣亡戰士因五人爲伍之義俾得廟食一方遂假託
五聖之名要不見于正史莫可得而考也惟大江以南廟貌最盛自通都
大邑以及三家村落有在者不下數千百萬名亦種種不一在田者曰
田頭五聖在大樹者曰樹頭五聖在民居屋上者曰簷頭五聖在路間者
曰路頭五聖在水濱者曰水仙五聖民間婚嫁或在新婦冠上者曰花冠
五聖在橋者曰橋前五聖廟制壯麗者等於府第湫隘者不過盈尺高不
過箭或塑像或畫圖或託巫言或憑病者或迷婦女或現真形皆能著靈
異祭禱迎賽殆無虛日而惟蘇州之上方山爲尤甚大概一筵之祭約費
中人十家之產士民竭蹶修誠者日以數至猶懼不能感格于是廟僧巫

覘因以爲奸故張誕詞恫嚇人無貴賤貧富不敢擬議也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中州湯公斌以內閣學士來撫吳中廉明持己屬僚凜凜奉法訪知
吳俗惑於淫祀下車卽行嚴禁不能遽止次年乙丑秋躬詣上方山先取
五聖神像立毀之于是徧檄屬郡州縣廟無大小盡行拆毀神無塑畫悉
投水火凡一閱月而湯公已內召爲大宗伯時屬境雖無五聖之迹猶慮
去任之後巫覘仍復煽興也因于起程之先拜疏上聞請勅直省通行禁
止部議准行奉旨淫祀惑民者甚衆着再議具奏部議請勅直省嚴查凡
屬淫祀一併禁革如有遺縱者將地方官嚴加議處奉旨依議數百年之
惑一朝而解亦世變之一奇也

閱世編

卷三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郡城蓬萊道院在東門大街上面南牌坊下往北其街甚小向西開門至
內始向南建廟鼎革以後日漸傾圮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重建宇廟大門
于大街上面南高敞規模甚壯遠勝舊觀
邑城正陽道院俗稱水仙宮因其廟內供水仙五聖像也舊制廟向南國
初里中嫌五聖廟庭狹窄每年出會排班擠擁改建向東前庭頗大康熙
二十五年春燬五聖像供天妃于內正合水仙之名亦有兆也
予初見縉紳家大門外墻門或六扇或四扇或二扇皆以木爲骨而削竹
如箸者豎編上下中間以橫板而刻花于其上皆墨質而或紅或綠其花
以昭文也其後下則用板而上仍編竹或用細花蔑簾以鑿錫釘釘之可
謂華美矣年來則以實板厚三寸許者爲門而截竹筒闊寸許長尺許如
人字樣密排而各以鑿錫泡釘釘之皆始於世家後及於士類甚且流于

醫卜胥吏之家皆用之矣

上海之有權關始於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關使者初至松莊筍滌關後因公廨窄陋移駐邑城往來海船俱入黃浦編號海外百貨俱集然皆運至吳門發販海邑之民殊無甚利惟邑商有願行貨海外者較遠人頗便大概商於浙閩及日本者居多據歸商述日本有長者島者去其國都尙二千餘里諸番國貨船俱在此貿易不得入其都島上居民華夷雜處格物者多利比中國不能倍價凡奇技淫巧市俱有禁惟必需之物方收若細帛書籍尤易售嚴禁西洋貨及畫像攜入者必置重典向來交易俱用紋銀今日濫惡祇八九成直有二成者客商扣算資斧及官稅外餘利無幾矣其人物土俗頗有華風初尙直樸今漸狡滑恐任其往來奸民或糾合倭之黠者如明嘉靖中故事又爲地方釀禍耳當事者不可不防之

閱世編

卷三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閱世編卷四

葉夢珠輯

士風

士風之升降也不知始自何人大約一二人唱之衆從而和之利之者衆遂成風俗不可猝變迨其變也亦始於一二人而成於衆和方其始也人猶異之及其成也羣相習於其中油油而不自覺矣要之移易風俗之權必操之自上則不勞而效速予生也晚猶及見前輩老成重然諾嚴取予士大夫勳名節畏清議落落難合迨其合也不爲利移不因勢熱時有憫憫焉惟恐不爲君子而蹈于小人之心少年佻達者見之肅然敬畏報

閱世編

卷四

一 上海掌故叢書

顏自愧罔敢竊議其非也即以功名一途論童子應試當時府縣取已大半得諸薦剡然其間猶或有欲薦之而甯擯孫山斷斷不願者或即列薦牘猶有惟恐人知者偶有語言侵及遂愧歎無地甚而成仇者要之前數十名不易得三五名內斷無私也至若院取入泮舍勢要縉紳子弟而外無敢萌夤緣干進之心主文衡者尤無敢萌貪賄自私之意所以府縣每逢歲科入學凡取六七十名皆就文章掄拔素封之子文理荒疏者雖累千金不可得也是以一遊藝序即爲地方官長所敬禮鄉黨紳士所欽重即平民且不敢抗衡厥役隸人無論已至等而上之科鄉會榜則法紀愈嚴名義益重即勢要子弟亦不敢萌關節之心況素封乎故一登科甲便列縉紳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雖其

問事干謁趨勢利者亦或有之但一爲正人君子所擯則終身不齒於士林當事亦從而薄之若養高自重者不特郡邑長敬畏服教即上台亦往往稟命咨訪焉其視賞耶異途蔑如也素封之家非有姻戚交關縉紳不與之往還抗禮同姓者非有稽考亦不通譜稱宗若夫輿臺胥吏之屬即力能上下其手者不敢望縉紳之少假顏色惟時懼其有發奸摘伏之心以故體統尊嚴上下顧忌鄉人咸賴其福雖子弟家僮不無假勢作威凌虐庶民之事自方禹修先生來守吾郡力持法紀風俗卽爲一變良由士大夫初或失于不知其後交相戒禁故弊自革而體貌之尊嚴如故也凡此風俗在當年祇視爲固然由今思之遂成古道夫賤妨貴少陵長淫破

義變縉乎成惡俗矣夫亦士大夫有以示其隙而啓之乎

閱世編

卷四

二 上海掌故叢書

予幼所聞有司或有盡情之囑而無暮夜之金縉紳或有竿牘之私而無通賄之事至於上臺振肅庶僚力持風紀尤非私意所敢干也郡縣衙役有假勢作威者撫按風聞官長以不職論矣直省屬員有任情自私者科道露章撫按以縱奸劾矣大牙相制上下相維卽有不甚自好者蓬生麻中亦不得直耳卽如屬官參調上臺一拒不相見卽見而一言不合歸卽閉門謝事矣一聞丁艱或罹清議立刻繳印請署矣絕無留戀徘徊希候挽回交代之心也是以上臺亦以禮待之有糾參抵罪之法而無鞭朴罵辱久拘地方之事奉符檄而下郡縣者亦莫不循循恪謹無敢喧擾經承索貨無厭也以故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刁訟不興苛政不作雖非至理庶幾小康焉自崇禎末而福藩帝於南中賄賂公行紀法盡廢然當時京

師實甚外官習俗相仍禮法猶舊尙未變也本朝初定江南設官委吏習聞弘光之風不復尋先朝之度當事者往往縱情任意甚而惟賄是求訟師衙憲表裏作奸賦役繁興獄訟滋擾郡縣胥吏得以狎侮士林舊日朱門無不破家從事數十年之間士風靡弊極矣幸遇世祖章皇帝親御太阿乾綱獨奮特簡巡方用肅吏治法紀爲之不變惡俗因而頓更復見太平之風民有重生之樂始信開基聖主度越百王萬萬也年來士氣人心不無稍懈又有寔寔日下之勢矣江河砥柱所仰賴於主持風化者豈淺鮮哉

閱世編

卷四

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前輩讀書或從古學或從時藝莫不埋頭攻苦心領神會久而得之是以文有程法中有定式出闈閱文魁元可預決也數年以來縉紳子弟接踵而取科第者別有捷徑經傳註疏不必究心古文時藝不必誦讀惟精擬鄉會題以重幣聘名師於家塾令將所擬題作文熟讀燬棄其稿入闈對題直書甚或暗通關節先期得題窗下揣摩三場不爽遂有名列巍科而未窺經史并未知讀書作文之法者一旦被命衡文不得不因陋就簡聖賢理義先正典型概不知講傳法妙門轉相授受文運科名遂成江河日下之勢間有一二賢豪慨思力挽一齊衆咻亦無如之何矣

前輩兩榜鄉紳出入必乘大轎有門下皂隸跟隨轎傘夫五名俱穿紅背心首戴紅毡笠一如現任官體統乙榜未仕者則乘肩輿貢監生員新貴拜客亦然平日則否惟遇雨天暑日則必有從者爲張蓋蓋用錫頂異於平民也今則縉紳舉貢概用肩輿士子暑不張蓋雨則自擊在貧儒可免

僕從之費較昔似便然而體統則蕩然矣

前朝外官四品以上用黃傘以下用青藍七品以下俱用皂蓋京官在京例不用傘出外則與外官等惟詞林用黃傘庶常及小京堂俱用金紅色今京官中翰部曹俱用黃傘庶常以及小京堂不必言矣外官按察司僉事舊用藍傘今亦用黃八九品雜職概用藍傘皂蓋絕響矣黃傘舊止用輕綾今俱用花緞藍傘尙用綾也灑金障日大傘扇昔惟京官用之所以代傘也今外官不論大小俱用鄉紳亦然

閱世編

卷四

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古之循吏久任不遷則增秩賜金以獎勵之自漢已然非自近代始也前朝如蘇州太守況鍾增秩至正三品而知府事如故然亦不數見矣本朝順治間亦多久任之吏要皆從考績報最或覃恩薦舉所致未可捷得也

康熙而後加級漸廣如江撫韓公心康秩正一品而又加一級是也年來以軍興開例令中外官員各就所開例處或納銀米或捐馬匹弓矢若干並得准加一級于是有力急公者往往加至數十級而或下僚而階同大吏或有司而秩等公卿猶且帶加幾者鶴綉玉鞶幾同常服矣

令上海者以余所見在崇禎中爲江右熊經粵東麥而炫西蜀劉潛萬安王大憲浙江章光岳鹽官彭長宜在順治中爲西秦孫鵬遼東高維乾江右姚修爵中州閻紹慶浙中商顯仁東魯陸宗贊在康熙間爲江右涂贊秦中王蘭山東陳以恪廬陵鄒弘渤海陳之佐江右康文長遼東朱光輝會稽任辰且四十年之間凡歷二十餘員而其間接署者不可勝紀大約有一令必有一二署篆總而計之不下五十餘員其才之長短品之貪廉

心之邪正政之仁暴學之博陋或人人各殊或一人而始終異轍要皆座未及煖參罰隨至因催科拙者十之七八因不職劾者十之二三從未有
一人報最陞遷惟康熙七年戊午任待庵辰日督撫兩臺以博學鴻儒薦
次己未召試不中歸仍理縣事十九年庚申復以卓異薦行取至京考授
給事中此吾生以後海邑令長之僅見者自任陞任之後會稽之史彩因
薦而陞治汴河史去而中州之王鏞武昌之朱萬錦相繼而來皆以被參
去任今奉天之董鼎祚蒞任又半年矣而史尙勤勞河上迄今未有陞遷
之期也繼董而來者又有粵東之梁以楠

吾松士子昔年無遊學京師者即間有之亦不數見自順治十八年奏銷
以後吳元龍臥山學士始入都援例入監癸卯甲辰聯登科甲選入庶常

閱世編

卷四

五 上海華文書局

其後遊京者始衆其間或取科第或入賞爲郎或擁座談經或出參幕府
或落托流離或立登臚仕其始皆由淪落不偶之人既而縉紳子弟與素
封之子繼之苟具一才一技者莫不望國都而奔走以希遇合焉亦士風
之一變也

舊例文武官員必三年考滿報最無過者始得給由一品封贈四代二三
品封贈三代四五品封贈二代俱給誥命如其官六七品以下封贈二代
八九品止封本身一代俱給敕命如其官遇朝廷有喜慶覃恩則不拘考
滿之例然大概止及京官外官惟藩臬兩司可得府州正佐而下便不可
必間或覃恩中外則凡現任官俱及爲曠典矣自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
月朝廷以滇南蕩平四海底定恭上太皇太后徽號覃恩中外自現任大

小文武職官俱照本身封贈給與誥敕外其授職考選陞轉加級者俱轉
新銜封贈可謂異數隆恩矣二十三年甲子聖駕南巡頒恩中外及二十
七年戊辰太皇太后祔主太廟恩詔亦然遂以爲例先是以軍興開例凡
職官照品納糧不俟考滿給應得誥敕是時惟有財者得以邀恩耳至是
更周匝矣

守松江者以余所見在崇禎中爲穀城方禹修岳貢歷任十四年因韓城
薛相國案內中書舍人邑紳王陞彥詞連被逮入都未幾得白歷漕儲陞
都御史不二載而大拜閩中陳蓮石亨弘光初爲餉科參罷吳興姚瞿園
序之以本朝大兵將至委印遁歸在順治中爲遼東張銚滿州傅世烈三
韓林永盛盧士俊廖文元河間李茂先正華繼此爲郭啓鳳惟林陞睢陽

閱世編

卷四

六 上海華文書局

道朱抵任而卒李雖最賢亦以註誤積通論降回籍康熙中爲祖永勳于
汝翼劉洪宗郭廷弼張羽明耿繼訓劉標劉名標或以註誤或以被論去
惟會稽之魯謙超庵歷任九載始陞淮陽道不二載由中州臬長內陞京
卿雖以洪宗之賢去任遠不及也後若嘉禾之朱憲三叟雖陞山西學道
未抵任以舊任未完復降山陰之趙甯以大計不及降今爲李元璫山東
人

宦蹟

士君子分符綰綬奉簡命而出治一方則生民之休戚風俗之淳漓百度
之廢興咸係焉人非至愚不肖莫不願爲循良乃不數數見者非好庸劣
惡廉明亦時勢使然也大抵承平之日上下同心直道可行物力充足考

績公而名義重實訥信而黜陟嚴筮仕者咸相砥礪卽有庸陋悉勉而爲循卓矣迨世當叔季政出多門直道不容動多掣肘當路以撫字爲迂疏銓政以催科分殿最賄賂則上下相蒙廉潔則陽收陰棄苟非本性強項未有不從風而靡者故曰爲治於盛世易爲治於衰世難良非虛語予生明季旋遭鼎革草昧之初俗難遽改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乃有介然自守獨立不懼澤在民生功垂奕世者雖詩書所稱又何以加爰舉所知表章其概以俟後之任載筆者有所採擇焉

郡守方岳貢字禹修湖廣穀城人也登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初由部曹來守松郡廉潔有才幹時松江縉紳大僚最衆子弟僮僕假勢橫行兼井小民侵漁百姓擾其錄者中人之產無不立破公廉得其實往往執法究懲

閱世編

卷四

七

上海華故叢書

幾于被誣真稱不畏強禦士大夫之賢者亦從而重之戒無相犯風俗爲之一變先是童子入泮甚易而府取最難凡歲科入學六七十名府錄不過倍之而學使之嚴者尙有截去後段不收考之數大概一登府錄入泮十有七八然而府錄非有要津薦贖不可得也故中人之家不惜百金之費以爲入學階梯單寒之子得列縣取十名內尙可薦府不然不能望見學使之顏色所以有府關之名以爲幸而得過此關則文理稍順取青衿如拾芥矣自公下車後力請學憲廣收數以拔孤寒每逢考校寬於規矩而嚴于覆試計每縣各覆二三十名大抵皆真才也後此共取一二百名縉紳薦贖未嘗不周旋而不礙孤寒之路學使重其望原其心往往一概收試自是童子入學始易其爲地方興大工如築西倉城以衛漕築石塘

以障海造朱涇萬安橋以濟民此皆廉才所縮手而不能舉者公不費公帑不擾民財設法勸輸委任得人費節而功成豈非才大而量優乎守松凡十四年不遷然每以大計入覲上已心識之至崇禎壬午冬以他案事詞連勒令到京事白稍遷上江漕儲道旋以督運先發特權爲御史中丞未幾遂命入東閣十七年甲申二月闖賊犯京城上命公兼戶部尙書護皇太子南行未果而京師陷公遂遇害士論惜之子二長曰征思承廕吳門申氏壻次式思吾郡姜氏壻順治中喬居松郡以穀城自流寇蹂躪之後無家可歸故也後之守松者惟河間李茂先先生最慕公之清介尙惜其後人敬禮有加焉

閱世編

卷四

八

上海華故叢書

令君彭長宜字德符浙江海鹽人也成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夏來令上海謙和下士慈惠愛民凡署中器用服食並給俸薪銀平買或至家鄉運至絲毫不擾民間卽日用汲泉例有水夫供給公曰水夫亦吾民也何故而日索其汲乃計擔而酬之值故當時有不食上洋勺水之謠先是差役借勢擾民胥吏舞文亂法自公下車卽集衆諭之曰吾來作令誓不取民間一文若輩不能藉衙門作生計矣願留者供役欲去者聽習他業毋令父母妻子共受飢寒衆咸感激矢志効命不敢欺亦不忍欺也故日刁訟自公臨讞委曲論之以情理無不歎服而里胥役盡侵糧抗法公不施鞭朴而輸將惟恐後期以德化民向聞其語至是始見其人時南中福藩新立四鎮擁衆跋扈各遣員役坐派地方督餉至上海有橫索經承酒食貨賂者公奮起力爭義形於色員役亦服公之廉惠相率欽感而去撫院祁公

彭佳有真切愛民之手札代巡周公一敬有東海聖人之獎勵非虛語也
時權相馬瑤草士英建議凡童生應試者令納銀三兩免其府縣錄送竟
赴學臣考試公念貧士無由進取乃親試文理優長者拔取二三十名捐
俸代爲輸納彙冊送學使者會學臣未及按試而大兵已下金陵弘光帝
出走公聞報即集諸童之納銀者悉給還之隨令家屬歸里誓與城社同
亡聞安撫使將至公即閉戶自經學博陶公鑄公之同鄉湖州人也急走
解之百端慰諭扶之偕歸公乃徒步出郭百姓倉卒追送者不可勝數授
以騎乘之贈以贖不納閩縣如失慈母其後大兵入浙抵海鹽公曰吾爲
令不能與城俱亡悔之無及今日猶得死于故主之士遂不食而卒順治
中邑人慕公不置肖像奉祠於城隍之東偏即今玉皇閣下面東遺像足
也

閱世編

卷四

九

上海華故叢書
第 一 集

巡方監察御史秦世禎號寔遠東人也以豐沛從龍歷官御史順治六
七年間巡按浙江彈劾不避權貴爲民興利除害釐奸剔蠹一時有鐵面
之稱吏畏而民懷之時天下初定法紀從寬司民牧者鮮體朝廷至意大
半惟賄是求庶僚相做大吏包荒無情之訟莫詰其奸而訟獄日繁不急
之征誅求四出而差徭絡繹縉紳之後修怨者概指爲通南素封之家無
端者指名爲拔富虛詞誑上按家計而算縉游手謀生望屋廬而構隙凡
有中之產者莫不重足而立遁逃無地控訴無門民生日惴惴矣自世
祖章皇帝親政而後洞悉萬方之弊惟賴巡方之官先簡廉能以清其源
特假事權以重其任大僚而下一命而上舉劾之權悉以付之官箴不肅

責在巡方巡方不職責歸憲長而公以按浙報最九年壬辰復命之遽行
江左墨吏望風解綬入境後參劾糾彈殆無虛日積年衝盡經告發者立
正典刑特漏網者抱頭鼠竄風俗爲之廓清民生得以安枕江南半壁實
利賴之及瓜報命上識其能擢爲御史中丞巡撫浙江浙人聞命憤聲載
道其撫浙也益勵清操力持風紀以肅百僚因參浙閩總督佟不法事上
遣提騎逮佟入都久之獲釋公尋解職江浙人至今尸祝之

閱世編

卷四

十

上海華故叢書
第 一 集

郡守李正華字茂先直隸河間府獻縣人也以歲薦明經初授山東福山
縣令子然橫被徒步抵任道逢候人于逆旅問以福山縣長消息公曰若
何爲問吾即令也衆皆大驚羅拜負其行囊同之任所清惠明察吏不作
奸民賴其福三年報最稍遷濟南府同知專理濟南等處河工督撫按交
章以卓異薦順治十年癸巳陞知松江府事松俗故靡麗公躬率以儉樸
布衣蔬食官舍蕭然而吏事精勤案牘山積纖悉必親爲裁決午夜即起
簽書吏持文書至必視其可否緩急失宜者笞罰隨至可否失實者立置
重典久之而案牘肅清吏以得免送判爲幸絕竿牘禁苞苴縉紳屬吏視
若神明罔敢干以私也初承鼎革後督撫差弁下郡縣與守令抗禮自公
下車力爭其非時札弁周某某捧撫檄至府持名帖上堂公正色拒之抱恨
而去訴於撫院公以去位爭之賴制府挽留而止以後差弁凜畏遂爲定
制時湧寇沈新料衆劫掠提鎮張公桂吾天祿欲發兵剿捕公力言兵行
必濫及無辜不若嚴督捕役刻期捕之乃立重法懸賞格俾不敢萌縱盜
之心且不容有通盜之術役爭自奮寇無援營旬日間即獲數十人訊鞠

得實立置之死閱兩日而渠寇亦得伏法不煩兵革巨寇潛消公之造福于民非細矣松屬舊惟華止青三縣而華亭附郭最大積逋糧額甚多公患一令難以清理乃建議中分華亭為二縣請諸上台疏於朝從之命以西華亭為婁縣自土地人民以及學校市廛賦役俱中分之迄今華婁猶稱大邑號難治也在任四年以催徵積逋未清部議降級而去撫院張公中元代巡李公森先俱重公廉能交章請留部持例不得請去之日士民送者擁塞道路自府以西直抵西郊外數里人不能行家設位焚香燃燭或具酒漿蔬果或齎糧米布帛或聚銀錢祖餞公酌量辭受慰以溫言遣之使歸有涕泣徒步或鼓棹相從送至吳門遠及江上者不可勝計自古長吏去官餞送之盛未有如公者既歸里杜門却掃不與外事其後松人

閱世編

卷四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思公不置凡入都者往往紆道晉謁公必具酒食款之細詢近日地方風俗仕宦交遊興替得失或留信宿而別康熙十年辛亥吾邑士民數十人以公事北上特走謁公公方開家塾坐絳帳授生徒并課子孫被服不異寒士而鬚髯幡然與野老無辨款留士民一如平日隣里聚觀公亦憮然自得也子二其長君自公守松時已補博士弟子員次君初就外傳今已中式武科于公之門將來正未可量耳

邑令李復興字應斗山東濟南府濱州人也舉順治丙戌孝廉屢因公事不得已而謁選康熙四五年間除授婁縣令婁故政繁賦重又附郭滿漢大臣不時巡歷軍伍充斥供頓迎送不遑治歲餘殊無異績後失愛于巡

使使者因公註誤被參罷職去歲餘而論定仍以原官敘用時吳中積逋

縣必數十萬令長如治亂絲苦無其緒民間十年並徵疲于奔命吏胥乘間作奸或田少而反充闕首則一人而辦一圖之糧小戶而催大戶之稅完課者日受鞭笞通賦者逍遙局外兼之征調不時工役不息富家以賄得脫貧戶重疊而當差前工未竟後役又輪一票未銷數牌疊至差役勢同狼虎小民時被雷霆民自受田三百畝以上者即有釐頭兩首之虞中人之產無論已點者以遁脫愚者以命殉一人逃去累及三黨故有全里舉鄉為馮脫者公向已憂之及再來令婁細心計之衆議僉同謀所以救之者莫如做嘉興湖州均田均役之法力請于郡首張公升衢羽明撫院心康韓公世琦移咨浙屬禮聘嘉湖精於會計者到松仿彼成例斟酌立法悉除收兌闕首釐頭總甲塘長諸役名色凡有田者各自立戶完糧自

閱世編

卷四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完糧外別無雜派徭役于是豪猾無所施其詐衙役無所逞其奸居民始得安枕逃者稍稍復歸迄今賦雖重而室無逃亡田無汙萊者皆公一人首倡更張之力也自公立法而華上青三縣皆效之則公之利民溥矣其後以前任逋額催徵逾限罷任松民若失父母攀留不得公尙居松候代未幾病卒闔郡悲之幾為罷市公之任內以胥吏侵挪尙空帑金二千餘金任後一年不完者法應全家徙邊公卒後將逾限松民懼累公成願捐資助完具呈郡守魯公謙庵超請先報完期而約合郡士民樂助魯公既許之一時助者響應不日而足公之家屬得免公律已嚴待人寬貌癯而性利兩蒞婁邑四壁蕭然幾至不能舉火廉吏至此不克大用可惜也然松郡自黃童至白髮無不戴公墓公家祠而戶祝公者比比自本朝三十

餘年令松者惟公爲第一則公之遺澤歷千古而不朽雖古之循吏又何
以加焉

制府大司馬于公名成龍號北溟山西永甯州人中順治辛卯副榜貢入
太學選授教職歷任縣府佐正監司至福建布政司皆以廉能著績康熙
二十年辛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三輔長吏望風肅清八旗
屯丁相戒斂迹嚴捕逃連累之禁清驛站冒濫之弊愛民如慈母察吏如
嚴師上心簡之次年壬戌特陞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
江西文武事務陞辭召對密諭叮嚀賜鞍馬衣帽及白金千兩以旌其廉
厥後雖隆殺不一遂爲督撫龍行成例公拜命卽樸被出都從者不過三
五人沿途旅食無異過客候吏迎接不知其爲官長也至河南卽出禁約

閱世編

卷四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禁所屬官員送迎供帳及儀衛鼓吹入境內一如在途謂正人必須正己
化下必須躬行乃申六戒自省曰勤撫恤慎刑獄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
崇節儉而後以四禁率屬一通賄二遊客三節禮四假命下車之日屬僚
凜凜人不自保而公則先以寬大示之謂前此穢迹各宜痛自滌洗今後
官箴慎勿再蹈前轍倘有敗檢白簡無私莫冀姑息也屬吏又喜出望外
然已不寒而慄由是轉貪官爲廉能化酷吏爲循良者甚衆其勸民也嚴
保甲則遊手奸猾越境而逃遁崇鄉約則農工商賈不學而良民間無益
之費如迎神賽會高臺演劇之類不禁而自息其宴享婚嫁喪葬諸大禮
好奢者輒以于公之戒爲自斂戢而最惠於民者前此里人有以殺命訟
者無論真僞必連及里甲富戶爲之破家貧者經年犴狴甚至隣里有逃

亡一空者及地方失盜不聞於官則以失盜罪失主一聞官則以盜之大

小問失主報小盜必駁疑其爲大盜報大盜則官懼考成又必駁令改小
盜甚至失物無幾因各衙門之駁提認賊而破家連年匍匐公庭者因公
蒞任而此風爲之頓息其絕私干雖鄉裏大僚罔敢以片言陳情至爲公
事卽子衿氓庶皆得晉謁盡言于觀風試士拔其尤者兩江共五十餘人
彙致省城膳之公館選嚴明教諭朝夕督課之時親造勸勉評其制義以
期必售多士無不愛戴之他如嚴捕役以縱盜害民之禁武弁縱部兵生
事之禁其有益地方者不可枚舉上聞而嘉之特賜額匾一曰清慎勤一
曰貞晚節賜以對聯二一日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仰不愧天俯不
作人二樂也一日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爾其勗諸視其所以觀

閱世編

卷四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其所由察其所安可不慎與皆遣官齎賜人臣之榮亦僅見者有士流兄
弟構訟公以至誠片語動之各愧悔謝去其後以法懲龍江關使者故要
津客也入訴之當事競請差專員往勘上不許時適有滿洲使者以他事
在省卽令體訪以聞滿使上其事謂曲在督臣章下所司議革職上以太
重駁令再議繼議降級調用上大怒至抵部覆於地曰于總督是清官苞
苴不至爾等便如此議了部臣惶懼而退後上終全部臣之體准其降級
特命免調留任中外大喜無不頌聖鑒之明且遠而幸兩江之不失慈母
也自是以後公益勸精圖治二十三年甲子四月初尙強健無恙至十七
日忽抱疴遣人往天妃宮卜之以籤籤云過盡風波險浪災此身方許脫
塵埃一聲霹靂生頭角直上青雲跨九垓是明示以騎箕之兆矣至十八

日宴然而卒守省將軍聞計單騎馳入署中檢其篋中惟白金三兩制錢千餘文及緞一匹敝衣數事而已此外一無所有將軍大慟而出口我枉爲小人蓋將軍平日見公清操凜凜尙疑其僞至是始心服之也省城百姓如喪考妣屬官賻贈以殯殮之士民爭賻者甚衆且厚公子以爲非公志也概謝不受事聞上甚悼惜諭所司議諸恤典加贈賜諡及祭葬以旌之卒諡清端憐其居大僚而貧且種種不得遂其志也公督兩江時有與公同姓名者乃旗下任子官知州事公知其廉能特薦爲江甯知府甲子冬上南巡諭之曰子總督薦你做好官今聞果然賜御書手卷一軸卽日陞江南按察使未幾轉陞直隸巡撫其得寵眷至加宮保重公之薦也其爲朝廷敬禮如此

閱世編

卷四

十五

上海華故叢書

大司空湯公者名斌河南睢州人也順治己丑進士改爲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有建議者謂詞臣將荷大任正宜敷歷中外故往往外陞公以例外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守潼關道廉明率屬慈惠愛民臺使者交薦將內陞以親老乞終養告歸後晨昏菽水怡然自得定省之暇惟以讀書談道爲己任自號潛庵若將終身焉未幾丁外艱哀毀盡禮服闋因母老終不赴補康熙十七年戊午以博學鴻儒薦內召入都敝衣藿食薪水幾于不繼逮御試瑤璣玉衡賦稱旨補授翰林院侍讀尋升學士清操愈勵上心識之二十三年甲子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江蘇等處陞辭之日召對賜宴賜白金鞍馬文綺慰諭諄諄而出甫下車墨吏望風解綬而公則以身範物不怒而威不令而化吏畏而民懷之蒞任未幾會上

閱世編

卷四

十六

上海華故叢書

南巡有司議拆毀蘇州閘門外南濠一帶西至楓橋沿河市房治馳道且便挽舟南濠爲蘇州最盛之地百貨所集商賈輻輳人情惶惶公毅然曰皇上心切愛民必不忍以巡遊之故毀壞民居御舟篙槳亦可運行何必強爲牽挽之計耶有司懼罪猶力請公曰此地方事倘有罪及我獨任咎與諸公無與也遂不果毀人情安堵乃偕總督王公新命渡江迎駕凡供御所需處分井井用不乏而民不擾公私賴之及變輿臨幸與臣民相見竊然和悅並不以馳道不修爲忤也扈從駕至金陵賜蟒袍一襲又賜御臨蘇帖律詩手卷一軸恩寵甚渥回鑾之後公念天下賦稅莫重於江南蘇松常三府博訪廣詢謀所以減賦之道具疏題請而士民呈懇不已公出示云江南賦甲天下蘇松尤甚業已繕疏入告爾民宜靜聽上裁不必紛紛呈控等語卒爲計部所格不果行然公爲民請命之意不衰也他如勤講鄉約以敦風化嚴懲奸蠹以除民害不經之宴飲有禁山塘絕畫舫笙歌荒嬉之惡俗力排寺僧無魚軒笏履豐功善政不可殫記而曠世不概見者則洗滌淫祀以解民惑也吳中淫祀自狄梁公奏毀以後種種復興其家崇戶奉鄉城徧布者莫如五聖祠而最作威福使縉紳士庶凜凜奉承不敢稍有懈志者莫如蘇州之上方山五聖一祀之費幾破中人十家之產而自朝至暮靡日不舉婚嫁出入靡事不稍稍有失儀殃禍立至士民苦之而不敢告勞公廉知其實遣使封禁寺門抑祭者不得入則羣於門外望禱如故有甯觸憲禁無干神怒之意公乃躬詣上方山命燬其像左右逡巡不敢曰愚民無知一至此乎神果能爲祟則我實使然與

汝輩何與手揮之下命從役縱火悉焚之因徧檄所屬江甯蘇松常鎮淮揚七府及徐州一州境內無論鄉城衙宇凡有五聖神祠者檄到之日悉皆拆毀投其像於水火違者責在有一月之間江南絕五聖神祠之迹而公已內陞矣歲省民間金錢數千百萬苟非盛德正氣其能使鬼神辟易如是耶公慮人部後此風復熾隨行具疏上聞奉旨嚴禁一如公奏是時皇太子出閣講讀博選天下耆碩名儒以輔導之命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入對陛見時上殷殷徧詢天下大事及江南利弊暨諸大僚賢否公一一陳對不訐不隱上首肯久之賜宴而出故事講官侍東宮立講皇太子坐聽至是太子雅重公特命公坐講公曰講官自宋程頤侍東宮坐講以後此禮久廢臣不敢坐太子曰想因未奏皇上耶隨命綠頭牌啓

世編

卷四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因鑄二級而公亦騎箕棄世矣上甚悼惜命議贈卹禮部以照降級例請奉旨湯斌卹典仍照工部尚書例全級不得照降級例則公之忠節皇上業已洞悉不爲羣言搖惑可見矣本朝開創以來巡撫江南者推公爲第一而竟未大用天下惜之贈諡文正賜祭葬典禮有加

宦蹟二

左都督梁公化鳳字翀霄陝西長安人也善騎射多機略方頤白晣有儒將風以武科成順治丙戌進士除授四川遊擊將軍積功加級陞江南安慶府副將尋陞蘇松水師總兵官駐防海外崇明縣內輯兵民外消寇警總督耶公廷佐雅重之會蘇松提督馬逢知驕悍不馴耶公知公可大任厚結以爲腹心每請軍中事宜輒爲提報至滅馬屬戰紅軍資以益之公益感奮順治十六年五月海寇鄭成功大舉入犯鱸鱓蔽江勢甚猖獗操江都御史朱禦之江上兵敗被執總漕都御史亢帥衆來援全軍覆沒遂抵鎮江江甯巡撫蔣及提督管禦之京口俱敗走鄭入鎮江徇屬縣江南惶惶人無固志直薄金陵城門晝閉報至京師亦爲震驚耶公檄馬鎮上援馬以蘇松當海口乃江南門戶提防亦宜慎密爲辭第遺屬員帥衆五百人赴援身竟留松不發耶乃檄公公以鄉勇守崇明而悉衆往救時常鎮道梗公帥所部從無錫九龍迂道而往秋八月大破海師于省城外擒其僞將甘殺獲甚衆成功踉蹌遠遁省城圍解是役也城困者凡三閱月寇黨所至漸及江右皆望風而靡聞鄭敗始皆逸去事聞上嘉公功召馬鎮回京陞公爲江南全省提督加太子太保左都督駐節松江賜賚甚厚康

世編

卷四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熙七年戊申丁外艱奉旨奪情留任公鎮松凡十餘年日集將佐校射仍命屬員於月之三六九日各練其卒伍嚴其賞罰不以承平而稍暇也公意思豪爽喜吟咏暇則集諸名士偕其子鼎會文課詩至席惟飲公必主席從容談笑極其謙和至十年辛亥秋七月以病卒于官時年五十有一計聞贈卹有加子鼎字公呂以諸生而承恩廕授御前侍衛謚喪歸里而後入朝至今在職

名節一

語云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人有忠孝節義之名非有國有家之福也然而正人心維風俗使人類不致淪亡者實維賴此是以朝廷重褒揚之典聖賢有表章之文良以天地間之正氣不容一刻不存國家所不願有者正天下萬世之所不可無者爾雖其間際會不同故行己各異或激烈於一朝或永貞於一世要皆出於至誠天性之良斷無勉強好名之意是不得以全身遠害爲易而視死如歸爲難亦不得謂慷慨赴死猶易而從容守義爲難矣謹據見聞所及錄而紀之名教內固有丈夫閨閣中亦多士女譬如三辰河漢同耀千古不得不連類而並彰之一方一時之人瑞實古今天下之坊表也

王光承字玠右華亭青邨堡人也家世力學父君讓以明經薦入仕公與弟烈字名世並明敏好學冠絕一時幼補博士弟子員每試則兄冠上海縣學弟冠金山衛學若操左券時松郡文社甲天下陳黃門夏考功輩主持壇坫仰聲譽者莫不倒履影附公兄弟獨從君讓先生嚴論閉戶讀書

閱世編

卷四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精神名士仰公兄弟欲求一見而不可得方相國禹修時尙守郡高公文

行折節下交公兄弟亦不數見見則以道義自持文章相質絕口不談俗

事相國亦重公兄弟不敢齒及塵俗以故家計食貧崇禎己卯丁內艱書

賈走幣以選政請公勉從之所選庚辰房稿樂胥雞林爲之紙貴海內慕

公兄弟如仰山斗午未鄉會未舉即想慕公之所選以爲揣摩風氣之的

一出而天下應響當時吳下選家最盛自公選成而皆若爲之削色陳夏

諸先生曲求致之而公始入社一時聲名之重未有如公者也會逢甲申

之變弘光改元於南都公以恩拔貢於王廷未期而遭鼎革年方壯盛即

絕意功名甘居肥遯順治初溧陽陳相國百史先生柄政王敬哉先生爲

大宗伯皆公故交也重公望移書趣就闈試且懸鼎甲以待公不應其他

閱世編

卷四

二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要津謀所以徵聘公者公皆峻辭兄弟力耕以奉親親戚故交延之家塾亦不往遣子弟就業者就之所居環堵四壁蕭然幾于不蔽風雨而擊鉢詠歌怡然自得一切餽饋槩屏不受仕茲土者往往徒步訪公公請以野服見然後許談久日晏款以蔬食粗糲不堪輒與對飯忻然而去沈宮詹繹堂荃初及第給假歸省泛一葉舟自郡城來謁公款之亦如是四方之士執贄來學者遠及三秦近者無論已公律已嚴而與人甚寬厚客見公者如坐春風如飲醕醪人人以爲知己好揚人所長而揜其所失以故人高其義而樂其和公初娶袁氏賢而相得母太孺人課公兄弟最嚴夫婦罕得聚首後因早亡公悼惜之終不再娶庶出一女擇配揚子岳雲雙鶴快婿也自丁外艱後如夫人亦棄世後弟名世相繼歿公遂絕吟咏子然

獨處如枯禪老衲贅壻於家相依爲命晚年多病足不窺戶外間遇天氣晴和一接賓客執手慇懃緩步以送不覺過橋至數百步外行人見之目爲人瑞都門達者徧檄士林每遇松人必問先生安否詳詢其起居狀貌有生不同方之恨要之非公所樂也年七十有一而卒時康熙丁巳五月也從公治命以名世之次子蒼庭爲嗣海內聞者無不歎惜之

侯承祖字懷玉其上世自洪武初以開國軍功世襲直隸金山衛指揮因家于官平居慷慨多大略時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公既襲爵銳意講武崇禎中歷陞本衛參將見四方多故時有請纒之志衛多軍籍所隸半屬親故公日勉以忠孝大義愛之如子弟而訓之如嚴師衆皆感奮咸以靖寇立功自任會遭甲申之變弘光帝卽位于南都政以賄成官以賂得莫用

閱世編

卷四

二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公者公知事不可爲遂與弟承祚誓以死職乙酉大兵下江南八月克松江都督總兵官李公成棟遣使招公公不應集衆諭之曰吾與若等世受國恩既不能俘成滅獻報先帝于地下義不可更事二君以辱祖宗惟有與此城俱存亡勿爲降將同臣僕也李鎮義之使一再往許以復位世職同立功名公閉城拒守終不得入李乃親帥三軍以攻之王師自克維揚南下勢如破竹軍聲所至無不望風納款蓋以軍法最嚴凡將士攻城密布雲梯緣尾而上前者被殺後卽繼登稍退縮者卽斬以徇惟金山攻圍既久積尸盈城下城上登陴拒守者亦死傷相繼而以逸待勞百道並進守禦彌固且時出銳師以襲外兵其後廣調外兵協攻金山孤城無援軍實糧餉俱絕而守備自若會有庠生某開門納鎮兵城中遂潰公聞變退

閱世編

卷四

二十二

上海華故叢書

歸私第遂與夫人訣夫人曰公不負國我甯可負公哉先自殺乃謂其二子世祿世廢曰吾分當死職汝宜姑遁以圖後效二子曰父爲國死兒爲父死義也爭願同死其兄世祿謂弟曰父死不可以無後吾宜從父爾宜亟走相機以圖復興亦父志也不可違世廢遂拜辭父兄突圍而出李鎮入城執公父子欲降之公不從乃先殺公示其子曰汝降則免否則亦次及矣公子罵且哭曰父已被殺吾豈求生惟幸速死從父地下報先帝耳李命懸諸竿集衆仰射之未及中呼曰姑釋吾下李鎮喜意其畏而將降也遽命下之索衣冠與之對父哭拜畢北向再拜起曰吾今可死矣仍懸吾上任汝射也乃殺之二僕哭主不屈亦同死李鎮歎曰使天下城守盡如侯公吾兵安能至此閨門盡節可謂真忠臣矣具禮收葬設牲牢拜祭

子亦見殺
黃周星字九烟金陵上元人也初生時爲周氏乞養故從周姓名星由湖廣湘潭籍入北雍登崇禎癸酉順天鄉榜庚辰成進士甲申謁選得請復黃姓加于原名不忘周也公幼敏而嗜古質直而抗爽讀書日數行下詩宗李杜書兼蘇米性喜真率厭繁文案以節義自許其與人也樂引後進以詩請正者必爲之斟酌參訂務俾盡善而止中有不平卽面折之不爲

周旋世故遷就悅人之故態其鄉薦也出於吾邑張太常劄菴先生之門
庚寅歲會來筇里自述其先世爲粵東和平人洪武中遷閩右實京師高
祖子隆遂占籍應天世業儒以明經孝廉舉者二人至父一鵬而貧甚母
徐氏既生二子三女萬曆辛亥復有娠楚諸生周逢泰者故方伯家孫年
少性豪與元配張齟齬客遊長沙納妾涂氏張大恚訴於父叔訟諸官周
族好事者從而附和之生不勝忿乃棄田宅擲青衿獨與涂避居金陵適
與黃氏爲隣時周無子涂急欲以得子抗張知徐懷娠貧不能舉因黃之
姑潛相訂約涂乃與周室密謀僞爲有娠至彌月徐既生公黃姑夜抱以
畀涂周遂以生子告事雖秘然人言嘖嘖楚湘間亦頗聞之至丁丑公生
二十七年矣周翁於乙卯先舉孝廉嫡張繼卒廣置數姬生有九男四女
閱世編 卷四 第二十三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哭然知周翁怒甚囑親故往解之不得白公乃避跡廣陵庚辰捷後謀諸
先達僉謂周既多男公宜疏請復姓公不忍負周欲于南歸省親時以至
情相告幸而得請甚善否則謀報德而去耳觀政舉即歸白下黃翁病羸
次子亦歿叩周氏所居則已挈家歸楚矣公即買單舸疾趨楚以除夕前
抵中湘周翁已病半載公頓首堂下具幣陳款杯酒接歡如平時日侍醫
藥至辛巳仲秋周翁捐館公丁外艱爲處分三十年未定之案以成周翁
之志翁故有田產萬餘畝諸姬子析受有年矣而兆域未卜乃葬翁於方
伯之兆涂母有田數百畝不欲去楚而依其女諸姬有女未嫁者公以前
所得分之田資其匿經畫初定而闖獻二寇已分踞荆岳遂犯中湘大肆
焚戮公先二日盡棄輜糧覓小艇由豫章間道歸金陵而徐母又去世矣
閱世編 卷四 第二十四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獨與本生父相見握手悲涕恍如再世此癸未九月也次年甲申京師告
變福藩帝於南都乃赴銓曹得授戶部浙江司主事始疏請歸宗越明年
大兵下江南弘光帝出走公亦棄官入山年三十有五戶賞路雅慕公名
共謀薦舉公謝曰某自問樗材素無宦情遭逢鼎革所以不死者上念老
親獨子嫡嗣未舉偷生苟活存黃氏一綫耳敢冀宦達乎迨父卒終喪葬
惟隱居教授以自給無故餽遺一介不取或以筆墨請者有所贈則不却
曰吾以養廉也然必值公輿之所至苟強之即隻字千金亦不可得惟投
之以詩者必和是以所著詩詞古文日富以坊本唐詩選素見不鮮乃哀
選唐詩快分驚天泣鬼移人三集以百家姓之無意義也乃作新編以義
成文慕神仙之樂則著將就園圖記人天樂劇本見制義之靡則著補褐

紳謂釋褐以前所作未盡合法也其他著述不可枚舉脫稿後每爲坊刻購去梓以行世嘗游戲作金石古文及八分書鐵筆精工其餘藝耳海內仰公名如慕上古異人接公貌者見端莊凝重有凜然不可近之槩而不知其中坦然無纖毫城府也公年逾五十未有子所生四女長嫁錫山賈氏元配出次適嘉禾吳氏又次適松陵吳氏至丁未以迄己酉連舉二子公喜曰今蒸嘗有託可以從君親于地下矣庚申春復來海上師門兄弟幾不相識留作平原之飲余因得追隨唱和獲公指示受益頗多見公好飲然飲未半酣輒止而談笑之餘時帶愁容獨坐作歎息聲余嘗戲慰公曰昔杜少陵時帶憂愁陶彭澤放懷自樂後人不以陶劣於杜公何舍陶而學杜乎時予出所箸九梅堂雜稿求序公卽以此筆諸卷首亦爲戲

閱世編

卷四

二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言以對而愁終不可解也蓋公之來此非獨訪故亦以季君未字兩嗣君未卜嘉偶欲託孔李完向平之願耳時詎叟先生孫湘年弱冠矣而未授室不敢遽請徵示其意于公之門人張子魯綸及公別去張于途中述之公曰世好而爲姻媿甚善且得婿如是亦足矣子盍早爲吾言之張曰師果有意卽不拘世俗躬往訂盟誰曰不可越數日公復挈其長君及其吳倩廣始來遂與太常公子締姻盟而去然公志初畢殉君夙願自此益決矣時公依其吳婿僑寓吳興之南遂于五月五日自譔墓誌爲解蛻吟十章絕命詞二章踵三閭大夫之後遇救得免家人歡慰而公志愈堅六月望後夜復赴水冀無援者適又爲人救免公憤甚而家人防益密至七月十七夜半乘間復蹈清流防者覺而奔救之公乃自絕飲食至二十三

日而卒時年七十故解蛻吟首章曰苦海空過七十年文章節義總徒然今朝笑逐罡風去縱不飛升也上天先是呂仙于海上曹氏降崑謂公已冠八百地仙之籍曹錄岩先生來筭里述之聞者笑其幻不可信後得公計始知神仙之席原以待忠孝之士而公所著將就園圖記及人天樂劇本其先兆與抑公有先見而然與公元配蕭氏楚人側室趙氏二子三女皆其所出長子椅字禹弓年十四聘筭里張氏次子椰字寄中年十二未婚皆秀慧能文公之肖子也

名節二

陳烈婦者松陵諸生張士柏妻也士柏死同里富人周洪聞其美謀娶之烈婦大怒罵勿應洪欲得之令其家誘之歸甯于中道劫去烈婦愈怒與

閱世編

卷四

二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周洪格三日夜不息得免歸則訟之邑令章日玠則已入周洪金不與直烈婦不勝憤卽罵令曰爾手能格人耶卽樛其指時巡按御史路振飛方按松江烈婦至松控訴于御史既投訟牘遂自刺于階下立死御史大驚驗其尸則衣皆縫紉十指俱傷視訟牘具得狀御史憐之欲窮治其事時松有無賴諸生某者入周洪賄昌言曰陳氏居於周洪家三日矣御史亦惑之狐疑未決時許光祿譽卿里居聞其事移書於御史曰陳氏以死明其節者也天下無殉難之貪夫豈有守節之淫婦哉而孝廉陳臥子子龍太學生徐闇公孚遠帥諸生爲文以祭烈婦文甚美諸生日諱御史聞之遂檄捕周洪及誘烈婦者數人悉笞死未幾吳江令日玠謁上臺將入門如有所見遂暴卒吳民以是神烈婦而義松之士大夫乃會葬烈婦于

蘇州虎邱寺之第二山門外之右墓門東向題曰吳江陳烈婦之墓門上對聯曰身膏白刃風斯烈骨葬青山草亦香鼎革後余猶見之十餘年來匾額及對聯俱失門上又有改題不知誰爲之也可爲浩歎眉公陳繼儒亦有挽祭詩文載全集中茲不錄

劉氏者宋將劉錡弟銳之裔孫女也年二十適周肇隆爲繼室閱三載肇隆以病卒垂白之翁在堂承祧之子未舉劉有遺腹二月爲宗祀計哀不忘孤毀不滅性誕生一子之才即參兩也劉外簪耕作內課紡績瞻高堂撫鏡孤冠笄婚嫁如典禮悉二十餘年之心力而後參兩得以成立參兩幼從季父習舉子業不就自念家貧親老無以致養遂從胥吏供事府曹聊以代耕其後參兩連舉三子家亦漸裕而劉始卒年七十餘矣參兩每

閱世編

卷四

二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以不得奉養爲恨喪祭盡哀營兩世之域葬祖考妣奉父肇隆及元配儲母之柩偕劉合葬耐于祖墓參兩中子早殤二子京新相繼補博士弟子員諸孫濟濟正未有艾論者咸謂天之所以報節母也先是崇禎壬午邑令茂閣章公光岳旌其廬本朝大巡瑞寔奏公世禎亦有旌表行將具題建坊會郡邑申覆稍緩秦公屆期復命未果尙有待于將來云

顧氏者卽肇隆弟雲初之元配也性勤慎好施年未二十而雲初卒無子長房獨子禮不出繼乃請於舅撫叔氏之次子之傑爲嗣鞠育教誨逾于己出稍長爲聘外姪孫女以婚配之卽達可也達可本生父故邑庠名士傳經教子能世其家學會當鼎革之初人情刁險徧地危機中人之家朝不保暮達可懼孤弱不自存因從兄參兩亦代食于官在官兢兢自守不

敢干澤于外供事承直資斧悉取給於家顧母拮据以應之稍有餘資則贍分宗黨雖至傾囊亦不恤年八十二而卒余叨嗣君猶子之交修登堂拜見之禮猶及見之

喬氏者邑庠生澹叟公拱明之季女也性穎慧嫻內則知節義事順治乙酉三月歸于諸生鮑如龍玉淑五月大兵下江南八月克松江行薙髮之令鮑居濱海里中惡少年烏合邪教倡亂拒命推在生孔師爲盟主焚攻川沙堡川沙守將告急總兵官李虎癡成棟帥東渡凡孔寇充斥之地不分玉石縱兵肆殺俘掠婦女不可勝計喬自計韶年必不能免兵且至兩姑挾之行避喬曰我聞中少婦也避將焉往有死而已強之行行且數武至水濱赴水而死及兵至隣里親黨被掠婦女以萬計喬獨得免惟大

閱世編

卷四

二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義素明故能視死如歸超然完節也其伯姊適陳斐之年二十四而斐之卒斐之無子并無同懷兄弟室中所有盡爲親黨瓜分喬梵梵寡居父母憐而撫之數載紡績之餘稍置田產以供饋粥父母卒倚幼弟躬勤拮据以自給今年七十有二矣皆澹叟公之女節烈聚於一門足徵家學抑亦善人之報也夫

朱氏者岵思太史錦之同堂姊也父邑庠生邦仲娶於族姑所生子予爲中表姊及長適予母姨之子表兄張宿南生二女無子宿南卒時年二十有七翁姑年皆七十矣以哭子翁繼歿家故貧孝敬如一日姑卒喪葬盡哀撫育二女又往往分口食以周寡母弱弟順治辛卯岵思舉於鄉己亥冠南宮入中祿顯貴赫奕奔胞弟銓亦稍有生殖常奉母命迎姊歸歸惟省

母帖思迎之則往謁伯母與諸弟相見一問與居而出口嘗聞先人言見兄弟不踰閭况弟已貴往來多貴戚易服而居不可間以不祥之服又不可雖固留謹謝之而已侍母數日即歸敝廬不蔽風雨服食起居不堪殊甚晏如也及母卒送葬後即弟銓家亦不輒往二女自宿南初歿時以翁姑命長者許配范氏即宿南伯姊之子幼者許配凌氏連長成相繼遣嫁凌氏女先卒依其長女子范氏姊今年七十矣當帖思自都門歸省時余嘗欲與謀所以旌揚之者編其節槩上請當事具題姊輒辭會帖思尋卒不果然而一生苦節終不可泯也

閔氏者嚴端伯之妻也幼失怙其母胡氏力苦成家卒撫一子二女成立婚嫁盡禮氏即季女也年十八而適嚴端伯故素封子淫戲無度閔屢切

閱世編

卷四

二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諫不從卒以此殞其生時閔年二十三無子僅舉一女閔力綜家計仔肩門戶家不其毀端伯之庶弟虎字威侯踵兄所爲產業蕩盡遂日肆侵削閔與力爭不得因集親長而告之曰兄歿無子產業固叔物也第念叔亦未有子聞姒懷娠倘生男得乞歸撫養以延嚴嗣則猶在叔矣何不少留餘地耶衆共賢閔而責虎閔得苟安未幾姒亦生女姒又隨故虎愈無賴日伍匪人棄賣田房無虛日而閔不得制遂酌留贍數畝房數椽爲養老嫁女之資餘不遑顧虎心猶未厭遂謀嫁其嫂爲盡吞之計私許其黨施姓密約乘夜搶逼有老僕知之潛奔告閔閔乃以布自殮藏刃以待更餘施果帥衆至閔伴曰婦再嫁只須本人同媒氏及主婚至何用衆焉吾有一言講明而嫁方可施止衆而前閔執大棍擊施仆地衆駭而散里黨見

而義之故不敢逼竟得完節後雖困乏日甚享祀掃墓必躬必誠三十年如一日也女長適凌氏亦早寡無子翁令再醮度勢不能免夜分潛出凡三涉得達母姨家更乾衣遂詣邑長告批守制始得還家紡績度日三載而卒三節相承世所罕見其真得諸胎教者與

陳氏者新場鎮南之農家女也年二十未字張太常劄叟先生夫人之弟顧君惠衰年無子聞陳氏賢娶爲側室顧妻張氏亦賢淑與陳氏相得甚歡陳生一子甫二齡君惠卒父母勸其改嫁不從越一載子復殤顧氏親憐其年少無倚勸之愈力陳守志益堅以嫡庶相倚爲命誓死不貳也如是者數年至順治乙未秋本朝已定江南而松郡更謀拒守縉紳借潰帥同事諸亡命附之動稱弁員顧之中表李君選者素無賴聚衆人郡自號

閱世編

卷四

三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五伯因糧村落寨既飽忽憶陳氏孤寡可逼馳書顧宗必欲得陳爲妾謂不爾且將以師逆顧氏懼告陳且勸之行陳度不能免密緝衣裳泣謂張曰本欲誓以此身從老今不能矣奈何相與痛哭竟日夜而自縊時秋暑天氣尙炎越三日始殮而顏色如生衆咸異之不數日而大兵克松江諸紳帥俱斃君選及其黨踴躍散亂離甫息人各自保莫肯訟寃者一日太常長公子蓉左司理往省舅氏夜止其家夢陳披髮蒙血向之若訴寃狀驚而寤詢知所臥榻即陳畢命地也然以陳顧二家無能創復仇之義而李亦張太夫人中表子戚公子以故不忍告之當事而正其辟然君選自是亦不爲親黨所齒抑鬱無聊困頓而死陳仇雖不克報而其清風烈節終古不磨矣康熙甲申秋八月司理爲予述其事特爲傳以記之

閱世編卷五

葉夢珠輯

門祚一

門祚之靡常由來尙矣傳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季于今爲庶甯特近代爲然哉以予所見三十餘年之間廢興顯晦如浮雲之變幻俯仰改觀幾同隔世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及其衰也門可張羅甚者胥原樂卻之族未幾降爲皂隸囊牖繩樞之子忽而列戟高門坻隸之人幸邀譽命朱門之鬼或類若敖既廢而興替如環無端天耶人耶豈盈虛消長之數所必然耶若曰積善必慶積惡必殃乃何以有時而然有時而或

閱世編

卷五

一 上海掌故叢書

不盡然耶即如吾先大夫東瀛公以廉吏起家外高祖寶山宗伯以慎勤獲眷迄今五世儒冠未有達者豈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耶要之樹德積學譬如居家之布帛粟菽一日不可暫缺非遂與天爲市也彼積善積不善之說乃聖賢所以警世而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吾人所當自勉耳謹舉見聞所及略識于後其他遠不可考聞不及詳者大率類此以俟後之任載筆者表而出之

雲間望族首推陸氏昭侯以降盛衰遞有不必言矣明嘉靖中文定公樹聲及弟樹德相繼登進士文定以辛丑會元入詞林官至大宗伯樹德以會魁官至開府其後軒冕蟬聯不一而足以予所見崇禎壬午一科應天中式兄弟四人慶臻慶衍慶紹亮輔亮輔字左臣慶衍字椒頌俱癸未聯

捷其他明經茂才異等不下數十餘人可謂一時極盛自鼎革後日漸中落順治己丑族子蘭陔振芳復成進士官至少參丁酉裔孫慶曾順天中式未幾謫謫以後未有達者

吾郡自嘉隆以來簪纓之盛莫如徐氏徐始文貞太師階達齋司寇陟兄弟公卿以後甲科任子相繼顯庸崇禎初文貞之曾孫濟甯本高以恩襲羽林歷官都督晉爵太傅追褒四代八世一品同郡罕比易代而後世廢既革科名莫繼孝廉閻公孚遠遁迹海外世業遂廢至康熙中始從越東因潮州守宋尙木歸誠爲之詳請其題未及抵家而卒嗣後迄今亦無顯者

閱世編

卷五

二 上海掌故叢書

吾郡張氏支派甚多以予所聞學士里友鴻一鴻其尊人醉石故孝廉也家頗殷厚由邑庠入太學易代後往往爲鄉黨所侮年逾五十奮志北上中順治丁酉順天鄉榜成戊戌進士除授雲南府司理年將六旬矣以奏銷議降歸優游林下十餘載而卒其以書學起家者前有大宗伯諱天駿又有諱翼軫者字三星其後有謀遠籌孫中崇禎癸酉順天榜順治末除授直隸大名府司理亦工八法年七十餘以疾歸里卒無子後有少宗伯寶山公諱電即余外翁祇園先生諱儒風之高祖也其在唐行橋者始有東海公汝弼以科甲起家世有兩榜至萬曆辛丑瀛海以誠大魁天下予不及見然而崇禎之際家聲猶盛至本朝順治丁亥蓼匪安茂成進士歷官浙江學憲其兄安豫字子建初以府佐投誠官至杭嘉湖道二子相繼舉孝廉亦稱一時之盛今惟一孝廉世綬尙存家亦中落矣其在亭橋者

始自王屋先生之象嘉靖中以文學名天下其後科第數傳不絕以予及見孝廉子念蓋崇禎中官南京戶部郎鼎革後未有達者今其子洸侯彥之漢度憲俱以詩名曾孫孝存永貞亦能詞

顧氏自佐山兄弟參政起家傳子光祿丞清宇正心增其式廓助義田以贍役賜甲第闢名園萬曆中又以賑荒高義賜官光祿亦一時之盛崇禎末家僅一孝廉閻生胤光而故業餘風猶宛然不改至順治中子孫以逋賦累萬馴致毀家康熙初遺業蕩然無存矣

馮氏自南崗先生以忠孝起家聲震朝野遂爲雲間望族以予所見故業雖毀而子孫自號多才如天垂燧弟緯臣經世以書名家紫賢善世以孝廉官中翰世澤尙未替也

閱世編

卷五

三

上海掌故叢書

林氏自衡齋太常著望松郡孫仁甫以任子官郡守家貧鉅萬衣冠甲第予猶及見也鼎革後仁甫卒而家亦廢今諸孫猶能以文望動公卿所至延爲上客記室參軍幾遍海內焉

錢相國機山先生諱龍錫大拜于崇禎之初時予尙幼不及見其盛後以謫歸而地方官長尊禮如故相國之體猶未全失也鼎革之際相國先卒其後子孫以逋賦毀家聞之流離實甚今幾同孫叔敖之後矣

董大宗伯文敏公其昌少司寇幼海先生傳策少宰遂初羽宸之叔而浙撫中丞諱象恆之從祖也幼海立朝大節予不及見予幼猶識文敏公及少宰中丞之盛一時大僚集于一門聲勢與徐抗衡而文敏聲望直薄海外稱極盛焉崇禎之末文敏先卒順治初少宰中丞相繼而歿門第漸衰

今少宰之孫閻石含以順治辛丑登進十其弟蒼水俞庚子舉于鄉俱以十七年奏銷置誤家居不仕俞于康熙十八年以博學鴻儒薦入京不售而歸宗伯中丞之後尙未有遷入

杜大司空完三先生諱士全上海杜行人也族大眾繁科第明經孝秀後先踵接鼎革之際公年逾八旬予告歸家居仗節而死其後中落今其族登春山明經任翰林孔目同春蜀中作令康熙十二年蜀陷後未知所之沈少司馬雲升猶龍登萬曆丙辰進士歷任閩撫招降海寇鄭芝龍陞兩廣總督以征蠻功遷少司馬未及抵任大兵已下南都宏光帝出走遂止于家貲財鉅萬當乙酉之夏松城業已歸命郡紳復謀抗拒推沈主盟因與潰帥黃文龍輩及吳淞總兵官郡人吳升階志葵同據松城秋八月大

閱世編

卷五

四

上海掌故叢書

兵克松江公死于亂軍中甲第遭燬家財星散產沒入官長子東昇故廢羽林郎至是削髮爲僧改名浩然字雪峯棄妻子獨居禪寺宛如枯衲然而縉紳先生以其工書法能詩文重其品行猶樂交之其後凌夷衰微矣翰林學士楊方壺汝成故宮諭守禮子也父子詞林一時華盛崇禎之季官階崇重且晚可以枚卜會遭寇變不能殉難而歸遂相傳有從逆之玷鄉黨信而薄之無以自明鬱鬱卒今諸子家計蕩然幾至不能自贖

莫方伯寅庵儼舉故中江學憲如忠族子也中江子雲卿是龍父子工書族亦甚盛其由科第明經歷官郎署者不一而足崇禎中寅庵官江右大方伯予猶及見之自本朝以來其族漸衰順治乙酉方伯季子穉聯名春坊者中式南闈旋以奏銷註誤不得應會試至康熙十七年戊午始得援

例納銀開復已未應試下第今試署教職

張鯤淵肯堂天啓乙丑進士歷官八閩巡撫中丞鼎革之際閩中拒命與故同安伯鄭芝龍黃蜚共立唐藩爲帝順治三年大兵克閩獲唐王鯨淵遁居海島閩門自盡僅存一子事甯而歸家產俱已入官故業無從問矣王爲谿庭梅弟象林庭柏兄弟並登進士庭梅官至大京兆尹亦一時之盛鼎革後相繼而歿家亦中落

王春卿臺同胞兄弟五人陞陞坊陸並登科甲吾郡罕匹崇禎末家已寢衰至本朝順治乙未辛丑其孫日藻與又沂相繼登進士日藻初名濂故字印周由部曹轉江西學憲歷升浙江觀察使家資甚富弟及二姪並以貧爲郎又沂字孝西觀察之從弟也以順治十七年奏銷一案不得銓選

閱世編

卷五

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康熙十五年開納復之例得捐銀援納作令閩中然而家計蕭然不異寒士其餘兄弟故業亦罕有存者

錢少司寇元冲士貴及弟世貴先後並登進士司寇宦成而遭喪明之變廣施作福以祈嗣子歷有年所走謁天童密雲和尚許其得子命一行僧往僧應之隨即示寂司寇歸果得一子卽寶汾也寶汾初名鼎瑞後改芳標中康熙丙午順天鄉榜試南宮不售選授中翰給假歸里而卒司寇歿于崇禎之季鼎革後家獨不廢寶汾既歿正虞中落而從子金甫中康熙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旋中博學鴻儒選特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官家聲復振

許都諫館城名譽卿故通政司惺所先生諱樂善從孫也歷萬泰啓禎四

朝給事黃門好直諫屢罷歸居鄉侃郡邑長及精神俱憚之鼎革後削髮爲僧從弟鶴沙續曾惺所曾孫也中順治己丑進士改庶常歷官宮允出爲臬憲康熙十二年癸丑請告回籍門第猶盛

浦南袁氏以予所聞自我實橫先登進士其從叔定初名國休中崇禎丙子南榜丁丑成進士弟國梓中壬午鄉榜入本朝登順治己丑進士歷守大郡以廉能稱從姪璿復登辛丑進士雖以奏銷註誤至今未仕而家聲猶未替也

閱世編

卷五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字辰在中康熙丙辰進士家聲復振

唐氏自文恪公諱文獻以萬曆丙戌大魁天下子允諧登天啓甲子鄉榜從子昌世昌齡相繼成進士遂爲雲間望族昌世字興公官至郎署今年八十有四豐饒如六十許人昌齡字我修先卒家漸式微賴興公子子鏘字辰在中康熙丙辰進士家聲復振陳臥子名子龍故進士諱所聞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無不樂與之交崇禎丁丑登進士授浙江紹興府司理時諸生許都叛亂金衢震動臥子招之使降許以不死都慕陳名而至臥子爲之申救請赦其罪當事不允卒殺之超陞子龍爲兵科給事中鼎革之際與沈少司馬猶龍等同謀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迫論順治四年丁亥復入叛帥吳勝兆黨捕甚急赴水而死存一子僑居溧濱家徒四壁不堪殊甚今聞亦歿矣夏允彝彝仲爲諸生時卽與陳臥子齊名及同登進士聲氣益廣天下莫不知雲間陳夏歷官吏部考功郎鼎革之際自縊而死其子完淳字存古幼稟異資讀書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一時咸以大器目之及吳帥之叛完

淳爲草檄文詞連逮捕殺之年未二十無嗣或云遺腹一子今不知所在
雲間章氏號稱大族崇禎丙子子野名曠中式應天第一聯舉進士同時
有簡字次弓與俱中鄉榜以文章名四方鼎革之際于野尙宦楚中嗣傳
聞其輔唐桂兩藩拒命後竟莫知所終其族木練改名霖字宗季中順治
乙未進士家計甚豐殿試後除新安教授卒于官無子猶子繼之今家亦
凌夷衰微矣

虹橋宋氏自明興以來代有聞人以予所見尙木存楠改名徵璧登崇禎
癸未進士兄子建存標明經以詩文名一時入本朝尙木任至廣東潮州
太守從弟直方名徵輿中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御史中丞直方次子子壽
名祖年順治甲午鄉薦亦一時之盛自尙木直方相繼卒于官子壽及其

閱世編

卷五

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兄任子河中泰淵皆先直方面卒弟泰麓亦死存一幼弟泰羹字戒平
家亦漸替尙木三子長雨公霖官宮詹從事次久一恆以明經選家尙綿
延

故御史大夫恣軒李沾崇禎戊辰進士歷任南京兵部給事中十七年甲
申夏聞北都陷沒與鳳撫馬瑤草士英推戴福藩擁立爲帝不數月驟遷
總憲賜蟒玉加宮保一時貴寵莫並季子懋字素心先登崇禎癸酉賢書
以被論議革至是特旨准復入本朝中壬辰進士官中州學憲父子相承
箕裘不失未幾恣軒卽世素心亦卒家亦中落今諸孫蕃衍尙未有達者
楊都諫扶曦枝起崇禎甲戌進士官至工部都給事中甲中之變回籍被
論家居三十載勢漸式微康熙丙辰子瑄字玉符成進士改庶吉士聲勢

復振

李比部逢申初由進士官部曹後以事論革崇禎末方相國禹修薦之復
職長子舒章妻以文望傾動士林亦由相國所薦待詔金馬未及登仕會
遭甲中之變比部死于賊難本朝定鼎採時望授斐語勅撰文中書舍人
順治乙酉充山東主考官丙戌會場同考官亦異數也未幾以疾告歸卒
二子諸生長定遠略繼歿次子及孫凌夷衰微矣

王侍御農山廣心故儒家子也登順治己丑進士歷官部曹以御史巡視
倉場以親老請假回籍子三人長顓士頊齡康熙丙辰進士己未中博學
鴻儒選補授翰林院編修次子子武九齡中丁巳順天鄉榜登康熙壬戌
進士改庶吉士季季友初名度心康熙癸丑一甲第二名及第嫌與父名

閱世編

卷五

八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同行改名鴻緒官總憲一家父子四登科三人詞林亦吾郡近來科名之
最盛者

周釜山先生名茂源字宿來少以文章動天下順治己丑成進士初由部
曹歷官括蒼太守宦七年有異績以順治十七年奏銷一案議降歸里遂
絕意仕途優遊林下又數年而卒所著有讀書堂稿詩古文數十卷行世
子二長應垂繪次十經緯俱由邑庠入太學康熙中以明經薦補博學
子冰持稗廉幼而穎悟年十二卽工詩詞古文王侍御農山之外孫也由
邑庠入太學雖在諸生行時咸以大器目之
閩港施氏初以素封起家萬曆戊子叔顯大諫始以科名顯子紹莘字子
野有俊才工詞賦爲士林所重本朝順治壬辰從子硯山維翰登進士康

熙中歷官御史中丞巡撫山東從叔緩宜挺寶作令任邱卒于官緩宜仲
兄挺量少有文名亦以奏銷註誤援例入太學改名用寶爲州佐山東萊
陽令

徐默菴鼎字子九順治丁亥進士作令楚中未幾罷歸年方強盛遂絕意
宦途尊酒論文讀書談道以自樂優游林下幾二十載而卒子二長坤甫
入庠而歿次禾實字繡虎由邑庠入太學

沈大宮符繹堂荃故小沈學士燾之裔孫也幼失怙孤寡食貧而好學不
輟順治壬辰進士第二人及第由編輸出爲監司旋以事詞連回京議降
甯波府同知以書法精工受知于上特陞翰林院侍講賜資甚渥歷官詹
事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二子宗敬宗敬相繼舉孝廉亦以能書聞宗敬

閱世編

卷五

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登康熙戊辰進士選庶吉士

顧見山大申初名鋪少以能文著順治壬辰成進士歷官西秦僉憲工詩
畫爲海內所推康熙中卒于官子三長魯文輔之次仲堪勉之俱由邑庠
入太學仲堪以訟毀家魯文人賞補中翰季子尙幼

浦南李氏自嘉靖丁未元韜昭祥成進士以後科第繼起遂爲望族入本
朝壺山先生名延渠中順治壬辰進士補廣西南甯司理性豪爽喜飲酒
其視家人生產及一切勢利泊如也到任未幾亦以順治十七年奏銷一
案謫廣東香山丞卒于官貧幾不能殮知交賻贈得護喪歸里長子潛永
煥舉茂才早卒餘子四人不異寒儒矣

橫港彭氏始自魯溪太守應麟登嘉靖甲辰進士由刑部郎出守郡其孫

章齋彥昭中萬曆戊午南榜六世相承代有聞人章齋于崇禎末令常山
陞浙江道御史鼎革後章齋卽世家漸中落至康熙丙辰仲子念章開祐
成進士家聲復振相傳魯溪之本生父故老儒也貧而多子晚得魯溪不
能育乃以衣釵裹之書其年庚姓氏而棄諸道并自承其衰老而不能育
子之故且曰有能收養者自子之倫得出身不可沒其宗里有沈姓者無
子早適市見而攜歸撫育長成補博士弟子員猶沈姓及登鄉薦沈述其
故令復姓不沒其本生之故也然雖復姓彭而仍以父事沈論誥廟葬至
今以沈翁爲祖云

閱世編

卷五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中康熙甲子順天鄉榜乙丑成進士選庶吉士遂爲吾郡望族

門祚二

上海潘氏始自恭定公笠江先生恩及其弟忠並登科甲恭定官至御史
大夫歷刑工二部尙書二子長衡齋允哲次充庵允端並以進士官藩臬
長其後不特任子賞耶聯鑣接踵卽科第亦累傳不絕孫雲會字士逢萬
曆己未進士曾孫桓字殿虎中天啓丁卯順天鄉榜衣冠軒冕綿衍百年
自殿虎歿後家業漸衰至本朝順治乙未元孫堯采字聖眉成進士世望
復振未幾而卒迄今明經秀才尙不乏人然未有以科名繼者堯采之兄
堯中初名襄以歲薦授寶應學博亦以奏銷歸里康熙戊午年已七十復
童試邵瞻兩文宗拔取第一名入泮應試南闈不售次年己未劉木齋文

宗歲試復取一等第三名補廩亦異人也其他族子不堪者多矣

東門陸氏自文裕公儼山先生深於宏治辛酉應天發解乙丑登進士官至大宮詹晉階少宗伯其後代有聞人如小山楫舜陟岑雖不登科甲俱以才名顯至萬曆中從孫襟玄與姪起龍先後登乙榜為邑令起龍字雲從弟起鳳字雲翔以明經薦雲翔仲子鳴珂成順治乙未進士司教廣陵旋以奏銷註誤家居幾二十載至康熙十五年丙辰援例納復補常州教授十七年陞國子監博士自文裕迄今百七十餘年衣冠奕葉子孫蕃衍舊第寬廣至不能容因而別營第宅者甚眾若其聚族所居從未有他姓竄入亦吾鄉所僅見者

閱世編

卷五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三而始登進士仕至山東副憲五子一舉孝廉崇禎初穀城雖卒孝廉尙存家業宛然無闕自十年丁丑夏旱縣尹偕諸紳士步禱社稷壇日中拜跪以中暑卒而繼之以鼎革憲副之澤蕩然無餘矣

相國徐文定公光啓字子先號元扈萬曆丁酉順天解元甲辰成進士選入庶常萬曆末以時方多故請往朝鮮宣諭應援命以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畿甸崇禎初由宗伯學士枚卜大拜不二年而卒于官旅館蕭然天子雅重公贈卹有加遣大行護喪歸里賜域祭葬如典禮一子驥字龍與以諸生承廕稍營家產己卯庚辰辛巳之間為文定建坊卜葬孫五人三承恩廕一先龍與卒鼎革以後家漸中落今曾孫濟濟尙未有達者陳問卿滬海名所蘊萬曆己丑進士歷任南銓部郎遷中州學憲晉南太

僕少鄉性剛介縉紳士大夫咸嚴敬之郡邑有不平事則于當事前慷慨直陳守令重之受教惟恐後或謝之則叱使去曰我為公非為私也遇荒年必出家儲米粟減其值以濟貧民咸頌之惟自奉喜豪爽名園甲第用以娛老年八十餘歲而卒一子庚蕃相繼歿族人爭繼家業遂散

龍華張氏自七澤所望登進士歷官方伯而其族遂顯其從子或居華亭亭橋一派是也或居上海在城則銀臺一派是也在鄉則新場太常一派是也方伯年八十一而卒子孫繼歿今故業蕩然止存一孫幾於負薪矣張銀臺咸池名肇林萬曆丁未進士歷官南通政司參議崇禎初以上書忤旨閑居林下幾二十年聲勢猶盛也及京師陷沒福藩帝于南都以原官起用及大兵南下宏光出走銀臺復歸故里以長子申錫被訟毀家鬱

閱世編

卷五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鬱而卒今諸子無異寒士矣弟柳中順治辛卯鄉榜不及公車北上亦以疾卒

縣東朱氏自嘉正以來歷有科第以予所聞子久長世登天啓壬戌進士選授部曹以事被逮卒于京師從子思皇在廷中崇禎癸酉順天鄉榜子周望在鎬中壬午順天鄉榜入本朝歷試南宮不售思皇銓授河間司理周望授廣西司理俱以奏銷議降罷歸今子孫有以明經太學起筮仕者尙有未見達者

縣南唐氏自景泰辛未廷美瑜登進士歷官都憲其從子錦字士綱中宏治丙辰進士以後明經孝秀接踵而起遂為望族崇禎己卯族孫次仲汝致舉于南闈屢上公車不售順治中卒子孫今亦式微矣

閔行喬氏自嘉靖乙丑允德懋敬登進士官至方伯其後伯珪一琦工八法齊力絕倫副遠左劉大將軍挺歿于王事其族子時英時敏兄弟並登進士典籍之文中天啟甲子應天鄉榜時敏子履將崇禎初復舉孝廉一時亦稱望族其後相繼歿迨本朝伯珪子定侯爲宏光時水師總兵官率衆歸誠未幾而卒今子孫亦凌夷衰微矣

川沙喬氏自嘉靖時春山鐘以練鄉勇拒倭城川沙起家子元洲木孫訥齋拱璧父子進士官至監司元洲三子長敏齋拱辰次仲淵拱宿並以貴爲耶子孫蕃衍彬彬蔚起遂爲海濱望族敏齋長子明懷煒官中翰進秩儀部郎聲勢交遊之盛不減兩榜鼎革以後日漸式微自順治庚寅明懷棄世後子孫宗族日益衰微其流派在華亭者有爲霖夢蛟登順治戊戌

閱世編

卷五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進士以奏銷註誤家居不仕其他未有顯者

艾方伯可久登嘉靖壬戌進士歷官陝西大方伯至崇禎時其孫中翰伯衡名廷璣猶列縉紳世業亦如故也自伯衡歿會遭鼎革幾即凌夷康熙丁巳伯衡孫汝成舉于南闈家聲賴以不替而族子單寒者多矣

姚方伯通所永濟由萬曆戊戌進士入禮垣歷兩浙藩臬長家甚豐陝鼎革之際散于兵火順治中年九十餘步履矍如六十許人遠近慕爲人瑞壽九十七而卒今子孫寥落不異寒士矣

新場朱氏自雲來國盛登萬曆庚戌進士以監司護漕有功晉階至大司空旋以被論降太常卿歸里因黨禍攻擊遂杜門不出啻於自奉聲伎滿前以終其身今惟仲子軒工八法以貲起爲郎餘子俱等寒門故業無有

存者

上海趙氏先世出自宋裔明世有爲儀賓者卜居南城春卿繼之族遂繁衍以予所見虞初東曦祖孫登進士皆給事黃門虞初未及大用而卒存孤俱幼至本朝仲子子瞻登順治辛丑進士以十七年奏銷註誤不得授官資志而沒今子弟尙有能文者而故業所存亦無幾矣

王氏自隆槐國棟以貲起家官翰林典籍後以孝廉舉者四人國材爲臨海令頴未授職而卒頴子陞彥與國材子譯書生世焯並官誥勅撰文中翰家各饒裕在上海亦一時之盛大兵下金陵世焯奉豫王之命安撫松江旋里未幾而歿自是以來世澤俱日替矣

閱世編

卷五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家振隱先生諱有聲萬曆乙卯南闈發解丙辰成進士天啓末官給事黃門以忤璫罷歸崇禎初復職後由江右方伯一歲中屢遷御史中丞兩經枚卜不及大拜亦一時知遇之盛也子三人長翊飛諱翔龍次羽生諱景龍俱以明經薦鼎革以後外侮間至順治辛丑季子蒼岩諱映榴登進工選庶常入詞林宗風復振今諸孫雍薦明經者甚衆

張太常劄叟先生諱元始崇禎戊辰進士由大行入諫垣彈劾不避權貴最稱得君十年丁丑掌戶垣以時方多故各餉告急特旨命公督催蘇松糧餉按部桑梓從前未有行將大用會丁內艱不果甲申復闕補太常少卿未幾因鼎革歸里杜門謝客數載而卒子二長蓉左諤次武征廷簡俱明經蓉左選授司理武征早卒今諸孫由邑庠入太學者數人世業不改范香令文若生而英敏九歲能文年十七而舉于鄉成萬曆己未進士兩

仕劇邑著績遷部曹以家隸發難被刺而卒子五人四有文名鼎革以後世業竟無餘矣

張采初元玘天啓壬戌進士由部曹出守建甯被論回籍從弟元龍字封玉舉孝廉作教江陰崇禎中相繼卒家聲幾替順治辛卯家孫錫懌字越九中式南闈乙未成進士弟鉢由太學授中翰世澤復振

朱文遠永佑閩行人也崇禎辛未進士歷官銓部郎以丁艱歸里聲勢甚盛未幾而卒鼎革以後其從子明卜爲叛帥吳勝兆黨詞連家產入官世業蕩然矣

顧繩所國紳由孝廉歷官粵西監司崇禎末年七十餘告老歸里子孫數十人半列衣冠亦一時之盛未幾而卒鼎革以後凌夷衰微矣

閱世編

卷五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徐陵如天麟少有名年將四十入邑庠尋中天啓甲子應天鄉榜崇禎辛未成進士授南兵部職方主政丁內艱歸性豪爽議論侃直無所畏避未幾以疾卒鼎革以後子孫式微不免負薪識者傷之

周賈生汝誼少有文名中崇禎癸酉應天鄉榜庚辰下第會蒙召對稱旨得賜進士授河南興國州守未幾罷歸鼎革以後子斌被訟毀家從弟廣庵金然姪譽凡爾美並中康熙壬子北闈鄉榜家聲復振金然于壬戌成進士選入翰林院官庶吉士

川沙王氏自嘉隆間以素封起家萬曆中美陽舉孝廉美陽子公觀觀光姪台承逢年俱以貲耶佐郡中年歸里公觀玩好聲色服食起居必極一時之選豪華性成家雖中落不改台承家亦富厚而豪邁不及公觀公觀

十五子并台承子共二十餘人半列膠庠亦濱海一時之盛崇禎末家漸式微鼎革後廢毀殆盡矣

南匯顧氏始自介石其言登崇禎己卯應天鄉榜庚辰成進士授粵香山令崇禎末報最入都掖垣須次會逢鼎革歸里尋以薦起爲西秦藩幕子五人次聖階昌時中順治甲午南榜授中書舍人季受周昌祚中康熙己酉北闈其餘子孫俱入邑庠或遊太學者甚衆遂爲海上著姓

朱太史帖思錦字天襄家世業儒其贈君伯師積學能文求一青衿而終不得生二子長卽帖思次拂鐘鐸俱已少年入庠拂鐘早卒帖思試輒冠軍中順治辛卯南榜己亥會元選庶吉士康熙改元覃恩封贈伯師已卒竟得照子贈官喪葬備禮帖思亦以順治十七年奏銷議降值丁內艱遂

閱世編

卷五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絕意仕途優遊林下數載而卒子三人長九來源次武瞻洪次誦芬溶俱由邑庠入太學世業不改

朱掌科嵩庵紹鳳中崇禎癸酉應天鄉榜順治乙丑成進士歷官戶部都給事中立朝侃侃世祖章皇帝初信任之後以建言補外復以他案詞連被逮卒于京子三人俱由邑庠入太學長廷源以明經司教從子西修廷獻中順治庚子鄉榜旋以奏銷不得會試康熙戊午援例納復己未成進士西修封翁銘範年八十一卒而乳母夫婦尙存年俱九十九履鑠善步自鄉出鎮聞封翁卒尙呼其乳名曰何至是耶聞者異之

曹綠岩垂燦其先世醫也有還金之德至君升封翁遂與綠岩及其弟天翼垂雲俱入府庠中治乙酉南榜丁亥成進士兩任邑令有政聲歸里

以後好言陰德不與戶外事子姪濟濟並以明經孝秀列于衣冠從子泰曾垂雲子也中康熙戊午南榜遂爲海邑望族

徐謙六士吉前此初無聞人少年以力學能文中順治丙辰進士不能廷對而歸年未三十也里黨慕之傾貲結納者甚衆至戊戌始就殿試補素中鞏昌司理未及之官而卒無嗣其父君卿尙存識者傷之

張青瑯宸少有俊才宏光時以諸生從喬總戎定侯軍中由功貢入太學及鼎革後遊京師工詩文公卿爭延爲幕客時南雍已廢復就昌平籍入舉授例由太學授中翰奉詔宣布粵東使旋歸里條上邑中不便事得邀諭旨晉兵曹主政轉員外郎丁內艱歸爲怨家告訐不已一子剛中已受縉邑庠年方冠羸疾而卒無子青瑯遂抑鬱不堪亦隨卽世家業蕭然

閱世編

卷五

十七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浦東閔氏故素封族也自山紆峻少從王玠右先生兄弟遊遂得知名郡邑在松則交陳夏在婁東則交二張諸名士入本朝以明經補授直隸盧龍令康熙中內陞職方主政以疾告歸子二人長勝甫璠以賞起爲郎次介申璋中康熙乙卯順天鄉榜遂爲荀里著姓

閱世編卷六

葉夢珠輯

賦稅

吾鄉賦稅甲于天下蘇州一府贏于浙江全省松屬地方抵蘇十分之三而賦額乃半于蘇則是江南之賦稅莫重于蘇松而松為尤甚矣予嘗與故老談隆萬間事皆云物阜民熙居官無逋賦之罰百姓無催科之擾今日之糧加重于昔亦有限也乃有司竭力催徵參罰接踵閭閻脂膏悉索積逋日甚何哉蓋當年之考成甚寬則郡縣之催科亦緩積久日弛率從蠲赦所謂有重糧之名無重糧之實是也即如崇禎之季軍興餉缺大司

閱世編

卷六 一 上海掌故叢書

農屢屢告匱朝廷特遣科臣嚴清積逋法綦重矣正糧之外有鍊餉有加派徵亦苛矣然本年白銀必俟來年二月開徵若在本年秋冬即謂之預徵銀以朝廷稅民應在納禾登穀之後先徵本色以輪漕次徵折色以濟餉留白銀于明春起徵亦用一緩二之意也故終明之世官以八分為考成民間完至八分者便稱良戶完六七分者亦為不甚頑梗也况承累葉太平之後規制詳悉存留之糧既多則起運之額便少如官俸不可緩也吏胥各役工食不可緩也師生餼廩不可緩也衙門城池會車歲修能及時乎廣儲濟農倉雖設未必扣正供以貯足也學臣歲科賞銀新科旗匾路費固不可缺而郡邑季試蓬廠供給賞銀未必以時舉行也科舉盤費必如額而遺才取科者不及額也城守兵餉須給而四時操賞供給火器

皆罷也他若揚倉風汎行糧之類可緩者不一則徵及六七分便可將起

運錢糧解足八分而于存留內視其緩急以次徵發是以官無曠職之罰

民無竭澤之憂本朝于順治二年五月下江南詔本年漕白條銀照舊額

重徵十分之五一時人翕然向風其後裁不急之徵減可緩之稅節可

緩之用通計歲賦雖不能復隆萬之初已較輕于啓禎之日豈非謀國者

卹民之至意哉其如不急者裁去則額編者皆萬不可已萬不可緩之需

有司挪緩濟急之方窮矣况照額編之賦往往撥充軍餉軍餉不可分厘

少則徵糧不可絲毫缺矣自是而後經徵之官皆以十分為考成稍不如

額即使黷黃再世不免參罰故守令皇皇惟以徵糧為事一切撫字俱不

及謀而民有良頑田有肥瘠歲有豐歉種種不一額賦勢無十分之日兼

之習俗猶仍其故不念糧輕于昔罔知功令之嚴拖欠者所在多有守令

往往因積逋罷官縣之解餉藩司又有以新徵割舊欠之法交盤之際新

舊縣官互相推卸一縣之中前後數令賃屋而居不能歸里至順治之季

江甯撫臣朱國治無以支吾遂歸過于紳衿衙役題參議處之令先行常

之無錫蘇之嘉定至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蘇松常鎮四府及溧陽一縣所

題陳明錢糧拖欠之由補人年終奏銷之例一疏是也當是時紳衿衙役

欠者固有要不及民欠十分之一况法令之初官役造冊者俱未知做只

照當日尾欠草草申報或完而悞作欠或欠少而悞作多或完在前而冊

上一例填名或完在後而冊上一例掛欠章下所司部議不問大僚不分

多寡在籍紳衿按名黜革現在籍紳概行降調于是鄉紳張玉治等二千

閱世編

卷六 二 上海掌故叢書

一百七十一名生員史順哲等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六名俱在降革之列初議提解到京嚴加議處人心惴惴既而限旨到之日全完者免其提解輿情少安然仍有旨到未至解京之日完而釋放者數百人則非必無故而甘爲曩臣矣蘇松常鎮四府無不徧及而江甯獨免者因太守知功令之嚴盡數報足而後催徵故不及難惟溧陽一縣適當撫臣巡駐徑從縣中取冊不由府中故亦與焉自是而後官乘大創之後十年並徵人當風鶴之餘輸將恐後變產莫售點術□□或一日而應數限或一人而對數官應在此失在彼押吏勢同狼虎士子不異俘囚時惟有營債一途每月利息加二加三稍遲一日則利上又復起利有雷錢月錢諸名大都借銀十兩加除折利到手實止九兩估足紋銀不過八兩幾錢完串七兩有

閱世編

卷六

三

上海掌故叢書

零而一時不能應限則衙門使用費已去過半即其所存完串無幾而一月之後營兵追索引類呼羣百畝之產舉家中日用器皿房屋人口而籍沒之尙不足以清理鞭笞繫縛窘急萬狀明知其害急不擇焉故當日多棄田而逃者以得脫爲樂賦稅之慘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訛傳上諭各年錢糧勒限本日完足欠者籍沒全家流徙絕域人情大震自辰至夕完者爭先恐後收役應接不暇大都半屬營逋後知不確而人人膽落矣奏銷一案據參四府一縣共欠條銀五萬餘兩翻革紳衿一萬三千餘人造冊之後鄉紳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員一萬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過銀四萬九千一百五兩九錢題報在案續完翼有回天之意其如皇上冲齡政由四輔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掛彈

章便即降革惟大學士金公之俊以自陳復職其他如張太常劾庵葉編修芳藹止欠一厘而降調郡庠生程兆璧珍冊上開欠七絲而翻革功令之嚴可概知矣至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上始親政下詔求言大司馬芝麓疏上疏特請寬宥及蘇松常道安公世鼎詳請撫院韓公題復俱不允康熙八年己酉總督麻公勒吉奉旨巡歷沿海蘇松紳衿具呈公懇麻公惻然有憐才之意批候詳撫會題郡守張公升衛備文詳請疏上反致部駁自是不敢復訴不知皇上軫恤下情灼知民間逋欠良非得已故于康熙二年蠲赦之後至九年水災凡被災之地白銀蠲免十分之三漕米分作三年帶徵折色十年上猶軫念不已詔九年以前逋欠錢糧暫行停徵明示蠲赦也十三年四月上諭江南連歲水災康熙十四年分錢糧蠲

閱世編

卷六

四 上海掌故叢書

十之五不由部議斷自宸衷不獨積欠而蠲未徵曲體民隱真如天之德則知前此操切皆當事者不能仰體上心耳十四年乙卯以軍興餉缺廣開事例戶部始于酌議捐省條例內開一款順治十七年奏銷一案凡紳衿無別案被黜者分別納銀許其開復原係職官照品級納銀自六千兩起至五百兩止進士納銀一千五百兩舉人納銀八百兩貢監生納銀二百兩生員納銀一百二十兩俱准開復若運米豆草束于秦楚閩粵危疆輸納者減本省之半其如事經十五年壯者衰而強者老進身之志既灰物力之難日甚况事例廣開有力者皆捐納得官不藉科目不援資格即由太學中式者往往撥巍科鼎甲故鄉紳于百中尙納一二進士舉人于十中尙納二三至貢監生員納者則千中不過一二人矣予爲親友所累

亦在奏銷之列當題參之始人心震懼相累者猶抱不安之意使此時即有恩例猶不難代予援納迨至事久人情日懈即呼之莫應而馬齒加長功名之志亦衰焉能措辦十家之產而博一青衿耶閱世至此爲之興慨略取疏稿呈稿之存者附錄于後以識此案亦有可原之情究之不能上格速天心既轉而人事又不能副是非人一生之時命使然亦運會之一奇也

兵部尙書臣龔鼎孳題爲請寬奏銷以廣恩詔事臣伏讀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詔凡順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錢糧及官吏侵欺偷盜庫銀者一概寬免大恩溥遍海嶺呼矣乃順治十八年內各省奏銷十七年紳衿欠糧等案該撫不論多寡一概指參該部未經查核一概降革以致三吳

閱世編

卷六

五 上海掌故叢書

財賦最重故明三百年來從不能完之地而年來俱報全完雖惕息于功令不敢不勉力輸將然該撫朝夜拮据及地方剝肉醫瘡之狀可以想見竊思自古帝皇之世藏富于民故能家給人足即遇凶年不致重困若徒奔命于催徵效死于鞭朴東挪西湊皮骨盡枯一遇災荒未有不轉徙溝壑者非皇上痼瘼斯民之本意也今順治十八年以前侵盜錢糧既已邀恩于法外而此十七年逋欠之紳士甯無惻于宸衷伏乞天慈念奏銷事出創行過在初犯懲創已久又遇恩詔敕下該撫通查處分諸人果于順治十八年以內將原報欠數全完者比照有司在任完糧之例量予開復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意原以儆惕冥恩未嘗絕其自新之路庶幾催科之中不失撫字而人心感悅民困亦以獲蘇矣康熙六年五月初六日題

六月初六日奉旨知道了

整飭蘇松常道安爲奏銷多人可憫恩綸千載難逢諍抒輸助之法請憲應詔賜題推廣皇仁以宏作人德意事竊維錢糧正供攸關輸納自宜如額國有經費官有考成若逋欠一分不惟官受參罰之累即國有虧課之虞率土編氓咸凜凜以急公况名列紳衿詎敢抗違而逋欠如前憲于十七年奏銷題參蘇松等府之紳衿處分者一萬三千有餘此朝廷懲玩以警將來褫革允宜廟堂秉公忠而憂國計議之誠當洵爲勵世磨鈍之大權也但總其數雖有累萬之多究竟各人所欠僅分厘之不等然其中或有親族冒名立戶者或因歲款而完納後時者如官戶則因遠宦在外僑戶則因遊學四方一時照管不及者種種情由本人限于不覺且參後照額全完是與頑梗之徒故爲抗納者有間推情似有可原况十八年恩赦宏頒普天同被祇緣奏銷褫革立法維新雖各紳衿引領望恩而下吏未敢援請如康熙三年又奉上諭蠲免十五年以前拖欠錢糧詎誤各官俱准免議今皇上敬天勤民宏開湯網洪恩浩蕩幽谷陽春恭誦詔款凡順治十六七八等年催徵不得各項舊欠錢糧照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開舊侵盜庫銀者不赦今亦准豁免若奏銷之紳衿以拖欠論非同于侵盜也與編氓論同一逋欠也與各官論同一錢糧之處分也乃于民欠則蠲免之于侵盜則赦處之于處分各官則免議之獨此參後已完之紳衿鬱鬱向隅五載沉淪而不與編氓官吏同邀一視之仁推情更屬可矜本道因思國用有常出入之數原自相準今積年如許之金銀盡行蠲免雖

閱世編

卷六

六 上海掌故叢書

朝廷意主愛民而司農未免告匱合無議將奏銷諸人分別鄉紳進舉貢監生員如向經出仕者每名納銀二千兩進士每名納銀一千兩舉人每名納銀五百兩生員每名納銀五十兩貢監一例俱定限六個月願甘完納者彙冊具題按名開復赦其前過予以自新倘蒙憲臺俯允未議則人材不致淪棄終身國用亦資涓滴而再造之德與皇仁同其普徧矣為此具呈乞照詳施行 康熙四年詳因三年十一月彗見時詔中外各官直陳得失故詳憲請題也

江南松江府知府張為人材之淹抑堪憐受過之是非宜辨仰祈援例題復予以自新以示鼓勵事竊維人材為國楨幹必其儲養有素方可取用無窮所以朝廷設科取士而又為之旁求博探原為予以鼓勵之意而使

閱世編

卷六

七

上海掌故叢書

人知有進修之樂家誦戶吟比屋可封誠以文運關乎氣運不淺也自順治十七年蒙前任撫院朱造報所屬欠糧紳衿各戶共一萬三千餘員名盡應降革以示痛懲于法原為不枉但查蘇松二郡賦重人貧自明季以來每年止完六七分積習相沿未知敵畏其實果在欠糧者有之查造冊在本年之冬底而題參在次年之四月或完在造冊之時者有之或完在未參之前者有之或完在已參之後而未奉部文到日者有之抑或有奸民冒立官儒戶名而本人實未知者有之或遠官遠館而所託匪人侵蝕悞欠者有之或經承錯誤已完而仍造欠者有之種種情事蓋難枚舉一經題參玉石不分淹滯至今幾近數載遂致懷才抱璞之士淪落無光家絃戶誦之風忽焉中輟一方文運頓覺索然豈非文教之衰微而守土之

扼腕也哉况使功使過朝廷每多寬宥之仁獨此欠糧各戶非犯不教之條在各省屢見完者隨准開復而江南官儒永行禁錮職某每欲據情申請恐又唐突負疚是以逡巡不敢今遇本部院斯文宗主出而節制兩江起弊扶衰正人材奮蔚之日近見邸報粵省題復續完欠戶部覆俱准開復則事同一例伏乞憲臺宏作人之大德特疏題明凡處分紳衿其原欠錢糧曾經完足者請通行各州縣查督印串彙冊達部概與開復則地方人情未有不踴躍感奮爭先急公人材不至終棄草野必無遺賢風俗丕變千載一時矣為此具由申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閱世編

卷六

八

上海掌故叢書

撫治下原任湖廣提學僉事今降級周起岐等原任翰林院編修今革職沈世奕等原任候選進士今議革鄒象雍華振鸞黃與堅等原舉人今議革沈晉初王淳中郁斐等原貢生今議革胡王賓等原生員今議革盧矢顧廣等具呈為國法無容寬假臣罪尚可矜憐懇憲俯賜特題以廣皇恩以開自新事竊周起岐等順治十七年奏銷一案前任撫臺朱初疏題參隨報續完在案因查其中欠額有獲申未註先完後銷者有蠹書飛灑以完作欠者有出仕在外照料不及者有水旱災荒偶遺欠尾者種種情狀實堪憫惻伏查年來詔款凡順治十六七八年催徵不得等項錢糧照十五年以前盡行蠲免又開舊侵盜庫銀者不赦今亦准開免又康熙三年上諭寬免十五年以前錢糧凡承追欠糧望誤各官俱准免議此皇恩之著于詔款者然也又各省奏銷如山東舉人張景燦等福建舉人張瑞俊等陝西貢生張焯等及廣東浙江等處紳衿俱蒙免議此皇恩之寬宥于

他省者然也今起岐等情事相符獨以抗糧名目擯遺聖世等之于民同
一未完乃于民則救之矣等之于役並非侵盜乃于役則救之矣等之于
官同一罪誤乃于官則救之矣等之于各省同一奏銷乃于各省則救之
矣竊敢比例籲陳凡有志報效者願照原參欠額加等議罰以贖前愆在
朝廷既普浩蕩之恩于國用亦收涓滴之助但衆心矢報已久高天欲叩
無門伏乞憲天俯察苦情恩賜代題片語回天德同再造矣爲此激切連
名上呈

江南松江府紳衿今議降革某某等呈爲續完之報冊現據開復之部例
相符謹籲願末懇賜代題以邀一視宏仁事竊順治十七年江南蘇松常
鎮奏銷錢糧一案尾欠五萬餘兩紳衿擬革一萬三千餘人此時新例初

閱世編

卷六

九一上海掌故叢書

集

行各縣造冊勿違雖復竭蹶爭完而欠冊已經達部當蒙撫院朱俯念情
有可原隨經造冊具報續完奉旨存部近閱邸抄有戶部覆廣東巡撫劉
謹援續完免議等事一疏內引康熙三年閏六月內禮部覆都察院遵旨
察議具奏事疏內陝西貢生張焯等廣東貢生員歐鑑等江西貢生萬來煒
等福建舉人張瑞俊等俱係拖欠錢糧後經續完即照張瑞俊等仍復舉
貢監生員如有此等未經完結者應俟到部之日再議今萬勳臣等該
撫既援歐鑑之例具題查續完開復年月俱與相符仍復生員等因于今
年四月內遵奉諭旨欽遵在案某等竊念欠糧之條例三部相同開復之
皇恩五省一轍論所欠之糧則俱係順治十八年以前赦免之糧論續完
之期則即在前撫奏銷一月之內伏遇憲天秉鉞東南廉明冠世若不籲

陳何由上達伏乞憲天電念某某等俱受國恩誰不思急公上進止以分厘
之欠尾完納之後期致使長負抗糧之名獨爲聖世所棄天恩屢赦而未
及各省同事而未伸仰祈援例代題同邀曠典則某等有生之日皆憲天
再造之恩也爲此激切連名上呈

康熙十五年丙辰以軍需浩繁國用不足始稅天下市房不論內房多寡
惟計門面間架每間稅銀二錢一年即止除鄉僻田廬而外凡京省各府
州縣城市以及村莊落聚數家者皆徧即草房亦同江南總督阿公因房
稅報少致奉嚴旨其無隱漏概可知矣

十五年丙辰御史張維赤建言軍興餉缺人臣分誼尤當急公請案天下
地丁錢糧除生員田畝及民田照常徵課外凡縉紳本戶錢糧原額之外

閱世編

卷六

十一上海掌故叢書

集

加徵十分之三以助軍需俟事平之日停止如舊予是在任在籍鄉紳及
貢監諸生不論已未出仕者無不徧及白銀每兩加額三錢漕糧每石加
徵三斗白糧白折亦如之吳下糧重約計每畝增銀六七分增米五六升
往往有民田收入官戶者亦在加徵之例致有官不如民之嘆至今尙未
停止亦賦稅之一變也

十八年己未詔天下錢糧自康熙十三年以前民欠者盡行蠲免十六年
以前民欠錢糧暫令停徵至十九年帶徵三分爲各省報荒故也

二十年辛酉春以國用不給江南撫臣慕天顏疏請再徵房稅一年比十
五年所造房冊蠲免村落草房及在鎮僻巷鰥寡孤獨所居一間門面房
屋其餘市鎮城郭門面平屋每間徵銀四錢樓房每間徵銀六錢天下皆

然惟山西以旱荒特免

舊例每歲秋季戶部即行天下各直省會計明年所應用錢糧編定來年地丁稅額所謂古人量入為出今則量出為入者是也各直省算定達諸戶部戶部會計明白題請得旨則頒發各直省刊刻大張會計自撫藩以及府州縣皆印刷鈐以衙門印信備送鄉紳給發士庶使人遵奉完納以示畫一杜絕衙蠹吏胥私派加添之弊無敢擅差毫忽也順治以後改稱由單而刊布鈐印如故自康熙丁未科臣周明新疏參松江知府張羽明私增稅額浮于部頒而以該府所發由單上鈐府印為據致奉嚴給以後由單概不頒發士民惟于初定日止印四張實粘城門一張粘縣治前籍紳士庶莫從查其真額但憑經承派額完糧而已倘因循不改是本欲清

閱世編

卷六

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弊而反滋弊矣將來日甚一日何所顧忌耶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朝廷以滇南蕩平四海底定大赦天下凡紳戶田畝加徵錢糧二十一年即行停止其白糧折色至二十二年照舊改徵本色民欠錢糧自十七年以前盡行蠲免

康熙二十六年春詔京畿八府地丁銀盡行蠲免冬十一月上念江南江蘇等處財賦重地年來供億浩繁詔本年地丁錢糧凡在民欠俱免徵其二十七年分江甯蘇松常鎮淮揚七府地丁各稅除漕項外盡行蠲免陝西亦因昔年用兵不無騷擾已免錢糧一年今二十七年分地丁銀再蠲一載以示軫恤元元至意聖恩優渥此史冊中所罕見者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神主升祔太廟覃恩中外詔

山西浙江二省及江南安徽二府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四府二十八年分應徵地丁各項錢糧盡行蠲免

二十八年己巳春聖駕南巡復頒恩詔各項稅銀盡行蠲免又三月二十三日諭戶部等官云蘇松浮糧乃明太祖苛政朕巡幸江南親知民間疾苦久欲蠲除又念國課緊要恐致缺乏今酌計已足可傳諭九卿等集議量減偷國用有虧再行徵收等語于是九卿等在午門外會議定安二十四日覆旨

徭役

吾鄉之甲于天下者非獨賦稅也徭役亦然為他省他郡所無而役之最重者莫如布解北運即以吾邑論布解每年一名後增至三名俱領庫銀

閱世編

卷六

十二 上海華故叢書

買粗細青藍素布備船起運至京交卸北運每年二十三名俱領漕米春辦上白粳糯米一萬三千餘石僱船起運至京交與光祿寺祿米供用諸倉必簽點極富大戶充之次則南運運至南京每年二名次則收催坐糧秤收概縣白銀二十餘萬兩每年四十八名次收兌收銀概縣里催之漕米一十一萬餘石兌與運軍每年二十八名此所謂五年一編審之大役也其小役則為十年一編審之排年分催皆以有土之民充之而精神例有優免不與焉貢監生員優免不過百餘畝自優免而外田多家富者亦並承充大約兩榜鄉紳無論官階及田之多寡決無簽役之事乙榜則視其官崇卑多者可免二三千畝少者亦千畝貢生出仕者亦視其官多者可免千畝少不過三五百畝監生未仕者與生員等即就選所贏亦無幾

也其餘平民大概有田千畝以上充布解北運自一二分起至一二名止五百畝以上充南運二三百畝以上充催兌或名或分數不等皆以通縣之民充通縣之役二三十畝以上充排年分催則止就本區本圖之民辦本區本圖之糧又有總甲塘長即在分催排年內輪歲承充總甲承值往來官長鋪陳公館一應所需凡訟獄之重大者必關報塘長則修理城郭公廩疏浚官塘水利以供雜泛差徭為立法之始布解北運有貼解銀有備船水脚銀有起駁車脚銀有春辦折耗米有夫船工食米其為大役計者甚周密也南運視北道里既近則費與貼亦有差至于收催坐櫃收銀串張工食給于官收兌收漕出兌官有脚價民有加耗有費力無費財也排年即于分催內十年輪一載分催本圖業戶之糧白以交于排年排年

閱世編

卷六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赴縣完串應比而歸為排年者一歲則為分催者九年今歲之排年即昔年之分催今年之分催即他歲之排年互相照顧互相勞逸亦無雜費也其如年久弊生充解運者庫銀倉米不能給領而發申令其自收猶云可也在家則總部協官有供應需索在途則沿途催盤官役例有需索到京則各衙門員役視為奇貨不滿其欲千方勒捐經年守候不能竣局而解運兩役之苦極矣收催到櫃則聘算書有費坐櫃秤收則勢豪衙蓋包攬親戚完銀低色輕銀不敢爭上臺差承絡繹則折席程儀無虛日兼之傾銷貼解種種諸費而收役之苦極矣至于收兌昔之善值而遇時者不惟無費反可獲利蓋以收米一石則加耗三斗糧戶樂輸以為成例雖豪強亦不稍減也完漕之米既多批而收兌又必糶糶稗以插利之遇監兌官

稍加嚴督則運丁唯唯斛去蓋緣漕米每石止以六斗解京四為耗米以資運軍之用外又有輕齋米每石加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米色太惡者私加不等而講兌之官贈好米不與焉兼之京倉交卸亦易運軍原無不與是以彼此通融收兌雖為大役鮮有破家者自順治三四年後漕規肅清米必篩農民間始擇精米貯漕而進倉之時有司細閱詳驗掬米偶見粒穀者笞罰無貸于是收兌糠粃之弊絕矣乃運軍猶借米色需索勒捐會銀酒飯種種不一馴致順治十一二年間會銀每石加至三錢米色每石加至一錢五分而當官之贈耗額設之銀米不與焉計諸雜費共約每石五錢有餘加以踢斛淋尖幾于平米二石始完漕串一石而鋪倉租廩脚米承上接下送迎官長之費在外自此收兌無不破家而民間視之

閱世編

卷六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如陷阱矣運役之裁自崇禎十四年始然改北運為官運而以收催充之雖無北運之名仍有北運之實民困猶未息也至本朝順治三年巡撫土公國寶洞悉民隱檄行郡縣詳酌議裁布解北運收催三役並令官收官解白糧舊例府佐總部縣佐協部即專委之令率其屬以將事官布則縣發庫銀買之于牙行而委員起運白糧則縣派役收諸各櫃而親董其成得邀諭旨虛費革而重役息惟櫃書收銀勒耗不無過重後定自封投櫃之法櫃上不許秤兌吏書無所假手即使三尺童子上櫃完銀與豪民等民困頓蘇收兌之廢自順治十五年始是時邑紳朱蒿庵紹鳳掌戶垣抗疏力陳漕政之弊請俾布解北運收催之例亦令官收官兌軍民不得相見計漕一百石四耗而外議加給米五石銀一十兩其餘陋規盡行禁革

奉旨遵行而收兌之役遂廢于是民間徭役止有里催將謂大役既去小役無傷于民孰知弊流已極里催之累更甚于大役乎一則編審之時圖書保正上下其手也田連阡陌者或投津要而盡免或憑土豪或布金錢而役輕勢不得不以中人大戶充之始而至于百畝之家既而數十畝甚而數畝之家亦派分厘必辦大戶田糧數百畝放徵之日圖書焚索不遂則良戶盡留以自津貼而悉以頑戶之田令其催辦或小戶辦大戶之糧或鄉愚辦衙蠹市棍之糧或庶民辦縉紳子弟之糧無論不能取給應限幾不能望見顏色日伺候于勢豪之門已達限于應比之際銀既耗于衙門之用則積欠額于正供之中賠累既窮鞭笞日受不得已而貸營錢借雷錢掇米錢借一還百究竟不能清理家業蕩然性命殉之排年之法敵

閱世編

卷六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變而爲五國均充而五國之敵如故五國之法窮變而爲釐頭分任而釐頭之害愈酷于一聞編審舉國惶惶惟里書衙蠹樂爲之利耳一則承役之時吏書押差坐派需索也糧書管限分定某甲某區差役催糧預令坐圖坐保始而相見有費酒席有費既而輸限有費下鄉有費逢節有節儀之費歲熟有抽豐之費歲終有年例總酬之費加以保歇區皇之屬約計每圖一歲所費不下數百金矣即使依限完糧此數項已爲成例毫不可少苟或完不如法則籤票添差絡繹四出乘船飛騎索酒需錢經宿連宵勢如狼虎每見一限之糧運完一日則供一限之虛費而不足而糧役之望城邑如畏途矣一則總甲塘長之受累無窮也總甲之初凡遇官長往來不過掃除公館鋪設公座而已塘長凡遇開河不過備車戽水而已

閱世編

卷六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重情大獄不過報縣長備顧問質公道而已迨其後日漸貽患在城總甲一遇上臺按臨有司曲意逢迎則公館鋪設窮極華麗甚至古玩珍奇旁羅四列大抵皆借勢家大室之物以充一時之用間遇損失破家相償而不足故在城者費最大在鄉者雖次之而一關大獄動輒得咎則動輒有費臨讞官吏之誅求兩造庭質之虛實胥于總甲責成經年奔命其累或等于正犯而河上戽水或遇霖雨則無時而止此又害之小者塘長之初原以備公家之興作事關閭郡閭邑萬不得已之工則量撥塘長或修築或疏浚苟地居僻壤工非切要則有數年而不擾一夫者非若他役之不能空過也其後吏胥視爲魚肉勢豪視爲私人河因傍墓則令之疏浚塘因近宅則令之修築巧借名色以請官官亦明知其爲私而徇情以撥之

概上臺偶行一二則經承必派閩縣土豪積蠶因緣爲奸聲言軍興令庸勢難任事赴工小民畏懼不得不以賄脫每圖費至一二百金少亦必數十金得免于此則派于彼力苟能免者莫不破家從事其餘計無所出者則當差承役及至到工則必刻意誅求計其所費務倍行賄使脫者自喜得計充者悔不悉索規免而兵工胥役益肆洋洋前工未竟後工繼起初派方完續派踵至糧役之家虎差時常盈室酒漿供頓突烟不絕其他所費蓋可知已予隣顧氏產過中人昔曾遣其子弟就學於予後遭役累云一日之中造飯二十四次馴至康熙三年四年間比戶棄業逃遁民皆重足而立良爲是也于是巡撫部院韓公世琦聞之行將巡歷各屬先期微服徧訪廉得其實奸胥大蠶往往立置重典雜派差徭從此頓息而役法

閱世編

卷六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亦在物極必反之會矣先是均田均役之法浙西嘉湖二府久已行之蘇松民想慕而不可得會李應斗先生復令婁邑習見釐頭之害深慮逃亡之不可測決計請行條陳其利先呈郡守張公升衢張肆之轉詳督撫撫公亦已稔知因依議檄行張公移文嘉湖二郡關請彼中役法并能幹經承吏書二人到松商酌按成法而通融之去其弊探其合乎人情宜乎土俗者條分縷析上其法于兩臺并請具題奉旨遵行在案其法不拘原丈版圩通計一縣之田若干畝應新設若干圖保每保應田若干每圖應田若干悉聽業戶各將自己田畝收并成甲不論甲數多寡自立戶名完糧應比其田不及一甲者許令自擇親戚朋友田畝歸并成甲造冊呈縣以繳冊之先後爲編圖編保之次第其荒坵絕戶零星無人收者謂之圖底

則于原文本圖中收田并甲時照田就近均搭糧既各自輸納不須他人催辦則分催排年諸役可廢也今臺憲罕臨郡縣郵亭不過掃除地方訟獄竟據兩造聽斷則總甲之名可不立也水利淤塞則各就本圖業戶自開自浚不得遠派遠差則塘長之役亦不必設也間有萬不得已之差亦必照田均派不得役此而遺彼不得重差而疊累里胥保正無所施其權衙蠹土豪無所逞其詐人人立冊盡若紳衿履畝完糧呼之立應昔年抗頑賠累飛灑詭避諸惡爲之一清而民間始不以恆產爲禍數年以來逃亡轉徙者復故鄉而民困庶幾稍甦矣雖法久不能無弊于日後要于康熙元二三年之役視今真同出湯火而登之祗席乃縉紳有嫌其貴賤無別欲廢均編復里役者康熙十五年間奸民衙蠹逢其意而和之誑憲幾

閱世編

卷六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准行矣賴吾友周子鷹垂首率士民力爲陳控得以照舊不變其造福于地方風俗民生不小也彼惡均編之法者曰何使吾輩下同于編戶不知均編之法非屈縉紳而同編戶實躋編戶而同縉紳雖于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義其迹似乎無別獨不思縉紳之數少而編戶之數多即縉紳之後長爲縉紳之數少降爲編戶之數多復里役則毫無益于縉紳居官守職之時讀書談道之日爲斯民計休養者不遺餘力至宦成林下乃徒以意氣之必欲上人而忍于桑梓億兆之窮黎奪其衽席而驅諸湯火是誠何心哉此周子鷹垂所以不狃目前之見而獨開博愛之心甯忤鄉貴人之意不恤傾財好義而爲之力救也華亭每圖均編田三千五百二十一畝婁縣每圖均編田二千八百四畝上海每圖均編田四千九百四畝青

浦則照舊額二百二十三圖每圖均編田三千三百八十二畝上海共立
十保大約十圖爲一保一百甲爲一圖四十九畝零爲一甲他邑田數圖
保雖不一其法則同後即日久弊生是在良司牧做其意而因時斟酌以
補偏救弊而已要之此法雖百世不變可也

閱世編

卷六

十九

上海學故叢書
第一集

閱世編卷六終

閱世編卷七

葉夢珠輯

食貨一

物價之不齊也自古而然不意三十餘年來一物而價或至于倍蓰什百且自貴而賤自賤而貴輾轉不測不知何時而始憶予入小學時歸依先大父膝下是時百貨乍貴先大父嘗歎息爲予述隆萬間物價之賤民俗熙皞迄今五十餘年而物價懸絕一至于此不無世風升降之憂大約四方無事則生聚廣而買遷易貴亦賤之徵也疆圉多故則土產荒而道途梗賤亦貴之機也故略紀食貨之最切日用而價之最低昂者以誌風俗

閱世編

卷七

一上海華故叢書
第 一 集

之變遷驗民生之休戚焉

崇禎三年庚午年荒穀貴民多菜色郡縣施粥賑饑予時尙幼未知物價然越二載壬申夏白米每斗價錢一百二十文值銀一錢民間便苦其貴則庚午之米價概可知已迨秋成早米每石價錢止六百五六十文耳自是而後米價大約每以千文錢內外爲率至十一二年間錢價日減米價頓長斗米三百文計銀一錢八九分識者憂之然未有若十五年春之甚者時錢價日賤每千值銀不過四錢幾分白米每石紋銀五兩計錢十二千有奇自此以往米價以二三兩爲常迄於本朝順治三年斗米幾及千文四年白米每石紋銀四兩六年己丑大熟糯米每石價止一兩二錢川珠米每石銀九錢七年二月白米每石價一兩九月新米價至二兩糯米

一兩八錢白米二兩五錢八年辛卯二月白米每石三兩三月每石三兩

五錢四月每石四兩六月長至四兩八九錢幾及五兩一石七月新穀石

價二兩次年壬辰夏白米石價四兩秋旱新米無收郡城米價二兩五六

錢次年癸巳亦如之嗣後以次遞減至十四年十一月每石米價銀止八

錢亦有六七錢者十六年閏三月米價又增至二兩十八年十月白米每

石一兩五錢新米一兩三錢十一月新米一兩八錢白米二兩康熙元年

正月白米二兩一錢糙米一兩九錢七月早米一兩二錢糯米一兩三四

錢自此以後米價又漸減然未有如八年己酉之賤者九年新米每石紋

銀六錢後至五錢有奇後至五錢若四五月間預借米錢秋成還米者

石價不過三錢一二分而已九年庚戌大水六月白米長至一兩三錢八

閱世編

卷七

二上海華故叢書
第 一 集

月新米九錢九月中八錢糯米七錢十月石米九錢糯米八錢有奇十月

終石米一兩三錢糯米稍差十年辛亥早米價每石一千三百文計銀一

兩一錢十二年壬子秋新米七百計銀六錢三分嗣後以此爲常至十七

年早新米每石價銀亦不過七錢二分十八年春長至一兩四五錢秋八

月長至二兩早新米一兩七錢九月稍差而山東河南江北江南之蘇常

鎮俱荒吾郡次之吾邑又次之十九年夏白米每石價銀二兩二十一年

五月白米每石價八錢五分至冬新糙米每石價銀五錢六七分蘇州則

五錢一二分二十三年冬白米每石價銀九錢上下二十二年秋成糙米

每石八九錢次年春白米價銀亦不過如是

食貨二

豈之爲用也油腐而外喂馬漑田耗用之數幾與米等而土產之種類亦不一沿海所出蕩豆爲最細與山東所產相似價亦較賤田中所產黃豆爲常大者有蒔菇青白粉團紫香瓣諸種價亦差貴黃豆之價常年較米稍減大約豈一石可准米八九斗惟崇禎十四年辛巳早豈多而米少糶米一石可糶豈二石順治六年八月早豈每石價銀三兩五錢至冬米價石銀不過一兩而豈則石價兩八錢猶是米二石准豈一石也七年庚寅二月白米每石一兩豈價二兩亦如之九月新米二兩豈止一兩五錢八年三月白米石價三兩四錢豈亦一兩五錢四月白米四兩豈止一兩二錢六月白米將及五兩豈亦一兩六錢而止秋七月豈價忽長至三兩二錢與新米等十四年十一月豈止八錢米亦如之十六年閏三月豈價二

閱世編 卷七 三 上海華政叢書 第一集

兩與白米等十八年新米一兩三錢豈止八錢是冬白米二兩豈止一兩二三錢康熙二年十月米價九錢豈止五錢蕩豆不過四錢有奇以後大概六七八錢不等至十八年二月忽長至一兩二三錢四月至一兩四錢五分未幾減至一兩一二錢是秋新豈石價七錢有奇冬十一月至一兩二錢十九年春價一兩三錢五分後遞減至一兩二十一年春每石價銀七錢夏五月減至六錢二十三年冬每石價銀一兩內外次年春亦如之

食貨三

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粟菽而外可以養民者莫如麥矣崇禎十四年辛巳早十五年圓麥每石價銀六千計銀不下二兩五六錢小麥如之大麥亦三四千文一石本朝順治五年二月圓麥每石價銀二兩一錢八年

辛卯圓麥二兩二錢大麥一兩五錢四月新小麥一兩五錢圓麥一兩三錢六月圓麥石價二兩十六年己亥閏三月麥價每石一兩十八年冬麥價每石一兩三錢或一兩四錢康熙初麥價始賤大約新麥初熟夏稅始嚴急欲糶銀石價不過三四錢迨六月至乾石價亦不過五錢數年之間大概如十九年庚戌圓麥價銀六錢小麥七錢一石十七年戊午小麥價至一兩二三錢出白米上矣十九年庚申春圓麥長至一兩五錢小麥將熟每石價至二兩外新麥亦價至八九錢一石二十一年夏圓麥三百五十文一石准銀三錢一分五厘小麥每石五百二十文大麥每石二百五十文

食貨四 閱世編 卷七 四 上海華政叢書 第一集

吾邑地產木棉行於浙西諸郡紡績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間賦稅公私之費亦賴以濟故種植之廣與杭稻等秋收之後予幼聞木棉百觔一擔值銀一兩六七錢崇禎初漸至四五兩甲申以後因南北間阻布商不行棉花百觔一擔不過值錢二千文准銀五六錢而已順治三四年後布漸行花亦漸長六年己丑花價每百觔值銀三兩四五錢七年九月花價五兩百觔八年三月九兩一擔是時三四年間遞有升降相去亦不甚懸絕至十四年丁酉每擔價止二兩五錢十六年閏三月長至四兩五錢十八年辛丑冬價至二兩康熙元年正月增至三兩七月以後猶二兩百觔也九年秋價止一兩七八錢長至二兩五錢十月花價三兩有奇十月終每擔價銀四兩十年辛亥十一月花價每擔值錢三千三百准銀亦不下三兩

十三年上上花每擔不過一兩九錢十六年丁巳夏長至二兩六七錢上者直至三兩積年陳花爲之一空富商之獲利者甚衆十八年己未秋成棉花百觔價銀止一兩五六錢次年夏長至三兩二十年辛酉夏價銀三兩五六錢二十一年夏五月上白者每百觔價銀四兩一錢二十二年秋成上白好花每百觔價銀一兩三四錢

食貨五

棉花布吾邑所產已有三等而松城之飛花尤墩眉織不與焉上關尖細者曰標布出於三林塘者爲最精周浦次之邑城爲下俱走秦晉京邊諸路每疋約值銀一錢五六分最精不過一錢七八分至二錢而止甲申乙酉之際值錢二三百文准銀不及一錢矣順治八年價至每疋三錢三分

閱世編

卷七

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十一年十二月間每疋價至四五錢今大概以二錢爲上下也其較標布稍狹而長者曰中機走湖廣江西兩廣諸路價與標布等前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貨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壘牙行非藉勢要之家不能立也中機客少資本亦微而所出之布亦無幾至本朝而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而中機之行轉盛而昔日之作標客者今俱改爲中機故松人謂之新改布更有最狹短者曰小布闊不過尺餘長不過十六尺單行於江西之饒州等處每疋在價值銀止六七分至順治之九年十年間小布盛長價亦幾至二錢一疋康熙元年二三年猶值銀八九分至一錢也八年己酉以後饒商不至此種

小布遂絕又憶前朝更有一種如標布色稀鬆而軟者俗名漿紗布絡緯之法亦與標布異邑城人往往爲之今亦不復見矣二十一年壬戌中機布每疋價銀三錢上下二十三年甲子因棉花價賤中機布不甚行俱改木棉標布每疋上上者價仍紋銀二錢上下最者一錢三四五分而已

食貨六

薪樵而鬻比戶必需吾鄉無山陵林麓惟藉水濱荏葦與田中種植落實所取之材而煮海爲鹽亦全賴此故吾郡之薪較貴于隣郡大約百觔之擔值新米一斗准銀六七八分或一錢內外不等至順治三年丙戌斗米作價一千准銀五六錢而柴百觔之擔亦然惟七年二月米價賤而柴價貴數觔之柴一束值米五升八九年亦然時米價低昂不等大概數觔

閱世編

卷七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一束之柴准銀五分六分自康熙改元以來仍以升米爲價有數十觔一束者視此遞增之十九年庚申米價長而柴如舊則數觔之柴僅可准米半升耳至二十二年癸亥春積雨三月米價賤而柴價長十三四觔之柴則准米二升又變局矣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柴價甚賤十四五觔之柴值銀不過六七厘耳

吾鄉海濱產鹽當崇禎之初每鹽百觔平秤約有一百二十觔價錢不過一錢五六分至十六年壬午夏大水價至每觔紋銀五分順治八年春價至紋銀每觔一錢四月以後賣六七分一觔也自是以後大約每觔以紋銀一分內外爲率至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春積雨三月每觔紋銀三分二厘皆從郡邑販來官鹽私鹽絕響亦變局也二十七年戊辰每觔不過六

七厘

豕肉在崇禎之初每劬價銀二分上下至順治二年冬價至每劬時錢一
千准銀一錢二分六七八年之間價猶七分一劬也康熙十二年每劬二
分五厘幾于復舊後此大都三分上下至十九年庚申夏價至每劬五分
荳菜油價向來視肉價為低昂故不另列

茶之為物種亦不一其至精者曰芥片舊價紋銀二三兩一劬順治四五
年間猶賣二兩至九十年後漸減至一兩二錢一劬康熙戊午予在江陰
曾有客持來求售實價不過二錢一劬然色雖如舊而味無香氣矣徽茶
之託名松蘿者于諸茶中猶稱佳品順治初每劬價一兩後減至八錢五
六錢今上好者不過二三錢他若蘇茶桐山芥歷來價色高下不甚懸絕

閱世編

卷七

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惟吾郡余山所產之茶所謂本山茶者向不易得其味清香大約與徽茶
等而購之甚難非貴游及與地主有故交密戚者不可得即得亦第可以
兩計不可以劬計殆難與他茶價並低昂也

竹紙如荆川太史連古篋將樂紙予幼時七十五張一刀價銀不過二分
後漸增長至崇禎之季順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張價銀一錢五分馴至康
熙丁未每刀不過一分八厘自甲寅春閩中兵變價復驟長每刀又至一
錢四五分往往以浙中所產醜惡者充賣至十五年丙辰九月耿藩歸正
而後紙價漸平今每刀七十張價銀三分五厘庶幾去舊不遠至康熙二
十六年每刀不過紋銀二分竟復古矣

心紅標硃每匣重十四兩予幼時價銀四五錢順治四五年間價至每匣

紋銀八九兩八九十年間猶二三兩一匣也康熙初其價漸減後至上好
硃一匣價銀不過二錢五分甲寅乙卯之間廣東道梗將謂硃價又必驟
長而竟不然今上好者每匣價銀不過三錢而已康熙十九二十年間硃
價復長每匣價銀至六七八錢及兩一二錢二十三年長至兩六七錢至
二十六年遞減至四錢

白糖舊價上白者每劬三四分順治初年間價至每劬紋銀四錢後遞減
至康熙中復舊今稍長至五六分康熙二十年癸亥冬遞減至三分二分
黃黑者一分上下耳

檀香予幼時舊價每劬紋銀四五錢後漸遞長至順治初每劬價至二三
兩後復漸減至康熙十八年冬每劬價銀不過二錢是時傳聞大內用為

閱世編

卷七

八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滌器故為天津所禁道家以焚檀為戒龔聖和曾力言之而人多未信至
二十三年春張真人自京師回楚道經松江醮壇示禁至不復用矣

附子予幼時藥中亦不輕用然而價亦甚賤每隻一兩值銀不過一二錢
至順治初每隻值銀直至數十兩家富而病急需用者購之不惜百金康
熙以來價日賤今一兩一隻止可值銀一錢然而味亦大不如前矣
肉桂舊價止二三錢一劬數年以來價至每劬七八兩甚至十二三兩幾
與棧價相若近來稍差最上者每劬價銀五兩而已

燕窩菜予幼時每劬價銀八錢然猶不輕用順治初價亦不甚懸絕也其
後漸長竟至每劬紋銀四兩是非大賓嚴席不輕用矣

法製藕粉前朝惟露香園有之主人用為服餌等於丹藥市無鬻者順治

初始有鬻之於市而其價甚昂每觔紋銀一兩五六錢後減至一兩二錢九年壬辰夏猶賣紋銀八錢一觔而舖主人猶以價賤爲恨十二三年之際得法者甚多沿街列賣每觔不過六七分而半和僞物味亦大不如前矣

大絨前朝最貴細而精者謂之姑絨每疋長十餘丈價值百金惟富貴之家用之以頂重厚綾爲裏一袍可服數十年或傳於子孫者自順治以來南方亦以皮裘御冬袍服花素緞絨價遂賤今最細姑絨所值不過一二十金一疋次者八九分一尺下者五六分而已年來賣者絕少販客亦不復至價日賤而絨亦日惡矣

閱世編

卷七

九

上海掌故叢書

穠著之越歲自落不必澣濯而潔在前朝價與絨等用亦如之年來價日賤而此種亦絕今最上者價不過錢許一尺甚而有三四分一尺者則稀鬆甚於綿細嘉湖蘇松在在皆織故用者愈衆而價愈賤葛布有數種出於浙之慈谿廣之雷州者爲最精其次出江西葛粗細不一出於江南金壇者雖極細然亦不可單做必須夾裏在前朝非縉紳士大夫不服葛而價亦甚貴佳者每疋值銀三兩長不過三丈一二尺次者亦不下五六分一尺自順治而後服葛者日衆而葛價亦日賤今制無人不可服葛葛愈多而亦日濫惡矣康熙二十八年洋船販至至精者官尺不過一分五六厘一尺至粗者每尺七八厘耳

眼鏡余幼時偶見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價後聞製自西洋者最佳每副

值銀四五兩以玻璃爲質象皮爲幹非大力者不能致也順治以後其價漸賤每副值銀不過五六錢近來蘇杭人多製造之徧地販賣人人可得每副值銀最貴者不過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種質厚于皮能使近視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銀價二兩若遠視而年高者帶之則反不明市間尙未有販賣者恐再更幾年此地巧工亦多能製價亦日賤耳

閱世編

卷七

十

上海掌故叢書

露香園顧氏綉海內馳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無不逼肖活現向來價亦最貴尺幅之素精者值銀幾兩全幅高大者不啻數金年來價值遞減全幅七八尺者不過以一金爲上下絕頂細巧者不過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過五六錢一幅而已然工巧亦漸不如前更有空綉只以絲綿外圍如墨描狀而著色雅淡者每幅亦值銀兩許大者倍之近來不尙價值愈微做者亦罕矣

圖書石向出浙江處州青田縣其精者爲凍石也各種不一俱以透明無瑕如凍者爲第一每兩值銀兩餘近來老坑填塞採石者不能入不可得矣其次者曰封門再次者曰豈青此外惟金玉銀銅晶石磁器而鐫刻甚難犀象不入譜別無他石可以供玩也近來閩中有壽山石其白者如玉黃者如蜜蠟紅者如琥珀精光明透勝於凍石而鐫刻亦易價亦與凍石等

硯石昔推嶺南端溪石爲第一次則歙石外此無別石也近年來蘇州觀音山有石可以琢硯初出時硯工就其石之體製爲之不拘方圓假充古

視人以重價購之幾與端硯等其後市上賣者日衆價遂日賤不能涸涸古硯體製亦從方圓類於端歛其如石質稍粗不堪珍玩何故每方所值不過二三錢而已

磁器除柴定官哥諸窰而外惟前朝之成窰靖窰爲最美價亦頗貴崇禎初時窰無美器最上者價值不過三五錢銀一隻醜者二五分銀十隻耳順治初江右甫平兵燹未息磁器之醜較甚於舊而價逾十倍最醜者四五分銀一隻略光潤者動輒數倍之而不能望靖窰之後塵也至康熙初窰器忽然精美佳者直勝靖窰而價亦不甚貴最上不過值銀一錢一隻而已自十三年甲寅之變江右盜賊盡起磁器復貴較之昔年價逾五倍美者又不可得大概移窰於近地工巧與泥水種種不同匪但遷乎其

閱世編

卷七

十一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地而弗能爲良也是時民間復如順治之初富者用銅錫貧者用竹木爲製然而所盛饌饋不堪經宿洗滌亦不能潔遠不如磁器之便至二十七年戊午豫章底定窰器復美價亦漸平幾如初年矣向來底足下或一盞內必書某朝某年精製速壞後淪落汚泥溷壟中或踐踏于馬足車塵之下而朝代年號字畫宛在見者怵惕而莫能救挽至是建言者遂以爲請奉旨禁革積年流弊一朝頓洗斯真度越百王之盛典非特窰器之精已也又有一種素白建窰昔雖有之而今爲最廣體製花巧價亦不甚貴酒器最多亦最宜所值比楚窰稍浮用者便之

氈單在明季若雙紅者每條價紋銀二兩單紅者一兩內外自本朝以來雙紅至精者價不及一兩稍差者四五錢一條其嘉興石門所製每條不

過值銀二三錢而已

鬱金之貴于經傳見之詩歌咏之然未有如順治康熙初年之價者則川廣之亂甫平百貨未通鬱金一兩值銀二百餘金亦并無處可覓猶憶邑紳張弘軒因封翁之病藥劑必需用價二十兩從平湖陸氏購得二分其貴如是後四方平定價因漸減至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鬱金一觔值銀不過八錢一物之價相懸如是亦異矣哉

眞降香前朝弔祭必用之間或用于貴神之前價值每觔不過銀幾分不及一錢也順治之季價忽騰貴每觔價至紋銀四錢外弔喪非大富貴之家概不用之舖中賣者亦罕故弔客俱以檀條官香代之初用便于焚爇咸謂適宜後漸無香氣近年直以沙泥雜木屑爲之竟成廢物而海航市通降香遂廣價亦幾于復古矣

閱世編

卷七

十二 上海華故叢書 第一集

種植

吾邑土高水少農家樹藝粟菽棉花參半向來種杭稻有三種而種不與焉其最貴者曰瓜熟稻計漬種以及收成不過七八十日大約三月終下種六月中便可登新穀收成後尙可種菘豆也然而收數不能豐最上之田畝不能過三斛故種者亦罕其次早者曰百日稻計漬種迄收成百餘日皆于立夏漬種布散于水田不必插秧成列總謂之川珠其性柔而甘味惟吾東土有之隣邑所無也其晚者有白芒稻則種秧于別田夏至前後移種至田畝成列分行霜降時收割謂之晚白稻收數較豐自順治五年戊子秋蟲災後往往既秀而爲蟲所蝕農家懲此相戒不種近年從隣

郡傳至一種曰香梗曰沙梗穗上俱有紅芒並性堅而粒大香梗味香而尤美收數亦豐種法收成俱如晚稻今參種之較盛於川珠稻矣
青靛初出閩中夏秋兩次之間取其葉淘汁澄清用染藍青色此地所無也自順治初年八閩未平福靛難致有覓得其種者按其法而種之獲利數倍其後八閩盡歸版圖福靛既多本地所產又衆利亦微矣况所染之色終不若福靛故土靛價亦日賤近年來種者亦少

烟葉其初亦出閩中予幼聞諸先大父云福建有烟吸之可以醉人號曰乾酒然而此地絕無也崇禎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從何所得種種之於本地採其葉陰乾之遂有工其事者細切爲絲爲遠客販去土人猶未敢嘗也後奉上臺頒示嚴禁謂流寇食之用辟寒濕民間不許種植商

閱世編

卷七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賈不得販賣違者與通番等罪彭遂爲首告幾致不測種烟遂絕順治初軍中莫不用烟一時販者輻輳種者復廣獲利亦倍初價每斤一兩二二三錢其後已漸減今價每觔不過一錢二三分或僅錢許此地種者鮮矣
糖蔗取其漿爲糖產于江右嶺南諸郡此地從未有也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廣東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價驟貴吾邑濱浦有人攜得蔗種歸植成林依法軋漿煎成白糖甚獲其利但糖色不能上白想亦地氣使然其後平藩歸正廣糖大至然種蔗煎于此地價猶賤于販賣故至今種者不輟浦東六里橋周渡一方最盛

萬壽菓一名長生菓向出徽州近年移種于本地草本蔓生而菓結如莛每莢數顆成實之後採莢去殼用沙微炒以色淡黃爲度則味鬆而香可

充蓬實且以其名甚美故賓筵往往用之亦此地菓中昔無而今有者
江西橘柚向爲土產不獨山間廣種以規利即村落園圃家戶種之以供賓客自順治十一年甲午冬嚴寒大凍至春橘柚橙柑之類盡槁自是人罕種間有復種者每逢冬寒輒見枯萎至康熙十五年丙辰十二月朔奇寒凜冽境內秋果無有存者而種植之家遂以爲戒矣

佛手柑向出閩廣江南絕無自康熙九年庚戌郡紳顧見山十六年丁巳吾家蒼岩叔相繼權關贛州兩家人種之于巨餅載歸其枝葉與此地香櫞無異而垂實纍纍金碧可愛及移植土中大概與香櫞相似畏寒亦相同故鮮見有開花結實者

閱世編

卷七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若楊枝細枝者產自北土以及浙之嘉禾往往剪其條去其皮用作笮斗此地未嘗有也順治以來吾鄉始植不過與嘉湖等用耳其後村居種之編成籬落較于櫨及冬青堅固過之惟冬殘葉脫時望之不能葱翠故人往往問冬青而兼植之
西瓜之產于吾郡者向惟閩行周浦稱最美順治中南橋一種兩頭銳而復圓狀類橄欖名曰橄欖瓜其味尤爲香美超出諸種之上康熙甲寅予館于南橋此時瓜味較之昔年稍覺平淡詢諸土人云昔年價昂而多利故一本留瓜甚少而滋漑極厚培護亦力今價日賤故培漑亦不能如法一本所留瓜數亦倍所以味不及前然較他處種類猶遠勝也

冬蘭開花于冬月葉如建蘭而短小出湖南諸郡康熙戊申吾友施緩宜

佐道州歸而帶回開于秋蘭之後草蘭之前而以蕙介秋蘭之前草蘭之後則四時之蘭可以不絕故樂得而種之但風土不同開花甚難所謂遷乎其地而弗能良也

燈草種于水田莖如地栗本昔惟產于浙江嘉湖之境今松江城外往往種之

當歸葉似牡丹而小開花成串如紫藤花圓滿如小荷包色姣紅而吐絲俗呼爲西施牡丹甚言其嬌艷也

桔梗草本葉銳而小花如青蓮色清雅可玩

天門冬蔓生枝細施于竹屏風上如水松狀惜亦草本秋冬不耐耳

生地草本葉如粗杞而微圓抽梗開花如茄花紅色稍深耳此皆近年

閱世編

卷七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來見之昔所無也

水蜜桃惟吾邑顧氏露香園有之其種不知何自來大者如小瓜色紅艷而味甘每觔不過二三枚其價值銀一錢外大約三四分一枚年來傳枝接本種日廣而味日淡質亦漸小今每觔有四五枚而價亦賤不過四五分而已然較他境販來者味猶甘美相懸甚遠也

昔年吾鄉作屏藩園惟種與冬青無所謂小枝楊也順治以後始傳其種村落間往往種之編籬取其易成二三年即高與牆等歲歲修結亦頗堅固至日久幹老難結則去本留根一二年嫩枝復長又可重編不異新種此亦昔無而今有者

錢法

閱世編

卷七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錢法之壞自私鑄始私錢無代無之而惟崇禎時最盛予生崇禎之際通用新錢無一佳者所見之錢惟嘉靖隆慶兩朝最爲精美嘉錢尙有二種黃者如金白者如銀隆錢盡如金色皆以最美淨銅鑄就體亦工緻明光煥發一文約重錢外此時便不可多得蓋爲私鑄者收去難以鉛砂更鑄新錢也然于折淨白錢之中往往有之每當用時揀選別貯以爲小兒玩弄若萬曆錢時雖盛行而體各異製其精者或與嘉隆等而惡者則輕薄不堪與時錢無異泰昌天啓享國日淺錢不多行式無甚美亦無甚惡惟銅質則遞降耳崇禎初銅錢雖大異乎隆萬然而京局所鑄大小輕重猶是若京師每千價銀一兩二錢外省猶兌九錢一千與嘉隆萬啓錢間雜通用其後私鑄盛行錢色日惡而價亦日賤馴至十三年戊寅夏價至六錢耳百貨騰貴庚辰辛巳之間遞減至四五錢一千癸未而後每千兌銀不過三錢有奇而錢之所重每千不過三觔有零而已迨乎乙酉大兵既下江南前朝之錢廢而不用是時每千值銀不過一錢二分較之銅價且不及而錢之低薄雖鵝眼縷纒不能喻矣順治通寶初頒官實每千准銀一兩然當錢法敝極之後奉行甚難藩司所頒制錢有司強令鋪戶均分鋪戶明知虧本不得已而酌量分鋪市價實未嘗用通以故有司亦不便多頒而民間所用惟七一色之低銀至八年辛卯每千值銀止值四錢八分其後漸增亦不能至五六錢積輕之勢使然耳迨康熙初始命京省各開局鑄錢錢背明著直省字兼滿漢體重工良直出嘉隆之上但銅之精美遠不及前而價定每千值銀一兩令民間完納錢糧大約十分之中銀

居其七以解邊錢居其三以備支放編諸會計由單當官收納于是錢價頓長價至每千兌銀九錢有奇民間日用文作一厘謂之厘錢公私便之至十二年甲寅四月聞八閩之變三吳錢價頓減初猶五六錢一千後直遞減至三錢積錢之家坐而日困典舖尤甚有司雖嚴禁曲喻之而不可挽十五年以後封疆漸甯錢價以次漸長十七八年之間每千價銀又兌至八錢七八分及九錢二三分幾乎厘錢矣二十年以後私鑄復盛錢復濫惡每千所重至惡者亦不過二三觔價猶值銀八錢外其官局厘錢每千價銀幾及一兩甚有一兩另四分者恐奸人收兌以爲私鑄之計若不嚴禁私錢將來錢法之壞有不可言者當事所宜留心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上以私錢濫惡疑錢局匠役私鑄射利特諭中外地

閱世編

卷七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方官嚴禁如有仍行使用者不論錢數多寡重則枷號畢流徙尙陽堡官不覺察者同罪現今貿易小錢限一月內照銅價交于地方官收給既而浙江武舉朱士英開鑪私鑄被參拿問私錢頓賤官錢每千幾值紋銀一兩二錢矣二十六年後私錢復漸流行制錢價遂遞減至二十八九年間每千不及值銀一兩二十九年二月私錢之禁復嚴市中不復通用積弊爲之一洗制錢每千價至紋銀一兩二三分庶幾復舊

閱世編卷八

葉夢珠輯

冠服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製其間隨時變更不無小有異同要不過與世遷流以新一時耳目其大端大體終莫敢易也如前朝職官公服則烏紗帽圓領袍腰帶皂靴紗帽前低後高兩傍各插一翅通體皆圓其內施網巾以束髮則無分貴賤公私之服皆然圓領則背有錦繡方補品級式樣與今之命服同但裏必有方領襯襖不單着耳腰帶用革爲質外裏青綾上綴犀玉花青金銀不等正面方片一兩傍有小輔二條左右又各列

閱世編

卷八

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三圓片此帶之前面也向後各有插尾見于袖後後面連綴七方片以足之帶寬而圓束不著腰圓領兩脇各有細鈕貫帶于巾而懸之取其嚴重整飾而已一二品金鑲犀角三品花金四品素金五品花銀六七品素銀八品以下用明角烏角玉帶惟帝后及太子親王郡王用之其餘大臣必賜而後敢服則與今制異也其舉人貢監生員則俱服黑鑲藍袍其後舉貢服黑花緞袍監生服黑鄂絹袍皆不鑲惟生員照舊式然進士殿試後猶服鑲藍袍入謝畢始易冠帶則知花素緞袍乃後人假借未必皆命服矣聞舉人前輩俱帶圓帽如笠而小亦以烏紗添裏爲之予所見舉人與貢監生員同帶儒巾儒巾與紗帽俱以黑縐紗爲表漆藤絲或麻布爲裏質堅而輕取其端重也舉貢而下腰束俱藍絲綿條皂靴與職官同典吏

則戴吏巾如今之神廟中所塑施相公巾式黑素絹圓領條靴舉貢監生

同其上臺門下則有中軍巡捕官冠棕結草帽如笠而高服大紅斗牛錦綉以壯觀其衙門雜役如皂隸則漆布冠岸幘而網巾外見旁插孔雀翎毛服下截細褶青布衣腰束紅布織帶捕快則小帽青衣加紅布背甲于外腰束青絲織帶與隸之屬則戴毡笠上插鷲尾威儀秩秩矣其便服自職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紬紗綾緞道袍其華而雅重者冬用大絨繭紬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爲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後巾式時改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做晉唐或從時製總非士林莫敢服矣其非紳士而巾服或擬于紳士者必縉紳子弟也不然則醫生星士相士也其後能文而未入泮雍者不

閱世編

卷八

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屑與庶人伍故亦間爲假借士流亦優容之然必詩禮之家父兄已列衣冠者方不爲世俗所指摘不然將羣起而譁之便無顏立于人世矣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紬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艷也良家清白者領上以白綾或白絹護之示與僕隸異所戴之冠夏則結棕六版圓幅價值數金貧者或用漆單紗其色同冬則絨毡小帽其內衣冬夏無不服藉不分貧富貴賤皆然道袍大概紬用單做絨褐繭紬用夾裏後則俱以花紗白裏爲之單紬若將不屑不獨士林爲然矣花雲素緞向來有之宜于公服其便服則惟有路紬甌紬綾地秋羅松羅杭綾縐紗軟紬以及湖紬綿紬夏惟有生紗硬紗生羅杭羅而已其後有軟機紗番紗線紗永紗皆因一時好尙羣相和從耳若寒士則惟以白布袍爲常服加以烏巾朱履較

之盛服而冠庶人之帽者自貴紳接見亦自起敬列于峨冠博帶之中容相安也其僕隸樂戶止服青衣領無白護貴賤之別望而知之公私之服予幼見前輩長垂及履袖小不過尺許其後衣漸短而袖漸大短才過膝裙拖袍外袖至三尺拱手而袖底及靴掛則堆于靴上表裏皆然履初深而口幾及踵後至極淺不逾寸許此余所及見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順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時郡邑長吏猶循前朝之舊仍服紗帽圓領升堂視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舊式惟營兵則變服滿裝武弁臨戎亦然平居接客則否故薙髮之後加冠者必仍帶網巾于內髮頂亦大無辨髮者但小帽改用尖頂士流亦間從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撫內院大學士亨九洪公承疇刊示嚴禁云豈有現爲大清臣子而敢故違君父之

閱世編

卷八

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命放肆貌玩莫此爲甚于是各屬凜凜奉法始加錢頂辨髮上去網巾下不服裙邊衣不裝領煖帽用皮涼帽用篋俱上覆紅緯或涼帽覆紅纓一如滿州之制然而細緞織錦僧及龍袞徧身刺綉或施鸞鳳誇多鬪靡競爲華麗上下無章公私無別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至六七年間始頒命服之制冠加高頂一品裝以紅玉鑲嵌東珠三顆二品藍玉東珠一顆三品紅寶石四品藍寶石五六品水晶皆用金鑲高低不等七品金八品以下銀下至典吏則用明角葦蘆以章貴賤其舉貢監生員則用金銀飛雀以期其飛鳴之意帶則緊束于腰綴以金玉銀角方圓四片一二品玉三四品金五品花銀六七品素銀八品銀鑲鳥角九品而下鳥角不鑲舉貢監生銀鑲明角生員銀鑲鳥角其命服則卽滿袍加以前後繡補一如

前代之式文臣一二品仙鶴錦鷄三四品孔雀雲雁五品白鷓六七品鷺鷥瀾鴻八九品以逮雜職則鶴鵪練鵲黃鸝而已武臣公侯伯則麒麟白澤一二品獅三四品虎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九品以下海馬犀牛其銜加宮保者則如文臣一品之服凡龍鳳錦繡織文一概禁止如有僭干者罪及製造之家于是命服始有定式莫敢僭越然而便服裘帽惟取華麗或娼優而僭擬帝后或隸僕而上同職官貴賤混淆上下無別迨康熙九

十年間復申明服飾之禁命服悉照前式貉裘狝獬非親王大臣不得服天馬狐裘裝花緞非職官不得服貂帽貂領素花緞非士子不得服花素綾紬紗及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獬皮黃鼠帽素紬羅絹及繭紬葛布三梭細布而已其職官及舉貢監生員之父除公服而

閱世編

卷八

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 一 集

外俱得並從子服職官及舉貢監生員之子除公服而外俱得並從父服禁令初頒一時翕然儆畏恪守凜遵但舊服尙存新不及製好事之徒或挾仇舉首或借端索詐或恣肆搶奪獄訟紛起京師尤甚當事患之不逾年而遂弛其禁于是服飾之華麗又復惟力是視而守禮謹飭者或自知循分焉袍服初尙長順治之末短才及膝今則又沒髀矣煖帽之初卽貴貂鼠次則海獺再次則狐其下者濫惡無皮不用然當日所謂海獺卽今之染黑狸皮但初用時皆精選故價至每頂紋銀二兩載者甚少其後日漸濫惡乃以黃狼皮染黑名曰騷鼠毛細而潤老者類貂一時爭用騷鼠貴而海獺賤無人非海獺帽今騷鼠之闊口者每頂亦值銀二兩然無人非騷鼠冠而海獺非鄉愚極貧之人不冠矣康熙十五六年之間江甯

新製絨帽色黑而細密長闊宛如鼯鼠其價最精者不過值銀三四錢
一頂士林往往用之康熙二十三年京師始尚海龍皮毫短而勁色勁而
明初價每頂四五金年來減半意即真海獺皮所染也緞袍外套向俱裝
錦緞用色裏夾做康熙而後大半皆單時小絨已不用即繭紬亦單做矣
花緞初用團龍禁後用大小雲朵今用大小團花飛雀山水景夏布初用
滿龍團龍紗禁後用官紗宮紗既而用素幅秋絹紗今用廣絹廣紗絨紗
葛紗巧紗漏地紗大概俱尚整蠹雖便服無異于公服也涼帽初尚扁而
大後尚高而小既又尚高而大旋復尚扁而大今則又尚高而小矣帽胎
順治三年始也未有賣者俱剪藤編篾席爲之後用細草編成造自北方
至南而加裏發販京師有同類而最精細潔者名曰得勒粟每頂銀三四
閱世編 卷八 五 上海學故叢書 第一集

套短者及臍長不過膝今短於袍不過五寸矣煖帽復尚海鹿皮毫健而
齊黑而光疑即昔年所尚之海獺皮今易其名耳每頂值銀三四兩始自
京師初來吳下價亦漸貶佳者不過二兩五錢然老成人以爲不足取也
內裝
昔賈長沙傷時之僭曰娼優下賤得爲后飾蓋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
婦女僭于內禁有所不及故移風易俗者於此尤難原其始大約起于縉
紳之家而婢妾效之寔假而及于親戚以逮隣里富豪始以創起爲奇後
以過前爲麗得之者不以爲僭而以爲榮不得者不以爲安而以爲恥或
中人之產營一飾而不足或卒歲之資製一裳而無餘遂成流風殆不可
復斯亦主持世道者所深憂也余幼所聞內飾猶樸崇禎之際漸即于侈
至今日而濫觴極矣今姑略舉數則以示世風之變俾有識者閱之用興
鑒戒焉
膏沐爲容古來不免然而綢直如髮匪伊卷之此風予猶及見也崇禎之
間始爲鬆髻扁髻髮際高卷虛朗可數臨風栩栩以爲雅麗順治初見滿
裝婦女辮髮于額前中分向後纏頭如漢裝包頭之製而加飾于上京師
效之外省則未也然高卷之髮變而圓如覆孟蟬鬢輕盈後施緞尾較美
于昔年束髮直上指前高逾尺數髻掩額數載之前始見于延陵時以爲
異今及于吾鄉遍地皆然矣
余幼見前輩冠髻高逾二寸大如拳或用金銀絲挽成之若烏紗者頂上
裝珠翠沿口又另裝金花銜珠如新月樣抱于髻前謂之插梳其後變式

髻扁而小高不過寸大僅如酒盃時猶以金銀絲爲之者而插梳之制遂廢銀絲髻內映紅綾光采煥發且別于素色也崇禎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烏紗爲質任人隨意自飾珠翠不用金銀順治初營中眷屬往往純以金銀爲之金者鑲花銀者珞珞及燒染紫色花飾于髻頂想亦北方之習松俗則否年來髻式不一或紙胎紗表或銅絲爲質裝成花朵以天鵝絨爲表樣各不同總之高不過二三分大幾及尺裝珠貼翡翠必選極精不以多爲貴矣康熙二十五年後又尙扁小高不過一二分徑不過二寸許耳

今世所稱包頭意卽古之纏頭也古或以錦爲之前朝冬用烏綾夏用烏紗每幅約闊二寸長倍之予幼所見皆以全幅斜褶闊三寸許裹于額上

閱世編

卷八

七

上海掌故叢書

卽垂後兩杪向前作方結未嘗施裁剪也高年嫗媪尙加錦帕或白花青綾帕單裏纏頭卽少年裝矣崇禎中式始尙狹遂截半爲之卽其半復分爲二幅幅方尺許斜褶寸餘闊一施于內一加于外外者稍狹一二分而別裝方結于外幅之正面纏頭之製一變今裁幅愈小褶愈薄體亦愈短僅施面前兩髻皆虛以線暗纏于髻內而屬後結之但存其意而已或用黑線結成花朵于烏髮之上裁剪如式內施硬襯亦佳至有上用紅錦一線爲緣而下垂于兩眉之間者似反覺俗

首飾命婦金冠則以金鳳銜珠串降殺照品級不等私居則金釵金簪金耳環珠翠概不用也以予所見則概用珠翠矣然猶以金銀爲主而裝翠于上如滿冠捧髻倒釵之類皆以金銀花枝爲之而貼翠加珠耳包頭上

裝珠花下用珠邊口簪用圓頭金銀或玉高年者用瑪瑙既而改用金玉鳳頭簪口銜珠結串下垂于髻後用金銀珠林體式斜方而不用玉今徑用金扁方矣花冠滿冠等式俱用珠花包頭上用珠網束髮下垂珠結寶石數串兩髻亦以珠花珠結珠蝶等捧之碗簪所以定冠髻初尙極大玉質鑲金銀裝珠後尙小而以琥珀鑲金綴珠或間用側簪金乃用團花或純金不鑲而裝珠翠大抵有餘之家必選赤色精金及大白圓珠爲首飾寒素者甯淡裝無飾而銀花珠翠竟不屑用雖亦世風之一變然而勢極必反未始非返樸之機也

閱世編

卷八

八

上海掌故叢書

輩內服之最美者有刻絲織文領袖襟帶以羊皮金鑲嵌若刺綉則直以綵線爲之粗而滯重文錦不輕用也其後廢織文刻絲等而專以綾紗堆花刺綉綉做露香圍體染彩絲而爲之精巧日甚時惟大紅爲禮服而不輕用未幾遂以爲常服甚而用錦緞又甚而裝珠翠矣然惟縉紳之家用之寢淫至于明末擔石之家非綉衣大紅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紅裏衣不華今則田家村婦介之于青衫裙布之間矣夏日細葛紗羅士大夫之家常服之下而婢女不輕服也崇禎之間婦婢出使服之矣良家居恒亦服之矣自明末迄今市井之婦居常無不服羅綺娼優賤婢以爲常服莫之怪也袖初尙小有僅盈尺者後大至三尺與男服等自順治以後女袖又漸小今亦不過尺餘耳綉初施于襟條以及看帶袖口後用滿綉圍花近

有灑墨淡花衣俱淺色成方塊中施細畫一衣數十方各異色若僧家補衲之狀輕便瀟灑恐非象服守禮之家不必效之也本朝女服無異丈夫公私皆同可以通用

內裝領飾向有三等大者裁白綾爲雲樣披及兩肩胸背刺綉花鳥綴以金珠寶石鐘鈴令行動有聲曰宮裝次者曰雲肩小者曰閣髻其綉文綴裝則同近來宮裝惟禮服用之居常但用閣髻而式樣亦異或剪綵爲金蓮花結線爲纓絡樣扣于領而倒覆于肩任意裝之尤覺輕便

環珮以金絲結成花珠間以珠玉寶石鐘鈴貫串成列施于當胸便服則在宮裝之下命服則在露帳之間俗名墜胸與耳上金環向惟禮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滿裝耳環則多用金圈連環貫耳其數多寡不等與漢服之

閱世編

卷八

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環異

裳服俗謂之裙舊制色亦不一或用淺色或用素白或用刺綉織以羊皮金緝于下縫總與衣衫相稱而止崇禎初專用素白即綉亦祇下邊一二寸至于體惟六幅其來已久古時所謂裙拖六幅湘江水是也明末始用八幅腰間細褶數十行動如水紋不無美秀而下邊用大紅一線上或綉畫二三寸數年以來始用淺色畫裙有十幅者腰間每褶各用一色色皆淡雅前後正幅輕描細繪風動色如月華飄颻綉爛因以爲名然而守禮之家亦不甚效之本朝無裙制惟以長布沒履無論男女皆然
膝襪舊施于膝下垂沒履長幅與男襪等或綵鑲或綉畫或純素甚而或裝金珠翡翠飾雖不一而體制則同也崇禎十年以後製尙短小僅施

于脛上而下及于履冬月膝下或別以綿幅裹之或長其襪以及之考其改製之始原爲下施可以揜足豐趺者可以藏拙也今概用之纖履弓鞋之上何哉綉畫灑線與昔同而輕淺雅淡今爲過之

弓鞋之製以小爲貴由來尙矣然予所見惟世族之女或然其他市井僕隸不數見其罕也以故履惟平底但有金綉裝珠而無高底筍履崇禎之末閭里小兒亦纏纖趾于是內家之履半從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豐趺者可以揜拙本朝因之滿裝則否康熙之初禁民間女子不許纏足然奉行者固多而習俗相陳亦一時不能遽變者迨八年己酉復除禁至今日而三家村婦女無不高跟筍履纖趾愈多而藏拙者亦復不少惟生長田間老成持重者則仍舊耳

閱世編

卷八

十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文章

朝廷以八股文章取士士子進身率由乎此非特空言文字而已世運不能無遷流則文運不能無升降理勢使然前朝之文嘉隆以前無得而議自萬曆末而文運始衰啓禎之際社稷盛行主持文社者江右則有艾東鄉南英羅文正萬藻金正希聲陳大士際泰婁東則有張西銘溥張受先采吳梅村偉業黃陶庵淳耀金沙則有周介生鍾周簡臣銓溧陽則有陳百史名夏吾松則有陳臥子子龍夏彝仲允彝彭燕又賓徐闇公孚遠周勒由立勳皆望隆海內名冠詞壇公卿大夫爲之折節締交後生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一時文章大都聘才華矜識見議論以新闢爲奇文詞以曲麗爲美當好尙之始原本經傳發前人之所未發耳逮其後子史佛經盡

入聖賢口吻裨官野乘悉爲制義新編六經四子任意詮解周程朱註東之高閣朝廷亦厭其習嚴飭學臣釐正故于試卷面頁必註恪遵明旨引莊列雜書文體怪誕者不錄時方禹修先生正守吾郡與幾求二社諸名士交好莫逆然亦以爲非文家正體特作文訓手選眞文章發刻以正之然而流風已成究不能改迨甲申乙酉之際愈趨愈甚儒生學問必講入帝王事功以爲冠裳佩玉也理義精微而必援引古今散事以爲宏詞博洽也集古文之事以成句不以爲生澁而以爲新取後世之事以實經不以爲粗疎而以爲警文體大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本朝以武功定天下世祖章皇帝投戈講義文章取士悉因明制惟禁社稿自順治乙酉丙戌迄于丁亥鄉會再舉卽其制義醇雅者固有之而夙習不能遽變一二好奇

閱世編

卷八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之士主持選政丁亥房書句琢字雕用古而必欲使人難解用字而必欲使人難識猶憶予曾讀君子不重文而篇中二最佳句曰青青之諷黃黃蓋本于詩青青子衿以譏佻達狐裘黃黃以思都人士也庶矣哉章一題而篇中有云微君之故胡爲乎草黃微君之故胡爲乎鳥黃蓋謂君不能富民而使之流離困苦因用詩何草不黃黃鳥黃鳥句也如此詞意猶屬易解其他不可解而可笑者難以枚舉大抵雅引路史諸書易之以子雲奇字便是投時之制藝一時家絃戶誦膾炙人口後生趨之惟恐不及時予曾作舉伊尹二句題中二語云鳳雛誰兮狐鳥其遁麟振振兮豺虎其投對云闌載采兮災氛其祓覘載見兮雨雪其消大爲質友所鑒賞評云如此手筆不必恨吾不見古人當令古人恨不見我也然就余握管

時原爲風氣使然不能違俗耳明知非文章正格故常戲語同人曰今人見前二十年文往往指其疵處以爲笑語夫二十年前文不過字句陳腐耳其笑有限如今所稱絕妙好文留俟二十年後吾不知人又更當如何笑也不意甫越歲餘中堂江公淵特疏題參操選政者兩榜名公悉皆禁錮其附名者幾至不測己丑會場文風丕變義必本經說必宗傳中式墨卷皆清正簡潔揣摩之家始得正宗予嘗問同郡先達周釜山先生曰先生鄉會場制義如出兩手何也釜山笑曰此卽世人所笑吾之胸中無成見也當乙酉之役非此等文不售故不得已而爲之若己丑而仍守此技至今終老青衫矣然而前輩指授之功不可忘予自丁亥下第己丑再上公車時座師成青壇先生遣人偵余一到都門卽要余到寓手授擬題四

閱世編

卷八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十課余日呈一藝凡關昔日習氣語必力爲批評是科會場前題亦在擬中余呈文時先生祇取一小講其餘一概點竄及入闈首題既得心識先生之教惟開講不另作其餘皆在場中重構思也故得中式此則如出兩手之所由來耳自是而後壬辰乙未戊戌己亥四科之文可稱彬彬極盛至庚子辛丑清新俊逸固不可及然而氣漸流于單薄康熙癸卯遂卽卑靡而八股之制亦廢矣八股廢而取士專用策論小試先論後策鄉會試初場試策五道二場四書經論二篇表一判五改三場爲兩試蓋欲崇實學黜浮華也司衡者卽論亦必曾經重註不得仍前馳騁雖非八股之體亦聊存八股之意耳其如習俗已成勢難猝挽卽爲策論亦半屬油腔至八年己酉復用八股試士而文品之卑靡日甚卽有一二名家不克自振

也如理學題則一比知一比行不必開卷而知之矣事功題則一比內聖一比外王不待展卷而亦知之矣如講仁義則必曰始之以心見理繼之以心見心以天下藏于吾心而不見其有餘以我心周乎天下而不見其不足如吸下則必曰我雖未知○○者何如然亦不妨取○○而先言之也如開講揜題則必曰是未嘗即其○○之○○而深思之也又不言○○無非言○○吾將言○○之人先言○○之人諸如此類難以悉數總之習成一派套語俟題到手彷彿鋪襯不必構思方稱佳作且局必疊床股必合掌起講之意篇內重言起比之意中後復見出股天地對即乾坤出股聖賢對即明哲一篇八股意只四股四股之意尙有疊用師以是爲枕中祕傳父以是爲家學妙訣小試場屋用之輒售而文品之惡濫至此極矣當

閱世編

卷八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時合肥龔芝麓先生爲大宗伯典庚戌會試深惡此種力爲排斥起衰振敝庶幾稍變公念文風之壞蓋由選家專取僞文托新賞名選刻以悞後學因督學詞臣蔣虎臣超疏請嚴禁僞文遂爲覆准定例凡鄉會程墨及房稿行書必由禮部選定頒行各省試牘必由學臣鑒定發刻如有濫選私刻者選文之人無論進士舉人監生童生分別議處刊示頒行是科選家爲之寂然部頒房書出力洗惡習然其中又不無矯枉過正慮開龐雜之端而積年靡調亦一時不能頓改至壬子癸丑吾吳韓元少荃聯取巍科以雄文振起天下始翕然改心易慮思爲矯世革俗己酉庚戌之習爲之廓清乙卯丙辰始即醇正學者亦慕先正大家前朝如顧涇陽憲成歸震川有光金正希聲黃陶庵淳耀周介生鍾本朝如熊鍾陵伯龍史

立庵大成諸先生稿翻刻盛行雞林爲之紙貴丁巳戊午連舉鄉試文亦各省不同然好高者恐流爲崇禎庚辰癸未守卑者未能盡去康熙己酉之習揣摩家不可不加謹主持文教者不可不留心提防也二十年辛酉七月科臣莫大勳題准文取醇正不尙離奇字限六百五十不得逾越違者場中不許中式一時文士復翕然思變

交際

交際之禮始乎情成乎勢而濫觴于文以情交者禮出于情之所自然卽勢異文異而情不異以勢交者禮出于勢之所不得不然故勢異文異而情亦異二者不同要各有爲况雖有至情不能違勢雖因時勢未必無情未可以概風俗之盛衰人心之厚薄也獨是不由乎情不因乎勢而徒

閱世編

卷八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視爲具文卽其交際之時已無懇勸之意寧待情衰而禮始衰勢異而禮始異耶視爲具文者惟知有文不知有禮遂至虛文甚而于義無所取彼謂既以爲文交原不必有所取也推此志也大之僭禮亂樂小之匿怨而友世道人心尙堪問哉因略舉交際數端以俟明禮之君子有所擇焉前朝鄉紳凡兩榜出身者無論官之尊卑謁撫按俱用名帖抗禮卽乙榜而選授京職或外而兩司及郡縣部官贊郎而至兩房中書者亦如之其由舉貢監生選授府佐及京職散員者止在郡縣交際不便與撫按兩臺晉謁矣其他雜職卽郡縣亦不交際也本朝順治年間亦然至康熙初鄉紳與督撫兩臺交際始分等職不論出身京官自部曹中行評博而上用名帖外官自藩臬而下俱用名揭幾與現任等用帖者兩臺答拜用揭者

只用名帖致意不答拜矣

前朝鄉紳凡科甲出身者無論爵之尊卑郡縣俱答拜貢監起家者則但以名帖致意貢監未仕者謁郡守俱用名揭國初亦然自順治季年李公茂先以明經來守吾郡凡明經授職者一概答拜未授職者亦用名帖以後凡貢監授職者俱答拜矣舊例縉紳設席延郡守即公宴主席亦不及孝廉今明經太學交情相契者有席必赴矣令長更不必言

前朝鄉紳相見大概必着公服晉謁當事更不必言今鄉紳入賓館俱便服矣現任官升堂視事必着公服接見賓客更不必言今現任官除新任朝祭及朔望謁廟行香參謁上臺而外俱不着公服矣惟學臣臨試則如舊服昔舉貢監生員謁官長俱必公服遇大禮必公服平時交際及見

閱世編

卷八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武弁縣佐則否而縣佐武弁必以公服接之有訟赴公庭則降同氓庶之服當新婚假儀則加本身服色一等不爲僭也今舉貢監生員除謁本管上台而外俱不用公服訟亦無降服惟新婚假儀則同

前朝守制鄉紳謁當事見賓客必麻冠喪服轎傘俱用白布本朝喪服惟去帽上紅頂不着衰麻故縉紳守制者謁當事亦然轎傘亦不用白而改用綠紬若雨天然見賓客則或用素服上加黑色外套

予幼聞前輩名帖眷字亦不概用猶及見鄉老致徽商帖止稱鄉侍生浙友止稱侍生謙者加教字必兼親者方加眷字至于通家年家非實有可據斷斷不輕用也崇禎以後漸以通家假借代眷字矣明末同社稱眷社弟拜盟者稱眷盟弟本朝順治初年同輩一概稱眷盟弟即同鄉各省者

皆然而年家不輕用也至順治四五年間年家亦漸有假借矣然惟縉紳之家用之以後迄今凡三教九流投名帖者無不稱年家矣

前朝貢監生員與武弁往來即總戎亦止投侍教生名帖晚字不輕用也降而參遊更不必言矣本朝順治初年見總戎而上俱用揭帖副將而下始用名帖然于副總兵參將必加晚字或用治字順治十八年吾邑特設水師副總兵及川沙營參將水營與同學諸生相見俱用名帖抗禮獨川沙參將部選未來撫標先有委署者傲慢無禮欲以師生接禮諸同學與之力爭始得不屈後部選惠元功植祥以元戎世胄子廕補專閫與諸同人相見情甚款洽竟從抗禮然止以通家侍生名帖致意不到門答拜繼任任公履素元禮以右都督來掌川沙營事謙和更甚改用通家侍弟名

閱世編

卷八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帖必到門答拜其後水營以康熙三年題定文武相見儀注縣令見副總兵俱用名揭學師亦從而用揭漸欲諸生易揭帖其有事干求者往往易之平交者則照舊用帖未幾而水師奉命撤回崇明今雖遊參俱抗禮矣前朝郡守縣令與總戎相見俱抗禮帖用侍生公文用移會參遊而下大抵亦然本朝順治初年縣令見總戎始用名揭郡守則否其後松郡改設提督郡守始用晚生帖府佐始用銜帖雖驕悍如馬惟善不能異也至康熙三年新定文武相見儀注郡守見文武總兵官改用名揭公文用咨呈至今因之

前朝監生員與縣令交際得用治下門生名帖分賓抗禮惟附郭縣則用揭庭參一跪一揖稍殺于郡守也以余所見則附郭與外縣俱用名揭

相見俱長揖而無跪禮坐則諸生俱面向西而令長獨坐面南東向略存師生之意今生員用揭如舊而監生則改用名帖然亦惟縉紳子弟則然其餘用揭者有之用上銜帖下銜帖者亦有之

昔年平等慶賀往來單紅全柬非新親不用單紅單帖非京官不用猶憶吾鄉一孝廉北闈中式下第而歸用單紅單帖拜客人譏其僭此在崇禎末猶然時尋常單帖止用五印花紙其後用松城五雲軒精一軒所造拱花着色白單帖則華麗極矣其全紅古折通用砂紅紙不以爲陋也今單柬全紅古折俱用雙紅單紅或用京式衢紅其先各色花單帖及花紅全折市中幾不層賣矣

閱世編

卷八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昔年副啓體製長短與全柬同柬書名啓書事故以副封名百年以來俱用藍色花格吾猶及見于舊篋中崇禎中始用紅條格藍者惟居喪時用之順治初改用寸楮大小不過如全柬四分之一配以小全柬亦如之或止以單帖引名其後京中用色啓稍大于寸楮而究小于舊啓引名或單帖或全柬俱照此式儀狀亦然今不特京師亦用之矣

昔年寫單帖俱用全折于名下用頓首拜順治之初猶然至五六年間始于單帖上去頓首止寫拜字其守制者無論喜慶紅帖則俱寫制字而以淺色紙簽名實帖不書稽顙拜自順治末年守制者紅帖上去制字及稽顙字改稱從吉而不粘色紙簽名矣守禮之家或仍其舊世俗反以爲固執而不自知其非也

喜慶賀禮向來有之盛者盃幣以及菓果而已今或間用羊酒營中往往

用麵其祝壽桃糕上插八仙昔年亦有之然第存其意耳今吾郡所製精巧異常鬚眉畢見衣褶生動俱以染色麵爲之可久而不剝落前此未嘗有也人物專取吉祥故事亦不拘泥八仙

喪祭弔奠向來看卓亦尙精巧然不過以泥塑人物綵絹裝成山水故事列于筵上以示華美而已自順治以來即以葷素品裝成人物模樣備極鮮麗精工宛若天然生動見者不辨其爲食物亦莫辨其爲何物矣一筵之費多至數十金飾一時之觀須臾盡成棄物殊爲虛費其如習俗已成苟有其力者以爲不如是便成簡略不敬君子所以嚴奢麗之源也

閱世編

卷八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前朝兩榜鄉紳拜客除親戚故交照常投帖外其泛然士流俱用眷侍生名帖士林拜兩榜鄉紳亦除親戚故交照常外其泛然交際俱用眷晚生名帖不論先後進年齒也乙榜次之贊郎更次之大概視其爵齒及交誼以爲斟酌矣至本朝而兩榜鄉紳非齒爵極高者無投侍生名帖之事即間用之市井吏胥尙以爲傲而譁然非議之况士林乎諸生謁兩榜鄉紳非齒爵極尊者不屑投晚生名帖間用諸過客而尊者往往粘還晚字况乙榜及贊郎乎其尊行致幼輩向止用眷教或眷生謙者稱眷侍致生今雖白叟致黃童無不稱眷弟甚至姑夫致內姪表叔致表姪年伯致年姪亦然其他父執又不必言矣

前朝鄉紳如大司成致仕回籍無論南雍北雍凡貢監生往謁必着公服用名揭鄉紳北面坐客西面坐不論年齒也如督學使者回籍候補或內陞給假歸里無論各直省諸生見之亦然自順治中吾郡張夢匪視學兩

浙宋直方視學入閩而回此禮不行以後遂爲故事竟同泛然鄉紳矣
前朝交際賓宴以及吉凶往還輻勞各色人等賞封俱用九成外銀八折
本朝順治之初漸用六折後因行銀濫惡通用不過六七成因改賞封爲
紋銀四折康熙以來減至三折今甚有封標一兩而內止紋銀二錢者文
勝日甚矣衙門使費亦然

閱世編

卷八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閱世編卷八終

閱世編卷九

葉夢珠輯

宴會

肆筵設席吳下向來豐盛精神之家或宴官長一席之間水陸珍羞多至數十品即士庶及中人家新親嚴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餘品則是尋常之會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樣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攢盒俱以木漆架高取其適觀而已即食前方丈盤中之餐為物有限崇禎初始廢果山碟架用高裝水果嚴席則列五色以飯盂盛之相知之會則一大甌而兼開數色蔬用大鏡碗制漸大矣順治初又廢攢盒而以

閱世編

卷九

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小磁碟裝添案廢鏡碗而蔬用大冰盤水果雖嚴席亦止用二大甌旁列絹裝八仙或用雕漆嵌金小屏風于案上介于水果之間制亦變矣苟非地方官長雖新親貴遊蔬不過二十品若尋常宴會多則十二品三四人同一席其最相知者即祇六品亦可然識者尚不無太侈之憂及順治季年蔬用宋式高大醬口素白碗而以冰盤盛漆案則一席兼數席之物即四五人同席總多餞餘幾同暴殄康熙之初改用宮式花素碗而以露莖盤及洋盤盛添案三四人同一席庶為得中然而新親貴客仍用專席水果之高或方或圓以極大磁盤盛之幾及于棟小品添案之精巧庖人一工僅可裝三四品一席之盛至數十人治庖恐亦大傷古樸之風也向來筵席必以南北開卓為敬即家宴亦然其他賓客即朝夕聚首者每

遵令節傳帖邀請必設開卓若疏親嚴友東客西賓更不待言主人臨定

席時必先奉觴送酒曲盡酬酢諸禮子弟自入小學以上者即隨行習禮

焉近來非新親貴遊嚴席不用開卓即用亦止于首席一人送酒畢即散

為東西卓或四面方坐或斜向圓坐而酬酢諸禮總合三揖便各就席上

刪繁文苛禮似極簡便但後生不知禮者恐習以為常古道不復見耳

昔年嚴席非梨園優人必鼓吹合樂或用相禮者今若非優伶則徑用絃

索彈唱不用鼓樂其迎賓定席則彈唱人以鼓樂從之若相知雅集則侑

觴之具一概不用或挾女妓一二人或用狹客一二人彈箏度曲並坐豪

飲以盡歡

近來吳中開卓以水果高裝徒設而不用若在戲酌反掄觀劇今竟撤去

閱世編

卷九

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并不陳設桌上惟列雕漆小屏如舊中間水果之處用小几高四五寸長尺許廣如其高或竹梨紫檀之屬或漆竹木為之上陳小銅香爐旁列香盒筋瓶值筵者時添香火四座皆然薰香四達水陸果品俱陳于添案既省高果復便觀覽未始不雅也

師長

不為師不知師道之難不為師不知師恩之厚予嘗為之矣敢不知之乎

發蒙之始固慮其無知知識既開又虞其泛驚啓顛蒙而使之領悟去泛

驚而納諸正中器識文義務必兼優掩短護長迎機科導師恩甯可忘哉

若夫文章變化得諸寸心而就墨引繩匪師不克假以指南之手拔諸廣

衆之中知吾之恩與教吾等故歷敘所師列其姓氏以為私心之俎豆云

王魯冲先生諱開文初字季良邑城人也幼與先君同受業于先祖母舅玉樞周先生之門少先君一歲最爲莫逆崇禎初開家塾授生徒與予家爲比隣余方六歲初發蒙先君命余往受業始讀學庸本文既加讀朱註是歲完論語之第二帙次年熟讀兩論又次年余從先君東遷鄉居遂延先生至東時余方八歲初讀孟子先生卽爲余解說論語雖大義未晰而字句頗曉皆先生所口授也是秋因先大父命遷居復歸城居次年同鄰友褚仁伯仍延先生于家塾授余毛詩因講解兩孟時余已九齡矣至次年十月余方十歲慘遭先慈之變遂輟學此崇禎之六年也明年甲戌先生爲某氏廷去余亦熒熒在疚不遑治經後此無緣與先生相見至本朝順治十四年丁酉先生館于周浦西百曲里陳氏是歲余初補博士弟子

閱世編

卷九

三一上海掌故叢書

員及恭謁先生款語良久先生亦爲色喜時先生年已六十有七而容貌不改于疇昔執經之年詢知卜居于邑西數十里外之梅源世兄頗豐裕子孫繞膝先生亦將歸老不復事硯田矣余拜辭而返越明年忽聞先生卽世心竊悼之至今披讀四書毛詩猶憶先生之教如躬承函丈時也金伯固先生諱湯初字孟明邑庠生崇禎甲戌蜀中劉念先先生潛來令上邑于童子試中取先生第一是年入泮遂開家塾于城南余年十二往受經焉

潘魯卿先生諱煥璜後字甫臣邑庠生故御史大夫尙書恭定公弟諱恕之之曾孫也與余比隣而家塾授徒四方從遊者甚衆大概皆成材已爲博士弟子者嘗數十人予十二亦往受業初學作文未能窺見牆壁也

瞿行言先生諱儼臣邑庠生與余家亦爲比隣崇禎丙子試南闈不售歸開家塾授生徒從學者亦數十人余年十四往受經先生課學者最嚴重相對竟日言笑不苟質疑問難則滾滾萬言不倦同學諸生燕閒遊戲皆以經義字義及舉業之二三場相角不敢作浪語放言余前後執經共三載如一日批閱課藝必細加改削使學者豁然啓悟多有進益

張祇園先生諱儒風字魯培邑庠生故少宗伯賓山先生諱電之曾孫卽余之外翁也余年十六既爲館甥遂從先生受業指示行文步驟不得馳騁所不及兩月先生以試事往寧秋闈不售居停主趙氏家亦多故遂輟業九月後復從瞿師于家塾省課文瞿師謂進于舊

李雪生先生諱澆真定府元氏縣人順治己未進士十三年丙申夏初分

閱世編

卷九

四上海掌故叢書

婁縣先生來令婁邑十四年丁酉二月季試余館郡城因就試取余第五名評余文曰不衫不履翩然而來自英雄之氣見于眉宇少年中之飛將也四月文宗行試余因就婁籍面校余文極蒙獎歎有數奇晚遇之恨拔置第二名五月府試錄送文宗六月朔道試發案先生指余名輒詢左右取否及聞報大喜送學後余進謁謝拜先生固辭惟惓惓以道義功名勉勵是歲鄉試先生以麟經例當入闈分校竟以催科政拙被論回籍其後因南闈關節致譴方錢兩主考伏法十五房同考官俱棄市使先生入闈則衡鑑公平必無疑似然當功令森嚴之始焉保玉石不焚蓋亦危矣始知先生之去任正天之所以報循良也

張西山先生諱能麟字玉甲陝西洋縣籍順天大興人順治丁亥進士乙

未江南初改監司督學先生來督下江學政十四年丁酉科試取余第五
名人泮亦一時之知遇也越明年先生移陞分守西蜀歸里數年近復參
政山東康熙十七年戊午薦舉博學鴻儒不中家于京戊辰昌兒都門相
遇猶殷殷道故欲延昌兒于家塾因遠辭也

馮竹庵先生諱璵字玉宣吳郡人順治十四年丁酉先生以明經高等司
教婁學余初入泮會課拔余第一特論學役免余贊儀余惟以詩扇自呈
而先生欣然笑納後逢朔望或操藝文進謁先生必慙慙勉勵時出家履
山蔬留連晨夕已亥欲延余家塾緣余先有別訂先生旋亦歸里是以不
果然而情意契合亦學師中所僅見者

閱世編

卷九

五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盧陵人也康熙癸未冬來令上海乙巳夏季試取余一等第三名間一胥
謁情意甚慙後以催征誑誤被論解任候代之日特命昌兒輩以制義就
正每遇一題闡發議論千言不倦必出新機去陳言洞中題之肯綮談及
時事則義形于色嘗以出處大義相勉勵愧未能副其望耳

及門

在三如一古訓昭昭曲藝且然况吾道耶本朝自順治以來極嚴師門之
禁凡座師房師及薦舉之師一概禁稱而獨于受業悉如古禮所謂天不
變則道不變師門授受之誼終不可變也余自甫離函丈謬作塾師雖期
糊口四方亦為教學相長不意三十餘年來而及門忽已濟濟其間領悟
不同率教亦異將來升沉顯晦必非一致此尤閱世所最親切者故一一

識之庶期有出于藍者乎

顧鍾偉字表人少余二歲余年十九日邑城東遷其兄伯毓與余同里延
余家塾遂執經焉後以病沒不克卒業

顧箴字虞言伯毓長子鍾偉侄也少余七歲偕仲元籌字運臣季弟箕字
洪絳與鍾偉俱受經于余質頗慧用筆亦清警順治壬辰歲余會延之家
塾命培兒受業後以役訟毀家旋以疾卒今兩弟尚存其季即余之表姪
倩也

顧廷鎮字公甯于順治乙丑負笈從余時年十四是冬丁外艱廢業不數
載而卒

閱世編

卷九

六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周京字文依于順治九年壬辰乃翁參兩延余家塾時年十四雖已徧誦
五經而尚未行文是秋初試筆作制義多穎旬至十三年丙申年十八試
補博士弟子時負笈來從者邑有喬嵩字峻中憲副玄洲之曾孫而訥齋
之從孫也郡有顧□□公淳子今廢學

周新字文受京之弟也當京受業時新甫六齡是年初出就傳從王元賓
學至康熙改元復自筭里延余家塾始習八股繼改論策出筆抗爽多穎
異丙午丁內艱服闋復習八股乙卯冬試入邑庠丁巳歲試補增廣生辛
酉科試補廩

吳謙六名見龍明經生壽平長子康熙癸卯壽平將教授于旗下命見龍
偕其弟泓來從學于周氏凡四載丁未歲延余家塾戊申己酉復負笈從
余于郡城是年丁外艱服闋于癸丑冬試入邑庠旋復承重守制亦于丁

已歲試補增廣生

張樾森字蒼林弟樾芬字宮名明太常詔庵先生之從孫太學若木之子也若木于余外翁祇園先生為雁行故森芬以從子先受業于外翁後于順治己丑延余家塾凡三載以訟毀家避仇奔走幾至廢學迨事定歸里復事舊業康熙十二年癸丑始得同入太學己亥年來負笈者有邵大紱字方來若木之表弟也

張影字采臣弟□字壽承郡庠生泓一之子康熙庚戌延余家塾影先受業以病輟至次年執贄凡四載至丁巳以新例入太學應試南省

周穉雲字雲倬括蒼太守釜山先生孫太學十經長子也康熙甲寅延余家塾聞雲貴之變徙居南橋受業焉至十八年己未援例入太學

閱世編

卷九

七

上海掌故叢書

張世林字青苑弟泰字二岑明太常詔庵先生之孫司理蓉左之子也康熙乙卯延余家塾遂執經焉是冬世林入郡庠丁巳以歲試補增廣生戊午泰試學使者不售歸即援例入太學

張魏封字浚遠世林泰之胞弟也乙卯以後尚執經于沈藏于康熙己未始間經于余時年十七是秋學使者劉木齋果試入邑庠康熙丙寅同從兄士麟援例入太學

張士麟字楚泓亦太常詔庵先生之孫太學武征之第三子也康熙庚申余尚館于蓉左氏士麟初執贄來從余于伯氏之家塾後入太學

張敬炎字青扶士麟之同母弟武征之子也康熙辛酉四月同姪標從予于伯氏之家塾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入太學

張標字赤霞武征次子秋佩之長子太常之曾孫也康熙辛酉四月同敬炎執贄從余于蓉左氏之家塾次年壬戌歲入華亭學

張玉嬰蓉左第五子也康熙癸亥同其弟玉立受經于余

釋道

釋道之教其來已久或則奉之或則斥之要皆一偏之說不足據也原立教之意本與吾道不甚懸絕逮其流既遠百弊叢生不特為妖為妄者不可勝計甚至力背其師說即為彼教中所不容不誅者比比而是固未可以盡信矣然其間間生一二名賢修德砥行大振宗風為世所瞻仰釋如天童之密雲和尚道如穹窿之施諒生法師其誠實足以感天地動鬼神是又安可概斥哉天童先吾生而為幼所習聞穹窿同吾生而為長所習

閱世編

卷九

八

上海掌故叢書

見情余株守寒巖不克躬承塵教故雖有神靈顯異不敢以耳食管窺妄為戰戰亦一時釋道領袖矣天童支分派衍尚足到處稱尊上則至尊降禮次亦傾動王公然多淨土息緣不輕飛錫人或得接一面如見當年佛祖是以三十年前善知識最少最足動人杖笠所至頂禮者摩肩接踵施金設供惟恐弗及今則于室之邑數家之村號稱付法者在在之甚至干謁請託望門投刺冀得機緣一遇稍濟香積之窮遂致人輕託鉢家吝布金即使佛祖再見于今日流俗終視為水雲之行者盛極而衰其勢然也如設齋建醮或因祈福或因懺悔原其初惟欲仗法寶之力通主人之誠耳余幼所見齋醮壇場不無莊嚴色相至于誦經宣號雖疾徐抑揚似有聲律然而鼓吹法曲更唱迭和獨多率真今道場裝飾靡麗固不可

言至讚誦宣揚引商刻羽合樂笙歌竟同優戲不惟失設齋建醮之意反開藝越瀆祀之風是亦釋道之一變也謹據見聞所及確而可信者略紀于後至所見異詞傳聞異說者或俟他年稽疑訂誤以次編入云

太平庵陳和尚者上海周浦西北鄉人也庵僅可容膝和尚自中年焚修于此徒跣乞食輒分饑者有憐其寒而衣之道遇凍人即解以施或隆冬不衣或夏月不帳息心禮佛苦行潛修者若干年人皆未之奇也忽于順治七年庚寅若有所憑言輒有驗病者求治始與鐘灰令調服之治疾立效既而求者衆鐘灰不足則即座間撮土與之治疾亦愈旬日間座右遂成巨井因即井泉取以應來者服之亦驗遠近焚香計步而拜不遠百里者晝夜絡繹而至始自近境迄于鄰郡一歲之中香火燭天數百里內舟

閱世編

卷九

九 上海掌故叢書

車不絕撫院土公聞之慮生他變檄縣遷諸邑城歸者亦復如是送之崇明海外翕然向風乃遷之蘇城之北寺蘇人舉國信從益甚凡閱三載而示寂于蘇余嘗往庵中叩之觀其貌似六十許人口橫而眼微碧與之談皆日用尋常語絕無說元說妙神幻怪誕之語問其土灰能愈疾之故則答曰土灰焉能治疾但人信其能治疾故即與之耳若果有奇驗吾先治自身疥瘡矣夫不作神異怪語所以爲真大概苦行既至自見靈異彼不自知也

松城馬疇寺僧突疇者原籍山東人也昔因從軍來松後去伍而披緇入寺因見寺宇殘毀有志鼎新常肩鍤金大木杵懸以小鐘露頂徒跣募于松城予時道遇之不暇問其何許僧也但以馬疇古剎坍塌已甚謀復舊

觀工費浩繁恐告成無日耳康熙九年辛亥歲早自夏迄秋望雨不得民心惶惶有立槁之勢矣疇于七月初一發愿祈雨匍匐于赤日中長呼佛號徧走郡城內外自誓七日不雨當以身殉人亦莫之信也至初八日拜出西郊外登跨塘橋值潮水奔流之會躍入水中衆皆救之業已端坐而逝迨昇岸猶合掌不釋一時驚動閩郡郡伯親往臨視嗟嘆久之庶幾捐俸作龕爲之禮佛而葬之迎其主供于本寺闔十日而大雨霑足四郊俱備是歲有秋未必非茲僧一誠所格也

閱世編

卷九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趙道人海濱一團村人也素以耕漁爲業未嘗學莫知其名字然性狷介不苟取教孝友重然諾流俗人往往反非笑之以爲不近人情者年逾三十會遭鼎革之後與同里人爭梁通道以非道人意不肯相助爲理里人銜之一日道人來經此橋遂有呵止之者道人不與之辯解衣涉水而渡歸即薙髮如頭陀就住居之旁編草爲棚如合掌狀棄妻子獨入居之坐寤寢食于其中足不窺戶外兄弟妻子隣里親戚來問其故終不言勸之出終不答其初薪水取給家人數日後知家貧不能繼拒之自贖而已從棚中代鄰家紡績計工而取錢易米鹽以自給或有憐而故浮其值者拒不受甯終日不舉炊若無故而進食者率不食三十年如一日不知其何意也康熙之初遠近聞而造謁者與之談亦不應但以箸畫水爲字而答之趙本不知書至是初識文字言或奇驗然亦不言之時爲多十六年丁巳當事以一團爲鹽灶所集商賈輻輳慮海寇充斥題請分防駐防副將軍周某徒步訪之終不言餽之銀米則移置棚外竟不受周歎賞而去余

亦借親友往探之其容貌服飾樸而野質而無文棚中卑陋僅可容二人
然聞之士人云夏不熱冬不寒不蒸蘭膏而無穢氣亦甚異也與之談初
亦以箸畫水而答後聞出語言衆以為曠見然言亦無甚奇不知果驗與
否要其介然不拔之操有足多爾時年七十妻及子俱沒其姪與幼孫尙
存朝夕爲之汲水一甕

道士彭微之者蘇之崑山人也精術數常往來松郡叩之屢有奇驗康熙
四五年間郡西王姓者延之設醮王有密友姚南野在座欲歸東郊時酷
暑王留之不得微之顧謂姚曰君果欲去吾當遣涼雲相送因舉筆書一
符于姚手及姚歸行數里四顧皎日獨有陰雲時覆其頂若張蓋然迨抵
家而雲始散衆咸異之至十年辛亥春將播田溝滄已竭五六月間雖

閱世編

卷九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有微雨止堪潤葉延至七月而苗槁矣司民社者莫不徧走羣望爲民請
命卒不可得太守公繼訓聞彭名邀之祈雨請以方外禮見許之及彭
至問以祈雨之方答曰雨以雲行雲從風起暑風率從西南來火氣日旺
則水氣日消安所得雨乎今當閉南城之門三日我能令風從東北來一
以壯水勢且以漲潮汐蓋因祈雨之法例有三限恐已槁之苗不能坐待
六日故必使通潮之地先以潮救之而後繼之以雨庶爲萬全耳太守從
之自七月十四日結壇果反風自良方來而潮汐驟長有加平日溝滄支
流無不浸灌焉十五日衆謝之彭曰風則正矣雲尙未也然欲掩太陽先
掩太陰蓋月爲水母水得雲而雨可降矣自是每晚必陰雲蔽月有詢其
降雨之期彭屈指曰尙須二日至十七日彭向郡守而下稱賀曰明日大

雨至矣是早晴明如故衆未之信次早復晴佐郡有疑其妄道者人詢之
曰道士尙登壇乎彭曰不必矣辰時雲起午刻雷作未申西大雨四郊霑
足衆尙未信至辰而果雲至午而果雷至申及酉而大雨盈尺盡如彭言
溝滄之涸者皆盈禾苗之槁者復生闔郡歡呼驚傳神異至十七年夏九
旱彌甚時郡守魯謙庵超浙之山陰人也借僚屬集僧道建壇于西郊之
泰岳神廟虔齋禱雨至逾月而不得縉紳有憶微之故事者白郡守以禮
徵之至如前法刻期而應不失時刻是歲也旱而不甚差勝于隣郡者微
之法力居多或曰微之非能致雨特以數學之精能推知此日必雨故神
其說耳嗟乎使數學果能如是亦異人矣故吾特表而出之

閱世編

卷九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九峯旅庵和尚者浙之秀水人姓孫氏初生白光滿室襁褓中有高僧見
之摩其頂曰他日當爲人天師年二十一辭家就本郡敬畏庵從日明輪
法師薙髮二十三遍叩諸方曾于玉林大覺禪師備記室玉林法名秀天隨法號兩稔渡
錢塘參宏覺老人于越之大能仁寺宏覺禪師即本城法名宏覺法號二十九以悟徹得法順治
十六年己亥世祖章皇帝遣使宣宏覺老人入都問道師同徵入天子嘉
之降禮如法門故事命駐錫椒園中延訪日至宮內大臣賚帑金設伊蒲
精供特勅旅公開法堂于京師之善果寺駕時臨幸賜賚有加自諸王大
臣而下莫不北面同參至灑宸翰以賜有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句以
旅公法名本月也方外之契可稱一時極盛迨世祖上賓宏覺老人及旅
公深鼎湖之痛先後請歸故山今上慰留半載後得請歲在戊申松之縉
紳先生狗輿情所慕爭通尺素從九峯禪寺邇本長老之請以請于師而

師乃惠然蒞止縉紳中周釜山先生護持尤力余與釜山父子俱雅慕族公未獲參叩癸丑暮春旅公來訪玠右先生于筍里余得追陪杖履一見如舊識揮塵而談移時不倦遂作詩文倡酬而別甲寅之冬復偕鷹垂兄弟訪師山中作信宿談九峯禪寺地當山後舊故面南遡本承其先師之志向欲改創面北而力未能辦順治七年庚寅冬忽有一工來山自言能任其事詢其所費惟須數十人力足令自轉衆咸異之刻期聚觀觀者卽爲助力工取木幹及巨椬數根徧縛壁上衆屬幹上齊聲起肩殿隨而轉一壁不移寸瓦不動并殿中塑像供座皆用此法轉而北向宛若天然其人不索酬而去一時驚傳以爲神遡本住錫幾二十年而退居于橫雲山之麓迎旅公升座宏開方丈大振宗風則知天將令國師建此道場故先

閱世編

卷九

十三

上海掌故叢書

有異人來轉此殿法會因緣良非偶然也余在甲寅之春卽聞其事以爲太異猶未敢輕信迨冬十月到山親在殿中與大衆談之略悉丙辰春復同蓉左叔翁及碧涵兄弟訪師山中適會遡本邀過橫雲靜室談轉殿事更詳至冬而旅公示寂今法嗣中昂元迪繼之玉林大隱法嗣宏覺密雲法嗣天隱與密雲皆幻有法嗣也

閱世編卷十

葉夢珠輯

居第一

昔人謂苑囿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信哉是言乎余幼猶見郡邑之盛甲第入雲名園錯綜交衢比屋闐闐列廡求尺寸之曠地而不可得縉紳之家交知密戚往往爭一椽一磚之界破面質成寧揮千金而不恤一旦遭逢兵火始而劫盡飛灰繼之列營牧馬昔年歌舞之地皆化為荆榛瓦礫之場間或僅存百一而胥原之後降于圭竇華門王謝堂前多非舊時燕子始知蕭李二相良足師也然金谷樓台鞠為茂草平泉花石終屬他人理勢必然其可若何因略舉其箸者列敘其原委至于考其遺址半沒荒烟子孫莫稽世濁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閱世編

卷十

一 上海掌故叢書

故相徐文貞公以三朝元老賜第于松城之南三區並建規制壯麗甲于一郡百餘年間簪纓奕葉子孫世居有明之末相國元孫澹甯本高以羽林起家列爵太傅避兵出城鼎革以後遂為閒館順治四年丁亥提督蘇松常鎮總兵官張公大祿來駐吾松因前任吳鎮以叛伏法辟宇不利別擇公館暫借賜第非遂以為衙署也是以門第堂額悉仍其舊惟東西置柵以時啓閉署曰轅門而已及張帥罷去馬鎮逢知繼來遂多更改戊戌乙亥之間忽將門前街道拆開大啓魏宇署提督軍門造儀門于大門之內移照牆于帶水之南一如撫院軍門制度建牙列戟居然行台矣東西

兩第舊為賓館將廳至是廢旗鼓改園亭建射堂兼三第而一之基址環匝有逾里許漕白二根依舊房主輸納也順治十七年庚子科參馬鎮奉旨行訊中有一款佔據故相賜第即此時接任梁公化鳳提督全省地方現任駐節不便判歸原主當事者建議暫估房價幾千金稱還故相子孫除其兩稅俟錢糧有餘之日鼎建提督衙門然後還房取值徐相子孫已領庫銀今竟賣為官舍矣

錢相國機山先生第即當文貞賜第之後南面臨流門宇宏敞亦一城之甲第也其先為馮廷尉廷岡先生所建相傳正廳乃吾家故物先大夫東瀛公即世吾高曾不守棄于馮氏自浦東五灶港移建于郡城故老猶能述之價止一二十金其實值幾百金後樓雄峙北望九峯在一覽中馮氏

閱世編

卷十

二 上海掌故叢書

衰轉售于機山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大兵下松城總戎李虎癡成棟建牙于內次年李帥調征閩廣既平南土留鎮粵東家屬尚居松署五年戊子李帥叛詔籍其家此第遂沒人官竟為公所後此提督總戎既定駐于徐氏賜第往往將佐居之近為遊戎成國樞私第康熙十三年甲寅夏成將調征浙衛臨發內廳災未幾成歿于陣今不知誰屬門堂後樓猶存

顧氏賜第乃先朝神廟時特旌高義清宇顧光祿正心也在府治南城隍廟之西門樓龍額金書特命嘉義制極壯麗蓋清宇尊人左山先生兄弟歷官大參家故豐腴清宇再四滋大助田五萬餘畝以資各役之費又出粟賑饑全活者衆兩台使上其事朝廷嘉之賜爵光祿丞建坊啓宇恩典

有加故居第與大臣等余幼時猶及見其盛也順治乙酉八月燬于兵中堂及兩廡諸佐室猶存其後流爲營兵所居馬矢瓦礫幾與山等順治中好事者募資公買將建鎮府生祠復營內廳門宇大工未就會鎮府相繼罷去工亦中輟

顧園在東郊之外規方百畝累石環山鑿池引水石梁虹偃台榭星羅曲水迴廊青山聳翠參差嘉樹畫閣朦朧宏敞堂開幽深室密朱華絢爛水閣香生禽語悠揚笙歌間出蕩舟拾翠遊女繽紛度曲彈箏騷人畢集雖平泉綠野之勝不是過也再世相傳子孫猶能善守凡宦流雅集名流勝會以及往來過客莫不于此尋芳觴詠殆無虛日鼎革以後顧氏聚族而居遊人罕得入矣裔孫承富厚之餘但習豪華操家無術馴至順治之季

閱世編

卷十

三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反因義田通賦毀家賣宅以償堂宇盡廢而山水橋梁猶如故也康熙之初積逋愈甚征輸益嚴遂并花石而棄之嵌奇險怪之石玲瓏生動之姿不能遇米顛之拜而悉爲劫燼之灰乃知切石臥于梁園良岳徒供礮具猶爲幸也內有一峯雄峙乃天然生就非藉積累而成高十餘丈俯巖諸峯有飛舞之勢非數百人不能舉故至今尙存相傳載此石歸時忽沉于泖募習水者以巨絙下牽挽之其下更得一石合之乃其座也一時驚傳謂有神助迄今獨逃劫外不信然哉

朱太史第當府治之後其先爲文石先生以庶常起家歷官少司成從子叔熙爲子矜時早出道經此地值某紳營建上梁叔熙着白袷立而注視爲紳僕所訶斥叔熙顧謂其僕曰善爲之吾將鳩而居焉未幾某紳棄世

嗣子凌夷叔熙登第果售于朱可謂言大而非誇矣其後叔熙捐館霞城許都諫得之朱太史積叔熙從子也崇禎癸未登進士選庶常而原第復歸朱鼎革之際避兵出城棄爲閒舍李帥虎癡之調征閩廣也提督吳勝兆來駐松城以李帥家屬尙居錢相國第故別擇公館遂即太史第而居焉順治丁亥四月吳鎮以叛伏法張桂吾天祿繼任建牙于徐文貞公賜第而以朱第爲中軍將受銀打里所居其後改建門宇居然營署矣基址數畝歲累朱氏賠糧太史卽世嗣子彥則食貧素心李學憲懷彥則外翁也深爲摯謀莫如賣爲官舍其如營稱借居無從措價適婁縣新分暫駐西郊倉城公事入城多所不便謀建縣治工費又繁素心商諸馬帥逢知及中軍將王守宇嘉會將朱第賣爲縣治收領價銀別置府西唐氏故第

閱世編

卷十

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爲中軍駐節之所呈明各台以朱第爲公佔蠲其兩稅卽今婁縣治也然爲縉紳居第已爲寬敞爲邑治公所則內衙湫隘自楚中孟道脈來令婁邑稍增式廓後人賴之然而較諸鄰邑規模正多未備也

王大京兆第故京兆尹王公爲溪庭梅所居也南面臨衢重堂邃宇爲東關第一甲第鼎革之際公雖避兵他徙旋以李鎮調走各紳入城公遂遷歸故第是以從未有營弁借居焉後數年京兆卽世家傳清白公子祥符王路俱食貧各就便居鄉里稍稍不無殘毀又以馬鎮剛復弁兵充斥慮爲佔據因小就價賻于營將張遊戎爲公館後張去任此館遂虛康熙十二年癸丑士紳償價改建嵩高書院崇奉提帥楊公捷生位因諸生上匾額者諛詞過甚楊公謙不敢當遂卽其內樓改爲玉皇寶閣奉迎玉皇

聖像供于其上規制尤極宏麗焉

林太守弟在普照寺西界與寺連相傳故華亭陸昭侯舊第址也林之先有諱景陽者歷官太常卿太守仁甫以任子承家保世滋大居第極爲宏麗鼎革之際爲中軍將高謙佔居其後高陞任粵東家屬尙留松郡高後叛入海島此第籍沒入官遂爲郡長侯代交任之所順治季年提帥梁宮保輸價于官營爲別業鳩工修葺費甚不肯輪奐有加于舊未幾梁公卒于官繼任王公公定復償價得之王公陞鎮海大將軍移駐京口此第賃爲商居林氏子孫莫敢過而問矣

張都諫第在通波門之東偏面南背城故太常張劬庵先生掌工垣時所居也其先爲石筍里倪慧珠中翰故業倪氏富甲海上松郡北城一帶強半屬倪此特其一耳故豪華之習奕葉相承中翰卒傳子子一踵事而式廓之少年裘馬之場選伎徵歌之會靡不極當時之盛士之浮薄者翕然景從而錢生清瑛爲其最戲將城居子弟美秀而文者體做名姝編列花案雌黃甲乙度曲填詞自朱門公子以迄下里小兒一無所避衆共疾之一二大老主持于上羣掠其家資而共訴于學使者時史公偉督學三吳將置于辟太常長公子中翰婿也與子一爲內兄弟時太常公初掌戶垣奉勅督餉吳中舉劾黜陟一如代巡郡縣望風屏息事必咨請而後敢行是以清瑛伏法子一獲免然道路側目城中不敢駐足因此第轉售于太常公子蓉左司理司理擴而葺之改建後樓二層九峯盡于一覽價費二千餘金備極壯麗時崇禎壬午歲也不三載而遭逢鼎革太常父子避

閱世編

卷十

五 上海掌故叢書

兵于鄉此第猶爲子僕居守營兵未嘗入焉及太常卽世城守營督宋遊戎與司理情誼交好因而立券借居繼任者遂以爲公所然而門堂匾額不改都諫之舊順治中予猶見之至馬鎮擅改相府爲鈴閣其屬從而效之列轅門設外屏門署城守居然公館矣其初二第並列闌闌輻輳今皆毀爲牧地伍伯以時角射即使完壁歸趙而四顧無隣不堪甯止乃常年兩稅徒累房主汝陽無復返之期何耶

董中丞第在府治南集仙街之西故大中丞有仲先生撫浙時所居也南面臨街當錢相國居第之後規制雖遜于相府然而重堂邃室亦稱壯麗猶憶崇禎十二年庚辰之夏予以就試入郡時中丞新拜撫浙之命門宇修整建牙列戟候迎將吏陳兵班馬鶴立成行亦一時之盛也鼎革之際中丞業已歸里避兵出城此第遂爲營兵殘毀順治三年丙戌予再過之自街及室一望洞然門垣俱廢竊嘆者久之其後不一二載竟爲瓦礫之場當年故蹟不可問矣子孫縱有賢達亦何所施其光復之術耶

居第二

陸文裕公第在撫院行台之南故少宗伯宮端學士儼山先生所建也基址寬廣堂宇宏邃外門面西臨衢內設高牆南面臨沼門題學士第乃賓山張宗伯筆也重堂複道庭立三門儼然相府規制蓋以大拜須次故耳其後文裕雖歿子孫聚族而居東有高閣當學宮之後曰隣疊予嘗與陸氏子弟會課于上又東北爲家廟藏公之刻集并公手書石榻存焉中堂五楹制極寬敞崇禎甲申之夏初聞邑城中少年子弟校武藝于中者凡

閱世編

卷十

六 上海掌故叢書

匝月地殼堅固無損在他室則立碎矣乙酉之後陸氏衣冠濟濟聚居如故塗墜雖漸凋殘堂構宛然無缺也康熙改元詔移崇明水師二千人駐防海邑王協將光前擇第而居陸氏慮爲公佔預將中堂毀去雖幸免一時騷擾不四五年上從職方臣張宸議命水師仍歸海外而陸第不能復完論者惜之然吾邑居第無百年而不易姓者惟此相傳爲最久計年百五十餘遞世六七葉矣至今猶未有他族逼處也

世春堂在北城安仁里潘方伯充庵所建也方伯爲尙書恭定公仲子學憲衡齋之弟奕葉簪纓一時貴盛故建第規模甲于海上面昭雕甍宏開峻宇重軒複道幾于朱邸後樓悉以楠木爲之樓上皆施磚砌登樓與平地無異塗金染采丹堊雕刻極工作之巧蓋當時物力既易工費不惜勢

閱世編

卷十

七

上海掌故叢書

使然也啓禎之間潘氏始衰售于范比部香令崇禎十一年甲戌夏遭蒼頭之變母子被弑嗣君不能守後樓先毀旋爲西洋教長潘用賓國光居之改其堂曰敬一重加修葺與舊日無異矣鼎革之際宦家邸第大半殘毀于兵獨西洋一脈有湯味道若望主持于內專征文武往往反爲之護持旅館不惟無恙而規制視昔有加亦斯第之幸也康熙五年丙午罷湯欽天監務遂嚴禁西洋之教凡西洋人在中國者並勅歸其國器用食物有倣西洋法者罪在製造之家此第遂入于官迨九年庚戌復用西洋南懷仁治曆西洋人又入今此第仍屬西洋教長所居矣

樂壽堂在世春之西亦潘氏所建以爲遊宴之地環山臨水嘉樹扶疏高閣重堂丹楹刻枋園林之勝冠絕一時猶郡郊之有願園也堂爲莫中江

學憲手題規制備極宏敞堂前廣場數畝石砌欄圍欄外碧水一池奇峯疊照月榭高臨曲橋遠度山前爲月華堂壯麗相等而曲折過之山中有關夫子廟有比丘尼庵有潘氏家祠須細尋始得不可一覓而見也崇禎之季園亭殘毀咸池張銀臺得之未遑修葺旋遭鼎革乃供佛像于中堂延僧住持銀臺既毀門宇盡廢惟存一堂後并毀去山水如故而魏堂傑閣昔年歌舞之地鋤爲菜圃矣康熙四五年間好事者即其故址改建清和書院崇奉郡侯張升衛生位堂甫草創張守罷去工遂中輟今所存者惟巉巖危石草滿池塘不堪登眺矣

閱世編

卷十

八

上海掌故叢書

故門內爲中堂相傳初構時儀賓擇吉上梁盛服待時坐而假寐夢見一人示以保定二字寤而喜以爲嘉兆也堂成卽題其額曰保定堂其後子孫式徵託小川顧秘書轉于吾外高祖寶山張宗伯公立契交價出其銀皆鑄保定字乃世廟所賜保定府上供折色也其前定之數蓋如此宗伯公致小川成交手札舊爲陸文裕公子孫收藏內兄進也近購得之余嘗寓目焉宗伯既卒于官公子橫塘勳贊復售于潘氏改其堂曰尊德越三傳充庵之孫元典中翰清宦中落其堂遂毀今城下門宇巍然者乃堂之東偏佐室也崇禎之季歸于喬明懷儀部今爲曹蕪城綠巖居第規制雖稱宏麗然不及尊德堂遠矣

露香園在城西北隅顧氏匯海別業也其尊人以科甲起家匯海豪華成

閱世編

卷十

九一上海掌故叢書

習凡服食起居必多方選勝務在軼羣不同儕偶園有嘉林不減王戎之李糟蔬佐酒有逾末下鹽豉家姬刺綉巧奪天工座客彈箏歌令雲遏後人傲其遺製規利成家迄今越百餘年露香之名達于天下較辟疆而更勝矣匯海存庶弟少年陷辟賴先大父力救得免然而遺業蕩然時向伯兄求恤初分以千百金計久而漸衰或不能隨應手足之際遂屢有違言先大父不從故匯海深德先大父交最好余幼童時先大父猶道及之迨余弱冠匯海歿久園垣俱廢而亭樹山水尙存什一匯海嗣君伯露湛能文余猶及交也順治丙申伯露卒無嗣名園鞠為茂草康熙初移駐水師有司度地啓建營房乃即其廢址夷山堙谷摧枯伐朽縱橫築室宛然壁壘矣今兵歸海外舊伍所建營房又為瓦礫荆榛之地海內被其繡嘗其

蔬者尚以露香為徵歌選舞之場也亦可為長太息矣

杜氏第在小南門水關之內南面臨流故宦杜象南所居也明季歸于顧憲副繩所東西列柵門宇軒豁重堂深邃稱壯麗焉崇禎之季憲副歿易代以後顧氏子孫不能守殘毀殆盡順治十年秋海寇入浦直抵閔行當事者慮其出沒不時議遷水次倉于城內相擇曠土因即杜址而築倉焉即今之倉場是也

黃憲副第在小南門內故憲副穀城先生所建也先生積學盛名早歲不遇相國徐文定公嘗執經而受業焉迨年六十始第進士歷官山東憲副有子五人歸而築室五第並建稱一時之盛鼎革後子孫式微堂宇殘毀適因遷倉入城側近五第之後遂將內第改為倉房出租貯米白糧協部

閱世編

卷十

十上海掌故叢書

承章泓因而賃居收貯白糧春辦起運房主頗得餘潤其後協部更易潘氏舍石亦將居第改倉借與協承而黃氏之倉不過佃貯倉米利亦微矣康熙十三年白糧改折而潘氏之倉利殆與黃等

桃園在北郊之東北二三里故相徐文定公任子龍與所關也初北郊人傳露香園桃種歲獲美利于是家裁戶植每當仲春桃花盛開遊人出郊玩賞不減元都武陵之勝龍與性樸務質有圃一區于其間雜植桃柳中築土山略具園林之致而已後見遊人日盛而隣家誇多鬪靡龍與不無起勝之意遂即土山增高累石桃柳之外廣植名花土石之旁層巒疊嶂構堂榭施丹堊誅茆覆軒環以柏墻曰平江一笠截棕為亭踞山臨水曰翼然土山下瞰大浦危崖壁立天風海濤石洞虛中曲折人可小憩曰徐文定公藏書處兩山夾水一亭中立曰在澗石梁臥波轉入文定公祠曰攝攝橋登山山勢可望海引浦泉潮可灌溉規方百畝疎密得宜崇禎癸未甲申之間遂為一邑名勝經營正未艾也會逢鼎革龍與即世而地近吳淞往來孔道營兵紆途而入攀花摘果園丁不敢問園遂日廢而荒基漕白徐氏賠累無已西洋教長潘國光用資故因徐相而來為徐氏計久遠時與馬鎮逢知交好說以土山可以遠眺海寇或入可以預備議將園址助為演武場順治十四年丁酉申報各臺以舊場召佃升科而改治桃園為演武之地除其兩稅作為公佔至今因之然土山孤立曠地日漸剝削無復舊觀矣

陳問卿第故太僕滬海先生所建在縣治東南重門東向朱樓環繞外墻

高照內宇宏深亦海上甲第也問卿正道端方人不敢干以私而力持大體于精神中聲望既隆尊嚴特甚故故居儼若公廡年八十餘卒子同叔無嗣族子皆爭繼家業遂廢門第之宏敞予猶及見之鼎革以後往來上臺尙借爲公館其未甚殘毀可知順治中族人毀廢殆盡今城隍廟中石砌卽其堂前故物也有別業竹素與居第臨街相對方廣數畝多山水亭臺之勝明末問卿嗣子售于襟宇陸封翁今改門向東街一傳再傳爲陸氏世業矣

閱世編

卷十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張銀臺第在城南大街之西其先亦潘氏世業也銀臺咸池公繼室爲充庵先生孫女故潘氏衰第歸咸池南面臨街高門邃宇稱輪奐焉以前有潭澄數畝後離比屋爲屏人猶稱爲水潭張氏崇禎間銀臺雖家居閒住而聲勢之盛與現任等猶憶乙亥之冬董大宗伯文敏公孫女歸于銀臺仲子瑞錫文敏親送到門威儀甚盛鼎革以後門祚遂衰銀臺既歿第亦尋毀今鋤爲菜圃當年勝地不堪復問矣

紀聞

崇禎初華亭錢機山龍錫以相被召過辭陳眉公繼儒眉公曰拔一毛而利天下機山莫解所謂及入都後經略袁崇煥以誅島帥毛文龍爲請錢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亟報可未幾本朝兵大入懷宗皇帝深以誅毛爲憾袁至磔而錢論戍幾至不測蓋當時士大夫謁徵君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韓城薛相國國觀逮入都待命僧舍賜死旨出時方半夜御史郝晉銜命

而往韓城倉皇出曰君夜至僕有處耶郝曰王陞彥已有旨決矣時韓坐陞彥事逮因驚曰僕與陞彥同決乎郝曰不至此行且有詔語未畢金吾入令跪受命讀至籍沒韓城再拜起曰幸甚不籍臣不知臣貧取片紙就机上大書曰謀殺臣者袁愷錢謙益吳昌時也而吳昌時爲尤甚金吾懸尺組于梁間組出上方如琴弦御史曰相公肥碩恐中絕韓城自起引之再三曰足矣延頸而死亦無憾容金吾以所書紙復命帝問近臣曰吳昌時爲誰近侍素習昌時詭以不知對其後昌時竟斬西市韓城愚憤然死非其罪人頗憐之

閱世編

卷十

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崇禎三年庚午袁崇煥以失事論磔祖帥大壽聞之懼遁歸甯遠時陽羨周延儒初相客有以邊事見者盛述祖帥之有方略袁督弗聽以至于敗陽羨心識其言明日上召輔臣以遼帥爲問陽羨對曰祖大壽可帝曰是方遁去甯可用也陽羨曰大壽之遁恐以罪督連坐耳兩人實相左具奏客語帝曰果爾可作一論來陽羨頓首出明日進論稿中敘客所述事以獎其忠帝爲手書令中貴齎往祖帥泣曰朝廷能知我心始受命其後固守關東十餘年陽羨去國帝歎曰周延儒尙知邊事頗有復召意時吳昌時以失職告歸偵知帝旨具語陽羨陽羨大喜日夜謀復出合具四萬金輦以北上遂得特召時山東盜賊充斥鎮將楊御蕃頗以剿撫自任而劉帥澤清在臨清雖充總兵官實無事權及聞陽羨出卽從臨清置驛至揚州日具塘報上相君幕府且治樓船請由水道入陽羨難之澤清曰有某在盜敢近相君舟耶遂從水由中道澤清具戎服入謁言東省盜不足憂使

朝廷以招撫便宜假某不日平矣且進二萬金爲道里費陽羨懼甚比入都則韓城方賜死兩次輔皆失眷帝虛已以聽奏對至稱先生而不名且許坐論皆累朝輔臣所未有也其所登用者家宰郭三俊總憲劉宗周學士黃道周皆一時耆碩人望頗洽而吳昌時亦卽家起儀部調文選于是附麗者日衆而賄賂公行矣于邊帥則用薛敏忠于督撫則用范志完于東帥則廢楊遇蕃而用劉澤清帝皆從之已而枚卜次輔爲興化吳姓晉江蔣德瑋黃景昉興化由陽羨得人既入則猜嫌大著所以督帥之命人謂陽羨陰主之未出國門竟坐逗留下獄時在言路者上章相詆擊無虛日陽羨貪縱狀亦日聞上命大金吾賂養性值得其實心恨之未逮發也會本朝兵入薊陽羨不得已而請督師得命旨諸督鎮咸聽節制本朝兵將歸扼于險鎮臣吳三桂欲邀之陽羨不許本朝兵既出塞得還朝閱月放歸時吳昌時已被劾至廷訊而陽羨逮矣其逮也華亭許給事譽卿走與別舟次毘陵士大夫無一人送者卽其弟正儒亦自毘陵返陽羨執譽卿手曰向我召而北上謁者以數百十計時君不來今吾逮而北登舟者惟君一人乃知君之重也譽卿曰君之召也值老母病不獲送今老母幸無恙而公此行事未可知是以來陽羨瞿然曰吾此行何以自處譽卿曰上遇公深矣不若早自爲計陽羨色不懌譽卿從至雲陽乃返其後陽羨賜死旨出與大司寇張忻悲泣不能日止官校抱持始引決譽卿曰固也吾于雲陽見之矣

陳臥子曰聲音惠逆之先見者也昔兵未起時中州諸王府樂府造絃索

閱世編

卷十

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集

漸流江南其音繁促淒緊聽之哀蕩士大夫雅尚之因大河以北有所謂夸調者其言絕鄙大抵男女相怨離別之音靡細難辨又近邊聲自此以後政事日蹙兵滿天下夫婦離者不可勝數因考絃索之入江南由成卒張野塘始野塘河北人以罪謫發蘇州太倉衛素工絃索既至吳時爲吳人歌北曲人皆笑之崑山魏良輔者善南曲爲吳中國工一日至太倉聞野塘歌心異之留聽三日夜大稱善遂與野塘定交時良輔年五十餘有一女亦善歌諸貴爭求之良輔不與至是遂以妻野塘吳中諸少年聞之稍稍稱絃索矣野塘既得魏氏并習南曲更定絃索音使與南音相近并改三絃之式身稍細而其鼓圓以文木製之名曰絃子時王太倉相公方家居兒而善之命家僮習焉其後有楊六者創爲新樂器名提琴僅兩絃取生絲張小弓貫兩絃中相軋成聲與三絃相高下提琴既出而三絃之聲益柔曼婉揚爲江南名樂矣自野塘死後善絃索者皆吳人范昆白陸君賜鄭廷琦胡章甫王桂卿陸美成其尤著者也昆白先死君賜等分派有三曰太倉蘇州嘉定太倉近北最不入耳蘇州清音可聽然近南曲稍失本調惟嘉定得中主之者陸君賜也其人多詭辭大言能作鳥聲數年前猶到松顧見山僉憲常客之

閱世編

卷十

十四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集

長技以鼓名者前有陸勤泉號鱗靈今爲王振宇以笛名者前有某今爲

孫覲橋以吹笛病耳聾又號孫聾若願心吾施心遠輩或以饒名或以鉞名皆以專家著者也其音始繁而終促嘈雜難辨且有金革木而無絲竹類軍中樂蓋邊聲也萬曆末與絃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禎末吳閩諸少年又創爲新十番其器爲笙管絃

甲申之變相傳開彰義門獻城者曹化淳也據山東總兵楊御蕃塘報又云是兵部尙書張縉彥其後明紀編年及紀事本末俱不載縉彥事竊疑縉彥歸順本朝見在仕途載筆者爲之諱耳順治辛丑松江城守營遊擊張國俊曰開彰義門者京營副將韓濟明也國俊亦京營武職城將陷時從濟明在城見其事郝大司馬惟訥曰曹公故司禮監坐城時事急值運麪餅上城當分給軍士曹欲他往漫謂衆軍曰你們散了罷其意似指麪餅而衆軍聞言大譁曰官令我等散矣遂紛紛下城不可復止然則謂化淳獻城亦非無因但不知縉彥開城之說又何所據也

閱世編

卷十

十五

上海掌故叢書

今滿州稱朝廷曰愁即可汗二字也二字合呼成愁音稱太祖曰太愁太宗曰四愁太祖果于殺戮凡殺遼人十次初殺貧人後殺富人惡人字印識名目不一有一次殺不畜猪犬者云家無六畜其意在逃也遼人百僅存一太宗立即加撫恤遂得其用今人但見遼人建牙佩印薰灼炫目比于南陽貴人而不知其老者皆鋒鏑之餘少者皆死亡之孤也福建學道范君自言在遼爲買賣人一日忽被綁去不知所謂其叔尤之曰若平日慣

好着靴帽今取死矣忽大人本行頭名來點閱驅其叔及同巷數人俱被殺范獨得留亦不知其由也且曰初得遼陽亦無誅戮有李衛官者訐告

屯民盜糧遂成大獄一屯皆空從此有十次之禍其端皆起于訐告也范君又言滿州有偷馬蠻子屯其人皆遼人自稱曰舊人今遼人通稱舊人矣其人曰滿州者卽建州章京卽將軍也

太宗得明副將何可綱愛其才氣欲降之可綱不從令左右說之百端終不從太宗親問其故可綱曰我嘗爲諸生讀孔子書知君臣大義今日惟求速死耳等語云云遂死死後太宗深歎美之因曰孔子之教其美如是卽命立學宮于盛京親致祭焉國家尊聖右文之端何公一人啓之也清書乃太祖時滿州人大海所制也學校既立太宗與海講明綱常倫理乃禁同姓婚娶及其他律例條約數十事海與有力焉其人聰敏絕倫而質頗秀弱從太宗征蒙古中道渴死

閱世編

卷十

十六

上海掌故叢書

左夢庚崇禎中平賊將軍良玉子性敏給頗拳勇其客或前諛曰繼世爲侯王其在長公乎良玉作色曰予子不材吾死後得牧牛十頭種二頃地幸乞活足矣使爲將必墮吾家庚夢之妻王世忠女也世忠本海西女真種其上世部落分爲南朝關南朝關爲本朝所并世忠時年八九歲其家人負之入塞明神宗憐之養于宮及長積階至撫夷總兵官崇禎時以墨廢世忠身長七尺美鬚眉一目微眇頗善言笑常至我松主姜神超先生家後移家至楚依良玉良玉以其素貴卽娶其女爲夢庚婦旣婚夢庚暱其婦婦能爲女真語夢庚效之甚習其媵僕又爲言大清風土及畜牧射獵形勢夢庚心好樂之甲申春本朝定鼎燕京世忠辭良玉北去見攝政王王授以美官良玉不知也夢庚獨心喜弘光初立朝政濁亂良玉遣其

監軍御史黃澍入朝面詬大學士馬士英于朝房士英懼良玉不敢動歸具言於良玉父子謂君臣無道無可爲者會王之明事起民間競稱崇禎太子良玉亦信之上疏請無殺太子報旨詳且溫而良玉益不平夢庚及將校皆憤怒乃共說良玉勒兵入朝以清君側檄數馬士英得罪狀載在明紀乙酉四月良玉帥黃澍及夢庚等東下衆三十餘萬金陵震懼至九江諸將校縱兵大掠良玉不能制大悔之撫膺慟哭嘔血斗餘遂發病暴卒夢庚留治喪兵未得進而本朝英王已大破李賊自秦出楚與豫王會師于江南夢庚聞之乃悉帥其將士解甲歸命踐世忠之約也英王以夢庚入朝未幾世忠卒無子夢庚以世忠故數得召見語操清音攝政王大喜拜固山額真得官數年天死其在官頗以勤敏聞

閱世編

卷十

十七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傅冠爲隆武相告病歸里聞汀變從進賢來至汀州府前哭弔隆武大圖章京阿以禮召之且勸之降冠曰我年八十二老矣再直文淵閣貴矣欲以何求且我不來若寧能執吾耶因謾罵及刑立而受刃焉

曾櫻亦隆武相大兵至同鄭鴻逵等入海駐廈門順治辛卯二月張撫軍同馬鎮攻廈門家人請櫻登舟櫻給令先行闔戶自經死

紹興余宮諭貞武先生名煌天啓乙丑狀元也預修三朝典要故時論少之然先生敦樸有器識可大用崇禎時出爲講官經筵畢附奏曰預徵必至于加派加派必至于敲朴惟聖主裁察上震怒詰責聲色俱厲久之得罷蓋上心知講筵故事不當訶斥也先生尋即假歸後數年江南亡魯藩監國都紹興魯王名以先生爲大宗伯大兵渡錢塘魯王出走命先生居守

先生不辭既受命令大開城門縱士民出事竟乃歸經于家紹入至今能言之

楚有美姬左帥良玉之以舟師至武昌也其部曲爭掠貴家子女某給諫二女以國色聞俱被掠時李茂明先生名邦華以御史大夫召方在道聞之大怒具威儀往見左左素慕李名節相對甚恭李具言掠女事左極諱且辯李曰將軍第搜營必有所見左首肯李甫歸左卽下令合營大索令甚嚴諸部曲不知所爲爭驅所掠女從後艙舵口沉之于江搜畢不得一人時李已解維去左亦更不復問明日自武昌下流至燕子磯一帶浮尸蔽流衣皆五彩望之若雲錦見者無不太息時癸未夏秋也

閱世編

卷十

十八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不守吾師劉先生當死義謂念台總憲也念台諱宗周以名臣講學于鄉里毓者師之至是上書引大義勸劉盡節書就毓者先赴水死念台得書遂引決祁中丞彪佳聞而從之此皆順治乙酉潞王立國前事也毓者貌寢口吃善屬文會稽友人述其性好客客至設食出家僮梁小碧歌以侑酒其雅致如此

乙酉春松郡城東門麗譙樓下燕巢育雙雛色正白鮮潔如雪行人取而傳觀之還置于巢不及飛去觀者日多遂斃相傳白燕爲瑞是秋大兵破城中翰李公司東門門不啓死者數萬識者以爲羽孽也夫白者西方兵象燕者處堂之蟲死于譙門司門當之也元末松有白燕郡人袁海叟凱輩詩以詠之傳于後世時天下大亂松亦被兵然則羽蟲之災先後一轍

順治丁亥十月郡中雄鷄兩翼生距有飛者時新經吳勝兆之亂舉城憂之後亦無他

近世禪師莫若天童和尚在金陵日虞集先生以僧服見天童呵曰若不能官能和尙耶虞無以應漫曰和尙奈何天童曰吾爲和尙日夜殺賊其在姑蘇日呂益軒純如問閻羅王有無天童曰居士以爲有耶無耶呂曰吾以爲無天童曰灼然是無居士則有呂惶駭而退未幾即發病死按宗門法禪師語不當解然虞官巡撫以縱賊論戍呂官亞卿附魏忠賢多構難于鄉人聞死時輒呼周忠介周忠愍及姚學士現聞諸公姓名若有所質問者則天童之言未盡不可解也

閱世編

卷十

十九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天童之師曰龍池幻有老人有四大弟子長天童密雲次雪嶠又次抱璞

密雲法名略號嶠法名抱璞法名略 又次曰磬山抱璞得法後即北去隱五台山莫知所終磬山

先天童卒不甚著雪嶠長七尺方面重頤其鼻中折云受戒後食螺螄肉夢伽藍神責之曰明日當報詰朝仆地鼻遂折是以益精進焉常至雲間一日陳臥子問曰至人無夢我每夜多夢何時得無雪嶠曰夫子非至人乎論語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果爾則至人有夢何云無臥子爲之首肯雪嶠先天童有名其後天童法盛行雪嶠少不遽然言宗門者互有高下至其所得莫能測也順治初雪嶠住雲門寺聞紹興守欲苦之先期一日說偈坐化以故其徒愈神之而雪嶠生時見披緇衣者輒詬罵惟好與士人語嘗以其法授黃元公先生名端伯元公先生被難日亦能前知世以爲雪嶠付法得人

閱世編

卷十

二十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

麻衣和尚華亭涿涇人身長七尺餘修目巨頰吐音清亮其少壯時冬夏曳一單麻衣後漸老冬亦衣絮然外必麻衣故松人謂之麻衣和尚性最好酒能盡一甌羹食肉盡一猪首年七十餘坐脫于郡城北之關帝廟類釋教所謂散聖者先是松人龍安寺林有麟家饒給延一異僧于家詭謂有麟曰昨夜半老僧起至北庭有假山石將仆及身老僧指之遂仆他處使公輩當此死矣麻衣僧急起批其頰僧錯愕麻衣笑曰我掌汝尙不知况石耶其意蓋謂已有意石無意也此僧即日遁去有素冠者就蔭于道除其冠持之麻衣前謂曰官人無易此冠我麻衣和尚求帶不得與平天冠相似其他語多滑稽如市井人戲語或云問及一二未來事亦有驗者以故陳徵君眉公及一時縉紳名士好與之遊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少失怙爲其叔所養其貴也不知母姓年十八從軍剽掠行旅坐法當斬有邱磊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而良玉得免去事昌平督治侍郎侯恂給事左右嘗被命行酒良玉醉失四金卮且日惶恐請罪侯曰此非若所當主事向者吾誤非若罪也會有詔調昌平兵赴援邊郡榆林人尤世威時爲總兵以護陵不得行侯與之謀今欲遣將誰可者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願其人方走卒奈何侯曰果爾我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諭意且曰吾將自往請之良玉聞世威至疑其捕己也繞牀走曰得非邱磊事發耶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飲我引左出示以故良玉失色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侍郎至面與期詰日會轅門大集諸將以三千金送良玉行卮

酒三令箭一曰卮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者如我自行諸將士其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位諸將上矣良玉出誓以死報已而有功遂爲總兵官良玉起自謫校至元戎僅歲餘年三十二身長頰面驍勇善戰能左右射目不知書惟曉解文義有喻布衣者爲掌記性方嚴良玉以父事賊自立陣前說之降不聽而後兵隨之既勝勸勿掩殺其中有威脅者可愍也良玉出軍勝先遣人報喻草屨迎二十里左下馬歡甚以其輿歸喻飭中廚備飯爲笑樂或敗喻南面坐見左不爲禮左長揖不敢就席喻呼其名數之曰良玉朝廷待汝厚今折損官家士馬又日靡其餉金何以爲顏乎左封甯南伯時喻已前死左每飯酌酒于地呼喻大兄其待士識道理如此其後左兵無慮數十萬號百萬然自朱仙鎮之敗左之

閱世編

卷十

二十一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精銳已盡其後歸者多烏合降將亦往往擅命識者知其不足用矣邱壽坐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得不死侯恂之再爲督師也奏以爲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得搆以罪馬阮殺之于淮南乙酉之春良玉帥師東下或以爲邱壽死故也

吳三桂字長白一字日所南直高郵人遷東中後所籍父襄字西環並起家武科以軍功歷官都指揮使鎮守甯遠崇禎十七年正月以秦寇日逼調襄入京協守三月廷議撤甯遠鎮并調三桂入京協剿秦寇懷宗手詔封三桂平西伯命速入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都城告陷矣寇趨各鎮皆降獨三桂道遠未至賊命諸降將作書招三桂并令其父襄亦以書諭使速降三桂統兵入關至永平西沙河驛聞其父襄爲賊刑掠且甚三桂怒

遂從沙河縱兵肆掠而東頓兵山海城倡議募兵謀復京師先是十六年春戚晚田宏遇南遊吳閩聞歌妓陳沅顧壽名震一時宏遇使人購得顧壽而沅尤靚麗絕世客有私于宏遇者^{一云顧}以八百金市沅進之宏遇載以還京未幾宏遇病卒及襄入京三桂遣人以千金隨襄入向宏遇家買沅載往遼任寇陷京師僞權將軍劉宗敏據宏遇第聞陳顧美索之壽從優人潛遁賊梟優七人而繫吳襄索沅襄具言送至遼已久宗敏不信以故榜掠襄時三桂標兵五千益募至七千終慮寡難敵衆聞本朝且發兵入獵因馳書借兵約共圖京師而與副將夏登仕等定盟畫戰守策登仕故奏人三桂慮其二心于闐酒次卽與割襟爲姻以固其志于是委五副將守關而已獨任戰謀聞于闐闐以責劉而宗敏已潛釋襄且宴之矣四

閱世編

卷十

二十二

上海掌故叢書
第一集

月十三日自成帥步騎精兵十餘萬東出魯襄同往十九日圍山海城數重三桂度不支益遣人夜馳趨王師速至而已堅壁以待山海城東二里許復有羅城外拒賊慮三桂東遁出奇兵二萬從一片石口北出而東守外城以困截之三桂不得遁朝廷方盡發騎兵而西以再見三桂使度勢已急遂飛馳入援二十三日至外城見礮從東向擊王師疑不敢進駐屯驩喜嶺高張旗幟以待三桂從城上望見之急簡數騎從礮擊隙中突圍出馳入本朝壁中見攝政王王曰汝約我來何用礮擊我三桂曰非也賊兵圍關甚固又以萬騎逾邊牆東退歸路故用礮擊開可問東道出耳王曰是則然矣但不可無盟誓且闔兵與若兵幾不辨必若兵亦羅髮殊異之則吾與若兵俱無憚矣三桂曰是亦決勝之道也遂與王定盟共歃

其首以從王居後隊三桂爲前鋒英王張左翼統萬騎從西水關入豫王張右翼亦統萬騎從東水關入而外城以西之賊盡殲于是三桂復入關呼城中人盡斃首以駭敵或不及者即以白布束項背以別之是日大兵盡入關開關門三面延敵自成戰慄勿違迎敵而三桂戰甚力滿兵尙按壁不動關兵乍北卽梟吳襄首懸之高旗以示三桂而賊衆遂潰滿兵縱騎突之蹂躪步卒且盡賊騎亦傷亡過半卽選鋒驍將莫不重創賊兵大敗而西三桂哭其父襄屍至哀攝政王爲櫬殮之而使英王豫王急偕三桂而西日稍遲則都城糜爛矣三桂遂西初闖入京門甚禁縉紳莫敢出入及統兵而東禁稍弛道路嘖嘖言三桂奪太子卽入立爲帝賊所署諸臣必斬無赦于是諸降賊者靡不乘間竊逃自成從永平馳千里馬一日

閱世編

卷十

二十三

上海華故叢書

夜至京悉殲吳襄家族三十四人而詭言登極郊天陳鹵簿出城二十八日宵遁次日焚宮殿及各城麗譙王侯甲第幾盡惟正陽譙樓不火寇兵皆西三桂及二王追之當日傳聞吳師約入關令官民盡爲先帝服喪大兵入城惟素冠者不殺于是人皆素冠五月朔設先帝位于都城隍廟中縉紳哭臨之諸商具衣衾棺殮吳襄家口次日錦衣駱養性同吏部侍郎沈惟炳鳩諸臣立先帝位于午門行哭禮既畢備法駕迎東宮于朝陽門初三日始聞錦衣出迎易輿之際非東宮也諸臣惶遽而退及入前朝者靡都人去白帽則本朝攝政王率滿州兵入京矣初六日爲先帝發喪令各臣民素服哭臨三日十二日三桂及二王還京三桂又自爲先帝臨喪三日因都民搜斬餘寇不已因命薙髮者卽非賊於是人皆薙髮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崇禎帝卽位南面正立將就寶座而大聲發于殿之西若天崩地塌然仗馬既驚百僚震恐上亦爲之震動識者曰西方其有事乎此鼓妖也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猱內襲小齒一卷題云天啓七年崇禎十七還有福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官推究旋以科臣言立命火之

十年丁丑上過宮中一祕閣老闈以此乃先朝所封戒勿動上命啓之得古畫數幅有帶進賢冠者七曰官多法亂有數十人隔河對泣曰軍民號泣安男子得傳聞形之章奏上亦弗語人乃以爲信

崇禎二年己巳松江莫翁無子有一女嫁于李氏夫婦相得其後夫漸不

閱世編

卷十

二十四

上海華故叢書

內御有鄰女學刺繡于莫氏而同寢有孕詰問得其情訟之太守按果有之乃命莫氏歸而娶此女爲妻有欲上聞者莫因舊族恐以妖妄及禍固請乃已

崇禎十年丁卯山東豈異每粒宛肖人面若老若幼若男若女若美若醜種種不一兩台使收貯進呈上以爲怪召廷臣分賜人各二十粒令考古今有此異否衆對各殊時吾邑張詡叟先生在諫垣亦受賜封識將以寄歸久之忽失所在至十四年辛巳大饑本朝兵入殺戮無算十五年壬午山東復大饑死者相枕藉

闖逆之犯闕也懷宗皇帝有二子長太子時年十六次永王時年十三與長公主俱周后出

據吳梅村水滸宮詞又曰永王乃田

紀出子也變之而奔義矣宋知縣是次定王十歲田貴妃出帝遺太

子及永定二王出匿而自盡十九日賊入求上及太子次早嘉定伯周奎
戚晚以永定二王入朝自成問父皇所在二王以自縊封自成曰若父皇
何苦自縊即存孤將與之分治江南不忍有弑君名今即死非吾弑也若
無傷俟天下大定孤得裂地封爾因留飯共食發偽將軍劉宗敏處善養
之四月十三日自成東向山海關二王各一卒抱持馬上百姓擁觀遂傳
太子亦在營中自成與三桂戰且敗時晉王亦在賊營躍馬馳入吳軍曰
我晉王也吳軍留之故得無恙人遂競傳定王太子爲吳軍奪去于是都
城日望太子定王入矣二十四日賊衆敗歸部署盡亂未知有定王太子
即吳兵入亦不見太子定王也或曰定王遇害于城南之空苑而太子永
王終不知所在冬十一月有捕卒報刑部稱一男子同常內監投嘉定伯
周奎府曰我太子也奎不能辨奎姪鐸以舊侍衛引與長公主相見公主
共太子抱頭而哭哭罷奎飯之舉家行君臣之禮因詢太子向匿何所太
子言城破之日獨出匿東廠門一夜潛出至東華門外投腐店中店中
小兒心知其避難人也易予敝衣代之司爐居五日恐人覺送至崇文門
外尼庵以貧兒投託爲名尼不疑留居半月適常內侍來見尼始覺共謀
竟日恐不能藏常遂攜歸故得無恙令聞公主在故來傍晚與公主哭別
而去數日後復至公主贈一錦袍密戒云前來皇親以上下行禮進膳回
生疑覺可他往慎毋再至也痛哭而別後十九日又至奎復留宿二十一
日奎姪鐸與奎謀曰此男子不可久留留即貽害不如去之奎遂曰若非
太子也何冒至我家汝第言自姓劉說書生理可免禍否即首官究論矣

閱世編

卷十

二十五

上海華故叢書

男子不從既晚奎令家人椎擊之逐諸門外捕營卒以犯夜擒獻即日會
刑部山東司主事錢鳳覽勸其事鳳覽字子瑞浙江會稽人以祖父文貞
公象坤蔭任中書陸主事仕本朝授原職訊舊內侍具言是真太子鳳覽
大叱周鐸云汝本明朝戚晚受國大恩今見太子反云是假何喪心若此
復下塔揮拳罵之百姓爭奮擊鐸甚困刑部滿州尙書云且收監再審百
姓叩頭哭擁不能去鳳覽步送之入獄備衾褥命家人奉事之明晨周鐸
具疏力陳其偽即日送入廷勘歷訊宮中事頗同問內監多云不是有一
楊監在傍男子曰此楊太監常侍我詢之便知楊倉猝曰奴婢姓張先侍
服者非吾也因呼舊錦衣嘗侍衛者十人詢之齊跪曰此真太子復詢之
晉王晉王執言不是遂下常內侍及錦衣十人同僞太子皆繫獄明日刑
部復詢之除常內監舊錦衣外無敢言是者滿州尙書云你的係何人來
冒太子是何人主使男子曰吾實真太子汝以吾爲假吾何必辯但吾看
公主豈圖甚事以周奎賣我故有今日若輩如此待吾何必再審真僞且
吾既至此豈復求榮食生不必更煩言矣遂下獄自是連訊終不能決鳳
覽力辯其真復上疏且與晉王廷執晉王堅執不是時舊閣臣謝陞久入
內院陞嘗舊侍太子講讀初訊時陞亦以爲非太子呼陞曰謝先生豈不
相識乎前某日講某書言某事先生猶憶之乎陞默然不復言乃曲躬一
揖鳳覽怒陞叱其不臣而正陽門商民各具疏請釋太子共冒謝陞悖逆
無道宛平民楊時茂糾之尤力順天府內城民楊博疏辨太子是真于是
吏科都給事中朱徽等上疏其略以爲周奎既以太子爲假何留宿兩日

閱世編

卷十

二十六

上海華故叢書

乃始奏聞見時公主抱頭痛哭豈陌路能動至情如此奎初與之衣食後忽加捶楚情事譁張何其變幻家人孫才供詞刑部諸臣具在而鐸奏不載一字此皆有所不可解也今必從容研質需之時日真偽自見若草草畢事恐廷臣曰假而百姓疑京師曰假而四方疑一日而假而後世疑衆口難防信史可畏也而鳳覽復疏劾謝御史趙開心亦奏辨甚切十二月十日攝政王諭羣臣爾等言太子真偽皆無憑言真不過優以王爵言僞必僞者家識之乃決獨晉王乃明朝王子謝陞乃明朝大臣而鳳覽不遜晉王爲無君百姓罵大臣爲無上皆亂民也除僞太子外凡繫獄爭言太子無狀及錢鳳覽趙開心等盡斬之時廷臣共乞生鳳覽開心等以開心無甚唐突語得免鳳覽言太子既真當早有着落攝政王曰着落不着落

閱世編

卷十

二十七

上海華故叢書

與你何干鳳覽曰人各爲其主耳攝政王詞氣甚厲呵鳳覽曰你投誠後卽我家人矣若說各爲其主尙有二心此何說也鳳覽曰今日之事太子存我亦存太子亡我亦亡我意只救太子爲是那管一心二心以是觸攝政王怒因絞死趙開心罰俸三月其餘笞斬有差而幽僞太子于太醫院中給十人守之鳳覽之就刑也神氣自若拜天地君親畢安坐語刑者曰可矣刑者多舊役痛哭不能舉手百姓觀者塞衢巷哭之明年乙酉元夕後謝陞早朝出見鳳覽歸而臥病數日頭忽腫將卒曰錢老先生幸稍寬毋太拘急遂死攝政王聞之竟無傷太子意矣四月初六日東安縣富民祁八忽聚徒劫騎曰往救太子生員楊鳳鳴爲軍師地近上林上林尉請兵部發兵剿之初十日僞太子卒此案至今疑不可解若以爲僞何臣民

舍生而證之者鑿鑿若以爲真何福王稱命時金陵復有一太子紛紛聚訟也

閱世編卷十終

閱世編

卷十

二十八

上海華故叢書

跋

閱世編十卷上海葉夢珠撰夢珠清初人字濱江號梅亭著籍婁縣學博學多聞尤留心世務是書所記大而郡國政要世風升降小而門祚興替里巷瑣聞旁及水旱天災物價低昂舉凡涉世六十餘年間閱歷之所及無事不書有聞必錄而於松江一郡之沿革創置爲特詳曩昔修輯府志及華亭上海南匯等縣志無不取裁於是蓋方諸范叔子雲間據目鈔董閔石三岡識略等書所保存之史料爲尤多也獨惜其書向無刻本傳鈔亦尠客歲始獲借閱之於松江圖書館以其所涉上海舊聞足資考證者極夥因亟爲細校付刊以備留意地方掌故者之參考



秋浦錄忠
雙篋又



劉氏
唐石
移黨
刻貴
池先
哲遺
書

秋浦雙忠錄序

余八九歲時聞父老之言黨錮問何以爲黨則曰若子之先太蒙先生與顧憲成高攀龍講學赫然稱東林黨人者是也余不忘其言久之乃得竊從人家窺明史諸傳未嘗有先人之名私謂此父老夸耳及至十五六歲讀先公之書究觀其本末然後乃知其進不枉道而退不徇於時名彼固不以東林自居其不傳要無足怪然自其後遇明清之際名家著述閒有語及先公者心固未嘗不喜而夏慊父所刻吳先生次尾東林本末留都見聞錄二種於十年前偶得之其閒語及先公者三事見聞錄所稱徒足以見公之丰采耳其在本末則吳先生以李三才之爲人折衷於公聞公之論而心服焉此最足見先公平生之大概吾故尤寶其書謀復刻未果而去年冬劉子蕙石鮑以貴池二妙集又以秋浦雙忠錄屬

忠序

序於余余觀之則慊父所刻儼然在焉此真余所樂序也雙忠云者劉子同里之先哲在宋時有華先生子西先以韓侂胄當國諫北伐竄建寧園土中已復欲以卑官謀去丞相史彌遠杖死東市宋史列之忠義至明亡之次年而吳先生以諸生受唐王署即家起兵被執不屈以死所謂雙忠者也悲夫悲夫人國之既亡則其勢有若飄風斷蓬之不可控追賢豪長者亦明知之猶欲殫其心而畢其命以爲吾不可以捨君父而事仇讐焉爾此其事雖愚而實智乃若其國實介乎存亡之閒用此一人焉則去此一人焉則立可以興而此一人者乃遂若崇山大陵之不可拔一天下奉之下士不量而櫻其鋒則舉而滅死之如螻蟻然無足稍措意也吾故以爲其謀若智而其實乃可謂大愚是以先公有鑒於此立朝無幾時彈一奸相不果以爲吾不可以復苟祿遂去而還其

苑序

鄉專以教化風俗自任而冥心時局者四五十年啟積之閒削奪遷擢如弗聞也者人號之爲真隱公其樂以隱終乎哉其有所傷心於此矣雖然華吳兩先生之所就匪以爲名而各致其一死以動天下羞惡之心以爲黨奸事讐之大戒此即先人不願三公之意也此余小子所以反復於茲錄乃不覺沈思而泣然也光緒癸卯三月通州范當世

忠序

序於余余觀之則慊父所刻儼然在焉此真余所樂序也雙忠云者劉子同里之先哲在宋時有華先生子西先以韓侂胄當國諫北伐竄建寧園土中已復欲以卑官謀去丞相史彌遠杖死東市宋史列之忠義至明亡之次年而吳先生以諸生受唐王署即家起兵被執不屈以死所謂雙忠者也悲夫悲夫人國之既亡則其勢有若飄風斷蓬之不可控追賢豪長者亦明知之猶欲殫其心而畢其命以爲吾不可以捨君父而事仇讐焉爾此其事雖愚而實智乃若其國實介乎存亡之閒用此一人焉則去此一人焉則立可以興而此一人者乃遂若崇山大陵之不可拔一天下奉之下士不量而櫻其鋒則舉而滅死之如螻蟻然無足稍措意也吾故以爲其謀若智而其實乃可謂大愚是以先公有鑒於此立朝無幾時彈一奸相不果以爲吾不可以復苟祿遂去而還其

苑序

秋浦雙忠錄序

秋浦今之貴池隋開皇開復折南陵西五鄉併石城故地所置縣也唐因隋之舊仍名秋浦天寶時郡亦以秋浦名偏附江裔秋浦有水西南來繞郡城東北入江山水雋異代有畸人唐之季世費願張殷皆以詩顯而不濡節於朱氏宋南渡華子西先生岳先以韓侂胄當國諫北伐竄建寧園土中放選欲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竟杖死東市宋史列之忠義迨明初黃文貞公觀與於靖難福王建南都未幾而社屋死節之士又若吳先生次尾者起兵江上九死不折卒之成仁取義授命不忤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褒諡忠節是皆吾縣之榮焉文貞忠節縣人合祠之額曰雙忠偉矣哉其稱名也兵燹而後山水如故書籍祠宇同委劫灰文貞文無存 先君子已編紀略刊

忠序

三

行矣余有志刻貴池先哲遺書於吾縣先正名蹟銳意蒐求嘗復華先生翠微南征錄吳先生留都見聞錄鄒邦文獻謀永傳之歲丙申夏料量度書偶緝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有華先生北征錄元鈔本 四庫書目及宋藝文志府縣志乘都未載乃晚江陰繆文藝風函重值購之不得假鈔之又不得此心終快快馬戎戍應禮部試在都下得江甯傳若生書云借藝文至杭州錢唐丁氏八千卷樓見北征錄傳鈔本卷數與瞿目合亟為錄副見貽大喜過望如接奇珍然則志有所著莫不相副非適有以成之也乎歸而藝文復以樓山堂原刻改植兩朝剝復錄屬同刻焉讀書止觀錄亦樓山原刻本為同縣王君子堅於辛丑之冬自里中寄來甯寓大侄貽慎得南都應試記舊鈔本也此二書世鮮傳本尤為瓌寶錢函未見之書一旦自井中出一何幸耶遂併付之鄂工

北征錄從元鈔本南征錄從 文瀾閣本復據鮑黃勞三家勘校本剝復錄止觀錄從樓山堂刻本見聞錄從舊鈔本並以南都應試記附錄錄後於卷尾各詳識之今年錄板成定錄之總名題曰秋浦雙忠錄錄凡四十卷夫華忠於宋吳忠於明義聲忠節相望五百年其人之振奇同其國之未造同而其文章鬱勃同得山水蘊結百世不磨之氣同為著錄誰曰不宜吾縣前之合祠者黃與吳今余之合刻者華與吳正殊其事而不殊其志也噫先哲有靈冥會楮墨扶世翼道之風教可常凜凜於秋浦山水閒不獨為是錄永壽珍重已耳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九月初五日縣後生劉世珩謹敘於江甯城南蔣家苑寄居一印一硯廬

忠序

四

Blank space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second page.

秋浦雙忠錄四十卷總目

翠微南征錄卷之一

雙忠錄第一

上皇帝書一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二

雙忠錄第二

七言古詩二十七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三

雙忠錄第三

五言古詩十五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四

雙忠錄第四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五

雙忠錄第五

七言律詩四十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六

雙忠錄第六

七言律詩三十九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七

雙忠錄第七

七言律詩三十八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八

雙忠錄第八

七言律詩二十六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九

雙忠錄第九

五言律詩三十一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

雙忠錄第十

七言絕句八十九首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一

雙忠錄第十一

七言絕句五十四首

雜錄一卷

雙忠錄第十一附

郎遂華子西先生小傳

劉廷鑾華狀元里宅記

劉城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

吳非池州書畫記

余翹華子西論

張著題華岳江城秋晚圖

楊載題華岳江城圖

郎遂翠微南征錄凡例

郎遂翠微南征錄雜記

郎遂翠微南征錄序

吳非翠微南征錄序

王著翠微南征錄題識

王士禛書華子西集後

鮑廷博翠微南征錄跋

黃丕烈翠微南征錄跋

勞權翠微南征錄跋

翠微北征錄卷之一

雙忠錄第十二

平戎十策

翠微北征錄卷之二

雙忠錄第十三

治安藥石 世所素翠微北征錄止平戎十策治安藥石始以治安藥石標題其實前四卷亦因有此四字也

翠微北征錄卷之三

雙忠錄第十四

治安藥石

軍國大計

翠微北征錄卷之四

雙忠錄第十五

治安藥石

邊防要務

翠微北征錄卷之五

雙忠錄第十六

治安藥石

破敵長技

翠微北征錄卷之六

雙忠錄第十七

治安藥石

將帥小數

翠微北征錄卷之七

雙忠錄第十八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

翠微北征錄卷之八

雙忠錄第十九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

翠微北征錄卷之九

雙忠錄第二十

治安藥石

忠目

採探之法

翠微北征錄卷之十

雙忠錄第二十一

治安藥石

戒飭將帥之道

翠微北征錄卷之十一

雙忠錄第二十二

治安藥石

守邊待敵之策

翠微北征錄卷之十二

雙忠錄第二十三

治安藥石

足兵便民之策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一

雙忠錄第二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二

雙忠錄第二十五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三

雙忠錄第二十六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四

雙忠錄第二十七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雙忠錄第二十八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雙忠錄第二十九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七

雙忠錄第三十

熹朝忠節死臣傳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八

雙忠錄第三十一

北察疏略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九

雙忠錄第三十二

南察疏略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十

雙忠錄第三十三

東林點將錄

復社姓氏附補錄

留都見聞錄卷之上

雙忠錄第三十四

忠目

山川

園亭

科舉

留都見聞錄卷之下

雙忠錄第三十五

河房

公署

官政

寺觀

服色

時事

南都應試記一卷

雙忠錄第三十五附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

雙忠錄第三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

雙忠錄第三十七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

右宋華子西先生翠微南征錄十一卷翠微北征錄十二卷明吳次尾先生敬禎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二卷讀書止觀錄五卷都四十卷光緒二十八年歲星在壬寅十月二十二日縣後生劉世珩謹編合刻

雙忠錄第三十八

雙忠錄第三十九

雙忠錄第四十

忠目

劉氏刊

五

秋浦雙忠錄四十卷總目終

黃岡陶子麟承刊

忠總目

宋史本傳列傳二百十四 忠義十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聞閣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畜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覬宗社日益炎炎不敢緝爾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姻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貪不知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奕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倬俎諸郭之膏粱無用諸

忠一華本傳 劉氏刊

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田俊過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剗膏割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吳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鉉之貢子為郎富官之庸鴛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閒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

本傳

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爪耳耳
目及吾咽喉而不馮陵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
為秦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拮克
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家自為
戰此又啟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
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
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嘗推演
兵書自去歲二元甲子五福太一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
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粵青門直使交次于幽冀黑殺黃道
正按于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為客
後發為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
其畔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
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首事倡謀則將帥內睦士卒外畔肝

忠一 華本傳

二

腦萬民血刃千里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矧將帥庸愚軍
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
形便不固山若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饋餉千里而
師出無功不戰自敗此人事之不利於先舉也臣願陛下除
吾一身之外患吾中國之外患既已除然後公道開明正人
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
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
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哦九錫隆恩之詩待貴不可侔
之相私妾內姬陰臣將相魚肉軍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
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此時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
權出於人僥倖待終何臍可噬事之未難難以取信臣願以
身屬之廷尉待其軍行用師勞還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逸四
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者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

本傳

敵外攻姦臣內畔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
永為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
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毋繫伯成去又迂守李大異復
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
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
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忠一 華本傳

附行

三

本傳

明史本傳 列傳一百六十五 附 阮祖德傳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以附瑞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瑞失職諸人劫持當道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長洲楊廷樞等為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後大鍼得志謀殺周鑣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亡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獲慷慨就死

忠一 吳本傳

四

本傳

翠微南
一征錄十
卷附雜錄

三十九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 宋華岳撰 卷一西賈他人為武學生開禧元年上書請許韓侂胄蘇師旦下大理寺鞠治編管建寧侂胄誅放還登嘉定武科第一為殿前司官又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杖死其集名南征者皆其竄建寧時所作翠微則其別號也此本卷首有新城王士禎題語曰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

上皇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抗直餘詩十卷率巖豪使氣上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於宗社作穿窬及誅侂胄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為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其持議頗允士禎又引吳興掌

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案岳名著史冊此集亦著錄藝文志昭灼無疑華廉所著翠微集當別自一人一書與岳集不得相混士禎乃錄以存疑則失於裁斷矣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縣徵南征錄目錄

縣後生劉世珩謹編校注補目

卷之二

書

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皇帝書

卷之二

七言古詩

歸釣吟

記夢

梅

山水吟

浴

嘲熱

釣鼇行上提刑左史張舍人

上趙漕僉

亦罪也

萬木連節

所由作也

鄰女搔髻吟

幾中提出

女擬辭吟

送商府判

平政橋

贈陳道

柴氏

傷春

百舌

飲仙閣

驟雨次

別王泰

江上雙舟

嚴陵方市

月巖

廣狹

熱中呈

送春約

僧畫

野菜吟

醉酒歌

琴翠

五言古詩

贈祝跛

富沙道

慰吳吉

贈劉相

誚胡同

送詹仲

上詹仲

通縣尉

見肺肝

莫切燭

電之私

但腐布

雷之

寄大庾郭縣尉

賀趙法曹趙可父入郡幕後

寄敬甫葉兄刻本無兄字

記夢夢牛入室角折

苦蚊

冬暖後村千家

次李信州七十韻排律次卷十

丹青閣次朱載之韻排律次卷十

卷之四

七言律詩

上韓平原侂甫

清富樓小湖撈珈老作樓名

出郭下客出郭中有自稱爲隨佛

關地舍後文地令人植花竹則

送周勉元日立春

二月二日即事次王德元韻

登樓晚望次曲溪韻丞求外補

訓嬰婢

別藍詳道詳道率昆玉送至橫江

傷春次賈武仲韻

傷春後村千家

別子陳子益州人向嘗識之宜

河鮑有感次秦仲山韻從黃本

自歎次黃勉韻從黃本

春日書懷次李次熊韻

過文眷山宣界有山曰文眷又曰

有感次陳平仲韻

悶中廣趙丞韻

秋宵有感

過羊腸嶺和壁間韻嶺在杭

宿橫溪橋橫溪橋在淳安

送倪尚書赴召

宿嚴瀨時避王

題澤民廟時被命追同

早春即事次鞠波韻

早行述懷次壁間韻從黃本

題易村次何真元韻所兄以辛酉同請迂

述事次王夢與韻夢與好談物

述懷次何德父韻

寄劉浩然次浩然韻且勉以書中

知遇閱韓信傳因傷今

和戎詩有函首

卷之五

七言律詩

自寬次游少翁韻

黃氏三層樓東嘉焦次詹約妓登樓賦詩次韻

幽居次陳吉父韻

賀趙丞登第詩希

尋梅次稼軒香字韻從黃本

捉月仙夜發雷江有捉月者出舟尾因以酒送

呈甯次翁次韻以詩見慰次韻從黃

悶成次劉平甫韻時平甫來自羅浮欲出江外

別館即事丁松老約出姑蘇有詩次韻

武興解舟時有北征之役

不遇次稼軒韻

紀事翠微在史四

冬日述懷次柳塘韻

暮春述懷次李子彰韻

幽居次陳百一狀元韻刻本作還故居

謝三劉文卿與卿惠卿見慰且有米黍

暮春述懷次羅廣文韻

呈諸同舍次黃浩然韻

寄陳士元丁卯五月間

貧居即事次劉亞卿韻

呈魯功甫有功補元宵頂

勉馮著明准以病辭賦詩勉之

藕花馬當許有藕花詩和音盈軸其西社中名士見

自勉次趙丞韻

初夏即事次王岡叔韻

呈鍾子嚴子嚴方有入荆

寄六安宰楊渭夫

幽居次劉德之韻

呈王君庸君庸歲有京館之集是歲有納寵之慶示

今春聞納姬次韻寄之

寄西山西山以詩託事次韻答之

呈李朝舉朝舉讓論陳居番

小春述懷次項山甫韻

春愁益公有萬事關心眼

呈徐商卿

春遊有感次王長卿賞春之韻從黃

憂呈項山甫

述懷陳子中自番易一別不聞動靜忽自

奎筒廣信本慰我有詩次其韻從黃本

春郊即事次稼軒韻

雪次吳子同酒價添字韻從黃

卷之六

七言律詩

題富沙廟丙寅七月晦富沙民火延燒至平政橋烟

次翁正叔溪山勝游之韻

春郊即事次王昭甫韻

悶題

呈陳平仲蕭友送華着因以一杯為平仲壽反辱

紙帳鄧五兄為

兵談黃本刻本作施刑院好

自訟次溪南壁間韻

紀時陸大方名規江湖之士宦途不得志隱於琴

重九

禱梅山初入建安求籤梅山

寄西山久而不歸以詩問之

便因作詩寄之從黃本

再禱梅山

怒題

寄范茂卿

題淡莊

奇見

思故人

呈古洲老人

訓小童

郊飲次孫子卿韻

西爽

斗齋

呈楚南僧

山居次王山甫韻

為吳伯敘解嘲

讀史

建安暮秋次劉子嚴韻

三衢道中次毛子彭韻

秋望有懷

送季子方

寄兩庠同舍

呈公漕宰

九日次趙叔仁韻

戲呈趙可父

輓吳夫人

前錄目

巖桂落英和郡楊伯宗有詩次韻

牢城述懷

重午次鄧信甫送葛蒲釵符之韻

卷之七

七言律詩

有觸述懷

岩桂

偶成

別王士貴一載客自小峰來作詩寄之

發書與幼弟及坦齋次寧子剛韻

寄王清之

感應王祠

捐囊

呈張舍人時提本路獄事

禱富沙廟

謝劉判院

寄若溪故人

不禱

送提舉陳工部

悉事

呈陳信父次韻

寄江子崗

書太乙編年卷尾

怒成

楮衾次劉子長韻

前錄目

勉趙可父法曹

法曹之職明經學古堅苦切對額

獄中責廷尉

廷尉之職掌刑獄也

挽戚虛中

虛中名師魯字師魯

寄盧進士

盧進士名虛舟字虛舟

九日言懷次劉功父韻

功父為江州刺史

星香易趙及甫

甫名在宗室七美之別

九日溪樓遠望答故人王仲格有詩次韻

王仲格名在宗室七美之別

訴董寺丞

董寺丞名在宗室七美之別

寄小王徐子晉

徐子晉名在宗室七美之別

獄中作

獄中作

池亭即事

池亭即事

南劍水閣

南劍水閣

丹青閣

丹青閣

折桂園友人宴

折桂園友人宴

夜步水西

夜步水西

酒樓秋望

酒樓秋望

臨清閣

臨清閣

思故人

思故人

有激呈江聖與判院次韻

有激呈江聖與判院次韻

與楞珈老瑛上人

與楞珈老瑛上人

呈王子蒙隱者次韻

呈王子蒙隱者次韻

卷之八

七言律詩

有激呈江聖與判院次韻

與楞珈老瑛上人

呈王子蒙隱者次韻

夜讀離騷次陳德欽韻

夜讀離騷次陳德欽韻

過倪尚書生祠

倪尚書生祠

秋晚述懷呈薛子長

秋晚述懷呈薛子長

江穎伯築雙桂堂徵詩

江穎伯築雙桂堂徵詩

憶弟妹

憶弟妹

賁通

賁通

送趙右秋

送趙右秋

牢城言懷

牢城言懷

贈楞珈老瑛上人

贈楞珈老瑛上人

謝許判院惠米

謝許判院惠米

除夜大雪

除夜大雪

呈毛南仲

呈毛南仲

丁卯除夕

丁卯除夕

呈富大卿

呈富大卿

雪中呈劉子冲

雪中呈劉子冲

雪中

雪中

憂世寄清溪友人

憂世寄清溪友人

嘲曹椽友人

嘲曹椽友人

囚中記貧

囚中記貧

送倪尚書自三山罷歸警川

送倪尚書自三山罷歸警川

卷之九

七言律詩

送倪尚書自三山罷歸警川

囚中記貧

嘲曹椽友人

卷之九

五言律詩

宣城道中次壁間韻

當塗道中次馮子揚新林韻

壽昌道中別劉仲方次韻

自小峰訪王泰之話別

遊溪西寺次府判湯文韻一作遊齊山寺

登西樓晚眺次朱師幾韻

安分呈李竹齋次韻按郎本無安分二字

拜茶清史者貢茶於京城則率百官拜之

邸食實庖者善治食從黃本不

秋意次項子禮韻

書堂遇雨翠微向有書堂遇雨押承字韻和音盈矮齋西關屋最卑陋上不蔽風雨下不避塗潦其偏有數尺之室僅可置身簷厦去地不遠不能直

野飲呈祝山甫次山甫韻從黃本

題練省元璧次日出

南浦客邸從黃本

借景樓翠微入建居新市萬花之間客至命酒則四其皆非我有

宿水陸寺送陳工部上建陽留水陸寺

呈魯伯瞻伯瞻有詩次其韻從黃本

浦城買舟菊節日買舟南下諸友皆留舟從黃本

歸興呈吳孟祥次送行韻

秋晚即事次黃巨瞻韻

秋後村千家詩二補按絕注此皆韻與秋後晚即事同疑一時所作補錄於此

呈李景山和楊次杜韻黃本和作次

小圃舍後文地陶作小圃

村居次臧仲武韻時在雙瑞

宣城道中次壁間韻

過新豐市懷古新豐乃太白舊遊書堂今立道旁

買舟浦城郎本自浦城買舟入建得一小時

憩妙因寺次王有道先生韻

尋幽用前韻黃本作再繼前韻

卷之十

七言絕句

讀漢史韓信傳

寄王五四將仕其兄之事來告徘徊久之騰別以二絕饒行

約叔叔真二首叔真孤高山林自葛峰來身從遊

題窗間夜起讀書有

過西谿道經西谿僕馬痛瘡解佩

題蓮華峯和壁間李次高韻黃本作題蓮華壁間

贈呂元玘呂居分水道旁

初抵富沙二首

呈周及之貢元及之居三衢道中

望川冷渡次壁間韻

宿灌頭次壁間韻

南浦水閣南浦橋之西有閣臨水同舍宴岳其中閣人不知行客南征之役乃有插花臨水

秋晚獨步次劉彥禮韻朝之意成

後溪舟中二首

楊花

杜鵑

悶述二首 郎本作述純黃

酒禁次項仲山韻嘲軍民不詳交仗之

贈美人別次男氏蒙鼎才韻從黃本一作

寄宗上人刻本作正宗上人以能詩得度

寄趙及父刻本作久別趙及父因有楚東便

有感

桃花

弦月

春暮三首 後村千家詩一補 此

白面渡波在地陽治西六十里村人皆不曉白

田家十絕

春夫刻佚

新市雜韻十首建安之俗人物風流市井華麗紅紗

花村諷之借慕快散落不多見耳

過番易湖翠微訪趙貢元於番易湖之中方及中流

潮熱湖與趙貢元同舟

三友亭平山常有六客從遊東館之集乃半不預其

青樓贈別次甘州老人韻

枕上吟建耶曉風聞

午枕刻本作醉

香篆劉子源有香篆詩押灰字送至

矮齋雜詠二十首 翠

朝賀將仕二首 賀兄燕爾翠微繁

冬晴次孫子卿韻

冬暖後村千家

夢謫仙

懷九江友人久不見榮樵仲比聞已罷釣

卷之十一

七言絕句

漁父廖叔陽漁父詩押花字求何明父和明父先送

寄趙德夫刻本作趙德夫入田暮卒不見用欲歸

春閨雜詠十首

夜有所聞建耶夜不安枕鄰壁有淑人之雜思者

秋朝有感翠微在建耶淮准諸司奏辟西

聞有薦翠微者成二絕

流螢池亭夜坐有星字入燕冀之郊見於水鑑起古

早春十絕刻本作建安早

寄件判院入首

得金正將書金暉本名金軍三四明人沿海為盜配

莫出因之困圍自舍人張公提獄聞囑特令自便

不允至是有司尚防閑之意

自喻呈趙明夫

明夫列本
作潤夫

惜秋二首 子開宋玉悲秋之來子獨惜秋
之去次李忠朝韻成惜秋 從黃本

上運管張平國

首十

再還建上舊居

翠微於嘉定乙巳仲春被命東歸是
秋復准帥符再還建上 從黃本

羣鷗

烏後村于家
區詩十九補

忠一 南征錄目錄

列

主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目錄終

秋浦雙忠錄第一

翠微南征錄卷之一

秋浦雙忠錄第一

書

開禧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

皇帝書

四月吉日 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熏沐百拜裁書獻於
皇帝陛下臣聞職諫諍而不言有罪非諫諍而輒言有誅臣
以一介草茅誤叨

教養非敢僭以求狂妄之誅誠以天下之大變將形國家之
大禍將至有職守者不敢言無職守者不敢僭臣於此時不
能剖露肺肝控告 君父則不忠之罪不惟不逃而臣之身
首將異其處雖有粟烏得而食諸臣見旬月以來都城士民
徬徨相顧若將喪其室家諸軍老小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
火閱閱籍籍欲語復噤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其所自

忠一 南征錄一

陳

十

則待衛之兵日夜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
平時郵傳之程兼於疇昔乃知

陛下將有事於北征而為軍若民皆如是之皇皇也臣嘗聞
之夷狄之於中國猶盜賊之於四民螟蟲之於五穀可謂不
容並立矣士生斯時正冠履之分雪祖宗之仇掃山陵歸宗
社所當講也然臣考之天時按之人事蓋有大不然何者古
之為夷狄者一今之為夷狄者五古之為中國者一今之為
中國者三何夷狄中國之皆多於古也夫侂胄以后族之親
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蓄養無籍吏僕委以腹心賣
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窺覘宗社日益益炎不取嚮邇此夷
狄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
府者有以諛佞之資阿附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
恥貪不知止私植黨羽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趨承佞

胄一人而君父之不知有以保正者長之材而鈞衡天下鼎鼐四海此夷狄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季之貪懦無謀倪倨俎臬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僭專諸彭之庸辱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世輔之彫瘵軍心瘵瘵士氣以至陳孝慶夏與祖商榮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材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刻膏刻血苞苴侂胄以致通顯飢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

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陛下計哉此夷狄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之售姊入府之獻妻入閣魯竑之貢子為郎之阿諛僕隸之甘心鷹犬富宮之庸駑充位之私立異之奴事姦惡之生事迎合之穢吏冒節鉞牙僧名議此夷狄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

爵周筠以隸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夷狄之扼吾咽喉者也吾之腹心吾之股肱吾之爪牙吾之耳目吾之咽喉而無非夷狄則彼之所謂夷狄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夷狄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詎可捨吾身之夷狄而徒事於邊鄙之夷狄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

陛下也今也子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夫虜人以一夷狄而猶能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夫虜人以一夷狄而猶能據吾之中原曾謂其有五夷狄而不能感吾之元氣乎虜人以區區關河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夷狄之居吾腹心居吾股肱居吾爪牙居吾耳目居吾咽喉而不憑陵吾之宗廟社稷乎以一中國而撫四夷猶曰不可曾謂一家之中自為吳越一舟之中自為敵國而能外制夷狄乎比年以來軍皆

持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叛其守令家自為爭人自為戰此又啟吾中國億萬之夷狄也今陛下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夷狄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夷外戎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歟臣自非角以來推衍三式之書自去歲上元甲子五福太乙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照荆楚始擊蜚符旁臨甌越青門直使交次於幽薊黑殺黃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兵以先發為客後應為主自太歲乙丑至丙寅丁卯戊辰巳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儻其判盟犯義撓我疆場至於事不獲已然後應之則反主為客猶曰庶幾萬一國家自首其事自倡其謀將帥內睽士卒外叛塗炭萬民血刃千里其為應驗速若影響此天數之不利於先舉也億萬之夷狄萃乎吾之國五者之

夷狄周乎吾之身將帥庸愚軍民怨懟馬政不講騎士不熟豪傑不出英雄不收餽糧不豐形便不固山砦不修堡壘不設吾雖帶甲百萬運糧千里而師出無功不戰自敗矣此人

事之不利於先舉也湯武革命應天順人黃帝征伐天時人事臣願陛下誅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夷狄盡其羣黨而勿疑其濫異其身首而勿疑其慘吾國中之夷狄既已誅矣然後公道開明正人登用法令自行紀綱自正豪傑自歸英雄自附侵疆自還中原自復天下自底於和平四海自躋於仁壽何俟乎兵革哉不然則亂臣賊子毀冕裂冠冠九錫隆恩之詩特貴不可言之相私妄內姬陰臣將相魚肉將士塗炭生靈墜百世之遠圖虧十廟之遺業陛下於此雖欲不與之偕亡則禍迫於身權出於人俯首待

終何臆可噬事之未然難以取信臣願以身屬之廷尉待其行軍用師勞還奏凱則賦臣之首風遞四方以為天下欺君罔上之戒儻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夷狄外攻姦臣內叛與臣所言盡相符契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實出天地父母生成之賜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不備 岳百拜

按郎本以此上皇帝書列卷首華岳本傳後復加刪削改竄而於標題皇帝上加靈宗二字下加諫北伐三字書中大禍作大患此時脫時字臣見作臣自老小作妻子北征下有也字脫而為軍若民皆如是之皇皇也臣嘗聞之夷狄之於中國猶盜賊之於四民螟蟲之於五穀可謂不容並立矣士生斯時正冠履之分雪祖宗之仇掃山陵歸宗社所當講也然臣考之天時按之人事蓋有大不然何者

忠一

四

古之為夷狄者一今之為夷狄者五古之為中國者一今之為中國者三何夷狄中國之皆多於古也二十一句夷狄作外患黨羽作黨與趨承下脫侂胄一人而君父之不知有以保正者長之材而鈞衡天下鼎鼐四海此夷狄之居吾股肱者也六句空缺皆作或以充位下脫之之奴事姦惡之生事迎合之私立異議三句咽喉者也下脫吾之腹心吾之股肱吾之爪牙吾之耳目吾之咽喉而無非夷狄六句彼字上無則字間矣下脫詭可捨吾身之夷狄而徒事於邊鄙之夷狄耶二句國也下脫夫虜人以一夷狄而猶能據吾之中原曾謂其有五夷狄而不能蹙吾之元氣乎虜人以區區關河之地五句社稷乎下脫以一中國而撫四夷猶曰不可二句夷狄作仇敵今下脫陛下二字臣自卍角以來推行

三式之書作臣嘗推行兵書乙丑下脫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八字塗炭作肝腦千里下脫其為應驗速若影響二句舉也下脫億萬之夷狄萃乎吾之國五者之夷狄周乎吾之身二句將帥上有矧字陛下下脫誅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之夷狄盡其羣黨而勿疑其濫異其身首而勿疑其慘三句言之作伴之與鮑深飲黃蘗團勞平甫三本不同趙客所改與宋史本傳所載上書文字相同惟結銜列名後多臣聞起至食詣止一段又不全據宋史而合傳記詩論編為卷首未免失當誠如鮑氏所云愛古者不當如是也作茲校記並錄宋史本傳冠之讀者可以參攷矣 縣後生劉世珩謹識 又成鈔作成鈔私妄作私妄並注

忠一 南錄一

刊行

五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一終

秋浦雙忠錄第一

翠微南征錄卷之二

秋浦雙忠錄第二

七言古詩

歸釣吟

我生本是絲綸客嘗把絲綸釣王國膠庠雖識姚有虞載車未遇周西伯抱琴歸去古江邊江頭風月猶依然江風刮岸岸如削江月照人人未眠沙平浪靜江天闊換酒捉魚魚發刺有時醉枕和月吞有時醉棹和烟撥或唱歌或吹笛欸乃宮商人不識歌聲喚徹烟水寒笛聲清透雲霄碧不張帆任渠去去到雲山深處住雲山深處有畫圖添箇雲山畫圖侶不撥棹任渠流流入玻璃影裏頭玻璃影裏進珠玉千斛萬斛誰能收倦時眠醉時舞漁家自有神仙府睡時蝴蝶夢莊周舞處鷗鷺奏韶武自舉歸釣吟清江漠漠烟沉沉雲藏萬壑暗水尾風吹孤月搖天心翠微父翠微父和我行歌進南

忠二南征錄二

浦畫橋流水抹晴烟殘照暮霞收宿雨水連天天似水一蓑活計誰能比楓葉飄霜鱸膾香揚花飛雪河純美也不學姜太公百年將至方非熊會須年少遇真主懷我諸夏車書同也學嚴子陵雲臺不為魁殊勲中興只作釣臺侶胸中百萬知無兵我網不似漢漢網何太疎也曾漏却吞舟魚何當周密如樞機直欲織悉皆無遺我鈎不似呂呂鈎何太直除却文王有誰識爭如猛曲一彎腰牽取星珠并月璧魚膠寒齒高剔蟹螯刺指和籠烹屠龍飪鼎口不美斷鯨斫炙腸聊撐

記夢 秋夜信宿邸中夢為無拋大庭之遊覺

溪冷冷鼓瑟瑟虛堂浙瀝生寒風寒風綽我夢魂去飛燭直上蓬萊宮蓬萊宮殿女如玉霓裳羽扇環簾櫳月娥留我宴珠翠玳筵閒列花叢叢酒酣萬象羅心胸舉杯話別殊怨怒

青鸞命駕下空闊一聲瑤佩鳴丁東披衣起坐周四顧庭戶悄悄無人踪銀河萬里倒澄碧冰鑑半輪斜倚空橫江孤鶴一聲喚喚起鄉心千萬重

梅堯東道中

衰蘭枯荷了秋色幾向寒梢問消息路橋交馬斷腸時翠袖佳人日暮歸玉面亭亭漢宮樣一見風流慰心賞寒標孤絕太無情誰為移春上玉京月華淒切霜華白夜半飄香度簾額寄聲橫笛且休吹愁殺江南未歸客

山水吟

閩之山峩峩可以接穹蒼閩士孕其秀胸次尤難量閩之水滔滔可以燭妍醜閩士生其閒其美不容口君不見周家社稷生甫申崧嶽當年曾降神又不見千里秀氣鍾三蘇眉山草木皆焦枯我生恨不由河洛虛負三光并五嶽地靈人傑

忠二

推江東人物風流兼磊落顧此閩之東自古多英雄求其為絕稱獨一忠穆公公今已即世後世誰可擬惟有詹仲通一人而已耳仲通何如人景星與鳳凰不險亦不深山高兮水長

浴十月假日醉於春生閣喧燥

龍藩地暖冬無雪十月風光似三月好風不動綺羅塵人在繡幃簾半揭酒腸拍索能回春春潮入面香熏熏香肌汗透披殺紋思得滄海驅埃氛銀鍋蠅眼生春雪銀瓢剝破鍋心月流霞傾入碧瓊玕香霧氤氳雲半撥花藤織出金芙蓉烟青霧紫堆雲衣一聲瑤珮簾鉤垂卓盤捧出雙明珠蠟花照入蘭湯閣珠璣體進紅猊活鳳露雲濤濯錦毛龍翻雪浪澆銀甲起擎裙霧圍春風臙中抹出桃花紅香泉入齒漱寒玉吐作冰雪飛長空蒼頭急把春衫換腕玉輕穿雲一片出門

兩腋生清風身在嫦娥廣寒殿

嘲熱

南方有神名祝融髮赭面丹唇朱紅執鞭入海驅赤龍火車
勒馬一作燒長空千驂萬乘如聯轡烈燄騰騰灼天地九霄
赫炬皆既蒸四海煎熬俱鼎沸流金爍石氣不通天下俱在
爐紅中葛衫襟滌疑有雨羅純柄折渾無風祝融祝融毋大
天酷道炎涼嘗反覆看看少暎催成瓜盡把涼颯散煩溽

釣鼈行上提刑左史張舍人各兩古

北風浩蕩滄溟開十萬軍聲夜潮聒翻空濁浪鼓雷震舟子
停蘭面如血龍門有客何猙獰怒目張膽殊不驚桅檣破浪
裂洋一作島直欲一舉空蛟鯨我之釣兮非世比新月為釣
索霞綺先拘虹蜺為釣竿却把鷓鴣作香餌欲垂未垂號鬼
神星斗無光天地昏海靈乞命免生死一鉤連六酬銜恩我

公萬里風烟伯度量汪汪寰海窄蟠胸高聳蓬萊山壯氣直
吞雲夢澤恩波萬壑奔洪流風帆浪楫交航籌金鱗照目巨
如斗四海觸物無虛舟我生本是釣鼈客幾歲歲灘頭望秋色
忽聞霹靂破崑崙便整絲綸駕航船我今十筴迎公開會須
舉手生風雷不然長嘯謝水府明月滿船歸去來

上趙漕名善宣喬松弟子見先生也先生尹京弟子

于既德先生矣今道由先生之境而不進之峰而送之
罪也見先生而無一言以寓其願見之誠亦罪也
霜高深雨露清秀松德也亦先生德也萬木遂鮮三
友可升松事也亦先生事也松之不畏於冰霜亦猶
先生之不畏於強禦也松之所由作
也不識先生其西弟也耶其罪弟也耶

之巔有喬松凜凜千丈摩蒼空風雲有會直相際轟雷
蟠蛟龍盤根錯節真天種卿月郎星伴辰拱高風蕭瑟
涕清泉桃李無言漫邛壘南宮仙桂鏡天香南國蔽芾歌甘
棠大枝擎天作砥柱小枝駕海成虹梁六月無風天欲雨赤

龍銜火燒空宇亭亭橫蓋指扶桑萬壑千崖冷無暑大椿可
笑欺莊周便指千歲為春秋使民若戰夏后社夏后氏用汝
當作商川舟楸楸自慚藤蔓纏林壑未遂鶴鷄一技樂盤桓
已喜跨高寒撫孤松更借扶搖薦鷓鴣我聞處士方綢繆七
城三友簡在公盜留蒼姬已託大夫蔭大夫蔭赤子願陪丞
相遊子房從赤

鄰女搔髻吟

建安西關鄰女善搔木髻日可成一二縷
提出便結成絳與然絲絢者於此頗類然就手中
云哉可得二十匹近以織工妨迫不及其半因成鄰

閉窗日上三竿竹窗下嬌娥整輪輻怒未暇理雲鬟半朵
青鴉倚紅玉青梢摘蓋銀香囊畫闌平倚筠筠篴時將纖手
翻雪霜酥胸玉面同光芒捧歸細卷銀成索牽出鬆髮雲一
握珠脣呵挺氣溫溫鸚鵡踏車聲絡絡今年莫怪功績稀阿

忠二

四

如勤繡鴛鴦幃如今織出秋江練十月正好裁新衣客心閒
此愁無著一夜清寒動寥寞明朝為向買一端翦做道袍披
落魄

送商府判自劍津倅入為審計

比年十月君初來梅花破雪迎君開自從佐劍壽民脈彫山
瘵水皆春臺去年七月君開府燕燕鶯鶯為君舞五日盡整
潭底龍千里應無市中虎今年二月君將歸風牽回柳紫君
衣君衣不作回柳轉直上雲端朝紫微紫微有館名西掖珠
玉羅鈿嫩金碧郎星卿月謾徘徊箇中自是神仙宅紫微有
山名大坡烏飛多立冠我我一聲霹靂震天地萬里腥血流
江河紫微有旨垂丹冊二者於斯請君擇便須東取元化鈞
談笑從容正疆場君家事業銘冠裳鸞鳳指日鳴朝陽伊洛
諸公有政事沫泗諸子無文章稟違邨刻展轉情難處谿上

思波湛今古東風吹恨入長亭零落桃花淚如雨

平政橋水西有橋為天下第一

建水合流三百里直下富沙如撚指駘東坡曳纜過西千丈
春風怒濤起舌輪不解碾清江造舟貫索成河梁年年麥熟
梅欲黃連城十里皆波光淳熙太守憂潦洧問津日夜思無
計老農又手願鳩工疊石中流便民濟金珠賣價不計緡鑄
瑕斷梓功方成功成燕雀賀新屋炳然萬棟輝丹青插天蟠
竦橫江尾下壓寒潭碧無底市聲不到畫梁間秋色盡歸朱
箔裏我行一月無風波今朝醉眼翻青羅金鼈背路客揮鞭
玉虹跨浪舟飛梭石唇噴盡寒崖雪雪中電掣金蛇赤兩岸
樓頭將相家八州車馬神仙人言辟人推政平故此特以
平政名我聞政事平如水水到不平還作聲

贈陳道道人陳守一善畫出筆軸求詩從黃本

忠二

五

君不見樵人王翰畫山水一夜風雷揭窗紙又不見長沙洞
清畫龍蛇滿袖烟雲翻撚指二子相去數百年筆端妙意誰
能傳雙谿道人何所授一見筆法堪齊肩筆一淡輕烟映出
垂楊岸遠山依約有還無斜照不紅秋水漫筆一濃黑雲萬
疊翻狂風江天日暮暗烟靄天地星斗皆昏朦瀟湘詩人不
解語被君吐作無聲句何時覓取絹一縑寫我英姿伴烟雨

柴氏

節婦一尊酒義士拜而受義士一首詩節婦雙眉皺眉皺意
何如有難難相救歎我廊廟器淹回在汙陋惠我旨且嘉殷
勤推意厚吾今繫閩建家貧喜鄰富青眼到朱扉白屋成華
胄吾聞孤竹子周室三緘口又聞杞梁妻秦邦稱烈婦此輩
誠間生世代不常有如何天一方同時俱輻輳愧無八品珍
草草具邊豆何當再拜摳我衣卮酒恭為兒女壽

傷春

衣袂怯春寒春在江南岸我意正傷春復被春縈絆一雨
脂溼萬壑冰嘶洋掠我惜春心與春傷爛漫柳垂不染絲織
成愁一片杏吐無烟火燒碎腸千斷憶昔腰如柳柳腰輕易
按憶昔面如花花面嬌難喚人不似春芳隨處得看既因春
憶人人不見徒扼腕何時醉卧花柳中一笑千金不容換

百舌福建號為鳥秀

流鶯一去無消息燕怯春寒歸未得綠窗清晝靜無人似把
衷情訴知識上苑東風二月春淡黃楊柳初成陰解將一片
無情舌學盡百般能語禽紅英紫萼紛如雪萬蛇千嬌總饒
舌莫嫌花外太啾啾默默難酬好時節須臾綠暗紅亦稀伯
勞杜宇鷹鷂飛更兼獵弋恣羅網卷舌不語全毛衣堪嗟國
士徒切直不似幽禽明語默何如鉗口歸山林莫問燕南井

忠二

六

越北

飲仙閣小峰王泰之作堂曰頃蓋作閣曰飲仙廊廡蕭

謂予因作詩

以留歲月然有物外之致有所得者以樂其身其泰之之

槽頭壓盡春山綠槽下真珠瀉醪醪騷人一笑傾杯盤滿面
春風漲紅玉少陵得此不欲言乃指八子為中仙主人傾蓋
慕此意一閣新構堂西偏於今世態薄如紙何必勞心問青
紫願君醉我金屈卮萬事過耳同風飛醺醺和月上栽竹長
嘯一聲歸翠微

驟雨次紫谿壁間韻

牛尾烏雲發濃墨牛頭風雨翻車軸怒濤頃刻卷沙灘十萬
君聲吼鳴瀑牧童家住谿西曲侵早騎牛牧谿北慌忙冒雨
急渡谿雨勢驟晴山又綠

別王泰之次王養正韻

黃塵漫漫小峰路白石齒齒若坑渡相亭南來第一程人烟蕭條歲暮故人小隱三家村約我旗亭聊一尊相逢此地復相別明朝懷抱同誰論

江上雙舟催發

前帆風飽江天闊後帆半出疏林闕後帆招手呼前帆畫鼓輕敲總催發前帆雪浪驚飛滿後帆舵尾披銀山前帆漸緩後帆急相傍俱入蘆花灘島嶼紫迴斷還續沙尾夕陽明屬玉望中醉眼昏欲花誤作閒窗小橫幅

嚴陵方市次方子嚴韻

浮雲掃盡天宇清千花萬萼開錦屏好風吹皺一池綠白鳥點破千山青客行五里復五里兩眼丹青閒紅紫杖履不知行路難人在江南圖畫裏

月巖已巳春道廣信夜宿月巖即中三客酌酒論詩掛掌摩摩察自謂得句且對岳自修云我輩窮風詩月

空一

自有所得勿怪狂妄因思月巖為山甚異午夜月出於巖之中桂影於月之上月有大小桂有廣狹此山之所以異詩之所由作也然壁間集上留詠篇章無慮千萬求其絕稱蓋亦鮮儼偶三客出天壙字韻索筆和之三客頓首謝

六丁一鑿空雲烟滿窟勒駕一作驅神仙冰輪推出月中月玉斧劈開天外天便把嫦娥騎彩鳳却呼羽客烹銀蟾更邀王母瑤池酒今夜廣寒同醉眠

熱中呈楚南僧

帝炎執鞭驅赤龍火車萬乘燒長空長空萬里俱蘊隆流金鑠石天地同我來亭亭日當午欲避驕陽竟無所願求一灑楊柳枝化作東閩萬家雨

送春約友人李景山仍次其韻

留春無計奈春何九十過眼如飛梭三分二分風雨爾十日九日愁悶呵風前飛絮政無數雨後落花全不多爭如買酒

速相就君自起舞吾能歌

僧畫王叔珍所藏十軸乃政和僧人所畫叔珍欲將其價求一轉語於袖角從黃本萬景峰前老禪叔搜羅風月歸巖谷胸中有句吐無聲寫作生綃三四幅

野菜吟

芙蓉峰下楊雄宅路入城闈里三百有山無粟養雞豚有水無人捕魚鼈山翁菜色流清涎齒頰連月無腥羶客來問我何所有手指萬壑烟霞邊青芹不似蘆蒿美石芥防風空剔齒蕨腦纔抽穉子拳蘆芽已迸佳人指兒童不待明朝陽花襟路溼爭荒忙攜籠拍塞貯不盡歸來滿袖春風香攬衣躡破青銅鏡投動碧雲流一徑漉歸銀鼎作波濤無限春工上盤釘

醉酒歌謝同舍葉南陵名英

管閒子美清江曲日典春衣耽美醉又聞李白遊長安市上稟熏醉眠熟風流國裏太平時處處紅樓漾酒旗王孫公子恣行樂絲絃脆管相追隨誰知寥落天涯客笠頂清風杖挑月芒鞋蹋徧山水雄奮身欲入黃金闕方嗟蕭索向西園刮面寒風雨漲天回頭忽喜黑衣至擊破紅泥傾數船雖無皓齒歌金縷也掃新詩狂欲舞兒童拍手笑攔街應怪吳儂喜如許長江波浪卷銀山去去仍悲道路難只憑一醉進未得更借高風吹片帆

琴

月浸虛堂夜氣清起聽萬籟寂無聲輕輕拂動匣面塵玉筍不彈風自鳴

翠微南征錄卷之二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西風卷荷衣被破不成幅清霜折蕙囊列列已成霜如何獨
東籬黃華笑寒鞞物之有盛衰循環若推轂世事良亦然亦
豈物所欲金鈿鎔落日零露灑寒玉人皆惜芳菲誰復念幽
獨惟有陶淵明殷勤費培沃簪花從帽落然酒醉商陸從此
擅秋芳美桂非同錄問花何以報剪首薦醜醜他時更扮
爲公明采目

寄大庾郭縣尉

前年至建安始識韓荆州一見尋知遇許我稱同儔尋幽訪
赤壁買笑陪青樓有酒即命駕夜飲忘旣籌雪香飄梅花歸
駕仍遲留送君城北隅歲事希一周告德猶未久有懷奚所
投客來自錦谿知爲藍田遊樞衣欲趨隅其奈風馬牛方圖
拜尺紙文此不敏羞乃復三不緘獲戾於君侯請客干典刑
宜爾餐吳鉤幸不昇我死殘喘延俘囚搭索徧中外釋縛良

忠三

無由始思鵬翼庇我反手猶噓燈拂毫楮尺素馳星流荷
公三復還惻然添我憂許我金闕閒與我爲良謀於今秋復
冬俟命猶置郵西風掠天宇魚雁俱沈浮未審恩波中許我
洪濟不我材鞿綫短願公廣甄收他日交幕府鏖戰當焚舟
公今不我援復駕言焉求

賀趙法曹

紅日轉簷花飛鳴一聲鵲鵲翅未離簷有客曳鈴索呼童急
啟戶問客意何若客聞笑而言法曹參計論因知鵲之鳴報
我良不惡知我門下一捷聊相託如公材器大未椽豈能
縛咫尺蓬萊宮左右芙蓉幕直入鳳凰池更上麒麟閣賤子
無所願願作揚州鶴

寄敬甫葉兄

歲次丁卯秋八月既生魄於時謫建安脫去未有策忽覩星

鳳光慨然陪履鳥自謂入閩建閱人幾千百開有知功名所
見復邪僻否則苟利祿鄙猥何足責獨我子敬甫挺挺出蠻
貊舌端搖戈矛筆下羅疆場叩以軍國秘歷歷有奇畫以此
方定交歸心已翰翮送君東郭門握手不忍釋明年入中都
首上平戎策甫結君相知便念長沙謫細草天子書願置孤
臣驛論薦方躊躇倚門重垂白轍環溫清園笑言方啞啞去
我兩牛鳴恍若關山隔去年槐花黃郡國書貢籍君以經濟
材俯亦從此役白屋寄簪纓青燈聯衽席談笑生風雷議論
燦金碧雪香飛梅花歸鞍整南陌別德殊未幾拳拳在朝夕
君腹坦東牀吾身繫西園從此歎參商蓬瀛非咫尺尺紙雖
屢投與授不我索星次幾一周幸我安且憚嘗觀義與利更
相爲損益欲論古人交二者請君擇不惟眼獨青且要心同
赤此身可齎粉此道不可易自料吾與君造物難棄擲胸次

忠三

蓬萊山襟懷雲夢澤未說詩書帥休論文章伯堂堂大丈夫
詎可虛竹帛但恨不振蹤尚此多扞格在君當先登挽回二
千石飢渴切君身推解過疇昔炎涼無異心始終無異迹庶
幾吾二人交情可全璧

記夢

夜漏徹三更夢牛入我屋有角斷而縣有足折而縮驚覺細
思量識有何禍福此者事之先形者心之屬事既此於心夢
乃形於腹入屋牛有蓋爲牢事刑獄吾今尚縲囚其應已極
桎體具牢方具無足牢不足不足意無他示予可脫輻去蓋
只論牛其義尤可錄牛足不下垂得一生可續牛角不上橫
得去何速一旦忤君心吾罪當何贖生去氣橫秋風馬不
相逐下裂輿地圖上應周天宿崢嶸挽萬鈞其始播百穀身
雖在籠檻志不經溝瀆寤戚不吾歌丙吉當吾哭安得如齊

王過堂憐殷鯨

苦蚊

四壁人聲絕榻下蚊烟滅可憐翠微翁一夜敲打拍

冬暖詩二補千家

天不雨霜雪朝曦與暮霞江梅呈臘蕊巖桂又冬花

次李信州七十韻

挺挺萬人傑堂堂開世賢胸中兵十萬足下客三千揚賦希
三歎坡詩和百篇錦囊華似袞綵筆大如椽隨陸縱橫舌良
平左右肩兩驂公子服四牡魯侯畋量閭滄岸胸蟠泰華
巔紅壇歌魯杏白杜結陶蓮遣幣通秦好求姻託鄭媪匣藏
須虎兕冠飾待貂蟬標自龍頭奪書由雁足傳不侯嗟李廣
求使短張騫食客希毛遂茶僧笑大顛詩材親子建字法邁
公權黃貉蒙金絡青驄勒寶韉伐燕欺騎劫聘魯慢韓穿周

忠三

五

室歌山甫齊人美仲連劍從豐水鑄碑向岷山鐫有頌褒唐
太無詩刺衛宣檄堪傳代郡節可仗居延聽訟疏淹禁豐財
剔冗員策從之反後鞭著祖生先孝有參而已忠如丘者焉
春冰同皎潔秋月共嬋娟家宰當鈞軸將軍事橐鞬千官視
標準萬國倚陶甄多士圍冠帶諸侯執豆邊山期封泰岱石
擬勒燕然禹甸期環輶堯氓願受廛明堂歌赤絨清廟誦朱
絃臺閣皆三益盤盂記十愆片言能息訟隻手可旋乾公昔
嘗推轂吾今尚食餽聞難效劉舞抱虎笑秦眠蘇子舌猶在
邊韶腹尚便牛衣懷白璧虎節誓青氈飲馬量肥水屯兵料
漢田鬻星飛汴浴血雨灑伊瀍伊五成湯就軻三孟母遷雲
鋤翻楚嶠月纜繫秦川甕有扶頭酒厨無縮項編詞源慚子
美詩社感庭堅水陸三千里炎涼二十年周田纜廢井秦陌
已開阡夜月琴三弄春風詩一聯自稱山宰相人號地神仙

扣馬罹三尺平戎授一編鼠投當忌器魚得偶忘筌避地思
無所滔天罪莫渝梁鴻方北請買鵠已東旋孫則難謀魏樊
誅莫救燕江天驅鳥雀淮地迅鷹鷂日守嫩營分星流太白
躔瘡痍遠四境煨燼極三邊淮浪夜翻雪胡塵晝起烟二陵
歸培塿百自撫劉生几誰思祖逖鞭成方輿頽利
役莫官昔嘗遊洋扉今漫歎團豈知醫國手變作
楚客弓雖失秦人璧幸全宦途良可畏吏鞅不世
變言難盡民頑令不悛一千新楮券三百舊駟馬涎流
地羣鳥翼蔽天人心徒擾擾王道自平平衛女歌淇澳曹人
思下泉窮途惟自愧當路作俑宜無後追俾恐不前
詩成何太喜舞袖欲踰蹊
丹青閣次朱載之韻
未識丹青意凭欄試解嘲烟雲朝起陸汀渚暮生潮山卓數

忠三

南錄三

六

枝筆天橫一幅綃霞收紅暈淺粉褪綠痕消箇裏風烟冷於
中景物饒飛黃凌翠閣寒碧瞰紅橋酒盡香凝甕詩成錦奪
標朱衣扶醉客翠袖帶人嬌屏帳接千里畫圖連九霄長風
來水尾斜日轉山腰赤脚支笻穩蒼頭控馬驕老臣今已矣
兒女總金貂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三終

翠微南征錄卷之四

秋浦雙忠錄第四

七言律詩

上韓平原能育

君家勲業在盤盂莫把頭顱問屬鏤漢地不理王莽骨唐天
難庇祿山軀不隨召吏始求老便學孔明終託孤十廟英靈
儼如在設於宗社作穿窬

清富樓小湖榜老作樓名

楞伽心地有瞿曇清富名樓足可觀買斷江山詩料足揭開
風月畫圖寬都無一點紅塵到便作千雙白璧看我欲鞭驢
快幽賞白鷗盟在不愛寒

去年清富屢求詩今日憑欄約翠微山帶野花堪入畫水環
汀草欲成圍一園黃菊有餘食兩頃白雲無限衣說與塵寰
守錢虜不勞魂夢到禪扉

忠四南征錄四

出郭十客出郭中有自稱爲隨佛

十客聯鑣出北門馬蹏列盡碧苔痕從教管史占星聚且聽
杯人和月吞我欲求仙問離坎君當隨佛整乾坤尊前慷慨
休辭醉明日有懷誰共論

開地舍後大地令人植花竹則邀清風明月爛醉而

有地都來一丈餘墾鋤原不費工夫市牆先種竹三本繞檻
却栽花數株風伯喚來煩解珮月娥邀得醉携壺憑君試向
蓬萊問還有神仙似我無

送周魁時周在開門出疆是歲

昨夜霜風鼓萬兵今朝華節照邊庭人閒元日是春日天上
魁星爲使星且向虎囊探寸尺却歸麟閣做丹青離觴不是
延清夜明日異邦長短亭

二月二日即事次王德元韻

春潮昨夜沒平灘一雨催花色半含雁喚元宵歸塞北燕銜
新社到江南無歡不必遊華籍有病何須置藥籃祇把公忠
答天地從教兒女鬧冠簪

登樓晚望次曲谿韻曲谿方以棟

六曲朱欄瞰碧虛淡烟秋水接平蕪展開風月添詩料裝點
江山歸畫圖舉足便堪馳駟馬折腰何必問雙鳧當年庾亮
今還在定約樓前醉一壺

訓爨婢

十載膠庠莫怪窮旅囊安得有從容無錢休欠牛羊債有酒
只將魚蟹供班頌昔嘗肥似燕沈腰今已瘦如蜂從今莫恣
肥甘口只擷清蔬祭秦龍

別藍詳道詳道率昆玉送至橫江

忠四

君在江東我水西君今北去我南歸竹孫和客凌風瘦梅子
偏他得雨肥鸞嘯好聲歸酒罌花分紅影上人衣相看莫作
皺眉別期子秋高賦式微

傷春次賈武仲韻

初入京華鞠薦香途中今已過春芳十年卻走萬餘里兩鬢
幾成一半霜卻酒不禁春黯澹落花愁對月昏黃不堪夜半
歸心切更被杜鵑啼斷腸

傷春後村千家

盡把天工付祝融東皇歸去太華宮稜稜山色聳蒼玉湛湛
波光浸碧銅楊柳入天塢要雨海棠落地蝶嫌風好將杖屨
西園看萬紫千紅一夜空

別子陳子益州人向嘗識之宣

丙寅三月三十日天子擢我南國行蒲劍欲飛春漲急柳絲

才脫曉寒輕事非得已初何好物到不平終作聲自古英雄
總多難買累何必怨清明

河純有感次秦仲山韻

形容初不類魚鰕偏稱葦蒿與荻芽觸物可憐空怒腹蓄人
無計設聳牙子排金粟真堪畏乳溜玉酥何足誇從此烹鮮
督庖吏祇將鮓縷假名他

自歎次黃魁韻從黃本

自歎身謀我獨疏只貪風月恣歡娛杯盤遇客隨多寡囊橐
何時問有無萬里梯航無買望一作十年牆角一作有穿箭
從今老去無他望綠綺一張醪一壺

過文脊山

宜界有山曰文脊又曰百峰山之
陰市曰板橋次壁間韻從黃本

百峰攢碧板橋西眼力增明步武遲紅映竹籬花笑客翠翻
雲幕兩催詩賞遺下第吾何愧廣不封侯子未思凡物不齊

忠四

皆有謂到頭忠義是男兒

熱三衢道中訪周伯恭示詩次韻
案郎本以注作題無熱字

翠微家在大江東五月鞭驢入建中雲烈火車天欲雨汗淹
香葛扇無風不求殿閣千閒庇却喜巖泉一綫通為汲滿盂
清齒頰與君行盡夕陽紅

有感次陳平仲韻

十年憂患客江城霜鬢蕭蕭已不禁多病不逢醫國手感懷
徒有濟時心西風吹夢夜寒悄黃葉滿階秋意深休笑當年
杜陵老白頭今亦不勝簪

閩中賡趙丞韻

壯士不同兒女曹誰云賦性太纒豪一編輯略追禽虎十摺
絲綸學釣鼈劍口不磨韓信血鼎心須刮食其膏英雄多少
不平氣一夜朔風爭怒號

秋宵有感

滿目秋容拂畫圖敗荷衰柳接平蕪西風刮地雁聲落寒月
滿天人影孤木耳有才持紫橐楮皮無計換青蚨不知此去
功名事還許封彝見也無

過羊腸嶺和壁間韻在杭
之於潛

拂面東風吹夕陽路蟠千折過羊腸山疑隨馬回回見花欲
撩人故故香世路與誰分曲直人情於我自炎涼何當更向
風烟上一作為把窮途問彼蒼一作蒼

宿橫谿橋橫谿橋在清安
界從黃本

夜宿橫谿烟靄閒眉頭歸路萬山攢連天麥浪波千頃撲地
揚花雪一團餘鏹不供春後醞夾衾猶怯夜來寒征夫莫怪
車音澀自是愁多行路難

送倪尚書赴召

忠四

守節如初未足觀毫釐終始實其艱鄭公勇却樞衡貴衛叔
羞居荷橐班冷煖萬端炊飯頃是非一著奕棋閒江湖無限
孤高客拭目看公此召還

宿嚴瀨時述王
卿未至

遐想高風殊未涯艤舟夜訪子陵臺銜山西照情何限逝水
東流面不回雙漿未聞卿月過一尊先為客星開東都人物
俱煖爐獨有先生跡未灰

題澤民廟時被命追回
本作題澤民廟誤按卿

生握藩旌死象犁澤民山下澤民谿蒼天九重開日月赤地
千里興雲霓假寐商宗曾得說爵高韓信屢封齊英雄不入
蒼生眼願借高風吹馬蹄

早春即事次鞠波韻

楊柳絲絲弄淡黃怯寒燕子未歸梁曉迷芳草驢驥溼夜宿

閒花蝶翅香得句自慚非子美賞音猶恐誤中郎願言相約
花前醉莫放春容過海棠

早行述懷次壁閒韻從黃本

歸心夜半已飛揚喚僕吹燈促曉裝難翅拍斜茅店月馬蹏
剝破板橋霜二陵萬里埋荆棘十廟百年生稻梁安得有巨
如祖逃慨然擊楫誓江長

題易村次何元韻何兄以辛酉同請迂

路轉峰回覺有村數間茅屋瞰山陰午炊已飽翻匙玉臘醞
仍拚挂杖金窮去作文和鬼送興來得句倩蟬吟一聲橫遠
斜陽外吹起江湖萬里心

述事次王夢與韻夢與好詩物

心不融明遂啟疑源流本未致交馳谷何嘗響人相喚岸幾
曾行舟自移枉直萬端明似鏡是非一著錯如棋磨心拔去

忠四

五

誰能轉試問諸公知不知

述懷次何德父韻

我生不解覓冠裳滿目風波祇自傷楮券不堪供虜幣沙籌
那解足軍糧人情在我隨多寡世態從他自短長只告天公
乞安樂百年隨分老農桑

寄劉浩然次浩然韻且勉以書中

樽酒繁窗鬢髮新別來驚見雪霜侵幾行淚滴風前燭一片
心敲月下砧好德未聞如好色知人安得似知音一書欲寄
南來雁江闊天高無處尋

知遇開解信傳因德今

淮陰西漢一英雄史氏持衡論亦工不向追亡羨蕭相卻於
援一作死著滕公豈綠一作知並續三人傑皆自當時一語功
後世人材自戕賊炎涼安得古人風

和戎時有函首
納幣求成事已非可堪函首獻戎墀一天共戴心非石九地
皆塗血尚泥反漢須知爲鼉錯成秦恐不在於期和戎自有
和戎策却恐諸公未必知

忠四南征錄四

刑

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四終

翠微南征錄卷之五

秋浦雙忠錄第五

七言律詩

自寬次游少翁韻

十事相尋九不諧骨窮更值五行乖人情厚薄且隨分世態
炎涼休挂懷家欲自豐無楮幣憑誰執有荆釵如今且任
眼前過他日功名殊未涯

黃氏三層樓東嘉次詹約妓登樓賦詩次韻

瘦筇支我上高寒風露淒清酒力慳千里人邀千里月一重
樓見一重山筵前飛雪噴焦遂檻外行雲遏小蠻便好鸞身
駕黃鶴直將情枉扣天關

幽居次陳吉父韻

莫問門無長者車只圖深巷樂樵漁一園黃落食無限萬壑
碧蕤衣有餘雁足北來歸訊杳馬蹏南去故人疏東風看整

南征錄五

朝天旆多少功名在故廬

賀趙丞登第

要與宗盟立紀綱俯從多士較文章人才漏網無疏密科目
搜羅有短長蟾窟一枝分玉樹鳳池三浪出銀潢何當推解
延豪傑為復中原萬里疆

尋梅次稼軒香字韻

一年無處覓春光策杖尋春特地忙牆角數枝偏冷淡江頭
千樹欲昏黃梢橫波面月搖影花落樽前酒帶香更仗西湖
老居士為予收拾付詩囊

捉月仙

先驚捉月仙楚些有淵心石頑賀狂無井眼花眠殷勤為醉
一杯酒斷送西江浪拍天

呈甯次翁次翁以詩見慰次韻

王謙不事富春侯自是薰蕕味不侔病體隔年留枉枉獄夢魂
連夜逐歸舟可憐商木遷新令欲為韓門復舊誓但得此心
無所愧為公一死亦何尤

悶成次劉平甫韻

勿憂李廣不封侯廣不封侯未足憂漢鼎不烹曹操肉以鈞
空斷伍員頭鴻門自昔推屠狗虎帳於今愧沐猴千萬富陽
遇徐庶為言豪傑尚縲囚

別館即事丁松老約出姑蘇有詩次韻

十年客裏過春光客裏逢春分外狂半堵碧雲蝸路濕一簾
紅雨燕泥香街山西日辭春閣拍岸東風趁夜航莫向錢塘
蘇小說東吳新警李紅娘

武興解舟時有北征之役

忠五

西風落日楚江頭秋水已平鷓鴣洲烟樹接天迷送旆浪花
翻雪噴行舟三杯萬事我已飽一日千里誰能留見說平戎
新遣使班超投筆已封侯

不遇次稼軒韻

英雄不遇勿長吁苟遇風雲彼豈拘不向關中效蕭相便於
江左作夷吾當知晉霸非由晉所謂虞亡豈在虞多少英靈
費河嶽鍾子不遇獨何歟

鉗口

鉗口剗腸未足殫窮源探本可觀瀾乞醢孰謂鄰非直反矢
須知友必端暴虎欲從頭碎壁沐猴還慮髮衝冠積薪措火
居其下試問賈生安未安

冬日述懷次柳塘韻

寒入肌膚粟已生銀河凍合水無聲梅花漏洩春先到風色

商量雪未成有愧何須問天理無求方始合人情男兒未際風雲會辜負胸中十萬兵

暮春述懷次李子彰韻

一年春事已差池又見楊花貼水飛梁燕不憂驚午枕箔露生怕誤春衣景逢佳處須行樂事到難時且式微幸有黃雞並濁酒且和風月醉柴扉

幽居次陳百一狀元韻刻本作還故居

十頃平湖一簇山湖山佳處著朱欄分階草色迎春綠漱石泉聲入夜寒不擾自然人事好有為方信世途難如今休說當年事祇把心平氣定看

謝三劉文卿提卿惠牌見慰且有米黍

雁行臨慰暖如春玉粒金包即拜恩周粟不肥清聖肉楚絲難繫直臣魂二生在昔聞孤竹一死於今愧屈原圓蓋下須

忠五

誠有謂此情兄一作君外更誰論

暮春述懷次羅廣文韻

買春無計託花神費盡榆錢不計緡風絮飛成三徑雪兩犁翻動一園春有心報國從招禍無相封侯莫怨貧試問登壇與分社子何人彼亦何人

呈諸同舍次黃浩然韻

洛陽年少不知幾十載南州賦式微三舉不登黃甲去兩岸空笑白丁歸頭長賈昔過三尺腰大巨今徒十圍祇恐金鑿不前席誰云無策富王畿

寄陳士元丁卯五月開

郊野英雄不肯收膏梁芻豢有何謀胡兒祇怒馬黃弩公子當求狐白裘唐詔屢頒黃不第漢壇纔築信當侯古今得喪同兒戲何必區區歎白頭

貧居即事次劉亞卿韻

貧居不暇理椽茅祇倩江山圍一遭林鳥樂時知地僻嶺雲閒處覺天高春衫著破重連錢臘酒擎乾猶榨糟且把杯盤聊自適不須平地起風濤

呈魯功甫功甫元宵預

拂面東風二月天綠楊芳草暗平川花容著雨鬪翻錦春色惱人催禁烟燈夜雖然若有約花時却恐我無緣直須得暇來相訪當約嫦娥伴醉眠

勉馮著明准以病辭賦詩勉之

主憂臣辱已難堪國事顛危况未安溺嫂臨淵猶援手關人同室尚纓冠公如不唱從軍樂士亦恐歌行路難麟閣功名總勞苦莫將行役作辛酸

藕花馮自許有藕花詩和者盈軸其西社中名士見者開筆近送至義不可却勉強續和

忠五

惜絲不肯織宮鞋花月仙人請下來河伯借泥封玉腕風神翻浪沃香腮無房不許蜂留宿有蓋嘗令鷺自開何事冤仇結青女一朝收拾付塵灰

自勉次趙丞韻

世態風波不可論且於閒處樂天真肥家無子堪登隴憂國有人休問津顏色雖蒙時借我腳跟那解日隨人客來若問當時事搖手無言對比鄰

初夏即事次王岡叔韻韻本兩

陰晴未判落梅天柳巷無人絮撲毵絛器倒囊尋市醞喚船挑網得鮮魚鳥聲呼夢客千里山色撩人句一聯遐想故人應念我馬蹏何處夕陽邊

呈鍾子巖子巖方有入荆

應念我馬蹏何處夕陽邊

那條路不通一作長安莫把心腸獨自矧有釀何須兒索飲
無般徒勸客加餐千金不賞思歸楚萬戶無封願識韓大抵
利一作各些子耳幾多豪傑被繁絳

寄六安宰楊涓夫

自愧才猷不足觀獨於忠義死難干二陵風雨猶思漢萬里
腥羶誰報韓眼到北盟巾搵血心憂南土髮衝冠如何一代
多人傑稽首稱藩鼻不酸

呈王君庸

君庸有京師之集是歲有納龍之慶示詩
韻寄之

主人意重出霓裳客子愁多欲斷腸眉黛暗傳春恨去臉紅
猶帶夜來妝竹根穉子肌膚滑葉底荷花笑語香多少行雲
在巫峽設將詩思惱襄王

寄西山

西山以詩事次韻答之
即本題作西山以詩事

宮牆無地可穿窬猶幸先人有敝廬仕版可羞盜毀瓦儒冠
曾誤枉攻書供柴我合同收炭寄食君當自辨蔬此理曉然
明似鏡何須足下肆耕鋤

呈李朝舉

朝舉講論慷慨居香
揚有詩見寄次韻

一片忠肝照日明濟時無策苦傷情聲牙拊几悔南渡和淚
挑燈編北盟漢用檄招三十郡楚因歌散八千兵太平若闢
生靈肉何用生靈望太平

小春述懷次項山甫韻

桃李生香花滿谿南州十月尚檐衣春從酒甕榨將出秋在
詩囊帶得歸弓射十分方破的棋高一著便爭機勸君莫作
等閒看豪髮差殊事已非

春愁

益公有萬事關心眼
已皆之句次其韻

十日春愁不出門出門春事已消魂摘花掀帽倩人插索酒

得杯和月吞呢鳥聲中近寒食落花陰裏又黃昏春來春去
總休問往事悠悠付一尊

呈徐商卿

十年憂患謫江南萬事於心了不關病去祇愁雙足賴老來
且喜一身閒人情無處便生怨天道有時猶好還大抵久長
居富貴到頭天意亦須慳

春遊有感次王長卿賞春之韻

從黃本

上苑春工到海棠老夫隨分爲春忙朱絃轉枕鶯催拍紅粉
倚欄花鬪妝吾道幾時曾損益人心今日自炎涼願言相約
花前醉一聽兒童號酒狂

憂

呈項山甫
從黃本

憂吾所謂果何憂憂國憂家卒未休坐法馬遷方去漢釋囚
箕子未歸周西風萬籟聲聲恨夜雨疏桐點點愁有客不知

吾所向

謂項山甫却將米價問南州
述懷陳子中自番禺一別不聞動靜忽自
廣信來慰我有詩次其韻從黃本

我生胸次不塵埃不學兒曹剛自媒詩料雖憑風月製宦途
還聽鬼神開十年教養情猶戀半世功名念已灰安得金鑿
有清問賈生何事未歸來

套筒

點辛以鐵圍竹筒貫索爲繫
因之具因詩其狀從黃本

作筒咿嗶贊項咽箇中和我萬愁牽一筒作柄簫無雙鐵
爲圓扇有圈身拜卻疑人是犬手擎還類筆如椽從今節節
能通氣安得當一作爲積一作蓄

春郊即事次稼軒韻

東風吹動綺羅塵翠蓋紅纓處處新翅拍開千樹雪鶯聲
催老十洲春人生有酒須行樂吏祿無階且食貧歸客不須
籠畫燭醉和明月上雕輪

雪次吳子同酒價添字韻從黃本

天低江闊水連天上下周回一色兼撲雀獵鷹翻白縞得鱸
漁父指青帘馬拋玉勒瓏琅落獅欠金鈴橋袖添得句莫嫌
呵凍筆一作明年歲事已堪占

惠五 南征錄五

七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五終

南錄五

翠微南征錄卷之六

秋浦雙忠錄第六

七言律詩

題富沙廟

丙寅七月晦富沙民火延燒至平政橋廟燬祠民屋悉為煨燼而祠之管構無一焦因感神之威靈而詩之

平政橋頭火燄空富沙宮殿烈烟中地形難撲徒臨水天意能回遽反風十里爆雷驚客夢萬家全壁賴神功君王注意恢神武更乞威靈為寶冲

次翁正叔溪山勝遊之韻

谿南風物照窗扉谿北蘭舟纜翠微雙槳碧雲苔浦合一簾紅雨杏花飛只知有酒酬佳景卻恨無繩繫落暉更約風流眾年少明朝依舊莫相違

春郊即事次王昭甫韻

東風吹不斷輪蹄處處鞦韆環佩飛翦翠弄妝歸鬢掠亂紅

翻錦上屏幃花應笑我春嘗醉燕解嘲人夜不歸莫怪逢春太娛樂人生能有幾芳菲

悶題

此心忠義出天資奴隸兒童莫強為燕雀不知鴻鵠志牛羊徒飾虎狼皮事當策犬吠堯日書在塞鴻歸漢時拔劍問天

天不語料天還愧負男兒

呈陳平仲

清友送學齋因以一杯為平仲壽反奉分羹之惠示詩次韻以謝從黃本

達人安分樂平生不與陰陽造化爭漢節有人恭且止楚盤無客遂當行薦公地粟三杯酒分我天香一味羹大抵有施須有報木桃瓊玖愧詩評

紙帳

鄧五兄為劉文索和

主人冰雪灑胸襟買宿銀城不計緡春草有詩皆白雪秋毫無夢到紅塵月娥好作雲閒侶風伯不寒冰下人更喜五更

南錄六

窗外月梅梢分得一枝春

兵從黃本刻本作施判院好

兵貴先人斯奪人莫教閒謀漏真情漢因有備胡終退秦爲
無人楚始爭卦向爻中分損益棋於局上定輸贏不知都督
三邊者還肯江湖問一聲

自訟次溪南壁閒韻

我生素不事談諧簷板方頭喚不回遇事豈容無正論濟時
未必有長材頭雖五鼎不辭劍口恐三緘合用枚不是生平
太剛介如何蹤跡尚塵埃

紀時陸大方名規江湖之士宦途不得志隱於琴

古今多少好英雄未必奸邪未必忠上黨鼎膏流地白長平
坑血濺天紅三邊傳檄兵雖息二權開場貨未通更願年豐
富金帛飽裝駝駕爲和戎

重九

破帽無情不受吹滿頭霜雪已如絲菊花笑我三秋客風物
撩人九日詩三楚膏腴已煨燼二江皮肉更瘡痍子卿三月
無音信鴻雁南來何所之

禱梅山初入建安求籤梅山

許我登龍尚未還作詩更爲問梅山如何威惠推千載猶使
英雄困八蠻神不提身歸虎帳鬼須孽口動龍顏聰明儻爲
扶社願借風雷頃刻間

寄西山久不拜西山忽有陳武昌之

姓名久不到西山竟便無風鼻漫天慙有花春堰急地鏤
無火夜堂寒青燈昔記對牀卧白髮今羞把鏡看見說北歸
常有雁一書無惜報平安

再禱梅山

梅山昔扣五通仙曾許英雄第一籤恰遇塵埃常擾擾如何
泥濘尚淹淹若非推入高宗夢須是驅成太史占他日松高
詠申甫一香先爲大王拈

怒題

壯氣橫秋面渥丹男兒未遇指休彈賣漿豈料周分國盜粟
焉知漢築壇脛脛未甘纏吏鞅觸體不信誤儒冠夜深踢起
牀頭婢和淚挑燈把劍看

寄范茂卿茂卿家於北苑予識之於建之

社風吹迸兩前枝正是施工北苑時小胯未封纔入盞短鎗
初折半含旗一盆臘雪分龍井萬杆春雷入鳳池見說貢餘
山樣積小前還肯換新詩

題溪莊丁卯寒食約故人薛伯成遊溪莊

山擁青螺出粉牆水環銀帶插溪莊一百五日雨翻浴三十

六宮人鬪妝蝶翅拍開催舞袖鳳毛翻錦入詩囊新歡舊恨

知多少且對東風醉幾場

奇見施清叔嘗出城西於小圃見一蟹背歌鴛拍蝶回

叔韻以記其事按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繞畫堂眉黛蹙成遊子恨臉紅
燒斷故人腸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妝舞罷隔簾
偷送目不知誰是楚襄王

思故人子諱建不聞西北故人安否因

太乙年來落翼井幾多豪傑未成名堯天日月計和玉胡地
山川知耀卿盧六驅風能破屋陳三平水可傾城年來幕府
勤延攬何事諸兄未有聲

呈古洲老人次周清之韻

衛霍勲名李杜才纔過四十也心灰俗塵趁少便披拂詩料

空多難前裁時事漫提眉便皺家懷未說眼先開朱簾更情
梅香挂要得銀蟾入座來

訓小童 小童甚頑欲捷之 而不忍作詩訓之

飯罷令人喚小童敢煩提一作耳為開蒙苜茶不用焦湯紙
紙被還將豔火烘醉欲伴眠當情月熱求揮汗合邀風他

我建青油幕應汝封侯學衛公

郊飲次孫子卿韻

茅舍松棚隔小橋碧帘斜挂竹籬勝豬頭煮去和皮犂牛
秤來帶骨燒村酒不圖邀客醉野花復喜向人嬌歸舟不

撐明月只倩西風借晚潮

西爽 小湖程正同作堂西偏以挹爽氣暇日約子同 登未遂所請寄以五十六字 程郎本作陳

客子東南不著家主人北里恣豪華一作夜深常倩月移竹
春老不煩風掃花暮雨送涼歸枕簟夕陽留客賦烟霞何時

執手欄杆外同把功名誓鏤卸

斗齋諸翁先生託解大中僧室有齋名斗示詩次韻 刻本作補翁先生託解大中僧舍名曰斗齋次題

忠六

八方無處著瞿曇百合中間寄一龕滿挹酒漿供里北平量
風月借和南腰如可折豈徒五涎若果流何待三更喜小窗
能就供夜寒江靜著山函

呈楚南僧 名正持記室大中書 與台僧堂上座論詩

剛腸未肯報平安擬把功名一擔一作擔方向杏壇逃賊北
卻於蓮社得和南香同世事炎還冷茶類人情苦始甘大抵
久長同佛法此心何處不瞿曇

山居次王山甫韻

布作寬袍竹作冠蕭然萬慮不相關數聲橫遠烟霄外一箇
閒人天地閒若遇急流須勇退從教倦鳥不知還百年富貴

南錄六

君休羨得似浮生半日閒

為吳伯欽解嘲伯欽嘗市官道有司欲以為私販而 籍其家贈以五十六字 注從黃本

太平官府不停囚求劍烏衣欲刻舟私算是難難做鶴公庭
得馬使成牛不疑苦受千金誘膠鬲當貽萬世羞見說明公
在蓮幕不知能鑑此冤不

讀史

史筆如衡須正持莫教浮誕出無稽已成帝業從烹父未將
王師休殺妻秦逸號眠為抱虎劉狂名舞作聞雞麟經削後
無全筆磨玷吾嘗問白圭

建安暮秋次劉子嚴韻

斜陽望斷水平橋古柳蕭疏已半彫魚躍浪花翻水面雁拖
烟練東林腰花時無鏹能追曠月夜有詩堪續貂回首故鄉
多少恨亂山無數路迢迢

三衢道中次毛子彭韻

西風吹夢落青帘濁酒三杯路二千別岸舟行秋色裏故人
家在夕陽邊囊中有藥能醫國竿上無鉤可釣賢見說近來
書籍貴監唐川漢莫論錢

秋望有懷 清之書有感 子明王

片雲和雨卷西風緯盡遮關眼力雄遠水半連晴漢碧暮霞
全借夕陽紅姓名未得聯諸子鬢髮皤然已一翁欲識翠微
詩外意豈圖憂國願年豐

送李予方 子方以將家子不備用事業之秋漂流 下僚方有求婚問舍之意以詩嘲之

亂雲推月上層樓樓上朱簾不下鈎難翅拍開朱戶鎖雁聲
喚上木蘭舟黃花然酒留人醉紅葉題詩倩水流李廣不侯
人不笑笑他人作爛羊頭

寄兩庠同舍

南錄六

昔年撻鼓扣天關遠謫南州七度春大享有恩來北闕小囚
無賂一作脫東閩烏衣座滿民流血燭簾深案積塵見說

九重宵旰慮長沙猶有少年人

呈公漕宰向自京口汎舟入杭爲
巴寨所阻作詩訴之

長亭不作馬蹏迂一葉孤篷入帝都星布關津皆自放雷到
纂節獨相拘可憐罔市千般有誰信虛舟一物無爲祝琴堂
早催發片帆連夜過姑蘇

九日次趙叔仁韻

木落西風黃葉飛子卿無信雁來遲淒涼自笑劉思父慷慨
難追杜牧之歸興十分濃似酒愁腸一縷亂如絲憑君細把
葉黃問此會明年健有誰

戲呈趙可父可父以法曹入幕明年爲鎮
試第一是冬正欲遣使議和

少年場屋擅詞鋒審獄無私只奉公夜月蘭宮無宿曜秋霜

忠犬

六

蓮幕有春風明堂難毀周公制鄉校猶存子產功文德自來
能服遠更煩劉向爲和戎

輓吳夫人夫人少師孫女居蜀適王氏
卒年十六葬於舒仙姑之山

鸞駝不是厭塵凡王母瑤池促駕還家在兩三千里外人生
一十六年閒好隨神女遊舒水難伴文君歸蜀山試向仙源

問消息桃花零落水潺潺

巖桂落英和郡楊伯宗有詩次韻即本作和
楊伯宗韻

淨掃庭堦襯落英西風吹恨入蓬瀛人從紫府囊中過馬踏
黃金屑上行眠醉不須鋪錦褥研香選解作珠纓宮娥未許

填溝壑收拾流酥浸玉罌

牢城述懷思冠平仲發書吳
元白和平仲動靜

江外音書久不來重城昏鼓又相催眼前螢掣簷前電耳底
蚊毒屋底雷乃事類棋方入局此心如火已成灰憑君試問

吳元白老冠東川回未回

重午次鄧信甫送菖蒲釵符之韻

虎服龍鬚午未乾楚臣遺淚尚潛潛梅天有雨金九重麥地
無瓜翠浪開蒲解鼻風豈真賊符能驅祟不驅姦一樽菖酒
呼天問何事男兒鬢漸已一作斑

忠犬

七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六終

翠微南征錄卷之七

秋浦雙忠錄第七

七言律詩

有觸述懷翠微以詩直取怨於人多矣士大夫有始若加體而終乃輕念者深切者之

英雄還要識英雄不識英雄總是空投鼠在人當忌器見鴻非我獨彎弓情從忠佞分輕重事戒恩威戾始終說與翠微

休截截三緘從此更誰工

巖柱建人以益蕙為重巖柱夾道反以為常卉故取而抑之從黃木

西風吹老碧蓮房萬壑風流折麝囊護與籬花爭曉色肯教

盆蕙壓秋芳月中有女曾分種世上無花敢鬪香要識仙根

迥然別一枝開傍郗家牆

偶成

一別京華近十年此心無日不悠然嗅梅得句天然巧把酒開懷地自偏鐵研不須兵十萬銅盤何用客三千功名自有

風雲會不遇風雲每一作自煎

別王士貴一載客自小峰來作詩寄之

畫橋相送百花春轉眼孤鴻逐斷雲別後有誰能顧我客中

無日不思君風前花影嘗與念月下桐聲久不聞見說近來

多好況一書無惜寄云云

發書與幼弟及坦齋次寧子剛韻發刻本作胎

風烟一作世事不堪聽勿謂封侯勝白丁老眼隔年新舊曆

歸心連夜短長亭一聲蜀鳥驚蝴蝶十幅蠻花寄鶴鴿更向

坦齋夫子道近來霜鬢已星星

寄王清之清之名度入吳德夫幕置句漢上項平甫疾之清之養於長沙問整歸鞍故有相勉推挽

意之

封書漢上寄清之却恐清之漢上歸千里謾懷明月共寸心

常伴白雲飛湘妃有淚能斑竹周士無心戀采薇安得一緘

飛海嶠與兄聯轡上淮淝

感應王祠翠微繫宇城凡一歲備城中有感應河至靈增與神之容儀而祠奉之按即本作感惠神祠誤

如神正直護縲囚當代公卿總合羞疏紙未燒謀已遂鑪香

方藝病先瘳乞靈屢假三更寐釋縛當封萬戶侯待得有勳

書竹帛一封當為薦宸旒

呈張舍人時提本路獄事從黃本一作寄

萬冤無計壓天衢三尺金科謾卷舒公不戴星馳駟馬民將

指日就枯魚黃堂宴妓不加意丹陛慮囚空有書見說羣鳥

廣瞻聽如何公論尚躊躇

壽富沙廟致發部使者書從黃本

十年蹤跡淖泥沙為炷靈香構富沙萬里無由詣霜闕一書

聊欲為星槎解驂許我來齊宴釋縛從君問左車他日橫飛

上麟閣行祠當為建京華

謝劉判院院以絲食見惠

細軸濃雲寄矮齋岳所居處蒲團和氣忽驚回一牀浪捲芙蓉瓣

十幅香重錦繡開不怕夜侵寒斗帳却愁春夢到陽臺感恩

未作瓊瑤報先把新詩寄小梅

寄茗溪故人

昔年分袂霄江東繫馬花梢撲亂紅解佩送行情快快舉杯

言別恨怨忽中人以上誰知我北斗而南惟有公此去東閩

有良便一書無惜慰羈窮

不禱江淮有撥不至叩之廟不禱食者不驗因有此作

不炷靈香不誦經北杯籤榜總欺人窮通只合從天地禍福

何須問鬼神命到死時生莫伴事當直處曲還伸從今若問

開先一作元事桃李無言二月春

送提舉陳工部自福建召入

豁風拂拂卷征衣，豁上攀轅恨馬遲。蝗不入闔今已矣，碑無留峴古求之。泉知原作如送客聲猶咽，燭味留人淚謾垂。願速長沙還賈誼，為公江上斬鯨鯢。

悉事愈恭諸文不能奉

欲歸未去兩紛拏，何事回天力未加。九牧誰為十羊主，百冠當念一人髮。肘邊有石心雖切，腰下無錢手謾叉。千萬有人逢伯樂，為言龍種尚鹽車。

呈陳信父次韻一作之

老來百計總無成，當路時官懶問名。國事只將心事比，今人難作古人評。蒼頭笑我樽無佐，白髮欺人鑷又生。惟有建溪知客意，過灘時作不平鳴。

寄江子崗一作岡

卷七

三

和夜封書上子崗，別來化日又舒長。只知電燭兩經月，不覺星毛半欲霜。竹葉照人疑盡滑，梅花撥客透籬香。知他詩債曾償未，料得尋春日日忙。

書太乙編年卷尾編年自紹興上元甲子始至今

年來太乙犯咸池，三式編年事可疑。西北膏腴從脯腊，東南皮肉恐瘡痍。堯天日月期無已，胡地烟雲歲有之。更向江湖問同志，中原何日是歸期。

怒成在夷陽仇甫

舌端豪氣吐長虹，四海一身無處容。不向北山求刺虎，便從南海學屠龍。鼎須劉闢方成器，劍到魏齊那是鋒。欲抱不平朝玉帝，夢魂飛上祝融峰。

楮衾次劉子長韻

霜風翦水作冰荷，織出吳綾不用梭。十幅曉雲藏處士，一牀

秋水浸嫦娥，直疑天上無青女。却信人閒有睡魔，更向屏山畫梅竹。紅塵還有此風麼。

勉趙可父法曹法曹以詞賦明經，曩首監漕，初尉鎮州。石城比歲不登，茶寇隨商在。在噴泉。法曹招集豪傑分道掩捕，雷驅電掃，隨即撲滅。因議。江湖之士，火任建安法曹，明年復為南省鎮試第一。不願易授，特於幕府。又明年發兵上邊。時有薦趙於幕府者，江湖之士多歸之。

銀潢河海浸崆峒，君獨軒昂萬派中。北鄙虎牢今子產，東山狼跋古周公。固知魯衛封同姓，合向燕秦策異功。我欲晉江同擊楫，中流無惜伴英雄。

獄中責廷尉廷尉黨權勢而無公

重門有路透泉關，便合摠衣問比干。愧我直言難媚竈，從渠怒髮自衝冠。烏臺有月身何及，犴獄無天淚謾彈。自恨不逢包孝肅，此身那許報平安。

吾巾不是不冠儒，曾被儒冠幾誤予。鐵研不磨天地軸，毛錐

難復帝王居。當傳衛霍無傳秘，卻著韓曹不著書。堪笑蒼生無眼力，不知豪傑在樵漁。

挽戚虛中虛中嘗從老氏之學，無歲不為廬山之遊。治生仰給於藥，府與翠微有林泉之契。

夢裏匡廬興未闌，轉頭世事已辛酸。肥家有術疑非藥，澆酒從人笑不冠。雁字向人羣已失，鳳雛過眼影何單。不堪回首原頭路，一塢松楸生暮寒。

卷七

四

寄盧進士盧子幼有能，開二十年之契。近忽以詩自贖，信見寄。

丈夫策定在吳鉤，浪把橋門作勝遊。綵筆誤人隨驥尾，錦標還我占鰲頭。關山夢寐三千里，竹帛功名四十秋。安得九重容借箸，盡將軍國為前籌。

九日言懷次劉功父韻功父為江湖領袖，初有聯轡之

是方以詩見

淒淒天氣閒炎涼，破帽翻風客鬢狂。酒味暗消黃蕊辣，雁聲

是方以詩見

淒淒天氣閒炎涼，破帽翻風客鬢狂。酒味暗消黃蕊辣，雁聲

喚得菊花香三京昔擬恢同軌九日今猶客異鄉更仗阿誰
上沙漠為予申意郭汾陽

呈番易趙及甫及甫懷既為江湖稱名在宗室七英之列

不學炎涼不自謀動和權勢作仇讐筆鋒帶怒搖山嶽劍氣
銜冤射斗牛龍虎榜中當擢第麒麟閣上合封侯功名未入

男兒手誰肯甘為郡督郵

九日谿樓遠望答故人王仲格有詩次韻

西風寥落做重陽人在東南水一方地僻阻他鴻雁信天寒
撥我菊萸觴江澄素練魚翻赤葉翦紅綃擲結黃不是倚欄

迷望眼欲憑歸雁問蘇郎

訴董寺丞董誥問因翠微款以詩並揮淚而出

神首羅喉欲觸天彎弓直造玉皇前九重不忍誅林甫一札
翻令圓馬遷投鼠固知當忌器得魚誰敢便忘筌吾今一死

初無憾願把孤忠託孟堅

寄小王徐子晉子晉去唐城二百餘里托拜書二潘從黃本

十載長沙路二千歸心日夜在長安居家有譽眉空白戀關
無謀心謾丹獲雁不聞蘇子信沐猴徒笑楚人冠馬蹏恐有
唐城便為把功名問二潘

獄中作

壯士剛腸不受冤羈縲可斷志難干韓仇未報薪嘗臥漢賊
猶存欽謾彈情款不從囚口責炙漿難塞吏腸寬何常盡灑
姦邪血染作衣裳看孟安

池亭即事蕭坡有心字韻和者百餘人素賢以此舉貢

春風恰恰破桃李池館無人一徑深鷗刷斷翎翻水面蝶拋
殘粉出花心詩懷攬我丹顏一作破節物催人白髮侵流水

伯牙今已矣世間那復得

有知音

南劍水閣

欲向津頭問鑊鋤一潭秋水漫烟霞畫屏對客景藏景芳樹
壓谿花照花有策廷爭慚賈誼無功廟食笑張華夜深霹靂
轟雙劍驚起延平十萬家

丹青閣此首即刻快

閣上欄杆紫翠環閣中身世異塵寰長虹吸月印秋水孤鶩
伴霞暈晚山萬里風烟屏帳裏一時人物畫圖閒凌煙須是
男兒事却恐功名未放閑

折桂園友人宴從黃本刻本作折桂園同舍友宴於中達旦而別次申无谷韻

牆頭羅綺碧雲濃牆外鞦韆電掣空蝴蝶拍開花面粉鷓鴣
吹落杏腮紅翠烟不卷珠簾月蠟燭還搖錦袖風醉眼不知
塵世有直疑身在廣寒宮折桂園在當塗

夜步水西建邺未嘗出郭至是方有水西之行

半跋芒鞋過水西樓臺燈火未多時山羞見我頭頭轉月怕
拋人步步隨楓葉卷愁秋去早谿聲翻笑夜歸遲柴門抵解
關烟雨不隔離愁些子兒

酒樓秋望

西風吹客上闌干萬里無雲宇宙寬秋水碧連天一色暮霞
紅映日三竿花搖舞帽枝尤軟酒入詩腸句不寒古往今來
恨多少一時收拾付杯盤

臨清閣臨清老球上人素有風月之譽以此賦之

闌千古木鎖青葱欄外簷花灼半空萬里好山春黛碧一谿
流水暮霞紅窗疏不礙東西月帆過始知南北風試問支郎
一尊酒好天良夜與誰同

思故人翠微在楚思明道襄漢故人作

十載無人問益之誰於秋唾見珠璣兩三千里家何在三十

六峰人未歸將謂抱薪能救燎果然畫餅不充飢東川恐遇連榮祖一笑不須論是非

翠微南征錄卷之七

貴池先哲遺著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七終

南錄七

翠微南征錄卷之八

秋浦雙忠錄第八

七言律詩

有激呈江聖與判院次韻

不郊不國不吾慮元元騰騰十載餘頸昔已逃三尺劍腹今猶秘九疇香齋牛難燕吳元濟買鴈何慚董仲舒只合三緘且鉗口一衰歸去伴樵漁

與楞珈老瑛上人

勿謂年來世道艱都緣彼此不相參一生知己有千萬十事從人無二三紅杏無壇堪拱北白蓮有社結和南扁舟若有東歸便斷竹枯松寄一擔時見崇度

呈王子蒙隱者次韻

國事還須為國憂肯同兒女作身謀存無補世亡無異生不驚人死不休秦鹿還須屠狗逐楚猴猶為爛羊羞如一作今

若論西都事卻與中唐風馬牛

夜讀離騷次陳德欽韻

指衾封冷白凝霜展轉無眠夜未央風欲送愁先卷帳雨嫌多夢故敲窗自慚鼓瑟投齊好漫接歌興效楚狂起把離騷讀幽悶楚辭還似楚江長

過倪尚書生祠

翠微以丙寅春被命南下建安守王君告老列駕兼領事四戎兩院淹禁數百人因思先生不復至此自惜其下

聞說先生入建都一年民樂更清癯四廂夜月封朱戶兩院春風鎖翠蕪一旦有書追駟馬萬冤無計徹羣鳥焚香再拜祝公壽問有清朝賞罰無

秋晚述懷呈薛子長

刻本作九江薛子長過訪以詩見慰次韻答之

一甕香醪一曲琴得相尋處且相尋杯寬卻怪青山小坐久不知黃葉深當路星昭已鉗口異鄉風物更關心何時繫艇

南錄八

秋江上醉卧蘆花雪滿襟

江穎伯築雙桂堂徵詩

月姊親移入慶門廣寒今是並肩人分他蟾窟雌雄種作我
螢窗南北鄰傲竇雖慳三樹玉比說翻牘一枝春主人便好
鞭黃鶴斫取魁梢謝紫宸

憶弟妹

別來三載客東南始信人閒聚首難眼底不聞鴻雁信鳥頭
常為鵲鴒酸問天不語語徒厲薦地上心心類刻安得春風
吹馬首卧聽行列報平安

青浦

辛欠鹽值千緡漕迫甚急欲以三分之一塞貢
幕有黨幸者反云此等之虛因有此作二首

索逋無術謁公門豈謂公門反愴神令尹幸酬三百索癡兒
猶戀一千緡於今縮手方知錯自此甘心莫怨貧不是恩波
不旁洽五窮無奈苦隨人

忠人

二

劉腸植粟餒官牛牛骨成塵粟未酬何事違參猶閣筆反憐
花縣若虛舟季公素重千金諾膠鬲當貽萬世羞願效相如
還趙璧莫教顏色歎牀頭

送趙右秋

葵州人立志孤高當時公卿殊無推轂成
就者因惜其寡過作詩以送之二首

梅花飛雪滿霜洲上行人去莫留蠟炬結花催管籥雁聲
喚客上蘭舟莫嫌冰炭情難入自是薰猶味不伴執節從教
少知遇勿於世路學沈浮

閩藩齊指右參軍玉骨清無半點塵一味恤刑常召禍十年
遊宦只憂貧圍扉月照金波夜寒谷花開玉樹春客子與君
雖素昧一詩聊記子張紳

半城言懷

建人吳子彰以詩見
慰次韻言一作述

重城不隔世閒塵箇裏無花別有春冤鬼夜隨風雨泣病囚
時作犬羊呻雷震不霽疑君賦葦亭偏凌為國人欲問老天

天已老料應無說為數陳

贈楞伽老瑛上人西人以詩稱於諸身向遇之於
今以詩來見四次其韻
無聊斷梗撥寒衣門掩霜風客自推急下火爐叉手接便將
布袋解頭開拂林展卷呈詩稿炙盞分茶富酒杯別後逢人
須問訊楞伽曾情寄書來

謝許判院惠米

許諱彥輝官建寧向以事繫牢城
復被散還任不忘舊好以米見惠

溝壑膏粱總自招仲尼陳蔡亦鷩鷩不逢魯肅千困指空折
淵明五斗腰孤竹二飢知我意蒼梧一飽為君謠從今隻手
摩挲腹卻向顏門問一瓢

除夜大雪

丙寅除夜得春瑞雪大作時有襄淮之蚬因
記夜半入蔡之事使人扼腕不寐時在建三

青帝明朝下玉京先教滕六掩車塵梅花笑我三年臘椒葉
爭他一夜春烏角觸簷鞭墮玉馬蹏印路梳拋銀何當夜縛

忠人

三

吳元濟去作中興社稷臣

呈毛南仲

南仲之居名曰沙坑在松溪浦城之開南仲
賢者好吳賓客有鄉里之譽因出江水過門
聽琴卒日而別作詩南仲感謝

暮宿東谿一草堂倦和衣履履刻作禽為喚多憂誰謂草能忘
夜到雞鳴刻地長早起不煩須禽為喚多憂誰謂草能忘
清閒卻愧毛南仲醉卧西窗一枕涼

丁卯除夕

二年來坐不辜之獄誦易泰
卦初九爻辭志感二首

纔辱東皇造化工便隨飛鵲報簾櫳人閒狂狂知無所天上
蓬萊還有宮酒色半澄春後綠蠟花全折夜來紅從今泰道
能連茹願駕蒼蟠躍震風
吳鉤不是怒鯨鮫夜半劉琨屢舞難十載載春遊太學二年
年夜宿園陞楚盤未必資毛遂周粟如何飽叔齊塵世功名
儻來爾無言桃李自成蹊

呈富大卿大卿名瑋，公六世孫，詩飲。

司晨未曉報龍樓，昨夜中天貫索流。石父不逢齊子相，馬遷空作漢家囚。銅壺滴碎短長夢，鈴索曳翻新舊愁。安得君王賜歸騎，一塵投老大江頭。

雪中呈劉子冲丁冲，字子冲，山陰人。

朔風卷水入天渠，翦作飛花散六虛。竹本無聲緣葉密，梅因有影怕花疏。路從玉鑑刻刻作上頭過，家在冰壺裏。面居欲作一持，撩謝女不知爲況近何如。

雪中有戲是歲有神馬披樊城之役，尋桐拍柳。

一夜風神揭海神，盡將純素掩丹青。四圍白璧成千嶂，萬里紅塵役一星。搭岸柳條橫玉帶，壓牆梅萼上銀屏。好將今日平淮策說與當年李愬聽。

憂世寄清溪友人丙寅冬在建開遠音作，刻本無憂世二字。

廟堂無計息干戈，國士銜刻作冤未汨羅尺五指天。均日月八千里地舊山河，人無遠慮心徒切。里有新喪巷不歌，況是十年芹泮客倚欄。尤覺淚滂沱。

嘲曹掾友人某每對客云：待次幾年所費幾千，今承惠詩，次韻以窮其意。

世態年來日日新，宦途澆薄更驚人。關期動徹連三政，選調無疑費百緡。是吏有囊盛短卷，非財無藥療長貧。參軍也勝陶彭澤，且糶官糧醉幾巡。

囚中記貧翠微在西關，有客送僧字韻詩，求和方思索。是關和尚之語，就其韻。記貧刻本作記事。

英雄不遇不憂貧，獄吏從教喚不膺。一作煮飯只燒酒，鐘讀書權借守囚燈。堪嗟世事危如卵，無怪人情冷似冰。勿謂功名成倖致，志公終不是閑僧。

送倪尚書自三山罷歸晉川

筆麟圖鳳久無聲，何事權輿復見今。魯祭不因夫子肉，齊卿難奪孟柯心。我公去就何爲重，吾道興亡所繫深。安得斯文天未喪，載歌狼跋繼遺音。

忠八 南錄八

五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八

翠微南征錄卷之九

秋浦雙忠錄第九

五言律詩

宣城道中次壁間韻

躍馬上宣城千山翠欲颺
蕙風輕卷舌櫻兩細沾
脣柳絮難驅臘榆錢不買春
何如澆一斗爛醉石湖濱

石湖在宣城境內

當塗道中次馮子揚新林韻

春情不慷慨十日九清陰
蝶宿花留粉鶯眠柳借金
胡塵方障眼漢壁尚關心
醒去愁無奈杯行滿滿斟

壽昌道中別劉仲方次韻

山斷疑無路林開覺有村
飢牛戀茅隴吠犬護柴門
悶去詩千首愁來酒一尊
明朝南去路懷抱與誰論

自小峰訪王泰之話別

風神戀行客吹柳纏簪纓
傍水鳥多白近山蟬更清
別腸雲閣淚歸路月關情
告德無多日清觴聊一傾

遊谿西寺次府判湯文韻

寺覺重遊好僧期後會
賒青蟲彫病葉白鳥篆平沙
水瘦石生齒山寒梅未花
功名應一作有待且喝惠公茶

登西樓晚眺次朱師幾韻

疏雨洗空碧晚晴人倚樓
稻花千頃浪楓葉一簾秋
遠岸明殘日孤村認小舟
谿山如愛我相見亦回頭

安分呈李竹齋次韻

風雨思君子烟霞憶舊遊
一區山水國萬里帝王州
臘甕香浮玉春旂雪滿旻
安貧隨處樂此外復何求

拜茶

北苑春將半星槎欲奏功
杵鳴千臼雪鎗卷一旗
風盃錦鷄毛翠簽羅象眼
紅封成拜玄鶴飛上紫微宮

南嶽九

南嶽九

邸食賁庖者

陋邸已無味庖人更不材
食炊全做粥燒燾半成灰
添醋酸絲齒研椒辣木腮
何時聳堂窻香霧竄尊罍

秋意次項子禮韻

木前碧空山瘦西風掃落黃
荷殘簪失盍鞠老餅還香
詩盡時尤關愁多夜更長
悶懷無處著隨雁落瀟湘

書堂遇雨

風疊雲成片溝澆水作層
溼書移案避滌研就簷承
瓦擊聲疑窻窗低暗欲燈
須臾西漏日晴意慢膝膝

矮齋

三尺遮門斷半簾吾身交
九四控制萬愁兼

容膝

具體功一作非遠全軀恨已消
安禪雖促跌覓句敢成搖
悔不身齊足時當事半腰
行人只蒲伏何處得逍遙

野飲

野景何須買山花不待培
幕天分古木裊地得蒼苔
酒上鶯調曲看空鵲墮梅
一壺隨所適何處問蓬萊

題練省元壁

腳債嗟猶欠心朋喜偶逢
谿聲含客怒山色爲誰濃
古樹晴搖蓋殘蟬晚帶鐘
莫辭一尊酒明日是吳儂

南浦客邸

南浦半月兩谿流暗沒沙
斷橋虹散綺拍岸雪飛花
孤館客無夢短蓬人未家
何如擁紅日照我上筠車

借景樓

借景樓

南嶽九

非我有也
自詩次韻

朱箔鉤新月平欄架落霞百錢呼酒炙四壁聽笙笳翠映誰
家竹香飄何處花功名未歸我且此寄生涯

宿水陸寺送陳工部上吏
歸留水陸寺

蕭寺廊廡闕無人獨自行吳儂非好僻楚客為誰清花落憑
風掃燈殘借月明江湖有烟浪且此寄刻作
過餘生

呈魯伯瞻伯瞻有詩次其韻從黃
本

信斷無青鳥盟寒有白鷗悶和詩作首愁聽水
滴蓮
花曉山空桂子秋功名有期會教

浦城買舟節日買舟南下諸
友皆留舟從黃本

微雨催行旆西風送客舟籬邊鞦韆放浪
激花
翻雪山涵影浸秋前難

歸興呈吳孟祥次送行韻

忠九

魚雁書音少關山夢寐遙對花思粉面遇喜
意鶻
應報歸心馬更驕西風綽鞭鞭飛

秋晚即事次黃巨瞻韻

秋宇清如洗秋宵分外長寒雞鳴午夜征雁喚重陽楓葉已
全赤鞠花纔半黃不知秋幾許試與問蘇郎

秋後村千家詩二補按鮑注此首韻與
秋晚即事同疑一時所作補錄於此

暮色千林薄秋空萬里長寒蟬鳴晚樹歸棹潑斜陽水遠天
同碧風高葉脫黃星老蓬鬢不覺到潘郎

呈李景山和楊次杜韻黃本
和

居靜心常樂愁多鬢不禁買舟和月載把酒對花斟白水有
深淺青山無古今從茲得真趣消盡利名心

小圃舍後文地
開作小圃

舍北有餘隙平蕪作小圃花存四五本竹種兩三根風伯情

瑤珮月娥煩佐尊誰知方丈裏別有一乾坤

村居次臧仲武韻雙瑞
時在

莫怪村居僻村居亦可嘉僕羸腰帶艾婢情鬢簪花歌罷蛙
催樂酒闌蜂報衙門前少車馬慚愧五侯家

宣城道中次壁間韻

恰則刻作
到誤杏花天轉頭過禁烟燕歸繞數日鶯起又三眠少
智慚樗里多材憶孟堅功名且隨分無苦自咨煎

過新豐市懷古新豐乃太白舊遊
書堂今在道旁

路出橫江去書一作
堂立道偏兩聲楊柳外風色杏花前有
淚沾詩宿無歌述酒仙采江千古恨號認向誰傳

買舟浦城即本浦城買
舟入建得一小艇

畏路逢危路尋舟得小舟始云為得計終乃復添憂艙狹難
伸足蓬低恁舉頭十圍無處著踟促向中流

忠九南錄九

憩妙因寺次王有道先生韻

蕭寺寒山外崎嶇一徑幽斷雲迎客入曲水護堤流木石四
時古軒窗五月秋午煩刻作
餘聊小憩拂石為支頭

尋幽用前韻黃本再
錄前韻

俗塵方控僦得得訪清幽烟練素疑抹山屏翠欲流松筠掃
日月藤蔓懸春秋物外有餘樂吾生空日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九終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

秋浦雙忠錄第十

七言絕句

讀漢史閱紀信韓信傳

漢將假帝為真帝齊乞真王作假王大抵紀韓皆是信不知誰短更誰長

寄王五四將仕將仕乃清之弟寓廣信歲在戊辰以其兄之事來告徘徊久之離別以二絕饒

季叔青天轟霹靂屈原平地溺波濤從教晉楚多戕賊二子何曾損一毫

周田且謂曾占易商野何嘗曾即作織夢書假使二君無感召不成終老在樵漁

約叔叔真二首兩月後復不忍去作詩送之從黃本半閒屋抵斗來大一箇身同山樣高側坐斜眠俱不得煩君

除去一牛毛

厄堂即作有事留司馬凌閣無名問太宗我且盤桓君且去歸期千載約芙蓉

陽虎不名真盜玉子張何事便書紳聖賢立論有微旨精義當求妙入神

過西谿道經西谿僕馬蕭蕭解佩路隨馬足難知數山疊魚鱗不記名隔岸青帘人不渡一谿流水暮潮生

題蓮華峰和壁閒李次高韻黃本作題蓮華壁閒風外落花千萬片水邊嗷鳥兩三聲無情驚起陽臺夢獨倚

開窗看月明

贈呂元玘居居分水道旁

周未見人歌采芑楚先聞客賦離騷胸中有氣不能吐空使虹霓萬丈高

初抵富沙二首

芳草不隨春水綠連山猶帶夕陽明人生有酒且行樂休向河梁問子卿

扁舟飛雪花

呈周及之貢元及之居三衢山中一頭卻過六七嶺兩足幾乎千百斤恰喜故人能下榻襟窗

尊酒細論文

寧川冷渡次壁閒韻

峰回路轉六七里林靜鳥啼三四聲遊女不知行旅恨一茶留我話平生

宿灌頭次壁閒韻

淡魚纔煮鹹魚熟白酒新筍紅酒香莫訝杯盤成草草一年忙處是蠶桑

南浦水閣南浦橋之西有關臨水同舍宴其其中觀人不知行客南征之役乃有插花臨水相潮之意橋橫南浦虹千丈柳護西谿翠一行佳麗不知滋味惡插花

臨水照紅妝

秋晚獨步次劉彥禮韻

十分秋色著巖桂幾陣晚涼催井桐自恨異鄉知遇少一尊相屬與誰同

後溪舟中二首蓬窗夜雨短長夢啼鳥喚人新舊愁萬里論文一尊酒醉和明月上扁舟

泉聲恰似世情惡山色不如歸興濃自恨十圍無處著何如瘦作束腰蜂

楊花

一絲不染湖光白萬點能回山色青三月金明池上水與子同是一浮萍

杜鵑

殘月照愁人病酒好風吹夢客思家欲知亡國恨多少紅盡亂山無限花

閨怨

雁翎未忍刻丁謂虎口猶期脫蔡京何事姦邪皆倖免洛陽年少卻南征

有鼎不烹胡虜肉無刀可斷佞臣頭男兒此等不平氣空使衝冠射斗牛

李

酒禁次項仲山韻朝軍民不許交飲之

將軍愛士民心失太守憂民士氣衰大抵軍民皆赤子如何從此便蕭籬

贈美人別次男氏蒙鼎才韻從黃本

花臉送愁和露泣鶯聲傳恨向人嬌別情遠去尤難割相送不須離畫橋

寄宗上人刻木作正宗上人以能詩得度

我為叩關拘控狂汝將吟筆換袈裟別來猶記松窗外一掬清泉自點茶

寄趙及父刻木作久別趙及父因有楚事便

欲邀詩社同蓮社為築將壇并杏壇圖得有材皆命世不隨風月報平安

有感

千本困未必將軍喜五斗難消令尹愁若使淵明逢魯蕭折腰應到腳跟頭

桃花

紅雨隨風散落霞行人幾誤武陵家牧童若向青帘見應認枝頭作杏花

弦月

人閒離別最堪憐天上嫦娥恐亦然昨夜廣寒分破鏡半圓飛上九重天

春暮三首亦載厲氏宋詩紀事

買春無計託花神費盡榆錢不計緡風絮飛成三徑雪雨犁翻動一園春

三月湖天春晝長東風飄暖草浮光櫻桃熟後遊人倦柳絮飛時燕子忙

忠十

麥髯豆莢雨生肥閑綠園林粉蝶飛賸真好花安四壁不教人道是春歸

白面渡渡在池陽之西六十里村人皆不曉白面之義因詩其事

繫船白面問谿翁名不虛傳說未通祇恐當年谿上女浣紗時節懶勾紅

田家十絕

十幅生絹一墨池盡收好景入屏幃會須少緩丹青筆更倩牧童橫笛吹

其二

農夫日炙面如煤絲婦繅成雪一堆早早安排了官稅莫教耆長上門催

其三

老農鋤水子收禾老婦攀機女織梭苗刻作絹已成空對喜

納官還主外無多

其四

雞唱三聲刻作更天欲明安排飯碗與茶瓶良人猶恐催耕早
自扯蓬窗看曉星

其五

緋袴青衫紫繫腰攬衣隨過水平橋雖然不是風流事也向
人前學逞嬌

其六

村葵奮迅出籬笆欲吠還休喚可擊不識忘機太馴狎那回
曾宿那人家

其七

畫眉無墨把燈燒豈識官妝與翠翹堪笑東風也相謔暗牽
裙帶纏去人腰

其八

鱖魚炊糝作荷包宿飯無湯煖酒澆放棹出門行一市小谿
新漲已平橋

其九

麥飯瓜齋及早催田夫雙眼望儂來油鹽不倩旁人帶日午
癡兒猶未回

其十

拂曉呼兒去採樵祝妻早辦午炊燒日斜榜腹歸家看尚有
生枝炙米焦

春夫此首即列佚

秕糠粒粒裹真珠玉杵春來白有餘待問嫦娥借金鼎等閒
令汝作蟾蜍

新市雜詠十首建安之俗人物風俗市井華麗如沙翠蓋常無異於花朝燈夕長篇短句形容

一時之盛翠微之前未嘗詠之惜棄快散落不多見耳

雲裏烟巖縷雙鴉一榻宮腰柳帶花試問行雲何處覓盡所

東畔是儂一作家

其二

翠翹伴醉情人扶約我文君賣酒壚解珮向人陪笑問一杯
容妾佐樽無

其三

恰把青荷插髻鴉嗔人偷眼過窗紗一盤珠翠俱拋擲卻向
枝頭折杏花

其四

遲遲蓮漏不相催亭館無人午夜開風欲捲簾花影動夢魂
疑是故人來

其五

小橋相見便相親猶帶西湖陌上塵欲買一樽聊款曲歸遲
還怕小蠻嗔

其六

不帶冠兒不插花過門佯把扇兒遮嗔人貪數天邊雁失記
回頭喚喚茶

其七

青衫搵淚向人嗔妾本秦樓浪子妻流落南州歸不得青樓
今在畫橋西

其八

一年不訪李紅娘今日過門意已忘嘶入畫橋東畔路紫驕
猶記舊垂楊

其九

花箋得得寄瀛洲約我今宵特地留好笑着頭迷去路綠楊

無處認青樓

其十

朱門粉壁謫仙家柳外鞦韆觀落霞一澗碧雲流不去木蘭

舟繫木蘭花

花村二首 宜川花村初謂紅紫之地問山翁云村人
之姓號曰花村凶虐吾鄉有小杜舊跡未句故及

問御本宿花村喜有餘已拚花下情人扶牧童不見枝頭香

空向青帘問有無

夜宿花村不見花數間茅屋瞰谿沙山翁不是通名姓幾誤

河陽令尹家

過番禺湖翠微訪趙貞元於番禺湖之中方及中流風
刻本作番禺湖與趙貞元同舟

北風翻雪鼓雷霆舟子停蘭亦斷魂看我金鱗三十六為君

忠十

一躍上龍門

朝熱張季卿詩云甘榜青門學種
瓜次其韻刻本無物字

赤帝乘龍駕火車晴空燒斷暮天霞流金爍石休相酷少皞

看看催成瓜

三友亭

平山常有六客從遊東館之集乃平不預其開
非私故可議即炎涼世情之論又殆不免異日
虛子彰作亭於松竹江梅之間命曰三友因火其
韻及前日之意蓋子彰與李伯雲皆平山客也

老松疏竹閒梅英三友如何獨擅名應是枇杷并檜柏當時

無力預同盟

青樓贈別次甘州老人韻

笛聲吹徹玉樓寒金鴨香消更漏殘含淚欲揮羞不敢倩他

銀燭向人彈

枕上吟建邸曉風聞
角從黃木

畫角梅花吸曉寒數聲清徹碧雲端誰知有客愁無寐一挂

南錄十

作鄉心不奈敲

午枕刻本作醉

三杯未醒復三杯醉眼朦朧壁不開急辦藤牀並竹枕要隨

蝴蝶到蓬萊

香象劉子源有香象詩押灰字送至
未和因次其韻注從黃本

輕覆雕盤一擊作開星星微火自徘徊還同物理人閒事

應盡崎嶇心始灰

矮齋雜詠二十首翠
效在建所居

其一落

東風吹恨上眉頭兩岸桃花瞰碧流一片紅雲飛不起斷霞

殘照落汀洲

其二宿谿

夢回斜月挂林端酒力初消怯夜寒何處客舟猶未泊一聲

忠十

柔櫓過前灘

其三漁

無肉鷓鴣入水頻雙童聯網立沙濱問渠掃得魚多少纔可

為羹了一人

其四會五友

聯翩屐齒破苔痕醉裏觥籌不計陳來日不須關太史五星

今返聚甌閩

其五宿茅

投宿茅亭得夜涼鷓斑搖落奏簫聲青簪擊破寒窗紙漏得

山花一綫香

其六

曉鐘撞動巨鼇覺枕上春雷一夜轟應是金鱗三十六化

龍頭角逞嵒嵒

南錄十

其七月月夜吟

一聲殘角送黃昏獨倚欄杆空斷魂竹影掃階塵不動自挨

其八朝樂

萬事關心兩鬢秋柳又何用事刻作苦文羞無情霜雪催年少

其九春

梅梢弄粉做新晴積雪殘雲沒一星只把眼前春事卜麥坡

其十湖西

十年南國歎徘徊一月鄉心撥不開應是西湖花柳問風流

其十一宿

何事未歸來

紫驢回首客思歸萬里家山蝶夢迷問宿莫山刻作林下邸

其十二曉

夜深生怕杜鵑啼

其十三遠

長天萬里掃清秋宿霧朝雲寸不留向曉殘星猶未落一盤

其十四水

前回風疹徧身紅布褐因燒艷作本火烘兩腿熱瘡今又發

其十五獨

朔風號木作嚴霜錦被重重凍欲僵夜半脚跟疑已割夢魂

安得到高堂刻作

獨自清閒獨自忙杳無人跡到蕭牆眠時不用呼童僕自有

清風為拂林

其十七送

秋波春水照殘霞恨雨愁雲鞦韆鴉飛上領襟隨得去妾身

安得似楊花

其十八春

東風吹恨入青樓滿目春容總是愁楊柳織成絲萬縷憑誰

裁作翠茸裘

其十九春

閩南十月已春回無限風光暗裏催桃李海棠俱鬪豔誰云

梅是百花魁

其二十上

桃谿一作噴火柳拖烟如豆青梅已半酸燕子怯春歸未得

一簾風雨杏花寒

朝賀將仕二首賀兄燕爾翠微繁

花何太喜誰能賦葉是良媒解寄詩但覺人間傳盛事不知

吾身作如西園郎本拘猶少君腹東牀坦已多我欲屠刀窮建節

君從歡燕小登科

春回幾信風

夢謫仙

夢駕白雲參謫仙謫仙留賦白雲篇醉將雙手擊虹筆便扯

青霄作彩箋

懷九江友人

久不見樂然仲比聞已罷錄
線矣作詩訊之從黃本

浪拍西風萬壑秋幾多香餌落金鉤無魚可釣渾閒事留得

絲綸在即休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一

秋浦雙忠錄第十一

七言絕句

漁父

微次韻遠叔陽明父詩押花字求何明父和明父先送翠
云老秋富退矣明父名於時社歎服如此即本花
字下云屬岳與何明父和韻岳詩成明父見之日老
秋富退矣明父為詩壇
名宿何見若此耶

沈醉宿蘆花

寄趙德夫
金陵未果作書見寄因以一絕寄指尾

男兒無路出邯鄲

長鉞休從暗裏彈是處有魚堪下釣扁舟
何獨子陵灘

春閨雜詠

其一
其一

鈴兒喚小厨

其二
其二

午簾風清帳自開

日斜雙尊尚鳴雷不知蝴蝶何方去多少
黃鸝喚不回

石痕新褪落谿毛

應是春流昨夜潮紅雨入簾衣不溼玉人
沾作鬢邊嬌

眉帶遙山淡拂秋

幾多春恨鎖重樓真珠半捲嬌無力須索
偎人爲上鉤

宿酒初醒午夢回

不須梳掠傍妝臺曲肱斜把香腮託卻訝
荷花藕上開

其五

醒酒

南征錄十

十一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終

南錄十

三百八十六

南錄十一

其六 舊街

勸罷浮酥酒一卮
殢人相伴塑獅兒
卻將凍手和衣拍
笑我金鈴用橘皮

其七 歸

紅猊燒盡夜堂寒
銀燭生花玉漏殘
沈醉歸來渾不記
阿誰扶我上雕鞍

其八 買金蓮

小甕栽成一把蓮
問渠邀價勒三千
玉人不問成和否
移向西窗畫舫前

其九 晚醉登樓

鳳簫吹斷古梁州
獨倚東風十二樓
醉把朱簾和露捲
恍疑新月是銀鈎

其十 花帶

不整烏雲不畫眉
天然標格自相宜
梅花羞對旁人插
背倚屏山捻一枝

夜有所聞建邸夜不安枕鄰壁有激人之譏思者書二十八字於窗以愧之從黃本

好風吹月上回廊
花壓欄杆子漏長
天籟不鳴窗外竹
披衣潛起聽鴛鴦

秋朝有感翠微在遠屢准制准諸朝奏辟西府初欲微發於阻於韓平原之令

十年版築歎勤渠
刻作自笑青霄去路迂
昨夜高宗聞有夢
不知曾到傅巖無

聞有薦翠微者成二絕

二袁呂布漫豺狼
孟德仲謀那易量
顧我未逢三顧主
空教徐庶下南陽

韜鈴鼎鼐本同倫
後世人材自淺深
相國若能擒項籍
漢壇應不薦淮陰

流螢 此字夜堂有星字入然與之郊見於水閣起占

誰將殘火曳流螢
月黑星昏分外明
老眼年來困躓度
恍疑流彗入王城

前年天狗落京西

千里生靈血染衣
子夜不知雲電過
復憂天外一星飛

早春十絕 刻本作建安早

自歎身如不繫舟
幾年漂泊在南州
柳絲只解弄春色
不把紫光絆客愁

其二 登樓

故山烟靄接層樓
樓上離人淚欲流
誰謂樓高天望眼
一層樓上一層愁

其三 波

雪 即作 滿遙山
玉作堆幾多花柳望
春回出門獨有平坡麥
一派生青髮不開

其四 楮

夜來不敵楮金多
全勝吳綾與越羅
好自玉人春睡起
白雲堆裏見姮娥

其五 聖

青帘久不訪文姬
樽酒慙慙款翠微
沈醉不須籠畫燭
自挑明月送郎歸

其六 山游

十年不謁五通仙
自歎何時接聖顏
此去行祠應不遠
白雲深處是梅山

其七 水

詩 刻作 道風光在水西
水西我意未為奇
若教南北東溪去

更費詩人無限詩

其八詩

尋春不遇欲空歸
竹外橫斜恰一枝
且喜東君有消息
隔香應不怕疏籬

其九書

一書欲寫寄雲鬟
更把春衫裹素蠻
欲識相思誰最切
淚痕今作鷓鴣斑

其十自述

蒼生千里望雲霓
何事英雄去路迷
見說九重新有夢
濟川人在北巖西

寄件判院八首

其一

閒亭無日不相隨
稍不相隨恨別離
況是一秋無信息
可無

學十一

四

人寄問安詩

其二

自慚兒刻作男女總江湖
鴻雁不來音訊疏
且喜北堂珠玉眷
團樂環誦道家書

其三

天音空洞豈虛傳
許我琅函誦半千
何事加持功已倍
日邊消息尚茫然

其四

短箋封罷更重題
生怕蒼頭去路迷
說與不須多借問
葛盧祇在白雲西

其五

紅猊消盡水生花
清夜迢迢玉漏賒
環珮不知何處去
醉眠應是少卿家

其六

毫端風雨走蛟螭
人物風流冠一時
要向行雲問蹤跡
青樓何處沒新詞

其七

此去千門咫尺閒
樽罍無計得躋攀
斷魂欲伴行雲去
猶恐歌喉誤小蠻

其八

錦箋牙軸白雲詞
君外知音更有誰
一榻何時對風雨
與君聯臂話相思

得金正

將書金輝本名金軍三四明人沿海為盜配隸池州牢城復結連徐三沈二等叛因池守陳煥池帥毛智通欲盡棄市翠微止之改竄建安翠微有南征之役金應募上邊作書薦之邊帥續因沿海立功見任定海正將

八行黥墨笑金暉
今亦提兵上海涯
一介問安雖老略
感恩

忠十一

五

猶勝李申之

莫出

翠微諱居建安郡太守以下皆迎令於韓平原因帥屢辟入幕西府以推勢命不允至是有同尚有防閑之意

無事何須出短籬

自喻呈趙明夫

梁間燕子語喃喃
故下珠簾未放還
料得無聲如反舌
不應

惜秋

祝融噓火扇驕陽
北陸迎寒釀雪霜
安得金風專歲令
四時

心地有清涼

詩到林頭落葉時

上運管張平國十

其一 平國初任北陽西樓酒官

妙年司釀水邊州浪迹曾陪汗漫遊紅粉夜嫌銀燭短醉和明月下西樓

其二 大任池陽

大江南畔五松山西潘岳風流夢有詩歸路經即本從定留挽莫教父老見旌旗

其三 芙蓉嶂上下雪潭皆九華山中名勝

兩洗芙蓉沃眼青雪潭澄月照人明銅民指點向人說未比當年令尹清

其四 程定老乃平國姪婿居九華雙峰其號也

雙峰十月客辭家廷老相期下九華檢旱不逢陶靖節喚船同過鯉魚沙

忠十一

六

其五

紫樞黃閣總青氈西掖東華墨尚鮮何事業獨公蓮幕恁淹延

其六 平國上書法學安習

閒將玉斧製羅紈醉飲龍蛇競筆端流落軸綠窗俱作畫圖看

其七 野夫乃平國姪安國子路潛管除龍舒守明年從黃本

武城三載促公歸自合班行列禁闈計幕暫參知有在野夫曾此便橫飛

其八

朱顏綠鬢富春秋家世才華三種優不用鶴裘兼映雪天然標格自風流

其九

雲衢從此喜通亭鳳閣鸞臺信脚行願把恩風散寰宇盛裁批李作門生

其十

英雉三載謫東南二月東風始放還馬瘦刻作瘦尚嫌歸路窄願求屋上一青山

再還建上舊居翠微於嘉定乙巳仲春被命東歸是秋復准部符再還建上從黃本

門外梅花拔復栽回時春去去春回兒童拍手應相笑歸去賈生今又來

羣鷗

一聲漁笛發中流驚起平沙萬點鷗去盡青天回欲集梨花無數落汀洲

鷗後付千家詩十九補

隨潮鷗鳥往來頻百十為羣立水濱多怪朝來無一箇高飛想是避漁人

想是避漁人

忠十二 南江錄十一 刊行

七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一終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一附錄雜錄 秋浦雙忠錄第十一

華子西先生小傳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岳上書云云書奏侂胄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又忤守李大異復寘獄侂胄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為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案宋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學至靖康紹興以後無不御殿親策自神宗熙寧八年詔武舉與文學同時鎖試貢院以防進士之被黜而改習者其法重墨義文學而後騎射尋至試換文資自孝宗乾道二年廷試武舉賜及第出身及淳熙初依文科狀元除館職例以武舉榜首為閣門舍

人矣蓋宋制武舉統屬於祭酒其視生徒與國子等而元祐時應舉者入流比文學太優淳熙時又專立武學國子迄乎紹興以來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岳之所由入武學不可知其登第後授官不曰保義郎不曰成忠郎不曰秉義郎亦不曰閣門舍人而僅稱曰殿前司屬亦略辭也終宋之世武舉習程文專舉業博衣大袖温然儒生天子策之於廷其制重矣觀於岳之負氣節擅詞章益信國家養育造就而人才自應運而興焉郎遂識

華狀元里宅記

池州齊山之麓有華岳舊居今山川壇是其地古松偃蓋即岳所手植者齊山之精藍有繡春書院岳讀書其間入明更新之以祀包孝肅拯華殿司岳趙文節昂發余翹詩所謂趙

南錄附

公墓近華公宅趙有祠堂華餒而者長也齊山市濟禮坊亦宋時為岳立者由山達翠微隄三里距府濟川橋之南有巷巷口向隄宋時呼狀元里以岳武進士及第也今宅與坊皆不存獨巷口石後貌高七尺許相傳為岳里門故物岳上書劾韓侂胄繫獄而見憐於守傅伯成伯成知己也寧宗知岳名而不能救寧宗知己也岳可以死矣侂胄及史彌遠皆宋賊臣而岳一劾之一謀去之此其人豈可多得惜所為謀秘不傳夫岳貴池人也史不載所產疏矣當其時或無表章忠節之人史官據臨安所傳錄而紀之宜其不詳又張世傑陸秀夫傳有蘇劉義同死崖山之舟劉義貴池人史亦不載所產池之人何俱泯沒下彰也池之兜鑿明初自顧鎮遠而外寥落無幾鎮遠本從龍之彥積功列侯不由科目逮萬厯中貴池武科始數見崇禎中則特盛風土習俗厥有由然亦時

為之也趙昂發殉難元伯顏葬而表之宋加封諡至今祠祀不絕岳杖死後誰為褒異之者乎余翹詩所以感憤而作或曰岳有墓在華度嶺去齊山二十五里以華子西所經涉及墓而名或曰華狀元祖墓也巷前石後貌今稱獅子口或曰成弘開橋南萬沒漁船暴葬於此呼網墩後橋成始有居屋故老往往能言華狀元里巷齊山近已無市其坊所在可意而知獅子口去齊山三里岳居齊山以隄之盡為巷口當日第宅亦大巨麗或曰橋南別有岳宅齊山樹坊橋南樹石後貌也或又曰榜題濟禮與岳云何此必齊山古坊市名而人誤以為岳立也萬厯甲寅司李秦懋義修齊山隄求石後貌所自父老曰齊山背郡治面青陽華岳惡其不內向也於里門外設此以對山之陰如俗所豎石敢當者然蓋厭勝遺意秦領其說亟伐材肖形以配之於是兩後貌左右立匠石運

南錄附

斤時竅忽通有香果累下注如子知者謂爲石乳瘍醫競取入藥稱上品今新者方三十年已有傾敵之勢矣竅縣如故當正德丁卯邑紳桂整游齊山記嘉定十年華岳故狀元坊跌石尚無恙是非所云濟禮坊也跌今安在岳齊山詩曰寺覺重游好曰功名應有待故是未第時語或其先非居齊山不可知岳文采陸離所散見詩章惟貴池秋晚一首游齊山一首皆五言東流道中一首七言

案岳築室齊山之麓嘗讀書於翠微亭因別號翠微登第後以劾史彌遠杖死東市第宅俱廢彌遠於慶元六年由太常丞兼刑部郎改宗正丞勾外知池州嘉泰三年刻石齊山壽字巖西去岳書堂甚近今題詠不傳以其人而沒之邪郎遂識

題子鑿華岳里宅記後

明劉城

揚升菴集載華子西諫書及其事直云傅伯成去後華遂瘦死獄中不復言登第杖死揚一時趁筆疏脫乃爾乃陳晦伯胡元瑞拈擊升菴毛舉深文靡所不至而獨漏此則陳胡於宋史亦不詳讀故也弁州謂揚疏於正史陳胡又曷嘗熟正史哉

池州書畫記

國朝吳非

宋華岳字子西貴池人爲武學生輕財好俠嘗讀書齊山烟雲變滅巖石皴疊所熟嘗者以故工畫山水有手寫安慶江城圖傳於世又嘗手植數株松於山側蟠曲偃蓋如龍爪如鳳翼也時寧宗朝韓侂胄有事北征岳上書切責侂胄擅權患在腹心視北尤甚侂胄之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侂胄誅還入學登嘉定武科第一名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奸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寧宗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

南錄附

竟杖死東市論曰韓侂胄以伐金詔告四方將以恢復自文其姦也名甚正岳豈不之知蓋其時與勢已遲而有所必不能行必不能得者徒快裂耳金請罪首謀侂胄誅當是時岳即言必伐金岳即不言必誅侂胄然則以忠君爲國之岳而肯已於上書乎寧宗慶元開始升安慶軍爲府理宗端平末始徙安慶治江南羅剎洲岳之圖江城其甫立安慶未久時也圖傳至元詩人尚猶題之所植松在齊山側者至今存即池所稱山川壇是雷震電篆枯朽摧折之餘惟三株矣嗟夫

華子西論

明余翹

華子西論事似龜錯諸兵似孫吳文武才也令開禧時委國而聽之即不能復中原何至增幣割地獻首謀貽千古笑哉侂胄一螫而子西竄彌遠再螫而子西死其主欲生之不可得而宋遂無能國矣夫子西困於侂胄三年乃解開關幽繫

忠十一

四

之苦方脫於目而復挑彌遠以死此誠烈丈夫百折而不回者哉余從里中求子西後猶有存者讀書遺址在齊山麓每過之未嘗不心嚮往之也乃郡獨無專祠則缺典也

華岳江城秋晚圖

元張翥

巉然壁立鏗江城黃州鄂州勢相爭石根半挿沙水底蒸土脾睨鐵作局江上風起波浪湧江頭日落鼓角動吳艤蜀艖慘不發氣逼蛟鼉寒更深以前以後攢千拖遠帆側敵槍岸來亂山截斷暮色緊飛鳥去盡秋聲哀州中監門老落魄今無行人門尚開隔江漁村亦斷渡落木黑入荒烟堆上流形勝有如此今日蕭條空坂壘想當乘輿盤礴時半在經營詩句裏田家始識華子崧老我對此精靈通鄉來漂泊古城下一枕秋濤曾阻風

題華岳江城圖

元楊載

南錄附

華岳能詩世有名學畫丹青亦豪放此圖似寫安慶城雉堞樓臺微相向北風將至江面黑千艘萬艘爭避匿滄溟湧溢水倒流南嶽動搖天柱側蛟龍戲落秋潭底素練平鋪八千里時清好作釣魚翁閒弄輕舟煙霧裏

翠微南征錄凡例

國朝郎 遂

原本無凡例無目錄今先之以凡例而目錄次焉

原本無序文開卷即上宣宗皇帝書而卷尾附宋史本傳今以本傳先之而上書次於其後併錄里宅記附焉

宋史本傳著其大節其略耕餘堂著述有池州書畫記采拾

碎細另立小傳可以詳本傳之未逮併余翹論揚載詩俱

增入

原本詩雖分體而五七言古相雜且先七言古今且以五言古先之七律不應先五律七排律不應先五排律且排律

忠一

五

不應先於律也今以其次訂正之惟五言絕句缺

原本上書有關文今補之字句微有點竄照嘉靖閒王崇志本詩有遺句者今仍之有逸字者避諱也其有小注不當

提頭者今合之

原本鈔自史館字多譌不可讀千頃堂隨閱先以朱筆正數

十字耕餘堂改正百六字余手自重錄略序編年逐字逐句細加考訂閒有疑者仍存之俟博雅君子教我其是望

原本僅以詩分卷今旁搜幽討錄其軼事列之卷末誦之讀之可以尚論古人矣

詩題及詩注中番易二字疊見當是鄱陽乃依原本經史鄱

皆皆用番

早春十絕之三注麥坡二其四注楮衾二然皆止一首去二字

矮齋雜詠自注於此得詩有百篇亦不能指何詩何題

那條路不通長安注通讀去聲其有所本邪按韻書去聲無通字

集中遊谿西寺詩一作遊齊山寺刻入郡邑志及齊山志相

傳亦題於東流寶林院或偶書壁間原非為寶林題也

翠微有貴池秋晚詩傳於郡志詩曰暮色千林薄秋空萬里

長寒蟬鳴晚樹歸棹發斜陽水遠天同碧風高葉脫黃星

星老蓬鬢不覺到潘郎今集中有秋晚即事詩韻次同而

意亦略同仍併存備考

集中詩注或稱名岳或稱號翠微齊山故有翠微亭本於唐

人詩句

同郡而同志稽古者有王子紹李爾綱與余輯唐至德二周

日繇曰繁紀略四卷行世亦為桑梓起見也今笥中纂輯

有先賢馮彥思勉士苴集洪徵士仲遵丹崖集皆擬次第

授梓即南征一書本欲共成因從事名家詩選不服及此

余特紀之以彰同好云辛未夏五杏村郎遂書於杜湖釣

艇

翠微南征錄雜記

國朝郎 遂

齊山龍爪松乃華子西手植古翰奇特拳曲如龍鄉先輩方

南極時來因名之吳牛岡先生非嘗取而圖畫焉或大幅

或便面藏之賞鑿家有自題華家枯松圖詩曰如龍奇見

骨鱗鬣蛻何存五百年來種心餘託此根藥地死可智所

題華家松亦即此也詩曰山川壇裏華家松一陣風雷化

作龍倒挂雨中將地卷等閒却被墨痕封近人題詠甚多

俱入齊山志邑人吳彥有華家松樹歌選入建初諸子集

泊名家詩永久傳藝林

開禧元年岳上書已稱國學發解進士矣本傳則曰侂胄誅

放還復入學登第王崇志本因誤注岳為諸生上書案漢制大學生通經者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近科會試登第者間有不即殿試即明朝武舉亦必須中三科也岳上書時當已試進士至嘉定十年乃登第第一人傳臚賜宴稱狀元與文科同存此可以近今事例與前史傳參考集中詩注曰謫居建安郡守以下皆迎合韓平原囚之圖自舍人張公嗣古提獄閩嶠特令自便案史傳貶建寧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繫微有異同又案伯成本傳少從朱熹學誠實無妄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奸邪詞色俱厲不少假借由集賢殿出守建寧多善政岳之見憐於伯成也亦信其必然矣

思故人有詩二首一注以詩寄子明叔詢諸故人動靜其子明即叔邪

忠二

七

與幼弟詩有十幅鸞花寄鶻鶻之句惜弟之名與字俱不傳貶建安三載烽火轉徙不聞弟妹消息作詩憶之有眼底不問鴻雁信鼻頭常為鶻鶻酸之句

余燕南翹作賜環記稱華妻張氏字淑姬必有所考

翠微得雷霹材斷曰天籟鐫二十八字於底今存集中

貶建寧有寄清谿友人詩此必指同里故舊也池之清谿在宋亦多聞人

上盛宗書列程松納妾求知松為青陽人官資政殿大學士與岳同郡略無忌諱剛正不阿於此可見

讀漢史注閱紀信韓信傳詩曰漢將假帝為真帝齊乞真王作假王按史記未為紀信立傳亦闕典也翠微亦只就史言之耳

翠微同趙貢元渡鄱陽湖方及中流風濤大作篙師束手翠

南錄附

微恬然哦一詩而止見鄱陽湖詩紀

夜發雷江有捉月者出舟尾因酌以酒送之中流集中有詩題曰捉月仙

賜環記稱岳觀天象紫微星無光字星徑入三台知為佞胃亂國之象又見旄頭有微白氣徑入西方流入吳越之分知為北鹵南侵之兆今閱流螢詩自注子西果通天文矣

子西以畫名只有安慶江城圖傳於世惜遺筆不多見

桃花詩曰牧童若向青帘見應認枝頭作杏花又花村詩曰牧童不見枝頭杏空向青帘問有無此皆以杜樊川清明詩而變用之余因采入杏花村志作詩話一則

子西見染髮者以詩嘲之有無情霜雪催年少聞似青山猶白頭之句

再構梅山有曾許英雄第一籤之句後果狀元及第神之靈

忠一

八

咸洵不爽也

周鶴樵齊山懷古詩曰豈獨登臨瞻勝概文章節義與科名指宋狀元華岳明狀元黃觀皆讀書齊山也

閩連江陳元鍾齊山歌曰謂齊山高不天止謂齊山大大不數里不用螻蟻自特立在昔遭逢唐刺史刺史之姓山之名千載悠悠一知已我至池陽夏色深冒暑尋遊陟其

肥大都石骨壯層巒磷磷可視不可邇深者為洞高為崖出納雲霧幽峽裏塊礪絕無輒美形諒為烈士應爾爾試

問古今諸遊人標格如山有誰氏在宋殿帥華先生在明侍中黃夫子丰稜竟與石爭奇二百年間相繼美此中各

字尚有人天光黯淡石怒峙我欲呼與山靈言弔古憑高

豎壁壘山靈知我意思長雲師風伯備驅使不遣纖暑侵

巾履曠我心眼烟霞蒼紫滌我襟懷湖光澄泚望江亭上

南錄附

望江水天一碧鷺飛起九華諸峰撐拳列指似欲招我
說宗旨齊山齊山千秋聲氣無時已見會山樓集

壬戌九日太守喻公正菴招同齊山登高命賦懷古詩曰千
秋漳浦此山題十八翁中獨姓齊黃石齋先生告辭十幻

化有仙留脚踏仙人掌飄零何地倚巖栖州榮室雲雲

亭迎月到忠魂泣齊山有亭臺故址寨起風迴戰馬嘶

岳忠武于紹興安得洪流重泛濫盡穿洞壑滌塵泥見集

妙空巖有題句曰石溜天藏左史洞壇邊雷篆華家松巖在

岳書堂後

貽詩瑛上人覓柴瘦臘有扁舟若有東歸便斷竹枯松寄一
擔之句瑛上人素工詩當與子西為方外詩友

老球上人素談風月子西以詩嘲之曰窗疏不礙東西月帆
過始知南北風見臨清閣詩注

烹筍集亦佳話也王君庸與翠微歲有此舉

翠微嫌家童甚頑不忍夏楚而以詩訓此童諒亦能詩惜其
名不傳

幽居詩曰簾常礙月鈎常挂酒不逢花盞不空子擬築杏村

別業於湖濱書此為一聯

詩集中姓名有陳模官池州毛智通官池帥張平國初任池

陽西樓酒官次任銅陵宰按府縣志皆失載後有纂修當

為補入又程廷老乃平國姪婿居九華別號雙峰疑廷老

即程九萬也淳熙中官文華閣待制嘗築書堂面雙峰號

雙峰居士

康熙己巳余應太守李公命校閱九華志搜討前賢藝文惜

未得子西雪潭雙峰諸詩編入以南征錄鈔寄史館在庚

午秋也

謫居建安惠縣余者有劉判院惠米者有件判院分羹者有
陳平仲貽黍米者有劉文卿劉挺卿劉惠卿聯族中應無
飢寒之色此南征錄所由作也

獄中紀事詩曰煮飯只燒沽酒鐘讀書權借守囚銜可謂忘
遇好學

寄兩庠同舍曰遠謫南州七度春呈徐商卿曰十年憂患謫

東南按子西赴建安自開禧二年丙寅始至嘉定己巳春

被命東歸是秋復准部符再還建上

翠微約叔真歸隱九華山有詩曰歸斯千載約芙蓉九華亦

稱芙蓉山本李太白秀出九芙蓉之句

池州府學鄉賢祠宋朝崇祀者只三木主一殿前司華岳二

少保蘇劉義祥興二年與陸秀三清谿二生趙昇發殉難

不傳四名四公皆以忠義傳也

翠微入建以鐵園竹筒貫之以索為繫囚之具皆取而詠之

事固因人而傳明李崆峒獄具諸絕句方孩未和之未嘗

不韻楊椒山臨刑有風吹柳鎖滿城香之句世相傳諷黃

石齋被執有見一士身纏九鎖詩曰九鎖銀鑰烈士軀宛

如藤刺刺松鬚世間可有真猊子曰啖錐條一尺無又曰

一節干將鑄不成自投鑪冶隕精靈可憐島上半千士無

與田橫說姓名取譬抒懷可謂絕妙因附錄之

翠微月巖詩作於廣信道中案杭州鳳凰山有石如片雲高

數十丈絕頂一竅亦名月巖當中秋之夕月穿竅出題詠

詳七修彙稿吾池九華有最高一峰當山月初上皎皎從

峰而吐王文成以四月望夜候之為準宋陳巖詩曰笑問
月邊人在否中宵有夢到青天可與翠微冰輪推出月中
月玉斧劈開天外天句併傳

宋玉悲秋之來子西惜秋之去作惜秋二絕有何當領取秋容去收拾詩囊帶得歸之句

音云集有題華家松樹圖贈郎亮詩曰青松長不改百尺尚參天俯仰如橋梓龍鱗種有年

擬華岳赴臨安別故園作桂枝香詞曰塵緣未竟行蹤無定要觀上國春光難舍故園風景况這翠微後鶴這翠微後鶴免不得松關夜冷蕙幃書靜莫移文待了經綸事歸尋

某酸果古文與梅同用經文皆借為不知其名之稱矣穀梁春秋蔡侯鄭伯會于鄧范寧注鄧地陸德明釋不知其國故云地此豈其以公代某之始邪公古公私之私也翠微紀夢詩中用公字繕寫者易而作某則與其詩之文不合詩意省去字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公也此不過就俗

隸論字文耳太本文從大公聲
吾池山谿間多產嘉魚類至繁而名不一杜鵑以內皆所謂秋浦也有石穴鰕形甚薄而味甚美土人呼為歷魚爾雅疏謂魴為鰕也翠微在建詩曰甕有扶頭酒廚無縮項鱸亦猶張翰鱸魚之思動故鄉之感矣
萬麻開銅陵余翹作華狀元賜環記表揚忠烈懲戒奸邪進呈御覽神宗改容稱善翹所著傳奇別有鎖骨菩薩量江冰衷諸種又作三忠傳岳其一也
郡志載殿前司華岳墓在齊山山北之原今失其處或曰在華度嶺貴池境內有東塘陳村石羅山諸處皆相傳為華祖塋尚俟後考
曾不知集有曰孔茶鵑以蘇軾山高月小之說見問其賦在十月望豈十月之月小乎當何所考據余時無以應僅和

一詩去以古人論日之遠近論大小通之於月耳及讀南征月巖詩序午夜月出於巖之中桂影於月之上月有大小桂有廣狹案此從午夜立說亦猶吾賦詩之意矣復書以答之其可據矣襄陽集又曰謝靈運詩曉聞夕颯急晚見朝日暎凡風起必以夕即此之曉聞夕颯與杜子美之喬木易高風可知也晚見朝日倒景反照如朝日耳孟郊詩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夕駐景深谷夜先明亦皆可以悟午夜山高月小之說並可以證翠微詩序月有大小之說

帝賚之夢高宗已後不聞有兩而子西詩多寓之曰假寐高宗曾得說曰見說九重新有夢濟川人在北巖西曰昨夜高宗問有夢不知曾到傅巖無曰商野何嘗識夢書曰若非推入高宗夢須是驅成太史占無聊感觸前後互見寄

慨深矣
翠微南征錄序
國朝郎 遂

往者廣陵吳蘭次先生過池上謂遂曰余讀三唐名人集自元和以後江東詩人推池州獨盛如張承吉孟須中費子軍杜彥之顧垂象周惟憲殷文圭張喬康駢伍喬諸人皆手劈天荒號稱人傑大江以上吾固知池陽原風雅淵藪也今余從事宋元詩選子當蒐其遺編以資采輯時余笥中所藏僅得陳清隱馮彥思一二種出以相較若曹緯之秋浦集楊少愚之九華集終散佚不存因歎極盛之後其難為繼乎或曰郡邑中得百科名易得一詩人難得今詩人易得古詩人尤難今秋浦齊山之閒津津乎猶有張孟諸君子之流風不可謂非韻事矣復求如古人之遺秘曾有幾耶歲已巳溫陵黃俞邵先生從史館秘書鈔得華子西殿師南征錄亟貽書於

吾覽齋師諺許余耽情古籍併屬闡揚是編用備吾池文獻越庚午先生奉旨赴洞庭纂修之役便歸白下始以所鈔本見貽余按是編為殿帥貶建寧作也數百年來桑梓併不知有此書名何其泯沒乃爾豈殿帥所重在忠節而詩故不傳耶今讀其詩聲調豪放格律高舉亦可想其丰采嶽嶽秉道嫉邪之大概矣使殿帥即無是編而大名已赫赫在千古矧既得是編而傳之殿帥固不以詩重殿帥之詩不足重故里乎余由是以思殿帥之撰著當不僅南征錄也是編出安知海內藏書家不更發其秘本梓而傳之與唐張孟諸君子頡頏千秋乎哉如曰宋之不逮於唐也夫豈其然吾知池上之人將涵濡性情媿美前詒彬彬入風雅之林庶幾不負生長斯鄉矣同里後學杏村郎遂趙客氏謹撰

翠微南征錄序

國朝吳非

余嘗記池州書畫撮華子西佚事為傳以補宋史之所未逮歲已已黃俞邵微君從史館秘書鈔翠微南征詩則子西著也不遠三千餘里馳書於余欲為余補池事之缺略以此集之傳屬郎子趙客因特請其鈔本來旁蒐互訂較譌正疑殊費苦心庶可削刪為序之曰夫詩豈不以人重哉人豈不以忠直重哉屈原矢忠直被謗見疑放逐乃著離騷以自鳴其不平沉江而死于西負忠直之性莫可改移黜佞嫉邪不容並立始以欲誅韓侂胄復欲以逐史彌遠南征之詩則以侂胄之怒而貶建寧也詩詞每骯髒不平略無忌諱在屈原猶且比物託諷子西則靈玉碎無瓦全其致禍殺身也宜然矣使無詩子西之人必傳而况已有之又悉如其人夫豈不以子西傳哉故非此不足以成子西之詩非此不足以成子西之人而因以知子西當日之傳於世者不惟上書也此特其

南征詩耳焉知不更有遺於南征之外者若讀書而皆如俞邵微君之廣大成人之美公人之善豈尚有遺佚而不傳者乎則此集之光於吾池者世世矣趙客重父母之邦同里先賢且秉忠直又焉得不亟表彰以永傳之世世也有子西乃足為池重若趙客之為池重其所重者見顧不大哉嗟夫紫陽於千二百餘年後注離騷以傳趙客於四百餘年後旁蒐互訂較譌正疑勉力削刪無異於注異世知己其亦忠直之性古今有同然也已即於黃微君之鈔傳何負焉同里後學吳非題於甕牖

翠微南征錄題識

國朝王著

古之人聲名傳於後世不過事功第文章而已當世視事功第為重然何代無事功何地無科第及至後世而轉因文章以表著者事功第固以文章傳矣又以其人之賢愚忠佞定其重輕豈不更有所重哉殿帥華公以武學生魁天下上書忤權相致禍宋史已載列傳而後世未知其人南征錄傳於世而方知其事功第則郎子杏村之有功於前人不淺公秋浦人居近翠微坡因築書院自號翠微後近二百年地有侍中黃公以三元殉國難重築翠微書院以讀書似上慕於公不獨事功第同且忠節後先照耀於鄉閭則華公詩文可使不傳耶今讀其書儼然抱儒術有經世才既不能以文名顯屈於權奸又不能盡其事功之設施良以為憾吾知杏村用是以傳先達而勸後賢其意深且遠也繡水王著慮草氏題於瞰浙樓

書華子西集後載黃丕烈本並見 國朝王士禎
宋華岳集十一卷名翠微南征錄第一卷開禧元年上半年帝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語最仇直餘詩十卷率粗豪使氣上

侂胄詩云十廟英靈儼如在漫於宗社作穿窬及誅侂胄議函首請和又有詩云反漢須知爲晁錯成秦恐不在於期皆不肯附和浮議蓋陳東一流人也然曹瞞不殺禰衡而黃祖殺之侂胄不殺華岳而史彌遠殺之彌遠又出侂胄下矣如岳詩不以工拙論可也吳興掌故云翠微集華廉字仲清著不知何據

翠微南征錄跋

國朝鮑廷博

宋華子西先生翠微南征錄凡十一卷元明以來世鮮傳本國朝康熙間溫陵黃俞邵始於史館鈔得之池州郎遂字趙客重以鄉里文獻久失其傳重加編次刻以行世此則其原本也第一卷爲上皇帝書二卷以下爲古今體詩古詩先七古後五古律詩亦然終之以絕句趙客折上書爲首卷而於皇帝上加靈宗二字則似後人追述之辭矣原本於當時皆

忠十一

五

小姓氏頗有空缺宋時刊行尚有避忌因而諱之而郎以明嘉靖閒王崇志本改攷填補又大加刪削竟至失其本真編詩爲十卷古律俱以五言冠七言此似可也然原本七古中傷春一首柴氏一首通體五字末結以七字前人多有此體郎以入之五古遂刪去末句四字以合其格重失作者本意是則不免截鶴之譏焉且於題下注往往刪繁就簡時又攙入他書以亂之愛古者似不應爾也索居無事偶出舊本就郎本讐比以消歲月乃得其謬誤肆加塗抹後有得吾書者勿以有刊本而廢棄之則此書之大幸也夫嘉慶癸酉正月抄八十六叟書於知不足齋

翠微南征錄跋

國朝黃丕烈

余向藏翠微先生北征錄係舊鈔本外閒罕有也頃書友携此翠微南征錄來却與北征錄作合檢舊時藏書家無有也

南錄附

適吳枚菴來余訊之云浙江采集遺書目錄有之云十卷案此鈔本却是十一卷疑目誤也刊本謂是黃虞稷從史館鈔得屬他人郎遂刻之蓋華岳貴池人故刻諸池然此本亦鮮流傳今鈔本雖不甚舊而取此儂北征集適爲兩美之合因置之書共九十五番合緡錢一千五百餘文可謂貴矣甲戌中元日復翁記

翠微南征錄跋

國朝勞權

道光乙巳冬見知不足齋校本此集摘其校改莫得郎本傳度去年得此帙於鮑氏亦漆欽先生手勘本蓋前所見者迺轉鈔淨本而此其底才也以勘一過識於下方頗有補初校之漏略據後村千家詩補逸七首此本未經增補按目據棟亭曹氏刻本寫入鮑氏履校在嘉慶壬申癸酉今并其卷後題識傳之右手病風殊不自聊借此消遣作字艱澀分布亦

忠十一

六

不勻整項就醫鍼治儂成痼疾竊恐此事便廢矣子西尚有北征錄乃兵家之言非詩文也初見之本今歸城中瞿家而余幸得此本重校要知乙巳之摘錄不爲徒作矣既錄原跋附識於末咸豐癸丑五月朔滙喜亭主人仁和勞權書
前以郎趙客所撰雜記作十一卷誤也今從文瀾閣本並據鮑漆欽黃堯圃勞平甫三家勘校本詳復讐比釐爲十一卷與四庫本亦相合郎撰雜記凡例具見苦心乃重加編訂於顧阿瑛草堂雅集錄張者華岳江城秋晚圖詩劉伯宗嶧桐集錄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至如郎遂序吳非序王著識王士禎書後鮑廷博跋黃丕烈跋勞權跋皆入之雜錄別作一卷以爲附錄附十一卷後庶不紊矣
光緒庚子正月初三日縣後生劉世珩重編謹識
翠微南征錄卷之十一附錄雜錄一卷終

南錄附

翠微南征錄十一卷吾縣宋華子西先生撰先生名岳字子西翠微其別號也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上書謀北伐貶建寧園土中侂胄誅放還復登第為殿前司屬鬱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杖死東市事蹟見宋史忠義傳名南征者多在竄建寧時所作明嘉靖間有王崇志刊本

國朝黃俞邵 從史館秘書鈔出縣人郎趙客 受之師 吳翌齋 始為警校付梓行世光緒己丑縣中以郎本活字 印行間有訛奪歲戊戌鈔先生北征錄於錢塘丁氏並從 文瀾閣鈔得此錄兩本互勘 文瀾閣本分詩為十卷卷五 以上與郎本同卷六以下不同曾在厥肆見郎刻作墨口本 卷首郎遂自序吳非序凡例節宋史本傳上靈宗皇帝諫北 伐書劉廷鑾華狀元里宅記吳非池州書畫記附楊載題華 岳江城圖詩余翹華子西論卷一 五言古卷二 七言古卷三

卷十一 雜記後有王著題識又從張翁生比部

元續假

五言律卷四卷五卷六卷七七言律卷八卷九七言絕句卷

十詩卷十一 雜記後有王著題識又從張翁生比部 元續假 得黃蕘圃 不烈 藏鈔本傳沉叔太史 增湘 假得勞平甫 權校 鮑涑飲 廷博 手勘本都作十一卷與 四庫提要所稱十一

老相合卷一 上皇帝書卷二 以下為古今體詩與 文瀾閣 本分詩為十卷亦合古詩先七古後五古律詩亦然終之以

絕句卷二 以下有涑飲校記 按卷二題嘉慶壬申十二月初 重開改正一字將年八十有六辰刻 卷三題初八日辰刻 校 一題癸酉元宵覆閱改一字補五言二聯深愧初校之疏也介與

癸酉元宵覆閱改一字補五言二聯深愧初校之疏也介與 卷五題初七日辰刻 卷六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七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八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九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一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月十六日介與覆校 卷十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一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二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三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四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五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六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七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八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十九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卷二十題嘉慶壬申臘八日辰刻

二十日校畢 一題癸酉正月十六日覆校 陰寒呵凍了之故翁 南錄跋

云待飯不來還讀書腹錄甚放筆一笑午刻一題嘉慶癸酉正月十八日通介雙補錄於知不足齋 一題是月二十六日以郎遂刊本再校又改正鮑勸後村千家詩補逸詩三十餘字至二十八日辰刻畢鮑勸後村千家詩補逸詩七首平甫按目寫入鮑跋謂趙客折上皇帝書為卷首而於皇帝上加靈宗二字則後人追述之辭殊失體例且原本於宵小姓名多有空缺在宋時刊行因避忌而諱之郎以明嘉靖間王崇志本改攙填補又大加刪削竟至失其本真編詩為十卷古律皆五言冠七言此似可也然原本七古中傷春一首柴氏一首通體五字末結以七字前人多有此體郎以入之五古遂刪去末句四字強合其格重失作者本意已不免截鶴之譏焉又每於題下注往往刪繁就簡時又攙他書以亂之愛古者似不應爾云云或以郎在 國初過於謹慎致多忌諱刪節之故其因此歟然定凡例輯卷首搜軼事編雜記於此書不為無功而余曩刻有據郎本者以雜記作十

卷十一

本

一卷實誤矣乃合各本詳加釐正從 文瀾閣本並據黃藏 本勞校鮑勸本復以郎本參訂鮑黃勞三鈔本五七古五七 律多未分別卷二皆七古中錯入五古二首 贈沈 富卷 三五古中又錯入七古十首 別 王泰之 次 王養正 韻 江上 嚴韻 月巖 熱中呈楚南僧 醉酒歌謝同舍葉南陵 琴卷 次其韻 僧畫 野萊吟 醉酒歌謝同舍葉南陵 琴卷

四首列二首 次 李信州 七十韻 皆係五古以下七言律詩 郎以此二首作排律編為卷十卷五卷六卷七皆七律中脫 一首 丹 青 卷八末錯入五律十一首 宣 城 道 中 次 壁 間 韻 林 韻 壽 昌 道 中 別 劉 仲 芳 次 韻 自 小 峰 訪 王 泰 之 話 別 遊 溪 西 寺 次 府 判 湯 丈 韻 登 西 樓 晚 眺 次 朱 師 幾 韻 安 分 呈 李 竹 齋 次 韻 拜 茶 耶 食 貢 卷 九 前 半 五 律 後 接 施 者 秋 意 次 韻 子 禮 韻 書 堂 遊 兩 卷 九 前 半 五 律 後 接 七 言 絕 句 二 十 九 首 讀 漢 史 寄 王 五 四 將 仕 二 首 約 叔 華 峯 和 壁 間 李 次 高 韻 贈 呂 元 題 窗 間 宿 淮 頭 次 壁 間 韻 周 及 之 貢 元 寧 州 冷 渡 次 壁 間 韻 宿 淮 頭 次 壁 間 韻 南 浦 水 閣 秋 晚 獨 步 次 劉 彥 禮 韻 後 漢 舟 中 二 首 題 送 花 杜 鵬 閱 述 二 首 酒 禁 次 項 仲 山 韻 贈 美 人 別 次

南錄跋

男氏蒙與才韻 奇宗上人 寄 卷十卷十一皆七言絕句 趙及父 有賦 桃花 弦月

今以上皇帝書為卷一卷二十七古卷三五古卷四首列五古

二首併入卷三後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皆為七律卷八

後半之五律卷九前半之五律併為卷九卷九後半七言絕

句併入卷十前卷十一如之郎本卷八七言絕句起讀漢史

迄懷九江友人榮仲樵卷九七言絕句起漁父迄羣鷗詳誤

脫去一首大次第先後與三本同茲雖依體分卷其次第亦

依三本之舊黃從原本無目錄正如郎凡例所言惟書題小

注獨詳於鮑勞諸本有從黃本皆標明題下鮑從後村千家

詩補逸詩七首中復一首重午次鄧信甫送 實祇六首均照 舊蒲飲符之韻

鮑本補入重為刊行後之人慎勿有改此本以失其本真也

郎撰凡例雜記暨諸家題記論詩序跋另編雜錄附錄十一

卷後蓋其功誠有不可沒焉廣陵詩事云池州郎趙客每言

友朋文字中及趙客名者我當於泉下鼎拜以諸本正所

刻之誤先生於泉下其亦肅然起敬也夫光緒二十六年庚

子正月人日縣後生劉世行謹跋

忠字一南征錄跋

九

翠微北征錄卷二



北錄目
翠微先生北征錄目錄

縣後生劉世珩謹校補目

卷第一

平戎十策

取士

招軍

禦騎

陷騎

得地

守地

恩威

利害

財計

馬政

卷十二 北征錄目錄

卷第二

治安藥石

卷第三

治安藥石

世所著翠微北征錄止平戎十策治安藥石兩書不知何時分為十一卷鈔本第六以下始以治安藥石標題其實前三卷亦應有此四字今為增入

軍國大計

和議

卷第四

治安藥石

邊防要務

山水寨

屯要

捷徑

卷第五

治安藥石

破敵長技

陷騎

卷第六

治安藥石

將帥小數

搜伏

反泄

暗認

潛易

急據

分渡

自認

就順

忠十二

二

卷第七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

甲制

人甲制

馬甲制

馬軍甲制

弩手甲制

弓制

卷第八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

弩制

弓箭制

弩箭制

鞍制

靴制

馬鎗制

叉鎗制

卷第九

治安藥石

採探之法

採探

候望

聚探

關遞

密辨

忠十二

三

卷第十

治安藥石

戒飭將帥之道

將帥輕死

將帥好戰

將財相用

豪傑為間

卷第十一

治安藥石

守邊待敵之策

禁涉

觀釁

卷第十二

治安藥石

足兵便民之策

勸募

省運

廣土

實邊

卷十二 北征錄目錄

甲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目錄終

秋浦雙忠錄第十二

四十七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一

秋浦雙忠錄第十二

平戎十策

再上皇帝書

開禧三年吉月吉日待罪國學發解布衣臣華岳謹昧死百拜裁書獻於皇帝陛下臣向以狂妄叩關乞罷兵事冒犯天威重蒙聖慈不賜誅戮請臣建安迫今兩載伏自待罪以來日聞邊鄙之音傷痛不已乃知臣前日之所以料陛下今日之事者審也夫救火於炎炎之時不如徒薪於曲突極溺於狂瀾之中不如濟人於溱洧今火之既焚水之既溺復將坐視而不恤則燎原滔天之患將莫知其所止矣當其未焚未溺臣不能挽回陛下之聽臣之罪也不可逃及其既焚既溺復不能為陛下撲滅而疏導之臣之罪可勝誅邪臣嘗聞之立帝王之大業者在豪傑埽天下之妖孽者在英雄高帝惟能收三人傑故赤帝子之業不勞而成光武惟延攬英雄故中興之功定於十有三年之速英雄不收而咨謀於庸常科目之儒豪傑不招而聽命於嘗試草草之士臣知其禍見淺識適足以資敵人深長之謀而輕舉妄動鮮有不奔軍而誤國者然則陛下今日之事將付之於書生學士邪抑付之於英雄豪傑邪夫所謂英雄豪傑者山林特起拜為父師江湖倚逸視為標準衣冠縉紳足未嘗躡其門王公大人名未嘗過其目其所究心者門屏岳聽種冰穿回飛灰走雷風篁水柵木櫃搖波透石遠汲之制其所籌算者五福大游君基臣基天乙地乙四神直符小游民基青門直使之訣其所歌誦者長慶人事諸子秘傳張氏屠寇九星營寨諸家秘密之書其所交游者唐城桐柏茶身海狗東鄒南偃夾山六安雞鳴馬嘶羊峴房陵襄淮遺逸之士其所暢望者巢淮漣泗之淺

卷十二 北征錄一

一

五百六十三

北錄一

深可以通津之遠近淮漢荆襄之肥瘠可以屯兵之多寡其所素曉者淮東多川澤利舟楫而不利步騎淮西多山林利步騎而不利舟楫其所收集者皆梁漢奇材荆楚壯士煙雲樓閣波濤樓櫓窟穴藥石風雲占候之人物其所計度者口機陽東關斥江裕谿馬腸九曲狗谿射陽揚口洲頭揚口之津要以至荆襄之戰地三十六何地為險淮南之山寨九十四何寨為要論至於此則英雄豪傑之士其視夫書生學士之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仰惟皇帝陛下奮五百歲開生之資恢億萬載中興之業將以合天下而為一家合夷夏而為一統凡兵家之事無不曲盡其至自宜一舉而朔庭空三箭而天山定何大兵之出兩周星次而大捷之未奏邪何淵發之帥布滿沿邊而廢置之靡定邪掘池三尺可守一城兵家之濠塹也何長淮千里不足以限守禦之閩也一夫守隘

忠十一

萬夫莫向兵家之險要也何雲屯百萬不足以塞犯淮之窺也尺寸之地所必爭何賊鋒未交先自棄其城邑顆粒之粟所必計何賊虜未至先自焚其糧草也市人可驅馬合可鬪兵家之妙用也何今日二浙福建江淮荆湖新招之卒其發解於宣司者乃病於教閱之未精邪唱籌量沙因糧於敵兵家之奇計也何今日武昌蕪湖山口樅陽池口蕪湖采石建康鎮江交收之米其積積於沿江者尚慮其積之未豐邪臣嘗深思而熟計之矣非陛下之寵遇者皆科目行伍之材而英雄豪傑之材則未蒙於寵遇者皆規矩準繩之士而泛駕不羈之士則未蒙於擢用故如是歟自今以觀師行千里命下兩載求賢之詔下郡國者無一字薦賢之書入章奏者無片紙荆襄之遺逸未聞其姓名江淮之豪放未識其面目人材何自而能出事業何自而能濟以故甲日亦戰乙日

亦戰不知夫壬遁之為何術也生道亦出軍死道亦出軍不知夫青黑之為何神也張曰可將則將之李曰可罷則罷之不知張李之說孰為果然邪左曰可攻則攻之右曰可守則守之不知左右之說誰為適當邪吁廟堂有知兵之臣則總調發者皆真實之材宣司有知兵之士則受節制者無僥倖之將故廟堂知兵則知兵者進而不知兵者退宣司知兵則知兵者將而不知兵者罷兵不自知而一切黜陟之術悉聽諸人吾見其事業之所成有不待智者而後知其必敗也今日之事正坐乎此一則取士而不得其實二則招軍而不盡其材三則禦騎者未得其具四則陷騎者未有其策五則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則守其地而復無其備七則恩威之不明八則利害之不密九則急務在財計而財計未豐十則邊計在馬政而馬政未備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傑之士為陛下洗而新之則他日敗亡之患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請為陛下條陳之

忠十二

取士
臣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為閒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屬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為興亡也哉蓋用閒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為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為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為兵家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己為腹心之憂故夏雖未亡而摯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是知英雄豪傑之去留為社稷邦家之休戚而今日之急務誠在此而不在彼也況夫名山大川秀所由鍾隨山喬嶽神所由降千歲之日至則閒世之士生必有翹楚之材特起之子夢寐未形占卜未見寓於貧賤閭閻流俗之中隱於耕農商賈草萊醫卜之下羅

之以科舉邪彼不善於章句之儒誘之以利祿邪彼不由於
 間達之路置之於駐劄將佐之中邪彼不生於營壘行伍之
 地三城桐柏之耕農羅源賈木之樵牧六安遼峰之高隱羊
 峴房陵之商販類多抱負所長高出世表能否相參有無相
 授非不欲求用於世以盡所蘊然上則招致無方而下則無
 階可進內則搜訪無術而外則無門可入是必廟堂廣於延
 納而無閒於疏遠幕府勤於聽覽而無拘於早暮監司州縣
 專於薦舉而不遺於微賤其門有八一曰有官謂沈溺下僚
 不能自奮二曰無官謂素在草茅不能自達三曰世家謂將
 帥子孫不能自效四曰豪傑謂江湖領袖山林標準五曰罪
 戾謂曾犯三尺求脫罪籍六曰黥配謂材氣過人輕犯刑法
 七曰將校謂素有謀略久淹行伍八曰胥靡謂隱於吏籍不
 得展布臣愚欲望朝廷明賜告諭上而二三大臣握髮吐哺

忠十二

四

結四方豪傑之心下而中外諸將解衣推食作一代英雄之
 氣在諸路則責之於監司州縣在諸軍則責之於制領將佐
 開推晚之門去游謁之禁諭之以文榜激之以忠義識軍國
 之利害者許其自陳識山林之豪傑者聽其自薦使天下有
 愛君憂國之心者皆得布露有過人脫穎之材者皆得導達
 擇其所陳果有切於軍國大事者解發宣司審覆其實發付
 軍前隨材錄用其有言詞浮誕簧鼓世俗者焚之其有互易
 鄉貫指陳他事者毀之言詞樸直無令棄之恐過人之資拙
 於朱墨虛辭華麗無令收錄恐科目之儒例於奔競如此則
 聞達者既至不求聞達者亦得以識其姓名利祿者可招無
 心利祿者亦得以知其巖穴不然則草萊之雄未能盡致反
 有以滋他日匹夫窺覲之私山林之姦不能盡收適有以啟
 異時蕭牆眈睚之釁今我國家用師百萬運糧千里宇內聲

北錄一

動天下響應率未聞有能薦一豪傑舉一謀士不知淮自桐
 柏以東為里一千六百沙淺之地凡一百一十有一而海峽
 皆通津焉沿淮屯守之師自喻口至浮光不過一十餘所中
 開利害去處十關八九漢自鄧京以西為里一千四百灘磧
 之險凡八十有一而桐廬之地千里平阪寸水略無限
 隔而荆襄守禦之兵自信陽安復至荆門光化亦不過六七
 屯戍開道甚多拒禦不及嬰其四集之鋒而塞其闕然不滿
 之處殊非有能任其責者蓋懷材抱藝之士耕雲釣月之徒
 天下晏然四方無事猶切意功名更相勸勉以圖進取事業
 之秋孰甘疏外苟招致之不塵旁求之未盡則舍虞之秦者
 烏知其非百里奚背楚歸漢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
 之歧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水決之東決之西前晉後楚無
 路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是可為之慮邪此取士之說

忠十二

五

招軍

臣嘗觀太公練士必因其能否聚為十一等級未嘗有廢棄
 不用之卒吳起練銳各因其材別為五等故決圍屠城無施
 不可夫天之降材不可以一律拘故君之用材不可以一概
 論將限之以等量邪長者或懦而無能短者反勇而有用將
 律之以肥瘠邪肥者或拙於驅馳瘠者反俊而驍勇將齊之
 以老少邪少者或鈍於教閱老者反精於鞍馬將取之以善
 惡邪善者或嫌於姑息惡者反雄於戰鬪將責之以門望邪
 尺籍伍符之子或驕墮於不學破落游手之人反亡命於不
 顧何者攻城掘地惟穿箭之盜斯能成鑽幹之功長鎗大劍
 之材無用也漂流破堰惟泛海掠湖之寇斯能成潰決之功
 揭竿斬木之材無取也沈舟漏艦則過淮盜馬越漢運鹽之

北錄一

子斯能成出沒淵源之功彎弓牧馬之材無能也襲營壘警
 保寨則晝伏夜動神出鬼沒伺人之牆壁覘人之財寶者斯
 能密其出入之蹤畏刑懼法之徒無所施其巧也探賊營之
 虛實竊賊軍之旗號視死如歸飲毒如蜜者斯能舍其性命
 之重顧惜之士無所用其力也夫有一技則生一材有一材
 則濟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其說有六一曰合格謂
 身及等仗體無殘疾二曰亡命謂漂泛淮海鼓誘溪洞三曰
 遁逃謂懼罪逃竄思得自效四曰破格謂等仗雖慳而驍勇
 過人肢體雖殘而武藝無敵五曰盜賊謂累犯刑法無生可
 謀甘為盜賊無術可禁六曰私販謂私販商權偷瞞商稅廣
 行招致隨材任用其有犯法必殺無赦仍令選擇材技分為
 十等各置將隊有善穿窟穴可以攻城者聚為一卒名曰窟
 穴將以備攻城之用有善弄潮泛水可以浮渡者聚為一卒

忠十二

六

名曰波濤將以備錐鑿賊船之用有善攀椽上屋緣梁走柱
 可以登陟者聚為一卒名曰樓閣將以備登城越險之用有
 善飛煙射火光走爆可以通放者聚為一卒名曰煙火將
 以備燒毀城邑之用有善夜行不以鐙燭可以暗襲者聚為
 一卒名曰潛身將以備驚劫賊營之用有善捕獸獲禽籠檻
 教使可以馴熟者聚為一卒名曰飛走將以備充神出怪疑
 兵感敵之用有善上竿立索可以超望者聚為一卒名曰輕
 捷將以備登高望遠窺伺空便之用有善知海道蹊徑黃黑
 洋島者聚為一卒名曰洋海將以備浮江泛海潛兵密渡之
 用有善撐駕船艦驗風辨雲者聚為一卒名曰風雲將以備
 移風易電閃誤舟船之用有善雕鑄陶鑄機織銷畫者聚為
 一卒名曰機巧將以備不測設為怪服異旗誤敵之用其餘
 搭材工匠悉如常法則兼收並蓄悉無所遺苟以為長而及

等仗者為弓手鎗手短而插指板者為弩手斧手不知弓鎗
 弩斧之外猶有餘用也無籍之子弟為馬軍新刺之百姓為
 步人不知步人馬軍之外猶有餘材也不曾犯徒不曾刺環
 無殘疾者可以充招而不知犯徒刺環欠指眇目之中其果
 勇有大過人者今我國家諸軍駐劄之兵並已差出而守營
 壘者皆老弱隊外無用之卒諸州禁卒及寄招三分之兵並
 已棟發而留家基者皆殘疾廢棄之士去歲他郡未知豐歉
 而福建一路禾苗白死收不及半泥足方乾而民已告飢刈
 鉅方解而糴已告湧若不盡行招致凶惡無賴亡命之子歸
 為國家大用臣恐姦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之內憂
 妖祥烏合無歸而嘯集反為我山林之怪異平居無事猶可
 誘者今方興舉恢復大事可不預為之計哉此招軍之法臣
 所以拳拳於論事之次也

忠十三

七

禦騎

臣聞古人以騎射為匈奴之長技前輩謂虜人騎兵非中國
 所能敵蓋敵之所長者馬軍所能者騎射也吾能料其所短
 而不能料其所長則已一而敵二非兵家之上謀吾能制其
 拙而不能以制其巧則敵算多而已算少尤兵家之深患況
 河南冀北之地為地最廣而畜牧頗多吾國之數十不足以
 及其四五宕昌橫山之監為地絕遠而驛程斷絕吾國之馬
 十不足以及其二三馬步三司之馬雖僅言數萬而羸弱老
 病將及其半江上諸軍之馬不過五萬而在假未該入隊之
 數不啻三分之一此其為馬尤非中國之所能敵矣況吾之
 馬行石則癯行泥則陷敵之馬則雨雪連月其去如躍沙積
 千里其疾如飛而非吾馬之所能敵也吾之馬遇午而飲遇
 晡而料敵之馬則連牧數月而汲飲不拘連餓數日而乘騎

不之而非吾馬之所能及也然則何以制之邪曰車而已夫所謂車者太公之扶胥其制不傳於古楚子之乘廣其用不適於今宣王之四牡八鸞則百五十人之制於曹鄭為太多荀吳之攻車守車則一百人之制於荆淮為太少昔信陽使臣張敵萬嘗為車以獻於朝矣下置四輪上施一屋前張以慢後掩以木其制非不善也然十人兩牛非獨力之所能舉昔池州帥臣劉震亦嘗為車以獻於朝矣下置一輪上載一弩頂覆一蓋中立四柱其觀非不美也然上重下輕非獨輪之所能勝蓋張之本意惟欲其運糧故兼用以禦敵始於敵不可禦而終於糧之不可載臣之為車則不然能總數木之器而聚以成車則車之用可以禦敵騎之衝突分一乘之車而析以成器則器用可以助吾兵之搏擊平原曠野則合而為車也勢如山嶽環如營壁而敵騎不得以嬰吾之鋒阻山

慮十一

八

帶河則析而為器也長以禦短短以禦長而敵人不得以測吾之妙古之車重而艱於回環也吾之車輕而易於回環也之車大而艱於搬運也吾之車小而易於搬運古之車行地一丈二尺吾之車亦行地一丈二尺而雕斲之工比古為無費古之車一乘當八人而吾之車亦一乘當八人材幹之用比古為不多前掩以牌洵以藥石而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中貫以鎗透以孔竅而行則後推陷則前舉平地大阪賊方欲逞其騎射之能吾乃以是車而列陣之前則敵之射騎窮矣便風利地賊方欲極其番馬之勁吾乃以強弩而伏之於車之後則敵之馬軍鈍矣無他弓之所及者近而弩之所及者遠步之所禦者虛而車之所禦者實中發以極遠之弩外捍以禦實之車則伏從胸背而發騎從腰脅而出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禦騎之具也

陷騎

臣聞近者諸軍制為馬黃克頭鬚頭神勁神臂弩之屬以破其騎射之能制為木叉沙欄拒馬鹿角之屬以破其邀劫之速其術似矣蓋弩能發矢於數百步之外使彼之騎射不得以及於我也然皆用於步人而步人素非馬軍之敵車能禦敵騎之邀劫而使敵之騎軍不得以覆於我也然皆病於重滯而非一士一卒之所能獨舉故弩之弊在於步人必有捍敵斯可後伏臣之輕車非弩之捍敵歟車之弊弊於重滯或有搬挈皆成棄物臣之輕車非物之輕捷歟張騎為翼有所不能掩附火於箭有所不能燒車之用固妙於當代矣然車可以制敵騎之衝突而不能追迫虜騎而置於必死之地彼可以遏虜騎之邀擊而不能暗陷虜騎而納於必敗之域彼有為鐵蒺藜之具使馬足受刺而連顛於道路矣然鐵蒺藜

慮十二

九

之錐尖而且小馬足上覆則深沒入土而不足以透其蹠甲之堅也彼有為木蒺藜之具使馬足中毒而聯覆於隊伍矣然木蒺藜之錐鈍而不利馬足受淺則鋒角摧折而不足以破其蹠甲之厚也彼復有造為守城之具曰連板茅鍼上有

一錐下置一板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醜形而易見下馬步行可拾而取上馬乘騎可望而避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造為守城之具名曰鵝項茅鍼首尾有錐而身腰兩曲或者以之而陷騎然敗於釜插之不堅受壓於東則斜倒而西受壓於南則斜倒而北而不足以陷騎也彼有所謂鐵犀角者鋒固利矣而枝柯之輒無所取材復有所謂鐵菱角者制固美矣而塵沙之陷無所施巧然則皆不可以陷騎而何以制之邪曰鐵草曰竹肚而已夫所謂鐵草者上錐下平狀若木草頭之則下不入土壓之則上可入肉錐綴於番馬蹠甲之

下而不容取別是謂鐵軍夫所謂竹貽者一毬六鋒狀如鼠
黏四圍有錐而可破號甲中閒有帶而不沒塵土馬號及之
則上尖下圓而牢不可破馬足踢之則六方有鋒而左右中
毒而不可以手握而恐其傷人不可以帛裹而恐其脫穎是
謂竹貽惟是藥之以錐而所中則與藥俱中筒之以竹而欲
放則倒筒而放夫馬之為物非人可比一馬或顛則左牽右
絆而百馬皆顛一騎或覆則前挨後觸而百馬皆覆無他互
相控制故眾倒不容以自支交相逼而故連蹶不能以自止
惟能以輕軍之制而絕其騎之不可來復以鐵軍竹貽之具
而陷其騎於不可去敵雖聖智亦有所不可逃矣此臣所謂
陷騎之策也

得地

臣間兵有萬機係乎一將人有四體係乎一心一將不謀則

萬機

十

皆失一心不安則四體皆病故三蜀之地人心在關京
淮之地人心在城合數十州而為蜀固非一朝可破也然一
關苟失則三蜀之民皆無自存之心總數百里而為城固非
一夕可虜也然一穴可攻則三軍之眾皆無自守之策此無
他人之心之所恃者在關與城關之與城既不足恃毋怪其徬
徨而無計也二廣之心在於嶺二江之心在於江一失越嶺
則全廣之民皆憂惶而不可禁一舟渡江則江南之民皆潰
散而不可止此無他人之心之所恃者在嶺與江嶺之與江既
不足恃無怪其束手以就禽也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
不失其所恃焉斯為善守之策矣故古人之用兵不以地為
難取而以地為難守不以城為難拔而以城為難據得敵之
城而復陷於敵若未害也然敵人之再得則必怒其城中之
人前日敢於降我而逞其殲滅之威則他日未下之城豈不

北錄一

為後者計哉強則進取弱則棄去此非素有之物奚足恤也
然敵人之既奪則必懲其將帥民旅前日之敢於叛已而極
其殺戮之暴則其餘未降之邑豈不為他日計哉此一郡之
失則百郡無敢降之心前車之顛則後車有覆轍之戒以逸
待勞況乎淮北之地城外平坦無屋可居無營可守賊若突
至城下嚴兵拒關不得與戰伺其夜而將臥則密遣一軍邀
其腹背遇賊整兵則挨門復反而不與之鬪迨其卸甲偃息
則又出一軍以震之由是自昏至曉無時而息則賊軍夜不
得以偃臥矣伺其曉而將炊則密遣一軍突其營壘遇賊覺
知則挨門復入而不與之戰迨其卷甲釋兵則又出一軍以
鼓之由是自曉而午自午而暮無時而已則賊軍晝不得以
飲食矣伺其馬之飢而刈草芻於遠所也吾復引兵抄出別
門以襲其虛則賊兵不能棄營出刈而賊之馬餒矣伺其軍

德十一

十

之渴而求飲汲於他澗也吾復引兵急出他澗以窺其後則
賊兵不敢控馬遠飲而賊之馬渴矣吾之兵更出更入而出
入不時則賊之兵日夜驚惶而進退無策吾之門或開或闔
而開闔不常則賊之兵首尾相結而去留無計欲侵掠於遠
郊則懼吾兵之急乘其隙欲奮死於一戰則遇吾兵之不擾
其鋒風則飄揚砂石糝塞眼目而賊兵不安於曠蕩之場雨
則淹淪廬舍漂灑肌膚而賊兵不便於泥塗之地熱則日烘
胸背而連宵不睡之卒積然如醉而手足不能以自舉寒則
冰結鬚眉而數日不食之兵僵焉如仆而魂魄不能以自全
外則襲其糧饋而不使通內則謹其烽燧而不與校近則旬
日遠則一月至其人倦馬疲晝驚夜畏然後出吾輕銳之師
衝其要徑強勁之弩伏其歸道敵雖聖智亦不戰而成禽矣
守城之祕法三十六其要則曰種柴曰貼城曰招箭曰虛櫓

北錄一

曰暗擊曰透犬曰備。曰倒捷曰截徑曰密戈曰漏窟曰合洞曰門棧曰敵簪之屬最為緊切而今未之設也攻城之秘法四十二而其要則曰流星曰反礮曰透窟曰灌水曰聚沙曰堰板曰飛橋曰灑毒曰采鴿曰風藥曰流火曰去糧之屬最為緊切而今未之曉也吾今盡其所謂守城之法而尤備其所謂攻城之法故勝在我而敗常在彼巧常在己拙常在入然其法之外必求城外通衢可容賊騎往來者為伏筌之法法用批竹成鎗煉之以火埋鎗於地絆之以藤馬足受絆則藤急槍出自中其胸臆矣此伏筌也復求吾城之小徑可通賊出入者為暗穿之法法用掘地成穿廣三寸深一尺破竹成鬚橫用兩圈縱卒利人足受陷則脚出入而自其脛腫矣此暗穿之法也恐賊夜至而窺我營寨也為觸網之法法用木椿一張竹檐七片貫椿以檐而成弩制如獵具以之觸馬

志十一

三

則綫高三尺五寸而馬首可穿以之觸人則綫高四尺五寸而人首可貫弩機與一綫相通觸綫則弩機自發賊人遇之必疑吾兵之夜伏而不敢及我矣此觸網也恐賊夜襲而驚我士卒也為伏虎之法法用椿六十枚橫木三十枚縛而為架制如曝竿縛羊三十腔於椿架之上拽鼓三十面於椿架之下羊足與鼓面相及羊怒則雙足擊鼓夜不絕聲賊人聞之必疑吾兵之夜出而不敢以近我矣此伏虎也營壁不堅恐其驚噪為反疑之法法用啞礮藥絨炬火鬼籠各貫貫於硫磺礮硝紙燃之上計夜時刻為絨短長先為白衣撐立如數人枚置近炬火遇燒藥然至炬火照見白色之衣宛如人立兼啞礮鬼籠之類相間而發賊人見之將謂吾兵暗伏而自遁去矣此反疑也道路阻隘恐為盜劫為遠更之法法用響棒響子銅鑼隊鼓四件各置撞極於近水去處立一水車

北錄一

隨水運轉車上安極或密或疏遇重轉則極棒自打亦用白衣撐立如有人物木枝陰暗如有菴舍置近金鼓兼響棒響子之屬相間而發賊人聞之將謂吾軍潛伏而引退去矣此遠更也白穿之法內安竹筌鐵鉞早角刺之屬上則掩以沙土而隨其地之顏色使賊人止知其為沙土之地而不覺足陷此白穿也青穿之法內亦安竹筌鐵鉞早角刺之屬上則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種類使賊人止知其為麻麥草芥之地而不覺足陷此青穿也馬拖之法絆索於道繫鎗於索索出於地鎗掩以土遇馬足被斝而走則索尾之鎗悉自卓其腿腹矣此馬拖也馬筒之法掘地一尺口闊三寸內置四鎌中分四旁遇馬被陷而拔則筒口之鎌悉自中其蹠甲矣此馬筒也若此之類不容徧舉如此則敵兵雖強何術之我加敵眾雖多何禍之能及我將反有以收其按營休士之功

志十二

三

而掩覆乎敵人之所不及矣臣故曰得地而反失其心者此也

守地

臣聞故鄉之歌帝王不能免懷土之念小人不能忘彼其耶墓之營非一祖一宗之積田園之樂非一朝一夕之故一旦束裝以遷極負而去吾之產廬皆賊人之營寨吾之馬牛皆賊人之膾炙遺棄之教倉米粟反有以資賊人之糧食遺棄之金寶財帛反有以資賊人之裹囊吾之父老皆顛隕於道路吾之幼穉皆遺擲於溝壑見父老之顛隕則弟子無心於戰鬪見幼穉之棄擲則父兄無心於守禦稽求之於昔靖康紹興之間橫澗山之不守而濠梁以陷紫金山之不守而三邑以戕大江之南平時豐稔猶藉兩淮粒食以給歲月一旦淮北之民反輻湊於平日倚糴之地日添食粟一千萬口月

北錄一

添食粟九千萬石積以歲月之久計以繁劇之數商車既竭
 廩工亦空當是之時米斗五十銀兩五百留於淮壩者皆傷
 殺轉於江南者皆餓死此其事業之不振蓋基於山寨水寨
 之不可守也驗之於近去冬今春之閒鍾離定遠之民不安
 之於高九郎烽火橫瀾文賢之山而濠梁之民皆罹於變遷
 之苦安豐壽春之民不安之於燕九娘龍神二郎崗蘆塘之
 山而芍陂之民皆淪於轉徙之難盱眙高郵之民不安之於
 毛工胡鼻蓮花山而淮東之民皆死於瓜州楊林江船之不
 得渡霍邱正陽之民不安之於鐵脚桐山楓原西安之山而
 淮西之民皆病於英六北峽關守把之不能出當是之時近
 畿一路白骨如市舉目一觀橫屍滿野父老幼穉為無辜之
 鬼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牛羊粟穀為賊人之所有者不知其
 幾千萬計此其敗亡之踵至亦基於山寨水寨之不守也夫

忠十一

忠

兵家之法在我無閒之可乘然後彼之閒可乘於自固之後
 在己無隙之可伺然後彼之隙可伺於自治之餘故古人不
 務攻敵之城而必重於守己之城不務掠敵之地而必堅於
 守己之地己之地能守而不拔則彼之虛可乘而無內顧之
 憂矣己之城能守而必固則彼之隙可伺而無後顧之患矣
 今國家屯兵於淮東而淮東素號為川澤之國川澤之國多
 水寨雖淮西亦有之未如淮東之多所凡小洲大渚沙嶼石
 磧水勢環繞人所不到之地皆水寨也自謝楊綠楊石鏡老
 鶴新開諸河而言凡四十餘處而相通之寨九故當修為水
 寨使近水之民皆居於一寨之中而無虜劫之患顧不便歟
 然或者猶謂織蓆為蘆流亡之民固可以偷安積土為壘遷
 移之粟固可以自足然外無重城何以捍賊兵之暗度內無
 堅壁何以杜賊兵之潛步殊不知水寨之法淺則有伏牛暗

北錄一

捷可以破賊人之樓艦深則有草拉沈纜可以挽賊人之舟
 柁浮則有絲穰稻桿能使賊船之來車不可蹋檣不可搖沈
 則有鍾錘浮鉤能使賊船之來淺不可移深不可去蘆牌葦
 柁阻以撞竿斜樁而不可到則因風縱火之術賊不可施而
 我反可施浮罌坐鼓阻於攔河截汊而不可入則浮箭流火
 之術賊不可用而我反可用凡修水寨之秘法二十有七無
 不畢備則吾之民老弱偕安而賊人無路之可通吾民之糧
 牧兼全賊人無門而可破所積之物吾軍苟至則資以三軍
 之用而有以寓奔敵之基所居之城賊兵苟至則視以為腹
 心之憂而不敢以為無人之境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移
 於此邪今國家屯兵於淮西而淮西素無山林之地山林之
 地多山寨雖淮東亦有之而未能如淮西之為多處凡山蓋
 巔峭於上平下險無路可登無階可陟人所難到之地皆山

忠十二

忠

寨也自六安信陽舒城東巢廬江諸沿邊而言凡九十四處
 而外有無水之若六故當修為山寨使近山之民皆居於一
 寨之中而無流竄之患顧不便歟或者猶謂登山為險固
 足以為一時之計絕頂為營固足以苟目前之安然上無井
 泉則罌藏桶貯之水不足以給旬月之久其何以經賊人之
 圍守下有平坦用木耒石礮之具不足以歷時日之深其何
 以備賊人之弓弩殊不知山寨聚竹為輪透竹為筒可以為
 統緒之器而天雨之水既得於留藏而充足於日用曲木為
 架斷木為車可以為遠汲之溜而山泉之水又得於引傳而
 備禦於天旱陰巖石窟可以種水以浸潤自生合槽埋水可
 以積水而清潰不絕慮糧食之難運於上則有糧船斜車以
 濟夫人力之所不可及慮賊寇之易至其下則有浮木溜脚
 以絕夫人迹之所不到方員二色之耒隨其山之險易而不

北錄一

使之妄發灰火二色之礮隨其賊之遠近而不容於巧避燒土為圓可以粉賊人之皮笠擊石為彈可以破賊人之頂板硬弩之外又造蹋脚城以杜賊徑使賊人之兵可見而不可近強弓之外又造輪箭車以避賊矢使賊人之箭可發而不可及凡山寨之秘法三十有六無不畢備則吾民之老幼皆安而少壯願從於戰鬪吾民之糧用皆全而盜賊無從而擄掠近寨而攻則上寨甚險而不得以遂其謀越寨而過則下寨甚易而或得以襲其後然則今日守邊之策其可後於此耶前日國家注意於海泗宿亳之地而淮南之地反不注意究心於唐鄧陳蔡之區而襄漢之區反不究心故大兵長驅於前而彼適得以躡我之後諸道並進於北而彼反得以颺吾之南老幼流亡而少壯無心於捍禦城邑毀殘而將士無心於戰守遺糧棄穀皆敵人之贏餘流馬奔牛皆敵人之輜

忠十二

去

重使無二三偏裨極力捍禦則幾使長淮之南盡入虎口大江之北均為魚肉有志之士豈不痛哭於此為今日之計莫若行下兩淮州軍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資秩以為之主宰每十寨置一將令係省特差以為之提督民有自備一寨與眾同居者厚以之恩民有自由錢糧與眾用度者優之以賞仍令勸諭土豪形勢總首統轄及願補名目之士糾其邇佳之民依山水二寨成法修治於官無費於民有益庶使沿邊之民或有緩急各無流徙之憂而義勇弩手忠勇等軍亦安於戰鬪而無老幼妻孥之患矣臣故曰守地而復無其備者此也

恩威

臣聞豆羹之不得生死之所由分羊羹之及不及勝敗之所由繫恩威之不明三軍之大患也自今觀之諸軍之效用

北錄一

馬校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諸軍之吐渾威雄則月請錢三千米一石五升耳何重於效用馬校而輕於吐渾威雄也新招之敢死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諸路之將兵月請米一石五斗或一石八斗鹽一斤半或錢三百耳何重於敢死而輕於諸路將兵也夫用命當先奮身不顧均一死生也所遇之輕重乃如此之倍蓰焉趨事赴功之際寧無不均之歎哉借曰效用敢死皆緩急可託之兵故宜優其所請然則吐渾威雄諸路將兵是國家故使之為不可託之兵而徒費府庫耶安撫司之強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至安撫司之親兵則請與諸州之禁軍相為上下耳何厚於強勇而薄於親兵也兩淮之萬弩手則歲免田租三百畝已及一千餘緡忠義軍民兵今自備錢糧器甲何厚於萬弩手而薄於忠義民兵也夫視死如歸效死勿顧均一性命也而所予之厚薄乃如是

忠十二

去

其不相若也萬死一生之際寧無不平之氣哉借曰強勇萬弩手皆緩急有用之兵故當厚其所養然則親兵忠義民兵是國家故欲使之為無用之兵而徒費錢糧耶諸軍新招之弩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諸將之弩手則月請一石八斗錢三百而已弩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弩手而劣於諸將之弩手哉諸路禁軍所以逃亡也諸軍新招之水手則日請錢三百米三升而沿江江淮之水軍水手則自種自食而已水手一也何優於諸軍之水手而劣於江淮之水手哉此浮光正陽諸砦水軍之失律也左翼軍摧鋒軍之出戍訓練官部隊將則各添支十千茶湯五千河南巢浮光襄陽天長六合維揚黃岡出戍之訓練官部隊將月止得於本券而添支茶湯之俱無諸州軍之廂軍牢城月請石五衣賜在外買工坐食而生平不聞金鼓之聲諸衙占破而終身不辨旌旗之色

北錄一

何諸州之禁軍居則責以教閱出則驅以戰鬪而所請亦未
能遠過於廂軍也夫沿淮之水軍自種自食而與諸軍廩給
之士例赴戰爭兩淮忠義民兵之自備器甲而與諸州有請
之兵例從於征伐諸州廂軍之坐食不勞而與禁軍之出戍
者同祿是三者之弊廟堂詎可不急為區處耶馬步三司諸
軍之制領在營出戍之將佐與夫訓練官部隊將旗教頭之
類升差之法除伴射獲賞及射中鐵簾人自合升差其餘遇
有窠缺即合令諸軍隨其等級旗教頭有缺即於親隨內拍
試武藝最高絕者充補部隊將有缺即於旗教頭內拍試武
藝最高強者充補訓練官有缺即於隊將內拍試武藝最高
強者充補以至將佐制領亦皆循序而進不許越階而得庶
使所部之人服其材藝畏其號令而無陵犯玩侮之患不然
職以勢差官以賂得而夫人皆得以逞其僥倖之私而士怨

忠十一

次

卒矣勸懲之君子仍其舊弊耶抑將以作成士氣耶京淮忠
義之統率萬弩之統領與夫民將付義軍總轄總首之類升
差之法除曾立戰功及累勞績人自合升差外其餘遇有窠
缺即令諸總隨其等級遇將付總首總轄有缺即於隊伍中
拍試武藝最高強者充補統領統率有缺即於將付總轄總
首中拍試武藝最高強者充補以至旗頭教頭軍頭隊將押
隊部隊將莫不使之盡其職能各逞其所長所以為中服
眾人之具庶使所部之人推服其材聽從其令而無欺玩之
意不然則官以僥倖差祿有濫及凡勢人之家拮据之子皆
得以藉其結託之私而公議屈矣勸懲之君子抑將聽其自
然而置之不問耶抑將使頭目皆過人之材而行伍無不平
之氣耶夫不歷行陣者皆濫廁於頭目而屢立戰功之士反
奔走於下僚怯懦疏拙者皆倖遷於將佐而材武勇冠之人

北錄一

反淹回於隊伍膏梁多資之家皆得以職取將帥而孤
寒貧乏無依之士終身老死於馬前之卒是三者之弊廟堂
詎可不急為之變更耶此臣所謂恩威不明者亦必待得夫
知兵之士而後明也

利害

臣聞偽為袁氏之旗鼓故袁氏之軍以不密而敗偽建尉遲
之幟故尉遲之將以自泄而禽利害之不祕兵家之大患也
自今觀之向來歸正之別有三一曰因人鼓率二曰遠來慕
義三曰軍前殺降因人鼓率者隨眾歸正者也遠來慕義者
忠心歸正者也所謂軍前殺降者口欲食我之肉身欲寢我
之皮勢力未加勉強從命有司一時總名曰歸正而不知其
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萌北歸之念今存行伍者有之權為
將佐者有之除以魔節者亦有之然則本兵之地胡為而不

忠十二

次

原其歸正之初邪沿淮之兇惡其別有四一曰跳河二曰兩
來三曰興販禁物四曰寇掠生事所謂跳河者開謀也所謂
兩來者奸細也所謂興販禁物者銅錢膠漆軍須也所謂寇
掠生事者謂黃夜騷擾外畷偷盜牛馬財寶也以是四者或
妻孥於異境或婚媾於絕域或兄燕而弟秦或男晉而女趙
此心所向未嘗一日不作過淮之念今編配諸州刺而為敢
死者有之刺而為效用者有之竄而歸山林者亦有之然則
將帥之官胡為而不考究其自來邪小將深入兵家所忌分
兵遠擊兵家所戒古人非不欲持人之家基傾人之巢穴而
免勞吾之大兵之搏擊也江油之役雖艾之能猶幾於敗匈
奴之役彼陵誠勇僅亦不免古人所以不敢以孤軍單將入
於無援之地者深恐敵人或裏其糧或斷其尾則吾軍之密
機皆自泄於將士也傷中之士不遺於野逃潰之卒不近於

北錄一

賊古人非屑屑於細故詭譎於末節而失其大體也魏則其足齋有良謀楚失其心漢得良將古人所以不容逃軍病卒留於賊人之地者深恐賊人巡邏而歸挾策而往則吾軍之機密皆自獻於敵國也將之所居固宜與士卒咫尺也古人必圍以重幕而顏色之不相覩嚴以閫闕而聲音之不相聞者懼其夜出別營以行閃誤之謀潛歸幕府以白請乞之事恐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知也將之所處自宜與士卒通情也而古人於日中之號一時一易夜中之號一更一換者懼其眾所共知則易以外間士所通曉則敗於難祕慮其事機之易泄而勿使久也彼有懼其遞角之泄漏也故立為名遞之法謂如以人皆畏炎熱詩二十字為號寫人字號者即知其為乞軍器寫字號者即知其為乞糧食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為辨對而支牒之外全無明文及其所乞之事此名

卷十一

子

遞之法也彼有懼其往來文牒之易辨也故立為數遞之法謂如以湖上新亭好詩二十字為號寫湖字號者即知其為乞軍器一百件之數寫上字號者即知其為乞糧食二百石之數主將中樞各收一本以為辨對而支牒之內全無一字及其所乞之數此數遞之法也彼有以色為遞者謂以五色而辨其所申之意以藍青而書號者係乞何人係在何軍以赤朱而書號者係乞何物係在何處彼有以字代遞者甲乙丙丁之十干即以為一二三四數目之代用子丑寅卯之十二支即以遠近里數殿閣昇池江鄂駐劄之代呼有以物遞者謂傳一箭至則添一百人傳一弓至則添一千人之類是也有以衣遞者謂傳一衫至則一軍發傳一袴至則兩軍發之類是也以至水陸山險皆有別名左右前後皆有異號遞法有二十二等遞文有二百二十字此遠管別屯之所不可

北錄一

廢也然亦時一換易雖吾軍將佐亦勿令通知斯為善耳奈何自田俊邁禽而虜人出我兩淮之師多用吾軍之旗幟自吳曦叛而虜人襲我荆襄之師多知吾地之險易臣之私意莫若使吾教兵之制反金鼓而為進退有以破賊人之所已知使吾布陣之勢反曲直而為方圓而有以異賊人之所已曉昔以此鼓旗而招將帥今反以此旗而招士卒復有以誤賊人之所已聞昔以此旗而招統制官今反以此旗而招部隊將復有以誤賊人之所測識昔焉江鄂之旗五色而紅腳今則易之以他色而復用青黃白黑之腳昔焉池陽之刀斜頭而紅靶今則截之以平頭而復用青黑花綠之靶建康之弓舊多黑面今或裹之以黃樺鎮江之箭舊多白翎今或換之以斑雉凡被禽將帥已知之事皆反其所行凡被禽將帥已聞之策皆反其所用彼果有意於歸賊耶則其所泄與吾

忠十一

子

今日所用迥然不同而賊人必惑其所授之非真果無能而陷賊耶則其所泄與吾今日所行了然相反而賊人必疑其所言之不實夫然後在彼乖其所之在我乘其所誤失一將而可以禽賊之百將失一人而可以禽賊之千萬人矣此臣所謂利害之不密者尤必待得夫知兵之士而後密也

財計

臣嘗聞善生財者不生財節其用則財乃生善致富者不致富去其弊則富自致自今觀之紹熙慶元之閒朝廷行下諸路賣田今雖住賣而州縣之賣者如故官產所存已無餘蘊矣何舊賣之錢提舉司未為理解而新賣之錢諸州縣又復隱匿邪乾道淳熙之閒朝廷行下沿江諸路起理蘆場租錢今雖住理而州縣之追者如故大籍所存已無餘數矣何積年已理之錢總領所不為令項申發而未理之錢各州縣不

北錄一

為摘出別解邪江東西之淨課利錢每貫收椿管錢四十文
 省向立椿之初本為解發京師堆垛貫索之費而今之淨課
 利錢截支於諸州之大軍矣此椿管一項之錢果何隸邪准
 東西之大禮銀絹錢每業錢一貫科數二百文向起此銀絹
 錢之初本為三歲一科以為薦事天地明堂之費今則無歲
 不科而遂成常賦之定額矣此銀絹一項之錢果何屬邪州
 用三分軍資庫分隸之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問
 也罰直贖銅賦罰庫之制錢也今入公使庫而國用司之不
 根也營田力田之租逃戶絕戶之課不入省司庫而入公使
 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及也新建房廊之錢新填白地之錢不
 入省司庫而入公使庫矣何國用司之不具也錢會中半祖
 宗之舊法也近日之支散軍收兵買軍須百官茶湯宗子孤
 遺公吏重祿月幫供給津發夫轎過軍驛養老軍員添差

卷之十一

三

歸正是十者之錢既全支於會券其贏餘之錢果何歸邪擗
 節浮靡兵興之新制也近日之朝官白直州郡餽送過官船
 脚時官月會親戚會錢羅局虛幫監司助會交送合食公用
 銀器供使陳設是十者之錢既比舊為尤盛其妄費之錢果
 何出邪白地樓店之錢秋苗事例之錢夏稅糜費之錢額外
 水利之錢米麥變難之錢印簿俵付之錢實封賣產之錢誤
 鈔突納之錢高價攬佃之錢回易官會之錢州郡根括而無
 餘矣果附於何歷邪抽分竹木之錢抽解甄瓦之錢寨兵虛
 券之錢弓手虛備之錢溢數免丁之錢賣帖住持之錢互爭
 沒官之錢犯事家業之錢呂佃天野之錢江灘河步之錢州
 郡根括而無餘矣果解於何所邪比較務之要開拍戶城下
 務之要開地分戶部贍軍庫之要開脚店總領所酒庫之要
 開樓館令盡歸於公使庫而監司之不舉覺邪城闔之業上

北錄一

橋道之撲貨放生池之菱藕荷蓮新生洲之蘆荻魚鱉今盡
 歸於諸州之公使庫而御史臺之不檢按邪銅監鐵監之附
 鑄倍於曠昔之數何鼓鑄之額比舊為不增邪銀坑銅坑之
 烹煉過於祖宗之額何泉貨之數比舊為反欠邪且酒務之
 中打棚炭團之錢洗榨槽水之錢淘米泔漿之錢榨下渾頭
 之錢賣牌槽拍之錢篩播糠碎之錢蕩缸餒豬之錢煮酒燭
 脚之錢以至酒匠量酒專知上牌之錢昔為官吏之所有而
 今為州郡之額解矣又何以為酒課之不及常額邪稅務之
 中官船梢搭之錢牌筏附帶之錢鹽船力勝之錢上商住稅
 之錢漏稅倍輸之錢過纂賞罰之錢官茶批發之錢就務回
 稅之錢以至豬羊用印門鋪發官之錢昔為官吏之所有而
 今為州郡之帑籍矣又何以為稅課之不及常額邪州縣催
 科一項交易未曾關割錢業俱迫則兩家俱納此墨納之錢

卷之十一

三

不入於公家矣或年例幹佃代名輸解田主被追則無鈔重
 納此透納之錢不入於公帑矣州縣受納正苗重而義倉輕
 故民戶以正苗而為義倉則將重作輕官司復使之再納則
 先納之輕者難以望官司之復還也本色賤而折帛貴故民
 戶以本色而納折帛則將貴易賤官司復使之再輸則先納
 之賤者遂以為官司之自得也今諸州公使庫界轄盡占贍
 軍比較都務之要開界轄悉令拍請酷賣猶可說也今乃侵
 占四務界轄而盡立為乾息之額全奪諸務拍戶而盡起為
 槽榨之店動置百十處所過若正庫恣意酷賣致使鄰近常
 平坊場并抵界省務盡被攬奪敗壞停閉公使庫之所入雖
 曰浩瀚而省務淨課利之虧欠多矣有司胡為而不嚴禁其
 乾息槽榨使拍戶盡歸於省務也今諸縣檢放旱潦田一萬
 畝則重墾為兩本遂作二萬畝細算及有歸熟妄訴反正

北錄一

者皆不除剋盡令其衰損放數且一縣元苗計二萬石雖已申州放一萬而民間合催止一萬石今保長帖內尚催一萬五千石者蓋五千石暗催之米俱係縣帑偷匿縣司復恐民戶盡將偷匿暗催之米赴倉送納突過合催一萬之數則必致敗露遂先於上戶并攬戶名下預借苗錢入於縣帑就縣自印朱鈔則上司無考究之隙有司胡為不嚴禁縣官預借折錢之弊使苗米盡納於州倉也臣嘗見當塗有常平椿管米二千石別貯一廩緣其所積之米風飄雨灑皆已腐爛不堪食用時一換支卻於新倉撥填以足其數委本州司理提督月添支二十千椿管至今已三十三年矣較其米價不及於三千緡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八千緡矣今所謂廩倉之米猶能蠶食吾國家八千緡之錢而況於官吏乎臣又嘗見池陽有民兵甲仗庫一所內有舊弊衣甲數百副皆破碎不全

卷十二

卷十二

不堪披用遇有春秋兩教自赴都統司關借堪好者以應其點乃委本州押隊提督月添支十千有庫至今已五十年矣計其器甲不及百千而提督官之所請已六千緡矣今所謂數百件之弊器猶能蠶蝕吾國家六千緡之錢而況於州縣之官吏乎其他如一御書庫也而提督官月給五千者凡數十員額焉一書籍庫也而提督官月支十千者凡五十七員額焉一場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復添一稽察添一措置而爭漁侵焉場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營矣况所謂稽察所謂措置者非監司之親舊即守倅之婬表也是宜場務之虧欠也一酒務以一官監而猶不能辦集也乃又添一提督添一監轄而爭蠶食焉酒務皆歸於三官之私而公家竭矣况所謂提督所謂監轄者非朝士之關屬則富路之寵嬖也是宜酒務之不敷也如巡檢寨額管一百人見止有

北錄一

三十人而州郡皆見破一百人之糧券彼七十人之糧券歸何所也如縣尉司弓級額管八十名見止有四十名而州縣見破八十名之備值彼四十名之備值歸何地也如錢監之鑄卒或減半或盡罷矣其請券尚如故也如作院之作兵或減數或住作矣其請俸尚未除也逃閩之苗逃閩之稅天下州縣皆申逃而倚閩也然足徧天下而未聞有無人耕種之田畝目徧天下而未見有無人拘占之屋宅今州縣之所謂逃閩皆召佃收租入於縣帑復妄申為逃絕而偷閩官賦國家胡為不委巡尉官勅本縣常平案吏人下鄉標簽出無人耕布之地方為蠲除而即令召佃則逃閩一項之賦不得以肆欺矣折納苗錢折納稅錢天下縣邑皆正苗正稅解足而後始令民戶折納錢會也今正苗未足而本縣先折收見錢正稅未足而本縣先折收官會皆縣邑恐額少納多致赴州倉

卷十二

卷十二

州場突納過數而致被覺察故就縣叩數而折錢也國家胡不嚴行禁戢而使應干苗稅官物盡令諸州置受納而無使縣官干預則折苗折稅二項之錢不得以偷匿矣今諸州多收斛面於交量之官覆出量贖而勒攬戶之買乾鈔者未戰也今諸州妄裝瓶罈而為供給折色之酒堆積寄賣而押娼家店戶之邀買者未止也朝士生辰獻壽之錢時新土物之錢侵蠶於公帑者月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虛作支單出官庫而入私庫者千萬也諸州交送折酒之錢交送節儀之錢易入於宅庫者日發而如舊也猶可諉也偽作回劄出公庫而入宅庫者千萬也茶鹽客欠催理寄庫客死不還今何入也官吏犯事閣罰請俸任滿不還今何歸也為今之計莫若將諸監司諸州軍之公使錢庫改為國用錢庫應干科名盡隸受納專差錢糧官一員獨主其事使一州之官錢不出此

北錄一

庫之收支州令長貳路令漕臣專一稽察其本州應合支破之錢並令於國用庫內支破具申尚書省以憑考驗庶使天下之錢自國用之外無餘錢州郡輒敢自置專擅私收分文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帑藏不得以自私而是錢所積非君則民而國用充矣莫若將諸路總所轉運安撫都統州軍之激賞贍軍公使酒庫權改爲國用酒庫應干酒錢盡隸一所受納亦係錢糧官專主其事州令長貳路令漕臣稽考其州郡應合千支之酒並令於國用酒庫內支破具數申尚書省點對庶使天下之酒自國用之外無餘酒州郡輒敢造賣涓滴即坐入己追褫勒停之法如此則槽榨不得以自私而是酒之利非民則國而國用足矣印給簿歷省差專攢使催科之官不得預於受納酤賣之官不得預於羅買錢庫不得令寄收酒庫不得令寄造庶使主是財者知其不出

卷十二

十一

於己而不敢以私予倖是財者知其不專於彼而不敢以覲望在彼者仍不沮其所當支在我者復不被其所私匿也他日混一之後國用充則復還其爲監司州郡之舊則猶可以爲重外之本此財計之大略也

馬政

臣聞立法之不詳則弊生於用法之人守法之不嚴則弊起於玩法之吏自今觀之國外之馬買於西夏國中者馬買於中蜀西夏之馬爲地極遠故置監於宕昌以便於市易置使於興元以便於巡察中蜀之馬爲地極廣故責馬政於文龍黎雅諸州而專於收買置馬使於隴蜀都會而專於糾舉然自宕昌而至興元其道絕險驛凡二十有四本監例將所買之馬差軍級夫役押送興元馬務交納直候馬步三司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自文黎而至成都其路尤爲險惡驛亦

二十餘所諸州例將所買之馬各差軍級夫役押送成都馬務交納直候江上五軍差官前來取押方與給發立法之初蓋以爲三司取押之卒自武林而至興元五軍取押之卒自京口而至成都奔走半載往返萬里不欲其又令深入監道也夫豈知押馬之夫役有曰馬肥則吾無預於轉官馬死則吾不該於定罪故變草料之費而爲賭博之具易綱驛之券而爲酒炙之資或求簡帖而濡沫於縣邑之公吏或買物貨而鬻賣於遠道之鎮市其爲所押之馬則遇夜不槽遇晡不粟遇山成牧遇澗成飲驛之爲里雖曰三十而在道數日未見驛亭驛之爲數雖曰二十而在道逾月未至馬務迫至交點之際已成羸瘠給發之際半致倒斃皆未至興元成都兩務之先已有以飢渴之也國家以宕昌爲監爲今之上駟特令馬步三司官兵只就興元取押而免其遠至宕昌以文黎

卷十二

十一

諸州之馬爲今之中駟特令江上諸軍官兵只就成都取押而免其遠入諸監不知所取之人未見優卹而所取之馬已不勝其蠹害矣候其歸軍無損綱官則以一資爲賞綱兵則以三千爲率然則胡爲不使三司之官兵直至宕昌自取五軍之官兵直至文黎諸州自取官則優以兩資卒則優以倍賞而使各盡其心於芻秣之際也夫關外諸番及階成和鳳四州招接之馬番馬也然諸番之所喜者在茶權而不在銀帛今有司乃謂茶之爲貨難以船運於監道之遠反易之以銀帛之輕齎焉故不足以中諸番之所喜而未盡得夫諸番之騏驥也况牙保滅剋而不得其全價揀看退換而尚費於多資又得以扼絕之也何朝廷不嚴其制禁也文龍黎雅諸州之馬蜀駟也然諸州之所欲者在銀帛而不在茶權今有司乃謂銀帛之爲物易以船運於中蜀之地反易之以茶權

焉故又不足以中諸州之所欲而未盡得夫諸州之駿駟也況十分之一而公吏侵除十分之五而會券折閱又得以減削之也何朝廷不嚴其約束也押馬之官在路倒死自用己財買以填數雖不及官馬之少壯寸尺猶可諉也今諸州將帥子弟取押歸軍遇有折有礙推賞則擇係官入隊毛色之相同者即與牽補何朝廷之未禁戰耶謂易馬之貨為無弊耶則銀有美惡茶有新陳而尚得以邀阻乎販馬之商旅也謂揀馬之官為無弊耶則平齒一錐可以成區曰淡毛一染可以成騅馬而尚得以欺罔乎本監之長貳也謂恃其有統領官以排發耶則一目之真不足以敵十目之偽而招誘議價之人猶得以詐欺之也謂恃其有通判以主掌耶則朱墨之士不足以曉曬黃牝牝之底蘊而等量驗齒之吏猶得以指揮之也發馬之處好惡相聞而欲其無偏好偏惡之患

忠十二

天

也今日發馬之地驍駿如龍者皆揀給於闕區之膏梁枯瘦如柴者盡發於帝號之將士何朝廷之不計也發馬之序前後相挨而欲其無攙先亂後之患也今日發馬之日貧者乞食於道路而歲月稽留富者行託於苞苴而隨至隨發何朝廷之不慮也一日一綱此久例也今胡為而有一日兩綱者耶一官一綱此定制也今胡為而有一官兩綱者耶私買補綱之弊毛色雖同欠及分寸尚可計也今以羊易牛而受納之司受其情屬不與點對何欺罔之甚耶私馬換綱之弊毛色雖同止惟老病尚可計也今以黃為赤而受納之司懼其形勢不與揀退何玩侮之甚耶有以無願藉之隊部將取押沿路收買皮毛近似者故令倒死取刺其皮以為具文之照驗而不知官綱非常之馬已為其所鬻賣矣交納之司亦合認其毛色之同異而詳究之餘胡為不法以流配賁以千索

止錄一

而使百姓身會之售賣者與之同罪也有以不堪用之私鴛而換易者養以別槽多粟之料迨其臞壯乃積以為聖節生辰之獻而不知入隊帶甲之馬已為其所暗代矣計議多幹機宜之官亦合體問其此等之弊而糾察之餘胡為不究其實犯用示懲戒而使副官屬幕之知情者與之同坐也且公吏違法受賄皆枉法也何都大司不用此法耶馬步三司每綱支糜費銀一百二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為使用習以成例是以三司之取押官或有侵用而不及其數則遲以歲月而不與給發此非枉法之尤者耶諸路監司公吏皆重祿也何都大司公吏而不係重祿耶江上諸軍每綱支糜費銀八十兩付之取押之官以為計會久而成規其閒或被諸軍取押之官匿而不發則盡給羸病而不到地頭此非重祿受財耶舊馬新交而已沒之火印不驗也甲取乙賞而未追之驛

忠十二

天

券不問也三城九河橋梁之倒弊三十有五墮船而漂溺者不之數也雞鳴馬嘶道路之峻極者二十有八墜崖而齏粉者不之計也馬在路患病久例不許留滯庶得隨綱醫治不知疴羸枯瘦椽穿索縛跬步千里則一分之病遂變而為百分之病也何有司之不措置也馬所到驛分舊制止破一日草料庶得不致住滯不知夏秋之閒斷橋阻水動留旬日則一日之飽果足以充九日之餒也何有司之不商確也取買之弊有司未之盡牧養之弊有司未之閒鎮寧廣源之馬買之於橫山者有司未知其利害武安撫水之馬誘之於邑管者有司未知其曲折房陵鄧京之馬草不給芻莩而給以木葉何以飽羸羸久枵之腹三建九江之馬料不給稻梁而折以錢會徒以資綱兵博奕之戲為今之計莫若革去舊弊立為定法先令都大司多方措置應辦茶銀錢帛充積諸監或

止錄一

名伴理未辦合今權不別項積應副支遣收買其所在馬監與屬盡差經任選人其買馬之數歲增十綱則與當舉主兩員增二十綱當舉主四員增三十綱與改合入官則與屬知所激勸矣其所在馬監差遣盡差小使臣其買馬之數亦令歲增十綱與轉一官增二十綱與轉兩官增三十綱與轉三官則使臣知所激勸矣州縣之長貳以買馬之增減為陟諸監之官吏視買馬之增減為賞罰專令臺省歲終比較民有自用已財收買全綱以獻于官者白身與補大使臣將帥守貳自備已帑收買全綱以獻于朝者亦加優異之恩勸誘豪戶獻綱者亦議優賞諸監茶銀不敷者重制典憲則馬政何患其不舉也此馬政之大略也

忠十二

三

定見也故與賊眾相望則疑其有一百萬二百萬呼彼賊而果如是之多也一馬十芻則二百萬之馬二十千芻矣果山積於何所也一人斗粟則二百萬之卒四十萬斛矣果廩運於何所也一馬行地一丈而總地幾里也一人占屋半厦而總屋幾營也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塵埃遠起乃棄甲曳兵而走彼非甘為誤國之人也其心之不充而無定見以主之耳目兵家之法三軍可奪心果如是歟前日花壓鎮安豐軍之戰皆諸將之有畏心也故未與賊眾相對則曰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呼彼賊而果如是之眾且強也豈弩為寨可以絕賊騎之往來而彼之眾不足恃矣掘池為營可以阻賊兵之衝突而彼之強不足逞矣堅壁不戰吾有以避其鋒而久自挫矣絕糧不通吾有以斷其後而終自斃矣當時諸將不知兵家自有成法未見賊兵旗幟遠出乃奔潰

四走彼非願受其失律之誅也其氣之不足而畏心主之耳兵家之法氣實則鬪果如是歟夫一戰而勝猶不能收拾其殘潰之卒脫其不勝則家基之器甲裹囊出戰之器甲裹囊皆為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再合也一戰而利猶不能安於息肩之所脫其不利則分留之弓箭鎗弩入隊之弓箭鎗弩皆為賊人所有矣何敢望於復戰也一敗之氣三月不甦一敗之缺十勝莫補是豈可以輕舉耶是豈可以妄動耶此曹而果知兵邪則准北之塵埃虛邪實邪馬之塵邪步之塵邪此曳柴而揚者邪此順風而歸者邪七色之塵埃誰能辨之邪此曹而果知兵邪則賊營之煙霧虛邪實邪炊煙邪火煙邪聚朽木腐草而生者邪焚倉廩府庫而起者邪此高而走者邪此低而平者邪十種之煙霧誰能曉之邪十七等之閒謀誰能遣之邪十二色之采探誰能分之邪精銳之兵疲於

忠十二

三

轉戰新招之卒昧於教閱均力之法何諸將之未諭歟潁河之敗不戰而卻峽石之敗未戰而潰暗伏之法何諸將之未學歟破虜之捷方奏未幾犯淮之寇已不可遏非知兵之士未用於陛下邪鄧城之兵入於廣右清谿之張遁於京西非知兵之士未歸於陛下邪五福君基閒入江南青門直使皆入鄭衛非太乙壬道之術未獻於陛下邪衮河鄧城不知唐鄧之姓名磨盤羊寨不知海泗之虛實非石六缺張二元之徒未投於陛下邪臣岳貫本開德世祿互符伏自非角至今日誦兵家之書日習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術日訪兵家先達子孫名將後嗣家傳世襲之論凡事之有繫於兵者無不徧考地之有關於兵者無不徧歷器用服食行陣衣甲之制有資於兵者無不旁搜遠采以盡其底蘊山林遺逸英雄豪傑之士有精於兵者無不端拜師承以益其寡陋以故

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耳聞目見者非眾所共讀之文口授心傳者非人所同得之學衛公武侯不傳之妙臣得其真韓信曹公不著之書臣得其秘不遇見知未甘棄逐於是易真實之兵為章句之士變汗血之心為選舉之學慶元乙未應補膠庠僥倖前列嘉泰辛酉應舉冒監濫廁多士或參或告凡七八年若公若私凡五十戰校定一成艱苦萬狀乃以上書乞罷兵事觸怒權勢致被誣撫妄亂敷奏重蒙聖慈將臣免真決送建寧府編管猗歎休哉楚項之將殲故韓信不死於滕公之手李唐之將興故李靖不死於馬邑之難天將使我國家恢拓海宇混一區夏故英雄之傑之士幾死而不死無生而復生也伏自丙寅之春被旨、首尾三載前後五赦揆之三尺合放有餘而知遇不逢寇讐相值嘗據池州中軍統制孟思齊申請臣為副貳矣未幾而

忠十一 北征錄一

三

思齊有殞星之變江淮宣撫使吳密辟還臣於幕府矣未幾而密有易機之命三年之間雖自揆廢材不復見用於世然臣下不忍辜平日抱負之學上不忍負十年教養之恩待罪以來無所用心日著兵家利害以備采擇不惟篇帙頗多亦恐傳寫聞泄姑標十策上干聖聽伏望睿慈降付三省執政侍從臺諫考覽如臣言不妄乞送樞省備牒諸路將帥參酌行用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不備臣岳百拜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一終

北錄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二

秋浦雙忠錄第十三

治安藥石

國學發解進士華岳進

臣岳聞兵法起於黃帝風后元女授受於鬼谷子黃石公少室山人而富國強兵之事尤詳於陰符一經故將忌三世出於道書至於縱橫關闔亦莫不本於其說夫黃老氏好生也兵武何祖焉蓋兵本於不殺武在於止戈司馬法論殺人所以安人以戰所以止戰是宜道家者流更相授受無斬也恭惟皇帝陛下視民如傷偃兵不用即位以來百軌順度安強之效超邁前古粵自姦臣擅朝專務結託將不知兵兵不知戰開釁三邊流毒四海雖公道開明元惡翦除而軍國之事尚塵聖慮臣愚欲望陛下詳黃老氏好生惡殺之意明司馬法安人止戰之方兵不得輕舉謀不得妄發迨夫人材既出

忠十三 北征錄二

三

機會可投則越王夫差之舉光武昆陽之事有不足為而前日之敗乃他日大功業之所由成就也臣岳郊野散材本非書生承平日久莫究所長例游場屋濫叨教養偶自開禧乙丑上書言韓侂興兵誤國致被誣撫妄亂敷奏編置建安迨至三載雖君門萬里而畎畝不忘之念日切於懷待罪以來無所用心謹撫當世利害編次成集以備采擇其有機密幽深不敢聞泄者姑俟他日今所既者軍國之大計一邊防之要務三破敵之長技一將帥之小數八器用之小節十有三采探之法五戒飭將帥之道四守邊待敵之策二足兵便民之策四總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名曰治安藥石即所謂治安不可無兵猶膏粱不可無藥石之義也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批降付三省樞密院執政臺諫侍從考覽如臣所言下謬乞劄付諸道將帥參酌行用不特使棄逐之軀得著涓埃上

北錄二

報君父十年教養之恩亦使山林江湖英雄豪傑之士知所風曉引領輩出上副任使于冒天威罪當萬死嘉定元年月日國學發解進士臣華岳謹序

忠十三 北征錄二

二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二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三

秋浦雙忠錄第十四

治安藥石

軍國大計一

和議

臣聞夷狄之為中國患其來久矣蠻夷猾夏見於書獫狁匪茹見於詩鬼方見於易赤狄白狄山戎陸渾雒戎戎蠻子見於春秋自後世觀之四夷不庭征之可也考之當時舞干之化薄伐之舉三年之克五利之議未嘗逞威兵革以從事於殺戮而古人於此方且反躬自咎謙恭退抑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何邪蓋聖賢論中興之本不先於外攘而先於內修政事夫子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兵武之事絕口不及如其論至夷狄乃喻以虎狼之暴抗以戈戟則必致於傷人蝨蟲之螫未傷筋骨決意於一毆者必被其蠶伯業之

忠十四 北征錄三

一

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莫晉若也晉之為晉宜若曲盡夫制外之術矣而魏絳之答晉侯願以和戎狄為中國之福未嘗舉征討之事嚴尤劉琨論周漢之得策他不暇恤獨以兵連禍結為戒其間惟善於交通者皆躡等而取之此不特後世之君臣其說爾也昔者太王居豳狄人侵之舉之以皮幣犬馬珠玉俱不得免而後知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當是之時從之者如歸市似可以決去就矣大王乃謂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始甘心於岐山之易故仁人之稱見於當時培植之意有及於八百年垂世之遠君子不以大王之避狄為畏怯不武而取其能屈己愛民以為周家立國之本越王句踐困辱於會稽之棲臥新嘗膽十有八年未嘗汲汲於兵以求快意迨夫黃池之會有釁可乘於是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君子不以其屈意於先者為可恥而嘉其成功於

北錄三

憔悴無聊之後者為善慮敵漢高帝誅秦覺項力非不足也而匈奴之事力主和親以為五世之利文帝海內富庶兵非不强也而遣使外夷結轡於道一於和議是主武帝不從韓安國之說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後世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非治外太嚴他日反有以自弊歟馬燧之為將誠智矣而其論息師之便則以盟戎百年無虜患為利陸贄之論諫後世未易擬議也而其論夷狄一節亦謂和戎雖非善經亦時事有不得已不若姑令和親噫尺蠖之屈將以求伸鷙鳥之擊卑飛斂翼凡天下之物惟其有所抑也而後有所逞也古有常言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此固各主一見以為去就之計實人情之通患也且今日之事中外之臣初皆以為進取矣自郭倪不得連泗李汝翼田俊邁郭倬不得符離李爽不得二蔡皇甫不得唐鄧而後進取之說始不入於廟堂大臣之耳次皆以為退守矣自魏友諒不守神馬坡陳孝慶不守南巢林管不守復沙郭僕不守胥浦橋夏興祖商榮不守喻口淮口而退守之說始不愜於廟堂大臣之心至進戰退守之策兩皆不得而廟堂一意於和議也中外之士咸曰祖宗之大仇未報中原之塊土未復胡運已衰虜勢尤弱與其供輸幣帛以益其糧饋孰若效死於一戰殊不知驅吾之赤子以就鋒鏑與夫通金帛以息民者其失為孰多耗天下之財餽以資遺黎塗炭之苦其與夫卑辭下禮暫屈一時之重以免天下元元之愁歎者其得為孰多此和議之講實今日之先務也今之竊議者不過曰罷招軍之令則挫天下豪傑之心結宜招之局則失天下將帥之望殊不知將不去邊兵不撤備外雖住招而內反有以全吾軍恩肩弛擔之心豪傑之心實未嘗挫息於自固緩於求勝外雖罷

忠四

局而內反有以全吾軍養銳待敵之策將帥之望實未嘗失和議何損於豪傑將帥耶又不過曰昔柳渾謂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後果有變章倫言吐蕃狼子野心難事信約宜謹邊備後果有為所誤殊不知匈奴之叛在於漢人恃和無備之時吐蕃之渝盟在於唐人恃和罷兵之日備之既去則變之所必生兵之既罷則謀之所必至和奚罪耶又不過曰靖康之變始於二三大臣專主和議而不任兵革以故虜道無厭百求皆副至於窮極而北狩之禍終於不免殊不知靖康之變事出權臣國無良將忠義之氣不伸守禦之備不設兵則恐其傷於和而不敢言謀則徃其主於和而不敢發京師之兵有名而無實勤王之兵久發而不至此其為禍和奚罪耶臣嘗徧觀古今中國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爭之失在於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諱言和議和議之失在於

士大夫懲已往之咎而恥言用兵故征伐者不至於困弊之極則不復言和議和議者不至於罷兵撤備為敵所誤則不復言征伐二者胥失也人皆知唐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德彝曰彼有輕中國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急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矣暗者於此遂以為德彝之論先戰後和足以使終帝之世無突厥患今日之未勝而和非威德之不相濟歟臣竊以為不然考帝之於突厥小大之戰不過數遇南北之兵不過數萬唐據堂堂中國之全勝突厥雖曰盛強不過夷之中一偏虜耳德彝之論所謂以大制小而今日之事所謂以小制大者也威德兩全之策倒施於今豈不反速夫敗亡之禍耶今中外之臣草茅之士徒知痛二陵不反之冤洗三朝未雪之恥見幣帛之輸莫不含穢忍忿思與之不共戴天見詞命之遣莫不泣血銘心思與之不

忠四

局而內反有以全吾軍養銳待敵之策將帥之望實未嘗失和議何損於豪傑將帥耶又不過曰昔柳渾謂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後果有變章倫言吐蕃狼子野心難事信約宜謹邊備後果有為所誤殊不知匈奴之叛在於漢人恃和無備之時吐蕃之渝盟在於唐人恃和罷兵之日備之既去則變之所必生兵之既罷則謀之所必至和奚罪耶又不過曰靖康之變始於二三大臣專主和議而不任兵革以故虜道無厭百求皆副至於窮極而北狩之禍終於不免殊不知靖康之變事出權臣國無良將忠義之氣不伸守禦之備不設兵則恐其傷於和而不敢言謀則徃其主於和而不敢發京師之兵有名而無實勤王之兵久發而不至此其為禍和奚罪耶臣嘗徧觀古今中國之所以待夷狄者矣兵爭之失在於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諱言和議和議之失在於

並生於斯世此三尺童子之所通知而愚夫愚婦之所共曉者也吁邊民失其故業內地苦於征徭版曹內虛總司外耗將帥無謀士卒恃命軍儲無蓄國用不充當是之時利於兵爭邪抑利於和議耶夫萬金之囊窮博於終夜之力所存無幾取其未盡之資卷而懷之以俟夫他日再舉周旋於勝負未分之地猶愈於索手於一決奔黑白於一桿之交智者知其未必勝寧負已輸之名而掩其終不可救之迹猶為存體今日之勢大恥之未雪未足以為國家之重輕再戰而不利三戰而不捷則天下乘其弊而起在國家何以為自存之策故陵之未反塊土之未復未足以餘今日之安危生靈之塗炭將士之死傷邊民之餓殍父兄死於疆場復驅其子弟於敗衄之場安危之機實在此一決耳古人非不知子女之不可遺玉帛之不可遺土地之不可割也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忠十四

君子以為仁大王事德嚮句踐事吳君子以為智然則今日之和非真怯也全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機耳非真畏也養吾智以俟異時可投之隙耳今行人屢遣詞說屢通幣帛之好已成諭成之使已至可謂國家之大福生靈之大幸矣臣愚猶慮虜庭或有邀求而廟堂大臣不俞其請虜使或肆傲慢而廟堂大臣不加之禮使前日屈尊忍辱之舉敗於九仞一簣之微師徒無備邊野不實其利害尤甚於兵爭之日豈不大有可畏欲望聖慈上體三代之君所以待夷狄之心下效漢唐之君所以事夷狄之意忍一時之辱圖萬世之利毋惑於草萊書生之談毋動搖於武夫將士之論期與斯民同歸於安靖和平之域以壽吾國家千萬斯年之脈實天下幸甚雖然和議之獻已詳於前矣臣嘗聞之和未成而張兵則必有以啟敵人之疑心和已成而廢兵則他日之禍蓋有甚

於未和之先者故越人臥薪嘗膽之舉柳渾後變之論章倫後誤之策德彝之計靖康之鑒如前所論未易枚舉儻果以為和可恃而廢兵則將見奮臂一呼帶甲百萬招旌一揮下城數十堂堂之中國為無人之境矣豈不畏哉豈不畏哉故臣專以戰守之策著於後篇願陛下毋以為書生之常談而忽之此臣所謂今日之大計

忠十四 北征錄三

五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聖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三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四

秋浦雙忠錄第十五

治安藥石

邊防要務三

山水寨

山寨器具

聚轎	透筒	就儲	曲架
速汲	走水	種水	合槽
糧船	斜車	浮木	溜脚
圓木	火礮	灰礮	土礮
石彈	蹋脚城	輪箭車	虛橋
颺毒	土乳頭	絲幕	瞥脚水
螳螂拒馬	蜻蜓車	掛車	油幕
引車	埋水	方木	土員

頂板 撲燈蛾 布遮箭 絲簾
已上三十六件係山寨器具

水寨器具

伏牛	豁水	游絲鉤	水毛蜩
浮鉤	暗槌	拍水	獨面暗棒
沙鉞	絲穰	撞竿	撞筏
截汊	雞距	稻桿	斜椿
自鑿	拒板	虛木	亂綫
雙頭筌	釘底	擔車	礙父
鬼鑽	八角茴香	聚鉤	網索
蔑錐	水蒺藜	鬼連環	火牌
錘錐	藤蔓	闌河	衝天水
金網筌	神繫	四索番車	

北錄四

已上三十九件係水寨器具

臣聞天下之形勢成於人力之所能及者必敗於人力之所不及池之可鑿城之可築器用之可製作橋道之可修設皆人力也今日以人力而成他日人力之所不及則終亦敗孰若形勢之便出於自然險要之利不由乎人力之巧天造地設自不容以小智私意所得而增損者山寨水寨是也橫澗有山可屯萬人孔福失之而濠梁以陷馬鞍有山可置百家時俊守之南巢以安此山寨之已驗也渭南之地四圍皆水亮軍駐其中仲達不敢涉水以戰濡須之地兩旁皆水權築柵其間曹公不能破此水寨之驗也自今觀之淮水以南二十餘郡州之有城自山陽合肥浮光濠梁歷陽黃岡維揚儀徵德安鄂州數州各係近年以來節次修築稍成次第他如龍舒濡須盱眙安豐諸郡雖有城壁之名而基址卑陋甃

卷十五

二

石推倒有不若豪民之牆壁縣之有城自天長六合南巢應城數縣各係渡江之後漸次增廣稍成規模其他如舒城霍邱六安廬江京山孝感淮陰寶應諸縣雖有縣官治事之所而所謂城壁者間斷有無不足以隔犬彘平時無高深之備每有緩急村落之民奔入鎮市則鎮市愈至於傷殘鎮市之民輻湊城邑則城邑愈至於蹂踐反無山寨水寨以為近便安昔之計則沿邊之民焉往而不轉徙哉承平以來淮漢州軍凡二十有二主客戶凡一千四百餘萬以一二郡之廣以一千四百萬戶口之眾而州之有城者不過六七縣之有城者不過八九縱使亞武接踵所置幾何況於封域之相遠道路之不通有非倉卒所能造其鄂鄆之間哉臣嘗於張士元潛淮南熊飛帥淮東之日集諸子深長之議論萃天下慷慨之人物邱垤險易污池深淺固不徧歷固不周知凡山之

北錄四

高險不容登陟上有平坡可以屯結者必因山為壘扼絕路徑增築牆堞使近山之民船運糧食攜策老幼蓋造廬舍斷截枹棗萬一賊入險隘劫我山寨上寨而攻則矢石不到而人力徒勞越寨而過則腹心有憂而或慮掩襲東自山陽東鄉寶積高寨山城文賢橫澗夾山塗山施黃野父毛工胡鼻蓮花西自骨勒鐵脚遼峰浮波柳子燕九娘三灣龍辰賈木掛車楓原西安諸山之上蓋巔峭拔上平下險山勢高聳可以為寨者凡九十有四而內有無水之寨六各可屯萬人而又撰為守山之具凡三十有六賊人之士卒既有所不可登賊人之矢石且有所不可及內則團結鄉兵而濟以木石外則策應大軍而扼其隘阻賊兵雖強安能浼我山寨之險邪凡水勢環繞不通往來中有洲渚可以居止者必因水為營樞築沙石扼絕舟楫使近水之民圍牧牛馬充積裹糧明造

牌筏暗設荃刺萬一賊入湫濼攻我水寨則家基之利可慕而不可圖犄角之勢可望而不可近水環四圍非子產之乘輿可濟天限一方非曹公之艤艦可渡東自謝楊老鶴范光艾陵溫陵三港凌亭西自滋泥蚌湖團峰馬腸九曲濡須南巢白湖花山瓦陽石塘張湖破崗諸湖之中水勢回環可以為寨者凡四十有九而內有夏秋汎漲之寨十有一各可屯數萬人而又撰為守水之具通三十有九賊人之舟楫既不可入賊人之步騎且不可到內則沿淮水軍萬弩手分番守把外則忠義軍民兵分地團結賊兵雖強安能浼我水寨之險耶國家自興兵以來惟知恢復中原而淮南之地恬不介意惟知襲取商虢而荆襄之地邈不加察以故符離之師未入而賊兵已入於山陽陳蔡之師方舉而賊兵已入於安復故前輩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能攻者在於善守靖康紹

嚶之閒淮漢不守山水兩寨千里之民輻湊渡江內則阻於關隘之不得通外則絕於津渡之不可過白沙北峽死者山積楊林瓜州江水為之不流遺棄之糧食皆賊人漕運縱放之畜牧皆賊人之膾炙此其功業之不振蓋根於淮漢之不守而淮漢之不守實自夫山寨水寨之不保也惟能行下淮漢諸司勸率土豪形勢修築山水兩寨每一寨置寨官一員令借補官資以為之主宰每十寨置寨將一員令吏部注闕以為之統率民有自備錢糧修築一寨者官為推恩民有糾率眾財自創一寨者官為推賞如此則於官無費於民有備而守邊之政舉矣此臣所謂山水寨

屯要

臣聞屯守之地當其衝要則一人之力可以敵萬夫非其衝要則萬夫之勇不足以敵一人故秦人守要害之地而併吞

六國司馬仲達據四達之衝而吳蜀亦不敢爭齊人之守渤海鄭人之戍虎牢孔明之屯渭南孫權之隔濡須皆是道也然一國有一國之衝要天下有天下之衝要不知重守其所謂要害之衝而一切泛然於賊人不由之道則兵旅日增費用日廣吾見其勞師賈財於非所用力之地彼閒之可乘隙之可伺固亦自若而堂堂之中國將為無人之境矣今日之形勢閩蜀之外莫淮漢急也故淮東之地屯儀徵維揚以當漣泗海毫之衝屯合肥南巢以當渦濠汝穎之衝漢中之地屯黃岡漢陽以斷安復之衝屯襄陽樊城以斷唐鄧之衝此其選擇形勢精據利便固無可議然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閒小徑閒道姑置不論通都大驛平原曠野類皆屯戍遺闕臣竊憂之取淮而言自柘皋南巢草鞋嶺野父山廬江至瓦隔河固足以入江自安豐桃城金牛航步沙湖版橋羅場鎮

至盤小寨亦足以入江矣然算敗巢口之水峻如瀉油鐵脚楊梅之山峭如立壁敵雖雲蒸霧集倍道而至中間險阻峭峴林木茅葦未足深畏至若自濠梁升高山麗山大青山山定遠黃蓮皇甫山梁縣望桑根山宣宗而至項亭則東西數合南北一望高則半崗小坡不過尋丈卑則淺溝狹澗不過數步既無關隘可以遏其鋒復無他戍可以絕其後賊若徑從此徑突入和州屯兵楊林梁山白山等處控扼大江東浚柵江裕溪以造舟楫北凌東關肥水以通漕運借曰未能涉我風濤之險所謂湖南江西歲計米麥之運不敢東下則版曹告匱而骨髓先枯浙西淮東按月茶鹽權貨之商不敢西上則諸路總司無措而肝腦先潰此濠梁歷陽之虛實江淮之勝負係焉可無重兵以守之耶取漢而言自長樂平林新店陽城石井河步石河而入安河固足以入漢自桐柏范

志十五

五

莊馬崗浦口勸羊湖營河而入隨河亦足以入漢矣然應山大靖尚有鄉兵團結土門九里尚有舊關故壘敵雖越險而來亦不足畏至若自唐州湖陽分界山至棗陽自車橋湯川至鄧州自胡窰走馬崗道人林土石至隨州則北自唐鄧南至漢水無林可依無澗可隔雖有秦河守把之卒而地無關隘不足以扼其衝雖有華陽棗林義勇之兵而勢非險阻不足以抗其銳賊若徑從此徑突入漢右復取樊城柳林山谷石堰長蘭白木等處直渡漢水北據荆門虎牙班竹馬梁諸關以為自固之策南據江陵建陽潛江以為屯守之計置襄陽於不攻前襲荆南則襄陽已在圍圍之中棄光化於不爭而遠憑巫峽則光化已居其囊括之內借曰未能舳舻千里以爭我東下之勢所謂三巴之險已塞而吳蜀有離析之憂荆襄之區不全而江淮無犄角之勢此隨州棗陽之虛實荆

北錄四

襄之得失係焉是豈可以不問邪近日諸將惟知以重兵固守渦口南巢而濠梁定遠反視為閒慢之地故賊兵大入於環滁歷陽之郊惟知以重兵固守神馬坡樊城而車橋胡窰土石反視為不急之所故賊兵大入於安復鄧隨之境此其衝要自今宜令行下淮漢帥臣搜尋前件險隘分兵固守差道而取其有先人之便賊軍入寇則設此以為掩襲之所而避其有闕我之謀則三邊之形勢可全而淮漢之津可無潛涉之憂矣是謂屯要

捷徑

志十五

六

臣聞江湖形勢之論有二曰通衢曰捷徑兩軍之所共知者謂之通衢吾軍之所自知者謂之捷徑則人所不測而不及關防古人所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兵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是故兩軍相對兩陣相形知通衢而不知捷徑則在我之勢十得二三知通衢而能備捷徑則在我之勢十得七八故捷徑之利得之則我常得以襲人失之則人常得以襲我以吾之二三應彼之七八計算之間得失已分善用兵者較計算之短長思過半矣若夫堂堂之陣整整之旗鬪死生於平野大坂勝負未分之場孰若潛驅密伺以制之於不戰之地哉吳元濟知有長坂義武而不知有張柴垂瓠卒成李愬之績劉禪知有祁山武功而不知有陰平江油卒成鄧艾之績丹陽之賊惟知有三湖巨浸之險而不知霍山小道卒成楊素之績然觀愬之歷險斷橋艾之鑿山通道素之緣崖直進非平居閒暇之時為他日鄉導之資太平無事之日得之於樵蘇小子之末脫有緩急安能出人之不意乘人之不及哉今日荆淮

北錄四

之地沿邊州縣固已分屯大軍守把要害至若淮西舒蕪黃安六萬山之閒京西荆門南漳穀城光化一水之津小道狹徑可行掩襲之所不一而足前後帥臣邊將措置邊防守把津要各以己見申聞樞省敷奏朝廷者不知其幾卒未聞有能條具其一二者是皆非鄉導之官所得而周知搜訪之使所得而涉歷邊探之將佐既昧於討論州縣之官吏復憚於工役樵牧之論何由聞達然吾軍之不知不過無以投人之閒隙而已其利害猶有可言者至若賊軍得之閒謀陰驅潛率反得以擣吾之腹心衝我之膺背則雖有韓信曹公之智何所施巧自今觀之人皆知合肥壽春自有南巢一湖北峽一關可以絕其奔突之鋒而不知自白陂入小路至木場河謝步陳六公莊四版橋桐木鎮烏沙梅林九井而涉魯洪則可以襲吾樞陽而廣儲一倉之運已自入於賊人咽喉之中

忠十五

七

自霍邱入小路至二郎崗蘆塘故步下蕪廟山楓木崗遼峰夾石掛車廬州嶺佛嶺梅子嶺上辛嶺而入桐鄉則可以襲吾皖城而龍舒山口蕪陽三倉之運已自炊於賊人釜甑之上此淮西之二徑不可以不備也人皆知襄陽荆門固有淇漳二水虎牙一關可以遏其南下之鋒而不知自荆門界至白土中廬鎮羅坊蕭谿十會山黃行嶺雙池鄭亞山平山陽河磨石而入穀城界則曲直相通最為勁捷萬一賊兵長驅而前乘我不備則荆門江陵果何以為禦守之策自白漳小路至橫林手鑑山長湖白竹澗鼓樓山古石潭陽陂而入南漳界則坦夷相接略無崎嶇萬一賊兵星夜潛發出我不意則潛江建陽果何以為控扼之計此荆襄之二徑不可以不備也以至竹山小徑七百里入峽州兩馬可以並行沙澗小徑三百八十里入麻城糧餉可以肩運賈木一徑可以入光

山武陽一徑可以入襄信若此閒道未易枚舉自今宜令行一淮漢諸司逐一踰逐前件小路隨其遠近險易多方措置依兵家守隘斷險成法修治道狹則因山為險守以強兵必使我可出而賊不可入故彼不得以襲我之虛道關則因湖為濠守以強弩必使我可往而賊不可來故彼不得以躡我之後是謂捷徑

忠十五北征錄四

四

八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四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五

秋浦雙忠錄第十六

治安藥石

破敵長技一

陷騎

臣聞吳人善舟晉人善騎吳人非不善於騎也番長於馬漢長於弩諸番非不善於弩也吳人生於圯澤之鄉故舟楫之事不待於教習而自能彼諸番生於馳逐之地故騎射之巧不待於指使而自精是豈得之見聞求之閱習如漢晉之士耶蓋人力之所充不如天性之自巧出於勉強學習之所致者其與夫與生俱生者過人遠矣況今日之事地不可同技非其敵前代名將固嘗討論番漢短長以求致其所能矣彼以騎制騎猶不足以取勝況今日三司五駐之馬皆可數計而虜人一鵬所指動輒數萬固不勝其可憂矣奈何尚敢言

卷十六 北征錄五

卷十六

於進取哉吁燕冀之游獵非淮漢之騶駒秦晉之騎士非江浙之芻牧馬產於西夏而軍招於江淮之閒固已物性之不相諳芻秣於營檻者有年于茲而馳驅千里脊破骨穿乃藉水草於荒山之蘆葦是又風土之不相得此其相去有若天壤今日諸將詎可不急料其長技乎議者謂禦騎者無出於車陷騎者無出於弩臣嘗獻輕車之制於後矣然車徒能制騎於鋒交刃接之時鋒之未交刃之未接何以使騎之不可逞弩徒能制騎於三百步之外而三百步之內何以使騎之不可逃故江湖陷騎之法必欲運機械於衝突之時使其雷轟電擊之鋒皆有所不及施設器具於馳騁之際使其風回霧轉之巧皆有所不及逞彼方恃其一騎當八卒吾必使其八騎不足以當吾之一卒彼方恃其一騎射足以敵吾之十戈才吾必使其十騎射不足以敵吾之一戈才番馬之駿反不如

北錄五

吾步卒之能馳騎射之精反不如吾戈戟之易中是謂反主為客易短成長正前輩伏弩於林可敗其騎而騎果敗斷木於道可得其馬而馬果得皆此類也然陷騎之法江湖傳蘆不止一端大率不過虜騎眾多不容關敵伺其所行之道制為陷騎之具勿令賊知然後示之以弱以誘其必來啖之以利以致其必至使其墮我之圈圍而不自知入我之陷窞而不可脫其法有六一曰伏鎗謂用火煉竹槍斜埋成列卻於鎗頭所到處掘地成窟長一尺五寸闊半之用竹一尺八寸埋在內次以竹圈挽鎗著地覆以草茨不令知見復用挽鎗竹圈從窟內繫提頭索別曳於鎗頭所指處一丈許遇賊馬踢動提頭索曳去挽鎗竹圈則鎗頭向敵起地三尺賊馬無不中傷二曰絆索用麻索各長五丈已下兩頭及中間各長一丈用木椿繫索釘之於地用青竹竿五條撐索腰控低著

卷十六

卷十六

地扣以機結木鉤如獵之制遇馬足觸動機結則撐索竹去地三尺賊馬無不被絆三曰馬拖謂用竹削成筋火其長數倍於筋其錐甚銳用以簪地其尾則用熱湯煮過令槌碎和麻各以成索索尾又安扣頭扣轉於竹片之上仍將鎗桿曳索於竹片之首遇馬被套而走則索尾之鎗自卓其腿腹四曰馬筒用掘地成窞深一尺闊三寸內置攢錐遇馬足被陷則攢錐自刺其蹠踵五曰青窞謂於麻麥草芥之地掘而成窞窞不拘廣狹上以蘆葦箬盤竹席之屬覆之而掩以麻麥草芥隨其物之類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六曰白窞謂以塵沙土石之地掘而成窞不拘廣狹上以蘆葦竹筍之屬覆之而掩以塵沙土石隨其地之顏色使敵馬不覺足陷已上六法皆於道路預先修設以待其來然器用之設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艱非頃刻可辦乃若倉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嬰其

北錄五

鋒後不得以避其銳當是之時不費寸土尺木而賊馬自抵於損傷不勞匹馬隻輪而賊騎自至於顛覆其法亦六一曰刺毬四方有鋒中閒有帶以鐵為之二曰蒺藜礪之以鋒萃之以毒以鐵為之三曰茅鉞其形如鉞而稍大以鐵為之四曰鵝項其形兩曲而上下皆銳以鐵為之五曰菱角以鐵為菱角六曰阜角以鐵為阜角已上六法皆預先打造遇欲用則令筌插撒擲在地然平原曠野我知而敵不知乃可施巧道狹路隘敵險而我亦險將何以為兩難見巧之策莫若因地設險使敵騎之來可入而不可出吾軍之利可見而不可奪其法有八一曰踢圈以竹為圈插於馬道以索續於竹圈之上用套馬足二曰截徑用竹弩一張竹檐七片菠菱一隻以馬尾頭髮之屬曳之馬道馬頭觸之則箭發馬倒三曰伐木馬行於林樾之中令伐木橫道則馬不可過仍止令半折

卷十六

三

不得伐斷恐為敵入下馬拖曳離路四曰結草謂馬行於草野之中其正路故令斷絕輒石堆塞柴茨卻於四圍用草結縛其稍令闊絆過路馬急走則被絆眾隊皆倒五曰種冰謂道路險峻或高坡峻岸或斜城陡崗當令迎風灌水水結成冰則滑溜不可過六曰裂石謂馬道窄狹兩旁皆土木當令抄掘塞路七曰斷橋謂馬經過橋梁必毀拆令不得度八曰瑯琊版謂用版釘瑯琊釘於上行則載於糧車之上用則埋於沙礫之地已上八法皆能陷賊騎於道狹險要且扼賊於險此固可用賊知險而不入將安用之在我則有誘騎之術使賊馬見此踴躍而前奔騰而至自抵死亡自投陷窰而不容止遏其法有四一曰芻誘謂敵馬行遠久闕草芻故下置陷窰鎗刺而上覆芻使馬見之自投死地二曰餌誘謂賊馬飢餓日久故下置陷窰鎗刺而上覆菽粟豆料使馬見之

自投死地三曰獻青謂賊馬入境久不收放有草茨青蒼之地設陷窰鎗刺使賊馬望見草色而不顧險陷四曰獻白謂賊馬入境久不及飲即於陂池谿湖之地設陷窰鎗刺使賊馬望見水色而不顧險陷已上四法皆令賊馬自越水火而前凡二十四法皆陷騎緊口其他如水藥之祕風沙之變雖曰奧妙然雜以浮誕姑置勿論誠能明此復類推而意該之吾將反慮虜騎之不多至耳何慮其長技之不制哉今日國家西南之程驛既斷續而不登淮漢之駒養且收買之無術三司江上之芻牧復不聞於增益而陷騎之策諸將未聞有知其一二者臣故撫其大略而僭言之若夫江湖瑣細之論臣不復為陛下獻是謂陷騎

卷十六

北征錄五

四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五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六

秋浦雙忠錄第十七

治安藥石

將帥小數八

搜伏

臣聞天下之事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者皆可以預備耳目之所不聞見則預備之術何自而施聲音之相接顏色之相觀者皆可以巧致至於聲音之不相接顏色之不相觀雖欲巧而致之詎可得耶兵家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者皆伏兵說也孫吳之書韓曹之術皆有出奇設伏之名而不及九伏十一伏之法雖遺逸之士言其大概而得其傳者類皆竊略故其所存惟九伏而已一曰山伏謂山巖崎曲關隘險阻二曰土伏枯壕隄岸古城舊壘三曰草伏草蒿葦葦掩映四曰林伏兼葭荻荆

志十七 北征錄六

搜伏

十一

棘茂林脩竹五曰夜伏天色昏暗夜氣晦冥六曰煙火山嵐氣霧罩占郊野七曰水伏東葦流身覆荷蓋面八曰津伏橋梁枯涸屋舍幽暗九曰偽伏我欲設伏而窺於無兵欲不設伏而恐其襲我故就險阻之處偽為塵埃旗幟如設伏之狀使賊疑而遁以是九者出軍之日先選機巧合於人一名為伏兵將應行軍下營專一揀擇形勢多設奇兵伏以備盜劫故伏兵之法一人不知萬人不知一夫不觀萬騎失措至於與柴揚塵而中有突騎斷木成巷而後有伏弩皆所謂流伏是也善伏兵者藏於九地之下善發伏者動於九天之上鬼神有所不能測雷電有所不可及微乎微乎至於無聲神乎神乎至於無形而至此詎容以言盡邪蓋伏生於奇奇生於機機生於正奇正發於無窮之源非真機之君子安能與於此哉然善於設伏而不善於搜伏恐我之伏以陷彼者將轉

北錄六

而為陷我之具矣故搜伏之法遠入虜地營壘生疏道路險隘恐其設伏尤當先發伏兵將縱橫搜索斯無疏失故草中走獸突出則伏必在草林中飛鳥鳴噪則伏必在林無風而竹葦自動則伏必在山無雨而灘磧自溼則伏必在水谿澗渾濁則伏必在流凹昏暗則伏必在僻野無風起塵則伏必未定未曉雞鳴則伏必夜動故善搜伏者必依四搜之法炬木組竹擊石運弩搜生而縱死搜向而縱背縱火於東而靜搜於西發弩於左而靜搜其右是謂搜伏

反泄

反號召 反旗幟 反金鼓 反烽燧

臣聞我祕敵泄則勝常在我敵祕我泄則勝常在敵近日邊政正墮乎此故自田俊邁禽而虜人出我潁河安豐之兵盡用吾軍之旗幟而吾軍每敗於辨認之不真自吳曦叛而虜

志十七

十一

人入我安復荆襄之兵盡識吾軍之隊伍而吾軍每泄於機械之不密此兵家反泄之法蓋不可不講也然反泄之法有四一曰號召謂昔以青旗而招將佐今以青旗而招士卒昔以白旗而招統制官今以白旗而招隊部將二曰旗幟謂昔以青為左白為右今則以青為白使敵人不得以知吾左右之名昔以青為直黑為曲今則以黑為青使敵人不得以知吾曲直之勢三曰金鼓謂昔聞鼓而進今則聞鼓而反昔聞金而止今則聞金而反進四曰烽燧謂昔以一燧為遇寇二燧為索救今則反以一燧而為索救一號以無煙為無事有煙為有警今則反以有煙而為無事之驗是為反泄

暗認

臣聞晉師偽掃曳柴而司馬得脫虞升卿易衣入質而戎虜果信曹公偽為袁氏之旗而焚袁氏之輜重于仲文偽建尉

北錄六

遊之幟而襲尉遲之守將皆吾軍詐以誘敵而致其師也況使敵人詐以致我哉此暗認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日旗號謂恐敵軍詐作吾軍合於相遇之際先逐將隊旗幟三伏三起盡行卷軸復將旗桿三伏三起盡行舒展若彼軍起伏皆如我法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二日金鼓謂恐賊軍詐吾號令即令諸軍於相見之際一鼓一金次二鼓二金次三鼓三金彼既同此相應即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三日陣法謂恐賊軍詐吾軍號令諸軍於相遇之際不以人馬多寡分為兩隊左隊左旋右隊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既同此相應又令諸軍急合而為一陣雙日左旋隻日右旋至一周遭而止彼又同此相應即是吾軍然後合陣否則番軍即時掩殺是謂暗認

潛易

忠十七

一易將 一易兵

臣聞以將聞於天下者易將不易兵以兵聞於天下者易兵不易將吾之能將素為三軍倚重一旦他出別營則賊軍必覷吾後吾之精兵素為敵國震服一旦改發他道則賊軍必伺吾隙故兵家秘法易將則兵不隨行所以使兩軍之皆重易兵則將不同往所以使彼此之兼全兵發之日去藉微繫而炊宿無蹤曉出夜行而塵埃不起將發之日不徹儀仗以愚敵軍不落號帶以安我士故易將而兵無失將之憂易兵而將無失兵之慮是謂潛易

急據

據山 據水 據林

臣聞爭山不得上則利在趙而不在秦爭水不得渡則利在漢而不在楚兩軍相遇不據利地以抗之詎能扼敵人於倉

北錄六

卒之際哉此據利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法有三一日據山謂三軍遇敵既無城邑又無溝壘即於近便有山不拘高低據以為險靜以待敵登高望遠可見虛實而施吾破賊之謀發石斷木可避鋒銳而扼其逼我之勢二日據水謂三軍遇敵進無可依退無可保即於近便有水不拘淺深急據為險靜以待敵敵渡則候其半涉而擊其濟薄之師敵逼則誓眾以死而激其背水之戰三日據林謂三軍遇敵既無山阜可依復無川澤可據即於近便有林木掩映急據以為待敵之所敵將而愚則依林設伏而敵不及備敵將而智則緣林發矢而敵不可以入林燥則畏焚而敵兵不可搜林密則畏絆而敵騎不敢逼然後張翼偽遁而反擊之是謂急據

分渡

忠十七

兵多地廣則分一為十 兵少地狹則分一為五

臣聞涉水為兵家之至險半渡可擊見於書半濟而擊詳於法故分兵而涉則過路多而敵無禦我之謀合兵而涉則過路少而我無絕敵之策此分渡之法不可不講也然其妙有二兵多地廣分一為十使對敵一軍先至水次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又不容吾軍急涉即伴與交鋒於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九軍急涉彼岸直衝敵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拒我九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兵少地狹分一為五使對敵一軍先逼水岸而不得渡敵軍必相持於水岸而不容吾軍急涉即伴與交鋒于水之兩傍使其餘去敵差遠四軍急涉彼岸直衝其軍之後與敵邀戰待其反顧而扼我四軍則吾對敵之軍可不戰而自涉矣故分渡之妙後涉之兵先發先涉之兵後發彼誠能拒我之二三則我之已涉者蓋已七八彼誠能拒我之一二則吾之

北錄六

已涉者蓋已三四是謂分渡

自認

雪迷 煙迷 塵迷 雨迷 夜迷 人迷
馬迷

臣聞陰陵之失項羽之勇無所逃霸陵之失李廣之智不能免吾騎遠出吾軍遠探或雪迷路徑而士卒易忘或煙暗山川而士卒莫辨或塵埃草莽而難認形勢或風雨晦冥而不見山坡或星昏月暗而夜入他路或人疑馬惑而誤行別徑是謂軍迷最為惡證在我有自認之法一則采探馬軍及吾軍將士常帶五色花紙錢替代數水及造小布袋一枚內貯石灰令滿安在搭袋之內遇白晝兼程星夜潛發路無辨認野無蹤跡雪則用五色花紙錢替代之屬繫掛於茅葦草木之上仍以數之多寡而辨其遠近次序則積雪之中不致迷

忠十七

五

道兩則用石灰布袋之屬印灰點於地面之上仍以點之多寡而寓其遠近先後之別前隊先回則添紙錢增灰點而使後隊之不相失後隊先回則又減紙錢亂灰點而使前隊之不相誤紙錢則青黃赤黑白五色以表遠近灰點則以一二三四五數目以表住來紙錢則收以便袋腰複而以備緩急灰點則良以鞭梢而用以印點賊人見此將謂村民祈福之具獵人捕獸之跡而不知吾軍用為鄉導後軍欲尋前軍則望此趨向前軍欲追後軍則得此計是謂自認

就順

順山 順水 順風

臣聞勢不兩立術不兩全處己於順則在彼皆逆處己於逆則在彼皆順故爭山不得魏兵以敗拒水上流蜀軍以勝順風揚塵賊軍以潰皆古人就順之驗也兵家未嘗明言之近

北錄六

者諸將失紫金山而花靨受敵失故鎮河而符離受閉夏風多南冬風多北不占風勢而淮北之師敗於暴風霰電之所震鼓者屢矣此順就之法不可不講也一日順山必使吾軍先居高險則賊自陷於低下故矢石擊發我遠彼近人馬馳逐我逸彼勞我則前峻後險而無向不濟彼則內卑外高而數面受敵二日順水必使吾軍先占上游則賊自墮於下流故順水行舟順流濟兵而利害之勢已分拒水為營背水為陣而難易之形已判自上而下在我有摧枯折朽之易自下而上在彼有登高涉險之難三日順風每遇戰鬪風起必使吾軍先背風則賊自不能免於風故曳柴揚塵而敵軍莫知吾之虛實吹沙走石而敵軍莫當吾之衝突順風揚藥而敵之口鼻可以受毒因風縱火而敵之營壁可以延燒是謂就順

忠十七 北征錄六

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六終

北錄六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七

秋浦雙忠錄第十八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十有三

甲制

臣聞周禮有函人之職司馬法有甲士之制朝錯以五同論兵甲弩矢馬燧以短長三制造鎧衣士皆所以避鋒鏑全肢體稱大小便進趨也然造甲之法步軍欲其長馬軍則欲其短弩手欲其寬鎗手則欲其窄其用不同其制亦異否則拘於定式昧於從變肥者束身太緊甲身則可周後背而前胸不交甲裙則可閉後膺而前跨不掩瘦者掛體太寬挽弓發箭則甲不貼體而胸臆絳撲有斷絃脫管之憂揮劍鎗刺則甲不附身而腰背鬆虛有抵手礙足之患長者不過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濫不前小有不便則拆去甲

忠十八 北征錄七

禮記

葉而遺棄不收大有所妨則割去全段而拋擲不顧製作之艱費耗之廣不幾於徒費乎故君子謹其微於制作之初焉是謂甲制

人甲制

一第一等甲腰圍四尺五寸批膊五吊止數直下五吊橫搭不計

頭魁覆釜二尺五寸

一第二等甲腰圍四尺批膊四吊止數直下四吊橫搭不計

頭魁覆釜二尺三寸

一第三等甲腰圍三尺五寸批膊三吊止數直下三吊橫搭不計

頭魁覆釜二尺一寸

一第一等甲裙直下長一十五吊不計橫搭

一第二等甲裙直下長一十三吊不計橫搭

一第三等甲裙直下長一十一吊不計橫搭

臣聞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秦人越人之肥瘠不可以同衣吳人越人之好惡不可以同舟心廣體胖心勦形瘠此固賦分之不侔在我豈容以逆其所賦而強之以必同哉故士有肥瘠甲身不可無廣狹材有高下甲裙不可無長短故第一等甲所以給肥胖之士也肥胖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分為三制使肥而長肥而短者皆可披帶第二等甲所以給中常之士也中常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為三制使中常而長中常而短者皆可披帶第三等甲所以給瘠弱之士也瘠弱之士亦有長短故甲裙又為三制使瘠弱而長瘠弱而短者皆可披帶每遇給散則隨其肥瘠長短而選給之則肥瘠長短無一不稱其用人瘦甲寬則都管皮柱定不可行坐甲小人大則掩不及而不避金矢皆為棄物是謂人甲制

馬甲制

忠十八

一大全裝六件

甲身一副不計

大秋錢一件 小秋錢一件 面子一件

一小全裝六件

甲身一副 搭尾一件 了項一件最緊

雞項一件小 面子一件 秋錢一件

已上諸軍見造大全裝而小全裝未聞造用近年

獨殿江池鄂四司新造披帶

一未帶甲先用襯副兩件免打破馬脊馳滑疎

甲圈用布袋裏草把

已上諸軍不曾造用亦無上件制度

一甲身欲平鞍鞵不得太長免馳驟綰絆多費甲葉

一雞項合用絲衲免頭項重滯

一式樣合用小全裝免多費工匠甲葉及披掛省便
一馬面子合用臣新制貼額

臣聞周馬之身最為利害惟頭面胸臆馬面子舊制雖巧近日符離陳蔡之役馬多被傷中壽星腦額而死臣今制為貼額用絲布衲作一片貼在馬面之內腦額之閒脫過矢石可透鐵面尚有貼額可隔此馬面子所以合用貼額大全裝雞項大而秋錢小或暑月悶熱雨雪冰結撤去秋錢尚有了項可蔽肌肉此馬甲所以合用小全裝我軍馬甲甲身例是垂下過鞵一尺許所以披帶重帶馳驟縮絳賊軍馬甲甲身只是平腹下用虎斑布裙遇箭皆被矯揉所以披帶輕捷馳驟俏俊此馬甲身所以合用平鞵雞項重則頭低頂曲而馬被控抑雞項輕則頭高頂直而馬臆鬆寬此雞項所以合用絲布夾衲赤身帶甲則擦損肌肉而久成臭爛觀以藉褥則護

忠十八

三

惜皮毛而不致破傷此馬甲所以未帶甲先用馳滑棘甲圈兩件是謂馬甲制

馬軍甲制

一腰圈合用四吊

一甲身合用左掩

一腰裙合用過膝三寸

一吊腿合用摘吊

臣聞馬軍與步人之甲有四不同步人則直身起立馬軍則蹲坐低控馬軍腰圈若依步人皆用五吊則上柱兩腋而不容低昂下擦雙脰而不堪轉動所以獨用四吊步人則兩足循行左掩則背安結項而穿扣不順馬軍則緩急上馬右掩則審定左足而跨蹬不及馬軍甲身所以獨用左掩步人則直身行立短則露足馬軍則曲膝蹲坐長則縮絳馬軍甲裙所以獨用過膝三寸步人則甲身腰圈吊腿連成一片名曰全裝而易為披帶馬軍則吊腿挖泥濼作二段名曰摘吊而

北錄七

便於去取故截為兩段上安結項四枚遇敵則掛上吊腿而用避矢石退師則解入搭袋而免被牽制馬軍吊腿所以獨用摘吊是謂馬軍甲制

弩手甲制

一甲裙欲移向後

一甲裙吊腿欲短

一甲身欲寬

臣聞弩手與鎗牌弓箭劍斧手馬軍之甲有三不同蓋馬軍鎗牌等手例欲身材長大獨弩手不嫌矮短故軍中類選不及等仗者為之馬軍鎗牌弓箭等手已為最短況舉足入蹬而易被兜絆曲膝靠檣而易為走袞此弩手甲裙所以獨欲短捷其他甲裙後交前控則恐被矢石弩手甲裙前交後控則有礙檣檣蓋古法陣前有車車後伏弩今制陣前有牌弩隨牌後弩手之甲雖不庇兩足而車高一丈一尺牌高六尺五寸全身亦可庇護此弩手甲裙所以獨用向後他甲惟欲緊束則挽弓刺鎗無所牽制弩手惟欲鬆寬則躡檣袞檣無所靠倚此弩手甲身所以獨用寬綽是謂弩手甲制

忠十八

四

弓制

一漆弓背面法用漆一重晴暄合待十日陰雨合待二十餘日方令再漆不可日漆數重則內溼外乾射不旬月解斷脆可待

脫可待

一月方令再上或連披數版則內溼外乾射不旬月解斷脆可待

北錄七

一裹弓之法或用黃樺或用桃皮或用朱紅皆不若黑生漆免被水透

一消弓之法或用白角或用魚枕或用繪畫或用紅綠花采皆不若用黑生漆免費工績

一步射弓諸軍皆用一碩一斛一碩一斛并一碩此皆廢物今制合用九斛八斛七斛內九斛放少八斛七斛放多造

一馬射弓諸軍皆用一碩九斛此皆廢物合用八斛七斛六斛內八斛放少七斛六斛放多造

臣聞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其緊切尚矣今之制者何減裂之甚邪蓋筋角不能自相固結故假之以膠漆膠漆不能自相堅實故壯之以筋角然二物相資必經隔旬月候其自乾然後再用是謂年弓月箭

忠十八

五

否則功雖易成膠亦易脫馬蝗面闊而受力均勻受絃端正故發矢可期於破甲泥鰍面狹而弓愛走反面愛斷爵故臨用多至於誤人皆由擇角之初大角價高小角價低有司喜賤而惡貴故凡所在買到軍須小角常多而大角常少有司非喜用小角而惡用大角也大角之價常倍於小角小角之價常半於大角此固價之不相若矣況角之大者至為艱得若全用大角則作匠所選愈難而倉卒亦無收買去處戎監只得兼用大小角小角界成狹面面狹則力輒故令面厚遂成泥鰍之狀大角界成闊面面闊則力硬故令面薄遂成馬蝗之狀泥鰍乃負滑之水族馬蝗乃闊匾之介蟲此取喻耳至若用黃樺桃皮以裹弓面牛角魚枕以裹弓梢徒為觀美不若用出山生漆刷髹兩重則兩不能溼水不能透亦必弓力輒小飢疲之卒方能牽挽滿箭不然不過而箭去無

力是謂弓制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忠十八 北錄七

五

六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七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八

秋浦雙忠錄第十九

治安藥石

器用小節

弩制

一蹶蹶弩牙裏一尺八寸五分葫蘆頭四寸木檐長五尺八寸一名馬黃一名克敵一名破的一名一滴油張憲伏之於中林而捉真珠即時俊用之於射狐關而敗四太子

一神臂弩椿牙裏一尺八寸葫蘆頭四寸蹶二尺椿長二尺三寸角檐長四尺五寸

一蹶頭弩椿二尺葫蘆頭五寸蹶五寸山口五寸蹶頭五寸椿凡長四尺木檐長七尺

一春夏雨水蒸溼宜用木弩

忠十九 北征錄八

一秋冬筋角堅固宜用角弩

臣聞番長於馬漢長於弩制騎以弩此舊說也然近日諸軍弩手皆欠指版人身通以五尺為率上頂至項一尺則下止四尺泥濫五寸則上止有三尺四五寸弩手進則蹶弩以射退則肩弩以歸檐長若過六尺椿長若過三尺肩弩則檐稍柱地而下有縮絆之憂蹶弩則椿頭柱胸而上無牽挽之力草萊藤蔓之地懼其牽縮必棄弩而空走塗潦泥墮之地被其錫絆必為弩而喪軀今欲使弩力自二碩至三碩不許太硬令久疲之兵易於蹶蹶使弩自五尺至六尺不許太長令矮短之兵易於肩射夏暑之月梅雨蒸潤筋角易脫則用木弩秋冬之月風色嚴冷木索重滯則用角弩其蹶頭等椿檐太長者悉令諸軍減令短捷則庶無廢器是謂弩制

弓箭制

一箭鏃五

石蓮頭 鏃子頭 喬麥稜 寸金鏃子 破甲錐

已上惟寸金鏃子破甲錐易入甲最妙

一箭翎六

卓鵬 白鵬 野雉 鴻鵠 鴉鵠 雁鴛

已上惟雉鵬鴉三色最妙然鵬鴉艱得不若皆用雉翎

一箭鋒五

腦節 巴翎 腰矰 通鋒 天注

已上惟通鋒天注最妙

一箭管三

山鹵 采漆 桐油

一粘翎三

忠十九

漆 膠 兼膠走絲

一鏃重不得過三錢箭重不得過十錢

臣聞矢不破堅與無矢同矢不破甲反資敵用造矢不可無法尚矣近日所製箭鏃太重箭鋒太羸膠易解散翎易脫落其故何邪蓋古人之製箭欲其去之勁直也故翎之羽曰鵠曰鶴曰鴻曰鶻所用不拘於一名欲其去之鋒利也故鏃之以金曰石蓮曰鏃子曰喬麥稜曰破甲錐所製不拘於一樣鏃有腦節巴翎腰矰之辨箭有山鹵采漆桐油柿漆之別然考其已驗之迹翎則鵬鴉野雉為最捷鏃則寸金鏃破甲錐為最銳矰則通矰去直而易中箭則漆易成而省費餘皆徒事觀美不堪實用虜中軍器上皆有元監造官吏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所有損害有誤使用即將元監造官吏依法施行斷不輕恕所以虜酋器具一一如法而吾軍製作之司一切不問則欲速

成可以逃責備數足矣此所以類皆苛簡滅裂而不中用也
況鏃重則弓輭而去地不遠箭重則弓硬而中甲不入舊法
箭頭重過三錢則箭去衣過百步箭身重過十錢則弓力當
用一碩是謂弓箭制

弩箭制

一弩箭用竹翎鵝翎

一弩箭合用隨絃至檣更放鏃出檣一寸不得太長惟一
滴油只依舊法

一弩箭皆用竹籜或遇無竹亦可用柳番賊皆用柳籜

一弩箭鏃合用寸金鏃子破甲鏃

臣聞弩箭之制與弓箭不同弓箭瞰絃而安筈頗難弩箭平
頭而安筈甚易弓箭大長而擇籜甚費弩箭太短而擇籜甚
省比者帥臣造華車弩而箭用鐵籜故失於太重而不能及

三

三

遠造克敵弩而箭用索翎故失於太鈍而不能取親均於無
用要之鏃用石蓮頭喬麥稜則光滑而不能入甲不若用破
甲鏃寸金鏃子則鏃上有鋒而易入竅隙翎用禽羽則得箭
者尚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製則翎口如刀而易穿肌肉是
謂弩箭制

鞍制

一名西橋前後橋皆高壓不著肉不打破馬脊可用

一名海糊橋前後橋皆低壓即著肉雖有連替亦踟脊損
馬不可用

一名大師橋前橋雖高而後橋亦低受壓則打傷馬後脊
不可用

不可用

一名錯結裏後橋雖高而前橋亦低受壓則打傷馬前脊
不可用

一鞍橋鞍座合用黃油皮不得用粉皮惹水溼衣

一鞍橋下髮替合用摘答相連不得用涼替攀橋上馬則
鞍倒垂馬腹誤人性命

臣聞鞍橋制有數等一曰太師橋二曰錯結裏三曰海糊橋
四曰西橋近日三司諸軍皆用太師錯結裏海糊三樣池陽
江鄂京南襄陽多用海糊一樣海糊之制前後橋低貼馬肉
其摘答低壓馬脊師出日久馬臞瘦減受重則鞍頰打破馬
脊膿血潰爛不堪乘騎以至死傷前歲海泗符離唐鄧之役
皆坐此患海糊橋及錯結裏後橋雖高而前橋亦低故傷馬
前脊太師前橋雖高而後橋亦低故傷馬後脊惟西橋一樣
前後橋比他橋皆高數十搭袋常繫後橋之下雖上載甲軍
下梢搭鞍頰亦不著肉鞍橋亦不碍脊甚為利便關西人
多用故曰西橋然諸軍鞍座盡用粉皮欲使騎坐者不被癢

四

四

閣不知粉皮惹水遇雨則溼浸內透坐馬者衣袴皆溼大為
利害不若用黃油皮鞞之及鞍橋雖用高空下用連替摘答
免有轉側緣涼替與鞍相離上馬攀橋則鞍與替不相黏著
多致攀轉鞍橋墜下馬腹臨陣誤人性命是謂鞍制

靴制

一靴凹合用粉皮熟鞞 一凹口合用鞞皮帶繫

一靴面及鞍底皆用硬皮 一靴鞋底皆用漆蠟

臣聞馬軍騎馬則吊腿敝斜而兩足可憂下馬則筌刺暗設
而鞋履可破靴之功大矣然近日馬軍類多脫去馬靴或怠
於附帶而棄之郊野或盛使赤露而束之鞍鞞殊不可曉及
考其所自蓋今日諸軍之靴皆用牯牛皮製造故皮性太硬
未著則不能穿足入脚鞞凹太深既著則不能擡足起步牽
馬下程則夾破脚砌而久成瘡癢落馬墜地則挂定膝脰而

不能起立不惟肌肉不保且反傷於磨擦其視金賊所製之靴萬萬不同今後宜令轆用鞞皮而上則繫以皮帶鞋用硬皮而下則抹以漆蠟其制與今人鞞凹泥靴相類而不用釘距是謂靴制

馬鎗制

- 一正帶甲馬軍一百人
- 一准備帶甲二十人
- 一備兵五十人
- 一火頭三十人
- 一額外輜重三十人近添作四十人
- 一正旗頭三人
- 一副旗頭三人
- 一小鎗一十八條

臣聞呈試有四門馬鎗揀指有馬上單鎗岳飛教荆襄之兵有稽鎗射李顯忠教關西之兵令弓手帶鎗鎗手帶弓馬軍之有鎗尚矣自近代善馬射者不善馬鎗所以海隊只選馬

卷十九

五

鎗一十八條正副旗頭六名其餘皆係弓箭立為定制不容增減蓋新刺馬軍新補馬校不練教習不熟弓馬兩手挾弓猶恐不能施放更責以馬鎗兼人之能則彼安能獨辦要之一隊皆係老舊馬軍則令各稽小鎗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數皆係新招生疏之人則令專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頭之額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長是謂鎗制

又鎗制

- 一又桿蒺藜條為上柘條次之楓條又次之餘木不可用
- 一穿闕鎗又合揀擇鎗大小與筒口相等然後穿套
- 一造鎗須令鎗頭又口用鋼筒并鎗身又身盡合用常鐵
- 一穿闕又鎗先比量桿頭相等次用膠漆麪調塗傾入筒口令盛滿卻倒用桿闕上庶無動搖脫落之弊至鎗桿朽腐而桿頭猶不脫及雨水不入

臣聞舊制淮東敢死軍多係鎗又手准西忠義軍民兵多係鎗刀手刀姑置勿論而鎗又之弊有四一則近年收買鎗桿全無選擇多用雜色輕木臨用脆折及被脫誤今後鎗又桿須用蒺藜條楓木赤仙木方免桿身易折二則諸軍穿闕鎗桿不問筒口桿頭巨細例用銼斫令小使行裝闕纔遇中物則鎗桿皆從銼斫處斷作兩截今後須令比量筒口桿頭一樣略削放尖不得銼斫令小方免桿頭斷落三則諸軍鎗又例皆用團鋼打造故倍費磨削虛費鋼火今後鎗尖又口皆令用鋼鎗身又背皆用常鐵方免倍費工績諸軍穿闕鎗又等軍器只此削得巨細相等便用鐵釘釘上鎗頭又頭以故臨用或鎗頭中物而搖動脫落或釘頭入木而桿頭損折今後須令煎膠入漆和麪調塗傾入筒口方行穿套庶免動搖傷折是謂又鎗制

卷十九 北錄八

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八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九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

治安藥石

采探之法五

采探

臣聞兵家之有采探猶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則為廢人采探不設則為廢軍耳一身之聾瞽徒能廢吾之四體而三軍之聾瞽則其所廢者可勝計哉故候吏不嚴君子以為無耳目之軍杜預設絳白之旗而見敵有辨馬成設煙火之燧而事皆預知趙充國之破先零得高山遠望之便呂蒙之襲關羽必先縛其屯候使不聞知而降其二將渾錡之討義武知其邊備不設故能深入賊境而大敗其師李愬之入蔡州乘其候吏不知故能直入賊營而生擒元濟兵家惟其先人故能有奪人之心關中之王在於先入北山之勝在於先

北征錄九

卷二十

一

據彼有賊至帳中軍吏未覺兵至城內簫鼓未絕皆由其無采探也國家承平以來廟堂惡聞邊備將帥不買聞謀無事而修邊防則謂之引惹邊事有事而論形勢則謂之泄漏兵機所謂夾山之張合肥之魏磨盤之王正陽之邊塗山之石花靨之解安豐之倪小王衡之張蘆塘之朱桐木之周九里關之胡石門之王桐柏之吳界山之江故家遺俗世相傳襲其所謂子弟非過淮盜馬則越漢運鹽其所謂牙爪非私販銅錢則私通權貨河南之地如其室家商號之間即其堂闈紹興年間如張劉諸臣皆廣行招致以備緩急近年以來諸將例皆庸蒿不材之士上自宣招三司帥臣下而江上諸軍將帥未聞有一人能搜訪聞謀收拾遺逸以資聽聞者所謂采探之法視為何物甚至邊候不嚴邊鋪不設無賞資以維人心無金帛以壯士氣得事者無功誤事者無罪故士不出

北錄九

境探不入賊盱眙山陽之於漣海安豐花靨之於壽春桐柏唐城之於襄信招信濠梁之於汴泗相隔一水相望一舍煙火之氣騰空相接而莫知屯兵之多寡雞犬之聲朝昏相聞而不知敵國之虛實所謂賊將之姓名賊技之能否賊勢之進退賊情之勇怯蓋殆若異世之事耳敢望得其萬一哉此無怪其喪敗也惟能依此置鋪召募間諜遠斥埃則屯邊之兵無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謂采探

候望

舊法日遞烽煙其弊有四不可用

一煙霧 二暴風 三雪雨 四塵埃

舊法夜用烽火其弊有三不可用

一風雨 二煙霧 三塵埃

新法日遞旗號有三不可用

一陰雨 二煙霧 三塵埃

新法夜遞金鼓有五不可用

一地遠 二風逆 三暴雨 四賊鼓 五谿澗

臣聞兵法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聽不相聞故為之金鼓所以傳遞相報瞬息百里而非人力所能及也然舊法日用烽煙謂如燒一煙則賊不至燒二煙則賊塵起燒三煙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有四一則煙霧罩占二則暴風吹鼓三則雪雨昏暗四則塵埃遮蔽此烽煙之不足恃也舊法夜用烽火謂如舉一火則賊不至舉二火則賊騎至舉三火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有三一則烽火以雙隻而見賊之遠近陰雨晦冥則雙隻不分二則烽火以縱橫而見賊之東西遇煙霧則縱橫不辨三則烽火以巨細而見賊之多寡遇塵埃則巨細不測此烽火之不足恃也新法日用旗號謂舉青

北錄九

旗則賊不至舉白旗則賊塵起舉黃旗則賊騎至舉赤旗則賊步至之類是也然其患亦有三一則陰雨而不辨其高低二則煙霧而不辨其青黃三則塵埃而不辨其遠近此旗號之不足恃也新法夜用金鼓謂如一金一鼓則四顧平安二金二鼓則賊兵發動有金無鼓則賊步起有鼓無金則賊騎至之類是也然其患亦有五一則相去太遠聲音不聞二則風勢不順聲音不接三則暴雨擊刺聲音不辨四則賊振金鼓聲音混亂五則谿澗湍急聲音交雜此金鼓之不足恃也四者之法既不足恃故山林江湖之士有所謂聚探硬探之法者良所以濟四者之不及也然此四法行軍用師不可時刻廢廢則為人掩襲是謂候望

聚探

淮東

忠二年

三

- 一外沙官莊馬邏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喻口差官部
- 轄所以探東海山東海道動靜
- 一橫溝渡塘磨盤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楚州差官部
- 轄所以探連水淮陽狗山動靜
- 一小清口柴陽龜山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淮陰差官部
- 部轄所以探擦林利國清河動靜
- 一柵頭河口明王山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盱眙差官部
- 部轄所以探泗州靈璧虹縣動靜
- 一淮陵浮山朱莊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招信差官部
- 轄所以探五河口故郡鳳凰山動靜
- 淮西
- 一黃谿義館石阜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濠梁差官部
- 轄所以探濠河蘄縣鼓樓崗動靜

一延陵馬蚌沙湖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渦口差官部

轄所以探宿州清河渦河水陸動靜

一孝義新城城湖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合肥差官部

轄所以探顏莊故鎮河下蔡動靜

一茅澗石澗魯村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花靨鎮差官部

部轄所以探慈鵝權場壽州動靜

一紫金山淝口淠口三處地高可以置鋪屬安豐差官部

部轄所以探顏灣潁河西正陽動靜

已上各條踰逐到上件地形高險可以登陟望遠置鋪去處邊郡將帥未嘗討論者自淠口以西至濠安難始蚌及漢江入十波此難概具

忠三年

四

其真至於事不切於其身利害不係於其心者往往失於不知緩急之變采探之法尤患於此况夫采探之遲速係乎三軍之勞逸采探之得失係乎三軍之勝負采探之吏乃萬人之司命一將之權輿也故古人於先鋒立將白旗立隊劉探立鋪皆所以重采探專候望也然舊法惟令安豐有警則特令安豐之兵傳報花靨霍邱等處盱眙有警則特令盱眙之兵傳報招信淮陰等處不知安豐之人視霍邱花靨外戍為不足恤兼安豐受敵方自顧不及奚暇恤其所謂花靨霍邱之事盱眙之人視招信淮陰別軍為不切之務兼盱眙受敵方自顧不暇奚問其所謂招信淮陰之事此斷遞之患每見於邊鋪死鋪之患每聞於邊探也況入探不遠方見塵埃賊已鄰境急報本戍已為稽緩復何責其能報他所之營壁是皆立治不良為謀不審臨敵之際多至誤事今日聚探盡革

前弊謂如沿邊十五鋪每鋪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或遇有故則甲探報甲乙探報乙彼此互見而不至於隔越遠近交通而不至於斷絕是謂聚探

關遞

一取探謂遊募膽勇材士通入賊境必更探知虛實
一游奕小探謂揀募輕捷驍勇馬軍往來於邊鋪候望不到之地探伺虛實

臣間立法之不詳故臨事而多闕人力之所不及事皆可以言天而兵家獨不敢以言天故烽候之相遠利害得而周知探訪之不密動靜不容於徧覺而後有硬探游奕小探之制皆所以濟數者之不及也硬探謂遊募膽勇材士遠出賊境必要探知賊人虛實謂如安豐硬探直至龍灣嶺口等處盱眙硬探直至臨壁青陽等處游奕小探謂揀募輕捷驍勇馬

忠二十

五

軍往來於邊鋪空闕去處必要探知賊人消息謂如安豐游奕小探常出沒於花露潭口夾淮等處盱眙游奕小探常往來於龜山柵口夾淮等處硬探則差出之日重借資賞日幫五券合千頭目人又加倍支候其探伺得實即令正補仍令添支錢銀買覓閒謀招募姦細其有賊將至而不知姓名賊軍至而不知多寡並依軍令游奕小探則差出之日亦借資賞日幫三券頭目合千人又加倍支候其探得實即令正補亦令添支錢銀以助其用其有誤事並依軍令如此召土豪則有其資買閒謀則有其具被邀劫則可以贖軀過關河則可以逃命是謂關遞

密辨

一掠候 一誤候

臣聞有閒可乘不可謂良謀有弊可指不可謂良法候望之

法固足以測敵人之遠近而其弊患所在世將皆未之曉也故候望之弊有二其一曰掠候謂煙火則踈踐而不令然爇烽火則漂灑而不令點舉旗號則拔去而不令展布金鼓則掠去而不令鳴擊此掠候也吾則有聚探關遞之法二曰誤候謂煙燧則易一煙為二煙三煙而使吾軍之不知其情易一火為二火三火而使吾軍之不論其事旗號則易青為白而使吾軍之不辨其色金鼓則易金為鼓而使吾軍之不得其實此誤候也吾則有暗辨之法煙火則三隱三見三聚三散敵不知其數旗號則三高三低三展三卷敵不知其節奏金鼓則三擊三止三急三緩敵不得以倣學是謂密辨

忠二十 北征錄九

劉四

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九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十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一

治安藥石

戒飭將帥之道四

將帥輕死

臣聞人之身所以能自立於天地之間者其見面益背惟忠與義而已忠義不足而徒欲全生雖堂堂六尺備冠裳存亦亡耳朝聞夕死聖人可之殺身成仁君子不恤古先聖賢龍逢比干首陽汨羅之士皆以一死見稱於千萬世之下至於忠臣義士每以所欠一死為恨是知見危授命以身殉道乃古人互互之節而明哲保身全身遠害誠趨利避害者之為耳苟無愧於忠義則死奚足靳也至於將帥則不然操兩國之死生司三軍之性命吾之安危係社稷之存亡吾之憂樂係生靈之休戚別將遠征恐敗於無擾漢武所以戒李廣

忠王 北征錄十

聖

孤軍深入慮有圍困後世所以議鄧艾梁惠王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至於國之根本竟成一俘者皆基於龐涓之一死趙括不恤乃躬直出搏戰他日上黨虎牢太原諸郡皆為秦土成武安之名者由其不能自保厥生遂致身殞國辱為萬世笑今之為將帥者每有委命不曰死節則曰死敵不曰願效一死報答國家則曰願以一死上報君父吁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兵家固有貴死賤生之說矣然言士卒而不言將帥也奮死則生倖生則死兵家固有好死惡生之說矣然論士卒而不論將帥也嘗聞士卒用命矣未聞將帥之用命也嘗聞士卒不愛死矣未聞將帥之不愛死也以是觀之忘命輕死者士卒之事也重命恤死者將帥之事也自今宜令戒飭將帥無輕生而深入無易敵而挑戰以沈厚不捷為法以玩忽輕舉為戒庶使將帥士卒之事不至倒

北錄十

用雖然死一也有愛者焉有畏者焉願與將軍決死戰此愛死也寇將率其眾來降此畏死也愛死者足以死人畏死者足以死身兵勢不敵墮於重圍廟算莫施陷於重地當是之時將束手以就禽邪將忘命以死戰邪吁郭倬不死於符離而死於市朝之戮皇甫斌不死於下蔡而死於南郡之圍圍是皆不死其所當死終死於其所不當死抑又可為將帥倖生者之戒是謂將帥輕死

將帥好戰

臣聞兵家之法戰則敗不戰則勝兵家之秘有戰則有敗不戰則無敗兵非果不事夫戰也戰則勝負之事均矣兵危事也戰死道也勝負可聽於自然也夫鬪勝負於死生之場者謂之戰知其必勝而後戰者謂之謀伐謀者孫子謂之上兵而攻城伐兵之策皆為次下故齊人之得舒不曰戰而曰敗

忠王 北征錄十

三

魯人之於蔡不曰戰而曰入齊人之於紀不曰戰而曰如韓信之於安邑不曰戰而曰蕪曹公之於江陵不曰戰而曰下皆不戰也夫邀整整之旗擊堂堂之陣者戰也士卒之事也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不戰也將帥之事也以將帥之事而責士卒固不可況以士卒之事而責將帥哉今之將帥所以動輒敗衄者皆專學戰而未得夫不戰之妙也學戰易學不戰難司馬法論國雖大好戰必亡梁惠王敗辱於齊楚喪地於秦蓋專於糜爛其民之戰故王者有征而無戰孫子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善之善會是外雖百戰百勝亦所不取不得已則鬪未有得已而鬪者也臣愚欲望朝廷嚴飭諸軍將帥招致謀夫策士講求不戰之法則臣之後篇亦其萬一若夫鬪智角力於勝負未分之地臣所不取是謂將帥好戰

北錄十

材財相用

臣聞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財散天下之財者在乎材材之於財其音雖同其為物則異而其為義則相為盛衰而不容兩立也夫子論何以聚人不歸之於他而獨歸之於財志食貨者亦以財為役天下之具古人閒人之君臣報人之仇怨未嘗不以此為首謀至於受千金之恩而甘心於圖窮之誅者將不止於荆軻一人而已也何者壯士之顏色不在乎血氣之剛衰而在乎牀頭之有無通神明役鬼神亦係於所積之多寡故古人一則曰輕利好施二則曰盡將家資散施鄉里朋舊三則曰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是皆輕天下之財重天下之材而英雄豪傑之士感其解衣推食之恩蒙其得利則均之惠他日可卜其不我鄙而樂為之用雖赴湯蹈火不恤也故壯勇之士則曰募以財而募之也嚴穴之士則曰聘以財

忠十一

五

而聘之也今之將帥率昧是道不知人材之得失係乎貨財之聚散顧以為財不可妄用與其奢而不足不若儉而有餘賞不可濫予與其散之於人不若蓄之於官吁鹿臺之財紂不散而散於周殺函之粟秦不散而散於漢三軍之眾十萬之師棄性命如草芥赴鋒鏑如衽席買閒謀以破其腹心之謀求鄉導以乘其藩牆之隙非有賞資以維其心非有金帛以壯其氣彼安能樂為我用哉不然鄙吝之私一萌於購財報功之日其視士卒之身為秦人越人之肥瘠當甘苦患難相同之日猶不能與我均有所則分國而王他日必無是理而免死狗烹之喻將見於吳人未滅之日矣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欲望朝廷明詔大臣厚賞資重恩予無令將佐聚斂貨殖專欲誤事是謂財材相用

豪傑為閒

北錄十

臣聞孫子論閒之一篇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夫殷周之王固天命之所攸屬何伊摯呂牙之能為興亡也哉蓋天命之去留係豪傑之去就羅其英雄則敵國自爾窮秦實無人始為可圖季梁猶在則腹心之憂未去故用閒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為可憂而以豪傑之已去為足慮不以人材之未附為國家之急而以人材之外附為國家之大患五就湯五就桀者所以為造邦之臣之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者所以為伯者之佐韓信不用於楚而用於漢此高祖之所以得天下樊若水不官於南唐而官於我宋此藝祖之所以得江南蓋豪傑之士致之於朝廷用之於幕府則可以為忠臣為義士遺之於郊野棄之於山林則可以為亂臣為賊子得之於我則可以成帝王之功棄之於敵則適以資姦宄之策古之聖賢務舉英雄之心如黃石之著三略

忠十一

四

延攬英雄如鄧禹之告光武解衣推食以固其樂為我用之心吐哺握髮以啟其無鄙我之意斯為善耳不然則楊朱之歧多於南北孟軻之水決於東西天之所以資我者將轉而為資彼之具矣夏雖未亡而擊去則亡周雖未興而望至則興豈不畏哉豈不畏哉自今宜令二三大臣廣行招致幕府將帥精加延攬使無遺於草萊使無逸於郊野取之不拘於勢分用之不嫌於細故將見襄淮之翹楚江湖之豪放荆楚劍客煙波釣徒風聞霧集臂奮鼠鼓求備吾之采擇矣是謂豪傑為閒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十終

北錄十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十一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二

治安藥石

守邊待敵之策二

禁步

臣聞吳魏之爭不相與鬪智角力於長淮平阪之地而蒙衝
 鬪艦終歲勤動於東關濡須之間凡經數年蜀魏相持之地
 西自上邽東至官渡皆足以抗孔明劉禪之師而仲達諸將
 乃沾體塗足於渭濱蕞爾之地何邪蓋人力所至不如天險
 之易守巢渭之得失三國之勝負係焉此夾水立鳴之策所
 以力行於仲謀而吳人之江東安背水為壘之策力爭於孟
 德而渭南之地至是始非蜀有矣夫長淮百倍於東關何吳
 人力爭東關而今日之不守漢漢江十倍於渭水何魏人死
 戰渭水而今日之不守漢況我國家兼有吳蜀之地而無吳

忠二十二北征錄十一 題

蜀守地之謀全有淮漢之險而無淮漢守險之策有志之士
 其能忽然於此邪且載舟覆舟天下之險莫過於水向水背
 水天下之巧莫出於兵因天下之至險以行天下之至巧此
 兵家之上謀而今日之急務也夫淮之為水清汴潁渦蔡可
 以通虜道者五漢之為江秘白舟甲洵洋可以入賊境者六
 二水之險百萬之師莫越也諸將於此料其淺深闊狹之勢
 而曲為之防隨其順逆利害之處而切為之備則不惟淮南
 之地可保無虞而漢北之地取若探囊淮南之區可以自固
 而淮北之區殆若唾手而今日之事不足慮矣江湖禁涉之
 法不一而足臣未暇詳究也請舉其略而敷陳之故懼其淺
 而步騎可涉也吾則曲鐵為鈎曳之以索謂之聚鈎所觸無
 不死傷直鐵為鍼透之以木謂之沙鍼所過無不殘滅槌竹
 為索紐箴為刺謂之水毛蠟所以錐涉者之肌膚斷木為軸

北錄十二

釘鐵為錐謂之水蒺藜所以刺水兵之脛股煉竹為筌伏之
 泥濘謂之踢筌所以毒人之脚面理柘為距置之沙淺謂之
 雞距所以碎人之脚板凡此六者雖有灘積賊安能涉我境
 哉懼其深而舟楫可航也吾則綴鐵鈎於浮筒之上謂之浮
 鈎遇賊船則底版可沈繫索網於江流之中謂之拒擱遇賊
 船則藥棹可得采絲獲采禾稔以裹賊船之梢舵而杆擱難
 搖割纏蘆割藤蔓以礙賊船之別水而車板難踳水勢湍急
 則立刀口木而使賊船之底不鑿自破水勢浩渺則立曲膝
 錐而使賊船之板不錐自透置挽索於水底使賊船遇之而
 尺寸不移兵家謂之神繫卓倒纂於水渦使賊船棹之而旋
 轉千而兵家謂之鬼鑽凡此十者雖有舟楫賊安能及我岸
 哉懼賊兵浮壘浮環以襲我之津岸也吾則造木杵造豁水
 於灘積而賊不可用懼其駕飛翼搭浮橋以跨我之河道也

忠二十三

吾則造火牌造撞筏於急流而賊不可施懼其紐蘆束葦以
 濟也吾則斷木為查手木穿木為卓角木置之半渡之處而
 使其物之不可施懼其附纜結桿以濟也吾則橫木為闌河
 連木為截河置之未渡之時而使其具之不可至懼吾步岸
 之易登也吾則立伏牛交馬使賊人之船近岸不得以下卸
 懼吾濠塹之易通也吾則釘暗樁使賊人之船挂席不可以
 順流懼賊船之乘風而前也吾則有撩風搨水以絕其帆檣
 之不可過懼賊船之拽緯而至也吾則有礙竿虛木以阻其
 緯索之不可通上流高而下流低吾則占其上流立堰板以
 灌其軍彼勢闊而我勢狹吾則因其勢堆沙囊以沒其卒賊
 船迫岸則立四索番車以碎其船賊卒上岸則立獨面暗棒
 以掩其卒淮自桐柏以東沙淺可渡之處凡一百一十有一
 而備禦悉嚴漢自復河以西灘積通道之處凡八十有九而

北錄十一

備禦俱設詳其禁涉之法制其絕險之具賊雖帶甲百萬糧運千里徒使漣泗宿毫之兵流涎於淮壘而不能絕我淮水之波唐鄧陳蔡之兵張目於荆岷而不能越我漢水之險此其為利顧不偉歟然勝在於敵人之不及知事敗於吾軍之不能秘事機之無窮一或不密則我之所以制敵者敵反得以制我矣公孫述扼岑彭述為浮橋攢鉤以拒彭之船艦其術似矣未幾彭乃預知縱火焚橋鉤而述兵以敗章昭達征嶺南賊為竹籠威沙石以拒昭達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達得以預知使士卒持刀斫籠而賊兵以潰吳人之拒晉可謂得策然鐵鎖截船之術一泄而不能免王濬大筏火炬之燒杜弼之禦晉師可謂盡善然桔槔打船之具一彰而不能免周訪長岐棖之拒是皆敗於輕泄而貴於善秘至若今日淮漢守禦之策缺然不講一灘之險守以數枚之義勇

卷二十一

三

徒有以啟賊人餌敵之心一渡之津防以數夫之鄉兵反有以省賊人辨認之力舍淮淝千里之險而退守大江則藩籬毀而門戶可憂棄襄漢萬全之利而歸保峴城則唇頰亡而齒牙何恃欲望朝廷急令邊將講求禁涉之法保淮則淮甸可全而長江之險不被其平分保漢則荆襄可守而唐鄧之區可行於掩襲儻以為淮不可守而退守大江不知江不可守則又將退守何地儻以為漢不可守而退守襄陽不知襄不可守則又將退守何所願陛下急賜施行無以為書生之常談而忽之此臣所謂禁涉之大略

觀覽

臣聞兵家論整整之旗則曰無邀堂堂之陣則曰勿擊何畏宜爾也蓋善用兵者惟因其變而已變之未至雖臥薪嘗膽十有八年不以為緩變之既至雖一日一夜去關與九十里

不以為速夫覺應於我者謂之機見於彼者謂之隙決在我之機投在彼之隙敵誠智者將敗亡之不繼矣然覺之在人其別有二有天覺有人覺故覺出於天良將乘之惟恐其失敵也覺出於人良將審之惟恐其誘我也所謂天覺者一曰淫雨連作營壘卑溼人馬泥濘筋角解脫二曰久雪積積雪尋丈草木冰結居乏樵爨行迷道路三曰暴風謂旌旗卷折廬舍摧倒塵埃四興行陣不分四曰大電謂電亂擲人馬驚擊帷幕破傷坑塹填沒五曰星變謂天狗日飛天鼓夜擊星流彗掃墜泪其營六曰妖祥謂鼎釜自鳴戈甲自動瓦缶有聲屋舍搖撼七曰暴水謂江漲河決潮作泉湧漂蕩寨伍淹沒人馬八曰火災謂延燒城邑自燔積聚或火晝發而行陣驚亂或火夜焚而披帶不及九曰雷擊謂風雷電電震擊營壁燎灼林木霹靂泉石十曰旱魃謂天時亢旱赤地千里

卷二十一

四

河枯井竭人馬煩渴十一曰人疫謂久負苦役士多病患次舍卑溼士多疾疫遞相傳染不容醫療十二曰馬瘟謂風土不伏水草不甘芻秣不時勞佚不節一馬受病百槽傳毒是謂天覺凡兩軍相持覺見於我急宜厭避覺見於敵急宜乘擊所謂人覺者一曰移營謂舊營未徹新營未安空便未知行陣未定二曰涉水謂道遇澗湖急涉未得城有濠塹急攻不利士卒泥濘人馬勞役三曰分兵謂將佐或去或留士卒或行或止未安厥居未及所至四曰易將謂君臣疑貳而廢置不平長貳離間而去守不一士卒不服號令未孚五曰絕糧謂糧食不通三軍外掠漕運不繼將士飢餒六曰未合謂抵暮入營行陣未設達旦出隊擺布未定七曰陣亂謂鼓不知進金不知止旗不隨將卒不隨隊八曰兵疲謂涉險千里士不去甲勞師數月馬不解鞍九曰令雜謂將帥離心而士

卒無所適從朝夕異令而緩急無所聽信十日主疑謂將帥有功而忌嫉易生屯戍無功而閒謀易入十一曰驚畏謂士不諳戰鬪而遇敵驚惶將不經行陣而陳師懦怯行伍夜呼而將不能禁行陣相結而令不肯前十二曰將驕謂恃勝而將佐驕於屢捷而師徒無備十三曰得閒謂閒謀得實而營壘可破十四曰下離謂士卒離心而號令不行十五曰內變謂家國多難災變屢興十六曰失險謂賊方恃山為固而忽移營於四達之衢拒水自安而忽移屯於圯陷之地是為人贖凡兩陣相持贖生於我則急使秘避贖生於敵則急令訪察古人之用兵所以為是進退攻守之計者一任乎贖而已故勝兵先勝而後戰不於已戰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勝合於利而動不於已動之後而始求其所謂利今日沿邊諸道將帥所謂天贖者不知其為何物所謂人贖者不知其為何事

忠王三北征錄十一

五

兵入宿州天雨不止正犯天多淫雨之戒師宿斬縣渙水暴興正應半渡可擊之法不惟天贖之不知且反以在我之贖而示敵人以可破之機矣蔡州之役大將欲進而制領已歸泗州之役士卒欲守而招撫先遁不惟人贖之不曉且反以吾師之贖而獻敵人以可拔之隙矣欲望朝廷明詔將帥使循觀贖之法深溝高壘觀贖而後動銳兵利器待贖而後發多設閒謀厚賂探有贖可攻則戰如風發攻如河決無贖可乘則外閉其營內休其士庶無輕舉妄動之失是謂觀贖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十一終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十二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二

治安藥石

足兵便民之策四

勸募

臣聞聖賢之舉事所以不令而行不約而從者固自有感化之道至於驅之以刑罰而民猶爾違迫之以勢力而民愈我戾者皆狃於蹈常襲故之中溺於形格勢禁之內而未得夫感化之妙也孤矢之利發於東而西自應桔槔之利運於左而右自隨天下之理未有無激昂勸勵之術而能直施之者國家近日招軍惟知給降度牒官誥發付諸州變賣以供招軍之費不知省部倦於行移而州縣視為常度告命積於架閣而支遣急於星火文榜徧於通衢而投買幾於絕跡是何調度之勞而成效之邈耶殊不知以官誥度牒而賣錢則錢

忠王三北征錄十二

十一

難賣而倍費支持以官誥度牒而招軍則軍易招而兩皆徑便蓋今日招軍之費用有三曰鬻爵曰獻粟曰度牒皆所以調招軍之費也然鬻爵之文布滿牆壁而爵未盡鬻獻粟之諭徧下州縣而粟未聞有多獻者蓋買官獻粟素係雜流人皆知其不能遠到雖優之以免銓比之以奏薦而民間終不願售者以紹興之閒皆以此誘天下至承平則又以流外官待之矣此所以終不見信於天下也魏公張浚嘗得此濟時之策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祇應招軍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等差令不兩月軍致數萬此其為效速若影響其招軍之家自備錢糧部轄起發至樞密院及兩宣司者比類與補文資並依軍功轉行立為定制畫一加詳昭告天下至於度牒則招軍五十人與刺一僧招軍一百人與刺兩僧如此則招軍之費不繁

而招軍之門自廣是謂勸募

省運

臣聞士不齋糧古人所慮師不宿飽智者所憂蓋養兵所以衛民豈可為兵而殃民哉此省運之說不可不講也韓信有百戰百勝之才非蕭何之不絕糧道則何以成誅秦感項之功孔明開關百戰卒窘於餽餉不足終身於區區之隴蜀不能復中原一塊之土是知兵食之有餘不足可以卜事業之成否而轉輸之勞漕運之苦有司皆不暇恤也況夫用兵之策莫大於足兵足兵之策莫患於擾民擾民則心失心失則怨起怨起則釁生釁生則吾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蓋足軍則民力必勞裕民則軍食必缺較二者之重輕蓋有不容偏徇其說者果何道以處此哉興屯田以省支費浚水道以便轉輸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屯田之策姑置不論而水運之利益

忠二十三

三

有可考者蕭何發教倉之粟以飽韓信舉秦下趙之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諸葛孔明下巴蜀之粟以濟江陵荊州官渡之兵萬山之閒跬步千里乃寄漕於木牛流馬而藉其力於嘉陵一江之水隋人開汴水以通淮漕吳人置京口閘以通江南之粟是皆鑿山成池掘地通流以濟人力之不及況今日屯兵之地非依淮泗之利則憑江漢之濱非通津於淮東川澤之鄉則接境於巢湖芍陂波濤之險初不勞一毫開墾之力而今之漕臣皆不能講求溝洫討論源流修填起塞修廢起舊以備緩急轉輸之用乃驅塗炭之民肩山阜之粟齋萬死之命赴千里之役中有室家流離之憂外有霜雪暴露之苦進有賊人虜劫之險退有監臨驅迫之誅一蘇蘇千里魚肉其可不求夫形勢之便川澤之源舟楫之利而使征夫役吏息肩弛擔耶迫淮自喻口至山陽自山陽至淮陰

北錄十二

自淮陰至招信自招信至盱眙則高郵邵伯皆通大江風帆浪楫一日千里何待於肩運邪自濠梁至定遠自定遠至渦口自渦口至合肥至南巢則大湖淝水皆通巢湖樁杆所指一舟之載萬夫之負何待於肩運邪自花廳至安豐自安豐至舒城自舒城至北峽自北峽至三灣則烏沙陶城皆與芍陂巢水相通決堰作灘猶勝於僕僕道途顧何在於重勞民力也以至德安則有安河復沙則有復河郢州則有漢江襄陽則有襄江荆門則有淇漳二水京南則有千金一隄以至華陽棗林青崗白石皆有小谿曲澗可通漢右惟能葺治水道川陸俱運坦夷則車推轂載馬駝驢負險阻則舟行纜解風送水流不惟可以少紓民力而糧出多道亦可以免斷劫之患至如肥水可以灌合肥東關可以灌西縣黃姑可以灌廬江烏沙可以灌舒城桐陂可以灌桐城吳塘可以灌龍舒

忠二十三

三

芍陂可以灌安豐西流河可以灌英六復河可以灌復沙楊林江可以灌歷陽後湖可以灌鄴都凡川源之於州縣皆有高下丈尺平水之法毫末不差此又江湖不傳之妙是謂省運

廣士

- 一 輕捷將 招善上竿立索者充
- 一 聽望將 招耳聾目瞽者充
- 一 筋角將 招善製弓弩者充
- 一 偷劫將 招善攻營襲寨者充
- 一 波濤將 招善弄湖泛水者充
- 一 煙火將 招善飛煙走礮者充
- 一 伏兵將 招善搜伏隱蹤者充
- 一 游獵將 招善羅弋禽獸籠檻教使者充

北錄十二

一樓閣將 招善繕牆上壁者充

一窟穴將 招善穿窟穴者充

一洋海將 招善識海道者充

一風雲將 招善辨風驗雲者充

一閒諜將 招善聽探事務者充

一鄉導將 招善歷內外道路者充

一皮革將 招善熏皮雙錢者充

一樓櫓將 招善斤斧繩墨者充

一油漆將 招善煎油漆者充

一機柱將 招善機織羅錦者充

一鋒刃將 招善煉鋼團鐵者充

一丹青將 招善揮染繪畫者充

一機巧將 招善雕鐫裝塑者充

一醫人將 招善醫人病者充

一醫馬將 招善醫馬病者充

一毒藥將 招善修合藥餌者充

一辭說將 招善游說辨說者充

一營寨將 招善辨形驗勢者充

一孤虛將 招善灼龜擲易六壬太乙者充

一潛身將 招善無火夜行者充

臣聞高祖以販繒屠狗之徒而得天下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徒而保其軀韓信驅市人而破趙王霸募市中人而敗王郎是皆招軍取士不拘於一門兼收並蓄不徇於一節故隨所遇以用人隨所用以成事使在彼無棄材在我無遺用也近年以來國家招軍立為定法及等仗者方為招收而身材矮短所欠毫末則雖勇如關張亦所不招無殘疾者方為刺補

而指斷目眇略有小疵則雖智如良平亦所不刺自侍衛三司至江上諸軍例皆扼以等仗扼以年齒更扼以犯徒刺環而未嘗破格收刺一人豈知及等仗者未必皆可用之士有殘疾者未必皆可棄之材雖年未十六年逾六十而武藝過人雖脊骨犯徒項管刺環而材武無敵豈可拘於定制並行棄逐使居山林同生他變是必廣行招致隨材佐用故自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為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材技兼習武藝戰鬪則普天之下無非可招之軍四海之內無非可用之卒三司五駐與夫沿邊諸屯戍自無兵少之慮矣是謂廣士

實邊

臣聞漢募民塞下而匈奴不犯唐招募雄邊子弟而劍南以平前日淮漢之民相望千里其不死於兵革者皆流徙於江

南諸郡大江之南山多田少平居無事猶藉兩淮全漢馬駝驢負川推陸運以給歲月今淮漢之民反聚食於倚維之地是宜米價騰湧併與江南之人均成餓莩甚至都城之閒張指於道者步武相踵朝廷惟知行下淮漢州軍召人歸業不知淮漢之民疲於科需憚於征役視守令如仇讐畏吏卒如虎虜今雖摩頂放踵擊而置之椎席之上彼亦將疑彼有司拘籍為伍復驅而之死地耳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沿江渡口一帶州郡沿路夾截官舍寺觀置為程驛措置錢糧各給小券分差官吏置局起發限以里數拘以程限分道立驛遣還原所先令有司立為賞格出榜曉諭淮漢土豪形勢之家招集其鄉里招收其佃僕結為甲伍使之總轄計口給券沿路批支候歸本所無屋可居者給瓦木無田可耕者給牛種招集千人者補副尉三千人者補承信郎其多寡遠近以此為

差如此則不惟淮漢之土豪形勢咸願鼓率流民以歸鄉里將見江浙富民亦願輸其家資倡率土民渡江以求招致之賞矣是謂實邊

忠二三

北征錄十二

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卷之十一終

北錄十二

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十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即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從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共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楷墨開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於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忠二三

北征錄記

十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一

翠微先生北征錄記

北錄記

宋華翠微先生撰北征錄先生事蹟詳見南征錄跋此書為
 十二卷卷一平戎十策卷二治女藥石自序卷三軍國大計
 卷四邊防要務卷五破敵長技卷六將帥小數卷七卷八器
 用小節卷九探探之法卷十戒飭將帥之道卷十一守邊待
 敵之策卷十二足兵便民之策平戎十策分目十軍取士 禦騎 招
威 附騎 得地 守地 恩 破敵長技 將帥小數 器用小節
大計 邊防要務 戒飭將帥之道 守邊待敵之策 足兵便民
探探之法 和議 山水寨 屯要 捷徑 陷騎 搜
策子目四十一 伏 反泄 暗認 潛易 急掠 分渡
自認 就順 甲制 弩制 人甲制 馬甲制 馬軍甲制 鞍制
手甲制 弓制 弩制 弩制 弩制 弩制 弩制 弩制 弩制
馬制 輕死 義制 好戰 將帥相用 聚探 關避 密辦
將帥 輕死 義制 好戰 將帥相用 聚探 關避 密辦
觀 廣土 實邊 省 爲文四十一 篇所謂平戎十策治安藥
運 廣土 實邊 省 爲文四十一 篇所謂平戎十策治安藥
 石乃分篇總名也 四庫未著錄宋史藝文省府縣志亦未
 載僅昭文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見此書有顧礪寶跋云世

北征錄跋

八

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今從錢塘丁氏十萬卷樓鈔得
 是即傳錄瞿氏本盧抱經志補云十一卷顧云依此是十二
 卷俗本誤并其一卷蓋盧云十一卷者專指治安藥石言顧
 云十二卷者連平戎十策言按治安藥石自序云分四卷實
 乃一書中隸二總篇曰平戎十策曰治安藥石若平戎十策
 爲一卷則五卷矣有爲十一卷或爲十二卷皆非原分次第
 然無他本校定當仍其舊亦世希有之書也昔吾鄉郎趙容
 校訂南征錄以爲桑梓數百年來不知有此書而吳翌齋序
 言焉知不更有遺於南征之外者此書一出是南征錄之外
 猶有北征錄焉則亦忠義之氣爲百靈所呵護雖千百年終
 暴諸世堪以補宋史藝文與夫省府縣志之闕豈惟桑梓之
 光而予小子不尤有榮幸也耶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五月初
 五日縣後生劉世行謹跋

啟禎兩朝
剝復錄十
卷
附札記一卷

啟禎兩朝剝復錄目錄

一百四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忠節死臣傳十六題存十傳逸六傳

第八卷

北京察疏略

第九卷

南京察疏略

第十卷

點將錄

復社姓氏
崇禎二年先子創立復社繼起東林國表所載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

同盟訂問姓氏

袁繼成臨侯

顧景子方

陳貞慧定生

夏允彝彝仲

張自烈爾公

麻三衡孟璣

劉城伯宗

陳名夏百史

羅萬藻文止

戴重敬夫

萬時華茂先

鄭元勳起宗

殷調御印耕

袁師孔則孔

譚元春友夏

王與齡瑞里

劉湘容三生

左國材子厚

吳翻扶九

侯起曾乘騰

陳際泰大士

劉同升孝則

姚元台子雲

周鑣仲取

楊廷樞子有

梅之煥惠連

錢禧吉上

張采受先

艾南英千子

黃宗義太冲

王都俞在明

周立勳勳甫

梅朗中朗三

陸鳴時夢明

史可程赤豹

曾異撰弗人

吳韓起宣伯

黎遂球美周

韓如璜姬命

包爾庚長明

李楷仲木

孫淳孟樸

蔣臣一个

楊文驄龍友

吳文英子舍

張溥天如

金聲正希

沈壽民惜生

黃淳耀望生

陳子龍因子

方以智密之

閻爾梅古古

沈士柱崑錫

易道暹職侯

侯方域朝宗

吳聞禮去非

梁以樟公狀

徐世溥巨源

揭重熙萬年

姜垓梯生

吳伯裔漢伯

韓零兩公

趙自新我完

許元溥孟嘉

馬世名君蘭

王潢元偉

朱隗雲子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一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四

天啟四年甲子

先敘降削後敘升用凡書降削者多與璫忤升用者皆附璫者也在天啟時亦有附而遭斥者可考事而知也在崇禎時有附而倖免者亦可考事而知也武臣及內臣不書以不足書也

六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俱有公揭雖蒙旨切責然外廷多正人忠賢亦懼其未敢遽肆也要之此為消長之大機矣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廷杖革職燝以杖死

時燝有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違一疏得旨陵工費用浩

忠二十四朝復錄

三

繁內庫廢銅有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借事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瀆聒好生狂悖無禮著錦衣衛拏來午門前杖一百革了職為民永不敘用其前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此外用過銀錢各若干著查明開數具奏該衙門知道○此逆璫肆虐縉紳之始也蓋前之怒楊連者實借此雪之以覘外廷云

七月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先是楊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出向高難之知璫怒不可犯意在調護以免縉紳之禍後因御史林汝蕭以杖內臣脫逃致諸閹疑其匿葉所也圍其第而噪之于其決志去自向高去而諸君子相繼踵隕矣

野臣曰應山六月三日之疏何減堯舜時之洪洞乎福清以三世元臣使持而爭之閻岌岌哉故無洛陽之痛哭而事有跡于長沙之委蛇于是來當時君子之反唇無怪也雖然福清度其時能去闢乎不能而智籠之未為非計計不就而去去而禍作遂如汗不可反論者于是又謂福清在當不至是嗚呼其至是者天也雖福清如之何哉

刑科給事中傅榭與御史房可壯辯計

榭發難端糾汪文言以及左光斗魏大中而房可壯糾榭通內謂其認東廠傳繼教為兄于是榭疏辯計謂大中攘奪阮大鍼吏科都給事之缺給事甄淑沈惟炳等謂大中實由序轉原非巧奪榭亦再三揭辯然時榭已丁艱一月矣猶住長安屢疏不去為士論所鄙○此外廷附內之始

忠二十四

縉紳之禍以是為伏戎矣

十月

閣臣魏廣微失儀被糾

廣微以認宗通內自稱為姪遂怙勢偃蹇會初一日頒曆不到又廟享行禮來遲于是諸給事御史魏大中許譽卿李應昇等合糾之廣微因益走內思得而甘心焉蓋先是忠賢雖橫猶憚外廷也自廣微合而闕遂借外廷以攻外焚原之勢于是乎不可復彌矣

河南道御史崔呈秀被提具辯

呈秀巡鹽貪污都御史高攀龍因其回道考察即疏劾提問呈秀具疏辯有旨從公勘奏趙南星題覆勘明照祝大舟例問遣呈秀寤青衣小帽亟走忠賢所請命時忠賢為楊漣所參欲借外廷以傾善類遂首畜呈秀為義子後因

刑復錄一

李恆茂薦起用

野臣曰閹難之作也釁挑于傅榭局發于廣微而禍速于呈秀論者謂急而走險諸君子實與有責焉若然則失儀可弗糾貪污可弗問乎夫梁谿林居數十載甫蒞任即提問呈秀肅官箴而存風憲非梁谿無是也且以貪鄙兇惡之呈秀即微當日之劾而其人能自靖乎梁谿特不幸以身罹禍迨觀丙丁以後事然後知梁谿若有先識而當時猶賴有此提問之快舉耳吾獨怪論者不察往往以責備賢者之過至借逆辭而助之攻也悲夫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文選司員外夏嘉遇降調

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事也○應祥素有清望冢宰趙南星知之因推晉撫有御史陳九疇者廣微親也廣微素

忠二十四

五

憾南星親己又以失儀被糾恨大中等于是嗾九疇論應祥之推為師生報德蓋以應祥曾令大中之臣故也又論應祥圖謀節鉞于是大中疏辯嘉遇亦疏辯會推本末爭執不已有旨魏大中欺朕冲幼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生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成何政體各降三級調外任用你每部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比委曲調停以後還著遵奉新諭一體申飭如有仍蹈前轍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重處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回籍

以會勘九疇事奉有朋謀結黨之旨於是攀龍以失職請南星以年老辭俱奉旨切責回籍內閣揭稱秉銓總憲俱係大臣請准馳驛不聽○南星為魏廣微父執見廣微諂附忠賢嘗歎曰見泉無兒見泉者魏允貞字也廣微嘗於

刑復錄一

廣座中詆李三才南星曰李公為尊公執友後輩何敢爾故廣微銜之一日廣微過南星拒不禮廣微曰吾官尊未可麾也於是與其黨謀因推晉撫事發難蓋借為一網之計云

吏科給事中沈惟炳降調

以申救魏大中趙南星也疏曰部堂據事處分乃曰朋謀結黨黨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國也有旨責其說黨字妄生猜疑降一級調外任用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回籍

維璉自求罷斥也初南星從鄭三俊識維璉才品故自他部調用同鄉以不與聞遂有隙章允儒陳良訓具疏相攻因起玄黃之端傳檄乘而操戈于是禍胎成而至是不可救矣或曰維璉欲以知府轉章陳故為所不容云

忠二十四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降調

以會救趙南星高攀龍也

十一月

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連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削奪

以會推冢宰事也推者為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有旨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于廷楊連左光斗籍制眾正抗旨徇情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全列楊連既親承諭旨伴為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等會勘陳九疇事黨比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冲幼真老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解陳于廷楊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部著革了職為民仍追奪楊連左光斗誥命

剝復錄一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掌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降調以會推冢宰事引罪有旨光前降三級化中降一級俱調外任用時魏炤乘為都科獨無恙御史房可壯降調

戶科給事中陶崇道降調

以條陳引漢唐黨禍且有戒旁蹊等語也有旨降二級調外任用

戶科陳良訓降調

疏會推請遵祖制有旨責其瀆擾降三級調外任用登州府同知程棟扭解來京究問以毛文龍參之也此為速問之始大學士韓爌回籍

忠二十四

初楊連參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遂羣起攻擊忠賢懼懇

曠曰非公不能輯眾幸留意曠曰我不能擊自爾作爾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曠假以票擬不當降諭切責曠遂上疏引罪求斥略曰臣以謫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舒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祗肅紀綱而中外懼與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為封還之懇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職臣官云云疏入忠賢益惡之遂傳上旨曰卿親承命當矢忠盡直乃歸非于上退有後言今復悻悻求去著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大臣體不聽曠陛辭疏亦懇切後竟削奪捕家奴究賊禍幾不測云

剝復錄一

戶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行邊閣臣孫承宗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萬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前邊去京數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商榷可否事畢回鎮嫉者曰此晉陽之舉李邦華召之也忠賢使人急奏曰承宗已離榆關帶甲五千內外合謀欲清君側上大懼至卻行急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前邊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儻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祕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滅為期必不從中牽制承宗懼即日東歸邦華知不免遂以親老有疾求歸允之○時御史李蕃有樞輔舉動

卷二十四

八

可駭一疏引自古擁兵闖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光去來自如不遵朝命又謂樞輔此來人實召之云云

起升徐大化孫杰等官
因御史呂鵬雲例轉告病有旨近來例轉考察在籍各官多有為人排斥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准告病并徐大化孫杰著都升京堂用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史徐景廉賈繼春楊維垣俱著起復原官催來到任

野臣曰大化殺人毒手通天老猾楊維垣諸疏皆其主筆維華維垣擾亂乾坤後瑞敗復借題護局最為奸人之雄

大學士朱國禎回籍

國禎著湧幢小品內敘張差事云坐以風癩而止浙人為別調時因李蕃參論引疾允之忠賢語人曰此老頭兒

劉復錄一

也是耶人然卻不作惡事故較諸去相恩禮獨優云原任吏部郎中鄒維璋員外夏嘉遇主事程國祥御史王允成俱削秩

張訥誣讒趙南星參其十罪內連允成等有旨舊銓臣罪狀欺天罔人深可痛恨其引用私黨匪人著張訥逐一指名回奏南御史王允成無端突改北道憲綱何在鄒維璋夏嘉遇程國祥調部亦壞成規俱著為民當差有司不得情庇

保定巡撫程正己回籍

正己掌癸亥察時元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嗣亮號四凶俱處以不謹吏都魏應嘉爭之不聽至是盡翻察典正己因為所逐

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

卷二十四

九

以參屬官朱童蒙也初童蒙以講學劾鄒元標等例轉為蘇松道在任多不法起元因其以養病得京堂具疏參奏時織監李實以楊姜事屢疏劾起元護庇屬官給事中李魯生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喻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人甚危之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論朱童蒙排陷正人姑著為民仍追奪誥命

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侍郎孫居相回籍

左通政涂一榛准養病去
原任典簿許念敬緹騎逮治潘一鳳周卿王鍾龐趙洪陽俱撫按提問史記事李炳恭賀煊丁元薦沈應奎毛士龍俱削秩李邦華吳爾成王元翰俱閒住孫鼎相魏大中施天德俱聽勘張經邦革任閒住

以張訥回奏所參也訥首誣太宰并摧諸正人如拉朽此

劉復錄一

真逆豎之先鋒矣

戶部侍郎鄭三俊回籍

時有語曰趙高既放楊左同襖猶存八勁號曰趙錢孫李

周吳鄭王指趙健錢春孫居相李邦華周起元吳仁度鄭

三俊王之案也

翰林院侍讀繆昌期閒住

楊連二十四罪疏或曰繆為具草故璫銜之告病遂得閒

住

十二月

題授中書舍人魏良卿

此逆豎授官之始

起升例轉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燧等官

起徐兆魁為吏部左侍郎

忠二十四

陪兆魁者為薛貞

崔呈秀回道管事

呈秀提問擬成禮科李恆茂題京畿虧苦兩端事言御史

崔呈秀受銀放盜為假知縣石三畏賊私狼籍為誣有旨

呈秀事情顯係誣賊不必行勘著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

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今聽降御史陳九疇即准升

京堂用

以李宗延為都御史

時會推吏部尚書宗延為首次王永光趙彥鍾羽正崔景

榮李起元王在晉陳道亨奉旨景榮起吏部尚書宗延改

都御史○宗延初任御史以建言謫天下賢之晚節潦倒

遂入璫幕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王紹徽為僉都御史

刑復錄一

四百四十一

應甲一月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而詈淮撫李三才者紹徽

亦陰驚敢悖公論曾作東林點將錄以傾陷善類故其黨

推為盟主○時陪應甲者為薛鳳翔陪徽者為朱欽相

徐紹吉准遇缺推用

以顧其仁薦之也

楊述中不必行勘即升京堂用

述中以大方敗績言官交章論其姪功賣友聽勘有疏自

陳遂得中旨○述中先已加兵部尚書矣又何以京堂為

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

陪克纘者李養正也克纘附內監劉朝誣參毛士龍實為

乾兒義子作俑後逆案處分竟得漏網

以周應秋為南京刑部侍郎

陪應秋者徐紹吉也

忠二十四

以郭尚友為保定巡撫

陪尚友者魏濬也○初尚友賄營山西巡撫趙南星不用

推謝應祥陳九疇攻應祥而尚友竟得保定蓋以銜南星

故俾報復之耳尚友果與巡按馬逢臬訊南星事備極慘

毒至責其子中書趙清衡甥王鍾龐二十板幾斃杖下非

知府蔡官治推官許世盡極力護持趙氏無遺類矣逢臬

南星例推者也

以張樸為大同巡撫

陪樸者張修德也樸庸鄙無奇有弟張訥首應璫募力詆

趙南星等數十人具疏之次日即以節鉞授樸樸故貪婪

察處之臬臣也

許弘綱唐世濟何喬遠毛堪呂純如錢策張維樞曾道唯彭

宗孟熊化汪慶百王業浩俱准次第推用

刑復錄一

以陳熙昌薦之也

阮大鍼陳眉叢陳爾翼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茂高弘圖
王大年張捷馬逢泉俱准即與推用

以李魯生薦之也時升用多取中旨魯生疏稱執中建中
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哉以為逆璫解嘲自此而內批愈無
忌矣後張錫命亦有疏專薦大鍼

時為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
也毛為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

郭私為營救于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
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

逃其一切諭旨自內出者多毛筆毛竟漏網無論及者○
郭又言毛寓在外嘗見其櫛本至外寓示人此何世界哉

原任重慶府推官王建泰汾陽知縣張九賢俱准升部屬用

忠二十四

魯生為朱童蒙劾周起元薦阮大鍼因言建泰九賢以無
罪被處也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一終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二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五
貴池吳應箕集

天啟五年乙丑

正月

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削奪

以陳維新參之也維新疏薦許弘綱王永光徐紹吉等而
劾象春辣手兇鋒狠心虎吻

工部侍郎吳仁度回籍

原任太僕寺少卿起升左通政劉宗周削奪

宗周有辭官疏奉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世好生放
恣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原任吏部侍郎曹于沐在籍調理

改書院作忠祠

忠二十五

李魯生先有疏書院改作公廨今又疏書院改作忠祠

禮部侍郎何如寵著冠帶閒住

左都御史喬應甲疏翻京察

言辛亥丁巳京察不公大抵盛詆李三才而稱徐紹吉又
欲將江南所刻私記小說下撫按搜求以馬六匹馳進會

議成書以付史館其為可笑如此

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回籍

備計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科郝士膏禮科章允儒兵科
董承業戶科熊奮渭主事李繼貞俱降調舉人謝錫賢等俱

罰科

以試錄策問觸忌也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江西山

東福建策問內措語癡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

朕躬遲謫誦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離黃之口誣讎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頤指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遠疆未復黔省未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摠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弗詢徒以人之是悅壞作人之盛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以正副考官八人都著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

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降調

以條陳山東善後事宜內薦知縣郭人吉也光緒降三級

調外任用人吉削籍

巡按南贛李成名回籍

以李養正為刑部尚書

養正巡按河南有聲迨為司寇煨煉楊左一案得罪公論

忠二十五

後戊辰年王永光為冢宰以南刑部起之言官力攻不果

用

何能祥准遇南北大寮缺用申用懋准遇邊撫缺用朱一桂

陸卿榮王仇秦聚奎汪慶百徐揚先郭鞏劉廷宣邵輔忠姚

宗文范得志俱准原官起用舉人童學賢准會試

以徐大化薦之也疏內并及李魯生所薦阮大鍼等十一

人陳熙昌所薦許弘綱等十二人陳維新所薦王永光等

六人又為霍維華孫杰等勸駕

吏部文選司員外孫必顯降調回籍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准在籍調理

御史劉廷佐降調

以申救考官舉人也有旨責其為黨

徐景濂徐卿伯徐揚先汪慶百等俱作速催補來到任

刺復錄二

以楊維垣薦之也

原任長史石三畏原任知縣熊江別如綸俱准考選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許弘綱商周祚等又

言石三畏枉遭擯斥熊江別如綸皆英才卓品以惡言詩

教而波及江以惡阮大鍼而外轉如綸云

刑部侍郎王之寀革職為民當差

楊維垣首翻挺擊一案疏言張差風癩之真即碎之寀之

骨不足贖其罪且謂李可灼特不幸之之寀而之寀特偶

幸之李可灼此疏最為悖妄益翻案之作備云

宣府巡撫徐良彥降調

以崔呈秀參之有旨降三級調外任用

令京堂自陳請旨去留

以崔呈秀條陳也時逆豎蓄謀巨測故呈秀畫此策為一

忠二十五

網之計而善類如掃矣

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回籍

駙馬都尉李承恩著鎮撫打問

以魏忠賢誣之也此為鎮撫打問之始故書之

原任南京光祿寺卿周汝登致仕

以一鷺為應天巡撫

一鷺在蘇州特約織監李實同謀害正實隨誣奏高攀龍

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俱被逮問

緹騎至蘇州為民所擊一鷺疏挑搆怒復殺倡義五人或

曰鷺在家居廳上忽見有索命者遂病至死蜩縮纔如小

兒蓋陰刀誅之也○一鷺巡撫時或夜黏對聯于軍門鼓

上曰披一毛一毛不肯殺一鷺一路太平

岳和聲劉繩祖余文縉優敘

刺復錄二

以崔呈秀薦之也疏內並劾袁化中以元兇之門生故史參論三臣有旨和聲等優敘袁化中已有旨處分了○和聲撫順天魏忠賢呼為岳三哥著他在我家來做官

三月

御史周宗建張慎言俱削奪仍行撫按提問追贓具奏御史黃尊素李應昇俱削奪參政沈萃積知縣吳煥俱降三級御史安伸以原官起用

以曹欽程參之也欽程疏大略謂宗建慎言尊素應昇甘作趙南星之鷹犬為魏大中之爪牙吳煥素附東林萃積神通速化又稱羣臣之中披肝瀝膽無慚傳檄之骨鯁者僅有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藩周昌晉李恆茂梁夢環張惟一顧其仁數臣而已奉旨這本說的是周宗建作令賄聞反鑽入言路薦庇多私引其黨沈萃積以貪檢贓致參

忠二十五

四

藩又欲引吳煥為接手至倡建私學于都城之內尤屬不法慎言係薦趙南星為首功避差任意鳴張同臺安伸竟遭毒手先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恨後任石三畏查出遂捏單劣處王官李應昇專為東林護法排擠正人亟引高攀龍以四年前一典史驟躋總憲遂恃與援欲攘北直提學黃尊素以汪文言倖冒臺班即薦座師鄒維禛于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

之虐酷此四臣者招權納賄黨邪徇私目無國憲都著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賊私狼藉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庇護沈萃積吳煥俱著降三級安伸仍以原官起用
欽程殺人甚多瑞最暱愛後恃寵放恣瑞復惡之及被劾斥歸詣瑞叩頭抱膝痛哭曰願無忘父子誼瑞雖憐之而

卒不復收

野臣曰豫章理學節義之鄉即有異類未有敢蒙面喪心狂蠶不顧如欽程是舉之甚者也東南縉紳之禍始于傅樅成于欽程西江殆不幸有此二人哉時欽程號為五狗之一後欽程綁赴西曹或見其形變為豬然而跡其所為則又狗豕不食其餘者矣

原任巡撫鄧漢降調何棟如緹騎逮問

以給事楊炳參之也

御史劉璞黃公輔涂世業萬言揚知縣盧化鼈俱削奪

以霍維華參之也

御史喬承詔錯舉解經邦降調

尚寶司卿姜志禮加太常卿致仕

戶部侍郎陳所學加尚書致仕

忠二十五

五

太僕寺卿黃龍光自陳致仕

原任諭德張爾弼奪

內閣推補纂修實錄姓名有張龜名奉旨革職為民追奪

誥命

巡撫甘肅李若星削奪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扳誣也

御史游士任緹騎逮問操江都御史熊明遇革職聽劫

以薛國觀參明遇黨救士任也

太常寺卿侯執蒲自陳致仕

魏廣微謂其為東林尖也

太常寺卿吳士琦陳啟南自陳致仕

以何熊祥為南京吏部尚書

陪熊祥者王在晉也

以王永光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永光者張鶴鳴也

以文球為戎政侍郎

陪球者徐紹吉也

以薛貞為刑部侍郎

以董可威為工部添注侍郎

陪可威者胡世賞也

以唐世濟為刑部右侍郎

世濟素有清望崇禎八年以薦逆案霍維華而敗

以申用懋為順天巡撫

陪用懋者張至發也至發終逆璫之世不肯出

以張曉為宣府巡撫

陪曉者王家禎也二人後俱領璫

范濟世岳駿聲俞維宇俱准原官起用

以王大年薦之也

以王惟儉為南京兵部侍郎

陪惟儉者朱一桂也

以傅振商為南贛巡撫

陪振商者范濟世也振商曾有領璫疏

以閔夢得為偏沅巡撫

陪夢得者張九德也

以魏濬為湖廣巡撫

四月

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許念敬板誣之也有旨楊鶴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倖脫楊連左光斗袁化中

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

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

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著撫按提問追贓具奏

不許徇情該部知道○汪文言招出 趙南星 鄧 漢

毛士龍 王之竄 李若星 鄒惟璋 惠世揚 繆昌

期 施天德 黃龍光 徐良彥 錢士晉 熊明遇

黃正實 盧化龍 許念敬招出 傅淑訓 戚世承

逆黨欲殺諸臣而無贓故捏出封疆一案

浙江巡撫王洽開住

以李應公參之也

甘肅巡撫宋槃致仕回籍

以袁鯨參之也

光祿寺丞吳良輔回籍

通政彭端吾自陳致仕

監生楊惟休革去衣巾奉昌日錄板毀王之竄治罪

以霍維華論之也維華有三朝慈孝無閒一代實錄當確

謹剖邪黨誣讎之實以備信史事疏詞近數千言大略謂

東林標門戶之幟聖世見方黃之戰借題污讎宮庭虧損

聖德云云奉旨本內說張差風癩逼真至于移宮進藥情

形尤朕所目睹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兇孫慎行

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為奸本當削籍

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深究孫慎行暨監生楊惟休私

刻板行著撫按追去立毀惟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宣付

史館從實紀載其修成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竄誣陷

騙官併楊連左光斗逮至追贓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

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瀾既倒之時有

挺持不移之節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六員升太常太僕少卿添注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排嗣美候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可灼免戍回籍○後丁卯楊維垣倡發訪之議以引邪沮正可灼得列名冊內而孫慎行不與

野臣曰此伏三朝要典之根也疏中朋黨後宮巧脫大逆且欲治劉一燝等之罪其言講張悖惡敢于殺人維華之罪通天矣

初維華以給事例轉秦臬外艱家居楊左正在事維華屢使家僕吳興東奏記魏璫謀令翻局楊左罷維華起用以審工部商人失璫意移疾歸崔呈秀吳淳夫既柄用薦之復起維華之內有為璫甥孫者刺因稱愚甥孫壻天下笑之七年八月見璫局將敗持公封讓子廕趨時轉局若猛

忠二十五

獸驚鳥之發雖維垣猶不及也

以孟紹虞為禮部尚書

左庶子葉燦光祿寺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俱削奪

以門克新參之也因論熊廷弼而及之

原任兵部侍郎劉曰梧在籍調理

南太僕寺卿徐夢麟閒住

以盧承欽參之也時并參孫居相居相已處夢麟閒住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劉弘化削奪南太僕寺少卿吳炯致仕

以石三畏參之也

大理寺少卿方大任在籍調理

總督兩廣何士晉削奪

以虞廷陞參之也有旨養馬當差錦衣衛指揮趙昌肩太僕寺少卿劉惟忠俱革職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姑著冠帶閒住周嘉謨削奪

以周維持參之也

原任大學士劉一燝削奪

以葉有聲參之也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削奪

以游鳳翔參之也攀龍後被逮沈淵鳳翔蓋造意殺之者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回籍

原任御史方震孺削奪仍著緹騎速治

以郭興治參之也謂其黨護熊廷弼失陷封疆

原任兵部郎中方孔炤削奪

以顧宗孟參之也有旨養馬當差宗孟蓋吳門之別調矣

御史潘汝楨即與推用

以李應薦薦之也疏薦汝楨而劾顧大章

忠二十五

以徐紹吉為戶部侍郎

陪紹吉者蘇茂相也茂相先為巡撫丁憂歸薦方面有司各官趙南星為總憲駁之曰茂相草土中猶作駢麗語聞

謝薦之禮或百或千意在斯乎識者傳而笑之

以王之臣為薊遼總督

陪之臣者喻安性也

以王家禎為甘肅巡撫

陪家禎者王城也

以尹同皋為四川巡撫

同皋與魏廣微同窗又與馮銓同門山右正人棄之戊辰為御史汪應元劾歸服未闕復賣緣錦衣張道潛屬王永

光起兩廣總督

以呂純如為山東巡撫

陪純如者潘潘也

以王之采為兵部侍郎

此北直人又一之采也

以范濟世為南操江都御史

濟世在南操江搜括助建不遺餘力

以王斌為會都巡撫貴州

阮大鍼准起升京堂余大成准起職方司郎中

以葉有聲薦之也內稱大鍼曾發一環私書故一環得罪

王業浩准復原官

以蘇兆先薦之也

五月

原任刑部侍郎王之采撫按追贓充餉

以岳駿聲參之也駿聲為挺擊一案頌冤其言悖逆之極

忠二十五

太常寺卿程註削奪

以王時英參之也參其黨趙南星李三才而傾陷吳殿邦

得旨削籍為民養馬當差追奪誥命

少詹錢謙益兵部主事沈正宗俱削奪

以陳以瑞參之也以瑞以科場關節參謙益崇禎元年謙

益竟以此為溫體仁所持跟踏去國

大理寺少卿韋蕃回籍

蕃以龍陽詆馮銓故潘士聞參之士聞銓門生也

兵部尚書趙彥回籍總兵蕭如薰革任

以玄默參之也如薰為李三才親家故不免

尚寶少卿曠鳴鸞陳所聞俱降朝

以莊謙參之也

禮部主事荆養喬工部主事惠承芳俱開住

以黃承吳參之也承芳惠世揚之父

禮部尚書翁正春回籍

以袁鯨參之也

刑部侍郎饒伸終養

南京太常寺卿陳幼學致仕

以杜齊芳參之也

太常寺少卿等官甄淑削奪張光房開住

禮部尚書王圖開住

以程序參之也謂其為門戶渠魁

兵部主事段然削奪

以楊文岳參之也

禮部侍郎徐光啟開住原任吏部員外馮時來削奪

以智鋌參之也

工部尚書白所知回籍

忠二十五

姚祚端即存性俱復原官

以黃承吳薦之也存性作令以貪橫被察者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王紹徽素恨馮從吾以應甲撫陝欲其殺從吾也從吾為

應甲所挫辱鬱鬱而死應甲并誣前撫孫居相賊私問遣

○應甲撫陝貪鄙非人類其黨復倒戈攻之

以薛貞為刑部右侍郎斬于中為添注右侍郎

二人俱以內批得之

以高第為兵部尚書

內意屬第故屢推得之

六月

光祿寺卿等官周延光蔡夢麟俱分別議處

禮部錄二

以陳睿謀參之也

太僕寺卿孟習孔趙健俱開住

以卓邁參之也

巡撫直隸御史宋師襄降調

以地方人材薦盛以弘也

府丞陳一元革任

以余文燿參之也并參葉向高欲行削奪

巡撫延綏程鳳冲革職聽勘

以汪若極參之也

禮部尚書蕭雲舉回籍

原任給事麻信革職聽勘

以陳世竣參之也

兵部侍郎張鳳翔削奪并削子廕

忠二十五

以陳朝輔參之也

太僕寺少卿濮中玉自陳致仕

廣東巡按胡良機削奪

大學士朱延禧回籍

簡討姚希孟削奪南京光祿寺卿游漢儒開住

以楊所修參之也希孟後起用楊復有疏沮之

太僕寺卿金士衡回籍

以李燦然參之也

御史李喬嵩陳必謙參政張國紳俱削奪李喬嵩仍追奪諾

命

以潘士間參之也

參政王維章削籍

以倪文煥參之也

直隸高陽縣知縣唐紹堯緹騎逮治

以太監韓世能參之也紹堯下法司追比先後貢一百八

十板而下手者姚誠立也

巡撫鄖陽畢懋康原任禮部尚書李騰芳俱削奪

以王際達參之也

大理寺丞劉思誨兵科給事中胡永順俱降調

以申救唐紹堯事也

原任禮部尚書王圖巡撫保定程正己光祿寺丞趙昌運彭

遵古俱削奪

以劉弘光參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朱光祚胡忻俱削奪

以田一甲參之也一甲自陳得以京堂升用而參疏中盛

言邵輔忠之忠李三才門戶之惡

忠二十五

吏部主事劉行義革職王任杰開住

以周維持參之也

總督倉廠侍郎畢懋良致仕

原任太僕寺卿陸彥章致仕

沈演候府尹用王雅量以原官起用

演在福建曾搜括庫銀十五萬助工

以胡世賞為刑部右侍郎

陪世賞者杜士全也

以王紹徽為副都御史

陪紹徽者許鳳翔也

以張九德為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以郝名宦為南京兵部左侍郎

陪名宦者杜士全也

以潘濬為左僉都御史

陪濟者毛堪也終瑞世未起

以唐世濟為兵部右侍郎

以黃運泰為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餉天津

陪運泰者史永安也

以李若珪為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若珪一日換赤金千兩人謂其得巡撫亦不易矣

七月

原任左副都御史等官楊連等著鎮撫司逐日追比

時聞臣魏廣微揭稱今日文書官傳上旨鎮撫司打過楊

連等賊著臣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面奏完日送法

司擬罪不勝驚愕臣自辦事閣中實未見此旨念連等今

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實為聖明之佐即賊私是真轉發刑

忠二十五

部猶議減免之條逐日嚴刑死直須臾耳忠賢怒之後于

八月十二日降諭切責略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清朝

山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為朕分憂共念者

即如楊連左光斗移宮一事昔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

孝又熊廷弼等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而楊連左

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

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

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

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

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巧

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

立紅牌之律俱治以說說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連等

三人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

刑復錄二

而戕害忠良惡類尚存候追賊完日明著爰書暴其罪狀

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云云○內朝政日亂大不相侔者政引廣微揭中語也諭

出廣微大懼挾同官顧秉謙曰向者公將獲罪以我故得

釋今公不引手請俟之鬼門關矣秉謙為委曲調解廣微

復出吏部尚書崔景榮手札曰此景榮教我救楊連等也

忠賢意稍解廣微得引疾景榮竟削奪

野臣曰使廣微即以此揭獲罪已無救于附內之惡矣

而又巧排景榮何哉動人殺機而欲止人之殺此必不

得之勢也悲夫

吏科右給事中孫紹統給假回籍

吏部尚書崔景榮回籍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周順昌林喬

忠二十五

材俱削奪

以倪文煥參之也有旨李邦華東林高足而與李三才結

為死黨同姪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竊附東

林營入吏部貪橫異常警遂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丈

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構黨同盟速過姑蘇留連十日

以女許婚目中尚知有國法乎林枝喬改調署選惟是

聞從子林世堯私藏菴觀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著削了

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狼籍的還著撫按提

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扁額雖去碑記猶存著禮部即

時毀碎回奏以為植黨聚徒之戒該部院知道○文煥以

責九門軍失瑞意遂結崔呈秀為介紹投拜義子此疏其

費也內參周順昌贓私至壓沈數舟可謂良心死盡矣

御史李玄回籍

刑復錄二

楊漣左光斗俱卒于獄仍行撫按嚴提家屬追比

野臣曰時主獄者許顯純也諸臣凡卒獄者其死甚慘蓋有不忍書者矣

太僕寺等官韓策汪先岸俱削奪

以袁鯨參之也○鯨曾有疏參王紹徽故逆案得漏

原任大學士韓爌削奪

以李魯生參之也○爌負海內重望後崇禎二年起用不幸與變會幾致不測然其處分逆案不能仰承聖意天下猶有遺憾焉

原任尚書李三才等十五人已故追奪誥命見存者俱削奪

以石三畏參之也內稱邪臣十五人為李三才顧憲成

王圖 孫丕揚 曹于沐 胡忻 王元翰 王叔忱 湯北京 王宗賢 趙南星 張閻達 王允成

忠二十五

主

涂一榛 王象春 此以正為邪也又稱正臣十三人

喬應甲 劉國縉 王紹徽 許弘綱 徐兆魁 丁寶 黃可威 李銜 鄭繼芳 徐兆吉 韓浚

趙士諤 陳陞 此以邪為正也

魏太中卒于獄

御史石三畏薦孫朝肅王行健章光岳王弘祖報可

以朝肅先為魏光緒所參行健曾為王允成所參也

給事玄默薦韓元善王所用報可

八月

李朴于玉立贈官俱追奪

以安伸參之也內稱邵輔忠首發巨奸巨奸者言李三才也

翰林院編修侯恪回籍

海樓錄二

以智鉉參之為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死黨也

東林關中江右徽州書院俱行拆毀變價助工○原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追奪生前官爵誥命○原任尚書孫慎行余懋衡馮從吾俱削奪○原任侍郎鄭三俊畢懋良俱開任

以張訥參之也得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

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著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

如鄒元標少負重名出山潦倒其身雖死已久然巨惡依勢餘虐尚存著削了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名雖假乎理學行無異于市井或通關節而居之不

疑或躬寓主而靦然無恥甚至假仙感世吞產謀孤讀之令人髮指此三員都著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羶逐穢合汚同流姑著准冠帶開住河東巡鹽

御史既例不入陝突以會講而入糜費公私俟回道時都察院考覈示懲該部知道○訥所指鹽臣李日宣也時劉

徽巡鹽河東大懼因出疏自明削身事增大獲寵幸云

袁化中卒于獄

光祿寺卿周延光降用南京太常寺少卿蔡夢林致仕

忠二十五

主

以陳濬謀參之也

高陽縣知縣唐紹堯遣戍

熊廷弼棄市

時二十五日也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

經略賜以尚方錫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

朕即位之初託病卸擔薦衰應奏而遼亡既則剛愎不仁

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

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

海樓錄二

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為罪屬可矜而又託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連左光斗之幕屬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將楊連等置之于理頃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疏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即傳示刑部等衙門著便會官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先是忠賢出刊書一冊示閣臣曰廷弼即議處決閣臣商度日中不決黃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即可了當矣從之廷弼既

忠二十五

斬函首九邊屍棄漏澤園

野臣曰熊廷弼之起撫遼東也時萬曆戊午簡討丁紹軾有疏論之遂相失至丁方拜相而適有是事于時論者皆謂熊之死丁為之也然丁則謂遼東傳實馮銓所作其出諸袖者馮一人也夫熊罪應死固矣要自有應得之律而加以謀反誣以通賄借封疆一案以殺諸君子此實何哉未幾丁亦暴卒而傳者遂有田蚡灌夫之說事即不足信然亦異矣

周朝瑞卒于獄

以薛三省為吏部左侍郎

陪三省者駱從宇也

以王紹徽為倉場總督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劉漢錄二

以王祚遠為國子監祭酒
陪祚遠者曾楚卿也

周如盤黃立極馮銓丁紹軾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為周如盤彭凌霄林堯俞黃立極駱從宇薛三省馮銓錢龍錫丁紹軾李宗延奉旨點用其四而首輔則顧秉謙也秉謙見魏忠賢曾捻鬚云欲自為兒恨鬚已白因命其子拜為孫忠賢賞銀二百兩

野臣曰自涿州相而要典作黨籍成士大夫之禍遂不可解然余嘗聞丁與馮勃谿之故矣丁有家書予曾見之謂馮必欲刻黨人籍而輔臣顧秉謙等皆以為然丁爭之曰今得第者刻同年錄其子孫猶相認數世若黨籍成是為黨人子孫作世譜矣事翻覆不可知我輩數人受奕世不解之怨公不自計獨不為子孫慮乎顧聞

忠二十五

九

而事寢今世傳者有天鑑錄東林點將錄諸書當時所為黨籍想亦皆此類書雖未刻然而京愷之意固路人知之矣

以王紹徽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紹徽撰東林點將錄與逆璫謀害諸君子

以徐大化為左副都御史

凡魏璫一切殺人事皆徐導之自此後所為益橫矣

起蘇茂相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時吳崇禮亦起南京刑部尚書

朱一桂李養德量加升擢元詩教起用

以李嵩薦之也疏內并薦牟志夔

九月

御史吳之仁閒住

劉漢錄二

大理寺卿曹珍開住

以潘士開參之也

戶部主事關先開住

兵科給事中吳國華削奪

以其疏參曹欽程也

原任侍郎孫居相及史記事俱削奪

以虞廷陞參之也謂居相奉李三才為盟主結史記事為

死友

原任侍郎孫居相撫按提問原任巡撫梅之煥削奪

以陳序參之也謂居相身賣東林賄賂節鉞楊連過麻城

之煥與之盤桓流涕然楊赴速時原未經麻城也之煥素

留心東林者

原任巡撫楊鶴御史江秉謙夏之令俱削奪

忠二十五

以卓邁參之也謂其皆薦熊廷弼者

總河侍郎南居益削奪

以黃承吳參之也承吳素與居益游竟忍操刀後復同朝

李邦華引承吳登門謝罪李承吳之座主也

原任吏部尚書崔景榮削奪原任御史夏之令緹騎速治戶

部主事李孔度削奪中書吳之瑞吳世科俱鎮撫究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

顧大章卒于獄

大章之死實楊維垣殺之而主謀者徐大化也大化曾遣

人求婚大章不應復從法司提下鎮撫斃杖下

原任編修侯恪給事中解學龍俱削奪

以智鋌參之也疏意出李思誠李解之母舅也

南京尚寶司卿傅宗臬開住

原任兵部侍郎李瑾給事中劉懋俱削奪

以趙胤昌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緹騎速治將刑部銀鍊楊左諸疏

宣付史館

以李養正覆審誣之也

兵部侍郎王國禎削奪

以李燦然參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贊削奪副使余新民知府陳于堯俱議

處

以徐復陽參之也

大理寺正卿王佐開住

以李思誠為禮部左侍郎

陪思誠者來宗道也

忠二十五

以駱從宇為禮部右侍郎

陪從宇者施鳳來也

以薛三省為禮部尚書

陪三省者周炳謨也

以蘇茂相為戶部侍郎總督漕運

工科給事丁虞廷陞薦邵輔忠姚宗文元時教趙興邦何熊

祥王永光徐必達陳陞何早錢象坤岳和聲潘汝楨過庭訓

許弘綱王伉孫國禎李夔龍李徽儀報可

疏稱李夔龍首緝汪文言之奸李徽儀同發于玉立之奸

御史張素養薦劉廷元姚宗文邵輔忠許弘綱報可

素養按浙江薦廷元等為趙南星所劾降行人司罰再入

臺班復薦之

御史卓邁薦姚宗文邵輔忠蘇瑛余合中林一柱報可

三百八十二

珍一柱皆閩人也合中為巡漕例轉以五百金賄崔呈秀得復入臺班

起邵輔忠為順天府丞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元詩教為吏科給事李徵儀為湖廣道御史

以李嵩蔡國用薦之也

御史倪文煥薦邵輔忠劉廷元盧謙報可

起吏科給事中趙興邦江西道御史牟志夔

閩鳴泰曹守勳劉澤深俱下吏部酌用

以智鋌薦之也

十月

原任尚寶卿宗皋削奪

以王珙參之也

兵部侍郎等官劉策陸完學楊一鵬朱世守俱削奪

忠二十五

以潘汝禎參之也疏稱惠世揚之惡趙南星之奸

兵部主事徐日久削奪

原任巡撫梅之煥撫按提問原任太常寺少卿陳所聞削奪

以梁克順參之也

御史王雅量薦萬崇德孫國禎王仇徐從治報可

疏內并請焚李卓吾諸書

以李從心為工部尚書總督河道

從心為總河時有縣令魏廣德者廣微弟也每有關說輒

傳軍門鼓從心肅而迎之嘗一日三擊鼓云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侍郎

以高第為遼東經略

上宣第至文華殿賜蟒衣玉帶彩段表裏銀四十兩先會推者為王之臣王之采聞鳴泰劉遵憲俱奉旨另推又推

刑部錄一

三百二十一

高第王在晉張鶴鳴文球乃用第

御史賈繼春薦謝啟光倪思輝郭允厚李春燧史孔吉李際

明報可

以薛貞為倉場總督

陪貞者扶克儉也後倉場火貞疏稱忠賢有救護功大臣

頌瑞自貞始

以謝啟光為左僉都御史

陪啟光者馮三元也啟光往來王紹徽馮銓之門為之傳

語時稱紅娘寄柬

以王之采為陝西總督

陪之采者劉遵憲也之采任總督建璫祠事敗乃與史永

安互疏推卸天下笑之

以王永光為兵部尚書劉遵憲升兵部左侍郎閩鳴泰升兵

忠二十五

部右侍郎扶克儉升刑部左侍郎

克儉後謝歸以闕破家

以李思誠為吏部右侍郎

陪思誠者徐北魁也

黃儒炳改吏部左侍郎

儒炳貌獯甚人有盧杞之號

以朱一桂為刑部右侍郎

陪一桂者倪思蕙也

以許弘綱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弘綱者馮嘉會也

十一月

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御史易應昌房可壯通判歐陽騰霄俱削奪

刑部錄一

以胡芳桂參之也

翰林院編修陳子壯并其父吏科給事中陳熙昌俱削奪

時欲以都坦子元詩教故逐陳而并及其子

揚州府知府劉鍾扭解來京

以錦衣衛緝獲妖僧本福扇頭有鐸詩謗訕時政也

大理寺丞張潑徐如翰俱削奪

以梁夢環參之也

原任浙江巡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俱削奪

以王時英參之也

工部侍郎王維儉閒住尚寶司卿王孟震俱削奪

以田景新參之也

副使陳鑣同知徐日升俱削奪

以彭參參之也

兵部侍郎蕭近高原任刑部尚書等官喬允升馬之服俱閒

住原任知州汪心淵等作速提問

以薛國觀參之也

登萊巡撫武之望調用知州王國泰削奪

以袁鯨參之也

太常寺少卿莊欽鄰太僕寺少卿孫之益俱削奪

以李恆茂參之也

副使樊王家削奪撫按提問

以吳殿邦參之也

張慎言周宗建贓銀追完速解

刑部病故囚犯疏奉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千兩著行

原籍查追伊子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宗建

提問追贓奉旨將近一載如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遵

刑復錄二

玩併著追完速解

劉志選二疏宣付史館

大略為紅九一案翻案內稱首輔葉向高有無將之心宗

伯孫慎行罪不容于死

孫杰升大理寺左少卿

經略高第薦田吉為贊畫報可

唐世濟升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崙等劾歸賈緣復起

以史永安巡撫寧夏

野臣曰永安死守貴陽一年卒全其節時共稱之迨撫

寧夏乃為逆瑞建祠此所謂草食豆羹不屑而受無禮

義之萬鍾者也夫生死之際勿決而富貴之心難冷詎

不信哉

十二月

太常寺少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毅中俱削奪

以張樞參之也

南京兵部侍郎郝名宦太僕寺少卿羅汝元俱削奪

以陳世坡參之也

戶部侍郎董應舉兵部侍郎文球俱閒住

以徐揚先參之也

原任左給事等官方有度馬孟禎韓萬象俱削奪

以王業浩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查著吏部郎中劉廷諫員外孫必顯俱削

奪

以陳睿讓參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金世倭江西按察使朱萬鍾山西參議王

刑復錄二

繼謨俱削奪金世俊仍撫按提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

原任太僕寺卿歐陽調律四川參議程學程俱削奪

原任禮部侍郎公孫開住

以葉有聲參之也○有聲至崇禎時為大理卿可稱漏網

原任工部尚書沈傲煇禮部侍郎周炳謨俱削奪

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以石三畏參之也

太僕寺卿倪應春削奪

以何可及參之也奉旨與左光斗呼吸相通唯趙南星指

揮是聽

原任戶部侍郎董應舉大理寺卿曹珍兵科給事中李遇知

俱削奪其東林黨人著九卿科道查確集議刊刻書榜示海

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內

盧承欽之疏也承欽旋客死時以為有天道云

工部員外吳昌期削奪

以毛一鷺參其與吳懷賢私書往來譏訕朝政也

戶部主事李柱明著鎮撫司究問

以魏忠賢証其盜米也柱明為惠世揚門生世揚逮入柱

明頗差人問訊故以事陷之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遭戍

野臣曰舊制老疾納贖魏廣微恨南星不允嗟乎白髮

老臣荷戈天末後今上御極復為卒志喪指捺恩詔卒

死戍所天下悲之

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御史舒榮都鄭宗周工部員外何顯宗

俱削奪

制復錄二

以潘士聞參之也

原任御史等官方大任方學周汪應高王弘誥俱削奪大任

仍令撫按提問

以王珙參之也大任後與楊維垣密而疏諛王永光人皆

笑之

應天府尹談自省給事中賴良佐主事張篤敬俱削奪

以劉弘光參之也

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鏐楊新期俱削奪

以趙興邦參之也興邦切齒于練故起任即劾之○內有

言薦楊連左光斗諸小人參黃克纘范濟世諸君子等語

讀之令人口頰為汚

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御史趙延慶參議蔣允儀俱削奪

以蘇兆光參之也

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原任尚書趙秉忠副使劉芳削奪

以邱兆麟參之也兆麟疏并追論楊左而快心于其死

御史吳裕中廷杖削奪

裕中疏劾輔臣丁紹軾有旨謂其為能廷弼報復杖一百

革職裕中竟以杖而死

吏部覆丁紹軾題堪任經略邊撫邊道職方各官報可

堪任經略者為王在晉張鶴鳴王之臣王之采聞鳴泰堪

任兵部侍郎者為靳于中郭尚友張樸岳和聲申用懋蔡

復一堪任邊撫者為王弘祖李栖鳳袁崇煥石維屏堪任

邊道者為邱志充楊邦憲祁承燦陳陞韓元善胡平表

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薦曹欽程報可

吏科給事中元詩教薦徐紹吉韓浚趙士諤杜承式祝耀祖

張維任報可

制復錄二

疏稱紹吉浚士諤係丁巳管察受小人之害者承式耀祖
維任係癸亥管察受小人之害者

野臣曰丁巳癸亥二察小人之反覆極矣而疏稱受小
人之害元韓之惡為世指名豈偶也哉

御史曹谷薦洪啟初聶心湯報可

心湯查李三才盜皇木者

御史石三畏薦范濟世徐景濂楊維垣賈繼春報可

以王紹徽為吏部尚書

陪紹徽者王永光周應秋李起元也

御史陳以瑞薦蔡獻臣齊琦名報可

以李嵩為登萊巡撫

原推孫杰馮三元李春燧李嵩內旨用嵩後建逆祠于蓬
萊閣極其誦美云

萊閣極其誦美云

忠二十五 刑復錄二 劉國

天

以曹爾禎為山西巡撫

陪爾禎者張維樞也

以王尊德為廣西巡撫

陪尊德者霍維華也尊德實緣曹欽程遂得節鉞

起左通政使邵輔忠

陪輔忠者徐景濂也輔忠曾求黔撫不得益忿與正人為
難幾殺毛士龍以倖免

野臣曰劉志選誣讎中宮之疏輔忠實從愚焉此皆宜

正市朝之誅者也後逆案處分未盡其辜天下忿之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二終

刑復錄二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三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六
貴池吳應箕纂

天啟六年 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閒住

以何廷樞參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案等贓銀勒限速解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案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
方大任等及故陶朗先楊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旨
行彼處撫按追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著移
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作三朝要典

忠二十六 刑復錄三 陸聖

論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

義惟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閒
然而奸人王之案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
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
聖因哀得病純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薛文周張慎言周
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皇考實天朕躬繼
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
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而希非望
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
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誼安在幸天彌朕衷仰承先志康
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次第賜
環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疏將節大明旨并諸
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于新春開館纂修

十

刑復錄三

特命輔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曾楚卿楊景辰姜逢元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凡條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揚烈之意○內紹吉啟光非詞林而與纂修之列而繼祚琪芳後官至九列蒙彈射而不去可恥甚矣

野臣曰予觀要典之作蓋諸邪臣借以脫其傾陷正人之罪而掩其擁戴逆璫之私者也然而欲蓋彌彰其是書之謂歟今板雖燬幸其書猶有藏者嘗試虛心評覈則是非邪正較若觀火竊謂逆黨之狼心毒手欲以顛翻世界而實為萬世名教干城也嗚呼孫之獬之哭別

忠二十六

七

如綸曹谷等之爭誰知其適為他人地哉

野臣又曰要典所立三案如挺擊紅丸二者以君父為嘗試阿後宮縱弑逆殺忠良故廷元從哲諸人罪不容誅矣而王之案孫慎行等所謂功在社稷大義揭日月而行者也予嘗論之神宗之急殺龐保劉成與太子之請無深求者是也非是則骨肉之閒不能歡然無閒至于案罪而誅之引義固爭使亂臣賊子有所怵而不敢復萌幾佻之心以置國本于泰山磐石之安者此人臣之職也根株在內伏戎在旁豈得以不焚獄詞為田叔過哉乃至以為貪首功居奇貨執諸正論者傾之不遺餘力嗚呼慘矣專諸之禍不成然後女戎興毒藥發此孰非風癩之說所遺哉李固不推案御醫後世以為失計君死誰手而反賜金增秩然則引以趙盾許止之法則

將焉道彼相哉奈何以宗伯為邪說排忠擠良護挺擊之局于不變也若夫移官則稍異楊漣之爭深忠大義賈繼春之疏亦不妨兩存迨逆閹借以肆揚左之毒而賈亦自汨其初意附其說者又加屬焉而挺擊紅丸以是為結局故三案者實一事而借三案以殺人者實一意也本朝近三百年其閒大禮大獄爭者不一受禍者亦不一要無如三案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論定三案則自定之故要典者逆黨借以殺人之書實即亂賊自定之爰書以垂戒于天下者也孰謂是書之作為無補也哉

尚寶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孫紹統傅梅吳鳴虞俱削奪

以曾應瑞參之也

忠二十六

三

御史姚祚端薦房壯麗錢策王繼曾過庭訓郭允厚孫杰報

可
以徐兆魁為刑部尚書

陪兆魁者喬應甲也兆魁到任為正月十三日至二十日

即治惠世揚之獄招語咸詆東林且責世揚二十五板

以周應秋為左都御史

應秋有家人呂慶善烹飪每伺魏良卿過即以烹饒邀飯

時號煖號總憲

以薛鳳翔為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尚友也

以陸卿榮為浙江巡撫

陪卿榮者郭鞏也

以斤詩教為河南巡撫

詩教意氣橫恣為呈秀所忌求愈院而以陪推中州點用
益遠之耳

以李思誠為禮部尚書

陪思誠者駱從宇也從宇後以南禮部陪溫體仁得點用
以董可威為工部尚書

初推徐紹吉辭貞有旨大工緊急再推王在晉董可威徐
大化房壯麗竟用可威

以馮嘉會為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聞鳴泰靳干中鳴泰留經略用再推劉遵憲馮嘉會
郭尚友徐如珂竟用嘉會

以畢自嚴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范濟世為南京兵部尚書

以陪杜士全得用

吏部題覆阮大鍼薦傅樞等報可
傅樞徐從治服闋起敘曹履吉督學別如綸擬部候選馬
人龍以副使起用阮自華以知府起用李春燧以京堂留
用謝陞需次推擢

以張樸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以陪郭尚友得用

以房壯麗為工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沈演也

陪應甲者辭貞也
以胡東漸為操江僉都御史
以陪秦聚奎得用
以吳中偉為順天巡撫

二月

尚寶司丞張鍵開住
以顧宗孟參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浙江參政魏士前原任編修給事
中主事等官方逢年章允儒郝土膏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
李繼貞俱削奪郝土膏仍令撫按提問追贓從重議罪

以徐復陽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時徐兆魁為刑部尚書徐大化大理寺卿劉廷元都察院
而會審則為御史徐揚先邱兆麟是以世揚竟處大辟
贈官鮑應龍陳大綬削奪

以徐復陽參之也
御史張慎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期俱中旨緹

騎速治
學二十六
五

山西撫按柯臬安伸問明張慎言遣戍具奏奉旨張慎言
黨私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自盜永成姑依
擬其周宗建贓私該撫按久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
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買更見縱肆
即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旂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來京究

問

原任巡撫應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周順昌
御史李應昇黃尊素俱緹騎速治

以李實參之也○實不識字素與忠賢忤時傳蜚語謂蘇
人謀翻局順昌等既對人罵忠賢而尊素居湖上時實嘗
投刺往謁素拒不見會刑部侍郎沈演奏記魏璫稱其事
有跡璫差親信密訪者數四實司房適在都開之大懼遂

有跡璫差親信密訪者數四實司房適在都開之大懼遂

有跡璫差親信密訪者數四實司房適在都開之大懼遂

代實具參疏瑞從中下其事諸人一時俱速疏即不出實手而七臣駢戮冤動人實死有餘辜矣或曰忠賢使人賺出印信空本李永貞代為之○魏大中速過蘇州順昌餞送之且以女許結婚忠賢聞而銜焉倪文煥參之削職至是被逮吳門遂有擊殺緹騎之變忠賢聞之頗恐一驚又奏殺五人以解瑞念一驚之死於陰極猶幸也

閩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前鎮

以顧秉謙揭薦之也頃瑞疏惟鳴泰語極無將

以王點為大同巡撫

原推郭增光為正點以陪得之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

原推謝啟光孫杰而內旨用允厚

吏部公舉邊才孫杰等報可

忠二十六

六

徐杰 霍維華 潘汝禎 張捷 秦聚奎

曹思誠 郭增光 曾汝召 劉廷宣 郭鞏

孫元化 姚宗文 邵輔忠 劉廷元 馮三元

王繼曾 徐景濂 張維任 項之彥 董漢儒

張鶴鳴 何能祥 張延登 岳和聲 徐必達

張維樞 馮師孔 李棲鳳 耿如杞 仙克謹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聲 莊祖誨 葛寅亮

所舉多附逆者不然亦老耄庸鄙惟師孔承疇人共許之

以謝啟光為吏部左侍郎

原推薛貞朱一桂徐大化等而內旨用啟光

以求宗道為南京禮部尚書

宗道小人之雄也逆瑞既敗之後宗道為內閣于附逆諸臣票旨猶云守正不阿為御史甯光先所糾

以張維樞為陝西巡撫

陪維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燧為兵部右侍郎

石三畏薦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報可

三畏親呼忠賢為父曾于客筵點劉瑾醉酒一劇瑞銜之

遂被褫然其時以附逆瑞而反為瑞怒者實有數人如曹

欽程徐大化徐兆魁徐紹吉喬應甲王紹徽馮銓沈演元

詩教之類予多略而不書懼混其實也

以房壯麗為吏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范濟世郭尚友也

以沈演為刑部左侍郎

陪演者顧慥也演素與兄准忤而准與內通演復借兄以媚瑞遂得司寇後為人所發瑞惡之罷去演曾翻刻三朝

忠二十六

七

要典

以張鶴鳴為南京工部尚書

鶴鳴曾與沈准同結客光先以通客氏惜無發其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為正竟用業浩以其曾參曹于沐駸易應昌也

以孫杰為工部左侍郎

以陪郭尚友得之

以徐大化為工部右侍郎

陪大化者吳中偉也

三月

兵部主事陳祖苞開住

以崔呈秀參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絞

時霍維華疏救之蓋欲借為自文地也

南京戶部侍郎等官區大倫魏說俱削奪

以何早參之也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著捐資十萬助餉

以牟志樂參之也

禮部侍郎成基命開住

基命與魏廣微不合故題纂修實錄因得開住

翰林院姜逢元開住

逢元修要典曾閣筆而歎也

魏良卿封肅寧伯

以緝獲奸細武長春功也給與莊田鐵券祿米一千一百

石

卷二十六

以潘汝禎為浙江巡撫

陪汝禎者馮三元也六月汝禎疏請建逆祠于杭州自此

而各巡鎮皆有祠逆祠徧天下則汝禎風之也

南兵科袁玉佩改北

以徐兆魁薦之也內併薦閻鳴泰時徐揚先亦有疏薦之

以劉廷元為左副都御史

初推姚宗文張至發再推劉廷元李精白乃用廷元

以王之臣為經略閻鳴泰為副總督

二人不由會推以題塘報用之

以郭增光為兪都御史巡撫河南

斤詩教見怒于崔呈秀罷歸遂用增光

以倪思憲為南戶部侍郎

以劉詔為兪都御史巡撫順天

劉復錄三

璫喜容至劄詔郊迎至祠行五拜三叩頭禮稱九千歲時同

詔呼者秦士文黃運泰也○遵化道耿如杞見璫容不拜

詔立以事劾之逮問辭貞擬斬以開允之

以林宰為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

四月

原任右兪都御史熊明遇鄧漢徐良彥通政黃龍光吏部郎

中鄒維璋俱遭戍龍光兪妻著伍

御史劉大受王心一俱削奪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自盡

緹騎未至攀龍拜表投池被難大臣以此為得體

南光祿寺卿史弼削奪

崔呈秀帶兪都御史銜

以田景新薦之也

卷二十六

五月

周順昌卒于獄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皆相繼死

先左光斗諸臣之逮也尚有生出之望故獄訊卒不置一

辯順昌至知必死遂廷叱許顯純終死無屈詞繆昌期拷

掠加拶以楊漣二十四罪疏為繆屬草也

已故左都御史孫璋追奪

以喬應甲參之也

原任刑科給事中毛士龍遭戍兪妻著伍原任吏部員外夏

嘉遇充徒不准納贖原任尚寶寺卿姜志禮削奪

以毛一鷺打問毛士龍招由具奏得旨

原任尚寶寺少卿韓繼思在籍調理

御史劉之侍開住

兵部尚書劉遵憲終養

劉復錄三

逮治徽州吳養春等送鎮撫司究問

此黃山一案蓋吳孔嘉陷之也逆黨欲借此網以殺三吳

名士云

禮部尚書孟時芳回籍

太常寺卿陳宗契少卿周之綱開住

揚州府知府顏容暄削奪

太監劉燦參之也

原任知府劉鐸提問

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辯嚴疏備陳李柱明李承恩用賄求

劉鐸方震孺居閒懇御史溫國奇求寬己實不知而司官

不爭致衙役羣搶李承恩之家皆率屬不嚴之過宜提問

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賣法全不知

愧而強辭飾辯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都著開

住劉鐸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閒行賄明設騙局著提來

問罪方震孺追賊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

俟鎮撫司問明具奏處分

以崔呈秀為工部尚書

陪呈秀者薛鳳翔也

以施鳳來為禮部左侍郎

陪鳳來者李康先也

六月

初一日御史黃尊素卒于獄

初二日御史李應昇繼卒

大學士馮銓開住

以陳朝輔參之也有旨這本說輔臣事跡多端著回籍以

俟公論之自定

初銓父官萊蕪與元詩教有舊故銓既相特起詩教田閒

六年李魯生李著既棄魏廣微而歸其門思以元輔擁銓

令趙胤昌論丁紹軾會忠賢杖殺吳裕中事遂已銓素與

呈秀等為瑞私撰內旨入閣後大有穢聲於是霍維華孫

杰徐揚先等以呈秀為瑞最寵思推穀枚卜因與盧承欽

陳朝輔李燦然王業浩劉徽龔萃肅等密謀令吳淳夫先

糾銓盧陳繼之銓去後恐王紹微不登啟事于是劉徽袁

鯨糾紹微而萃肅出內外兼用一疏以堅之紹微廉得其

事于辯疏伐其謀眾懼瑞心變事遂寢自是而魯生與孫

霍分途矣

又六月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郭允厚為兵部左侍郎李春燧添注左侍郎袁可立兵部

右侍郎呂純如添注右侍郎

以朱一桂為南京左都御史

以曹思誠為刑部右侍郎

以陪吳中偉得之

以李精白為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以陪姚宗文得之

以馮三元為左僉都御史

初推霍維華張至發再推馮三元邱兆麟乃用三元

以閔夢得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偏沅

七月

原任御史方大任發配

翰林院庶吉士李建泰回籍

刑部司官翟師偃馮士榘李升俱削奪

刑部司官

以其不深入劉鐸方震孺也

御人温國奇冠帶閒住

以其為劉鐸求寬也

以周應秋為吏部尚書

應秋每朝候崔呈秀極足恭之態而事忠賢尤卑詔一日

忠賢與語曰爾江南人如何好粥應秋誤聽以為竹也寄

書其子將園竹盡斫以為魏上公不欲江南人好竹耳及

忠賢敗應秋素其足而泣曰兒子如何過天下傳而笑之

先是逆瑞陷害正人率據參疏行之應秋為冢宰善逢其

意有不悅者皆以推升議處于是取正盡遭網羅蓋又一

變局也

以馮嘉會為兵部尚書

陪嘉會者王在晉也嘉會為忠賢腹親故得本兵

忠二十六

三

以薛貞為刑部尚書

陪貞者斯于中也貞後以劉鐸事發擬辟遷延一載不赴

詔獄人無不切齒者

施鳳來李國楷張瑞圖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者錢龍錫施鳳來李思誠張瑞圖駱從宇李孫宸

鄭以偉李國楷王應熊王祚遠孟紹虞內用其三然錢與

鄭係正人何以同與覆甌之選豈館中論資雖逆黨有不

能盡廢者歟

野臣曰或謂逆瑞時拜相者皆魏家閣老其然豈其然

乎然統計內閣稱頌共二十八本而票擬諛旨贊導過

當者不可勝舉蓋自魏廣微倡先附內倒授太阿而顧

秉謙票擬廠臣與皇上並稱黃立極來宗道等相率效

尤則律以無將之誅此輩安所逃哉而施鳳來之撰詩

文張瑞圖之書聯扁直以文棘育之又不足道矣故士

大夫不幸而為烹朝宰輔也然此時之宰輔實誰為之

哉嗚呼謂之為魏家閣老豈誣也歟

八月

戶部主事陸康稷張履端俱閒住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山西道御史侯恂禮部主事徐應秋俱

削奪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斬知府劉鐸擬斬決不待時

薛貞覆奏為之也仍責鐸二十五板鐸素善魏良卿得釋

罪侯補良卿偶密叩鐸曰當日官旂之出公費幾許鐸曰

三千金耳良卿戒旂校還之遂為旂校所銜邏其在獄居

間一事厥怒疏參復逮會其妾以鐸醮謝神祇家人有怨

鐸者以詛咒報張體乾體乾欲借以結廠歡遂具疏以聞

忠二十六

三

尚書薛貞先為工部侍郎以救火獻諛得擢因忠賢怒鐸

等遂駁司官之議擬震孺加絞罪一等斬鐸詛咒重臣決

不待時疏入允之鐸與曾雲龍彭文炳劉福等即日斬首

西市方景陽死仍戮屍司官高嘿陳震豪徐日葵湯本沛

俱以不遵堂批徇情賣法降三級調外任

原任河南布政錢士晉遣戍

南土部侍郎盧大中致仕兵部侍郎武之望回籍

禮部侍郎錢龍錫巡撫福建朱欽相光祿寺卿徐如珂通政

倪思輝俱削奪

俱因推升處之

廣東參政曹學佺削奪

以劉廷元參之也廷元有三朝要典一疏得旨皇考實錄

已有旨改正宜即擇日開館舉行曹學佺私撰野史搖惑

人心本當擊問姑從輕削了籍為民其書板即行彼處撫按焚毀

行湖廣撫按提熊廷弼家屬變產追贓銀十七萬兩

以梁夢環參之也

巡按廣東王政新開任

以薦曹學佺也

周起元卒于獄

以魏應嘉為兵部左侍郎

應嘉曾攻熊廷弼後復悔之

以郭鞏為兵部右侍郎

鞏自給事中累升至侍郎皆未到任乃從來銓法所無者

刑科給事中蘇兆先薦李徵儀陳保泰報可

保泰按粵為民所歐赤身奔竄憲體掃地

忠二十六

古

以朱童蒙為延綏巡撫

賞其殺周起元周順昌之功也

以聶慎行為南吏部司官

九月

吳淳夫加升京堂

以郭興治薦之也

以靳于中為南京刑部尚書韓日繼為南京禮部侍郎

以呂圖南為通政使

以王家禎為戶部右侍郎

陪家禎者尹同舉也家禎後有頌璫疏

以林欲楫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欲楫後有頌璫疏

以李待問為應天巡撫

刺復錄三

待問狡猾瑯敗猶耐彈云

以章光岳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時正升者蔡獻臣也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添注右侍郎毛一鷲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李逢節為南京工部左侍郎

以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

以趙絳為通政使楊紹震為通政使參議

十月

諭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體訪奸徒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便聞皇祖年間有逆犯曠生光者捏

造妖書謀危宗社離間皇祖誣害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

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陷朕孝德不光或

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默佑寶璽呈祥爛朕憬然羣

奸敗露其元惡大懲雖獲艾除而協從宵壬不無漏網前

已屢屢特諭開曉再三欲令易面革心咸與更始不謂法

紀凌替之後人心迷罔已深乃尚有等未盡奸徒怙惡不

悛密弄綫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捏造匿名文書害正黨

邪熒惑視聽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

門廣布軍番嚴加體訪如有前項奸逆仍蹈前愆確有的

據即先將正身拿住具奏細細嚴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鞠

造謀主使之入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時忠賢將以妖謗疑皇親張國紀及被斥諸臣而孫杰邵

輔忠密為具袖珍小摺開具應翦諸臣姓名欲令忠賢乘

此殺張國紀危中宮復因國紀與大獄殺林下諸臣此諭

出遠近不寒而慄矣

忠二十六

古

刺復錄三

禮部侍郎彭凌霄在籍調理

工部郎中潘遠削奪

謂其黨附熊廷弼也

原任兵部侍郎何士晉太常寺少卿程註俱撫按提問照原

參數目追贓助工

吏科右給事中沈惟炳削奪進士程良壽除名

以梁夢環參之也良壽註之子

陝西參政沈應時參議周汝弼削奪

俱因推薦處之也

徽州知府石萬程削奪保定知府祝萬齡閒住

以李魯生參之也

肅寧侯魏良卿封寧國公予世券諾命

以姚昌錄為吏部司官

卷二十六

昌錄與聶慎行皆以賄得也

以韓日績為吏部侍郎

以邵輔忠為兵部尚書管右侍郎事

陪輔忠者霍維華也

以潘濬為刑部左侍郎郭尚賓為刑部右侍郎

尚賓後廢王永光為冢宰復起用王洽力爭之不能得

以張三杰為甘肅巡撫

陪三杰者朱國盛也

以朱一馮為福建巡撫

崔呈秀等以殿工告成加升有差

郭興洽陳王庭賈毓祥俱升太僕寺少卿仍管科道事

十一月

南京禮部郎中洪敷教閒住

剝復錄三

工部主事王則古削奪

以其為越南星高攀龍死黨也

四川參議張鵬雲削奪

監生王贊化送刑部治罪

以汪若極參其作書譏刺魏忠賢也

主事韓于宣削奪

于宣曠之子也

禮部侍郎等官唐大章劉洪訓劉鍾英俱削奪

以袁可立為南京戶部尚書

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結忠賢禮甚厚

以劉廷元為南京兵部尚書

陪廷元者黃運泰也廷元說逆璫曰金陵重地願往收其

人心璫喜用之而北都則崔呈秀為本兵天下兵馬大權

卷二十六

兩人一手握定忠賢擁戴之勢成矣

以閔洪學為南京右都御史

陪洪學者商周祚也

以許其進為山東吏部司官

其進以事復留署刺日新升吏部司官仍管揚州府推官

事

以王應泰為陝西吏部司官

應泰以陪推得之後為河南主考出題獻媚且試錄列璫

銜人唾而罵之

十二月

原任御史房可壯知府楊嘉祥俱撫按提問

以張汝懋參之也

雲南總督閔夢得貴州巡撫王璫俱調別衙門用

剝復錄三

以李魯生參之也

江西布政真憲時削奪

因推巡撫處之

熊廷弼行撫按提家屬追贓百萬原任給事中毛士龍法司
提問劉弘化撫按提問房可壯巡鹽御史提問樊尚燦削奪
以劉徽參之也

原任侍郎王之竄提問孫慎行遣戍

武舉顧同寅孫文多等俱著東廠究問

以門克新參其作詩譏忠賢也

御史馬鳴世削奪劉其忠開任

因題差處之

太僕寺少卿涂喬遷削奪

因推升處之

應二十六

吏部主事徐天衢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工部郎中萬燦行撫按提家屬追贓

以逆黨追恨之也

以楊邦憲為江西巡撫

正推真憲時也憲時削奪故邦憲以陪得之江西時有三

羊之號邦憲為羊頭

以張鶴鳴為貴州總督

陪鶴鳴者朱燮元史永安李樓鳳傅宗龍也

以范濟世為南京戶部尚書

陪濟世者張也

以潘濬為刑部左侍郎陳九疇為右侍郎

以謝存仁為雲南巡撫

黃運泰加戶部尚書照舊管事

運泰見忠賢屈膝扶起以老黃呼之其建逆祠也奉迎喜
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巡撫接詔之儀至祠所

安置璫像訖運泰列班丹墀率文武大吏五拜三叩頭已

至像前萬福口稱名某事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

某月某日蒙九千歲升拔則又叩頭謝就班仍五拜三叩

頭旁觀者為汗下淚踵運泰揚揚自得焉

以馮三元為左副都御史

三元主邪盟而人無發之者

閻鳴泰加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照舊管事

邵輔忠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郭鞏升添注左侍郎呂純如

兵部右侍郎霍維華升添注右侍郎

以許宗禮為僉都御史

應二十六

以吳淳夫為戶部添注左侍郎

以吳應琦為南京大理寺卿

應琦曾

以商周祚為南京部尚書

以許可徵為兵科都給事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刺復錄卷之三終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四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七

黃池吳應箕集

天啟七年 丁卯

正月

禮部尚書汪輝詹事蕭命官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孫文多顧同寅俱處決李道元等責一百棍遣戍仍立枷

辭貞覆審也

大理寺少卿陳胤叢知府汪康謠削奪

俱因推升處之

原任翰林院修撰文震孟除名永不敘用

先年刑部尚書王紀以攻客氏被放震孟疏救亦遭斥至

是逆璫復追憾之

忠二十七剝復錄四

原任巡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打一百棍遣戍

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清君側之惡者璫極切齒故遭

慘禍蓋欲斃之杖下也時撫臣為郭尚實按臣為鮑奇謨

承望內旨杖若星最為楚毒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龍削奪擬徒永不敘用

以汪文言事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升任江西參政胡士容緹騎逮治

士容強項得罪內旨以騷擾驛遞處之

陳以瑞削奪

逆祠成以瑞謁拜匍匐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忠賢聞而怒

曰我豈大于佛耶未幾削奪○時以附逆被處者日亦不

絕特書此以為小人之戒云

剝復錄四

御史吳姓周邦基謝其舉梁元柱吏部郎中張其實俱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以倫肇修為大理寺少卿

陪肇修者陳胤叢也

以李孫宸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陪曾楚卿得之楚卿以張鼐門生被處

以王志道為南京通政司參議

以陪王伉得之

以曹爾禎為戶部侍郎

陪爾禎者李若珪也

以趙敏為兵部右侍郎

陪敏者詹爾達也敏送潘王之國一路奉璫旨惟謹

以潘濬為南京刑部尚書

忠二十七

以陪王之采得之

以張維樞為南京刑部侍郎

原推胡東漸王斌王點而維樞得之

以呂圖南為通政使

以陪詹爾達得之

以胡廷晏為陝西巡撫

廷晏庸老卒胎秦中盜賊之禍延于天下而陪廷晏者劉

澤深也

以史永安為三邊總督

陪永安者尹同奉也

以牟志慶為山西巡撫

以陪詹爾達得之也志慶建祠稱頌于像前稱上公萬福

行五拜三叩頭禮其媚內鎮臣備諸醜態

剝復錄四

以劉志選為南京操江巡撫

以陪王一中得之也志選為逆璫效死力誣讎中宮大逆

不道而為操江時仗勢勒索古董玩好尤貪橫無忌

以李若珪為刑部左侍郎

以陪孫國禎得之也

以梁應澤為郎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誨也

三月

行人司汪邦柱宋鳴梧開住

俱因題差主考處之

吏部郎中蘇繼歐削奪

因推文選郎中處之初楊漣過中州時繼歐曾邀飯後為

同邑孫織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法削奪

因推升處之

大理寺彭鵬化削奪副使等官賀仲軾胡敬辰降調

以李桂芳參之也

以韓日纘為南京禮部尚書

先推來宗道李康先楊景辰再推林欲楫韓日纘而日纘

得之

以潘汝楨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陪王點得之

以姚宗文為湖廣巡撫

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欲用以治其黨也

判後錄四

以焦馨為寧夏巡撫

先推白儲詔張捷再推耿好仁而馨得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晉承命降調

原任保定巡撫程正己擬徒

山西撫按曹爾禎劉弘化問擬正己徒配具奏奉旨正己

依擬發配著親身擺站地方官不許徇情朦朧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削奪

以李明道參之也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尚英削奪右中允林釭開住

俱因推升處之

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

陪之臣者邵輔忠也

野臣曰之臣兇邪異常為璫腹心璫敗逆案開住人謂

法不盡罪而王永光為冢宰時尚登啟事非皇上聖明

則逆案以坎翻矣

以許宗禮為左副都御史

陪宗禮者孫國禎也

以張樸為南京戶部尚書

以陪倪斯蕙得之

五月

主事晏清削奪

因推升處之

南京通政吳崇禮致仕大理寺少卿倫肇修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吏部主事沈景初削奪

判後錄四

因推升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巡按題問

以李嵩為南京戶部侍郎

以李夔龍為左僉都御史

因陪推得之

以張廷登為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潘士聞再推楊維新馮時行而廷登得之陪

延登者錢策杜詩汪起鳳也

朱國威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崔文昇薦之也

以田生芝為南京通政使

以陪曾陳易得之

以張曉為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士文再推曉得之陪曉者王點也

以孫國禎為登萊巡撫

陪國禎者崔爾進也

起曾汝楨為戶部左侍郎張我續為戶部右侍郎

我續為川湖總督貪淫非人類一婢為魏忠賢同姓因加

于嫡妻之上進京八擡稱魏太太而璫呼我續為張姑爺

云

以魏撫民為尚寶卿

撫民逆難也素為白子以忠賢廢得璽卿然則冢臣周應

秋之罪不容誅矣。璫謀害三吳諸君子欲用撫民為應

天巡撫一日傳問尚寶卿可推開府否應秋唯唯未幾璫

敗不果用後下獄向各監翻筋斗乞錢人指之曰此魏尚

寶也可發一笑

以張翼明為大同巡撫

六月

以陳具慶張士範為應天主考

七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呈秀升兵部尚書仍兼左副都御史吉服

到任

以王之臣為寧遠督師賜尚方劍

原推劉詔王應身畢自嚴內旨用之臣

以溫體仁為吏部侍郎

野臣曰體仁與王永光始終護局永光為冢宰四年欲

翻逆案者屢矣後以事敗體仁以戊寅杖下不與與周

延儒發錢謙益科場事得入閣為首輔數年盡與正人

為仇天下恨之

八月

郭士望自請起用

有旨士望為東林陷害公論既明即與起用

敘捷功三殿告成功有差

申 圍錦州踰月圍解邊臣關臣報捷歸功忠賢于是吏

部尚書周應秋等翰林院楊景辰等大常卿林宗載給事

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伸等南冢宰王在晉等俱頌厥臣功

德或合詞或專奏揄揚鋪張歡呼舞蹈于是封王並封兩

公之議興魏鵬翼以四歲封安平伯朝臣普加賞資宮保

斗量尚書都憲常僕車載而錦衣無坐處矣袁崇煥以賞

薄請告允之。時霍維華以已廢讓崇煥有旨切責維華

仍發崇煥談款之誤蓋款實忠賢意使謝過崇煥耳

殿工敘功殿臣子弟一人封東安侯朝臣增級賜金益濫

忠二十七

五

忠二十七

六

于捷功益二功謝恩之日即鼎湖拔轉之日也且熹宗彌留者踰半月矣不知此時之旨出于何人穢哉一時充庭之人矣

野臣曰予觀天啟丁卯八月閒事豈非天哉豈非天哉時逆豎據騎虎之勢而諸臣懷左袒之心設不幸如趙高之引蠶登殿即成敗不可知而天下益多事矣乃真人不必有代來之迎而太尉亦無入軍之擾聲色不動去奸若脫此固極則必反要亦非人力所私與者矣獨怪附逆諸臣方蒙面而為逆官旋比肩以事聖主覲已至矣禍猶不懼予于是不惟慶幸繫之而亦感慨及之矣記是時曾為一詩云滿地冠裳共祝年萬呼猶幸未盈千時解九千賦那知殿角曾三震遂有龍飛自九潛若盈則萬矣錫土羣兒徒自貴敝衣乞賜可能穿劉瑾既禽求敝衣
時懼事變遂即決之眼前反覆誰先識較有朱丹亦可憐
卷二十七 割復錄四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四終

剝復錄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五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八 貴池吳應箕纂

崇禎九月

野臣曰書九月慶之也蓋是時熹宗方晏駕今上已登極矣諸奸以次削除而前之蒙難死者以次昭雪被廢幸存者亦以次登用矣削除則書之其昭雪登用不書者以是時逆案未定薦舉多雜前之附逆者多登啟事懼後之混其實也故闕之己已以後則逆案定矣不書者不敢書也

太僕寺卿陳殷准回籍守制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儲寓奇嚴行提究追贓正罪

司業朱之俊參之也○之俊以忠賢功不在孟子下曾榜示通衢先是陸萬齡等以逆璫比孔孟請建祠于國學之

西真萬世之罪人也至是司業以其借旨射利糾之而尚未敢頌言其建祠之謬者

十月
延綏巡撫朱童蒙准回籍守制
工部尚書李養德准回籍守制

觀此則從前皆奪情世界矣悲夫

兵部尚書崔呈秀准回籍守制

璫事將敗御史楊維垣即首劾呈秀以護局然疏中猶稱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為國為民等語時賈繼春為南

學臣劾呈秀之疏亦至

工部尚書吳淳夫准歸養

太監魏忠賢准回私宅調理

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伯魏

剝復錄五

鵬翼改指揮僉事

行史倪文煥准回籍侍養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法司究問李映日革去衣巾

通政呂圖南疏也圖南為錢嘉徵所糾然後及此

魏忠賢生祠盡行拆毀變價

經歷孫如列送刑部擬罪世所按夏本作通政司經歷

兵部尚書崔呈秀著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子舉人崔鐸覆

試定奪

以禮科吳弘業參之也弘業亦不參不得矣

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著行削籍追奪誥命

奉旨以首建生祠為患失鄙夫

十一月

兵部尚書田吉准回籍

恩二十八

太監魏忠賢著降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奉聖諭也

火者魏忠賢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拏扭解押赴彼處交割

兵部接出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有逆惡魏忠賢擅

竊國柄蠹盜內帑誣害忠良草菅多命狼如狼虎本當肆

市以雪眾冤姑從輕降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

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器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

心甚惡著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拏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

剖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

所有跟隨羣奸即便禽拏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有疏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特諭

時忠賢聞報即夜縊于阜城店中

操江劉志選削籍為民

以張文熙參其離開母后也

都司蕭惟中拏問正罪

惟中為呈秀之妓兄也以樂戶為都司到任曾為諸生所

歐罵者

吏部尚書周應秋准回籍調理

府尹李春茂著冠帶閒住

主事劉夢潮參之也

兵部尚書崔呈秀先行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餘俟會勘定

奪

呈秀聞忠賢死即自經于家

吏科陳爾翼著冠帶閒住

刑部侍郎陳九疇准回籍

戶部尚書張我續准回籍

恩二十八

魏忠賢客氏籍沒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劉詔准回籍

副都李夔龍准回籍

工部尚書孫杰著回籍

魏良卿收捕遣戍

崔呈秀籍沒著法司按律擬罪

光祿寺卿魏持衡准回籍

十二月

大學士黃立極馳驛歸里

寺丞許志吉撤回該部議處

黃山一案志吉茶毒鄉里不遺餘力至是新安之民如釋

湯火

巡撫李精白終養

魏良卿籍沒

刑部侍郎李若珪回籍

舉人崔鐸著魏革送法司究擬

監生陸萬齡等監候處決

主事門洞開削籍為民

魏良卿客光先等會官處決

五虎李夔龍等五虎田爾耕等照各官削沒法司依律擬罪

刑部會議疏也五虎為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梁夢環田

吉五彪為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然五虎所

指實未確以罪浮于此者實有人也

太僕寺卿梁夢環著冠帶開住

副都喬應甲再加勘處

監生樊元修著南京法司提問正罪

祭酒羅喻義參其鳩資建祠也

刑部侍郎何宗聖准回籍

御史楊維垣編修倪元璐辨許

野臣曰維垣始終護璫疏中以徐大化王養浩魏應嘉

為正人而甚詆鄒黨趙黨熊黨蓋猶堅持三案而為崔

魏收殘局也元璐再疏與辨詞嚴義正論者以為邪正

之分得此而定蓋龍飛之第一疏云是時助維垣而駁

元璐者安伸宋景雲也

二月

巡撫朱一馮洪瞻祖李志夔學食虞大復著看議來說

刑部尚書蘇茂相回籍

戶部尚書郭允厚回籍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秋浦雙忠錄第二十九

貴池吳應箕集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六

崇禎元年 戊辰

正月

驗封司郎中周良材僕卿徐四岳著該部分別來說

皆降級調外

工部尚書薛鳳翔准回籍

以下參人者多附逆諸臣借人自文也故不書

許志吉著撫按提問正罪

工部侍郎朱國威准回籍調理

魏忠賢行原籍撫按于河閒戮屍凌遲崔呈秀行薊州斬首

客氏查屍斬首魏志德等發煙瘴永遠充軍

以刑部等衙門招成具奏也

李夔龍等行原籍照數追贓完日充軍田爾耕等監候處決

刑部招也

工部侍郎何宗聖准回籍

御史楊維垣編修倪元璐辨許

野臣曰維垣始終護璫疏中以徐大化王養浩魏應嘉

為正人而甚詆鄒黨趙黨熊黨蓋猶堅持三案而為崔

魏收殘局也元璐再疏與辨詞嚴義正論者以為邪正

之分得此而定蓋龍飛之第一疏云是時助維垣而駁

元璐者安伸宋景雲也

二月

巡撫朱一馮洪瞻祖李志夔學食虞大復著看議來說

刑部尚書蘇茂相回籍

戶部尚書郭允厚回籍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五終

刑復錄五

刑復錄六

兵部尚書秦士文回籍

李養德楊夢霖刑職聽勘劉志選梁夢環劉詔俱撫按提解

來京究問

崔呈秀斬首示眾

焦馨張九德周維京回籍

簡討李若琳回籍

三月

單明詡何宗聖都著削籍為民

吏部尚書周應秋工部侍郎張文郁回籍

魏炤乘參疏中有田吉劉詔單明詡等以一二年知縣而

躡至尚書李養德何宗聖張文郁以一二年部郎而職宮

保卿貳又云宜將魏忠賢金杯中姓名逐一察究

督師王之臣回籍

忠二十九

以刑科薛國觀參之也○國觀薛貞之姪也貞殺人媚人

而國觀不為救正且多為逆璫驅除為公論不與己已京

察得免時有語云沈惟炳主察漏薛謙益故也溫曾為魏璫作詩及

是年溫體仁以科場事許謙益故也溫曾為魏璫作詩及

為相數年章滿公車後薛亦洊至首輔以受賄削籍被逮

為三百年閣臣之辱

黃運泰董茂中都著該部看議運泰回籍

兵部侍郎趙紱回籍

秦士文張訥智鋌部院議處

巡撫李精白回籍

戶部侍郎王瑛著吏部即看議具奏

李魯生李藩詳覈議處來說隨俱回籍閒住

以給事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三謨等參之也

戶部侍郎李嵩回籍張三傑馮時行都看議來說時行致仕

三傑閒住

聶慎行著部院看議

總督張鳳翼回籍王繼曾楊景明分別議處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馳驛歸里

兵部尚書閻鳴泰回籍

楊惟和袁煥史永安王之采吳孔嘉都看議來說

僕卿郭興治少卿王繼曾俱回籍

吏部左侍郎許宗禮御史卓邁回籍

光祿寺少卿曹履吉著吏部酌議主事李寓庸削籍著撫按

勘明具奏

南道張善政參之也

石三畏曹欽程著實議處

忠二十九

陳九疇等著分別確議

御史梁炳日講吳孔嘉回籍

四月

選郎張樞芳該部看議來說

兵部郎中王登三回籍

御史鮑奇謨張養素議處劉徹莊謙回籍

張樸袁鼎分別議處孫杰事情并恩蔭著勘明具覆

巡撫郭增光回籍

吏部尚書房壯麗回籍

左都曹思誠回籍

兵科彭祖壽參其錦屏頌德金杯鐫名且與魏良卿締結

婚姻希圖固結

巡撫楊邦憲辛日齊分別議處

李應選議處張樞張機行巡按提解來京究問

五月

副都楊所修回籍

御史溫皋謨回籍

御史楊維垣著革職為民

以御史任贊化鄒毓祚等參之也

大學士李國楷馳驛歸里

先御史羅元賓糾其曲庇張體乾田爾耕許顯純又糾其

通內佐逆營私賣國云云

戎政尚書霍維華開住

原任祭酒湯賓尹不必議用

逆璫將以邊疆起賓尹賓尹若得志正人無噍類矣賓尹

聞忠賢死即狂悖失志狼狽而死死後為被害者破其冢

忠二十九

延撫朱童蒙開住張訥部院勘議李應薦回籍胡克開勘議

處分

徐紹吉謝啟光聽自引退紹吉著冠帶開住

阮大鍼開住

御史毛羽健參之也

楊所修開住田景新革職為民

劉弘化回籍

日講孫之獬回籍

之獬為崔鐸座師又哭毀三朝要典

張訥革職為民朱國盛開住虞德隆著致仕

孫肇興喬淳著彼處撫按勘實具奏

戶部尚書張樸回籍

白太始革職為民

刺復錄六

太始為十孩兒之一

辭貞革職為民

工部尚書劉廷元回籍

及弘助著革職為民

以給事鄧英參之也弘助疏極詆孫慎行王之案得罪宗

廟左光斗周朝瑞等孽自己作惠世揚毛士龍斷不可使

有死灰復燃之望

許志吉呂下問俱革職為民該撫按速追贓助餉

大學士顧秉謙都著削去兩次恩蔭

六月

太僕寺正卿高弘圖回籍

禮部尚書孟紹虞回籍

郭鞏開住楊惟和憲秩著即與削去

忠二十九

巡撫陸文獻李燦然俱回籍

副都張養素回籍

御史史堃回籍

並得漏網復用巡鹽貪恣最為奸人之雄至十三年而後

敗

安伸著看議來說

黃運泰周應秋閻鳴泰俱革職為民

巡撫郭尚友回籍

孫杰削籍為民

尹同皋看議具奏

張春該撫按提勘

提學周昌晉回籍

昌晉于諸賢既卹之後猶痛加詆斥

刺復錄六

五

大學士馬銓著削了恩蔭

與顧秉謙皆御史張茂梧參之也

曹欽程著法司依律擬罪

徐大化著回原籍去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

員外李桂芳著削了籍提來問罪俞咨皋速提正法

郭興治著削籍為民

辛思齊削職范濟世閒住卓邁革職為民

大學士楊景辰馳驛歸里

大學士來宗道馳驛歸里

詹以晉削籍為民

大學士魏廣微照先朝處分焦芳例除名為民誥命恩蔭一

并追奪

御史陳保泰回籍

秦士文智鋌閒住王瑛著作速回奏

七月

石三畏削職為民

巡撫宋漢禎回籍

總督李從心回籍

御史劉漢回籍

陳九疇閒住

顧秉謙盡削去恩蔭李魯生革職為民

李逢節回籍

張我續著革了職岳駿聲潘士聞呂圖南王珙看議具覆

趙鳴陽該撫按解京究問

以其為魏忠賢主草之人也

張士範張星下法司擬罪

陳保泰閒住王汝鯤革職為民

鮑奇謨閒住張養素削職為民

總督張曉回籍

太常卿蔣一驄回籍

八月

周家榕王應泰該部從公覆奏褚泰初撫按勘奏渠家禎張

翼明依律重處

刑部尚書潘濟回籍

參政郭士望降四級

御史陳以瑞該部看議具奏

試官孫之獬徐時泰陳具慶俱削職為民林萃芳岑之豹周

昌晉降三級曹合陳保泰勘議具奏

助教施元徵參之也先是北場以私中崔鐸南場中周錄

錄周應秋子也主北試者徐時泰孫之獬主南試者陳具

慶張士範士範先已論削矣林萃芳岑之豹其房考也周

昌晉陳保泰曹合則南北督學也○時設為崔鐸周錄相

對答之詞錄曰汝座師為孫之獬獬是畜生鐸曰汝房考

為岑之豹豹非人類錄又曰汝父秀靠魏作頭今是砍頭

本兵鐸曰汝父秋倚魏為身今是分屍太宰可發一笑

行人司韓敬閒住

邵輔忠閒住黃憲卿革職為民

張鶴鳴回籍

郭尚友郭允厚半志變看議來說游鳳翔陳殷周維持閒住

薛鳳翔張化愚著革職為民

吳孔嘉削職為民張汝懋劉徽閒住

楊邦憲革職為民

張惟一陳朝輔閒住惟一逐款嚴勘具奏

九月

呂純如回籍呂圖南削籍為民

許其孝李應薦閒住孫國禎看議來說

許宗禮閒住許可徵削職為民

張士範會審具奏

田吉等監候

楊惟和革職蔡奕琛看議來說

胡芳桂削籍

晏春鳴回籍

工部尚書劉廷元看議來說巡撫張翼明提解來京究問

陳其柱回籍潘雲翼魏應嘉閒住

十月

卷二十九

喬應甲生前官階盡行追削原職速解

張曉速提解來京問擬陳以瑞削籍為民

王紹徽著削生前官階并追停贈卹

郭如闇回籍

倪文煥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該部即具奏提到幾人該撫

按何日奉旨何日起解解役何名逗留何故著自行回話

京察前已經處分各官○俱係逆黨并附逆者

前奪

潘汝禎

提問

許志吉 張翼明 田吉 曹欽程 袁弘勳

削籍為民

呂圖南 詹以晉 張文郁 單明詡 何宗聖

刑復錄六

徐時泰 孫之獬 陳具慶 吳孔嘉 李春茂

許可徵 陳以瑞 郭興治 李春燧 卓邁

李魯生 楊維垣 薛貞 黃運泰 周應秋

閻鳴泰 王家禎 薛鳳翔 李精白 黃憲卿

王甲俊 張化愚 劉述祖 楊邦憲 楊惟和

王新民 田弘慈 張訥 田景新 朱一馮

賈繼春 阮大鍼 傅樾 孫織錦 劉志選

季寓庸 孫杰 李桂芳 辛思齊 石三畏

張養素 楊夢袞 李養德 張惟一 張我續

革職聽勘

馬任遠

閒住

李恆茂 范濟世 李蕃 陳爾翼 許其進

卷二十九

劉繩祖 董懋忠 王繼曾 張三杰 霍維華

朱童蒙 楊所修 徐紹吉 朱國威 周鏞

汪洛 郭鞏 智鋌 張樸 袁鼎

張友程 鮑奇謨 韓敬 岳駿聲 邵輔忠

牟志夔 游鳳翔 陳殷 周維持 張汝懋

劉徽 陳朝輔 許其孝 李應薦 許宗禮

張文熙 李士昌 王應泰 潘雲翼 魏應詔

李思誠 楊慎和 袁熿 何早 周昌晉

致仕 孫國禎 王登三 張惟樞

曹谷 洪瞻祖 王瑛

回籍

楊邦憲 姚宗文 胡廷晏 李應公 李達節

刑復錄六

降級

周良材 徐四岳 司迺疆 王珙 汪若極
聶慎行 于元燧

調外

潘士聞

看議

張裡芳 趙眉昌 尹同皋 郭尚友 郭允厚
蔡奕琛 劉廷元 馮時行

酌議

曹履吉 彭參

免議

莊起元 陳維新 劉漢

忠二十九 劉復錄六

劉氏

十一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六終

剝復錄六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七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

嘉朝忠節死臣傳

目錄

吏部尚書趙公南星

兵部尚書高公攀龍

兵部尚書楊公連

都御史左公光斗二傳已列入前集

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昌期

太僕寺卿顧公大章

河南道御史袁公化中

太僕寺卿周公朝瑞

福建道御史周公宗建

兵部左侍郎周公起元

吏部都給事魏公大中傳逸

刑部侍郎王公之案傳逸

吏部員外周公順昌傳逸

山東道御史黃公尊素傳逸

福建道御史李公應昇傳逸

御史萬公燦傳逸

嗚呼忠節傳存十傳罹兵燹逸六傳僅文章有靈
六傳之遺稿復見于世則幸矣後之讀者知東林
諸公忠烈之慘併深憾小人之害人家國以致明
季之所以敗也又不勝感慨繫之矣孤孟堅識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剝復錄七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七

貴也吳應箕集

嘉朝志節死臣列傳

野臣曰初魏忠賢亂政首擢禍杖死者萬燥也後因汪文
 言獄逮死者六人楊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
 大章後又因李實誣奏逮死者七人則周起元周順昌高
 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并先逮周宗建繆昌期也以吏部尚
 書遣戍遇赦為逆黨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趙南星以爭挺
 擊首功為逆黨論劾逮死獄中者王之寀各有傳共十六
 人他如劉鐸之以詩語譏訕棄市夏之令以阻撓毛帥逮
 死蘇繼歐丁乾學吳裕中張汝吳懷賢或縊死怖死仰藥
 死杖死皆以逆瑞死者也因附名以見
 嗚呼自古閹宦之禍烈矣未有如忠賢之甚者也夫內廷

卷三十一

與閹宦角卒不勝故卒死如根如瑾其觸而死者何累累
 也外廷與閹宦角恐不勝而借手于閹則自古至今于忠
 賢時為僅見耳嗚呼不有死者其時可忍言哉諸臣死十
 有餘年矣余恐後此聽聞之言或失其實則死者有知謂
 當世何于是各條次其本末而為之傳要之所為嘉朝者
 可考而知也即以使未死者皆有所感而已崇禎庚辰春
 王正月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忠毅趙公傳

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年進士其所為
 舉子業最有聲為吏部再擢再起考功郎給察剛介為近代
 第一以忤執政罷已三十年年七十餘矣光宗登極即家起
 工部侍郎天啟初總憲為冢宰以廷推事忤內罷歸為逆黨
 論劾謫戍代州卒死戍所其子壻皆遣戍崇禎初復官廕賜

剝復錄七

謚予祭葬如例初南星為選司也疏陳剖露良心極直切所
 抨擊皆快人心有一給事與左即引疾歸平湖陸光祖太宰
 將去國特起之田閒因覆疏又與新建張相左時冢宰為餘
 姚孫瓏有執持所置司官極一時之選南星為考功主計一
 切權勢無所關其說而臺省長預計事者不使知內閣太倉
 相王蘭溪相趙及新建張相盡喪私人其所斥吏主事即冢
 卿甥一給事即南星姻家也論者謂國朝二百餘年此考功
 為僅見然閹衙之深而臺省恥不與聞也于是因言者奪冢
 卿俸外謫南星又以總憲李世達論救加削籍當是時朝士
 無不憤惋而魏允貞願憲成等數十人共疏爭咸遭放逐後
 遂有黨人之禍終逆黨時以門戶處者皆由此也天啟癸亥
 南星總西臺狎主京察去前考功時已五閱察矣時元趙亂
 政作去四凶議以堅太宰意所劾斥略與癸丑等已為尚書

卷三十一

吏部益振勵以澄清為己任疏再剖良心蓋與三十年疏相
 唱答也調鄒維禕考功用魏大中首垣冒嫌以高攀龍為總
 憲皆犯時忌語在諸臣傳中會與南樂相魏廣微失廣微即
 允貞子也南星素子畜之後以媚忠賢故益示峻一日廣微
 于廣坐詆李三才南星正色曰李公尊公執友也少年何得
 輕議前輩初允貞被斥削三才為南戶即獨抗疏救而相以
 附時局詆李故南星云然又一日廣微踵門見閹者以脫幘
 拒相發怒曰麾我邪然吾官尊未可麾也恨入骨于是與忠
 賢謀而齧之曰不首去南星吾兩人未知死所南星去餘振
 落耳未幾以會推晉撫切責黨比罷南星歸蒲州相韓以疏
 救亦罷踰年凡為南星用者盡斥國遂空逆黨張訥石三畏
 等先後誣劾南星起大獄行撫按鞠訊承望風旨者辱南星
 訟庭子清衡甥王鍾龐遭捶楚析楊于市觀者皆兩泣坐賦

剝復錄七

一萬五千兩罄產不完十之一也微義助清衛死敵朴矣
上南星以耄得贖中旨不許戍代州清衛莊浪鍾龐永昌
聚並發坐短檠攜書一篋自隨南星執甥手仰天祝曰
往戍所宜閉門讀書彼蒼不終憤憤也至代州僦小樓居
曰吉祥掃土室題味藥齋日夕開卷自娛崇禎初肆赦
臣奉志夔故留滯不予歸卒死戍所臨死曰吾可下見楊左諸
公矣南星以舉業著名亦十餘年學士誦法不衰皆稱之曰
儕鶴先生後十年而全集始出其古文原本史記條有歐蘇
風詩于杜工部殆欲近之自萬曆以來凡以氣節文章著者
惟南星稱全云

嗚呼朋黨之說歐陽子比之作俑予觀天啟甲子以後事
而信其言之痛切也初高邑為考功錮也以黨為太宰罷
也以黨卒以黨死戍黨人豈真負國家哉而錮之罷之死

志三十一

之者何忍奉一刑餘以自珍瘁其國也故為朋黨之說而
有後者聖人之言其不驗歟諸死者皆以黨累趙太宰實
始終之故大臣而受禍烈未有如太宰者也雖然黨禍無
不烈者不烈亦烏在其為太宰也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忠憲高公傳

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南直無錫人少從同邑顧憲成講學
知入道之要中萬曆己丑進士出高邑趙南星門選行人適
僉事張世則疏詆朱程請改傳注攀龍奮然爭矣已太倉相
當國趙南星為考功與抵牾有附閣攻部者罷南星時攀龍
奉使還即上疏爭語侵閣降典史揭陽歸益勵志于學與顧
憲成枋東林書院聚諸同志相切劘後邪黨以門戶攻東林
者即此也家居三十載天啟元年起為光祿丞晉少卿尋轉
僕卿時鄒元標馮從吾以總憲講學數邪臣朱童蒙郭允厚

劉復錄七

詆之攀龍上疏辯又禮尚書孫慎行以紅丸事攻方相從哲
并會議三案攀龍力持正論因辯揭大要謂調停隱忍是君
父身上事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
事時以為要典三案非斯言不能折居無何起少司寇甲子
入都則楊漣罪瑄疏上中及故卜事蓋指南樂魏相也魏志
欲與璫合而外廷復以事權相齟齬漸惡攀龍備極維挽得
未即裂會總憲缺廷推攀龍時南星為太宰攀龍以門牆嫌
力辭不允甫入臺激揚風采即發准揚按臣崔呈秀贓巨萬
禠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迫則伏葦藪歸命忠賢圖報復而
魏相復與合于是借會推事并逐銓省諸臣語在大中及尊
素傳中乙丑詔獄起連及攀龍會錦衣有力持者得免已因
游鳳翔疏削奪已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杜門不通賓客丙
寅聞先遠繆昌期周宗建攀龍知不免一日聞官旂信笑曰

志三十二

五

果然矣及晚與家人聚酌如常將寢信急于是整衣起從容
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就道計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
紙鎖篋中復入內與夫人語半晌取出所封紙置几上指示
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旂勿先發因局戶移時聲息寂然諸子
推戶入見鐙火熒熒齊無蹤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
奪舊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然
國恩未報願結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復
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游矣一生學問至此
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
從旁扉奔池畔則已赴水死時先後就逮諸臣皆拷死詔獄
所不辱者惟攀龍一人而已今上下詔褒卹贈官予廕賜祭
葬諡曰忠憲

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傳

劉復錄七

昌期字當時號西溪南直江陰人自諸生至鄉舉皆困場屋其文名籍甚至萬曆癸丑年踰五十矣始登第時福唐相葉圭試以宿士選入翰林是時常熟令楊連方以考選候補與往來密稱石交乙卯五月挺擊事起巡城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主風癩而御史劉光復亦有言官無居首功無視為奇貨等語昌期憤甚每語人曰某以風癩二字出脫亂臣賊子某以奇貨首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而倡風癩者切齒因嗾給事劉文炳論劾昌期拂衣歸庚申光宗御極一時正人嚮用南昌相劉趣入補職尋主試湖廣號得士程論引趙高仇士良語犯時忌甲子逆璫忠賢勢橫甚時楊連為都御史左光斗僉院三人嘗私相痛憤連推案起曰不誅此奴何以報國因商具疏論劾昌期恃福唐相為助庶幾事濟于是連決意上疏疏上昌期以大義動相葉語過戇失相意相亦上密揭

忠三

六

不行遂引歸葉歸蒲州相韓亦雅意嚮之昌期猶冀挽萬一然璫銜之切無何事機變而韓亦去國矣于是正人大第削及楊左出都門昌期持具送會推掌南翰林院忠賢遣小瑞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留他送客于是請告歸璫矯旨開住已削籍旋逮問方被逮時先三日聞昌期曰早知此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楊連也逮至下鎮撫獄捏賊三千受全刑內傳于昌期手上另加一扭而媚璫者謂楊連疏二十四大罪為昌期代草故忠賢恨入骨然實非出昌期手也昌期卒拷死今上初受卹廕同諸臣方昌期就檻車猶自疏年譜內言所以與葉相失者甚詳有就逮諸詩天下讀而悲之

余讀太史檻車中所自譜者以為其死也由與福清相之微嫌斯言過矣夫福清負其權智謂不得已而如長沙之

判復錄七

千瑾或可救敗而殺禍事勢中變即福清如之何哉且夫李夢陽不以韓文死而太史以梁谿死死機決發即福清蒲州新建三君子之免者幸耳太史其何憾也或謂太史犯國武子之戒實有死道嗚呼于斯時為斯言者必亂賊也假時無太史諸人之犯死道三綱絕五倫散矣無道賊容聖人之言豈謂是歟新安黃尚寶為子言當廣寧陷沒太史欲有所爭于福清先過尚寶曰余言懣恐觸忌公幸與俱語開當為劑之及過福清論置將語未合太史勃然曰老師果爾非削國之相即亡國之相矣福清一時語塞然氣急幾暈絕夫福清名寬大而至不能受太史之好盡可知由此觀之則太史之不能無望于福清也蓋有以夫

贈太僕寺卿禮部郎中顧公傳

大章字伯欽別號塵客南直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先為李

忠三

七

官福建改教常州時中朝方爭門戶而正人日就摧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有所效力于是已犯時忌矣辛酉主廣西試號得士還朝則福清相葉與南昌劉相有微嫌兩相皆賢者而聞于羣小于是大章及繆翰林昌期卒善解之未幾廣寧陷沒時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以議戰守不協卒債事兩臣俱就逮而王紀方為大司寇材大章以大獄屬之獄詞出傳誦天下當是時經罪微薄于撫故獄詞有微旨乃兆禍卒以此保姆客氏與忠賢比而亂政雖昔之趙嬈王聖不能過也司寇紀首攻之附逆者以疏出大章手故內銜之思甘心焉邪臣楊維垣連劾大章需前獄受賂多大章反覆辨旋引疾歸歸二年起武庫郎調主客時璫禍大作諸奸合謀以汪文言獄逮大章下鎮撫司坐贓四萬兩

判復錄七

受五毒賊完移法司定罪復下鎮撫大章歎曰士不再辱遂投縲而卒今上初受贈卹如大臣初大章下詔獄獄中樹生黃芝六瓣獄卒以賀大章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下刑部時庶幾有更生之望乃猶加笞定罪時合議者逆黨為多也附獄詞于後已佚

贈太僕寺卿河南道御史袁公傳

化中號熙宇山東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令內黃有聲調繁涇縣治最拜御史熹宗初年化中觀時事不平屢疏斥逆瑞忠賢深銜之會掌河南道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薦贖視賄高下又多受金縱盜賊私狼籍及回道考察化中論劾之總院者高攀龍亦具呈直糾呈秀考功鄒維禕部覆提問追賊擬遣戍于是呈秀投身忠賢圖報復甲子傳檄論汪文言及魏大中左光斗化中疏辯以吏部會推事逐趙南星等已又

忠三

八

因陳于廷會推謂化中扶同削籍後逆黨誣劾楊左并逮化中羅織移官封疆兩案坐賊六千兩許顯純高坐叱咤加全刑賊完當發刑部鎖頭顏紫手斃之今上優卹冤臣特贈官廕一子

贈太僕寺卿禮科周公傳

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臨清人中萬曆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為給事與同官楊漣最善光朝時朝瑞請蠲免金花銀忤旨謫外天啟初召還原官時移宮事起與給事惠世揚左右楊漣爭甚力御史賈繼春有安選侍之議朝瑞于是三揭難辯犯時忌會東南交變暫停經筵疏請及時講學侵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容俱恨之乙丑汪文言獄起奸黨用前忌誣奏逮下鎮撫司拷掠坐賊一萬朝瑞家故不貧不兩月賊完時楊左袁魏已死矣朝瑞以賊完庶幾出獄忽一日

刺後錄七

與顧大章及孟弁共飯獄卒急呼出頃之畢命今上御極贈廕如逮死五人世揚亦下獄拷掠以熹宗崩遇赦得不死初朝臣王紹徽撰東林點將錄逆黨有指示忠賢者曰此一百八人皆欲殺祖爺者也忠賢入其說于是擇渠魁十人逮之名已定諸奸復推敵數日夜故先逮六人六人者皆有傳其誣坐朝瑞事具大章傳刑部獄詞中

贈太僕寺卿福建道御史周公傳

宗建字季侯南直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有文名令武康調仁和以治最拜御史遇事敢言疏凡數十上天下稱之天啟初逆瑞忠賢初名進忠與客氏交通肆虐宗建首發其奸癸亥疏劾奸臣郭鞏附闖撓治語侵忠賢有目不識丁之語忠賢恚甚擬廷杖論死以福清蒲州二相力救得解又大瑞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宗建陳十害引王振劉瑾為戒事得

忠三

九

已然內銜之深未幾奉差歸丁艱逾年而瑞禍作乙丑工部主事曹欽程論劾宗建削籍聽勅欽程者最貪耶無行為吳江令士類共棄之于是首應忠賢募論劾宗建及吳煥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五御史後逮死者三人蓋逆瑞時縉紳之禍始千傳檄而在東南者則由欽程也宗建聽勅巡撫毛一鷺承旨坐賊未幾以李實奏逮下鎮撫捏賊一萬三千餘兩宗建至獄獄弁許顯純崔應元等曰汝是首發禍種久辦極刑待汝遂受五毒以死至今上獨賊予贈卹

余觀丙寅年就逮七人天下悲之無閒言獨于吳江有微憾謂其先所薦劾者多未覈以是疑其所嚮夫甲子六月以前閹惡未章也而首發大奸者誰乎至今讀其疏光爭日月矣况其卒以是死也天下惟死者難耳西江之焚肆其狂噬猶未即嬰刀鋸而獨苛夫死者則何不怨之甚也

刺後錄七

贈兵部左侍郎巡撫周公傳

起元字仲先號絲負福建之海澄人也萬曆庚子舉鄉試第一旋第進士令浮梁調南昌皆治最內召候考選有某評士扶怨欲壁之富平太宰孫丕揚察其誣曰周某不考則評士重處于是授御史辛亥京察後朝臣以黨相爭而攻東林道學之議起起元駁之大為時忌後出為藩臬歷數省所在著名天啟癸亥升太僕卿尋巡撫應天會有李實及朱童蒙之事語詳周順昌傳起元之罷也以逆黨構之時順昌以吏部家居為文以贈其略曰人臣之去國與國家之治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況議削更以參屬官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不能奪其名公去而郡邑守有所顧忌不敢以身徇璫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羶翻一成之案而即今因公參得美官諸人亦色沮心怵負世大詬海內仗節秉鉞之臣以察吏安民挺持乎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天子可也文臣無不謁指順昌咤憤自若後卒以黨比與順昌等並逮下鎮撫司坐賊拷掠死後冤雪受贈卹廕一子起元居官清其爭楊姜劾朱童蒙最有執持吳人至今稱之

遺文 係魏大中傳內語附存

認忠賢假子傅應星繼教為兄弟櫬為驅除異己吏科都給事缺巧停工科之升以予阮大鍼事泄缺為大中得鉞疑光斗發其謀于是櫬論及之

不孝男孟堅孫銘道 銘孝 銘德全泣血編輯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七忠節死臣傳終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八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一 貴池吳應箕纂

己巳京察

時王永光為北冢宰曹子汴總憲沈惟炳掌吏科蔣允儀為河南道南冢宰缺攝之者為戶部尚書鄭三俊都察院陳于廷署吏科者為兵科錢允鯨河南道則陳必謙也南北二察皆以驅除逆黨為主北察以永光為冢宰猶有所庇然已盡之于南矣先是錢允鯨與陳必謙相左後以調護得同心故南察為數十年僅見云

北察

吏科沈惟炳等劄拾 皆附略其附逆者存之

太常寺卿林宗載

兩疏掄揚昔猶存乎見少一生砥礪今遂覺以為多

忠三十一 剝復錄八 卷五

大僕寺少卿李宜培

越前資而管外察誰為手援美大工而獻諛詞聊以自固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折白鹿書院清議安逃連氣節鄉風傍身何所

原任太常寺卿蔣一驄

內有通天之孫杰則呼吸何患于不靈外有納賂之逆崔則黃緣奚拒而不入平生只一巧字孫冢宰之評語最真數歲憤走權門舊選司之金錢得力同鄉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其出而阻之名曰蔽賢者不祥移官一案何罪乎疏請榜示以為戒誰是欺天而背主蓋既為崔魏之官自應為蔽邪之事

太僕寺卿陳王庭

兵未出而先示師期敵未見而聞風退縮路難分而偏有

重輕監軍者所監何軍不聞爭執厥後李向日之反聞得
行周永春之撤防不設鄭之范之棄城而逃按遼者所按
何事盡若贖孽同是失遼之罪何獨加于方震孺而庭竟
無議及者國法將無失平彼於訊方之日猶列坐而同問
官使非有損之使退者爾時何以相對內臣嚴明賞罰極
力振刷此非其獻媚魏璫之疏乎奉旨用心編摩勤勞可
尚此非其監修實錄之旨乎唯其投合逆黨故得温旨備
加併遼罪可無問矣

巡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張延登

王紹徽內典將就登約同盟如元詩教謝啟光韓俊等函
書為之勸駕共圖出山以借璫仇正為事後來紹徽之濁
亂世界皆其謀也史記事慶世有心曾為上書言張延登
喬應甲徐兆魁等奸邪俱不可用而魏廣微以內意欲用

忠三十一

為辭後來記事之禍變相尋即以此耳○時奉旨延登留
用

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田仰

許顯純其武場門生也田爾耕其所認為同宗也李魯生
李蕃其同門也曹欽程又其鄉深相結者也既以珠寶金
珀之奉大得逆璫之歡心重以援引擁戴之羣又得人力
之多助則符卿同少安得不如取如攜則僕卿川撫安得
不十日一轉其附璫從逆之公案則仰自有疏今稱頌諸
黨無逃豈獨寬天討于此媚其造謀殺人之陰事則曹欽
程有揭今吳越七人安在豈終昧天道于好還
河南道蔣允儀等糾拾

原任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吳弘業

柔媚無骨陰險多機初任銅梁突有車酋之變行開捍禦

劉復錄八

亦著微勞而大足援兵反以本官統馭無法大肆搶掠至
今銜恨比署吏科以會推事具疏認罪人皆被斥彼獨幸
全識者業知其立身不正矣後見李養德用事以并州舊
誼深相結納引入魏忠賢門下日伺廷臣動靜報之東廠
以獻殷勤故數年穩據言路冒濫加銜又乘川功再敘欲
竊恩蔭先屬兵部加王新民二子世襲以為己子地後新
民論斥而本官獨醜顏冒承此公論所以不平也至于候
安一疏內稱庶務殷繁則內有心膂重臣公忠體國外有
閣部大臣竭力贊襄等語是照應內傳之矯旨明贊居攝
之逆謀矣且身在禮垣明知崔鐸倖中一榜奸弊尤多民
謠喧播而不敢糾舉直待錢嘉徵疏上方一言塞責且稱
其七作清順真草一手欲借覆試為之昭雪此見公論不
容姑請褫革崔鐸而以關節無可吹求出脫諸奸此乃同

忠三十一

謀出首之故智而欲以首參崔鐸為護身之符乎

太僕寺卿管少卿事王大智

人既昏庸心復陰險司理關中官評倒置偏能暗揭傷人
比入銓司益增昏謬如首領教職雖係雜流冷局而或選
之本省或選之本府寧不令人齒冷至其自謂風裁為邪
類擁戴者不過以破例阻抑曠鳴鸞等五人考選一事而
五人之賢公論久定則本官之品對照益明乃前次拾遺
僅僅調南乘魏崔用事以潘汝楨一薦揚揚復出濫躋三
品如是而稱恬節則摧折諸臣宜反以躁競目之矣近日
薦舉非人委之于府官所誤其言似是而孰知其以李蕃
之故不覺與李森相暱之深幾于白晝而鳥鳴也欲全晚
節宜早歸休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

劉復錄八

奸邪巨孽厲犬前茅初避黔差走險狂噬堂官參處夫亦自作之孽乃不知悔過日夜為卷土之謀乘鄉人二季入幕作奸授意曹欽程薦引起用出一疏有公忠部臣微明其事即破彌天之網等語海內傳笑而伸揚揚意得橫口無忌其所奏催追結者則趙南星之賊也所論劾追奪者則李朴于玉立之卹贈也所極口頌美為正人者則邵輔忠李嵩輩也始而督促煅煉幾欲致之死既而占風反覆若欲加之膝者張慎言也至于堂堂豸史而執薦師之禮于曹欽程亟問亟魏榆次等縣之支取不絕而逆祠初建報滿屆期恐不得與名先括贖銀五百兩行五臺縣收賍待用額書隻手開天四字其稱頌也不曰禁中頗牧則曰弊絕風清又以公疏不足具有特疏發明其芹曝之忱是真諂附之尤矣

忠三十一

四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劉斌

作令饒有穢聲劣轉同知隨被參論以舊冢臣之庇得從輕調亦云幸矣仍借題呈辯橫狂誣攻逆璫素忌之人以投其好益欲效石三畏故智行取考選不知公論猶存清華難覲也

戶部浙江司主事王廷諫

先任東城兵馬以告密為首功偶有酒醉狂生顧同寅孫文才二人講口頗及時事遂捏妖書謗毀虛情憑空插入詞臣陳仁錫等姓名致皆削奪而二生死刑幸道原等死獄殺人媚人冤及多命當時吏部覆疏所稱誅燕市之神奸頓視亂政之魄絕門戶之的派永消翻案之魂即此獄也巡城御史門克新有緝獲神奸一疏為今日罪案本官實始其事成其謀豈得脫然事外乎

刺復錄八

廣東司郎中白鯤各部送單

本官乃白太始之父也先以同知降處後升員外致仕天啟六年復起本部員外借題加級不次出守皆其結納逆璫之力也在廣東時曾為藩封事竣自請優敘內稱廠臣一柱擎天寸丹奉日等語其管崇文門也先因買銅進羨銀一千兩以助大工又拜逆璫為乾親特疏建祠雕刻木像招搖燕市人皆心鄙彼獨厚顏

浙江司員外李桂芳

先任南京縣教諭罪狀多端幸轉司務為學院左光斗復命參處回籍後見左以忤璫被逮輒敢依附權奸排斥正人公然出疏參左得復原官又復賈緣前往揚州督催南太僕寺牧馬草場地價大作威福參劾知縣胡敬辰等見被糾彈法司提問真無行之尤也應從重處以快人心

忠三十一

五

山東新饒司郎中苗胙土

當逆璫用事之時每有題覆率多歸功廠臣此猶其小者也如寧錦之捷魏璫封弟姪一人為安平伯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此原係陝西司承行而本官以新饒司越俎代為題覆以便居功極口稱頌魏璫至有丹心千古無雙擎天一柱獨撐等語此其稱功頌德不遺餘力矣

廣西司主事張元芳

本官以崔呈秀之壻先調兵部繼調吏部狐假橫行肆無忌憚今冰山已失勢矣似難盡置不問者也應以浮躁論見任精膳司主事朱慎鑿
專疏頌功通國皆笑彼自謂考選之要訣不知已為清議所棄

原任儀制司郎中周鏘

刺復錄八

中州建祠實其倡議即璫敗之後尚驟金萃業因以為利已掛彈章冠帶開仕

原任主客司郎中虞德隆

督學楚中以賄聞係周冢宰之親因緣媚璫優轉南僕卿已掛彈章見今致仕

原任職方司郎中王登三

一升崔凝秀為昌平總兵以媚首虎謀逆之事

原任武庫司郎中今升雲南參政郭文衡

一討差催船辦送三王之國一路自張灣至山東各口岸封船得厚賄者賣放無賄者鎖打充差無不畏之如虎得銀數千後又倡言逆璫分封之德所過不擾議建祠于經過地方恐嚇有司厚禮

忠三十一

六

見任武選司主事王鼎新

一為順天推官每日督造監府第騙人媚人鑽升樞司大玷官常

刑部江西司郎中張元玘

一本官親定楊左爰書仍責顧大章十板以致殞命近經臺臣論列但當日會審尚有御史楊春茂等主筆非盡本官之過其情猶略可原也

山東司主事湯本沛

一本官心術險邪奸害同鄉狀元文震孟致被削奪

一本官順魏忠賢意旨將方震儒捏贓逐日刑比方御史疏可據

河南司主事沈德先

一本官原任國子監學錄已劣轉桂府審理今賁緣復升

刑復錄八

刑部河南司主事

一本官與吳中彥同為劉廷元門客岳駿聲爪牙勞永嘉兒女親家張差一事各處竭力奔走彌縫凡士大夫有說張差不是風瀕是害東宮者必極口唾罵百計中傷如刑部主事錢士晉不肯署名丁巳內察必欲害之賴士晉兄弟元士升願以身代始得免如王之案則與徐大化岳駿聲合謀必致之慘死而後已

一本官為韓敬鷹犬出死力害人與敬暨駿聲永嘉中彥造天鑿錄一書凡與敬輩相厚者俱稱為君子與彼相左正人俱指為小人將此書入京送與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輩令其參諸正人一面又託周昌晉送與魏良卿轉送逆璫魏忠賢蓋良卿是時尚為光祿承昌晉為御史巡視光祿兩人深相交結故此書得入內逆璫將此錄黏于屏

忠三十一

七

後來皆依此錄海內名賢殺戮削奪殆盡皆德先所致也

營繕司主事呂下問

黃山一案激變地方酷例可引

營繕司郎中湯齊

銅鐵之差固勞主政之資終淺僕卿未已而又加級廢子焉豈以起廢一疏原之乎

都水司郎中徐四岳

卿銜已過任子得之尤過士夫而藉內監咨升不視何待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八北京察疏畧終

刑復錄八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九

貴池吳應箕纂

沈浦雙忠錄第三十二

南察

野臣曰鄭公察前劾諸奸以此霹靂手而操風和之筆者也故錄其全疏

南京吏部等衙門署部事戶部尚書鄭三俊等謹奏為計典屆期仰遵明旨備列附逆諸奸懇祈聖斷處分以絕端脈以清仕路事考功清吏司案呈職閱邸報見南北科道諸臣條陳察典俱稱媚瑞諸奸應于計前另疏列名奏請定奪餘照常察典分別處治蓋所以特重附逆之條毋留計典之玷為屢奉明旨申飭亦既凜凜鈇鉞之不啻矣竊惟臣子致身惟奉一君以為大朝廷行法凡懷二心者必誅自逆瑞竊弄威福葢下諸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

卷九十五 剝復錄九

于是遙奉魏忠賢為盟主近借太監胡良輔劉敬劉文曜雷逢春為轉關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瑞功德者有代瑞驅除者有受瑞薦引者因而有借瑞速化者或雖無顯然獻媚之詞而身與祝頌之列或未奉摘奪褫革之旨而猶侈畫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在異日恣翻雲覆雨之計若僅與溺職者同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肅計典也謹一一臚列上聞于大理寺得一人焉

原任本寺左寺丞今養病謝啟光附馮銓而作魏瑞之幕客非館職而充要典之總裁偽史假作贊儀醜詆徧及忠骨關說靈驗相門開口帖之踵來潦倒趨迎內府四幫閑之名替試問初時棘丞五品胡兩年候躋九卿鐵案昭然猴冠宜褫于吏科得一人焉

原任本科給事中今回籍郭如闇監遠之報捷既已貪天之

剝復錄九

功籌邊之諛詞幾失歸君之義是誠何心獨不可已乎一經指摘無可閉藏雖操持不掩其生平而媚疏難寬其諛責于都察院得五人焉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回籍何早兩疏媚瑞情詞醜惡瑞石祥麟種種引為符讖籌邊憂國語語侈作諛詞其所善必為逆黨所喜之僉人其所劾必為逆黨所憎之良士邪正分途好惡拂性最可鄙者張聚垣虞大復貪穢素著千金夜入而竭力護持大足怪者馮盛明游鳳翔罪狀大彰國法未伸而公然薦救不法之辜莫道貪墨之跡難寬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被論李時馨獻媚逆瑞極口稱頌幾令操懿之惡勢迫至尊抑揚瑾直之威毒流四海他如侵屯糧計掣鹽濫贓罰種種穢狀難以殫述既寬兩觀難免三褫

卷三十二

見任河南道御史夏敬承倡拜魏祠諛詞滿紙上公曉諭高揭通衢其巡倉時一切詞訟以事之大小為價之重輕美新之論罪惡滔天暮夜之金官箴掃地

原任山東道御史今回籍劉漢媚瑞取寵見有糾參其巡視江差時包攬詞狀殆無虛日詳報查究盡以賄成至惡子恣花柳之娛萑苻多寶玉之竊誨淫誨盜敗簡敗名

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被論徐復陽曲意媚瑞多行不義疏參結案促斃正人天理何存人心已死荼毒善類若陳若鮑身居衙前奪之冤拆毀書院如郝如馮當年蒙偽學之禁咆哮幾同猛虎舉動大類坑儒如此渠魁首干黨逆之罪凡屬臣子可無鳴鼓之攻下戶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廣西司郎中今升任魏勇原以廣微親姪強認忠賢義孫建祠朔望必拜仗勢積惡難書置買田園俱係剝

剝復錄九

落之官物獻媚中貴并傾老庫之厚藏以工歌舞充于內
它私債廣布都城真是國家之盜臣誠哉瑞門之戎首
革不足以蔽其罪追賊始足以服其辜

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今升任削籍胡芳桂功名留于作郡
而谿壑之慾以部署而取盈富貴戀若殫途而反噬之工
恃與援而輒肆既資其力以速化遂藉其勢以復仇綫索
一通致正人被削者累累情與人殊罪難數數

見任戶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么麼准貢賄附瑞門其司鑄
管水兌共計二差所獲積至萬金至捏升府貳假報奪溫
禧之錢差使其憤鬱喪身迄今同官飲恨緣縱奸之有恃
亦附逆之多靈褫革已倖追奪非枉于禮部得三人焉

忠三十二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虞大復揮霍多能踈躄自喜
操持少簡穢跡喧傳以周應秋之愛增作魏忠賢之義孫
躬詣祠堂當先叩首稱頌形之拜謁擁戴載入疏詞間老
僧欽依之積富詐其多財仍致斃命知樂婦寇白之落籍
可以射利因而櫻金轉官全憑泰山之力逆璫豔附八拜
之交廉恥都捐面目有覩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諷鵬朝陽門外倡拜逆祠扁
名今古一人固顧名義禮行五拜三叩擬等殿廷僚友之
骨未寒忍心娶其愛妾迨夫鑽升徽郡再創報德報功之
祠乃至印簿沿門掃盡千家萬家之積

原任本部精膳司郎中今升任葉天陞逆祠何地無端翫游
膳部何官因致屈膝雖兩頰之發賴良心內愧而錯趾于
非類行已多虧于兵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車駕司郎中今升任周宇寵利薰心廉隅掃地誦
胡內監原係鄉親人稱密契誇魏祖爺真活神道到處通

靈百計假其虎威一切吐以蛇霧
見任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禽運妖妄殺平民欺上官而
得薦因劣轉駕言黨害賄奸人而驟升倡議鳩資指多金
不顧小民膏血治品供獻期萬拜務得守者歡心并造胡
監生祠不時拜祭咸撥陵軍六十守其私衙故知瑞薦之
與名不負此膝之久屈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郎存性外計已處不謹內通即補原
官到任一日旋轉內兵是以察處為薦剋也借差二年優
游故里是以職事為虛寄也郭鞏一薦借作致身之郵逆
黨既摧遂為匿影之計曠職原非得已褫革豈容獨寬于
工部得三人焉

忠三十三

原任本部營繕司郎中今升任魏弘政屈膝傾身因有人而
遂款甘心投足先匠作以效勞賣姚郎中節省千金更貪
其功以優敘與胡良輔平分強半更藉其力以薦揚皇陵
引水紆回逆祠儼作朝宗之勢白晝攫金銷糜積鏗甘為
填壑之資既已失身難辭于憲

原任本部屯田司郎中今升任葛大同衙門公費以為逆璫
贄見之資百姓脂膏竟充一人阿堵之物日劉文曜儼然
尚公稱胡良輔生平知己名教不容冠裳有玷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今升任歐陽充材始焉任意以行幾
蹈虎尾于不測既乃為威所惕欲甘蠖伏以全身惟因屈
而求伸竟轉怒而為喜列名薦贖弗齒公評于應天府得
一人焉

原任江寧縣知縣今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夏之鼎始
官旌德結交勢宦繼任江寧股削無辜藉李慶龍為因緣
結魏忠賢為援引因欲購金建祠府側賴京北之力爭遂

爾製扁親題洽恩為通國之恥笑賄升起部職至萬金防
維盡裂襖斥奚辭以上共二十人就萬口之所傳說章奏
之所參稽臺省之所開送本司之所諮訪皆的的有據非
撥拾風影者伏乞裁酌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魏
忠賢一刑餘耳一旦倒持太阿以號令天下諸臣讀聖賢
書所學何事而靡然從之其甘心附逆者背于義而忘其
分是肺肝全別也其懼禍中變者慌于勢而喪其守是骨
力不堅也律以順逆之理均之一無可貸權以輕重之分
似應稍酌其平臣謹會同南京右都御史陳于廷右僉都
御史謝文錦南京吏科署科事兵科給事中錢允鯨南京
河南道掌道陳必謙公同察議據實奏聞伏乞聖明睿斷
照貪酷不謹浮躁例分別處分庶察典有光人心大悟從
此南中諸臣其有不惕于今日之炯鑒而洗滌肺腸崇尚

忠三十二

五

風節務專精于職業內者非人心矣

南京吏科等科署科事錢允鯨等糾拾

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方輒習成司風紀而臺綱決裂攀緣
路熟任統均而黨附情深推升總為崔魏傳銓起廢竟與

奸邪護局

原任總督川貴兵部尚書張鶴鳴喪師畏避前糾罪狀已昭
獻媚咆哮殘局貪聲轉播養寇而百萬之歲饟半屬虛糜

縱奸而三軍之司命全同兒戲

見任四川巡撫田仰奔競情濃彌縫術巧以言乎通內則許
顯純其武場之門生也田爾耕其冒認之同宗也魏忠賢

又其投拜而稱為恩主者也與援多而關節到處皆靈矣

以言乎速化則僉事未幾而京銜也尚寶未幾而僕少也
同卿纔滿十日而忽川撫也破甌整而節鉞如取諸寄矣

有謂其與舊輔馮銓密謀者有謂其嗾瘋病曹欽程構陷
結交害正皆為奸黨之人有謂其投入魏忠賢送珍寶者
有謂其再投罪輔鑽刺營求獻詔取憐莫非卑污之事躁
心羶逐大貽節制之羞阿勢蠅營不齒冠裳之列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兇險螫人貪污喪已仗逆璫之姻而
發蹤指視作彪虎之先驅乘繡斧之行而納賄招權竟簞
簞之不飭卓邁嘉定一墨令也賂千金而引入臺班朱重
蒙蘇松一邪道也違四知而翻逃吏議恨周順昌則投意
倪文煥發其聯姻密契而冤慘覆盆矣恨文震孟則羅入
顧同寅株連清流勁節而掃除一網矣順昌逮至猶復哆
口肆言云還他一死何如其凶逆也文煥事敗致令向人
追悔曰文熙誤我何辭夫主使也緹騎激變昌言鼓噪謀
出東林矯旨渠魁又誰為撥授也倪光祿插入廠臣頌以

忠三十二

六

致科臣后言陰謀遂爾削奪製錦屏不惜數千金以為逆
璫上壽揚扈更忘徧口且也張元芳欲吏部則引之吏部

曲推呈秀之愛竭力吹噓崔呈秀欲奪情則護其奪情辨
乞忠賢之留深相盤結凡此黨逆奸謀管私穢跡道路有

口肺肝難欺始終為魏已成逆賊忠臣心跡皆汗自是窮
奇本色

原任登萊巡撫孫國禎原其速化則因孫杰引手究彼橫行
總藉崔賊護身

見任通政使管左參議事楊紹震六壬課借作護身符乃通
璫之綫索引奏官竟攝銀臺豪為納賄之階梯

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久寒之燼倖起行人皆藉門
人之力屢償之轅躐躋常少總由罪輔之援出山即謀僉

院逆璫亦厭其躍冶不祥升任旋歸故鄉儕儕咸斥其敗

羣不類

河南道陳必謙等糾拾

原任兵部尚書王之臣本是兇閹假子巧作關門盜臣以建

祠稱頌為詔略鎖鑰貽羞刺官軍月釀入私囊怨咨盈任

原任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閒住邵輔忠緣劉朝鑽入逆璫

之幕首開殺機贊志選搖動國母之謀身同叛黨媚疏千

秋貽臭偽官兩載誇榮

原任工部尚書閒住徐大化豺虎原不擇食鷹犬橫居當門

磨牙飲忠義之血毒徧寰區攘拳攪江海之波腥傳宮府

總督川湖兵部尚書張鶴鳴性嗜殺人才能飾辯遼亡而獨

不肯任其罪黔壤而猶欲掩以為功

原任左都御史曹思誠巧營捷足護法善神官一歲而九轉

媚已見功璫雖死而猶靈誓不肯德

原任戶部侍郎閒住徐紹吉佐察則清流抱投濁之冤偽史

為正人修刺骨之怨滔天罪惡互古窮奇

原任河南巡撫右都御史郭增光建逆祠則萬家慘遭毀屋

奉矯旨而直臣幾至殞身膽氣全無逆跡顯著

原任工部尚書劉廷元亂賊渠魁衣冠禽獸始當張差之持

挺入東宮也先帝幾危遣官告變問誰巡視皇城四門者

廷元也溺職畏罪而駕言瘋癲以掩奸謀所謂以君父性

命作人情者非虛矣及王之案之摘發主使鄭國泰也神

祖以此增設東宮侍衛宗社獲安問誰繼之案而發正論

者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倬也諸臣何罪而借題考察以

盡一網所謂有意翦元良之羽翼者非誣矣甚至主逆閣

以成要典則其擁護罪戚之本謀也因而嫉志選以除王

之案則其借璫殺人之鐵案也尤可怪者媚璫而冒忤璫

之名殺人而逃殺人之罰試問廷元初年一聽勘御史耳

璫破一燭不兩年而躡躑元樞者何為逆璫佈私人于要

地謀叵測矣而南兵北兵兩相照應者何意況復廁身于

南通綫于北百千方陷害忠良總其毒著二十年主持邪

局無限陰謀彪虎是其驅用之爪牙即逆璫亦是其行刑

之劊手罪窮天地雖蓋載以何容忍背君親為神人之共

憤欲謝九廟之恫亟行兩觀之誅

原任戎政尚書閒住霍維華性類貪狼毒逾乳虎酉年一疏

殺王安而擁戴魏忠賢之謀成矣丑春一疏定三案殺楊

左以及諸臣而忠賢礙手之人盡矣鎮撫獄詞其手筆也

某賊某罪某殺某戍某削某奪其成算也于璫為首功矣

以一給事中不兩年而兵書璫亦謂能報德矣官爵已極

谿壑已盈及見先帝彌留時勢將壞借讓蔭之名以去旬

日躲閃又假忤璫之名以來亦謂善用璫矣乃至考選一

番再噓璫孽已盡之衣被論二字猶作禁錮忠良之阱死

難塞責生可偷榮

原任戶部尚書郭允厚忠孝生來不識道學是其深仇比朱

童蒙郭興治而力攻鄒元標馮從吾則撓察之確案也兩

疏入而中旨頓傳則通內之的據也大察例轉而內批京

堂則又通內之靈驗也自僕少而戶書官保首尾僅二三

年其感璫而頌德稱功多至五十餘本至曰萃三千之禮

樂舞兩階之羽于則儼然以聖德歸之矣至曰匪惟達聰

明目信可居高聽卑則顯然以帝位屬之矣尚侈書錦宜

返初衣

原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因璫破之頓張致官階之速

化少京兆不一年而巡撫矣巡撫不一年而兵侍矣兵侍

不半年而加尚書矣周吏部順昌夙有微嫌因公軸之暗刺而通謀同惡致膏血于囹圄曹知縣欽程素同首尾受富人之多金而下石武弁隨杖斃其子命用罔既多降罰宜早

見任禮部左侍郎馬之騏非我族類是處狂行倡大東小東之說以傾陷正人結四友十亂之黨而把持察典以魏良卿之通家致魏廣微為推轂早應激濁無汗寅清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巧藏于朴媚以濟貪指外察而大張騙局管考選而廣開倖門試問甲子一計循良卓異之選盡供彈墨是誰出手掃除請觀乙丑兩咨殺人媚璫之輩俱入網羅是誰為之收引釀成世道禍患成就一己功名有愧爽鳩可忘逐雀

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豸通內多靈捍圍無術自謁選以

忠三十二

九

至開府首尾僅餘三年緣外璫以媚內璫詔奉已歷百態大參之加以修城也太常之加以錦捷也皆從劉應坤輩題敘而督撫不聞部推不與媚而收其效矣某丕昌之逐應坤欲逐也徐璋之用應坤欲用也一聽內鎮臣之指揮而築海城則築增大將則增媚而極其工矣以至修城建祠諸疏諛詞之僭擬種種係誰呈詳甚而箭簾火器頂謝尚公之洪恩一一皆其具稿唾罵已盈都市謫劣尤見卑污宜加三禡用儆四郊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鱗甲徧體敗絮填胸巡撫順天即疏薦邊才百餘盡是狎邪浪棍賣放妖首得蓮黨賈賄數萬竟以緝獲獲功被論回籍而崔呈秀每向人曰岳三哥還要他到我家來復起順天兄弟之舊情永為好矣厚儀致謝為傳應星發覺內廠魏忠賢亦避外廷之議道

刺復錄九

遠改推件璫之名目豈其然乎除舊不先流毒何已河南巡撫俞都御史印光麟早入元詩教趙興邦之幕顛倒是非深締湯賓尹鄒之慶之盟把持政柄巡方惟事詩酒作弊一憑吏書知王紹徽之深恨劉芳一疏參論罷官云是一篇好文字以為回道之贊儀也關魏忠賢之切齒惠世揚會審拍案大罵喝責三十擬重辟謂是兒孫之孝敬也以此邀歡逆璫旋得開府中州比銷號件以贖緩完欠為勸懲責望有司將庫銀挪解而抵塞勒定市物官價撤府屬畫一遵行奸民因之把持貪官借之巧取是以平準為賄媒矣創立煙火冊籍責府官按簿搜索瑣事竟發追贖重事竟批解究是以保甲為利藪矣外負振刷之名內滋叢勝之實乘負已甚網漏何為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身出理義之鄉心效無知之俗始

忠三十二

十

附籍于鄒憲臣藉其引重既及戈于孫太宰恣為翕張一遭年例再經察處豈盡主爵之訛既轉理丞復討僉院因致驚館之逝官評既已狼籍鄉論尤屬鄙夷亟令止足莫任招搖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楨兩朝刺復錄卷之九南京察疏畧終

刺復錄九

政禎兩朝刺復錄卷之十

秋浦雙志錄第三十三

東林點將錄

明王紹徽纂

野臣曰此王紹徽撰此與諸逆黨付魏忠賢以傾害東

林諸君子之書也

東林開天大元帥

托塔天王吳南戶部尚書李三才

東林總兵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宋江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吏部尚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左諭德繆昌期

天閒星入雲龍孫公孫左都御史高攀龍

卷三十三 刺復錄十 第五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禮部員外顧大章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鵝李應禮部主事賀煊

地豹星金毛犬杜景尚寶寺少卿黃正賓

東林正先鋒一員

天煞星黑旋風李逵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地飛星八臂哪咤趙項吏部郎中鄒維璋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東林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關勝左副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明素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鞭呼延浙江道御史袁化中

天立星雙鎗董平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馬軍八驍騎大將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山東道御史王玄

天祐星金鎗手徐盛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天健星沒羽箭張清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旂星美髯公朱全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禮科給事中劉懋

天究星沒遮闌穆弘吏部員外周順昌

總探聲息走報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光祿寺寺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尚寶寺少卿丁先薦

東林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煞星旱地蕪朱貴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禮部尚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刑部侍郎王之案

巡視城垣頭領一員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右通政劉宗周

東林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右通政涂一榛

考算錢糧交納出入頭領一員

地劣星神算子蘇敬湖廣道御史方震孺

東林分守南京汎地水軍頭領八員

地壽星混江龍李俊湖廣道御史王允成

天竟星船火兒張橫南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天損星浪裏白跳張順南山東道御史黃公輔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五南山東道御史涂世業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南江西道御史李希孔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五南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南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東林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兵部左侍郎孫居相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兵部右侍郎孫鼎相

忠三十三

天傷星行者武松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刑部尚書喬允升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大學士朱國禎

天巧星浪子燕青左諭德錢謙益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左都御史曹于汴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刑部尚書王紀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工部尚書馮從吾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戶部左侍郎鄭三俊

地孤星花和尚魯智深御史吳姓一作簡討

四方行探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翰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巽星白面郎君蕭天庶吉士鄭鄤

地煞星白日鼠白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金星鬼臉僧僧光祿寺丞李炳恭

地稽星操刀鬼曹正兵部侍郎李邦華

地妖星摸著三曹正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慧星一丈青張麗三吏部員外夏嘉遇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職方郎中方孔昭

東林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

地賊星鼓上阜童內閣中書汪文言

東林馬軍頭領二十員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吏科給事中甄淑

地傑星醜郡馬黃太常寺卿程註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太常寺少卿趙時用一作兵部主

地威星百勝將韓吏科給事中方貞度

忠三十三

地英星天目將彭吏科給事中沈維炳

地騎星聖水將單廷吏科給事中許譽卿

地猛星神火將魏戶科給事中熊奮渭

地闊星摩雲金翅歐吏科給事中郝土膏

地闊星火眼後猊鄧兵科給事中蕭基

地周星跳踰虎陳兵科給事中李遇知

地隱星白花蛇楊參議張鵬雲

地暗星錦豹子楊太常寺少卿霍守典

地空星小霸王周楊維新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蔣大中

地軸星轟天雷凌兵科給事中胡永順

地佐星小温侯呂太常寺少卿麻信

地祐星賽仁貴郭禮科給事中章允儒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兵部左侍郎魏應嘉一作通政魏時應

地狂星獨火星亮科給事中熊德揚

地巧星玉臂將金大太僕寺少卿歐陽調律

東林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地陰星母大蟲顯大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數星小尉遲新孫太僕寺少卿王時熙

地煞星混世魔王煥陳士元

地暴星喪門神旭楊建烈

地幽星病大蟲永御史宋師襄

地伏星金眼彪恩御史劉璞

地鎮星小遮闌穆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地僻星打虎將忠御史張慎言

地魔星靈裏金剛萬御史鄭宗周

地短星出林龍鄒馬鳴起

地角星獨角龍鄒御史喬承詔

地捷星花項虎龔御史江秉謙

地惡星沒面目焦御史李日宣

地醜星石將軍石太僕寺少卿潘雲翼

地微星矮腳虎王光祿寺丞吳良輔

地滿星玉樞竿孟御史李喬崙

地遂星通臂猿侯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參政周汝弼

地孤星金錢豹湯僉事程學程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御史張繼孟

地察星青眼虎李御史劉芳

地努星活閻婆王御史劉廷佐

地健星險道神保辭敷政

地靈星神醫全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獸星紫髯伯端田珍

地俊星鐵扇子朱參議胡良機

地藏星笑面虎富帥震

東林步軍頭領十二員

鄧漢 吳裕中 夏之令 丁學乾 蘇繼歐

畢佐周 侯恂 梅之煥 史永安 盧化龍

李若星 熊明遇

小東林姓氏未列

忠三十三 劉復錄十 剛五

六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卷之十東林點將錄終

昔顧涇陽先生講學建東林書院與鄒南皋趙儕鶴諸先輩
 操持名節砥礪道德學傳南北天下宗之及天啟時逆黨諸
 小人造東林點將錄天鑒錄諸書誣害朝廷之公忠者號為
 東林黨其受慘毒一網幾盡先君子與楊維斗張天如諸先
 生繼起邇先輩之風烈樹道義之芳規以文章聲氣颯炳東
 南然皆原東林講學之意先君子乃合十五國之人文總名
 之為復社其時多未通籍之名流悉干城名教共相切劘四
 方咸宗為壇坫而諸小人又造為蝗蝻錄號小東林復作一
 網之計達之朝廷而天如維斗兩先生首先受禍先君子幾
 不免矣因言於倪文正公鄭元嶽太宰諸有力者為城門校
 尉之事其禍稍息著有兩朝剝復錄東林本末國朝紀事本
 末忠節死臣十六傳表東林之大節列逆黨之罪案使天下
 知有君臣大義以正人心則是書之有關於名教彰彰矣壬

忠二十三 剝復錄十 周石
 復社姓序 顧本

午開先子獨與顧子方陳定生兩先生倡留都防亂公揭首
 驅逆黨阮大鍼氣節名海內皆可故事而知也堅生也晚十
 歲而孤家破流離遺書灰燼向從友人處得先子崇禎時所
 刊復社諸君子之梗概并使東林復社之後人各知其先世
 之名節道義而咨嗟流涕愈久而愈不忘耳嗚呼彼先朝之
 往事而讀剝復錄殘篇覽復社姓氏亦可知明季之盛衰人
 材之邪正而宵小害人家國之由來矣悲夫康熙壬辰歲仲
 冬月號號子孟堅拜識 時年七
 十有八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剝復錄十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十

復社姓氏前崇禎年刊已列 貴池吳應箕次尾鑒定

南直蘇州府

- | | | | |
|--------|--------|--------|--------|
| 顧夢麟 麟士 | 王啟榮 惠常 | 姚宗典 文初 | 陳薪芝 徵雪 |
| 張誼 孺高 | 陸坦 履常 | 鄭敷教 士敬 | 周鼎 其章 |
| 費元鼎 君求 | 顧晉贊 流玉 | 吳麟趾 臨生 | 孫琅 示亮 |
| 袁徵 公白 | 唐開虞 五臣 | 王家禎 子來 | 祝升吉 允升 |
| 周羣 子達 | 胡寅 序九 | 陸夢熊 熊占 | 吳世培 無念 |
| 許元禎 伯贊 | | | |

太倉州

- | | | | |
|--------|--------|--------|--------|
| 王家頴 處卿 | 管士琬 君傳 | 趙自新 我完 | 吳繼善 志衍 |
| 張溥 天如 | 張濬 禹疏 | 吳克孝 人撫 | 何南春 梅先 |
| 張王治 無近 | 張達孝 半先 | 蔡伸 伯引 | 李登雲 縉寬 |

忠二十三 剝復錄十 周石
 復社姓序 顧本

- | | | | |
|--------|--------|--------|--------|
| 孫以慈 令修 | 朱明鎬 昭邑 | 許煥 堯文 | 吳國杰 純祐 |
| 吳偉節 清臣 | 王瑞國 子彥 | 周南 二為 | 穆雲桂 苑先 |
| 周肇 子傲 | 沈京應 洛尹 | 周祚 逸休 | 王瀚 原達 |
| 袁賁 幼白 | 金達盛 道賓 | 蘇震 震亨 | 許河 孝酌 |
| 王洵 | 王日新 繼明 | 王啟棠 永君 | 王御 欽仲 |
| 王家祥 止吉 | 吳餘祚 燕餘 | 徐煜興 | 李樽 子厚 |
| 王啟茶 天路 | 王聖涯 泳臣 | 管文瀾 止觀 | 王宗華 |
| 顧源 天來 | 浦荃 瞻叔 | 李雲章 石裁 | 張璜 |

長洲縣

- | | | | |
|--------|--------|--------|--------|
| 朱隗 雲子 | 許元溥 孟宏 | 姚宗昌 瑞初 | 劉曙 公旦 |
| 李楷 仲木 | 張奕 縵子 | 韓榮 宣子 | 魏風 德甫 |
| 戴之傑 石房 | 薛宗廉 伯清 | 陳性 身之 | 盧源材 河生 |
| 沈明倫 伯序 | 劉賜 公夏 | 戴之儁 務公 | 王宋 東尹 |

剝復錄十

楊肇祉 昌孟	陳宗之 玉立	文 秉 孫符	申繹受 維恩
陳邁 孝寬	朱陵 望子	劉蕃 尚南	趙承鼎
嵇山村 天因	黃卷 萬公	姚宗甲 昱初	徐沂 九一
吳縣	徐鳴時 君和	錢禧 吉士	袁良弼 星况
楊廷樞 維斗	許元弼 仲良	章美 拙生	朱鑑 彥秉
周茂蘭 子佩	周茂藻 子潔	徐徵	邱氏瞻 天民
楊廷楷 正則	徐猶 亦史	楊右烈 亦文	陳遷 照鄰
許元愷 德先	許元功 無功	施之朝 羽聖	陸世廉 起頌
丁觀韶 又儀	衛徵 清清	錢祐 良士	張邕 羽民
吳江縣	吳有涯 茂中	呂雲孚 石香	吳翺 扶九
沈應瑞 聖符	沈初馨 青芝	沈日炳 君晦	葉襄 聖野
張澤 草臣	包捷 鷲幾	張堯 山堯	吳壽昌 眉之
吳昌迪 迪之	俞允懷 襄慈	吳易 日生	周延祚 長生
龐承源 生一	顧祖奎 元度	陳紹祉 孝將	潘凱 豈尺
趙庚 大庚	吳允夏 去盈	周振孫 麟伯	沈學閔 孝甫
吳晉錫 菽受	李世芳 凌凡	湯三俊 俊民	周永言 安仁
孫楫 泳舟	蔣岸 文岸	吳翹 羽三	吳祖錫
吳兆寬 宏人	沈初昇 曉芝	包掄 尚賢	周履祥 茂先
費元恒 久仲	徐洲 來石	包振 朗咸	沈初榮
趙甫田	顧誠 實日	顧諤 明子	
常熟縣	許重熙 子洽	徐濟忠 良夫	許士驥 德生
楊彝 子常	王政 正文	蔣榮 曉仙	魏冲 叔子
許瑤 文玉	王曰俞 喜庚	彭和 元發	許仲達 子兼
趙士春 景之			

劉復錄十

祝謙吉 尊先	朱鑣 右服	陶世濟 子齊	祝泰吉 秉征
史遺直 叔魚	戴革 仲繁	顧煥先 令徽	許崇 輔公
史雲縉 希仲	孫毅 文石	許瑄 宜玉	顧茂志 以宣
崑山縣	周錫成 我成	陳言先 發功	王志長 平仲
王志慶 興游	顧絳 忠清	曹開遠 彝伯	陳用臬 子來
歸奉世 文君	陸世鑿 彦修	張次奇 上賢	金珩 白公
顧瑩 誕明	李軒 子昂	朱志熹 司選	張立平 遵求
周本宏 元祐	沈元愷 今恩		
張立廉 鴻一			
嘉定縣	朱之尚 今古	陶士彥 啟聖	施鳳儀 孟翔
侯岐曾 雅瞻	莫復聞 思愷	侯元沔 彥直	沈宏祖 彥深
徐時勉 克勤			
蕪用圓 智淵	曹訥 忍生	黃淳耀 韞生	申艇 虛舟
施鳳鳴 曠岡	沈懷祖 公述	陳舒徵 應之	夏雲蛟 啟霖
侯元洵 允文	李杭之 僧筏		
松江府	李受 舒章	朱灝 宗遠	徐方廣 思曠
夏允彝 彝仲	朱積 蘊古	張寬 子服	徐鳳彩 聖期
周室勳 辰臣	鞠履稱 子先	唐允諧 季尹	郁繼垣 選上
周希文 范若	林希灝 敬生		
夏鼎 九象			
華亭縣	徐孚遠 簡公	彭賓 燕生	顧開雅 偉男
周立勳 勳甫	徐期生 無爽	戚慶遠 靈飛	張密 子退
俞廷諤 彥直	王家福 聖臣	徐桓鑒 惠明	嚴龍 子猶
吳沂 中水	徐燁 元宜	徐致遠 武靜	周季勳 成子
俞國杰			

劉復錄十

張安茂	楊時琦	唐 醜	錢 穀
翁起鶚	張文源	陸慶裕	夏完德
夏完愚	彭 容	王 溥	陸慶滋
上海縣	包爾度	馬元調	宋存標
潘 桓	李待問	何 厚	喬世植
朱在鎬	潘堯納	閔陳堯	
潘 敞	宋存楠	杜駿徵	王元圓
青浦縣	翁德璋	趙侗如	曹鳳苞
陳子龍	金山衛	宋與琦	陸慶曾
杜甲春	杜騏徵	宋 卓	董象祖
金 衛	翁元益		
趙 佺	陳宗倫		
董象功	常州府武進縣		
劉憲章	徐 法	徐 洽	鄭 郛
龔九鼎	譚 志	吳方思	劉 曉
鄭 珏	龔九疇	曹司文	馮斐道
無錫縣	秦 鏞	王孫蕙	顧 杲
馬世名	華廷獻	黃家舒	華時亨
高 廣	王延禧	王玉汝	黃鍾亮
王孫芝	馬 端	吳維藩	李廷燦
秦 銑	江陰縣		
黃毓祺	徐士進	徐遵湯	袁 珍
夏寶忠	吳幼學	鄧林禎	

宜興縣	陳貞慧	徐相賢	許啟洪
鎮江府	賀王醅	賀儒瑜	于 熊
丹徒縣	殷宜中	潘一桂	錢邦芑
陳謙陽	金壇縣	張美中	徐學古
周 鑣	周 鍾	周 鎔	周 鏞
史宏謨	蔣鳴玉	楊長弼	段 憲
高 遇	武際飛	劉國卿	馬 篁
張 化	蔣 煥	周而沛	繆 琚
江 潢	張大心	張遠心	
丹陽縣	荆 良	荆廷璧	荆康眉
荆本徹	盛 順	賀燕徵	荆澍明
荆洞明	荆 湘	荆行毅	賀 銓
應天府	張一儒	主 潢	陳丹衷
張 吳	劉服膺	王 櫓	王亦臨
溧陽縣	陳名夏	吳 穎	史 燧
揚州府江都縣	鄭元勳	李元介	顧 問
			李 樞

寶應縣

成明義 俞仲

成明善 元夫

成周璧 晁侯

成周璜 潘侯

淮安府

張奕桓

程申

沛縣

閻爾梅 古古

徽州府

吳德鑑 于民

程允晉 象晉

吳 靉 景香

朱泰陽 開之

黃 鼎 卜周

殷周祚 長統

汪調鼎 士燮

汪 瑛 楷儔

汪如默 開僧

陳希昌 秉文

吳聞禮 去非

吳文英 子舍

潘夢桂 月生

汪 靜 常符

汪作霖 兩若

宣城縣

梅朗中 朗三

麻三衡 孟璿

沈壽國 治先

涇縣

沈壽民 眉生

徐律時 乾若

徐貞一 儂子

萬應隆 道吉

文啟元 佑人

趙初沅 雪度

王 徽 慎五

萬 麟 道祥

邵 鑑 曾撰

文敦元 良吉

邵 璜 其弊

邵 錦 廷皓

池州府

劉 城 伯宗

丁 煜 介之

吳履嘉 元禮

吳應纂 緒修

李 懋 敬仲

胡士瑾 鍾即

金學重 任夫

貴池縣

吳應箕 大尾

李 懋 源常

吳應筍 玉筍

劉廷鑾 在公

吳應筌 薦若

吳應蓮 席之

吳 遇

王心介 吉先

剡復錄十

青陽縣

孫象壯 子觀

吳 鍾 空之

羅尚甲 季先

羅朗士 王朗

石埭縣

唐一沂 魯生

唐一漸

蘇學曾 魯如

建德縣

胡 奇 常之

鄭三謨 鄧甫

孔尚豫 仲石

江 桓 武子

太平府蕪湖縣

沈士柱 崑銅

張明象 元湛

朱家禾 穎立

朱長澤 祖淵

朱有章 西隄

潘廷年 右枚

杜時舉 直卿

彭述古

蕭雲倩 小曼

蕭雲從 凡木

安慶府

蔣 臣 一个

方以智 密之

雷衍祚 蕭暉

倪天樞 臣北

方都韓 大方

方孔文 爾識

方啟曾 聖羽

趙相如 又漢

范世鑑 子明

朱 祿 素公

王國瞻 頌賦

左 毅 又宏

廣德州

楊 昂 駒若

廬州府合肥縣

程以懋 智求

程以德 廣稱

龔鼎學 孝升

王寔大 幼章

舒城縣

郭士豪 蝶求

江之水 雪舟

胡守欽 君若

胡永基 肇美

北直順天府

范邦瞻 若侯

王世約 大重

王崇簡 敬哉

張永楨 仲燦

王 章 闡然

王 谷 大舍

王以約 敬止

溫良樸 仲青

張希契

崔 丹 道母

黃 鼎 惟梅

梁以樟 公逸

周 宗 本琳

韓四科 十甫

房之範

李茂才

干齊正

剡復錄十

浙江杭州府

張元天生 虞宗瑤仲簡 邵洽元決 虞宗玖大赤
開啟子有 凌元徵巨先 鄭鉉元子 沈繼震子起

錢塘縣

陸運昌夢鶴 吳思穆靜剛 馮延年千秋 錢朝彥殷求
陸鳴時夢明 陸鳴燧夢文 繆沅湘並 郝質士孝直
俞時篤企延 馮融百川 陸圻麗京 吳百朋錦雯

吳錫朋

仁和縣 沈澹思子羽 林泰業階平 馮宗儼公
孟應春長兵 卓人月珂月 張岐然秀初 聞焞叔夏

江浩道闊 吳元炳開之 沈獅朝象
李寰 海寧縣

忠三十三

徐元燦豹奴 曹元方介皇 徐永年子奇 陳許廷靈茂
祝文襄天孫 徐元圻次爽 徐林宗道晉 徐林祥止仲

徐林賢無務 俞元良仲驥 朱士恆聖真 徐元倬爲章
嚴餘杭縣 顧有斐斐公 嚴津子問 王祺祉叔

嚴渡子岸 沈子養 王福禎子嚴
張允修恂瑞 於潛縣

富陽縣 邵光允貝如
嘉興府

嘉興府 淳孟樸 陳恂子木 徐彬臣亦子 趙汝璧子玉
張次柳勿緒 蔣蔡去華

剡復錄十

嘉興縣

沈嗣選仁舉 陳恪威如 馬元錫雲房 錢嘉徵孚子
孫耀祖爾紹 譚貞良元茂 葉燦君素 姚佺仙期
沈嗣貞紀常 張三省郡賢 岳洵

秀水縣 吳翔振六 李明徽青來 常彝子雄 朱茂暉子若
徐天俊俊人 金黃耳臣 包鴻逵仲舉 卜升允伯
李明巒石友 錢昌季升 謝淵源宗 周禹錫元成

嘉善縣 錢旂彥林 錢繼章爾斐 錢榮仲芳 魏學濂子一
呂三錫命禹 錢格夫非 蔣詩若滋 顧潛幼時
夏縉雪子 錢維振爾王 錢維禧 郁素繪先
陳舒明荃 魏學洙子淑 湯元有天生 呂鼎太羹

平湖縣 蔣玉衡爾齊 蔣玉立 盛清臣 劉芳墨仙
支如增小白

趙韓退之 陸又機儻如 徐鴻祚儻仲 過銘簞叔寅
孫振羽流 陸濬原爾哲 陸士瀾狂生 施宏烈仲芳

海鹽縣 馮景裕贊皇 馮振宗宗之 張瞻韓子瞻 蔡士奎聚五
張奇齡符九

桐鄉縣 朱萬綺爾調 盛濟次奇 朱萬欽伯欽
石門縣 吳玉豐占

湖州府

剡復錄十

361

嚴啟隆 兩奉 臧基嶧 子孟 閔正中 襄子 閔倬 仲開
 章平 正則 茅元銘 鼎叔 章美周 成甫 潘堂依 騰匪
 沈善圻 元長 嚴名世 遠生 韓昌箕 仲弓 沈中台 贊君
 嚴 或令廷

歸安縣
 章上奏 詩臣 陳騶 占前 沈緒奎 令升 陸熙運 開雅
 沈緒來 天以 鍾鏡如 止若 凌爾翰 程遠 邱志吳 彥昭
 閔自寅 人生 吳振鯤 鵬先 施之桓 武仲 嚴鍋 恭甫
 韓曾駒 人毅

烏程縣
 屠宏偁 再若 王一虬 雲青 姚延啟 季迪 沈積 曼情
 錢瀛選 東渤 溫以介 于石 黎樹聲 仲質 費景焯 蘊生
 閔考生 令名 顧翰 翰生 姚延著 象懸 沈鈞 官聞
 忠三十三

錢鶴 野 韓繹祖 茂貽 潘國瓚 宗玉 陶鑄 子同
 陸樹木 道生 沈果 因生 張彬 素若 丁傳元 汝器
 長興縣
 金鏡 金心 李令哲 端木 韓千秋 聖開 朱升 日如
 德清縣
 胡麟生 章美珪 月如 章美瑾 公美 嵇元燾 公洽

安吉州
 潘基慶 良相 潘基祉 右安 潘基初 介履 潘基禎 禪生
 沈建英 文玉

武康縣
 駱宏珪 仲如 卓漢貞
 紹興府山陰縣
 祁多佳 止祥 余增遠 日新 何宏仁 仲淵 俞而介 道辨

剡復錄十

吳應脩 蘭翁 吳應芳 佩琳 李宗伯 因 呂福生 吉士
 張夢 燕客 張維基 平子
 會稽縣

章重 美發 孟稱舜 子嬰 王馨 升之 孟稱堯 子安
 趙之蘭 介臣 李實 仲王 王業洵 士美 王資治 子安
 王光瀛 子仙 任大任 任之
 趙貞 汝度 邵之詹 思遠 呂嗣成 新生 呂章成 繼之
 蔣而康

上虞縣
 徐騰 以息 顧綸揆 敘伯 陳芹 群生 李銓
 蕭山縣
 徐芳聲 微之 曹振龍 木上
 嵊縣
 袁師孔 則學
 忠三十三

寧波府
 董守諭 次公 陸符 文虎 馮京第 躋仲 馮喟 山眉
 馮文偉 元度 費而隱 錢元錫 馮蕪 天生
 宋高 檀自 沈天生 素生 周日愷 碩生 徐家麟 石客
 黃鼎鼎 元公 馮晉舒 自昭 陳裕 廣生 陳天生

金華府
 傅巖 野情 葉幹 伯貞 倪仁禎 心開
 衢州府
 翁祚 子良 徐應世 子貞 徐泰徵 吉旋 余一鳳 孟威
 常山縣

剡復錄十

24 D

徐 岳 山 英

處州府

鄭 歷 唐 而 名

江西南昌府

萬 時 華 茂 先

萬 博 風 后

喻 周 京 孟

徐 適 無 適

余 正 垣 小 星

黃 國 鎬 武 功

介 士 鑿 寶 席

新建縣

忠三十三

陳 弘 緒 士 業

丁 此 昌 維 熙

熊 啟 堂 伯 陽

程 元 極 隆 之

進賢縣

朱 健 子 強

熊 人 霖 伯 甘

饒 有 致 子 至

陳 時 懋 伯 揆

豐城縣

胡 學 浹 悅 之

奉 新 縣

涂 日 章 大 章

劉 斯 陸 士 雲

羅 高 叔 中 魯

葉 典 學 當 時

謝 益 聖 康

仇 鐵 聲 之

吳 獻 廷 用 修

徐 思 爵 修 仲

王 猷 定 子 一

鄒 度 竑 士 可

徐 世 溥 巨 源

李 奇 平 叔

歐 陽 斌 元 憲 萬

徐 應 芳 子 其

熊 啟 竣 仲 平

甘 元 鼎 禹 符

萬 思 恭 士 安

劉 不 息 長 源

陳 維 謙 仲 容

陳 維 恭 仲 來

李 光 倬 仲 章

顏 竣 方 平

謝 鳳 毛 英 伯

易 道 泰 寅 初

陶 文 疇 中 行

胡 縫 五 石

雷 毅 孟 嘉

李 煒 明 初

撫州府

陳 際 泰 大 士

湯 大 耆 直 宿

曾 拭 季 子

章 世 純 大 力

王 秉 乾 以 異

章 登 岸

游 為 龍 晉 錫

李 閱 左 之

吳 之 堅 石 卿

劉 銘 彝 尊 玉

宜黃縣

涂 柏 伯 生

涂 世 瑄

金 谿 縣

鄭 邑 備 英 萬

胡 堂

建昌府南城縣

余 浣 季 澄

邱 時 憲 幼 章

吳 丹

新 城 縣

徐 伯 昌 子 期

楊 居 理 公 望

羅 萬 藻 文 止

湯 開 遠 叔 留

曾 益 叔 子

章 世 謙 良 侯

甘 鳴 鳳 伯 升

何 元 中 官 元

舒 嘉 桂 紫 芬

萬 象 春 貞 一

劉 鍾 秀 文 伯

金 維 藩 介 士

俞 郁 仲 閑

封 誥 命 施

傅 云 龍 蒸 甫

羅 伸 綉 仲

羅 應 曉

胡 依 光

蔡 國 藩 介 夫

邱 時 行 秉 裕

黃 上 宏

俞 一 經

鄧 良 叔 寅

黃 上 宏

吳 觀 之

邱 維 塗 干 泗

劉 名 品 實 實

張 之 奇 平 子

過 周 屏 仲 憲

魯 汝 亨 洽 然

黃 曆 敬 授

忠三十三

三

陳元綸 <small>道學</small>	陳可楠 <small>若木</small>	羅以旌 <small>鴻吉</small>	張綸 <small>道羽</small>
葉履春 <small>端卿</small>	邵伯允	林英 <small>雲夫</small>	王叔穎 <small>澤之</small>
崔士楚	趙爾榮	吳鏘 <small>仙韻</small>	趙鏡 <small>哲夫</small>
閩縣	韓廷錫 <small>晉之</small>	鄧壽朋 <small>成從</small>	邵景文 <small>長備</small>
董養河 <small>叔會</small>	梁昌祚	黃長采	林慎 <small>尊猷</small>
鄭羽儀 <small>鴻伯</small>	陳須純 <small>純孔</small>	朱可久 <small>有親</small>	陳金鉉 <small>胡皇</small>
周溥 <small>子通</small>	鄭梓 <small>五文</small>		
董養滋 <small>仲理</small>	侯官縣		
陳燕貽 <small>仲謀</small>	曾異撰 <small>弗人</small>	周恂 <small>子立</small>	陳世昌
張利民 <small>能因</small>	齊莊 <small>望子</small>	莫爾佳 <small>既題</small>	陳毅 <small>君推</small>
陳昕 <small>伯吹</small>	林際開 <small>子先</small>	陳必昌 <small>伯期</small>	林叔學 <small>懋禮</small>
長樂縣			
忠三十三	陳肇曾 <small>昌箕</small>	李奎輝 <small>克祖</small>	李還春
	曾人翰 <small>明克</small>	李允中	陳北相 <small>克理</small>
	福清縣		林逢經 <small>守一</small>
	陳知章 <small>子含</small>	張翰 <small>克張</small>	陳世濬 <small>學元</small>
	林北齡 <small>甲侯</small>	游騰 <small>朝霖</small>	林繼焮 <small>叔夜</small>
	永福縣		高如參 <small>宏度</small>
	黃文揆 <small>維之</small>	鄒正幾 <small>德都</small>	
	寧德縣		
	薛大志 <small>道果</small>	崔從 <small>殿生</small>	
	興化府		
	曾世袞 <small>長修</small>	周普	許兆進
	方祖元 <small>翼祥</small>	黃虞 <small>俞伯</small>	林尊賓
	莆田縣		楊人龍 <small>而猷</small>
			黃夢吉 <small>三卿</small>

刺復錄十

周吉 <small>吉人</small>	彭汝亨 <small>伯貞</small>	武允邵	曾世爵 <small>叔祖</small>
朱泰禎 <small>馮仲</small>	徐允鉉 <small>羽鼎</small>	方元會 <small>澤人</small>	鄭攀柱
平海	翁頌		
泉州府			
陳鍾璵 <small>石文</small>	徐澧 <small>雨海</small>	黃俊拔 <small>造夫</small>	盧洪聲 <small>元德</small>
郭焯	林鼎照	王龍化	黃景明 <small>可文</small>
林應龍	唐朝誥	林明琅 <small>雨佳</small>	黃元高 <small>釋谷</small>
晉江縣			
黃景擘 <small>可發</small>	吳韓起 <small>宣伯</small>	林維遷	謝敬 <small>瑞時</small>
葉奇 <small>無奇</small>	黃景昭 <small>可中</small>	張希聖 <small>五有</small>	周天達
張若 <small>伯美</small>	黃起雄 <small>應濟</small>	周廷鏞 <small>元暉</small>	莊廷獻 <small>叔淵</small>
蘇文昌 <small>龍華</small>	同安縣		
忠三十三	楊期演 <small>則龍</small>	池顯方 <small>卓夫</small>	范方介 <small>卿</small>
	林志遠		盧若騰
	惠安縣		
	劉華 <small>不注</small>	曾標 <small>小平</small>	陳夢岩
	漳州府		劉菴 <small>非黎</small>
	顏茂猷 <small>伯子</small>	葉于蕃	張瑄
	龍溪縣		郭萬安 <small>子苞</small>
	洪京榜	郭遷	謝應璠
	王百朋 <small>錫喜</small>	林夢官 <small>枕玉</small>	蔡而范 <small>稱圖</small>
	黃士權 <small>九變</small>	詹士埤 <small>君策</small>	林雲高 <small>君履</small>
	蔡一瑞	呂子熙 <small>潛中</small>	吳廷巽
	漳浦縣		
			王廷璧 <small>叔子</small>
			楊翔鸞 <small>明箕</small>
			黃中履 <small>荷卿</small>

刺復錄十

薛夢江

鎮海衛

何魁

何熹

延平府

俞日升

永安縣

李啟鎰

建寧府建安縣

謝龍宇

黃慧男

甌寧縣

黃繼登

政和縣

吳朱基

邵武府建寧縣

張能恭

泰寧縣

陳九疇

汀州府寧化縣

黎有綱

清流縣

裴養親

上杭縣

詹彌高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何橙

游漢龍

鄧宗蓋

蕭夢瑚

林鳴球

徐即昌

李蔚

徐必昌

滕之宋

徐銳

忠三十三

曾光弼

徐中恆

廖元迪

江恆

江孕奇

陳天工

李世熊

李世熊

廖淳

裴汝宰

伍安之

羅世儒

江夏縣

劉數仁

湯尚聘

顏榆鼎

戴垣

任宏震

熊升元

武昌縣

孟登

蔡仕

咸寧縣

余應科

漢陽縣

熊鳴盛

李登龍

黃州府黃岡縣

易道暹

劉子壯

李敷榮

胡世忠

易為鼎

胡職虞

易道三

易為瑚

易為文

麻城縣

胡自牧

湯尚選

詹大有

楊洪譽

任喬年

游士傑

唐有成

李楚生

唐其冉

謝正培

龍墳

易道旦

何昌祚

陳世臣

曹大夏

江國華

李維蕃

杜玉

陳師泰

朱荃宰

馮雲路

何履順

劉文運

丁應明

姚彥

長為璋

劉陽縣 元貞一

益陽縣 澹滄士

安化縣 周士宏

常德府武陵縣 易貞吉

桃源縣 關士琦 補公

辰州府 羅其鼎 耳臣

向一驥 羅錦 伯綱

金麟祚 山東濟南府新城縣 忠三十三

王與麟 瑞里 王士瞻 封嵩

王士熊 非雄 王士和 允協

王士鶴 志千 鄭問元

艾馥 平原縣 王淳 義人

于重徽 趙見紳 滕縣 黃家瑞 慎察

萊陽縣 宋繼澄 澄嵐 左懋泰 大來

刺復錄十

咸應擢 俾升 咸應召 受也

耿光 子烈 趙金鼎 伯庸

趙金鼎 左懋桂 天木 左球 濬若

宋正伯 專菴 宋正伯 專菴

孫耀祚 明生 于起泗 階尾

姜植 仲木 王旒鳳 恩岐

劉起蛟 文琢 遲龍肅 雨若

陳廷蘊 玉筍 宋才緒 裴復

馮振先 麟昆 姜楷 子木

任夢麟 姜剛 子柔

趙際昌 榮白 任口

張久捷 趙臨遠 左懋芬 學海

遲龍衡 馬世龍 漢水 翟應璽 孟介

馬元駢 六如 呂獻策 席之

刺復錄十

黃聖年 達永 陳子升 喬生 關捷元 子興 王應莘 索道

鉉 玉生 蘇夢祥 元北 黃夢齋 帝卜 麥懋藻 去華

潘得之 叔求 陳日錫 仲明 蕭嗣立 而權 李漸 先陽

番禹縣 王俞賡 日康 詹炎 黎遂球 美周 陸應驥 爾昂

梁兆陽 明卿 何天華 克函 梁朝鐘 未央 鄭洪照 而明

華震藻 周先 凌騰龍 養仰 陳圖南 君佩 彭昌翰 飛仲

順德縣 麥克勤 肇將 何廷賓 李燕及

東莞縣 鍾復 見甫 鍾行 自甫 熊配龍 張二果

香山縣 伍瑞隆 四開 李果奇 仲常 何子明 明公

韶州府 雲 濬兮 忠三十三

潮州府 蔡承珮 華夫 王學 道堅 陳衍虞 廣陶 鄒雲會 若龍

澄海縣 蔡廷銓 人鏡 謝宗瑄 儒美 莊珩 有異 林佳相

饒平縣 吳道坤 毓上

肇慶府 譚明察 精一 羅應奎 侯仕

惠州府 韓如璜 姬命 劉起泰 瑞州

山西

劉復錄十

韓霖 雨公 韓居觀 韓文鏡 胡守德

陶世徵 吳來貢 韓垵 張元輔 明翼

韓文銓 楊世美 李應兆 夢白 田二卿 圭副

趙嗣美 王泉

陝西 田而映 上則 田而甲 幹元 劉湘客 三生 程運高

李楷 叔則

四川 張尚 若人 莊祖瑄 宜禪 雷鎔 榮余 陳宇柱 天石

韋鉉 玉鉉 劉堯夔 九一

廣西全州 趙三薦

貴州 楊文驄 龍友 吳鉉 何北柳 星待 楊鼎卿 愛生

雲南 阮階 天升

忠三十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劄復錄卷之十復社姓氏前卷終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劉復錄十

啟禎兩朝劍復錄卷之十

復社姓氏後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三

南直蘇州府

周崇階 元階

施澤絲 子長

顧宇玉 宜美

時載杲 旭如

施其象 子果

許士斌 燃全

徐樹丕 武子

黃鼎吉 新侯

韓馨 幼明

顧李蹊 雲翼

王節 貞明

王一經 字傳

張德滋 來宗

楊飛 征九

朱坤 順卿

顧韓 鄂生

李可衛 爾公

李文煥 有章

張儁 非仲

沈介立 石文

黃晉昌 錫侯

王景元 殿先

王宏緒 長生

許振光 起文

顧王祥 瑞典

吳中柱 柱石

徐宗器

盛符升 珍示

太倉州

徐徵士 公遠

曾五典 子敬

吳維藩 介人

張源 來宗

周航 仙渡

張宿 明文

周家藩 介人

何如玉 謂聖

許焯 雙干

張屹 孝廉

王會荃 星宰

王向 如毅

陶鑑 溶水

吳葵元 順仲

浦岫 君遷

王宗選 計榮

曾維唯

周餘存 叔常

范質 也文

張肅

趙晟 方旭

陸世儀 道威

江士表

郁崇

呂國植 玉芳

程靖獻 伯昭

周遵成 叔行

王純

周如珍 九獲

呂挺儒 乾士

呂鼎吉 玉士

長洲縣

陳羽 用儀

顧予升 而微

郭兆驥 天行

楊廷楫 舟之

姚宗甲

徐煜興

嵇山明 高也

吳邁 二洪

吳适 幼洪

郭兆金 九來

薛天佑 中之

金魚 水廷

宋秉貞 元起

宋獻玉 元一

姚淳 堯容

姚燦采

吳濤 長源

吳鏡 自佩

趙炳 仲聞

宋繩玉 楚林

王啟洪 而仕

徐元聲 士希

徐廷選 爾掄

王上齡 嵩友

彭祖述 敏季

鄒誠之 緝明

鄒存之

邱樵

蔣衍 宛然

高翼雲 九閏

嚴懿 系克

姚儼 鈞裳

施虹繞 公穀

姚綺 祖廷

吳縣

吳迪 長康

孫喬 子長

周北麒 公麟

何光清 聖傑

盧倫 五悖

簡捷 帝錫

袁衡 公清

鄒民毅 仲武

楊耀南 昭吉

徐徵 念微

沈磐 君碩

陸在鼎 赤文

凌一梓 公木

章奏可 彥葵

朱袞 九章

施學先 爾達

周泰階 君平

吳珩 乘高

邱象春 幼白

宋堯年 在賓

徐奇玉 荆生

陳璋 四珍

張人夏 興公

吳導 長洪

徐夢得 君錫

吳煒 叔文

金之彥 聖思

吳江縣

戚左千 右侯

陳紹武 克三

沈致原 貞開

趙席 公珍

閔仍 彥雲

沈自然 君碩

孫兆奎 君昌

孫聚魁 君祥

沈必選

董之垣 介夫

宋虹壁 明玉

張龍韜 翰澤

顧寅 若彝

孫璘 崑玉

董二酉 誦孫

計爾玉 幼堅

楊禹祁 天社

沈之匯 東引

孫梅 九和

孫霖 兩若

吳旦 海序

徐白 介白

蔣自遠 退之

俞南史 無殊

沈照 休仲

許宗煜 鯉生

吳鑑 水若

費元晉 季明

顧伯宿 鍾生

費日章 爾然

常熟縣

孫濤 虬仲

孫永祚 子長

邵世茂 羽萬

瞿元錫 伯申

錢璆 賢元玉

王亮 開度

錢宏 義生

許琪

時穆 靜府

王師臣 子學

王寶臣 子敬

錢安循 行安

朱一鳴 廣源

朱禎

朱天伸 立俗

瞿經

周應登

錢龍惕

陶輔 子友

陶衡 平安

桑 林子立 李 熾 實甫 黃士吉 上吉 仲侯孝 奠厥
 仲侯友 鳴嬰 陶 階 元符 朱時鼎 顯卿 吳世陞 襄明
 張 翻 開甫 石 瑛 學公 高拂雲 雲領 張大淮 節臣
 謝廷泰 允開 王 諤 釋卿 范 鐘 伯容 沈士福 昌甫
 許瑞生 徐 質 野五 陳鶴徵 羽卿

崑山縣
 孫元凱 若士 徐聞遠 仲舒 陸遜之 子敏 張維芒 漢嘉
 顧晉瑣 陳 璧 魁良 支萬春 裴生 朱德洋 光甫
 陳從先 是古 陸和祐 德先 薛宗孝 君彰 張元炳 漢章
 顧漢良 光倩 王向明 元白 楊天培 馬千里

黃 虞 陸 之 球 休瑞 周 銘 鼎叔 葉天愷
 葛 於 陸 禎 歸 莊 恒軒
 嘉定縣

忠三十三
 陳琦徵 寶臣 唐懋儒 子雅 李 縉 紳卿 支啟泰 伯祥
 潘 瀾 兩臣 金繼懋 爾勉 朱廷選 楷生 汪彥升 子虛
 黃鴻儒 魯容 唐 培 自因 傅凝之 定融 毛一禎 爾嘉
 許自俊 子位 汪貞泰 大來 張國璿 在公 顧飛先

宋 龍 崇明縣
 松江府華亭縣
 姜爾珽 兩玉 王崇熙 徐繼高 孝若 錢士璠 魯玉
 張壽孫 詒汝 李 恹 素心 薛 靖 義瑛 董宏脩 子家
 林 芾 古紫 姚 綸 惠言 章 婁 火清 楊時儼
 蔡文瀛 季海 顧 位 章 閻 子章 陸慶臻 樂生
 盛重輝 孝潔 吳單桂 仙令 陸 洵 才水 董士酉 佑申
 董士餘 姚申 楊枝起 我初 威重建 徐 紹

周序勳 陸慶行 孝長 王 健 莊 儉
 宋元身 履潔 章 簡 大司 章 曉 王之翰
 彭彥卿 陸慶紹 吳中樞 周漢 翁元益
 上海縣 范蕃 孤 武師 范彤 孤 細侯 范蕃 孤 冠平
 王有孚 尹玉 范蕃 孤 武師 范彤 孤 細侯 范蕃 孤 冠平
 青浦縣 范蕃 孤 武師 范彤 孤 細侯 范蕃 孤 冠平
 湯 峴 公瑾 錫古 洵 生三 曹 嘉 魯元 李是樞
 金山衛 董宏學 非究 董 勳 鄂生 陳乘教

常州府武進縣
 姜爾珠 慈投 董宏學 非究 董 勳 鄂生 陳乘教
 章龍文 孝宗 鄒嘉穀 庭若 毛念侍 爾依 黃 章 漢臣
 陳震生 青雷 周 午 然 王之佐 尚卿 王之賓 客卿
 無錫縣

忠三十三
 侯長源 伯遠 侯宗源 伯源 秦德滋 以巽 華廷賓 嘉仲
 浦廷卿 汝弼 周如璽 鴻章 楊廷棟 元吉 楊廷柱 介石
 楊之傑 英仲 呂 陽 瞻望 唐德亮 采臣
 宜興縣 楊湛露 燕侯 吳繼文 西仍 吳守琦 蘭生
 堵道南 南枝 王 求 信之

鎮江府
 于繼藩 翰明 陳 璠 重玉 譚北龍 伯煉 錫 湘 沅水
 丹徒縣 鄒繼曾 二曾 孫時傑 季人 錢邦駿 取少
 錫 震 長公 鄒繼曾 二曾 孫時傑 季人 錢邦駿 取少
 潘 陸 江如 王家藩 國屏 馬應瑞 芝生 王允升 廣明
 金壇縣 于 琳 史諫筆 獻可 孫可顯

史默 張祺旭 繆瑾我佩 馮堂民瞻
楊鉉君玉 史旭 馮邁捷先 臧廉謙生

荆何 賀瑄獻虞 賀達 賀焯棟東
應天府

周景灝仍叔 史身誠儒 何宏保 張華啟棠
邢師同寅 楊士允異子 魏台非仲 楊維空羅有

湯中允空生 呂尚綱 李元柱 鄭元弼廷直

任旋乾以清 儀真縣

鄭之綸 高郵州

楊先春方振 興化縣

許坦 解詵豐潤 王允士 王之棠仙尹

李信吾斯 張文毅子入

季來之大來 楊芳 傅應鸞 潘懋德麟甫

夏光弼夢求 夏光彝季夏 沈繼曾克繼 王沂再沂

童元龍學霖 張憲屏樹侯

錢岳五長 王孫錦麟明 顧謨天目 白燦聞卿

宗振祚 如皋縣 冒襄 蔣國儔 石兆璜夏宗

忠三十三

五

吳素五雙公 李鼎吾鼎

崔師唯 成友謙石生 成宏志 濮陽至子半

張璵若瑜公 崔明獻開公 易象先秋清 崔大韶元登

淮安府山陽縣 郭宗文維新 蘇國美又東 龐永祺莘五

郭為瑄岱興 鹽城縣 王應秋仲實 蔣啟道開七 王應沂安

許文明柳然 王廷佐羽聖 許文祚二百

王緒君述 安東縣 朱家琬 王家麟孟仁 張奎光治生 王家鳳羽宗 鄭正國四也

王緒君述 安東縣 朱家琬

王家麟孟仁 張奎光治生 王家鳳羽宗 鄭正國四也

朱士表彬居 宿遷縣 陸奮武乃文 陸奮揚 陳宏謨獻良

姚命禹亦之 蕭縣 孫維賢希聖

朱震一侯 徽州府 汪靈承子旅 陳所蘊辰子 程一璣楚石

吳中宏嗣 鮑太庚幼白 洪德生生甫 洪德吉吉甫 黃振藻幼白

洪德常常伯 殷光湯湯孫 殷光旦滄旭 鮑元直子生

程天翔漢集 方雲鶚在秋 程新元浣日 程天直若雲

江顯文石 汪瀾君一 鮑可久 黃汝瑚殷大

忠三十三

六

潘陳志 求仲 王仕雲 望如 楊徽奇 正子 汪澤飛

祁門縣

葉正春 莊熊

黟縣

舒家爵 我貴 史士偉 公廉 史士偉 子奇

宣城縣

陳士聰 龍媒 梅士生 顧紹庭 庭生 徐新時 聖嘉

涇縣

鄭汝敏 王雲龍 雲從 趙如璋 沈煥 趙瑄 漢奉

文簡臣

陳良琛 淮生 趙瑋 趙瑄 漢奉

寧國縣

洪啟權 玉衡 沈連生 黃一彥

池州府貴池縣

吳希孟 孟醅 李 達 行 李 吳文炳 虎臣 吳應夢 發若

胡士卻 美雅 胡士表 宏中 李 總 寅 公 王心睿 公徽

吳廷幹 積卿 胡躍龍 姜可久 文久

青陽縣 吳中英 在英 吳 介 子石 張國救 公晉 羅雲達 遠伯

姜 寅 汝亮 江士斌 小張

東流縣 檀明易 無過

太平府當塗縣

曹在臺

蕪湖縣

湯紹自 葛 綏 施天植 立先 施可懷 子原

施可遇 元孚 施天孫 元培

刺復錄十

安慶府 白 瑜 環仲 潘映婁 次魯 田有年 資生 葉珠 瓊玉

桐城縣

左國柱 頌人 方 文 爾止 汪應洛 人文 王彭年 幼公

周 岐 農父 白 筠 子皮 方 毅 子桓 吳道凝 子遠

倪天弼 右臣 吳道新 洪日 錢秉鐙 欽光

潛山縣

袁學知 非生 方豫立 子建

鳳陽府天長縣

曹文木 孟昭 王明選 吉上 袁 元 元夫 王景雲 漢卿

鍾允獻 履素 袁以化 六息 張振先 君似 戴 纓 元長

王景元 元玉 鍾元玉 玉生 王 性 尊生

泗州

謝 煥 聞如 盧州 子鏞子 孫昌裔 泌我

張 子鏞子 孫昌裔 泌我

六安州 吳鳴鳳 醒蟬

北直順天府 史可程 赤豹 梁以桂 析木 梁以枏 仲木 米壽都 吉士

傅作鼎 李經國 牛裕範 式之 李 耿 毅 侯

孫嗣烈 繩甫 陳聖學 心王 方士瀉 薛 毅

孫 鎰 咸若 孫 鎰 孫 鎰 孫 鎰 金之皋

周 曉 孫 通 無疑 倫之楷 百式 孫奇逢 鍾元

故城縣 沈嘉容 無謀 周同文 畫一 李 秀 皆人 周承祚 毓文

周同文 畫一 李 秀 皆人 周承祚 毓文

周同文 畫一 李 秀 皆人 周承祚 毓文

周同文 畫一 李 秀 皆人 周承祚 毓文

周同文 畫一 李 秀 皆人 周承祚 毓文

刺復錄十

王國鼎慎之 周承錄介夫 祕應奇以庸 祕元煜以含
 周承芳煥文 祕元錫善錫 刁鼎鈺公輔 李長蔭茂純
 劉儀羽吉

浙江杭州府

鄭項宜伯 徐邦佐孟起 趙德遠公銓
 錢塘縣 俞龍見長鬚 朱大典巽行 金驊打三
 嚴李榮元剛 金時觀孔賓 翁與立謝森 魏介如石
 蔣庸不易 裘昌言國珍 張絡孫祖眉 江旦

仁和縣 陳濬行無 卓霜回寒民 潘曾綬子若
 秦之珍數家 何馨 潘汝棟樹白 陸燾文珪
 沈孟諸季宸 顧光前 孫如溥天若 陳曦維煥

嘉興府 朱茂暘子荔 盛際斯子斯 陸東子瞻
 程定國鴻安 嘉興縣 沈北元仲國 盛九鼎子夏 施麟父陳
 嘉善縣 嘉善縣 錢棠子甘 錢槩子輔 王時傑百凡
 戈用忠蓋臣 姚洽元師 丁之煦子葵 沈磨鹿生

陸洽原嗣開 陸遜思 俞介子方 賀冲然伯醇
 于琳貞瑕 于瑗非玉

海鹽縣 昭鮮如 陳梁則梁 馮景裕贊皇 朱學章程翰
 桐鄉縣

嘉興府 朱茂暘子荔 盛際斯子斯 陸東子瞻
 程定國鴻安 嘉興縣 沈北元仲國 盛九鼎子夏 施麟父陳
 嘉善縣 嘉善縣 錢棠子甘 錢槩子輔 王時傑百凡
 戈用忠蓋臣 姚洽元師 丁之煦子葵 沈磨鹿生

刺復錄十

錢九鼎紫晴 威沫來之 威方涵二水
 湖州府 盧肇階可階 歸安縣 錢之琦二律 朱神公紳 沈鍾晁孟常

閉元京子京 尹衡平之 尹任聖之 凌森發子羽
 陳子奇問仙 陸元京子京 閉廣生 凌爾翰博進
 烏程縣 張真卿洪公 嚴永寧寧人 凌森美君憲
 沈光肩嗣宗 嚴忠鏗存甫 朱國俊良甫 張紹載原備

紹興府 周懋宗因仲 周懋毅戩伯 孫虞生
 金鏗聲始 羅映中六標

泰竑經范仲 朱金芝漢生 劉應期瑞當 俞穎濱
 管遵元 周汝昌 劉與郊 錮尹聘

衢州府 葉榮君七 張式維著
 江西南昌府 羅儀則元美 饒明府鼎伯 周象成默而 吳廷猷君猷
 鄒度端士相 羅海康五緯 羅衛明 羅日崇元目
 饒元璠 張琦汝錫 周宗元廣字

新建縣 吳銓仲衡 熊文登公岸 朱明珣 萬時徽
 萬邦憲 張陞君納 蘇桓子 毛文之有質
 豐城縣 李荃九胤 胡允恒桓

李觀藝之 李荃九胤 胡允恒桓

刺復錄十

撫州府臨川縣

邱而泉 謝應宸 孟玉 熊廷賢 佐之 李 上元甫

舒家擲 不食 黃應震 木石 鄒萬備 孟 晉 子進

伍 毅 祈年 唐熙之 百撰 徐朝均 彦卿 邱光祖 乃武

許可權 無可 鄒毓才 吉士 許 緒 子新 王彥之 吉士

傅家春 萬子 徐朝嘉 百會 張履端 傅云鸞

張履方 陳所有

建昌府南城縣 葉應暄 憲中 陶繼之 志如 吳之瑜 俞彥章 光開

鄭 僑 東里 傅光寰 季良 下 萬喜善 王萬達 鴻輝

姚元遠 鄭之元

新成縣 涂世琳 石文 黃士宏 伯任 黃士奇 石子

江以碩 公孫 志三十三 余光裕 昆垂

涂大申 仲儒 黃金聲 子先 潘一謀 庸成 過應運 興公

過周托 君宰 劉 賢 願無 裴 鑣 上取 王嗣德 嗣股

余 鼎 鼎介 王定遠 諱來 孔允綬 章甫 孔允宋 湯孫

涂大鼎 長孺 江士望 伯文 江士祥 伯旄 孔允才 孫靈

王定求 黃之香 孔允楠 秀水 吳之才 孫靈

吉安府泰和縣 曾東昇 龍嘉隆 龍嘉震 起也 周士遠 淳之

蕭秉鎮 爾聖 楊大昌 蕭子建 鼎甫

福建福州府 林北清 參夫 李時成 陰六 林 驄

翁 鑣 範之 吳又尹 任子 趙 沂 其義 陳須勵 孔偶

張經業 子殿 林化熙 阿棟 劉如雷 希震 林逢經 守

閩縣

劉復錄十

李廷燮 汝理 王 仍 我子 林維毅 汝升 馮 夷 韓平

陳公喜 子肩 陳須立 孔端 陳須助 孔成 林上錦 常綱

侯官縣 王之徽 米仙 趙聚卿 子方 張國卿 爾表 姚瑞徵 光聖

黃 閣 子臺 李 郁 子齒 趙振鐸 懋覺 吳雋凱 廟公

王 尹 有巢 陳 京 君鎬 朱鳳儀 子緯 張自修 今式

朱 緣 玉藻 方喬植 仲澗 馬 莊 既同

福清縣 陳須飭 孔修 鄭象坤 開順

興化府 林衍培 柯 虞 陳子庭 方孝先

泉州府晉江縣 張朝奎 李光龍 時卿 翁吉燁 蘇奇昆 潤甫

黃之龍 四長 王士騏 子驥 陳子昌 子默 龔元登 培美

黃美中 增彥 王之驥 陳 燠 潛夫 王龍化

漳州府龍溪縣 潘從龍 潘亮新 呂士坊 楊世寶

潘雲登 侯世淮 謝家樞 爾輝 楊觀民

蔡而申 雅文 南靖縣 黃 湯 孫天祿 贊侯 郭世敷 黃光

林 鑾 李 宸 海 澄 黃 甲

蘇民淳 盧道敏

楊鴻綸 扶微 薛鴻譽

平和縣

劉復錄十

李開芳 曾居曹 李次 張瑞鍾 張瑄

湖廣黃州府黃岡縣

曹大濩 弱生 易時升 簡生 汪煉南 治夫 韋克振 可寅

曹大聲 陳雲龍 天卿 程性學 心生 何履吉 季方

何履貞 仲堅

山東掖縣

郝晉 孟晉

即墨縣

孫忭 光封 解楷

河南

雷恂 王調鼎 蘇宇 鄭觀光

吳從周 憲章 秦丹 石城 張光世 函三 梁為虹

張正誼 誼父 陳衷 一情丹 方鼎 方廣明

忠三十三

周亮工 元亮 方耀明 葉黃 君實 葉藻 宗烈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

黃葵日 何沛然 季台 周騰龍 伯躍 梁克載 聖德

葉之彩 鳳來 黃元仲 師魯 葉士賢 君懋 呂非熊

黃朝克 林彥龍 曹萬成

番禺縣

衛璫 璧仲 岑漢珮 克圖 趙良震 初情 周姓 颺子

衛應鍾 什凱 周夢桐 說仲 何磐 鄭琬

順德縣

嚴鑑 曙海 羅文漢 文卿 梁國楹 義明 梁繼善 冰公

東莞縣

陳長如 余運元 盧宏孝 林楠

尹自選 黃成章 何朝江 何漢叔

刺復錄十

增城縣

劉在源 恩渭

新會縣

戴大受 淵穆 林堯徽 啟人 鍾鼎臣 彝公 黃篤臨 以元

胡其彥 非熊

連州清遠縣

龔善薦 茲綬 鍾自德 升中 廖良棟 壯公

從化縣

黎恂 恂如 趙龍 時乘 廖申 直上

南雄府保昌縣

朱運泰 際明

惠州府歸善縣

王章 晦如

忠三十三

海豐縣

葉維陽 必泰 陳敏 仲求

潮州府大埔縣

楊州府 人彥 林子達 信卿

肇慶府新興縣

伍啟泰 見符 黃守誼 祀依 李瑄 仲賢 鄭有光 尾如

蘇應暉 貞運

高州府茂名縣

卓錫 飛聲 蔣國紳 克立 陳禮 冰古

東安縣

羅洪基 伯圖 鄧研聰 曾生 蕭啟

雷州府遂溪縣

李樹芳 駿甫

刺復錄十

廉州府靈山縣

陳碧

瓊州府定安縣

吳翼 改而 丁有守 以貞

卷三十三 復社姓氏後卷終

貴池先哲 卷三十三 復社姓氏後卷終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十復社姓氏後卷終

剝復錄十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十

復社姓氏補錄

貴池後學吳銘道復古謹錄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三

先祖文烈公手定復社姓氏二卷家君子懼其久而無傳刻之里中今年余客攜李汪中翰周士文橫家得見朱檢討錫鬯所錄吳氏扶九本取共參勘中間相同者千六百餘人而先公本多八百餘人朱錄未有朱錄中亦六百餘人不載先公本因稍訂訛復附以防亂公揭姓氏為補錄一卷昔復社之興大會於吳門者數論次一時之文為國表一集二集則諸君子共定而三集至五集實先公獨主其事舟黃揚托與諸君子撫時憂事虎邱竹亭即其地也今文字流傳頗有存者又先公當日海內友朋往還手牘諸所商榷及燼之餘獲其一二可據以為證而世之人多無有能道其崖略者則以見聞之不繁乎此也易世而後必將使其子孫不復知祖宗文章氣節一時景從之盛如此是又可感矣揚處士震百 為維斗先生仲子言之最確而詳其家尚藏有國表全書余以為東林極縉紳未有之禍而草野書生矜持節義以講明聖賢學問救國運人心於土崩之際卒之殺身成仁後先相望而是錄又出自兩吳氏故亟表暴與天下後世共之論其世思其人人倫模楷凜然生忠義之心焉檢討常有論述復社之語采附卷末亦可以得其概矣癸巳陽月朔日述

北直順天府

李仲容 非 崔子忠 關子 李子和

蕭叔 允之 韓四維 張甫

南直蘇州府

凌必正 聖公 顧 岑 云美 黃允奇 陳鴻寶

太倉州

吳偉業 <small>駿公</small>	周 鞏 <small>子豐</small>	周 楨 <small>子方</small>	王 挺 <small>周臣</small>
歸功默 <small>公書</small>	吳偉光 <small>字令</small>	王 洵 <small>宛什</small>	王 揆 <small>端士</small>
陳 瑚 <small>言夏</small>	程允基 <small>枝公</small>	黃與堅 <small>庭表</small>	王發祥 <small>登善</small>
曹中龍	周日升	趙 新 <small>寶日</small>	計 榮
王宗遠	張 泳		
長洲縣			
沈 幾 <small>去疑</small>	顧敬宗 <small>燕降</small>	錢位坤 <small>與立</small>	管正傳 <small>元心</small>
薛宗孝	顧延周 <small>孝侯</small>	顧之儁 <small>仲雍</small>	徐 枋 <small>昭法</small>
俞 桀 <small>受子</small>			
吳縣			
胡以鉞			
吳江縣			
葉世儁 <small>雲朔</small>	計 名 <small>青麟</small>	沈初晉 <small>方平</small>	史宗邠 <small>古公</small>
沈永隆	徐 辨	盧赤文	沈 虬
吳 昌 <small>海曙</small>	周 燦 <small>光甫</small>		
常熟縣			
孫朝讓 <small>光甫</small>	時載杲 <small>想如</small>	楊 靜 <small>定夫</small>	
崑山縣			
葉奕佺 <small>元暉</small>	葛雲芝 <small>瑞五</small>	周 佃 <small>子圓</small>	歸繼登 <small>爾復</small>
歸錫詹	朱棗璜 <small>以發</small>	陶 珍 <small>作士</small>	
嘉定縣			
朱 珽	鄭 燦	侯元滋 <small>研德</small>	李 拱 <small>舜良</small>
崇明縣			
黃 元 <small>九翰</small>			
松江府			
薛已鼎 <small>義珍</small>	沈漢冲 <small>唐正</small>	宋家禎 <small>瑞生</small>	翁一鵬

剝復錄十

蔡秉謙	喬 基 <small>公定</small>	朱履吉	宋元鼎
華亭縣			
盛重禧 <small>孝來</small>	郁汝持 <small>子衡</small>	徐元吉 <small>吉人</small>	沈汝洪
上海縣			
喬鼎臣 <small>殿卿</small>	徐天麟 <small>凌如</small>		
青浦縣			
杜麟徵 <small>仁趾</small>	蔡 樞		
金山衛			
王輔世 <small>德一</small>	王 烈 <small>名世</small>	陳爾徵 <small>永和</small>	
常州府武進縣			
韓鍾勳 <small>不扶</small>	陸自嶽 <small>岳瞻</small>	陳組綬 <small>伯玉</small>	郝民毅
陳士稷 <small>子育</small>	許 遂 <small>仁百</small>	惲本初 <small>道生</small>	惲鵬生 <small>古鳳</small>
趙梅鼎 <small>明玉</small>	趙燭遠 <small>晉允</small>	江南春 <small>掌垣</small>	江南秀
蔣演生 <small>寅伯</small>	張祖吳 <small>伯卿</small>	許之漸 <small>儀吉</small>	
無錫縣			
馬世奇 <small>君常</small>	張德滋	黃元瑞	許 梅 <small>用綱</small>
華 赤 <small>全航</small>	吳維藩 <small>道勝</small>	許王儼 <small>孝助</small>	秦 楠
王孫蘭 <small>晚仲</small>			
江陰縣			
沈鼎科 <small>銓臣</small>	黃大湛	黃六湛	
宜興縣			
徐懋曙 <small>復生</small>	周奕封	周肖儒	
鎮江府			
王 重 <small>有三</small>			
丹徒縣			
吳觀辰	吳拱辰		

剝復錄十

金壇縣

王士傑 元治

丹陽縣

賀儒珍 信希

東 紱素兮

應天府

孫 臣个臣

朱尚雲

徐時霖 澤南

彭 旭 且今

梁于溪 欽光

揚州府江都縣

忠三十三

儀真縣

鄭元禧 元錫

寶應縣

胥文儒 孟麟

泰州

官偉鏐 紫元

通州

包壯行 釋情

王奎光 聚此

如皋縣

吳質素 白耳

淮安府

杜 芝 九菴

程 達 山中

白受麗 類潔

劉復錄十

方能權 巽若

山陽縣

夏曰瑚 容公

張致中 性符

鹽城縣

張樹屏 建侯

安東縣

王啟運 取六

桃源縣

王立身 不辱

宿遷縣

陸奮飛 九萬

徐州

萬壽祺 年少

徽州府

吳尊樸 未雕

吳尊古 典稱

汪沐日 扶光

汪漱予

蔡羽亭 南沙

程起鳳 青巽

宣城縣

孫友煌

涇縣

鄭廷任

太平縣

白受藻 素生

韓應奎 百履

盧鴻壽 修相

唐臣懃 蓋侯

劉符赤 幾元

齊日威 戒平

項時琦

吳霖 東三

胡士升 孟階

方處冲 太冲

汪 遠 靜致

李廷獻 公可

洪 琮 瑞玉

許 芝 方城

凌紫氛 香史

程 一 藩 介士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汪 遠 靜致

劉復錄十

忠三十三

四

忠三十三

五

邵鑑冰 王枚吉士 王新賢 承用

池州府貴池縣

劉廷鏊 幼濟

青陽縣

孫象震 子情

施承堯 康生

石埭縣

唐之望 伯府

唐之昌 期吉

太平府

宋汝鵬 天末

韋人駉

當塗縣

吳更生 叔向

王運泰

蕪湖縣

張一如 來初

羅世鏞 鏞銘

葛天裔 仍民

朱長履 在放

忠三十三

羅世播 播第

羅世藻 與明

安慶府桐城縣

方禹甸 奕子

范熙和 汝揆

張秉哲 濟之

吳德操 在盤

孫臨 克威

許元復 扶一

吳道濟 汝楫

楊日蕃 君行

吳過

和州

魯可藻 孫發

廣德州

夏儀 長卿

戈簡行可

廬州府合肥縣

龔鼎蕃 木公

王孫

董史

席前士

戴允肅

潘世美 十公

徐昌緒

徐嘉聘

吳士奇

趙觀齊

楊燠 象文

顏同稷 復子

別復錄十

舒城縣

漢中璋 廷若

鳳陽府天長縣

柳成賦 亥初

陳一新 又新

浙江杭州府

聞啟祥 子將

查繼佐 伊璜

盧應熊 文夢

屠以寧 多耕

錢唐縣

吳太冲 默真

曹從龍 小上

潘廷國

張岑 幼青

謝森

朱錫元

丁元毓 生白

仁和縣

李宗 安之

江之浙 禹甸

凌萃微 聚吉

黃光壽 衛先

忠三十三

陳家珍 宗器

沈堯年 庚辰

沈衡如

胡萬欽

郭瑄 有駕

周養健

錢泮 子斯

郭子平

海甯縣

宋一是 近修

查詩繼 二南

葛定遠

張華 書乘

查嗣馨 齋生

葛定辰 爰三

查繼甲 只卯

朱昇 方善

張如龍 延年

祝洵文 眉老

徐元鑣 子駿

徐元鑣 亞威

沈北昌 間大

許丕煒 放翁

袁祿 丹階

餘杭縣

顧默

嘉興府

項聲國 仲展

金維恭 仁長

曹禎驥 子瀝

吳鈺 仲玉

黃子錫 復仲

徐聲彬 忠可

陸清源 嗣白

譚吉彭 右長

鄭雪昉 駕師

陸壑源 嗣暢

別復錄十

三百一十四

嘉興縣

項濬源 黃中 姚 幹 北若 錢士馨 華社 高陽 中立
 許友 伯仁 徐榮 秋期 吳 軺 幼真 黃鼎 中
 張廣奏 道柯 李明整 山顏 黃濤 觀尺

秀水縣

朱茂賜 子葑 張明絃 弦木 李寅 寅生 顧燦 仲宣
 鍾欽立 雪園 姚澄 平伯 徐肇森 質可 俞汝言 右吉
 孫一駟 天卿 盛連 穎濱 錢江 爾信

嘉善縣

王佐 佐之 潘存樸 大文 郁之章 光伯 錢默 不識
 錢熙 淑廣 袁炳 宗彝 袁之崧 四履 魏學渠 子存
 孫贊祖 昭令 沈法 臨秋 陳增遠 鶴朋 陶悛

平湖縣

屠象美 幼繩 馬嘉植 培元 張 膽 識兼 陳鳴謙 元少
 陳國政 憲生 陸之滋 我上 施 鏞 公遠 郭襄圖 舉旭
 海鹽縣 陳光繹

桐鄉縣

劉王才 明臣 錢本一 子木 吳旭 既白
 周延廉 茂若

崇德縣

吳夢白 可黃 郁起麟 振公 朱元輔 伯揆 譚翼 羽侯
 徐肇梁 文可

湖州府

閔聲 襄子 俞 澆 浸天 朱運華 實公 潘章 端伯
 陳永祚 若元 林朔鳳 顯羽 葉雲初 上子

割復錄十

二百一十三

歸安縣

朱鍾瑞 吉人 徐行 道 陸象衡 真可 沈允培 君厚
 茅鑛 子弁 顧澄 正 沈體 正 陸象言 辰生
 費光周 烏程縣

烏程縣

施之圻 不固 范 雱 聖則 嚴 峻 仲開
 周士芳 茂先 張 璘 釋 潘基慶 真甫
 長興縣

德清縣

周伯琳 楚玉 周仲璋 舜仲 周廷玉 姚延啟 季迪
 陳元望 玉仍 陳錦鴻 詞章 胡 璋 辰生 陳後方
 戴 超 安吉州

武康縣

錢 圭 如仲 韓孔將 月生 紹興府山陰縣
 陳堯典 業生 王光巖 子宜 劉 洵 伯繩 祁鴻孫 奕遠
 祁駿佳 季超 許志陞 君重 陳宏中 湛若

會稽縣

王 豐 子安 陶履卓 岸生 倪元瓚
 餘姚縣

上虞縣

黃宗義 太冲 馮文昌 碩祥 鄒侯周 子睿
 謝 儵 潤之

寧波府

剡復錄十

姚元台 子雲 王玉書 水公

鄞縣

錢肅樂 希聲 萬泰 履安 韓一臣 備仲 徐兆選 季美

姚世亮 公因 陸宇焯 朝明 周士元 周元彩

周元初 立之

象山縣

應純仁 賜贊 錢繼榮 錢繼煥 應純佐

錢益忠

慈溪縣

葉成華 西若 沈震揆 林宏珪 用圭 毛世儀

高逢泰 履安 徐景宣

金華府

盧懋蘊

忠三十三

十

衢州府

王之璽 漢先 徐國珩 鳴玉 徐國璋 含貞 徐應瑜 尹若

余珏 式如 祝啟元 繼貞 徐堯禴 乃孚 蔣鴻翊 孟頤

常山縣

徐明保 保士 葉姓 生三

開化縣

汪爾敬 方曰成 仲發

江西南昌府

黃維藩 熊文舉 公遠 黎元宗 宗之 涂南極

鍾掄芳 叔舉 萬彭 斯年 劉斯裕 深公 袁宗安 元定

甘汝其 衛仁

新建縣

萬曰佳 美叔 陳宏綸 士言 鄧履可 徐應棻 二其

刺復錄十

劉元健 黃禾 龔雲珠 張爾祐

楊正楫 異叔 邵之麟 姜之祥

進賢縣 劉元鎬 西京 劉斯戴 劉斯羽 自誠

朱微 子美 陶開甲 克生

豐城縣

羅大任 小遵 羅大德

撫州府

謝廷簡 閻臣 許程 陳士驥 孝逸 吳誠

臨川縣

喻中明 靜生 吳劍光 饒奎 徐朝幹 彥卿

丁朝棟 潤生 陳晝 惟易

金谿縣

忠三十三

十一

鄭昌齡

南城縣

何士元 長白

新城縣

孔允郡 仲邑

廣昌縣

何三省 日唯

廣信府永豐縣

程士緄 天脩

玉山縣

詹求福

鉛山縣

費山仰 敬仲

刺復錄十

九江府

文德翼 用昭

黃雲師 非雲

清江縣

楊廷麟 伯祥

分宜縣

陳重

萍鄉縣

簡元嘉

新昌縣

漆嘉祉 受百

吳家儀

商安

陳岱

甯都縣

謝述立 晉人

陳魏階 石君

楊光年

彭大方 若

瑞金縣

忠三十三

楊以任 維節

甘大綬 紫墟

泰和縣

龍起浚 重儒

曾士熊

朱之瑤 石者

蕭秉錡 爾器

安福縣

康范生 小范

王曾昇 旭永

劉濟 元度

王嘉魁 天樞

永新縣

賀貽孫 子翼

賀吳生

福建福州府

余颺 庚之

董謙吉 能受

蔡秋卿 子威

陳鼎鼎

謝良心 真子

王鼎儀 懋甘

周之夔 章甫

侯官縣

許身 玉斧

長樂縣

劉復錄十

陳北茲 衛公

福清縣

林際明

永福縣

黃國璣

興化府

林奎 子野

莆田縣

翁灝

晉江縣

陳洪謐 龍甫

邱金聲 懋且

謝廷鏞 曉韻

同安縣

莊整獻 任公

吳之奇 元圭

海澄縣

何模

延平府

羅明祖 宣明

甯永齡 鶴徵

建寧縣

謝禧昌 君永

長汀縣

陰正隸 宜中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陳沂 沂公

甘梅元 仁甫

孟易吉 天友

孟道一 壽公

嘉魚縣

蕭頤吉 觀自

尹民方

蕭為龍

任祖年

蕭為光

劉復錄十

大冶縣 金順明 麗生

漢陽府 李昌祚

黃岡縣 胡自牧 用涉

麻城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忠三十三

西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蕪水縣 周應華 西九

刺復錄十

公安縣 袁祈年 田祖

潛江縣 劉珽

湘鄉縣 簡徐芳

山東濟南府新城縣 王與夔 國虞

德州 王與夔 國虞

程先貞 滕縣

孫念祖 侯甫

張懋猷 萊陽縣

左懋第 次及

姜琛 如農

鍾還 河南開封府

錢天機 偉霞

何肩光 鄂陵縣

韓則愈 聖秋

歸德府 劉憲生 何城

侯方域 朝宗

梁為舟

宋瑀 淮南

沈迅 捷師

趙崖 次公

孫揚烈 集六

宋瑀 公玉

孫揚聲 靜來

王岸 春脚

朱國翰

忠三十三

五

呂獻章 席之

孫揚聲 靜來

王岸 春脚

朱國翰

孫揚聲 靜來

王岸 春脚

朱國翰

孫揚聲 靜來

王岸 春脚

朱國翰

孫揚聲 靜來

王岸 春脚

朱國翰

刺復錄十

商邱縣 曹心明 五宿 曹穆 照孟

永城縣 喬明梅 貝林

廣東廣州府

許汝都 令喜

鍾新

莫楊

南海縣 曾哲後 季狂

番禺縣 梁若簡 簡臣

麥或

順德縣 陳邦秀 令彬

香山縣 何源道 開萬

新安縣 衛思任 其目

海豐縣 葉維揚

四川 劉鼎 新止

雷珙

復社姓氏補錄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剝復錄十

留都防亂公揭姓氏 崇禎乙亥年

南國諸賢

顧杲 子方 吳應箕 次居 魏學濂 子一 黃宗義 大 洪

楊廷樞 吳錫 朱隗 雲子 左國材 子厚 張自烈 高 洪

徐樹臣 亦干 周立勳 華 符文虎 錢禧 吉 洪

陳貞慧 宜興 姚宗典 文初 劉應期 瑞 吳易 洪

黃正色 勸水 邱民瞻 吳縣 錢嘉徵 嘉 姚元吉 洪

黃文旦 赤子 劉洵 伯興 周茂藻 子 王都俞 洪

吳洪裕 巨源 沈士柱 蘇州 錢泮 子 鄧履右 洪

徐世溥 新源 陸坦 蘇州 朱鎰 子 姚宗昌 洪

梅之煩 惠連 荆良 丹陽 楊良弼 子 羅萬藻 洪

方文 兩城 左國棟 子 麻三衡 子 萬泰 洪

許元溥 孟宏 顧紹庭 宜城 左國林 子 徐孚遠 洪

魏學洙 子淑 馮惺 仁公 江浩 子 鄭敷教 洪

劉城 伯宗 李燮 舒 馮晉舒 子 周岐 洪

沈壽民 眉生 文秉 長洲 梅朗中 子 周茂蘭 洪

陳子龍 臥浦 朱有章 西 宋繼澄 子 彭寶 洪

黃家舒 漢錫 侯岐曾 嘉 巢鳴盛 子 徐時進 洪

吳翻 扶九 薛憲 順天 賀王醅 子 朱健 洪

陳之杰 順天 范邦瞻 順天 李調鼎 子 劉斯禎 洪

萬日吉 允康 李楷 收 宋存楠 子 潘懋德 洪

鄭元勳 趙宗 金漸皋 仁 冒襄 子 宋元貞 洪

顧樞 無錫 陳正卿 顧應生 子 顧夢麟 洪

周鎔 我 劉明翰 龔九疇 子 馮京第 洪

葉襄 聖野 蕭雲倩 小 朱灝 子 萬壽祺 洪

吳國杰 太倉 王玉汝 無錫 錢繼振 子 周景濂 洪

剝復錄十

陸慶衍華亭 徐繼高華亭 萬六吉南昌 高世宣無錫
 宋存標上海 周錫成崑山 顧開雍華亭 錢繼章無錫
 孫永祚常熟 顧宸無錫 趙初沆溧陽 吳允夏吳江
 吳名世時可 鄭鈺立子 虞宗政大赤 嚴渡子岸
 黃淳耀嘉定 張岐然秀初 唐德亮無錫 陳名夏百史
 劉曉武進 姚彥黃岡 吳霖東二 華清力雷
 蔣思宸 劉曙長洲 杜長源宜興 暉日初武進
 陳駟古詩 龔典孝 吳文英子舍 金光房天駟
 顏坡方子 華時亨無錫 朱茂暲子莊 吳開禮去非
 趙自新我完 王家穎大倉 陳元綸通州 劉敷仁江浦
 戴重敬夫 蕭聲 繆峻 錫湘沅水
 吳伯裔商和 李憲源常 謹合詞具揭

忠三三

大

閉白門再會稱極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啟甲子合吳郡金
 沙樞李僅十有一人張溥天如張采來章楊廷樞維斗朱
 隗雲子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王啟榮惠常周銓簡臣屈
 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旃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而效
 奔走以襄厥事者徐淳孟樸也是曰應社當其始取友尚
 隘而來之彥林推大之訖于四海于是有廣應社貴池吳
 應箕次尾劉城伯宗涇縣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
 宣城沈壽民眉生成來會聲氣之孚先自應社始也崇禎
 之初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而講藝於時孟樸里居
 結吳翻扶九吳允夏去盈沈應瑞聖符等舉復社於時
 雲開有幾社浙西有開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
 愆亭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
 讀書社山左有大社會于吳統合于復社始于戊辰成

于己已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母蹈匪彝毋讀非聖賢書
 毋遠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
 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蓋先後大會者三復
 社之名動朝野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
 皆原士子之庶吉士張溥知臨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
 亂天下思陵下提督學政御史倪元珙察覈倪公言諸生
 誦法孔子引其徒談經講學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賢
 良實非樹黨文聲以私憾妄訐宜罪閣臣以公蒙飾降光
 祿寺錄事蘇州推官周之夔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
 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復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
 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婁
 東吳下雲開學則天如維斗雲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
 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

忠三三

九

業異吾盟者雖屈宋不足錄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
 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至十五年御
 史金毓峒給事中姜燾各上疏白其事如奏旨朝廷不以
 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後福藩稱制阮大鍼怨
 戊寅秋南國諸公顧杲吳應箕等一百四十人之具防亂
 公揭也日思報復爰有王質鼎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
 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云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
 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于江以為防禦心知無是事
 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定生輩皆就逮繫
 獄桐城錢秉鐙宣城沈壽民亡命得脫假令 王師下江
 南稍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吳翻扶九藉祖父之貲會文結客與孫孟樸最厚倡為復
 社羣彥胥來大會于吳郡舉凡應社匡社幾社聞社南社

則社席社盡合於復社論其文為國表雖太倉二張主之
 實次尾扶九相助當其時烏程溫相君有子求入社扶九
 堅持不可于是乎有徐懷丹之檄陸文聲之疏繼以周之
 夔之彈事又繼以王實鼎之飛章扶九遺書經盜劫散佚
 殆盡有子南齡予女壻也僅存復社同人姓氏一冊出自
 扶九手書爰錄其副崇禎戊寅南國諸生百四十人具防
 亂公揭請逐闖黨阮大鍼顧子方實居其首有云其等讀
 聖人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為國除
 姦不惜以身買禍大鍼飲憾刺骨而東林復社之讐在必
 報矣大鍼名在點將錄號沒遮欄而閩人周之夔亦注名
 復社第一集阮露刃以殺東林周反戈以攻復社君子擇
 交不可不慎于始已銘道注揭為先祖手筆與子方先生
 共定今舊家所傳遺稿或云後人頗
 有疑

忠三十三 剝復錄十 剝復
 周禮部鑣以鈎黨受禍與雷僉事續祚同繫請室于時御
 史王懷阿阮大鍼意上疏請斬二人既而懷吉服承旨入
 獄續祚謂鑣曰王懷能斷我首邪答曰不斷我首吉服何
 為乃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于腹遂雉經死
 僉事遺命家人勿葬仿伍子胥抉目遺意置棺兩花臺未
 浹月而留都不守矣方大鍼得志思盡殺東林復社諸人
 及僧大悲獄起與張御史孫振謀倡十八羅漢五十三參
 七十二菩薩之目希併諸異己者因馬輔士英不欲而止
 銘道注三則俱明
 詩綜靜志居詩話

字

貴池吳應箕次尾宣城督質無疑交譽君廷之入復社復
 社者東南知名士相結持清議拒闖人黨與東林卿大夫
 聲氣相附和者也應箕實為倫魁銘道注曝書亭集
 懷寧督君基誌
 啟禎兩朝剝復錄卷之十復社姓氏補錄終

剝復錄十

書吳次尾先生遺集後
 先生羅九經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亡順逆之迹當
 崇禎中預慮燕都之必不能守間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
 侃侃不阿也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
 如指掌撰有嘉朝忠節十六傳一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
 見聞錄三卷國朝本末六卷庚辛壬癸錄四卷續觚不觚錄
 二卷樓山堂集二十七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富龜
 鑑矣分宜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聞先生
 授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其弘嵇紹而後不多得也
 秀水後學朱彝尊書於靜志居

忠三十三 剝復錄十 唐石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字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剝復錄十書後

寄孫鍾元傳青主兩先生書

前渡河過衛輝見孫先生過太行見傳先生私幸海內孤桐碩果並獲親承提誨快慰平生洎聆緒論分晰東林逆黨諸事誠見之確斷之明足為千秋定論不肖小子向讀先子啟禎兩朝剝復錄稍知明季遺事此書攸關朝野直書不隱昔罹兵燹散失聞歸德侯督師曾錄副本家藏堅三走中州訪茲遺稿於侯仲衡先輩家始得之惜零落不全蒙兩先生下索數番知護惜人文留心家國敢不奉教適同曲沃李仲木客大梁特錄稿屬其代寄幸存為他日之信史不則效心史沈鐵函於井底耳乙巳秋九月孟堅寄於杞縣

卷之三 剝復錄十 五堅書札 刊行 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四

啟禎兩朝剝復錄札記

啟禎兩朝剝復錄舊刻罕見傳鈔本烏焉滿紙喋甫先生合兩朝從信錄先撥志始烈皇小識酌中志諸書校定付雕始得傳播海內撲塵掃葉於是書不為無功然與原刻相校有脫訛者有誤會者且有大相逕庭者緣取他書潤色非吳先生本文也故撰札記一卷凡有關繫悉標出之後之讀是書者慎勿據夏書添改則幸甚矣刻本稍有訛脫亦校正附後縣後生劉世珩並識

夏校證本

啟禎兩朝剝復錄 原脫啟禎二字

卷一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條 目時魏炤乘為都科獨無恙

原脫炤字校語據烈皇小識證為炤乘不知刻本正作炤

乘也

戶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原戶作兵 目茲閱歷薊邊去京

數十里 原作閱邊薊遼案京北居庸等處皆薊鎮管轄故

云去京數十里若遼鎮則太遠

原任典簿許念敬條 李炳恭 原脫恭字校語疑之

起升徐大化孫杰等官條 野臣曰大化殺人毒手一段

原脫野臣曰三字并未另行

以郭尚友為保定巡撫條 目推官許世蓋 原作許蓋世

以張樸為大同巡撫條 目有弟張訥首應瑞募 原作以

其弟張訥遂入瑞幕案張訥兄弟奄黨耳並未入幕

許弘綱條 錢策 原作錢榮補校證云疑策字之誤不知

卷二

刻本正作策也

四百二十八

太常寺卿侯執蒲條 目魏廣微謂其為東林尖也 原作

黨東林失瑞意也誤

以文球為戎政侍郎 原作史球

通政彭端吾自陳致仕 原彭作楊

監生楊惟休條 泰昌日錄板毀 原作實錄誤目中亦無

先帝實錄四字 目野臣曰此伏三朝要典之根也 原脫

并未另行 初維華以給事例轉一段刻本高一格 原誤

合為一段

以孟紹虞為禮部尚書 原脫此條

原任御史方震孺削奪仍著緹騎逮治 原脫此條案方震

孺曾巡按遼東故郭興治參以黨護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原

注於杜三策條下誤矣

原任兵部郎中方孔昭削奪 原作侍郎誤校語辨正

以徐紹吉為戶部侍郎 原脫紹字校語疑之

尚寶少卿曠鳴鸞條 目以莊謙參之也 原作莊謙誤校

語辨正

太常寺少卿甄淑等官條 原脫等官二字

廣東巡按胡良機削奪 原作巡撫誤校語疑之

原任太僕寺卿陸彥章致仕 原本卿下僅存彥字校語疑

之

魏大中卒於獄 原脫此條校語疑之

起蘇茂相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條 目時吳崇禮亦起南京

刑部尚書 原作亦起為刑部右侍郎校語以為兩人同起

一官銓政素矣而不知鈔誤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緹騎逮治將刑部鍛鍊楊左諸疏

宣付史館 原以下句入目誤

四百二十三

工科給事中虞廷陞條 何早 原作何藻誤

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條 歐陽騰霄 原作楊騰誤校

語據江西通志補

唐世濟升兵部左侍郎 原唐作袁誤校語疑之

原任左給事等官方有度 原本有度上空一格校語據從

信錄補

原任太僕寺卿歐陽調律 原脫調字校語據江西通志補

原任工部尚書沈傲炳 原作侍郎誤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遺戍 目野臣曰舊制老疾納贖

原脫野臣曰三字

大理寺少卿吳之皞 原脫少字

應天府尹談自省條 賴良佐 原賴作顧校語據從信錄

正而不知刻本正作賴也

卷三

作三朝要典條 目父慈子孝原無聞然而奸人王之棠瞿

鳳神何士晉 原脫此二十字 施鳳來孟紹虞曾楚卿楊

景辰姜逢元為副總裁官 原脫曾楚卿三字

以陸卿榮為浙江巡撫 目陪卿榮者郭鞏也 原脫此條

以胡東漸為操江僉都御史 原作胡東漸校語據貢舉攷

略證為東漸不知刻本正作東漸也

聞鳴泰條 目以顧秉謙揭薦之也頌璫疏惟鳴泰語極無

將 原脫朱句十字

吏部公舉邊才條 目馮三元 原作馬三才 項之彥

原作須之彥誤

石三畏條 目馮銓沈演元詩教 原脫沈演

以孫杰為工部左侍郎 原脫左字校語以為右侍郎亦誤

是時為右侍郎者徐大化也明史本傳右侍郎亦左字之訛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絞 目時霍維華救之 原時作以誤

以林宰為南京戶部侍郎 原脫戶部二字

原任尚寶寺少卿韓繼思 原作辭繼思校語疑之

揚州府知府顏容暄削奪 原作顏容暄校語以明史紀事

本末客作容而不知刻本正作容也

以李精白為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目以陪姚宗文得之

原脫此條

刑部司官瞿師偃馮士槩 原作士燦誤

原任御史方震孺條 目司官高嘿 原作高然誤

周起元卒於獄 原脫此條

原任兵部侍郎何士晉條 追贓助工 原脫助工二字

陝西參政沈應時條 目俱因推薦處之也 原推作提誤

以姚昌錄為吏部司官 原作魏昌錄校語疑之 目昌錄

與聶慎行皆以賄得也 原脫聶字

以韓日續為吏部侍郎 原脫此條

郭興治條 賈毓祥 原脫祥字校語疑之

南京禮部郎中洪敷教 原本洪下空一格刻本未脫

禮部侍郎等官條 劉鍾英 原鍾作忠誤

吏部主事徐天衢削奪 目因推升處之 原脫此條

卷四

以曹爾禎為戶部侍郎 原本為下空一格刻本未脫

以張維樞為南京刑部侍郎 目原推胡東漸王城王點而

維樞得之 原脫此目

以呂圖南為通政使 原脫此條

行人司汪邦柱宋鳴梧回籍 原作宋鴻梧誤校語疑之

刺復錄札記

以潘汝楨為南京兵部侍郎 目以陪王點得之 原脫此

目

編修姜曰廣條 胡尚英 原胡作吳誤

以王之臣為兵部尚書條 目野臣曰之臣兇邪異常一段

原脫野臣曰三字并未另行

吏部主事沈景初削奪 目因推升處之 原脫此條

以張翼明為大同巡撫 原脫此條

以溫體仁為吏部侍郎條 目野臣曰體仁與王永光一段

原脫野臣曰三字

敘捷功條 目鼎湖板髻 原板作拔誤

卷五

崇禎九月條 目野臣曰書九月慶之也 原脫野臣曰三

字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儲寓奇條 原脫寓字夏氏以何儲奇

為姓名引明史魏呈潤傳中及帝即位委過諸生陸萬齡曹

代何以自解數語而以史誤將何字屬上讀不知儲寓奇三

字脫一字曹代何者取於曹參代蕭何也朱之俊參三人呂

圖南參陸萬齡曹代何法司究問條 原本曹代何下行儲奇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法司究問條 原本曹代何下行儲奇

二字夏氏誤增 李映日 原作李日煥誤

卷六 起崇禎元年 原本誤與卷五連

驗封司郎中條 目皆降級調外 原誤連未另行

御史楊維垣條 目野臣曰維垣始終護璫一段 原脫野

臣曰三字

崔呈秀斬首示眾 原作懸首校語謂斬首見上此更行撫

按懸其首以示眾不知上云崔呈秀行薊州斬首者 原脫特

刺復錄札記

行下薊州耳至此二月方斬首故特書之

兵部侍郎趙紱回籍 原脫此條

巡撫李精白回籍 原脫此條

光祿寺少卿曹履吉條 南道張善政參之也 原政作改誤

左都曹思誠回籍 原左都下衍尚書二字 目兵科彭祖

壽參其錦屏頌德金杯鐫名且與魏良卿締結婚姻希圖固

結 原誤作另條參其誤作忝具是以曹思誠事為彭祖壽

事矣下巡撫楊邦憲一條亦合為一均誤

御史溫皋謨回籍 原脫此條

武政尚書霍維華開任 原作回籍誤

孫學興喬淳著被處撫按勘實具奏 原脫此條

張春該撫按提勘 原該作談誤

卷三十三

大學士馮銓條 目皆御史張茂梧參之也 原茂下空一

格刻本未脫

御史劉漢回籍 原漢作漢誤校語疑之

渠家禎條 原渠作梁校語疑之

京察前已經處分各官一單 原載於南北祭上

卷七 原無此卷

卷八 原編作卷六

北祭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 勘語 逆祠初建報滿 原祠作璫

誤

廣東司郎中白鯤 各部送單 原脫此注四字

卷九 原亦編入卷六

南祭 小引野臣曰鄭公察前先劾諸奸 原脫野臣曰三

原任本寺左寺丞今養病謝啟光 勘語附馮銓而作魏瑞

之暮客非館職而充要典之總裁偽史假作贊儀醜詆徧及

忠骨關說靈驗相門開口帖之踵來潦倒趨迎內府四幫開

之名著 原作附馮銓而充要典之纂修偽史一編其門贊

也附紹徽而奉點將之指臂水滸一傳其金科也居開關說

相開開寄柬之招破例逢迎內府得幫開之目語多不同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回籍何早 原脫今回籍三字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被論李時馨 勘語他如侵屯糧計掣

鹽濫賊罰 原作屯糧下空三格鹽上行巡字濫下行進字

此下有夏敬承劉漢二條 原脫

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被論徐復陽 原作見任河南道御史

誤察原參都察院五人 勘語其為見任河南道御史者夏敬

卷三十三

承也 原任本部廣西司郎中今升任魏參 勘語原以廣微親姪

強認忠賢義孫 原作逆璫同姓甘認義孫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郎存性 勘語到任一日旋轉內兵

原內兵作南京誤 此為兵部三人之一下工部三人首

魏弘政 原均另入南吏科錢允鯨糾於中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 勘語倪光祿插入廠臣頌以致科

臣後言陰謀遂爾削奪製錦屏不惜數千金以為逆璫上壽

揚扞更忘徧口 原本闕誤重校止錄上聯且頌下衍中字

以為此數語義亦未詳不解何謂

原任工部尚書劉廷元 勘語借題考察以盡一網 况復

厠身於南通綫於北 原盡作畫於北作速化均誤

原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 原原作見 勘語下石武

升隨杖斃其子命 原下石句下闕重校亦未補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 勅語 指外察而大張騙局 原

騙作驅誤

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豸 勅語 巢不昌之逐 原昌作

且校語據酌中志證為昌不知刻本正作昌也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 勅語 賣放妖首得蓮黨貨

賄數萬 原蓮作逆案蓮黨殆謂白蓮教

卷十 東林 點 原本無此卷

樓山堂刻本

卷一

戶部侍郎李邦華回籍 目 今閱歷薊邊去京數十里 十

誤千案夏氏重校云琴本 同難 作一百里雖與其鈔本不符

然亦可見決無數千里之遠

以李宗延為都御史 目 次王永光 脫次字

以黃克纘為工部尚書 目 克纘附內監劉朝 纘誤鐵

附上行一附字

卷二

監生楊惟休條 目 當狂瀾既倒之時 既誤即

左庶子葉燦條 張光縉 縉誤緒

御史潘汝禎條 目 以李應薦薦之也 脫一薦字

禮部侍郎徐光啟條 目 以智鋌參之也 智誤賀

以喬應甲為副都御史條 目 應甲撫陝貪鄙 陝誤挾

鄙誤彼

以唐世濟為兵部右侍郎 脫為字

以黃運泰為戶部左侍郎條 目 陪運泰者史永安也 脫

泰字

刺復錄札記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條 林枝喬 枝喬誤喬村
熊廷弼棄市 目 函首九邊屍棄漏澤園 脫屍字 園誤

國

朱一桂條 李養德 德誤質

工科給事中虞廷陛條 科誤部 王永光 永誤承 過

庭訓 訓誤許

御史王雅量條 目 疏內并請焚李卓吾諸書 脫疏字

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條 歐陽騰霄 騰誤勝脫霄字

張慎言周宗建賊銀追完速解 脫解字

原任左給事等官條 馬孟禎 孟誤夢

卷三

作三朝要典 目 純孝彌彰 彰誤張

吏部公舉邊才孫杰等報可 脫等字 目 張鶴鳴 鶴鳴

誤鳴鶴

以劉詔為僉都御史條 目 璫喜容至薊 薊誤冀

周順昌卒於獄繆昌期周宗建皆相繼死 宗建下有黃尊

素三字疑衍黃尊素卒於獄下有專條也 目 先左光斗諸

臣之逮也一段 目 誤連綱

御史劉之侍閒住 侍誤鳳

施鳳來李國楷張瑞圖俱入閣辦事 脫閣字

以魏應嘉為兵部左侍郎 脫部字

以趙紱為通政使楊紹震為通政使參議 下脫政字

卷四

以趙紱為兵部右侍郎 目 紱送藩王之國 脫藩字

敘捷功三殿告成功有差 目 靛已至矣禍猶不懼 禍誤

消

刺復錄札記

卷五

魏良卿客光先等會官處決 客誤克

五虎李襲龍等條 孫雲鶴 鶴誤鵬

卷六

日講孫之獬回籍 又哭毀三朝要典 脫毀字

尹同皋看議具奏 脫具奏二字

張我續條 王珙 珙誤琪

楊惟和革職 和誤相

前籍為民單 楊惟和 和誤相

閒住單 游鳳翔 鳳誤龍 楊慎和 慎誤惟

卷八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城誤成

太僕寺卿陳王庭 彼於訊方之日 於誤且

忠三十三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 行五臺縣 脫五字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劉斌 不知公論猶存清華難覲

也 覲誤覲 山東新餉司郎中苗胙土 此其稱功頌德不遺餘力

矣 脫矣字 原任職方司郎中王登三 以媚首虎寵妾之親 脫

下四字

卷九 南京吏部等衙門 在今日類夜行晝伏之蹤 蹤誤

縱 原任本部廣西司郎中今升任魏家 原以廣微親姪

強認忠賢義孫建祠朔望必拜仗勢積惡難書 微誤微

義誤我 仗誤伏

刊復錄札記

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今升任前籍胡芳桂 富貴總

若羶途 羶誤粒

見任本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 本誤戶 磨誤厖

至捏升府貳 貳誤二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虞大復 擁戴載入疏

詞 疏詞誤典祠

原任本部精膳司郎中今升任葉天陞 行己多虧

多虧誤漸多

原任本部車駕司郎中今升任周宇 魏祖俞真活神

道 道誤通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邱存性 邱誤邵

原任江寧縣知縣今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夏之鼎 其懼禍中變者 禍

忠三十三

誤戒 原任工部尚書間住徐大化 攘拳攪江海之波 攘

誤老 原任左都御史曹思誠 誓不肯德 誓誤擔

原任工部尚書劉廷元 溺職畏罪 畏誤為

原任戎政尚書間住霍維華 瑞亦謂能報德矣 德

誤惡

原任戶部尚書郭允厚 達聰明目 誤明目遠聰

原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 降罰宜早 脫罰字

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才 謝劣尤見卑污宜加三

旒用徹四郊 脫下八字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 竟以緝獲攘功 竟

以誤他人

刊復錄札記

河南巡撫僉都御史邱兆麟 勅諭深締湯賓尹 締誤降
是以平準為賄媒矣 賄誤禍

卷十

東林點將錄

天運星 速誤連

工部尚書馮從吾 吾誤吉

穆春 穆誤嵇

出林龍 林誤雲

復杜姓氏 有目無書茲從單行本補入並補錄附

上卷

徐煜興太倉

姚宗甲長洲

翁元益金山衛

馮景裕海鹽

凌爾翰程遠 歸安

黃士宏南城

林逢經長樂

王化龍泉州

張 瓊漳州

海鹽重 號作釋邊

歸安重

新城重

福州重

晉江重

平和重

長洲重

長洲重

華亭重

三十三

制復錄札記

三

啟禎兩朝剝復錄札記終

明代當天啟之間閩人當道宵小竊附鬼域變幻彪虎縱橫
盈廷忠正之士非填尸半尸即謫戍遠裔貶削閒住殆無虛
日及之喜廟鼎成烈皇嗣位權奸授首前死難者以次昭雪
幸存者以次擢用可謂剝極而復矣吳次尾先生目擊時政
成啟禎兩朝剝復錄自天啟甲子六月迄崇禎戊辰十月奮
筆直書並記己巳南北京察又作嘉朝忠節死臣列傳其子
孟堅編為十卷一卷至四卷書客魏之橫五六兩卷書新政
之當七卷忠節傳共十六篇逸其六楊左二傳編入集中又
去之祇存八傳八卷北京察疏畧九卷南京察疏畧十卷點
將錄復社姓氏七卷忠節傳後有不孝男孟堅孫本忠銘孝
銘節銘義銘道銘德同泣血編輯一行前有同盟參閱姓氏
始衰繼咸終吳文英皆前明人後載朱竹垞跋末附孟堅與
孫容城傳青主書札板口有樓山堂三字為吳氏原刻本罕

卷十三 剝復錄跋

三

見傳世昔夏曠南輯樓山堂遺書刻有剝復錄一本其序云
以一年為一卷起於天啟四年六月止於崇禎元年十月凡
五卷即此本之前六卷又云未附己巳南北二察原別為一
冊不入卷第遂編為第六卷即此本之八九兩卷而忠節傳
又別附於樓山堂集後點將錄及復社姓氏均未刊入曠南
所據或從此本鈔出並未見原本也余於庚子七月刻成茲
錄目載復社姓氏有目無書今始獲得書分前後兩卷又附
其孫銘道補錄一卷前卷首行題復社姓氏前次行題實池
吳應箕鑒定後卷同板口亦有樓山堂三字無剝復錄卷幾
字樣係屬單行即重刊崇禎時本嗣銘道得朱竹垞所錄吳
扶九本取共參勘稍訂訛復附以防亂公揭姓氏成此補錄
刊之於後惜朱錄未得見僅就前後兩卷與補錄詳加比勘
多有訛誤重複前卷都一千四百九十四人後卷都八百八

剝復錄跋

十八人中間姓字復出府縣互歧者如徐煜與姚宗甲翁元益馮景裕凌爾翰黃士宏林逢經王龍化張瑄等凡九人補錄謂朱錄同者千六百餘人又八百餘人朱錄未載此前後兩卷止二千三百八十餘人既同千六百餘人則所餘才七百餘人無所謂八百餘人之多或八字為七字之誤朱錄又有六百餘人不載此前後卷要知此非全錄也補錄又謂稍訂訛復今檢所載七百餘人中與前後卷名字同而縣籍異者如長州薛宗孝已見後卷崑山常熟時載泉已見後卷蘇州長興姚延啟已見前卷烏城永新賀貽孫已見前卷戈陽與前後卷名字互異而縣籍同者如前卷無錫吳維藩字岳立補錄無錫吳維藩字道勝前卷湖州閔正中字襄子補錄湖州閔聲字襄子凡此異同疑皆復出此外如太倉計榮則前卷太倉載有王宗還字計榮錢塘謝森則後卷載有翁與

忠三十三刺復錄跋

上

立字謝森是訛是複安得起銘道而問之祇得各仍其舊以存本真或疑前後兩卷非兩次赴會之人即國表集中兩集之名氏當復社之興次尾乃終始其事焉有單叙某兩次集會名氏而猥曰前後卷之理若謂係國表集中某兩集之名氏則又未可盡信國表初二集雖吳扶九所選而次尾實左右之至三四五集專為次尾選訂者豈更有單舉某兩集名氏而別編為前後卷耶此蓋崇禎二年創立復社時兩次集會之名原為次尾所鑒定可無疑也孟堅序謂得先子崇禎時所刊復社姓氏特重錄之銘道補錄序謂先祖文烈公手定復社姓氏二卷家君子懼其久而無傳刻之里中是更可證焉孟堅於編目復社姓氏下注崇禎二年先子創立復社繼起東林國表所載其前卷首行下注崇禎年刊已列仕籍者不載與目注亦相合孟刊補十卷點將錄後以符目錄所

刺復錄跋

載其孟堅序中有攷先朝之往事而讀刺復錄殘篇覽復社姓氏亦可知明季之盛衰人才之邪正而宵小害人家國之由來數語尤當附於茲錄以見也次尾乙酉授命後劉伯宗為之作傳稱孟堅年十一歲與其家譜正同孟堅編樓山遺集目錄云先子殉節余甫九齡又讀史漫筆序云余年九齡先子見背而復社姓氏序則云堅生也晚十歲而孤未書康熙壬辰歲時年七十有八以壬辰上推之係生於乙亥則十一歲是為乙酉劉傳暨家譜皆不誤其云十歲或具成數而言兩言九齡殊不可解矣與孫傳兩書為乙巳巳三十一歲忠節傳後列孫六人名計時均應康熙中葉目錄既載復社姓氏與茲錄當同時編輯偶或遺之抑別為單行本皆未可知忠節傳縣志即作二卷亦係單行南北京察疏畧次尾已所撰忠節傳自序書庚辰正月相去已十二年是必隨纂

忠三十三刺復錄跋

上

隨刻經孟堅合編始為一書如東林點將錄及復社姓氏恐後編入而點將錄題明王紹徽纂並無次尾名字且可證在本朝康熙時所編者嗛甫未見原本又未見全書轉疑竹垞言十卷為不實豈知原刻本尚出在天壤閒耶設嗛甫早見此本可省卻幾許疏證矣惟此本及嗛甫本均有訛奪各成札記一卷附諸卷末使世間得親茲錄完全善本之為幸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七月十三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刺復錄跋

留都見聞錄卷二

附錄南都應試記

五百六十四

留都見聞錄原序

也陽吳次尾先生文章氣節推重海內余嘗神交於四十年之前明亡先生倡義與新安金正希先生同時死節其忠義之氣炳於日星康熙庚申

天子命詞臣纂修明史令嗣子班慮厥考之大節湮沒弗彰攜墓志走京師乞載筆諸公錄殉難事旋里道出任城以先生手錄留都見聞示予益殘編斷簡存什一於千百者也先生著述有樓山堂集諸稿行世其立言之不朽不僅見於此而錄中所載南中山川園亭科舉興廢盛衰之迹皆有深意存乎其間嗚呼觸境寓目感慨係之先生之蓄積素矣此其所以仗節死義卓絕千古歟亟登之梨棗以見先生平日之用心並以見于班不忘先人手澤之意云玉峰葉方恆學亭序

忠三十四 留都錄序

余年八九歲祖父挈來金陵僦宅成賢街蓮花橋下後隨先大人省試率三歲一至以為常其最盛莫如己卯壬午兩年已卯寓溧陽宋憲副鵬天別館是歲遂游樓山夫子門下夫子則寓鄒滿字閣子崧寓鷲峰寺者壬午秋也甲申秋先大人會遘鉤黨禍與夫子倉皇去金陵居一年夫子慷慨仗節死先大人亦鑿坏墮戶足不至南中者十餘年余嘗孑身獨游旁皇冶城桃葉開欲問兒時巷陌往往迷不得其處所云成賢街舊宅已轉徙數易主其他宋氏園亭鄒氏閣子及鷲峰諸舊寓盡滅沒荒烟斷霧中愴怛至不可問蓋人世滄桑而歲月之不足供把玩也遂如此庚申夏子班聞史事來燕眎余以夫子是編發函伸紙頓還舊觀蓋自癸酉迄今已閱四十餘年其閒存衰興替之故有不可勝言者展東京夢華之錄撫清明上河之圖白首門生清江故國余能無愀然以

留都錄序

感而悄然以悲者乎因題數語於後而歸之陽羨受業門人陳維松其年謹序

次尾先生著書自樓山堂集外如剝復錄庚辛壬癸錄續舩不舩錄皆有闕國是足裨史乘然游更兵燹或全或不全故世傳者甚少茲錄則先生寓居金陵時紀一時游覽見聞事雖偏部短記可以徵今昔感衰之感固足傳也子班閒關閣下既上先生事狀於史館期為先生不朽計歸復梓此帙於白下其書所存者僅山川園亭科舉三事嗚呼山川如故也園亭之盛已為荒烟蔓草至所謂科舉者前代之用人得失不知幾反覆於其閒至己卯之年乃欲於副榜中隆其選以得士夫不得精求用人之人即旁求以廣其途亦奚為哉亦足以慨矣溫陵後學黃虞稷俞部謹書

卷三十四 留都雜序

淚下幾四十餘年矣歲庚申

天子詔訪逸才臨軒策試賢師相推轂薦牘凡通經學古宏才淹貫之儒無不推列史館纂修明史

特敕崑山徐葉兩公總其成潛菴愚山茗文其年聞公稼堂諸君子咸任其事夫集龍門扶風凍水考亭於同館主直闕文辨難徵實必有較勝古人者先是移檄督撫取先生所著剝復錄三大征本末續舩不舩錄樓山堂集朝野爭購之如百朋異徵令嗣子班策蹇長安狀投闕下道過白門篋有留都見聞錄一冊山川形勝園亭勝迹科舉隱事臚列無遺夫世之衰也禾黍稂莠國家大事一寄之豪放歌飲閒流連感慨以寫其憂思憤激之情故時當大變王法絕而人心存朝廷亂而草野治忠義仗節視死如歸者不數見慨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惟賴先生一人持乾坤正氣一切禍幾亂萌往

留都雜序

往靜觀游衍洞悉幾微網繆至慮多載之稗官野乘是錄差用意深矣然祖父之功業文章不得賢子孫之紹述雖美弗彰況銷磨蕩滌於水火鋒鏑者也子班淹博豪俠見重於名公巨卿詩古文詞傳播於學士文人咸以瞻其丰采為快事所著有讀史漫筆一評一論感慨係之一事一人黜陟寓焉將次第問世以成一家其新序之泣蓋有愈於子夜之歌云金陵後學蔣先庚震青謹序

卷三十四 留都雜序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五

留都雜序

留都見聞錄

原目

山川

園亭

科舉

器用

服色

時事

音樂

今日

山川

科舉

公署

寺觀

時事

人物

官政

書畫

交游

寺觀

宴飲

園亭

河房

官政

服色

忠三十四 留都原目

四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五

留都見聞錄卷之上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四 貴池吳應箕次尾

山川

古稱建業為龍蟠虎踞之地此形勝之說也其地山川清麗可恣游玩者甚多雖迹之盛衰名之顯晦今昔記載各有不同要之為名區勝概者可指而數也余以登臨所至輒為記之俾至此地者可向余錄問津即足跡未及而有勝情者安知不以此為臥游乎

鍾山為祖陵所在凡舊志所稱諸名蹟今不敢搜討矣其山雖無拒日蔽雲之峰然而朝嵐夕翠瞬息殊觀雨過晴初煙霞異色若在秋冬之際紅黃斑駁爛然如雲錦亘天地甚奇觀也余嘗自太平門至攝山又自朝陽門至龍潭皆循山東西行數十里觀其起伏曲折蜿蜒盡勢稱之為龍豈為虛語

忠三十四 留都見聞錄上

五

清涼山在石城之東岡嶺相接而山獨秀起山顛甚平行四望廓然古翠微亭今圯矣雖更有作之者亦未幾輒廢余嘗登山北望見長江一綫帆影如鴉而六合諸峰直可提挈至城中嵯峨鳳闕煙樹萬家指點分明如見紋指上此山前後左右為亭園祠院者不一縱步所之景物俱給要從寺後登山斯為大觀耳

雨花臺山不甚高躡磴而上可以藉草為榻又距南城甚近故春秋之間游人最眾布幔茶鑪不移而具翠袖紅妝亦時掩映其間而山麓有甘露閣故李太白游處也張氏祠堂在焉長松彌於岡阜每棲息其閒覺天風海濤近生几席昔元尤登雨花臺城中秋毫皆見余嘗謂棄此山於城外亦為失策

木末亭在城南梅岡之右方正學祠堂之後亭也從山脚至

留都錄上

祠前引眺不減雨花臺而報恩寺浮圖金頂如日影之蕩於
趾下耳至亭則俯視萬松亦如寒江之湧翠浪

赤石磯在聚寶門之外西天寺下河干之南岸也岸皆林樾
尤多石榴林杪通街居人鱗次而磯以隔林遂覺靜窅其石
大蔽數牛橫瞰水面河流洄洑其下故名磯焉余嘗避客舟
中繫舟磯側者半月見石上有鍾伯敬王永啟二主政題鐫
字今已沒其半時盛夏水漲余舟就蔭而休晝閱游舫夜聞
漁唱至三更月出披衣起坐四顧悄然但有林影歷亂涼風
微生覺成連海上即近在人間又或觀書石上濯足谿旁遇
大風雨則掩蓬酣寢可謂至適余有大雨臥赤石磯詩又有
城南舟中東應試諸子詩蓋已卯六月也予游處南中二十
餘年常以此為生平快事

始道注鍾列石理我於此四字先
吾友輕說許乞居何殊刻印宅況載入關書我乘梓
與人誰作揮頭賦氣看擾攘逃野意何如即此事也

莫愁湖在江東門內湖有亭有舟然為魏府中有故游者罕
至兩岸松楸成列邛冢纍纍余嘗秋深過之殊覺瑟瑟冽而湖
曲亦萑葦蕭然大有江汀澤畔之意

烏龍潭為兩山之水所匯又居城西隅與市喧相遠故為幽
勝從靈應觀山上玩之則林軒環於潭岸而一碧泓然儼一
小西湖也此潭在城中以水可蕩舟為奇近皆種荷荷盛則
潭淤不堪鼓棹矣雖花香可愛而秋冬後殘荷彌塞令人意
盡

後湖古元武湖今在太平門外此鍾山之水所匯也而又為
幕府諸山所環故聚而為湖中有五洲別島今為冊庫之地
罕有至其處者然從城內覆舟山一帶觀之猶可指點分明
耳鍾山踞湖之左亘以修隄山光水色遙相掩映三法司在
湖南岸近岸皆種荷花亦清漪滿目其隄俗呼為孤栖埂此

為罪人過是隄者言也其實左山右湖樹陰成列雖不及十
里六橋而瞰上陽斜可以延觀縱步

謝公墩在冶城之北永慶寺之南去北門橋尚有數里最為
城中僻處其西一帶皆山至此迤邐直下雖突而坦此當時
所以名為墩也墩只餘松樹一叢耳地雖以人重要無層岡
深壑若風氣和朗適與游履最便

青谿與桃葉渡相鄰為六朝鼎族夾居之地其故址今皆不
可復識惟南岸循谿直入有水一曲今為官塘十年前以前一
片荒地而已今隨塘直曲皆列籬垣而有數屋瞰水者柳垂
藤蔓大半皆清容畫師宅也余嘗賃居其間最為清曠有隄
塘直逼驚峰寺後相傳為古放生池割青閣故址不審其形
勢正復似今否也

覆舟山從山斜登取徑蒼鬱前有教場之曠背則俯後湖挹
鍾山俯登臨之美矣從城地行過雞籠見國學梵宮高下盡
勢登觀象臺觀渾天儀歎元人制作之精從山後直視金川
門一帶以至清涼門皆連岡接鴈村原相望自鼓樓岡以下
始有居人之盛

攝山望之不覺為奇然入之甚幽南中之第一勝境也其中
殘碑舊塔石磴流泉修篁古木不能盡記余獨不喜鑿石為
千佛嶺耳往在杭州游天竺甚愛其石而恨為楊僧所損有
生憎鑿佛傷天巧之句今於此山亦然然未可為俗人道也
紫峰閣縹緲如在雲際天開巖中通一綫危峻令人縮足至
層壘浪嶺下視亂石真如海波怒沸枚生狀濤曰徒觀其水
力所至亦卽然足駭

燕子磯從江上望之真如一燕翔空耳登山踞頂直視大江
見波濤洶湧詠太冲振衣濯足之句使人氣壯余嘗阻風山

下者七日日與客醜酒臨江有賦得大江流日夜四首惜佚其詩又嘗於五月十三日往觀關會惟見士女上下山者勢如蟻織炎蒸氣穢令人作惡然南中人自此日外而登山臨流者亦甚寥寥

牛頭山從采石以下江中望之直如牛頭昂於天表至山轉下肖所云天闕者其石亦高下不稱古人錫以牛名蓋有為也山勢五字則此條乃未盡之文

園亭

南京園亭見於紀載者余訪其迹十不得一近時所營不過累石為山畜汗為池軒楹著丹花樹成列其實結構繁蕪不足寓目求其巖壑自然與林亭深曲者殆未數數也若夫倚山臨流升高引下古木修篁敞亭窈窕花石位置之精圖書藏蓄之富兼之主人

好客高朋勝士不絕於坐者雖一京之大固未之前聞矣但就余游涉所述別其稍勝者紀之以備後人觀覽之助至於人家居第之中亦有林池木石雅足賞對者以其不堪登臨故不錄也

六部各有園皆為之不及百年禮戶二部俱在洪武門之左禮部有敞亭可憩戶部有高樓可眺亦引水為池恨疏鑿不得法耳余親見園中竹樹時為堂官斫取又眾以傳舍視之不久廢圮矣刑部有白雲高處在太平門內地據鍾山之支彌望蒼茫亦堪引目

公侯園如弇州所記錦衣之東西諸園魏國之西南諸園齊王孫之開春園武定侯之竹園共十有六處今或圮或廢或易主去弇州時未百年已無多存者矣惟西園鳳臺者屬之桐城吳氏六朝松固無恙也而主人避客如仇至今遂無談

留都錄上

及者魏國園在新橋西者亦名西園壯麗如昔東園鄰教坊者獨廣亭在耳其池流可接青谿使葺治之尚為勝地銘道園在新橋西者今為茶肆樓臺尚存一二東園歸大宗竹黃岡王吳廬先生于數至焉自甲午後不到南中者幾二十年今不知誰屬矣

士大夫諸園如姚憲副之市隱園則弇州所紀也有市隱園集皆隆萬間名人詩文此稱南中最勝者余嘗雅集其中陳几挂壁猶多舊蹟酒酣泛舟於池上月色荷香掩映上下致足樂也獨其園址廣廓收拾為難將來恐有割據之勢

顧鄰初太史所記南門武憲副園聚寶門外王貢士園顧司寇之息園余嘗跡之而已數更主園之存廢不可問矣即余所見諸園十年之間主半非其舊興衰之際輒令人念之黯然

半山園地以荆公得名園又為焦太史物且朝陽一帶窗列

園亭

九

遠岫庭俯喬木而據此營墅不獨登臨之美亦可憑弔繫之矣然距西南稍遠人多不至又園亦漸圮十年後正未知景物何如耳

朱少宗伯園在朝天宮之左偏者林樹翳然而已易於金壇于氏其所稱小桃源者尤為勝地余嘗自謝公墩迤邐至其處遂有卜居之心惜今亦易主矣不獨園也朱之書畫玩好甲於南中今皆蕩析不存余每過其所輒增惋歎余中丞世為宦族其園有數處而在烏龍潭者為最益其山光水色皆几席閒物城中得此為難耳近時又有陳中丞金太守皆築室潭岸且置畫舫以與余爭勝又唐長史齊王孫等皆有宅枕流面山雖復數椽可以延貽清朗即不為園而山水之美此其都居矣

杏花村一帶園之淵藪也而人甚侈顧家園其基鄰鳳臺河

留都錄上

為勝地但規模布置亦覺未稱此其意不在園者而園實因之

南門許會元家對門有園雖不甚大然亦嘗有邱壑余嘗以謁客數至固已居非其主矣

南門富室夙稱韓任韓方伯有數園其旁居室者壘石甚多石亦有奇者然殊無位置今已易主矣任氏亦有數園而鄰鳳寺者為勝其園舊為陰氏有而任得之槐榆百尺枇杷松柏皆已合抱蓋數代物也任賣於四川劉用潛明府劉造屋

其中極為精麗工未成而劉病自知不能守也嘗與余曰此園惟有福有趣者可居若以屬子吾死亦瞑目其如子貧何

今劉已死矣余過其處輒有西州之痛未一年為壽州方所置銘道注方孩未先生身後歸同鄉鄧元昭太史名萬竹園

園亦漸圯矣青嶺空額為陳百史先生書陰氏一云略

南門內右手傍城名紅土山有賈家園園依山為之穿林拾級而入則酒杯在睥睨閒矣登其亭樹蒼茫平楚江流如帶

其一石瞰池生者紆敞可步諸園所未有也惜園已漸圯又多為人賃飲遊者雜還不堪久坐

中城街有楊總兵園余數會飲其處亦有廣軒曲池要無大致又弄中諸園胡氏有者為吳人所壘石較諸園假山此為差勝胡素封不樂交遊故園名不著

園子監一帶絕無園可遊小有園在石橋者故其令所為也余親見主人鑿池種梅梅開甚盛未幾過其處則主人死而其孫列為茶肆矣且聞此令生平好刻書書板盈屋然園既如此何有於書哉

水西門內有蔡家園松江富室蔡姓者所為也今屬之貴州蔡憲副有廣池曲橋亭軒交錯芙蓉開時憲副飲余其中亦

留都錄上

覺錦綺奪目

自清涼門北至金川門山阜相接其為深林閑曠幾數十里得一畝之地垣而圍之即可名園矣余嘗於春月閒由烏龍潭斜穿鼓樓岡見人家籬落皆有桃花覺桃源雞犬即在與

足而清涼山後有卓氏莊雖未經營若拓而治之可為名園又嘗由金陵寺側見某指揮居其後園竹可數十萬每年筍價百千亦一異境也

馴象門一帶茂林修竹處處可以為園而成觀者實少至塞洪橋有芮家園屬楊龍友者即古白鷺洲處也平疇綠野可以游目聘懷園中有池有隈亦可觴詠但其亭臺纖狹原是

富家兒所營者不足副大觀也今屬之商城周方伯牛首山下王家園其主人故為縣令有好事名營山鑿池有松鵝花榭之盛其軒窗亦開敞盡勢但冠蓋錯游主人應接

不暇園亦能做人矣今主人已死余以游山與數友偶過之其子倉卒具飲甚感其意

科舉 余往見金陵瑣事載科場事至萬曆己酉而止蓋是時余亦以童子應考句容矣壬子余守制乙卯至京而未入場自戊午至今歷場屋者八次矣曾作南都

應試記一冊中閒所記事頗詳追憶記之亦足繫人感慨云

乙卯七月閒張差事起舉國闕傳以神宗皇帝深拱二十餘年一旦御殿召對士大夫無不欣為盛事而余鄉劉御史以

奏對失旨下獄凡科舉之士皆云一篇絕好文字卻被池人做去然余是時未深諳國家事體已心知劉被患為幸後三

案興而二劉卒為挺擊樹幟時有云一卯金刀以奇貨元功

留都錄上

抹殺忠臣義士即此也

戊午八月遼東難發矣余猶記一友云國家將有數十年兵禍時國家全盛余以其言為妄今果驗云

舊制頭場入闈為八月初九時以主考失期遲一日然先是壬子則失期半月矣頭場題為子路問君子至修己以敬先

拏夾帶監生陳某搜其文則適符是題也此明為主司關節之證而監場未有論劾者

故事入場士子自備燭研水注上科府尹為嘉興黃公捐公費為辦給多士誦之至今遂為例初時炬皆精堅徹夜不能盡一枝後此皆惡濫充數士之敏捷先交卷者雖半枝一寸猶奪去

卷三十四

主

南場之通關節相傳有年而下四府為甚相傳武進宜興金壇數邑尤工是術騰錄多家人門客書寫精楷又其縣較諸郡先進主司取數既滿則他皆置之矣又先度推官知縣資俸必入簾者預為結納否則代營入簾取於相報種種弊竇不可枚舉雖以嚴察之監場精明之京兆亦不能革余少聽人言意以為妄此科榜發據余所知實有數人嗚呼可歎是年京兆先出儀注分派鼓吹迎導三人每舉人六名豫先兩日習之城中喧曰迎假舉人可發一笑

往年南京十四府共一提學至場期則使者至南京坐察院以觀士子進場之後往謁猶掣籤點名使其守揭曉以觀鹿鳴之盛自乙卯分兩督學而上江文宗以江上二縣非屬邑不奉供應遂不至京故士亦場畢遂歸而鹿鳴赴宴者不及三之一矣是年上江督學為响樓周公猶至京點士如故云辛酉程文墨卷無一可傳者以主考司房知文者不能一二也相傳關節較前科更甚

留都錄上

甲子七月南京傳揚大洪効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幾於家鈔戶誦是時覺忠義之氣鼓暢一時今不可再見矣主考為李標姜逢元解元為金壇周鑣鑣後為禮部膳郎以齋奉抗疏削籍歸授徒明道論者以為前有顧涇陽後有周仲馭南場因赴宴者少鹿鳴宴皆以銀造豬首雞鵝之類始於戊午後遂相沿為例

丁卯入闈之時正瑞禍張熾之際監生樊元修為首具呈建祠然首其事者實有數生半係浙人後蔽惡於樊耳主考出題媚璫余在闈中見易經首題大為咋舌蓋璫孽方封靈國公而題曰萬國咸寧耳又見逆黨之子如其輩在場中出入號房巡緝官不敢詰至今思之猶有餘憤時主考為張士範陳具慶監場為劉漢皆附逆璫者也是年周應秋之子應試南京寓門帖金壇周三大字至踰尺而周錄果為岑之豹

卷三十四

主

所中後雖論革然國家功令亦被此輩壞極矣銘道注周錄原稿誤作崔鐸乃呈秀子是年逆璫以甲子程文多所譏諷是年革程文不用

時上江督學浮弋賈公最號得人亦肯破格收士子曾見溧陽某某遞建逆璫生祠呈為賈公所呵斥時服其正余嘗謂賈公不幸為諸小人所用耳移宮一爭原可與楊左並存大義而出山二疏遂至自相矛盾以卒蒙惡聲不然當憲宗彌留之日南中去京二千餘里而首劾逆璫者賈也使無攻楊之疏豈不始終正人哉

庚午主試為姜公曰廣陳公演司房亦多名人號稱得士榜首為楊廷樞一時為士論所服記闈後余輩同社三十餘人數為高會張溥謂余曰今年十舉其七猶為缺事然亦十舉其三矣如辛未吳會元偉業楊太史廷麟陳司理子龍王吏

留都錄上

部重吳大令繼善錢兵部位坤吳刑部克孝而許元溥鄭敷
教陸坦李愷吳應荀等皆是年所舉士也然是年以通關節
中者實多相傳惟寧國太平揚州三處各賣數人 是年監
場恐看卷官作弊使經房探鉤分閱不拘本經而弊不易止
且此法久之愈使作弊故數科以來士子失經旨者多得命
中且無論其他矣

癸酉忽行限字之令過五百字者不錄故是年南場所取多
庸陋枯竭之文而榜首為余鄉人最厭士心主考丁進蔣
德璟丁大千物議國中口語藉藉所不忍聞然丁實鄙人聞
事竣雖倚棹碗碟皆為載去最可笑也銘道注是科解時首
元石棟桂仲
題為生而知之者上也所取士多切君德說自丁卯媚璫後
科場題不獻譽人主則歸美大臣此世道人心之憂也
是年舉人以磨勘被斥者數人而司房被論降處者亦有數

忠三十四

四

官雖存公道其實未盡然南中科道發科場之弊者無一人
也猶記通州范太蒙先生私草一疏使余言之鄭司農以風
之各部屬鄭公曰周仲馭去矣部屬中求此等人何可多得
丁為首輔溫體仁私人故科場有所恃而作弊次年亦為北
科道論歸

和州生員杜某領出廢卷則二三場俱非其文矣而其卷又
黏於取中曹某之後不知彌封謄錄關防何以錯誤至此時
南中各衙門多知其事而和州生亦曾爭之當事矣然杜無
力而曹有力也事遂寢由此推之南場之弊可勝道哉 頭
場貼出謄錄作弊及文字關節者十有四大都皆下江富
貴子弟也監場出示謂行文督學究治後事皆寢然則人何所
憚而不作弊乎

丙子臨場正聞北警南中出兵勤王又訛言不一諸生一日

留都錄上

數驚後聞之皆逆案中人幸國家有事造為蜚語以搖動人
心至今思之可為寒心
時聞中至上午始得題次日至下午始完場皆前此未有也
自戊午後場事怠緩一切陵遲至是而極矣時主考為李建
泰王錫袞發榜半月後試錄尚無序文及程式論策而使知
名士張某周某為之二人又轉行情代委之余所知之腐生
場事尚可言哉聞之前輩程式論策多館閣預擬惟序文經
義臨時自作或乞司房有名者代筆要皆隨作隨梓至揭曉
之次日即有成書矣而此科獨遲滯若此亦一異事也
南場自賄賂公行弊竇百出司房諸公既憚閱文又夾袋有
人所舉但取充數即棄卷不寓目矣即余一人甲子癸酉丙
子三科之卷皆未動一筆封識如故雖即此是數然此輩之
罪何容贖乎

忠三十四

五

已卯聞事之怠緩猶之丙子也主考為張維機楊觀光張眺
不省事所出論策題皆淺俚不成文為通場士子所笑榜發
血字號中式者少舊額五名諸監生刻揭攻訐且圍貢院而
謀之主考慮禍先出檢舉一疏冀以塞後議也然聞與監生
為首者已陰有所解矣

次年陳啟新論發科場之弊指摘淮安舉人王某一時快之
然陳不過修本鄉之怨所劾非實而南中諸弊百未及一所
指者亦十未及一也南中科道監場不無扶同或曰諸君為
副考地故非怨正考然亦可見士風矣往時申時行王錫爵
在位其子壻才皆可中而高桂饒伸諸公劾之不遺餘力無
非尊朝廷惜人才護持功令以明權臣之不足畏也今科場
弊端極矣而在事者以私交情面忍嘿不言且無論古人視
萬曆時諸公豈不重可愧哉 後又一年下江宗巡按論劾

留都錄上

靖江陳本叔亦及科場事蓋謂太倉某舉人也後以人解救得免然陳所舉士為榜首周鍾大為士論所快

上江督學為金公蘭最號得士以余有條陳數移文京兆監場釐革弊端然已極重難返矣蓋使司房者皆清操有守之人弊何自出即不然妙選知文之士亦可救一二而拘於地方資俸且先費營求取償場屋於是主司既玄黃昧其目又孔方亂其心彼且先有關合又互相對換雖有廉明之監察公正之京兆亦何益乎故南場聘取考官之法不變而日云革弊是止沸而揚火之故智也

是年首題為寬則得東四句句容錢令語余曰場中求一脫格文字不可多得余問如何是脫格曰不拘定四比耳因思墨卷中有串作者有散作者有作四股八比者且有重首一句者此皆當以失體劾斥而場中反以不多得為憾豈非變

忠三十四

事

事乎

先是七月武陵楊相以拔貢保舉多賢士欲於副榜中隆其選於是中副榜者刻錄設燕亦稱正榜為同年而車服炫耀入里門持刺拜容且刻殊卷諱副榜而曰貢舉生大可笑也於戲此余先子儵居留都時所紀也錄原稿十三卷今僅三卷亡弟穉圭手錄藏諸篋余覽未竟潸然出涕因歎乙酉閒先子生平撰著盡散兵燹之餘幸稍存什一於千百癸巳歲袁州張芑山先生家陵陽搜訪先子遺集捐彙合四方友人之資梓樓山堂前集集成行世然猶有散佚未盡梓者今方擬遺補缺圖重鐫而未逮此余所以盡然悲也况三復是編知明季之盛即衰運之所伏人事之變即國勢之所終讀者其亦重有所感矣孤子孟堅

留都見聞錄卷之上終

留都錄上

留都見聞錄卷之下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五

貴池吳應箕次尾

河房

南京河房夾秦淮而居綠窗朱戶兩岸交輝而倚檻窺簾者亦自相掩映夏月淮水盈漫畫船簫鼓之游至於達夜實天下之麗觀也冬開水落河乾則一望河亭惟有木樞媚列耳令人意盡飲河亭及河舫者久之亦如飲市樓為可厭固不及城外河流可以縱其所如而亦時有林岸葦曲可以領清音寓曠曠也但自余所見亦有興廢盛衰可資感慨

自水西門水關達內河兩岸荒陋至下浮橋有汪姓者河亭內豎石甚奇在南中不多見也而皆不及數年房主五易矣其石不知存否

忠三十五

事

上浮橋余學士牌坊上舊有圓基沿河砌石甚精瓦礫中有紫薇花開時甚麗惜未有營為亭者

過南門橋南岸有住家河房疊水石為亭此為一帶僅見者未五年則三易主矣

翔鸞坊上有蔡弁河房堂閣頗精中列盆花甚茂後為河南任子所買此弁廢著為范大司馬營居司馬曾稱其高誼武定橋以上河房漸有可觀北岸有王氏梅氏但稱壯固耳其扁聯多貴官題

文德橋下有徐府河房甚壯麗然秉燭督工種樹移石成之甚速而臺閣亭園不名一處

過學宮則兩岸河房鱗次相競其房過科舉年則益為塗飾以取舉子厚貨最著者有瓜洲余家河房不過亭臺寬敞耳庭前有白木槿可觀後亦殘廢

留都錄下

過貞院南岸有濟王孫河房垂柳成陰最宜消夏而又有新構者其牆甚峻或嘲之曰此原高牆中人也

清谿有黃公祠蓋祠余貴池黃侍中也舊有河房以官物故速朽戊寅年武進唐祠部易木為石頗堅麗祠中祀有石影蓋侍中翁夫人將赴水時滴淚塞洪橋石上結而成之者也高座寺僧以為觀音供之數代一日示夢老僧言其故至崇禎癸酉始移置祠中天陰以巾拭之則一像儼然固知血化為碧非虛語也祠堂前有樓凡部官到任宿其上不潔清者夜必多崇陶美人儀部嘗為余言之

金陵柵口有五柳居柳在水中單籠軒楹垂條可愛萬曆戊午年一僧賃開茶舍惠泉松茗宜壺錫鑄時以為極湯社之盛然飲此者日不能數客要皆勝士也南中茶舍始此

桃葉渡河房皆舊家物近為山東王戶部所買荒歲窮冬大

忠三十五

二

興土木自非計臣筦差者不能為也其房近水一帶雖設窗櫺實皆釘銅後聞戶部蓄妾數十皆與為仇王性慳吝羣妾不免凍餒至以得死為幸於是室中塞井鑄窗慮其入水自盡也未幾戶部以管兌折糧違旨下獄

過淮清橋南岸有河房廣軒巍閣可謂宏麗主則一總督書辦耳以胥役而為帝居無論放肆彌分若不侵官作弊何以有此物力未幾而胥已抵罪居為內監所置

釣魚巷河房數所皆內監王孫物已卯歲歸德侯朝宗偶寓於此狎一妓一日妓之衣被皆以蘆灰畫字其上妓怪之而妝臺鈿合則忽於空中墮下矣或謂其房後芭蕉作祟耳盡去之而植物如故後移之舟中怪遂絕

留都錄下

亦脩然有致錦道法丁名繼字

過水關有黃戶部河房此故為徐府亭園也而黃益拓之沿河幾半里皆甃石為址琢甄為垣戊寅秋閒工作者凡數百人時黃方管鑄差而恣情土木游者無不笑以為愚而其人亦不悟也工方畢而下獄官為估值變價計其居房未及一歲大中橋上有南和伯河房內寤於路外逼於河僅橫列亭榭耳然結構不俗

復成橋以至珍珠橋河房零星矣然短葺長楊之間即有小亭亦為勝境

南京河房佳麗者近有三變二十年前皆本京富貴家所有四方人士置者十之一耳十年以來為本京有者十無二三數年以來非任子稅差官所買十無一二而已可感可感

公署

忠三十五

三

南京各衙門已大非國初之舊然觀其故址亦可想見當時制作氣象六部司屬公署零星狹隘若刑部諸司幾不蔽風雨矣惟各大堂公署有足紀者略識

一二

府部寺衛等大堂俱夾營於正陽門之左右五府最寬敞門堂不改而牆垣多圯矣各部尚整齊入門視階前古柏彌令入有森肅之氣惟宗人府則蕩然僅存門柱

三法司衙門在太平門外較城中尤巍侈後園大墻幾於包蔽後湖今皆圯矣惟出門過隄左山右湖而法司居其間又制度宏敞便覺祖宗法度有凜然不可犯之意

刑部大堂較城中五部大倍之都察院大理寺差小於刑部然皆巍觀也階前古柏森鬱廳事後雙桂合抱秋時花香繞室坐其間真所謂白雲司矣十三司廳事分列左右階前多

留都錄下

臘梅亦最大出則有後湖之蓮可觀覺人開園亭直盆沼中物耳聞諸官惟浙某每出太平門便步行隄上謁堂後必婆娑盡日方歸又江西鄒南舉即於司中讀書或數日不歸蓋其謫居時也

都察院河南道中牡丹獨盛觀其枝幹蓋數百年物也河南人云牡丹每歲接種則花大而本大者花反小然似此又當別論人家園子中決無百年之花故為奇觀十三道相列道之刑部以御史之居自爾壯麗

京畿察院在法司之後清肅甚於在城者其中桂樹獨盛亦以官不時居且牆多圯

官政

南京仕國也先朝以吏治著聲者甚多萬曆以後承平無事士大夫以南中為左遷都不復事事即賢者

忠孝五

四

亦多無可述自海內多事士風較往稍變近以再入關又所在寇起道路多梗物力亦耗而仕於輦轂者又多得罪於是爭以南秩為仙吏然南之難為亦倍徙於昔矣

南京操江實為重任前後居其官者皆平平無奇烏程唐世濟時稱振刷然所募新水營兵七百名為健卒其實即盜也有一舉人為上河巡兵所劫詣唐直責曰兵為盜則老先生為盜魁唐為氣沮立烏數卒

乙亥丙子江北為流寇所躡乞援操江賊去則兵來樓船鼓吹徘徊南岸而以追賊見報矣

都察院自海剛峰後南中能舉其名者少矣余所見賢者多在此任然非贅居即借道而能表見者少矣陳公子廷當遠璫摧折之後首起是官又適值京察激濁揚清士論歸之後

留都錄下

復官北總憲人以為不及南云
南京太僕寺在滁州士大夫無能舉其一官之名者馮公元應在任時東南賢士無日不相造而公亦應接不暇人以平津邸第在豐樂醉翁之閒

國子監司成如先朝陳魏閒不可復見即近代馮夢禎王圖以舉業造士郭正域以禮法肅人皆有賢聲後士與官皆非當時之舊矣已卯周公鳳翔為司成至回拜監生人咸異之及吳駿公偉業為司業適有積分之事吳促余入試余以朱雲折辭宣事答之吳為一笑

京北尹可稱者實少張公瑋為少京北適值荒疫並行蝗旱交作而公設法振濟不遺餘力慈心實政感動路人余以襄贊其事每至公署相對則蕭然四壁蔬食布衣蓋有貧士所不能堪者嘗有一士夫評論南中仕宦多所褒譏至張公則

忠孝五

五

曰此為今之聖人

南京吏部司屬最閒無事閩中文鳳翔以文章名東王象春以氣節名在逆璫時稱為門戶渠率號二王一指御史述文一指季水也後此有徐公石麟侯公峒曾皆清真絕俗之儒乙亥徐為考功主察最有聲

戶部司屬南中最艱之任但不營產者即為高品司官一權差官回即營園置第而以墨敗下獄者亦相踵大半皆任子也主爵者必置若輩於此曹殊不可解有甲科為郎者襄陽潘龍麟私宿舊院夏邑王承曾明寓河房非狎妓女即比頑童官箴掃地矣後潘守西安以不簡致糾王守襄陽以破城被逮要之其自取也

禮部司屬竟陵鍾惺以詩稱西安方應祥以文名方長者最好士士爭歸之鍾詩奔走一時後此吳江沈正宗有氣力能

留都錄下

明職掌參處宗室秀才之強橫者即僧道妓女窳然畏法而以貪橫著者莫如虞大復虞曾奪監生之戲子挾騙諸妓以氣節稱者無如周鑣周以齋奉抗疏劾內監至於削奪虞周皆金壇人何公楷以言事左遷至禮部閉戶著書居然以千秋自命

兵部職方司南京最緊要之職也先後居此任者於南中積習矯革誠難且近來多事得終其任即大幸矣庚辛疫死萬軍若懸役不補使以雙糧補精兵五千則南中可轉弱為強無有計及此者

王允成字述文山西人以前為御史有直聲為應天屯臺觀風十四府諸生錄其試卷而贈金甚厚此亦從來僅見者辛酉有內璫挾妓及勳戚怙勢者其提問不稍貸趙儕鶴改之北臺遂為邪黨所攻削奪幾陷大禍以其為門戶渠魁也

忠三十五

六

陳必謙字益吾常熟人清肅人不敢犯為上巡江有司畏之甚於按院崇禎己巳南察陳掌河南道驅除逆黨殆盡時鄭公三俊署冢宰陳中湛為總憲錢允鯨署吏科先是錢與陳相左得諸子調之故陳卒得行其志相傳數十年南察此為僅見

成勇字寶慈山東人最有清名崇禎戊寅改南道初論德清蔡奕琛蔡為烏程之傳證也時黃道周論武陵相楊嗣昌奪情以廷辯得罪而成疏救之忤旨逮治方就逮時南中士民數萬皆持瓣香送之江干而成就逮時僅襖被一具耳其清苦非人所堪見者多為涕下

世傳南科北道以南中科臣少而尤為諸人所敬憚然自余目中所見以風節著者何寥寥也近有荆可棟以貪穢被劾至於受刑西市荆之貪實聞見所少也戊寅張公元芳以劾

留都錄下

史華被降天下壯之蓋史為逆黨漏網極為貪橫在朝有五鬼之目未幾身死事敗至首輔辭國觀亦被逮賜自盡人以為有天意

南禮部尚書最號清閒即有賢者亦無由表見廣東李宗伯好古董皆為買人所給葉宗伯好書南京舊籍多歸之朱繼祚為尚書士論甚憤蓋朱曾修要典為逆案漏網也後卒以彈去繼之者為孟津王公鐸至山東為土賊所得見其體肥也欲殺而食之哀求以家人代王遂以是怖病不起

南少宗伯三十年之內由之大拜者指不勝屈如閩之李葉史三公浙之烏程嘉善吾南之華亭建德皆是人以其衙門最利今已裁革

忠三十五

七

起為南冢卿士大夫皆爭識其丰采未幾卒於官

戶部尚書鄭公三俊為南戶部者六年吏部者三年其為戶部也清執為司農僅有六年中未受司差一文亦無敢有營一差者先是南庾且不及夕公在事足備數年之儲自公主而後為武進之錢又為河南之常山東之仇政以賄成而南計如洗矣鄭公署中清儉如寒素嘗欲買一書以不能備三金而罷

南禮部侍郎自李九我葉臺山以來大拜者常接踵癸酉嘉善錢乙亥建德孔皆由此入閣錢居南時最為正人君子歸心真溫然長者也後在閣中溫烏程以鄭鄭事傾文長洲而錢之心迹頗為諸公所短望亦減於南云

兵部尚書黃克纘不振聲黃蓋邪人之尤者也後居是任者皆平甲戌洛陽呂公維祺由總督升是職意在展布未

留都錄下

幾罷歸尋為吳橋范公景文公寬然有長者風然簡練營伍
鑄礮造船多有功於人不知之地范罷而李公邦華繼之李
負天下望亦實心任事或以為執持勝范或以為布置不及
范要之皆賢者也李未久憂去留數千金以備荒范以救成
勇救黃道周罷天下稱之

呂豫石司馬為戶部侍郎時與鄭司農似有微嫌以豫石行
路必欲先尚書也二公實一時賢者先是南糧率多改折侵
欠公署總督宿弊一清又奏為南糧舉劾之法呂公繼之愈
益整飭故飛輓不絕京庾可支數年繼呂者為程公國祥吳
公光儀程夙有清望後拜相功名損於南部吳公為總督有
聲此後繼之者而皆政以貽成故南庾無一日之積
呂公為司馬時嘗下交余先施折簡招飲余以丁憂辭呂貽
簡曰以老親有疾兄權換一吉巾何如余卒不從公稱之不

忠三五

愧古人呂好名喜事客有勸之作國朝史者欣然欲約余遂
為之余語之曰高文二祖本紀當請老先生自為矣呂大笑
事遂止

鄭元岳先生自司農為太宰兩主南察天下稱之論者以乙
亥尚不及己己蓋己已為逆案未定正玄黃相戰之時北太
宰為王永光意在庇護耶黨鄭公在南則驅除務盡故北察
大不及南時科道糾拾未上公先疏論劾多人詞嚴義正讀
之覺風霜之氣襲人

畢公懋良夙號正人在南中有聲總督時以耄廢為兩廠論
罷論者謂大損國體可為大臣不知止之戒司農仇亦嘗為
廠臣所論刺未幾復以兵部任然賄賂不絕

應天府學掌教多甲科為之癸酉任者為楊君以任楊極清
苦素以名節自勵至官盡卻贊儀不受而薦達諸生不遺餘

西都錄下

力四方問宇之屢不絕楊日接賓朋夜校文藝至嘔血不止
廚食瓶粟而見義必為若不如是即如重病在身未幾分考
闕歸歸以疾死斂具皆當事所助旋祀名宦論者以自有教
職以來惟楊維節一人而已

寺觀

天界寺毗盧閣及大佛頂廊可忘其為暑也西菴之邃宵南
菴之幽靜入其中如在萬山深處而小萬松菴後園可以坐
嘯大萬松門額三字為王仲山題者傑筆也竹居菴為王百
谷八分書亦佳大小半峰菴則有古定窳觀音高三尺者真
奇物也寺僧索價三千金今不知屬之何處又庭前玉蘭二
株大合抱花時甚盛僧亦苦貴官游賞遂伐之失此二物竟
舉寺寂寥矣此中名菴三十餘處今半圯廢竹園僧舍多為
外人賃典也

忠三五

碧峰寺右竹園有石頭菴僧人韞璞舊居也板橋曲闌可以
想見其風致又寺中有沈香羅漢像甚奇古相傳是鄭和從
西番來者與今梵宮所塑不同

報恩寺浮圖甲於天下登三級而覽盡城中矣至頂而蒼茫
官冥如與雲氣相接寺中僧舍惟南廊頗盛比屋接簷高其
牆宇亦如人家居排牌貿易而清修遠寄之意都盡

服色

萬曆末南京妓女服灑綫民間無服之者戊午則妓女服大
紅縐紗夾衣未踰年而民間皆灑綫皆大紅矣男人則見有
豪華公子衣紅者其後雖販夫傭婦下至人奴門役亦內衣
紅縐而城中南方一帶為甚然前輩大老亦有服者不可解
相傳北京婦女衣錦戴珠無問良賤南京亦染此風中人之
家娶婦嫁女皆衣織金通袖甚有與夫之婦負販之妻遇有

西都錄下

喜宴乞官家袍帶嗚呼異哉

初南京士夫皆戴冠大袖也忽一變為小袖短衣長不及膝而袖則寬不踰尺且鞋頭深五寸而窄襪至不能穿足舉止輕佻殊失雅觀或曰此大似兵卒打扮未幾北人被難者紛紛來南而快鞋箭服盈滿街巷則前服其先兆矣

時事

客座贅語謂南京先時屋制古樸近則雖細民單戶聽事皆采畫而門楹皆朱丹至廣堂大廈又不必言矣或曰南中止求美觀不宜堅固雖親如父子亦皆相哄問其故則言父以敗材朽木造屋梁棟皆紙裱彩漆不一傳而圯矣此父哄子也死者率用大棺外貼杉皮內實松質而制度壯觀方其出殯亦豈不美哉椰乎乃未入土而蟻穴纍然矣此子哄父也可發一笑

京師

京師為五方所聚要皆貿易遷徙之民及在監游學之士而已而移家者固未數數也自遼東破而北人始來自奢首難作而滇黔之宦於南方者始不反此天啟元年後事崇禎庚午以來而南直有民變於是宜興溧陽通州三屬之薦紳有奔徙者甲戌桐城民變乙亥流寇猖獗江以北之巨富十來其九而山東河南湖廣之人幾於望衡對宇矣於是南中風氣為之一變

北直范質公司馬自解任後而吳橋適為寇躪遂不能歸借居同鄉劉京兆之第賓客不絕於門公亦時以聲樂娛客又性博愛士樂趨之故不須書程公之門亦無可見任公之厚也人或不能別擇為言然亦有惡客數人其語言舉止欲令坐客捧腹噴飯而范公待之自若於此深服其度
通州范翼羽尚寶以民變居南好客不倦而工書善詩談吐

留都錄下

有蘊籍所謂風流儒雅亦吾師也南中清客貧士嘗傍以資給又嘗作高會召致賓客凡號為書畫之士皆在偶聞余至即自駕迎之並欲分題賦詩余笑曰此先生作養濟功德而欲某則名其閒乎公為大笑未幾病歸故鄉人咸為歎息
桐城自甲戌乙亥後巨室盡家於南何相國以元老客居而門庭安靜人咸誦之其餘方仁植中丞坦菴太史孫魯山給諫皆為時名人而悉家於此又數姓之兄弟子姪文采風流照耀京邑他方流寓者所不敢望方孩未侍御在熹廟時可稱碩果不食者矣其居南也下士好客後進之士率往歸之或有規其不能高自標榜者然九死餘生而求善全末世是或一道也

忠孝

廬州吳行可少司馬吳柳梅給諫金天樞侍御皆質厚長者司馬為南總督有聲給諫温克而所劾温體仁疏人以為揚
沈之論分宜不過如是而得罪有輕重亦有幸有不幸耳金廷對幾獲大罪而有風雷之異蓋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湖廣在江北者時復居南然不能久處於此賊信稍寬即圖歸計謂其婦女重遷也然光黃之間蓋有求遷不得者矣光山蔡宗伯家流離轉徙之餘而後僅得至南商城受屠縉紳無一免者惟周方伯先居南中得孑然獨存耳周居南親串未死者時相依而有張御史夫人乞白來歸謂陷賊中曾挑水一月云

黔中自安酋之亂士大夫居南者最多而最知名者楊龍友楊自辛酉來居喜交游工書畫故詩入酒客無不往依教諭華亭時客猶不衰然家以是稍落後為令浙東人咸思之馬中丞蔡憲副皆能人也馬亦工繪事高自持許蔡曾以千金買曲中王姬姬色為一時豔稱

留都錄下

天啟元年御史何某以事答諸生實坐不知有何先顯者作祭文倡諸生大哭於聖廟羣謀之入署捶其卑隸御史家室踰垣而逃或匿於洞中又執各御史徧嘗之御史至謝罪不遑後御史削歸何亦遣戍何竟以是得名干涉他事始猶仗公繼多行私又繼以惡子於是鄉黨皆以何為諱云

崇禎戊寅六月忽有自江北來者言人身中有羊毛疹不鍼挑出則立死人就挑果有毛自肉出者於是羣相煽惑街巷之閒競以戲文祈禳南中黎園盡日演劇遂高價至六七金一部者優人日得千錢猶為快快此當事所亟宜禁止者也後因訛言日甚巡城御史杖死倡說者事遂已民亦卒無他患

丙子正月流賊破和州江浦被圍於是南中防禦尚書皆住門城守居民皆執竿上城各站一垛每夜鎧燭之費至數百

忠孝五

萬千夫賊必不能即渡江萬一窺渡宜守北而不守南當防江而不防城也城中宜示以安靜無事乃未見一賊而先張皇自敝若果強敵壓境將如之何可為發歎

丙子七月傳北警甚劇南中出兵勤王時有言皇上先以兵三千送儲君來南也又言福藩亦起兵自衛矣已而絕無影響相傳皆逆案中人求翻案不遂故幸國有大難遂先造訛言冀以搖動人心可畏哉

事見上卷

乙亥正月十五夜兵部職方錢郎中以微服行鎗市中錢嗣然年少也有惡生姚某等以其美少年接之至市樓狎褻無所不至後得數弁識其為官也得脫去錢上疏為禱處數生總之尊其瞻視居官之常體也而以輕脫見侮由其自取也不可不戒又數月部郎某短衣刺船夜泊河房之下窺人婦女為著糞澆不敢一問

留都錄下

乙亥清明忽傳兵部尚書呂公豫石謀為不軌通京騷動而勳臣內殿至勒兵部署後知此語起於主事俞彥俞以老甲科放肆為呂公裁抑故造是語以傾之耳呂公亦自是不安其位未幾罷歸蓋國家之法雖為大司馬竟無一兵得自用者況南京乎在呂公亦幾陷不測人言之傾側可畏如此癸酉五月沐府出殯所製方相最大俗號為顯獸子半月前闕動通京至期婦人女子皆往南門觀之又有借此觀婦女者於是人益眾至於車騎不通同伴相失而婦女皆為輕薄少年褻侮至遺簪墮履者不可勝計益丈夫不能禁制婦女貽羞忍辱若此一時滿街編為謠詞聽之令人欲嘔

不潔三十五

忠

甲戌年閒賣糖金道人之女與僧有姦其夫執而送之御史張壽祺張以杵槌搗僧頭至於破腦流血而拘審其婦雖淫褻之詞必探得之通京傳笑遂有張風子之號

乙亥王承曾為戶部主事寵一門子美少年也每日雇一代為梳掠者值工銀三分望之即如妓裝也一日隨至大衙門人見其內服皆紅紫而梳櫛特異忽傳衙門有婦人於是堂官駭異索之則王之門子也堂官深惡之

江南蝗災甚少萬曆丁巳曾見之時府尹徐公救捕之未幾輒盡至崇禎戊寅以後則徧江南諸郡無不有蝗凡蝗所至之處有同一禾苗而田畝相連有食有不食者不可解也國朝以來南京米貴僅嘉靖萬曆時一再見而貴至二兩是年三倍之熟萬曆戊子至一兩六錢不過一兩月耳崇禎庚辰辛巳壬午至三兩六錢且有加不已然各郡縣尤甚三百餘年未有之災荒也南京二十餘年居民往時不知蕎麥大麥為何物至是亦五千一石較之山東河南斗粟十千者此猶樂國然都會之地若此嗷嗷之狀實不堪一見也

留都錄下

先大父留都見聞錄一書排目凡十有三亂後殘簡僅山
 川園亭科舉三事先君子既嘗刊之隨事點筆觸目起義
 所見在此所感在彼蓋即一嚮可想其全鼎也今年春當
 事慮書獄滋蔓密令體勘而聞風心慄者取其家有之書
 稍涉疑似無論免園冊子悉舉而畀之爨燼即族祖古牛
 先生所著種種亦不免簿錄入官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不
 能得之後世之揚子雲而一旦與腐草同盡余適自郡歸
 夜就其家檢理所勝零殘破帙見有蛛絲縈裊細字塵漏
 朽楮一小冊書名撰人及標目處皆缺空其行移燈指眼
 再四諦視則留都見聞錄前半即已刊三事也為之驚喜
 歎息得未曾有亟合前刻手錄成帙而亦可藉是無憾夫
 先公纂著亡軼者多矣自余所知東林記事本末歸之陽
 羨陳氏交友鑑歸之梁谿顧氏既已久不可問三大征本

卷之十五 見聞錄

四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五

留都見聞錄卷之下終

留都見聞錄下

南都應試記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五附
 貴池吳應箕次尾

萬曆戊午年余春秋二十四始以臺試第六名應試時督學
 為豐城振守徐公徐時已陞閣卿奉命仍督學政行部至郡
 黃蓋金帶前此未有者
 六月二十四余至郡故事應試者皆詣府起送設宴張樂郡
 守為雲南金公縣令為石首王公與諸公飲極酣故事酒罷
 仍以壺榼祖之郭外全命移之齊山鼓吹迎導甚盛自舊隄
 登山從新隄登舟身自醮祝亦前此未有者金先是視士頗
 倨此出意外云
 七月十一日阻風米石登李白祠作絕句數首有留客西風
 知有意青山一片總憐余之句又和宗子相醉殺江南千萬
 山句同舟為家玄石低水兩叔銘道註玄石名士林低水名
 淶

卷之十五 見聞錄

五

十三日聞臺試甚急余自采石覓輿走慈湖道中時督學岫
 嶼周公新蒞任覆試前應試諸生檄迫甚故倉卒走句容
 十八日應試句容余錄名第三
 二十日返京中寓天界西廊二十七家宅被火信至
 八月初八日大主考未至故事主考於初七日宴京兆堂上
 迎入閣中是年以命下遲故不及期至十二始頭場云先是
 壬子亦移場至二十後七年凡兩見矣試畢遊清涼石頭雨
 花靈谷近城諸名勝詩不及錄
 二十一日同王友去非至下關遊三宿巖余偶題詩亭上有
 何年曾破敵此日復攀巖之句一僧見之報其主僧僧故好
 文墨者見詩稱歎且愛余書法遂邀宿其舍甚精雅插架詩
 文亦多設具豐潔余為書篋數柄歡喜殊至又語余曰當年
 虞允文破敵時此巖蓋其停舟處也今繫纜石罅尚在而此

附錄試記

地已成梵宇相與歎滄桑之異蓋江去巖五里許矣僧號問竹同坐有戴聖卿六合人亦雅士

二十七登舟候南門橋下同舟為吳惟立劉伯宗時有陳友亦附劉來同舟得雋去余與劉皆報罷相對悅惘作詩數首劉詩有兩樹珊瑚高尺五不知何日見波斯之句劉年纔弱冠是歲錄科府庠第一銘道注陳名以運乙西南都獲與朝

天啟甲子年督學為南郡蕭公錄名第六聞信即走京中厲王達卿比部福建司公署署在北門貫城內南京衙門以大司寇堂為宏敞第一十三司皆空署余居中最稱幽適時

六月二十八日也銘道注比部名建和字純純同里人萬曆七月初旬王生心睿同居署中每日入時步後河池上鐘山

落翠新荷放香以為生平所快見銘道注心睿字公微此俱受業先公者註名復社

志三十五

六

余所居有書一厨嘗從庫司取鑰開看惟三國志本稍善余亦閱一過郊南阜太平山房集向已見者時亦取閱多所感慨又見張羅峯賓月軒記蓋其為郎時作也

夜臥署中以與獄室相近巡更聲不少息伏枕不得一合眼時中夜起步見月光黯淡景最孤寂又風起樹間令人不寒而慄因思讀書常得此境亦足生人道心

大司寇坐堂日余常伺之見諸司自庭揖外無他事因思南中故閉曹然各盡其職豈無一事可辦余以王故嘗與諸郎相識有謂吾吏隱而已甚者以為此吾輩適謫處也余甚不然其言

暇時嘗步大司寇堂上視堂下最為森肅法司所居政應爾爾因暫憩其後堂桂樹大合數抱扶疏陰鬱生平僅見而所居幽邃宏廓亦非直省諸察院可望因思朝廷曾何負於官

而官之負朝廷多矣為之一歎堂後亦多題詠無可者司寇題名碑亦多名人乃名者多不留詠而詠者多不知名因思居官者徒負其官大吟詩而惡札俚語狼藉屋壁真大可恨事

七月二十四司寇試錄歷事監生余與王生移就外廡二日遂縱觀北門之勝余因指其隄語王曰此俗所謂孤栖埂也王曰此地居人叢密行者絡繹左山右湖往來其上令人神怡心曠鳥睹所謂孤栖哉余曰是必罪人至此謂一入無輕

出者孤栖之名當由此耳與王散步鐘山之陰命一衙役前導至一小巷曰蓮池巷其址頗高望後湖蓮花如在椅案巷僧識前導者因設具役私語僧余善詩字僧出紙求書為題一聯王曰曷以餘與留句乎遂書一絕與之湖上棲遲已數旬蓮花開盡一湖新誰知更到鐘山曲又得蓮花梵語聲蓋

是時堂上僧誦經即蓮花經也銘道注聲出韻想爾時僧依僧導余穿山曲松林中距巷里許見石馬及碑表皆顛仆於路余問之僧曰此常國公墓也即登拜馬相與徘徊塚上荒

土纍纍下為拜壇殊宏濶塚上地處有穴僧云此去其藏室不遠可窺望焉余因謂僧今侯家鼎盛每年上塚設祭否僧曰無有又問曷不修墓僧曰不知何故但傳聞此自遼國來

卜碑毀表皆自上意故至今無敢修葺者余因顧王曰開平王為本朝元勳高皇帝親擇葬鍾山之陰冥器芻靈凡九十

一切皆官給仍驛書報大將軍達使歸會葬自為文哭之叙其功甚詳已復大慟其思數蓋諸功臣莫敢望焉而今其塚墓若此子孫莫敢葺理有司莫以舉聞皆失祀宗優重元勳之意因相與憑弔歎歎已而余更語王曰我輩自有不朽於

志三十五

七

天壤間者開平王之功在社稷名垂宇宙豈以一墓道哉古

人以厚葬管塚為愚不為無見僧又語余曰聞此地脈甚佳蓋不亞祖陵高皇帝葬後大悔故為之顛仆若此余曰此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相與大笑

歸徑穿林曲松陰密茂望眺平湖如鏡三法司諸衙門髮髯林杪之間而荷花紅白映帶如遊女靚妝羅綺靡雜真奇觀也山側又有石馬顛仆問是何塚僧亦不能舉尋其碑額無有役云相傳為李侯伯云

役又導觀京畿道察院中桂花亦有開者稱極早矣已復至相國寺觀僧舍碑與王各以蒲團趺坐佛殿遂覺倦極席地酣寢至暝乃還

次日諸司閱卷閣門猶不得入因往都察院看牡丹本極大莫與為偶大堂題名記有李賢者貴池人賢以人才薦其本末不可考又觀各道題名碑復有貴池數人蓋郡志所未載

卷三十五

者亦可歎也入城就王比部縱步隄上見有傳呼而至者役云往時有一官為刑部郎自衙門歸必換官服散步隄上眺望良久或倚柳少坐至門始登輿余問為誰役云非本司官故不記其姓名但知為浙人而已余因歎如此人者定當不俗而役能舉此亦有佳趣

役又曰城中有白雲高處亦浙江張某捐資建者曷一登焉於是往遊蓋借鍾山餘勢憑城而構之者室宇精敞布置種種不俗縱目一眺雲裏雙闕雨中萬家可謂毫髮無遺矣而皇城官殿隱於雲樹間者若斷若續尤為奇絕余謂王曰城中如清涼雞鳴諸勝視此亦仙凡之隔矣刑部在南京實冷暑然稱雲司有此高處真覺白雲縹渺名實都稱矣張名汝霖亦名士云

刑部故事每月有一主事宿獄早歸暮來則坐大門持簿

點視諸署人役蓋合每司不下數百人點視畢即闔門時典獄者為豫章黃某余每夜聞點名偶往視見其人極寢陋而面黝紫無鼻部中號為黃小鬼且又極聾每點唱時其下故玩弄之或一人作巨聲應者或直走不應者或又作輕蚊之聲以應者已復競相喧譁而詆笑之每名如此視黃直土木矣余甚憤其下之侮上而又深怪黃何以仍得在任比部曰此甲科其中有力者主之余因歎天下如此輩者蓋不少矣未幾聞黃作郡夫一冷曹猶傀儡戲之若此况專城之寄乎近世之用人蓋如此

八月閱邸報聞萬郎中元白杖死私作詩弔之揚大洪中丞劾魏忠賢疏草一時傳遍南中通國稱快余歎此韓文之故事矣逆知其被禍必慘而魏之流毒必甚瑾云試畢約友人李遠劉城縱遊諸勝二十日自三山門買舟由

卷三十五

下關至燕子磯舟中聯句有一船秋共載三友益偏多之語江山颯爽余與劉目不暇給而李獨陶陶兀兀終日在黑甜鄉中錦道注李字行季同里至燕子磯僧舍為一宿之停因登弘濟寺見江流浩淼風月流麗怡悅者久之已而風起水湧浪高於屋而水石相激聲巨如雷劉曰此可蕩盡十年塵土余曰亦可開擴萬古心胸李又極贊橫山浪破石牆之奇似此處而此下瞰江流彼上插雲漢亦政相敵但一居名都一處僻野聲名顯沒遂判天淵良可浩歎橫山者在秋浦萬山中余家宅其下李嘗熟遊劉亦恨未覓津蓋奇勝誠如李語也語已遍讀壁間題詠多與景物不稱相顧笑曰雖不作可也

飯訖命僮治具登燕子磯先謁關祠已直上其巔掃亭席地坐展具酒數巡李設令巖余與劉不勝酒遂酣李獨大觥連

進亦耐笑語進之日將落望江流橋帆上下視前風起水湧時又一境際矣劉曰我輩釀酒臨江能幾何時乎可各賦詩當賦得乾坤日夜浮余曰亦可賦大江流日夜詩皆未就相與極瞑返至僧舍

次日覓歸舟不得遂僱驢各命一僕張一小蓋隨馬三人於驢背上縱談笑樂過林樾村曲則下坐稍許蓋由觀音門進計四十里與鍾山相繞而行山勢真蜿蜒如龍入城日落至廡而暝亦盡一日之遊云

明日五鼓即覓輿往牛首至天界寺劉子與夫逸去一人余與李遂皆捨輿僱驢以昨來驢背極眺望之娛遊山得此濟勝詩情畫品不必定在灞橋風雪中因入碧峯寺看沈香羅漢又入天界寺觀大佛頂余因語天界寺中惟西巷最為幽靜期此後為一日之遊蓋余向寓天界久其諸巷勝境無不

悉也後亦竟不果遊云

從高德門出至中途各飢渴甚買飯不得相與延伫一莊前忽一人自田中歸與之語不俗因拉三人入其門雜若田家者進至中堂室宇精整几案雅潔設飯進六安佳茗又引入後園看桂花有數十小株且曰京中士夫遊山過此者未嘗不願接識且各折花為贈訓以茶飯之資堅辭不受相與歡謝而去登山僅日中寓西舍具食畢即往辟支洞洞象甚奇又觀懸塔影自燃竈虎跑泉都無足異竈尤不足異蓋人力所為理勢自然者而常人輒相驚讚愕矣上山巔眺望下至京口上極九華數百里都在目中都城則烟樹蒼茫而已因誦工部齊魯青未了詩真善狀物不獨語奇千古也此山遠望之洵如牛首近登之亦復不異縱揣山勢數百里中惟此山面背京而向相傳高帝軍窺國詢之僧果然蓋至今猶從

附應試記

彼領月糧云因相款帝王作用鞭山役海奚為神異劉曰此政所以愚之也余以為然然錄道注見開錄牛首一則文氣斷段足以補

先公茲記遺草初未脫稿余衍諸篋者殆五十年蠅頭墨尾塗乙如新今垂老矣黃梅雨後檢點叢殘忽覩此紙迫回感歎亟為手鈔附之前錄中間若司寇堂皇御史臺題名常開平墓遺牛首山數事於見聞最為有益而所謂得雋陳友雖當日偶隱其名亦似微言有在焉知二十年後與胡鍾郎首謀迎附者即其人也嗚呼淵生聚死潛德發諛早已判焉詎不誠先識乎哉憶先公手書與彭禹峯先生曰鍾郎輩何以置面目於人世信已時維癸丑六月朔日孫銘道謹述

忠三十五 見開錄附應試記 刊行 三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五

南都應試記終

附應試記

吳次尾先生所著留都見聞錄一書原目十有三曰山川曰人物曰園亭曰官政曰科舉曰書畫曰器用曰交遊曰服色曰時事曰寺觀曰宴飲曰音樂先生之子孟堅錄藏者僅存山川園亭科舉三門梓之金陵崑山葉方恆宜興陳維崧侯官黃俞邵上元蔣先庚序之孟堅跋於後時在康熙庚申後孟堅之子銘道於古牛族祖家得一鈔本前三門外又得六門曰河房曰公署曰官政曰寺觀曰服色曰時事彙而梓之以前三門為上卷後六門為下卷銘道跋於後時在雍正庚戌去上卷刻已五十三年較原目尚少人物書畫器用交遊宴飲音樂六門而多出河房一門孟堅原跋云原稿十三卷今僅存三卷銘道跋云排目十有三亂後殘簡僅山川園亭科舉三事此從族祖古牛先生所檢理破帙而得亟合前刻手錄成帙則是此錄皆從殘簡錄存有寥寥數事不能成卷

卷三十五 見聞錄跋

三

大約訂目分記皆未編定故多寡不倫每門有小序無序跋亦未成之書孟堅銘道先後合之非一時所得孟堅編樓山堂集目於先生所著書分已刻未刻此錄列在未刻作三卷與其自跋僅存三卷亦相合蓋以山川園亭科舉三門為三卷朱竹垞書先生遺集後亦作三卷縣志載留都見聞無卷數銘道鈔輯六門合前三門彙梓始有傳本在前多係鈔錄卷數亦無定今存實此上下二卷也先生尚有南都應試記縣志未載惟見此錄科舉小序又見孟堅編樓山堂集目載於未刻文集作二卷前大姪貽慎得一鈔本祇有數葉為轉錄先生之孫銘道手鈔所藏者據科舉小序所言自戊午至今歷場屋者八次矣曾作南都應試記一冊中間所記事頗詳云云攷先生於萬曆壬子守太公制乙卯至京而未入場所謂八次者乃戊午辛酉甲子丁卯庚午癸酉丙子己卯也

見聞錄跋

此記多戊午甲子兩年事餘俱不詳是未完稿本實無二卷銘道注有云見聞錄牛首一則文氣斷缺實為未盡得山勢數百里一段足以補前軼筆又記之末銘道所述有亟為手鈔附之前錄一語今亦附刊於前錄之後自無疑義余並以為足補山川科舉兩門所未盡更當附後以互見焉先生所記皆親歷之事與前錄所載前後數年已極變遷並讀陳其年一序歷數前寓之地舊遊之處大半滅沒於荒烟蔓草中恟怛而不可問矧至今二百餘年又經粵匪之亂前人名蹟盡為飛灰自同治甲子以還承平已三十八年中廬舍且不及半園亭寺觀絕無僅有秦淮青溪日加淤塞稍值亢旱滿城缺水民生日蹙乞匄盈途尚不能望嘉道之世而謂敢企前明留都之盛乎錄中所云戕冠大袖一變為小袖短衣是為兵象米價一石貴至白金三兩六錢則今日更有過

卷三十五 見聞錄跋

三

尤為可慨也夫謹梓行以為留心金陵掌故者添一談助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九月二十有九日縣後生劉世所謹跋

見聞錄跋

讀觀卷
書錄
止五



讀書止觀錄引

先是雲間陳君公有讀書十六觀準釋氏修淨土之名而名也洎之屠豔叟從而演之其引黃氏之言曰夫書患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余讀是說而旨焉迺于三冬之杪取舊時所見不盡于二家者因而廣之合彙而為一集歲時攘攘心手俱冗然猶日鈔幾則以知余欲觀之心惟懼觀之不盡鈔不懼鈔之不盡觀既觀矣既鈔矣而懼時之不我與耶鈔成而總標曰止觀蓋浮屠氏有修止觀法亦不肯十六觀之本旨也而余且自喜曰觀必如是而觀止矣夫觀而止于是哉是屠氏何為演而余何為廣然即余之觀以觀屠之觀而復觀仲醅之所為觀安見觀之不于是乎止戊午季冬貴池吳應箕撰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引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六

子墨子南游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讀書者當觀是

甯越中牟人苦畊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學十五歲而為周威王之師讀書者當觀此

梁邱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而已吳生曰所謂不在三更早五更遲只怕一日暴十日寒

讀書者當觀此

楊子雲工賦王君大習兵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讀書者當觀此

邢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傷感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物洽聞金玉其行讀書者當觀此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阬岸其父以為專愚幾不知馬之幾足高鳳字文通家以農畝為業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乃省讀書者當觀此

李永和杜門卻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

讀書止觀一

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吳生曰棄產營書是我輩常事

余嘗語朋友中一二有力者謂君輩自不須棄產但於他所用者損彼就此足矣若余欲營書雖欲不棄產得子故余嘗於小齋自述云產為叢書非寶繪名蓋實語也又記余甲寅歲從市中見舊籍數副爾時囊無一文因從賈人賒回後於里人處貸數金償其價一父老見而駭曰書何為哉又去絕好上水田一畝矣至今思之一笑讀書者當觀此

魏武帝曰老而好學唯余與袁伯業陳秘書瓚通九經百家年逾九十猶勤於筆研讀書者當觀此

王翹字彥和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致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傳茂遠洎然靜處不妄交游袁司徒每經其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讀書者當觀此

讀書者當觀此

漢祖敕太子曰吾遭亂世當秦禁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敕云吾未學書今觀汝書尚不如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吳生曰然則不讀書而欲行之是者不可得矣不自書而欲書之成者不可得矣况彼為帝王而此猶士庶乎讀書者當觀是

昭烈遺詔後主開暇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益人意智宋太宗謂王顯卿典機務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又日進御覽三卷宋琪以為勞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吳生曰至哉言也今之不讀書者每自諉於家務者雜容知事有愈於君相者乎日御萬幾猶謂開卷有益况號稱學士而束書高閣自甘面牆抑欲何也余嘗謂讀書則無日不閒不讀書則無日不忙是讀書又卻事之第一法也讀書者當觀此

讀書止觀一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黃山谷語王子飛曰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讀書者當觀此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徐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徐文遠從者儒沈重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有所未至也吳生曰魏黃之論如彼而二徐之論如此亦各問其所得力者何如耳讀書者當觀此

支遁每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為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馬也略其卒黃取其偽逸讀書者當觀此

真人告許翽曰學道如穿井井彌深土彌難出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三

楊雄與劉歆書曰雄為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冀自克就有詔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郡內衛率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蘇秦張儀備書過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讀書者當觀此

葛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吳生曰余亦不可謂有典籍然常遭火矣而勤苦無萬丹井之萬一羞哉又曰讀書欲稱博洽未有不如此而成者且無論學問一道即如學書猶是儒者一藝耳鍾太傅坐臥書畫衣被俱穿歐陽率更見道傍碑玩三日不去

讀書止觀錄

懷素自謂携杖錫西游上國遍諮筆法於當代名公而於殘簡斷碑臨摩殆過米元章見蔡攸帖求易不得至於據臆欲墮李卓吾曰如此好書焉得不好凡事皆然雁不成者讀書者當觀此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歡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燃松而讀或燃糠自照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熱其鬢髮及覺復讀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吳生曰囊螢映雪刺股鑿壁古人貧而勤學皆此類也余最所首者王休泰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嘗目耕耳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四

齊書曰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校讐嘗謂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節謂劭思誤書何由便得劭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讀書者當觀此

崔浩表大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唯是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讀書者當觀此

李諡師孔璠數年後還就諡請業門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讀書者當觀此

任末年十四便勤學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燃蒿自照觀書有合意則題其衣裳及掌裏以記其事門徒說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讀書者當觀此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

讀書止觀錄

也當時春明宅子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讀書者當觀此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宋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不受
閉閣鈔書旬日而畢吳生曰余亦欲就人觀書奈無次道之
主人何哉若杜預與子脫書曰知洪頰欲念學令同還車致
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是杜預不借
書於人矣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窗安置不見天日
子弟值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手是倪若水自不令人借
矣故吾願藏書之家為孫蔚為宋次道無為杜預為倪若水
讀書者當觀是

柳氏序訓余家昇平里西堂藏經史子集皆有三本紙墨籤
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閱一本後生子弟為業讀書者
當觀此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其家多書衡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願
借主人書讀之讀書者當觀是

王充著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嘆為高文
恆秘翫以為談助及還北諸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
論衡一部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
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
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寔之曰唯我與
爾共之勿廣也吳生曰戒人勿廣邕見亦自不廣然吾輩讀
書亦必有得力書如論衡虛心如蔡中郎而後可歷觀古昔
柳子厚得退之文必以徹露浣指而後讀歐陽公見蘇文曰
老夫當讓此人放出一頭地又謂其子棊曰爾記三十年後
無稱我文者東坡於人一句之善即極口稱美不置而於黃
秦張晁又時時自謂不及近世如蘇州徐武功有向索文者
輒曰子欲為不朽計當尋秀才吳寬王晉溪於陽明未謝面

也以其小像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右手抱孫左手執其奏疏
讀至關捩即擊節歎呼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唐荆川聞
人一言一行之善必親為記錄王鳳洲於後生輩詩文一句
好者亦讚賞不已而於李于鱗終身推轂無閒言前輩謙虛
服善如此此政其識見大分明處即其學問長進處也不然
杯飲之器不再注焉則溢毋論人有善而不知即知焉而與
藉之也得乎讀書者當觀此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為恥吳生曰貞白餌芝餐
木抗志雲霞學士之習宜所不屑為而不廢博洽如此所謂
天上無不識字之神仙也讀書者當觀此

張茂先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
嘗徙居戴書三十乘秘書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
焉天下奇秘世所罕有者悉在華處博物洽聞世無比讀書
者當觀此

孔臧與子琳書云頃來聞爾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
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退惟聞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
至柔石為之穿蝸虫至弱木為之敝豈非漸之致乎讀書者
當觀此

沈約每見王筠文嗟咨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
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眺諸賢
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讀書者當觀此

曹曾積石為倉以藏書世名曹氏書倉任昉博學家雖貧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質縱共沈約勸其
書目官無者就昉家取之吳生曰余亦不欲為曹氏之石倉
得任家之異本但令好讀之志不衰可讀之書不匱足矣又
曰任惟貧而聚書則今之貧而無學者不得藉口矣讀書者

當觀此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焉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鈔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衡陽王鈞手自總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索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鈔則永不忘晁無咎言東坡少時手鈔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則變一體卒之學成吳生曰此皆讀書不廢鈔者也余亦嘗謂手鈔有三益先經鈔一遍於記誦亦易益一也可以校書之謬誤收己之放心益二也常鈔則手法亦熟即以當學字益三也今時讀書有力者必顧倩傭史其或不得已而鈔又潦草成行而其貧者又直諉於無書可鈔手鈔之益今之不解也久矣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惰仙人讀書者當觀此

葉廷珪云余幼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為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開作數十大册擇其可用者手鈔之名曰海錄讀書者當觀此

吳枋曰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册且記所言之人近邨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讀書者當觀此

司馬溫公獨樂園文史萬餘卷晨夕披閱雖數十年皆新若未手觸者每歲以上伏及重陽日視天氣晴明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劫至啟

讀書止觀一

卷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敢啟或欲行即承以方版非唯免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視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擦而挾過又嘗撰資治通鑑卷數繁漫顛倒塗抹卒無一字及草其精謹如此吳生曰此所以為溫公也讀書者當觀此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蕭德言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孔臧乞為太常專修經學李固與弟書曰昔嚴夫子有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吳生曰此皆讀五經者也今世士子專事訓詁一經猶不能精况五經耶開有一二博涉者又皆趨史而遺經是失學問之源而昧文字之祖也惜哉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六

者希終不以示人吳生曰亦不必然何如今之刻詩文者哉讀書者當觀此

全子棲為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吳生曰近時王遵巖亦然然則脫手而即自謂妙者必其不妙者也所謂學無窮時文無盡境讀書者當觀此

薛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踞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吳生曰古時大才如相如左思王充王勃輩何人不然所謂居不深者思不遠又曰疾行無善步是也余常主是說而人不信不知如阮嗣宗李太白揚大年者別是一種天才豈容近人學步讀書者當觀此

董謁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古黑掌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讀書者當觀此

讀書止觀一

虞集常自謂曰執筆唯憑於手熟為文每事於口占讀書者
當觀此

忠三十六 止觀錄一

刑民

九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一終

讀書上觀一

三頁册95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七
貴池吳應箕纂輯

荀子曰君子學不可以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
寒於水故木受繩則直金受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
己則知明而行無過失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
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讀
書者當觀是

荀子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眾矣而后
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眾矣
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
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精者也
然則讀書者亦惟一而已又曰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
府也又曰少而不學長無能也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讀書者

當觀是

忠三十六 止觀錄二

十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
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
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不能受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
也死矣然則君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讀書者當觀此
龍山廣錄曰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
專與勤屏絕嗜好行之弗倦然後擴而充之可盡天下之妙
白雲實錄云余披閱經史不啻數百過目其簡編做故極矣
然每開卷必有新獲之意余以是思之學不負人如此讀書

讀書止觀二

者當觀是

楊子曰務學不如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焉
害不少矣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
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又曰學以治之思以
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讀書者當觀此
楊子曰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眾山之刻屨也
况介耶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
濟乎濟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異饌
者惡觀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又曰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耶陵學山而不至山是以惡夫畫也讀
書者當觀此

文中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濟乎義讀書者當觀是

卷之七

三

抱朴子曰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
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耘鋤路
生載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枯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
能究覽道吳窮測微言又曰披六經玩百世然後覺面牆之
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心雖勤而無獲矣劉
子曰吳簞負勁非答羽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不銛人性儼
惠非積學不成仲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輟誦以
聖賢之性猶好學不倦矧庸人而可怠哉讀書者當觀此
長樂子曰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又曰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楊誠齋曰衣短褐
負野蔬讀書之聲滿天地則貧賤之未始不富貴也讀書者
當觀此
傅卒曰人之學如渴而飲河海小飲則小盈大飲則大盈讀

讀書止觀二

書者當觀此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
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故西伯幽而作易周旦顯而
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
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讀書者當觀此
祖士言深好弈棋王處叔謂之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
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天下傾覆舊事蕩滅
君少長王都何不記述使有裁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
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便為沒而不朽
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皆無聞由無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
而不稱讀書者當觀此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

卷之七

三

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哀曰何嘗見明鏡
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讀書者當觀是
靖節云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讀書者
當觀是
韓昌黎謂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諸生業患不
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又曰
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不有得於
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讀書者當觀此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必
提其要纂言必鉤其卒貪多務得細大不相焚膏油以繼晷
恆兀兀以窮年又曰讀書以為學續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
鬪靡也蓋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讀書者當觀此
王梅溪曰明窗淨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

讀書止觀二

順目攘臂訶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者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藏書記有云自秦漢以來作者益取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徙前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吳生曰無書而求書有書而不觀此學士通病有志讀書者當多書之世讀東坡之言其不為之激發者非人矣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海上與友人書曰到此鈔得漢書一部若再鈔得唐書便是貧兒暴富黎子雲云海外絕無書吾家止有柳文東坡

忠三十七

四

至海日遂借以研看吳生曰當流離顛沛之際其嗜書如此而且不廢鈔借况吾輩高居擁卷日耶讀書者當觀此

柳子厚曰吾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讀書者當觀此

蘇公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擊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是之謂詞達詞而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又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盡尤為

極致范蔚宗云情致所致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達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讀書者當觀此

黃魯直曰古之學道者深探其本以無諍三昧治之所以萬事隨緣是安樂法讀書萬卷談道如懸河而不知此所謂書肆說鈴耳楊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送安惇詩曰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精勤如此讀書者當觀是

秦少章曰蘇公嘗言觀書夜常以三鼓為率雖大醉後亦必披展至倦乃寢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讀書者當觀此

忠三十七

五

有問蘇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每相聚輒讀數葉前漢書甚佳人胷中久不用古人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貌可憎語言亦無味也米元章云三日不讀書便覺思澀殷中軍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開強古人固未嘗片時廢書也讀書者當觀此

東坡在儋耳語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而各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傳子史中不可徒得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

也讀書者當觀此

韓文公曰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性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簡編所存大之為河漢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讀書者當觀此歐陽公曰閒居平日以養思慮故曰齋每遇體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之文章誦之受其深博開雅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體讀書者當觀此

歐陽文忠云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

忠三十七

六

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無如春秋讀書者無如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讀書者當觀此

子瞻謂景文曰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閒樂事無復踰此吳生曰以此為樂則筆力曲折安得不如意也讀書者當觀此

司馬溫公云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讀書者當觀此

九峯集云聖賢之學固非一日之具日不足繼之以夜積之歲月自然可成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斯言學非問辨無以發明今學者所至罕有發一言問辨於人者不知將何以神助性地成日新之益乎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善者可以為法惡者可以

讀書止觀二

為戒歷觀前輩立身揚名於當世者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讀書者當觀此

齊龐集云靈源好閱經史食息未嘗稍憩僅能背諷乃止晦堂因呵之靈源曰嘗聞用力多者收功自遠故黃太史魯直云清兄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視利養紛華若惡臭蓋其誠心自然非故爾也讀書者當觀此

秦淮海云余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把卷無幾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年來頗憤自懲艾而聰明已耗不如昔之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掩卷茫然雖勤而善忘嗟夫敗慧業者嘗此二物也吳生曰若既無強記之力而又不勤是自與讀書緣絕矣雖然敏者與天勤者與人余每見朋友中有下目成誦者究竟反一無所得亦有終日矻矻纔能數行者

忠三十七

七

而到底稱為學人所謂愚者得之明者失之勤者得之惰者失之也諺云將勤補拙又云聰明反被聰明誤皆至切當語然余又嘗謂不勤者必非真敏者也天下惟大聰明人自然知學問之益或曰敏而好學夫子亦自稱難矣余復以其言為然讀書者當觀此

孫莘老請益於歐陽公公曰此無他惟勤讀書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者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誠子弟云吉蠲筆墨如澡身浴德楷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浣墨曠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點其面惟弟惟子臨深戰戰讀書者當觀此

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眉公曰醫俗獨有書耳吳生曰俗子弟人皆知惡之醫俗之藥人則不知好也故

讀書止觀二

吾願有子弟者未俗當無使即於俗既俗當無令終於俗然求不俗子弟於俗父兄之家是亦不可多得則醫俗之書吾又願人人自備也讀書者當觀此

朱晦翁曰病中抽幾卷通鑑看值難置處不覺骨寒髮聳心膽欲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全不自覺真枉了讀他古人書也讀書者當觀此

李昭玘云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吳生曰此升菴集所引目學之病可謂極透切矣讀書者當觀此

陸游上辛給事書云前輩以文知人非必苦心致力之辭也殘章斷簡慣識戲笑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親戚之書倉卒開之符檄書判皆可洞其心術才能與生平窮達壽夭如對枰而指黑白不俟思索而得也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

東市之誅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讀書者當觀是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二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八 貴池吳應箕纂輯

劉定之嘗稱劉寶喜著書尤用意於春秋中夜有得楚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讀書者當觀此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周文安嘗著經書辨疑錄每曰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讀書者當觀此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巨測日與死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為答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吳生曰古人著書讀書每發憤於窮苦患難之際今人平時先自廢棄况患難時乎若必待患難來而後發憤此其所以終身廢棄也此其所以終世偷生也朝

聞夕死吾深有慕於楊公讀書者當觀是

徐武功入翰林不專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事事此何為徐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能及矣吳生曰卒成其言有以哉讀書者當觀是

孫榮僖公文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為言公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對賓客妻妾乎讀書者當觀是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著兩磚處皆穿讀書者當觀是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吳生曰皆不可廢者也讀書者當觀是王端毅語人曰吾兒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即仕且令靜覽羣書閒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

侵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吳生曰操數寸之柔管泥紙上之陳言豈可謂之學問豈可謂之文章觀二公之言而思過半矣讀書者當觀是

曹鼎中會試一榜不受教職願得繁劇一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尹謂之曰可作狀元曹曰不如是不休吳生曰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讀書者當觀此

宋金華同孫慎被執孫曰讀書萬卷乃有今日公曰為我讀書少未知名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罪吳生曰到死猶恨讀書少方是真讀書者方是善讀書者讀書者當觀此

汪道昆牙籤滿架客睨久之公曰無苦其多聊備檢證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足矣吳生曰此讀書第一訣也讀書者當觀是

鄒智居龍泉庵貧無繼畧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讀書者當觀此

薛文清云讀書體貼到自己身上方有味不然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無益也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入口念書而心他馳難乎有得矣又云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若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讀書者當觀此

劉青田曰學必潛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薛文清曰吾人開卷即有與聖賢不相似處可不勉乎讀書者當觀此

方遜志曰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便流為禽獸矣夫學可以為聖賢侔天地而不學至不免於禽獸同歸矣鳥可不擇所之乎讀書者當觀是

讀書止觀三

薛敬軒曰讀書原無他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讀書者當觀是

茅鹿門曰僕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買書數千卷僅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為樂吳生曰美宅良田人盡不少置書樂客吾未一見矣讀書者當觀此

汪南明曰人子亦惟其親用命耳親命之學則力學親命之田則力田藉令廢詩書棄稼穡雖日侍親側何以中親之歡讀書者當觀是

宋文憲曰後世之書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蓄而未能一乎吳生曰吾謂直是未嘗讀耳安見立德造行不自博聞廣蓄中出耶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聖人豈欺我哉讀書者當觀是

薛文清曰萬金之富不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讀書者當觀是

唐荆川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稍足死後必有一篇墓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文字人藏家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吳生曰此達官貴公詩文原為屠沽細人而作故多也吾輩有志為不朽事者此論不可不知楊子雲不載富人蘇子瞻不為墓誌故成其二家之文也然則昔人所謂省得數篇便好此言不為無見讀書者當觀是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吳生曰北地學杜此真學杜者也杜老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李得之矣王元美亦言宗臣有覆杯孟嘯

讀書止觀三

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嘔血夫不思而得者未之有也看書
作文何事不然獨詩也哉讀書者當觀是

奔洲自謂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目取六經孟
子老莊列荀左傳國語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
子史記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
涵味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
合分途策遇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跡大漠豈不快哉讀書
者當觀此

奔洲云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擊然後盡天下之變讀書者當觀此

王龍谿曰讀書譬如食味得其精華而汰其滓穢始能養生
若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譬如傳信書其實而略其游談
始能稽遠若浮而不切謂之綺語所謂無益而反害也讀書

者當觀是

王新建曰心不可二用一心在得一心在失一心在文字是
三用矣終日佔俾沈吟精神恍惚寧有佳思學者可以自考
矣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曰讀書若曉得做工夫時時愛養精神時時廓清心地
不為諸般外誘所侵奪天機時時活潑時時明定終日不對
卷便是看書一般終日不執筆便是作文一般觸機而動自
無疑滯以我觀書不為法華所轉如風行水上不期文而文
生焉僕不敢為已試之方蓋嘗折肱於此者也讀書者當觀
是

龍谿曰余謂終日不對卷不執筆非教人廢讀書作文也讀
書作文原是舉業之事讀書有觸發之義有栽培之義有印
證之義以此筆之於冊謂之文就時文格式發吾所見之義

讀書止觀三

則謂之義只此是學讀書者當觀是

龍谿云看刊本時文徒費精神不如看六經古文六經古文
譬之醱醪破為時酒味猶深長若刊本時文是時酒中低
復從其中討滋味為謀益拙矣又云所謂言不可以偽為者
乃不是誑語豈有世俗心腸能發聖賢精微之蘊者乎吳生
曰以上數則皆先生示舉業之要也今時學人所習大都
必規此然謂不如此而得科名者有之謂不如此而有當於
讀作文者吾不信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鳳洲曰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
為之天不能限之故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發憤而
精詣讀書者當觀此

鳳洲云吾家居坐起萬卷左右金石丹鉛輔之時誦佛書道
遙峭藉葱青閒高奪而起閒遇載酒問奇贅書乞言者更不

觀是

涉官府豈不快哉吾輩編什既富又須窮態極變光景常新
務使旨恆達而氣恆貫時名易襲身後可念又云兩園花事
日新佐以醱酒坐臥萬卷中作老蠹魚大堪送目讀書者當
觀是

舒梓蹊云居口於書史可以寡尤姚維東云室無君子則與
書史為友讀書者當觀此

胡敬齋云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
要實體會方有得讀書者當觀此

蔡虛齋云欲為一世經綸手止熟數篇緊要書吳生曰語率
而理至讀書者當觀此

陳白沙曰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讀書
者當觀此

楊升菴云本朝以經學取士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

讀書止觀三

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鈔節其碎事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鈔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童句血脈皆失其真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辭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吳生曰讀此益勵人通經學古之志讀書者當觀是

李卓吾讀書樂序云曹公謂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夫以四分五裂橫戈支戟猶手不釋卷况清遠閒曠哉一老子耶雖然此亦難強余蓋有天幸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看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書細字然此未為幸也天幸生我

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老無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近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一意讀書然此亦未為幸也天幸生我好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槩夫讀書論世古多有之或見面皮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尚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大膽凡昔人所欣艷以為賢者余多以為假多以為迂腐不才而不切於用其所鄙者棄者唾且罵者余皆以為為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膽而何又余所自謂得天幸者二也有是二幸是以老而好學讀書者當觀是

陳仲醇云唐孫立常恨天下無新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七帖每問蜀中故蹟云欲為廣異聞大抵聞見日新是古人第

一樂讀書者當觀是 湯旌菴論舉業有云欲今人善作文不如勸今人多讀書多讀古人書自可不用今時語讀古人書會古人意並可不用古語也讀書者當觀是

王辰玉云人當繁憂總集心骨沸熱懣若寤搖若曳魄力徘徊未返之閒粗法難調細諦不入非以出世儻佯之語滌之誰有能爽然解者人心有目目又有睫透高啟鏞必從喜根今人好新是病病即是藥譬如望梅實能止渴渴即止矣亦復無梅非實非虛是方便法讀書者當觀此

吳子彥所述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

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讀書者當觀是

陳眉公云讀書能輔音能破句是真能讀書人温故知新盡此矣又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以讀書通世事又曰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又曰多讀兩句書少說一句話吳生曰此皆真教人語讀書者當觀是 沈石田子雲鴻喜集書校讐勤劇曰後人視非財貨必不易散萬一能讀則吾所遺厚矣讀書者當觀此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三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

秋浦雙忠錄第三十九

貴池吳應箕書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程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可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吳生曰此謂讀書者不以利為利以書為利也

范質自從事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星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八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一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事必待卷束齊整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假求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典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盡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為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椎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浩翁云擘書覆瓿裂文黏窗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穿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吳生曰窮生寒士自振不暇安能及人此為讀書而冠進賢者發也然今之驅高車擁大蓋者誰非讀書之人力可顧盼成飾咳唾為恩而於素交貧識反成掩面又安望其聞即憐遇而顧乎三覆斯言良可慨歎

蔡君謨嘗作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郎基靖慎無所容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按亦讀書哉載潘子義與之書

朱晦翁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讀書止觀四

陳子兼云讀賈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厯厯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辭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温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計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並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昔人嗜古書上睇層崖下絕窮淵凡碑版鈎釜之文皆為

卷之十九

三

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子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窗之下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之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華亭陳繼儒撰戊午冬盡吳應箕書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四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

秋浦雙忠錄第四十

貴池吳應箕纂輯

清賞錄云昔人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程途以洞心快目而止讀書者觀此

李珍之曰吾好讀書非求後日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讀書者觀此顏之推曰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為勤篤又曰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於瞑目而無見也唐文宗帝京篇序云以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追蹤百王馳心千載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又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耶嘗召學士於內殿校量文章蘇子瞻以論語解寄文潞公云就使無取亦足以見其窮不忘道吳美子曰讀書須養得心事靜帖帖地安

卷之五

一

穩快樂以我為主書為役方有入處不然馳騫於書與馳騫於聲色貨利等無差別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業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所加竊人之美鬼神所責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札藏之笥篋甚於珍玩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曰校定書籍亦不容易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為非此以為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言一隅也徐鍇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嘗詣其家曰吾直寄此耳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朱晦菴答楊元範書曰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意甚害事也但恨早衰無精力整頓耳讀書者觀此

顏之推云書云好問則裕禮云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蓋須切在相啟也見有閉門讀書私心自是稠人廣眾坐謬誤益慚者多矣又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於書又曰人有坎廩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也皇甫子循曰世之膚淺不學則曰何必讀書鄙樸無聞乃言恥為小技是嫫母毀黛巧兒銷金也讀書者觀此

解頤新語曰元微之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舒慘山川勝槩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京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患其心悼懷昔游凡所遇異于常者則欲賦詩讀書者觀此

王微之曰讀書每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陳仲醇曰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又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又曰讀書要耐謊字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

橋開居耐俗漢讀書者觀此

嚴滄浪曰詩有別材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也讀書者觀此

陸游上執政書曰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如纓冠肅衽如對王侯大人得其奇怪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陣前梟盧之方勝也讀書者觀此

晏元憲公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牘未嘗費一紙皆積以傳書雖封皮亦十百為沓暇時手持熨斗貯火如傍灸香匙親熨之以鐵界尺鎮案上每讀書得一事則書一封皮後批門類授吏傳錄讀書者觀此

黃魯直曰尺璧之陰當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一為棋酒公私皆辦矣梁谿漫志曰老者更事既熟見理自明

開卷之際如行舊路而逢故人也讀書者觀此
蘇子容聞人說故事必令檢出處司馬君實聞人言新事便鈔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新事莫告君實讀書者觀此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兩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於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使退卒亦自喜不為難讀書者觀此

太平清話云書畫為柔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為上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為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以真偽本同送歸之陳仲醇曰雖遊戲翰墨雅有隱德讀書者觀此

抱朴子曰積學如拾薪見一芥焉則掇之包彥平曰余惟杜

門一編自命牀上之書既盡則借之族屬親知凡有會心欣然執筆要之韻人墨客林壑衡門為政在是閒錄豪華諧謔之事亦堪吾黨擊節也書不云乎日鈔古書飢以當肉寒以當衣孤寂以當朋友殷憂以當琴瑟子有合焉陳眉公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江保若曰心無機事案有好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真人所以法當知足讀書者觀此

陳仲醇讀書準釋氏十六觀經讀書者喜觀焉善乎黃太史之言曰夫書患不能觀耳觀則萬卷非多隻字非寡口

耳盡喪書於何有不佞讀書者今老矣其何能觀徒弄柔翰於糠粃味古人之糟粕已夫觀仲醇之所以觀而觀吾之所為觀是故謂之演讀書十六觀甬上屠本峻識

貴池吳應箕書時戊午臘月二十五日立春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終

讀書止觀錄卷之五終

讀書止觀五終

讀書止觀錄書後

嗚呼讀書止觀錄五卷先師弱冠時冬杪所輯之書足為天下讀書者之津梁吾夫子天縱絕異之才著述等身生平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數千言文不加點亦無副稿故多散佚其有存者悉羅兵燹松每為感慨泣然憶戊寅從游夫子之門見所著國朝紀事本末東林本末二書皆有關家國昔付先大人傳之松珍藏于家愧未能表彰此松所以日夕痛心泣然于吾夫子也至夫子大節天下無不知之松惟效宋玉招魂九章悲愴千載爾頃客如泉雪耶晤子班出此書見示益嘆吾夫子冬殘寸晷猶手鈔不輟其篤學迥異于人敬附數言于後以誌思慕之心嗟夫余兩人今日又不勝有葛衣道上之悲矣甲辰季冬受業門人陳維崧拜書

讀書止觀錄書後

五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六

讀書止觀錄書後

讀書止觀書後

讀書止觀錄五卷縣志誤作六卷此本口有樓山堂三字爲
吳氏原刻王子堅孝廉朝忠以余刻先哲遺書搜得此本由
里中寄至江甯爲之驚喜歎息得未曾有罕見書也先是陳
眉公有讀書十六觀準屠幽叟演讀書十六觀蓋取浮屠家
修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之義吳先生因記舊時所見讀
書有得之言出於二家之外者廣爲三卷再合陳屠二家所
錄而總標曰止觀亦浮屠家言不外於十六觀之本旨也每
則前錄古賢之語有加以論說者有兩段反對而加以疏通
者策勵士子最爲有益爰校正而刻之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十月二十六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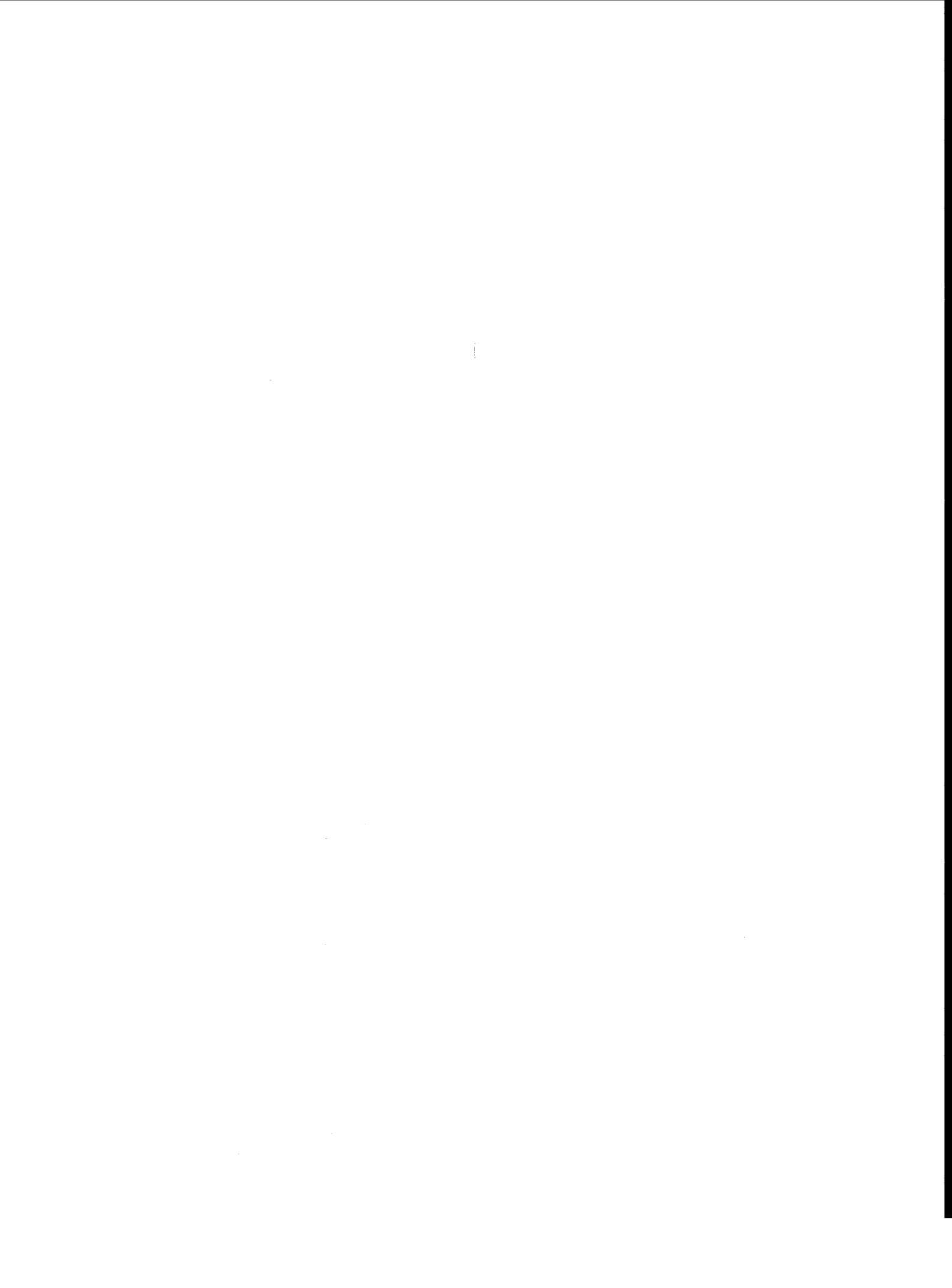
5
4
3
2
1

1
2

中興論二
禮日錄

嘉慶六年

拜經堂刊



三禮目錄一卷

鄭氏

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典及子大司

農仲師名衆鑄室案名典名衆四字蓋後人所加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

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各竊觀二三

君子之文章願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

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台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

也然猶有參錯同事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

詁据祕逸案下齊有自言注禮事實未引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

典籍倘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

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讀而辨之案釋文序錄引鄭氏

禮目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庶成此家世所訓

也其名周禮為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

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

案以周禮為尙書周官此鄭仲師說馬季長周官傳序亦議其失斯道也文武所以綱

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周禮序

禮廢典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禮序

記正義五十一春禮序禮之為聖履之為賢

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

於竝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

此威儀也禮記正義一案以

舉大略小闕其殘者禮序案此言周禮

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禮序案此言儀禮

天官冢宰第一周禮

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

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

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地官司徒第二

象地所立之官司徒主衆徒案當作主徒衆地者載養萬物天

子立司徒掌邦教亦所以安擾萬民

禮目

春官宗伯第三

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

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

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祇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

夏官司馬第四

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疑當作主武者也夏整齊萬

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故曰

統六師平邦國

秋官司寇第五

象秋所立之官寇害也秋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斂

藏於萬物也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者所以驅恥惡
納人於善道也

冬官考工記第六

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
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篇
漢興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之備大數耳
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
下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義
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曰乃召六卿商
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

禮目

士冠禮第一

儀禮

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各冠朝服則是仕
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盧學士云侯字古者
句絕天子下屬
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為士冠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
別錄此皆第一

士昏禮第二

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而
陰來詩匏有苦葉正義引作取陽往陰來之義禮曰入
昏義正義亦然取下更有其字今從賈疏
三商為昏說詳賈疏禮記正義引作日
入後二刻半為昏者非餘義昏於五禮屬嘉
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

士相見禮第三

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雜記會葬禮曰相見
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大
小戴及別錄皆第三

鄉飲酒禮第四

諸侯之鄉賈疏作
鄉誤大夫三年大比將獻賢者能者於其
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
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

鄉射禮第五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
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
戴第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禮目

四

燕禮第六

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
禮也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
第六

大射儀第七

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德
者也舊作觀其禮也今從
宋李如圭集釋所引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
不得與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

戴及別錄皆第七

聘禮第八

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四小戴第十五別錄

第八

公食大夫禮第九

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

覲禮第十

禮目

五

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也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

喪服第十一

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為至痛飾也釋文有上十一字賈疏毛本葛本及李如圭儀禮集釋黃幹儀禮經傳通解續皆無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也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也案已猶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向別錄第十一曲阜孔叢伯云劉向二字衍文蓋儀禮中載刊監本者取通解續校補而通解續載鄭目

自喪服至特牲皆無篇次監本依士冠禮疏補因誤加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十三舊皆作第八今據士冠禮疏改正別錄第十二

既夕第十三

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下二廟則既夕哭在葬前三日也大戴第五剛小戴第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元和顧千里云剛字當衍

士虞禮第十四

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虞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六小戴第八賈公彥所述改正別錄第十四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謂當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廟之禮此下注疏本及集釋經傳通解續有非天子之十五字是賈疏語誤入今刪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別錄第十五疏補元吳氏澄所補作小戴第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

禮目

六

禮目

經傳通解續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

有司徹第十七

少牢之下篇也上大夫既祭賓舊作饋今從葉林宗影宋鈔釋文尸於

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注疏本及集釋有無別行饋尸於堂

之事九字是賈疏語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有司徹經傳通解續亦無

孔云徹字衍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錄少牢下篇第十七

賈公彥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

吉凶次第倫敘故鄉用之至於大戴即以士喪為第

禮目

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第

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

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觀禮第

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射燕禮大射四篇

亦依此別錄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九特

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喪為

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公食為第十

六觀禮為第十七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鄉爭皆不從

之矣

曲禮第一

禮記

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百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費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曲禮下第二

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為上下

檀弓第三

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

植弓下第四

檀弓下第四

禮目

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為上下二卷

王制第五

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

此於別錄屬制度

月令第六

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

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衍

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

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舊衍記字據明堂位目錄剛

曾子問第七

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文王世子第八

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諡號標篇言可法也正義作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是約取鄭義今從釋文所引此於別錄

屬世子法

禮運第九

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禮器第十

禮目

九

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郊特牲第十一

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此於別錄屬祭祀

內則第十二

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

玉藻第十三

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見之疏以藻紉

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明堂位第十四

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柱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

喪服小記第十五

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大傳第十六

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論

禮目

十

少儀第十七

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學記第十八

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樂記第十九

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

雜記第二十

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雜記下第二十一

分為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喪大記第二十二

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大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祭法第二十三

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羣

禮目

神之數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義第二十四

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齊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統第二十五

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經解第二十六

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哀公問第二十七

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以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論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倦而不衰釋文作衰今從正義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

禮目

別錄屬通論

坊記第三十

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中庸第三十一

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表記第三十二

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緇衣第三十三

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之厚也緇衣鄭詩釋文有美武公三字

蓋陸德明語也其詩曰緇衣之空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粢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

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爲改制

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奔喪第三十四

名曰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錄屬喪

服之禮矣實曲禮釋文作曲禮正義作逸禮其釋逸禮甚詳今疏作逸曲禮蓋後人據釋文

參校而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

合於禮記巨奔喪禮屬凶禮也

問喪第三十五

名曰問喪者善其問以知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

屬喪服也

服問第三十六

名曰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

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閒傳第三十七

名曰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此於別錄

屬喪服

三年問第三十八

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此於別

錄屬喪服

深衣第三十九

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

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

中衣用素祭服下舊衍之字據詩揚之水正義引深詩衣目錄刪詩禮疏覆述目錄亦並無之字

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

投壺第四十

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

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

儒行第四十一

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

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又儒者濡舊作儒今從宋板正義校改下同也

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

大學第四十二

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影宋本釋文記字作能此

於別錄屬通論

冠義第四十三

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影宋本釋文記字作能此

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昏義第四十四

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山成也此於

別錄屬吉事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序之禮尊

賢養老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

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二年賓賢能二則

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衍四則黨

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

禮目

射義第四十六

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上之

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

燕義第四十七

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

也此於別錄屬吉事

聘義第四十八

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

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四
者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

據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三家參之以單注兼義宋

明舊板及李如圭儀禮集釋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黃

氏幹通解續錄定此卷質就國子監生吳縣袁又愷

凡一字之去取莫不有本云時乾隆癸丑重陽前三

日武進臧鏞堂識於金閶袁氏拜經閣嘉慶丁巳覆

賢閣訂於西湖書

目錄及禮序正義並引之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皆云

三禮目錄一卷而不著禮序竊思錄者錄經題之義

禮目

例序者序經旨之指歸錄在日下序則弁端史記自

序前漢書敘傳其前篇序也本紀已下敘傳即錄也

釋文首卷名為序錄知三禮目錄七十二篇前冠禮

序以總會之序與錄固屢特以目錄為題耳釋

文序錄引禮序亦稱目錄九其明證茲依前人成式

錄為一卷雖未知鄭君之舊其然與否以意揆之或

不爽云 此太常博士孔叢伯廣林敘錄余善其說

因鈔附於自定本後丁巳三月補訂於西湖葛林園

鏞堂識

三禮目錄一卷

鏞堂識

鏞堂識

鏞塘嚴 杰厚民校字

刻六藝論三禮目錄書後

六藝論一卷武進臧玉林先生輯輯鄭學自王伯厚始
後人踵爲之若易注若書注若詩譜若鄭志之屬次第
編集粗有端緒顧檢閱萬餘卷書決擇或不精仍不免
脫誤故知非壹意於此者未善也先生當康熙閒潛心
經訓著述甚富有困學鈔十八卷此特其困學鈔中一
斑耳然已精審可寶較之王伯厚氏有過之無不及矣
三禮目錄一卷則先生元孫在東輯別擇精審無慚家
學善從友人趙君寬夫所見此爰手自繕寫合爲一冊
付梓以識景慕云歲在重光作噩陽月之望仁和陳善

書後

書



六

藝

論

2014

3 R

六藝論一卷

鄭氏

六藝者國所生也公羊疏一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 大平嘉瑞

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證案當作正

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

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

集於車是其變也詩正義十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

起 遂皇案即人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方叔攬注云六

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

代者九頭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

始作十言之教舊衍作十二言茲從左氏曰乾坤震巽

坎離艮兌消息禮記正義一又二十

易之為名也一言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

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

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其為道也屢遷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為典

要入論無以字今唯變所通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

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

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據茲三

義而說易之道屢矣大矣易論 易正義八論 世說新語文學篇注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 連山者象山之出雲

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

道周普无所不備易正義 入論

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帝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

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

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民間得泰

誓書論 書 正義一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

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

之謂也書正義二

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而稱不

為諸目諫不為誦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

斯道稍衰姦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

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

以誦其美而譏其過論詩 詩譜序正義 書 九十五 御覽六百八

春秋緯云詩含五際六情詩正義 一之一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詩譜序正義 又之一 一兩引

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甚至

於魯僖四百年閒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詩譜正義

河閒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号之日毛詩

未有若今傳訓章句詩正義之一

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

己意使可識別也毛詩音義上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書鈔九十五御覽六百八引下句作崇讓合

敬

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詩譜序正義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周禮疏十七

藝論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氏壁中得古文禮凡五

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

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禮記正義一又五

十六文序錄釋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

方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存也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

聖之學也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傳記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

春秋者右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右史記事左史記

禮記正義二十九公羊疏一御覽六百八案藝文志云左史記事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

書先師本此公羊疏引藝論作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乃顧玉藻勳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文改今從禮記正義所引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

之法左氏正義一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穀梁序疏

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廩公廩公弟子

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

王彥公羊疏一

兮又為之注敘春秋孝經序正義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

藝論

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兮又為之注敘孝經序正義

宋均詩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唯

有評論宋均春秋緯注云為春秋孝經略說唐會要七

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兮又為之注

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唐會要七

十七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

語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鄭君自敘唐會要七十七文苑

英華七百六十六

凡著三禮七十二篇鄭序一儀禮疏一

趙商字子晉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

劇談傳自序七百四十御覽

玉林先生困學鈔有六藝論一卷甄采嚴核附錄漢

書本傳及隋唐志從公羊疏說以為鄭君先作六藝

論訖然後注書故敘春秋孝經皆云予又為之注而

二經實未有注斯作論在先之明證太常博士曲阜

孔叢伯云六藝論大較有四首論元始次論指趣次

敘師授終述作注意考隋書經籍志六藝論一卷唐案

書藝文志同今祇得若干條先以總論而六藝依次序焉

藝論

論語空亦有論無間焉爾鏞堂案隋書劉炫傳乃自

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楊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

自序風徽傳芳來葉則當別有自序一篇而不在此

論中今附此我 祖原編開有漏略竊為補次近人

所輯曾見二本其體例似俱不如困學鈔之嚴核云

嘉慶丁巳閏月玉林元孫臧鏞堂識於拜經室

六藝論一卷

仁和汪家禧漢郊校字



經

錄

典

釋

文

吳忠恕署

光緒乙酉夏仲
蛟川張氏鏤板

經典釋文序錄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撰

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盧文弨校正

序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鮑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一 花雨樓校本

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濱和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號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下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斷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政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余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况微言久絕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

條例

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為三秩三十卷号曰經典釋文古今竝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辨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用貽後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但代匠指南固取謂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復何傷乎云爾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二 花雨樓校本

經童蒙始學老子眾本多訛是以二書特紀全句五經人所常習理有大宗義行於世無煩翫縷至於莊老讀學者稀故于此書微為詳悉又爾雅之作本釋五經既解者不同故亦略存其異文字音訓古今不同前儒作音多不依注注者自讀亦未兼通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義可竝行或字有多音眾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姓氏以相甄識義乖於經亦不悉記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傳聞見覽者察其衷焉然古人音書止為譬况之說孫炎始為反語魏朝以降蔓衍寔繁世變人移音訛字替如徐

仙民反易爲神石郭景純反饒爲羽鹽劉昌宗用承音兼許叔重讀皿爲猛若斯之儔今亦存之音內既不敢遺舊且欲俟之來哲書音之用本示童蒙前儒或用假借字爲音更令學者疑昧余今所撰務從易識援引眾訓讀者但取其意義亦不全寫舊文典籍之文雖夫子刪定于思讀詩師資已別而況其餘乎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戰國交爭儒術用息秦皇滅學加以坑焚先聖之風掃地盡矣漢興改秦之弊廣收篇籍孝武之後經術大隆然承秦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三

花雨樓校本

焚書口相傳授一經之學數家競爽章句既異踏駁非一後漢黨人既誅儒者多坐流廢後遂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於石碑之上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取則未盈一紀尋復廢焉班固云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弊此學者之大患也誠哉是言余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竝出之以明同異其涇渭相亂朱紫可分亦悉書之隨加刊正復有他經別本詞反義乖而又存之者示博異聞耳經籍文字相

承已久至如悅字作說閑字爲閒智但作知汝止爲女若此之類今竝依舊音之然音書之體本在假借或經中過多或尋文易了則翻音正字以辨借音各於經內求之自然可見其兩音之者恐人惑故也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舊爲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春秋人名字舉若國異名同及假借之字兼相去遠遠不容疎略皆斟酌折衷務使得宜爾雅本釋墳典字讀須逐五經而近代學徒好生異見改音易字皆采雜書唯止信其所聞不復考其本末且六文八體各有其義形聲會意宜拘一揆豈必飛禽卽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出旁草類皆從兩中如此之類實不可依今竝校量不從流俗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爲鉅異或失在淨清或滯於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亦恐還是轂音更成無辨夫質有精麤謂之好惡竝如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當體卽云名譽預論情則曰毀譽餘音及夫自敗反補過之殊自壞反壞撤音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四

花雨樓校本

精麤謂之好惡竝如心有愛憎稱爲好惡上呼報反當體卽云名譽預論情則曰毀譽餘音及夫自敗反補過之殊自壞反壞撤音之異此等或近代始分或古已爲

別相仍積習有自來矣余承師說皆辨析之比人言者多
爲一例如而靡異邪不定也助句弗殊其辯復扶又反復
音服也蓋論過古禾反過古賦反又以登升共爲一韻攻公
反也蓋論過經過超過

分作兩音如此之儻恐非爲得將來君子幸留心焉五經
字體乖替者多至如龍鼉從龜亂辭從舌席下爲帶惡上

安西析秀著片離邊作禹直是字譌不亂餘讀如寵丑隴
字爲寵力空錫思歷字爲錫音陽用支普上反代文武云

將无無音混先音既若斯之流便成兩失又來秀作力俗以爲
約勅字說文以爲勞俅之字水秀作曷俗以爲飢渴字字

書以爲水竭之字如此之類改便驚俗止不可不知耳

次第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五 花雨樓校本

五經六籍聖人設教訓誘機要寧有短長然時有澆淳隨
病投藥不相沿襲豈無先後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禮記
經解之說以詩爲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阮孝緒
七錄亦同此次而王儉七志孝經爲初原其後前義各有
言今欲以著述早晚經義摠別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

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
首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歸藏不行於世故不詳錄

古文尙書

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伏生所誦是日
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馬鄭所有同異今亦附之音後

毛詩

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詩雖有四
家齊魯韓世所不用今亦課士不取

三禮

周儀二禮竝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禮記雖有戴聖所錄然
忘名已久又記二禮闕遺甚多相從次於詩下三禮次第
周爲本儀爲末先後可見然古有樂經謂之六籍滅亡既
久今亦闕焉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六 花雨樓校本

春秋

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左丘明受經於
仲尼公羊高受之於子夏穀梁赤乃後代傳聞三傳次第
自顯

孝經

雖與春秋俱是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訓史書舊章孝
經專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後七志以孝經居易之
首今所不同

論語

此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藝文志及七錄以論語在孝經

前今不同此次

老子

雖人不在末而眾家皆以為子書在經典之後故次於論語

莊子

雖是子書人又最後故次老子

爾雅

爾雅周公復為後人所益既釋於經又非老莊比次故殿末焉眾家皆以爾雅居經典之後在諸子之前今微為異

注解傳述人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七 花雨樓校本

宓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或云因河圖而畫八卦

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文王拘於羑里作卦辭周公作爻

辭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是為十翼

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

翼也先儒說重卦及爻辭為十翼不同解見余所撰說內自魯商瞿子木受易於孔

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戶旦反徐廣音寒臂子弓子

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

子莊高士傳云字莊漢書儒林傳云臨淄人及秦燔書易為卜筮之書獨不

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

東武王同子中及洛陽周王孫梁人丁寬字子襄事田何

古義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齊服生劉向別錄

藝文志云易說八篇為梁孝王將軍先著易傳漢初言易者本之田生同授淄川楊何一本

作字叔元太中大夫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及孟喜梁丘

賀田是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施讎字長卿沛人為博士傳易授張禹

字子文河內軹人徙家蓮勺以論語授成帝官至丞相安昌侯及琅邪魯伯太守禹授淮

陽彭宣字子佩大司空長平侯作易傳及沛戴崇府作易傳伯授太山毛

其如字少路常太守及琅邪邴丹字曼容後漢劉昆東昏人侍中

弘農太守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其子軼字君文官孟喜

光祿勳父孟卿善為禮春秋孟卿以禮經多字長卿東海蘭陵人

曲臺署長丞相掾父孟卿善為禮春秋孟卿以禮經多

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為易章句授同郡白

光字少及沛翟牧字子况後漢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世

篇官至大鴻臚鮐陽鴻字孟孫中山人少府任安漢縣竹人皆傳孟氏易梁

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少府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淄川楊

更事田王孫傳子臨黃門郎少府臨傳五鹿充宗字君孟代郡

太及琅邪王駿王吉子御史大夫充宗授平陵士孫張字仲方博

光祿大夫給事及沛鄧彭祖字長夏真定太守齊衡咸字長賓王

中家世傳業後漢范升代郡人博士傳梁丘易孟氏易以授京兆楊政

字子行左又潁川張興字君上太傳梁丘易弟子著錄且

萬人子鮒傳其業鮒官至張掖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八 花雨樓校本

京至魏郡太守受易梁人焦延壽字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

會喜死房以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曰非也延

壽嘗曰得我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為易章句說長於災

異以授東海段嘉漢書儒林傳作殷嘉及河東姚平河南乘弘一作桑

皆為郎博士由是前漢多京氏學後漢馮馮字次仲汝

侍中兼領虎孫期字仲奇濟陰成武人魏滿字叔牙南陽

竝傳之費直字長翁東萊人傳易授琅邪王璜字平仲又傳

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

言解說上下經七錄云直易章句四卷殘闕漢成帝時劉向典校書考

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義略同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九 花雨樓校本

唯京氏為異向又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三家之易

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范曄後漢書云

京兆陳元字長孫司空南閣祭扶風馬融字季長茂陵人

為易傳又注尚書河南鄭眾字仲師大司農兼傳北海鄭

毛詩禮記論語河南鄭眾字仲師大司農兼傳北海鄭

玄字康成高密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至還家凡所注

去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休見大慙頴川荀爽官至司

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了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

明易及蘭陵母將承豫章都尉為高氏學漢初立易楊氏博士

宣帝復立施孟梁丘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

得立民間傳之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

梁丘之易亡孟京費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

注行於世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而王

氏為世所重今以王為主其繫辭已下王不注相承以韓

康伯注續之今亦用韓本

子夏易傳三卷上兩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魏文侯師七

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

薛虞記虞不詳何許人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七錄云

節無京房章句十二卷七錄云十卷費直章句四卷

融傳十卷七錄云荀爽注十卷十一卷鄭玄注十卷

錄云十劉表章句五卷字景升山陽高平人後漢鎮南將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十 花雨樓校本

易十卷七錄云宋衷注九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

九卷錄一卷字仲翔會稽餘姚陸績述十三卷字公紀

卷虞翻注十卷人後漢侍御史陸績述十三卷字公紀

太守七志云錄一卷董遇章句十二卷字季直弘農華陰

七志七錄王肅注十卷常藹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容服論

注孔子家語述毛詩王弼注七卷尚書郎年二十四卒注

又注老子七志云注易十卷姚信注十卷字德祐七錄

興人吳太常卿王虞注十二卷荆州刺史贈驃騎將軍武

七錄云七志張璠集解十二卷安定人東晉秘書郎參著

向秀本鍾會字士季穎川人魏鎮西將軍為易無互體論

野人官至尚書為易義一云易注應貞字吉甫汝南人晉

散騎常侍為明易論荀暉字景文潁川穎陰人晉太子中

庶子為易義七志云注易十卷張輝字義元梁國人首侍
 中平陵侯為易義成字仲容陳留人籍之子晉太子中庶子常侍
 常為易義阮咸字仲容陳留人籍之子晉太子中庶子常侍
 平太守為易義楊又字玄舒汝南人晉司徒左長史為易義
 序論王濟字武子太原人晉司徒左長史為易義
 太保人晉太保蘭陵侯為易義南陽野人為易義
 祭酒為易義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
 人涼州刺史武公為易義宜舒字幼驥陳郡人晉宜城
 令為易義七志云集二千寶注十卷散騎常侍領禁人東晉
 十八家七志云集二千寶注十卷散騎常侍領禁人東晉
 黃穎注十卷南海人晉廣蜀才注十卷七志云不詳何人
 人居蜀李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尹濤注六卷不詳
 費元珪注九卷西蜀人齊安荀爽九家集注十卷不知何人
 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
 陸績姚信翟子玄不詳何人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
 朱氏元謝方東晉豫州刺史韓伯東晉太常卿袁悅
 之字元禮陳郡人東恒玄字敬道譙國龍下伯玉濟陰人
 太守黃荀柔之穎川人徐爰字季玉瑗邪人顧權字景
 怡或云字玄平吳郡人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劉璩字
 齊太學博士徵不起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劉璩字
 珪沛國人齊步兵校尉不拜證疏自謝以下十人竝注繫
 貞簡先生七錄云作繫解義疏自謝以下十人竝注繫
 解為易音者三人王肅已見前李軌字弘範江夏人東晉
 東晉中書侍郎
 太子前衛率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右易近代梁褚仲都陳周弘正疏官至尚書僕
 射諡竝作易義此其知名者

書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
 穆典謨訓諸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
 之末孫惠壁藏之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
 敏傳以為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
 孔鮒藏之漢興欲立尚書無能通者聞濟南伏生名勝故
 傳之文帝徵徵時年已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
 故晁錯受焉古文官書云伏生年老不能正伏生失其本
 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漢書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十九篇以教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鄭玄以為孔子撰
 齊魯之間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
 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王肅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
 云上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
 歐陽生千乘人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安國受業
 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侯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
 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中少府以書授
 元帝傳至歐陽欽漢大司徒後欽以上八世皆為博士濟南
 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受尚書於歐陽高以授平當
 字子思下邑人從平陵官至丞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
 翁相封侯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梁人信都太
 翁生授殷崇琅邪人及龔勝字君賓楚當授朱普字公文九
 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右扶風當授朱普字公文九
 陽歙傳其子祉河南又陳留陳弇字叔明受業於歐
 高河內太守竝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大傅
 中散大夫竝傳歐陽尚書沛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大傅
 受尚書於朱普東觀漢紀云榮事九以授漢明帝遂世相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右易近代梁褚仲都陳周弘正疏官至尚書僕
 射諡竝作易義此其知名者

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祕之乎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春徵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孔傳堯典止於帝曰往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爲堯典學徒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兼注穀梁變爲故取爲舜典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術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尙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傷亂衆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唯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爲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孔安國古文尙書傳十三卷馬融注十一卷字季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謝沈注十五卷字行思會稽人東晉尙書祠部郎領著作錄一

卷李暉注十卷字長林江夏人東晉本郡太守范甯集解十卷姜道盛集解十卷天水人宋給事中尙書大傳三卷伏生爲尙書音者四人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案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

右尙書梁國子助教江夏費昺作義疏行於世

詩者所以言志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也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自考正也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近乎詩是以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毛公爲故訓時文志云三百五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或曰毛公作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爲鄭衛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有四家魯人申公亦謂申培公帝以安車蒲輪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受詩於浮丘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号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臧蘭陵人御史大夫趙綰代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人長沙內史繆生蘭陵人膠西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鄒人皆申公弟子也申公本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生免中徐公縣名皆守學教授丞相草賢受

詩於江公及許生傳子玄成賢字長孺玄成字少翁父子並爲丞相封扶陽侯又治禮

論語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又王式字翁思東平新侯

哀帝大司馬車騎將軍桃人昌邑王師受詩於

免中徐公及許生以授張生長安名長安字幼君山陽人爲博士論石渠至淮陽

中及唐長賓東平人爲博士褚少孫沛人爲博士褚氏家傳

尉楚王太傅張生兄子游卿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傳王扶琅邪人泗水授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許晏陳留人又薛廣德字長卿沛國相受詩於王式授龔

舍字君情楚國齊人韓固生漢景帝時為博作詩傳号齊

詩傳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字近君東海郡人通蒼授翼

奉字少君東海下邳及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丞相樂安侯子衡授師丹字公仲

大司及伏理字游君高密太滿昌字君都穎昌授張邯九

人及皮容項邪皆至大官徒眾尤盛後漢陳元方亦傳齊

詩燕人韓嬰漢文帝時為博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

号曰韓詩淮南黃生受之武帝時嬰與董仲舒論於上前

仲舒不能難嬰又為易傳燕趙間好詩其孫商為博士孝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宣時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

詩授昭帝至誼授同郡食子公士為博及琅邪王吉字子陽

丞相封侯昌邑中尉諫大夫吉兼五經子公授太山栗豐郡刺吉授

能為鄒氏春秋以詩論教授淄川長孫順士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一本作

竝至大官藝文志云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

義魯最為近之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閒獻王好之徐整字

操豫章人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蒼子薛蒼子授

吳太常卿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公為詩故訓傳於家

以授趙人小毛公名萇小毛公為河閒獻王博士以不在

漢朝故不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字子西魯人申傳魏

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鄭玄詩譜云孟仲子傳根牟子

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

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徐

作長長卿授解延年譜云齊人延年授號徐敖教授九

江陳俠王莽請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

詩後漢鄭眾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注鄭玄作毛詩箋

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

非鄭荆州刺史王基字伯與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

孫毓字休朗北海平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異朋於

王徐州從事陳統字元難孫申鄭宋徵士雁門周續之字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祖及雷次宗俱事豫章雷次宗字仲倫宋通齊沛國劉瓛

盧山惠遠法師直郎徵不起竝為詩序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世毛詩

始立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

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鄭氏馬融注十卷無下王肅注二十

卷謝沈注二十卷江熙注二十卷字太和濟陽人鄭玄詩

譜二卷徐整暢大孫毓詩同異評十卷陸璣毛詩草木鳥

獸蟲魚疏二卷字元恪吳郡人吳太為詩音者九人鄭玄

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阮侃字德怨陳

江惇字思俊河內人東晉留人河內太守徵士蔡氏孔氏不詳何人

右詩梁有桂州刺史清河崔靈恩集衆解爲毛
詩集注二十四卷俗間又有徐爰詩音近吳興
沈重亦撰詩音義

安上治民其善於禮鄭子太叔云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
之行也左傳云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
時轉浮周公居攝曲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
周之衰諸侯始僭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
子時而不具矣孔子反魯乃始剛定值戰國交爭秦氏坑
焚惟古禮經崩壞爲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元 花雨樓校本

卽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爲禮官大夫景
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
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
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
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
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蘇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
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
記以補之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授東海孟卿孟喜
父
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丘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
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以付書館名爲逸禮蒼說禮數万言
号曰后蒼曲臺記在曲臺校書著
記因以爲名孝宣之世蒼爲最明蒼
授沛聞人通漢字子方以太子舍人及梁戴德
字延君号
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大戴信都

大戴聖字次君男小戴以博士
沛慶普字孝公東山是禮
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沛慶普字孝公東山是禮
平太傅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
太章大

戴授項邪徐良字序卿爲博士州
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
卿大

鴻臚家及楊榮字子孫項
邪太守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

官經以爲周禮河南綏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
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等
夫子衆已見前並作周禮解詁

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

撰所聞以爲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

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
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爲陳邵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元 花雨樓校本

晉節良下邳人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

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

戴禮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
同名爲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

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

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范

曄後漢書云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

玄玄作周官注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
三禮目錄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贊而

辯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

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

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
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竝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
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爲主

馬融注周官十二卷鄭玄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千寶
注十三卷

右周禮

鄭玄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集眾家注
陳銓不詳何人裴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西鄉侯雷次宗字宗蔡超濟陽人
宋丞相諡田儁之齊東平太守劉道拔海豐令周續字自馬融以下
之竝注喪服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右儀禮

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鄭玄注二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
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祕書監徵不就業遵注十二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
請庾蔚之略解十卷字季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

右禮記

鄭玄三禮音各一卷王肅三禮音各一卷李軌周禮儀禮音各一卷
劉昌宗周禮儀禮音各一卷徐邈周禮音一卷七錄射慈
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謝慎不詳何人禮孫毓禮記音
郎齊王傳禮記音一卷謝道諡參軍禮記音二卷尹毅天水人
繆炳禮記音一卷曹毗字愛道譙國人東晉安北孫毓禮記音
子助教禮記音一卷蔡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范宣字宣子東晉
記音二卷

員外郎不載徐爰禮記音三卷王曉作周禮音一卷云定鄭氏禮記音二卷音北土江南無此書不詳

右作音人近有戚袞作周禮音沈重撰周禮禮
記音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
傳喪服義疏竝行於世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諸
侯亦有國史春秋卽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
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
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
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爲之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
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
故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穀梁名赤魯人廉信云與秦
字元始風俗通鄒氏王吉善鄒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
云子夏門人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藏
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
略多有遺文又有齊人公羊漢興齊人胡毋生字子都晉
高緣經文作傳彌失本事漢興齊人胡毋生字子都
士年老歸教於濟齊之言春秋趙人董仲舒官至江都竝
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相東平嬴公諫大廣川段仲溫呂
步舒步舒丞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

卿及魯睦弘字孟符弘授嚴彭祖字公孫東海下邳人爲博士至左馮翊太子太

傳及顏安樂字翁孫魯國薛人也孟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姊子也爲齊郡太守丞

學弘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

王中少府家中授同郡公孫文徒衆甚盛及東門雲荆州刺史

安樂授淮陽冷豐字次君菑及淄川任翁少豐授大司徒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及琅邪左咸郡守九卿始貢禹翁項

邪人御事羸公而成於睦孟以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

冥都丞相又疎廣字仲翁東海蘭事孟卿以授琅邪堯路

筦路及冥都又事顏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字子嚴穎川

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至孫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皆爲使與董仲舒論江公吶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

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

衛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樂廣字王浩

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字少君諫大

梁周慶字幼丁姓字子孫至皆從廣受千秋又事浩星公

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詔千秋與公羊

家竝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

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

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

異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望之等多

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博

沙太傅初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議事蔡千秋又受

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大司及翟方進

字子威汝南上房鳳字子元琅邪不其人光祿始江博士

授胡常常授梁蕭秉房字君王莽時爲講學大夫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魏文起傳其子期

期傳楚人鐸椒楚太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

況況傳武威張蒼漢丞相蒼傳洛陽賈誼長沙梁誼傳至

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漢書云賈誼授貫公貫公傳其少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子長卿蕩陰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

史張禹字長子禹數爲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

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

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字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護授蒼梧

陳欽字子佚以左氏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

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

氏傳始劉歆字子駿國師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哀帝

與房鳳王龔欲立左氏爲師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

歆歆授扶風賈徽字元伯後漢穎陰令作微傳子達達受

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

帝善之達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閭祭酒陳元作左氏同
異大司農鄭眾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為三家
同異之說京兆尹延篤字叔堅南陽人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
因而注之汝南彭汪字仲博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
許淑字惠卿魏郡人九江太守服虔字子慎河南人侍中孔嘉字山甫魏扶風人
司徒王郎字景興荆州刺史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
周生烈竝注解左氏傳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穎
容字子嚴後漢公車徵不就作春秋條例又何休字邵公任城人作左
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肓發墨守起廢
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宣帝又立穀梁平帝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羣儒蔽
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
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
漸微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請
王敦亂竟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甯
不果立注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為晉以示將來
士燮注春秋經十一卷字彥威蒼梧人吳衛將軍龍編侯賈逵左氏解詁
三十卷服虔解詁三十卷王肅注三十卷董遇章句三十
卷杜預經傳集解三十卷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穆侯
孫毓注二十八卷杜預春秋釋例十五卷四十篇服虔音

一卷魏高貴鄉公音三卷曹髦字士稽康音三卷字叔夜
晉中散大夫杜預音三卷李軌音三卷荀訥音四卷字世言新蔡人東晉
尚書左民郎徐邈音三卷

右左氏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義疏闕下
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元規又撰春秋

音

何休注公羊十二卷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東晉散騎常侍辰陽
伯高龍注十二卷字文范揚州人東晉河南太守孔衍集解十四卷字舒元魯
人東晉廣陵相李軌音一卷江惇音一卷

右公羊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尹更始穀梁章句十五卷唐固注十二卷字子正丹陽人吳尚書僕射
糜信注十二卷字南山東海人魏樂平太守孔衍集解十四卷徐邈注
十二卷徐乾注十三卷字文祥東莞人東晉給事中范甯集注十二卷
段肅注十二卷不詳何人胡訥集解十卷

右穀梁

孝經者孔子為弟子曾參說孝道因明天子庶人五等之
孝事親之法亦遭焚燼河間人顏芝為秦禁藏之漢氏尊
學芝子貞出之是為今文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
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凡十八章又有古
文出於孔氏壁中別有闈門一章自餘分析十八章摠為

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劉向校書定為十八後漢馬融亦作古文孝經傳而世不傳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玄案鄭志及中經簿無唯中朝穆帝集講孝經云以鄭玄為主檢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論語其立鄭氏博士古文孝經世既不行今隨俗用鄭注十八章本

孔安國馬融鄭眾鄭玄王肅蘇林字孝友陳留人何晏字叔南陽人魏吏部尚書散騎常侍魏散騎常侍

書駙馬都尉關內侯劉邵字孔才廣平人魏光祿勳光祿勳

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徐整謝萬孫氏何人揚泓東晉給何人揚泓東晉給

亭侯為晉諱改為曜

事袁宏字彥伯陳郡人東晉處士庾氏不詳東晉處士庾氏不詳

仲文東陽太守車胤字武子南平人荀昶字茂祖廣川東晉南平人荀昶字茂祖廣川

孔光字文泰東莞人何承天廷尉卿東莞人何承天廷尉卿

齊光祿大夫明僧紹

右竝注孝經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為音者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生太子少傅夏

經與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王玄戴

秦郡人宋王玄戴

釋慧琳

秦郡人宋王玄戴

王玄戴

明僧紹

皇侃撰義疏先儒無為音者

孔子應答弟子及時人所言或弟子相與言而接

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終微言已

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

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鄭康成云

仲弓子夏等所撰定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

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

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鄭云扶先或說先生太子少傅夏

侯建前將軍蕭望之立傳之各名家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卿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竝傳之唯王陽名家古

論語者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如清云分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新論云文異篇次不與齊魯論同者四百餘字

孔安國為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

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子曰張侯論最後

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字子長吳周氏不

何竝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

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

融鄭玄陳羣字長文潁川人魏司空王肅周生烈熒煌人七錄云字

士侍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

為主

鄭玄注十卷王肅注十卷虞翻注十卷何晏集解十卷譙

周注十卷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陽城亭侯衛瓘注八卷少二卷宋

崔豹注十卷字正熊燕國人晉尚書左中兵郎李充集注十卷東晉

集注十卷字與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盈氏注十卷何人孟整注

十卷一云孟陋字少孤江東人東晉梁觀注十卷天子博士

袁喬注十卷字彥撫軍參軍不就梁觀注十卷天子博士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經與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王肅周生烈

熒煌人七錄云字

士侍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

為主

鄭玄注十卷王肅注十卷虞翻注十卷何晏集解十卷譙

周注十卷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陽城亭侯衛瓘注八卷少二卷宋

崔豹注十卷字正熊燕國人晉尚書左中兵郎李充集注十卷東晉

集注十卷字與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盈氏注十卷何人孟整注

十卷一云孟陋字少孤江東人東晉梁觀注十卷天子博士

袁喬注十卷字彥撫軍參軍不就梁觀注十卷天子博士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袁喬注十卷益州刺史湘西簡侯尹毅注十卷江熙集解

十二卷張馮注十卷字長宗吳人東孔澄之注十卷字仲
稽人宋新虞遐注十卷會稽人齊王弼釋疑三卷樂肇釋
安太守疑十卷徐邈音一卷

右論語皇侃撰義疏行於世

老子者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字伯陽陳國苦縣厲鄉人也

史記云字聃又云曲名重耳劉向列仙傳云受學為周
柱下史史記云為周守藏史或言是老子蓋百六十餘
藏史葛洪云文王時為主藏史武王時為柱下史或云老
子在黃帝時為廣成子丁云為天老在堯時為務光子在
殷時為彭祖在周為柱下史觀周之衰乃西出關王時為關令尹喜說
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劉向云西過流班固云道家者清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无 花雨樓校本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漢文帝寶皇
后好黃老言有河上公者居河之湄結草為菴以老子教
授文帝徵之不至自詣河上責之河上公乃躡身空中文
帝改容謝之於是作老子章句四篇以授文帝言治身治
國之要其後談論者莫不宗尚玄言唯王輔嗣妙得虛無
之旨今依王本博采眾家以明同異

河上公章句四卷不詳母丘望之章句二卷字仲都京兆
老嚴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都人漢徵士虞翻注二卷王弼
注二卷又作老子指歸十四卷鍾會注二卷羊祜解釋四卷字叔子泰
晉太傅范望州注訓二卷字叔文會稽王尚述二卷字
平成侯

曾頊邪人東晉江程詔集解二卷鉅鹿人東晉邯鄲氏注
州刺史封杜忠侯不詳盈氏注二卷孟子注二卷或
二卷何人常氏注二卷不詳何人盈氏注二卷孟子注二卷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何人巨生內解二卷不詳袁真注二
卷魏中書監廣陵亭侯張嗣注二卷張憑注二卷孫登集
注二卷字仲山太原中都蜀才注二卷釋慧琳注二卷釋

慧嚴注二卷陳留人本姓王玄載注二卷顧懽堂詁四卷
一作老節解二卷不詳作者或云老子劉遺民玄譜一卷
子遺民彭城人想余注二卷不詳何人一云張魯或云劉
東晉柴桑令表魯字公旗沛國豐人漢鎮
南將軍戴逵音一卷字安道譙國人東晉散騎
關內侯常侍太子中庶子徽不就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三 花雨樓校本

莊子者姓莊名周太史公云梁國蒙縣人也六國時為梁
漆園吏與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同時李頤云與齊齊楚
嘗聘以為相不應時人皆尚遊說莊生獨高尚其事優遊
自得依老氏之言著書十餘萬言以逍遙自然無為齊物
而已大抵皆寓言歸之於理不可案文責也然莊生宏才
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其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
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弈意脩之
首危言游臆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藝文志

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

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竝同
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言故為世
所貴徐仙民李弘範作音皆依郭本今以郭為主

崔謨注十卷二十七篇清河人晉議郎內向秀注二十卷

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司馬彪注二十一卷

五十二篇八篇亦無雜篇為晉三卷郭象注

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內篇七外篇郭象注

頤集解三十卷三十篇字景真潁川襄城人晉丞相參軍

孟氏注十八卷五十二篇不詳何人王叔之義疏三卷字穆

邪人宋處李軌音一卷徐逸音三卷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右莊子

禽雅者所以訓釋五經辯章同異實九流之通路百氏之
指南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博覽而不惑者也禽近也雅正
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
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
詳矣前漢終軍始受豹鼠之賜自茲迄今斯文甚矣先儒
多為億必之說乖蓋闕之義唯郭景純治聞強識詳悉古
今作禽雅注為世所重今依郭本為正

健為文學注三卷一云健為郡文學卒史臣舍劉歆注三

卷與李巡注正樊光注六卷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李巡注

卷同疑非歆注

三卷汝南人後漢中黃門孫孫炎注三卷音一郭璞注三卷字景純河

右禽雅梁有沈旋約之子集眾家之注陳博士施

家今亦采之附於先儒之末

乾國子祭酒謝嶠舍人顧野王竝撰音既是名

經典釋文序錄卷全

花雨樓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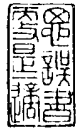
經典釋文序錄終

經典釋文陸氏稽覈異同審別音讀最爲切用之書虛抱
 經謂其闢經訓之蓄畬導後人以涂徑洗專已守殘之陋
 匪博學詳說之資實天地間所不可無病夫世尠善本取
 影鈔宋本與通志堂本互相參校正其譌舛補其捩扁惟
 是之從於是陸氏之眞復出而始不失夫撰集本旨予以
 其書敘錄一卷於各經師承授受淵源派別紕析詳明藉
 窺漢魏以來專門名家之業而凡注解音義諸人亦俱有
 以攷見尤爲碍經者所宜首及爰依盧本少縮其秩繕寫
 精鐫用公同好其老莊三子準原書一律竝存庶乎談經
 典者不至沿流忘本先有所取資焉光緒乙酉四月八日

經典釋文序錄 跋

一 花雨樓校本

鎮海張壽榮鞠齡甫識



2
4
5
2

宋先小

本生傳

七百

是經

續古逸叢書
之二十三

戊辰冬日上海涵
芬樓据宋槧本影
印遠近翻刻必究



經小傳卷上

義叔宅南交說者曰春與夏交非也冬

東交乎且春曰嵎夷曰暘谷秋曰宅西曰昧谷冬

曰朔方曰幽都此皆指地而言不當至於夏獨以

言也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故

爾非真也春去宅嵎夷秋去宅西推秋之西而知

嵎夷為東也夏去宅南冬去宅朔方推夏之南而

知朔方為北也此蓋堯舜時四境所至四岳所統

也故舉以言爾

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

還之王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

輯五瑞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曆數也



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

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益稷之末又有夔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衍一簡

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謬者惟夔龍

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且夔於

爾時始見命典樂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古文丘作卍與共相近故誤傳

以為共耳九丘者即所謂八索九丘按小序帝釐

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稟飲然

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工致治之道尔九

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則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丘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言帝賞罰之審且速也故能為天下君臯陶謨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此說性善也行有九德者言人之性固有九德也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是也亦言其人有德者言性雖有德猶待其人之有德乃成德也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是也愿而恭恭與愿一物爾愿者益恭非德性

相濟者也恭當作茶字誤也茶者舒也愿慤過者患在不茶故以茶濟愿也簡而廉簡者簡易也簡易之人失在無廉隅故濟以廉所謂居敬也彰厥有常吉哉吉猶士也所謂吉士也於九德之中能一德有常則可謂士矣三德可以為卿大夫六德可以為諸侯九德成事可以王天下然則有常所謂有恒三德所謂善人六德所謂君子九德所謂聖人惟聖人惟能王天下君子可以為諸侯善人以為為卿大夫有恒者可以為士以孔子之徒論之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王天下之任聖人之德也又曰雍也可使南面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材此君一國之任君子之德也又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外堂未入於室此卿大夫之任善人之德也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此吉士之任也有恒之德也物之性未有能兼剛柔者也謂聖人備九德然則聖人之性剛且柔乎曰聖人神矣其性無所不備無所不備者或不可得而聞矣不可得而聞則所聞者常聞其接於事為之迹爾臯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此九德之二也極此言之意故當曰事親以柔行己以愿臨事以亂任賢以擾秉德以直斷謀以剛敷政以

疆此所謂大備之人也

益稷曰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說者謂禹治水州用三萬人非也師猶長爾一州十二師以商周之制推之則連率卒正之類也以五長稽之則五國有長而十長有師乎長所以長也師所以師也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州六百國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也十二州之外薄于四海又有五長是以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也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何謂也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

也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之鳥也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踴躍然也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曰聖王功成而作樂樂行而物遂則此言四海之內血氣之類莫不逸豫而自得也人樂極則舞獸不能舞推其樂極則亦宜舞也故謂之率舞也擊石拊石何也曰凡樂厚聲石此言所擊者與所拊者皆厚以和皆泊以恬則能以感人者也

禹貢青州萊夷作牧厥篚屨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織縞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予謂三篚

四節

小傳上

五

皆三夷之貢也故序於三夷下織讀如士不衣織之織染貝為織島夷所服蓋如厚繒貝者木名耳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凡唐虞九州方千里適三千里矣要荒則在九州之外三百里夷者稍以夷禮通之若春秋祀鄫葛苴也三百里蠻者亦言雜以蠻俗待之若春秋楚越也二百里蔡者蔡讀如蔡蔡叔之蔡二百里流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則蔡於要服重罪則流于荒服所謂投之四裔屏之遠方者也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然則其一在綏服九州之內也凡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

稱夷遠者稱蠻也

嗣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言火炎則玉石俱焚吏逸則善惡并誅若此則是威烈甚於火矣故不欲如火但殲厥渠魁而已所以分別玉石

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外自陟陟者桀恃嶮也外之者言其易也著此者言桀雖據險亦不能拒湯所謂地利不如人和孔氏注乃曰出其不意孫吳之師非湯與伊尹之義也

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

皆正

小傳上

六

夏正十二月朔正月也舉元祀於上則明十二月者朔正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於書未有言王者三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此先君以去年十二月夏之十一月崩故太甲以今年正月夏之十二月朝廟正君臣至三年十二月則二十六月喪畢而以冕服歸于亳矣若謂十二月亦朔之曆者古天子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則元祀十二月乃太甲改元之後十二月也去先君崩一替矣至三年十二月太甲乃歸于亳歸于亳之時凡居喪三十七月不得為二十六月也欲就二十六月而言之則太甲以先君之末遂為元年乃可爾而

非逾年改元一年不二君之義伊尹豈為之哉

臣下不匡其刑墨墨者非刑名也謂其刑如墨也貪

以敗官為墨今臣不匡君是貪位明矣故使坐貪

也傳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

微子曰父師若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齊刻

猶害也言我舊常云紂欲害子今王子不出必見殺

王子見殺我乃隕滅矣所以然者三仁存則殷存三

仁亡則殷亡武王觀兵還師此其驗也均之不可云

而微子先遜于荒者微子以地逼見疑欲害與其見

殺而速云不如避禍而緩死也然則三人亦何向何

背何去何處勢物之變微子以母兄宜避箕子以

同姓宜留此仁者之外化內不化也故曰為百世師

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氏曰觀兵孟津以

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

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

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

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比面事之而已矣然

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

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此

篇稱紂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足以知

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記

也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為此書

也然此書簡策錯亂兼有亡逸粗次定于下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

過名山大川云云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後次以厥四月哉生明

王來自商至于豐然後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

云下至子小子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

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

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命甲子

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至

赴敵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

甲子武王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

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

經而以解此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

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

無逸曰此厥不聽人乃訓之又曰此厥不聽人乃或譁

張為幻此兩聽字皆當作德字字形相似故誤爾

毛詩

子夏序詩云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然則諸國風其言正義善事合於道者

皆正風也其有刺譏怨諷者乃變風也亦猶二雅
言文武成康為正雅言幽厲為變雅矣今說者皆
斷周南召南為正風自邶以下為變風遂令淇奧
緇衣與南山北門同列非夫子之意子夏之指且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為
變風可矣若人倫不廢刑政不苛何故一本無何
字故作顧
不得為正風乎既橫生分別不與二雅同又褻貶
錯謬實無文可據未足以傳信也

葛覃二章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穫為絺為紵服之無斃者葛居谷中莫莫茂盛於
是則有人就而刈之穫之以為絺紵而服之不厭
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聘之以為后妃
與之偕老矣

卷耳序稱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
賢之志至於憂勤吾於此義殊為不曉后妃但主
內事所職陰教善不出閨壺之中業不過夔饋之
事何得知天下之賢而思進之乎假令實可不害
武王豈責紂為牝雞無晨周公作易何言在中饋
無攸遂乎假令后妃思念進賢為社稷計亦何至
朝夕憂勤乎要之后妃本不與外事自無緣知賢
者不肖主名若謂后妃賢當並治其國者是開後
世母后之亂呂武所以亂天下也若爾又何以號

為正風教化萬世乎且令自古婦人欲干預政事
故引此詩為證初雖以進賢審官為號已而晨鳴
便無可奈何矣驗大姒大任等亦但治內事無求
賢審官之美審知此詩序之誤也蓋后妃於君子
有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此詩言后妃警戒人君使
求賢審官之意耳不謂后妃已自求賢審官也事
體相類辭意相混故序詩者誤之曰采采卷耳不
盈頃筐采卷耳者欲求盈筐今不得盈心不在故
無獲也以言為國當求賢耳而賢不至者亦以心
不專故賢不來矣如是頃筐無所獲則失其所願
周行無所實則失其所治此為后妃警戒求賢審官

也其餘又陳當知臣下之勤勞之事亦謂從容警言
戒於君耳非以后妃已所行也

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盛貌召
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
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
得人心之至也詩人託事指意足以達其情之深
切著明而已而說者遂謂召公真暴露此樹下使
召公為墨子之道也則或有之矣若彼召公者仁
人也則有朝廷宮室是乃中庸之法上下之節矣
安可非苦就行以干百姓之譽哉非苦就行四字
諸本皆爾當考
旄丘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言我所以處且久者正以衛為方伯連率爾怨問之也

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出同而歸異曰肥作

此詩之女於今衛侯兄弟也以言亦出同而歸異

不得相見爾是之為歎也夫人有遣大夫歸寧兄弟禮

園有桃其實之穀園之有桃猶國之有君也桃不能

自用其實故其實為人之穀猶君不能自用其民

反為人有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此與晉人將叛而歸沃之意也激

揚之水湍疾騰蹙反令白石鑿鑿然鮮明猶昭

公暗弱不修德政反驅百姓歸於沃沃以盛強也

傳上

非揚之水不能使白石鑿鑿非昭公微弱不能驅

百姓歸沃沃以盛強卒章曰我聞有命者道民將

叛之實也

狼跋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公孫者幽公之孫謂周

公也周公碩膚之德故攝政而履人君之鳥几

几然其宜之也毛以公孫為成王鄭以公孫為公

遜皆非是

常棣之四章曰兄弟闕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

烝也無戎按此詩八章七章合韻惟此戎字不合

韻疑戎當作戍亦禦也字既相類傳寫誤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

木故知當三章也今毛氏詩斷六句為一章蓋誤矣

伐木丁丁丁聲相應也伐木者小事爾猶求同志

共事其聲丁丁然以言自天子至庶人亦當須友

以相成也彼伐木能求助於人使有聲丁丁然况

任天下之事事多重於伐木者乎此乃詩意已毛

鄭說俱非是也

有杖之杜有皖其實杖杜特生之杜也以興君子于

役則婦人特居焉皖然其實者方其盛時也

白駒四章皆興也白駒以斤賢者言若有是白駒食

我之場苗者我則繫維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

今朝焉愛之厚也以言若有賢者肯食王祿王

則羈縻之雖不得久留猶願永終今朝焉亦愛之

厚也二章申懇勸皆所以教王也三章言有皎皎

之白馬其潔白可愛猶賁然而來今汝賢者何故

自潔白則不肯來乎此以屬賢者故上刺其君之

不能下怨賢者之棄吾君忠厚之道也四章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生芻薄陋也言

白駒不見收逸於空谷其養甚薄生芻一束而已

猶賢者不為世用而甘於菲薄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還言歸復我邦族興也黃鳥集穀啄粟則有

彈射捕逐之害猶我嫁于此邦居于此室而遭襄

之害猶我嫁于此邦居于此室而遭襄

薄之俗有片逐之辱一人之性不足以變一家一家之俗不足以變一邦而云爾者陰禮不修則舉國皆汙故曰復我邦族也

十月之交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徹均也

小旻四章章八句二章章七句乃得其理今誤為三章八句三章七句卒章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小人短慮暴虎馮河之患患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三家之禍禍在歲月故不知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言善為國者當如此矣

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伎顧其子也雉之朝

雉尚求其雌其雌妃也言王放逐太子曾不如鹿乎廢黜申后曾不如雉乎譬彼痍木疾用無枝者木痍則無枝無枝則木死矣亦若王受讒放逐太子自殘其嗣其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者兔為人所驅急更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兔雖可利以其可憐猶存之也何則誠不忍其心之窮急也以言王何獨忍人哉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

巷伯之詩者孟子所作也孟子仕一作寺人以避嫌不審為讒者潛之至加宮刑為寺人故作此詩也詩

名巷伯者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末云楊園之道猗于畝丘者言讒人罔極不獨諸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谷風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習習之風生草木也崔嵬之山養草木也然而不能使草長不死不能使木長不萎者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也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不欲生之辭也我之先祖曾匪以人恩畜我乎何為忍使我當此亂世而生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者江漢之水能紀綱南國諸川而有之今我盡勞從仕王曾不顧有於我計王之德不若江漢之水也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者言怨亂並興憂之之辭也曾不為鶉為乎翰飛戾天曾不為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

北山五章章六句故言六章三章六句三章四句非無將大車祇自塵芳無思百憂祇自底芳博士讀底為邸非也底當作瘠讀如緡病也字誤耳

小明四章章十二句故言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六

句非

鼓鍾詩曰以雅以南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千大胥
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其員之胥鼓南此言南者皆
指文王樂也則吳季子所觀象削南籥者也非南
夷之樂也南夷之樂曰任不曰南謂之曰南強厥
名矣鼓鍾之詩傷幽王亂文武之樂故末及雅與
南也雅亦用籥南亦用籥故云以籥不僭也然文
王之樂稱象削南籥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之域
故作樂以象其功也象者象南方之譯云

信南山曰中田有廬於田中作廬此井田之法也廬
舍居內貴人也公田次之先公也私田居外後私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興也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
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况諸侯之君乎故當有
以厚錫予之也鬲沸檻泉言采其芹采芹者以檻
泉潔清則就采其菹况諸侯之君有修潔之德乎
亦不可不以恩禮接之也

假樂故言四章章六句以文理考之實六章章四句
卷阿詩曰似先公首矣召康公則何以不欲成王似
先王而獨曰似先公乎曰成王之時周之先王惟有
文武文武皆聖人不可似也是以欲成王似其可
及者則莫若先公也然則聖人不可及而大賢有
可到非不欲其似先王也智不能也以爲不然復

十五

十六

察於詩召公戒成王則作公劉之詩周公戒成王
則作大王之詩所以不及文武者其意皆可矣
常武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常德者既敬既
戒惠此南國是也言宣王命太師皇父為冢宰
整其六軍既敬矣既戒矣無負於南國矣而南國
今不率職故可以征之此謂先自治然後治人故曰
常德二章命程伯休父者南國既有變故勅大司
馬陳行戒師旅而往討太師皇父為冢宰實總六
軍故曰整我六師程伯休父為大司馬專軍政故
戒左右陳行也因為戒者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是也凡兵出則戒於詐故曰
王猶允塞乃能來也武成則戒於瀆故曰還歸者
止於義也

季札聞歌小雅而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注云衰小也先
王殷王也文中子曰季札焉知樂小雅周之盛也
予謂二子之說皆未得其真何者思而不貳怨而
不言何關殷之末王乎若聞鹿鳴魚麗而謂之衰
又何以為季札乎蓋昔者周德既衰樂章錯亂太
師非其人不知小雅自有正雅大雅自有變雅而
遂誤以凡變雅者為小雅凡正雅者為大雅而季
札所聞適皆節南山之類故有周德衰之歎耳後

至仲尼自衛反魯乃始分雅頌各得其所由仲尼而雅頌各得其所則仲尼以前大小雅不得其所矣故季札所聞者皆厲宣幽王之詩而當時太師目之為小雅者也此其所以稱怨而不言不亦宜乎七月詩周公作也公劉詩召公作也周公召公等也七月陳王業之本公劉亦去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其意亦等也周公作之戒成王也召公作之戒成王也戒成王等也七月之興當既王之後公劉之興亦當既王之後其時又等也然而七月則繫幽風公劉則入大雅何也公劉豈非幽國之君七月豈非公劉之詩乎先儒以為周公遭變故七月為變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為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幽風者名之為幽實周公詩耳周公之詩何不名曰周公國風而曰幽乎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矣不得編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幽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幽也就幽言之七月東山皆正風也鷓鴣以下皆變風也由是言之幽七月自無緣入雅不得云周公遭變故為變風也且以七月東山為變風世復有正風者乎且復有

不變風者乎曰然則鷓鴣破斧之屬何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為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攝政六年而後復子明辟君臣之道亦無閒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曰東山之詩非刺也亦何以不入雅曰當此之時成王猶諒闇故茲事不為成王之美亦不入雅明總已之際責在冢宰也與春秋毛伯來求金相似乃知聖人之意六經如合符契耳

維清之詩序曰奏象舞也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削者蓋文舞也故其辭稱文王之典夫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

以其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武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削也教者當舉時王之教學者當舉時王之樂故勺與象明文武之功也

雖禘太祖也太祖即后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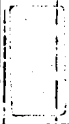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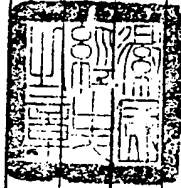
長發大禘也此禘于宗廟之禘所謂五年再殷祭與禘連稱者也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言伊尹也云昔在中葉者作此詩之時指湯未受命之前為中葉也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

即仲虺云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者此也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上

小傳上

十九





詔王馭羣臣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者王所

親幸也可賜予之不可爵之者也四曰置以馭其行

置者耆老廢退之人雖當廢退其素行賢明特置

之若公族穆子辭疾晉侯使掌公族大夫者也五

曰生以馭其福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

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

生則此類也六曰奪以馭其貧奪者削其田邑祿賦

七曰廢以馭其罪廢者除其名籍也八曰誅以馭其過

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有馭其福則有馭

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八柄者先叙賞而後

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康成謂

誅為齒路馬有誅之誅如此則八柄無死書曰用罪

罰厥死義不可解又內史貳八柄爵祿廢置予奪生

七者皆同而其一為殺殺則誅也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牧者司牧也

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二曰長以

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師者人師也師之得民

與人君等四曰儒以道得民儒者藝術之稱儒之

得民與人君等八曰友以任得民友者人友也友

之得民與師儒等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

民尊師貴儒而友賢三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三

者皆失其義則王事不成其所以繫邦國之民使

民不離師則甚於宗友則甚於藪主以利得民主

讀如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

其勢置其輔牧亦司牧謂邦國之君也監者其冢

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諸侯世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

也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勢置其輔長者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

不世故不曰立其監

官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凡邦之事蹕宮

中者王有祭祀出入之事宮正主為王蹕于宮中

矣蓋宮正所治蹕之者則隸僕也宮正主為命之

廟中則執燭者王祭于廟廟中不當蹕則宮正執

燭焉康成讀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若

然則本但曰作名凡邦之事宮中廟中則執燭無

為加蹕字也若宮正為蹕則誰執燭乎按廟中不

蹕無緣有蹕

大府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貨者

九貢九賦所入未用者賄者九式所用之餘以共玩好之用者受用之府其王府與

王府凡王之獻金玉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獻讀如大夫出疆必告反必有獻於君之獻傳曰顓考叔有獻於公是也

大司徒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
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
事十有二土者即十二州也州各有宜如職方氏
所掌耳周雖合十二州為九州然本堯所分十二
異宜故職方氏從時王之制以正其名而大司徒
因上古之法以教民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上言十

二土者况言十二異宜草木禽獸五穀宜種也此
言十二壤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
所入即草人所掌糞種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
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濕用豸勃壤用狐埴墟用
豕疆墾用蕢輕墾用犬凡九也又有青黎塗泥墳
墟草人不掌者青黎塗泥可不必糞墳墟則從
埴墟矣此所謂十二壤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九等者即禹貢定天下之土田有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

鄉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
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
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貴者自命士以上也賢
者能者俊造學士也士工賈皆謂之國中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享牛
享神之牛也求讀如速速配也配神者之牛以郊
禮言之享牛所謂帝牛求牛所謂稷牛周書召誥
用牲于郊牛二

載師職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宅謂士之
未仕者儀禮曰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茅之臣孟子皆曰庶人庶人不傳執贄為臣不見君

也鄭云宅謂致仕者非也士田者士當作工字誤
耳工亦受田此是矣賈亦受田賈田是矣於近
郊之地授處士之田授百工之田授商賈之田三
者皆居國中故授近地孟子曰國中什一使自賦
下文云近郊什一義相發也凡言國中者皆指士
工商言野者皆農夫也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
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以
國中者受田非其本職故早免之耳鄭云士田者
士讀如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非也仕而受田
者祿也圭田則其邑也非所以耕也審如鄭意仕
且耕乎又載師徧序受田之名獨不及工與賈

等爾有賈田無工田是工惟不受田乎食貨志何
以云工商皆受田也此又鄭所自知者凡任地國
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
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國
宅者謂國也宅也皆無征國者即上文廛里任國
中之地者也宅者即上文宅田也廛田無征宅田
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解上文自國至都征
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俱不曉或謂是城中
宅或謂是官宮室皆妄也又曰國宅無征以廛里
民之里居工賈之市肆皆是也宅者以宅田工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也工賈有征宅者無征去近郊
十一者則孟子所云國中什一使自賦是也

小傳中

五

師氏保氏官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太師太保所謂
三公者也康成合之非是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
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抵父師長之
讎抵兄弟主友之讎抵從父兄弟此讎者蓋謂遇
人而不以禮而見殺者也以其不直故子弟雖欲讎
之而調人推其本情不聽也遇人而不以禮雖誠有
罪殺之者亦專殺也故使辟焉以全子弟之心又
曰勿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勿辟者則殺人不
忌乃當正治其罪子展所以黜游氏之義也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此謂吏以法殺人

而死者之親敢報之者則邦國交讎之公羊傳曰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殺人而合
於義為隱謀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之若逋逃
桀暴者朝士職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
罪是此也遷其子孫使居異國又令勿讎

司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
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市
者商賈文利之地也君子無故不得觀焉設罰懲
之深遠於利之意也國君則赦其刑人所赦者市
刑也大刑扑罰中刑徇罰小刑憲罰自夫人以下

小傳中

六

則司市舉之使出此物焉婦人於市尤非其事故
罰比男子差重也幣蓋皆在上帷幙以屏蔽異男
女也言不及天子王后者尤非所宜亦罰不及至
尊也

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畷萊五十畷餘夫亦如之
中地夫一廛田百畷萊百畷餘夫亦如之下地夫
一廛田百畷萊二百畷餘夫亦如之亦如之者亦
如其萊也餘夫未具夫夫婦未當受田如其萊而已
孟子曰圭田五十畷餘夫二十五畷
旅師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間粟旅讀如葆旅之旅野
生曰旅此官主野事故以旅為號

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此兩者正謂禘也禘也禘禮以裸為重禘禮以饋食為重禘祠烝嘗雖皆有裸饋之事恐其節文略殊非禘禘之禮比也古禮既亡不可知之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明禘禮以灌為重肆猶旅也禘禮及毀廟故旅獻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者同時而見殷見者見於方岳之下時見則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者也殷見則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方岳者也謂之同盟者蓋諸侯於是齊盟所謂同盟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

小傳中

七

防之產生也作為也人所受於天以生者謂之天產所受於地以生者謂之地產受於天以生者貌言視聽思本稟於五行內以為性外以為教者也不防以中禮則失謂之陰者以其受之天天道默定也謂之德者教之所以起也受於地以生者剛柔緩急輕重仁武本稟於山川內以為情外以為形者也不防以和樂則過謂之陽者以其受之地地體顯著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社也王封諸侯取太社之土苞之以白茅而授之為其將取是土故大宗伯先告焉敬其事也

司尊彝凡鬱齊獻酌獻讀如獻莫重於裸之獻鬱齊惟裸用之於獻最重故曰獻酌也

典瑞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肆猶旅也大祭旅獻也宗伯職曰以肆獻裸享先王謂大禘時雖禘之篇曰相子肆祀書曰肆類于上帝皆同義

大祝又有肆享之說在後

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圜鐘黃鐘者皆雲門之樂所用之均也六變者雲門之樂一終

小傳中

八

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此咸池之樂蓋八變而終其聲之均則自函鐘以下

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九磬者磬九變而一終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其聲之均則自黃鐘以下

鐘師掌奏九夏鄭賈諸儒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簨人掌三易以辨九簨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

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
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予謂掌九筮之名
而以辨吉凶則不可以巫為筮矣改巫為筮以準
太卜作龜之八命而為說也彼自去八命爾以九
巫況之不近也此乃前世通於占者九人其遺法
存於書可傳者也古者占筮之工通謂之巫更咸
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為易
易古陽字所謂巫陽也其他則未聞雖未聞不害
其有也

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大禋
祀者祭天圜丘也肆享者宗廟大禘也祭示方澤

也三者禮最大故特言之肆享為禘可知矣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九畿相距萬里
過禹迹多矣又周書稱侯甸男采衛而止則蠻夷
鎮蕃者未取之乎疑本但云又其外五百里曰蠻

圻謂直王畿之南者五百里曰夷圻直王畿之東者五百里曰鎮

圻直王畿之北者五百里曰蕃圻直王畿之西者此九畿相距為

七千里近合事理通於禹貢而約於周書矣所以

分蠻夷之名者在南方曰蠻在東方曰夷狄或謂
之鎮戎或謂之蕃與疑寫周禮者習言又其外故
遂誤增之耳說者以謂不然胡不試以天下地形
正之洛邑為中其東出者不三千里至海矣其南

出者至朱崖交趾五千餘里耳是乃古所謂日下
北戶者矣越裳九譯不甚此矣周公所辭也豈大
司馬能施政職哉又此以人步為里而里以投足為
計步九畿之法考以日景而筭於土圭比之人步
迂直懸矣大約三分去二則五千里之折必萬五
千里乃能足矣

司勳凡有功者祭于大丞司勳詔之按丞常祀無言
大者大丞其禘祫與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者祫也而外傳謂之丞此其一隅矣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予謂加田者凡
家臣邑宰之田國語曰官宰食加然則古以官宰

之田謂之加矣無國征者不征於國以其自有君

也家臣之征當入於家陪臣之征當入於國諸侯
之征當入於王此其分也禮夫圭田無征大夫之
田謂之圭田夫圭田亦自受田而不征於國征之
為倍征故曰以厚賢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五寢者夫人以下所

居也王后所居謂之正內隸僕不掌蓋自有寺人
內豎云祭祀脩寢者脩讀為滌祭祀則齊齊則大
滌五寢使人消潔不犯禁也謂之滌者其名也
大喪復于大寢小寢者大寢內寢小寢燕寢正內
也春秋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鄭玄云五

寢為五廟之寢玄本謂天子五廟故云爾非正也
又隸僕乃掌洗乘石蹕宮中之事古者人神不參
若典職宗廟何緣褻之於宮中而外役乎

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梏者
校也在頸曰梏春秋傳曰以弓梏華弱於朝謂之
梏者以其在首猶牛馬梏爾

萍氏謂之萍者此職掌幾酒神農書曰萍能勝酒欲
其制之也

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國之慝此
與間問等皆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時聘以時聘
諸侯五服各有時也殷覲者遍問天下諸侯也於

下七歲徧覲諸侯是也故曰以除邦國之慝注以
聘覲為諸侯見王非也蓋惑於大宗伯文無間問
等而但言聘覲所以亂之也

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六職者坐而論
道一職也作而行之二也審曲面勢三也通四方
之珍異四也飭力以長地材五也治絲麻六也此
文首尾自明不須橫以六官說之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
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
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

則然

匠人營國方九里以為天子之居太狹亂於上公又
詩云上入執宮功言鄉井之民至冬皆當入保城
也井田之制城中之宅率一家二畝半計地筭居
九里之城不能容七萬五千家然則周禮所說乃
天子中城也春秋曰城中城以諸侯之有中城亦
知天子之有中城也匠人又云宮隅之制宮隅則
天子宮也城隅則中城也中城方九里則宮城宜
方三里中城有左祖右社九卿之室則百官治事
之所也民居不至焉則限親疏也其外城蓋經傳
無文公羊說以為千雉雉長二百尺凡方三十餘
里則足相容

儀禮

士冠禮若不醴則醢用酒醴謂三加畢以醴酒飲冠
者于客位者也不醴而醢謂庶子矣醴重醢輕曾
子問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服有冠
醢無冠醴醴為重也又昏禮適婦醴之庶婦醢之
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則醢用酒者必庶子也下
文曰庶子冠于房外南面遂醢焉是矣又曰孤子
醴於阼知凡嫡子皆醴也鄭注云若不醴謂國有
舊俗可行聖人用焉又注醢於客位云夏殷禮也
皆非也夏殷有天下千餘歲冠禮行之久矣設以

醮為禮者溥天之下皆醮也周公何以改之然則醮於客位當曰醮於客位嫡子冠於阼醮於客位以變為敬也庶子冠與醮相因不於阼亦不於客位居房外南面略庶子也醮禮繁醮禮簡以簡為貴也醮三舉醮一辭以少為貴也醮用酒醮用醴以質為貴也醮有折俎醴脯醢而已不尚味也酒在房外醴在房中以變為敬也此皆聖人分別嫡庶異其儀也

鄉射禮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也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

經

小傳中

十三

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各闊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也先量侯道乃制侯中既制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方其足凡五十弓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各一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與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中也中

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為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幅以四為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幅以三為中矣大射儀曰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於其中從遠視之令出於參之右舌下也所以必出於舌下者舌能蔽之故以見為節也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三尺也世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之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為高亦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踈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

經

小傳中

十四

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者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謂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於參參不見於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於參參亦終不能見於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

參計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足二寸如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執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覩之哉又經云狸步張三侯者非謂射者之志謂張之者之法也而鄭以謂射當如狸之擬物何預於張侯乎且鄭不獨誤於此經曰士旅酌若命

小傳中

十五

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惟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一中侯輒釋獲耳而鄭以謂矢揚觸而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也亦惑矣哉

喪服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以日易月則殤之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朞以日易月則殤之十三日

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又曰來日丁亥此皆取於丁者也所以取於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所謂內事用柔日也凡祭祀卜日不卜辰故郊卜辛社卜甲宗廟卜丁也若卜辰則此旬之辰後旬或有

不備矣康成注丁巳乃云來月之巳注丁亥乃云苟有亥焉可也皆失禮意

禮記

曲禮曰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若夫坐如尸立如齊若夫說者以為若丈夫此僻而不辭予按曾子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兩若夫之文同疑曲禮本取曾子之言而誤留若夫不然則當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信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而全脫一簡失弗信以下一十五字

小傳中

十六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致極之稱猶言大備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自得而已奪之不以為損予之不以為益愛之不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義所謂不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故施則必報是以不可無禮也自禮記左氏老子凡所言太上者皆若此繫其人不繫其時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直謂朝聘時耳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外所謂有藉有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

敬尚質也。楊襲繫於有藉無藉，不繫於有縲無縲。又縲非藉，藉非縲，藉者薦也，縲者組也。禮之質文，以圭璋瓊璜為輕重，而不在一尺之組屈伸也。

言謚曰類，類當為誅聲，誤爾謂誅而謚之也。

檀弓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語助辭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禱祠猶願幸耳。史記

曰：此禱祠而求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

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按人舞，宜樂不宜更愠。

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蓋本曰：人喜

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

斯愠。愠，憤不足。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

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所謂孺

子慕者也。

般爾以人母嘗巧，嘗，試也。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

乎？母當作母字，誤以怨責之。則病者乎？

般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誓，會皆

當出於天子。爾，誓既衰，諸侯專誓。周既衰，諸侯專盟。

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據綏服

居中而言。內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

蔡聲，誤也。

關譏而不征，謂羈旅士民也。至於商，猶征之。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養於鄉者

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

有命，調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文王世子：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

學耳。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為有虞氏之

學，其東為夏后氏之學，其西為商人之學。當學羽

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鼓宗學書者，就虞

庠。辟雍，惟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

就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

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

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人之校，建之

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為小學，而非四代之

制，以教童子而已。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

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

之太學。太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

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

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合謂合樂也。春釋

采，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

國故者，謂凶禮師旅也。惟是不合。

郊，特牲曰：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

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者，老其義一也。而食嘗

無樂此五字衍

王藻曰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去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郵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喪服小記曰禮不王不禘此一句當在前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上脫誤在後爾又曰庶子王亦如之注示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

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衆發慮憲者言發動智慮能求憲法也動讀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從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賢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矜式之化者言心服之惟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樂記曰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飾

情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俗也

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凡樂以音為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為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於味是故元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繁手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太牢庶羞有不足矣故

孔子曰禮樂云

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郊射者射於郊也大射三侯北面東上故狸首為左騶虞為右矣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

雜記曰大夫計於他國之大夫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褻衣褻衣者加賜之衣在數之外者也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

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非也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為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

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晝晝則與昃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為多仲由仲由為不知禮

中庸曰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言迴己而作人如是而已矣此所謂恕也

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足者足恭也色者令色也口巧言也此仲尼所與左丘明同其恥之三事也故下自解之曰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信則不巧矣憚則不令矣畏則不足矣注乃云足容色容口容非也

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注者曰惟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為天子非君命不為士也皆有制之已

射義曰諸侯以狸首為節鄭玄以射儀所引曾孫侯氏為狸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蘩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即是其章首但仲尼刪詩之時樂正已亡此篇而諸侯朝覲之禮久絕惡狸首之害已又皆除其籍故使不在二南也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公羊國語

公羊傳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下注全衍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其何當去其曰取之何十六年公會諸侯同盟于幽衍公字二十六年公伐戎少一春字閔公篇當附莊公後僖十八年宋公會曹伯伐齊衍會字文十三年衛侯會公于沓少公字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婁後又云及齊國佐盟于表婁前文全衍後文衍齊字十五年執曹伯歸之于京師衍之字襄二十四年大饑誤為譏字今本已作譏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下注衍密州為君惡已下十四字昭元年衛石

惡當作衛齊惡二十年華定出本陳本當作奔字

今本已作奔哀七年若使他人然當云使若他人然

左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說者曰百雉之城三國之一也据子男而言也又曰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然則設鄭伯建小都才方一百七十餘步豈有半里之地可為都者又其中大計不過五百畝之田耳城郭涂巷三分去一則僅得三百四十畝如何建宗廟社稷如何居民如何守禦此不近人情之尤者公羊云五板而堵五堵而雉是也

國語曰禘郊宗祖報報似有壇墀而無廟者或曰報者毀廟之有功德者裕則亦及之故去報也

公是先生七經小傳卷中



禮記卷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師而索歸之

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患人之

禮之用和為貴

君所謂可而有

不習而以教人乎為誤人爾

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大君臣也小父子也

有所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此復說有所

禮有常節者亦不可行也故臣亦有三諫而去之

若三諫而不去是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能因其性而

不失所近人亦可尊此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

寧戚夫以戚為喪本可也以儉為禮本何

哉曰林放本問賓客奉養之禮非兼問五禮也

何以明之問五禮之本則不當答以儉又不當引

喪為之偶故知所問惟賓客奉養之禮也

賓客奉

養之禮以儉為本者儉則任誠慤誠慤乃本也故

聘禮曰幣美則沒禮又曰多貨則傷德幣之與貨

非所以為本也

損其美却其多乃可謂之儉儉則

禮與德俱無傷是本矣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

然則禮之字當讀如厚為之禮之禮

子曰射不主皮

此大射禮也

為子偽力不同科古之道

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讀如問喪之喪喪

也

是以君子貴德賤力取其有威儀也

欲速貧之喪失位為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去喪

也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為

木鐸於其間耳

故使之數失位周流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猶居也言人為

身謀居惟居於仁為美即擇居而不能居仁不可

謂知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仁者生而靜其為仁安之而已

矣知者動而復者也動而復則利而後仁利者非

利於為仁之可以得利也利猶動也智者必動而

後仁矣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好惡故能定好惡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言人之行事苟能推心

於仁以善為之雖不中節終不為惡謂之過可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好

仁者安仁者也惡不仁者去不仁而就仁者也去不仁而就仁則是不欲使己有不仁之過也雖不能及安仁者亦可謂仁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言君子有過小人亦有過但各自附近為黨類耳欲分別之者小人之過常近利君子之過常近善舉其過而推言之則知仁不仁之情譬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實過也然仲尼之意非不知過蓋欲厚其君不得以受以為過也周公使管叔監勞管叔以勞畔此實過也蓋欲親其兄不得以受以為過也推孔子之厚其君周公之親其

兄則其過也乃所以全其仁也又曰人之過或有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故當微黨類以察其素行是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仁也所以未可死者以不聞道也苟聞夫道朝聞之則夕死也可夕聞之則朝死也可非樂死也非求死也安死也安死者惟簡之而不得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在上位者也言君子懷於為德導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用刑導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己者而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導之而已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求知非也求為可知是也知之者人也莫知者己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此一章意若仲尼真欲浮于海是懟也非君子之道矣且又不當譏子路無所取材也夫譏子路無所取材則足以明浮于海非仲尼意浮于海非仲尼意而仲尼為若言者蓋言已在天下道不行則去周流四方若乘桴之浮海隨波轉薄矣子路失指謂仲尼真欲浮于海故仲尼反以無所取材戲之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云云學者多疑宰子之過輕而仲尼貶之重此弗深考之蔽也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如使宰子廢法縱欲晝夜居於內所謂亂男女之節俾晝作夜大雅之刺幽厲是也仲尼安得不深貶之然則寢當讀為內寢之寢而說者蓋誤為眠寢之寢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言惟聖人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長短大小深淺天道者天命也聖人所獨知也堯授舜舜授禹是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子謂聞讀如聞斯行

諸之聞行讀如聞斯行諸之行子路周人之急常若不迨此孔子所以戒其兼人也

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凡大夫去其位曰違違猶喪也春秋傳曰卿違從大夫之位又曰凡諸侯

之大夫違告于諸侯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聖人之忠信與人之忠信暫至而已不如丘之好學者也人之忠信暫至而已

有顏回者好學三月不違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儒將行之所謂為已小人儒將言之所謂

質勝文則野質誠慤也文儀貌也由內出故曰質由外作故曰文野人不為儀貌而多任誠

文勝質則史史者視史也習于情實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儀以飾情外內相副無所偏任

人之生也直道也若不由正則死矣罔之生也幸而免有不由正而得生者為罔言非人常生之道也然而得生者幸也非必然

樊遲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行之似迂之難之難難者踐迹也不難未有能獲者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者則利仁者也仁者則安仁者也利仁者

明而誠之有似於水漸而進者故曰樂水也安仁

者誠而明之有似於山自然而高故曰樂山也凡明而誠之者本動故也故曰知者動凡誠而明之

者本靜故也故曰仁者靜凡利仁者去不善而就善萬物皆備於我矣故曰樂凡安仁者與造化

為一體死生不得與之變故曰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王道也仲尼之時齊強魯弱然齊承霸者之餘其俗尚功名任

權力不如魯人習禮讓守儒術尊尊親親於王道為近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此言作觚不依觚之制終不成為觚猶學君子者不盡其道終不成為君子也

君子可逝也逝讀如逝將去汝之逝不可陷也君子表微知著

子曰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舊說仲尼見南子欲因以行道非也古者

謂其君曰君謂其夫人曰小君仕者自當見小君是時孔子仕於衛故以禮見南子也子路疑衛君

無道夫人無德夫子不足復仕其朝故孔子陳之曰子所不仕者皆棄絕於天者耳衛君尚未也或

者子路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疑夫子內貪仕其朝而外託於禮故夫子自陳其意曰我所不用正

者使天厭之天厭之尋子路性鄙不為無此而仲

尼自謂知我者其天乎援天陳辭亦不足怪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博施者言其守約施博而

眾皆濟在上則堯舜在下則孔子是已天地之內性命之屬莫不兼而利之兼而愛之物無愚智無大小皆樂其性而得其生可謂濟眾矣惟聖人及之

子曰默而識之聖也學而不厭智也誨人不倦仁也何有於我哉自謙謂此三事何有於我者我何有此三事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言以道德為內以仁藝為外也志於道者所以立大本也據於德者所以盡其性也德者得也凡道苟能志之又

必安於己之自得以為據依於仁者所以接萬事也進退行止出處語默不可常同要之仁而已游於藝者所以行於世也禮樂射御書數與眾入共之不可不為也此所謂全德無內外之偏矣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不圖不意也仲尼昔未嘗聞之為樂乃至於如此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而問者挾力而問者挾亂而問者挾神而問者皆不語之此聖人知言也怪讀如素隱行怪之怪詭采眾名非中庸之法者也力則子路問君子尚勇是矣亂者若孔文子問軍旅白公問微言是矣神者

季路問鬼與死是矣

文莫吾猶人也言世多虛文過實莫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太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

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太伯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故曰三以天下讓也夫深知仁聖之德因見天命之運獨出獨入而百姓莫知者也故曰無得而稱焉辭一國之適離逃竄

之名以自棄於蠻夷往而不反求仁得仁者也故曰可謂至德矣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正言堯之讓也天道功成者去為而不恃堯始以天下讓故云惟堯則之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舊說婦人即文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按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義推之此亂臣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治內故得以同之亂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希言利辟其號也希言命所謂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希言仁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既非其人不言故問仁者或曰仁則吾弗知或曰未知焉得仁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或當以四作二非也毋意者不逆詐不億不信也億則意也毋必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也毋固者無可無不可也毋我者義陳於前直服人之口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此子貢設事以問孔子也言有美王者當韞藏之邪求善賈沽之邪怪孔子有道不輒仕故云爾故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言玉亦貴沽之耳但當待價使人求之不可銜賣也故曰我待賈者也世入皆干祿而孔子應聘此其操矣

子欲居九夷蓋徐州莒魯之閒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何以言之仲尼稱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則無緣忽欲去中國而從夷狄矣周末時蓋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未嘗三年淹故其羈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忿對中國莫能宗己而去之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此言人之學譬於未有苗而不及秀者秀而不及實者

皆中道而畫惟君子苗則秀秀則實所謂大成之人也管子曰夫禾其始也朐朐乎何其孺子也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朐朐者苗也莊莊者秀也由由者實也終此論者秀與實在禾而食之在人耳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巽謂遜于志者也法語之言雖小人亦能面從改之難耳巽與之言雖君子不能不心悅繹之難耳商書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求也所謂繹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此言權之難也共學也適道也立也權也四人也共學以况有恒者有恒者可與共學矣未及適道也適道以况善人善人外堂不入於室可與適道矣未及於立也立者言立德立功也立德立功者以况君子君子可與立矣未及於權也能用權者其惟仁聖而已矣權者反經者也反經之至至於動天下易君王而當世不疑後世不非惟無心而體道者能之湯武伊尹周公是也故有湯武伊尹周公之心則可以行權無湯武伊尹周公之心則亂也曹人欲君子臧吳人欲君季札皆辭不從兩人者自知審矣以謂己適可以

立而未可以權也權之設豈易然乎

不時不食如果實未熟之類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言文質之異也凡誠慤為質禮樂為文人之舉事能先盡誠慤而後禮樂者今之所謂野人也野人猶言郊野之人郊野之人質多而文少務實而不務華其舉事先飾禮樂而後誠慤者今之所謂君子也君子謂朝廷之人習其文而忘其質仲尼欲救周之敝復夏之忠故取先進於禮樂者先進於禮樂者言誠慤在禮樂之先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小傳十

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自德行以上孔子語也自德行而下則弟子緣仲尼之言而記之者也三千之徒足以升四科者不惟此十人此十人乃從我陳蔡者耳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此言善人資性未能高絕苟不踐迹則亦不能入於室每踐迹則可以入室矣迹者禮樂法制也然則有不待禮樂法制而未始入於非人者雖不踐迹而入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讀如黨與之與篤於論

者而與之謂之君子乎謂之色莊乎蓋謂之君子矣華言色厲內荏

子路率爾而對率爾者意氣發動輕易之貌又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不讓者言其不務德化而貴勇力以當師旅是爭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按此章仲尼本但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曾點所言非知爾之事也對不答問矣而仲尼反自謂與之者點之意以謂上苟知也固當以此知之也此乃所謂事無事為無為矣是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巢由知於堯舜故能全其讓夷齊知於武王故能全其隱四皓知於漢高故能全其處然則不事其事者乃所以事也不為其為者乃所以為也此全德之所能非曾點可及曾點進取者也夷考其行而不掩是以孟子謂之狂

小傳下

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克者勝也勝己而反於禮是為仁此中道也上焉者不待於禮然而不得不為禮下焉者不及於禮然而不敢不為禮故雖有孔顏之質動而顧禮所以行於世也雖有庸俗之質亦動而顧禮所以免於世也二者皆克己乃可不然者極孔顏之質必過極庸俗之質必放矣
死生有命賢不必壽不肖不必夭是命也富貴在天無犯義以謀富貴則富貴乃在天
天而已天者不可知之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此言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也子路信義著於人人服之所右也則信以為右所左也則亦信以為左兩俱無憾是能以片言折獄者也故曰千乘之國可使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若由是推之片言折獄尚其小者也

謂多言為佞多言不可以折獄

子路無宿諾宿舊也陳也子路勇於義其於人有所不諾已諾之則必行故無宿諾也宿諾猶陳言矣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其言語可察其容貌可觀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言王者之功必緩且

小傳下

十

大也欲速者不任教化而任賞罰諸霸者之政刑名之學是也見小利者內欺其民以益財外欺其鄰以益地諸富國強兵之術是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巫醫皆主治人無恒之人不可為之為其反害人也

况可以無恒為政乎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巳矣羞見無恒必當承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言人當信己之信也子貢問鄉人皆好之者言有人於此鄉人皆好之可信以賢乎孔子曰未可者或鄉原之人在邦必聞故也又問鄉

人皆惡之言者有人於此鄉人皆惡之可信以不肖乎孔子曰未可者或清士特立愠于羣小故也不如以己觀鄉人之行誠合於善者我因好之其不合於善者我亦惡之此之謂信己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此言仁者無克無伐無怨無欲者也非有之而不行有之而不行故可謂之難未可謂之仁難可以謂之近未可以謂之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則無欲者也

問管仲曰人也人上當失一字仲尼必不直曰人而管仲外舉非人者是豈仲尼之意也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為仁耳仁之道非管仲所盡

小傳下

十四

仲尼亦不輕予之荀子謂之野人亦非也義不合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路子貢皆以管仲不死疑其不仁然則仁者且必死耶世言死君者莫如比干子胥比干剖心孔子謂之仁子胥鳴夷世不謂之仁然則仁不必死死不必仁明矣子路子貢何為止以死不死論仁不仁乎其意以謂仁者不樂生不惡死也而管仲可以死而不死故疑也夫謂仁者不樂生不惡死是也疑管仲死之為仁非也管仲未仁雖死之固亦未仁管仲苟仁雖不死猶仁矣微子去

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之謂也然則管仲功用之臣自實惜其死將以其功用施之於世以成其仁功而已孟子所謂天民者也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人知之亦樂之人不知亦樂之者也為人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所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但

也行世辭

桑伯子非不也

作

月聖之作仲尼余

堯舜堯

名

月聖之作仲尼余

人

得位而制作者凡七人即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文也武也周公也是矣其意蓋言己獨不得位而無所制作云爾此一章孤立偶與避世章相屬學者不曉故遂穿鑿妄解一說七人者即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也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謂辟世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所謂辟色也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所謂辟言也朱張無事迹其辟地者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亦不語亂也諸侯有朝會聘享祭祀燕射之禮而不得專征伐故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斥言其不當問而自謂未之學所謂邦無道則愚

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者仁也惟仁為能一惟一為能貫仁者之用心也躬其若樸寂其若谷昭其若鑑萬物莫足以嬰其中萬物莫足以嬰其中則雖言而未嘗言雖為而未嘗為矣故終日言而一終日為而未嘗變而事物為之應在上也可在下也可耕稼也可陶漁也可版築也

小傳

十六

可商儉也可此皆外之變而非內之一也故誠守其一萬物備矣由是而一可以應萬而萬不可以應一故曰非多學而識之者多學在一之外故也世之多學者衆矣鮮能定乎一得其末不得其本逐物而不反而世因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此原伯魯躓於前而老莊蔽於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世亂史之記注不明前代之事有關文者仲尼猶及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耕者謀食而無

乏之憂學者謀道而有以自足

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此

言蹈仁者未嘗死也未嘗死者非不死之謂也言其安之無死地也從此論之仁者必壽明矣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此言當仁者宜為人師當仁者可不復讓於人師當仁而讓於人師則道幾乎不傳此孟子所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然則才非當仁亦不可不讓為人師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以瞽者諭也瞽者有相所以持其危扶其顛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雖有高下而實皆善也此之謂相近及其習也則有堯桀之分此之

謂相遠

小傳下

十七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移者言其稟賦已定非可強而遷也上知所謂生而知之下愚所謂困而不學矣夫困而不學者雖學不入此知困而不能自反者也知困而不能自反耳目與人同而神識與人異疏之不通誘之不達故曰愚也天下之冥冥者是也然而不害於性善者愚智非善惡故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釋子路之疑也吾其為東周乎者言已不為東周也東周之俗家臣則

張私室以逼君陪臣則張公室以逼天子故所不為也此明雖之公山氏非助其畔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此無仁者之資而慕仁者之操者故絕聖棄智適所以愚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言禮者敬而已矣非玉帛之謂也玉帛所以飾敬也樂者和而已矣非鐘鼓之謂也鐘鼓所以飾和也苟敬矣雖畎畝之中禮亦備矣苟和矣雖閑居獨處樂亦備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此君子指孔子也子貢疑孔子道大故問之其下曰賜也亦有惡乎云者孔子

小傳下

十八

反問子貢之言也自惡傲以為知以下皆子貢答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人或死或生其事不同而同謂之仁者明死生不足言仁也夫仁者有成質略舉其大方而言之則不遷怒不貳過不樂生不惡死端而虛靜而一若是者人貌而天其有利害壽夭成敗者是寒暑燥溼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故命仁者命以其成質非語其運之變而名之也成質者卜氏之玉也運之變者或刻以為璽或剖以為璧也璽與璧則異矣然而稱寶者卜氏之玉也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榮湯本謂孔子皇皇者欲以已易人耳故曰而誰以易之

孔子更自謂以天下無道故欲易之耳
假令天下有道丘何皇皇求易之乎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此言傳道之難也孰
有不試而輕以教人乎孰有既知其可傳而傳之
反倦怠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優謂優裕過人也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優
則仕施於有政
是亦為政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仁者遺物忘形
無所矜者也為仁者亦當遺物而忘形無所矜有
所矜則有所屈矣子張內修而外矜所以去仁遠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臣事君子
事親命也

小傳下

十九

曾子先生七經小傳卷下

唐賈叡



羣經勝義



羣經廣義

德清俞樾陰甫著

余經學羣然致力於此則數十年矣故於經義每妄有論說自羣經平議外散見於第一樓叢書及曲園雜纂俞樓稊纂者益不下數百事矣此卷亦說經之文初意尙有續羣經平議之作今精力日衰不復能成因此附刻稊纂中題曰羣經廣義

无妄六二

古人引經不必盡如本文故不足取證文字之異同而往往可以證明其義如无妄六二爻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此爻之義頗不易曉夫无妄之義說者謂不敢虛妄也不耕而穫

羣經廣義

十一

不菑而畬則亦虛妄之至矣乃反以爲利有攸往何也卦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不與此爻之義明明相反歟王注乃以代終已成而不造曲爲之說夫不耕不菑坐享其成與地道無成之義大謬矣尙得以代終不造爲說乎禮記坊記篇引此爻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之一字易經所無然據此可知此爻之義是凶非吉爻詞乃是反語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無功竊祿之小人則利有攸往而於君子不利也凡爻辭有則字者皆有言外之意如云艱則无咎知不艱則有咎矣往遇雨則吉知往而不遇雨則凶矣天下豈有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然則此爻之不利有攸往可知正卦辭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也坊記乃七十子所傳去聖

未遠得聖人之本意故用其意而易其辭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蓋爻辭反言之記人則正言之也學者不達此義反疑記文之誤失之矣至據記文以增益周易爻辭則又不可爻固有先言凶後言利者如漸九三凶利禦寇未濟六三征凶利涉大川是也然此爻有則字則者承上之辭凶則利有攸往義不可通矣此爻之義全在則字正以不耕不菑者之利明必耕必畬者之不利故此爻是凶非吉坊記一凶字即可爲此爻之古注矣

不菑畬田

說文田部畬三歲治田也从田畬聲易曰不菑畬田按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毛公周頌傳三歲曰畬從雅義也鄭君注禮記坊記篇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

羣經廣義

十二

新田與雅義不同虞翻注周易无妄爻曰田在二二歲爲畬則與鄭同許君作說文亦與鄭同周易釋文云畬馬曰田三歲說文云二歲治田然則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者誤也段氏說文注業已訂正矣惟不菑畬田之義則不可解汲古閣本以爲衍文而空一字段注以爲卽坊記所謂不菑畬凶者田蓋凶字之誤其說亦似有理乃愚以爲許君解畬字既以爲二歲治田則此文作不菑畬田義亦可通蓋一歲謂之菑二歲謂之畬三歲謂之新田夫至三歲而新成爲田則菑畬均未成乎田也不菑畬田與不耕穫正相配成義不耕穫者不耕而求其有穫也不菑畬田者不菑畬而來其成田也正鄭注所謂務得其祿不務其事者今讀此二句曰不耕穫不菑畬田則其義了然矣

或從周易釋文所載或本作不耕而種不苗畲而田則義更了
然矣許君引周易有田字殆孟氏易古本如此且許君作說文
多從毛公之義此獨易之者正以周易此文故也解得此義則
知毛公從爾雅之誤而二歲畲三歲新田可以決矣若艸部舊
下引周易無田字此必奪文亦猶系部紮下引需有衣紮而繻
下則引作繻有衣文缺不全與此一例

鳥獸毳毼

周官司裘中秋獻良裘鄭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毼毼因其良時
而用之釋文毼音毛毼先典反按今本尙書仲秋作鳥獸毛毼
陸德明讀毼爲毛蓋從今本耳其實非也說文無毼字疑毼卽
毼字之誤或古文從省也說文毛部毼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

羣經廣義

三

曰鳥獸毼毛又曰毼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爲器用从毛先
聲讀若選疑許君所見壁中古文正作鳥獸毼毼故毛部收毼
毼二篆毼下引書毼下不引書亦猶箇籒二篆籒下引書箇下
不引書筱籒二篆籒下引書筱下不引書也毼毼二篆亦必用
連其間以韋篆者寫者亂之耳毼下引書本作鳥獸毼毼其後
闕壞而爲鳥獸毼毛學者因誤以當仲冬之鳥獸毼毛不知毼
毛之毼說文自作夔見鬯部不作毼也許書之毼毛卽鄭注之
毼毼因許書毼誤爲毛鄭注毼誤爲毼於是學者但見其異不
知其同矣此經四節春與秋相準夏與冬相準春則暘谷秋則
昧谷春則寅賓出日秋則寅餞納日皆相對成文春言鳥獸毼
尾秋言鳥獸毼毼琴尾毼毼於古音皆疊韻也夏希革冬毼毛

則自以字義相對今本尙書誤毼毼爲毛毼則與羣尾不相準
而與冬之毼毛又不一律古書無此文法也陸氏據誤本作音
乃讀毼爲毛以從之疑誤學者不可不正

遠服賈用

酒誥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枚傳孔疏皆以遠服賈
三字爲句邢昺論語疏於爲政篇解大車無輓引酒誥車牛遠
服賈用則以用字連賈字讀按詩谷風篇賈用不售注疏皆不
明說用字之義或亦以賈用連文古語有然乎

太戊非太甲子

枚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釋文引馬融曰太戊太甲子余按殷
本紀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
是太戊沃丁弟太庚之子此枚傳所本也三代世表云太庚
沃丁弟小甲太庚弟雍己小甲弟太戊雍己弟是沃丁太庚小
甲雍己大戊五君皆太甲子此馬注所本也是二說者世表非
而本紀是說尙書者當從枚不當從馬蓋以年論大戊不得爲
太甲子也無逸稱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卽太戊自太甲
之崩至大戊之立據竹書紀年爲六十有四年據金履祥通鑑
前編爲一百十四年太戊又未必生於太甲末年則太戊之壽
不太長乎然則大戊決非太甲子矣

羣經廣義

四

山有樞

山有樞一篇其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

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此以刺之也序之所言深得詩意今讀其詩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壹似列子書所載楊朱之言者而不知其意至深痛也考左傳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按魯惠公二十四年即晉昭公元年是曲沃之封正在昭公之世遠識之士固知曲沃之必代晉矣詩中三言他人曰他人是愉曰他人是保曰他人入室他人者誰歟殆即指曲沃而言乎魯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於他人入室矣幸而其事不克然不數傳而卒為曲沃所并故山有樞之後即繼以揚之水之詩其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

羣經臆義

五

人將及而歸沃焉蓋兩詩之義本相承耳今人不信序說則山有樞一篇全無意義不過如古詩所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者聖人何取而錄之哉

遑脂爾車

何人斯篇曰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箋云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正義申說之曰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其義殊為迂曲愚謂未達脂字之義故也脂當讀為楛楛從木者聲音與脂並從旨聲聲同之字古書例得通假離騷云朝發軔於蒼梧兮注曰軔楛輪木也蓋車止必有木以楛其輪其名曰軔秦策

曰陛下嘗軔車于趙矣詩首楛車猶言軔車也蓋謂爾之安舒而行尚不遑舍息爾之急疾而行何暇楛爾之車乎又義木一氣相生因假脂為楛學者遂失其義韓詩外傳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指亦楛之假字處師氏方觴於韞丘其所乘之車必皆止而不行故以木楛其輪也彼作指此作脂指與脂並從旨得聲之字故可與楛通若泥其字以求之則不得其解矣

念彼其人

小明一篇申培魯詩說以小明為厲王流彘後大夫從行者所作按此偽書也不足信夫厲王流彘則大夫從行者亦宜在彘今乃云至于芄野此何地也將謂即彘之異名歟彘屬漢河東郡自周京至彘徂東而非徂西今乃云我征徂西何也惟詩中屢言其人竊疑此篇乃厲王流彘之後其大夫有先時奉使西征者聞變之後不敢歸國故作此詩其人者其國之人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為王共伯和歸其國夫共伯既攝天子則其時朝廷之上必多其國之人詩云念彼其人即謂其國之人入而執王朝之政者也其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蓋厲王既得罪於眾其大夫亦人人自危欲歸而不得矣而其國之人方且居中用事故念之而至於出涕也又曰嗟爾君子無恆安處嗟爾君子無恆安息爾君子亦指其人蓋諷共伯以早歸政也以此

羣經臆義

六

意讀之詩中辭意頗似有合其後太子靖即位其伯歸國莊子云許由娛於潁陽而契伯得乎共首其即此詩所謂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者乎嗟乎一二遺臣艱難困苦至於如此其情可悲其事可鑒而卒使國步危而復安則此詩之作亦非無益矣

論楚茨三章有錯亂之句

楚茨首章我黍稷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二章先祀是皇神保是饗三章禮儀卒度笑語卒獲五章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凡儷偶之句皆兩句相連屬蓋亦全詩體例如此也獨第三章為俎孔碩為豆孔庶兩句不連余嘗疑其傳寫錯亂其文本云執爨踏踏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俎孔碩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醕交錯云云如此則為俎為豆兩句連屬而意亦有倫

羣經賸義

七

按特牲饋食篇主婦視饗饗於西堂下此文君婦莫莫句蓋承執爨二句而言乃敘主婦視饗之事因而言及俎之碩豆之庶以起下文賓客獻醕之事傳寫者跳為俎孔碩四字於執爨句下鄭箋遂以君婦莫莫專指后夫人共籩豆而言雖意亦可通而詞句則似失次矣

六轡如手

秦風駟騶篇六轡在手箋云言馬之良也正義曰大叔于田言六轡如手謂馬之進退如御者之手故為御之良此言六轡在手謂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為馬之良也按大叔于田篇並無六轡如手之句但云兩驂如手乃易兩驂為六轡言之鑿鑿若彼篇真有其文者抑何踳駁至此歟疏中引書錯誤往往有之

如周禮註師職賈公彥疏誤以聘禮為公食大夫禮論語公而發章那歸疏誤以掌戮注為鄉士注然未有如此句之甚者故特表出之亦欲讀者之必究其原也

參之以九藏之動

周官疾醫云參之以九藏之動鄭注云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正藏五又有胃旁胱大腸小腸是以肺心肝脾腎外取六府之四而成九也六府中獨遺膽與三焦未知其說韋昭注鄭語九紀則又以正藏及胃旁胱腸膽為九蓋合大小腸而一之故又益之以膽也鄭韋皆非醫家所說似未足據愚謂古人診脈實有九處分上中下三部上部於頭中部於手下部於足其說備見素問三部九候論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

羣經賸義

八

上部人耳前之動脈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此上部之三候也又曰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下兩部有陰無陽當作手厥陰為是中部人手少陰也天以候肺地以候胃中之氣人以候心此中部之三候也又曰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此下部之三候也三部九候古法如此王冰注上部天為足少陽脈氣所行上部地為足陽明脈氣所行上部人為手少陽脈氣所行此說恐不然蓋陽脈皆會於首今乃只候足少陽足陽明手少陽然則足之太陽手之太陽陽明於何處候之乎十二經不缺其三乎且中部候之於手故三陰皆以手言下部候之於足故三陰皆以足言今上部候之於頭何

取以手足而旨之乎余謂上部統候太陽少陽陽明三經不必分別手足據甲乙經手陽明脈足陽明脈並入齒中此即上部統候後明之塙證何必分言手足也中部候之於手今之診脈者分寸關尺三部即其遺法太史公云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疑由扁鵲始變古法蓋以古法繁重故專診中三部以中部包上下部也下部候之於足當亦與手同亦可分寸關尺三部王沐解下部天謂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考甲乙經及銅人圖經五里二穴在陰廉下去氣衝三寸陰股中動脈此說愚謂不然古人必無於隱蔽委曲之處候脈之理王氏亦知其不可故自圓其說曰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是然則此部無乃游移而不定乎夫既云參之以

舉經脈義

九

九藏之動則知所候之脈必在動處今試反求之身其趨蹌然跳動者在頭則三部居然可按循頭而至於足惟手足實有之若陰股之中未見其趨蹌然動也愚故曰中部候之手下部候之足今十二經分屬手足者古之遺語然諸陽脈皆屬於頭而亦誤繫之手足此又沿習之訛不可不知也

金玉錫石

周官卅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余謂金玉錫石當作金錫玉石金與錫同類玉與石同類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雍州其利玉石以金錫玉石分屬二州是其證也鄭注序官卅人云金玉未成器曰礦蓋舉金以包錫舉玉以包石故以金玉連文賈疏云以其此官不造器物直取金錫玉石以

供冬官百工故言金玉未成器曰礦據此疏是賈氏所據經文正作金錫玉石也今經文作金玉錫石乃因鄭注金玉連文而誤疏亦作金玉錫石則依經文改之而序官疏猶未改可據之訂正也

肆解去蹄

周禮大司徒職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鄭注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賈疏云案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四鬣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鬣也從本愚按此注此疏均有誤字蓋鄭意肆即鬣之假字其義爲解故注士喪禮以四解說四鬣而此注則以肆解連文也肆解者

舉經脈義

十

以解訓肆也乃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似乎士喪禮固以肆解連文者何歟疑鄭注引士喪禮本作四肆去蹄蓋謂此經之肆即彼經之鬣也故易彼經之正文從此經之假字使讀者易曉此古人引經明假借之又一例也賈疏本作但彼四鬣此云四肆其字不同蓋所異者止肆之一字故曰此云肆當彼鬣也若如今本作肆解去蹄則尙有肆字當彼何字乎注文涉上有肆解字誤作肆解去蹄後人又改賈疏以從之其誤遂不可正矣而疏中肆當彼鬣之肆又各本不同阮刻所據宋本作殺此無義理誤不待言闔監毛本作解則直以肆解當彼四鬣據誤本而臆改者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周禮大行人職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說者據此謂唐虞之制五年一巡守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愚謂十有二歲當作十有三歲字之誤也以上文例之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自是而七歲而九歲而十有一歲中間皆隔一歲若作十有二歲則與十有一歲相連屬不隔一歲矣二為三字之誤此一證也又上文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此尤十三歲一巡守之明證假如從元年至六年侯甸男采衛要六服諸侯次第見訖從七年至十二年六服諸侯又次第見訖至十三年則六服皆不來而天子自巡守焉古者諸侯各君其國有不純臣之義巡守之制固所以協時正日觀風問俗而亦所以為報也諸侯來二

羣經廣義

七

次而天子往一次則又尊卑之差也若作十有二歲則適當要服弟二次來見之年天子不得而見之矣必待十八年而後要服得見然則要服雖有六歲一見之文而其實則十二歲一見也太疏闕乎二為三字之誤此又一證也至虞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四朝之說諸家不同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云四季朝京師馬王說即偽孔所本然四面朝之說殊近不辭若從鄭義謂每歲四季來朝則國君道長更何暇治其國事此說亦不可行惟蔡傳曰五歲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

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此說頗於情理為近當從之蓋天子諸侯之分後世較古者更嚴故虞制則一來一往周制則再來一往虞制四方諸侯分年來見一來一往必五年而始巡守周制六服諸侯分年來見再來一往必十有三年而始巡守今作十有二歲其誤無疑所宜訂正

論小宗伯疏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鄭注曰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賈疏曰三族謂父子孫者此據已上親父下親孫是父子孫此即親親以三是也云以三為五者謂此父子孫之三以父親祖以子親孫則五也云以五為九者謂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元即是以五為九也愚按

羣經廣義

七

賈氏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則是而說親親以三則非親親以三謂父一也已身二也子三也蓋以己身上親父下親子並已身而為三三者有子無孫若有孫則四而非三矣賈疏蓋因鄭注有父子孫之語故其說如此不知鄭注止取便文耳其注喪服小記曰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其語甚明賈公彥何不援彼注以疏此注乃泥注文一孫字而遂致誤三為四乎

其惟不言言乃謹

禮記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鄭注曰謹喜說也又坊記篇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謹當為歡聲之誤也愚按此謹字當讀為和禹貢和夷底績鄭注

讀和為桓漢書酷吏傳注引如渚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桓和聲近則謹和亦聲近讀謹為和猶讀桓為和也又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曲禮若干匡諺正俗謂音變云若柯謹之為和猶謹之為戈干之為柯也尚書無逸篇其惟不言言乃雍疏引鄭注曰時有所言羣臣皆和諧是雍和也謹讀為和則古今文一以貫之矣

忠信重祿

禮記中庸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鄭注曰有忠信者重其祿也然記文本無者字鄭義未免增字釋經朱子四書集注易之曰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四字平列以上下文準之似乎朱義為長然忠之一字如孝慈則忠則民之忠上也臣事

羣經叢義

忠

君以忠則臣之忠君也未聞君之待士而言忠者是其義亦未安也愚謂信以君言而忠則以臣言蓋人臣所大患者莫甚於忠而不見信此子胥所以流於江屈原所以沈於湘也楚辭九章曰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又曰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若是豈所以勸士哉故曰忠信重祿忠信者忠而見信也重祿者重其祿也忠信所以安其心重祿所以安其身有君如此何忍負之故士之報禮重

其斂以時服

禮記檀弓篇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按此文皆說葬事而中開乃有其斂以時服一何夫孔子觀其葬非觀其斂也欲知其服之時與不時則必當

其未斂之前尸在夷牀之上方得見之今掘坎將葬矣尸已在棺矣安知其斂之為何服哉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

製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則分兩句為兩時事溯追其斂之得禮以見其葬之得禮以文義求之不合矣愚按此由未達鄭義也鄭解其斂以時服句曰以時行之服不改制節是鄭言時行之服而疏改為行時之服此大異矣疏所謂行時之服者言即用其在塗之服猶今人言行

裝也鄭所謂時行之服者爾雅釋詁服事也時行之服謂當時見行之事也但鄭不解斂字故疏家不達其義鄭所以不解斂字者以上文已見也按上文季康子之母死一節云斂般請以機封鄭注曰斂下棺於椁然則此節斂字亦是下棺於椁乃葬

羣經叢義

禮

之事非始死小斂大斂之事也其斂以時服謂下棺於椁悉依當時見行之事不改制節也若公輸若之請以機封即是創為制節而斂不以時服矣鄭義簡而明疏家未能得之

禮器是故大備

禮記禮器篇發端即云禮器是故大備此語甚不可解禮器二字文義未明即繼之曰是故大備樞突甚矣古書無此文法也及讀鄭注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賈疏云此大備者則上禮運所云自人情以為田修禮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夫禮記每篇各有當篇之意何鄭注必引上篇為說愚疑禮運禮器兩篇本是一篇因篇幅太長故分而為三別錄以禮

運屬通論禮器屬制度各題篇名遂不可合并矣鄭君猶知其說故於篇首連屬上篇言之而愚因此乃知向來篇首二句屬讀之誤今正其讀曰禮器是句故大備句蓋承上篇言之所謂是者即指上篇所說之事也器猶能也王制篇各以其器食之鄭注曰器能也此器字與彼同謂禮能是句故大備也此在鄭君舊讀本是如此其注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此是也以上數句皆是解說禮器是三字之義其開端以禮器連文者蓋器之一字乃器物之總名欲解此器字必連禮字爲說難以禮器連文實合是字爲句何以見之以此是也三字見之此是之是即禮器是之是此其合是字爲句之證也又曰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此解說故

羣經廣義

註

大備三字之義以鄭說推之是字即上篇田字器者耒耜之屬耕田之器即作爲上篇耕字言禮耕是田故食之而肥也疏家不得其讀遂失鄭義愚解器字與鄭異者以鄭義稍迂曲耳然鄭實古義世有好奇之士熟於古書文法者自知鄭義之塙否則從愚義說之亦勝於舊解之誤讀者也

一人揚觶

禮記鄉飲酒義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鄭注曰一人或爲二人按儀禮鄉飲酒禮篇一人洗升舉觶于賓鄉射禮同是有一人無二人其下云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此則在立司正之後矣惟燕禮云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大射儀同據鄉飲酒禮一人洗升舉觶于賓是爲旅酬發端而燕禮

大射儀之下大夫二人媵爵亦是爲旅酬發端或作二人殆因此而誤然彼非鄉飲酒禮則作二人者不可從也自當作一人爲是乃愚於此經則有不能無疑者按此經云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

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是一人揚觶在工出之後而鄉飲酒禮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其事尙在工入之前而非在工出之後考儀禮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自此以下即云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是工出之後即立司正何得追敘工入以前之事牽連書之而曰一人揚觶乃立司正乎既而思之立司正者爲旅酬也而旅酬之事實自一人揚觶始事雖隔而實相因故言立司正必追敘一人揚觶乃行文

羣經廣義

共

之法非行禮之節也然旅酬之禮既行於作樂之後則一人揚觶大可俟工出後行之何必於工入之前急急焉先爲此一人揚觶之事乎曰此爲諸公大夫也儀禮鄉飲篇云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注曰不干主人正禮也蓋先此主賓獻酢乃是鄉飲酒正禮爲之尊者不便干預其事故必至旅酬始入然旅酬在作樂之後則遵入已不及與聞非所以尊諸公大夫也故於工入之前先使一人揚觶若曰將行旅酬矣諸公大夫之入即以此爲節既不干正禮而又得與聞備樂此聖人制禮之精雖一小節而推之皆有深意者也

孟子引陽虎之言

孟子所引古人之言如龍子公明儀之類皆古賢人也陽虎何

人而孟子引其言哉余嘗疑此陽虎乃陽膚之誤且虎膚聲同古得通用讀虎爲膚亦假借之常例也陽膚乃曾子弟子孟子書多引曾子之言此引陽膚之言蓋亦曾氏之緒言也雖屬臆說然此文作陽虎下篇陽貨欲見孔子又作陽貨同在滕文公一篇中何以陽虎陽貨字不一律乎然則陽虎之爲陽膚而非陽貨即可以此證成之

趙孟之所貴

注家以趙孟爲晉卿然自古以來能貴賤人者豈止一晉趙孟哉余謂此趙孟乃假設之名猶言某甲耳甲爲十日之首稱孟與稱甲同其稱趙者疑古人自有此恆言漢書魏相傳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四人皆假設之名而以趙

羣經廣義

七

居首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四者亦假設之名而以趙居末然則趙孟之稱亦猶是而已趙孟乃不知誰何之人與世俗所云張三李四相似言夫人能貴之亦夫人能賤之

耳



鄭志考證

鄭志攷證

寶應成蓉鏡美卿著

令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楛元吉注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
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足是施楛又蒙初六注云
木在足日楛在手日楛今大畜六四施楛于足不審楛楛手足
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

攷證童牛之楛孟氏九家竝作告說文敘曰解易孟氏告部

作告九家見劉表虞翻陸績王弼侯果竝作楛劉陸見釋文

陸氏釋文鄭本作楛據費氏易也知者後漢書本傳遂造大學受業

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

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又儒林傳陳元鄭眾皆傳費氏

鄭一

一

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元元作易注是鄭君先通京

氏易後從馬季長游乃傳費氏易也據世說劉峻注引鄭別

傳傳元年二十一師故兖州刺史第五元先而邢昺孝經疏

引鄭自敘為袁譚所逼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攷後漢書本傳

建安五年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元不

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是鄭

二十一歲通京氏易尋即通費氏易至七十四歲乃依以作

注故經典釋文序錄亦云北海鄭元通費氏易也漢書儒林

傳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故藝文志

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據說文述孟

氏易作告則京氏易亦當作告鄭本作楛知非用京氏易其

為費氏易無疑大畜無異象而注云巽為木者此爻體之例

鄭君注萃象云四本震爻注賁六四云六四巽爻也注損象

云四巽爻也注井九二云九二坎爻也注萃象云五本坎爻

注中孚象云二五皆坎爻注萃象云二本離爻注頤象云二

五離爻注損象云五離爻也注離九三云艮爻也注豐九三

云三艮爻以是推之初四陽為震爻陰為巽爻二五則為坎

爻離爻三上則為艮爻兌爻大畜六四巽為木即賁損二卦

之例云互體震者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互卦有二例蒙

注云互體震同人注云卦體有巽頤注云自二至五有二坤

之等三爻為卦也大畜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四爻為

卦也然則當有五爻之互闕不具耳震為足艮為手竝說卦

鄭一

二

傳文鄭氏易注引震為足其可攷者祇此大畜六四餘則易

緯乾鑿度下注通卦驗上注兩見而已其引艮為手則于大

畜六四上九外更得豐九三繫辭上傳第二章二注也云震

為牛之足者據爻辭言牛也外卦艮三至五互震故云足在

艮體之中李鼎祚周易集解云艮為止手亦止持於物使不

動故艮為手與此鄭注艮手持木義合說文木部楛足械也

楛手械也故鄭君注周禮大司寇楛而坐諸嘉石注掌囚

中罪楛楛注禮記月令去楛楛竝云在足日楛在手日楛是

楛楛手足定有別也春秋莊公三十年左傳則執而楛之正

義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楛牛云楛者牛雖無手謂楛前足也

本鄭志尚書費誓今惟淫舍牝牛馬疏引鄭彼注云牝為楛

括之楷施特當作干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義與此同又案

鄭志易義一條皆答冷剛語而他經亦無冷問是剛因傳鄭君易學者也

歸妹以須注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妹名女須○答冷剛云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

攷證四庫本任氏大椿案云詩桑扈君子樂胥鄭箋胥有才知之名孔穎達謂胥須古今字引易注及答冷剛云云證之

其文與此同女須離騷作女婁王逸注云屈原姊與此有異汗筠齋本錢氏釋案云說文婁女字也楚詞曰女婁之嬋媛

買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婁漢書高后紀過其姑呂婁師古曰高后妹是姊妹皆可稱婁今案說文言部謂知也心部情知也首義同

鄭一

三

周禮通作胥天官序官胥十有二人注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云凡易其木字曰讀為此讀為各本作讀如誤也秋官大行人

屬象胥注胥讀為請謂象之有才知者也鄭讀以謂為本字與許合易歸妹六三苟爽陸績作見釋鄭本作須虞翻

亦作須云須有才智之稱者鄭君意謂須亦謂之通段字謂之須孟子萬章上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通作須猶須之通作胥也莊子山木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下史記趙世家而胥人之廉頗藺相如傳胥後令屬藺倉公

傳胥與公往見之並以胥為須故廉藺傳小司馬索隱亦云胥須古云天文有須女者史記律書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是

其義須女即天官書之婁女矣屈原之妹名女須須才智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為名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據王逸袁山

松廊道元皆言女婁屈原之姊謂鄭注周易妹字恐姊字之

譌是也故阮氏元毛詩小雅桑扈校勘記從之錢氏謂姊妹皆可稱婁援高后紀為證今案呂婁是高后妹之名非妹之

別稱紀稱呂祿過其姑呂婁即如錢氏說婁為妹是時呂后已崩呂祿恐不得稱其姑為妹也

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張逸問贊云我先師

棘下生何人答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

攷證水經淄水篇又東過利縣東鄒道元注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

鄭一

四

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洎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

士復盛且數百人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云云余按左傳昭公二

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

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

疑而發問鄭元釋而辯之雖異名互見大歸一也今案鄒云係水傍城謂齊城齊宣王以下木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劉向別錄云云亦見裴駙史記集解左昭二十二年之稷門杜

預以爲齊城門江氏承春秋地理考實云蓋以稷下名門又昭十年傳戰于稷春秋傳說集纂曰六國時齊有稷下館炎武

說同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古臨淄城西今案稷下者稷山之

下也虞喜志林云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也山在今臨淄縣西南三十里稷下書贊作棘下者錢氏釋云稷棘古字通錢氏

拈援漢書功臣表之棘邱卽列仙傳之稷邱爲例是也若定八年之棘下杜預亦以爲魯城內地名在今兗州府曲阜縣

與齊之棘下判然爲二酈氏濶而一之殆誤證矣棘下生亦曰稷下先生史記儒林列傳言禮自魯高堂生司馬貞索隱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

耳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鄭君云

鄭一

五

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是其義矣錢氏東垣云逸北海人

官尙書右丞見鄭康成別傳今案別傳已佚今見太平御覽禮儀部云尙書左丞錢作右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君

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輩妻以弟女

孫皓原註一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

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尙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二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

指心大也
攷證盛氏百二尙書釋天云星火說者以爲心星愚以爲乃

大火之尾宿也考說龍旗九旂以象大火注云尾有九星

故象之爾雅太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則大火之兼尾宿審矣房心尾固均爲大火而夏至初昏加時在戌未堯時

夏至日躔星張則戌時房心已不當正中一行以爲尾十度中是也今案唐書志一行日度議說堯典中星云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盛誤脫一字

孔傳以星火爲房宿者誤解中星爲七宿之中也或以爲心宿者不知昏刻加減但以酉正爲率也夫夏至酉正日未入

地安能見星乎或曰虞夏相距不遠夏小正云五月大火中傳曰大火心也亦不足據與曰是傳者之說耳安知小正之

大火不以次言七月詩正義引鄭志答孫皓云大火次名非心星也堯典中星春夏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

鄭一

六

星虛星昂故書註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此又一證今案盛說是也王肅尙書注星鳥星火爲季月與鄭義違

異故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詰以未見夏小正也鄭君分別堯典火爲大火月令火爲心星剖析極明蔡邕月令章句自

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續漢書律歷志劉昭注芒

種中星去日一百一十九度四分是時日在井十度則昏九七度中故月令仲夏昏亢中小暑中星去日一百一十九度

是時日在柳三度則昏心三度中故月令季夏昏火中孫皓以月令夏至中星爲疑以芒種小暑例之夏至中星去日一

百一十九度六分是時日在井二十五度則昏氏十二度中

堯時夏至尾中而月令夏至氏中者是則歲差之故王氏應麟困學紀聞云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康成答問蓋鄭志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翁氏元圻困學紀聞注云成十二年左傳正義亦引鄭答孫皓問不云吳志則七月正義作吳志是傳刻之誤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曰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鄭一

七

以子男史記三王世家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集解引鄭元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蓋本此鄭答云云者尚書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鄭彼注云微與箕俱在圻內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為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以微箕二國俱在圻內者紂都朝歌在衛輝府淇縣微箕皆在其西北相去僅六七百里王圻方千里雖四面各五百里然是時都於河北地形西北贏東南縮未必截然正方則微箕為圻內明矣王肅以微為圻外非也又

鄭注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鄭志云云是鄭解微箕在畿內稱子之義也今案爾雅釋地九州孫炎李巡郭璞並以爲殷制孫見詩周南召南兩河間曰冀州郭譜正義李見釋文注自東河至西河冀州即詩商頌元鳥所云邦畿千里者微箕故城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正與鄭君義合臯陶謨弼成五服鄭彼注云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義與志同堯典注云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曰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

鄭一

八

攷證八伯有二義尚書大傳唐傳四嶽八伯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名曰哲陽儀伯之樂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名曰初慮羲伯之樂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名曰蒼落和伯之樂名曰歸來幽都宏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曰襄纒此今文家說也鄭君注堯典四岳云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傲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又注大傳四嶽八伯云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鳩啖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此古文家說也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者鄭君注周禮地官序官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則居四同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六鄉之事司徒主之鄉師分理之序官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

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鄭君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是也六遂之事遂人主之遂官遂入中大夫二人鄭君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是也故其注大傳亦云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云伯即牧也者尚書立政宅乃牧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禮記王制注同鄭以王制言殷制稱八州八伯堯典唐虞制言乃日觀四岳羣牧周禮周制大宰言建其牧故云然今言四伯八伯恐人致疑故明之曰伯即牧也

皋陶謨注云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于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

鄭一

九

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王城關遂郊野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舊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

攷證鄭答張逸言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此云鄉遂有無無以言也恐不相應王肅禹貢注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主之處孔穎達王制正義鄭云四百國在畿內

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云鄭答云云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綦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陳祥道禮書康成溺於禹會萬國之說嘗曰夏縣內四百國又曰夏縣內九十三國是自辰也江聲尚書集注音疏鄭以畿內諸侯皆子男即如其說四百子男之國適盡方千里之地若在畿內則無餘地以處天子故趙商疑而致問鄭志云云據鄭此說則畿內四百國即公卿大夫之采地皆不及方五十里其審然與蓋鄭君欲言九州之內足容萬國故如此計亦聲案方七十里之地實足容萬國弟如鄭計則外州之大六倍于中州非制也

鄭一

十

皋陶謨注云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張逸問云按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

攷證張逸引左傳者哀公七年傳文今本作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案合蓋字之誤王制正義引傳文亦作禹會諸侯於塗山與張合引外傳者魯語文今本作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王制正義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云是以張逸疑而問鄭云云鄭答云云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今案說文岫部會稽山也段注

二傳所說正是一事故云。廡山即會稽山。廡塗古今字。故今左傳作塗。封禪書管仲曰：禹禪會稽。吳越春秋禹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為會稽。蓋大禹以前名廡山大禹以後則名會稽山。故許以今名釋古名也。杜注左傳云：廡山在壽春東北。非古說也。會稽山在今浙江省紹興府治東南十二里。錢氏釋亦云。說文：廡，會稽山國語。韋氏注云：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然則廡山即會稽山。羣神即諸侯與鄭意合。

趙商問金縢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歎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者。

鄭一

七

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攷證：程子語錄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陳氏經尚書詳解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為已也。周公之禱為君親也，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並與鄭君義合。

顧命東房西房。○答趙商曰：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靈臺辟離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知此喪禮設衣服之處。

者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于王城。○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禋祀也。顧命成王崩在原註一作鎬京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

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宣王承亂原註斯干詩築室未必如周

公之制

攷證：禮記玉藻：燕朝於南門之外。鄭彼注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正義曰：考工記夏后氏世室，鄭注謂宗廟。殷人重屋，注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顧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按：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鄭答趙商云：云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几俟于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或可文王之廟不如明堂制，但有東房西房，故

鄭一

七

魯之大廟，如文王廟。明堂經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是也。樂記注稱文王之廟如明堂，制有制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按詩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答之云：云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今案孔疏會通鄭，惟可云詳矣。但後魏以來，儒者或以鄭義為疑。今附錄諸說，以備參攷。李氏謚明堂制度論云：王寢明堂同制之言，皆出鄭注。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人翼室。此之翼室

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鬢帶麻于房中鄭注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法何其然乎陳氏祥道禮書云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于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于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禮經雖亡闕然于覲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

鄭一

注

降殺不可致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谷依牖間南鄉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向東序西向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向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而阼階而則兩階前也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侯則與士禮禮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李氏觀明堂定制說云鄭康成注此三者或舉示廟或舉正寢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愚竊以爲不然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

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于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堂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設施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宗廟將以尊先祖而以己之止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

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祭法鯀鄩鴻水而殛死注謂不能成其功也。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尙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鯀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其罪之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

鄭一

注

攸證周禮天官大宰七日廢以馭其罪鄭彼注云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據此知鄭以殛爲放正與答趙商語合段氏玉裁古文尙書堯典撰異云說文互部殛殊也从石亟聲虞書曰殛鯀于羽山按爾雅曰殛誅也馬融注尙書趙岐注孟子章昭注國語晉語皆同惟說文云殛殊也刑殛殪之間攸春秋左氏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不言殛爲殺然則放流竄殛正同耳孟子萬章篇引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殺卽說文繫字之假借左氏傳殺管叔而繫蔡叔是也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呂覽行論曰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高誘注云

書云鯀則殛死先殛後死也玉裁謂夏本紀舜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此語最爲分明因殛而死非訓殛爲殺也鄭志答趙商云云鄭語似迂曲云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朝則洪範所謂殛死者因殛而死甚明何必滿武王意爲此語也洪範殛死本作極死左氏昭七年釋文殛亦作極多方罰殛木又作極爾雅殛誅也魯頌閟宮小雅菀柳正義皆引作極然則堯與殛鯀亦是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爲殊殊之訓死也殛之所假借爲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說文殛殛殛皆從歹一例訓死而引堯典殛鯀則爲假借於經訓兩不相妨也又洪範撰異云鄭答趙商云云此鄭發明鯀因極而死非帝欲殺之也孫氏星衍尙書今古

鄭一

甚

文注疏云漢書鮑宣傳云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是殛卽放也鄭志答趙商云云案舜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箕子云殛死亦謂殛之遠方而至死不反故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言久遏絕之不施舍也

不必謂滿武王之意而言焦氏猶孟子正義云又極之於其所往趙注極者惡而困之也說文穴部窳極也論語堯曰篇四海困窳包曰困極也尙書洪範云鯀則殛死釋文殛本作極極鯀於羽山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蓋置鯀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鯀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也今案段氏孫氏焦氏諸說竝足證明鄭義而世之儒者猶或以

祭法鯀郭鴻水而殛死爲疑尙書集注音疏云鄭志答趙商

云云是殛實非死而國語魯語及禮記祭法皆言鯀障鴻水而殛死者蓋因鴻範之文以實其以歿勤事之祀余又孟子萬章篇備引此經而總結之云誅不仁也是放流等皆可言誅益足見訓殛爲誅非必謂歿矣又案誅有二義鄭志鯀非誅死武王誅紂此卽廣雅釋詁誅殺也之義與殛訓爲誅之誅義別

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

鄭一

六

攷證詩周南召南譜正義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穠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一伯而何彼穠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云云答曰云云至行露篇箋義云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云微云此文王時也序義云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爲伯之功謂武王時也甘棠序正義鄭志攢逸案當爲趙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

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云答曰云云是鄭以此篇所陳巡民
決訟皆是武王伐紂之後爲伯時事鄭知然者以經云召伯
卽此詩召公爲伯時作也序言召伯文與經同明所美亦是
爲伯時也若文王時與周公共行王化有美卽歸之於王行
露直言召伯聽訟不言美也詩人何得感文王之化而曲美
召公哉武王之時召公爲王官之伯故得美之不得繫之於
王

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已不歌也孔
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

鄭一

七

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
之此鄭君釋比賦興之義也詩大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鄭志云云逸見
風雅頌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
爲興欲鄭指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
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
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
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
者以毛傳於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
篇中故以興顯比賦也困學紀聞鶴林吳氏論詩曰全氏賦
望云吳
氏名詠宋史列傳一百八十
二吳詠字叔詠著有鶴林集
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六十篇

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
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寅曰百六十篇當
作百十六篇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
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于一
人之本身

攷證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此鄭君所本也故正義曰一人者作詩
之人其作詩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之心乃是一
國之心詩人覽一國之意以爲己心故一國之事繫此一人
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行風化於一國故謂之

鄭一

五

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
心四方風俗以爲己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
發見四方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齊正於天下故謂
之雅以其廣故也故志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云
云如此言風雅之作皆是一人之言耳一人美則一國皆美
之一人刺則天下皆刺之谷風黃鳥妻怨其夫未必一國之
妻皆怨夫耳北門北山下怨其上未必一朝之臣皆怨上也
但舉其夫婦離絕則知風俗敗矣言己獨勞從事則知政教
偏矣莫不取眾之意以爲己辭一人言之一國皆悅必是言
當舉世之心動合一國之意然後得爲風雅載在樂章不然
則國史不錄其文也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官爲風

攷證張逸問王者之風亦本大序正義曰志張逸問云云答曰云云逸以文王稱王則詩當在雅故問之鄭以此詩所述文王爲諸侯時事以有王者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於時實是諸侯詩人不爲作雅文王三分有二之化故稱王者之風是其風者王業基本此述服事殷時王業基本之事故云述其本宜爲風也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是過也

鄭一

克

攷證正義箋欲明不致麟信厚似之故云關雎之時以麟爲應謂古者太平行關雎之化至極之時以麟爲瑞後世雖衰謂紂時有文王之教猶存關雎之化能使君之宗族振振然信厚如麟應之時無以過也信厚如麟時實不致麟故張逸問云云答曰云云由此言之不致明矣呂氏祖謙讀詩記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敘之誤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時繆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公子皆信厚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元門人所集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

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

攷證正義曰鄭志云云問者見貞信之教與怪不常有訟故云察民之意而化之何使至於訟乎答曰此篇實是訟之辭也由時民被化日久貞女不從男女故相與訟

小星傳禡禡被也箋云禡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請妾抱帳進御于君有常震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禡雖古無名被爲禡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

攷證禡說文作帳云禡帳也爾雅釋訓禡謂之帳廣雅釋器禡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帷單帳曰禡文選曹于建贈白馬王彪詩何必抱金帳轉與禡古字通是古皆名帳爲禡無名被

鄭一

三

爲禡者郭璞注釋訓云今江東亦謂帳爲禡蓋猶沿漢稱矣故焦氏循毛詩補疏云箋易傳爲長也邵氏音韻爾雅正義云帳與禡通而鄭志迺云古無名帳爲禡者蓋於雅訓偶有不檢也鄭志本作雖古無名被爲禡邵誤爲雖古無名帳爲禡因以譏鄭志疏矣正義曰鄭志云云施者因之內則注諸侯取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五日之中一夜夫人四夜媵妾夫人御後之夜則次御者抱衾案當作帳而往其後三夜御者因之不復抱也四夜既滿其來者又抱之而還

張逸問箋原註何彼穠矣平王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

之語王應麟詩地理攷以爲鄭志失之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攷證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北沈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榮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水經河水篇于東北過武德縣東後云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又東北過衛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又東北過東阿縣北又東北過在平縣西又東北過高唐縣東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又東北過過濮陽縣北又東北過利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此鄭君時濟水河水之道也濟水之北河水之南謂之濟河間與禹貢濟河惟兗州爾雅濟河間曰兗州不同但

鄭一

語

濟河間爲地甚廣故鄭舉東郡以實之續漢書郡國志東郡隸兗州所屬諸城濮陽有桑中地白馬卽古漕邑頓邱有頓邱東武陽有濕水劉君恭見云濕則有津隰濕通陽平有莘亭卽彼壽一子爭死處皆與詩合故鄭云楚邱疑在今東郡界中東郡治卽濮陽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西南白馬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頓邱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東武陽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西陽平今東昌府莘縣治近人謂楚邱在滑縣東六十里卽衛南廢縣雖未可盡信然以地望測之亦尚不出後漢東郡界中正義鄭志云云杜預云楚邱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在濟北故云濟河間也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今案杜說一見左傳注一見春秋釋例

但微有不同左氏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杜

云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僖公二年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杜云衛邑似不以爲一地分斷較明但不當以隱七年之楚邱爲衛地耳其春秋釋例于隱七年楚邱云濟陰城武縣之西南有楚邱城而僖一年之楚邱則不善錄推其意蓋謂卽隱七年之楚邱是則誤之甚矣正義亦疑郡境不同特未能決耳城武在濟水之南正義謂在濟北亦以回護失之正義又云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有仲梁懷爲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師說而然今案朱氏彝尊經義考云魯詩源於浮邱伯然如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云云則魯之說詩者不始於浮邱伯也案漢書儒林傳申公

鄭一

語

魯人事浮邱伯受詩此自指魯詩言之毛傳所稱仲梁子乃魯人之說詩者爲毛公以前師朱于家法分別未晰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述事不諫之遂攷證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古人有一字而異讀者文字偏旁相諧謂之正音語言清濁相近謂之轉音音之正有定而音之轉無方正音可以分別部居轉音則祇就一字相近假借互用而不通於它字又云古人之立言也聲成文而爲音有正音以定形聲之準有轉音以通文字之窮顧氏知正音而不知轉音有扞格而不相入者則誤之於方音甚不然也此與鄭君兩讀之義正合或言說者說文言部說說釋也

從言兌一曰談說是也或曰述者釋名釋言語說述也宣述
人意也此說述音義並近之證毛詩音義鄭志云云盧氏文
昭攷證曰古遂述聲同禮記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爲遂聲之
誤也李氏輔平毛詩紉義曰鄭志云云士喪禮注古文述皆
作術禮記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是遂與述同如鄭
後一說則遂與述同皆當讀始銳切碩人說于農郊箋說當
作穉禮春秋之穉讀皆宜同今案史記魯周公世家東門遂
司馬貞索隱引系本作述亦述遂同讀之證

張逸問氓詩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何謂也答曰
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
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此禁女爲之

鄭一

注

攷證周禮春官大師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宮商角徵羽者禮記月令春其音角夏
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秋其音商冬其音羽爾雅釋樂宮謂
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管子地圓凡
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
宛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史
記律書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
一六十四以爲角鄭君注月令云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三
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
十二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以生角

角數六十四與史記同又律書生鐘術商八羽七角六宮五
徵九錢氏塘曰太元云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
戊癸五淮南云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
則之角也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蓋古法六十
律旋相爲宮黃鐘爲宮起戊子無射爲宮配戊戌黃鐘爲商
配庚子故云庚子無射之商夷則爲宮配戊申黃鐘爲角配
壬子故云壬子夷則之角中呂爲宮配癸亥黃鐘爲徵配甲
子故云甲子中呂之徵也夾鐘爲宮配癸酉黃鐘爲羽配丙
子故云丙子夾鐘之羽戊癸爲宮聲故宮之數五甲巳爲徵
聲故徵九乙庚爲商聲故商八丙辛爲羽聲故羽七丁壬爲
角故角六也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者鄭君注大師云金鍾鐃

鄭一

注

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
管簫也此特舉其略耳詳推之金音則鍾鐃之外有金鐃金
錫金鏡金鐸土音則塤之外有土鼓缶匏音則笙之外有竽
竹音則管簫之外有箛篪箏簫言之金音則鐘有鏞鐘鐃之
分石音則磬有玉磬特磬編磬頌磬笙磬之分革音則鼓有
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鞀鼓音鼓鼓棘應鼓應鼗朔擊之分也
史記樂書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
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
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
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愷而愛人聞徵音
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國語周語伶州

馬曰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匏以直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鄭云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是其義矣箋云非禮之樂即樂記所云桑間濮上之音也尚書無逸惟耽樂之從某氏傳過樂謂之耽王充論衡語增篇作惟湛樂是從小雅和樂且耽常棣篇文毛詩作和樂且湛禮記中庸作和樂且耽與鄭志同小戴之學出于后倉蓋齊詩作耽也毛傳湛樂之久韓詩湛樂之甚也釋文故鄭君云過禮大雅抑荒湛于酒韓詩作荒湛于酒漢書五行志作荒沈于酒耽湛湛沈並聲近義同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于莒幽王滅于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于百姓乎

鄭一

注

攷證國語周語厲王虐國人誘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詩序類升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史記周本紀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魯語幽滅於戲諸殺幽王鄭云幽厲無道酷虐于民以強暴至于流滅張云厲王流于莒幽王滅于戲是其事矣菟韋昭國語注晉地漢爲彘縣屬河東今日永安今在山西霍州東北戲王譜正義史記云麗驪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麗山之下有地名戲皇甫謐云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播帶西征賦述幽王之亂滅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麗山之北則戲亦水名韋昭云

戲山名非也今案正義是也漢書地理志新豐驪山在南新豐今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北山今在縣東南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戲亭東戲亭在臨潼縣東北云在雅者民勞板蕩抑桑柔皆刺厲王節南山正月小弁巧言巷伯谷風蓼莪四月北山小明鼓鐘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頌弁車桑青蠅實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苑柳黍苗隰桑瓠葉漸之石何草不黃瞻卬召旻皆刺幽王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夏小宛序以爲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是也云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者王譜云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

鄭一

注

風此張逸所本今案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傳爲之歌王服注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吳大伯世家集解杜注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與鄭義合平王微弱云云者史記周本紀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是其事也王譜正義鄭志云云其意言幽厲以酷虐之政被於諸侯故爲雅平桓則政教不及畿外故爲風也君子陽陽箋云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有官職也○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

時耳路寢房中可用男子

攷證君子陽陽說者以為即周禮春官磬師據鄭君注燕樂房中之樂為證竊謂磬師第司鐘磬不掌笙簧意此君子當是笙師之屬笙師掌教獻笙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燕樂亦房中之樂毛傳簧笙也國君有房中之樂正與此合故箋從其義春官序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在位有官職者二十一人故可相招地官師氏掌以敷詔王保氏掌諫王惡磬師隸春官無此責也大射在射宮儀禮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射宮房中可用男子知路寢房中亦可用男子矣燕在路寢儀禮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燕賓之樂其為男

鄭十

疏

子可知亦其證

張逸問有女同車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于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

攷證正義桓六年傳北戎侵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傳又云公之未皆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云云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

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之賢安得以為文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為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為定解也陳氏與詩毛氏傳疏云忽既為莊公太子莊公歿立未踰年即為祭仲所逐故鄭人刺忽微弱由失援於大國之助致啟後日爭鬪作追刺之詞齊女非文姜鄭志答張逸問誤正義駁之是矣李氏補平毛詩細義議正義不善讀序未得其指

鄭十

等

張逸問幽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亦為優矣所以在風下次于雅前在于雅分周公不得專之

攷證大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張逸前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鄭答曰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述其本宜為風文王之化不宜在雅則周公之德亦不宜在雅矣幽風正義大師述周公之志以此七月詩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遠論幽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已志不美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幽公故繫於幽鴟鴞以下不陳幽事亦繫幽者

以七月是周公之事既爲幽風鳴鴉以下亦是周公之事專
周公使專一國故并爲幽風故鄭志云云逸言詠周公之德
者據鳴鴉以下發問也鄭言上冠先公之業謂以七月冠諸
篇也以先公之業冠周公之詩故周公之德繫先公之業於
是周公爲優矣次之風後雅前者言周公德高於諸侯事同
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倫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
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善也

張逸問皇皇者華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
懷和當爲私 此言忠信愚意似非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信
也已有五德復問忠信之賢人

鄭一

註

私當作和疏引外傳及鄭志做此因下云和當爲私故後人
改之正義曰案魯語穆叔云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
及臣聞之曰懷私爲每懷是外傳以爲懷私故鄭引其文因
正其誤云和當爲私爲和誤也鄭必當爲私者晉語姜氏勸
重耳之辭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皇啟處猶懼
不及况其縱欲懷安將何及乎西方之書有之云懷與安實
病大事鄭詩曰仲可懷也鄭詩之目吾從之矣觀此晉語之
文及鄭詩之意皆以懷爲私懷之義明魯語所云亦當爲懷
私不得爲和也鄭所以引外傳而破之者以毛傳云懷和是
用外傳爲義故引而破之言毛氏亦爲私也如鄭此意則傳
本無每雖三字若每爲雖縱使變和爲私亦不得與毛同也

此既改傳和當爲私下復解傳中和爲忠信爲之終始立說
明其不異毛也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以下傳有雖有
中和之言下篇每有良朋之下有每雖之訓因而加之也定
本亦有每雖又周爰咨詢傳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
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
咨也諷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
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大德言慎其事正義曰鄭之此說贊成
毛義故鄭志云云琳案魯語說此詩云懷和爲每懷毛傳當
云每懷懷和也故箋引外傳以證之且正其誤明和爲私字
形近之譌下傳云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
者此於篇末通說五章大旨非覆申每懷靡及一言也必言

鄭一

註

忠信者次四章章言周周爲忠信故於此總說之張逸見上
破和爲私而此云中和謂忠信和作本字故疑與上乖蓋不
知中和爲忠信忠信爲周故也上傳每懷爲懷私者謂每人
懷其私每爲每人懷爲懷私非訓每爲雖訓懷爲私亦非訓
每懷爲懷私也將仲子仲可懷也箋云懷私曰懷烝民每懷
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
稽留將無所及於事與此箋正同可互證也今傳有每雖懷
和之訓爲王肅私加故孔仲達云傳本無每雖二字又云鄭
所據者本無每雖後人加之又云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王肅
之說又非無理此其證孔氏又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懷爲和
琳云徧檢書傳不見訓每爲雖案爾雅釋訓每有雖也郭注

云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則訓每有為雖不訓每為雖故
常棣每有良朋箋云每有雖也正用雅訓也至訓懷為和則
板懷德維寧傳箋皆以懷為和孔氏偶失檢耳王肅申每懷
靡及云雖內多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又以下傳云雖有
中和者即上每懷靡及每雖懷和之義孫毓朋於王故同王
說然則每雖懷和之訓乃肅改毛詩之通篇關鍵以此四字
牽合上下膠戾首尾與箋義相違致經傳大義晦塞不通肅
之罪於是不可追矣孔氏曰鄭既改傳和當為私下復解傳
中和為忠信為之終始立說明其不異毛也又曰鄭說贊成
毛義又曰鄭氏之言實有所據信箋最篤識過前儒

鄭十

詩

張逸問常棣箋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
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為夏殷末也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
耳原註鄭眾賈逵又此序子夏所為親受聖人足自明矣原註
以二叔為管蔡不得為管蔡鄭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攷證毛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
君拔僖二十四年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證成其義周仲
文以左氏論之者昭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是夏殷
之末世得傳二叔故馬融以二叔為夏殷叔世見詩正義左
有左傳注初學記管引杜預左傳集解亦云周公傷夏殷之
之此或即其注語與正義案馬融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鄭謂此注左氏者
亦云管蔡耳鄭眾左氏章句賈逵左氏解詁並以二叔為管

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亦見詩正
案藝文類聚八十呂氏讀詩記十七詩攷一竝引韓詩序曰
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與毛序同然則左傳二叔
即管蔡不咸即失道義無可疑故魏陳思王表云昔周公弔
管蔡之不咸國語楚語屏攝之位章注周氏曰屏者并攝主
人之位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惠氏棟云周氏者漢
儒說春秋者周仲文也春秋左傳補注合二叔屏攝兩義觀之周仲
文說皆于義為短其學蓋未為精密故鄭君不從云此序子
夏所為親受聖人者漢書藝文志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
傳而河間獻之未得立陸璣毛詩艸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
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

鄭十

詩

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
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
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經典釋文序錄徐整
鄭氏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許倉子許倉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
授趙人小毛公見經典釋隋書經籍志云趙人毛萇善詩自
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經典釋文序
錄云孔子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
子夏遂作序焉竝與鄭義合惟陸璣徐整序次子夏至毛公
淵源各別今案周頌雅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
無極而美周之祀也據此則陸說為有據又絲衣序引高子

曰靈星之尸也據此則徐氏亦非臆說竊疑子夏分授曾申
高行子曾高各傳其學以至于毛公耳

蘇詩自西徂東箋云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許言
也○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柤邑
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周故言
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

攷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柤邑有幽鄉詩幽國公劉所都北
地郡直路沮水出西東入洛安定郡涇陽拜頭山在西禹貢
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六十里柤邑元和
郡縣志故城在今邠州三水縣東二十五里今案元和志東
下脫北字後漢書鄧禹傳注柤邑故城在今幽州三水縣東

鄭

謹

北太平寰宇記今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柤原上有古柤城
卽周鼎銘云王命尸臣官此柤邑者唐宋三水卽今陝西邠
州三水縣治詩幽風譜幽者公劉自郃而出所徙戎狄之地
名今屬右扶風柤邑與鄭志略同太平寰宇記古幽城在今
邠州三水縣西南三十里龐水川西蓋古公劉之邑與古柤
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注云幽鄉是也廣山當在今三
水縣東疑卽甘泉山在今涇化縣西北五十里周回六十里
沮水說文作澶水云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沮水出北
地直路縣東過馮翊被襌縣今隴州東北東入于洛史記索隱云水經以為澶
水直路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中部縣西界邠州志按寰宇記
云沮水源出昇平縣今宜君縣西北北子午山今子午山實在州西

南與唐初所置直羅縣相近疑直羅縣本卽漢之直路縣後
人訛路爲羅耳今沮水山發源東南流至宜君縣西南境與

柤邑故縣相直故鄭云幽在沮水西涇水說文云出安定涇
陽拜頭山東南入渭與漢志同幽地有涇水者元和志邠州
新平縣涇水西北自宜祿縣界流入新平今邠州治在涇水
西南岸其東北岸卽古幽城矣云從此西南行至正東乃得
周云云者孟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踰梁山邑于
岐山之下居焉梁山漢地理志右扶風好時有梁山宮秦始
皇起好時故縣在今乾州東十里顧氏祖禹方輿紀要云梁
山在今乾州西北山勢紆回接扶風岐山二縣之境周太王
去邠遷岐踰梁山是也秦置梁山宮于此閻氏若璩四書釋

鄭

箋

地續云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
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當日必踰此
山然後可遠狄患營都邑改國曰周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
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師古曰岐山卽今之岐
州岐山縣箭括嶺也美陽故縣在今乾州武功縣西南唐岐
山縣卽今鳳翔府岐山縣治箭括嶺在縣東北中水鄉水經
渭水注岐水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今
在岐山縣東北四十里長安兩漢並隸京兆尹故縣在今西
安府長安縣西北以地望測之岐山在漢長安西北四百里
幽在岐山東北四百里鄭志作西北者傳寫之誤耳王氏塗
四書地理攷云幽在岐之東北鄭志云從此西南行正東乃

得周方向稍誤今案毛詩細義云正義引鄭志答張逸而斷
之曰發幽西南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按鄭答
張逸云云如鄭志言初未有从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之說孔
誤讀鄭志因以誤解此箋鄭子首章自土沮漆箋云其後公
劉失職遷于幽居沮漆之地鄭以彼為幽水也三章周原沮
漆之間箋不易傳則鄭意岐地亦有沮漆是以答張逸云正
東乃得周此箋云據至時从水滸夫至時水滸即至岐時之
水滸是鄭以漆出岐山北西南合杜岐者為西水滸為自西
方而東至周原莫明于此矣王氏未悟此指因譏議鄭志失
之

鄭一

箋

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趙商問棧棧箋引常武整我
六師宣王之時又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
答曰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乃言軍耳
按證周禮夏官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
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
以是計之六軍七萬五千人六師一萬五千人小雅瞻彼洛
矣刺幽王也而云以作六師大雅常武美宣王也而云整我
六師彼指天子言故傳箋以六軍釋之瞻彼洛矣傳天子六
軍而出常武箋使軍箋使代卿士將六
之整齊六軍之眾棧棧歌文王文王末為天子不得有六軍
則六師自是一萬五十人但以周禮大國次國小國之制核
之皆有未合故鄭云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也正義大雅皆是

天子之禮而此必為殷末之制者以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
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是當時實事文王未必已備六軍因言
師不言軍故為此解耳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云云此正
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頌并引
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
眾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是亦以此為六軍之意也
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于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
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大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
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
所注者廣未及改之耳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秦氏蕙田五
禮通考竝云鄭答趙商問釋臨頌難並以六師即六軍蓋對
文則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散文則師軍通
稱又云師軍固屬通稱但是時文王未嘗為天子未必有六
軍故鄭以二千五百人為師六師一萬五千人解之穎達之
辨亦數特未會鄭意耳毛詩細義云鄭志云云鄭已明謂此
經非著大數矣然則此經六師止有萬五千人箋依經立義
不可謂非定說白虎通曰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
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
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
也東漢初儒者已作是說矣

鄭一

箋

趙商問生民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妃
大椿案云詩生民正義及杜佑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
通典引此誤作高辛氏世妃

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欲飲然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欲飲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于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

〔攷證〕毛詩稽古編巨跡之說近於誕罔嚴緝是毛非鄭以為列子異端原注云后稷生乎巨跡緯書妄說原注詳見孔疏史遷好奇原注見周本紀

皆不足據似矣然武跡敏姆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已有是說也况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交接有父有母則周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闕宮二詩亦何為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理槩

鄭十

堯

耳正義曰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傳及元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依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箋以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是時書又敬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與嚳並處帝位則

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鄭志云云是箋易傳之意也稽古編又云姜嫄為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為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且非直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棄為嫡子自應繼嚳而立何得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棄乎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從鄭也

鄭一

禘

序長發大禘也○趙商問云按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圖圻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帝詩之大禘宜為圖圻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任氏大椿案云雖正義引云禘大祭天人共之攷證孫氏星衍問字堂集三禘釋云周制大禘有三一曰圻圻之祭配以帝嚳出祭法云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嚳也鄭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圻也一曰夏正郊天配以后稷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

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
 歲之正月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
 仰也鄭注周官圓丘亦引大傳此文一曰明堂之祭五天帝
 配以文王曰祖五人帝配以武王曰宗出詩周頌序曰繼祫
 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祖謂文王蓋即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考禘之所以異于禘者有數事一曰禘必配天
 圓丘及郊無論已明堂之祭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詩正義引鄭志云禘大祭天人
 共之是也今案鄭君以祭法之禘為圓丘之祭配以帝魯以
 喪服小記及大傳之禘為夏正郊天配以后稷趙商誤會鄭
 指喪服小記注第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

鄭一

是

大傳注明云郊祀后稷以配天皆不云以魯配商則云注皆
 以為祭天皇帝以魯配之此誤會鄭指一也長發箋大禘
 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
 也鄭意謂長發之禘即喪服小記大傳之禘商則云此詩之
 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此誤會鄭指二也故鄭答云探意太
 過得無誣乎 以下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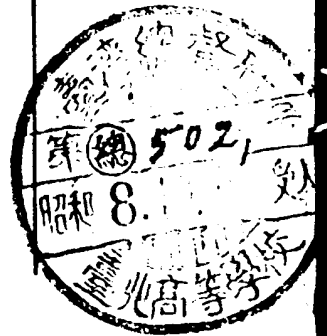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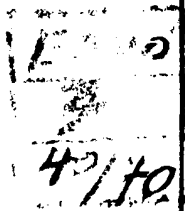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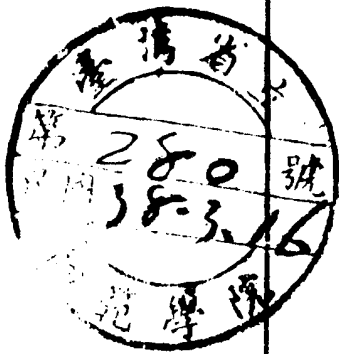
安



甫

遺

學





遺學序錄

上

虞氏易變表上經

卷中

虞氏易變表下經

卷下

周易爻義三事

讀易條記二十五事

讀禮記條記五十五事

讀儀禮條記七事

儀禮名物目錄一篇

安甫遺學

序錄

一

右歙童子江承之安甫撰安甫生十四年而學學四年年十有八正月一日歿于京師其學好鄭氏禮虞氏易非二家之說猶泥芥也其志以為易亡于唐禮晦于宋傳且數百年

本朝儒者乃始有從而發明之然數十年之間天下爭為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辯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為許鄭不可勝數也故其治鄭氏則依于婺源江徵君及歙金先生其治虞氏則依余之易義然皆貫穿經文以求其合其有未合雖余口授不敢信爭之每斷斷盡悟乃已其自期賈孔以下蔑如也嗚呼學者患志不篤志篤矣患擇術不正術正而志篤如理駟楫而沿于通川其至海也必矣然而不至焉者豈非命哉嗚呼觀其零文碎義之偶見者如此

亦足以悲其志矣

嘉慶六年三月武進張惠言錄竟敘之

安甫遺學

序錄

二

安甫遺學卷上

虞氏易變表

安甫受易三年從余至京師乃作此表其義例屢變益
審故為完善自鼎以下十五卦未成安甫死之七月余
役 陪京館舍無事乃取其彙校錄而補之定為二卷
附于吾書之後嗚呼吾書苟傳也安甫為不死矣武進
張惠言

安甫遺學

卷上

上經

旁通變來卦變

象別 象別

乾通坤息坤既濟

坤復

元氣自利貞象
萬物資行
始乃統兩極
天物統形

六位時
成乾道
變化各
正性命

爻變
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

既濟

復復臨臨泰

用
龍勿見龍在君子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利見大終日乾
乾夕惕

坤乾通坤消乾

乾乾

元亨利貞象出
北馬之庚庚西
貞後

象曰君先迷
子以厚
德載物

得主
家曰至兌象見
誠坤元丁南
萬物資西南得
生乃順朋
承天

利西南乃與類
得朋若行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乾象盈

至三泰 終成觀 初上出乾入坤

復復臨臨泰

直方大含章可泰反成
不習元貞或從否天地
不利 王事先即賢人
成有終隱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括囊元黃黃元
卷元發吉

用九見
龍吉

龍吉

龍吉

<p>安前遊學</p> <p>卷上</p>		<p>屯 既濟</p> <p>不不變既濟</p> <p>東孔我 期復 乃終有 廣</p>	
<p>益 三 明通革消息</p> <p>種格 包家吉</p> <p>利 吝吝</p>		<p>既濟</p> <p>既利如雷即死无 建侯 班如匪 宛女 子貞不</p>	
<p>蒙 革通蒙 艮三之 益</p> <p>匪我求 產家童 亨二承之謂 蒙求我 廣以剛象曰以 按采 中行時 中也 象曰君初筮告 子以果再三瀆 芳百德濟則不 吉</p>		<p>既濟</p> <p>既利如雷即死无 建侯 班如匪 宛女 子貞不</p>	
<p>益 三 明通革消息</p> <p>種格 包家吉</p> <p>利 吝吝</p>		<p>既濟</p> <p>既利如雷即死无 建侯 班如匪 宛女 子貞不</p>	
<p>益 三 明通革消息</p> <p>種格 包家吉</p> <p>利 吝吝</p>		<p>既濟</p> <p>既利如雷即死无 建侯 班如匪 宛女 子貞不</p>	

<p>安前遊學</p> <p>卷上</p>		<p>需 既濟</p> <p>大壯 既濟</p> <p>之五 既濟</p> <p>三六壯 既濟</p> <p>利涉大 川</p> <p>有孚光 亨貞吉</p>	
<p>需 既濟</p> <p>大壯 既濟</p> <p>之五 既濟</p> <p>三六壯 既濟</p> <p>利涉大 川</p> <p>有孚光 亨貞吉</p>		<p>既濟</p> <p>上別取息乾</p> <p>納婦吉 子克家 柔接也</p>	
<p>需 既濟</p> <p>大壯 既濟</p> <p>之五 既濟</p> <p>三六壯 既濟</p> <p>利涉大 川</p> <p>有孚光 亨貞吉</p>		<p>既濟</p> <p>上別取息乾</p> <p>納婦吉 子克家 柔接也</p>	
<p>需 既濟</p> <p>大壯 既濟</p> <p>之五 既濟</p> <p>三六壯 既濟</p> <p>利涉大 川</p> <p>有孚光 亨貞吉</p>		<p>既濟</p> <p>上別取息乾</p> <p>納婦吉 子克家 柔接也</p>	
<p>需 既濟</p> <p>大壯 既濟</p> <p>之五 既濟</p> <p>三六壯 既濟</p> <p>利涉大 川</p> <p>有孚光 亨貞吉</p>		<p>既濟</p> <p>上別取息乾</p> <p>納婦吉 子克家 柔接也</p>	

安甫遺學

卷上

七

卷上

八

履謙 履變訟初	坤虎艮	二幽人	震足剛師說訟	艮履虎坎實師	尾坎	歸 謙	乾兌兌	口申虎	與兌絕	不咥人	亨象曰二伏師	履虎坎與
既濟	二先正 上末	易三四變	訟	二幽人	坎伏	幽人 眇而視履虎尾	履適坦破而履	坦幽人履虎尾	貞吉 咥人凶	武人禽	子火君	共履
泰	泰否反	息臨 既濟	否	否	否	財成天	地之道	輔相天	地之宜	民以左右	拔茅茹	以其彙
既濟	既濟 易位	否	否	否	否	元平不	吸	不富	吸	不富	命貞吝	勿用師

而不振伏二否	光明也坎	象曰	上下定	復為震	二幽人	此假吉	三破以	民志	上下定	象曰	泰否反	息臨 既濟
泰否反	泰否反	息臨 既濟	否	否	否	財成天	地之道	輔相天	地之宜	民以左右	拔茅茹	以其彙
既濟	既濟 易位	否	否	否	否	元平不	吸	不富	吸	不富	命貞吝	勿用師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元吉

<p>泰反 消遇益</p> <p>泰 ䷊</p> <p>否 ䷋</p>		<p>家人 ䷤</p> <p>既濟 ䷾</p>		<p>卷北</p>		<p>安南遺學</p>	
<p>成益反泰</p> <p>家人 ䷤</p> <p>既濟 ䷾</p>		<p>家人 ䷤</p> <p>既濟 ䷾</p>		<p>卷北</p>		<p>安南遺學</p>	
<p>家人 ䷤</p> <p>既濟 ䷾</p>		<p>家人 ䷤</p> <p>既濟 ䷾</p>		<p>卷北</p>		<p>安南遺學</p>	
<p>家人 ䷤</p> <p>既濟 ䷾</p>		<p>家人 ䷤</p> <p>既濟 ䷾</p>		<p>卷北</p>		<p>安南遺學</p>	

<p>謙 ䷎</p> <p>履 ䷉</p>		<p>卷上</p>		<p>安南遺學</p>	
<p>謙 ䷎</p> <p>履 ䷉</p>		<p>卷上</p>		<p>安南遺學</p>	
<p>謙 ䷎</p> <p>履 ䷉</p>		<p>卷上</p>		<p>安南遺學</p>	
<p>謙 ䷎</p> <p>履 ䷉</p>		<p>卷上</p>		<p>安南遺學</p>	

<p>䷗ 隨 泰初之先成漸 後成隨</p> <p>䷗ 泰 漸 泰</p>	<p>元亨 剛 柔 泰 剛 柔 上而柔 剛 柔 下而柔 剛 柔 君子以先甲三 德 振民百日 終則有 始</p>	<p>安市遺學 卷上</p>	<p>臨 息復 息泰 成既濟</p> <p>䷗ 復 泰</p> <p>䷗ 泰 漸 泰</p> <p>至于八家曰剛元亨利 利有內凌而長貞 象曰消 不久也</p> <p>䷓ 觀 息大 反臨 蹇</p>
<p>䷗ 泰 家人 功 門 交 有 吉 出 有 字 在 子 子 嘉 道 以 明 吉 何 咎</p>	<p>幹父之幹母之幹父之 裕母之幹父之不事王 考 有 子 燕 不 可 盡 為 貞 師 說 此 往 見 吝</p>	<p>十三</p>	<p>無咎 師 說 不 小 自 悔 終 吉 師 可 貞 如 无 大 咎 說 以 切 此 有 子 考 自 心 泰 成 既 濟 誠 臨 貞 吉 臨 无 无 不 利 攸 利 既 憂 之 至 臨 无 知 臨 大 救 臨 吉 无 咎 答 君 之 宜 无 咎 吉</p>

<p>䷗ 臨 蹇 蹇 臨 臨 而 不 處 齊 兄 泰 曰 大 答 若 觀 在 上</p>	<p>否 五 之 初 初 之 五 豐 利用 獄 泰 曰 柔</p>	<p>安市遺學 卷上</p>	<p>泰 上 之 學 之 謂 二 之 上 成 家 人 變 既 濟 ䷗ 泰 蹇 蹇 泰 蹇 泰 小 利 有 三 分 剛 攸 往 柔 上 而 文 亨 柔 曰 曰 子 柔 天 柔 來 而 以 明 庶 文 也 文 剛 政 无 敢 折 獄</p>
<p>䷗ 臨 臨 臨 臨 初 不 伏 關 觀 利 觀 我 生 觀 國 之 親 我 生 陽 女 貞 進 退 光 利 用 子 无 無 咎 小 君子 吝 君子 吝</p>	<p>既 濟 先 成 豐 豐 易 位 履 校 滅 膚 滅 嗚 晉 肉 噬 乾 肺 噬 乾 肉 何 校 滅 趾 无 咎 鼻 无 咎 遇 毒 小 得 金 矢 耳 凶</p>	<p>十四</p>	<p>既 濟 利 貞 貞 得 黃 金 吉 貞 厲 尤 師 說 四 吝 攸 乃 得 金 矢 與 五 得 黃 金 同</p> <p>實 其 趾 實 其 須 實 如 滿 舍 車 而 徒 實 如 繩 束 鼎 遷 白 貞 如 白 黑 豎 終</p>

<p>坤 大壯 五 咸</p>	<p>艮 在 三 棟 桃</p>	<p>或兌二 禮 咸</p>	<p>兌 利 有 恆 往 亨</p>	<p>坎 陽 通 觀 上 之 比</p>	<p>商 觀 比 三 商</p>	<p>子 消 息 乾 五</p>	<p>之 坤</p>	<p>抽 心 亨 象 曰 君 子 以 帶 德 行 乾 五 也 習 教 事 觀 上 也</p>	<p>商 陰 通 初 之 坎 陽 五</p>	<p>論 坎 言 利 貞 亨 日 月 麗 南 兌 履 銷 然 黃 元 日 辰 之 充 如 其 乎 天 西 吉 商 來 如 焚 如 死 如</p>
<p>安甫遺學 卷上 十九</p>										
<p>不 變</p>	<p>復 初 伏 精 用 白 枯 楊 生 棟 燒 凶 棟 隆 吉 五 士 夫 得 步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不 變 上 取 成 比</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利 無 咎 禱 老 夫 利 其 女 利 無 咎</p>

<p>吉 畜 牝 牛 百 擊 五 坎 北 震 未 震 東 離 重 明 兩 作 以 麗 乎 大 人 以 正 乃 化 繼 明 昭 敬 之 元 厥 天 下 於 四 方 格</p>	<p>致 缶 而 則 大 羹 葉 如 之 糜 凶</p>	<p>田 渙 泥 王 用 出 若 威 震 征 有 嘉 若 吉 其 匪 其 離 無 咎</p>	<p>三</p>	<p>卷上</p>	<p>安甫遺學 卷上 終</p>
--	------------------------------	--	----------	-----------	------------------

<p>正天地言有物悔亡 在中儲家人悔當家大王假有之大義行有恆 貞吉 厲悔厲吉 家勿恤 吉</p>		<p>正家而天下定</p>		<p>變既濟五出履四變中半一變益三易定既濟</p>		<p>安南遺學</p>	
<p>初六 利西南柔曰見 不利東險而能止知矣貞吉 艮兩</p>	<p>初四 夫夫婦婦</p>	<p>初五 兄弟</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既濟 五明通既濟之</p>		<p>既濟 五明通既濟之</p>		<p>既濟 五明通既濟之</p>		<p>既濟 五明通既濟之</p>		<p>既濟 五明通既濟之</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p>初六 夫夫婦婦</p>

鼎 乾通大壯上
坤之初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屯 大壯

安南遺學

卷中

壯

變大畜 不變先大畜次未濟次隨交正 依注釋
變未濟 今謂成既濟

聖人亨君子以慶長子

以亨上正位凝

帝命

大過死注說鼎鼎耳革兌

大享以

養聖賢

異而其

三子四今謂鼎折坎

有實 其行塞

利出否

得妻以

其子无今謂我商坎壞

仇有疾雉齊不

不我能食 坤

即吉 為方

注說我方雨虧

注說我方雨虧

注說不

我能即

於吉

今謂金今謂鼎

五鉉

今謂三

變未濟 今謂成既濟

坎耳 定 坎耳離

黃

折定鼎耳注說鼎

覆公餗金鉉 五鉉

其刑渥此注說

注說利

黃

今謂鼎注說大

黃耳 舌无不

利

今謂金今謂鼎

五鉉

今謂三

已出之

以恐懼

修省 于消息

乾 之坤

亨

震來虩

虩恐致

福也

辨于九

復 復

七日得震蘇蘇

震行无

震遂泥

文先正 者皆復

正

今謂利今謂大

吉无不

利象曰

剛柔節

也

震往來 震索索

周

震來虩

虩恐致

福也

辨于九

復 復

七日得震蘇蘇

震行无

震遂泥

震不于

其躬于

其躬于

其躬于

其躬于

其躬于

其躬于

安南遺學

卷中

未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震

安甫遺學卷下

周易爻義

已未在京師作錯綜卦爻以說虞義甫屬稟而疾作惟得三條體例亦未盡一武進張惠言

元永貞 永貞

比卦辭原筮元永貞 萃九五匪孚元永貞

坤用六利永貞 賁九三永貞吉 益六二永貞吉

艮初六利永貞 小過九四永貞

案永貞之義皆謂一體正則五體皆正如此可以長久然貞之義有二坤用六義云陽以得位為貞陰以從陽為貞也比通大有為原筮大有則乾元在初而五不正故明之元永貞言乾元

按補遺學 卷下

正于初則五爻亦正既濟也賁時五不正三待五正後上正三乃分剛文柔六爻俱正因三待五正故于三言利永貞也益之

反泰在上故必上來益三既益三又下益初然後反泰上益三既濟六爻正故云永貞不言于三而言于二者上來益三非三

自變故不可言于三又不言于上者上益三又益初上言永貞則未知主于益三歟益初歟因二欲上益三故于一言之也艮

初體為趾趾即母通足指而言之曰趾唯舉足大指則曰母其實趾中則容有母成初成其母易事云動之端起于母義通于

此初始變然後五正也小過五以陰麗陽則為卦主四當待五變三乃七初正四四始變則成明夷故戒之以往厲勿用而當

永貞也不于五首之者七初正四則似初為正主小過用陽

主四故于四言之與益二同意此皆陽以得位為貞也萃四本

豫四復元所在必四正然後三正初變而成既濟不于四言之

而于五者實五使之正故也此陰以從陽為貞也坤之用六以其息陽六四括囊乾五正位此得位之貞以其化陽上六龍戰

初履霜以坤成乾之性乾元常存常存故可長正此從陽之貞也

貞

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案義云正者以不動為貞不正者以變正為貞臨初二咸臨同

初位不動故貞而吉二則宜升五為君又非變而之正故不得言貞也二言无不利而初不言何也初乾陽正位其利可知二

安甫遺學 卷下

宜升五恐居二不利也

月幾望

小畜上九月幾望君子征凶 歸妹六五月幾望吉

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案月幾望俱是成既濟之卦小畜成既濟在上歸妹成既濟在五中孚由訟來訟初之四而乾坤合故四言月幾望也

小畜歸妹俱陰消之卦言月幾望者月望則虧陽過則消逆戒之也中孚陽息之卦言月幾望者乾坤合正言之也然天地盈

虛一消一息終而復始中孚處否泰之間為陰陽消息之樞有幾望之際則有幾闕之時君子保其幾望而防其將虧則處中

孚之道也亦戒之也

讀易條記

安甫讀易有所疑皆隨時解說及來京師余不常得暇故會條記以俟問此皆已未秋冬間所記余未及審証者也暇日檢閱足匡我者已十餘事嗚呼安甫丁吾書盡心已吾書未定而安甫死豈獨安甫之不幸歟次錄之並為評答于下庶幾不誣逝者武進張惠言

易義上經十五事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義云謂二震春坎冬革變蒙初兌秋至三離夏由二時行故曰以亨行時中也 案艮三時行則行二由艮三下故曰以亨行時中義似非

屯蒙旁通不取爻之艮三時行取義明確已改著之

安甫遺學

卷下

三

初六用說極枯義云通卦有極枯象惟初說也 案上四爻皆待二發蒙下繫于二故注云震足艮手互與坎連二用初說上四爻之極枯也義似非

已改著之

以剛中也義云謂二發蒙 案益中行注云謂初也此云以剛中謂初發蒙成益柔變體復初稱中也

此未是初發時未成益也中與上時中異義未安

訟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案鄭荀諸說皆以二四相訟不克而逋王弼程傳本義因之惟虞氏以遯時二與陰訟不克故歸而逋謂三下二故為歸入坎故為逋至其邑人三百戶則為二變若如諸家說則經當云逋而歸非歸而逋

矣

小畜九三車說輓注豫坤為車為輓義云伏兔 案輓字誤當作腹參大畜注可知

坤為腹車輿也輓于象遠大畜注云腹或作輓小畜當亦或字虞君仍從腹解之耳

履六三眇而視跛而履 案履象以柔履剛三陰上陽故三履上然三本是陽當變正待上變而來履今三反履上履非所履故有眇跛之象 視者謂察其行事而效之與履同義

解視字確已著于義

武人為于大君義云謂成也 案此與易事違當從彼訓為助

已改

安甫遺學

卷下

四

同人義云上不變則成家人 案必取成家人者文王義取君子通天下之志則非庖犧消息本義故取家人以存夫婦之義其實同人當變既濟故卦辭云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義云上必變正故當有悔 案注云失位无應與乾上九同義當有悔則是以上不變故為悔也 乾上義云雲无當之正也亦是 義未合注 答者存乎悔明以不變為悔

此非是坎為悔乾上交文言曰是以動而有悔也明動乃有悔此云當有悔者亦是當動在同心之家體家人故不動而無悔吾解乾上亦云當之正以變為悔也

大有象注在坤為鼠義云本坎爻在地為穴 案晉注云艮為穴此不合

已改從晉

賁象注云五上動體既濟義云五上易位 案卦成家人明權也爻象成既濟不宜用五上易位

三曰永貞吉蓋五正則六爻皆正故化成天下信非五上易位亦不必成家人然明權之說亦得為一義已改

正並附著之

剝初六義云小人弑亂眾所不與極言之以起其凶 案易事云諸儒以凶咎屬羣陰故不可通此以初為小人與彼違當更

正

已改

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案六十四卦象于无妄特加

案甫遺學

卷下

五

以物與何也遯時萬物皆消至无妄乾元復正萬物又生聖人重之物舉无亡又喜之之辭也

頤六二拂經于邱頤征凶義云五在艮中失位二應之為反常故曰拂經于邱頤 案六二征凶既為應五則拂經于邱頤不

當為應五五注云失位故拂經此拂經即謂五失位也五失位而承于上體長半山為邱五于邱頤故二征凶

已改著之

六三拂頤貞凶義云上不與三易位雖獨正猶凶 案卦注云三之正五上易位則二不當與三易位也易事云正五而後三

變應上上未變而三先變動无所應雖正猶凶此當更正從彼說

已改

易義下經五事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 案虞以趾征為句謂四不世之五故凶案經文言征非言不征若如虞讀似為四征五而初傷矣其

義非也趾謂四征謂初四失位初不得應故傷若遂動而則凶故唯不動而待四之五已得應之則有孚矣壯于趾為句

足救虞失已附著之

蹇九三往蹇來反注云反身據二故來反也 案反當謂三反至二成臨注或非

義勝注附著之

案甫遺學

卷下

六

九五大蹇 案九三之復二成臨臨者大故大其蹇 已著于義

損象一人行三則疑也注云坎為疑上益三成坎故三則疑案三則疑解三人行則損一人注以上益三成坎為疑是據後

日初猶二之以坎體為疾也泰三陽初正位无所不安而上損由成益正既濟須初益三為坎故疑而自下之上是以損一人

乃得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傳意若日一人行所以能得友者本由泰三人行初則疑而居上也注本其所以疑之故以得友為

坎實之

神解

益象莫益之注云三體剛凶 案剛當為剝傳寫之誤

已善于義

易事五事

蠱云隨初震長子得正故初曰有子考明其繼父也 案此與虞義異虞云艮為子无關於初又蠱繼世之卦初云有子考即繼世之義繼世當以長子今云艮為子則少子繼世于義非也故易事易之

大畜云小畜三車說輓大畜二車說輓象同而腹輓字異 案小畜之輓亦當作腹寫誤耳不當別釋

已改

訟云上雖受服亦必見挖 案與注使變應三則去其盤帶不合

安甫遺學

卷下

七

已改

比云荀氏以初在應外以喻殊俗而荀應內以喻中國乎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信及非應于消息五下初比之與荀義亦同 案廣義初變在三歐前荀義則三正然後初正似不當引以為證

但取證應外一偏耳非同其變次

解云九二田獲三狐謂初三五三陰 案與注不合

注取二上五四下初二三四爻為狐二即五陰四即

初陰正合耳

讀禮記條記

安甫讀禮記始于丁巳終於己未之春甫涉鄭學未能

深造所條記皆校正疏說小義然其篤信摯思具有條

理天假之年而竟其學所得宜何如哉嗚呼可惜也已

凡五十五事武進張惠言

檀弓下

卒哭曰成事疏云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 案大夫以上葬皆以往月數則大夫三月而葬實四月諸侯五月實六月天子七月實八月卒哭踰出一月與士例自來月數之則得出兩月其實惟相校一月也疏以為去葬及虞遠非也

國君七个大夫五个 案當以儀禮疏為正孔說誤

王制

安甫遺學

卷下

八

天子祭天地節 案此各舉其祭之重者而言下曲禮通計其所祭而言其實皆同為股禮注似誤耳 大夫之中即有五祀三祀之別則諸侯與大夫豈無別乎

禮運

故元酒在室節疏 案祭統疏云食畢主人酌尸于此之時可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酌尸此云后酌醴齊以酌尸于時可以瑤獻獻卿是為尸飲六矣此誤也

郊特牲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疏云左傳云烏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

案宋之亳社蓋宋之故社非亡國之社也疏非

王被袞以象天疏云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

案玉祀上帝服大裘而冕今据周官而知彼時周官未出故準
禮于周而稱王皇說誤

否眾萬物而索饗之注萬物有功于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
報焉造者配之也疏賈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之祭 案
造者配之如既祭坊水庸之神又以先造此坊水庸者而配祭
焉賀說非是

祭百種以報齋也注齋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疏云百種則農
及郵表蝦禽獸等 案注意用百種以祭先齋司齋所以用百
種者使盡饗其所樹藝之功疏說亦通非鄭指也 江慎修氏
又以百種為八蜡之一謂八蜡無昆蟲亦未必然百種神即先
齋司齋

安南遺學

卷下

九

土反其宅節疏云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
辭也而先齋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 案土反其宅四句正禱
先齋等神通八神而祝之非一一各禱若各禱則遺郵表蝦貓
虎矣郵表蝦貓虎豈亦有知者耶

厥明婦盟饋

釋文云一本無婦盟饋三字

案據疏孔本不當有此三字

曾子問

女入改服于內次 案此則門內亦有次為女之所有事前並
有喪章行葬不哀次當為門內之次非門外之右之次也

玉藻

惟世婦命于奠爾疏云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
猶不得即服命服又須獻爾功大乃得命之而服 案世婦不

當兼卿大夫之妻言天子世婦嫌與后嬪同尊故因獻爾命之
而服若以功大賜之然至卿大夫之妻則與夫敵體夫尊于朝
妾貴于室不必命于奠爾也又注以其他指謂天子之后夫人
九嬪及諸侯之夫人案經言男子辭廣言之恐注非是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疏云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尚
書大傳曰出撞黃鐘之鐘入撞蕤賓之鐘是也 案此疏誤王
上車撞黃鐘歌肆夏出撞蕤賓歌采齊一事也王迎賓皆車行
不步

童子無總服注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疏云 案
問喪及鄭注之義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
崔氏能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

安南遺學

卷下

十

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 案問喪之免謂內為父母著免
乃有總服非為總親著免也崔熊誤合而生曲說孔子彼疏分
明此誤引

明堂位

加以璧散璧角疏云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
案特牲禮三獻之後主人主婦獻賓及兄弟訖長兄弟洗觚為
加爵則加在饋食醑尸之後夫人亞獻名加非也

夏后氏之綢練疏云綢杠以練 案注云夏綢其杠以練為之
疏又引爾雅曰素錦綢杠練九則綢者素錦綢杠練者練旒
疏誤讀

大傳

姓主名治際會 案際會謂以際祀時同宗之男婦相聚也名即其下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是也鄭以昏禮交接解之恐未安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疏云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為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為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 案注意謂謂之為嫂已是尊之若復謂嫂為母則昭穆不明孔失語次

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是記者據弟妻為婦則嫂疑可稱為母故疑而問之下名者二句答之之辭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疏云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 案繼
安甫遺學 卷下 七
別子所自出即別子也非別子之父

樂記
禮得其報則樂節疏 案既以皇氏云曉其義解禮知其吉凶所歸解樂為非而此上云禮能曉其義理而自進樂知吉凶所歸而得其反又用之何也 此節疏夫樂至此矣三句是下經之疏當屬夫樂者疏之上

雜記上
至于廟門不毀牆 案下疏云入自門謂尸也則至于廟門亦謂尸矣上載柩言其輜有柩此尸入言不毀牆互相明也故上注云其載尸而歸車飾亦如之

大夫次于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于公館大夫居廬士居

室室 案士居室室當以周禮注為正士次于公館目下之文不宜屬上士練而歸不獨謂邑宰此注皆誤

每器異桁則非大木為之疏誤

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疏云門右門內西邊 案門右北面東塾之前君弔主人哭踊之常位此以不敢迫君故轉從東面拜其哭踊自依常位疏說非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節注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疏云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又喪父母者庚氏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 案父在亦有得為長子三年者

安甫遺學

卷下

七

或父有廢疾不立承重為祖後則長子死為之三年注非誤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節注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亦功卒哭而可以取妻疏云于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據疏則注冠子之下脫嫁子二字

大夫之命則輯杖疏云此大夫嗣子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 案上經君子國君之命則輯杖則大夫于大夫之命正當輯杖疏非

始死遷尸于牀幘用斂衾 案遷尸于牀在幘用斂衾之前士喪禮幘用斂衾然後復之疏去復而不生乃遷尸于牀失之矣

喪大記

喪大記

紱一幅爲三注一幅三折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疏云兩頭裂中
夾不通 案一幅爲三與析其末異謂一幅裂爲二片也故東
之則堅急若中央猶連則與小斂絞何異

禩而內無哭者注禩踰月而可作樂 案疏注中禩字當作禩
夫人視世子而踊 案世子當是世婦之誤春官世婦王后有
拜事于婦人則詔相注謂拜奇公夫人于堂上內宗后哭諸侯則從彼王后
無弔卿大夫禮然明詔相是世婦職無緣以世子當祝處也

祭法

首節注下有禘郊祖宗 案下疏當作宗祖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 案疏云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

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耳則經文當作祖宗

安甫遺學

卷下

註

天下有王節注大夫適士鬼其顯考 依疏當刪大夫二字

祭義

古之獻爾者其率用此與 案此記者設爲問辭以明獻爾之
禮自古同兼明通及天子也疏以爲夫人問辭非

樂自順此生 案樂對刑宜爲禮樂之樂疏作身之和樂非建
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注周尚左也疏云何休云質家右
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主尊尊此說與鄭合 案何休此言
與鄭似同而實異鄭主于左何主于右疏云與鄭合非也

祭統

詔祝于室注詔祝告事于尸也疏云謂濯鬯饋熟醑尸之等非
朝踐之時此毛詔于室一案郊特牲詔祝于室注于朝事取牲

脾脅燎于鑪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出以薦于主前
此詔祝于室文與彼同彼說詔神于室正是交神明之道若
熟告事于尸則事尸之禮與交神明有間注已失之疏彌爲謬

坊記

禮之先幣帛也節注言務得其樂 案樂當爲祿

不齒畝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蝨三歲曰新田疏云爾雅及周
頌傳皆云三歲曰畝此云三歲曰新田誤也 案虞翻易注云
在二二歲曰畝則二歲曰畝實有其說既一歲曰畝則三歲曰
新田可知冲遠必以爲誤而改從爾雅非也 冲遠于易書二
經最疏故于書必云鄭不見古文于易則皆用王弼如此不耕
獲疏全不及鄭注鄭易書注之亡冲遠之罪也

安甫遺學

卷下

註

中庸

子路問強節 案自仲尼曰至此轉鄭之義當合爲一章仲尼
曰一節總論君子小人之中庸中庸其至一節言民罕能久行
中庸不能久行則道之不行不明所以不行不明者由于道不
及故下云道其不行矣夫以闕時無明君教之舜用中于民是
教之也人習曰予知一節又嘆人之不能久行中庸如回服膺
而弗失是久行中庸也天下國家一節所以贊美回之獨能行
中庸當時子路見孔子美回以己好勇勇中亦當有中庸故問
強夫子答以強者之中庸也而中庸之能事畢矣此與朱注大
同小異

君子之道費而隱 鄭義上合索隱爲一章夫婦之道另爲章

首

君子素其位而行 男為章首

射有似乎君子一節 當合上為一章

奔喪

反位拜賓成踊 案此賓謂敵體之賓則賓是大夫則降堂時即拜之不待事之畢也故下文云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于士襲而後拜之是也下拜送之賓亦然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注雖無服猶謂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 案疏釋免二字衍文

服問

三年之喪既練矣注為父既練分年下節首經除矣為父既練八字七經考文宋本無

安甫遺學

卷下

五

七升母既葬衰八升疏云母既葬衰七升此言八升者誤 案

母既葬當為既練問傳云為母齊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既練則八升也父既練衰七升母既練衰八升皆釋經三年之喪既練矣下云凡齊衰乃謂期之喪疏誤改八為七解作期之喪故

滯室難通

三年問

然則何以至期也節注及疏 案鄭義甚當孔誤釋為應降至九月十月又因以鄭義為非妄生別解其義俱謬

投壺

首節疏云此大夫士禮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于公不得云主人請賓奏狸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時 案諸

侯與諸侯亦稱賓主燕禮大射君臣之辭故稱公耳此經所說亦兼諸侯故有狸首太師等疏恐非

奇則曰奇疏云假令九算則曰九奇 案奇一算也兩算則不奇假令九算當曰四純一奇不曰九奇也

冠義

疏天子之子早冠所以祭殤有五 案賈公彥儀禮疏引祭殤五以証天子之子二十而冠賈疏為優

昏義

問名疏云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 案昏禮注云必其主人之女又曰明為主人之女則問名為問女家之姓無斷女母之姓也

安甫遺學

卷下

六

蓋親受之于父母也疏云女出房南面立于母左父西面誠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誠之 案昏禮母誠諸西階上既在西階上

則東面與父對可知此云母南面誠之則似尚在房外非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注酌而無酬酢曰醮 案醮與醴皆一

用禮一用酒其儀同皆一啐而已不卒爵此注無酬酢曰醮者以此處無禮故約略言之其實醴醮無大異也疏于醴用醴醮用酒不言而以醮盡釋醴敬釋醴不知醮不卒爵不可謂盡醴亦啐不可為不飲也說非是

舅姑共饗婦 案疏所約饗禮皆非觀儀禮注疏可知

讀儀禮條記

安甫遺儀禮才三篇所得益寡然其悉心求是于所條

可以見之凡七事又欲考儀禮名物僅次冠禮一篇之目亦附錄于後以存其志云武進張惠言

士冠禮

若不吉則筮違日如初儀疏云自筮于廟門至告吉 案當云自筮人執筮至告吉

醮辭注凡醮者不祝 案醮辭有始加元服乃申爾服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知醮者不祝疏謂指席子非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疏云天子之元子四加十二而冠 案目錄疏云天子之子亦二十而冠此與之違以彼為正

士昏禮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疏云纓有二時不同內則男子未冠笄者

案前遺學 卷下 七

總角衿纓此是幼時纓也內則婦事舅姑衿纓即許嫁之纓與此說纓一也 案有三時之纓一是未冠笄時所佩之纓內則

總角衿纓是也二是許嫁後繫屬之纓此說婦之纓是也許嫁之纓至此已說內則婦事舅姑衿纓則又一纓也疏合許舅姑

之纓與此為一恐未是 或許嫁時結有二纓其一主人說去之其一仍佩以事舅姑娶之亦非一纓也

祭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 案此蒙上問名來還是主人禮使者之時實以相祭禮之事但凡祭禮皆然亦通贊禮婦也

士相見禮

主人請見節注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 案此但舉其目而言非謂迎引其文至凡侍坐于君

于此也疏固而曲說之誤矣 案疏之禮當作以

與君言言使臣注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

儀禮名物

士冠禮

衣服

主人筮曰筮賓宿賓為期皆朝服 冠時元端

賓受宿朝服 冠時元端 將冠采衣紉 初加緇布冠元端 再加皮弁

冠者 三加爵弁 易服元冠元端 贊冠者 眾賓贊者 主人之贊者 贊冠者受宿朝服 冠時皆元端黃裳雜裳

兄弟 為期朝服 冠時移元

案前遺學 卷下 八

有司朝服 冠時元端 宗人 擯者 筮曰筮賓皆

母 蓋冠時讓笄宵衣

姑姊 如母服

器用

筮 在箱 方 卦木

席 筮日 筮賓 筮 冠時備筮 禮賓

洗 庭 北堂 水 在壘有科亦 冠一體

篋 內緇布冠缺項 纒 皮弁笄 爵弁笄 紘 二

簞 內桶

尊 內勺 禮賓 角 柶 二 爵 禮賓

豆 一 賓肺醢 禮賓亦二

三 皮弁 節弁 緇布冠各一

組 一 禮賓

東帛 儷皮

醢用兩瓶 禁 勺二 庭篚 內爵三 豆六 俎一

若殺用鼎一 扇一 鼎一 籩四 豆六 俎

飲食

禮 醴子 禮賓

脯醢 醴子 醴賓

禮賓牲 未聞

醢用酒 元酒 脯醢 乾肉 折俎

安甫遺學

卷下

七

若殺用豚 合升

離肺 脯醢 葵菹羸醢 栗脯

安甫遺學卷下終

南菁書院叢書

俛

正

經

二

鋪

叢



逸經補正卷上

秀水朱彝尊輯

里後學馮登府補

易

遺句

賁象傳 故不利有攸往 下有 剛柔交錯 四字接 天文也

王弼注 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節象傳 中正以通 下有 然後乃亨也 五字誤入注

右郭京易舉正

不威小不懲大

不損而益之

逸經補正卷上

右家語

其亡斯自取災

焦竑曰見風俗通逸易也

右風俗通 今本無之

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天地動而萬物變化

右說苑

天山善道聖人得之 文在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之下

右陸賈新語

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

右許慎說文

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右桓寬鹽鐵論

乾為天 至 為木果 下有 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八字

朱震曰乾其動也直在上為衣在下為裳為言者震聲兌

口聲出於口也所以能言者出於乾陽也

項安世曰為龍震之健也為直巽之躁也為言兌之決也

震之龍巽之繩直兌之口舌皆以乾爻故也乾為衣上服

也坤為裳下服也

坤為地 至 為黑 下有 為化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

逸經補正卷上

漿 一十六字

朱震曰坤變乾為牝馬離變坤為牝牛陰陽之中復有陰

陽也為迷者坤冥晦待陽而後明也為方者坤靜而德方

也為囊者坤虛有容也為裳為黃地之中色為帛為漿不

足於陽也

項安世曰曰化曰迷曰方曰囊曰裳曰黃皆見本卦辭辭

乾為蠶精而出於震至巽離而為絲至坤而成帛也酒主

陽漿主陰故坤為漿

震為雷 至 為蕃鮮 下有 為王為鶴為鼓 六字

朱震曰為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為鶴為鼓皆聲

項安世曰為王者帝出乎震也與長子同為鶴為鼓皆聲

之遠聞者也與雷同

巽為木至為躁卦下有為揚為鶴四字

朱震曰為揚者巽為風輕揚震為鶴陽鳥也巽為鶴陰鳥也

項安世曰巽稱而隱稱即揚也揚子曰巽以揚之

坎為水至為堅多心下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一十九字

朱震曰水可動而動可止而止故為可

項安世曰宮與穴同象皆外圍土而內居人陷也隱伏也

陽在中也五聲之宮亦陽在中也律者法也水能平準故

為法棟字疑當為棟棟在屋中有陽之象焉大過肖坎故

通鑑釋義

通鑑釋義

為棟逸象多出於蘇辭之文恐取於大過也

離為火至為科上槁下有為牝牛三字

朱震曰為牧牛王洙本作牝牛

艮為山至為堅多節下有為鼻為虎為狐六字

朱震曰為鼻者傳曰鼻者面之山

項安世曰艮為山鼻者天中之山也艮主寅虎寅獸也故

艮為狗虎之子亦為狗坎為狐取其心之險也艮為狐取

其喙之黔也

兌為澤至為羊下有為常為輔頰五字

項安世曰晁以道古易常即古文裳字若然坤之逸象既

有裳矣兌之為常意者其為商之誤與

右九家易解

離者麗也下有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一十四字

右王昭素易論

故受之以遯下有遯者退也四字

右易舉正

登府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其

引易有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又引易大傳曰誣

神者殃及三世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新書胎教亦引司馬遷引

作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萬事

理經解引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皆遠

易也或曰通卦驗文坊記引易不耕穫不菑會

凶說文引井法也又引易孰飪句執躬今本

有獲匪其配大有功也八字廣韻陽○牀韻下

易曰遜子牀下按今易無此句

虞氏翻逸象

書

逸篇

汨作 九共 稟飭

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稟飭

劉敞曰九共九篇其當作正古文正作廼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九正者即所謂八索九正案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及稟飭然則汨作之篇言所以釐下土興功致治之道耳九正者乃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者也九州殊土異俗各因其性順其舊而教擾之故為九篇篇言一州也舜肇十有二州而今但九者

通圖叢書

通圖叢書

幽并之俗與冀州類營州之俗與青州類但疆土廣大故分之至於人物自如舊也孔安國為隸古定書不知正字誤為其遂肆臆說云述職方以除九正案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正可乎則此云九共當為九正必也禹貢雖載九州之地形乃是治水之書亦無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事是禹貢所言者形質也九正所言者情性也惜哉此書之亡不及見有虞氏之明德也
林之奇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稟飭略之可也
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方之道

辭季宣曰縣瀝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

蘇亂之而舜治之水土而後民可作也伏生稱九共以諸

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

紀其語曰子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

禹貢蓋其略耳舜典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

之後州復合為九州矣

帝告史記作恪釐沃

序曰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

沃

陸德明曰帝告釐沃等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

為商書兩義俱通

通圖叢書

六

通圖叢書

陳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即帝

嚳

章施乃服明上下

王應麟曰書大傳引帝告篇

湯征

序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孔穎達曰湯伐諸侯始於葛伯仲虺之語云初征自葛是

也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

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

敬命予大發殛之無有攸赦

金履祥曰史遷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孟子引毫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

汝鳩汝方史記作房

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

商及汝鳩汝方會於北門

孔安國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

薛季宣曰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德之至乎不以桀

之不能不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

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

通鑑正義書

七

通鑑正義書

焉

鄭伯熊曰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於商伊尹復歸於亳則

桀無悔改之理矣然後湯師興焉蓋湯之伐桀必俟伊尹

之歸伊尹未歸則桀猶可改也

金履祥曰孟子所云五就湯五就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

書得之

羅敦仁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

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知此是語汝鳩汝方

者

夏社 疑至 臣扈

序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

孔穎達曰疑至臣扈當是二臣名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

復用二臣自明也

程子曰不可者湯不可之也

薛季宣曰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變置

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為勝夏首政

鄭伯熊曰勝夏之後欲遷其社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

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此作夏社之意也伊川曰

屋社之制計必始於湯理或然與

陳櫟曰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

通鑑正義書

八

通鑑正義書

作疑至臣扈篇

典寶

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艘史記作三艘俘厥寶玉史記

義伯仲伯作典寶

竹書紀年帝癸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

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艘戰於郟獲桀於焦門放

之南巢

孔安國曰三艘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

孔穎達曰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艘取其寶玉取其所棄

者也

薛季宣曰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鄭伯熊曰三觀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常乎

明居
序曰咎單作明居

馬融曰咎單為湯司空

辭季宣曰孟子稱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

肆命 祖后

序曰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孔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也祖后陳往古明君以

戒也

沃丁

通鑑卷九

九

通鑑卷九

序曰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

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

李舜臣曰稷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

獨紀於書

咸又史記作艾

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

作咸又四篇

孔穎達曰桑穀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皇甫謐云太

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

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

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妖不勝德也

陳樸曰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咸又以巫咸能入王家也

按史記作咸又下有作太戊三字是太戊亦篇名

蓋四篇中之一矣

伊陟 原命

序曰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曰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

孔穎達曰俱以桑穀事告

仲丁

序曰仲丁遷於囂史記作叔作仲丁

竹書紀年仲丁元年辛丑王即位自亳遷於囂於河上

孔安國曰陳遷都之義

李順曰囂在陳留浚儀縣

皇甫謐曰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

河亶甲

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竹書紀年河亶甲元年庚申王即位自囂遷於相

胡一桂曰河亶甲仲丁弟相今相州

祖乙

序曰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竹書紀年祖乙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

耿自耿遷於庇八年城庇

孔穎達曰孔傳以為圮於相乃遷都於耿據文圮於耿祖乙居耿為水所毀更遷他處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於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葛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他處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汲豕古文云盤庚自奄遷於殷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葛相耿奄為五邦也

高宗之訓

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分器

序曰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孔安國曰賦宗廟彝器酒尊賜諸侯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許季宣曰有虞氏之班瑞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

胡仲曰分魯以夏后氏之璜分陳以肅慎氏之矢皆分器也桓公二亩周公得之成洛之後桓公一亩文侯得之東遷之初乃知宗彝重器也

羅敦仁曰詩序賚大封於廟也彝者酒尊廟中之器傳曰

周有大賚分器也

旅巢命

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顏師古曰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芮伯周同姓之國在圻內者

李杞曰巢今無為軍巢縣即其地也湯放桀於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見巢之忠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

歸史記不

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

許季宣曰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可謂無隙間之迹矣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

為之偃金賸之畝也禾為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為

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於天矣

嘉禾

序曰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孔穎達曰成王歸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

又推美成王

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王應麟曰王莽傳引逸嘉禾篇

成王政

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孔安國曰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

成王政

徙之以其數反覆為平淮徙奄之政令

辭季宣曰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

有政以名篇

將蒲史記作薄姑

序曰成王既踐史記作發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

竹書紀年成王三年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

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

孔安國曰已滅奄而徙其君於蒲姑告召公使作冊書

李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

於魯祝鮒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

通鑑正卷一

賄肅慎之命

序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肅馬融作息

孔安國曰海東駒麗扶餘軒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

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朝

呂祖謙曰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

其逸也

亳姑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

作亳姑

蘇軾曰亳姑蒲姑也

呂祖謙曰公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

危惟茲殷士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

其葬使耐於文武也

辭季宣曰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太公封於亳姑而反

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耶

羅敦仁曰沃丁葬伊尹作沃丁成王葬周公作亳姑君子

觀於二書君臣終始之義亦可見矣

林之奇曰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翁氏曰書序書凡百篇今所存

者五十八篇逸四十二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

不可以強通近王氏解經善為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

曲為鑿說以通之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

通鑑正卷一

又王氏之所長而可為近世法者也

右百篇之序

伯禽之命

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

之虛

唐誥

祝佗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虛

杜預曰唐誥誥命篇名也

王應麟曰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

通鑑正卷一

右春秋左氏傳

揜誥

王應麟曰大傳篇目有九其帝告嘉禾揜誥之類

右伏勝尚書大傳

舜典之敘

趙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

右趙岐孟子注

月采

五日曰朏

班固曰古文月采篇

逸書卷之五

五

通圖叢書

顏師古曰月采說月之光采其書則亡

朱子曰疑月令之誤

豐刑

維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

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

阮謚曰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湎荷罍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迭翁曰迭當作逸乃象其形為

禮戒式後世傳之固無正說

右漢書律歷志

總德

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

焉葆

墨翟曰禹之總德有之

武觀

啟乃淫溢康樂野於飲食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大用弗式

古下有闕文

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考以延年壽

按墨子明鬼篇引甘誓下文云故尚書夏書其次

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則此乃周書也篇名不

逸書卷之五

六

通圖叢書

應止一古字當有闕文

禽文

得璣無小滅宗無大

按此書墨子明鬼篇引禽文之道得璣無小滅宗

無大呂春秋招更篇此書之所謂得璣無小者也

翟氏灑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文俟之語當即此

禽文但二語向未見所書

豎年

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

大明

紂越厥夷居不肖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

廖俛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

去發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則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

按墨子非命篇云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云下

接以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又天志篇大明之道之曰云而非命篇復引

其文則云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下接以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然則去發也大明也皆太誓之篇分而名之者也古文太誓三篇上

通圖叢書

七

通圖叢書

篇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乃曰

吾有民有命此大明之文中篇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

夏王下篇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帝弗順祝降時

喪此去發之文也梅賾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

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前之

書太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

石墨子

湯誥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於

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土首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無我怨以令諸侯

太誓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王乃作誓告於眾庶曰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邊其王父母弟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故今予發維其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右史記

通圖叢書

六

通圖叢書

以上二篇史公從孔安國問故而得之者此真古文也

遺句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孔安國曰此伐桀告天之文 又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

右論語

按國語引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文雖與魯經小異然亦謂湯誓其為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

之過矣

昏墨賊殺 夏書

帥彼天常 五子之歌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

云云又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文小異

惡之易也 隱六年莊十四年兩引商書皆

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傳二十三年白季昭二十年苑何忌引之則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聖作則

逸經聖書

右左傳

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 兌命

右禮記

念茲在茲順事恕施

右家語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

趙岐曰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吳棫曰自漢以下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開出既所未讀

必不能知其為書如所謂先其算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

貢以政接於有庫之類先儒指以為逸書世方知之不然

孰知其為書也

無畏寧爾也

右孟子

今子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

葆士之欲也予恭行天之罰也 甘誓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 一作用爽厥師作

用闕師 仲虺之誥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

方矧住 疑伊字 人面何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伊訓

其桓舞於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 全上

乃言曰嗚呼舞洋洋黃 當是 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

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懷喪 全上

禹七年水 夏書

湯五年旱 殷書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均

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

女毋崇天之有命也

福不可請禍不可諱

右墨子

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

者亡 中歸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伊訓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康誥

右荀子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高誘曰逸書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魅物之怪異也

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警也

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

允哉允哉

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慎大引夏書注逸書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慎大引周書

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聽言引周書

右呂氏春秋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右國語

載字在毫伊訓

右鄭康成書序注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太誓

右毛詩箋

大荒有禱無祀周書

右范寧穀梁傳注

惟高宗報上甲微

右孔叢子

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子

按尸子引作舜曰當是逸書為偽孔所本可知是舜言非禹言也

大道直直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

右賈誼新書

若德明哉盤庚

王曰封惟曰若圭璧酒誥

右書大傳

侍德者昌恃力者亡

右史記

先其算命

毋為權首將受其咎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天律太誓

右漢書

前車覆後車戒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太誓

右說苑

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厥兆天子爵

前歌後舞假於上下

右白虎通

仁閱覆下則稱昊天

團圍升雲半有半無翁云團圍二句丁度集韻容齋隨筆皆曰驛也下七字乃說團圍字之義當見金宗慶年所刊集韻此條云商書曰團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加者字義更曉然矣

按廣韻即有者字此集韻所本說文脫去者字耳

祖甲返

以相陵儼

師乃招指

廣韻指土刀切指鳥洛切

來就碁碁

宮中之穴食

獮有爪而不敢以擬

邊經楚登

在夏后之詞翁云周書在夏后之詞釋文引馬本願命在後之何作詞云共也此是異文非逸文也

朕實不明以侘伯父

菱菱巧言

我有載於西

右許慎說文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

明伊訓

丙午逮師太誓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武成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

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餼於周廟同上

右三統歷譜

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太誓

司馬在前同上左傳引夏書惟彼陶唐至乃滅而亡賈服世則此語當在百篇之外而非尚書所有

之外而非尚書所有

右詩疏

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積維大人大人積維公公積

維卿卿積維大夫大夫積維士登登皇王維在國積維都都

積維邑邑積維家家積維欲無疆

右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周書呂刑篇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

右沈約宋書禮志

邊經楚登

按今文尚書祇有堯典而無舜典古文自帝曰欽

哉下析而為二後於慎徽五典之上取姚方興大

航頭所得奏上十二字又濬哲文明等十六字冠

於篇首予友蕭山毛奇齡持論宜自四海邊密八

音以上斷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下斷為舜典其言

是也嘗讀宋書禮志魏明帝即位思改正朔朝議

多異同侍中高堂隆建議引尚書文首九字與方

興文同方興二十八字上於南齊時不若隆一十

五近古鄙意謂宜刪去方興之文自月正元日

舜格於文祖上斷為堯典冠高堂隆所引一十五

字於前至篇終為舜典則辭既相屬義亦明暢蓋

百篇之序原有舜典不必定復今文之舊也

堯典舜讓於德弗嗣次以帝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王柏曰昔堯試舜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丁寧告戒之意何與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二十有四字書中脫此以夫子言補之

敬敷五教在寬次以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王柏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闕文勞之來之數語孟子既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命契之辭則是出於堯典矣宜次尚書命契之下

右王氏書疑

洪範八曰師下有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

德司寇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蕃節乃裕敬乃時乃悅

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五十二字

孫承澤曰朝鮮本有此文是箕子傳

右孫氏洪範經傳集義

登府案說文引尚書先人不違卜卜者所以卜之於先君考之於神明

逸經補正卷上

秀水朱彝尊輯

里後學馮登府補

詩

逸篇

南陔 白華 華黍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

逸經補正卷中

通鑑叢書

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夙篇之義合編故存

陸德明曰三篇蓋武王之詩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

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

李樛曰諸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

黃樞曰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潔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汗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

治中和之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矣

呂祖謙曰董氏以為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為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嚴粲曰董氏謂笙入者有聲而無詩非失亡之乃本亡也此說非也樂以人聲為主入聲即所歌之詩也若本無其辭則無山有其義矣

葉適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指言孝子當有其人與其事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三

逸經補正卷中

通鑑叢書

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實順生長之理實無天闕之患實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其辭雖亡而繫詩者既已明著之不可得而沒也

朱載堉曰謹按毛詩小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先儒謂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此說是也或謂笙詩元起有聲無辭愚見論之殆不然也今夫畫角之類其為器也五音六律未能備具也而其三弄之曲尚且有辭焉何況笙乃五音六律備具之器而六詩既有聲矣安得無

辭乎既無辭矣安得謂之詩乎又安得復有南陔等名與夫孝子相戒以養等義乎以此觀之則彼有聲無辭之說滯闕不通矣小序以爲其辭亡者是也先儒以爲元起無辭非也

郝敬曰儀禮鄉射奏騶虞首騶虞有辭也亦云奏周禮有九夏國語稱金奏肆夏樊遏渠按肆夏即時邁樊遏爲韶夏即執競渠爲納夏即思文皆有辭而皆云金奏則奏亦辭也金奏九夏有辭笙奏南陔白華獨無辭乎又周禮籥章以籥獻豳詩即七月也籥獻七月猶笙獻南陔白華華黍也豳有辭而南陔以下獨無辭乎又明堂位祭統升歌清廟下管象象即維清也謂管奏維清於堂下管有辭

而笙獨無辭乎

由庚 崇正 由儀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正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崇正廢則萬物不遂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鄭康成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

黃樞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生長之類

右詩序

狸首

周官樂師凡射諸侯以狸首爲節

儀禮大射儀樂正命太師曰奏狸首閒若一太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

樂記左射狸首右射騶虞

射義狸首者樂會時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

劉敞曰射義諸侯以狸首爲節鄭氏以射義所引曾孫侯氏爲狸首之詩非也騶虞采蘋采芣皆在二南則狸首者亦必其儔矣疑原壤所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卽是其章首或曰狸首鵲巢也繁文狸似鵲首似巢鵲巢之

詩御之將之成之此亦時會之道
林光朝曰狸首風也
六經輿論曰騶虞狸首采蘋采芣古之樂節也日用之閒不可闕也今狸首亡逸詩自逸非夫子逸之也
熊朋來曰狸首之詩古人以爲射節在騶虞之下采蘋采繁之上想見孔子刪詩之時其詩已逸不然則此詩未必見刪於聖人也首章必有狸首二字故以名其詩小戴射義所記大戴投壺篇所託必第二第三章也不幸逸於詩家幸而略傳於禮家小戴得其一而大戴尤詳

今考定狸首

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

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右考工記文

大戴禮作嗟爾不享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充而射汝強食而食曾孫侯氏百福白虎通作嗟爾不享侯爾不朝於王所以故天下失業充而射爾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

右射義文

質參既設執旌既載於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

乃揖乃讓乃階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

右大戴記投壺文

禮記正義

狸首四章一章七句三章八句

按劉仲原父七經小傳以原壤所稱狸首之斑然

執女手之卷然謂是此詩章首然諸侯射時大夫

庶士咸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竊

恐不類若考工記大戴禮祭侯之辭與曾孫詩連

類並書其為狸首詩無疑今析為四章詩雖亡其

大略猶在特闕章首語耳然充而射女女蓋指狸

首而言則亦不為闕如也浚儀王氏謂狸首新宮

先孔子而亡恐非篤論

又按武進鄭肇敏作詩傳闕謂瓠葉之詩云有兔

斯首即係狸首此穿鑿無據不足信也

采薺

周官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鄭康成曰肆夏采薺皆逸詩

呂叔玉曰肆夏時邁也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茨趨以肆夏又云場射日場中場當作步

中采茨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薺行以

肆夏孔疏不能引大戴改正後儒反以周禮玉藻為據不

知其文誤當改也采茨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

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

當依大戴注注當作禮改正趨行二字

新宮

禮記正義

儀禮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於宋宋公享昭

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後漢書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令月

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八佾具備備當作修萬舞於庭

鄭康成曰新宮小雅逸篇也

王應麟曰新宮或謂斯干也

六經輿論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商份曰管與笙類

也皆有聲而已故新宮詩亦亡昭二十五年宋人享昭於

六

禮記正義

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
得以播歌詠蓋未有詩而無辭者周禮新年飲曲雅於管
籥之類必得有辭

熊朋來曰新宮僕禮注云小雅逸篇或曰即小雅中斯干
之詩也叔孫昭子聘宋宋元公享之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則新宮必有詩下管所吹非有譜無辭者矣

錢澂之曰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叔孫昭子如
宋聘且薨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意宋公所賦必是斯干
之末章詠乃生女子事正為婚媾發耳

王夏 肆夏 昭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祓夏
騶夏

樂禮正考

七

通圖說書

鄭康成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
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
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
奏騶夏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
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章昭曰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
林光朝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

殿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
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弗替引之

武宿夜

祭統舞莫重於武宿夜

鄭康成曰武宿夜武曲名

皇侃曰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
皆觀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

熊安生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右三禮

騶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詔除下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
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
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騶駒式曰聞之於師各歌
騶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尙早未可也

樂禮正考

八

通圖說書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
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各欲去歌之
騶駒在門僕夫具存騶駒在路僕夫整駕

右大戴禮記

明明 崇禹 生開

周書癸酉癸酉當薦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珠乘黃
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
終甲寅謁戎殷於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
獻明明三終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鐘終王定
孔晁曰大享獻爵奏庸擊鐘明明崇禹生開皆詩篇名

橋

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瞶臣師曠見太子東躅其足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躅是以數也王子曰請入坐遂敷席注瑟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義經矣好樂無荒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云云何自南極至於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孔晃曰師曠作新曲美王子也王子述舊曲諫也轡之柔矣

通鑑紀事本末

九

通鑑紀事本末

周書師曠請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御吾未之學也五子曰汝不爲夫詩云云以是御之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不疑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

杜預曰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焉

右周書

河水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楚子送諸秦公享之公子

賦河水

韋昭曰河當作沔

杜預曰河水逸詩義取朝宗於海

茅鷗

左傳工誦茅鷗

杜預曰刺不敬

祈招

左傳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

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

祇宮其詩云云

祈招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

而無醉飽之心

右春秋左氏傳

通鑑紀事本末

十

通鑑紀事本末

支

周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云云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飮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丞監焉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鳩飛

晉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明日燕秦伯賦采芣公

子賦黍苗秦伯賦鳩飛公子賦河水

韋昭曰鳩飛小宛之首章也

右國語

徵招 角招

孟子曰齊景公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

趙岐曰樂詩也

右孟子

遺句

雨無其極傷我稼穡雨無正之首

劉蕡曰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韋任朱離 鼓鐘之三在以雅以南句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右韓詩齊詩

素以為絢兮

朱子曰若以為頤人詩此一句最有理亦不應刪去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右論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置

周道挺挺我思局局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俟河之清人甯幾何兆云詢多戰競作羅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禮義不愆何郵乎人言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我之懷矣自詒伊戚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右左傳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

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右禮記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右大戴禮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

右家語

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喑喑

右樂元語

敕爾警率爾厥工奏爾悲誦肅肅離離無怠無凶

右周官注

鴻鵠將將惟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

右管子

青青之麥生于陵陂

右莊子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右晏子春秋

良工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右列子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折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

同常

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

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

逸齋書

主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右墨子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涓涓源水不離不塞穀已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

息

右荀子

按荀子之引詩多矣如云墨以為明或作狐狸其

蒼又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

不為之則亡又云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

有鳳有凰樂帝之心又云長夜漫兮永思寯兮大

古之不慢兮其辭俱不類三百篇中語故置不錄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躋之必高舉之

惟則定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右呂氏春秋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右漢書

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患

右鹽鐵論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後漢書

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

逸齋書

古

逸齋書

右徐幹中論

大夫士琴瑟御

右白虎通德論

登府按禮記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劉原

父謂為狸首詩竹垞謂諸侯射時大夫庶士咸

在不應歌女手卷然之句近於滑稽矣故不錄

王氏浚儀詩考異曾引此二句則當補入為是

史記箕子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矣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書大傳亦引此國語引

繁過渠注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過納夏一名

渠九夏原本已引入然繁過渠異名當補尚書

大傳招爲賓客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招也雍也肆夏也孝成也皆詩篇名周禮九德
之歌漢書引四牡翼翼曰征不服又云九變復
貫知言之選列女傳引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
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
從來焉如戰國策引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
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
以學義之經也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大或遠宅不涉說苑引縣縣之
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絺良工不得枯
死於野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
德史記伯夷叔齊作歌太史公曰睹佚詩可以
興焉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兮沒兮我安適歸矣
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集韻引佞人如蟬史記引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又楚詞大招伏羲駕辯楚
楚商只古曲名隋樂志伏羲有網罟之詠辯樂
論神農教民辰穀有豐年之詠呂氏春秋葛天
氏有人闕之歌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蓬草
木四雷五穀五敬天帝六達帝功七依地德八
總萬物之極尙書大傳舜有卿雲之歌家語曰

子舜有南風之詩大傳舜有哲陽南陽初慮朱
子苓落歸來緜緜諸歌堯有經首之詩列子引
堯時康衢歌云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呂氏春秋引舜自爲歌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引孔甲爲破
斧之歌又有娥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飛
又湯命伊尹作晨露之歌穆天子傳有白雲黃
竹之謠以上王氏詩考所收皆當補入又國語
有友詩係武王克商所作全謝山疑爲大武之
一左氏傳唯則定國呂覽慎大覽引以爲詩詞
蓋逸詩昭十九年左傳諺曰無過亂門呂覽引
詩云無過亂門所以遠之也高注云逸詩說文
引逸詩曰羽觴隨波

秀水朱彝尊輯

里後學馮登府補

禮

逸篇

青史氏之記

右見大戴記保傳篇漢志有青史子五十二篇

世子之記

右見小戴記文王世子篇

王居明堂禮句附

孟春出十五里迎歲

逸經補正卷下

仲春帶以弓鞬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

季春出疫於郊以禳春氣

孟夏毋宿於國

仲秋九門磔禳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於室口時

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隙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三禮注

中霤禮句附 翁曰中霤禮既是篇名則此條當依吳氏儀禮逸經移於篇首中霤禮下 此在後設主於闕下條以功布為道布屬之凡

右周禮注

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

祀尸之禮南面設主於尸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

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

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於于當祭宗廟之儀

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陴乃制肺及心肝

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

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尸之禮

祀中醫之禮設主於闕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

肝各一他皆如祀尸之禮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

逸經補正卷下

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轍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

北面設主於轍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

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以上皆中霤禮文

右月令注

禘於太廟禮句附

禘於太廟之禮日用丁亥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

孫皆升合於其祖

祫於太廟之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一尸

右吳氏儀禮逸經左傳杜預注

三正記句附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質法天文法地也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天子蒼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

右白虎通德論

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右風俗通

大夫著五尺故立筮士之著三尺當坐筮

右儀禮疏

禮記卷之九

三王各以正月祭天南郊日用上辛以上皆三正記文

右三禮義宗

瑞命篇

右論衡

本命篇句附

男必三十而娶女必十五乃嫁

別名記句附

司徒典民司空土地司馬順天

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傑萬傑曰聖

右白虎通德論

盛德記句附

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闢共三十六戶七十二闢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

右禮記疏

號諡記

右風俗通

親屬記句附

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

王度記句附

劉向曰王度記齊宣王時澤于髡等所說也

禮記卷之九

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

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

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撓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

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

天子嘗諸侯熏大夫芑蘭士蒹庶人艾

右白虎通德論

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

右雜記注

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

右曲禮疏

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以上皆王度記文

右漢書輿服志

五帝記句附

立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右周禮疏

王霸記

史繩祖曰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曰置之空墀之地又曰正之者殺之也又曰殘滅其為惡又曰犯令者違命也陵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曰悖人倫內外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

禮記正義

五

通國禮書

寇之注而不見於他書

右周禮注

按鄭康成注周禮引王霸記文乃大司馬之職史

氏學齋估俾乃以為司寇誤矣

秩官篇句附

韋昭曰周常官篇名

敵國賓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

右國語

王史氏記

隋書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翁曰有補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下之七十七子後學師古

昭穆篇句附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

也

太學志句附

禮士大夫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

右蔡邕明堂論

學禮見新書保傳又大戴禮同

按前人注為儀禮逸篇

禮外篇句附

禮記正義

六

通國禮書

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曰蒿宮

右賈思總齊民要術

遺句

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則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性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口天下翁

逸字當刪

右逸大戴禮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右孟子

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執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

禮記正義

禮記正義

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詠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

春則衣青衣佩青玉乘青輅駕青龍載青旗以迎春於東郊居明堂左啟東戶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居明堂正廟啟南戶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於西郊居明堂右啟西戶冬則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輅駕鐵駱載玄旗以迎冬於北郊居明堂後廟啟北戶

右皇覽

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 新書保傳

右漢書郊祀志

小學礪小節業小道焉大學礪大節業大道焉

毛奇齡曰賈誼新書引逸禮記文稱容經曰云云容經即

容禮後漢劉昆少習容禮也容禮當即今之儀禮 按此見

定為逸禮文也又見大戴禮文稍異

右賈誼新書

珪博三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半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

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

孔穎達曰逸禮記文

右白虎通

禮記正義

八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闡天道大備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為天循行牧民也

右太平御覽

登府按白虎通引禮逸篇名尚有明堂記曾子

記禮運記史記及漢書注引有孔子三朝記蔡

邕有月令記又劉向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

孔子三朝記七篇皆逸禮篇也

登府按原文所引昭穆篇本命篇王居明堂記

中雷記四篇皆儀禮逸篇名儀禮逸篇尚有學

禮見賈誼傳天子巡守禮見周禮內宰注朝貢

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丞管禮見射人
疏古大明堂禮見蔡邕論聘禮志見荀子投壺
還廟燹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小戴
禮及管子
翁曰說文取引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駮四
玉一石侯用璜伯用琚玉石半相埒也佩刀士
璃琫而珣必天子玉琫而珣必諸侯邊琫而璆
琫皆禮逸文

遺句

土曰璫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
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

璫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敔乾
音也

右白虎通

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

右考工記疏

春秋左氏傳

遺句

歲祿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

毛奇齡曰見通典博士徐禪議按今左傳無此文豈左傳
亦有遺句耶

論語

逸篇

問玉

璫與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璫璫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
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玉石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琕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
也璣三采玉也玲瓏琤璵璵璵玉聲也璫玉佩也璫充耳也璫
玉飾以水藻也

右太平御覽

玉粲之璫今其璫猛也

右說文

如玉之瑩

右文選注翁曰文選注本於說文

按逸論語問玉篇疑是問玉說見論語部

知道

班固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右漢書藝文志

遺句

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右白虎通

大夫退死葬以士禮

右王制正義

孝經

逸篇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熊禾曰開元敕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陋識并以閨門一章去之卒啟明皇無禮無度之禍

右長孫氏說

孟子

逸篇

性善辨文說孝經 為正 府按當作性善辨文說 孝經 為正

王充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

之也

趙岐曰孟子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

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託之者也

遺句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人之學者其性善

右荀子

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

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

已矣 在有放心而不知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莫 莫當夫 息當夫

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

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

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

右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右揚子法言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

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

右劉向說苑

孟子曰諸侯有王

右周官大行人注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右坊記注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右史記注

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

右漢書伍被傳

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爾

右桓寬監錄論

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

右王充論衡

矯枉過直

右仲長統昌言

止枉者必過其直

黨錮傳

阿諛事貴齋肩所尊俗之情也

張衡傳注

右後漢書

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

右風俗通

孟子曰千載一聖猶且暮也

右鮑昭河清頌

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右梁蕭綺拾遺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右梁書處士傳

圖景失形

右顏氏家訓

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右文選注

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

右廣韻注

戰者危事也

右北堂書鈔

虐政殺人何異刃邪

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運掌中也

若久塗炭則易政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

右馬總意林

仁也者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

也者實也

右外國本孟子

按外國本孟子世儒莫有見者朱子集註有云或

問信乎曰不可知也

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

君王無好知君王無好勇勇知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

義爲本

右廣弘明集

按廣韻工字注複姓四十四孟子齊有曼工不擇

今無其文

爾雅

遺句

瑟二十七絃者曰灑大琴曰離二十絃磬形似琴以玉爲之
大曰磬筌十九簧者曰巢篪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埙大
者曰罍大鐘曰鏞中者曰剽小者曰棧懸鐘磬者曰筍篪橫
曰筍縱曰篪篪編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
寸者筍管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大者曰箛中者曰箛小者
曰箛箛如箛三孔而短小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
箛

右沈約宋書樂志所引比今文詳略不同

釋天四時和正光熙此之謂玉燭萬物以嘉下有高者不
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又云春爲發生夏爲長秋爲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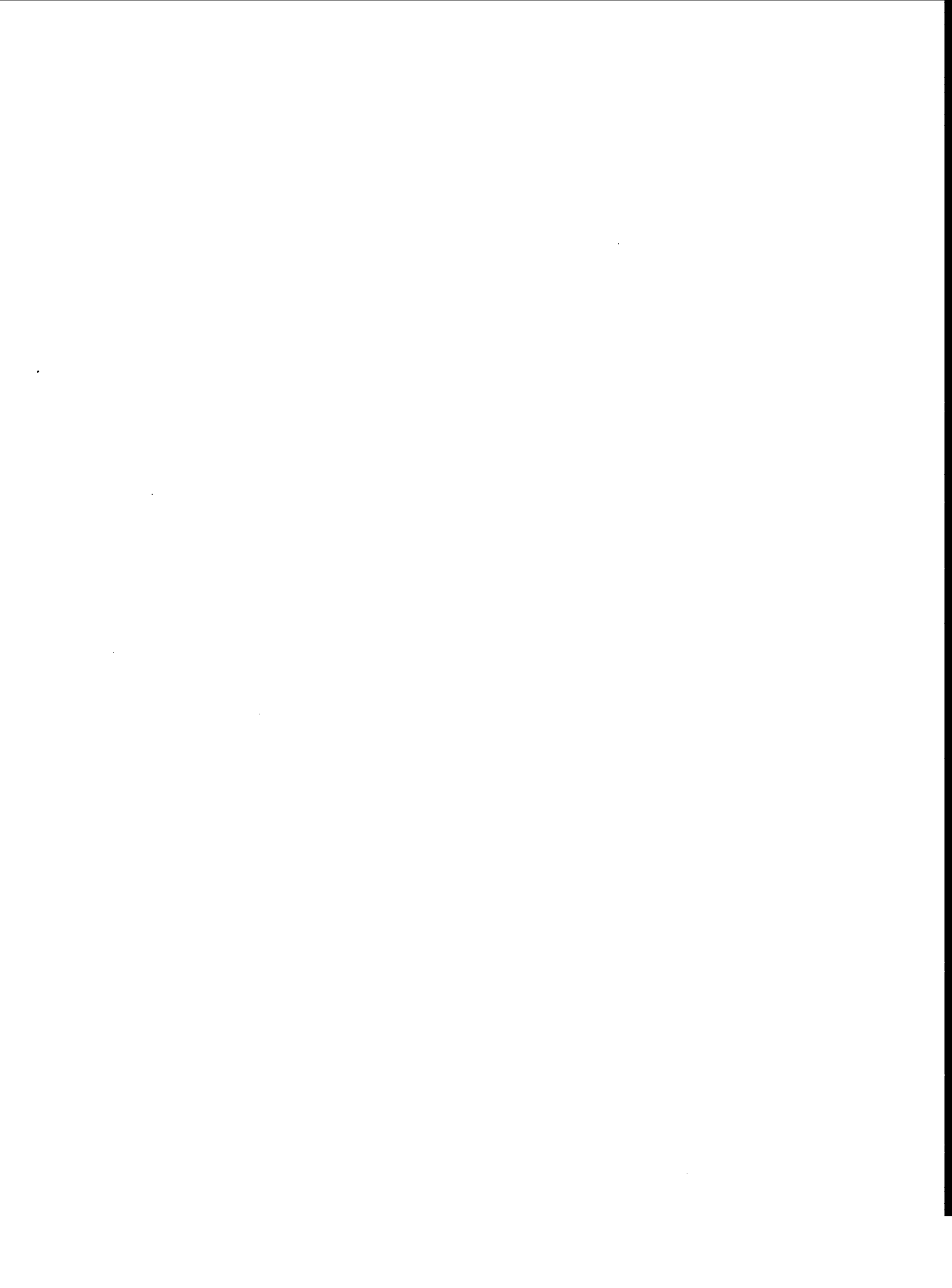
藏冬爲安靜四時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釋天疏引尸子

逸經補正卷下

逸經補正三卷朱彝尊撰在經義攷中卷二百六十至二百

六十二秀水馮登府爲補正之鄞縣徐時棟又加審定更爲
周密按梁氏伯子云經解引易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所
無歐陽公疑易非完書按經解漢人所集非真孔子之言而
凡書引易爲今易所無者顏師古曰易家之別記也王觀國
亦云古之以易名家者各有訓說爲之傳記宗其學者皆以
易曰稱之竹垞經義攷載家語風俗通說苑鹽鐵論新語說
文等書引易並以爲快經恐非也陳氏左海云禮記引高宗
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鄭注高宗名篇在尙書儀禮喪服
曰制引書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云戴之書中而高之故謂
之高宗則此語當在高宗之訓而非亡逸所傳又禮明堂自

古有之條翁正三云此大戴禮盛德元明堂篇之文許慎引
入五經異義孔穎達又引異義入玉藻疏今概指爲禮記非
也又按此文既見於大戴禮則不可列於逸經若以大戴禮
爲逸中如諸侯遷廟廟之類皆當采人無是理也再三校
核可爲讀書用功之規矩歲在旃蒙單闕吳興張鈞衡跋



齋

記

簡

十

狂

七

疑



易

周易之名孔氏周易八論引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易是也按周禮大卜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名曰連山伯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賈疏引鄭志答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為夏殷也鱣謂連山歸藏既是夏殷則周易何當取代號代號則取岐陽地名詩云周原膺膺是矣八論引鄭君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又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君子贊論有此釋而于周禮注及引杜子春說並不及周易之名疑其終不自信而刪之耳八論何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又取普徧之義夫周原之名固取普徧之義若其所演之易正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似不必更取普徧之義矣至易之字取諸蜥易說文云易蜥易蜥蜴守宮也象形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从勿今蜥易所在有之一首四足漢書東方朔傳云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易蓋篆文易之形一一肖合易取物象是以彖象皆然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許君引之以廣異聞無關正義參同契云易為坎離又云日月為

簡莊疏記卷一

通圖叢書

易釋文載虞翻易注引參同契云字從日下月與祕書說同夫易字並不从日下月日傍著月乃是明字祕書之說未足為據一曰从勿則日部自有吻字云 尚冥也从日勿聲俗亦作習韻若味非此義要知易字象形而非會意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也變易也不易也俱望文生義非正訓也

元亨利貞集解子夏傳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按此本文言傳義乃是古訓亦是正訓說文云元始也从一兀聲音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執物形草篆文音利鉅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物古文利貞卜問也从卜貝呂為贊一曰鼎省聲京房所說元始音獻俱爾雅釋詁文玉篇云

高今作享亨同攷易元亨漢碑俱作享後人避諱作亨享訓為獻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亦有通之義也利从和省故訓和貞从卜貝書洪範云曰貞曰悔史記集解引鄭注內卦曰貞貞正也後儒云大通而至正則與文言傳違矣

簡莊疏記卷一

通圖叢書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集解荀爽曰三臣乎五則疾修柔順危去惕行故曰无咎釋文厲危也按說文骨部云惕讀若易曰夕惕若厲與今本同又夕部云夤敬惕也从夕寅聲易曰夕惕若夤夤籀文夤此引易疑本亦作夕惕若厲蓋夤訓敬惕若引易作夤則是夕惕若敬惕于義不順其引夕惕若厲以明夤之所以从夕正如麗字引

易百穀艸木麗乎土以明麗之从艸豐字引易豐其屋以明豐之从宀許書本有此例此彙字當作厲後人因下有重文而去厲改彙耳淮南人間訓云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漢書王莽傳引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師古曰惕懼也厲者病也蜀志先主傳上言漢帝曰寤寐永歎夕惕若厲漢張竦班固張衡文引易皆作厲證以文言傳雖危无咎自當作厲訓危无咎釋文无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无奇字穠通于无者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奇字衛宏所說古文奇字通于无者韵會引作通于元者當據正元字左戾上徹爲无也王育釋文引作王述唐元度十體書云王育章帝時人作大篆解說則當作王育此即

簡註疏記卷一
通圖叢書

其解說也乾西北之卦天不足西北故爲无也上九亢龍有悔釋文引子夏傳云亢極也集解王肅曰窮高曰亢知進忘退故悔也按說文云亢慨也从心亢聲一曰易亢龍有劓劓易卦之上體也商書曰貞曰劓从卜每聲然則今本作亢作悔俱假借也坤象傳云馴致其道集解九家易曰馴猶順也釋文馴似遵反向秀云從也徐音訓此依鄭義按九家以馴爲順是也向秀云從從亦順也釋文云此依鄭義則鄭亦訓從蓋馴順古通用象傳之馴致即文言傳云蓋言順也義本相同或云文言傳順當作慎非也書舜典云疇若子工若本訓順史記五帝紀云誰能馴子工徐廣讀馴曰訓此馴致之

馴徐邈亦音訓周禮土訓鄭司農云訓讀爲馴史記五帝紀云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是馴與訓又通馴順訓三字皆从川聲也

屯彖傳云利建侯而不寧集解荀爽曰動而遇險故不寧也虞翻曰不寧言寧也王弼注屯體不寧故利建侯也釋文而辭也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按禮運云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鄭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孔疏古之能字皆作耐字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彖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爲而也是疏所云易屯彖作而字蓋依此鄭注也說文云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形舉不至髡也从而从彡而亦聲耐或从寸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彡聲能獸堅中故偃賢能而彊壯偃能傑也能爲正字而耐俱聲近假借故鄭君讀爲能禮運疏云耐者須也又云耐字取堪能之義則牽合三字爲一矣屯象傳云君子以經綸釋文論音倫鄭如字謂論誤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綸匡濟也本亦作綸按集解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綸不失常道也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疏經爲經緯綸爲綱綸姚信云綸謂綱也劉表鄭元以綸爲論字非王本意是鄭本及黃荀劉本俱作經綸竊疑王弼本亦尙作經綸故釋文論音倫釋文以王爲主也疏以姚信作綸而并改王弼本反以鄭作論非王本意也禮記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

簡註疏記卷一
四
通圖叢書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釋文綸本又作論同音倫是鄭注易禮俱作經論也

六二云屯如邈如乘馬班如釋文引馬云邈如難行不進之貌班班旋不進也鄭云馬牝牡曰乘班如鄭本作般按說文云趨趁也从辵亶聲亶駘駘也从馬亶聲易曰乘馬驅如是邈當作趨班當作駘邈爲別字班般同聲假借也

六三云往吝釋文引馬云吝恨也按說文云吝恨憎也从口文聲易曰往吝吝古文吝从文吝爲恨憎與馬傳合又詁部云趨行難也从辵彡聲易曰目往趨僂或从人此又引蒙初六目往趨蓋趨爲行難對上桎梏而言與凡言每吝

備說記卷一

五

通圖叢書

者有別今本說文于口部引易誤加目字說文豈有不先引屯之往吝而複引蒙之目往吝乎或欲刪去說文口部引易而于敏吝字盡改作邁過矣吝邁亦通用漢書王莽傳云性實邁齋師古曰邁讀與吝同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集解九家曰憂難不解故泣血漣如也按說文云漣泣下也从心連聲易曰泣血漣如蓋漣爲瀾之重文大波爲瀾非所施于泣下自當作漣或有作漣者篆文水心相侶因轉作漣淮南訓引易作漣从省

需彖云需釋文音須字從雨重而者非飲食之道也訓養鄭讀爲秀解云陽氣秀而不直前者長上坎也按彖傳云需須也雜卦傳云需不進也此是正解說文云需須也遇雨

不進而止須也从雨而聲易曰雲上于天需集解宋衷曰雲上于天須時而降也與彖傳雜卦傳俱合需從而聲故讀若須字从雨重而者固非李陽冰以雲上于天當从天作雲者尤非

師彖云丈人吉无咎周禮疏引鄭注文之言長能御眾有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按論衡氣壽篇云人形一丈正形也漢書匈奴傳云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丈人爲尊者之偁鄭云謂天子諸侯主軍者與彖傳能以眾正可以王矣亦合不必從子夏傳作大人而後爲王者之師也

備說記卷一

六

通圖叢書

小畜九三云輿說輻釋文輻本亦作輶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疏引鄭注云謂輿下縛木與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子夏傳云輻輿劇也按作輶者是也說文云輶車軸縛也从車夏聲易曰輿脫輶釋名云輶伏也伏于軸上也京房易傳云小畜輿脫輶夫妻反目五經文字云輻輶同方目反上車輪輻下車縛也見易今本作輻非

履九四云履虎尾愬愬終吉釋文愬愬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號號云恐懼也按說文云號易履虎尾號號恐懼从虎京聲是號爲正字愬爲假字震卦云震來虩虩釋文馬云虩虩恐懼貌鄭同荀作愬愬然則此作愬愬當亦荀本許君所據與馬鄭合

泰初九云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釋文彙音冒類也傅氏注云

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𦉳董作𦉳出也鄭云勤也按帛本
从希𦉳省聲古文作𦉳亦从𦉳也董作𦉳者籀文𦉳从出
故訓出也鄭云勤也釋文不于彙音𦉳類也下引鄭注而
在董作𦉳出也之下可知鄭本亦作𦉳矣說文云𦉳敬惕
也敬惕有勤意故鄭云勤也

九二云包荒用馮河集解虞翻曰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釋文
荒本亦作兪音同鄭讀為康云虛也按說文云兪水廣也
从川亾聲易曰包兪用湖河湖無舟渡河也从水朋聲今
作荒作馮者同聲假借鄭讀荒為康云虛也者爾雅釋詁
云濼虛也詩疏引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是某
氏本作荒諡法解云濼虛也濼通作康詩小雅賓之初筵

簡注記卷一

七

適園叢書

云酌破康爵鄭箋康虛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四穀不
升謂之康范注虛也釋文引郭氏音義云康本或作荒是
兪與康同也

否九四云疇離祉集解九家曰疇者類也釋文疇鄭作古𦉳
字按𦉳當作𦉳說文云𦉳誰也从口𦉳又聲釋詁云疇誰
也郭注易曰疇離祉蓋鄭注易本作𦉳而訓為誰郭注爾
雅引易為證本于鄭也九家以疇作𦉳故訓為類古文疇
作𦉳無此𦉳字若鄭作𦉳何獨取此一古字以別于眾家
乎其作𦉳而訓為誰無疑矣

大有九三云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集解虞翻曰天子謂
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

子王弼注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也釋文亨許庚
反通也眾家並作享惟王弼作亨耳享亨本同字然此定當
也按眾家並作享惟王弼作亨耳享亨本同字然此定當
作享左氏傳二十五年傳云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
而王享吉孰大焉實作享以傳證經更顯然也

豫六二云介于石集解虞翻曰介纖也釋文介古文作𦉳鄭
古八反云謂磨𦉳也馬作𦉳云觸小石聲按繫辭傳云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引此爻辭而釋之曰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則當作纖介解為是纖介即廉介也古文作𦉳者
晉書孔坦傳云𦉳石之易悟又桓温傳云𦉳如石焉所以
成務但說文無𦉳字馬作𦉳者說文云𦉳𦉳也从手介聲

簡注記卷一

八

適園叢書

鄭云磨𦉳刮磨同意疑鄭亦作磨𦉳與馬合也

噬嗑九四云噬乾肺釋文馬云有骨謂之肺鄭云簧也子夏
傳脯徐音甫荀董同按說文云食所遺也从肉仕聲易
曰噬乾肺揚雄說食从𦉳今作肺从揚雄說也雄說即
其所作訓纂之說鄭云肺簧也者簧不可通疑當作𦉳𦉳
大𦉳也釋文又引字林云肺含食所遺也一曰脯也一曰
者即子夏傳說初學記引王肅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
在乾肉脯之象亦本子夏傳

賁六四云賁如皤如釋文皤白波反董音𦉳云馬作足橫行
曰皤鄭陸作皤音煩荀作波檀弓疏引鄭注六四巽爻也
有應于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按說

文云幡老人白也从白番聲易曰賁如幡，顧或从頁蓋賁爲文飾幡爲素白自當作幡顧徵君易音引釋文云鄭本作躡音煩又引蔡邕賦爲證然則今本釋文云鄭陸作幡者誤也說文云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蹠或从足从煩詁古文番玉篇云番或作躡釋獸云狐貉豹醜其足躡郭注皆有掌躡獸足爲番故鄭云進退未定是鄭本當作番如也

剝初六云剝牀以辨集解鄭氏曰足上偁辨謂近鄰之下屈則相近信則相遠故謂之辨辨分也釋文辨徐音辨具之辨足上也馬鄭同黃云牀簣也薛虞剝下也鄭符勉反王肅否勉反按說文云辨判也从刀辨聲釋器云革中絕謂

之辨郭注中斷皮也晏子春秋雜篇云景公病疽在背問墮者何如曰如履辨蓋足上謂之辨故以皮中裂者亦爲辨也

復六三云頻復集解虞翻曰頻蹙也釋文頻如字本又作嘖嘖眉也鄭作顰音同馬云憂頻也按說文云顛水厓人所賓附顛蹙不肯而止从頁从涉顰涉水顰蹙从顛卑聲是鄭作顰者當亦訓爲蹙蹙此又三不應上顰蹙而復故云顰復作頻从省又作嘖者俗字也

大畜六四云童牛之牯周禮大司寇疏引鄭注嬰爲木互體震震爲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枯釋文童廣蒼作撞劉云童妾也牯之言角也陸云牯

當作角九家作告說文同按說文云告牛觸人角箸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是僮牛與僮蒙並當作僮劉訓童妾作童非埤蒼作撞俗字告本从牛作牯非釋名云牛羊無角者曰童作角亦非當从九家及許鄭說

坎初六云入于坎窞釋文窞王肅云坎底也按說文云窞坎中小坎也从穴从佰佰亦聲易曰入于坎窞一曰旁入也是窞爲坎之類王肅云坎底非

坎九五云祗既平王弼注祗辭也集解虞翻曰禔安也釋文祗音支又祁支反鄭云當爲坻小工也京作禔說文同音支又上支反安也按說文云禔安福也从示是聲易曰禔

既平是許君用京說作禔訓安虞亦同與鄭君作坻異離九四云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釋文突徒忽反王肅唐肩反晁氏音訓突鄭作沓云不孝也秋官疏引鄭注震爲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爲附決子居明法之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沓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又爲巽巽爲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賈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刑棄如流宥之刑按說文云古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也沓或从到古文學是易本作沓訓爲突也許鄭說合王肅遂改所訓之字作突而王弼從之

恆六五云恆其德貞禮記緇衣引作恆其德偵鄭注偵問也問正為偵

恆上六云振恆凶釋文振馬云動也鄭云搖落也張作震按說文云檣柱砥古用木今日石从木者聲易曰檣恆凶蓋檣當在下而反在上故象曰檣恆在上大无功也此義為長

家人九三云家人嗃嗃釋文嗃嗃馬云說樂自得貌鄭云苦熱之意荀作確確劉作焯焯晁氏音訓會通竝云鄭作焯焯按說文云焯火熱也从火高聲詩曰多將焯焯火熱即苦熱之意是鄭與許合詩毛傳焯焯然熾盛鄭箋云多行焯焯慘毒之惡釋訓云諄諄崇譏慝也諄亦當作焯內經

瘡論云無刺焯焯之熱又刺瘡篇云先寒後熱焯焯喝喝然王注焯焯甚熱然則易之焯焯正形容嚴厲之意必當從鄭注若如馬說則與下嘻嘻何別耶

睽六三云其牛掣釋文掣作犂云牛角皆踊曰犂徐市制反說文作犂之世反云角一俯一仰子夏作犂傳云一角仰也荀作犂劉本從說文解依鄭集解虞翻曰牛角一低一仰故犂按釋獸云角一俯一仰犂皆踊犂釋文引樊光云傾角曰犂郭注犂牛角低仰犂今豎角牛說文云犂角一俯一仰也从角奇聲犂一角仰也从角犂聲易曰其牛犂今本說文與釋文所引不同疑皆有誤字當作二角仰也則與雅訓及鄭注皆合鄭作犂者別體字子夏傳作

契假借字王弼本作掣訓為隔滯所在不獲進非也

夫九五云萑陸夫夫釋文萑一本作莞馬鄭云萑陸商陸也宋衷云萑萑菜陸商陸也虞云萑萑也陸商陸也蜀才作陸睦親也通也疏引子夏傳云萑陸木根艸莖剛下柔上也王肅同馬鄭云萑陸一名商陸董遇云萑人萑也陸商陸也集解荀爽曰萑者葉柔而根堅且赤以言陰在上六也陸亦取上葉柔根堅也去陰遠故曰陸虞翻曰萑說也萑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莞陸和睦也舊讀言萑陸字之誤也馬君荀氏皆從俗言萑陸非也按虞說與釋文所引不同疑釋文虞云乃董遇云之誤也諸家皆以艸名釋萑陸或為一艸或為二艸虞同蜀才以為和睦之意故云萑讀

夫子莞爾而笑之莞攷論語釋文莞本今作莞知古本論語作萑爾萑莞形近今本俱誤作莞矣陸睦漢碑通用又路史注引孟喜曰萑陸獸名夫有句兌為羊也按說文云萑山羊細角者从兔足首聲讀若丸繫傳云本艸注萑羊似麋羊角有文俗作獬釋獸云獬如羊郭注獬羊伯胡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孟氏以夫有兌兌為羊故取以為說上文九四亦有牽羊悔心語也項安世玩辭云萑音凡山羊也陸其所引之路也說本孟氏困學紀聞取之亦引說文為證蓋商瞿傳易孟為正宗許君易傳孟氏而解萑字獨不引易虞翻傳孟氏易此又不從其訓何耶

姤卦釋文姤薛云古文作遘鄭同集解鄭曰遘遇也按古文

及鄭本作邁者是釋詁云邁遇也邁遙也邁見也皆作邁
說文云邁遇也从彳鞞聲並無娠字唐石經改就俗體惟
于雜卦傳邁遇也尙未改馮氏椅云王洙本改爲姤非廟
徵君金石文字記云姤誤作邁尤非

萃六二云孚乃利用禴釋文禴般春祭馬王肅同鄭云夏祭
名蜀才作躍劉作燔按禴當作禘說文云禘夏祭也从示
勺聲釋天云夏祭曰禘詩疏引孫炎曰禘者新菜可灼公
辛桓八年傳云夏曰禘何注夏薦尙麥魚始孰可灼春秋
繁露祭義篇云夏約故曰禘

升初六云允升大吉漢上易引施雙章句曰軌進也按說文
云軌進也从中本允聲易曰軌升大吉與施氏合漢初言

簡莊疏記卷一

十三

適園叢書

易施讐及孟喜梁上賀由是有施孟梁上之學焉雙字長
卿沛人爲博士傳易授張禹其說經爲最古許君易傳孟
氏是施孟相同王弼云允當也非

困九五云劓劓困于赤紱釋文荀王肅本劓劓作劓劓云不
安貌陸同鄭云劓劓當爲倪仇京作劓劓按說文云劓劓
劓不安也易曰紱劓困于赤紱是荀王肅所本鄭作倪仇
者與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薛作劓劓皆假借字書秦晉
云邦之机隍孔傳机隍不安也

鼎六五云鼎黃耳金鉉釋文鉉多典反徐又古多反又古冥
反一音古螢反馬云鉉扛鼎而舉之也按說文云闢目木
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闢七箇卽易

王鉉大吉也鉉舉鼎具也易謂之鉉禮謂之闢从金字聲
蓋闢字从郊口之口爲聲讀若局與鉉同聲故徐音鉉爲
古冥反也今本說文作闢音莫狄切乃脫去闢字誤合二
字爲一考工匠人云廟門容大局七個作局个者今書作

闢箇者故書也士冠禮云設局鼎鄭注今文局爲鉉古文
鼎爲密然則儀禮古文本亦作闢後人改作局惟易作鉉
豐上六云闢其戶闢其无人集解虞翻曰闢空也釋文闢徐
苦賜反馬鄭云无人貌姚作闢孟作室並通按室疑作闢
說文云闢空兒从穴喬聲闢俗字闢假字又象傳云闢其
戶闢其无人自藏也釋文藏眾家作戕馬王肅云殘也鄭
云傷也按古无藏字止作臧臧从戕聲故亦通用詩十月

簡莊疏記卷一

十四

適園叢書

之交云曰子不戕鄭箋戕也釋文戕王本作臧孫毓評以
鄭爲改字然此眾家本作戕豈鄭改字乎

渙九五云渙汗其大號集解九家曰謂五建二爲諸侯使下
君國故宣布號令百姓被澤若汗之出身不還反也北堂
書鈔引王肅曰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喻如身中汗出不可
返也按九家及肅俱以反汗言之漢書楚元傳劉向上封
事云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
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此卽反汗之說

既濟六四云繻有衣袽集解虞翻曰乾爲衣故偁繻茹敗衣
也釋文繻鄭王肅云音須子夏作禱王虞同薛云古文作
繻柳王肅音如說文作絮云襁也子夏作茹京作絮按說

文云縹緗采色从糸需聲讀若易縹有衣絮絮縹也一曰做絮从糸奴聲易曰濡有衣絮是當作絮釋文引說文作絮誤惟京作絮耳虞翻同子夏作茹爲假字初爲別字繫辭傳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釋文賾九家作冊京作噴云精也按說文敘云知天下之至噴而不可亂也左氏定四年傳云噴有煩言賈逵曰噴至也疏云易繫辭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噴謂見其至深之處噴亦深之義也漢范式碑云探噴研幾是古俱作噴

聖人以此洗心韓康伯注洗濯萬物之心釋文洗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石經同集解虞翻曰聖人謂庖義以著神知來故以先心按管子云聖人先知無形財繚子云黃帝曰

爾莊疏記卷一

十五

通圖叢書

先神先見先稽我知皆先心之謂釋文所傳石經乃漢石經卽施孟梁丘三家經也隋書經籍志云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蓋當時傳拓之本猶在祕府此陸所據者惜乎不盡取以校古經而僅得此一字耳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公羊疏引鄭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眾事皆成定之集解侯果曰亶勉也按釋詁云亶亶勉也詩大雅文王云亶亶文王毛傳用釋詁文又棫樸云勉勉我王荀子富國篇引作亶亶禮器云君子達亶亶焉鄭注亶亶勉也周語云亶亶怵惕章注亶亶勉也鄭云沒沒者釋詁又云躡沒勉也郭注躡沒猶龜勉也沒沒又轉爲勿勿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也鄭

注勿勿猶勉勉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盧注勿勿猶勉勉也蓋龜勉或作孟勉亦作亶勉但假借亶卽亶之變體亶从艸聲聲聲从夨省从酉分聲夨古或省作夨亦有作夨隸變而爲亶或又誤作亶耳釋艸云藉靡夨冬郭注引本艸門冬一名瑞冬又云夨赤苗大雅生民云維糜維芑毛傳糜赤苗也眉壽字或作麋古鐘鼎文多作夨伯碩父鼎之嚮史頊鼎之嚮離公緘鼎之籒叔液鼎之籒晉姜鼎之籒皆借爲眉方言云眉老也楚史老字子亶眉旣作亶澹亦作亶大雅鳧鷖云鳧鷖在亶鄭箋亶之言門也凡此皆亶夨一字之證後人不知假借流變但指亶爲俗字張參五經文字以爲不合六書徐鼎

爾莊疏記卷一

十六

通圖叢書

臣又以媿字當之謬矣

說卦傳云爲的類集解虞翻曰的白額額也釋文的說文作酌按說文云酌馬白額也从馬勺聲一日駿也易曰爲酌類又日部的明也从日勺聲易曰爲的類此易曰上常有讀若二字火部灼讀若酌類之酌可證也釋畜云酌類白顛詩疏引舍人曰的白也類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舍人注爾雅及虞翻注易皆作的類假借字今本作的別字也中庸的然而日亡亦當作的

爾莊疏記卷一終

書

義典云曰若稽古帝堯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引鄭曰稽古
 同天言堯同于天也又引賈馬及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
 行之按賈馬及肅所云順考古道乃訓若稽古三字本屬
 正義猶云若順也稽考也古古道也鄭云稽古同天乃訓
 帝字猶云稽古同天之帝堯下句申之云言堯同于天也
 白虎通義云德合天者俾帝故云同天帝堯蓋稽古二字
 賈馬已釋鄭不再釋惟釋所以俾帝堯之故猶箋詩申明
 毛傳意也高貴鄉公之意似以順考古道義猶未盡必加

備案記卷二

通圖叢書

同天其義方足故云仲尼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
 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當日博士庾峻亦無
 辭以解孔傳云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蓋同賈馬及肅之說孔疏欲申孔傳故抑鄭說而云鄭君
 信緯訓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古之
 為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以鄭為長非篤論也是誤會其
 旨疏又引鄭注作稽同古天又誤到其文後漢書李固傳
 注引鄭注稽同也古天也加二也字而義愈晦矣爾雅釋
 詁云曰詞也若順也古故也廣雅云稽考也稽本作吡說
 文云吡卜曰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今作稽者蓋假用
 讀若之字地官小司徒云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鄭注稽猶考也然則鄭君何嘗不訓稽為考乎近儒必附
 會稽同之訓而以木曲頭稽字本義當之則又過矣

格于上下詩疏引鄭注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于天地
 孔傳格至也按說文云假非真也从人段聲一曰至也庚
 書曰假于上下方言云假至也邠唐龔沈之閒曰假商頌
 云四海來假祭統云假于大廟並作假今作格者通用字
 也

歷象日月星辰孔傳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云日月
 星辰孔傳日月星為三辰按洪範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
 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日也月也星辰也本為三星
 辰與歷數對言知為一類周禮大宗伯云以質崇祀日月

備案記卷二

通圖叢書

星辰鄭注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賈疏云堯典
 洪範鄭皆星辰合釋者于義不得分為二此文上下不見
 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然辰雖據日月會
 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
 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
 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
 但二十八宿而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若日月所
 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是也賈疏不取堯
 典孔傳然則堯典當依鄭注星辰合釋也困學紀聞列堯
 典益稷孔注前後各異不及鄭注故詳著之

鳥獸毛毯周禮司裘疏引鄭注毯理也毛更生整理按天官

司表云中秋獻良裘鄭注良善也中秋鳥獸毳毼因其良時而用之賈疏中秋鳥獸毼者此是尙書堯典文釋文毼音毛毼音先典反據此知古本作毼釋文毼音毛毛字疑隹之誤說文云毼毛盛也从毛隹聲虞書曰鳥獸毼毛毼仲炆鳥獸毛盛可選取曰爲器用也从毛先聲讀若選毼下引書當作毼毼大徐本五音本俱誤作毼毼小徐本作毼毛脫去先旁也玉篇云毼而勇而允二切眾也聚也毼同是與仲冬鳥獸毼毛相洞且與毼字从隹諧聲不合又毼乃俗字說文云毼羽獵韋絳从夔聲聲或从衣从肸虞書曰鳥獸毼毛蓋中春季尾中夏希革中秋毼毼中冬廢毛爲古文史記五帝紀作中春字微中夏希革中秋毛毼中冬毼毛爲今文臧玉林經義雜記以古文作鳥獸毛毼鄭注周禮亦云中秋鳥獸毛毼與說文正合後人以孔傳本校周禮因附著毼字于毼旁寫者誤入注中反誤認毼爲毛字之異因刪毛字遂遺毼連文臚謂果如臧說則說文毼字爲贅詳玩許君引書于毼字下而于毼字補出仲秋鳥獸毛盛可選之訓詁不復引書知其所據本作鳥獸毼而鄭注周禮亦與許合矣

舜典云修五禮孔傳修吉凶賓軍嘉之禮史記五帝紀引馬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公羊隱八年傳疏引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臯陶謨云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孔傳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疏引鄭云五禮天子也

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按孔傳于舜典同馬說于臯陶謨則同鄭說然舜典馬傳所謂吉凶賓軍嘉本于周官大宗伯自是周禮故鄭不從馬而孔傳則與之同至臯陶謨五禮王肅與鄭又異疏云無文可據各以意說此作疏者之遁辭當以鄭說爲長蓋上言天秩有禮則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用之因舉紀聞亦列舜典臯陶謨孔注前後之異而未言其故何不以鄭注折衷之

臯陶謨云在治忽史記五帝紀作治忽引鄭注智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按說文云回出氣詞也从口象形春秋傳曰鄭大子回回籀文回一曰佩也象形是回爲正字隸變爲智或假用忽俗又作笏士器禮云竹笏鄭注今文笏作忽蓋古文本作回故鄭注云今文作忽或曰鄭注古文當作今文者非也穆天子傳云摺笏郭注笏从口勿聲更誤巨象形爲形聲矣

益稷云藻火孔傳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按說文云璫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臯聲虞書曰璫火夏官弁師云諸侯之纁旒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名聘禮云啟櫝取圭垂纁鄭注今文纁作璫然則儀禮本文爲正字周禮故書爲假借矣說文云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考工畫績之事云火以圓鄭司農云爲圓形似火也後鄭謂形如半環是俱言象火之形書疏曲

護孔傳乃云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不知火字本象火形繡者何不為火形而必為火字若以考工記是後人所作則孔傳更在後且唐時之服章又豈足據乎

粉米孔傳粉若粟米米若聚米疏引馬曰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又引鄭曰粉米白米也釋文粉米說文作粉糲按說文云粉糲衣山龍華蟲粉畫粉也从粉从粉省衛宏說又云糲繡衣如聚細米也从糸从米米亦聲釋文引作粉糲今作糲疑誤許君與馬傳分為二物與鄭異然粉之為物更細于米恐難于繡且粉即米屑亦不

通圖叢書

五

通圖叢書

宜分為二當從鄭訓白米一物為得

絺繡孔傳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疏引鄭注絺讀為帶帶紩也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按釋訓云帶紩也郭注今人呼縫紩衣為帶說文云帶箴縷所紩衣从甫苜省春官司服云祭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為帶或作絺字之誤也鄭注尙書易絺為帶注周禮易希為帶而辨之曰或作絺字之誤也與爾雅說文皆合孔傳作絺云葛之精者曰絺是鄭君所謂誤而已矣疏雖彌縫其失云祭服元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于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此強為之說夫祭服豈獨用之于暑月且不思詩云絺兮綌兮淒其以風乎究

不可通也

簫韶九成孔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公羊京十四年疏引鄭注簫韶舜所制樂也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其紀堯道故謂之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按孔傳即同或說左氏襄三十一年傳云見舞韶箭者杜注舜樂說文云箭已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韶箭蓋簫箭同聲通用書之簫韶即左傳韶箭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紛容蕭瑟漢書作箭琴左專言舞韶箭則是樂名而非言細器之備何如從鄭注之為得乎風俗通義云尙書舜作簫韶九成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則亦誤作樂器解

通圖叢書

六

通圖叢書

元首叢脞哉釋文脞徐音瑣馬云叢總也脞小也疏引鄭注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按脞當作脞說文云脞目小也从目聖聲玉篇脞昨戈切徐音瑣亦非

禹貢云雲土夢作又孔傳雲夢之澤在江南按本作雲夢土作又釋文雲徐本作云夢徐莫公反亦作雲夢也夢谿筆談云舊尙書云雲夢土作又唐太宗時得古本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本鱣謂史記夏本紀云雲夢土為治是司馬所據禹貢本作雲夢漢書地理志云雲夢土作又是班固所據南地形訓戰國楚策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說文解蔽字風俗通義蔽後漢書法雄傳水經夏水注皆

有雲夢之文則經又作雲夢土作又顯然可證不知太宗所得本果何本乎左氏定四年傳云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杜注入雲夢之中所謂江南之夢又昭三年傳云王以田于江南之夢杜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語云又有藪曰雲連韋注雲夢藪澤也左氏雲夢分舉偶從省文故注家每合雲夢證之謂之江南之夢則江北有夢可知後儒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非也自唐詔妄改而孔疏曲為說云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周禮職方賈疏亦引作雲土夢作又開成石經因之蓋功令使然蜀石經作雲夢土作又晁公武考異云雲土夢作又到土夢字蜀刻依雍都舊本此獨不然洵為有識乃蔡氏集傳又不從蜀刻何也據經籍證雲夢別詳鱧所著石經攷

和夷底績孔傳和夷之地致功可執史記集解引馬傳和夷地名也水經桓水注引鄭注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按說文云桓亭郵表也从木回聲漢書酷吏尹賞傳云便輿出瘞寺門桓東如潭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為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文選東京賦云聚和樹表薛綜注和軍之正門為和也然則和即桓水孔傳誤以為和夷之地致

功可執孔疏申之云和夷平地之名失之矣西傾因桓是來孔傳桓水是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水經桓水注引馬傳西治頃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史記集解引鄭注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按說文云氏巴蜀名山岸脅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里象形揚雄賦曰響若氏頽漢書揚雄傳云響若氏頽師古曰氏音氏巴蜀名山旁堆欲墮落者曰氏蓋氏與是通觀禮云大史是右鄭注古文是為氏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注是或為氏三國時氏儀亦作是儀此桓是之為隴阪名無疑馬及孔傳作助語訓非也

至于陪尾史記集解引鄭注陪尾在江夏東北若橫尾者按史記作至于負尾索隱負音陪也攷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借為背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注負之言背也史記信陵君傳云以負於魏索隱負音佩蓋背陪同聲通用負即背也後人別出負字云負從力從貝與陪同與負別此字彙之謬說

二百里蔡疏引鄭注蔡之言殺滅殺其賦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馬傳蔡法也受王者形法而已按蔡當為樂說文云蔡樾樂散之也从米殺聲玉篇樂書作蔡字左氏昭元年傳云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上蔡字作蔡從殺下米孔

疏殺爲放散之義漢書宣帝紀云骨肉之親榮而不殊苟
悅紀作放而不誅則榮乃榮字之誤二百里榮言末滅之
耳馬以蔡爲刑法竟作殺戮解恐非孔傳云蔡法也法三
百里而差滅亦未明晰

朔南暨疏引鄭注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按此暨與泉及之
泉不同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作泉假字也說文云暨
日頗見也江叔濫徵君尙書人注引此而證之曰言日所
照臨之處皆聲教之所及猶中庸言日月所照也此深合
鄭君容踰之三字之旨更有證者史記顓頊紀云動靜之
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帝譽紀云日月所照風
雨所至莫不從服蓋聖人德化所及不可以道里計如此

簡正說記卷二

九

通圖叢書

閻百詩徵君四書釋地云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
西皆繫地名而朔南暨南北卻闕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慎
南撫交趾二地補注之以合史遷書闕有閒其佚見于他
說之義閻君考古甚深獨此有乖經義北發字大戴禮五
帝德作大教說苑作大發俱指爲地名又孔傳云此言五
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以朔南暨聲教爲句亦非
盤庚云出矢言孔傳出正直之言按釋言云矢誓也郭注相
約誓易晉象傳云矢得勿恤集解虞翻曰矢古誓字誓信
也詩柏舟云之死矢靡它毛傳矢誓也論語里仁云夫子
矢之集解孔曰矢誓也蓋盤庚左傳亦引作盤庚之詰詰
卽誓詞所謂殷人作誓也傳以正直解之疏引詩云其直

如矢言爲正直之言非也

相時儉民釋文引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按說文云懋
疾利口也从心从册書曰相時懋民是當作懋立政云其
勿以儉人釋文儉本又作懋同儉利之人馬云儉利佞人
也漢石經般庚作散又爲懋之假字史記平原君傳云有
懋者楚散行汲索隱云散亦作册音同又司馬相如傳云
嬖珊勃萃漢書作嬖珊珊懋俱從册聲珊可作散懋亦可
作散矣

簡正說記卷二

十

通圖叢書

人惟求舊器惟求舊漢石經作器惟救舊按說文云救止也
从支求聲古讀巨鳩反堯典方鳩倂功說文人部引作劬
救倂功地官大司徒云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故書求爲
救杜子春云當爲求然則石經般庚以求爲救同周禮故
書石經論語夫子之求之也仍作求
高宗彤日孔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曰繹按爾雅釋天
云商曰彤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彤當作
彤說文云彤船行也从舟彡聲玉篇云彤祭也又舟行也
錢詹事曰玉篇彤訓祭又訓舟行足證彤釋字从舟不从
月六朝尙識古文此必顧野王原本非唐以後儒所能附
益鱣謂今行船曰撐當用彤字彤船有相尋不絕之意故
祭名取之玉篇彤余弓切又丑林切今人于祭名多讀余
弓切于彤船讀丑林切二音古亦相同祭法云幽宗祭星
也雩宗祭水旱也鄭注宗皆當作祭字之誤也又白虎通

義云宗尊也宗當爲祭則彤可讀余弓切宗之言尊則彤可讀丑林切矣

天既孚命正厥德漢石經作付命按漢書孔光傳引作天既付命正厥德而釋之曰言正德以順天也與石經合史記殷本紀作附命說文云付與也从又持物以對人附从付聲故亦通用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付馬本作附言天既與之命以正其德也孔傳作孚命訓爲天以信命正其德非是史記集解不知其作附命即付命之意而仍引孔傳信命之文更失之甚矣

洪範云緜陸洪水汨陳其五行漢石經作伊鴻水曰陳其五行按說文云緜塞也尙書曰緜陸洪水从土勗聲陸或从

爾雅疏記卷一

十一

通園叢書

自壘古文壘漢書五行志引書云緜壘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壘塞汨亂也是壘爲正字陸爲或體陸爲俗字伊壘聲近通用後漢書崔寔傳云智士鬱伊于下亦假伊爲壘隸釋載漢石經伊下注云孔無不知伊即壘也祭法云緜障洪水又轉注相假孟子云禹抑洪水史記河渠書云禹抑鴻水洪鴻同聲通用釋詁云泥治也郭注泥書序作汨音同耳說文云汨治水也从水曰聲漢石經从省作汨汨訓爲治汨亦可訓亂故應劭曰汨亂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疏引鄭注卜五占用謂雨霽圍蒙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又引鄭以圍爲明言色澤光明也柔者氣澤鬱鬱冥冥也

按春官大卜鄭注引洪範作曰雨曰濟曰圍曰蠱曰尅史記微子世家作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賈疏及裴駟集解引鄭本經注俱大同小異今細考之鄭本經文作雨濟圍蒙克圍在蒙前詩載馳云齊子豈弟鄭箋豈讀爲闕弟古文尙書以弟爲圍圍明也孔疏古文尙書即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于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圍圍明也是鄭本作圍說文云圍回行也从口巽聲尙書曰圍圍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騷霧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攷聲彖籀文省蓋許君本從賈逵

爾雅疏記卷二

十二

通園叢書

受古文故與鄭注相合史記作曰悌曰霧者太史公以今文讀之今本史記又誤作曰涕曰霧矣孔傳作曰蒙曰驛是假用讀若之字疏申孔義或作蒙圍或作蒙驛蓋亦用鄭注本故失之不照也
曰豫恆煥若疏引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按公羊成元年傳疏又引鄭云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煥之咎氣來順之史記微子世家作曰舒常煥若與鄭本合集解不引鄭注而引孔曰君行逸則常煥順之仍作豫何也
金縢云植璧秉圭疏引鄭云植古置字按詩那篇云置我鞮鼓鄭箋置讀曰植論語微子篇云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

置其杖而耘是植置通用孔傳亦云植置也說文云植或作檀然則作置者其檀之省歟史記魯世家作戴璧戴當作載載置聲近假借

大誥云越茲蠢魏石經尙書殘字作粵茲載按魏志劉劭傳注引衛恆書勢序云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漳恆祖敬侯寫漳尙書後以示漳而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隋經籍志云三字石經尙書九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今隸續載有魏石經殘字乃尙書大誥呂刑文侯之命三篇及左傳桓公篇殘字卽洛陽蘇氏所刻者歐陽洪諸家皆言石經左傳而不及尙書蓋未細審也漢熹平一字石經爲今文尙書魏正始三

爾雅

三

字石經爲古文尙書此粵茲載三字乃真古文也說文云粵于也審慎之詞从亏从宋周書粵三日丁巳蠶蟲動也从虫舊聲載古文蠶从垚周書曰我有載于西粵越蠶載古今字耳我有載于西卽有大艱于西土之文因下越茲蠶句故連引之

大誥云不敢替上帝命魏石經作不設層按說文云替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替或从𦉳眉臥息也从尸自聲替居同聲假借

酒誥云至于屬婦孔傳至于存恤妾婦釋文屬婦上音蜀妾之事夫也按說文云媯婦人妊身也从女芻聲周書曰至于媯婦廣雅云媯好也尙也崔瑗清河王誄云惠于媯媯

媯字說文所無依義推之正如書云至于敬寡至于媯婦也惠徵士云媯非妊身然許君必有所本

召誥云曷其柰何勿敬按姚姬傳侍御左傳補注云古經傳皆言如何若何惟楚人言柰何申叔展蕞啟疆皆楚人故左傳惟此二處偶柰何老莊屈宋皆有柰何固楚言然也僞爲五子之歌者不知其爲楚言而誤用之孫詒穀侍御讀書睡錄云姚君竟忘卻召誥有曷其柰何勿敬之語僞古文自曩召誥非用楚言召誥非古文召公非楚言也曠更有數證湯誓云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柰何高宗彤日云乃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柰何西伯戡黎云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柰何蓋如台卽如何如何卽柰何商書之辭太史公以今文讀之安得謂之楚言乎又曲禮云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是古禮有柰何之文非楚言也

爾雅

十四

適屬

無逸云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氏隱元年傳疏引馬曰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詩疏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奔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按喪服四制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謂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論語憲問篇引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後漢張禹傳引鄭注諒闇謂凶廬也是鄭

注書禮論語皆作諒闇而轉讀作梁闇今本作亮者諒之別體作陰者闇之借聲史記微子世家作亮闇或爲後人所改孔傳同馬云諒信也陰猶默也王光祿後案云下云不言足矣上言信默意覆疊孔傳非是當從鄭說

立政云以並受此丕丕基漢石經作不不其按丕丕其基通用詩周頌清廟云不顯不承卽丕丕承也昊天有成命

云夙夜其命宥密釋文其音基本亦作基始也孔子閒居引此詩鄭注詩其讀爲基聲之誤也漢書地理志云琅琊郡不其如濠曰其音基然則不其卽丕基也

予且已受人之微言漢石經作且以前人之微言按論語誤攷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誤微言漢書藝文志云昔仲尼

簡策記卷二

十五

適園叢書

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眇之言然則微言本于書也且以前人與下繼自今文字孫正相應亦勝版本

顧命云用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通殷就大命按說文云

達通也禹貢云達于河史記夏本紀作通于河詩小雅小旻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韓詩外傳作不就

達通集就皆轉注通用

狄設黼屨綴衣漢石經作黼衣按釋宮云戶牖之間謂之屨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釋文依本又作屨覲禮云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釋名云衣依也是屨依衣皆通用

敷重蔑席釋文引馬云蔑織蒟疏引鄭云蔑析竹之次青者按說文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莫

席織蒟席也讀與蔑同馬云織蒟與說文合今作蔑者蓋

假用讀若之字敷說文作布亦轉注通用莫或作滅檀弓云子蒲卒哭者呼滅鄭注滅蓋子蒲名是莫爲緘蒟蒟卽

蒟蒟初生故字子蒲作滅者亦同聲假借鄭云析竹之次青者則當作箒說文云箒箒也箒析竹篋也箒竹膚也蔑

箒一聲之轉故通用俗作蔑非

二人雀弁執惠孔傳惠三隅矛疏引鄭注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按說文云斨詁詁屬从金危聲一曰斨鐵也讀若跛行玉

篇斨侶振鋸齒也漢書揚雄傳云徒恐鷦鷯之將鳴兮師古曰鷦鷯一名買斨斨音詭此惠疑卽斨之假字斨本

詁屬故鄭云斜刃宜芟刈鳥名買斨卽布穀蓋聞其聲卽

簡策記卷二

十六

適園叢書

思買斨詁以布穀也孔云三隅矛則以公字當之非也

一人冕執斨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孔傳斨瞿皆

戟屬疏引鄭注斨瞿蓋今三鋒矛按說文云斨周制侍臣執斨立于東垂兵也从戈癸聲東莽雨也从木入象形卬

聲瞿蓋東之假字淮南說林云木大者根樞亦當作瞿魯商瞿字子木並卽東字今兵器有卬字形者俗謂之剛义是矣

一人冕執斨立于側階疏引鄭注斨矛屬也按說文云斨侍

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斨讀若允漢書揚雄傳云袞鉞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必按字書無究字今俗目爲究州字本作沕此究鉞合作斨說文斨

與銳相次又按今文尙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爲兗字如漳注釋乃云兗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爲箭括卽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銳小矛同可曰傷夷人乎此兗字故合作銳據此知銳爲銳之誤然釋文銳以稅反則誤作銳已久漢書借流爲銳後又誤同水橫上作兗耳

呂刑云惟貌有稽孔傳惟察其貌有所考重刑之至按說文云緇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緇貌聲近假借汗簡釋緇爲貌失之史記周本紀云惟訊有稽索隱訊音貌訊疑緇之誤說文訊重文作緇云古文訊从鹵與篆文緇相伯故索隱音貌蓋說文緇與緇連旄絲卽緇之意言惟細有所考與下句無簡不聽相對也

文侯之命云父義和孔傳文侯同姓故偁曰父義和字也偁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釋文義亦作諠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疏引鄭注義讀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按釋詁云仇儀匹也郭注引詩云君子好仇實維我儀國語丹朱馮身以儀之益稷云鳳皇來儀詩疏引鄭注儀匹言其相察匹詩蒸民云我儀圖之鄭箋儀匹也凡此皆名仇字儀之證孔傳義和字亦與鄭同疏云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是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則下云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又云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爲

複矣魏石經作義禾禾和通用也

費誓史記魯世家作盼誓集解徐廣云費一作鮮一作獮駟按尙書作柴誓索隱曰尙書作柴誓今尙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盼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按說文云柴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柴誓秋官雍氏引書柴誓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伯禽周公子封于魯有徐戎作難征之作柴誓釋文柴音祕土喪禮注古文祕作柴然則古文作柴誓許君所偁尙書乃古文太史公以今文讀之作盼誓也

詩

周南云關雎唯雉傳唯雉王雉也釋文唯七胥反依字且邊佳且音子餘反旁或作鳥按爾雅釋鳥云鳴鳩王鳴說文云鳴王鳴也从鳥且聲爾雅說文皆作鳴說文無雉字凡从佳从鳥有長短尾之別不當誤作唯乃釋文云依字且邊作旁或作鳥反以鳴為或體字蓋六朝時已有此誤監本作唯从佳目更誤矣

在河之洲傳水中可居曰洲釋文洲音州按釋地云水中可居曰州說文云州水中可居曰州周遠其旁从重川音堯

簡壯疏記卷三

德園叢書

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一曰州隄也各隄其土而生也州古文州無洲字蓋州从重川又加水旁不亦贅乎釋文洲音州反以俗為正讀詩開卷即多俗字不可不正也書舜典流共工於幽洲亦後人所改孟子本作州

輾轉反側釋文輾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鄭云不周曰輾注本或作臥而不周者劉二字也按說文云展轉也據釋文云呂忱從車展則輾字起于字林楚詞章句後漢書光武紀注並引作展轉反側是詩本作展疏云書傳曰帝猶反側晨興則反側猶臥而不正也反側既為一則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箋獨以輾為不周者辨其難明不嫌與

轉異也是鄭箋無臥而二字之證

葛覃云薄汙我私傳汙煩也箋云煩煩擱之用力深釋文煩擱諸詮之音而專反何夙沈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擱猶接抄也接音奴禾反抄音素禾反按擱字說文所無當作潤曲禮云共飯不澤手鄭注澤謂接抄也潤即澤意說文云接推也从手委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接奴回反手按也抄當從曲禮注作莎今人洗衣以兩手相切摩曰搓即接抄之意箋所謂用功深也煩潤接抄皆疊音

薄汙我衣箋汙謂濯之耳序釋文汙本又作浣按說文云澣濯衣垢也从水榦聲澣或从完禮器云澣衣濯冠以朝釋

簡壯疏記卷三

德園叢書

文澣又作浣是澣為正字浣為或體澣為俗字

卷耳云我馬虺隤傳虺隤病也釋文虺說文作瘰隤說文作頽按說文云瘰病也从疒鬼聲詩曰瘰彼瘰木一曰瘰疔出也瘰禿兒从禿貴聲無瘰頽字蓋當作瘰疔也釋訓云虺頽病也釋文有瘰字引字林云病也又云今經注無此字蓋爾雅舊本必有作瘰瘰者或作虺頽陸氏既定從虺字復別出瘰字于後不知瘰字出于字林正當作瘰虺即瘰之假字遂以為經注無此字耳

樛木云葛藟縈之傳縈旋也釋文作縈之云本又作縈按說文云縈艸旋兒也从艸榮聲詩曰葛藟縈之縈收鞞也从糸榮省聲是縈為正字縈為假字縈為別字縈疑縈之壞

體本或作榮也

益斯云揖揖兮互爾子孫蟄蟄兮傳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按揖為計之假借說文云計詞之計兮从十耳聲今詩版之篇作輯釋詁云輯和也說文云輯車和為輯也舜典云輯五瑞史記五帝紀作揖五瑞揖輯通用蟄為計之假借說文云樹樹盛也从十甚聲汝南名蠶盛曰樹蓋子孫眾多亦如蠶盛也

汝墳云怒如調飢傳調朝也箋云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釋文調又作朝音同按文選注引薛君曰朝飢最難忍是韓詩本作朝飢說文云怒飢餓也一日憂也从心叔聲詩曰怒如朝飢與韓詩合蜀石經作朝飢楊凝式韭粦

簡註疏記卷三

三

通園叢書

帖云晝寢乍興朝飢特甚蓋唐本相傳如此卽釋文所謂一作朝也調朝俱从周聲與朝从舟聲同故通用毛傳調朝也言詩以調為朝耳鄭申毛意作朝飢用本字與韓詩說文合

采蘋云南湖之濱傳濱厓也按說文云頰水厓人所賓附頰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無濱字隸作瀕省作頰禹貢云海濱廣斥漢書地理志引作瀕召晏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頰箋頰水厓也漢書成帝紀云瀕河之郡尙作瀕後人因說文人所賓附之語作此濱字廣雅云濱厓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濱水厓蓋濱字出于字林因改古經耳

甘棠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疏引鄭志張逸以

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

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詩不審召公何得爲伯答曰甘棠之詩召公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按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則以召伯既沒而民歌其德也說苑貴德篇云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後世思而歌詠之韓詩外傳云召伯在朝有司請營洛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

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隴畝阡陌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于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耕桑失時

簡註疏記卷三

四

通園叢書

于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魯韓詞異而旨同可知非文王時事矣

甘棠云召伯所茇傳茇艸舍也按說文云茇舍也从艸聲詩曰召伯所茇茇艸根也是茇爲正字茇爲假字周禮大司馬云中夏教茇舍鄭注茇讀如萊沛之沛茇舍艸止之也軍有艸止之法亦借用茇左氏僖十五年傳云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杜注拔舍艸止又借用拔段大令詩小學攷引漢書禮樂志拔蘭堂而不引左傳且誤指毛傳爲鄭箋故正之

召伯所憇傳憇息也釋文憇本又作揭起例反徐許爾反息也按憇當作憇本又作揭字之誤也說文云憇息也从心

曷聲小雅菀栒云不尙悒焉民勞云汽可小悒傳並云悒
息也釋詁云憇息也一切經音義引舍人云憇臥之息也
又引三倉悒作憇然則今之作憇出于三倉也

召伯所說傳說止也釋文說本又作稅又作脫同按作稅者
是說與脫並假字釋詁云稅舍也郭注引詩曰召伯所稅
正作稅定之方中云說于桑田釋文說毛始銳反舍也鄭
如字辭說是毛亦讀說爲稅

殷其雷云莫敢或遑傳遑暇也釋文遑本或作徨按釋言云
徨暇也郭注引詩不遑啟處遑徨俱俗字當作皇詩谷

風云遑也我後表記及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竝引作皇
或作兄無逸云無皇曰今日耽樂漢石經作兄曰又則皇

自敬德漢石經作兄自敬德蓋皇兄一聲之轉也無逸又
云不遑暇食楚語引作皇

撰有梅傳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孟子梁惠篇云塗有
餓莩趙注莩零落也詩曰有梅孫音義云韓詩也漢書

食貨志贊云野有餓莩而不知發鄭氏曰莩音莩有梅之
藁零落也按說文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讀若

詩撰有梅撰擊也从手與聲是許君所據詩本作撰鄭氏
注漢書借藁爲撰趙注孟子本韓詩作受亦屬假借今又

誤詩作莩耳又說文云某酸果也从木甘闕艸古文某从
口梅栒也可食从木每聲栒或从某此標有梅當作某許

君所引同毛詩俱借梅爲某釋文引韓詩作栒亦假借也

簡雅疏記卷三

五

通圖叢書

何彼禮矣傳禮猶戎戎也釋文禮韓詩作戎戎音戎按說文
云禮衣厚兒从衣農聲詩曰何彼禮矣今或作禮非是韓
詩作戎疑當作戎蓋毛卽以戎訓禮故曰猶戎戎也

邶風柏舟云寤辟有標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釋文辟本又
作擘按說文云晤明也从日吾聲詩曰晤辟有標擘搗也
釋訓云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胃也釋文辟本或作擘然則
寤爲晤之假字辟爲擘之省文言欲自明之而拊心相擊
也今人有言欲白謂之標明本此孔疏云寤覺之中拊心
而標然恐未合

簡雅疏記卷三

六

通圖叢書

終風云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傳陰而風曰曠箋云既竟日風
且復曠不見日矣而又曠者喻州吁亂甚也又云曠曠
其陰傳如常陰曠曠然按釋天云陰而風曰曠詩疏引孫
炎曰雲風曠日光說文云曠陰而風也从日壹聲詩曰終
風且曠墮天陰塵也詩曰墮墮其陰从土壹聲許君本三
章作曠四章作墮自有所據未必出于韓詩王氏詩攷引
董氏云韓詩攷直齋書錄云廣川詩故四卷董道誤其說
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魯詩但見于諸詩其言莫究齊詩
尙存可據韓詩雖亡缺猶可參攷迺藏書有齊詩六卷今
館閣無之適自言隋唐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從來或
疑後世依託爲之然則安得便以爲齊詩尙存也直齋說
甚是讀詩紀所載董氏說卽此人其言齊詩及石經崔靈
恩集注江左古本多僞託詩攷誤信之

願言則噫傳噫劫也箋云願思也噫讀為不敢噫咳之噫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我心如是我則噫也今俗人噫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釋文本噫作逮云逮本又作噫又作重劫也鄭作噫孫毓同崔云毛訓逮為劫今俗人云欠欠坎坎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坎按說文云噫悟解氣也从口寔聲詩曰願言則噫毛本同幽風狼跋作寔釋文本作逮又作噫皆傳寫之誤傳坎也當作口說文云口張口也象形坎即口之俗體又轉誤為劫耳鄭作噫與說文合內經宣明五氣篇云腎為欠為噫王注太陽之氣和利而滿志出于鼻則生噫也漢書藝文志有噫耳鳴雜占十六卷隋經籍志有占噫書一卷蘇軾元日詩云曉來

簡雅記卷三

七

通園叢書

頻噫為何人康進之負荆曲云打噫耳朶熱一定有人說是可為箋云人道我之證

擊鼓云于嗟洵兮傳洵遠也釋文洵韓詩作覓覓亦遠也按說文云覓營求也从艮从人在穴上商書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覓求得之傅巖巖穴也呂氏春秋盡數云為覓明高注覓大也遠也覓讀云于嗟覓兮然則高誘所據本作覓蓋韓詩

匏有苦葉云深則厲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按釋水云以衣涉水為厲左傳疏引李巡云不解衣而渡曰厲說文云砥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砥瀾或从厲玉篇云水深至心曰砥今作厲

列子說符云縣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楚詞九歎云櫂舟杭以橫瀾兮又云統汨羅以下瀾王注瀾渡也由帶以上為瀾水經河水注云段國沙州記云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厲可見橋有厲之名故詩亦梁厲並舉此詩之意以水深必有橋梁乃可渡也

賈用不售箋云如賣物之不售御覽引韓詩云一錢之物舉賈有時何嘗售也按售唐石經初刻作讎磨改作售今各本作售非也大雅抑之篇云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如出賈云物善則其價貴物惡則其價賤後漢書明帝紀引作無言不酬說文云讎應也从言讎聲漢碑亦未見售字史記高祖記云讎數倍集解如潭曰讎亦作售漢

簡雅記卷三

八

通園叢書

書宣帝紀云輒大讎師古曰讎讀曰售此字俗嫌與讎敵字同故从省作售後人每以俗售字證古讎字詩上言反以我為讎又言賈用不讎自是二義且古人不避連用如終風且曠不日有曠連用曠字為音也

伊余來暨傳暨息也按暨為咽之假字釋詁云咽息也郭注咽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為咽也詩疏引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是某氏以詩之暨即爾雅之咽也方言云咽息也東齊曰咽說文云咽東夷謂息曰咽从口四聲本方言也

簡兮云碩人俱俱傳俱俱容貌大也釋文俱俱韓詩作扈扈云美貌按說文云俱大也从人吳聲詩曰碩人俱俱是俱為正字扈為假借檀弓云爾無扈扈爾鄭注扈扈謂大廣

釋山云山卑而大扈郭注扈廣也然則韓詩云扈扈美貌亦兼大意

泉水云飲饒于禰傳禰地名釋文禰韓詩作泥音同儀禮釋文云禰劉本作泥按禰坻俱俗字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饒于泥作泥者是泥本衛邑式微云胡爲乎泥中傳泥中衛邑也水經黎陽縣注云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跨河東逕黎縣故城南注云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污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元和郡縣志云黎邑在鄆州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于衛因以爲名泥中蓋惡其卑濕也是則泥中在今山東曹州府濮州鄆城縣之間又寰宇記云曹州冤水縣大瀾溝一名冤水詩日出宿於泂飲饒於瀾卽此也是則瀾在今曹州府詩澤縣也

簡雅記卷三

九

通圖續書

靜女云搔首踟躕傳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文選思元賦注引韓詩作躊躇薛君曰躊躇踟躕也按踟躕躊躇俱俗字說文云躊躇也从止寺聲踟躊不前也从足屠聲一切經音義引字詁云古文峙今作峙同直耳反蓋張揖時作峙已爲今體若作踟更俗矣禮記三年問云踟躕焉踟躕焉竝當作峙踟

貽我彤管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

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彤管亦筆管也釋文貽本又作詒下同按作詒者正字作貽者俗字左氏定九年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注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女美義在彤管彤管亦管筆女史記事規海之所執毛傳之說疏云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

新臺云籛條不鮮傳籛條不能俯者箋云籛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故不能俯者也按釋訓云籛條口柔也釋文引舍人云籛條巧言也又引李巡云籛條巧言好辭又引孫炎云籛條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晉語云籛條不可使俯高注淮南云籛條偃也蓋籛條本物名方言云籛或謂之籛苗其羸者謂之籛

簡雅記卷三

十

通圖續書

籛郭注江東呼籛條爲籛說文云籛條粗竹席也竊謂竹席之粗者卷而置之不能使俯論人之侍立人前望其顏色而工于媚辭之醜狀也今人所謂篋片疑因此以名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按釋訓云戚施面柔也釋文引舍人云戚施令色誘人又引李巡云和顏說色以誘人是謂而柔也又引孫炎云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視之因以名云又引字書作規頤同晉語云戚施不可使仰釋文引賈逵注戚施僂也高注淮南同御覽引韓詩薛君云戚施蟾蜍喻醜惡說文云龜共龜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龜龜其行共共从龜从共共亦聲灑或从酋灑灑龜詹諸也詩曰得此

醜醜言其行醜醜从龜爾聲說文蓋本韓詩醜醜戚施同聲通用釋文又引字書作規頓者玉篇云規頓而柔也今人呼詹諸為癩施而人之醜狀亦每以名之

君子偕老云是繼袷也傳是當暑袷延之服也疏袷延是熱之氣按說文云褻私服从衣執聲詩曰是褻袷也袷無色也从衣半聲讀若普是詩本作褻繼為假借袷為無色衣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污垢之衣詩謂之澤受污澤也

桑中云美孟弋矣傳弋姓也按公羊襄四年云葬我小君定弋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何注定弋莒女也釋文定弋左氏作定姒穀梁定十五年云弋氏卒傳哀公之母也釋文弋氏左氏作姒氏也然則孟弋即孟姒與孟姜孟庸為

類弋姒聲近通用又說文云姒婦官也从女弋聲漢書外戚傳云孝武鉤弋趙婕妤居鉤弋宮後周皇后紀云皇后李六宮三妃三妣祭先蠶西陵氏神妣與弋通蓋弋本女姓因為婦官名猶稱婦人為姬姜也

淇澳云綠竹猗猗傳綠王芻竹篇竹也釋文引韓詩竹作薄云薄篇莛也石經同按石經為漢石經本魯詩與韓詩合也大學引詩葦竹猗猗釋艸云葦王芻詩疏引舍人云葦一名王芻李巡云一物二名某氏曰葦鹿葦也證類本艸引孫炎云即葦艸也今呼為鴨脚莎釋艸又云竹篇蓄詩疏引孫炎曰詩綠竹猗猗釋文竹本又作莛說文云薄水篇莛从艸水毒聲讀若督篇篇莛也从艸扁聲莛莛莛也

从艸筑省聲是據韓魯詩也又云葦王芻也从艸象聲詩曰葦竹猗猗是據毛詩也說文偶詩毛氏故引毛詩不引韓詩毛蓋借竹為薄今本毛詩又借葦為葦也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禮記大學及論語引詩同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詩疏引孫炎曰治器之名釋文切本或作齧同磨本又作摩按說文云齧齒也從齒肩聲讀若切

玉篇云齧治骨也蓋齧是齒之參差治骨者因其參差而治之使齊故玉篇有治骨之訓爾雅本作齧釋文轉誤為齧詩亦當作齧今作切者假用讀若字也燕策云此軻之日夜切齒也亦當作齧宋本作磋說文無磋有磋云磋

玉色鮮白也蓋治象者使光潔如玉耳磨當作磨乃磨之省釋文本又作摩非也

會弁如星薄弁皮弁可以會髮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鑠鑠而處狀似星也按說文云脰骨擲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詩曰脰弁如星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鄭注故書會作脰鄭司農云脰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脰用組乃弁脰讀與脰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弁謂之脰沛國人謂反紒為脰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詩云會弁如星是也司農從脰後鄭從會馬會者即馬脰史記貨殖傳云節脰會徐廣曰駟馬脰也會脰古今字指其音如此其義則亦取會合

謂以五采束髮也引士喪禮並引其說謂儀禮之棺卽曰禮之體皆謂束髮也今儀禮作髻注云古文作括髻乃體之誤又引沛國方言者爲體訓束髮之證也後鄭從今書作會讀會如大會之會者賈疏云漢歷有大會小會未知是否也會訓縫中者凡兩相合有縫故牆隙謂之壁會說文引詩體弁如星是詩本作體與周禮故書合云可會髮亦與毛傳合蓋毛詩作體三家詩有作會者鄭君注周禮時未治毛詩其云會弁如星蓋是韓詩至箋毛詩則又合周禮注及韓詩爲說改體爲會矣

碩人云譚公維私釋文譚國名按說文云鄭齊桓公之所滅也从邑覃聲是鄭爲正字譚爲俗字春秋莊十年云齊師滅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竝當作鄭白虎通義引詩作覃从省

竹竿云淇水漉漉傳漉漉流貌釋文本作漉漉云亦作漉按說文云攸水行也从攸从人水省攸秦刻石嶧山文作攸蓋詩本作淇水攸攸後人改作漉又改作漉由未識詩文攸字義耳

有狐云有狐綏綏傳綏綏匹行貌按說文云久行遲曳又久象人兩脰有所躑也玉篇云久又行遲貌詩云雄狐又久然則此詩亦當作久又假用綏綏也左氏文三年傳云乃皆出戰交綏杜注古者退軍爲綏疏引司馬法將軍死綏舊說綏卻也竝當作久

君子陽陽云左執翻傳翻壽也翳也箋云翳舞者所執謂羽

舞也釋文蘇俗作蘇按釋言云翻蘇也蘇翳也詩疏引李

巡曰翻舞者所持蘇也蘇舞者所持羽也釋文蘇又作翳

說文云設縣物設擊也从爻置聲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

設聲詩曰左執翳翳藝蓋也从羽設聲蓋詩本作翳傳本

作翳設也設翳也爾雅本作設翳也翳翳也今本从俗作

翻作蘇轉相承誤毛傳翳也上又脫一字幸有說文可證

詩釋文當云翳俗作蘇故爾雅釋文云蘇又作翳也

中谷有雉云曠其乾矣傳曠菸貌疏引說文云曠燥也按說

文云鷓水濡而乾也从水鷓聲詩曰鷓其乾矣難俗鷓从

佳是詩本作鷓今本假借作曠疏引說文曠誤矣釋文明

云說文作鷓又作難皆他安反又說文云曠乾也疏引作燥也亦不合

大車云毳衣如茨傳茨雝也蘆之初生者也箋云茨蘆也古

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

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

者如雝按釋言云茨雝也茨蘆也郭注引詩曰毳衣如茨

艸色如雝在青白之間釋艸云茨蘆詩疏引李巡云蘆蘆

共爲一艸孫炎以蘆蘆爲二艸毛鄭釋詩俱本雅訓說文

云刺萑之初生一曰蘆一曰雝从艸刺聲重文茨云刺或

从炎刺帛雝色也从糸刺聲詩曰毳衣如縹是本有此帛

名縹而毳衣之色如之說文引詩與毛異毛傳蘆之初生

名縹而毳衣之色如之說文引詩與毛異毛傳蘆之初生

戴吉士云蘆字謫當作種

毳衣如璊傳璊赭也按釋器云再染謂之赭郭注淺赤說文云璊曰毳為縞色如璊故謂之璊璊禾之赤苗也詩曰毳衣如璊其角璊字云璊玉經色从玉兩聲禾之赤苗謂之璊玉色如之蓋玉與帛俱有如赤苗之璊故一名璊一名璊毛傳以毳衣比玉許君則以毳衣比帛也

清人云河上乎逍遙釋文道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按五經文字敘云說文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若祧彌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于字林徐鼎臣校說文云詩只用消搖此二字字林所加今攷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詩疏引孫炎曰聲消搖也莊子有消搖遊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消搖乎襄

簡雅記卷三

十五

適園叢書

羊後漢張衡傳云與仁義乎消搖開母石闕銘云刪文耀曰消搖並不作逍遙惠徵君九經古義云後漢崔駰張平子碑已用逍遙字不始于呂諶也鮑謂世傳張平子碑未必崔駰所書其碑久已無存開母石闕今尙存較為可信說文無逍遙二字明係字林所加徵君既謂近有僧父作字書名正字通謂莊子消搖遊篆文已从彳其妄若此然所作古義猶不免有失何哉

左旋右抽傳抽矢以射箋云車右抽刀釋文抽說文作搯他牢反按說文云搯搯也从手留聲周書曰師乃搯搯者拔兵刃曰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搯搯為搯之重入搯引也與搯有別

遵大路云無我魏兮傳魏棄也箋云魏亦惡也疏魏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釋文醜本亦作魏又作魏或云鄭音為醜按魏為俗字當作設即釋文又作設本亦作設者又設之轉誤設本訓縣物設擊詩蓋借設為醜耳說文云醜惡也

子衿云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釋文衿本亦作襟按釋器云衣皆謂之襟詩疏引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六書故引孫炎曰襟交領也詩攷引漢石經衿作衿說文云衿交衿也从衣金聲衿大被从衣今聲其義有別衿為衿之變體襟為衿之俗體疏云衿與襟音義同殆不深攷耳

簡雅記卷三

十六

適園叢書

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貌按說文云叟滑也詩云叟兮達兮或从大或曰迭文選注引字林云迭滑也是叟達俱訓滑今作挑假字也傳云往來相見即許君後說或曰迭也

出其東門云縞衣綦巾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箋云縞衣綦巾所謂作者之妻服也綦綦文也按說文云縞帛蒼艾色从糸畀聲詩曰縞衣縞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縞蓋縞从畀畀舉也从巾出聲杜林曰為麒麟字與丁部之畀不同與箕部之古文其又不同隸書其畀相溷故作縞或作綦實即此縞字耳徐鼎臣不察謂說文脫綦字安加于縞字下為重文王伯厚詩攷又出一縞衣

純巾句爲說文夫帛从巾乃東楚名缶曰巾與鬼頭之巾
又異也說文云未嫁女所服與傳分爲男女二服不同與
箋言作者之妻服相合言此女猶服未嫁之衣正願室家
得相樂也

野有蔓艸云邂逅相遇傳邂逅不期而會釋文遯本亦作逅
按唐風綢繆云見此邂逅傳邂逅解說之貌釋文遯本亦
作解觀本亦作逅韓詩云解觀不固之貌邂逅俱俗字當
作解遯或作解觀釋詁云遯遇也見也說文云遯遇也从
辵菁聲觀遇見也从見菁聲釋文所據鄭風作遯云本亦
作逅唐風作觀云本亦作逅而于遯云本亦作解是詩本
作解遯後人并加是于解耳

漆洧云士與女方秉蘭兮傳蘭蘭也箋云記采芬香之艸而
爲淫泆之行釋文蘭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
策之字耳按說文云蘭香艸也从艸蘭聲蓀艸也出吳林
山从艸蓀聲一切經音義引說文蓀香艸也又引字書云
蓀與蘭同又引聲類云蓀蘭也據此知蘭當作蓀訓爲蘭
也與毛傳合釋文所引韓詩蓮也疑誤後漢書注及御覽
引韓詩俱有秉蘭之文似不應訓爲蓮也

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艸釋文引韓詩云勺藥離艸也言將
離贈別此艸也疏引陸璣疏云今藥艸勺藥無香氣非是
也未審今何艸按勺藥不載爾雅今勺藥甚香陸疏云無
香氣豈當時尙未識其琴耶本艸云芍藥味苦平生川谷

及丘陵北山經云繡山其艸多芍藥郭注芍藥一名辛夷
亦香艸屬范子計然云芍藥出三輔廣雅云蠻夷芍藥也
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艸芍藥有木芍藥木有等大而
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又云一名可離是卽韓詩所謂離
艸也

簡莊疏記卷三

詩

還篇云子之還兮漢書執文志引作子之營兮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釋文肩本亦作豨音同說文云豨三歲豕肩相及者从豕开聲詩曰竝驅從兩豨兮豳風七月云獻豨于公傳豕三歲曰豨周禮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注鄭司農云詩云言私其縱獻肩于公一歲為豨二歲為豨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所云四歲為肩與諸家異賈疏以為卽鹿之絕有力者也鄭司農所據七月篇借肩作豨今詩還篇亦借肩作豨耳廣雅云獸三歲為肩玉篇云豨豕一歲豨同晏子諫下篇云接一搏豨呂氏春秋知化云猶懼虎而刺豨高注獸三歲曰豨石鼓文云還其豨蜀竝作豨疑卽豨之古文

著篇云俟我于著乎而傳門屏之閒曰著按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亡詩疏引李巡曰謂正門內兩塾閒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亡立處也詩蓋借著為亡著亦當作箸隸書竹艸易誤耳顏師古漢書注云著齊地名出濟南郡著縣也此說非是若著為地名則二章曰庭三章曰堂豈皆地名乎

東方未明云顛倒衣裳箋云羣臣促遽顛倒衣裳按顛當作

踷說文云踷跋也从足真聲作顛者假借也倒當作到說文云到至也从至刀聲作倒者別字也樂記云倒載干戈左氏宣二年傳云倒載而出之竝當作到

甫田云總角卅兮傳總角聚兩髦也卅幼穉也疏卅兮與總角共文故為幼穉按說文云羊角也象形讀若乖玉篇云羊角兩角兒地官卅人注卅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賈疏卅是總角之卅此官取金玉於卅字無所用是指卅人之卅為羊角之卅非也

葛屨云摻摻女手傳摻摻猶纖纖也疏摻摻為女手之狀則為纖細之貌故云猶纖纖古詩云纖纖出素手是也按說文云纖好手兒詩曰纖纖女手从手戠聲方言云纖纖白

兒詩蓋借摻為摻後轉誤為摻耳

山有樞傳樞莖也釋文樞本或作蘆烏侯反按釋木云蘆莖郭注今之刺榆釋文蘆詩云山有樞是也本或作蘆今攷漢石經本作蘆說文云蘆艸也从艸區聲與石經合漢書地理志云山蘆師古曰蘆音區蓋蘆為正字樞為假字蘆為俗字蘆讀若區今人作戶樞字讀失之矣

山有栲傳栲山栲疏引陸璣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為車輻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稊今人言栲失其聲矣按釋木云栲山栲詩疏引舍人曰栲一名山栲郭注栲似栲色小白生山

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櫛櫛漆相似如一說文云
椈山櫛也从木尻聲繫傳引爾雅以為椈卽櫛也是椈爲
正字栲乃傳寫之誤故陸疏云方俗無名此爲栲者似誤
也但陸云許讀爲稊疑有誤讀若稊者是櫛字此當讀若
考

隰有栲傳栲櫛也疏引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
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棟而細莖正白
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于億萬其葉又好
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櫛材可爲弓幹
也按釋木云栲櫛詩疏引舍人曰栲一名櫛郭注似棟細
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網關西呼栲子一名土櫛說文

補註疏記卷四

三一

通圖叢書

云栲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栲榦栝柏櫛或从熏栲古文
栲是栲卽栲之古文故說文云櫛栲也古文栲从屯卽屯
字橫其形若从丑則聲不相諧矣

小戎云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廐
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于伐故曰廐伐釋文伐木或作廐
音同按廐爲廐之誤方言云盾自關而東謂之廐郭音伐
說文云廐盾也从盾艾聲玉篇云廐盾也詩曰蒙廐有苑
今詩作伐同聲假借也周書王會云請令以鮫廐利劍爲
獻孔注廐盾也鮫皮作之史記蘇秦傳云咬芮索隱曰咬
同廐謂盾也芮謂繫盾之紛綬也蓋咬乃廐之壞體芮乃
縫之假字也

晨風云隰有六駮傳駮如馬偃牙食虎豹疏引王肅云言六

據所見而言也偃牙者蓋謂其牙偃曲也言山有木隰有
獸喻國君宜有賢也又引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
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棗隰
有樹棗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按陸氏此疏正舊說
獸名之違有稗經義遠出王肅之上故釋文亦取之古今
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癩駮夢籛筆談云梓
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閒人謂之駮馬駮馬卽梓榆也南人
謂之樸樸亦言駮也但聲之誤耳詩隰有六駮是也皆本
陸疏錢詹事答問云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其卽
詩之六駮乎鱣謂六恐是犖之假字王肅云言六據所見
而言未允

補註疏記卷四

四

通圖叢書

隰有樹樸傳樸赤羅也釋文樸或作遂按釋木云樸蘿郭注
今陽樸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說文云樸羅也从木豸聲
是樸爲正字釋文或作遂疑卽樸之誤

東門之粉云婆娑其下傳婆娑舞也按釋訓云婆娑舞也詩
疏引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娑娑然婆
並當作婆說文云婆奢也从女般聲一曰小妻也娑舞也
从女沙聲詩曰市也娑娑漢書司馬相如傳云娑娑勃萃
娑娑卽娑娑也

衡門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云飢
者不足于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

未改字許君癩字不引詩是俱不作癩

釋文樂本又作癩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逸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癩字當從疒下察案說文云癩治也癩或癩字則毛本作樂鄭本作癩疏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毓難肅云卽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按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爲別解按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飢則毛讀與鄭異鮑按說文云癩治也从疒樂聲讀若勞癩或从察韓詩外傳引作可以癩飢沈重不知癩卽癩之或體矣生異議陸氏駁之似矣鄭箋爲癩飢並

防有鵲巢云邛有旨鵲傳鵲綬艸也疏引陸璣疏云鵲五色

作綬文故曰綬艸按釋艸云鵲綬郭注小艸有雜色似綬

釋文鵲又作鵲郭音五革反蓋鵲爲假字鵲爲誤字當作

鵲說文云鵲綬也从艸鵲聲詩曰邛有旨鵲鵲卽七月鳴

鵲之鵲伯勞也从隹今詩作鵲亦非類篇引此詩又誤作

旨鵲

澤陂云碩大且儼傳儼矜莊貌釋文儼本又作儼按御覽引

韓詩儼作媮薛君章句曰媮重頤也說文云媮含怒也一

曰難知也从女含聲詩曰碩大且媮與韓詩合凡人含怒

必作矜莊之容儼媮同聲通用廣雅云媮美也

素冠云棘人樂樂兮傳棘急也樂樂瘠貌箋云急于哀感之人形貌樂樂然腹瘠也按說文云瘠瘦也从肉青聲瘠古文瘠儻臞也从肉絲聲一曰切肉儻也詩曰棘人儻儻兮釋詁云瘠病也今詩蓋借樂爲瘠呂覽任地云肥者欲棘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之樂樂釋言云棘急也讀詩記引崔靈恩集注作棘人棘棘通用故毛傳訓棘爲急也爾雅釋文引郭音義云瘠拘犖之病是望文生義非也九經古義云棘古瘠字義雲章作瘠義雲切韻又作瘠字相借因誤爲棘亦非夫說文具在何以反據汗簡所引之義雲章耶

匪風云漑之釜鬻傳漑漑也釋文漑本又作概按說文云概

漑也从手既聲詩曰概之釜鬻天官世婦云帥女官而概

鄭注概拭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雍饗鄭注

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並作概漑爲水名一曰漑注與

概有別

七月云一之日虜發傳虜發風寒也釋文虜說文作畢按說

文云畢風寒也从夂畢聲夂一之日畢夂从夂友聲釋文

引作畢者畢之誤也今詩作虜者虜之誤虜从角豸聲豸

古文詩字小雅云虜沸檻泉司馬相如賦作畢沸然攷說

文云焜熾火兒則虜當爲夂之假借不當爲畢之假借詩

當從說文作畢夂爲正

二之日栗烈傳栗烈寒氣也釋文栗烈說文作颯颯按說文

云颶風雨暴疾也从風利聲讀若凜烈風也从風列聲
讀若列今詩作栗烈用讀若字也然說文不引詩惟公部
云凜寒也从凵栗聲凜寒兒从凵賴聲又詩有冽沆泉疏
引說文云冽寒兒文選古詩十九首注毛詩曰二之日栗
冽毛萇曰栗冽寒氣也說文凜寒也知當時所據毛詩說
文具有冽字疑說文冽爲正文凜爲重文冽賴聲同今脫
正文而僅存重文耳

四月秀萋傳不榮而實曰秀萋萋艸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
萋秀萋其是乎按說文云萋艸也从艸聲詩曰四月秀
萋劉向說此味苦苦萋也劉說魯詩與鄭君異月令云孟
夏之月王瓜生鄭注今日王萋生夏小正云王萋秀未知
孰是鄭君以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萋而生秀字異故
云未知孰是今箋詩云萋其是乎亦屬疑詞夏小正云四
月秀幽國策云幽秀之幼世佶禾幽萋聲近或以釋艸萋
繞棘菴當之云萋卽今遠志非也

六月食鬱及藿傳鬱棗屬藿藿也按說文云藿艸也从艸
霍聲詩曰食鬱及藿掌禹錫等本艸嘉祐蘇頌本艸圖經
皆引食鬱及藿爲藿詩訓以爾雅藿山韭知說文所引乃
藿詩但訓以藿山韭恐非說文云鐵山韭也从韭戔聲疑
卽釋艸之藿山韭南山經云招搖山有艸焉其狀如韭注
引礫曰韭爾雅云藿山亦多有之藿誤爲藿又以爲山名
尤非

鷓鴣云子尾脩脩傳脩脩敝也疏定本消消作脩脩也按脩
脩唐宋石經俱作脩脩說文無脩字漢唐公房碑云脩然
與之俱去華山亭碑云脩輩無形疑本作脩因石泐變爲
脩耳詩本作消消或假借作脩脩故傳訓敝釋文音素彫
反也

東山云伊威在室傳伊威委鼠也疏引陸璣疏云伊威一名
委委一名鼠婦在壁根下壤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釋
文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者後人增耳按釋蟲云伊威委
黍詩疏引舍人云伊威一名委黍郭注舊說鼠婦別名然
所未詳說文云伊伊威委黍鼠婦也从虫伊省聲是
伊爲正字釋文謂傍加虫者後人增殆未深考惟爾雅从
虫从伊不省則後人所增耳本艸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
伊威名醫曰一名委黍陶注多在鼠坎中鼠背負之今作
婦字則似乖理一名鼠姑玉篇云蟻鼠婦本艸謂之地鼈
與鼠婦狀相似蓋婦負同聲通用無甚乖理伊威一名鼠
婦一名鼠姑婦姑一類故得並呼說文云威姑也漢律曰
婦告威姑一聲之轉今人呼地鼈亦呼地蟻蟲

蟪蛄在戶傳蟪蛄長跖也疏引陸璣疏云蟪蛄長跖一名長
腳荆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有
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網羅居之釋文蟪蛄
文作蟪音夙蛄音蕭按釋蟲云蟪蛄長跖詩疏引舍人
云蟪蛄名長跖郭注小鼈鼈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

螭峭長股者从虫肅聲是螭為正字此蟲呼喜子今俗猶然御覽引陸賈新語云蜘蛛集而百事喜唐權德輿詩云昨夜褰帶解今朝喜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稟砧歸皆指此

叮噓鹿場傳叮噓鹿迹也釋文叮字又作叮噓本又作噓字又作壇按說文云叮田踐處曰叮从田丁聲噓禽獸所踐處也詩曰叮噓鹿場从田童聲是當作叮噓又楚詞九思云鹿踐兮躑躅注禽獸所踐處也說文云躑躅處也王逸蓋假借用之

鵲鳴于埤傳埤螻豸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鵲好水長鳴而喜也箋云鵲水鳥也將陰雨則鳴釋文鵲本又作鵲

按說文云藿小藿也从萑叩聲詩曰藿鳴于埤是藿為正字藿既从萑則不得加身傍矣文選張茂先情詩注引韓詩曰鵲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藿鳥見之長鳴而喜此與毛傳鄭箋亦合

破斧云又缺我錡傳鑿屬曰錡釋文錡字或作奇韓詩云木屬下章云又缺我錡傳木屬曰錡釋文錡韓詩云鑿屬也按錡錡二字說文金部無之惟木部械字一曰鑿首即詩又缺我錡之錡與毛傳合錡或當作奇韓詩與毛傳又不同管子海王云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錡一軋然後成爲車蓋錡與鑿同爲車輦任器故云鑿屬疏云鑿屬曰錡與才屬曰錡皆未見其文不審其狀也

常棣云鄂不韡韡傳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箋

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古聲不拊同釋文不毛如字鄭改作拊拊亦作拊按說文云罽罽訟也从叩羊聲拊闌足也从木付聲罽盛也从罽聲罽詩曰罽不罽韓罽今誤作罽文選長笛賦云不古成節鄂李注鄂直也從邑者乃地名非此所施又引字林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蓋古無罽字直言之字即作罽故李注云直也從邑者乃地名毛詩借江夏縣之鄂爲罽又借不爲拊拊爲闌足亦爲罽足今作拊拊拊拊誤後儒解云不猶豈不也亦非

伐木云伐木許許傳許許杝貌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

人唐石經作許許磨去旁改作許許按說文云所伐木聲也从斤戶聲詩曰伐木所所蓋許从午所从戶同聲通用漢書疏廣傳云尙有幾所師古曰所許也急就篇云所不侵注所所斫木聲也古有虞衡之官因主伐木遂以爲姓呂氏審應覽云今舉大木者前呼與譟後亦應之高注與譟或作邪譟淮南道應云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與譟邪譟邪許聲同梁書曹景宗傳云臘月宅中作野序逐除南史作作邪呼逐除野序邪呼即邪許今人舉挽重物羣作力辭聲如罕虎亦其類歟

天保云禴祠蒸嘗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蒸釋文禴

本又作禱按作禱者是也釋天云夏祭曰禱詩疏引孫炎曰禱新菜可灼說文云禱夏祭也从示勺聲王制云春日禱鄭注引詩禱祀蒸嘗正作禱

宋薇云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傳爾華盛貌按說文云爾華盛從艸爾聲詩曰彼爾維何今詩假借爾字蓋髮多為鬪水滿為爾華盛為爾也

六月云白旆央央傳白旆繼旆者也釋文白旆本又作旆繼旆曰旆左傳云旆旆是也一曰旆與旆古今字殊疏釋天云繼旆曰旆故云白旆繼旆者也旆與旆古今字也據此知經本作白旆央央故陸孔皆云旆與旆古今字玉篇云

旆符廢博賴一切旆从伐聲旆从艸聲音近通用詩小學

攷辨白旆當作帛旆未及白旆故記之

如輕如軒傳輕擊也箋云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按說文云輦氏也从車執聲淮南人閒云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是輦為正字輕為俗字攷工記云大車

之輦輦鄭注輦輦也是借輦為輦故毛鄭均以訓輦既夕禮云軒輶中鄭注輶輶也輶乃輦之誤文選射雉賦引詩作輶注輶與輶同並俗

吉日云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慎欲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禱獲也按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云禱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祀之曰禱从示馬聲周禮禱于所征之地禱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詩曰既禱既禱

爾雅疏記卷四

十一 禮記卷四

騶或从馬爵省聲春官肆師云祭表貉則為位鄭注貉師祭也貉讀為十百之百于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

禱氣勢之倍增也又甸祝云表貉之祝號注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禱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云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禱祭禱氣勢之十百

而多獲甸祝又云禱牲禱馬注杜子春云禱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云謂禱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鱸之聞也貉讀為禱又

讀為百百即伯也鄭君子甸祝注云禱氣勢之十百故易為百毛傳同爾雅訓馬祖亦以為禱之假字孔疏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失之矣禱禱同聲字故禱亦作馬杜子

春云為田禱多獲禽即毛傳所云禱獲鄭君以上文禱祭已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不當此禱牲又為禱多獲禽故讀如誅而訓大云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與說文云禱牲馬祭合

斯干云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宮廟也疏云箋以似續同義不須重文故似讀為已午之已已與午比辰故連言之直讀為已不云

字誤則古者似已字同於穆不已師徒異讀是字同之驗也按說文云已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滅萬物見成文章故已為宅象形呂用也从反已召象肖也从人呂聲

蓋古時已午之已即已往之已其訓為用也之已或假象

爾雅疏記卷四

十二 禮記卷四

也之侶爲之如李斯書嶧山刻石作卽隸變爲以而于侶
 字又變爲似似又假爲嗣續之嗣故毛云嗣也鄭讀如已
 午之已謂卽已往之已不作似并不作以也疏言於穆不
 已師徒異調者周頌維天之命云於穆不已傳孟仲子曰
 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盛也疏曰譜云子思論詩於
 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
 似之義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
 與鄭同也館謂中庸云純亦不已子思何詩固作不已仲
 子所云無極卽不已之意蓋亦讀爲已午之已故云文無
 不似之義但其本作不似猶斯干詩之借用似字耳疏云
 異讀尙未明晰

陶雅疏記卷四

十三

通圖叢書

如矢棘傳棘稜廉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釋
 文棘韓詩作枋枋隅也旅卽反按說文云枋木之理也从
 木力聲韓詩隅也當作理也形近致誤考工輪人云以其
 圍之叻梢其蔽鄭注叻三分之一也阮司農曰叻當依說
 文作枋木之理也今从自作叻字相假借理力一聲之轉
 此言順穀木中直理除去穀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
 釀謂韓詩如矢斯枋正美其成室用木度材之直猶云其
 直如矢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箋云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釋文革
 韓詩作勒云翹也按鞞當作鞞說文云鞞鞞也从豹革聲
 鞞翼也从羽支聲鞞或从氏廣雅釋器云鞞鞞翼也韓詩

作鞞爲正字毛詩作革爲假字鞞訓鞞鞞訓翼故毛傳云
 翼也廣雅鞞鞞連釋實卽一字詩小學攷以廣雅爲用鞞
 詩蓋亦本說文也

載衣之褻傳褻褻也箋云褻夜衣也明當主于內事釋文褻
 他計反韓詩作褻音同褻音保齊人名小兒被曰褻按褻
 當作褻說文云褻線也从衣音聲詩曰載衣之褻與韓詩
 合今詩作褻假字也褻當作褻說文云褻小兒衣也从糸
 保聲詩疏云褻褻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毛以裳爲下飾
 則褻不必主內事侯包云示之方也明線制方令女子方
 正事人之義侯包之說亦韓詩也

陶雅疏記卷四

十四

通圖叢書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云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釋文塼
 音專本又作專塼按作專是也說文云專六寸簿也从寸
 專聲一曰專紡專說本詩毛傳紡專疑作瓶專攷工記云
 搏埴之工陶瓶蓋瓦與專同爲土器已燒之總名故詩言
 瓦而傳以瓶專釋之云瓶專則織具之專可知矣
 節南山云憂心如惓傳惓惓也箋憂心如火灼爛之矣釋文
 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說文作天字才廉反小熱也按說
 文云美小熱也从火羊聲詩曰憂心如美方言云美明也
 郭音淫廣雅云美熨也明也美本有二訓故廣雅兼采之
 美从羊聲羊讀如任故美讀如淫今本說文天从干小熱
 作小熱引詩作憂心天天又于惓下加詩曰憂心如惓俱
 傳寫誤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天小熱也又引字類云

灵小熱貌蓋灵即茨之壞體後人借字茲靈聲近也釋文又引字書作焱者說文云焱火等也从三火文選東都賦云焱焱炎揚光飛文注引說文舊音弋劍切蓋與炎通也

天方薦瘥傳瘥病箋云天氣方今又重以疫病按釋詁云瘥病也瘥當作嗟說文云嗟殘田也詩曰天方薦嗟嗟殺也從田嗟聲瘥瘡也从疒嗟聲嗟為病瘥瘥為病瘡義別後漢書嚴光傳云侯君房素癡今小瘥耳此瘥字本義左氏昭十九年傳云札瘥天昏疏引賈逵曰小瘥曰瘥此與毛詩爾雅俱借瘥為嗟說文嗟殺也當作疫也

正月云此彼有屋藪藪方穀傳此小也藪藪陋也按釋訓云此此瑣瑣小也釋文引舍人云此此形容小貌郭注皆才器細陋按此此當作倘倘說文云倘小貌从人凶聲詩曰倘倘彼有屋釋文引舊音徒蓋糸凶為納人凶為倘故郭注以納陋言之藪藪方穀漢書蔡邕傳引作速速方穀釋文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也

十月之交云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氏美色曰豔煽熾也箋云厲王淫于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盛也釋文煽說文作煽處一本作熾按釋言云煽熾也熾盛也郭注互相訓煽義見詩說文云煽熾盛也从人扇聲詩曰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云閭妻驕扇日目不臧師古曰閭嬖寵之族也扇熾也魯詩小雅十

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是偏為本字扇為假字煽為俗字疏云毛以豔妻為褒姒鄭必為別人者中候曰剌者配姬以放賢剌豔古今字耳以剌對姬剌為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然則中侯作剌即魯詩之閭鄭云厲王妃蓋用魯詩也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田業釋文戕王本作戕戕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按書梓材云戕敗人有夏官疏引鄭注戕殘也與箋詩同王肅本作臧者臧从戕聲形近致異孫毓以鄭為改字恐未必然易豐象傳云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釋文藏眾家本作戕馬王肅云殘也鄭云傷也此豈鄭所改

乎

小旻云民靡靡箋云靡法也釋文靡火吳反大也徐云鄭音模法也又音武沈音無韓詩作靡靡猶無幾何疏云鄭訓靡音模為法王肅讀為懽喜吳反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此六事未審毛意如何今同之鄭說按毛傳靡止言小故王肅以靡靡為大釋詁云懽大也故讀為懽鄭箋靡止為無禮而以靡靡為無法說文云鞞豐也或說規模字模法也意蓋以詩作鞞而讀為模民雖無法猶言民雖無良耳韓詩作鞞者說文云鞞婦始孕鞞兆也廣雅云鞞胎也故云猶無幾何鄭不從也巧言云居河之麋傳水艸交謂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涓按釋

水云水艸交謂之涓詩疏引李巡曰水中有艸木交會曰涓郭注引詩曰居河之涓說文云涓从水艸交爲涓从水眉聲釋名云涓眉也臨水如臨眉目也秦風蒹葭云在水之涓傳涓水隈也秦風用涓爲正字小雅作隈同聲通用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余賜女孟諸之糜寔字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涓臺古眉字或作糜大戴禮主言云孔子泐然揚麋荀子非相云伊尹之狀面無須糜鐘鼎文眉壽作糜壽

世伯云前翻翻傳緝緝口舌聲翻翻往來貌按說文云聃聃活也从口从耳詩曰聃聃幡幡是聃爲正字引詩當云聃聃翻而談舉下章幡幡也聃附耳私小語也从三耳

說文俱作聃語誤也

說文俱作聃語誤也

訓聃爲聃語與傳訓口舌聲較切今本釋文及注疏本引

大東云歧彼織女傳歧隅也疏孫毓云織女三星歧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歧然故云隅貌按說文云歧頃也从匕支聲詩曰歧彼織女頃頭不正也从匕从頁據此當作歧史記天官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者天女孫也此星有三凡三者勢頃邪而有隅故曰歧然如隅鼓鐘云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棹也按釋詁云妯動也釋文妯顧依詩救畱反郭盧篤反又徒歷反妯並當作妯說文云妯朗也从心由聲詩曰憂心且妯方言云妯擾也人不靜曰妯齊宋曰始郭音迪亦當作妯王翦九懷

云永予思兮妯妯說文朗也當爲動也蓋用爾雅方言訓擾亦動之意箋云妯之爲棹則讀若迪迪棹一聲之轉

信南山云昀昀原隰傳昀昀壑辟貌釋文昀又作昀按釋訓云昀昀田也郭注言壑辟也地官均人云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鄭注旬均也讀如當當原隰之當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蓋古文旬作旬鈞作鈞今之旬字本鈞字鈞字本筭字內則云旬而見鄭注作均而見旬均本通用夏小正云農率均田地官疏以當當爲均田之意當昀昀不見說文疑詩作均均或作勻勻也

雪鸞獨六出雪鸞曰雲雪雲曰同雲說文云氛祥氣也从

氣分聲或从雨然則雰雰卽氛氛也韓詩雪鸞曰雲乃

英之誤雪鸞正解詩之雰雰也釋名云氛粉也潤氣著艸水固寒凍凝色白若粉之形也是寒氣亦名雰也

簡莊疏記卷四終

詩

甫田云倬彼甫田傳倬明貌釋文倬韓詩作蒍音同云卓也
 按釋詁云蒍大也郭注蒍義未聞鱣謂說文云蒍艸大也
 从艸到聲蓋本雅訓與韓詩合郭氏未攷及此蒍倬同聲
 通用說文云倬善大也从人卓聲詩曰倬彼雲漢又大雅
 桑柔云倬彼昊天傳倬明大貌然說文倬字不引小雅倬
 彼甫田而引大雅倬彼雲漢疑許君所見本作蒍彼甫田
 也今本爾雅及釋文引韓詩蒍誤作蒍說文蒍下云艸木
 到也又別出數字竝後人所竄易也

簡莊疏記卷五

通圖叢書

桑扈云兕觥其觥箋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
 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釋文觥本或作斛按說文云
 斛角兒从角斗聲詩曰兕觥其觥左氏成十四傳引此詩
 杜注觥陳設之貌漢書五行志亦引此詩張晏曰飲酒和
 柔無失禮可罰之徒觥然而已周頌良耜云有捄其角箋
 云捄角貌並當作斛穀梁成七年傳云展斛角而知傷范
 注斛球球然角貌正作斛
 彼交匪放萬福來求箋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
 則萬福之祿就而求之按左氏成十四年傳云苦成叔傲
 甯子曰詩曰彼交匪敖杜注彼之交于事而不惰傲乃萬
 福之所求襄二十七年傳云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

匪敖福將焉往彼交作匪交漢書五行志又引作匪傲匪
 傲應劭曰在位者不傲許不倨傲也師古曰傲謂傲倖也
 謂飲酒者不傲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均與毛詩不
 合蓋魯詩說

鴛鴦云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箋云摧今莖字也釋文莖韓詩
 云委也委猶食也按說文云莖斬芻从艸莖聲委食牛也
 从艸委聲摧莖一聲之轉韓詩作莖故箋云今莖字也委
 卽萎之省

頰弁云如彼雨雪先集惟霰傳霰暴雪也箋云將大雨雪始
 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
 矣釋文霰亦作覓按釋天云雨覓爲霄雪郭注霰冰雪雜

簡莊疏記卷五

通圖叢書

下者故謂之消雪說文云霰稷雪也从雨散聲覓或从見
 文選雪賦注引韓詩薛君曰霰霰也音英宋書符瑞志引
 作霰英也會子天圓云陰之專氣爲霰盧注陰氣在雨凝
 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故春秋穀梁說曰霰
 者陽脅陰之符也與箋合
 賓之初筵云賓載手仇傳手取也自取其匹而射箋云仇讀
 曰斟釋文仇毛音求匹也鄭讀爲斟音俱謂挹取酒疏云
 以祭無取于匹故曰仇讀曰斟按說文云斟挹取酒也从
 斗夷聲廣雅云斟酌也大東云不可以挹酒漿傳挹斟也
 此當從箋讀斟爲是
 威儀忒忒傳忒忒蝶嫚也按說文云忒威儀也从人必聲詩

曰威儀必釋文引舊音必平一反則必必當作必必然
詩言既醉自宜從毛訓媒媠說文但訓爲威儀疑有脫誤
式勿從謂箋云式讀曰慝釋文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
讀作慝他得反惡也疏以上文未有醉惡之事而云勿從
謂之故以式爲慝訓之爲惡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
必不與鄭同王肅云用其醉時勿從而謂傳意當然也按
式讀曰慝慝當作忒大雅抑篇云昊天不忒箋云不差忒
也或作恣又假用貸月令云宿離不貸鄭注不得過差也
漢書五行志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孟康曰仄慝者
以遲在日後當歿而更見是慝卽忒之俗字忒式形近故
鄭云式讀曰忒王肅不知而訓爲用非鄭義亦非毛義疏

爾雅疏記卷五

通圖叢書

矣謂傳意當然也釋文引徐又曰用也卽王肅義

采菽云平平左右傳平平辨治也釋文平平韓詩作便便云
閑雅之貌按左氏襄十一年傳引詩云便蕃左右詩疏引
服虔云便蕃辨治不絕之貌堯典云平章百姓史記五帝
紀作便章索隱云今文作辨章鄭注辨別也說文云采辨
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兮古文采又云平語平舒
也从亏从八八分也又正也采古文平然則平采辨便同
聲通用服注與毛合
角弓云毋教猥升木如塗塗附傳塗附著也箋云附木桴也
疏云以猥升木類之則附爲有形之物不得爲著故易傳
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澀者故爲木桴桴謂木表之麤皮

也按釋宮云棟謂之桴說文云桴眉棟也从木孚聲是桴
爲屋椽故塗易著若以爲木表麤皮則是朴矣說文云朴
木皮也安見其易著乎經文猥當作塗塗當作涂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遺讀曰隨婁歛也疏云箋以遺棄
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于人先人後已以相
卑下之義也言用此下隨之行自居處收歛其驕慢之過
爲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
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按荀子引詩作莫肯下
隧楊倞注隧讀爲隨蓋用鄭義釋詁云樓聚也歛亦訓聚
故箋以婁爲歛婁樓通用釋文婁王讀力住反數也卽婁
豐年之婁故訓爲數今俗作屢非也樓數俱从婁聲故轉

爾雅疏記卷五

通圖叢書

相訓

都人士序云古者長民衣服不賁云云與禮記緇衣同按緇
衣引詩一章鄭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左氏襄十四
年傳引詩云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詩疏引服虔曰逸詩也
疏又云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立于學官毛氏不得立
故服以爲逸可見三家與毛詩不惟字句有異同卽篇章
亦有多寡也
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
舊姓也疏引王肅云正而吉也又引孫毓云尹氏姑氏衰
世舊姓豈必能賢按節南山云尹氏大師惟周之底韓奕
云爲韓媾相攸左氏宣三年傳云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

也此周室昏姻舊姓之證孫說甚謬疏駁之是矣姑吉通
用如婚爲昏妊爲王也

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箋云厲字當作裂按說文云裂繒
餘也从衣劉聲蓋裂爲繒餘故春秋紀子帛名裂繒裂亦
作烈或作習釋詁云烈餘也方言云烈餘也晉衛之閒曰
烈廣雅云習餘也烈厲一聲之轉思齊云烈假不暇鄭作
厲瘦不暇

白華云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傳滌流貌箋云豐鎬之閒水北
流釋文浸字亦作澆按說文云澆水流兒从水彪省聲詩
曰澆沱北流沱江別流也从水宅聲然則詩當作澆沱北
流澆彼稻田矣水經鄆水注云鄆水又北流西北注于澆

爾雅釋詁卷五

五

通圖叢書

沱合水出鄆沱西而北流入于鄆世傳以爲水名故箋以
爲豐鎬之閒水北流也

念子燥燥視我適適傳適適不說也箋云念之燥燥然欲諫
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釋文燥燥亦作慘慘適適韓詩
及說文並作怵怵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按釋訓云
慘慘愠也說文云燥燥愁不申也从心臬聲詩曰念子燥
燥怵很怒也从心艸聲詩曰視我怵怵適蓋怵之假字說
文與韓詩合

漸漸之后云有豕白蹄箋云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按
漢書食貨志云莽大驚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豨突豨勇服
虔曰豬性觸突人故以取喻與箋義合後漢書段熲傳云

羌遂陸梁覆沒營鵠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曹植牛鬪詩云
行至土山頭歛起相唐突晉子夜歌云小喜多唐突晉書
周顛傳云無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又後漢書孔融傳云
塘突宮掖馬融長笛賦云犇避礪突塘礪唐通困學紀聞
云唐突見南史陸厥傳不知前之言唐突者已多矣

大明云在洽之陽傳洽水也按說文云郃左馮翊郃陽縣从
邑合聲詩曰在郃之陽風俗通義引詩亦作在郃之陽漢
書地理志云左馮翊郃陽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漢曹全
碑云拜郃陽令水經漢水注云郃縣城南有漢水東流注
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五十里水卽郃水也
縣取名焉詩假洽爲郃

爾雅釋詁卷五

木

通圖叢書

牧野洋洋按水經清水注引作毋野洋洋說文云毋朝歌南
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毋野从土母聲玉篇引古
文尙書作毋誓此詩會朝清明箋引書牧誓釋文毋誓音
牧本又作牧知箋本作毋後人改作牧

繇篇云陶復陶穴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釋文復
音福說文作覆按覆當作復說文云覆地室也从宀復聲
詩曰陶覆陶穴廣雅云覆窟也玉篇云覆或作復今詩作
復假借或作復俗字也

周原膺膺傳膺膺美也箋云膺膺然肥美釋文膺音武美也
韓詩同按文選魏都賦云膺膺野劉注膺膺美也詩云
周原膺膺李善引作韓詩則膺膺美也卽韓詩說釋文蓋

謂韓訓與毛同實則韓詩作腺腺耳小旻云民雖靡靡釋文腺韓詩作腺與此正同廣雅釋訓云腺腺肥也與箋肥美亦合

早麗云瑟彼玉瓚箋云瑟潔鮮貌釋文瑟字又作璠按說文云璠玉英萼相帶如瑟從玉瑟聲詩曰璠彼玉瓚玉篇引廣倉云琤同璠文選江賦云瑤珠怪石琤其表李注琤謂文采相雜是璠為正字瑟為假字琤為俗字也

皇矣云求民之莫傳莫定也箋云求民之定無所歸就也按莫當作嘆釋詁云嘆定也郭注靜定見詩說文云嘆嗷嘆也从口莫聲廣雅云嘆安也玉篇云嘆定也呂覽首時云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高注嘆然無聲漢書引詩作求

民之瘼蓋三家本

串夷載路傳串習夷常路大也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釋文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路瘠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僉以瘠為誤疏云毛讀患為串串習夷常路大皆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于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于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本或誤作瘠孫毓載箋為應是本作應也定本亦作應按說文云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橫田象寶貨之形讀若冠患惡也从心上貫叩叩亦聲閩古文从關省患亦

爾雅疏卷五

七

適園叢書

古文患是毋與患各義毋隸變為串與患首相患从心上貫叩不从二中董仲舒說書云止于一者謂之忠持兩忠者謂之患此出于緯候非六書本義毛傳本爾雅作毋訓習乃損之假字說文云損習也从手貫聲鄭本亦作毋訓混亦屬假借故曰毋夷即混夷隸變毋為串因轉作患故釋文串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而不作患疏云患夷者患中國之夷非也路之訓瘠自是應之誤應瘠形近然訓應亦不知所出故疏云無正訓也

貊其德音傳貊靜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釋文貉本作貉左傳作莫音同韓詩同云莫定也按詩當是貉其德音故釋文貉本作貉蓋狐貉之貉本作貉讀作涸貉與貉異文異

爾雅疏卷五

八

適園叢書

音俗廢貊作貉而以貊代貉非也釋詁云貉嘆安定也郭注皆靜定見詩貉為默之假字韓詩作莫乃嘆之假字與求民之嘆同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德正應和曰莫詩疏引服虔曰音皆莫然而定無謹謹也樂記引詩云莫其德音鄭注德政應和曰莫與此箋同並與左傳韓詩合也無然畔援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強也疏跋扈凶橫自恣之貌漢質帝謂梁冀為跋扈將軍是古今之通語也按毛云畔道援取是分畔援為二鄭不從而箋以跋扈與韓詩所云武強合也玉篇引詩云無然伴換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師古曰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詩大雅皇矣篇云無然畔換又魏

都賦云雲徹叛換又卷阿云伴與爾游矣並同聲通用伴
與與畔援俱屬連綿形容之字毛傳分訓鄭皆不從王肅
于卷阿伴與有意難鄭不知伴與與優游並是疊音如易
云盤桓之類是也

崇墉仡仡傳仡仡猶言言也釋文仡仡韓詩云搖也說文作
仡按說文云仡墉高兒从土乞聲詩曰崇墉仡仡玉篇云
仡亦作圻今本釋文及注疏本引說文作仡誤也

靈臺云白鳥鷖鷖傳鷖鷖肥澤也按鷖當作確說文云確鳥
之白也从白雀聲何晏景福殿賦云確確白鳥正作確確
孟子引詩云白鳥鶴鶴同聲假借賈誼書引作白鳥皜皜
則別字矣釋文引字林云鳥白肥澤曰鷖下沃反然則今

本詩之作鷖鷖者其出于字林乎

文王有聲云通求厥寧箋云通述按說文云吹詮詞也从欠
从曰曰亦聲詩曰吹求厥寧廣雅云吹詞也漢書敘傳云
吹中和為庶幾兮師古曰吹古聿字聿由也文選幽通賦
作聿曹大家曰聿維也下章通追來孝禮記引作聿釋言
云律通述也詩疏引作聿曰述也通聿由吹律述並通用
生民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箋云達羊子也按說文云卒小
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傘或省今詩假用讀若之字疏引
薛綜蒼章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
以長幼之異名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
此本說文與鄭箋合或以鄭箋易字為羴似大牒非也

補雅說卷五

九

德園叢書

生民云不坼不副傳言易也按說文云坼裂也詩曰不坼不

副从土辟聲副判也从刀冫聲副籀文副史記楚世家云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生焉集解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
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正理者也作古史攷以為作
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易也然前志所傳修己
背坼而生禹簡狄剖匈而生契歷代久遠莫作相證近黃
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水腹上出而
和平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時之信也以今況
古故知記注者之不妄也詩云不坼不副無災無害原詩
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常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
災害者故美其無害也此則可補詩疏

補雅說卷五

十

克岐克嶷傳岐知意也嶷識也按說文云嶷小兒有知也从
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今作嶷者同聲假借也太玄唵次
三云貌不交喙嶷唵無辭范注喙嶷有聲而無辭也是本
有作喙嶷者但喙為別字當作岐

禾役穉穉傳役列也穉穉苗好美也按說文云穎禾末也从
禾頃聲詩曰禾穎穉穉禾菜之兒从禾遂聲詩曰禾穎
穉穉今詩作役穎役一聲之轉下章云實穎實粟傳穎垂
穎也書敘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記集解引鄭注二苗
為一穉是穎有行列之意故訓為列疏云供役者在于行
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
故以役配之不知役為穎之假借禾穎非單文與供役無

涉也釋訓云毳毳苗也郭注言茂好也毛傳與雅訓合疏亦失引

瓜𦏧𦏧傳𦏧𦏧然多實也按說文云葦艸盛从艸奉聲𦏧大笑也从口奉聲讀若詩曰瓜𦏧葦葦是葦為正字𦏧為假借集韻引作𦏧因上瓜傍謬為此字耳

弗厥豐艸傳弗治也釋文弗韓詩作拂拂弗也按說文云弗道多艸不可行从艸弗聲拂過擊也从手弗聲周語云道弗不可行也韋注艸蔽塞路為弗釋詁云弗治也方言云拂拔也是韓詩作拂為正字毛詩作弗為假字弗厥豐艸猶云拔去其茂艸耳

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傳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

爾雅疏記卷五

十一

通韻叢書

芑白苗也按釋艸云秬黑黍秠一稔二米糜赤苗芑白苗說文云芑黑黍也一孚一米以釀也从鬯矩聲秬或从禾秠一孚二米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天賜后稷之嘉穀也糜赤苗嘉穀从艸覺聲芑白苗嘉穀从艸己聲詩曰惟糜惟芑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秬如黑黍一孚二米按爾雅秠一孚一米未知二者同異答曰秠即其皮孚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二偁也鱣謂說文芑秠並言一孚二米鄭與之合覺或假借作糜今誤為糜

或春或掄傳掄扞曰也釋文掄說文作𠄎𠄎反按說文云𠄎扞曰也从爪曰詩曰或籛或𠄎扞或从手𠄎或从白𠄎地官舂人云女舂扞一人鄭注女舂扞女奴能舂與扞

者詩云或舂或扞有司徹云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滫鄭注

挑滫之歛讀如或舂或扞之挑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

文挑作挑蓋鄭注三禮所引為韓詩說文所偁則毛詩也

說文當云或舂或𠄎而云或籛或𠄎傳寫之誤姚令威謂

後人改𠄎為籛詩攷亦引作或籛或𠄎則自宋已然矣

行葦云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釋文敦音彤徐又都雷反

下云敦弓既句釋文句說文作設云張弓曰設按說文云

彈畫弓也从弓彙聲初學記引舊音丁昆反孟子萬章篇

云彘朕趙注彤弓音義引丁音彤云義與彈同彈敦彤聲

近通用說文又云設張弩也从弓設聲東京賦云彤弓斯

設薛注彤弓謂有刻畫也設張也今詩作句假字也

爾雅疏記卷五

十一

通韻叢書

鳧鷖在涇楚辭騶玉虬以乘鷖征濫埃風余上證王逸注鷖

鳳別名也

鳧鷖在涇傳涇水會也箋云涇水外之高者也疏涇音如叢

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眾知是水之會聚之處箋以水會

亦在水中與涇無異不宜別文此承渚下渚既是水中高

地渚當是水外之高地渚者地高之貌按說文云小水入

大水曰渚从水从眾詩曰鳧鷖在涇說文與毛傳合鄭蓋

以涇為崇之假借也

公劉云芮鞠之即傳芮水厓也鞠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

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釋文芮本又作汭按釋文云厓內

為隩外為鞠詩疏引李巡曰厓內近水為隩其外為鞠孫

務叶

以謹繾綣傳繾綣反覆也釋文繾綣上音遣下起阮反字或作卷按當作遺卷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亦當作遺卷

板篇云無然泄泄傳泄泄猶沓沓也按釋訓云憲憲泄泄制瀼則也說文云咄多言也从口吐聲詩曰無然咄咄言部又有誑字訓同當即誑之重文是誑為正字泄為假借孟
子引詩亦作泄泄唐石經作洩洩緣廟諱偏旁不可從也無為夸毗傳夸毗體柔人也箋云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按釋訓云夸毗體柔也史記索隱引舍人云夸毗卑身屈已也曹大家云體柔人之夸毗也說文云夸奢也从大云

聲毗人臍也从肉比聲然則夸毗者大腹之謂釋訓與籛條戚施連文籛條粗竹席戚施詹諸二物皆粗醜是夸毗亦粗醜之狀釋蟲云蚘蚘大蠹郭注俗呼為馬蚘蚘說文云蠹蠹大蠹也今有一種大蠹長足大腹白色最能蠹物名曰白蟻吳越方言狀人之工于媚說而蠹人者為白馬蟻殆亦夸毗之意集傳夸大毗備也分為二義不從雅訓攷後漢書崔駰傳云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而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李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蓋與登牆為對不當分訓二字也

方

民之方殿屎傳殿屎呻吟也按釋訓云殿屎呻也詩疏引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說文云唵呻也从口念聲詩曰民之方唵呻呻唵呻聲也从口尸聲今詩作殿屎俱假借釋文及五經文字引說文作唵呻並傳寫之誤
蕩篇云汝魚然于中國傳魚然猶彭亨也箋云魚然自矜氣健之貌按休為俗字當作咆說文云咆嗥也从口包聲哮豕驚聲也从口孝聲玉篇云咆嗥也
抑篇云抑抑威儀傳抑抑密也按釋訓云抑抑密也詩疏引舍人曰威儀靜密楚語云衛武公作懿戎以自儆章注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是懿為正字說文云懿專久而美也从壹从恣省聲壹專壹也从壺吉聲專壹有密意故訓為密懿抑噫意同聲通用瞻印云懿厥哲婦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此借懿為噫十月之交云抑此皇父箋

云抑之言噫釋文抑徐音噫韓詩云意也此借抑為噫論語云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又借意為抑也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按緇衣引作有楷德行釋詁云楷直也

又云梗較直也方言云梗覺也郭注謂直也釋名云覺告

也鄭注天官司裘云鶻之言較較者直也覺較告楷鶻通

用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

按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御覽引舍人云古者徹屋西

北扉以炊浴汲者汙而復之詩疏引孫炎云當室之白日

光所漏入鄭以屋為小帳者說文云榭木帳也从木屋聲

釋名云榭屋也以帛衣服施之形如屋也榭屋通用俗作

榭

十五 通圖叢書

帷非小帳疑當作木帳小星箋云稠木帳也此疏云帷在

帷幕之內幕是大帳則帷為小帳知唐本已作小帳矣漏

隱釋言文

雲漢云蘊隆蟲蟲傳蟲蟲而熱釋文蟲蟲韓詩作炯音徒冬

反按釋訓云燧熾炎炎熏也郭注皆旱熱熏炙人燧為別

字當依詩作蟲韓詩作炯者說文云炯光也从火回聲廣

雅云炯熱也一切經音義引埤倉云炯炯然熱貌也蓋本

韓詩蟲乃炯之假字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疏此皆為旱而言故知滌滌是旱

氣也按說文云蔽艸旱盡也从艸敝聲詩曰蔽蔽山川是

蔽為正字滌為假借玉篇引詩蔽蔽山川非

韓奕云條革金厄傳厄鳥也箋云以金為小環往往繩攝

之按說文云攝把也从手鬲聲或从厄器服云莛莛大

攝鄭注盈手曰攝中人之手撮圓九寸是或作鬲或作厄

皆从省俗又誤厄三音

韓奕云其款雜何雜筍及蒲傳款菜筍竹也箋云筍竹萌也

箋云款音速筍字或作筍按說文云鸞鼎實惟葦及蒲从

漏速聲餽或从食束聲易鼎九五云覆公餽釋文引鄭注

餽菜也是鸞為正字餽為或體鸞為刑字說文云惟葦及

蒲與毛詩不合筍或作筍非

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釋文貓本又作苗按釋獸云

虎羈毛謂之號貓說文云號虎羈毛謂之號苗是苗為正

號

十六 通圖叢書

字貓是別字

常武云鋪敦淮濱傳濱涯箋云敦當作屯釋文鋪徐音孚陳

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

屯徒門反疏敦訓為厚于義不協故破之為屯按說文云

濱水厓也从水賁聲詩曰敦彼淮濱是毛詩作敦彼淮濱

傳于敦無訓鄭讀作屯猶言屯兵于彼淮上耳行葦云敦

彼行葦文選注引鄭箋團聚貌屯亦聚也敦屯同聲通用

韓詩作敷敦淮濱訓鋪為大訓敦為迫猶言大兵敦迫就

道耳王肅訓敦為厚非也

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傳假嘉溢慎箋云溢盈溢之言

也按說文云譏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譏以譏我蓋傳訓

假爲嘉與說文之識字雖不同而訓則合左氏襄三十年引詩作何以恤我何識恤謚聲相近也釋詁云溢慎也又云謚謚靜也史記夏本紀云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索隱云恤謚聲近莊子云以言其老洎也釋文本亦作溢同音逸是假借通用也

思文云貽我來牟傳牟麥釋文貽字又作詒牟字書作麩字或作麥按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一束二縫象苳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麩漢書劉向傳引作餽我釐麩云釐麩麥也始自天降釐來一聲之轉故得假用少牢饋食禮云來汝孝孫注來讀曰釐是也文選注引韓詩作詒我嘉麥薛君曰麥大麥也蓋麩爲正字牟爲

假借麥爲別字

有警云應田縣鼓傳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棟棟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疏棟字以東爲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字又誤去其上下故變作田也按說文云鞞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東聲周禮曰令奏鼓鞞讀若引春官大師云令奏鼓鞞注鄭司農云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鞞鞞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棟猶言擊棟詩曰應棟縣鼓詩箋禮注與說文俱合但說文从申東聲似誤當云从申東申亦聲古田陳同聲陳从申聲鞞亦从申聲故聲轉字誤變而爲田疏云棟字以東爲聲又傳寫之誤

通國叢書

十七

通國叢書

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篋并而吹之疏賣錫之人吹簫以自表也按春官小師云簫管注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餽錫所吹者與此同後漢書馮衍傳云跳梁叫呼販糖之妾不忍其態南齊書傅瓊傳云賣餽賣糖二老姥爭團絲傳縛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餽屑乃罰賣糖者觀此二事豈古時惟婦人賣錫乎

魯頌思樂云薄采其芣傳芣芣葵也釋文芣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按說文云芣芣葵也从艸卯聲詩曰言采其芣天官醢人云芣苢注鄭大夫讀芣爲芣苢初生或曰芣水艸杜子春讀芣爲卯元謂芣芣葵也臚之聞也芣从卯聲漢書律歷志云冒芣于卯今本說文作芣讀若柳蓋爲徐

通國叢書

十八

通國叢書

邈所誤據鄭大夫讀爲芣杜子春讀爲卯韋昭音萌藻反合諸漢志皆是芣非芣之證若作芣从卯卽酉字說文酉部自有舊酒之舊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舊舊讀爲縮正不得與臚葵之芣相混玉篇並存芣芣二字而兩讀之殆未深考或又改天官杜注讀芣爲芣尤非也

靡有不孝箋云國人無不法倣之者按上文維民之則箋云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此箋云無不法倣蓋承上文而言胡比部秉虔曰經文當作靡有不學鄭君故以法倣箋之學古文作季與孝字形近也臚謂斯言良是泮宮本學名二章云匪怒伊教已言教化則此作學與上相

應然疏云以此化民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是唐本已作孝矣

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傳憬遠行貌琛寶也釋文憬說文作慮音廣云闊也一曰廣大也按說文矍讀若詩云穰彼淮夷之穰應闊也一曰廣大也一曰寬也从心廣廣亦聲憬覺悟也从心景聲詩曰憬彼淮夷說文穰下不引此詩據釋文穰當為慮但引詩仍作憬與釋文不合漢郭旻碑獫蠻憬彼用綴海濱亦作憬又釋言云琛寶也說文云珍寶也从玉彡聲隸作珍又轉為琛

闕宮云實始翦商傳翦齊也箋云翦斷也疏齊即斬斷之意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按說文云戣滅也从戈晉聲詩曰實始戣商是戣為正字釋言云翦齊也秋官云翦氏鄭注翦斷滅之言也翦戣同聲通用傳本爾雅釋言箋禮注本說文疏說似混錢詹事據釋詁翦勤也不從毛鄭鱣謂大王之時商祚未衰安有翦滅之意若訓勤似為得之

商頌那篇云執事有恪傳恪敬也按釋詁云恪敬也恪當作憲說文云憲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備陳三憲玉篇云恪同憲魏封孔羨碑云三恪蓋隸變為恪又省作恪也烈祖云既戒既平傳戒至按釋詁云艘至也史記索隱引孫炎曰艘古屈字方言云艘至也艘宋語也說文云艘船箸沙不行也从舟夔聲讀若葦大雅瞻卬云靡有夷屆屆戒艘並通用

長發云百祿是道傳道聚也按釋詁云摯聚也釋文摯郭音道方言云凡斂物而細謂之摯說文云摯束也从手爍聲詩曰百祿是摯道摯同聲通用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箋云建旆與師出伐按說文云坡治也一曰甬土謂之坡詩曰武王載坡一曰塵兒从土友聲與毛詩不合韓詩外傳及荀子議兵篇竝引詩作載發周語云王耕一墩章注墩一相之坡也坡發同聲通用墩為別體

殷武云采入其阻傳采深箋云采冒也按說文云眾周也从网米聲詩曰眾入其阻眾或从南省五經文字云說文作眾隸省作眾見詩今本作采或作眾誤說文周也釋文引作冒也與鄭箋詩合可證今本之誤然徐鍇繫傳云网即周布之意則已作周矣

周禮

天官云乃立天官冢宰鄭注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釋文鄭云宰主也干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按釋文於宰字因鄭注無所不主故推言之曰宰主也干注深得宰字之義說文云宰舉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广从辛辛舉也急就篇云廚宰切割給使令顏注宰主烹飪者蓋宰本執事之役借為大官之稱耳

大宰注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為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釋文大音泰注及後放

簡莊疏記卷六

通圖叢書

此按注明言變冢言大則大當讀如字況對下小宰而稱大宰陸音泰非也若云音泰者在大之上則注以冢為在大之上矣何必以大宰為在大之上乎

胥十有二人注胥讀如諧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按說文云諧衡也从言習聲易歸妹六三云以須賈疏引鄭注須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詩桑扈云君子樂胥箋胥有才智之名也諧胥須通用

膳夫注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按說文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莊子至樂云具大牢以為善是膳亦作善漢書韋帝紀云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蓋兼取許鄭二君說

庖人注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直按說文云庖廚也从广包聲易泰九二云包荒釋文包本又作苞姤九二云包有魚釋文包本又作庖曲禮云苞苴鄭注苞苴裹魚肉或以葷或以茅庖从包聲包包通用故云庖之言苞也

腊人注腊之言夕也疏夕或作久按說文云魯乾肉也从夂肉日目睪之與俎同意籀籀文从夂今作腊者籀文之變也易噬嗑六二云噬腊肉釋文引馬云睪于陽而燂于火曰腊肉穀梁莊七年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魯詩頌弁云樂酒今夕楚詞章句引作今魯列子周穆王云昔昔夢為國君張注昔昔夜夜也或作久者詩墓門云誰昔然矣

毛傳昔久也
寺人注寺之言侍也按說文云寺廷也有法度者从寸出聲侍承也从人寺聲蓋寺本官舍之名此侍御之人當為侍人釋名云侍時也尊者不言常于時供所當進者也侍時俱从寺故取偏旁以釋之

簡莊疏記卷六

通圖叢書

大宰之職云祿位以馭其士注祿若今月奉也釋文奉本或作俸按作俸者俗字續漢書百官志云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

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

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此漢之月奉可攷者

挾日而歛之法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釋文挾字又作

泱同干本作市子合反十日也按左氏成九年傳云泱辰

之間杜注泱辰十二日也孔疏泱謂周市也從甲至癸為

十日從子至亥為十二辰周禮縣治象泱日而歛之謂周

甲癸十日此言泱辰謂周子亥十二辰故為十二日也說

文云市周也从反出而市也淮南原道云周而復市蓋挾

日當依干本作市日故左傳疏亦以周市釋之挾為假借

泱為別字左傳亦當作市辰俗作匪非

大喪贊贈玉含玉注含玉死者口實釋文含本又作哈戶暗

簡注疏記卷八

三

適園叢書

反按哈當作哈說文云哈送死口中玉也从王从含含亦

聲一切經音義含字林作哈珣紺反字林本說文也

小宰之職云歛弛之賦事注杜子春弛讀為施玄謂荒政弛

力釋文弛劉本作施按弛施通用左氏昭十四年傳云

乃施邢侯疏晉語施邢侯氏孔晁云廢其族也則國語讀

為弛訓之為廢家語說此事亦為弛王肅注弛宜為施施

行也服虔云施罪于邢侯施猶劾也杜無注當從施也鱣

謂論語云君子不施其親釋文施作弛此鄭君不從杜易

字而仍訓為弛舍之弛音

聽稱貴以傳別又聽賣買以質劑注傳別謂為大手書干一

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傳別質劑皆今

之券書也按秋官朝士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疏半分

而合者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也今人賣

買田宅多于契背作一手大字而于中央破之謂之合同

文契商賈交易書券則直言合同蓋本乎此

宰夫之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注治藏文

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按漢書高帝紀云蕭何

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刑法志云文書盈几閣典者不

能徧睹中論遣交篇云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于囹圄後

漢書光武紀云文書調役務從簡寡今官曹公文皆謂之

文書其案牘謂之稟

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注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

簡注疏記卷八

四

適園叢書

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按漢書文帝紀云二年詔曰及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二年詔曰孝

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廉

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武帝紀云元朔元年詔曰深詔執

事興廉舉孝其與中二千石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今

詔書昭先帝令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

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

可元封五年詔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注應劭

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

同也此所舉之目也

庖人云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若荊州之鮭魚

青州之蟹胥雖非常物進之孝也按說文云蟹臧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蟹从魚蟹省聲胥蟹醢也从肉疋聲蟹通作差春秋庾公差字子魚隸變爲蟹別作蟹釋名云鮮萍也呂鹽米釀之如菹孰而食之也又云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釋文引字林云胥先於反蟹醬也胥別作蟹集韻蟹醢四夜切困學紀聞云當從集韻非也

夏行脰鮓注鄭司農云脰乾雉鮓乾魚玄謂脰鮓曠熟而乾按說文云脰北方謂鳥昔曰脰从肉居聲鮓乾魚尾鮓鮓也从肉肅聲周禮有脰鮓士相見禮云夏用脰注備臠腐也邊人職云魚鮓注鮓者析乾之出東海鮓並當作鮓吳

地記云閩閩思海魚而難于生致治生魚一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鮓今人讀如想實卽鮓之別體

內獲云牛夜鳴則脰注鄭司農云脰朽木臭也釋文引干云脰病也按說文云脰久屋朽木从广酉聲周禮曰牛夜鳴則脰臭如朽木說文與先鄭注合內則鄭注脰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脰今傳作藉杜注藉臭草也蓋草臭爲藉木臭爲脰干云病也非

脰人云凡狸物注狸物亦謂鱖刀合漿之屬按釋魚云鱖鱖刀郭注今之鯊魚也亦呼爲魴魚又云蚌合漿郭注蚌卽盛也蓋二物常蘊伏于泥中故爲狸物
脰人云脰脰注鄭司農云脰脰肉鄭大夫云脰讀爲判杜子

春讀脰爲版又云脰脰皆爲夾脊肉又云禮家說以脰爲半體玄謂脰亦腓肉大脰脰宜爲脰而脰脰之言片也析肉意也按說文云脰無骨脊也揚雄說鳥脊也从肉無聲周禮有脰脰讀若讀脰半體肉一曰脰肉从肉从半半亦聲有司徹云皆加脰祭于其土注脰讀如殷啍之啍列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鄭注脰與說文不合然杜子春以脰脰爲夾脊肉則是脰及脰而非脰脰故後鄭不從也說文云脰半體肉蓋用禮家說引周禮本作脰判段大令云判蓋脰之誤倘云依鄭大夫易爲判則半部不出脰字矣今據正

瘍醫云祝藥注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按釋名云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此但擬其音故又釋其義云附著藥者如今之藥線以紙貫藥注于所患之中耳

以五毒攻之注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整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釋文整本又作整疏言合黃整者內則有敦整厄區鄭注云敦整黍稷器不言黃此言黃者見今時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甌爲之亦名黃整事出于此也按整當作整說文云整鍍屬从金秋聲內則云敦牟注齊人呼土釜爲牟讀曰整也本草圖經云放翰林學士楊億嘗筆記直史館楊岷有瘍生于頰人語之

依鄭法合燒藥成注之瘡中遂愈信古方攻病之速也
酒正云二曰醴齊注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
按說文云醴酒一宿孰也从酉豐聲釋名云醴禮也釀之
一宿而成醴有酒味而已也詩吉日云且以酌醴文選注
引韓詩說曰醴甜而不泆也呂氏春秋重已云醴醴高注
醴者目糜與黍相體不目米也漢書楚元王傳云爲穆生
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就凡此皆甜酒
之證注借恬爲甜

三曰益齊注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鄮白矣釋
文鄮卽今之白醴酒也宜作醴作鄮假借也在何反按醴
亦俗字說文有醴字云關玉篇云醴昨冉反醴醴味薄也

衛莊疏記卷六

七

通圖叢書

注蓋借鄮爲醬鄮百家爲鄮疏云鄮白漢時蕭何所封南
陽地名鄮亦非蕭何所封邯鄲縣應邵音嵯相承作鄮
又假借也注云翁翁然乃翁之假字釋名云益齊益滂也
滂滂然濁色也說文云滂雲氣起也言酒初成如雲氣耳
二曰醫注醫之字從毆從酉省也釋文毆本或作鑿疏從毆
省者去羽從酉省者去水按注中省字後人所加說文云
醫治病工也毆惡恣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王育說
一曰毆病聲酒所以治病也周禮有醫酒古者巫彭初作
毆蓋醫在酉部故从酉从毆會意酉卽酒也後人罕見毆
字又因醫酒致有改鄭注作從翳省從酒省者故疏云從
翳省者去羽從酒省者去水今本注中從毆從酉不誤惟

衍一省字疏中亦作從毆從酉云云遂不可解釋文毆本
或作鑿更謬惠徵君古義段大令漢讀考俱改注從酒省
但未允

凌人云春始治鑑注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
溫氣疏漢時名爲甄卽今之甕是也按說文云鑑大盆也
从金監聲小口甕也从缶丞聲玉篇云甕古文作甄方言
云甄甕也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謂之甄列子殷
湯篇云山名壺領狀若甄甄然則不獨漢時名爲甄矣

縫人云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注女御裁縫王及后
之衣服則爲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按今人目
衣工爲裁縫本此說文云裁制衣也从衣戈聲蓋衣必先

衛莊疏記卷六

八

通圖叢書

裁故鄭君兼言之論衡譏日篇沐浴裁衣書云在身之物
莫重于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何也今人又以衣工爲裁
衣而擇日書尙有宜裁衣日也

追師云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副之言覆所以覆首謂
之飾其遺象若今之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
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
之所謂髮髻服之以見王按詩君子偕老云副笄六珈傳
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箋云副既笄而
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明堂位云夫人副
璋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鄭君此注步繇爲副之
遺象假紒爲編之遺象廣雅則云假結謂之鬢蓋副有衡

并爲飾而編次無之其實副與編次皆取列髮以爲假結也釋名云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步搖上有垂珠步則搖動也編編髮爲之也次次第髮也髮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續漢書輿服志云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曰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糾八爵九華熊虎赤雁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後漢書東平王蒼傳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巾各一注副三輔謂之假紵晉書五行志云太元中婦女緩費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恆戴乃先于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今婦人尚有金步搖盤圈髮次之飾地官云媒氏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

備莊疏記卷六

九

適園叢書

麴楚曰媒按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从女某聲鄭注與許說合漢書司馬遷傳云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遵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師古曰媒如媒聘之媒孽如鞠孽之孽一曰齊人謂鞠餅爲媒也與鄭注亦合中麴楚當作鞠楚說文云鞠酒母也从米鞠省聲鞠或从麥鞠省聲楚麥甘鸞也从麥去聲漢書孽當作孽臣瓚謂生其罪孽非司門云每門下士二人注司門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按劉昭注補續漢志引干寶曰司門如今校尉下士如今門候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

門候亦其比也續漢百官志云城門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注補引蔡質漢儀曰門候見校尉執版下拜又左氏莊十九年傳云楚人以爲大閭謂之大伯杜注若今城門校尉然則鸞拳爲大閭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閭人也

備莊疏記卷六

十

適園叢書

澤虞云每大澤大藪注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按左氏昭二十年傳云藪之薪蒸虞侯守之孔疏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爲虞藪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候爲名釋鳥云鶯澤虞御覽引孫炎云鶯鳩或謂紡澤虞其別名也常在澤中見人報鳴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之說文云魴澤虞也據孫注象澤虞之官因名然安知非以鳥名官乎迹人迹迹之言跡知禽獸處按說文云迹步處也从辵亦聲蹟或从足責速籀文迹从束無跡字然則注當作迹之言蹟或作迹之言迹以古文訓今字耳左氏哀十一年傳云以乘車往回迹人來告杜注迹人主迹禽獸者蓋春秋時猶有此官也

升人注升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疏經所云升是總角之升字此官取金玉於升字無所用故轉從石邊廣以其金玉出於石左形右聲從礦字也按說文云礦銅鐵樸石也从石黃聲讀若礦升古文礦周禮有升人玉篇云礦古猛切礦同此注云升之言礦蓋以今字訓古文猶迹人注迹之言跡耳凡古人訓詁有同文異義如校人注校之爲言校也大司馬注提讀如攝提之提釋名云已也謂已午之已即已止之已也弟弟也謂兄弟之弟即次弟之弟也有異文同義如釋名云雲猶云云眾盛意也云即雲之古文也災裁也災即裁之重文也賈疏未檢說文升即礦之古文乃謂經所云升是總角之升字不知總角之升即

芋角之丫與升人之升不同也九經字樣云升說文以爲古卯字蓋卯字篆作申本或駁蝕去其兩旁止存卅形遂與礦之古文卅相混近儒有謂說文石部之升舊在申部後人移置之升本古文卯字引伸爲總角卅之卅又假借爲金玉樸之礦其說終不致信也

園人注園今之苑疏此舉漢法以況古謂之園漢家謂之苑按續漢書百官志云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大官注補桓帝又置鴻德苑令

饔人注故書饔作餽按特牲饋食禮云主婦視饔饗注古文饔作糈周禮作餽所稱周禮乃故書也說文云饔酒食也

从食喜聲餽或从甌禧或从米是周禮之故書儀禮之古文皆饔之重文也饔今本二禮注誤作饔

大司徒之職云掌建邦之土地之圖注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疏漢蕭何收秦圖籍以知天下阨塞廣遠至後漢乃有司空郡國地圖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按漢書武帝紀云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又淮南王安傳云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據此知漢初已有輿地圖疏言後漢乃有失之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一十五年議封皇子請大司空上輿地圖注廣雅曰輿載也言載在地者皆圖畫之司空掌土地故令上之注與前書蘇林說皆以輿爲載疏說亦非

正治而致事法致事上其計簿疏漢時考吏謂之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按漢書宣帝紀元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匡衡傳云郡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俱有上計簿之事簿爲俗字疑當作節說文云節節也繫傳引字書云節爰節牘也

鄉師云及窆注鄭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按說文云窆葬下棺也从宀之聲周禮

曰及窆執斧壙卷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而壙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虞書曰壙壙于家亦如是按許君說與仲師合窆从乏聲讀方勇反壙从朋聲朋卽鳳字鳳从凡聲與乏相近與封亦近故遂人注云聲相似壙當作壙字之誤也說文引虞書曰壙壙于家亦如是謂書假借爲朋壙字耳禮記檀弓云縣棺而封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謂禮假借爲窆棺字耳虞翻注易不封不樹云封古窆字非

以涖匠師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涖涖謂臨視也按說文云隸臨也从立隸聲宋至和石經周禮肆師職云隸几筵正作隸字與說文合經典相承作涖或作莅非也

簡雅記卷六

十三

通圖叢書

族師云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日步則未知世所云蠶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按史記秦始皇紀云天下大酺集解服虔曰酺音蒲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爲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食爲酺又帝紀云酺五日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音是也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从酉甫聲蓋周禮故書作步故文穎音步同聲假借服說與鄭相應師古注本說文

封人云設其楅衡置其綦注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持牛也綦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楸狀也綦字當以豸爲聲釋文綦本又作紉疏漢時有置于犬之上謂之楸故舉以況衡按詩閟宮云夏而楅衡傳所以楅持牛使不抵觸也杜說本毛傳楸當作楸說文云楸桎梏也說文有紉無綦釋文本又作紉是也據此知後鄭謂紉字當以引爲聲矣少儀云牛則執紉注紉所以繫制之者祭統云君執紉注紉所以牽牲也先鄭以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後鄭破之謂以引爲聲與雉不同也

簡雅記卷六

十四

通圖叢書

鼓人云夜鼓鼗注鼗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鼗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昞按說文云鼗夜戒守鼓也禮昏四通爲大鼗夜半三通爲戒晨旦明五通爲發明讀若威玉篇云鼗又作鼗蓋鼗爲隸俗許說與禮注同注引司馬法而說文稱禮者以其爲禮家之說與春官眡瞭云鼗愷獻注杜子春讀爲憂威之威謂戒守鼓也鼗鼓聲疾數曰威與說文亦合舞師云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翌或爲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按說文云翌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

從羽友聲讀若友聖樂舞呂羽翳自翳其首呂記星辰也
從羽王聲讀若皇許說用周禮注蓋故書作翳聖今書作
帔皇鄭司農注疑本有脫誤當云翳舞全羽舞聖舞蒙羽
舞書或爲帔或爲皇今誤作或爲聖或爲義蓋先鄭從故
書作翳聖與說文同後鄭從今書作帔皇也春官樂師注
亦然

牛人云軍事共其犒牛注鄭司農云犒師之牛按唐石經作
犒牛宋本注作犒師是也彙人注鄭司農云彙讀爲犒師
之犒秋官小行人犒禴注故書犒爲彙鄭司農云彙當爲
犒謂犒師也蓋彙爲禾彙犒爲枯犒故書作彙先鄭俱讀
爲犒也左氏僖二十六年傳云公使展喜犒師疏引服虔

曰以師枯犒故饋之飲食則犒爲正字犒爲俗字五經文
字云勞師借犒字爲之其實非借也

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注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疏漢時下手書卽今指畫券
與古質劑同也按涪翁雜說云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子
手摹者乎蓋宋時棄妻子手摹卽元人所謂離書手印細
民不知書惟印手文于券以取信今人畫十字是其遺意
遺人云掌邦之委積注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
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疏此下數者皆謂當年所稅多少
總送帳于上按後漢書光武紀云遣使奉計注計謂士庶
名籍若今計帳南史高拱之傳云祕書圖籍多致零落詔

通園叢書 十五

令道穆總集帳目蓋帷樞曰帳而計節亦曰帳者運籌蓋
在帷樞中也俗作賑非

泉府云歛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注故書滯爲痺杜子
春云痺當爲滯按售當爲讎詳見詩疏記廩人云凡珍異
之有滯者注故書滯作塵後鄭謂滯讀如沈滯之滯此注
從杜子春亦破痺爲滯也世說云謝安鄉人有罷中宿縣
者問歸貲曰惟有五萬蒲葵又以非時爲滯貨安乃取其
中者捉之耕餘錄云俗以不合時宜曰滯貨出于世說殊
不知世說本于周禮也

掌節云皆金也以英蕩輔之注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泰蕩云不
當爲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畫函按續漢書南官

志注補引于寶注曰虎節龍節皆金漢之銅虎符則其制
也以英蕩輔之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
以助三節之信則漢之竹使符者亦取則于故事也于寶
不從子春讀蕩爲帑而以蕩爲竹箭則蕩當作蕩說文云
蕩大竹也從竹湯聲蕩可爲幹漢書文帝紀云二年九月
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
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
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
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
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續漢書百官志云符節令本注
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本

通園叢書 十六

注曰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草人云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注故書駢為擊墳作
蝨杜子春擊讀為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墳
壤多蝨鼠也玄謂墳壤潤解按說文云埤亦剛土也從土
解省聲是埤為正字駢為別字牧人之駢牲魯頌王制之
駢剛皆當作埤說文云駢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從鼠分
聲駢或从虫分是駢為正字蝨為別字

稻人云以潞畜水以防止水注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
町原防規偃豬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波也防豬防阨也
按唐石經作以豬畜水說文無豬字新附有之非也此先
鄭注引左傳及後鄭注本作豬

稟人云掌共外內朝宥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
事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
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宥食者謂
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疏宥散也外內朝上
直諸吏謂之宥吏亦曰散吏按續漢書百官志注補引干
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
是外朝之存者此與鄭注同又引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
蒼龍闕對厥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
時府有四為東西門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
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采長吏臧否民所疾
苦選條奏之是為之舉謠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

言某州郡行狀又續漢書歷志云熹平四年詔以羣臣會
司徒府議即其事也又百官志云宥從僕射本注曰主中
黃門宥從說文云宥椳也從宥人在屋下無田事也周書
曰宮中之宥食引周書當作周禮曰內外朝宥食者之食
困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也

簡莊疏記卷之六

周禮

春官宗伯注唐虞列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注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大常王者旌旗也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大常尊大之義也

守祧注遠廟曰祧按廣雅云祧祭也五經文字序云若祧禘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于字林據此知經典祧字皆出字林也說文云祧祭也從囟兆聲廣雅訓祭正與之合

然則祧為祧之正字非漏略矣

世婦注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八人亦見周時用奄之義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將行秦官景帝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八師古曰中人奄人也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少府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大僕秦官中太僕掌王后輿馬不常置

鞮鞻氏注鞮讀為屨鞻屨四夷舞者屨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屨釋文呂忱云鞮革屨也鞻者鞮按說文云鞻屨四夷之舞各自有屨从辵是聲鞻屨也从革是聲知周

禮故書作鞻屨今書作鞮屨鄭注當云屨讀為屨今本作鞮屨據釋文引呂忱云云知出于字林也曲禮云鞮屨注鞮屨無屨之屨也正作屨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鞮毛丸可踢戲者曰鞮鞻疑即鞮鼓沓行之類

大宗伯云曰禴辜祭四方百物注故書禴為罷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曰祭若今時磔狗祭曰止風元謂禴禴牲骨也禴而磔之謂磔禴及蜡祭按說文云副判也从刀畱聲周禮曰副辜祭禴籀文副磔辜也从桀石聲許君從今書而目磔釋辜則與二鄭同也釋天云祭風曰磔郭注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目止風此其象公羊疏引李巡云祭風曰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目

風散之史記封禪書云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目禦蠱苗蓋蟲生于風于文皿蟲為蠱秦制是祭風遺制合諸先鄭注禮郭璞注雅則自漢及晉猶然賈疏云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此言恐未得其實

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為壇之營域按說文云兆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兆五帝于四郊从土兆聲是周禮本作兆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廣雅云宅兆葬也知古文作兆也

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為之疏引許慎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按此引許君五經異義也說文云祫宗廟主也周禮

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左氏哀十六年傳云反
祐于西圃疏引異義云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謹按
大夫以石爲王禮無明文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
俗祀石主此與注用石合

甫竈注鄭大夫讀竈皆爲穿杜子春讀竈爲竈皆謂葬穿墳
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竈聲如腐脮之脮釋文脮七歲反舊
作脮誤劉清劣反或倉沒反字書無此字但有臙字音千
劣反今注本或有作臙字者則與劉音爲協沈云字林有
臙音卒臙者牛羊脂臙者更易破恐字誤按說文云竈穿
地也从穴毳聲周禮曰大喪甫竈是經文本作竈讀爲穿
者轉注通用讀爲毳者同聲通用今南陽名穿地爲竈指

其實聲如腐脮之脮者擬其音臙舊作臙或作臙釋文辨
臙之誤以爲若作臙字作臙蓋臙字說文有之臙則出於
字林也

鬱入云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鄭司農云鬱草名十
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鏹中停于祭前疏司農云
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者未知出何文按說文云鬱芳
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口缶鬱三其
飾也是鬱爲正字鬱爲假字許君所說與先鄭同先鄭注
百二十貫句下爲字衍文賈疏百二十貫爲築者誤讀也
築以煮之卽肆師云築鬯耳鏹中釋文本作蕉中云本又
作鏹說文云鏹鏹斗也从金焦聲史記索隱引埤倉云鏹

器有柄斗似鈔無緣音焦釐謂卽漢之刀斗也

司尊彝云獻尊注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按說
文云尊酒器也从酋卅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簋尊
壺尊太尊山尊曰待祭祀賓客之禮尊或从寸許說作犧
尊與先鄭合然說文牛部云犧宗廟之牲也从牛義聲賈
侍中說此非古字蓋古作義耳下文獻酌鄭司農云獻讀
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立謂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
誤也獻讀爲儀者如書大誥云民獻有十夫大傳作民儀
有十夫漢書王莽傳作民儀九萬夫獻儀古音通也後鄭
讀爲莎者詩閟宮云犧尊將將毛傳犧尊有沙飾也大射
儀云獻酒注獻讀爲沙明堂位云尊用犧象注犧尊以沙

羽爲畫飾疏引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
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答曰
刻鳳皇之象于尊其形斐斐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
誤耳然則後鄭注三禮俱定爲沙尊齊語誤爲獻也

司服云凡巾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加爵弁而素加環經故書
弁作紃鄭司農紃讀爲弁釋文紃音弁按說文云覓覓也
从兒象形與籀文覓从卅象形弁或覓字覓大夫曰上服
也从口免聲紃或从糸論語子罕云覓衣裳者集解包曰
覓者冕冠也大夫之服也釋文覓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
紃今從古鄉黨篇亦然據此知古論作弁魯論作紃周禮
古書作紃先鄭讀爲弁今本注作紃釋文音弁並誤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遷主所藏曰祧故書祧作濯
鄭司農灌讀為祧按書顧命云王乃洮頰水三國吳志引
鄭注洮頰為濯澣衣成事是鄭讀洮為濯釋魚云屬小者
洮釋文洮眾家本皆作懼是翟兆同聲說文云洮祭也从
月兆聲廣雅云祧祭也五經文字序云若祧禰逍遙之類
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然則經典祧字皆出字林據廣
雅訓祭與說文合知祧即洮字非漏略矣

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
功之樂疏引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于
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
于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

鄭司農

王

禮記

獻于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于宗伯之禮故獻于祖
也按王制云受命于祖受成于學疏周禮宗伯師還獻愷
于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
周禮不云獻愷于學者亦文不具說文云豈還師振旅樂
也从豆散省聲是本作豈也

大傀異哉注愧猶怪也大怪異哉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霄
及震裂為害者按說文云傀偉也从人鬼聲周禮曰大傀
異災瓌或从王襄聲今本說文引周禮或誤脫災字
鍾師云祓夏注杜子春云祓讀為陔鼓之陔各醉而出奏陔
夏按說文云祓宗廟奏祓樂从示戒聲陔階次也从自亥
聲是祓為正字許君从故書作祓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

戒以養也鄉飲酒禮云賓出奏陔鄭注陔陔夏也陔之言
戒也言戒則當作祓矣子春讀為陔鼓者樂師注鄭司農
云若今時行禮于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蓋从漢制後鄭
亦从故書故稱杜說而不易字也

華氏云掌共樵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樵注杜子春云
樵讀為細目樵之樵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蒸灼龜之木
也故謂之樵玄謂樵謂炬其存火疏子春讀樵樵二音者
皆作俗讀為柴樵之樵後鄭不从依音為雀意取莊子燭
火之義熒熒然也按說文云樵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聲
周禮曰以明火蒸樵子春讀為細目樵之樵當作面目焦
之焦傳寫之誤說文云醯目枯焦小也即其義或曰如薪

鄭司農

六

禮記

樵之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矣後鄭何杜說而不易字
與許君合士喪禮注樵謂炬以然火與此注同疏說非炬
當作苴

遂歛其煖契注杜子春云煖讀為英俊之俊書亦或為俊玄
謂煖讀如戈鏹之鏹謂以契柱樵火而吹之也疏煖讀為
俊者意取荆樵之中英俊者為楚焯用之灼龜也讀為鏹
者意取銳頭以灼龜也按說文云煖然火也从火爰聲周
禮曰遂籥其煖煖火在前以焯焯龜是籥為正字歛為假
借子春讀煖為英俊于義無取後鄭不易其字但擬其音
疏說非

保章氏云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注星土星所主土也鄭司農

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
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玄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
諸國中之封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
所入度非古數矣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按左氏
昭元年傳云子產曰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尙書大傳云書
之論事離離若星辰之錯行法言云吾不睹參辰之相比
也文選蘇子卿詩云今爲參與辰又云參辰皆已沒本皆
參辰連文自先鄭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
火蓋以昭元年傳參爲晉星誤與襄九年傳云辰爲商主
大火相合後人遂以參辰爲參商矣說文云參商星也亦
本先鄭參商連文日知錄以許君不知天文則誤讀說文

鄭志卷七

七

通國彙書

以商星解參字矣又姜宸英札記以鄭司農改左氏本文
是忘卻左氏襄九年傳文矣後鄭注偁堪輿者占夢疏引
鄭志張逸問厭對之義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云
史記日者傳以堪輿爲占家之一漢書藝文志云堪輿金
匱十四卷注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文選揚雄賦云
屬堪輿以壁壘注堪輿天地之總名也後人專以說地理
爲堪輿失之

巾車云駝車翟蔽然禛注故書駝作龍杜子春云龍讀爲駝
玄謂駝謂駝車側邊有袞飾也按說文云幣繫布也从中
辟聲周禮曰駝車犬幣是幣爲正字犬當作然因上文犬
幣致誤既夕禮云鹿淺幣注幣覆笱玉藻云君羔幣虎犴

注幣覆笱也少儀云拖諸幣注幣覆笱也皆作幣周禮蓋
假輿爲幣傳寫又誤作禛耳或假幟爲幣詩韓奕云鞞鞞
淺鞞毛傳鞞覆式曲禮云素鞞注鞞覆笱也釋文鞞木又
幟蓋鞞又幟之變也子春讀龍爲駝者古龍駝通用易說
卦傳云震爲龍釋文龍虞干作駝說文不同周禮故書作
龍从子春也

司常云九旗之名物各有屬注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
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按方言云卒
謂之亭父或謂之褚注言其衣赤也說文云卒隸人給事
者爲卒卒衣有題識者續漢書百官志云謁者僕射本注
曰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

鄭志卷七

八

通國彙書

督錄之故曰僕射又注補引漢官儀云亭長皆習設備五
兵亦幘行旛帶劍佩刀設十里一亭蓋亭長亦幘絳衣也
大司馬云師帥執提法鄭司農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
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疏此先鄭蓋據
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法也
按曲禮云前有車騎疏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
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疏引劉炫曰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
也禮謂六韜云騎戰韓非云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
中來謁其書雖出於周末似古時本已有單騎而盛於戰
國及秦漢者秦策云車千乘騎萬匹淮南說山訓云將軍

不敢騎白馬史記項羽紀云脫身獨騎樊噲傳云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說文云騎跨馬也从馬奇聲釋名云騎支也兩脚別支也先鄭此注舉漢法以況周王伯厚漢制攷引曲禮左傳疏相證而困學紀聞獨不引周禮注何耶

以旌爲左右和之門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疏軍門曰和者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眾田獵象戰伐故其門曰和門也按漢書尹賞傳云寺門桓東如漳曰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爲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文

物類紀卷七

九

禮記集說

選東京賦云聚和樹表辭綜注和軍之正門爲和也然則和門卽桓門疏說甚謬此經下云帥其車徒以敘和東京賦正用之故注以爲軍門也

司燿云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注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柶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疏先鄭引鄒子書論語注引周書不同者鄒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春取榆柳之等舊師皆以爲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棗杏雖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義未聞按說文云燿取火于日官名从火霍聲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舉火曰燿取火于日當作于木先鄭所稱鄒子說是也漢書藝文志

云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此說與論語集解馬融引周書月令同皇侃義疏云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櫛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櫛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此卽賈疏所謂舊師說

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注今立秋有驅劉云按說文云臘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也从肉婁聲一曰祈穀食新曰驅臘風俗通義祀典篇云謹案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獵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

物類紀卷七

十

禮記集說

驅臘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臘八月祭名也法書問道云不臘臘也與李軌注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漢書武帝紀云臘五日如漳曰臘音樓漢儀注立秋驅臘伏儼曰臘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驅臘之祭也後漢書劉聖公傳云欲以立秋日驅臘時其擊更始續漢書禮儀志云立秋之日斬牲名曰驅劉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告事乃遂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注補引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臘鄭君此注引漢制以證射牲蓋臘有二說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漢時八月祭卽說文後

說風俗通義同屨爲祭名續漢志作劉乃假借賈疏從伏儼注以爲劉殺也非

方相氏云掌蒙熊皮注冒熊皮者以驚馭疫癘之鬼如今魁頭也按說文云顛頭醜也从頁其聲今逐疫有顛頭是顛爲正字魁爲別字荀子非相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供楊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供亦當作供淮南精神云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高注顛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其象耳目顛醜言極醜也古義止引應劭風俗通說似未備

隸僕云掌蹕宮門之事注鄭司農云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敬蹕釋文蹕音畢儼又作警按說文云蹕止行也从走

畢聲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擬于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漢書文三王傳云出稱警入稱蹕注引漢舊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古今注云警蹕所以戒行徒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畢止也蹕竝當作蹕大司寇云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蹕止行也蹕今本作蹕惟釋文从走與說文合全書蹕字皆轉寫誤蹕矣

司弓矢云獻矢箛注箛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續漢書禮儀志注引干寶曰箛今之步又按說文云箛弩矢箛也从竹服聲周禮仲秋獻矢箛釋名云矢其受之器以皮曰箛謂

柔服用之也續漢志注明通俗文云箭箛謂之步又與干注同詩采薇云象弭魚服箋云矢服也服卽箛之省

函師云夏房馬注故書房爲訝鄭司農云當爲房玄謂房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按說文云房廡从广牙聲周禮曰夏房馬許君不从故書與先鄭同後鄭訓廡亦與許合釋名云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御覽引通俗文云客堂曰房蓋房爲兩廡之高大者故以正屋客堂言之而可以庇馬涼也或省作牙俗作衍

秋官司寇云以佐王刑邦國注刑正人之法孝經說曰刑者刑也過出罪施疏孝經援神契五刑章曰刑者刑也過出罪施也下刑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

實罪者施刑是以尙書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按王制云刑者刑也刑者成也疏刑者刑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刑體之刑訓此刑罰之刑以爲刑體之刑言刑罰之刑加人體體又言刑者成也言刑體之刑是人之成就容貌據此知刑卽刑字例字說文所無蓋出於緯書後人因以改經文耳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疏狼扈道上者謂不獨之物在道猶今言狼藉也續漢禮儀志注引干寶注滌狼氏今卒辟車之屬按干注作滌狼依子春易字後鄭注狼扈疑作狼戾孟子滕文篇云樂歲粒米狼戾趙注狼戾猶狼藉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

與此注狼戾道上正合

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書不作蠱者字从聲疏庶是去之意故為庶不為蠱也是其取聲按韓詩外傳云驅驅後漢書鄭康成傳云起起皆趣起之言今凡驅除作聲曰庶庶是其意正字通別出施字以為驅雞聲謬甚

柞氏注鄭司農云柞讀為音聲啗啗之啗屋竿之竿疏讀从春秋行扈啗啗之啗又為屋竿之竿者皆从音同也按說文云謠大聲也从言咎聲讀若竿啗或从口然則啗竿聲同左氏昭十七年傳云九扈為九農正疏引賈逵曰行扈啗啗畫為民驅鳥者也疏本此

國朝書

三

國朝書

雜氏注書雜或作夷玄謂雜讀如髡小兒頭之髡按說文云髡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髡談苑云唐朝宮中常于學士院取眠兒歌者即剃胎髮文也剃乃髡之俗字今小兒初生一月使鐻工髡胎頭必曼聲歌之若祝兒郎偉者是眠兒歌遺意

若族氏注鄭司農云若讀為擿族讀為爵族之族謂巢也玄謂若古字从石折聲按說文云若上摘山巖空青珊瑚隋之从石折聲周禮有若族氏族行蠶蓐从艸族聲蓐本蠶蓐與巢相類故爵巢亦謂之爵族晉書左貴嬪傳云修成晉族分繭理絲正指蠶族

赤艾氏注赤艾猶言拈拔也主除蟲豸自種者按說文云魃

旱鬼也从鬼艾聲周禮有赤魃氏除疠之鬼也詩曰旱魃為虐蓋本旱鬼因以名官是魃為正字鄭注赤艾猶言拈拔者乃以同聲相訓說文云拈裂也从手赤聲拈擗也从手艾聲今除物猶云拈拔

蝮氏注鄭司農云蝮讀為蝮蝮蝮也月令曰蝮蝮鳴故曰掌去龍龍龍龍蝮蝮屬書或為掌去蝮蝮玄謂蝮今御所食蛙也蝮乃短弧與按釋魚云龍龍龍諸在水者龍龍注取龍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鳴說文云蝮蝮蝮也从虫段聲蝮蝮蝮也从虫莫聲蝮短弧似龍三足以气射害人从虫或聲蝮蝮又從國龍龍也从它象形龍龍蝮也从龍圭聲蓋詹諸龍龍蝮蝮及蝮為四物今浙人呼詹諸為蝮施呼龍龍為田雜呼蝮蝮為蛙蝮呼蝮為射工周禮蝮氏本借蝮字重文以名其官疑取其聲之國國故後鄭注掌去龍龍云齊魯之間謂龍為蝮龍龍也蝮與取龍尤怒鳴為聒人耳去之後鄭注蝮蝮二字許說合而為一龍與取龍本二物許說亦合為一漢書五行志云元鼎五年秋蛙與蝮蝮羣鬪則二物可知今說文龍龍蝮下疑脫一屬字

國朝書

十四

國朝書

鄉士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注鄭司農云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望後利日也玄謂擇可刑殺之日疏月大則十六日為望月小則十五日為望利日即合刑殺之日按論衡譏日篇云祭祀之歷以血忌月殺之日為凶又辨

崇篇云血忌不殺牲而屠肆不多禍此所謂利日者蓋避血忌月殺之日也

司刺云壹宥曰不識注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疏甲乙者與喻之義耳按韓非云罪生甲禍歸乙

伏怨乃結漢書韓安國傳云蒙獄吏田甲張湯傳云湯之客曰甲張華甲乙問云甲娶乙爲妻後人娶丙徐中叔服議云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皆假名甲乙也

職金云榻而熏之注鄭司農云榻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榻藥按說文云榻桀也从木曷聲

雜錄

五

通雅

周禮曰榻而書之廣雅云榻藥杙也漢書尹賞傳云榻著其姓名師古曰榻杙也杙杙于瘞處而書死者姓名也蓋先鄭注榻藥本當作榻桀故釋文不出音釋宮云雞栖于弋爲桀弋卽杙也蜡氏注於此廣雅藥乃杙之別字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榻藥也从俗改耳

庶氏云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艸攻之注嘉艸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按釋艸云蒿山蒜物類相感志引孫炎曰帝登蒿山遭猶芋艸毒將死得蒜乃齧之解毒乃收植之能殺蟲魚之毒攝諸腥羶此孫炎乃唐人作疏者誤以蒿爲山名然蒜可解蟲毒至今猶然本艸云甘艸解毒名醫曰一名美艸是美艸豈卽嘉艸歟又蘭艸殺蠱毒辟不

祥蓋庶氏掌除毒蠱宜以此等香艸熏之

翬氏云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擣之注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擣其脚疏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之中以誘之按說文云囹譯也从口化聲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囹讀若譌囹或从絲非戶錄引字林云囹音由今獵師有囹也文選射雉賦云廬吾游之晏起徐爰注游雉媒名江淮閒名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鱣謂游乃囹之假借與游說謬囹卽翬氏所謂以其物爲媒也

雜錄

六

通雅

翦氏云掌除蠱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艸熏之注蠱穿食人器物者蠱魚亦是也莽艸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按釋艸云莽春艸衍義引孫炎曰藥艸也俗呼爲蒿艸郭注一名芒艸本艸云莽艸殺蟲魚名醫曰一名莽一名春艸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艸焉名曰莽艸可以毒魚郭注今用之殺魚

大行人云三問三勞也焉問不恙也按釋詁云恙憂也郭注今人云無恙謂恙憂也司儀云問君問大夫注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聘禮云公問君實對公再拜注拜其無恙曲禮云主人不問賓不先舉注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趙策云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詞九辨云還及君之無恙呂氏異

用篇云孔子問弟子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子之妻子不有恙乎說苑云魏文侯問趙倉唐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若是者三又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史記李陵傳云霍與上官無恙乎皆有無恙之間知古禮如此也風俗通義云恙蟲毒也古人艸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然恙之為蟲無可攷見說文云它上古艸居患它相問無它乎其解恙字云憂也亦同爾雅蓋應氏牽谷之耳

掌客云車三秬注十稷曰秬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秬讀為秬秬麻管之秬按說文曰秬二秬為秬秬五稷為秬晉書律歷志云九章商功法程未答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

爾雅

七

通圖叢書

十寸此秬秬麻管蓋九章語

考工云攻皮之工函鮑注鄭司農云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蒼頡篇有鮑發釋文鮑匹學反音朴劉音僕疏藝文志蒼頡有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鮑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以為證也按說文云鮑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鮑也許君所據周禮亦假鮑為鮑蒼頡篇文法如急就篇有鮑發者謂其篇內有此二字車人注引柯樞同疏說似誤說文云發柔革也从非从皮从夨省讀若與今本作髮傳寫之誤墨子節用云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鞮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亦正合作鮑史記宋世家云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無革

字蓋鮑革即鮑革以是為名猶昭公名杵臼春秋傳作公子鮑乃單舉耳說文鮑讀若朴者鮑嘗遇鮮使臣自言姓朴讀若鮑此可為鮑朴音同之證

設色之工畫續鐘篴帟注鄭司農云帟讀為芒芒禹迹之芒按說文云帟設色之工治絲練者从巾亢聲一曰帟隔讀若荒是帟為正字喪大記云帷荒注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是即一曰帟隔作荒者假借讀若耳荒芒俱从亡聲故亦讀為芒帟俗作帟非今京師市肆縣帟以表著名曰望子即帟字也望芒音同

搏埴之工陶瓶注鄭司農云瓶讀為甫始之甫元謂瓶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按說文云瓶周家搏埴之工也从瓦方聲

爾雅

六

通圖叢書

讀若瓶破之瓶瓶破之瓶疑作取破之取說文云取敗瓦也與先後鄭讀不同然瓶从方聲放亦从方聲故後鄭易先鄭讀為放也

加軫與鞮焉注鄭司農云鞮讀旃僕之僕謂伏兔也疏旃僕之僕者讀音同而未聞所出也伏兔也者漢時名今人謂之車展是也按說文云鞮車伏兔也从車美聲周禮曰加軫與鞮也釋名云展似人展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鞮鞮伏於軸上也先鄭讀為旃僕之僕疑作冉有僕之僕以上文不樸屬云樸讀如子南僕之僕也

輪人云欲其掣爾而纖也注鄭司農云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玄謂讀如桑蝶蛸之蛸疏紛容掣參之掣者此蓋有文

今檢未得按說文云聖人臂兒从手削聲周禮曰輻欲其
準爾史記司馬相如傳云紛容蕭瑟漢書作紛容前參郭
璞曰紛溶前參枝疎擢也前蕭一聲之轉故後鄭讀如蛸
也

望其穀欲其眼也注眼出大貌也鄭司農云眼讀如限切之
限釋文眼魚懇切按說文云輓穀齊等兒从車昆聲周禮
曰望其穀欲其昆玉篇云輓古混切是輓爲正字今周禮
作眼與輓音義相殊注云出大貌也先鄭讀如限切俱甚
賈解疑當作暉說文云暉大出目也从目軍聲玉篇云暉
公困切此注當云暉眼出大貌也鄭司農云暉讀如猓切
之猓方與說文之輓及釋文之魚懇切合

說文解字

一九

說文解字

稭理而堅注稭致也鄭司農云稭讀爲奠祭之奠按說文云
稭種穧也从禾眞聲周禮曰稭禮而堅蓋稭爲密致聘義
云稭密以栗注稭致也稭卽稭之別字釋詁云苞稭也郭
注今人呼物叢致者爲稭書疏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
人名曰稭蓋考工記多齊語也

則穀雖徹不徹注鄭司農云穀當作耗玄謂穀暴陰柔後
必槁滅疇革暴起按說文云穀艸兒从艸歆聲周禮曰穀
雖徹不徹蓋穀爲氣上出兒漢書自敘云曲陽歆歆亦朱
其堂文選寶鼎詩云吐金景兮歆浮雲歆爲艸盛上出兒
故後鄭云歆暴旼人云辟暴注暴墳起不堅致也荀子勸
學云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

輮使之然也暴爲炮之假借說文云炮面生熱氣也淮南
說林云潰小炮而發瘞疽高注炮面氣也或作爆一切經
音義引聲類云爆煩起也謂皮鼓起又或作曝西山經云
雖渠食之可以已曝郭注曝謂皮鼓起也然則該炮者謂
上出起炮也先鄭作耗是稻屬非此義故許及後鄭不從
也

以其圖之防梢其藪注梢除也防三分之一也鄭司農云梢
讀爲桑蠛蛸之蛸藪讀爲蜂蛸之藪謂藪空壺中也玄謂
此藪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當輻笛者也蜂藪者猶言
趨也藪考輻輻之所趨也按說文云枋木之理也从木力
聲梢木也从木肖聲操車藪中空也从木臬聲讀若藪阮

說文解字

三

說文解字

侍郎曰圖之防當依說文作枋木理也今从自作防字相
假借理枋一聲之轉輪人曰稭理而堅疏理而柔此言順
穀木中直理除去穀中心木而爲藪非言其圍也鱣謂詩
斯干云如矢斯棘釋文棘棘詩作枋是言其本之直可以
證圍之枋也梢作梢者字之誤讀爲蠛蛸者疑其音釋木
云梢梢擢郭注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蓋長而殺如
削去其末故云梢除也操作藪者假用讀若之字急就篇
作輮操之誤碑作桑臬之誤也

則無槩而固注鄭司農云槩檝也蜀人言檝曰槩元謂槩讀
如涅从木熱省聲按先鄭以槩爲檝蓋讀爲藪說文云藪
煎茶莫从艸藪聲漢律會稽獻藪一斗內則云三牲用藪

注蕝煎菜莢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檄疏引賀瑒曰今蜀郡作之名藪也釋木云菜檄醜菜郭注檄似菜莢而小赤色後鄭不從讀如涅者釋木云木相磨檄郭注樹枝相切磨說文云木相摩也从木執聲檄或从艸今注作熱省聲誤也

凡揉牙外不廉注廉絕也按說文云燦火燦車網絕也从火兼聲周禮曰燦牙外不廉是燦燦為正字鄭本轉寫之失也上文揉幅必齊亦然說文云燦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易繫辭傳云揉木為耒漢書食貨志作燦木為耒當據正之

以為鞬圍注鞬式之植者衡者也鄭司農云鞬讀如繫綴之

通韻讀書

主

通韻讀書

綴謂車輿幹立者也立者為鞬橫者為軹書鞬或作幹元謂鞬者以其鄉人為名按說文云鞬車橫幹也从車對聲周禮曰參分軹圍太一以為鞬圍先鄭以幹立者為鞬許君以橫幹為鞬後鄭以鞬字從對以對以鄉人為名當從之軹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妖星有枉矢也蛇行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按疏引孝經援神契云枉矢所以射惡謀輕又考異郵云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尾是鄭君據考異郵而言也史記天官書云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蓋旌旗類此故畫之續漢書禮儀注引千寶曰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為枉直謂枉矢於孤此說違鄭終未允

疏氏云以況水漚其絲注故書況作涓鄭司農云涓水温水也元謂況水以灰所沛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淩按說文云況財温水从水兌聲周禮曰以況水漚其絲故書作涓不得為漚物之水當从況也後漢亦作況而義稍異謂以灰沛水者即內則云和灰請澣也齊人曰淩當作倭曲禮曰共飯不澤手注澤謂倭莎也說文曰倭推也一曰兩手相切摩也切摩即齊人曰倭之意

玉人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曰全純色也龍當為尨尨謂雜色玄謂全純玉也瓚讀為餐屨之屨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按說文云瓚

通韻讀書

主

通韻讀書

三玉二石也从王贊聲禮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駟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將玉石半相埒也白虎通義引逸禮王度記與後鄭合說文以龍為駟與先鄭合惟伯用將作用將為異瓚讀餐屨者說文云瓚鬻也从彌侃聲節或从食衍聲瓚以羹澆飯也玉篇云屨古文瓚內則云狼膺膏以與稻米為醑注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屨矣此周禮醑食也醑當从節是餐屨即節瓚元人曲中以不潔物曰膺瓚亦節瓚之俗字也

梓人云願脰注願長脰貌故書願或作慳鄭司農云慳讀為鬪頭無髮之鬪按說文云願頭鬢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數目願頭此與鄭注字同義異或作慳者願慳雙聲字先

鄭讀爲鬻者說文云鬻鬻秃也从鬻鬻聲此卽無髮之謂也下文鱗之而注之而頌頌也說文云頌秃也从頁氣聲舊音口沒反明堂位云殷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秃楬此楬又頌之假借

梓人云頌寸焉注鄭司農云頌籠網者頌讀爲竹中皮之頌按說文云頌持網紐也从糸員聲周禮曰頌寸段大令云讀爲竹中皮之頌當作讀如竹青皮筍之筍擬其音也筍于貧反今之筠字顧命禮器聘義注字皆作筍籟謂均筍古本通用筍今讀若損頌亦从員聲損亦从員聲又可爲頌讀如筍之證

廬人云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注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

開輓而內之本末勝負可知也按說文云久從後灸之象人兩脰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旣夕禮云木朽久之注久當爲灸士喪禮云冪用疏久之注久讀爲灸灸謂以蓋案塞其口是久爲古文灸爲今文許君引周禮作久蓋故書鄭君从今書作灸故注儀禮亦讀爲灸也匠人云廟門容大局七個闔門容小局參个注大局牛鼎之屬小局脚鼎之屬按說文云闔以木橫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周禮廟門容大闔七箇卽易玉鉉大吉也是作闔作箇者故書作局作个者今書也蓋闔字从郊口之口讀若局今本說文作闔音莫狄切蓋脫去闔字誤合二字爲一耳詳見易疏記

弓人云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注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按戴爲儻之假借說文云儻市也从人對聲戴儻聲同今人以直如其重者謂之換兌換兌亦當作儻

絲三邸漆三斛注邸輕重未聞按說文云斛量也从斗與聲周禮曰黍三斛玉篇云斛余甫切今作庾陶人云庾實二般注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旅人云豆實三而成斛是斛爲六豆合諸左傳四升爲豆則斛爲二斗八升三斛爲八斗四升矣竊疑此注中斛字有誤蓋斛卽庾已見陶人似不必再注況黍論鈞石不論權衡漢書貨殖傳云黍十大斗是也此當專言邸輕重未聞

簡莊疏記卷七

儀禮

士冠禮云筮于廟門注庶謂禰廟釋文庶古廟字按說文云廟尊先祖兒也从广朝聲詹古文蓋篆文从朝聲古文从苗聲也詩清廟釋文廟本又作庶古今字此庶門釋文引劉昌宗庶音廟蓋以今字音古字猶地官迹人注迹之言蹟也并人注升之言礦也

筮與庶所卦者注所以畫地記交疏筮法依七八九六之交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

簡莊疏記卷八

通圖識譜

七也兩少一多為圻錢圻錢則八也按春官大卜疏云三多為交錢六為老陰也三少為重錢九為老陽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為少陽也兩少一多為圻錢八為少陰也京房易傳云鬼為繫交財為制交天地為義交福德為寶交陸績注天地即父母也福德即子孫也同氣即兄弟也此即今火珠林之術所本

蘇軾注緇鞞也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精為緇鞞按釋艸云茹蘆茅蒐詩疏引李巡云茹蘆一名茜可以染絳說文云蒐茅蒐茹蘆地血所生可目染絳从艸鬼聲茵茅蒐也从艸鹵聲詩瞻彼洛矣云緇鞞有奭傳緇鞞者茅蒐染艸也一曰緇鞞所以代鞞也箋云緇鞞者

茅蒐染也茅蒐緇鞞聲也疏引駁異義云緇艸名齊魯之閒言緇鞞聲如茅蒐字當作緇陳畱人謂之蒨是鄭君以蒞為茅蒐之合聲蒨其別名蒨即茵之假借也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類緇布冠無弁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弁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膝辟名茵為頰按說文云頰舉頭也从頁支聲幘髮有巾曰幘从中責聲幘匡當也从木國聲釋文云幘蹟也下齊眉蹟然也箇恢也恢郭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傾也著之傾近前也蓋缺頰一聲之轉故缺讀如頰茵當從說文作樹蜀志諸葛亮傳云遺之中幘正作樹注云膝辟名茵為頰釋名云魯人曰頰者膝辟與魯近也

簡莊疏記卷八

通圖識譜

有篚注篚竹器如笱者疏其字皆竹下為之故以竹器言之如笱者亦舉漢法為况也按說文云匪器侶竹篚从仁非聲笱車笱也从竹令聲一曰笱簾也漢書韋賢傳云遺子黃金滿簾不如一經如漚曰簾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畱俗有此器是匪侶竹篚又侶笱漢時亦謂之簾匪作篚者亦後人加竹也

贏醢注贏醢蠃醢今文贏為蝸按釋魚云蚶贏蠃醢郭注即蝸牛也說文云蝸蝸蠃也从虫骨聲蠃蠃蠃也从虫贏聲一曰虎蠃蓋蠃本蠃蠃之名而蝸亦名蠃故說文一曰虎蠃天官鼈人及士冠禮既夕禮注並以蠃為蠃蠃也今

文羸爲蝸者內則云蝸醜作蝸今文也蝸當作虬

曰伯某甫注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按說文云甫男子美

稱从用从父父亦聲是甫本从父故甫父通用尼父家父孔父春秋左氏傳俱作父鐘鼎文亦多用父也冠義記云章甫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甫斧俱从父也

冠義記云殷尋注尋名出于幪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按說文曰部無尋字兒部覓字解云殷曰吁宋本作吁五音下

集韻竝同類篇及小徐本作尋淺人改也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尋經典相承隸省作尋是本作吁也釋詁云吁幪大也詩斯干云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幪是吁與

幪通故云吁名出于幪也

簡注記卷八

通韻叢書

士昏禮云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注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疏云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按此舉二氏爲例猶假名甲乙之意急就篇云祖堯舜樂禹湯漢書魏相傳云中調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

秋貢禹舉冬此類皆假以稱之今人言張三李四鄭文王德亦有所自也

北止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疏古文止作趾者雖疊古文趾爲足亦一義也按釋言云趾足也說文云止下基也象艸

木出有趾故目止爲足釋名云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左氏桓十三年傳云舉趾高漢書引作止高誘曰止足也

蓋古惟有止字故足字从止若止旁加足不已贅乎此古文止作趾疑當作古文止作址蓋假借址字後人以俗趾字改之也

記云筭緇被纒裏加于橋注橋所以廢筭其制未聞今文橋爲鎬按說文云鎬溫器也从金高聲武王所都在長安鹵上林苑中字亦如此是鎬爲溫器乃正義鎬京字假借用之說文鎬與鑣銚同訓溫器卽鑣斗之類可目廢物古文作橋假借也

今吾子辱注以白造緇曰辱疏謂以潔白之物造置于緇色器中是汚白色猶今賓至己門亦是屈辱按說文云辱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于封疆上戮之也溲溼暑也从水

簡注記卷八

通韻叢書

辱聲是恥辱字作辱汚溲字作溲因溲从辱故假借通用老子云大白若辱則辱乃白之對蓋假辱爲溲也

士相見禮云若先生異爵者注先生致仕者也按曲禮云從于先生注先生老人故學者此教學之先生與致仕者不同鄉飲酒云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與此同

鄉飲酒禮云主人揖先入賓厭介注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按說文云揖攘也从

手彘聲一曰手箸勾爲揖擡舉首下手也从手壹聲此厭爲擡之假借春官大祝云九曰肅拜注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左氏成六年傳云三肅使者杜注肅手至地若今之擡蓋擡必舉首下手至地揖則手箸勾而已

鄉射禮云豫則鉤楹內注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從榭州立榭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按豫序皆从予聲故通用孟子云序者射也故又與射通榭當作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注謝與榭同淮南淑眞云二者代謝舛馳高注謝敘也以敘訓謝猶孟子以序爲射也敘序亦通用

而后下射注后後也當從后疏引孝經說取孝經援神契之文彼說孝經云然后能保其社稷之等皆作后后者後也

簡莊疏記卷八

五

禮圖叢書

故不從古文後是以云當從後按後爲正字后爲假借然后亦有後義釋名云后後也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禮記大學而后有定等俱作后惟知所先後仍作後聘禮記注云而后然後也

杜長三仞注七尺曰仞疏仞者無正文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孔君則八尺曰仞所見不同也按說文云仞伸臂一尋八尺从人刃聲祭義云築宮仞有三尺論語云夫子之牆數仞集解包曰七尺曰仞莊子庚桑楚云步仞之正郭象注七尺曰仞與此注俱作七尺是也若如小爾雅作四尺則築宮仞有二尺不爲一丈而爲及肩之牆矣澮深二仞無異澮深八尺矣蓋小爾雅本王肅之說耳說文及

孟子趙注淮南高注皆作八尺曰仞則與八尺曰尋無別亦誤

燕禮云冪用綌若錫注冬夏異也今文錫爲綌按說文云綌網布也从糸易聲賜或从麻釋名云綌衰綌治也治其麻使滑易也淮南齊俗云絜羅絜高注弱綌細布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被阿錫集解張揖曰細布也是錫爲正字錫爲假借夜服傳亦作錫注治其布使之滑易是也蓋此字从易故以滑易言之

升騰觚于賓注騰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騰皆作騰疏檀弓下云杜黃洗而揚觶注云舉爵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此注騰與騰決故讀從之也按射

簡莊疏記卷八

六

禮圖叢書

義云揚觶而語注今禮揚皆作騰此所謂今禮者卽儀禮今文也檀弓注所謂禮作騰者儀禮古文也公食大夫禮云眾人騰羞者注騰當作騰騰送也咸象傳云騰口說也疏引鄭注騰字作騰騰送也集解虞翻曰騰送也釋文騰虞作騰蓋騰騰騰俱从朕聲故假借通用騰揚一聲之轉故讀或爲揚投壺禮云命酌曰請行觶行揚亦聲相近也大射儀云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按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彗古文豐韻會引說文从豆下多从曲二字繫傳祛妄篇引李陽冰說豐云山中之半乃鞞聲也徐鍇以爲象豆滿形足矣山是何義乎醴謂陽冰雖多曲說然以

此條論之則說文原本當云从豆象形并聲下列古文彗則从豆并聲與鄭注儀禮合使說文但如今本从豆象形陽冰安能虛造并聲之說乎况鄭注又其明證生部半下當有重文并云古文半韻會云說文本作并今文省作半說文當爲古文蓋生字既建首故姓附部末半不建首自宜列古文并于半下也彗从又持牲亦當从又持并蓋牲者眾生竝立之貌并乃艸盛半半之貌艸盛當埽故埽竹之彗从之耳

綴諸箭注古文箭作竹按說文云楛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楛段大令曰當云周禮曰竹楛讀如箭今本轉寫誤亂也夏官職方云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筱也故書箭爲晉

簡雅疏記卷八

七

禮記疏

杜子春日晉讀爲箭書亦或爲箭蓋許君所見周禮故書楛从木也吳越春秋云晉竹十庾正謂會楛竹箭晉音同故春官典瑞注縉紳作薦申

兩壺獻酒注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按春官司尊彝云獻酌注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元謂獻讀爲摩沙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醖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郊特性云汁獻況于醖酒注獻讀爲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是鄭注三禮皆以獻爲沙蓋獻从犬虜聲虜从鬲虜聲與沙聲近故儀尊亦讀如沙尊因其形沙沙然詳見周禮疏記

聘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管猶館也古文管作官今文布作敷按管館俱从官聲故通用易隨初九云官有滄釋文官有蜀才本作館有敷从專聲說文云專布也說卦傳云震爲專集解延叔堅說專爲大布詩長發云敷政優優左傳作布政優優

垂纁注纁所以藉圭也今文纁作璪按說文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臬聲虞書曰璪火聘禮記云圭與纁注古文纁或爲藻今文作璪春官司几筵云加纁席畫純注鄭司農云纁讀爲藻率之藻典瑞纁藉注同又夏官弁師注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名然則周禮故書及儀禮古文竝作纁司農易爲藻字意謂畫水藻文也許君

簡雅疏記卷八

八

禮記疏

從儀禮今文作璪不从周禮故書儀禮今文耳

以二竹筥方注竹筥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筥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按說文云筥黍稷圍器也與鄭注不同淮南秦族云陳筥筥高注器方中者爲圓圍者爲筥蓋筥形外圓而內方故鄭注孝經云外方曰筥也天官籩人云朝事之籩注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蓋漢時有寒具故此注云如今寒具筥疏云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猶今人言點心也

車乘有五籩注籩讀若不數之數今文籩或爲逾按下記云十六斗曰籩注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籩者今文籩爲逾說文云籩炊籩也从竹數聲方言云炊籩或謂之籩蓋籩

逾聲近假借或又作笱耳此與料實一斗之斛不同詳見

周禮疏記包咸法論語十六斗曰庾蓋誤以斨為庾耳

俶獻注俶始也古文俶作淑按釋詁云俶始也淑善也說文

云俶善也从人叔聲詩曰令終有俶一曰始也是俶本訓

善又訓始也古文蓋假淑為俶經典相承通用詩燕燕云

淑慎其身俶淑善也既醉云令終有俶傳俶始也載芟云

俶載南畝傳俶始也雜記云如何不淑注淑善也

帥大夫以入注帥道也古文帥為率按說文云帥佩巾也从

巾自帨或从兌聲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衛

將衛也从行率聲玉篇云衛循也導也今或為率釋詁云

率循也石鼓文云悉衛左右漢朱龜碑云不衛天常今詩

簡雅記卷八

九

適園叢書

悉率左右率由舊章俱作率蓋衛為正字帥率俱假借經

典相承通用易師六五云長子帥師作帥書舜典云百獸

率舞作率春秋帥師俱作帥周禮使帥其屬俱作帥禮記

中庸率性作率大學帥天下作帥儀禮覲禮云帥乃初事

注今文帥作牽此注古文帥為率各隨用之不一定也

賄用束紡注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疏鄭注周禮內司服亦

云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則此束紡者素沙也故據漢法況

之按說文云紡網絲也从糸方聲縛白鮮也从糸專聲急

就篇云烝栗絹紺緝紅纒注絹生白縉似縑而疏者也廣

雅云絜纒鮮支縠絹也釋文引聲類云縛今作絹是縛為

縉之疏者故素沙亦謂之白縛若今時之輕光絹矣

禮玉束帛乘皮注禮禮聘君也今文禮皆作醴按釋名云醴

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禮禮俱从豐故通

用

赴者未至注謂赴告主國君者也今文赴作訃按釋詁云赴

至也說文云赴趨也从辵仆省聲徐鼎臣校云春秋傳赴

告用此字今俗作訃非是雜記云凡訃于其君注訃或皆

作赴赴至也蓋赴為正文訃為隸俗儀禮古文作赴是也

記云出祖釋輅注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輅為

行始也詩傳曰輅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也春秋傳曰輅

涉山川然則輅山行之名也古文輅作被按說文云輅出

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輅既

簡雅記卷八

十

適園叢書

祭輅轅于牲而行為輅从車又聲夏官大馭云及犯輅注

故書輅作罰杜子春云罰當為輅輅讀如別異之別謂祖

道輅輅磔犬也是周禮故書作罰儀禮古文作被皆假借

字鄭俱不從與說文合今詩及春秋傳皆作跋又與鄭注

所引不同

賜饗唯羹飪注羹謂飪一牢也古文羹為羔飪作脰釋文脰

而甚反劉音審按說文云彌五味盂彌也从鬲从羹羔薦

或省彌或从羹鬲省羹小篆从羔从美飪大孰也从食壬

聲脰古文飪恁亦古文飪蓋羹从羔古文省作羔脰即古

文飪今說文云恁夾古文飪恁見心部不宜重出當即脰

之誤

公倉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注古文簋皆作軌按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匱古文簋从匚飢匱古文簋或从軌机亦古文簋春官小史云敝昭穆之俎簋注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蓋周禮故書作几者匱之省儀禮古文作軌者匱之省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釋文簋獨才本作軌渙六四云渙奔其机集解虞翻曰渙宗廟中故設机机卽古文簋今本作机釋文音几非也春秋繁露祭義云秋上机机實黍也正用机字机軌並从九故通用

鋼芼牛羴羊苦豕薇注苦若茶也今文苦爲芼按特牲饋食禮云鋼芼用苦注今文苦爲芼芼乃地黃非也說文云芼

簡註疏記卷八

十一 適園叢書

地黃也从艸下聲禮曰鋼芼牛羴羊苦豕薇許君所據本從今文作芼訓爲地黃與鄭君注不同也釋艸云芼地黃郭注一名地髓江東呼芼本艸云地黃味甘寒生者尤良一名地髓生川澤名醫曰一名芼一名芼生咸陽黃土地者佳廣雅云地髓地黃也淮南覽冥云地黃主屬骨而甘艸主生肉之藥也是地黃今但爲藥物據許君所說則古者用以芼羹矣

齋夫承命告于天子注齋夫蓋司空之屬春秋傳曰齋夫馳按左氏昭七年傳引夏書云齋夫馳疏引孔傳齋夫主幣之官傳蓋因覲禮而言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鄉有三老有秩齋夫游徼齋夫職聽訟收賦稅皆秦制也據此則鄭

注所云司空之屬者近是孔傳以爲主幣之官非也

喪服云傳曰斬者何不緝也左傳疏引馬融云不緝不緝也謂斬布用之不緝其端也衰用布爲之廣四寸長六寸當心故云在冑前也按說文云緝績也緝交泉也一日徒衣也釋名云緝下橫縫緝其下也左氏襄十七年傳云晏嬰羸緝斬杜注斬不緝之也緝在冑前羸三升布蓋本馬說直經者麻之有賁者也左傳疏引馬融云賁者泉實賁麻之有子者其色羸惡故用之按釋艸云賁泉實泉麻郭注別二名說文云葩泉實也从艸肥聲賁或从麻賁淮南說山云見賁而求成布高注賁麻之有賁者可以爲布因求其成賁讀傳曰有賁不爲災之賁蓋葩从肥聲故高誘讀若

簡註疏記卷八

十二 適園叢書

蜚肥賁一聲故又从賁儀禮及周禮饗人俱作賁假借也枕塊釋文塊本又作由按釋言云塊塤也郭注土由也說文云由塤也从土一屈象形塊或从鬼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由土塊也此與爾雅俱以或體訓本字蓋皆出于郭璞也漢衡方碑云復聞苦由所據儀禮作由禮運云賁桴而土鼓注賁讀爲由聲之誤也由塤也謂搏土爲桴也歡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注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釋文溢如字劉音實射慈注同鄭王肅劉遠袁整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按荀子儒效云屑然臧千溢之實是權名假盈溢字而爲之者據此知今本孟子百溢等及秦策萬溢字皆俗人所改王肅之徒從溢字本訓解

爲滿手蓋有意違鄭也

從祖祖父母疏是曾祖之子祖之兄弟按釋親云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叔叔母爲從祖母郭注從祖而別世統釋名云父之世叔父母曰從祖父從已親別而下也此與喪服傳合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韋注祖父弟之妻據此則謂之從祖叔父母矣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通典引馬融曰母之姊妹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之名名之也又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通典引馬融曰姊妹子相爲服也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按左氏襄二十三年傳云穆姜

簡莊記卷八

十三

適園叢書

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爲姨兄弟孔疏據父言之謂之姨據母言之當謂之從母但子效父言亦呼爲姨姨子昆弟卽喪服從母昆弟是也通典引袁準正論云從母小功五月舅總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總時俗所謂姨母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偁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偁父姨不偁母也可偁姨不應偁母爲姨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書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

卒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焉

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爲姨也姊妹因謂爲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母姨母爲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轉亂而遂爲名者也袁說尙不達禮意且不合雅訓爾雅母黨偁從母猶宗族有偁從父云爾如以爲從其母來故謂之從母夫從其母來則是媵矣古固有以姊妹爲媵者更有以姪爲媵者亦將謂之從母乎況從母而來之媵卽庶母也禮卽爲庶母之服何以又爲從母制服乎爾雅于宗族曰父之妾爲庶母子母黨曰母之姊妹爲從母子妻黨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姨之名于妻黨有此偁詩碩人云邢侯之姨左

簡莊記卷八

十四

適園叢書

氏莊十年傳云蔡侯曰吾姨也是姊妹各事一夫互偁爲姨非相從爲媵者蓋于母黨不當有此偁也自秦漢以來有偁從母爲姨者釋名云母之姊妹曰姨禮謂之從母爲姊而來則從母列故雖不來以此名之也是因當時有姨之偁故爲此釋而晉時蔡謨徐邈徐叡徐彥議禮遂有姨母姨兄姨弟姨妹之偁且以之偁庶母如南史齊宗室傳云衡陽王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冝食曰須待姨差又晉安王子懋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子懋流涕禮拜曰使阿姨此病和勝願華竟齊不萎蓋習俗相沿偁謂轉展混淆矣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注世俗謂王棘砭鼠釋文砭劉音託

按漢書張湯傳云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皆湯湯掘
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并取鼠與肉
具獄磔堂下師古曰處正其罪而磔之也史記李斯傳云
十公主砒死于杜索隱砒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此蓋
假寘爲磔寘卽宅之古文轉寫之誤劉音託非也說文云
柶斗可以射鼠注王棘砒鼠言王棘可以磔鼠耳

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注今文免皆作纜古文髻作括
按說文云冕大夫以上服也从曰免聲纜或从糸髻髮
也从影昏聲古文以免作纜以括作髻俱假借檀弓云免
焉又云括髮俱同古文左氏宣十八年傳云袒括髮亦作
括

備菴記卷八

十五 國圖藏書

既夕云奠幣于棧注棧謂柩車也今文棧作戟按說文云棧
棚也一曰竹木之車曰棧从木弋聲考工輿人云棧車欲
其弇注不革鞞而奈之曰棧車是棧爲正字弇爲別字
士虞禮云酌酒酌尸注酌安食也古文酌作酌按說文云酌
少少飲也从酉勻聲玉篇云酌余振切酌同少半饋倉禮
注古文酌爲酌與此注同特性注則云今文酌爲酌錢詹
事荅問云許君從古文必以酌爲酌學者多聞酌少聞酌
故注文誤爲酌特性注云今文亦當爲古文所謂占三從
二也陸氏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已誤爲酌矣鮑謂
經云酌酒酌尸特性云酌酌尸士昏禮有酌酌之文若云
古文酌爲酌則酌酌相重矣以經證經彰明較著其當爲

古文酌作酌無疑也

取諸左脰注脰脰肉也古文曰左股上字從肉從殳殳之殳
聲疏鄭注儀禮疊古文從經今文又就古文解之者鄭欲
兩從故也但字从肉義可知而以殳與股不是形人之類
其理未審按說文云噍咽也从口益聲拜籀文噍上象口
下象頸脈理也經文作脰者乃噍之誤記云取諸脰脰注
古文脰脰爲頭噍可證也古文作股者說文云股髀也从
肉殳聲蓋股從殳聲亦兼取髀股象股之義故鄭君云從
殳殳之殳聲也疏未明晰

備菴記卷八

十六 國圖藏書

記云他用剛日注今文他爲它按說文云它虫也从虫而長
象冤曲衆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化負何也
从人它聲是它爲正字比初六云終來有它吉詩柏舟云
之死矢靡它檀弓云或敢有它志俱作它古文假借負何
之它隸變而爲他也
特性饋食禮云尸以醋主人注醋報也古文醋作酢按說文
云醋客酌主人也从酉咎聲酢醖也从酉乍聲今經典相
承與說文互異易繫辭傳云可與酬酢詩楚茨云萬壽攸
酢惟儀禮今文作醋此注古文作酢則通用已久矣
少牢饋食禮云來汝孝孫注來讀曰釐釐賜也按說文云來
周所受瑞麥一束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
之來詩思文云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餽我釐麩云
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是釐來同聲通用也

勿替引之注替廢也古文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釋
文袂音決載大結反劉士結反按說文云普廢一偏下也
从竝白聲音或从日替或从𦉳此注古文替爲袂疑作秩
詩小弁云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載載大猷秩載與替聲俱
近也

有司徹云乃燬尸俎注燬温也古文燬皆作尋記或作燔春
秋傳曰若可燔也亦可寒也按說文云燬于湯中燠肉从
炎从𦉳省𦉳或从𦉳一切經音義引聲類燬作燬燬二形
又引字詁云燬古文燬𦉳二形今作燬同詳廉反此注古
文作尋者同聲假借記或作燔者郊特牲云血腥燬祭注
燬或作燔但燬字不見說文今春秋傳止作

禮記

曲禮云若夫注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釋文夫方于反按夫讀如字若夫者與上賢者及下文是以君子是故聖人句法同引春秋傳者宣十二年先穀曰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二傳合并舉之蓋丈夫固有單傳夫也後儒以若夫二字作虛字解

劉原父云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若夫二字失予刪公鱣謂二戴之文各有所當小戴亦

簡莊疏記卷九

禮記

不至失刪且鄭君豈不知之而為是注乎

嬰母能言不離飛鳥釋文嬰本或作鸚母本或作鸚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按吳志諸葛恪傳引江表傳云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恪未嘗作禮記音陸蓋本此事以擬其音也說文云鸚鸚能言鳥也鸚鸚也北戶錄云字林鸚作鸚玉篇云鸚同鸚唐書狄仁傑傳云鸚者陛下之姓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則其字从俗作鸚矣

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釋文禽獸盧本作走獸按盧本是也此與上飛鳥對言宜作走獸淮南汜論注引此文作走獸孟子云麒麟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亦曰走獸與飛鳥對

言也

乘安車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疏引庾氏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又引熊氏云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輪輪按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軒安車也蓋古者乘車皆立婦人不立乘外惟大夫致仕乘安車不立左氏閔二年傳云歸夫人魚軒哀十五年傳云服冕乘軒皆謂安車不立乘也

從於先生注先生老人教學者疏引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教道于物者按孟子離婁篇云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趙注學士年長謂之先生韓詩外傳云古謂之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

簡莊疏記卷九

禮記

冥子得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今傳教學先生蓋本經訓歟

奉席如橋衡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榘榘衡上低昂疏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按公食禮云莞席尋卷自末注末終也終則尾也此舒席時之首尾至于奉席時則席已卷而橫奉之略分低昂如橋之衡故注云如有首尾然陳澧集說云橋高也衡平也竟不分低昂矣

獻米者操量鼓注量鼓量器名疏引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以量米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遂賦晉國一鼓鐵疏引服虔云鼓量名也按說文云科程也从禾

从斗斗者量也此疑鼓科聲近假借近遇朝解使臣云彼國至今呼量米爲鼓廣雅云斛謂之鼓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夔拜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釋文夔盧本作蹲按夔疑作越說文云越走意言著鎧而拜虛作拜容實失儀節故云猶詐也盧作蹲者何注公羊僖三十三年傳云介冑不拜爲其拜如蹲正與盧本合說文云蹲猶踞也釋文引字林云踞古蹲字則本或作夔轉誤爲夔未可知也

立視五僞注僞猶規也謂轉輪之度僞或爲榮疏知僞爲規者以僞規聲相近故爲規規是圓故讀从規按僞規同聲

簡註說卷九

三

通圖叢書

假借通用故子僞鳥亦作子規或作榮亦假借也車輪一周爲規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丈九尺六尺爲步蓋視車前十六步半也

大夫曰孺人注孺之言屬按釋言云孺屬也韓非八姦云一曰在同牀何爲同牀曰貴夫人愛孺人文選問居賦云左對孺人右抱穉子古無論職官大小其妻通謂之孺人宋宣和時罷縣君改孺人爲第八等而世俗相承不改明邱澗家禮儀節云無官者妣稱某氏夫人不知曲禮諸侯曰夫人其僭越古禮已甚明制一二品方得封夫人則僭越今制尤甚所不解也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疏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

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艸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按天官疾醫云以五藥養其病注五藥艸木蟲石穀也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是禮記注慎物齊者猶言治合之齊指針灸本艸脈訣諸書而言孔疏既引舊說復云非鄭義過矣漢藝文志云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周禮疏引作食藥卽本艸也

婦人之擊棋注棋枳也有實今邳邳之東食之疏棋卽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按說文云椒稜椒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是椒爲正字隸俗作棋古今注云枳棋子實形拳曲花在實外味甜美如餛蜜一名

簡註說卷九

四

通圖叢書

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枳棋

檀弓云華而睨注說者以睨爲刮節目字或爲刮釋文睨明貌孫炎云睨漆也按睨疑坭之誤說文云坭目漆和灰而髮也从土完聲一曰補坭此與孫叔然訓爲漆正合鄭注說者以坭爲刮節目蓋髮物必刮去其木之節目然後施以華采故云牀第華而坭也作刮者亦言其刮摩之光耳子蒲卒哭者呼滅注滅蓋子蒲名按滅爲莫之假借說文云莫火不明也从苜从火苜亦聲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葛席也讀與蔑同今書顧命云敷重蔑席釋文引馬云蔑織葛蓋莫爲織葛葛卽蒲艸初生故字子蒲莫讀與蔑同故書假借作蔑此又假滅爲莫鄭然明名蔑亦假蔑爲莫莫與

明義相對肅不知古人假用同聲之理乃猥曰人少名滅者是奚說哉惟哭呼其名故子臯曰爲野若自謂以滅斯哭者之常耳

子顯以致命于穆公注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鞮按後漢紀云盧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元友善此引盧氏說即其所著禮記解詁也說文云鞮著掖鞞也从革顯聲公子繫字子顯者繫爲絆馬鞮爲馬腹帶所謂名字相配也鞮从顯聲故假借作

簡雅說卷九

五

通圖叢書

顯今書作鞮者又鞮之俗體也

般爾以人之母管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己字言雖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己字本同疏言經中用之以義是依己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爲依己之字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己義異也按訓爲用也之字本作目从反己後世或假象也之侶爲之而又易其左右如李斯書釋山碑作即隸變爲以故鄭注以己字謂當作已蓋隸書已字有作以者故云以與己字本同疏說殊未明嗚詳詩疏記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

叔務人按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公若獻弓於公爲杜注公爲昭公子務人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注務人公爲昭公子是務人即禺人字爲說文云禺母猴屬爲母猴也名字相配禺務聲近假借耳

工尹商陽與陳乘疾追吳師注工尹楚官名乘疾楚公子乘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因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嚳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是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按工尹商陽疑即左傳之工尹路商爲禡之假字說文禡道祭蓋名商陽字路也陳乘疾疑即左傳之陵尹喜蓋名乘疾字喜也梁曜北疑以乘疾恐非楚公子乘疾以乘疾是時居蔡

簡雅說卷九

六

通圖叢書

不在軍中也鱣謂居蔡何不可在軍中不當以此規鄭也

使子路問之按唐石經作子貢與家語史記孔子世家論衡遭虎篇俱合當據正之
范則冠而蟬有綉注范蜂也按內則云爵鷓鴣范注亦云范蜂也范爲萬之假借說文云萬蟲也从苜象形蓋蜂聚千萬成羣故假爲數名廣雅云蠶蜂也俗字
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按論衡辨崇篇云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見逢神則發病生禍蓋此即疑眾之說王制之所禁也
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釋文聖音皇本又作

皇按釋文本作聖說文云聖目羽翳自翳其首目祀星辰也從羽王聲讀若皇地官舞師云教皇舞注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爲聖或爲義立謂皇析五采羽爲之春官樂師云有皇舞注故書皇作聖鄭司農云聖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聖讀爲皇書亦或爲皇立謂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是先鄭從故書作聖與說文合此言皇而祭亦是雜五采羽爲冕故注云畫羽飾字當作聖

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注徒空也按說文云徒步行也从辵土聲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徒空也易賁初六云舍車而徒集解虞翻曰徒步行也今本注疏作黨也

翰苑記卷九

七

翰苑記卷九

非

月令云鴻雁來注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疏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按呂氏孟春紀云候雁北高注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盧學士云仲秋雁自北徼外而入中國可以言來若自南往北非由南徼外也但不可以言來呂氏作候雁北當矣鱸謂夏小正云雁北鄉傳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耳今月令正與之合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按讀如者擬其

聲也然古亦通用土冠禮云束帛儷皮注儷皮兩鹿皮也古文儷爲離蓋儷卽麗之或體說文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麗聲易離彖傳云離麗也序卦傳云離者麗也正作麗

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釋文胔亦作骹按說文云骹鳥獸殘骨曰骹骹可惡也从骨此聲明堂月令曰掩骼種骹骹或从肉是骹爲正字胔爲或體呂氏孟春紀作揜骼靈骹高注骹讀水漬物之漬玉篇引聲類云骹此亦骹字

翰苑記卷九

八

翰苑記卷九

天子乃鮮羔開水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按呂氏仲春紀作獻羔詩七月云獻羔祭韭左氏昭四年傳云獻羔而啟之並作獻此作鮮者同聲假借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詩皇矣云度其鮮原毛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又公劉云陟則在嘯毛傳嘯小山別於大山也嘯卽獻之別字是鮮獻通用

注雨蚤降注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爲霖今月令眾雨按呂氏季春紀亦作淫雨高注多沉陰爲淫雨也說文云霖小雨也从雨眾聲明堂月令曰霖雨玉篇云霖職隆切鄭君引今月令作眾者乃霖之省古月令作淫者說文云霖霖雨也南陽謂霖雨曰霖从雨从聲玉篇云霖牛林切霖淫聲近假借也

王瓜生注王瓜草孽也今月令云王萹生夏小正云王萹秀

未聞孰是按呂氏孟夏紀云王菩生高注菩或作瓜瓠鄭也穆天子傳云茅賁郭注賁今菩字音倍夏小正云四月王賁秀葢賁菩聲近通用今本呂氏春秋作王善字之誤也釋艸云果贏之實栝樓詩疏引李巡云栝樓子名也孫炎云齊人謂之天瓜本艸云栝樓根一名地樓名醫曰一名果贏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王瓜說文云菩菩菓果也從艸昏聲是菩菓爲正字栝樓爲假字瓠瓠爲別字瓜菩聲近

命太尉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疏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按漢書百官表云太尉秦

備齊禮記卷九

九

禮記卷九

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是秦官有太尉也三禮目錄云名曰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所云官名不合蓋指此也釋文引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是因逸周書有時訓解而附會之亦猶以爾雅爲周公作也

母燒灰注火之滅者爲灰按呂氏仲夏紀作無燒炭高注爲艸木未成不欲天物說文云炭燒木末灰也从火岸省聲地官云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注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炭之所共尤多合之季秋之月云艸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則此當作母燒炭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注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疏蔡氏云毋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按呂氏仲夏紀云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欲靜無躁仍出無躁二字蓋非本文矣蔡氏本有無躁與鄭本同腐艸爲螢注螢飛蟲螢火也疏蔡氏云鳩化爲鷹鷹遁化爲鳩故稱化今腐艸化爲蚺高注蚺馬蛇也蚺讀如蹊徑之蹊季夏紀云腐艸化爲蚺高注蚺馬蛇也蚺讀如蹊徑之蹊幽州謂之秦渠一曰螢火也說文云蠲馬蠲也從虫目益聲与象形明堂月令曰腐艸爲蠲蓋呂氏春秋之蚺即明堂月令之蠲蠲讀若圭故詩潔蠲亦作潔圭與蹊徑之蹊聲同呂本化亦衍字

備齊禮記卷九

十

禮記卷十

羣鳥養羞注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閔蚡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按今本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與此注引作九月不同高注呂氏春秋云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御寒也故曰羣鳥養羞與此注又別固封疆注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厭庶之守法也今月令疆或爲璽按呂氏孟冬紀云固封璽高注璽讀曰移徙之徙璽印封也水澤腹堅注腹厚也今月令無堅釋文腹本又作複按呂氏季冬紀云水澤復高注復亦盛也復或作複東重累也呂

氏本無堅字

曾子問云不假不綏祭注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按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少牢云嘏於主人詩賓之初筵及卷阿傳云嘏大也此本字也曾子問不假與詩那及烈祖傳云假大也皆以假為嘏之假借字也綏作墮者春官守祧云既祭則藏其墮此本字也不綏祭及少牢禮云祝命尸綏祭皆以綏為墮之假借字也假嘏俱从段聲綏从妥聲妥墮同聲故通用

殤不耐祭注耐當為備聲之誤也疏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今云殤不耐祭與小記文乖故知耐當為備備耐聲相近按易繫辭傳云服牛乘馬說文引作備牛乘

備耐聲

馬詩谷風云匍匐救之孔子閒居引作扶服救之是備耐聲近也

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疏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別館也此二說異何張逸

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按地官遺人云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所謂公所為若公館即今之官署矣

文王世子云夢帝與我九齡釋文聆音零本或作齡按釋文本作聆今作齡者从或本也聆疑亂之假字說文云𪔐毀

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𪔐女七月生齒七歲而𪔐从齒七聲後漢書閭后紀注引大戴禮云男八歲而𪔐女七歲而𪔐故下文云古者謂年𪔐齒亦𪔐也𪔐聆聲近故假借聆字為之疏引皇氏云以九齡為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是又作鈴漢樊毅修華嶽碑云垂曜萬輪是又作聆皆非本字至九經攷異云九齡石經作聆漢石經禮記無攷且聆亦俗字未可信也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注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疏皆漢書儒林傳文億是發語之聲釋文億本又作噫音抑按噫當為抑之假借此句與論語抑亦可以為次矣正同抑噫同聲通用詩十月之

交云抑此

交云抑此

意與是借意為抑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注縣縊殺之曰磬疏磬謂磬盡也左傳云室如縣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按說文云磬樂石也从石殼象縣形及擊之設籥文省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以磬折狀立容左傳云室如縣磬以磬折狀室形凡縊殺者縣之亦如磬也疏依杜預云磬謂磬盡也未允皇氏之說得之

禮運云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釋文有小正本或作有夏小正按夏小正今在大戴禮記中漢書藝文志云禮明堂陰陽三十三篇蓋周月令亦在

小戴禮記中蔡氏明堂月令論云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
生物之候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據此所云則夏正宜
與明堂月令同在禮家矣隋書經籍志云夏小正一卷戴
德謨則當時固有專行之本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凡八孔
疏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蓋唐時所見者惟存大戴禮
中故舊新唐書藝文志俱不列其目

吾得坤乾焉注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疏先言
坤者熊氏云殷易以坤爲首故先坤後乾按春官大卜云
一曰連山二曰歸藏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
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賈疏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

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良漸正月故以良爲首也杜子
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鄭志荅趙商云非無明文改
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是鄭君此注蓋從
近師但漢志不載歸藏隋書經籍志云歸藏十三篇
其燔黍捭豚注中古未有金飭釋米捭肉加于燒石之上而
食之釋文捭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按今本注仍作捭後人
改也說文云捭兩手擊也从手卑聲擘搗也从手辟聲內
則云擘之濯手以摩之是擘爲正字擗爲變體捭爲假借
注又作擘是也

夏則居榭巢注暑則聚薪柴居其上釋文榭本又作增又作
曾同榭本又作巢按作曾者是也蓋曾爲層之省文說文

云層重屋也从尸曾聲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全入曾宮之
堊堊是層曾通用巢釋文本作榭說文云榭澤中守艸樓
从木巢聲孟子云上者爲巢作巢者亦省文也蓋本作曾
榭後入移榭字木旁加於曾字耳七經攷文云古本禮記
作榭家語亦作榭非

協於分藝注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釋文合
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按此釋文凡十五字
今注疏本誤入注中須正之

山出器車注器謂若銀轡丹甌也疏此銀轡丹甌援神契文
又引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
之車車鉤不採治而自圓曲按鉤爲軻之假字垂軻言自
然成軻形也

鳳皇麒麟皆在郊榭注榭聚艸也釋文榭本或作藪按作藪
者是也說文云藪大澤也从艸數聲周語云不崇藪章注
無水曰藪又云物之歸也

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也釋文筠鄭云竹之青皮也疏筠是
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
如竹箭之有筠鄭引禮記之筠以爲青皮是知呼筍爲筠
按釋木云筍竹萌說文云筍竹胎也筠卽筍之別字故鄭
注書筍席卽引禮器此文爲證而禮器釋文及疏皆引鄭
注顧命明此筠卽筍也旬均古亦通用詳詩疏記

大圭不琢注琢當爲篆字之誤也釋文琢字又作琢文轉反

徐又依字丁角反按徐依字是也蓋經文本作琢鄭故破之若本作琢何以云字之誤乎當爲篆者卽琢之假字說文云琢圭璧上起兆琢也从王篆省聲春官典瑞云琢圭璋璧琮鄭注琢有圻鄂琢起列子黃帝篇云雕琢復朴漢書董仲舒傳云良玉不琢師古曰琢謂琢刻爲文也蓋卽大圭不琢意

不麾蚤注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謂所善曰麾釋文麾本又作麾齊人謂快爲麾按釋文文本作麾是也麾爲噲之假借說文云噲咽也从口會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噲此亦快字也詩斯干云噲噲其正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淮南精神云噲然而臥高注謂

簡莊說文

十五 適園叢書

得安臥也噲摩一聲之轉

有擗而播也注擗之言及也謂及殺有所與也按說文云擊暫也文選注引倉頡篇云擊拍取也漢書揚雄傳云麾城擗邑注李奇曰擗音車轄之轄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是擊爲正字擗爲隸俗

周禮其猶醕與注合錢飲酒爲醕旅醕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醕疏引王肅禮作遽云曾子以爲使六尸旅醕不三獻猶遽而略按說文云醕會飲酒也从酉康聲醕或从巨史記貨殖傳云歲時無以祭祀進醕飲食集解徐廣曰會聚食是周禮之醕漢世猶然王肅安改作遽訓爲遽略非也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按夏官職方云其川庠池注庠池出鹵城趙策云趙攻中山以擅庠池漢書地理志云代郡鹵城庠池河東至參合入庠池別過郡九行于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師古曰庠音呼是庠爲正字呼惡俱同聲假借詛楚文又作亞馳俗作溲

簡莊說文

十六 適園叢書

温之至也注皆爲温藉重禮也疏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温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温字又當云温潤承藉按內則云柔色以温之注温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匡謬正俗云文當柔和顏色以温說尊者之心不當改讀爲温此說非也詩小宛云飲酒温克箋云飲酒雖醉猶能温藉以持以勝疏定本及箋作温字舒瑗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含容之義經中作温者蓋古字通用

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注繡讀爲綃綃繡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按說文云綃生絲也从糸肖聲廣雅云綃謂之綃詩揚之水云素衣朱綃箋云繡當爲綃士昏禮云姆纁笄宵衣在其右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是鄭箋詩注禮皆從魯詩作綃也

鄉人禡注禡強鬼也謂時儼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禡或爲獻或爲儼按論語云鄉人儼釋文鄭曰儼魯讀爲獻今從古是魯論作獻古論作儼鄭于論語從古作儼此不破字者

禮家相傳作禡也禡或爲獻或爲雉者獻讀若莎莎雉疊音莎禡聲近也

唯社上乘共乘盛注四正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或爲鄰按釋名云甸乘也出兵車一乘也地官小司徒云四正爲甸注甸之言乘也讀如衷甸之甸稍人云正乘注正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隲之隲同是古者乘甸同聲也小爾雅云乘凌也凌鄰聲同故或爲鄰也

升首於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上氣也按夏官小子云掌珥于社稷注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疏漢時祈禱有牲頭祭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注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疏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月令云祭先首然則今時祭祀用牲首蓋沿其制

簡莊疏記卷九

十七

通圖叢書

祈之爲言倮也注倮猶索也倮或爲諒按說文云倮彊也从人京聲隸變爲亮釋詁云亮道也亮右也一切經音義引字詁云諒今作亮同力尙反釋詁云諒信也臬陶謨云亮采有邦史記集解引馬融曰亮信也是倮諒通用也

首也者直也注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爲植也疏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按植當作特廣雅云特獨也王制云天子植初注植猶一也郊特牲目錄云用一牛故曰特牲舜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疏引鄭云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直特聲同

汁獻況于醢酒注謂沛和鬯以醢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聲

之誤也柅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莎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按春官司尊彝云獻酌注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元謂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黃鬱和柅鬯以醢酒摩莎沛之出其香汁也蓋獻从犬虜聲虜从鬲虜聲虜沙聲同故齊語聲誤爲獻耳明堂位云尊用犧象山罍注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疏引鄭志張逸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娑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此云或有作獻字者蓋指周禮獻尊也

簡莊疏記卷九

簡莊疏記卷九

一八

通圖叢書

丙則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釋文紛或作份同按方言云大巾謂之帑嵩嶽之南陳頴之間謂之帑亦謂之幪郭注江東通呼巾帑耳說文云帑楚謂大巾曰帑从中分聲廣雅云帑巾也是帑為正字帑為隸變紛為假借鄭注齊人言紛說文楚謂大巾曰帑郭注江東通呼巾帑各以當時方言釋之也

敦牟注牟讀曰登也敦牟黍稷器也釋文牟齊人呼土釜為牟登字又作登疏引隱義曰登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

簡莊疏記卷十

禮記

釜之形按說文云釜鑊屬从金攸聲急就篇云鑊釜注釜似釜而反唇一曰釜者小釜類即今所謂鍋也亦曰鑊鑊是釜為正字牟為假借登字宋撫本岳本俱如此今本誤作登蓋因釋文而改其實釋文中登字即釜之誤又作登者亦誤也

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耦于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許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謂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許為掉磬按釋文亦引隱義及崔說蓋各據方言今浙人謂之掉皮又說文云掉讀若掉若之掉蓋掉若即掉磬之誤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醑為醴黍醑漿

水醑注糟醇也醑梅漿釋文醑本又作臆按天官酒正云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醑注醫即內則所謂或以醑為醴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醑為醴漿水臆后致飲于賓客之醴有醫醑糟糟音聲與酒相似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然則今內則酒作糟後人用周禮改也酒疑作醫說文云糟酒滓也从米瞿聲醫籀文从酉鄭司農云與糟相似實一字也醑當從釋文別本作臆醫是正字臆是假借字醑是俗字

簡莊疏記卷十

禮記

从鬲省鬲即昆弟之昆故隸變為鯤釋魚云鯤魚子詩疏引李巡云凡魚之子總名鯤也魯語云魚禁鯤鮪韋注鯤魚子也並當作鰈詩傲笱云其魚魴鰈箋云鰈魚子也至說文卵字之下本有重文心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而今本闕焉卵古患反故絲从卜聲關从糸聲此注或作攔亦當作關或又作捫乃攔之壞形也

芝栢釋文栢音而本又作櫛疏芝栢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栢盧氏云芝水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栢皆芝屬也庾又云自牛脩至薑桂凡三十一物則芝栢應是一物也今春夏生于木可用為菹其有白者不堪食也賀氏云栢軟棗亦云芝栢也或以芝栢為二物鄭下注云三

十一物則數芝柄爲一物也賀氏說非也按柄當作莢芝
莢自是一類說文云莢木耳也从艸莢聲一曰俞莊玉篇
云莢木耳生枯木也列子湯問云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
于朝死于晦簡文注歎生之芝蓋芝莢卽菌芝之類今人
猶名木耳在處食之賀氏以柄爲軟棗似指釋木之柄柄
然詩疏引舍人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柄栗非軟棗也作
柄者假借釋文又作櫛俗字也

三牲用藪注藪莢菜莢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椹疏賀
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菜莢折其枝連其實廣長
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藪也按說文云藪莢菜
莢从艸類聲漢律會稽獻藪一斗本艸云吳菜莢一名藪

爾雅疏卷十

三

通圖叢書

生山谷名醫曰生芻句九月九日采陰乾陶注云禮記名
藪而俗中呼爲藪子當是不識藪字似藪字仍以相傳釋
木云菜椹醜菜郭注菜莢子聚生戎房貌今江東亦呼菜
菜椹似菜莢而小赤色廣雅云越椒菜莢也蓋菜莢一名
越林一名吳菜莢是產于會稽故獻焉今時重蜀椒而之
川椒卽賀氏所謂蜀郡作之是也三牲用藪今人啖肉以
椒鹽相和猶其遺意

豕望視而交睫腥注望視視遠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
中如米者按天官內饗云豕盲眠而交睫腥注交睫腥腥
當爲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杜子春云盲眠當爲
望視鄭注周禮破腥爲星與此正同子春破盲眠亦據此

文作望視盲望眠視音同說文云腥星見食豕肉中生
小息肉也从肉从星星亦聲蓋鄭君說腥爲雞膏交睫腥
之腥易爲星許君說腥爲交睫腥之正字而以腥爲犬膏
之臭當周禮腥臊之正字蓋所據不同也

麋鹿魚爲道注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痿者近由此爲
之矣釋文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
鹿痿是也按說文云痿病也从夕委聲本艸云麋脂味辛
溫一名官脂生山谷名醫曰生南山及淮海邊十月取是
卽鹿痿之類

兔爲宛脾注宛脾轟而切之宛或作鬱按宛鬱一聲之轉詩
小弁云宛彼柳斯苑柳云有苑者柳釋文並云苑音鬱

爾雅疏卷十

四

通圖叢書

溲母注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溲熬釋文母依注音模疏
以經云溲母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按母與無
通說文云無豐也或說規模字是與模亦通今注疏本俱
作溲母則與疏不合惟十行本不誤因據正

取豚若將注將當爲胖胖牝羊也按釋獸云羊牝胖詩若之
華云胖羊墳首傳胖羊牝羊也說文云胖牝羊也从羊尸
聲將胖俱从尸聲故通用今注疏本牝羊誤作牡羊宋本
作牝羊說文今本亦作牡羊初學記引作牝羊因據正

咳而名之釋文孩字又作咳按說文云咳小兒笑也从口亥
聲孩古文咳从子是釋文本作孩从古文孩咳實一字也
老子云如嬰兒之未孩河上注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咳而名之者執其手誘之使笑以名之也孫詒穀傳御讀
書勝錄續編論此條不引說文孩古文咳从子蓋偶未檢
耳

旬而見注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
也按地官均人云公旬注旬均也讀如營營原隰之營易
坤為均今書亦有作旬者是旬讀為均與此同也古文鈞
字作盃說文鈞字他書作鈞字今作鈞知旬勻通用

玉藻云天子搢珽注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
三尺杆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杆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
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按考
工玉人之事云大圭長三尺杆上終葵首注王所搢大圭

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于其杆上明無所屈也杆殺
也引相玉書與此同方言云椎齊謂之終葵說文云椎擊
也齊人謂之終葵蓋終葵合聲即椎也今人猶謂之椎頭
引相玉書者漢書執文志不載俟攷

二爵而言言斯注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疏皇氏云讀言為
閤義亦通也按說文云閤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論語先
進云閔子侍側閤閤如也正與言言斯合皇侃讀為閤是
也釋文引王肅本作二爵而言注云飲二爵可以語也又
云言斯禮注云語必以禮也三爵而油注云悅敬貌無已
及下油字也夫飲酒豈必待二爵而可以語且三爵而油
亦屬費解當從鄭

簡雅堂書

五

適園叢書

綺冠素紕注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按釋言云紕飾也
郭注謂緣飾說文云紕氏人屬也讀若禹貢玼珠从系此
聲是紕本氏屬之名又為緣邊之飾讀如埤益讀若玼珠
皆擬其聲也

振絺綌不入公門注振讀為衫衫禪也按說文云衫衫服从
衣夆聲振或从辰是衫振本一字故振讀為衫也士冠禮
云兄畢衫注衫同也夆者夆衣系裳也古文衫為均也
左氏僖五年傳云均服振振疏引服虔曰均服黑服是衫
作均服說與許君合鄭注儀禮為同以衫古文作均有均
同之義也論語鄉黨云當暑衫絺綌集解孔曰暑則單服
與鄭此注合

簡雅堂書

六

適園叢書

居士錦帶注居士謂道藝處士也按韓非 云齊有居士
任喬華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魏志管寧傳云胡居士賢者
也自釋典楞嚴以愛談名言清淨自居為居士普門疏以
多積財貨居業豐厚為居士而居士輕矣

端行頤鬢如矢注頤或為鬢也疏頤鬢者行既疾身乃小折
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簷之垂也按頤或為鬢說文無鬢
字疑當作鬢說文云鬢鬢兒也方語也从兩鬢讀若瑀
頤鬢聲相近
視容瞿瞿梅梅注不審視也疏瞿瞿驚懼之貌梅梅猶微微
謂微味也按梅梅疑瞿瞿之假借說文云瞿瞿微視也
从目無聲漢書音義引字林云晦微視美目貌晦即瞿之

別字每無通詩周原臚亦作膺膺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注反坫反坫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按爾雅釋器云坫謂之坫說文云坫屏牆也从土占聲是坫者築土爲之今之市物必起短牆倚以交易蓋卽崇坫遺意俗作店古今注云店置也所以置賣鬻物也晉書阮修傳云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宋讀田歌云飛龍落藥店南史劉休傳云休婦王氏妬明帝聞之令于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茨掃帚以辱之坫作店者猶莊本屋名而流俗市人書作庄也康圭作亢圭今人以物置之高閣曰藏亢本此

爾雅疏卷十

七

通圖讀情

垂之和鐘叔之離磬注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世本作曰垂作鐘無句作磬疏世本作曰者世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按鐘鼎款識載周鐘文云櫛鐘磬有編磬故云次序其聲縣也漢書藝文志云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說文云古者母句氏作磬蓋亦本之世本也

夏后氏以楛豆注楛無異物之飾也齊人謂無髮爲禿楛按考工梓人云願脰注故書願或作輕鄭司農云輕讀如頭無髮之鬻說文云鬻鬻禿髮从髮間聲是鬻爲正字脰楛俱爲聲近假借字

喪服小記云父說喪已則否注說讀如無禮則說之說說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釋文說皇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及

下同按左氏僖三十三年傳云輕則寡謀無禮則脫杜注脫易也此注引無禮則說者說脫本通用鄭所據本左傳作說故不破其字而擬其讀也今注疏本俱誤作稅釋文本作說因據正

大傳云省於其君注省善也善于其君謂免於大難也按釋詁云省善也郭注省未詳其義詩皇矣云帝省其山箋云省善也郭注未詳其義禮記孔疏亦不言省善釋詁文失之

爾雅疏卷十

八

通圖讀書

詩云不顯不承無斃於人斯此之謂也注言文王之德不顯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按詩清廟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是箋詩與注禮不同坊記疏引鄭志荅昞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少儀云執箕膺搗注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箕自鄉釋文搗徐音葉按管子弟子職亦有此文說文云搗刮也从手葛聲士冠禮云面葉注古文葉爲搗守犬田犬則投擯者既受乃問犬名注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疏戰國策云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桓譚新論云夫

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大道韓盧宋狝又魏文帝說諸方物亦云狗於古則韓盧宋鵠則狝鵠音同字異耳按詩盧令傳云盧田犬也秦策云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說文云獨犬獨不附人也从犬舄聲蓋舄鵠本一字故作鵠孔叢執節云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鵠獨否何也子慎對曰盧黑色鵠白黑色孔叢雖偽書此必有所本也又廣雅云韓獪宋狝初學記引字林云獪韓良犬也狝宋良犬也獪狝皆俗字

加夫橈與劔焉注夫橈劔衣也加劔於衣上夫或為煩皆發聲疏云夫橈劔衣也者熊氏云依廣雅夫橈木劔衣謂以木為劔衣者若今刀楯云夫或為煩皆發聲者以禮記本

簡雅記卷十

九

通雅書

夫字或作煩字俱是發聲然則橈之一字是劔衣之正名橈字從衣當以繒帛為之熊氏用廣雅以木為之其義未善也按廣雅云夫橈木劔衣也夫舊本作祓曹憲音扶木舊本作祓曹憲音陳律返王給事作疏證據熊安生說更正但橈為俗字疑作裏呂覽離云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高注裏字讀如曲橈之橈淮南原道云馳要裏高注裏讀如橈弱之橈蓋裏本帶馬組借為劔衣亦有作橈者轉誤為橈也夫煩一聲之轉故夫或為煩皆發聲也

學記術有序注術當為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為遂繼按說文術邑中道也是術為本字遂為假字水經注引學記作遂有序及周禮遂人皆用假字又月令云審端

經術注術周禮作遂月令用本字也古人有名術字乞者則假術為遂蓋取求而得遂也左氏文二年經云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及漢書五行志皆作遂陳氏禮記集說改術有序為州有序不知管子度地篇云百家為里里十為術術十為州則相去不亦遠乎

學記云蛾子時術之注蛾蚍蜉也釋文蛾魚起反注同本或作蟻按釋蟲云蠶羅郭注蠶蠶又云蚍蜉大蠧郭注俗呼為馬蚍蜉說文云蛾羅也从虫我聲鉉曰爾雅蛾羅蠶蛾也蚍部已有蠶或作蠶此重出鱸謂說文每部編字悉以類蛾字在蠶蠧之間疑蛾羅即是蚍蜉學記本作蟻故鄭訓為蚍蜉可知說文原本作蟻字今本說文與爾雅皆作

簡雅記卷十

十

通雅書

蛾羅者誤郭注爾雅以蛾羅為蠶蛾非蠶蛾字作蠶或作蠶已見蚍部益可信矣徐校說文亦謬惠徵君曰改漢說文从晉爾雅宋人之不好古如此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孫注格讀如凍洛之各扞堅不可入之貌釋文凍洛二字並从之或从水旁非疏今人謂地堅為各也鱸按洛當作塔說文塔水乾也一曰堅也从土各聲楚詞九思云冰凍洛澤注洛竭也寒而水澤竭成水亦當作塔

樂記云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注欲其並行斌斌然釋文斌本又作彬按作彬者是也說文云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古文份从彡林林者从焚省聲今

論語雍也篇云文質彬彬集解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後漢書注引鄭曰彬彬雜半貌也俱从古文作彬斌乃六朝間俗字非所施于經注也

卵生者不殪注殪裂也今齊人語有殪者釋文殪呼開反范音溢徐音況逼反一音況狄反卵折不成曰殪按殪疑作殪說文云殪胎敗也从步盪聲廣雅云殪病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殪鳥殪欲死也玉篇云殪鳥沒切蓋殪卽殪之剝文耳

雜記云大夫討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按論語八佾篇云無適也釋文適鄭本作敵荀子君子篇云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爲敵史記范睢傳云政適伐國田單傳云適人開戶李斯傳云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俱音敵是通作敵也

使其實注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按詩韓奕云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蓋是與至音同故至又轉作實也又說文云植或作權詩那云置我靴鼓釋文鄭作植論語云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植置實至並通用也

喪大記云食於簋者盥注簋竹筥也簋或作奠釋文簋本又作匱又作算按說文云匱漆米籩也从匚算聲士冠禮云各一匱注匱竹器名古文匱爲簋蓋此記本從古文作簋又誤作爲簋耳或作奠聲近假借又作算乃匱之省

實于緣中注緣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梢內四隅也此緣或爲簋按角緣聲相同漢角里先生又角觸獸俱讀若緣故云聲誤也緣或爲簋者說文云簋竹籠也从竹裏聲簋緣一聲之轉

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注宗皆當爲祭字之誤也祭之言營也釋文幽宗雩宗王如字按說文云祭設縣絕爲營目禳風雨霽霜水旱厲疫于日月星辰山川也从示榮省聲一曰榮衛使災不生春官大祝云六祈四曰祭注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祭如日食以朱絲營社蓋祭營聲同王肅讀如字非也

曰司命注此非大神所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疏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于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按史記封禪書云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以歲時祀宮中說文云祗目豚祠司命漢律曰祗祠司命風俗通義祀典篇云今民間獨祀司命刻木長二尺爲人像行者僮僮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目腊率以春秋之月蓋周禮大宗伯祀司命卽楚詞九歌之大司命漢時晉巫所祠者祭法立祀之司命卽九歌之小司命漢荆巫所祠者鄭注及說文風俗通義與熊氏說皆指小司命也祭義云殷人祭其陽注陽讀爲日兩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

疏陽謂亢陽乾燥日中之時必讀之者恐人以夜為陰晝為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陽也按說文云陽日出也从日易聲與鄭注日中時不同蓋許君所指乃陽谷之陽也

而弟達乎獲狩矣注春獵為獲冬獵為狩釋文獲本亦作廋音蒐按釋天云春獵為蒐郭注搜索取不任者左氏隱五年傳云春蒐管子小匡云春以田日蒐蒐通作搜周語云

搜于農隙韋注春田日搜此作搜者恐搜之誤因下狩字作犬旁也或作廋者又假借字也

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注武宿夜武曲名也疏引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也熊氏云此即大武

備漢書卷

十一

通園叢書

之樂也按燕禮云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左傳宋公賦新宮此其類也武宿夜者蓋其篇首有宿夜如敬之云宿夜敬止因以名焉

經解云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釐繆以千里釋文豪依字作毫釐本又作釐疏此易繫辭文也按豪釐為正字毫為俗字釐為假借今易繫辭傳無此文蓋易緯之文也

哀公問云午其眾注午其眾逆其俗類也釋文午王肅作迂迂違也疏午忤也忤違逆也按說文云悟並也从午吾聲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迂逆不遇也家語問禮云以忤其眾蓋悟為正字午為假借迂忤俱俗字呂氏春秋明理云亂世之民長短頡頏百疾高注悟逆也此用正字荀子富

國云午其眾楊注午讀為迂遇也與此同用假借

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注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疏引皇氏云子志夫子之志志是知也言我之心冥煩不能明理此事子心所知也按家語大婚解云寡人且愚冥幸煩子之於心王肅注欲煩孔子謙識其心所能行也是以冥屬上句而以幸煩下屬與此為異

仲尼燕居云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注夔達於樂傳世名此賢人也疏皇氏以達為掌言夔掌樂不掌禮按達訓為掌即書典禮典樂意但與上文不合孔子閒居云夙夜其命宥密注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

備漢書卷

十四

通園叢書

也按詩昊天有成命釋文其音基本亦作基始也書立政云以並受此丕丕基漢石經作不其漢書地理志云琅邪郡不其如濰曰其音基是其基同聲通用故讀其為基也基謀釋詁文此與詩傳訓始不同

至于湯齊注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按釋詁躋陸也公羊文二年傳云躋者何升也詩長發云至于湯齊傳至湯與天心齊下云聖敬日躋傳躋升也此讀湯齊為湯躋下作日齊注齊莊也與詩不同

坊記釋文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疏引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按說文云防隄也从阜方聲陸或从土今作坊者隸俗字也地官稻

人云以防止水經解云猶坊止水是防爲正字

賁不嫌於上注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爲嫌按易文言傳云

爲其嫌於无陽也集解九家曰陰陽合居故曰嫌釋文嫌

鄭作濂詩采薇疏引鄭注濂讀如羣公嫌之嫌古書篆作

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濂濂雜也是嫌嫌通用

中庸云素隱行怪注素讀爲攻城攻其所僭之僭僭猶鄉也

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僂譎釋文僂音素鄉本又作嚮按

司馬法云攻城者攻其所素素疑邈之假借字說文云游

向也邈或从彳朔詩柔柔云如彼邈風毛傳邈向也此讀

爲攻其所素擬其音耳後人以讀爲某者必易字故加人

旁也下章君子素其位而行注僂皆讀爲素亦同錢詹事

簡雅疏記卷一

十五

通圖續書

曰中僂素兩字當互易

故栽者培之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今時名草

木之殖曰栽築牆立版亦曰栽栽或爲茲釋文初載之載

並音災本或作哉同按栽讀如初載之載者栽載同聲通

用後引詩云上天之載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說文云栽

築牆長版也从木哉聲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蓋栽本

築牆設版之名故艸木之殖亦曰栽栽或爲茲茲聲同

之誤

壹戎衣而有天下注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

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

殷者一用兵伐殷也按書康誥云殪戎殷誕受厥命是書

有戎殷之語故鄭讀從之殷字从月說文云月歸也从反

身金臙云我先王亦承有依歸身歸即依歸知古殷衣聲

同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猶勉也敏或爲謀按釋詁云靈沒

勉也郭注面沒猶龜勉敏龜聲同舜典云維時懋哉史記

作維是勉哉懋謀聲亦同也

表記云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按

說文云移禾相倚移也一日禾名故相倚則移也是倚移

猶汜移也一日禾名疑禾多之誤言禾多故相倚則移與

此注廣大之訓亦合列子黃帝篇云吾與子虛而倚移是

也

簡雅疏記卷一

十六

通圖續書

細衣云門費而煩注費猶惠也費或爲哱或爲悖按說文云

諄亂也从言幸聲悖或从心忒忒籀文从二或此或爲哱

者當作諄費从弗聲諄从幸聲弗幸通用詩鬻沸檻泉史

記司馬相如傳作澤淳說文又云燁燁火兒故費或作諄

或作悖也

奔喪云奔喪之禮釋文器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亾亾亦聲

也按說文云器亾也从哭从亾會意亾亦聲急就篇云器

弔悲哀面目腫注器謂遭器持器也於字哭亾爲器是作

喪者隸之變也

問喪云雉斯注雉斯當爲笄纒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

乃去笄纒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邢巾豕頭笄纒之存象也

按續漢輿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爲絳帟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輿續其顏卻擗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幘幘是其制也此云豸頭爲幘頭之假字幘一幅巾也俗作帟

深衣云續在鈎邊要縫半下注續猶屬也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鈎讀如鳥喙必鈎之鈎鈎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要或爲優按鳥喙必鈎者疏引孝經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鳥喙必鈎鄭據此讀之也續或爲裕裕衣物饒也今太原人讀續如序與裕聲近也要優亦聲近

裕之高下注裕衣袂當掖之縫也釋文裕本亦作胙音各腋也按作胙者是也說文云胙夾下也从冎各聲廣雅云胙

簡雅疏卷十

十七

通圖叢書

謂之腋一切經音義引裨倉云肘後曰胙然則裕爲別字今人謂腋下爲肋胙支

投壺云某有枉矢哨壺注枉哨不正貌爲謙辭釋文引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按說文云哨口不容也从口肖聲廣雅云哨表也考工梓人云大甸燿後注燿讀爲哨頃小也馬融廣成頌作大甸哨後蓋哨爲不正亦爲不容故云頃小也

儒行云鷲蟲攫搏注鷲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鷲省聲也疏獸擊從執下著手鳥鷲從執下著鳥今一鷲包兩義以獸鷲從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執下著手俱是鷲聲故云聲也按說文云鷲擊殺鳥也从鳥執聲注中從鳥鷲當作鳥

執省字行疏說殊謬

大學云此之謂自謙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疏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按說文云謙敬也从言兼聲慊疑也从心兼聲謙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易謙卦釋文云謙子夏傳作慊云謙也荀子榮辱云吳之而無嫌于味楊注嫌與慊同是謙慊慊三字本通用此讀爲慊當作口有所銜解故云慊之言厭疏亦以爲口不言非作慊疑解也

見君子而后厭然注厭讀爲壓閉藏貌也疏壓爲黑色知爲閉藏貌也按荀子疆國云如牆厭之楊注厭讀爲壓此讀爲壓者廣雅云壓黑也壓壓俱从厭聲故通用

簡雅疏卷十

十八

通圖叢書

瑟兮僴兮者恂栗也注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按恂峻聲相近說文云峻高也从山陵聲峻或省中庸云峻極於天注峻高大也詩闕宮云泰山巖巖故云巖峻

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已是輕慢於舉人也按命慢一聲之轉釋名云慢慢也慢慢心無所限忌也說文云慢慢也从心曼聲易文言傳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此即慢慢之意

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注愁讀爲擊歛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察或爲殺按釋詁云擊歛也漢書

律歷志云秋韜物難斂乃成孰擊卽韜之重文察殺聲同
射讓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注必也射
乎言君子至于射則有爭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
升降勝者袒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
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者爭中釋文揖
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按論語八佾篇與此文同集解
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讓而
相飲也釋文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又云揖讓而升下
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則云下而飲皇疏就王注意則云
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下而
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今考射義注亦從舊說
以必也射乎連讀與注論語不同以升下絕句不以下而
飲連讀與注詩不同

簡莊疏記卷十

十九

禮記叢書

聘義云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注磻石似玉或作玳也釋
文磻字亦作璫按說文云珉石之美者从王民聲是珉爲
正字磻璫俱別字或作玳假借字

孚尹旁達注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
孚或作笄或爲扶釋文孚依注音浮尹依注音笄又作筠
于貧反按釋文本注尹讀如竹箭之笄浮笄謂玉采色今
注疏本作筠蓋依誤本也笄扶俱聲之誤

簡莊疏記卷十一

海寧陳鱣誤

春秋左氏傳

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林注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孔疏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佗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又云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𠄎魯作𠄎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按此所引石經古文乃魏正始三字石經也說文白部魯字下不載古文於部旅字重文𠄎云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鱣謂旅

簡莊疏記卷十一

通圖叢書

魯同聲通用書敘云周公既得承命旅天子之命史記同本紀作魯天子之命秦和鐘文云有受毛魯作多釐廣川書跋云魯古文旅是也庖部虞字下亦不載古文魏石經今亦不傳賴有此疏為證又部友重文𠄎云古文𠄎大部吳字重文亦云古文如此釋名云吳虞也秦伯讓位而不就歸封於虞此虞其志也公羊定三年鮮虞釋文虞本或作吳音虞吳虞古通用吳古文作𠄎詩不吳不敖史記五帝紀引作不虞不驚釋文吳舊如字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為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他反此音恐驚俗也鱣謂承天之言當必有據今本說文作𠄎此疏引石經又作𠄎俱轉寫形誤耳蓋手文曰魯夫人者作𠄎𠄎曰虞者作𠄎曰友者作𠄎耳

不義不暱後將崩注暱親也按說文云黏也从黍日聲春秋傳曰不義不黏是黏為正字暱為假字也

其樂也融融注融融和樂也疏中融外洩各自為韻按文選思玄賦云展洩洩而彤彤舊注洩洩彤彤音和兒李善注云左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融與彤古字通惠徵君補注亦引此并引漢穀阮碑亦以彤為融鱣謂彤當作彤說文彤船行也从彡聲隸書从舟之字俱从月詳見書疏記或曰子之言則然矣但唐韻彤丑林切其如中彤不叶何曰玉篇彤余弓切又丑林切是以讀若融為正音矣古人从彡之字本讀入中類說文月部彤字下云从彡亦聲此其明證

簡莊疏記卷十一

通圖叢書

二年經紀裂縵來逆女子帛莒子盟于密注子帛裂縵字也按說文云縵縵采色縵帛也帛縵也裂縵餘也既濟六四云縵有衣袽集解盧氏曰縵者布帛端末之識也漢書終軍傳云關吏與軍縵張晏曰縵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契券矣蘇林曰縵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縵頭合以為符信也小雅都人士云眾帶而厲傳厲帶之眾者箋云厲字當作裂是縵餘為裂故紀裂縵字子帛裂縵公穀作履渝子帛公穀作子伯裂履聲之轉石碯諫曰釋文碯七略反按漢石經公羊殘字作踏說文無碯字俗因上石字相承致誤耳

驕而不憾憾而能眇者鮮矣釋文憾本又作感同胡暗反恨

也五年同按唐石經本此作感宣十年二憾往矣成二年朝夕釋憾初刻皆作感後乃加心旁惟昭十一年唯蔡於感尙不加心說文感動人心也从心咸聲若作憾則是有二心矣凡經典放此

五年經公子彊卒彊字子臧按說文云筭讀若春秋魯公子彊彊弓弩皆弦所居也从弓區聲區跨區藏匿也从匚品昭七年傳云作僕區之法釋文引服虔云僕隱也區匿也袁十三年經云盜殺陳夏區夫公羊作彊是彊區通用區為藏匿故字子臧臧即藏之正字

五年公觀魚于棠按左氏傳明言書曰公矢魚于棠則經文當是矢字後人因傳首云公將如棠觀魚者及陳魚而觀之遂改經文作觀非也

七年傳及鄭伯盟敵如忘疏引服虔曰臨敵而忘其盟載之辭按說文欠部敵引作敵而忘而如古通用服本雖不作而然解詁尙與許合杜注志不在于敵血竟作如字讀疏反難服以申杜非也

六年傳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蒞崇之注芟刈也夷殺也按說文址部芟目足踏夷艸从艸从夂春秋傳曰芟夷蒞崇之芟从艸从夂按夂者足刺也夂者以夂殺艸目足踏夷艸謂芸田以手除艸而以足踏艸人泥中也夷即雍之假字秋官雍氏鄭注雍書或作夷玄謂讀如鬻小兒頭之鬻蓋夷雍弟聲近鱣攷說文雉古文从弟作雉鷓或从弟作鷓此其

證也雉字注引傳文同

桓二年傳藻率鞞鞞注藻率以章為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疏服虔以藻為畫藻率為刷巾杜以藻率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云云按服說是也藻為瑯之假字率乃帥之假字說文巾部云帥巾也从巾自悅帥或从兒聲蓋率訓捕鳥畢率師之字本作衛說文行部云衛將衛也从行率聲古多用率字知衛率帥悅皆通不得如孔疏云拭物之巾無名率者也疏又云鞞鞞佩刀削之飾鞞鞞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鞞故知鞞為上飾鞞為下飾劉君以毛詩下曰鞞上曰鞞而規杜氏但鞞鞞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按鞞鞞當作鞞

琫小雅云琫琫有琫毛傳琫容刀鞘也琫上飾琫下飾大雅云琫琫容刀毛傳上曰琫下曰鞞說文云鞞刀室也琫佩刀上飾琫佩刀下飾鞞名云琫奉也奉束口也琫卑也直下之言也皆與毛傳合杜注互失宜為劉君所規疏乃曲意回護非也

六年傳云使遠章求成焉按潛夫論志姓氏云益冒生為章者王子無鈞也令尹孫叔敖者為章之孫也說文云為艸也从艸為聲無遠字襄十五二十二年傳為子馮俱作為惟二十五年傳作遠五經文字云為春秋傳及釋文或作遠與為同非

鄭太子忽帥師救齊按說文云回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

春秋傳曰鄭太子囙是囙為正字隸變為囙又假用忽論語仲忽漢書人表作中督師古曰忽與忽同

謂其不疾疾蠹也釋文蠹說文作瘰云瘰瘰皮肥也按今本說文無瘰瘰字惟瘰字下云小瘰也一日族累徐鉉曰今別作瘰蠹非是是說文本作族累疑釋文誤

嘉粟旨酒注嘉善也粟敬謹也疏劉炫以粟為穗兒而規杜過於理恐非鱣謂上文博碩肥膾絜黍豐盛俱指所奉之物而言何至酒醴忽加敬謹之心大雅云實穎實粟正嘉粟之

明證若如疏言詩與田事相類故粟為穗兒此粟與嘉美旨酒相類故粟為敬謹之心是傾之甚凡詩言為酒無不與田事相類如十月穫稻為此春酒萬億及秬為酒為醴劉訓粟

物類彙考十一

五

通園叢書

為穗兒而規杜過於理為當孔復以論語使民戰粟與此相似何其迂回而難通乎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眾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按名字屬下句是也名終將諱之猶曲禮云卒哭乃諱也

十年傳齊人餼諸侯按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槩或从既餼或从食是餼即氣之重文惠徵君補注失引

十二年傳使伯嘉謀之注謀伺也按謀當訓為閒也莊一十八年傳謀告曰注閒也是矣說文云謀謀軍中反閒也夏官環人云搏謀賊鄭注謀賊反閒為國賊又宣八年傳晉人獲

秦謀注往來閒謀者今謂之細作人郭注釋言亦云謀今之細作也

莊四年傳卒於楸木之下杜注楸木木名釋文楸明蕩反其昆反又武元反疏此字之音或為曼或為朗若以兩為聲當作曼以兩為聲當作朗字體難定或兩為之音杜直云木名不知木何所似木有似榆者俗呼為朗榆蓋為朗也按說文

楸松心木从木兩聲無从兩之字中山經云橐山多楸木亦即楸之誤淮南墜形訓云泥涂淵出楸山高注楸讀如人楸之楸漢書西域傳云烏孫國山多松楸師古注楸木名其心似松蓋本于說文蓋當時左傳本楸字有壞體作柄者遂有

兩讀釋文兼存其音孔疏兩歧其說廣韻養部遂收柄字釋為松脂則仍是楸字舊訓耳

物類彙考十一

六

通園叢書

除道梁澁注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釋文澁高貴鄉公音側嫁反水名字林音壯加反疏釋例曰義陽厥縣西有澁水原出縣北從縣西東南至隨縣入鄖水杜以澁解澁

蓋聲相近而字轉耳按說文澁水在漢南从水差聲荆州浸也春秋傳曰修涂梁澁夏官職方云豫州其浸波澁鄭注引春秋為證但澁本豫州浸而此云荆州疑周禮有異本至疏引釋例作澁則轉寫之誤耳

二十四年傳女擊不過榛栗棗脩杜注榛小栗疏先儒以為栗取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修也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按說文棗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

栗取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修也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按說文棗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

秋傳曰女摯不過業粟是業爲正字榛爲假字業从辛聲女
摯取其當辛勤也若如孔疏榛聲近虔下云告虔兼四物言
之不獨榛也

三十二年傳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注闕不從公
按說文云闕閉門也从門必聲春秋傳曰闕門而與之言與
傳文不合傳文闕自爲句說文闕字下引國語闕門而與之
言蓋涉彼致誤

閱元年傳魏大名也服虔曰魏喻魏巍高大也按說文魏高
也从鬼委聲魏志文帝紀注大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
于魏王曰易運期讖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則从鬼可知
漢寧山亭碑亦尙作魏衡方張平子楊震孔宙等碑則變作
魏然猶有山字在下惟魏大饗直書作魏服虔蓋因當時行
本作魏故據古證俗耳

二年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虔云車有藩曰軒
按說文軒曲轉藩車是服說所本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軒
安車也曲禮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
車下云歸夫人魚軒僖二年云乘軒者三百人皆車之有藩
也

公衣之偏衣注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按史記注及御
覽引服虔曰偏衣偏裳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裳在中左右各
異故曰偏按晉語云衣之偏裳之衣章注裳在中左右異故
曰偏與服說同並較杜注爲長

傳四年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按說文云茜
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茜象神飲之也一曰茜
楛上塞也从酉从艸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以茜酒是茜正字縮爲假借同聲天官甸師云祭祀共蕭茅
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
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滲也

一薰一蕕注薰香艸蕕臭草按內則鄭注引作一薰一廂說
文云廂久屋朽木从广酉聲周禮曰牛夜鳴則廂臭如朽木
引周禮見天官內饗鄭司農曰廂朽木臭也說文云蕕水邊
草也从艸猶聲釋艸云茜蔓于郭注多生水中一名軒于江
東呼茜茜卽蕕之省皆不言其臭蕕爲香艸廂爲朽木借蕕
爲廂則可但不必如孔疏所云二字皆從艸知是香艸臭艸
以曲護杜注也

四年傳云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按說文云斃頓仆也
从犬敝聲春秋傳曰與犬犬斃重文斃云斃或从夂今本作
斃从或體字也釋訓云斃踏也亦从夂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玉篇引作輔車按說文云輔頰也
从面甫聲易咸上六云咸其輔頰舌釋文輔頰本作輔

九年傳云以是藐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補注引字
林曰藐小兒笑也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按文選寡婦賦云
孤女藐焉始孩李善引此傳及注又引廣雅曰藐小也字林
曰孩小兒笑也俗本脫去孩字惠君遂沿其誤任子田字林

攷逸因之不知字林之訓卽說文咳字之訓與藐字無涉未若顧君本廣雅訓小爲當也又按藐依說文當作藐

十一年傳云受玉情孔疏執玉卑替其職也按說文云情不敬也从心情省聲春秋傳曰執玉情重文情云情或省自情古文是作情者从省也

十五年傳秦穆姬屬賈君焉注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按晉語唐尙書注賈君申生妃故僖十年傳云夷吾無禮惠君頗取其說但僖十年傳疏引賈逵云丞于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則非申生之妃夫丞于賈君無禮之甚何必申生妃乎莊二十八年傳云晉獻娶于賈言娶則是正妃故賈注云獻公夫人不當如杜注作次妃孔疏云別有所見恐終是杜

誤耳

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疏傳文于此或有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而以戎興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左傳本無此言後人妄增之耳今定本亦無釋文曰上天降災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是後人加也按古本無此言後人蓋因三十二年文嬴請三帥文七年傳穆嬴之語而妄加之耳陸孔本俱無不知何以唐石經仍復采入自宋以來相沿不刪耶疏引使我兩君相見不以玉帛今本同唐石經匪以玉帛相見疏又引上文語且告夫人將以恥辱自殺今本無夫人二字是又誤中之誤釋文四十七字亦當作四十二字

十六年經六鷁退飛過宋都釋文鷁本或作鷁疏鷁字或作鷁按說文鷁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鷁退飛鷁或从鬲鷁司馬相如說鷁从交是說文並無从益之鷁今蓋因从交之鷁而誤爲鷁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浮文鷁張揖注鷁水鳥也亦誤以鷁誤鷁耳

公子季友卒注稱字者貴之疏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猶如仲遂卒叔肸卒之類皆名字雙舉劉炫以季爲氏而規杜過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賜族非字也按季氏友名並非其字劉說得之叔肸字向取肸蠻之義疏以叔肸名字雙舉亦非二十二年傳大司馬固諫曰杜注莊公之孫公孫固也按晉語云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注固宋莊公之孫大

無疑

司馬固也是大司馬名固無疑據史記宋世家此諫詞及下司馬子魚俱一人之言古者名字相配公孫固當字子圍傳云亦聊以固我國故名固字子圍魚圍同聲假借其爲一人無疑二十三年傳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儻浴薄而觀之注薄迫也駢脅合幹釋文聞其駢脅絕句欲觀絕句一讀至儻字絕句疏斷其儻以上爲句按當從一讀至儻字絕句晉語云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簿而觀之韋注駢并幹也微蔽也簿簾也說文駢并骨也从骨并聲晉文公駢脅與晉語合傳作駢假字也薄而觀之當從晉語作設簿爲是不當如杜本作薄訓迫也

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縲杜注縲馬韉按說文云縲系也从糸世聲春秋傳曰臣負羈縲或从某說文無縲字五經文字云縲本从世緣廟諱偏旁今經典共遵準式例變

二十四年傳好聚鵠冠注鵠鳥名聚鵠羽以爲冠非法之服按說文鵠知天將雨鳥也从鳥喬聲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鵠漢書五行志注引逸周書曰知天文者冠述匡謬正俗云子臧好與術士游續漢輿服志云知天文者冠述知地理者履繼述卽鵠之假字然則好聚鵠冠謂好聚冠鵠冠之術士故下云服之不衷又云不稱也

二十四年傳天子有事膳焉釋文膳周禮又作籒字按說文云籒宗廟火孰肉从炙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籒焉以饋同姓諸侯玉篇籒或作膳春官大宗伯以膳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膳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與說文合是饋同姓諸侯俾籒而異姓之尊者閒亦與焉或疑左傳原文云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云云此籒明饋異姓諸侯疑說文同姓之誤非也

二十六年傳室如縣罄注如而也居室而資糧縣盡釋文罄亦作磬盡也疏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椽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罄但有桷無覆蓋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敵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帛劉乃以服義規杜非也按服說是也攷工磬氏云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

三蓋古者磬本直縣屋之但有椽椽與縣磬正相似言其室之破而野之荒也

二十八年傳楚子伏己而監其腦建安本伏字絕句則己音以岳本寔熙本已絕句則己當音紀釋文不云音紀當以楚子伏爲句下文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蓋楚子伏故云伏其罪己而監其腦故云我且柔之然杜注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則亦以伏己絕句監其腦者杜注監楚也疏監之爲寔未見正訓蓋相傳爲然服虔曰如俗語相罵之噍女腦矣按監爲蠱之假字噍爲嗜之俗字說文嗜噍也莊子天運蚤蟲嗜膚則通昔不寐矣監其腦如蠱之嗜人也潛夫論夢列篇云晉文公於城濮之戰

夢楚子伏己而監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鄉役之三月注鄉猶屬也釋文鄉本又作鄉同按說文鄉不久也从日鄉聲春秋傳曰鄉役之三月不久之訓最確蓋本諸賈君也

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瓊玉之別名郊特牲疏引服注謂馬飾按說文瓊美玉也从玉音聲春秋傳曰瓊弁玉纓文選西京賦亦作瓊弁辭綜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瓊玉作之纓馬鞅也以玉飾之與服注合三十年傳馬用亡鄭以倍鄰杜注倍益也按注則傳文當作陪唐石經及宋本皆作陪方與下鄰之厚合

以爲東道主按南史王僧辯傳云僧辯謂炯曰魯晉州亦是東道主人蓋用左傳語世俗遂謂作主人者曰東道不知鄭在秦東故曰東道後漢書光武紀云謂取奔曰是我北道主人北魏書孝武紀云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則南道北道俱可稱主人也

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注行李行人按晉語行李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李理二字通用管子書大理皆作大李漢書藝文志云黃帝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北史序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以爲氏資暇錄古文使字作李左傳乃是使字此說非也

簡雅錄卷一

志

簡雅錄卷一

三十二年傳召孟明西乞乙杜注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乙丙按視字孟明取視曰明也術字乞月令審端徑遂術與遂通取遂其所爲與冉求字有同也丙字乙乙丙皆取干名與鄭石癸字甲父楚公子壬夫字子辛衛夏戊字丁同義

孟子釋文本或作孟考按唐石經初刻作孟考磨改作子百里視字孟明故呼爲孟考

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杜注滎陽中牟縣西有圃田澤高注淮南地形云原圃在今河南中牟具圃在馮湖池陽一名陽汭

文四年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注肄習也釋文肄又作肆疏說文肆訓陳字从聿聿聲肆訓習字从聿身聲古書經傳所

作字皆同耳按說文肆極陳也从聿聿聲或从影肆習也从聿聿聲肆籀文肆肆篆文肆此傳作肆用篆文也釋文及疏俱不明晰又說文聿手之捷巧也从又持巾業爲聿之假字或曰爾雅大版謂之業則肄業之字本作業亦通

諸侯敵王所愾注愾恨怒也按說文愾怒戰也从金氣聲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釁杜訓恨怒戰雖本說文然怒戰較切僖二十二年傳金鼓以聲氣也故从金氣聲兼會意

六年傳道之禮則今本之字下有以字則字屬下句按則法也道之禮則與上十句文法相同唐石經無以字後人加以字遂以則屬下句非也

簡雅錄卷一

志

簡雅錄卷一

十一年經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釋文本或作叔彭生仲衍字按唐石經宋淳化本俱無仲字卽十四年經叔彭生帥師伐邾者承筐唐石經宋岳氏本俱作匡襄三十年傳引此事監本作承匡不當歧出

十一年傳至于錫穴釋文錫音陽或作錫星歷反按唐石經宋岳氏本廖氏本俱作錫漢書地理志云漢中郡錫應邵曰音陽師古曰卽春秋所謂錫穴續漢郡國志云漢中錫阿春秋曰錫穴

十二年傳交綏疏魏武令引司馬法云將軍死綏舊說綏卽也言軍卽將當死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爲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卽爲大罪故以綏爲名焉按說文文行遲曳文又象人兩脛有所躑也玉篇云文行遲兒詩云雄

狐文文今作綬是綬爲文之假字舊說訓御必是買服古注疏以綬訓爲安蓋不知綬之本作文也

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按說文云慙閒也謹敬也从心秋聲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春秋傳曰昊天不慙又曰兩君之士皆未慙

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策馬撾疏服虔云繞朝以策書贈士會按說文策訓馬筮然冊書多借用策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中庸作布在方策蓋冊古文作簡从竹以策形近此下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即策中之文白氏六帖引注云以有策而不用也文心雕龍云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

蓋用服注

十八年傳云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檮戴按說文云戴長槍也从戈寅聲春秋傳有檮戴搗手推也从手詁聲一曰槩也是搗戴之名蓋取手擎槍之意潛夫論五德志云檮戴亦从手今作檮机之檮非也

謂之檮机史記史解引賈注檮机頑凶無匹之兒謂絲也按說文云檮斷木也从木罵聲春秋傳曰檮柂柂斷也从木出聲讀若爾雅猶無前出之紬出兀形聲相近致誤也孟子云楚之檮机趙注檮机器凶之類亦當作柂柂蓋取斷木之柂頭爲惡名也

謂之饗饗史記集解引賈注食財爲饗食食爲饗昭九年傳

疏引先儒說饗饗三苗也按說文饗食也从食號聲飮食也从食殄省聲春秋傳曰謂之饗飮今作饗从殄不省呂氏春秋云周鼎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取食食之獸爲惡名也

宣二年傳其御羊斟不與又云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注叔牂羊斟也按注與疏引鄭環說同淮南繆稱訓云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不斟而宋國危錢詹事養新錄遂疑斟爲斟酌之斟當以羊爲其御之名斟不與三字爲句釴攷潛夫論袁制篇宋羊叔牂所以弊華元于鄭師則羊斟是姓名而其字叔牂也淮南說疑有誤字

若黃金名曰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从馬从文亦

聲春秋傳曰文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逸周書王會云犬戎馮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蓋馬之名馮者本赤鬣縞身此畫作馮馬之形故說文引春秋傳曰加畫馬也三字不然焉有吉黃之乘百駟乎

于思于思注于思多鬚之兒釋文于思如字又西才反多須兒賈逵云白頭兒須脩于反又作鬢按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疏服虔以于思爲白頭兒兒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釴謂易說卦傳云其於人也爲寡髮釋文寡鄭本作宜虞翻同與爲白故宣髮馬君以爲寡髮非也思斯鮮宜同聲通

用鮮聲近斯宜聲亦近思可證于思之爲髮疏乃云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鬢兒夫古人固有早衰如顏淵三十髮白之類安見其未得頭白而欲破買服舊說乎

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祇上支反按公羊傳作祇是氏古通用五是來備亦作五氏魏是儀亦作一儀易祇既平釋文祇字作禔

遂扶以下公嗾夫葵焉釋文扶服虔注作跣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有作跣者嗾服本作嗾疏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走杜本作扶言扶盾下階也服虔云嗾服也夫語詞葵犬名公乃嗾夫葵使之噬盾也是服本扶作跣嗾訓

取非作取扶公羊傳亦作跣正不得破服以從杜矣說文云嗾使犬聲从口族聲春秋傳曰公嗾夫葵無取字服蓋以俗證之

三年傳余爲伯儵賈注姑南燕祖按說文姑黃帝之後百皦后稷妃家也晉語云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姑其一也是儵爲正字變體作皦今作儵誤

四年傳次鞠及鼓跗鞠車轅次過也按汰唐石經作汰說文云汰浙澗也从水大聲爾雅釋詁云汰墜也郭注水落見此當從爾雅訓汰爲墜昭二十六年傳云汰鞠匕入者三寸杜注汰矢激亦有墜義也跗當作柎說文云柎關足也从木付聲虞鐘鼓之柎也是即鼓柎之證疏云車上不得置篋篋以

縣鼓故爲作跗若股之楹鼓也非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唐石經作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按說文穀乳子也从子穀聲廣雅云穀生也是穀爲正字又虎虎文也象形讀若春秋傳曰虎有餘疑虎有餘卽虎於菟之異文說文云餘黃牛虎文从牛余聲讀若涂當作讀若春秋傳曰虎虎餘餘从余涂亦从余疑借餘爲涂虎爲虎文餘亦爲虎文故字曰子文此其證也餘餘形近菟餘聲近方言云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麤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十二年傳先穀佐之注彘季代林父釋文穀本又作穀疏服虔云食采于彘或當然也按釋文穀又作穀當作穀說文穀

小豚也从豕豕聲蓋先穀字彘季或偁彘子服說食采于彘非也

屈蕩尸之注尸止也按宋唐石經澤熙九經本游氏本岳氏本中箱本並作尸惟建安本作尸相沿遂誤漢書王嘉傳云坐戶殿門失闢免師古曰尸止也下引左氏傳曰尸之正作戶俗本因彘子尸之又云以表尸之遂譌戶爲尸耳戶或用

扈昭十七年傳云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止也楚人基之脫扈注基教也按說文卑舉也从尸由聲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卑之黃顛說廣車陷楚人爲卑之杜林以爲顛辱字據此知傳作卑訓爲舉下文又與之亦同說文基毒也別是一義注用小爾雅訓教非也

取其鯨鮪注鯨鮪大魚也按說文鱣海大魚也从魚且聲春
秋傳曰取其鱣鮪鮪或从京漢書翟方進傳云古者明王伐
不敬取其鱣鮪師古曰鱣古鯨字

有山鞠窮乎賈注鞠窮所以禦溼按說文營營藟香草也从
艸宮聲芴司馬相如說營或从弓藟營藟也从艸窮聲鞠窮
營藟一聲之轉

十四年傳屢及於室皇注室皇寢門闕疏莊十九年驚拳葬
于經皇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未知孰是按高注呂覽行
論引此傳作經皇與莊十九年同

十五年傳使解揚如宋史記解揚霍人說苑奉使云解揚霍
人字子虎後世言霍虎按易云風從虎有飛揚之意故解揚
字子虎說苑蓋本史記也

十七年傳郤子登婦人笑于房注跛而登階故笑之疏沈氏
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父眇曹公子首偃
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跛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
良父跛按定本非也公羊傳云晉使跛蓋指郤克此傳云郤
子登蓋惟其足跛而登故婦人笑於房則當如沈氏所引所
謂三占從二也

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注所以別外內之名
疏春秋謂自內虐其君通以弑爲文也戕唐石經作自內虐
其君今本脫內字詳玩注疏俱有內字

成二年傳云隕子辱矣按說文云有所失也从手云聲春秋

傳曰子辱矣是傳本作扞方言云扞摸去也齊趙之總語
也扞摸猶言持去也齊策云唯恐失扞之高注扞失也墨子
天志云國家滅亡扞失社稷呂氏季夏紀音初云扞于漢中
高注扞墜音顛隕之隕晏子問上篇云隕失其國亦借隕爲
扞蓋假讀若之字

三周華不注注山名按不爲柎之假字十六年傳云有韎韐
之跗注鄭注雜問云韎韐之不注不讀如跗跗幅也注屬也
幅有屬小雅云鄂不韎韐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
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韎韐盛古聲不柎同此華不注蓋
山如魯足之相注故名詳詩疏記

且辟左右唐石經宋淳化本俱作且辟按此夢中之言與且
召六卿且占諸史墨且而求之曹且而皆召其徒同義

韓厥執繫馬前注繫馬絆也按說文馬絆馬也从馬口其足
春秋傳曰韓厥執繫馬前讀若輒繫或从系執聲此从或
體穀梁傳云繫者何也曰兩足不相過也齊謂之綦楚謂之
躡衛謂之繫

八年傳以其田與祁奚高注呂氏春秋開春云祈奚高粱伯
之子祈黃羊也又注去私云黃羊晉大夫祈奚之字按祁祈
通用說文奚大腹也从力絲省聲播黃腹羊也从羊番聲釋
畜云播羊黃腹郭注腹下黃蓋取黃腹羊之意故名奚字黃
羊也

十年傳子如立公子繻杜注子如公子班按易屯初六云雍

馬班如釋文引馬云班班旋不進也班如鄭本作般班般同聲假借說文又引作乘馬驢如公子班字子如當是周易作班如也

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杜注養威儀以致福疏養其威儀禮法以往適于福按傳文當作養之以福與下句敗以取禍注中致字疏中往適即之字義也漢書五行志引此亦作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是唐以前本俱不誤今本到作之以非也

戮力同心釋文戮力相承音六嵇康力幽反呂靜字韻與颺同字林音遠按唐石經宋淳化本俱作勦說文云戮并力也从力麥聲中山策云勦力同憂高注勦力勉力也今本誤作

戮稽呂音讀皆非

十六年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注巢車車上為櫓釋文巢說文作輶云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字林同櫓音魯疏說文作輶云輶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艸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按今說文輶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輶車輶澤中守艸樓从木巢聲說文輶下注當從釋文作兵車高如巢今本為後人依疏中所引誤改但注疏及釋文俱誤以輶為櫓說文云櫓大盾也从木魯聲櫓或从鹵櫓與輶無涉且輶與輶亦有別傳文作巢乃輶省彼不能定為輶而誤以輶之訓詁相溷又轉誤為輶也十八年傳以塞夷庚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疏夷平也詩

輶輶輶輶

主

通圖黃書

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是以庚為道也按文選補亡詩云蕩蕩夷庚物則由之注引繁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賊榮緒晉書曰司徒王謚議曰夷庚未入乘輿旋館陸機辨亡論曰旋皇輿於夷庚庚為阮之假字說文云阮闔也闔門高也巴郡有闔中縣管子度地篇云城外謂之郭郭外謂之士闔是夷庚乃平原高處小爾雅云庚道也蓋望文生義耳

襄元年經楚公子王夫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為王夫惠徵君補注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王同是十幹與庚午不類當依本字讀為王夫按古人名字不必幹支相配王夫字子辛與白乙名丙同例作王夫為是匡謬之說固謬補注附會亦非

三年傳赤也可注赤職之子伯華按赤色之華美者周人尚赤故名赤字伯華公西赤亦字子華也

四年傳生澆及豷按說文昇媪也从頁从乔亦聲虞書曰無若丹朱昇讀若傲論語曰昇盪舟今書作傲蓋假用讀若之字論語作昇與說文合然說文于豷字下云豷豕息也从豕壹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豷蓋許君所據尚書論語俱作昇而左傳作敖也管子宙合云若敖之在堯漢書劉向傳引書亦作敖今本左傳又作澆蓋昇敖傲澆四字同聲通用也敗於狐貍按檀弓作臺貍篆臺壺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

輿輿輿輿

通圖黃書

作孤駘淮南地形志沂出臺台駘又省作台也

九年傳陳春揭注春箕籠揭土舉疏說文云揭執持也執持者執持此輩其臂如戟形故也其字從手謂以手持物也按漢書五行志引此傳云陳春輩是輩為正字溝洫志云山行乘揭揭即輩字之變體史記河渠書云山行則揭章昭曰揭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夏本紀作權權舉俱輩之別字今左傳作揭是又揭字轉寫之誤唐石經尚作揭孔作書疏以為揭輩本一字而此疏云其字從手何耶

秦景公使士鴉乞師于楚釋文鴉苦田反按說文鴉石鳥也

一名鴉鵝一名精劉从佳开聲春秋傳秦有士鴉廣雅云鴉鳥精列也又云鴉鵝鴉也並本說文今本說文鳥脫石字廣

雅鴉即石之別字也

十年傳邠人紇抉之以出注紇邠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邠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按說文邠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水經注引此作邠蓋同論語假邠為邠紇為紇之假字秦誓云佗佗勇夫佗為高大故字叔梁說文紇絲下也引春秋傳臧孫紇不引邠人紇可證抉之以出疏引服虔云抉擻也謂以木樞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較杜為長

親受矢石注躬在矢石閒疏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鏃引國語有隼集于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磐以證石為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閒則不以石為矢也按

後漢堅鐔傳云輒先當矢石注謂發石以投入也此以石為矢之證疏護杜以破服非也

筆門閨竇之人釋文閨本亦作圭按說文引作筆門圭竇與儒行同鄭注圭竇門旁竇也穿牆為之如圭矣今本作閨竇俱假借字也

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窀夜也厚夜猶長夜按說文窀葬之厚夕也从穴屯春秋傳曰窀穸從先君子地下窀窀也從穴夕聲疏但引說文窀字之訓惠君補注遂以云說文無窀字明不从穴蓋偶失檢也孔宙碑云窀夕不華从省

十七年傳閉門而詢之注詢罵也按說文詬譏詬恥也从言后聲詢或从句廣雅云詬罵也儒行云嘗以儒相詬病鄭注

詬猶恥辱也荀子解蔽云厚顏而忍詬楊注詬罵也離騷云忍尤而攘詬之王注詬辱也後漢鄧禹傳云康聞詬之注詬罵也淮南汜論云忍詢而輕辱高注詬讀夏后氏之后是詬詢同字昭十三年傳云詬天而呼釋文詬本又作詢哀八年傳云曹人詬不行注詢罵辱也仍作詬

國人逐瘳狗瘳狗入於華臣氏釋文瘳字林作狝九世反狂犬也按說文狝狂犬也从犬折聲春秋傳曰狝犬入華臣氏之門呂覽首時淮南汜論漢書五行志並作狝論衡感類與此傳同作瘳假借字

澤門之哲釋文澤門本或作泉門者誤詩縣疏引作泉門之哲漢孫叔敖碑云收九罕之利罕又泉之別字

十八年傳有班馬之聲注夜遯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按釋
言云般還也郭注引此傳作般屯六二云乘馬班如釋文引
馬云班班旋不進也班如鄭本作般是班爲般之假字當訓
作還杜注非也

斬其梢以爲公琴注榭木名按說文榭榭也从木荀聲北山
經云榭山其木多榭郭注木中枚也音荀疑卽榭之省十九
年傳鄭游販將如晉遭逆妻者奪之以館於邑其夫攻子明
注游公孫蠆子按說文云販多白眼也从目反聲春秋傳曰
鄭游販字子明蓋多白眼而能明視故販字子明

二十二年傳與執燔馬釋文燔又作膳按說文燔宗廟火孰
肉从彘番聲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以饋同姓諸侯燔熟
也从火執聲是傳當作燔借用燔僖二十四年及成十三年
傳皆作膳春官大宗伯膳孟孟子膳肉並燔之誤

二十三年傳杞殖華還下云華周對曰注華周卽華還說苑
善說篇立節篇雜言篇俱作華舟漢書人表華州師古曰卽
華周是周又作舟州亦同聲假借也又云獲杞梁注杞梁卽
杞殖按孟子云華周杞梁之妻趙注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植
也是華周字旋取周旋之意杞梁字植取植木建梁之意旋
還植殖同聲假借

夜入且于之隧注且于隧狹路按檀弓云齊莊公襲莒于奪
鄭注引此傳云隧奪聲相近蓋隧奪一聲之轉猶遂之借用
術也此疏云奪地非此且于隧以破鄭說是不明古音妄生

異議也

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注焚斃也釋文服云焚讀曰
債債僮也按爾雅云債僮也舍人注背踏意也郭注卻偃說
文云債僮也从人賁聲賁讀若賁鼓之賁與焚同聲故焚讀
曰債昭十三年傳云牛雖瘠僮于豚上是象僮身之證也

輔蹠釋文蹠本又作櫟按說文云蹠動也从走樂聲讀若春
秋傳曰輔蹠石鼓文云多庶蹠蹠是蹠爲正字櫟爲假字蹠
爲別字也

部婁無松柏注部婁小阜釋文婁本或作樓按說文云附婁
小土山也从自付聲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是附爲正字晉
語云必墜其壘培方言云晉楚之閒冢或謂之培又云自關

而東小者謂之樓郭注培樓亦堆高之兒廣雅云培樓冢也
培爲俗字樓爲假字釋文婁本或作樓疑作樓也風俗通義
云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閒田中少高印名爲部矣附作
部與左傳同六書正譌附从自仅聲非

二十五年傳陪臣干擻有淫者注干擻行夜釋文干徐讀曰
扞服音如字擻服本作諷今傳本或作諷疏服虔云一曰干
扞也擻謀也言受崔子命扞禦謀深之人有此謬說故或誤
从言也按說文云擻夜戒守有所擊从手取聲春秋傳曰賓
將擻說文不引此傳而遠引昭二十年傳明此傳不作擻當
从服說讀爲諷諷有淫者猶之謀爲不軌也疏指爲謬說非
史記齊世家徐廣作扞趣蓋假借字後人又改爲爭趣非也

以備三恪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
二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按恪本作愆
說文云愆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愆魏封孔羨
碑作三恪卽愆之隸體也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鄭注
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蒯祝陳爲三恪彼疏引熊氏云周
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
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是三恪當從鄭注杜說非也
二十六年傳頌之而已注頌搖其頭釋文頌一作頌按說文
云頌低頭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於門者頌之而已頌面
黃也从頁頌聲與頌音義俱別玉篇引此杜注亦作頌列子
天問云巧夫頌其頤則歌合律殷釋文頌猶搖頭也漢書揚

禮記卷一

三七

禮記卷一

雄傳云頌頤折頤俱作頌但頌當依說文訓低頭殷釋文沿
杜注誤也

二十七年傳伯夙謂趙孟注伯夙荀盈疏伯夙卽荀盈於傳
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別
有伯夙非荀盈也按盈與伯夙名字不配故服泛指之若如
杜注則盈當作寅舜典夙夜惟寅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注逸詩恤憂也按周頌云假以溢我我
其收之毛傳假嘉溢慎也說文誠嘉善也从言我聲詩曰誠
以溢我誠何聲近故傳作何舜典云惟刑之恤哉史記五帝
紀作惟刑之謚哉莊子齊物論云以言其老洳也釋文洳本
亦作溢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近故恤誤爲洳又爲溢也

二十八年傳子雅子尾怒注二子皆惠公孫按韓非外儲云
子夏子尾者景公之二弟也是雅爲夏之假字公孫鼈字子
夏取夏祀鼈之意公孫鼈字子尾取鼈尾之意高注呂覽慎
行云子雅惠公之孫公子樂堅之子鼈也子尾惠公之孫公
子高祈之子鼈也蓋據世本而言又按堅字樂取樂本之堅
祈字高祈爲旂之假取旂干之高也

二十九年經鄭公孫段注公孫段伯石也按段當作礮說文
云礮厲石也从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礮字子石大雅云
取厲取礮傳礮石也釋文礮本又作礮是礮爲正字段爲省
文礮爲假字也左傳鄭有公孫段字子石亦偁伯石印段字
子石傳亦謂之二子石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

禮記卷一

三六

禮記卷一

三十年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注亥字二畫在
上并三人爲身如算家之六按說文繁傳祛妄云土句云二
萬六千六百有六旬矣今據李斯書亥字亦如此然則二畫
豈則算家之二萬七曲次之則似算家之六千一象算家之
六百又一則算家之隔位六矣鱣嘗見漢布云中布百壯
布百弟布百次布百蓋卽算家之六字積至九也
或叫于宋大廟曰嘻嘻出出注叫呼也嘻嘻熱也出出戒伯
姬按說文訓大呼也从言丩聲春秋傳曰或訓于宋大廟誼
可惡之辭从言矣聲一曰誼然春秋傳曰誼誼出出是叫當
爲訓誼當爲誼說文庸也从言喜聲秋官庭氏鄭注引作誼
誼誼誼

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李涪刊誤云文當云繕字葺牆書云峻宇彫牆引之以為比按說文云窳周垣也院或从自完此當為繕完葺牆

昭元年傳及衝擊之以戈注衝衝也按說文衝交道也从行重聲春秋傳曰及衝以戈擊之今本作及衝擊之以戈誤也漢書酈食其傳云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正作衝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疏說文云蔡散之也从米殺聲然則蔡字殺下米也殺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己失本體蔡字不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按今說文云蔡糶蔡散之也疏引脫二

御莊記卷十一

三九

通圖叢書

字所云寫者全類蔡字亦非蔡乃蔡之假字禹貢云二百里蔡鄭注蔡之言散滅殺其賦亦假蔡為蔡又或作蔡漢書宣帝紀云骨肉之親蔡而不殊漢紀作放而不誅明蔡為放也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蔡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蔡之按說文蔡設絲菹為蔡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月星辰也春官大祝云一曰蔡鄭注引此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蔡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蔡之疏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買服不同說文云云是許君所讀春秋亦與鄭同晉口家所載同于買服

昭三年傳讒鼎之銘注讒鼎名也疏服虔云讒鼎疾讒之鼎

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按韓非說林云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也是崇鼎在魯齊嘗索之故晏子得見其銘服說近之

五年傳有子家羈注羈莊公孫懿伯也荀子大略揚注子家羈公子慶之孫歸父之後名羈字駒按說文云羈馬絡頭也从网从馬羈馬絆也羈或從革是羈為馬絡頭故其字曰駒魯世家索隱云子家駒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字懿伯是誤以諛為字揚倂謂羈為歸父之後則是桓公玄孫杜云莊公玄孫非

御莊記卷十一

三十

通圖叢書

七年傳使長鬣者相注鬣須也疏吳楚之人少鬣故選長鬣者相禮也按說文云儼長壯儼儼也从人鬣聲春秋傳曰使長儼者相之是也與杜說不同許君蓋本賈君解詁也好以大屈注大屈弓名釋文大屈弓名服同又云大曲也賈云寶金可以為劍出大屈也按大屈疑即鉅闕廣雅云鉅闕劍也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越絕外傳紀寶劍之名皆言鉅闕之狀荀子性惡云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闔古之良劍也新序雜事云辟闔巨闕天下之利器也說文云鉅大剛也方言云齊宋之間謂大為鉅鉅通用是鉅闕即大屈闕屈曲亦通用也

十年傳云戰于稷注稷祀后稷之處釋文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按稷下即棘下昭二十年傳盟于稷門之外劉向

別錄云齊有稷門口城門自釋爲齊之地名不當如杜說祀后稷之處也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注淮水名坻山名釋文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淮淮齊地水名下偃漚亦是齊水齊侯傅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齊國之水古韻緩作淮足得無勞改也按陸所指學者即疏所引劉炫之說也但淮坻相韻可以不改陸孔駁之似矣疏又引劉氏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失爲非則未必然有肉如坻坻爲高地對下有肉如陵陵爲大自有何不可而杜以爲山名疏更以楚子觀兵於坻負之山實之耶

通雅卷十一

通雅卷十一

老祁爲一人慮癸爲一人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癸亦姓氏也二子季氏家臣也是二人乃季氏家臣杜以下句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遂以爲南蒯家臣非十五年傳吾見赤黑之禮非祭祥也喪氛也注禮妖氛也疏服虔云水黑火赤非火相遇云云按說文云禮精氣感祥从示聲聲春秋傳曰見交黑之禮春官眠禮鄭注禮陰氣相侵漸成祥者淮南秦族云精禮有以相蕩也高注精禮氣之侵入者也
關鞏之甲注關鞏國所出鎡按說文碧水邊石从石巩聲春秋傳曰關碧之甲是鞏爲碧之別字定四年傳封唐叔以關碧並同

十六年傳云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注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疏服虔云幾近也孔張失位近爲所笑近者未至之辭客已笑訖何言近也按釋訓云譏訖也郭注謂相摩近幾爲譏之省故服云然杜注非

刑之類類注緣事類以成偏頗疏服虔讀類爲類服云類偏也類不平也按說文云類絲節也从糸類聲絲節即不平矣昭二十八年傳云忿類無期亦作此解淮南汜論云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注盤若絲之結類也意同杜云緣事類以成偏頗其說甚迂當用服注

通雅卷十一

通雅卷十一

子齋賦野有蔓草注子齋子皮之子嬰齊也按說文齋齒齋差也从齒差聲齋差跌兒从齒旡聲春秋傳曰鄭有子齋今本說文作齋从佐誤也莊子盜跖云齒如齊貝嬰齊字子齋蓋相對之義楚公孫嬰齊字子重亦猶是也十九年傳云其父兄立子瑕注子瑕子游叔父駟乞按瑕爲假之假字乞字子假取乞假之義

駟氏聳注聳懼也按說文云懼懼也从心雙省聲昭六年傳云聳之以行漢書刑法志引作懼之以行晉灼曰古悚字魏都賦云懼馬相顧張注懼懼也左傳駟氏懼懼善曰張从懼先龍反是古本傳作懼也

二十年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鉅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注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言之按說文云埜地相比次也衛大夫貞子名埜从土比聲是貞子名

些或假詔字爲之又省作喜耳宋本作皆死而賜諡非

且言子石注子石公孫青疏頃公生子夏勝勝生子石青是

也按秋官職金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鄭注青空青

也是青亦石之類故名青字子石勝字子夏夏大也使少冠

樞以歸杜注樞華亥庶兄按說文樞牛犴骨也从牛至聲春

秋傳曰宋司馬樞字牛收昭公時宋賈遂爲大司馬華驪爲

少司馬前此文公十五年開宋華耦爲司馬樞未聞爲司

馬馬字乃寇字之誤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注舟鮫官名疏乃是行水之器鮫是大

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按說文御禁苑

也从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萑蒲川御守之鮫或从又魚聲

今本說文舟御誤作川御上脫萑蒲二字下脫守之二字遂

不可解蓋舟御官名本作舟御傳文轉寫作鮫疏說穿鑿之

甚月令云命舟牧覆舟亦當作舟御形近致誤

若琴瑟之專壹釋文專董遇本作搏音同按說文云搏搏壹

也从女專聲一曰女搏搏玉篇云搏專一也疑董遇本作搏

管子內業史記樂書皆以搏爲專又夏本紀索隱搏古專字

並搏之誤

二十一年傳揚徽者公徒也注徽識也釋文徽說文作微識

本又作幟疏微識制如旌旗書其所任之官與姓名於上被

之於背以備其死知是誰之尸也按說文云微識也以絳帛

箸於背从巾微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是徽爲正字徽

簡莊記卷十一

三

通圖叢書

爲假字識爲正字幟爲俗字夏官大司馬云辨名號之用鄭

注號名者微識所以相別也大傳云殊微號鄭注微號旌旗

之名也俱作微識漢書王莽傳云殊微幟師古云微幟通爲

旌旗之名也明用俗幟字矣軍中制微九所以別號名疏云

以備其死知是誰之尸亦是臆說

子祿御公子成注子祿向宜按詩小雅云馨無不宜受天百

祿又云福祿宜之故向宜字子祿也

二十二年傳鄆胙伐皇注鄆胙子朝黨按說文云鄆周邑也

从邑尋聲按鄆胙蓋周大夫食采于鄆因氏焉下二十三年

傳云郊鄆潰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鄆中郊鄆二邑皆子

朝所得史記張儀傳云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斜一

作尋成皋鞏縣有尋口水經洛水注引家相璠曰今鞏洛渡

北有鄆谷水東入洛謂之下鄆故有上鄆下鄆之名亦謂之

北鄆于是有南鄆北鄆之偁矣又有鄆城蓋周大鄆胙之舊

邑鄆胙當作鄆胙

二十四年傳今王室實憇憇焉注憇動擾兒釋詁爾雅云憇

動也廣雅云憇亂也按說文憇亂也从心舊聲春秋傳曰王

室實憇憇焉一曰厚也魏石經左傳作載與古文尙書同

前二十二年傳司馬督注司馬烏督爲襲之假字烏爲鴉之

省文蓋名襲字鴉皆从衣字取義今本二十八年傳司馬烏

簡莊記卷十一

三

通圖叢書

袴也从衣寒省聲春秋傳曰徵褻與褊方言云袴齊魯之間謂之褊郭注傳云徵褻與褊音騫廣雅云褊謂之袴褊褊俱誤

季公鳥注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按說文云鴉短衣也从衣鳥聲春秋傳曰有空鳥徐錯曰今春秋傳無此疑注誤也鱣謂鳥蓋鴉之省文今本說文誤公為空又衍一曰字季氏介其雞邠氏為之金距注擣芥子播其羽也或曰以膠沙播之為介雞疏賈逵云擣芥子為末播其雞翼可以至邠氏雞目是此說也鄭眾云介甲也為雞著甲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鎧著雞頭杜又云或曰不知誰說以膠沙播之亦不可解蓋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跣得傷彼雞也

以邠氏為金距言之則著甲是也按鄭眾之說是況又有高誘注可證

公若獻弓於公為注公為昭公子務人按說文為母猴也禹母猴屬釋獸云禺鼠曰曠郭注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郭注禺似獼猴而大禺字音遇檀弓云公叔禹人蓋公為字禹人取母猴之屬傳作務人務禹聲近通用

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注積丸蓋或說積丸是箭箚其蓋可以取飲疏賈逵云冰積丸蓋則是相傳為此言也按說文云擗所以覆矢也从手朋聲詩曰抑釋擗忌毛傳擗所以覆矢也蓋冰為擗之假字此疏既知擗與冰字異音同是一器而不

衛東流記卷十一

字五

通圖儀禮

能決為假用

意如之事君也注意如季平子按釋鳥有鷓鴣當作意而古人讀而為如意如之義本此戰國有宋如意漢有趙王如意亦即意如之謂

榻榻所以藉榦者注榻榻棺中笄牀也榦骸骨也按說文云榻榻來木也从木扁聲春秋傳曰榻榻薦榦方言牀其上版衛之北郊趙衛之間謂之牒或謂之牒牒當作榻榻為榻之假字襄二十四年傳部婁無松柏說文引作附婁藉薦同聲通用幹亦軒之假字

衛東流記卷十一

字六

通圖儀禮

二十六年傳鑿而乘于他車注一足行按說文云鑿金聲也从金輕聲讀若春秋傳曰鑿而乘他車蓋鑿為金聲即樂記鐘聲鏗之鏗俗從堅也一足行本當用磬言如磬折之狀傳文假鑿為之故說文讀若云云磬古作磬從至輕亦從至故得通用非則以一足行為鑿流俗不知別造从足之磬反疑傳本作鑿非也疏云擊金聲亦名鑿似猶未妙

使女寬守闕塞注女寬晉大夫晉語韋注女寬女齊之子叔衰按說文衰衣博裙从衣條省聲是衰為衣寬博故名寬字叔衰漢韓敕碑陰云王褒字文博孔宙碑陰云陳褒字聖博貫瀆鬼神注貫習也瀆易也釋文本作慣云本作貫又作瀆同按說文云慣習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慣瀆鬼神是慣為正字貫為假字慣為別字釋詁云貫習也郭注貫貫大也今俗語皆然魏風云三歲貫女漢石經又作宦

二十七年傳夾之以鉞釋文及疏並引說文云鉞劍也按說文云鉞大鉞也一曰劍如刀裝者从金皮聲是鉞有二訓方言云鉞謂之鉞郭注今江東呼大矛為鉞音彼急就篇云鉞鉞顏注鉞大刀也刃端可以披決因取名云史記高祖功臣表云長鉞都尉擊項羽有功此夾之以鉞疑訓大刀下云執鉞者夾承之又云鉞交于胸非劍也

二十八年傳子貉之妹也注子貉鄭靈公夷按說文云貉北方人豸種也夏官職方云掌四夷五狄六戎七閩八貉故鄭君名夷字子貉也

魏戍謂閻沒女寬晉語韋注閻沒閻明按沒之字明亦取相反之義

爾雅疏記卷十一

三七

通圖叢書

二十九年傳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疏服虔云鼓量名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按服說是也疏以鼓非大器唯用一鼓不足以成鼎殆未攷據曲禮疏引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則十二石之鐵自可鑄一鼎矣疏又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甞用量米之器量之哉不知金鐵亦有以量數之者如斗金之類今人用石炭亦以穀量之也又鼓為科之假字詳禮記疏記定元年傳榮駕鵝注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按駕當作駟說文駟駟駟也从鳥可聲玉篇駟駟屬駟駟鳥也鳴駕並同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連駕鵝郭璞曰駕鵝野鳴也是駕為鳴之

俗字

三年傳有兩肅爽馬注肅爽駿馬名疏釋畜于馬無肅爽之名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執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按馬說是也說文云鸛鸛鸛也五方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鸛鸛北方幽昌中央鳳皇从鳥肅聲鸛司馬相如說从安聲此作肅爽從省蓋馬固有以鳥名者如御覽引東方朔傳云黃鸛華駟天下之良馬也又西京雜記云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紫燕是也

爾雅疏記卷十一

三六

通圖叢書

多言也从口董省聲春秋傳曰嘖有嘖言是嘖為正字煩為假字但嘖訓為至未知所云其使祝佗從注祝佗大祝子魚按佗為鮀之假字論語雍也憲問篇作鮀釋魚云鯨鮀舍人曰鯨石鮀也說文云鮀鮀也从魚宅聲故鮀字子魚封父之繁弱注繁弱大弓名按說文弱撓也上象撓曲三象毛釐撓弱也弱物并故从二寫明堂位云封父之繁弱荀子性惡云繁弱鉅黍古良弓也楚瓦不仁注子常名按常為賞之假字說文云賞大盆也從瓦尙聲故囊瓦字子常五年傳云陽貨將以璵璠斂注璵璠美玉君所佩釋文璵本

又作與音餘疏璵璠是一玉名按說文云璠與璠璠之寶玉
从玉番聲孔子曰美哉與璠遠而望之與如近而視之若
也一則理勝一則字勝說文無璠字今有之者徐鉉所加惟
其無璠字故是疏止引璠字下俚說文又云瑜美玉與璠璠
異也與璠一玉說文所謂一則理勝一則字勝者乃遠近之
別惠君補注云二玉非

告公山不狃注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按潛夫論云公山
氏魯公族爾雅釋木云泄多杻故不杻字子泄狃為杻之假
字論語不擾擾杻一聲也

八年傳按衛侯之手及挽注按擠也血至挽按說文云按推
也从手爰聲春秋傳曰按衛侯之手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

簡莊疏記卷十一

手九

適園叢書

也从手取聲釋名云擊宛也言可宛屈也玉篇云擊於煥切
挽同急就篇捲挽顏注手臂之節也士器禮云設麗牲于擊
鄭注擊手後節中也古文擊作挽呂氏本味云述蕩之擊高
注擊讀如捲挽之挽漢書郊祀志云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
擊游俠傳搯擊而游談自古曰擊古腕字是擊為正字挽為
假字腕為別字

林楚怒馬按說文云馬怒也呂氏至忠文摯曰非怒王則疾
不可治高注怒讀如強弩之弩方言云弩怒也

九年傳櫜櫜而衣狸製注櫜白也櫜齒上下相值製裘也按
說文云櫜齒相值也一曰櫜也从齒責聲春秋傳曰櫜櫜是
櫜為櫜之假字又說文云製裁也从衣制聲說苑徐思云具

紵紵三百製是紵衣亦名製哀二十七年傳云成子衣製杖
戈注製雨衣是雨衣亦名製此云裘也本服注

十四年經於越敗吳于檣李注檣李吳郡嘉興縣南醉里城
釋文檣音醉按說文云檣以木有所擣也从木尙聲春秋傳
曰越敗吳于檣李公羊傳作醉里故杜注云醉李城檣醉同
聲假用

十四年傳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按今嘉興六里街有吳陘
橋是其地

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豨注婁豬求子豬喻南子艾豨喻宋
朝艾老也按說文云婁空也从母中空之意也是婁為中
空故曰求子豬猶今人言母豬矣艾不當訓老孟子萬章云

簡莊疏記卷十一

四十一

適園叢書

知好色則慕少艾楚詞大司命云撫長劍兮擁幼艾是少而
非老也說文又云豨牡豕也从豕段聲史記秦始皇紀云夫
為寄豨索隱豨牡豕也言夫淫他室者若寄豨之豨艾豨猶
今人言公豬矣

哀元年傳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高注呂氏春秋云
大夫種字禽楚鄆人按種疑撞之假字禽擒通用

宿有妃嬪嬪御焉注妃嬪貴者釋文嬪本又作牆按唐石經
作牆說文無嬪字當作牆也

二年傳鄭子姚子般送之注子姚罕達子般駟弘按姚為邈
之假故達字子邈說文云弘弓聲也从弓厶聲弓有往來之
意故弘字子般

龜焦注兆不成按焦本作爨說文云爨灼龜不兆也从火从龜春秋傳曰龜爨不兆讀若焦今蓋以讀若之字當之引傳文加不兆二字疑出賈逵解詁書疏引六韜云卜戰龜兆焦六年傳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注申字子西結字子期啓字子閻皆昭王兄按申爲西方故申字子西期爲旗之假字曲禮云德車結旌故結字子旗巫馬期字施亦假期爲旗也啓開也閻門也故啓字子閻也闕止知之注闕止陽生家臣子我也按止足也我施身自謂也故止字子我呂覽慎勢以闕止爲宰子高注宰子字子我史記遂云宰我與田常作亂非也

以安孺子如賴漢書人表作晏孺子按晏與安雖通用然孺

子卽指茶安孺子于賴正對下遷孺子於駘也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寶之正注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按孟子云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王豹蓋以善謳而爲嬖臣也

八年傳何故使我水滋注滋濁也釋文滋本亦作茲子絲反字林云黑也按說文云茲黑也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我水茲是茲爲正字史記屈原傳云不獲世之滋垢亦當作茲使太宰子餘討之注子餘太宰嚭按說文云嚭大从喜否聲春秋傳吳有太宰嚭蓋大者有餘之義故嚭字子餘也公羊作帛喜乃嚭之合聲楚詞九思云忌嚭專兮郢吳虛嚭卽嚭之壞形也

梓之以棘注梓雍也釋文梓本又作荐按說文云梓以柴木雖也从木存聲漢書翟方進傳云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重也聚也梓爲正字薦爲假字師古說非

十一年傳孟孺子洩注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按說文云彘豕也又云彘豕息也則彘當字息洩蓋息之假字

樊遲爲右注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按說文云須待也从立須聲或从芻釋詁云須待也易歸妹九四云遲歸有時釋文引陸績云遲待也故樊須字遲今從省

孟之側後入注之側孟氏族也字反按洪範云無反無側周南云輾轉反側故側字反楚公子側亦字子反也

十四年經齊陳恆執其君實于舒州史記齊世家云田常執

簡公于徐州索隱徐字从人說文作邠並音舒按說文云邠邠下邑地也从邑余聲魯東有邠城讀若涂又邠地名从邑舍

聲玉篇云邠始居切春秋白齊人取邠是邠爲舒之本字索隱以邠字當之誤矣

傳逢澤有介麋焉注介大也疏逢澤大處不應惟有一麋故以介爲大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按劉說是也方言云畜無耦曰介秦誓云如有一介臣越語云一介嫡女一介嫡男猶今言个矣

十六年傳許公爲反福按說文云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反春秋傳返從个今本春秋傳俱用反惟此一字舊本作返據說文則古作返

十七年傳良夫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疏甸即乘也
四正爲甸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爲名是古者乘甸同也按說
文云佃中也从人田聲春秋傳曰乘中甸一轅車也是傳本
作中佃古者佃乘同聲故陳恆亦稱田常也

而奪其兄劓般邑按劓當作鄭說文云鄭宋地也从邑鬲聲
讀若讒鄭當是班之采邑故解爲宋地

二十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注繁馬飾繫纓也按繁當作
緜說文云緜馬髦飾也从糸每聲春秋傳曰可以稱旌緜乎
緜或从與春官巾車云樊纓鄭注樊讀如鞞帶之之鞞謂今
馬大帶也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疏馬腹帶俱用假字

二十五年傳君將設之注設嘔吐也釋文本作設按設當作
設說文云設馱兒从口設聲春秋傳曰君將設之是釋文所
本

春秋公羊傳

元年公及邾婁僕父盟于昧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
 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昧穀梁同左氏作蔑按說文云
 邾江夏縣从邑朱聲一曰魯有小邾國史記項羽紀云立芮
 爲衡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本春秋時邾國邾子
 曹姓猶居至魯隱公遷蕪是邾近南夷故曰邾婁猶吳曰句
 吳越曰於越彼句與於爲發聲此婁爲語聲後邾婁疊音也
 禮記檀弓亦作邾婁不同左氏蓋與公羊同爲六國時人後

簡註疏記卷十二

海寧陳禮

儒謂檀弓係左氏弟子非也昧蔑一聲之轉義亦相同左氏
 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先昧

二年傳始滅昉于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疏胡毋生齊人故
 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按五年傳云始
 僭諸公放於此乎漢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攷工云旌讀如
 放於此乎之放是放爲正字昉爲別體說文仿相視也从人
 方聲漢書貢禹傳云亦相放效與此合

五年傳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登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
 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謂高語
 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時乃作登字故言由口授矣接
 得登雙聲如同一从兌字从冎者作脫从冎者作鄆是也大

學云一人貪戾鄭注戾之言利春秋傳曰登戾之來戾亦雙
 聲公羊子齊人注每用齊人語與公羊不同鄭注亦每用齊
 人語而著竹帛又異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
 敗其成也左傳作淪平云更成也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
 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淪平平猶成也成猶盟
 也按說文云淪變汚也从水俞聲釋言云淪變也郭注謂變
 易鄭風羔裘云舍命不渝毛傳淪變也是淪爲正義淪平謂
 變更復盟故左氏言更成也淪或作輸詛楚文云變輸盟刺
 廣雅云輸更也與此傳俱假輸爲淪後儒以輸平爲納成謬
 矣

簡註疏記卷十二

海寧陳禮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邾釋文邾鄭邑左氏作昉按穀梁
 傳云邾者何鄭湯沐之邑也說文云邾宋下邑从邑丙聲左
 氏作昉杜注昉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邾爲正字
 昉爲假字仿字或作昉古通用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釋文包來左氏作浮來按漢書楚元王
 傳云秦有儒生浮丘伯鹽鐵論作包丘子說文學一作包浮
 一作抱是包字通用也

桓二年傳若楚王之妻媼注媼妹也按說文云媼楚人謂女
 弟曰媼从女胃聲公羊傳曰楚王之妻妹廣雅云媼妹也一
 切經音義引纂文云河南人云妹媼也
 四年傳秋曰蒐注蒐簡擇也釋文本作秋曰度云本又作接

亦作蒐按穀梁釋文云蒐麋氏本又作按說文云按眾意也
一曰求也从手交聲方言云按略求也秦晉之間曰按就室
曰搜于道曰略是按爲正字度蒐俱假借也釋天云春獵爲
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此傳作春曰苗秋曰蒐冬
曰狩注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疏同禮春田謂之蒐何氏所
不取王制正義引何休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
田於義爲疑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用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
苗選徒鷩鷩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
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有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
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

禮記卷之十一

三

禮記卷之十一

五年傳卒之悵也注悵者狂也齊人語按悵疑作倏說文云
倏犬走疾也从犬攸聲讀若叔莊子應帝王云南海之帝爲
儻北海之帝爲忽楚詞九歌云儻而來兮忽而逝並即倏之
誤

十有二年盟于駸蛇釋文駸工於反又音曲侯反蛇音移又
音池左氏作曲池按駸曲一聲之轉故曲逆讀作去過池本
作沱與蛇形聲俱近

十有六年傳屬負茲注屬托也天子有疾傅不豫諸侯傅負
茲大夫傅犬馬士傅負薪疏皆漢禮之名諸侯言負茲者謂
負事煩多故致疾按釋器云蓐謂之茲荀子正論云琅玕龍
茲楊注龍茲卽今龍鬚席史記周本紀云衛康叔封布茲徐

廣曰茲者藉席之名然則負茲者猶云常在牀蓐今俗語歷
席是也士卑稱負薪亦此意疏云負事煩多非也

莊元年傳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注擗折聲也釋文本作膺
幹云本又作膺亦作拉皆同按說文云協摺也从手芴聲一
曰拉也玉篇云協同摺廣雅云摺折也是協爲正字摺爲俗
字

七年傳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
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之
時已謂之春秋矣按左氏昭二年晉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
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
在孔子前所謂不修春秋也

禮記卷之十一

四

禮記卷之十一

十有二年傳萬臂撥仇牧注側手曰撥按說文云扶筥擊也
从手失聲傳蓋假撥字爲之而傳誤作撥耳

十有七年傳齊人讖于遂讖者何積也注讖者死又讖之爲
積尸非一之辭故曰讖積眾多也釋文讖二傳作讖積本又
作漬按說文云讖漬也从水讖聲漬漚也从水責聲是漬爲
正字疏本作漬故引曲禮云四足曰漬鄭注漬謂相讖汚而
死也

二十有二年傳肆大省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何注
跌過度釋文肆本或作佚大省二傳作省跌過度也疏肆讀
如同放肆也省讀如減省之省也按說文云消少減也減損也
是消爲正字省省俱假字說文云跌踢也从足失聲一曰越

也漢書揚雄傳云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濞晉灼曰佚蕩緩也是佚蕩即跌踴故云肆者何跌也本或作佚也穀梁傳作失失古通用

二十有八年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疏公羊子齊人因其俗可以見長短故言此按長言短言曼聲急聲之謂後人音分動靜本此

冬築微釋文微左氏作麋按釋水云水草交謂之麋郭注引詩曰居河之涓今小雅巧言云居河之麋釋文麋本又作涓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余賜汝孟諸之麋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涓古室古眉字或作麋大戴禮立言云孔子愀

爾雅疏卷十一

五

通國韻書

然揚麋荀子非相云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鐘鼎文眉壽作麋壽是涓爲正字麋爲假字麋微聲近故又作微

三十年傳蓋以操之爲已覺矣注覺痛也按攷工輪人云凡察車之道不微不至無以爲戒速也鄭注齊人有名疾爲戒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亡戚矣疏鄭氏以戚爲疾與何別接說文云戚慙也从心戚聲小雅小明云自詒伊戚左傳引作慙慙卽戚之變體慙又感之別體鄭所據傳本从省作戚與詩同

閔二年傳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東門者是也釋文鹿門魯南城東門也按說文云淨魯北城門沱也从水爭聲是淨爲正字爭爲从省鹿門爲魯南城東

門淨門爲北城門也

僖元年傳於是抗軻經而死注軻小車轅冀州以此名之云耳疏鄭氏云慶父軻死者正取此文按檀弓疏引鄭注論語云慶父抗軻僖死時人爲之諱故云孟氏此蓋論語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注公羊疏正取注文誤衍僖字或係經字之誤

二年傳荀息請曰以屈產之乘與坐棘之白璧注屈產出名馬之地垂棘出美玉之地按疏謂屈產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按趙注孟子亦作屈地所生之良馬與服注左傳合何說非垂棘之棘疑作瑯說文云瑯玉也从玉刺聲蓋垂地產瑯玉爲璧也釋文棘一本作棘音同棘乃俗字耳

爾雅疏卷十一

六

通國韻書

四年傳卒帖判注帖服也釋文帖一本作貼服也劉兆同廣雅云靜也玉篇又丁簞反一本作拈或音章貶反按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題賦曰帖通俗文同又引字詁云帖今作撲同佗頰反王逸楚詞敘云義多乖異事不妥帖蓋帖爲正字帖貼俱俗字拈撲亦非此義也

十年傳踊爲文公諱也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按說文云踊跳也从足甬聲渾混流聲也从水軍聲玉篇云渾後昆後袞二切水漬涌之聲也踊渾聲相近

十有六年傳實石于宋五按實左穀作隕說文云碩落也从石員聲春秋傳曰碩石于宋五釋言云碩落也郭注碩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是碩爲正字實隕俱假字耳下云實石紀

聞聞其碩然釋文碩聲響也本或作砢穀梁疏云碩字說文
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砢據公羊古本並爲碩字
張揖讀爲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按碩疑作質說文
云質雨聲也从雨真聲讀若湏後人移从雨于員之上作質
而移从石于真之旁作碩耳砢字說文亦無之

三十有三年傳必於殺之嶽巖釋文嶽苦銜反鄒誕生楷註
之音上林賦並同徐音欽韋昭漢書音義去瞻反又本或作
厥同按穀梁作殺之巖嶽之下是也說文云嶽山之岑嶽也
从山金聲是嶽爲正字厥爲假字欽爲別字

文十有二年傳惟譏善淨言注譏淺薄之兒淨猶譏也
釋文譏尙書作截淺薄兒也賈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淨本或

簡莊疏記卷二

七

適園叢書

作調皮免反又必淺反本作誤七全反又仕勉反按漢書李
尋傳云昔秦穆說譏諶之言任仡仡之勇王逸楚詞章句引
書云譏諶靖言俱與傳合靖與淨同說文于諷字引周書曰
截截善諷言與今本同又于菱字引周書曰菱菱巧言蓋用
賈逵說也

十有三年傳魯公燾注燾者冒也釋文徒報反一本作濤音
同冒也按作濤者是也燾乃俗字

十有五年傳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篋一名編輿齊魯以此
名之曰筍釋文筍音峻復綿反一音步員反服虔音編韋昭
音如頻按說文云筍竹胎也从竹旬聲復竹輿也从竹便聲
史記張耳陳餘傳云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復輿前集解服

虔曰籛音編編竹本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
如今輿牀人輿以行漢書尹賞傳云便輿出瘞寺門桓東便
卽籛之省

宣三年楚子伐賁渾戎釋文賁舊音六或者奔二傳作陸渾
按賁依舊音當作卽陸之古文睦字从光光讀爲陸故睦
亦有陸音或音奔者誤也

七年傳踏階而走注踏猶超勵不暇以次釋文踏丑略反與
蹶同一本作彳音同按說文云彳彳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
若春秋公羊傳彳階而彳是彳爲正字踏蹶俱俗字

呼癸而屬之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按說文云
狎呼維重言之从呬州聲讀若祝此屬亦其類左氏傳作啞
說文云啞使犬聲从口族聲啞屬音亦相近也

簡莊疏記卷二

八

適園叢書

祁彌明逆而跋之注以足逆彌曰跋當爲爰按說文云爰
行爰爰也从久允聲釋言云遠退也郭注遠巡卻退也亦卽
爰之俗字

十有二年傳古者杆不穿注杆飲水器釋文杆音于疏其音
于若今馬孟矣舊說云杆是杆字若今食帑矣今音于則舊
說非按急就篇云檣杆槃案栝問盤注杆盛飯器也一曰齊
人謂盤爲杆蓋杆卽孟之假字故云若今馬孟矣舊說杆是
杆字者杆爲帑之假字說文云帑囊也今鹽官二斛爲一帑
故云若今食帑俱據六朝時物而言也

成二年傳與我紀侯之廩注齊襄公滅紀所得甌邑其土肥

饒欲得之或說甌玉甌疏或說云甌玉甌者蓋以左傳云路以紀甌玉磬又別言與地明甌是器名非地名故以玉甌解之按或說是也說文云甌甌也下云反魯衛之侵地方指地襄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于鄆釋文林鄆于委反字凡吹反按左氏傳云公會諸侯于鄆杜注鄆鄭地穀梁釋文鄆本又作騰說文云騰鄭地阪也从自為聲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騰是騰為正字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注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者

簡雅記卷之二

凡

通園叢書

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古者亦依漢律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按急就篇云痕瘡保辜誦呼號注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說文云婢保任也从女辜聲是婢為正字辜乃从省也

十年盜殺鄭公子斐釋文斐左氏作駢按左氏襄八年傳云駢也受其咎杜注駢子駢名說文云駢駢旁馬从馬非聲駢一乘也从馬四聲小雅四牡云四牡駢駢采菽云載駢駢駢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一駢謂之駢周又益一駢謂之駢駢者一乘駢馬兩服兩駢是也又小戎箋云駢兩服也疏車駕四馬在內兩

馬謂之服在外兩服謂之駢春秋時鄭公子駢字子駢是有駢乃成駢蓋駢為正字此傳及穀梁作斐假字也

十有四年傳鄭公孫蠶釋文蠶二傳作蠶按蠶字子蟻說文云蟻毒蟲也从虫喬聲蠶毒蟲也象形蠶或從虵是蠶為正字蠶為或體蠶為隸變此作蠶又假字也鄭公孫蠶字子蟻齊公孫蠶字子尾同

十有六年傳君若贅旒然注旒旒旒贅贅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增為贅增矣釋文贅本又作綴繫屬也旒本又作流旌旗之旒也按說文云綴合箸也从彳从糸游旌旗之流也从舛孛聲是綴流為正字贅為假字旒為俗字商頌長發云為下國綴旒鄭箋旒者旗之垂者也至贅自為贅增之贅說文云

簡雅記卷之三

十

通園叢書

贅以物質錢从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賈誼傳云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為質也釋名云贅屬也橫生一肉箸體也廣雅云贅疣也亦假贅為綴

二十年陳侯之弟光出奔楚釋文弟光左氏傳作弟黃按說文云充明也从火在人上充明意也芟古文又云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芟芟聲芟古文充芟古文黃是黃本从芟故得通用堯典光被四表亦作橫被淮南原道訓云橫之而彌于四海高注橫讀桃車之桃戴吉士云橫光聲相近故漢人偁橫門為光門後世猶沿其舊矣

二十有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祭祝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

瓜祭是也疏言雖蔬食菜羹及瓜質薄之物亦必祭其所先按論語鄉黨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集解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也釋文引鄭注魯讀瓜爲必今從古玉藻云瓜祭上環蔬食瓜必祭先也是古有瓜祭之禮瓜必形近故古魯異讀此何氏讀亦從古與鄭合也

昭五年叔弓帥師敗莒于濇泉濇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濇泉也釋文濇泉左氏作蚡泉穀梁作賁泉按說文云濇水厓也从水賁聲詩曰敦彼淮濇是濇爲正字賁爲从省蚡爲假字釋水云濇泉正出正出濇出也郭注公羊傳曰正出正出直出也蓋濇泉卽濇泉故郭引以爲證

前漢書卷二十一

十一

禮記卷二十一

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疏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按急就篇云卒吏歸誠自詣因注因就也

二十有五年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注噉哭聲兒感景公言而自傷按說文云噉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噉以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噉然而哭是噉爲正字噉爲別字天官雞人云夜噉以噉百官鄭注呼且以驚起百官使夙興

以人爲菑注菑周埒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按側疑作塼說文云塼遏遮也从土則聲以人爲塼言照公以人相遮也何本作菑者塼菑聲近假用也後漢書儒林傳云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

參政事蕃敗乃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釐改蕃誅于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爲熹平四年始立石經休於是時正作公羊解詁則所指大學辟雍之字其爲一字石經無疑

定元年傳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訓詁按說文云讀誦書也文王世子云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左氏昭元年傳云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不蓑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釋文本作蓑云一或作蓑一或音初危反按說文云蓑草雨衣秦謂之草从衣象形參古文蓑是蓑爲正字蓑爲俗字今之築牆者以草被之猶曰牆蓑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以爲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

前漢書卷二十一

十二

禮記卷二十一

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非定四年傳朋友相衛而不相迺注迺出表辭猶先也釋文迺音峻又音巡又卒偏反先也按迺當作約說文云約行示也从彳勺聲司馬法斬以迺釋文音巡者是

八年傳云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干歲之龜青繇明於吉凶按說文云龜龜甲邊也从龜林聲是龜爲正字頰繇俱誤字也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雜記云轄有祿祿卽繩

哀六年傳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注闐出頭兒釋文闐丑鳩反又丑正反一音丑今反見兒按說文云覲暫見也从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覲然公子陽生是覲爲正字闐爲假字

廣雅云覩見也

十有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漢石經逮作逕按釋詁云逮逕也中庸云所以逮賤也釋文逮本又作逕同方言云迨逕及迨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逕或曰及說文云逕迨也从辵眾聲二字通用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傳寰內諸侯注天子畿內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諸侯釋文寰音縣古縣字一音環又音患寰內畿內也疏寰內者王都在中諸侯四面繞之故曰寰內也按說文云寰周垣也从宀奠聲重文院云寰或从自完聲是寰為正字院為或體寰為別字

三年傳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其所吞咽者壤入于內疏壤字為穀梁音者皆為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

簡莊疏記卷十三

通國彙書

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壤蓋如麋信之言也按說文云壤柔土也从土襄聲地官大司徒云辨十有二壤之物鄭注壤亦土也變言耳有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菽焉則言壤壤和緩之兒

四年衛祝吁弒其君完釋文祝吁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按說文云州呼雞重言之从卬州聲讀若祝是州祝一聲之轉故詛訓亦作詛祝也

八年傳詰誓不及五帝注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釋文五帝孔安國云少昊顓頊高辛唐虞鄭玄有黃帝無少昊餘同范依鄭按後漢書鄭玄傳論云我先世王父豫章君每攷經訓傳授生徒皆以鄭為家法豫章君即指甯也

桓二年傳以是為討之鼎也注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釋文為討之討如字麋氏云討或作紂按作紂者是也宋本殷之後紂之鼎在宋理或然耳紂討形近

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某地釋文本標△地云本又作某不知其國故云△地後皆放此按困學紀聞云某或作△出穀梁注是宋以前注本皆作△也監本附釋音注疏本直作某地而刪去釋文△地本又作某失之遠矣△為私之本字注當云鄭某私地而脫一字耳

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鄭姬姓之國冀州則近京師釋文鄭本京兆鄭縣是雍州之域後徙河南新鄭為豫州之境冀在兩河之間非鄭都也冀州言去京師近也麋氏

簡莊疏記卷十三

通國彙書

云韓侯滅鄭韓本都冀州故以目鄭按疏引徐邈云新鄭屬冀州而斥其妄又引麋信云鄭在冀州者韓哀侯滅鄭遂都之韓故晉也傳以當時言之遂云冀州疏亦以為謬而以鄭近王畿故舉冀州以為說則與釋文合也

十有一年公會宋公子夫鍾注夫鍾邨地釋文麋氏本鍾作童音鍾按說文云鍾酒器也从金重聲鐘樂器也从金童聲蓋鍾有从童者故麋本作童而音鍾耳

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部部紀國也邢部部國也注此國以三言為名按杜注左傳云邢在東莞臨胸縣東南部北海都昌縣有賞城即部城也部在朱虛縣東南是邢部部為三邑非以三言為名說文云邢地名部宋魯間地也部東海縣故紀

侯之邑也明是紀侯之邑非國名疑穀梁誤也

十有六年傳外內寮一疑之也注同官為寮謂諸侯也按說文云寮穿也从宀寮聲論語有公伯寮文選注引蒼頡篇云寮小窗也蓋寮為正字大雅版篇云及爾同僚曲禮云僚友稱其弟左氏文十五年傳云同官為僚作僚者俱別字

二十有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斲之加蜜石焉注以細石磨之按說文云斲斲也从石龍聲天子之桷椽而斲之二句即此傳文而不偁傳曰且椽而二字與今本不同又晉語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蓋亦古禮之文

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洛姑釋文洛姑一本作路姑按路洛俱從各得聲漢書楊雄傳云爾乃虎路三變以為司馬晉灼曰路音洛是一字同音左傳作洛姑落從洛得聲耳

僖二年傳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按說文云料量也从斗米在中讀若遼通志六書略偁說文引春秋傳曰臣料虞君蓋即此傳文今本脫去

十有四年沙鹿崩林屬于山為鹿疏公羊以沙鹿為河上之邑崩者陷入地中杜預注左氏以為山名此傳以鹿為山足是三傳異說也說文云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聲一曰林屬于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蓋用穀梁說今本作鹿者麓之省服注左傳云鹿山足

十有一年傳佚宕中國注佚猶更也釋文作佚書云書本又作宕按作宕者是也說文云跌踴也从足失聲一曰越也漢

簡雅疏記卷十三

三 通雅叢書

書揚雄傳云為人簡而佚蕩晉灼曰佚蕩緩也是跌踴即佚蕩即佚宕也

宣十有五年傳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疏五菜者世所謂五辛之菜也按五辛者蓋如唐時所指蔥韭薤蒜烏菘也土相見禮云侍坐問夜膳葷注葷謂食之葷辛物蔥薤之屬

成五年晉君召伯尊而問焉釋文伯尊左氏作伯宗按宗尊也二字一聲之轉義相同故得假用

襄十年遂滅傅陽釋文傅陽左氏作偃陽按公羊疏云左氏注作偃字音夫目反一音偃近之偃釋文逼音福漢書人表作福陽知古偃福通也此傳及漢書地理志續漢輿地志皆作傳陽古福字亦讀作副漢尹宙碑云位不福德福副傳俱通用也

二十四年一穀不升謂之歉注歉不足兒按說文云歉食不滿从欠兼聲廣雅云歉少也文中子立命篇云仁生于歉義生于豐是歉為正字賺為假字或作稊說文云稊稻不黏者

从禾兼聲讀若風廉之廉亦非此義

二十七年緘絢邯鄲按釋器云絢謂之救郭注救絲以為絢或曰亦繩名說文云絢繩繩絢也从糸句聲讀若鳩天官屨人云青句鄭注絢謂之拘著鳥屨之頭以為行戒是緘絢猶言織屨也

簡雅疏記卷十三

四 通雅叢書

昭八年以葛覆質以爲絜注質榘也絜門中臬葛或爲褐釋
文絜門絜也褐毛布也按釋宮云檝謂之弋絜謂之闌說文
云絜弋也从木厥聲一曰門柵也檝弋也从木戠聲闌門柵
也从門臬聲是當作以褐覆檝以爲闌葛質絜俱假字也
定四年撻平王之墓注鞭其君之尸按傳言撻墓不過辱其
正隴耳未必掘其尸也注爲鞭尸似未見
哀十有三年祝髮文身注祝斷也按左氏傳作斷髮祝爲斷
之假字說文云斲斲也从斤盟聲荀子儒效云積斲削而爲
工匠斲髮猶今言削髮耳

論語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周易疏引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按公羊定四年傳注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疏云出倉頡篇漢書司馬遷傳云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是注之所本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集解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按唐石經及倭本皇侃義疏本樂下有道字鄭注本無道字集解兼采古論下引孔曰能貧而樂道是孔注古論本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

語亦是古論仲尼弟子傳引論語曰不如貧而樂道正與孔合文選幽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子曰貧而樂道是集解本有道今各本脫去鄭所據本蓋魯論故無道字

季氏旅於泰山集解馬曰旅祭名也按漢書述贊曰大夫臚岱侯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釋詁云旅陳也臚敘也禹貢云蔡蒙旅平釋文章昭音盧春官司儀云旅擯鄭司農云旅讀為旅於泰山之旅予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士冠禮云旅古注旅作臚是旅臚通用故盧弓亦作臚弓也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集解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窻以

簡莊疏記卷十四

適園藏書

喻執政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皇疏若不依注則後一釋樂肇曰奧尊而無事窻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按孔說窻以喻執政樂說則喻衛君趙策云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其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窻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窻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窻則不然前人煬之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窻君則亦以比衛君

簡莊疏記卷十四

適園藏書

也按說文云耶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左氏襄十年傳云耶人紇抉之以出杜注耶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是耶為正字邾為俗字史記孔子世家云生於昌平陬邑則假陬為耶耳又按安國為孔子十一世孫而注云孔子父叔梁此大可疑者

無適也無莫也集解何曰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釋文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按鄭以適為敵者古敵適通用雜記大夫赴于同國敵者鄭注適讀為匹敵之敵荀子君子篇云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楊注適讀為敵史記范雎傳云政適代國徐廣音征敵又田單傳云適人開戶適徐廣音敵又李斯傳云羣臣百官皆疇不適適徐廣音敵是適

通作敵也鄭讀莫為慕者慕從心莫聲古本省作莫耳為論語音者始耳晉徐邈此音非鄭本文盧氏曰陸氏以其義如其讀耳何訓貪慕蓋襲鄭義

瑚璉也集解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義疏禮記云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云夏瑚殷璉講者皆云是誤也故欒肇曰未詳也按世說言語注引鄭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同義賈服注左氏哀十一年傳亦同鄭注明堂位則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又按說文云榼胡榼也从本連聲是胡榼為正字瑚璉為俗字左氏哀十二年傳云胡簋之事作胡是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連蓋從省耳漢禮器碑作胡輦輦即榼之假音耳

簡莊疏記卷十四

三

禮圖叢書

文質彬彬集解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兒也後漢馮衍傳注引鄭曰彬彬雜半兒也按說文云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彬彬古人份从彡林林从焚省聲許君所稱論語本古文當从古作彬與鄭同也

行不由徑集解包曰言其公且方也皇疏言滅明每事方正故行出皆不邪徑於小路也一云滅明德行方正不為邪徑小路行也按秋官野廬氏云禁野之頓行徑踰者鄭注皆為防奸也橫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梁也蓋成周時本有由徑之禁至於晚周此禁雖存往往不守惟秉禮之士不敢踰越祭義云樂正子春曰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呂氏孟春紀云審端徑遂高注端正其徑路不得

邪行敗稼穡也漢書五行志云謠曰邪徑敗良田滅明不由徑亦是不隨眾穿田取捷耳

竊比於我老彭集解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釋文引鄭曰老老聃彭祖曾子問疏又引鄭曰老聃周之大史未詳所出按史記老聃傳云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故鄭云周之大史包以老彭為一人雖本之大戴禮然曾子問載夫子問老聃甚詳正與竊比意合且漢碑尙有孔子見老子畫像可證也惟老聃生彭祖後今居彭上為可疑大戴禮帝系云陸終娶女隤氏一產六子其一為彭祖猶帝嚳世也而荀子注則云彭祖堯臣經虞夏商壽七百歲呂氏春秋執一篇云彭祖以壽終高注彭祖殷賢人怡性養

簡莊疏記卷十四

四

禮圖叢書

壽七百莊子注則云彭祖八百歲說各不同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集解鄭曰雖執鞭賤職吾亦為之矣皇疏引穆協稱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按袁說是矣必如此說方與士字有箸秋官條浪氏云掌執鞭以趨辟鄭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者若今卒辟車之為也論語云雖執鞭之士言士之賤者也與此注賤職及袁氏所謂君之御士合後儒解云身為賤役何以稱為士乎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集解孔曰誅禱篇名也釋文誅說文作譌或作譌按鄭注周禮小宗伯引作譌曰按說文云譌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彙省聲譌或不省是譌以彙功德為名譌譌二字或省不省無二

義許君所偁蓋古文與鄭合今作誅者俗字也

慎而無禮則憇釋文憇鄭云質怒兒何云畏懼兒按說文云
認思之意从言思聲荀子議兵云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憇
之憇鯁懼兒也文選魏都賦云誰勁捷而無猓李善注引論
語曰慎而無禮則憇猓與憇同思子反是認為正字鯁為假
字猓憇則俗字大載禮曾子立事云人言善而色憇焉近於
不說其言亦當作認

今也純儉集解孔曰純絲也詩都人士疏引鄭注純讀為緇
按地官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鄭注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
為聲祭統云其其純服疏鄭氏之意凡言純者其義有二一

爾雅疏記卷二四

二五

通圖叢書

系旁才是古之緇字二系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緇
字並皆作純鄭氏所注于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緇
即論語云今也純儉及此純服皆讀為黑色若衣色見口文
不明者讀純以為絲也說文云純絲也从糸屯聲論語曰今
也純儉許不同鄭者鄭从魯許从古也說文又云緇帛黑也
从糸留聲說文緇下不載古文作材惟玉篇云緇黑色材同
疑今本緇下脫重文材也

冕衣裳者集解包曰冕者冕服也大夫之服也釋文鄭曰魯
讀弁為冕今從古按說文云覓冕也从兒象形弁或作覓字
覓大夫以上服也从曰免聲免或从系蓋古論作覓魯論作
覓字本相似包从魯作冕即繞字鄭从古作覓即弁字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集解孔曰
侃侃和樂兒也誾誾中正兒也按漢唐扶頌云衍衍闓闓衡
方碑云闓闓衍衍是衍為正字侃為假字說文云衍行喜兒
从行干聲易漸六五云飲食衍衍釋文衍衍馬云饒衍也小
雅鹿鳴云嘉賓式燕以衍毛傳衍樂也又說文云侃剛正也
从侃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
闓和說而諍也从言門聲說文於侃侃下不引鄉黨篇文而引
先進子路侃侃如也明鄉黨之侃侃不作剛直解而先進篇
侃侃屬子路不屬冉有子貢也闓闓疑亦斷斷之假字且記
魯世家洙泗之閒斷斷如也徐廣曰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
讓若有爭辨故曰斷斷如也廣雅云闓闓敬也法言篇云何

爾雅疏記卷二四

六

通圖叢書

後世之闓闓也李注謂爭論是非也必如此說方合孔子在
朝氣象若作正字解云侃侃剛直闓闓和說則是輕視下大
夫而趨承上大夫矣

色勃如也集解孔曰必變色也按說文學鼻也从水人色也
从子論語曰色舉如也又艷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艷
如也許君兩偁論語兼存異文然當作學今作勃者學之假
字也

鞠躬如也如不容集解孔曰斂身也按羣經音辨云鞠躬容
謹也音弓鄭康成說禮夫子之執圭鞠躬如也今本作窮鄭
說見聘禮注廣雅云鞠躬敬謹也是鞠躬為正字鞠躬為假
字孔曰斂身也是解如不容之句非解鞠躬意也

私覲愉愉如也集解鄭曰覲見也說文云愉字引論語曰私覲愉愉如也但無覲字有慎字云見也據此當作私慎

褻裘長短右袂集解孔曰私家裘長主温也短右袂便作事也按說文結論語曰結衣長短右袂从彡舌聲是結爲正字但說文脫其訓耳

狐貉之厚以居集解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按子罕篇釋文貉依字當作貉汗簡引古論語貉作貉高注淮南子貉音涸說文云貉似狐善睡獸从彡舟聲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據此當作狐貉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集解孔曰今被也春官玉府疏引鄭曰今小臥被按說文云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是漢儒俱作

臥被解宋史党進傳進爲忠武軍節度使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中進怒亨食之亦以被爲寢衣也

不使勝食氣釋文氣說文作既按說文云既小食也从自元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蓋既氣本通用中庸云既稟稱事鄭注既讀爲餽是也

加朝服拖紳集解包曰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釋文地本或作拖按說文云衿裾也从衣之聲論語曰朝服衿紳玉篇云衿俗作衿是衿爲正字

鏗爾舍瑟而作集解孔曰鏗爾者投瑟之聲也按說文金部無鏗字手部揜讀若鏗爾舍瑟而作又車部輶讀若論語鏗爾舍瑟而作鏗俱當作磬石部磬餘堅者从石堅省樂記云

非聽其鏗鏘而已也亦當作磬玉篇引論語作揚爾更非異乎三子者之撰集解孔曰撰具也爲政之具也釋文撰鄭作撰云撰讀曰詮詮之言善也按說文云撰具也从人巽聲是撰爲正字撰爲別字鄉飲酒禮云尊者降席席東南面鄭注今文遵爲撰或爲全是全撰本通用故讀撰爲詮非改字也異乎三子者之撰言不能如三子之善一似有不足言者故子曰何傷各言其志誘之言也

吾與點也史記弟子傳作曾蒧按蒧當作者說文者老人面如點也从老省占聲蓋曾哲字點取相反之意者點同聲通用者又轉誤爲蒧耳弟子傳尙有公西蒧奚容蒧並者之誤

虎豹之鞞集解孔曰皮去毛曰鞞釋文鄭曰鞞革也按說文云鞞去毛皮也論語曰虎豹之鞞从革鞞聲今作鞞俗省也詩載驅疏引說文云鞞革也與今本說文不同與鄭注合

片言可以折獄者鄭曰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按呂刑云明清于單詞卽半言之意呂刑又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墨子尙同中篇引作苗民否用陳折則刑折制通用故古魯異也孔傳片猶偏也唐歐陽詹論片之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最不易折能折偏言故足貴也是從孔也

羿善射集解孔曰羿有窮之君也按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从弓升聲論語曰羿善射羿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从羽升聲是羿有別玉篇引論語亦作羿蓋本說文左氏襄四年傳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賈注羿

爾雅疏記卷七

七 通圖叢書

爾雅疏記卷七

八 通圖叢書

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嘗賜羿弓矢使司射是說文羿字解說所本焉羿有別說文羿字解云亦古諸侯也一日射師九字後人屬入

弄盪舟集解孔曰弄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少康所殺也按說文云弄嬖也从頁从弄亦聲虞書曰無若丹朱弄讀若傲論語曰弄湯舟據孔傳即指寒泥因弄室而生之子左傳作澆與此不合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集解何曰蕢艸器也按說文云蕢艸器也从艸貴聲史古蕢象形論語曰有荷與而過孔氏之門是古文論語作與

師雅記卷四

九

通圖叢書

小人窮斯濫矣集解何曰濫溢也釋文鄭曰濫竊也按說文云媼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媼矣玉篇云媼同濫蓋媼爲正字濫爲假字何訓溢者與說文過差意合鄭訓竊者坊記云小人貧斯約約斯盜鄭注約窮也賈誼書道術云動以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

陳亢問於伯魚曰說文云亢人名从人亢聲論語有陳亢按亢字子禽取爾雅烏嚙亢意說文以从人之亢而訓爲人名未免望文生義

夫子莞爾而笑集解何曰莞爾小笑兒也釋文覓爾本今作莞按易夫九五云覓陸夫夫虞翻曰覓說也讀如夫子覓爾而笑之覓是古本作覓覓形似今俱誤作莞矣

擾而不輟集解鄭曰擾覆種也漢石經作擾不輟按說文云

擾摩田器也論語曰擾而不輟五經文字云擾覆種也見論語是擾爲正字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集解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灑掃而已也按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是漢書所據本作憮與馬異也

師雅記卷十四

十

通圖叢書

孟子

上下交征利趙注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必至於篡弑則國危亡矣按史記魏世家作上下爭利則國危矣與趙注言交爭合疑孟子本作爭字其作征者假借字耳周勤補曰征爭二字為義迥別殆未深攷

涂有餓莩趙注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音義丁曰韓詩也詩作標與莩同按說文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讀若詩攬有梅是受為正字莩為別字趙注引韓亦嘗作受說文引毛詩作攬丁所引毛詩亦同又漢書食貨志

簡莊疏記卷十五

適周禮書

贊引孟子野有餓莩鄭氏曰莩音莩有梅之莩零落也則後人誤加艸作莩引詩又作莩鹽鐵論孔臯篇引孟子野有餓莩作莩者亦別字耳

齊宣王名辟疆按韓非子云衛君入朝于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煖而後內之據此知宣王名與衛君同漢書文帝紀趙王遂弟名辟疆師古曰辟疆言辟禦強梁者亦猶辟非耳殊屬臆解蓋辟疆者即孟子入其疆土地辟意漢人取名甚多如呂后紀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又藝文志宗正劉辟疆賦八篇皆取辟土開疆意非如師古所說也

為長者折枝趙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

故不為耳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注引劉熙注折枝若今按摩也按漢藝文志有黃帝岐伯案摩十卷素問云經絡不通

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案摩韓詩外傳云扁鵲治虢世子尸歷之病使子明灸陽子游案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說苑云扁鵲治趙太子暴疾使子朝炊陽子儀馱神子術按摩唐六典云隋置按摩博士又北史趙邕傳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年少端謹出入其家給按摩奔走之役此大可證孟子為長者折枝乃偽疏既無發明而陸善經直以折草樹枝解之與長者何涉乎至陸筠翼孟音解以折枝為磨折腰肢四書質疑以折枝或扶杖二字之誤皆不經之言未可為據何如古注按摩之為得乎今鑄工猶能為折手節解罷枝而吳中酒

簡莊疏記卷十五

適周禮書

食遊戲之所尚有按摩之役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趙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疏據梁時顧野王釋云灑水名出南陽恐誤灑為舞按舞字說文所無然以為灑字之誤亦非說文云灑水出南陽舞陽東入潁从水無聲是水名作灑不作灑且趙注又言朝水名並不言灑水名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下景公謂曰吾欲遊轉附朝舞循海而南齊都賦云轉附朝舞奇觀所說元金仁山言朝至如舞似本趙注後一說而以朝為滹之假字耳按漢書地理志云海鹽故武原縣有鹽官東出五里有武原鄉莽曰展武按展武疑即轉附括異志云齊景鄉縣北四十里有廟在焉圖宅號齊景公廟古老相傳齊景公遵海而南觀

於轉附朝僂曾遊於此立廟於斯舊有碑今磨滅不存矣唐貞元十四年吳郡陸使君夫人汝南君周氏墓志云附於嘉興縣東界海鹽縣齊景鄉青墩原西北塋則齊景鄉之名舊矣管子戒篇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軸卽轉字脫畫誤分爲兩字斛附隸相涉而誤猶欲聲通轉而誤轉爲周流附爲薄附言周流朝僂之水而薄至楚之國都

行者有裹糧也宋本舊趙注本皆作裹囊按鹽鐵論取下章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本作囊今本皆沿朱子集注作裹糧元朱公選詩傳疏義云孟子行者有裹糧古本是裹囊集注本以囊爲糧字誤也循用既久不知其然矣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疏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按白虎通義云男生嚮內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疏所引誤也當引易家人女正位乎內故云內男正位乎外故云外

鄒與魯闕趙注闕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音義闕張胡弄切云闕聲从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云闕也按說文亦引孟子此語爲證南宋石經及孟子集疏四書纂箋皆从門作闕誤矣

昔者大王居邠按說文邠周大王國在右扶風栒邑从邑分聲重文作邠美陽亭卽邠也民俗以夜市有邠山从山豨闕

前非說記卷十五 通圖叢書

日知錄云唐書言邠州故作邠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爲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按唐時所改邠字惟施之於州名至於書中用邠字實未嘗變漢書匡衡傳云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己用之師古曰邠卽幽州其說尙在開元前也

曾西蹙然曰趙注蹙然猶蹙也音義蹙踳同按說文云欸怒然也从欠未聲孟子曰曾西欸然是欸爲正字蹙爲別字趙注蹙踳當从論語作踳也

曾西艷然不悅曰趙注艷然愠怒色也音義艷丁音勃張音弗按說文艷色怒也从色弗聲論語曰色艷如也今論語作勃說文字下引論語亦作苻則此音勃者是也呂覽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前非說記卷十五 通圖叢書

雖有鎡基不待時趙注鎡基田器耒耜之屬音義鎡或作茲音同按作茲者是也周禮雍氏注萌之者以茲其漢書樊鄴鄧灌等傳贊引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並作茲其與基通用耳說文解字云櫛齊謂之鎡鎡爾雅釋文引作茲箕卽茲其也廣雅云鎡鎡也俱後人以俗字改也月令正義齊民要術唐書隱太子傳贊並从俗作鎡鎡

孟施舍似曾子見于語子襄之論勇矣北宮黝似子夏未聞有證子夏之勇者惟韓詩外傳六云衛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摐道遭行人卜商曰微摐而勇若摐者可乎御者曰可卽載與來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摐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

存若顛子夏顛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戈而見吾君吾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衣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悞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東至阿遭齊君重緇坐吾君單緇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陵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悞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圍中于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悞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北宮黝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實與此相類故曰似子夏

簡非或記卷十五

五

通圖叢書

必有事焉而弗正心勿忘趙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按趙注通段屢見福字似舊本孟子作必有畱焉畱卽古福字畱字中筆引長形近事字因以傳誤耳作疏者惟順注文一見福字以下隨據事字爲說蓋所見本已作事矣又攷注意本以而勿正爲句心勿忘爲句疏乃以心字屬上句以致後儒聚訟于上屬下屬抑何其不師古歟

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注擴廓也音義擴丁音郭張大也字亦作擴音霍按擴廓一字說文所無亦作擴者當作擴說文云擴弩滿也从弓黃聲讀若郭丁音郭是也又音霍非

爾焉能浼我哉趙注惡人何能汚我也按說文云浼汚也从水免聲詩曰河水浼浼孟子曰汝安能浼我今俗作浼非

孟子謂蚺鼃曰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蠹鼃按此蜀石經也鼃公武石經注攷異云孟子文不同者二十七科今讀書志惟載頻頰一科此蠹鼃亦其一也今攷說文蚺字重文蠹云籀文蚺从虫又隹云古文蚺从居土無从雨作蠹者疑蠹字之誤耳

簡非或記卷十五

木

通圖叢書

是爲龍斷而登之趙注龍斷謂堞斷而高者音義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當音壘按說文買字引孟子曰登壘斷而岡市利焉隴與壘亦通

孟子去齊宿于晝趙注晝齊西南近邑也舊趙注晝作晝注亦作晝史記田單傳正義引劉熙注晝音獲水經淄水注云俗以澧水爲宿留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是晝而非晝矣

成颯謂齊景公趙注成果者也按說文云颯很視也从覡肩聲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颯者从覡肩聲史記范雎傳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徐廣曰荆作羌又引許君曰成荆古勇士是成荆卽成颯荆羌聲相近

若藥不眠眩音義與眩又作眠陶按說文引周書作眊眩楚

語引書亦作瞑眩是眇爲正字瞑爲假字眇爲俗字又說文云眩目無常主也从目玄聲旬目搖也从目勻省聲重文胸云旬或从旬依義當作眩

殷人七十而助又云助者借也趙注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按說文云耨殷人七十而耨耨藉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耨利萌今本周禮地官遂人云以興耨利氓鄭注鄭大夫讀耨爲藉杜子春讀耨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是耨助本通用助字从且得聲故亦可讀爲藉也

放勳曰勞之來之音義日丁音駟或作日誤也按舊趙注本作日路史陶唐紀云拊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云云亦讀爲日月之日

爾雅疏記卷十五

七

通圖叢書

蠅蚋姑嘅之音義蚋張音訥云諸本或作蠅誤也丁云蠅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蛭同謂蛭蛭也又一說云蠅姑卽螻蛄也按說文云蛭秦晉謂之蛭楚謂之蚊从虫芮聲蛭螻蛄也从虫古聲是蚋爲从省始爲假借蠅蛭姑斷爲三物不得以蛭爲蠅以蠅與蛭同又不得以姑語助也

吾爲之範我馳驅趙注範法也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按後漢班固傳云范氏施御李注范氏趙之御人也引孟子曰趙簡子云云吾爲范氏馳驅是班賦據或本孟子作范氏也趙注訓範爲法不依或本作范氏故李注文選仍依趙本作範也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趙注不及媒妁周禮地官云媒氏

鄭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趨楚曰媒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鄭注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也按經傳俱言媒而不言妁媒妁之字惟見孟子妁之訓惟見說文媒妁自爲通稱今人以壻家曰媒婦家曰妁亦無據俗稱男媒女媒又或以男子爲人媒曰媒女子爲人媒曰妁則更無稽也

己頻願曰音義己音紀頻亦作頻同集注頻與輦同願與蹇同按論衡作頻蹇文選江賦注靈光殿賦注弔魏武文注並引孟子願蹇而言說文云輦涉水輦蹇从頻卑聲今作頻从省讀書志云孟子十四卷皇朝席巨宣和中刻石成都刻石

爾雅疏記卷十五

八

通圖叢書

其中多誤字如以頻願爲類不可勝計有攸不爲臣趙注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是趙本作惟臣今本作爲臣誤也按宋刻注疏四書纂箋四書通本皆作惟王氏漢藝文志攷證引此亦作惟後人相傳因惟爲同聲而誤詩家伯惟宰亦誤作爲宰又轉寫作冢宰也

莫良於眸子趙注眸子目瞳子也按荀子非相云堯舜參牟子是牟爲正字眸爲別字注瞳子亦當作童子非禮之禮趙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僞疏此蓋史傳之文音義陳質本亦作賈按賈質形近致誤卽此事亦可謂陳賈卑鄙之證春秋繁露吾相勝篇云愛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者妻長而夫拜之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趙注忍無愁之貌音義忍張古點切
丁音界按說文云忿忽也从介心聲孟子云孝子之心爲不
若是忿是忿爲正字忍爲別字忿之訓忽與趙注無愁之貌
亦合

張朕趙注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音義張都禮切丁音彫義
與鞞同按說文云彗畫弓也从弓彗聲是彗爲正字張爲別
字又借敦爲之大雅行葦云敦弓既堅毛詩敦弓畫弓也天
子敦弓

故諫諫而來趙注如流水之來與源通按說文云諫徐語也
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諫諫而來是諫爲正字源爲別字趙注
意疑本作原原从厂泉已有水矣作隸更加水是爲贅矣

衡雅記卷十五

九

通圖叢書

頑夫廉趙注頑貪之夫更思廉絮按韓詩外傳三述伯夷作
貪夫廉漢書王貢兩龔傳序引孟子作貪夫廉後漢丁鴻傳
論王暢傳列女傳注皆引作貪夫廉後漢紀載華嶠論丁鴻
語亦云貪夫廉論衡率然篇非韓篇並引作貪夫廉長短經
晉書羊祜傳南史任昉傳北史鄭述祖傳皆作貪夫廉昭明
撰陶淵明集序文選修楚元王墓教三國名臣傳序費鄆有
道碑三注並引孟子作貪夫廉藝文類聚隱逸引王粲弔夷
齊文並作貪夫等而下之宋黃庭堅伯夷叔齊廟記范仲淹
撰嚴子陵祠堂記並有貪夫廉之語凡十九科俱作貪字後
盡心篇頑夫廉趙注亦作頑貪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
操下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言之趙注以頑

訓貪非以貪訓頑也不知何時誤作頑但以頑訓貪未詳所
出

孔子之去齊接浙而行趙注浙漬米也按說文境浚乾浙米
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境浙而行西谿叢語載異聞
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浙是唐本作境字

養其楸棘趙注楸棘小棗棘所謂酸棗也按古本作楸棗宋
刻爾雅單行疏及玉篇藝文類聚齊民要術唐本艸本艸圖
經可證釋木云楸酸棗郭注亦引孟子今作楸棘乃傳寫之
誤趙注亦當云楸棘小棗所謂酸棗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趙注此乃天所與人情性按毛氏影鈔北
宋本作比天注中作比方而朱子所初見正文與注作此字
今注疏通作此趙注作此乃天與人情性又後人并改以從
之也

衡雅記卷十五

十

通圖叢書

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
曰齊右善歌按文選吳趨行云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李
注齊娥齊后也孟子渾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善謳
蓋唐時孟子本有作齊后者故李以齊娥爲齊后而引孟子
爲證劉良注亦云齊娥齊后也善爲謳歌然齊右對上河西
自當從趙注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趙注兼愛他人摩突其頂
下至于踵以利天下已樂爲之也按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
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

也又任昉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趙岐曰致至也是古本有作致于踵者今作放形相近也

二女果趙注果侍也按說文嫫媼也从女果聲一曰果敢也一曰女侍曰嫫媼若騶或若委孟子曰舜為天子二女嫫媼為正字女侍曰嫫與趙注合今作果者从省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趙注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

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按文選長笛賦云閒介無蹊

李注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曰介猶閒也閒介一也言山閒

隔絕無蹊逕也似馬讀孟子以介字絕句閒介雙聲困學紀

間謂閒介出長笛賦而不知原本於孟子也

以追蠡趙注追鍾鈕也鈕孽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也按

爾雅疏記卷十五

十一 適園叢書

鍾鈕謂之旋蟲即追蠡之意也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趙注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按

御覽人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眾逐虎虎

負輅莫敢擾馮婦趨而迎之趙注望見馮婦無解御覽引無

望見二字有眾逐虎上連野字爲句可證宋初人讀法先于

劉昌詩蘆浦筆記矣

既入其苙趙注苙蘭也音義苙丁音立欄也圈也蘭與欄字

同按苙當作笠笠爲樞之假字方言云樞或謂之阜郭注樞

養馬器也假借作笠隸寫作苙耳

夫子之設科趙注夫我設教授之科按宋本舊趙注本俱作

夫子自集注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予者非後人遂改注疏

本作夫子矣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趙注穿牆踰屋竊利之心也按宋本舊

趙注本七經孟子攷文本皆作穿踰下是皆穿踰放此今本

誤作穿窬是違趙注矣

是以言餽之也趙注餽取也音義丁曰字書及詩書並無此

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从金今此字从

食與方言不向蓋傳寫誤也學者宜詳本亦作餽奴兼切按

說文云餽雷屬从金舌聲讀若揆桑欽讀若鎌與挑取物義

無涉惟有餽字云以舌取物也从舌易聲重文弛云錫或从

也玉篇云錫舐同莊子列禦寇云秦王有病召醫舐之者得

爾雅疏記卷十五

十二 適園叢書

吾黨之士狂簡趙注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

士也疏論語云吾黨之小子今引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

不案此論語而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

黨蓋不當引此爲證按趙注引周禮云云者止引證黨字並

非以吾黨爲五黨觀其下承經文故曰吾黨之士也是仍作

吾黨可知作疏家不察反以爲誤不已慎乎或者又以注中

故曰吾黨之吾亦必五字以其時所有孟子經文吾屬五字

亦非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趙注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

其不解于聖人之意故曰萬子子男子通稱也宋本舊趙注

本經疏本俱作萬子今沿集傳作萬章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趙注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
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
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音義陸本作然而無乎爾
則亦有乎爾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按趙註兩句正作無
有乎爾陸本云云恐未當也

孝經

仲尼居釋文居如字說文作尻音同鄭立云尻尻講堂也王肅云閒居也孔安國云靜而思道也按說文云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謂閒居如此又云居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古踞俗居从足蓋古尻處之尻正作尻倨敖之字及箕踞之字皆作居俗踞字則从足小徐本重文作屮云古居从足所據不同也說文尻謂閒居曰字蓋古孝經說而王肅亦襲之也云靜而思道也者疑非孔安國語夫尻者乃尻處之常下云曾子侍故鄭以謂屮講堂是也必欲深求之以為靜而思道則鑿矣

簡莊疏記卷十六

通雅

先王有至德要道釋文鄭云禹三王最先者按五帝官天下三王禹始傳於殷配天故為孝教之始王謂文王也禮按鄭以禹三王最先者乃注稱先王之原是也陸云禹傳於殷又云王謂文王夫經之言先王多矣何必以為文王乎此六朝以來解經之附會也

祭則鬼享之釋文享許丈反按說文音獻也从音省曰象進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享之享篆文音是音為古文章為篆文亦从音省中象薦物形也今作享从子非

哭不偯釋文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恣云痛聲也音同按說文云恣从心依聲孝經曰哭不恣是恣為正字偯為俗

字雜記云童子哭不偯開傳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並當作恣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釋文厝字亦作措按說文云厝厲石也是措為正字厝為假字

簡莊疏記卷十六

通雅

爾雅

廓大也郭注廓落按釋文引孫炎曰廓張之大也按舊本作郭惟郭注廓落作廓釋名云郭郭也廓落在城外也白虎通義郭之爲言廓也大也此郭注所本但廓字說文無之疑當作曠說文云曠弩滿也从弓黃聲讀若郭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注擴廓也音義擴丁音郭張大也字亦作曠言霍作曠者亦當作曠

輅車之大也是舍人所據本爲輅

簡莊疏記卷十七

通雅

頽靜也郭注未聞其義按說文云頽頭閑習也从頁危聲頽閑習者正襟危坐與靜義相近五經文字云頽見春秋傳今檢三傳皆無

兼長也郭兼所未詳按說文云兼水長也从永艸聲詩曰江之兼矣文選注引韓詩江之兼矣辭君章句曰兼長也齊罇鍾文云兼保其身又云兼保用昌夏小正云時有養日養長也兼兼形聲相似蓋永爲眾長兼爲水長故爾雅分釋之韓詩作兼是正字毛詩作永乃假字說文兼存韓毛二家詩夏小正齊罇鐘又假兼爲永耳

孟勉也郭注孟未聞按孟卽龜之假字後漢趙岐傳云注要子章句蓋龜字與叟字形近要卽叟之隸體故轉誤爲要耳

班固幽通賦云盍孟晉以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洛誥云汝乃是不獲釋文引馬融云獲勉也疏謂鄭王皆訓爲勉蓋孟字亦有假廢字爲之者又轉爲獲實壞體字也

嚙幾裁殆危也郭注嚙裁未聞龍龕手鑑引某氏注嚙事之危也按說文云嚙危也从口嚙聲又裁天火曰裁从火戔聲祭義云裁及其親猶孟子云以殆父母是嚙裁俱爲危也親髮弗離也郭注弗離卽彌離彌離猶蒙龍耳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按說文云覲小見也引爾雅同覲髮弗離蓋覲髮卽冥蒙故說文云小見弗離卽彌離後人又作迷離或作靡麗郭注彌離猶蒙龍皆疊音字邵校理爾雅正義云皆雙聲失之矣

簡莊疏記卷十七

通雅

於代也郭注於義未詳張尙書注疏攷證云鴻昏於顯四字爲句閒代也三字爲句古字於同烏鴻雁宿最遲故以鴻言昏烏鴉起最早故以烏言顯按此言甚穿鑿翟教授補郭取之何也邵校理正義云於者孟子萬章篇引逸書云汝其于予治于於字通用言汝其代子治也趙注以爲助我成事助與代義相通也此解得之

習利也郭氏無注按說文云劓刀劍刃也習籀文劓从切从各詩載芟云有略其耜毛傳略利也釋文略當作習匡謬正俗引字詁云略古習是略爲習之假字

蓋割裂也郭注蓋未詳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書呂刑鱣算無蓋猶言無害孟子萬章篇云謨蓋都君猶言謀害又書君奭

云割申勸寧王之德鄭注割之言蓋也

琛寶也郭注引詩曰來獻其琛按說文珍寶也寶珍也二字轉相訓是珍為正字琛為別字詩泮水云來獻其琛亦當作珍故釋詁云珍獻也俗珍或作珍故又誤作琛耳

樊駟也釋文引孫炎樊光本作將且也按方言云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蓋見說文古文作駟似从壯下卅後又轉寫作駟又說文云駟壯馬也蓋并壯通用今本又誤為牡馬

搯拄也郭注相搯拄按釋文搯音支說文作搯拄音注說文作杜按說文檣柱氏古用木今以石从木者聲是當作檣柱也唐石經及廣韻引爾雅俱从木

爾雅疏記卷十七

通圖叢書

皇華也郭注釋艸曰蔓華榮疏引樊光云詩云皇皇者華孫炎云皇皇猶煌煌按說文云麗華榮也从麗圭聲讀若皇爾雅曰麗華也蔓或从艸皇是古本作麗今假用讀若之字釋文先華後皇唐石經作華皇也並非

儻儻洄洄也釋文洄洄沈音回郭音章音義云本或作幢音章按說文云襜重衣貌从衣圍聲爾雅襜褕襜褕此所引即儻儻洄洄之異文襜亦當作漬潛夫論救邊篇云洄洄漬

潰當何終極即用此語大雅召旻云潰潰洄洄通毛傳潰潰亂也釋文又引字林云襜重衣貌亦當作褕字林即本說文傳寫誤作褕也

不俟不來也釋文俟宜從來今作俟字按說文云俟詩曰不

俟不來從來矣聲重文俟云俟或从彳今詩無此語蓋以釋訓多釋詩義故以為詩本文也又按詩小雅采芣云我行不來此以不俟釋不來猶下句以不遁釋沔水之念彼不蹟也楚詞九章云揚厥馬而不疾王逸章句思舒憤而無所待也俟即俟之別

夫之兄為兄姒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釋文姒音鍾本今作公按釋名云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灼敬奉之也又曰兄恂是已所敬見之怔忡自肅齊也禮記疏引皇侃云婦之謂夫之兄為公者須公平尊稱也孔穎

達云俗本女旁置公轉誤也是兄公為正字其作姒作恂者字之俗作鍾作章者聲之近也然兄公兄鍾兄章後世罕有稱者五代史補云李濤弟澣妻父實氏出參徐徐答拜澣曰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今婦人呼夫之兄曰伯實始自唐人矣

爾雅疏記卷十七

通圖叢書

所以止扉謂之閤郭注門辟旁長檨也左傳曰高其閤閤長棧即門檨也釋文閤音宏本亦作閤音各郭注本無此字按作閤者是也說文云閤所以止扉者

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注夾室前堂按急就篇云壑壘廡東箱注東箱東序之屋也後漢書注引埤倉云箱序也字或作廂是箱為正字廂為別字觀禮云俟于東箱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漢書周昌傳云呂氏側耳于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云東而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並作箱

廂是箱為正字廂為別字觀禮云俟于東箱注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漢書周昌傳云呂氏側耳于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云東而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並作箱

曰正寢云東而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並作箱

斫斷謂之定郭注鋤屬釋文斫本或作拘非斷木或作榻同
李云斫斫鋤也按說文云榻斫也齊謂之茲箕一曰斤柄性
自曲者从木屬聲攷工車人云一宜有半謂之榻鄭注榻斫
斤柄長二尺爾雅曰句榻謂之定是斫斫當作句榻也管子
口口篇云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榻試諸木土亦作榻說文
斤部別出斫斫皆云斫也殆後人依爾雅俗本增之

斫謂之錯郭注鑿也釋文錯字又作檣按說文云檣斫謂之
檣从木箝聲眾經音義引爾雅斫謂之檣是錯當作檣也
斛謂之隄郭注皆古鋤插字釋文隄本或作隄按說文云斛
斛旁有斛从斗厓聲一曰突也一曰利也爾雅曰斛謂之隄
古田器也隄斛也古田器也从冫走聲是隄當作隄也

附耳外謂之鈇郭注鼎耳在表按說文云鈇舉鼎具也易謂
之鈇禮謂之鼎从金玄聲易鼎六五云鼎黃耳金鈇釋文馬
云鈇扛鼎而舉之也士冠禮云實于鼎設肩鼎鄭注今文肩
爲鈇古文肩爲密是肩爲鈇之假而此鈇卽鈇之誤字也
璋大八寸謂之琬郭注璋半圭也按說文云瑀玉器也从玉
畷聲讀若淑韻會瑀或作琬是琬卽瑀之或體蓋因讀若淑
遂誤作琬耳說文新附有琬字非
徒鼓鍾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郭注未見義所出釋文李云
置擊眾聲蹇連也本或韜蹇字同紀展反或作蹇字非按屈
原離騷云解佩纒以爲名兮吾令蹇修以爲理蹇修蓋本釋
樂是蹇爲正字蹇爲假字蹇爲俗字也

濟謂之霽郭注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按洪範曰霽史記宋
世家作濟集解引鄭注濟者雨止之雲氣在上也是濟卽霽
之假字不當以霽釋濟錢詹事曰說文兩部霽字云霽謂之
霽此經霽字當爲霽之誤讀謂錢說是也詩小雅大田云有
滄淒淒毛傳淒淒雲行貌淒亦霽之假字

東陵隄釋文隄音信郭尸慎反字林所人反又所慎反按東
陵未詳所在隄字不見說文惟隄字云水阜也从水辰聲玉
篇云隄時珍切水阜也疑隄卽壞體當从字林讀所人反
厓內爲隄外爲隄釋文本作外爲隄云如字字林作坵云隄
厓外也九六反詩釋文引李巡云厓內近水爲隄其內爲隄
唐石經及宋本俱作隄按說文隄隄厓也其內曰隄其外爲

隄疑說文亦作其外爲隄後人依俗開爾雅本改也大雅公
劉云芮鞠之卽毛傳鄭箋水之內曰隄水之外曰鞠然則水
內名隄又名隄其外名鞠今以隄隄一事分爲內外之名故
知誤也周官職方鄭注引詩作芮隄之卽漢書地理志云芮
隄雍州水也師古曰隄與鞠同韓詩作外芮隄是鞠又作隄
字林作坵又隄之誤也
小山岵大山岵郭注岵謂高過釋文岵高也岵胡官反一音
袁埤蒼云岵大山一音恆按說文云駮馬行相及也讀若爾
雅小山駮大山岵是岵本作駮也但岵字亦當作恆錢獻之
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岵號飛狐口
證岵卽恒之誤大山宮小山霍卽南嶽之霍山小山駮大山

恒爲北嶽之恆山審矣

水醮曰屨郭注謂水醮盡釋文屨字又作泐按說文沈水厓
枯土也从水九聲爾雅曰水醮曰沈屨側出泉也从厂屨聲
讀若軌說文沈屨二字與爾雅互異玉篇云側出曰沈泉屨
水盡也與今本同屨字又作泐者又軌字之誤蓋假用讀若
字也

艾冰臺郭注今艾蒿按淮南天文訓云陽燧見日則然而爲
火高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曰當日
下以艾承之則然得火也先師說然也博物志云削冰令圓
舉以向日曰艾承其景則得火是艾可以承冰取火故謂之
冰臺猶今人之用火戎也

簡雅記卷一

七

通圖說

離南活茺郭注艸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瓢正白零陵
人祖日貫之爲柎按郭注有脫誤離南活茺卽下文猗商活
脫也中山經云其艸多寇脫郭彼注寇脫艸生江南丈許似
荷葉莖中有瓢正白零陵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柎則此注祖
當作植下有而字貫當作灌

藟蒺藜郭注生山中葉如韭百蝶母釋文孫云藟古薄字徒
南反沈字或作茺按說文薄蒺藜从艸薄聲藟或从爻又茺
艸也从艸尢聲本艸云知母一名蚺母一名蝶母一名沈藟
一名藟是茺爲正字沈爲假字沈爲別字至孫云藟古薄字
亦當作藟古藟字

藟侯莎其實疑郭注夏小正曰藟也者莎藟者其實按今

本夏小正云正月緹縞縞也者莎隨也縞也者其實也先言
縞而後言縞者何也縞先見者是古本作縞侯莎其實縞也
注引莎藟亦當作莎隨

栢山榎郭注今之山楸釋文榎舍人本又作榎詩疏引李曰
山榎一名栢又引孫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栢也按栢字疑作
榎說文云栢木出橐山从木巧聲榎當依舍人本作榎說文
云榎楸也从木賈聲亦作夏學記云夏楚二物鄭注夏栢也
狄臧樺貢蔡郭注皆未詳釋文榎舍人本作臧樺光本作栢
按玉篇廣韻狄皆作榎非也監本臧作藏亦非樺當依榎本
作栢說文云栢木也从木咎聲讀若皓

簡雅記卷一

八

通圖說

木自斃神郭注斃踏按說文榎木頂也从木眞聲一曰仆也
是榎爲正字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粵柎大雅蕩篇云人亦有
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毛傳顛仆俱借顛爲榎
字

蠶天蠶郭注蠶也夏小正曰蠶則鳴按夏小正傳云蠶
也說與爾雅同說文云蠶蠶也從虫垂聲是蠶爲正字蠶
爲別字本艸蠶一名天蠶一名蠶亦當作蠶

娟環郭注井中小蛭赤蟲一名了了廣雅云按說文云
小蟲也从囟口聲一曰空也是了了爲正字廣雅了了娟攷工
盧人云刺兵欲無娟鄭注娟亦掉也謂若井中蟲娟之娟並
當作娟

鷓鴣鷓鴣郭注小黑鳥鳴鳴自呼江東名爲烏曰釋文鷓鴣

郭巨立反施音及鵠謝苻悲反郭力買反苻尸反字林父佳反按淮南說林云鳥力勝日而服於離禮高注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離禮爾雅神笠秦人謂之祀祝聞笠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是古本鵠鵠作神笠也神離笠禮聲相近謝音符悲反亦讀若神之證也

鵠廉鵠郭注今呼鵠鵠釋文鵠音倉字林七羊反廉音眉字林作鵠音同鵠古活反說文音刮按說文云鵠廉鵠也从鳥倉聲離或作佳鵠廉鵠从鳥昏聲急就篇云鷹鵠鵠注鵠者鵠關西謂之鵠落山東謂之鵠拊皆象其鳴聲也又呼為鵠落亦鵠聲之轉也鵠落鵠拊錯落皆鵠聲之餘廉眉古通用字林作鵠音俗字也

簡雅疏記卷十七

九

通圖叢書

鵠劉疾郭注未詳釋文鵠音皆又音界劉字或作留音留按下文鵠其雄鵠鵠庫是鵠為鵠類鵠性好鬥故亦稱劉疾月令云征鳥厲疾劉厲一聲之轉鵠當作介故釋文又音界介亦有厲意也

鵠鵠鵠如鵠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郭注或說曰鵠鵠鵠鵠一名雙羿又圖讚云鵠鵠之鳥一名雙羿應彈銜矢矢不著地逢蒙斂手養由不睨雙字又作隋字書云古以為懈惰字弄古之善射者言此鳥勁疾雖羿之善射亦懈惰不敢射也故以名云釋文鵠音福字亦作福鵠本亦作柔或作蹂按說文云離專屈蹂如鵠短尾射之銜矢射人从鳥翟聲是古本作離專屈蹂也

虎竊毛謂之虤貓郭注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釋文虤字又作戲謝七版反或士簡反施士嬾反沈才班反郭昨閑反字林士山反按說文虤虎竊毛謂之虤苗从虎義聲竊淺也是苗為正字大雅韓奕云有貓有虎毛傳貓似虎而淺毛者也竊之訓淺蓋本毛傳今人呼虎曰山貓蓋即虤之假音從字林讀士山反也

贄有力郭注出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又圖贊云爰有獷獸厥狀似大飢則馴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贄按說文虤虎怒也从二虎贄分別也从虤對爭貝讀若回是贄有力當作虤玉篇虤胡犬切故圖贊與犬眼叶音也

簡雅疏記卷十七

通圖叢書

狸狐貍貍醜其足躡其跡內郭注躡皆有掌躡內指頭處按說文云內獸足躡地也象形爾雅曰狐狸貍貍醜其足躡其迹內是所據爾雅本不同也又地官迹人注作貍狐貍貍賈疏云言貍不言狸者鄭君所讀爾雅言貍不言狸也

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按說文尻委虎虎之有角者也从虎厂聲是威夷當作委尻猶小雅周道倭遲韓詩作周道威夷是也泥為闕之假字說文闕智少力劣也从門爾聲莊子齊物論云籊然疲役釋文崔云籊忘貌漢書作茶又籊之變體其實當作闕也

闕洩多狃郭注說者云脚饒指未詳按上文云狸狐貍貍醜其足躡其跡內郭注內指頭處釋文內古文為躡字林或作狃然則多狃者即多內故郭云脚饒指也左氏哀五年傳云

告公山不狃杜注不狃季氏臣費宰字子洩也蓋取闕洩多狃之意論語不擾擾狃一聲也

白州驢郭注州竅邢疏馬之白尻者名驢也按說文云驢馬白州也或說州當作川山海經云其川在尾上鱣謂州即尻之假字竅尻聲近川與州形近致誤不當作川也

牝曰駘郭注艸馬名釋文駘音舍按說文駘牝馬也从馬且聲是徵作牝曰駘也

摩牛郭注出巴中重千斤按說文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犛聲玉篇云犛牛獸如牛而尾長名曰犛牛楚語云巴浦之犀犛兕象章注犛亦作旄中山經云荆山其中多旄牛郭注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鱣謂爾雅摩牛

簡莊疏記卷十七

十一 通圖叢書

即犛牛傳寫之誤或作旄者假字也郭注爾雅既不是正而注山海經又不知犛即旄之正字乃云旄牛屬別音狸失之矣莊子消搖游云今夫犛牛其大若兕天之雲釋文犛司馬云旄牛呂覽本味云旄象之約高注旄旄牛也在西方淮南墜形云白色其地宜黍多旄犀高注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皆以旄為犛讀若繆而急氣言乃莫交反也

簡莊疏記卷十七

簡莊疏記十四卷陳鱣仲魚撰仲魚號簡江海寧人嘉慶元年孝廉方正戊午舉人少承其父許氏說文之學兼宗北海鄭氏論語注孝經注六藝論皆采輯遺文并據本傳參以諸書排次事實為年紀嘉定錢氏大昕謂為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好購藏宋元雕本書及近世罕見之本與吳槎客齋互相鈔傳晚營果園於紫微山麓中構向山閣藏書十萬卷次第校勘此書分疏各經詮釋字義頗與經義雜記讀書雜志相近鈔目武進盛氏前六卷寫定本後八卷則手藁也海昌備志未載此書羊星楣跋簡莊文鈔亦未之及可云祕本今刊入叢書以廣其傳歲在旂蒙單闕四月吳興張鈞衡跋

簡莊疏記

十一